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一三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17/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一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一三册目次

經部・禮類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卷目錄一卷(二)　〔清〕梁萬方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一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卷目錄一卷（二）

〔清〕梁萬方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重刊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一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闇甫
古絳李世牧武菴甫　校正

曲禮第二十一　凡十一章

學禮四　此小戴記之第一篇言委曲禮儀之事所謂曲禮三千者也其可隨事而見者已包在經禮三百篇之內矣此篇乃其雜碎首尾出入諸篇不可隨事而見者故合而記之自爲一篇而又多爲韻語使受者得以諷于口而存諸心蓋曲禮之記也戴氏編禮時已亡逸故特因其言之幸存者而雜取諸書所引與他記之相似者以補緝之然其文亦多錯亂不甚倫貫今頗釐而析之又引取他經及諸書補焉○附按此篇舊本通言章凡十一

今詳章內所言多屬修[illegible]道之事乃禮之本因增爲通
言禮本章而出其中[illegible]另編爲往來交際之節章貫[illegible]
容經入經今退入傳內又從宜一章立例分條以末[illegible]
今去章目分入往來交際及後雜記章內又篇末傳六條
今俱依例移入前
各章下作傳云

曲禮曰記引正經之綱毋不敬毋音無後文以意推之○禮主于敬儼若思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疏曰若如也思計慮也人心有所計慮則其形狀必端慤故以此莊嚴爲如人之有思也安定辭審言諦也○附靈皇方氏曰安者言有序而不迫促也定者言有物而無游移也安民哉言人能如此上三句者則可以安民哉○或問敬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問一曰無適之謂一又曰但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矣○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矣則無所往而非正所謂大人正已而物正者也以我對彼我安則彼安此修已以安人也推我之所安而天下平此修已以安百姓也天下至大言諸修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此禮之本故于曲禮首章言之○附朱子曰毋不敬是總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之效也○敖不可長欲不

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敖五報反長丁丈反從足用反樂音洛○四者漫游之道桀紂所以自禍○附朱子曰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篇雖大意相似而文不相屬如首條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何書語安自爲一條皆禁戒之辭○彥醇馬氏曰敖不可長者欲消而絕之也欲不可從者欲克而止之也志不可滿者欲損而抑之也樂不可極者欲爲而歸於禮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狎戶甲反○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則愛衰唯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己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唯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積而能散謂已有蓄積見貧窮則能散以賙救之若宋樂氏○疏曰樂氏事見春秋襄二十九年傳安安而能遷謂已今安此之安恐事未盡善則能徙義晉舅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疏曰舅犯事見春秋僖二十三年傳○今按此上六句文義大同皆以賢者二字爲文言皆衆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耳舊注非是故今不取○附按此條首二節皆朱子所注故末句亦以朱子從義意改之○文按或以懷居意解安安今詳記文豈有懷居而能不懷居乎終當以朱子從義意爲安○臨財毋

苟得爲傷廉也○爲于僞反○疏曰苟謂不度義而一利也庶幾也臨難毋苟免難乃旦反○爲傷義也○狠毋求勝分毋求多很胡懇反狠[illegible]反分扶問反○爲傷乎並很鬩也謂爭訟也詩云兄弟鬩于牆○鬩呼曆反○附按今詩朱傳鬩很也又按朱子曰很亦是兩家爭如與人爭鬭分辯曲直但令理明不必求勝在我也

○禮不妄說人說音悅○禮有常度不可爲媚佞以求說於人也不辭費辭達則止不貴於多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好去聲○爲傷敬也狎爲親褻○疑事毋質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知音智○疏曰人多市同未知而爲已知故戒之直而勿有直正也已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以上六條本篇○附朱子曰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辨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附按質猶蹟也朱子曰毋質謂彼此俱疑不要將已意斷了○又按六條前後朱子已略爲次第

○不疑在躬躬身也不服行其所不知使身疑也○附按在躬當指一身服飾言不以非法好異啟人疑也如鄭子臧好聚鷸冠是在躬而後人疑卽爲疑在躬也不度民械度大洛反械戶戒反○械兵器也不計度民之器物爲不欲上人之強弱且嫌不審也○附按注言嫌不審是謂不能審非所能度故不度也○又按周官有軍旅則縣師作衆庶使備旗鼓兵器而至所謂民械也兵凶器無故而度之嫌疑發用之機故戒之不願于大家大謂富之庶也嫌有貪欲決後之意○備注願謂見人之大家而願望於己不訾重器訾子思反○訾思也重猶寶也○今按訾猶計度也下毋訾衣服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訾相其質漢書云爲無訾者又云不訾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不窺密窺苦規反○嫌伺人之私也密隱曲處也不旁狎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今按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也不戲色戲色謂嬉笑侮慢之容

毋拔來毋報往拔蒲末反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宿音秀卒才忽反○附朱子曰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兩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毋瀆神瀆謂數而不敬○疏曰瀆慢也神明正直當敬而遠之毋循枉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今當改正○附按凡事有不能直行其道

而苟且依違委曲姑順者皆循枉之謂毋測未至測意度也孔子所謂逆詐億不信之類也○附廬陵胡氏曰測不窮理而幸中如子貢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故曰賜不幸而言中毋訾衣服成器與不訾重器之意同○附按或引舊說訾毀其不善也曰訾字固有此解但在一條內同一字面同一文法而作兩樣解非書之通例不可爲訓故朱子言二訾字義同毋身質言語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卽上文疑事毋質之意也○少儀○今按此二條十七事皆非謙遜謹厚之道故戒之○附按已有言語必就正於人是非乃見若不肯舍已從人而身自質則或爲私意偏見所蔽故當戒質與上條質字同猶斷也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識音志行下孟反○敦厚也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下孟反下同○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行修言道禮之質也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爲之文飾耳○以上本篇

右通言禮本第一章凡九條○又章下凡七條

○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別必列反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

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儀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辨皮免反宦音患朝直遙反○分辨皆別宦仕也班次也涖臨也莊敬也○疏曰熊氏云宦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左傳靈輒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附藍田呂氏曰仁義道德行之無節文則過與不及害之故非禮不成又曰宦家臣也雜記云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蓋仕爲家臣而未升諸公亦學爲仕者故宦者學爲仕之稱是故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祖本反○在貌爲恭在心爲敬撙猶趨也○疏曰注云趨謂就也向也節法度也言恒趨於法度○附按安定胡氏曰撙有自抑之意撙公[illegible]撙節用度褚無量云撙脊靡子墨王氏曰節品節之使之中節也今詳注解撙似以字從尊取義後儒皆作裁制合節之義又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鸚厄耕反鵡音武離力智反猩音生麀音憂○聚猶共也鹿牝曰麀○牝頻忍反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呂大臨曰夫人之血氣嗜欲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耳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爲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放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二之無辨是果於自暴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附朱子曰聖人作絕句○附按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十一字句禮字下點讀非是○人有禮則安無不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負販者尤輕佻志利宜若無禮然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好呼報反懾之涉反○懾猶怯惑○以上五條本篇○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共音恭○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疏曰家語云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皐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之偪而奔魯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即生孔子也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力主反傴紆甫反○俯共于傴傴共于僂循牆而走走叶音祖○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侮亡甫反○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饘之然反鬻之六反孫炎云淳糜也糊音胡口叶音苦○于是鼎中爲饘鬻糊屬其口言至儉其共也如是昭公七年春秋左氏傳○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市軫反○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盛音成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一本云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膰音煩○膰祭肉執膰受脤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既行成肅公卒于瑕成公十三年春秋左氏傳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齊一音咨又側皆反遬音速○齊謙慤貌也遬猶蹙蹙也○疏曰舒遲閑雅也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則齊遬言自斂持不敢寬暜○附按齊與舒反有整齊意遬與遲反有疾速意釋文齊音似以如字爲正音以容齋爲次音當讀如齋齊皇皇之齋○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邪睇而視也○睇大計反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咳也○噦於厥反咳苦代反○附按靜謂不諠譁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附按肅收斂之義若孔子升堂對君之禮恐難以律平時立容德如有予也○疏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予已已受而得之之形也○附子容應氏曰立容德蓋中立不倚儼然有德者之氣

象色容莊勃如戰色。○附朱子曰九者皆敬之目即此是涵養本
原也。○附按莊謂矜莊此皆言平時之容也若孔子之
勃如戰色恐祇
是執圭片時○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立如齊。齊側皆反○跽且聽
也齊謂祭祀之時○
疏曰祭前有齊祭日神前亦當齊齊是先後通稱祭前齊於適寢
坐而無立此言立如齊非祭前坐齊故鄭云謂祭祀時祭時之齋
必須磬折曲身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出哭復位祝闔牖戶如食
閒是祭時主人有聽法○按此二句曲禮篇重出者上有若夫二
字乃大戴曾子事父母篇文別起下
文之義錄者誤并取之也今刪去。燕居告溫溫。告謂教使也○
疏曰私燕所居
色尚和養教人使人之
際惟須溫溫不欲嚴栗○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如親其人在此○
喪容纍纍。纍力追反○羸憊貌瘦瘠
也○羸力皮反憊皮拜反色容顛顛。鄭文作瘨音田憂思貌不舒暢也○
○思悉嗣反○附嚴陵方氏曰纍如纍纍之纍言憂
心有所拘繫也顛顛言其色之顛歿而不能立也視容瞿瞿梅
梅
瞿紀具反○不審貌也○疏曰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微微謂
微味也○附農師陸氏曰瞿瞿鶩顧之貌孝子在喪思見其親
故若有形影而驚顧也檀弓云
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是也言容繭繭繭古典反○聲氣緩也○疏曰繭繭猶綿綿此

上四句皆爲喪容也○附慶源
輔氏曰繭繭猶結而未有緒也戎容暨暨暨其記反○果毅貌也。○言容詻詻
詻五格反○教令嚴也色容厲肅。義形貌也○疏曰厲嚴肅
威也以義斷割故形于色視容清明。察于事也
○按以上四句
皆爲戎容也立容辨卑毋讇。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讇爲
傾身以有下也○貶彼撿反讇音
諂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動搖也時行。時而後行也盛氣顛實揚休。顛音田○顛讀
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
休物也○附按考工記角蹙於劃而休於氣鄭注釋文俱讀休爲
煦此休字無音東滙陳氏注讀爲煦亦可從又鼇皐方氏曰揚休
俱如字盛氣填實于中則休美發揚於外不改字而當於義爲更
勝矣玉色。色不變也○以上五條玉藻○今按自立容以下至此文
通言之○附按或謂立容辨當爲句辨如字軍法步伐嚴
于止齊此立容辨也卑即容經所謂卑立也軍中無磬折之容雖
時有所下惟肅而已不太俯此卑無讇也頭頸必中單法不同頤
也山立重也如總千而山立是也時行敬也盛氣顛實揚休所謂
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也玉堅故色不變言其不可犯也按或俱
貼戎容以伸疏說如此今詳朱子不以注解爲非而必與疏別異
而益六句不貼戎容乃合記文之本義耳今或據不同顧少解中

恐亦不肯且記文以時行承山立言則時字安得解爲敏充即以
敏言殷士膚敏亦非僅行軍欲敏也又如盛氣顛實揚休即孟子
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也今必拘以兵革之色非說之一偏者耶解
他句亦皆類此蓋朱子之細實周密平易中正非後人一時之管
窺所能及願世之學者惟詳玩深味乎朱子
之說自見確不可易而勿輕與爲牴牾也○吉事尚尊喪事尚
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
曰以嚴之精爲序○荀子大略篇○賓客主恭祭祀主敬
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詡況矩反○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詡謂言
語敏大而有勇○附東滙陳氏曰詡詞氣明
盛之
貌軍旅思險隱情以虞。險阻出奇覆設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
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
然否○阻側呂反覆芳富反謂伏兵也諼況煩反諼詐也或云諼
謀處昌慮反度大洛反○少儀○附慶源輔氏曰行軍之道以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爲主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
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臨祭不惰
爲無神也○爲去聲○本篇○今按無神謂不神在也○附按此
句舊本以臨祭字與臨樂不歎臨樂字顏結入言語章今析移此
○優游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兵

革之色。愀七小反○此條未詳何書○臨喪則必有哀色介胄則有不可犯之
色。貌與事宜相配介甲也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失免謂失其所當如臨喪不哀軍旅不嚴之類
○本篇○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
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美音儀濟子禮反齊如字皇音往匪
芳非反○匪讀爲四牡騑騑之騑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
當爲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
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疏曰言語謂與賓客言語即保氏賓客之容也穆穆皇皇美大
之狀濟濟翔翔厚重寬舒之狀皇如歸往之往者孝子祭祀心有
所繫往匪匪翼翼嚴正之狀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少儀○附嚴
陵方氏曰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皇言有求而不得○慶
源輔氏曰美讀如字自通○附按言語屬賓客者賓客尚辭令如
孔子許赤可使與賓客言即其義也○子視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
立則視足坐則視膝。詳見士相見禮舊視章今補○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

視面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　立視前六尺而大之蓋臣于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而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巂彼在車上與此不同也○荀子大略篇

○大祝九撵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撵六曰凶撵七曰奇撵八曰襃撵九曰肅撵以享右祭祀撵音拜稽音啟振動如字襃音報右音又○疏曰稽首者拜頭至地稽留也頓首者拜頭叩地也稽首頓首頭俱至地但稽首者留地稍久頓首至地即舉故以叩地爲別謂若以首叩物也空首者拜頭至手即書所謂拜手也振動者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康成不取別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是也陸德明從鄭大夫說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也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雖類頓首但觸地無容故謂之稽顙齊衰不杖期以下之拜也此殷之凶拜周謂之吉拜者以其與頓首相類而又比凶拜爲輕也凶拜者稽顙而後拜謂先即以首觸地無容而後稽伸叩拜三年之喪拜是也又按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鄭注云自期如殷可則是不杖期以下用殷之喪拜也

雜記又云三年之喪以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古拜是也奇拜者杜子春云奇讀爲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即今之雅拜或曰奇讀曰倚謂持節持戟身倚之以拜也康成不取別云奇拜者一拜也臣禮曰君答一拜當亦如前空首拜是也褒拜者再拜也拜神與尸也褒讀爲報鄭司農以爲今持節拜也肅拜者但俯下手即卿飲酒賓客入門撎也春秋傳曰爲事故敢肅使者是也享獻也謂朝踐獻尸時也祭祀二灌後惟有朝踐饋獻稱獻右讀爲侑謂侑勸尸食也此九拜非專爲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禮最重也○疏又曰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肅拜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頓首者是空首之時引頭至地少時即舉也稽首者稽是稽留之義頭至地多時方舉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若頓首則平敵自相拜之拜也若空首者君答臣下之拜也其有敬事則亦稽首也肅拜於拜中最輕唯軍中有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其餘五拜附此四種振動附稽首吉拜附頓首奇拜附空首凶拜褒拜亦附稽首○顙素黨反齊音咨期音基頎音懇惻隱之貌奇偶之奇音雞撎于至反即今之揖也○周禮春官○今按九拜之說以注疏通修如此但振動奇拜褒拜之義未詳是否耳○附子潛李氏曰稽字若作稽留解則不當音啟而當音雞矣按朱子跪坐拜說云跪而拱兩手下之至地曰肅拜又以頭頓于手上曰頓首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曰稽首此說又與此處異又朱子云杜氏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附按九拜之說先儒推論互異古今拜法殊儀參合輒乖今通縉諸家言取其得解者定爲說按荀子論拜法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問喪曰稽顙觸地無容此說之最近古者宋陳用之元吳幼青皆據之爲說曰先跪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手其首懸空但與要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凡經傳單言拜字皆謂此拜此拜之正故得專拜之名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也周官謂之頓首稽首者首至手也荀子曰下衡曰稽首是也首下要高如衡之頭低尾昂頓首亦然專言稽首舉重也稽顙則首至地矣荀子曰至地曰稽顙是也稽首首至手而稽留頓首首頓于手而即起空首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按此解析三拜最爲明確拜文從手下制禮之意以手下地爲禮不以首至地爲禮古拜以首至下爲重無至地之法蓋首尊象天非極哀深痛不當爲搶地之容又常時著冕弁喪時去冠飾以頭至地不惟於禮有宜有不宜亦其勢有不能也檀弓曰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又曰重耳稽顙而不拜則稽顙至地以致哀非拜也故九拜不列稽顙舊注以空首同於頓首以頓首稽首混於稽顙皆誤肅拜亦跪拜也朱子謂兩膝跪地斂手放底爲肅拜近世王廷相亦謂肅拜亦跪

但手不至地頭不至手耳此足爲定解蓋肅拜與傳單肅字有別立而俯身斂容微下其手其狀如揖是之謂肅跪而俯身斂容引手近地而頭不下是之謂肅拜舊注據左傳三肅使者謂若今時揖按記言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不拜而肅則肅非拜可知少牢曰尸送主人揖不拜喪者亦云鄉生不拜長揖則揖與拜爲二事可知記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又曰升降出入揖遊鄉射曰則弓揖弓據此則古之揖惟俯身下手微作曲勢而已或謂古以揖至地爲拜非也膝不著地而折要垂首下手非所以爲容此後世之俗禮非古法也周官三揖之儀鄭氏俱不言手至地是也此四種正拜稽首最重臣於君用之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皆再拜稽首者特加禮於師保非常禮也禮之重者亦用之昏禮親迎祭禮宿尸饗神受嘏嗣舉奠皆言再拜稽首是也頓首次重於所尊用之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明其當頓首也穆嬴頓首於趙宣子季平子頓首於叔孫有爲而重其禮非正也空首輕於頓首凡平敵及賓主行禮通用之儀禮中拜迎拜送拜受拜送皆此拜也肅拜最輕凡尊於卑宜用之國君答拜卿大夫舅姑答拜婦冠禮以母而拜子之冠祭禮以父而拜子之養以義推之皆當爲肅拜或以跪拜不安爲疑不知古以跪即事不以跪爲禮如奠爵取爵舉屨遷屨男女授受奠取無不跪者首非爲禮也後世不奠地亦不席地跪坐乃以跪爲一禮古坐必跪而後坐拜亦跪而後拜形

禮屈伸宜然無卑屈之嫌且古無長跪立拜安得不跪爲之婦人於禮之重者用手拜同於男子之空首而常禮則以肅拜爲正先儒謂先王制禮以婦人首飾盛多或時遇姙娠俯伏地上爲難故止令肅拜義或然也其餘所附五拜如注疏說振動鄭謂戰栗變動之拜蓋是感恩服罪倉卒致謝之狀也奇拜鄭謂一拜如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常爲臣者莫摯再拜主人答一拜是也褒拜鄭讀爲報謂再拜未詳所存俟考 ○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詳見內則篇教子章今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詳見內則篇教子章下今補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爲于僞反○蓌子卧反○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疏曰蓌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戎威之容也○一云著鎧而拜形容不足似詐也○今按蓌猶言有所折且不利屈伸也○本篇○附按此條舊本編從宜章今移此

右容節第二章凡十七條○又章下凡三條 ○志有四輿朝廷之志淵然淸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

喪紀之志漻然愠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怫符勿反愠紆粉反漻音聊淵深也湫音愁湫卽由反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慑然若不還容經也粥于六反婉紆晚反湢彼側反怮于求反慑質涉反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流垂綱視經也流古流字 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言文有序祭祀之言也屛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屛上聲 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共音恭下同 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跌徒結反 低與低同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掉徒弔反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跘旋之容也倏式六反跘步般反 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宇拜容也宇未詳 拜而未起代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攜

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乘繩證反下同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趣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跛彼寄反蹁蒲堅反足不正也趨七含反數音朔比毗志反咳音慨唾吐卧反○賈誼容經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羣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 立無跛跛彼義反○跛偏任也 視無還還音旋○睛轉復反爲還 聽無聳不聳耳而聽 言無遠遠謂非耳目所及也 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急其宗也 有慶未嘗不怡

慶福也怡悅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襄公之子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行去聲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胙才素反○胙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則得天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愼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爲于僞反背音佩○休喜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相悉亮反○被服文德又以西行輔助之非國何取言必得也及晉厲公迎而立之是爲悼公晉以復霸復扶又反○國語周語○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

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聞音問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直計反選息戀反○詩邶風棣棣富而閑習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樂音洛明年令尹圍弑楚子而自立是爲靈王後十三年楚人弑之于乾谿襄公二十一年春秋左氏傳

君子之居恒當戶恒胡登反○鄉明○鄉許亮反寢恒東首首手又反○首生氣也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迅音信衣於旣反○敬天之怒曰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盥音管靧音悔櫛側乙反樿章善反禨其旣反○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爲羞籩豆之實○疏曰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潘汁須滑故也然此大夫禮耳人君則沐粱也樿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澁木以爲梳沐巳燥則髮澁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也禨謂酒也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禨是沐畢必進禨酒又進羞也羞籩豆爲飲而設庶羞爲食而設今進禨則爲飲設故知非庶羞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附農師陸氏曰禨讀如越人禨之之禨進禨猶進祝也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絺丑疑反綌去逆反○刷去垢也○刷色劣反出杼履蒯席

連用湯杼音雩蒯苦怪反連力旦反○杼浴器也蒯席澁便于洗足也連猶釋也○疏曰蒯菲草席澁踐之刮去垢也○附按連注訓釋淅米曰釋釋有洗義又釋文力旦反音同湅故東滙陳氏注直讀爲湅又按世傳注本釋或作同似從連本字義方氏云浴旣用湯又用湯以洗足故曰連亦自通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進飲亦益氣也○玉藻○附希聖周氏曰旣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也旣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也○慶源輔氏曰衣布如今之浴衫古所謂明布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卽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論語

右居處齊絜之事第三章凡二條

步中武象趨中韶濩中丁仲反濩音護○佩玉之聲緩則中武象速則中韶濩也○荀子大略篇○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跡○蹈徒報反○疏曰二足相攝每蹈于半不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大夫繼

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間容迹○疏曰中猶間也每從足間容一足地尊者舒遲故君及尸並步遲狹大夫漸卑故與尸
行步稍廣速士極卑故及尸行步極廣也○補注武謂一足所履之迹也後足之前半與前足之後半一左一右兩相對以其有半
足相迹故曰接至後足之首齊前足之尾則為繼又于前後二足之相去中間容得一足迹故為中此皆言隨尸而行者之武與尸
之武無涉也徐趨皆用是、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
移、疾趨謂直行也發謂起屨而行其步則大與上文不同也移之言靡迤也毋移欲其直且正不邪低搖動也欲或為數○迤羊
邇反○附按堂上接武堂下布武乃步武之常節也此言祭時與尸行之節君接武無分堂上下大夫繼武不布士中武所布容數
狹蓋行節莫謹於與尸行故步武尤謹於常也徐趨疾趨承上與尸行而言在廟之趨也趨迹於行趨武必大於行武惟祭時之趨
則一舉與尸行之武以為節雖徐趨而接武繼武如故焉雖疾趨亦只較發而足不改其布武手不改其張拱毋有移焉若尊常疾
趨則布武稱而張拱舒也此於趨向意見行之謹也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圈舉遙反豚大本反齊音咨○
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疏曰圈豚行者言徐趨法曳轉足循地

而行也齊如流者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俛折則裳下委於地如水流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言未坐時也端
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頤音夷霤力救反弁皮彥反急也剡以漸反○此疾趨也端直也○疏曰
頤霤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如矢者身趨前進不斜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
屨常起也○附按豚行最緩在圈之豚行不離處為尤緩陸氏云豚行益冕行也冕後高前低豚俯其首似之故以為況輔行服玄
端而行弁行服俯弁皮弁而行此謂尊卑各稱其服以為行節也尊者敬彌至而行彌蹜卑者則漸殺焉不舉足齊如流敬禮之至
也頤霤則首不甚俯而頤見如矢急而直也剡剡輔氏云銳利也屨頭發起之貌此則見其舉足而不必如矢在緩與速之間大抵
此皆著祭時之行節故舉冠服為言而次于與尸行之下但下三項惟言行不及趨行與趨別注疏以行明趨恐非本義執龜
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章勇反蹜色六反○此著徐趨之事踵足後根也○疏曰謂將行之時先舉足前
後曳足根行不離地舉足狹數也凡行容惕惕、惕音傷又音陽○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廟中齊
齊、齊才兮反○恭愨嚴正貌也○疏曰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朝廷濟濟翔翔、濟子禮反有威儀也○莊敬貌

也○疏曰濟濟威儀矜莊翔翔行而張拱○玉藻○帷薄之外不趨、帷幔簾也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容也
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疏曰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為之內屏門內為之邦君樹塞門是也堂、
上不趨為其迫也堂下則趨○為于偽反城上不趨于迫狹無容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曰上
介授賓玉于廟門外○疏曰賓當進聘故上介授賓玉于廟門外賓執玉進入門內不疾趨而為徐趨執龜筴不趨
于重器無容堂上接武、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堂下布武、布武謂每移足各自
成迹不相躡○附用之陳氏曰或言趨或言武蓋接武者不趨趨者不接武翔者或布武布武者不翔室中不翔、又為
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入臨不翔、臨力鴆反○哀傷之當變其常○附按此句舊本編言語章今移此○輟朝
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心不敬志不在君輟猶止也顧謂迴顧○附藍田呂氏曰輟朝而他顧敬不在
君也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事也非所謀者皆異慮也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固陋鄙野不達
于禮○附按此二節舊本在言語章在朝言朝條內今提出移此○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奉芳勇反

又作捧提徒兮反○高下之節○疏曰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則高于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于脇何以知然玉藻說大帶云三
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而居帶之下三分之二則帶之下去地四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為限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所餘正
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帶則高也而深衣云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故知深衣之帶則下也今云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
且古人恒著深衣此明平常提奉則益可知也○以上三條本篇
右步趨奉持之容第四章凡五條○又章下一條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會在魯成公十七年晉厲公視遠步高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州蒲也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
單襄公曰單音善○襄公王卿士單朝之謚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
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目以處義義宜也足以
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
矣在存也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

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明年晉弑厲公（國語周語）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竟音境○皆爲敬主人也禁謂政教所忌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本篇 ○適有喪者曰比 適之也往也曰某願比于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疏曰此謂往斂者之喪家也此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喪事也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盈坎是也○今按此恐當音必寐反爲比附之義 童子曰聽事 曰某願聽事于將命者童未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喪變戚無賓主之禮皆爲執事來也○疏曰賓者喪不敢言比故云聽役於司徒主徒役之事故其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又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附按卿亦有司徒官者春秋時家臣通稱司徒司馬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也記蓋據此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 可猶止也謂擯者爲賓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之辭主就席則止其辭○疏曰始入謂賓始入門主人當辭讓令賓先

入故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謂當致辭以讓賓也至階之時擯者亦應然此不言者禮可知也及賓主升堂將即席擯者恐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 道音導○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爲于僞反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亟去冀反○亟數也猶常也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注三德三行六藝詳見學制篇教民之法章○以上四條少儀○附按周官言德行道藝道藝專謂六藝以藝本於道故曰道藝此記所問亦然若以道爲德行豈容以習善言邪 ○擬人必於其倫 擬魚起反○擬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附藍田呂氏曰擬人者必以其道德相似不相似則不倫矣 問天子之年 疏曰此謂幼少新立之主或遠方異域至者問朝廷之臣下國君倣此 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 既不敢言年亦不敢斥至尊所能且不言見但云聞之依違而不敢斥所以爲恭也 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長丁丈反下同○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謁請也典謁謂擯贊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疏曰大夫五十乃爵士四十乃仕故不問大夫士身而問其子○本篇○附藍田呂氏曰御射御之御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未成童也士有隸子弟則士之子將命典謁其職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 御謂御事 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正於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 正樂正也謂幼者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附藍田呂氏曰男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十三以上是能正於樂人未十三則未能也二十舞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之事 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少儀

○附嚴陵方氏曰古者臣子侍君父皆曰御將冠則能問疾視膳侍御於君禮子則不能故幼則曰能御未能御也曲禮以言大夫之子則義當爲射御之御國君之子禮辭不當與大夫之子同故知此當爲侍御於君之義大夫之子皆入成均大樂正小樂正教之故以正於樂人爲言士之子非秀者不得入鄉學故以耕與負薪爲言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射者所以觀德雖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也○疏曰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負薪之憂者言疾病氣劣方恐不能負薪故不能射謙詞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數地數畜之數色主反始賁曰畜○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天子尊無與敵奄有四海故非所問也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上士三命則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也○疏曰有宰朋有采地衣服祭服也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故云不假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備則假借也○附[illegible]游氏曰先王之制天下貴者必富賤者必貧故言富則知其貴未有富貴貧賤離而爲四者也古者制公侯伯子男之爵則有公侯伯子男之地之

富制大夫之爵則有大夫之地之富制士之爵則有士之車馬之
敬之富庶人無爵而有田則有雞豚狗彘之畜所謂因爵以制其
祿以馭其富也此記或受國則以地對或受官則以官對或受器
則以器對或有車則以車對有田則以畜對視其爵以知其祿視
其祿以知其富視其富以知其禮祿不異於爵富不異於祿禮不
異於富古人奇貨異服有禁金銀珠玉羅紈錦繡之屬非百官四
民所敢私有所以節生人之欲使之上下有分者用此道也○附
按周官四命受器再命受服祭器不假大國之孤也衣服不假公
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其未受服器而於禮得假者以諸侯
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例之蓋暫假之公家既用而歸之與○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賻音附○公羊傳曰錢財曰
賻穀梁傳曰歸生者賻費芳味反遺于季反○皆爲傷恩也見人
見行人館舍也與人不問其所欲已物或將非其所欲將不與焉
也○附藍田呂氏曰賜人者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
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問之而難言非所以惡人之道
也○附按與人不問其所欲當與則與之矣嫌必
待人言欲而後與是以欲爲與而非與人之道矣○國君去其國

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皆民臣殷勤之言○疏曰大夫士之去謂加三諫不從或以罪
見黜○附藍田呂氏曰大夫士則有以道去其君諸侯有國受
之於天子有死而無去也然此去者國滅君死正也有社稷無隕
先君有後則雖有不安其國致位而去特一身去就而已是亦有
可去之義禮所
以有嗣公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朝直遙反下同○朝謂
君臣謀政事之處於朝
廷言無所
不用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唯君命所在
就而展習之
也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
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朝言不及犬馬非公
議也公庭不言
婦女府也非其公事不私議嫌若有所遊邑且近於專主也○以上五
係本篇○附按公庭句公事句原本遠隔
皆朱子
集合者○朝廷曰退近君爲進○疏曰言於朝廷之中
若退散還則稱曰退下句放此燕遊曰歸
禮襃士
於家也師役曰罷罷音皮○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日罷
○少儀○今按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
休就舍之罷亦同注引春秋傳
以爲用何休注傳無此文也○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

客使某羞取去聲○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
客古者謂候爲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
○今按記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此云然者蓋不言娶妻而但
稱有客附○附按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故注云然
又言不斥主人者謂
不斥言主人之昏禮○望柩不歌當食不歎食或以樂非歎所○
疏曰人君吉食則有
樂賤者則無
故云或也適墓不歌非樂所哭日不歌哀未忘也執紼不笑臨樂不歎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以上本篇○附按居喪
二句亦朱子遙合者
右言語之禮第五章凡十五條○又
章下凡二條○魏中山舍人倉唐使
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使色吏反
見賢遍反倉唐曰唯唯如是
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唯于
鬼反文侯怵
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怵尺律反
爲于僞反倉唐曰臣來時
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

擬人必以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
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勝音
升更
音庚○
說先○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
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
亦發禮
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輪起倫反奐本亦作煥
○心譏其奢也輪輪囷
言高大奐言衆多○疏曰春秋外傳曰趙
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是也歌於斯哭於斯聚
國族於斯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爲
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
再拜稽首要一遙反○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
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君子謂
之善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
文子之言禱求也○檀弓
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燋側角反○
爲背言也主

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宋爇曰燋○爇人悅反○疏曰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爲主人以獻賓故云爲獻主也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禮殺○殺色戒反○疏曰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德今既夜莫所以殺於三事○少儀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詳見士相見禮篇請見章下今補○讓食不唾詳見少儀篇灑掃應對進退章今補○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詳見臣禮篇侍坐賜食章今補○凡羞有湆者不以齊湆起及反○齊和也○疏曰賀瑒云凡湆皆爲大羹大羹不和也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爲于僞反薤戶戒反○爲有萎乾○萎於危反乾音干○疏曰根不淨末萎乾羞首者進喙

祭耳喙許穢反○耳出見也○見賢遍反○疏曰若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丁禮反○提猶絕也到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者設尊者也酌者向尊其左則右尊也○疏曰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于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鄉東以右爲上則尊以南爲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爲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爲上也庾云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注玉藻云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本經下文云公席阼階上西鄉又下文云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按左玄酒南上之言是設尊者東鄉酌者西鄉設者之右則酌者之左也○今按設尊之法鄉飲酒云玄酒在西鄉射云左玄酒而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即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者蓋言設尊之人方其設時即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後以玄酒也若據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玄酒南上公乃即位于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故此經所云以爲鄉飲鄉射而言則可以爲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今鄭注既不分明庾孔又皆引燕禮而反謂酌者西面其辯戾甚矣惟賈疏以爲據君面以左爲尊者得之今詳見其義於此尊壺者面其鼻鼻在面中言鄉人也

○少儀

○飲玉爵者弗揮爲其實而脆○脆七歲反○疏曰揮振去餘也○本篇○附按此條舊本未編今補

人○凡洗必盥先盥乃洗爵欲先自潔也盥則有不洗也○未步爵不嘗羞步行也○疏曰此謂無算爵之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賓皆先祭脯醢嚌肺乃飲卒爵○以上少儀○柄尺不跪詳見弟子職篇饌饋章○取俎進俎不坐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

○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醮子笑反折之設反○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禨酌始冠曰醮○疏曰按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禨者醮者不坐者以二者無折俎之時則得坐嫌其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以上少儀○附按沐而飲酒不必有折俎冠禮之醮雖無折俎亦不宜坐禨陸氏謂如越人禨之之禨猶祝也此蓋卑者獻尊者禮不特沐用也酌而無酬酢曰醮恐所用者廣不獨冠昏以冠昏之醮推之此蓋尊者酌卑者禮也飲酒者謂平敵相飲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燔音煩○亦爲有足柄尺之類折俎折骨於俎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於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左手嚌之與加于俎坐帨手○柄兵命反嚌才細反帨本又作挩始銳反

疏曰俎既是有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立而取之坐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于俎皆立而爲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則其取及反時皆不坐故云燔亦如之○附按取俎進俎不坐坐同跪不坐者注說是也有折俎不坐乃安坐之坐不坐者注說亦是取祭反之不坐乃興坐之坐按鄉飲酒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是取籩豆以祭則坐取肺及加於俎則興不坐者俎尊宜起故也注疏亦尸則坐尸尊也少解以俎有足之例若然尸雖尊又何以坐邪牢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肝肺擩於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疏曰前所引鄉射云興則知不坐此引少牢不云興故知尸則坐也○少儀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同事合居者一人則當少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壹食之人一人徹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附按農師陸氏云壹合而爲一也壹食猶今言同盤今詳此乃與一室之人有別又輔氏云必一人徹不以無賓主而廢禮也凡燕食婦人不徹婦人質不備禮○玉藻○附按一室之人上無閨隔乃朱子合少儀玉藻之義爲一條○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餕子閏反○本篇○今按禮君賜腥則執而薦之以爲榮若賜孰食則恐是餕餘故不以祭妻子[illegible]卑於已然既殘則以神道接之故亦不以祭也○附按此條朱

子據禮解首句下二句卽承首句說成一義乃見記文合說之神舊解有將上一句與下二句分開說者恐失其旨或疑不祭謂不親饋獻也父祭子則使其子爲主無子則使其兄弟或兄弟之子爲主是父並不祭子何待餕餘曰假是餕餘當祭亦使其子或兄弟與兄弟之子祭之有何不可或又疑夫于妻恐亦無拜而饋獻之義曰夫婦視君臣何如燕禮大射儀國君于其臣猶皆云公答再拜若謂夫于妻而必無拜而饋獻之義恐未安或又疑尸餕鬼神之餘臣餕君之餘餕自人餕之而言非食餘之名曰朱子謂恐是餕餘者亦謂恐是餕君之餘非誤以餕餘爲食餘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故謂祭饗○疏曰按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日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而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是有故乃得殺也○王制 ○君子不食圂腴 圂與豢同音患又胡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疏曰腴謂腸胃故鄉闕此一味也○亦儀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爲

祭土環食中棄所操 詳見少儀 侍食章今補

右飲食之禮第六章 凡十六條○凡言賓主之事附相見禮侍食於君者附臣禮事長者附少儀其餘有附此篇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 ○爲于僞反○此皆致祭祀之餘于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與膳也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 使色吏反稽音啓○展省具也 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 大音泰臂必豉反臑奴報反个古賀反犆大得反○折斷分之个猶段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不言脅臑因牛序之可知○疏曰禮得太牢則用牛牲周人特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也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爲九段以獻之也臂臑謂肩腳也若臑得少牢者則臑羊左肩折爲七个不云脊脇從上可知然並用上牲不幷備餼故大牢者惟牛少牢者惟羊也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五个以爲膳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 乘繩證反○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便婢面反糟早勞反○疏曰四馬曰乘故知乘壺爲四壺束脩十脡脯也沛酒曰清不沛曰糟陳列也酒重脯輕陳列重者于門外而執輕者入以將命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于鼎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加猶多也○疏曰委其餘陳于門外也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 緤息列反守手又反紖丈引反靮丁歷反○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犬有三種一曰守犬二曰田犬三曰食犬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之鵲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 臣則左之 臣謂囚俘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

奉胄 說音稅又作脫又作稅同吐活反袒音但櫜音羔奉芳勇反胄直又反○甲鎧也有以前之謂其它摯幣也櫜弢鎧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鎧苦代反弢吐刀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 器則執蓋 謂有表裏 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 韣音獨拊芳武反○韣弓衣也左手屈衣幷于拊執之而右手執簫○拊必政反○補注拊謂弓把與下條承拊字義同本條下文授拊刀把也與此不同 劒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劒焉 櫝音獨夫音扶襓如遙反○櫝謂劒函也襲卻合之夫襓劒衣也加衣于函中而露劒于衣上夫發聲○函音咸卻去逆反○疏曰蓋劒函之蓋也開函而以蓋卻合于函下卻仰也函底在蓋上加劒衣于函中而復以劒置衣上也底於蓋上重合之故云襲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 苴子余反茵音因穎京領反又垌迥反○脩脯也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或它物也茵著蓐也既夕禮云茵著用茶謂用茶莠以著茵也穎警枕也筴著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穎必給反著音緒葦于鬼反與音果著音丁等音导○疏曰戈有刃者櫝謂戈之有刃者以櫝韜之皆尚左手左手在上而執之則右手在下而承之○附按頴注疏本作穎

疏云頴是頴發之義刃之在手枕之警動皆謂爲頴今据釋文音剌枕乃頴非頴也陸氏云頴同耿小明也詩曰無思百憂不出于頴文曰耿耿不寐有警枕之意舊本已從釋文改正今附辨注疏本之誤 刀卻刃授頴削授拊 頴役頂反削音笑○卻仰也卻刃以辟用時頴鐶也削曲刀也拊謂把○辟音避把音霸○疏曰授人以刀卻仰其刃授之以頴以削授人則以把授之○附嚴陵方氏曰禾首爲頴此言頴亦刀首也刀以柄爲首 凡有剌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剌七智反辟匹亦反○辟刃不以正鄉人也○鄉許亮反○以上少儀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 遺手季反○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遺人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隤徒回反○疏曰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鄉內故遺人之時使筋在上弓身曲鄉其下其弛弓之時反張鄉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之時角鄉其上弓形亦曲鄉下故鄭云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弓人云秋合三材冬定體此注云未定體則方合三材之時也 右手執簫左手承弣 弣音撫○簫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弣把也○弭亡婢反弓末也邪似嗟反把音霸○疏曰簫謂弓頭頭稍剡差邪似簫客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卻左手在弓內以承弓把把當中央而高兩頭頹

下以授主人主人在左 尊卑垂帨 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今按此謂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 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 還音旋辟辟上扶亦反下音避○主人拜拜受也辟拜謙不敢當○疏曰還辟猶逡巡也不答拜者方執弓不得拜也 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 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卻手則執簫覆手與發芳服反○疏曰主人拜客既竟從客左與客並以卻左手授客左手之下而承弣覆右手捉弓下頭 又鄉與客並然後受 鄉去聲○于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疏曰言于堂上俱南面是謂鄉明故也若不於堂上則未必南面當隨時便而俱鄉明云○附按注非以南面爲鄉明與鄉明而治自別 進劒者左首 左首尊也○疏曰進亦遺也首劒拊環也不以末授人斂也魯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爲劒不解禮而授之劒末以劒鋒末授之是不知禮也 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 鐏在困反鐓又作錞徒對反○後刃敬也三兵鐏鐓雖在下猶爲首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疏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者也鐏在尾而

鈍者也矛如鋋而三廉也戟人之戟也古作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倍爲矛戟備尾平底者也亦應並授不主左右而云前後者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 進几杖者拂之 尊者所恐依拂去塵敬也○附藍田呂氏曰少牢饋食主人左手縮之以右袂進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北進几之儀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 效胡教反○用右手便效猶呈見○疏曰馬羊有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之 效犬者左牽之 犬齧人右手當禁備之○齧常世反○疏曰犬有三種前云右牽之者彼是田犬守犬畜養馴善無可防禦此乃食犬則當左手牽之右手防禦 執禽者左首 左首尊○疏曰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擯捧之也凡鳥皆然若並授則左主人在左故客以鳥首授之也○附藍田呂氏曰禽謂贄也禽贄若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鶩工商雞是也士相見禮云贄用雉左頭奉之 飾羔鴈者以繢 繢胡對反○繢畫也諸侯之大夫以布天子之大夫以畫○疏曰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下大夫以鴈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不言繢者彼是諸侯卿大夫卑故但用布也○附農師陸氏曰士相見云飾之以布言飾則繢可知注說恐誤 受珠玉者以掬 掬九六反兩手曰掬慎也掬手中○疏曰珠

玉寶重置在手中不以袂承之恐墜落 受弓劒者以袂 敬也○疏曰不露手取之故用衣袂承接 ○水潦降不獻魚鼈 不饒多也○疏曰按定四年左傳云水潦方降今謂水潦降者天降下水潦魚鱉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或解注云水潦降下魚鱉豐足不饒益其多○附靈泉方氏曰今川居之人皆言水大溢反難得水族疏前說近是因難得故不獻亦於義爲優 獻鳥者佛其首 佛符勿反○爲其喙害人也佛捩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 畜鳥者則勿佛也 畜養也畜則馴 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胄直又反操七刀反契苦計反量音亮齊一作齎同子兮反○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故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胄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吳分要也右爲尊量鼓量器名○疏曰末者拄地頭也拄地不淨不可禦也故執以自衞持淨頭以與人粟梁稻之屬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米六米之等量是知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也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米十二斛者爲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獻米者執器以呈之粟亦量米亦量但米可即食爲急故執量粟可久儲

爲殺故執契也孰食葱渫之屬醬齊爲食之主若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屬也書致謂圖書于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于尊者也○獻渫音鹵○附藍田呂氏曰古者以契爲信居者執左契出者執右契故予人粟者執左契以待之取人粟者執右契以合也此獻粟者所以執右契以表之也○陸氏曰疏謂田宅或有重勳爲君所賜可爲已有故得獻人非也田宅卽爲君賜亦非可擅以與人者此蓋漢儒雜採周末亂世之膽也○嚴陵方氏曰此或受君之賜入而復歸諸公或前人受之子孫不敢專而歸之如春秋傳所載伯石歸邑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子產爲豐施歸州田之類

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簞音單笥思嗣反使色吏反○問猶遺也簞笥盛飯食者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者謂使者受命于主人時加使于所問者操之容也○以上本篇○附藍田呂氏曰進者以物供尊者之用非獻也效者致之尊者之前使之見非進也問者久不相見使人問安否也詩曰雜佩以問之如弓劒等物皆可以問人者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 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于其室○疏曰再猶重也酒肉輕故初賜至則拜明日不重往拜也○王蒸

右問遺之禮第七章凡五條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于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記孔子升車之容也○論語

○國君不乘奇車 奇居宜反奇邪不正之車何云不如法之車○出入必正也亦市廡衣之屬○疏曰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輜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

車上不廣欬 欬開代反○爲若自矜廣猶弘也○補注廣欬大呼也

不妄指 爲惑衆

立視五巂 巂又作巂惠圭反○立平視也巂謂規也謂輪轉之度巂或爲槊○槊又作槊如捶反○疏曰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九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總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前十六步半也

式視馬尾 小俛也

顧不過轂 爲掩在後○疏曰轉頭過轂則掩後人私也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彗音遂卹蘇沒反勿音沒卹如字○入國不馳彗竹帚卹勿搔摩也○搔素刀反摩莫何反○疏曰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帶帶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言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形狀卹勿然執轡徐也中行遲故塵埃不起不飛揚出轍外也○本篇○今按鄭讀彗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附草廬吳氏曰卹依汁讀蘇沒反猶云拂也卹字句絕勿讀如字勿驅二字爲句車行國中宜徐不宜疾但以馬策拂馬背令徐行勿鞭策之令疾行也舊注誤○居正毛氏曰卹作郵誤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鸞和皆鈴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齊側皆反○疏曰按齊右職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與此文異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爲正

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君子式黃髮 白下齊牛以下皆敬老也髮白變黃彌老

下卿位 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疏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尋常出入則過之而上車入則未到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樂師注云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反降于阼階之前也或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注是天子禮

入國不馳 愛人也馳善躪人也○躪力刃反○疏曰善猶好也躪當刺也言車好躪刺人也

入里必式 不誣十室○疏曰二十五家爲里里巷首有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人不可誣也故入里必式而禮之爲敬也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撫猶按也按式小俛崇敬也乘車必正立○疏曰謂君臣俱行君式則臣宜下車○以上三條本篇

右在車之容第八章凡六條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拘古侯反○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已同爵則不受○疏曰降等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則主人不須謙故受取綏也不然謂僕者敵體其主人宜謙不受其綏也自下拘之謂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當卻手從僕手下自拘之示不用僕授也○附用之陳氏曰禮有六藝御居一焉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爲美孔子以執御爲能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御非皆賤者之事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同等爲之僕者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 遠嫌○疏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若進右手則近相向生嫌故進左手持轡而後右手使形微相背也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敬也○疏曰禮以相鄉爲敬又非男女無所嫌故進右手也俯者既御不得恒式故但俯俛而爲敬也○

以上未備○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時證反還音旋○還車而立以俟其去○疏曰升下升及下也式謂御者式以待君子升也還車而立以俟其去者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或曰下文本篇言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于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中立以俟君去○少儀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監駕且為馬行○疏曰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為之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而此僕則知車事者也恐馬奔走故自執馬杖立當馬前也

已駕僕展軨軨歷丁反○展軨具視○疏曰展視也軨轄頭轄也駕竟僕則從車輪左右四面看視之也○附張子曰展軨謂周視一車百物無隳而轄為任重之要故為展視之主

效駕白己駕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上時掌反○奮振去塵也貳副也○疏曰必由右升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綏當車承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

跪乘乘繩證反○未敢立敬也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轡悲位反○調試之○疏曰轡御馬索也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故詩曰兩服上襄兩驂馬行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

轡以驂馬內轡繫于軾前其驂馬外轡并夾轅兩服馬各二轡六轡在手分置兩手是各得三轡也今言執策分轡謂一手執杖文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執杖手中分轡既竟驅之使行得五步止而僕倚立待君出也○附按君乘車必立僕立為御車非乘車也故君在車乃立御君未就車則未敢立而先跪跪取策轡且執且分分竟調馬所以習御也五步而立立謂車立以待君升授綏乃起立御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并必正反○車上僕所主○疏曰并轡授綏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

左右攘辟辟音避○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疏曰君已上車車欲進行左右侍者還卻以避車使不妨車行也

車驅而騶至於大門騶仕救反○僕手執轡車行由僕故君欲駐車則抑止僕手也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疏曰騶謂從者疾驅從車行也至大門車行至外門時也撫按止也君欲駐車故君抑止僕手顧回頭也就車謂君命勇力之士上車也車行有三人君在左僕在中央勇士在右初在門內未顧勇士勇士從趨在車後今車行既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命車右上車門閭溝渠必步謂車右勇士之禮

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也步謂下車門閭下者以君式故也溝渠下者備傾覆也○未備言○附王氏曰馬騁則行疾步則行緩記曰步路馬必中道左傳言步馬者皆謂馬緩行也過門閭必步恐或有衝突也臨溝渠必步恐或有傾仆也注謂車右下車非是○附按騶與驟同不驟而小疾也步為緩驟為疾驅車以驟為節故詩言載驟駸駸下文門閭溝渠必步異於常節耳疏謂騶為從者非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附按此謂駐車而君下僕執轡守車以待君還升也坐亦跪也若車非人臣所敢立也御車則立今守車故不敢立而跪非君車則守車者立

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拖徒可反幦音覓○面前也幦覆苓也良善也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苓力丁反腋音亦○疏曰僕即御者也右帶劍者帶之于腰右邊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于君故右帶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而面向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拖猶擲也苓車前闌也亦名為式綏申於面前而擲末於車前幦上也○今按下文始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綏乃擲綏於幦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孔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拖諸幦

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幦上君升則還身向後以覆幦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附按朱子謂以索為環者蓋一索而兩頭結合則通身如環矣故既言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復出以覆幦如環處授君也又按朱子言君升則還身向後亦依疏君由後升之說但不從以此節為僕在車上及背君取綏之說耳

者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初升時執策分轡行車五步而立待君至步行也○疏曰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今按此二語與上凡語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劍妨生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常升時無人授己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人之通法注疏皆誤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疏曰尸之僕為尸御車之人將欲祭轡酌酒飲之如君之僕以其為尸則尊之似君也

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軌龜美反范音犯○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于車同謂轄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軹音旨轄音害軾音式○疏曰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尸車故於車上執轡而受爵也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軌謂轂

未范亦作範僕受爵將飲則祭之於車左右軓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故也乃飲者祭遍乃自飲也又曰式前之軓車旁者凡轂末之軓車旁若九此記左右軓是也車轍亦謂之軓亦車旁者九考工記經涂九軌是也○以上少儀○附按詩疏曰說文云軓車轍也中庸車同軌考工記匠人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軹輪小穿也轉車軸端也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軹謂轂也立謂軹轂末也今詳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軹轉二名非軌也此注云軌與軹同謂轉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軓軓當大馭之軹故並文合解不及於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軓字誤當爲軹也

右侍御之禮第九章 凡六條

禮從宜 事不可常也○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爲禮而祭與喪則相授器之類 使從俗 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使色吏反○今按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弔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蓋得此義○附按禮從宜謂用禮者從時義之所宜如孔子從衆用純儉服其長幘之類若制禮者行一定義法無所爲從也從俗云使者禮入國問俗古人○禮閱非以君命出使無適異國者大夫私行出疆者王少也

取於人不聞取人 取七慮反○取於人謂號師求道也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尊道藝○今按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也取於人者童蒙求我朋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爲人師我求童蒙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也○附按釋文又有取人取字如字謂致師使就已或因疑舊說禮聞取於人二句學者之道也禮聞來學二句使教者之道也其說應爲是曰取於人取人如孟子言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旣以於字之有無爲別則取字自應同音七慮反何得又爲吹出也舊說惟本此意故說來費解今朱子以上二句爲下二句之所以然乃極順適故並釋文不合者刪之○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呂大臨曰盡人之歡竭人之忠皆責人厚者也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之所以難全也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致則不至於難繼也○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以上五條本篇

右往來交際之節第十章 附按禮從宜條貧者條舊本編從宜章禮聞取於人以下三條編通言章今增章目移此○凡五條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詳見少儀篇酒掃應對進退章今補○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呼火故反號叫也○爲惑人 ○將適舍求毋固 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或時乏無○附黃氏曰謂凡求物於主人毋固毋必隨其有無也 將入門問孰存 存在也○附按此二句係列女傳 將上堂聲必揚 警內人也 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 下叶音虎閭音問奉扃孔反扃古螢反○皆不下掩人之私也視必下不舉目也禮有鼎扃所以關鼎故關戶之木亦謂之扃奉扃謂以兩手當心徐徐開戶如奉扃然不敢放手排闔也回廻轉謂廣有聽視也 戶開亦開戶闔亦闔 不以後來變先 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勿遂謂徐徐作闔勢示不拒人也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閒 離如字參倉含反○離兩也參與之爲三也非但不往參其坐立亦不行出其中閒皆爲干人私也○附方氏曰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取義於易卦離立之意也 揖人必違其位 禮以變爲敬○疏曰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是君臣皆須然也○本篇通○附按離坐四語揖人句皆朱子舊合者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詳見臣禮篇侍坐賜食章今補 ○並坐不橫肱 肱古弘反○爲害旁人○本篇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重慎○少儀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爲煩尊者俛仰受之○本篇 ○受立授立不坐 由便○疏曰坐亦跪也 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之有下隱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今按此句文義皆未通恐是記失禮耳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也○附按授受二條注解不以跪爲卑事尊之禮今詳此當爲平常敵者而言古坐與跪相近原不以跪爲禮坐立特起居之節耳兩人授受適宜等稱立則俱立坐則俱坐然人情率多即便或已本坐而當授受於人之立者亦不復起或已本立而當授受於人之坐者

亦不復跪此爲急遽苟且而害於授受之儀故記文兩設此戒一
以坐立專言授而受從可知一兼受授專言立而坐從可知然授
者跪以坐立就受者則受者無庸復以坐立就授者故上條只言
授而不言受至若以坐爲安而不起視以立爲便而不坐尤直情
徑行者之所易犯故下條獨言受立
授立不坐而不言受坐授坐不立也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
則有之 跣悉典反○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天子諸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際說履乃升堂○疏曰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也天子諸侯祭有朝事延尸于戶外故坐尸于堂若卿大夫以下祭禮于室無坐尸于堂也跣謂說屨也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唯室中不說屨堂上亦不敢說屨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則安坐而相親也○以上少儀○附農師陸氏曰凡說屨爲坐也立飲坐燕故曰燕則有之而禮不說屨升堂謂之飫跣說屨也無襪而跣又謂之徒跣

右雜記第十一章 凡八條○又章下凡三條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
則跪 上時掌反 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孔子曰其有方

矣我將問焉 補注有方猶言有在謂其義必有在也 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
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
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
使也何足以識禮 使色吏反○此條未詳何書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
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
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
毋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
尊卑別疏戚也 折之舌反倨紀具反佝公豆反稱去聲別彼列反○賈誼新書容經 ○孟子既
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
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
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
母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
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
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
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 列女傳○附 按墮當爲惰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一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二

東萊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臣禮第二十一 凡六章

學禮五 古無此篇今按事親事長隆師親友治家居室之法各有成篇獨臣事君三綱之大其法尤嚴乃獨無所聚而散出於諸書學者無所考焉今撥其語釗為此篇○附按此篇舊本首分三節曰將朝曰始見曰朝體今以適公所出入君門入公門為朝禮召見始見聘見為見禮敘次合為朝見章傳亦合附又以臣禮無非恭敬似難另為一章今易為廣敬庶見包上諸事之意

補經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齊側皆反○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為失忘也○附按對命如書言對揚天子之休命非必應對之對也思對命謂所思以對君命者臣受君命凡所欲陳於君者皆思以對君命也舊分三項似未安○今按觀占亂反○附東滙陳氏曰容觀容貌儀觀也 既服習容觀玉聲 玉珮 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朝直遙反○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玉藻○附按草廬吳氏云煇如乃昧爽之際晨光猶甚微也有光乃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此從小雅庭燎有煇庭燎有光得之今詳此較原疏以煇光為儀容似合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臣統於君闑門橛○疏曰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臣統於君不敢自由賓也○曲禮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閾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躩驅若反○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論語 ○斁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德故斁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詳見曲禮篇步趨今持之容章今補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御當為迓迓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世人亂之○曲禮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 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趨君命也必有執贄授之者官謂朝廷執事處也○

疏曰在外謂其室及官府○玉藻 ○始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 見賢遍反下同摯音至蹙子六反○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恭愨貌也其為恭士大夫一也○疏曰凡臣視君袷以下言下即其所也○附君善敖氏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春秋傳邾子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觀之曰高仰驕也然則執摯至下之為恭也明矣 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 容謂趨翔 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稽音啓下同○言君答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答之庶人之摯鶩 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擯必刃反○疏曰還摯者君所不臣禮無受他臣摯法賓不敢亢禮於他君故不辭即受之也○士相見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見賢遍反勞力報反還音旋辟婢亦反下同○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疏曰此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按聘禮行聘享及私覿訖賓出主君送至大門內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勞介介如之即此禮也聘禮無還辟者文不備逡巡而退

辟君答己之意還辟在再拜後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疏曰此謂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聘禮曰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曲禮

右朝見第一章凡八條○又章下凡五條○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麑王兮反朝直遙反○宣公二年春秋左氏傳○周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在故反○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耋徒結反勞如字○七十曰耋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咫諸氏反○言天監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附按天威卽言天子之威也注解作天監與下文未融非是又違猶去也如忠恕違道不遠之違七字通作一句或於違字下點讀亦非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遺于季反○小白齊侯名余身也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於下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僖公九年春秋左氏傳○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附朱子集註曰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又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附朱子集註曰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以上論語○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因臣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子見父無贄何主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己之誠副己之意故有贄也贄音至悃苦本反愊拍逼反○白虎通義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齊音咨頤音夷霤力救反袷居業反鄉去聲○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疏曰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足如履齊者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常如踐履裳下也頤霤者霤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霤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故下聽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傾頭而面向上以聽之視帶及袷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聽鄉任左鄭注少儀曰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也此謂臣以左耳近君故云任左○玉藻○立視前六尺而大之詳見曲禮篇容節章今補○贊幣自

左詔辭自右自由也謂爲君授幣爲君傳命也立者尊右○少儀○補注傳君之辭命於人尊君辭故由君右○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見賢遍反下同○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疑度之○疏曰此與燕義燕禮立賓主之燕別此位言君之面位正南臣北面鄉之若不得南面或君東西面則臣亦正方鄉之不可預度君之面位邪立鄉之皆與燕禮君在阼階西面爲正異蓋是特見圖事之時并賓反見之燕故此面位無常法也○附君善敖氏曰辯猶視也下同疑音擬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疏曰此亦謂反燕及圖事之法若立賓主君升自阼階賓及主人升自西階燕禮所云是也○士相見禮○附君善敖氏曰方猶常也○附按注只謂特見圖事之燕疏又增出反見之燕一層因誤看士相見禮賓反見下注傳記反見之燕句也詳見士相見禮篇請見章○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疏曰退席退就側席也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離君之親黨

在君之親黨下而坐也○附按君之黨君之諸父兄也此謂燕見不
公族異姓同時侍坐之禮外朝以爵內朝尚親異姓無論貴賤不
得與君黨齒退如宰自右少退之退設席君所之法當有正席在
前側席次後故退於君黨之後而就側席也若不退則列坐於君
黨之下必引其席而離去之不得與君黨之席相繼屬　**登席不由**
也於禮得自引席者如主人設重席客有自徹法也
前為躐席為去聲躐力輒反○升必由下也○疏曰失節而踐席
為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附按此句躐
席之說詳見少儀篇灑掃
應對進退章侍踐履條　**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
也○疏曰徒空也空坐
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其餘一尺○附按登席與
徒坐之禮先席固然此從首節引而去君之黨說下則君前之席
先應如是至下文言讀書席與食
容皆又從不盡席尺四字比例也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讀書聲
當聞尊
者食為汙席也○疏曰讀書食則齊者讀書則聲當聞於尊者食
為其汙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以設豆去席一尺不
得不前坐就豆解席所以近前之意也○附按此句立文謂書食
對上徒坐去席尺對上不盡席尺言齊豆者因食有豆在席前地
即以齊豆見坐盡席前則去席尺之為席後也明矣蓋席廣三尺
三寸危坐屈膝約占三分之二故虛坐盡席後不盡席前畔尺讀

書食坐盡前亦去席後畔尺上兼言讀書食下獨承食言齊豆者
記云手執業則投之讀時書當在手然不置席前地故並以齊豆
見坐之節也注疏暨諸家解
於其句讀文義似俱不可通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
祭鄭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疏曰祭先也禮
敵者共食則先祭至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
不祭此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
乃敢祭也○附按敵客先祭降等之客主人延之祭然後祭臣侍
君食則不祭雖客之君不命之祭亦不祭必命之祭然後祭臣於
君不以客不客分祭不祭於客中以命不命分祭不祭與降等之
客主人無不延祭
客無不祭者異也　**先飯辯嘗羞飲而俟**飯扶晚反下同辯音遍○
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
臣先嘗之忠孝也○疏曰先飯辯嘗羞者徧食也謂君未食而臣
先食徧嘗羞膳也飲而俟者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不
令澁噎君既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先嘗羞畢而歠飲以俟
君飧臣乃敢飧○附按上文言君命之祭然後祭則是不命不祭
原有二項故此節先承不祭言下節乃承祭言今注疏於下節言
不祭者似謬也按論語云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集注曰周禮王日
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
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今謂此節承不祭者以不命已祭

[illegible]正飯時膳夫方授君祭不暇故已得先飯君祭加饌時已
[illegible]嘗羞所謂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又據朱子不正言
為君嘗食而云若為君嘗食然應是膳夫嘗食於君席此則嘗食
於已席故謂有似於嘗食耳若下節者乃君命祭已祭則膳夫不
授君祭故已方祭膳夫即嘗羞既有嘗羞者故不煩為此禮而記
文若有二字原從此節作轉已將此儀節盡包於其句首矣○又
按飲而俟禮以先正食後卒食為節客食法如公食大夫禮三
飯食正饌畢飲醑漿然後再行卒食會飯食加羞是也此飲謂臣
亦飯畢而漱即飲醑漿也俟疏謂俟君飧是也蓋先飯後
飧者飯羞為嘗食故先君飧則飽不敢先君飽故後君也　**若有嘗**
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
羞膳宰存也歠飲利將食也
○疏曰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
得為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
者也飯俟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則利喉以俟君也○附
按此不言嘗食已包於嘗羞內矣俟君食然後食謂三飯正饌
既不嘗食即必俟君也飯飲而俟亦謂俟君飧也上文飲承飯
言此不嘗飯羞但承三飯食正饌而飲故云飯飲注云利將食疏
云雖不嘗羞亦
先飲者皆非是　**君命之羞羞近者**辟貪味也○疏曰雖君已食已
乃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

命雖得君命猶未自專於嘗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已○附按命
之羞君卒食食加羞時命臣亦卒食以食羞也臣則惟食羞而已
卒食則待君飧後
此君未舉手時也　**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必先徧嘗之○疏曰
品猶遍也既未敢越
次多食故君又命遍嘗而已乃遍
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　**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從近始也○疏曰客
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順近食避貪味也○附按此言凡嘗遠
食所包既廣上文辯嘗羞及君命品嘗二事顯在其中矣蓋凡嘗必順
近食者臨身為近近之前猶為近而漸遠於身順近者挨次以前
不凌躐也又逐行以順不橫排也如是則辯嘗品嘗各有天然次
第而毫不紊疏僅以為避貪味者似未盡禮意也○又按他處言
食未嘗細及此者以君王尊故也故君雖客臣而祭必待命嘗必待
視所宜卒食皆俟君者已嚴矣乃食猶不羞羞猶不品嘗皆需君
命而細玩於嘗遠順近者總以傳其翼翼小心毫髮不苟此即人
臣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之精
所發露也故惟禮可以為國　**君未覆手不敢飧**飧音孫○覆手
以循咽已食也
飧勸食也○疏曰飧謂以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
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附按夕食曰飧再加餐也故三飯後卒
食則之飧正食止三飯禮不求飽卒食而飧則飽而覆手
在[illegible]後弟子職曰既食乃飽覆手循咽是也此言君飧未竟臣不

敢飱也注云勸食謂此臣飱在君飱後如勸君更食然若尋常君
之發則無此義注循咡謂以手循口之兩旁恐有飯粒汙著也臣勸
既食又飯飱不敢先君飽○疏曰既猶竟也君食竟而又飱則臣乃敢飱 飯飱者三飯也臣勸君食
如是可也○疏曰三飯並謂飱也○附按此三節明臣飱異於常
禮也上言君飱未畢臣不敢飱者即上之所謂飲而俟言飱之節
也又言君既飱而食畢矣臣又飯飱者若以此勸君更食然言飱
之意也此乃言飯飱者三飯也言飱之數也蓋正食之飯以三成
禮若飯後之飱則以飽為節公食禮三飯一飲卒食三飲三飲當
九飯又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則飱不以三為節可知然臣
侍食止三飱同三飯之節故注云臣勸君
食如是可也此通容之與非容之而言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
授從者 從才用反○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疏曰既已也徹徹饌也飯醬是食之主此食已之饌也君饌已徹則臣乃
自徹已饌以授從者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者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
謂也○附按嚴陵方氏曰言凡侑食則不主尊者可知或因疑當侍燕禮篇今詳不專主尊者耳而尊者未嘗不在其中 君若
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

授虛爵 不敢先君盡爵○疏曰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者俟君飲盡已乃授虛爵與相者也必在君前先飲者亦
示其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者示不敢先君盡爵然此謂朝夕侍
君侍得賜爵也若其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此經先再拜稽首
而後受燕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者燕禮據大飲法故先受
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再拜而後受 君
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 酒先典反○酒如肅敬貌酒或為察 二爵而言言
斯 言魚斤反○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 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油油說敬貌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
矣○疏曰臣侍君小飲之禮止於三爵故春秋傳曰臣侍君燕
過三爵非禮也○附按別本油油絕句今詳應連以退字為句 退
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辟匹亦反○隱辟俛逡巡而退著屨也○
疏曰坐跪也初跪說屨堂下為敬故跪而退取屨起而逡巡隱辟
而著之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
之屨○玉藻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
後食 飯扶晚反○君祭先飯食其祭食臣先飯示為君嘗食也此所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

也○疏曰凡君將食必有膳宰嘗君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也此文
謂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已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
故注云為君嘗食也○附按命食字在飲而俟之後則是命之食
命臣飱也言先飯嘗膳示為君嘗食乃先君若卒食而飱禮當俟
君故須君命也然君雖于當飱之時命之飱必俟君飱畢臣乃飱
玉藻不言命飱此經不言君覆手乃飱互有詳略也又按注飡其
祭食疑當作君方祭食文誤俟
謂俟君飱已見上此注非也 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
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 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
人耳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附君善敖氏曰臣先卒爵亦先飯嘗膳之意 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
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
出 為于偽反○謂君已食之飲之而臣退也隱辟俛而逡巡與起也辭君與而不敢辭其降於已大崇不敢當也○附君善敖氏
曰不敢辭者明已不敢與君為禮也送之亦當至門
君於士尊卑懸絕乃降送之其禮太崇故不敢當 大夫則辭退

下比及門三辭 比毗志反○下猶降也○疏曰大夫則辭退下者對上不敢辭是士士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
卿五大夫臣中尊者故得辭降也○士相見禮云今按此與前章
玉藻所記互有詳略故並列之不敢刪去讀者宜參考之○附君
善敖氏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
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 ○凡祭於公者必自
徹其俎 臣不敢煩君使也若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此祭於公助祭於君也○附藍田呂氏曰君祭而臣與執事毋敢視賓
客故自徹其俎以出○附按自徹以出授人不更使人歸之
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賓取俎出授從者是也賓不自徹則使人歸之
之公食禮賓徹粱與醬不云徹俎下云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
館是也特牲饋食禮賓出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注云眾賓自
徹以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少牢饋食禮亦無歸賓俎之文據曾
子問攝主不歸俎肉則大夫禮亦歸賓俎眾賓自徹同於士禮可知
諸侯祭禮亡徹俎歸俎之節不見據此記云凡助祭於公者無
論賓與眾賓大夫與士皆自徹異於大夫士以下自祭賓與眾賓
或自徹或使人歸之也注釋記文之義本明
孔疏以自徹專指士言反亂其說因附辨之 ○賜果於君前其有
核者懷其核 核戶革反○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

寫其餘皆寫溉古愛反○重汙辱君之器也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勸侑曰御○以上曲禮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敬君惠也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謂卿大夫受賜於天下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乘服之○附按農師陸氏云拜賜何君賜若車馬乘以拜賜若衣服服以拜賜今從之慶源輔氏云乘服拜賜所以榮君之賜然雖賜之而未有命使之乘服則亦不敢即乘服也今詳注解迂曲不合二說得之又按賜謂恩惠之賜車馬若巾車職良車散車不在等者是也衣服若褻帛是也受賜時乘服以拜君惠既乃藏之賜物亦不敢輒用故又須君命乃敢乘服猶賜食命之食然後食命之羞然後羞也或疑車服為命車命服曰車服無賦其命數無有爵命而不得乘服之禮古者賜爵於廟受冕弁服無遣使賜臣之禮且冕弁服惟朝聘天子及助祭乃用之亦自無服以拜賜之禮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疏曰致至也謂頭及手俱至地左手按於右手之上也○附按常禮稽首手至地首至手而已此致諸地者蓋敬君之重賜拜節當異於常也此又與稽顙至地異者稽顙開兩手不據掌也下云酒肉之賜弗再拜此君賜為重賜可知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

於其室也○疏曰再猶重也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有慶非君賜不賀唯君賜為榮也○疏曰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之賜為榮故相拜賀○以上玉藻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為于偽反○不面拜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也○疏曰大夫有獻弗親謂卿大夫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賜不面拜者謂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君而拜所以然者恐君之答己故不自來不面而去○郊特牲○附按疏解注復逆二字言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論語

右侍坐賜食第三章凡十二條○又章下一條

○晏子聘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並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王無教臣不敢剖臣非不知也說苑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此節詳見聘禮篇遂行章下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疏曰出出門也君使初至則主人出門拜迎君命也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曲禮

○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刺七亦反○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刺猶剗除也○剗初限反○士相見禮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論語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上時掌反○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綏湯果反○綏讀曰妥妥之謂至於心○附按妥安也上衡平衡致其敬不敢安也下衡則敬稍舒而安故以妥為下於心也注破綏為妥猶士相見妥而后傳言注不從古文綏以妥義為近也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重慎之也主君也克勝也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操七刀反曳以志反踵之勇反○重慎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絕地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折之列反○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疏曰磬折身僂折如磬之背也

○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蹙子六反芻初俱反○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鞭策不敢執也齒數年也誅罰也○疏曰乘路馬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馬臣雖得乘之必朝服自御又不敢杖馬但載杖以行也○以上曲禮○附藍田呂氏曰誅責也所謂於子與何誅春秋傳誅

於從人貴皆以也○嚴陵方氏曰言乘路馬蓋始以馬駕路而閑
習之所以別於乘路車也必朝服僕與車左右之所同也載鞭策
不敢授綏謂御者也蓋不敢授左右以綏而使自登乘君之乘車
不敢曠左左必式本記已前見而覆舉左必式者明不獨陪乘必
式謂駕時亦必式也右不式者時視險易而登下無常也○又曰
舊說自馭以行不敢使車右以綏授已似據周官有自左馭之文
然惟大僕前王則然非乘倅車者之常儀也果自左馭尚可以式
乎○又曰言步路馬所以別於乘也謂無事時行之以達其氣非
然則馬以生疾○補注載鞭策言不用敬君之物也步謂行步而
調習之時必中路者以邊側卑褻不敬蹙與蹴同芻草也齒評量
年數也馬氏曰察馬之力必以年數馬之年必以齒凡此戒其慢
君物也先王制禮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耳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効駕奮衣由右上
取二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
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
閭溝渠必步○執君之乘車則坐以上並見曲禮篇僕御之禮章○祥車曠左空神

位也祥車葬之乘車○疏曰祥猶吉也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
用為魂車鬼神尚吉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乘
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乘車之乘繩證反○君存惡空其位
○疏曰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
路玉象木金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
不敢空左左若空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時左必式者雖處左而不敢
自安故恒憑
式○曲禮○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
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
魯莊公敗於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疏曰
朝祀尚敬戎獵尚武故式不式異也○少儀

右廣敬第三章凡九條○又章下一條○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
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轔離珍反○車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
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蘧求於反○伯玉衛大夫名瑗公曰何以知之夫人
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路馬君路車所駕之馬也夫忠臣
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信音申行下孟反蘧伯玉衛

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
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列女傳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與人為人從事者亦然故
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音亮為於偽反遠於萬反○量量其事意
能合成否○附按嚴陵方氏云表記云事君
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是進言謂之入也量而後
入者量其大小可否而後入其言也凡乞假從事言亦當如是入
其言也今詳此節解或主事君凡事言或主始
進言皆有義朱子編入諫諍則方氏說為切為人臣下者有諫
而無訕有亡而無疾訕所諫反○亡去也疾惡也○補注對君
而救其失曰諫不對君而彰其惡曰訕頌
而無諂諫而無驕諂勑檢反○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諫從
恃知而慢○補注諂古諂字諛佞也○附按驕
者直情任氣之謂以已之是爭君之非易
至於驕無驕小心翼翼積誠以感動之也怠則張而相之相息亮
反○怠
惰也相
助也廢則掃而更之更音庚○廢政教
壞亂不可因也謂之社稷之役役為也
○少儀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附朱子
集註曰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
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
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
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孟子○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孝經

右諫諍第四章凡三條○又章下凡五條○箕子者紂親戚也箕國子爵
紂商王帝
辛紂始為象箸箸直慮反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桮為玉桮
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
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以去矣
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
忍為也說音悅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

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
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爭側
併反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竅古弔反乃遂殺王
子比干刳視其心刳青枯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
微子名啓帝乙之子紂庶兄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號胡刀反人
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史記微子世家○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伯夷
叔齊孤竹君之子兵謂殺之也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史記伯夷傳○附按舊本此處
載全條今截武王已平殷亂以下移入下死節章章下則各從其類矣○齊景公至自田晏子
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遄淳緣反造七到反○子猶梁邱據公曰唯據與我

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
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夫音扶醯馨兮反醢
音海燀章善反○燀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齊才細反
洩息列反○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
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
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與於
大羹鬷嘏無言時靡有爭鬷子公反嘏古雅反○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濟成也聲亦如
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一氣謂須氣以動二體謂舞者有文有武三類謂風雅頌也
四物謂雜用四方之物五聲謂宮商角徵羽六律者黃鍾大
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
七音者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
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
聲謂之七音八風謂八方之風九歌謂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相成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
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樂音洛○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
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
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昭公二十年春秋左
氏傳○史黯曰事君者諫過而賞善黯乙減反○諫過正救其惡賞善將順其美薦
可而替否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
其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

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否則退○郤叔
虎曰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翟音迪柤側加反好呼報反○忌難也其臣競
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距違
其退去者則距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恐爲不義也其下偷以幸偷苟且幸徼幸也有
縱君而無諫臣縱放縱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抵冒言貪也君臣上下各
厭其私以縱其回厭足也回邪也民各有心無所據依據杖也○附按無所據依
謂無所據守而依倚以是處國不亦難乎以上國語晉語
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大夫死衆士死制死其所受
於君衆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爲之○疏曰大夫職主領衆將
軍有寇難禦之以死爲度○曲禮○附按制法制之制卽所守之

官也死制如虞人不見皮冠守死不往南史以死書弒君之類

右死節第五章章下凡九條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史記伯夷傳 ○宋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於是先攻孔父之家父音甫下同○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朝直遙反難乃旦反○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桓公二年春秋公羊傳○附按正色立朝三語追言孔父平日之事以見今之死者寡不敢樂心力則已過也 ○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附按言反者仰見公失刑而濫僭寶也 與閔公博補注此宋閔公名捷博局戲也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妒丁故反惡音烏○補注爾虜焉故言爾爲虜故不識人而妄言耳 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脰音豆○脰頸也齊人語 ○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叱昌實反摋素葛反○側手曰摋 齒著於門闔著直略反闔戶臘反○闔扇 ○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莊公十二年春秋公羊傳 ○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也驪力支反○竭盡也役爲○今按役疑當作從 君

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嗣臣則從而奉之貳二心也 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阿隨 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難乃旦反○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己用一日言易也 姬使優施飲里克酒告之曰君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飲於鴆反○成定也 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秉執也故交謂太子 優施曰免里克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太子雉經於新城之廟卒立奚齊爲太子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朝直遙反藐音眇○補注辱在大夫即指荀息爲傅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猜七孩反○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 公卒里克丕鄭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補注三公子謂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 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三怨謂三公子之徒 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長丁丈反焉於虔反辟音避○附按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二語是荀息所見處自非不知先君所爲但對君之言不可貳須以死轉之便仍是上文將死之梗概下乃以轉語相商復言猶踐言謂於踐言中又愛身恐無此理雖死亦無益君事然吾焉用辟此死哉仍敢

軫死上又言我欲成此無貳而能使人已其忠乎若謂總不能使人已而我之有死無貳則早定矣故里克不復與言

里克遂殺奚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附按此即所云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也克又殺卓於朝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言矣朝直遙反○國語左傳公羊傳通修○附按此傳所取皆人臣爲君死節以勵後世如荀息聽其君殺正而立不正是不能匡君於前者雖死何益然息曰吾與先君言不可以貳與不愧此二語亦云忠矣故朱子於死節內有取焉至其不能匡君德則息所云事君者竭力以從事不聞違命其學淺而研義未精也噫人之知易行難耳若息之死又非不能行而其知有限果執大義利社稷匡其君廢立之失宜不聽則以死諍而冀君之一悟同一死也不尤卓然矣夫人寡而稗益國家哉○晉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名圉惠公子也亡人重耳也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期期上音其下音基朞平聲○偃子犯也○補注期期而不至謂期以期月而不至也懷公執

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質音贄○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僖公二十三年春秋左氏傳○補注誰則無罪無無罪之人也言已之不召子本無罪而淫刑則亦罪之也按此非爲君而死然爲守節而死其爲死節則一矣○楚子圍宋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人厚賂之使反其言解音蟹降戶江反○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補注謂解揚因登樓車之便即致晉君之命於宋人也致命者謂宋無降楚晉師悉起將至矣盡言無遺也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

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女音汝○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于敏反○霣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補注祿猶言生也謂雖死猶生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附按注訓考爲成仍指成命或以下臣獲考死爲句謂考死猶考終恐與楚子之將殺之不合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宣公十五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或疑解揚既許反其言而又違之則爲變詐無常似不如始終不許之爲正曰人臣受君之命以能濟其事爲賢不懼死者亦所以求濟君事也若事不獲濟而徒死並非忠君者之初心故事苟有一隙可爲必急圖濟之當楚人之厚賂而使反言也此時不許者正也若三而猶不許則將囚

諸幽而君命必至于委棄今因登樓車之便遂致其君命解揚出使之職已竭盡而毫無憾矣此而死焉非揚所懼不死而反因君之靈社稷之庇也揚亦與有榮矣倘終不許而成硜硜之小信以喪其君命臣既辱而君心亦不得紓孰優孰絀乎孰是孰非乎○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翟人攻衛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演于善反使色吏反襮通沃反內音納○襮表也納公之肝於其腹中故曰臣請爲襮也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從其君○附按出生即指先出其腹實也腹實在人所以生者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呂氏春秋○樂毅破齊聞晝邑人

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 蠋音蜀燕平聲更音庚 ○通鑑赧王三十一年 ○襄公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杼直呂反 ○聞難而來 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言已與衆臣無異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自謂無罪 ○補注 亡謂出亡在他國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言安可以歸 ○附按人臣以君爲依倚君既死則無所歸故言安歸注解爲安可以歸者似疎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 爲于爲反下同養去聲 ○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 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謂以公義死亡 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暱女乙反 ○任音壬 ○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 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焉於虔反 ○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將庸何歸 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附按注解似失其義此言有死亡者乃弒君之人蓋被誅是爲弒不而死也若畏誅逃亡是爲弒君而亡也今則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亡之乎庸用也上既言無所歸此又承上節意言亦不用歸也蓋將庸何歸者若爲詰問之辭求歸之之意而不可得以答上文歸乎一問而直接下文也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枕之鴆反 ○以公尸枕己股 興三踊而出 踊羊寵反 後崔慶盟國人於大宮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春秋左氏傳 ○附按舊本至三踊而出崔慶以下今補或疑晏子雖忠君利社稷然非死節者曰朱子附此條于死節末以見人臣如晏子之不當死者又以不死爲義而所謂死節之大義乃愈炳然今古矣晏子不云乎君爲社稷死則死之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 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 兄弟之讎不反兵 恒執殺之備 ○附按恒執殺之備謂常執殺讎之備也不反兵取讎不用而必執之義 交遊之讎不同國 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 ○曲禮 ○附按復讎之義所以極明倫之道人於倫道必生死以之乃要故父子兄弟同氣生處同氣死復讎正也君臣大義爲重而朋友亦有此義者以同在人倫道無二致除夫婦男女能死節不能復讎若臣若友事在能爲則其道皆必以死盡之此復讎之義所以極之於交遊也交遊謂同志合道之友 ○調人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 辟音避從才用反眂音示長丁丈反 ○主大夫君也 ○周禮地官 ○補注眂與視同 ○附按周禮此條上有凡和難三字注云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則此辟字亦爲人所讎者言也疏云父讎以下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但未殺之間雖以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今詳疏說和難解故爲調人之職本經下文又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云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今朱子云其上下者是就本章復讎者言之 ○又按王氏云復讎之人本爲父兄子弟設交遊師長主友則賈氏以無子爲言得之今詳辟讎立文以父與兄弟爲正而師長主友皆云眂者當有義例推之以說觀記又有居從父昆弟之讎不爲魁之說可知眂之者自當以其子若兄弟爲主人必其無子與兄弟已乃爲復讎之主人也 ○又按周官主言和難之法朱子主明復讎之義蓋原臣子之心論臣子復讎之理必至窮於王法之無可復而後已非是則必復合之禮文益以盡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之義 ○又按與之王氏云唐虞之法宥過無大康誥亦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謂人所言謂過而殺人者耳然過者在所赦而於人有父兄君友之讎不可同處傷孝子順孫之心故使之辟异望鄭氏云於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辟讎之法苟在四海之內千里之內與之同國得報而不使報焉臣子之志不獲伸也而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以慰其志矣此調人所以和難之意也王氏又云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朝士職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此

無謂所當殺者如此則調人之職其所和者在於過而其所不
者在於義若非過殺人者自許以復讎明矣今詳調人職過殺
人者令勿讎之義殺人者令勿讎其非過非義殺人者則治以士師
之法是二者皆無事於復讎也而朝士職又有報仇讎之文何也
蓋聖人重人之死而必欲全人子臣弟友之心惟恐有佚於法外
者即治世無枉法之事亦不保無越境逋逃之人公法時有所未正
使能私得而殺之在所不禁於此見聖人周察萬世人情事變自
爲之制不使天下有不直之事立調人之法以平復讎之心立朝
士之法以伸復讎之志周官之法禮經之教蓋互相表裏以爲義
也嚴陵方氏云周官之法使之辟而不得讎者上之法禮經之言
則使之讎而不容辟者下之情周官所主者法禮所主者情今詳
周官執法所以平人情之不平禮經言情所以盡王法之不盡

右復讎第六章 凡二條○又章下凡四條

○子貢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 苫始占反枕之鴆反○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下謂不可以並生 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 朝直遙反○言雖適市朝不擇兵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 銜音咸使色吏反○爲負而廢君命○附按注負字謂勝負之負 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從才用反○魁猶首也爲其負當成之○檀弓○附嚴陵方氏曰曲禮言交遊之讎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父昆弟之讎不及交遊者蓋交遊之讎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於從父昆弟且不爲魁則於交遊不爲魁可知其言互相備也

○韓魏趙氏殺智伯分其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爲癩呑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笑而應之曰不可既已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且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弗爲之矣凡吾所以爲此者欲以明君臣之義雖難不避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欲爲之爲爲先爲故之爲去聲癩音賴易以豉反質音至○史記通鑑

○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莫出不還則吾倚閭而望 女音汝下同莫莫故反 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 淖女教反 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 通鑑赧王三十二年

○張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父平相韓五世平卒良年少未宦事韓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讎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狙七預反○狙善伺物故伏而擊曰狙擊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爲任俠及陳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歸沛公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又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梁從之以良爲韓申徒 徐廣曰即司徒耳 因從沛公入關畫策滅秦項羽立沛公爲漢王良乃歸韓項羽留韓王成不遣之國而殺之良遂亡閒行

歸漢復爲漢王畫策破殺項羽垓下漢王立爲皇帝封良爲留侯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言乃學道引欲輕舉也高帝崩呂后彊食之後八年卒史記留侯世家○楊時曰張良破秦滅楚始終爲韓報讎耳非欲爲漢用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三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敬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鍾律第二十二凡八章

學禮六之上古無此篇今以六藝次之凡禮之通行者已略見上諸篇矣此後當繼以樂而樂經久已亡逸故取周禮鄭注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佑通典之言律呂相生長短均調之法創爲此篇以補其闕○此篇凡數目字皆準令式借用大字

補經

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而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泠音零綸音倫侖盧昆反嶰胡買反斷音短○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孟康曰嶰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取谷中之竹生而孔外內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爲筩不復加削刮也師古曰黃鍾之宮律之最長者○今按黃鍾之管長玖寸圍九分徑叄分肆釐陸毫○附按西山蔡氏曰鄭氏月令注云凡律空圍玖分蓋空圍中廣玖分也胡安定云黃鍾長玖拾黍積玖寸容千貳百黍積捌百壹拾分每長壹分內實拾叄黍又叄分黍之壹圍中當容玖方分也後儒謂圍玖分取空圍圍長玖分遂有徑叄分之說若從徑叄圍玖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玖百黍積至陸百零柒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而正矣蔡氏又曰案空圍中玖方分乃是圍拾分叄釐捌毫徑叄分肆釐陸毫也今又按性理注云此亦用徑壹圍叄之律若依孟氏所言徑叄分則圍當長玖分肆釐貳毫壹絲強若依圍玖分則徑止有貳分捌釐陸毫貳絲陸忽強若依徑叄分肆釐陸毫則圍當長拾分捌釐柒毫陸絲貳忽強若依圍拾分叄釐捌毫則徑止有叄分叄釐奇今詳是謂圍常較徑于叄倍之數猶有加也且所加之數微不同亦各因其廣狹也又按性理注云玖方分之說今姑依之以玖方平

冪又叁分益壹以叁方分割置于玖方分之外共積拾貳方分成寸圍圓其縱橫可得叁分肆釐陸毫彊的如蔡氏之說但依此徑圍[illegible]相乘則空圓內而緣不但得玖方分乃得玖方分零肆拾[illegible]毫伍拾柒絲拾肆忽奇空圓內積實不但得捌百壹拾分[illegible]捌百肆拾陸分伍百肆拾伍釐壹伯肆拾[illegible]絲陸百忽奇如此則黃鍾之管無乃太大

制拾貳筩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爲陸雌鳴亦陸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律呂之本筩大東反比頻寐反○師古曰比合也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拾壹管皆生於黃鍾之宮故曰律呂之本

其雄鳴者爲陸律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爲陸呂曰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於是文之以伍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捌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簇七豆反洗先典反蕤如隹反射音亦徵展里反匏步交反○陸呂周禮作陸同國語作陸閒鄭康成曰此拾貳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玖寸各因而叁分之上生者益壹分下生者去壹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文之者以調伍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捌音乃可得而觀之矣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以之候氣則埋之容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拾有貳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

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玖拾度黃鍾之長而以壹黍之廣爲壹分拾分爲寸拾寸爲尺拾尺爲丈拾丈爲引而伍度審矣葭古牙反緹他弟反應去聲秬巨許反度徒洛反○師古曰子穀猶言穀子秬即黑黍也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爲分寸也

以之嘉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所有貳伯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拾合爲升拾升爲斗拾斗爲斛而伍量嘉矣量音亮龠弋灼反概工代反爲合拾合之合並音閤○孟康曰概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也師古曰概所以概平斗斛之[illegible]者也[illegible]○附子潛李氏曰龠是名凡黍積於管中拾叁黍[illegible]叁分黍之壹而滿壹分積玖拾分則所有貳伯黍矣與上玖拾之數壹也○附按以上下伍度伍權例之則此亦應以龠合升斗斛爲伍量據原文合龠爲合龠斗合也

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壹龠所貳伯黍之重爲拾貳銖兩之得貳拾肆銖而爲兩拾陸兩爲斤叁拾斤爲鈞肆鈞爲石而伍權謹矣銖音殊

舜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此條用周禮呂覽漢志隋志通修

右拾貳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第一章章下凡二條○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拾貳辰子爲黃鍾管圍玖分而長玖寸同位取妻隔捌生子下生者叁分去壹上生者叁分益壹黃鍾乾之初玖也隔捌而下生林鍾坤之初陸林鍾又隔捌而上生太簇之玖貳太簇又下生南呂之陸貳南呂又上生姑洗之玖叁姑洗又下生應鍾之陸叁應鍾又上生蕤賓之玖肆蕤賓又上生大呂之陸肆大呂又下生夷則之玖伍夷則又上生夾鍾之陸伍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玖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陸伍下陸上乃壹終矣後漢鄭康成周禮注○附按鄭注原文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律娶妻呂生子賈疏曰黃鍾初玖下生林鍾初陸同是初是象夫婦也林鍾初陸上生太簇玖貳初貳爲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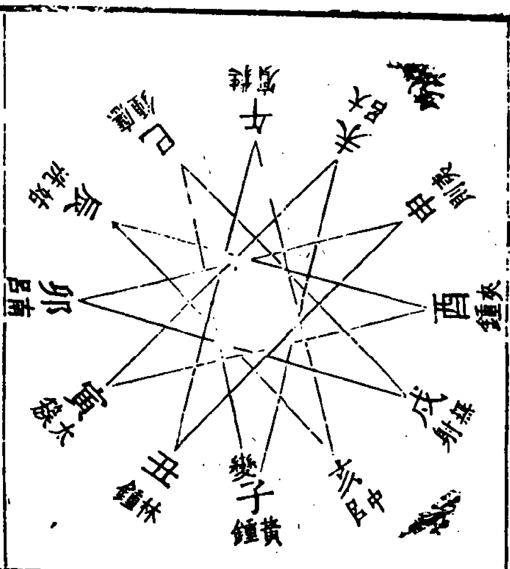
位是象子母也律所生常同位呂所生常異位注疏舊說嫌此朱子改爲同位娶妻隔捌生子意則猶前而語更圓矣

○生鍾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叁其法如黃鍾玖寸倍之則爲拾捌叁其法則捌爲叁陸故下生林鍾長陸寸○附按史記原文生黃鍾術朱子云生鍾術者以其術中具有生拾壹律之法不可只言黃鍾故也以上生者肆其實叁其法如林鍾陸寸肆之則爲貳尺肆叁其法則貳拾肆爲叁捌故上生太簇長捌寸上玖商捌羽柒角陸宮伍徵玖此拾貳字恐轉寫之誤當作宮玖徵陸商捌羽伍角柒拾字置壹而玖叁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壹寸凡得玖寸命曰黃鍾之宮置子之壹而玖叁之至酉則得壹萬玖仟陸伯捌拾叁算爲子之寸法矣置子之實拾柒萬柒仟壹伯肆拾柒算而以寸法約之則壹萬玖仟陸伯捌拾叁算爲壹寸而通計其實之全數正得玖寸矣○附按玖叁之謂自丑至酉玖次以叁數乘之也詳見鍾律義篇黃鍾寸分數法章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壹終於拾成於叁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前漢司馬

遷律書○此諸儒無異說其論之不同者今譜如左覽者可以考其得失焉○附用之陳氏曰黃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中呂又損陰以生陽是何也黃鍾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中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下生子午以右皆上生矣鄭康成以黃鍾叁律爲下生以蕤賓叁律爲上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誤矣○附按後史記生鍾分自蕤賓以下其上生下生之誤與班氏同故朱子後篇律寸舊法新法二章及此圖皆不從其說鍾律壹篇大概用西山蔡氏所定法而此則與蔡氏新書中論司馬班氏及呂氏淮南之說所主不合則是朱子之前圖爲定論矣

附子潛李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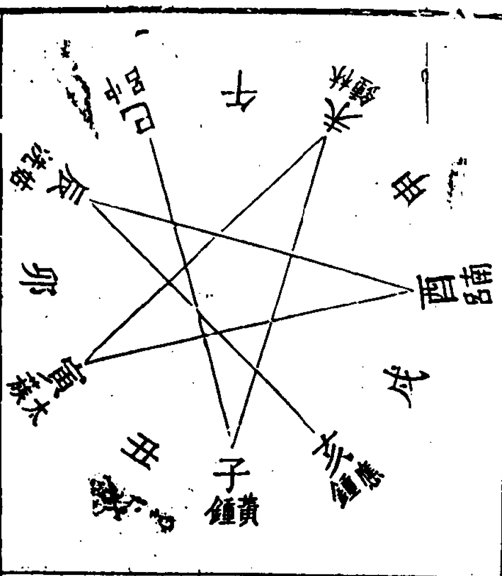
正律相生



附按前圖拾貳律陰陽各居其辰位及相生則陽居本位陰居衝位圖未之及今補此圖備之又前圖中於黃鍾壹均柒律繫出柒音相生次第而於拾貳律生序未見今特繫明之

變律相生

鄭說拾　史記生鍾分因正寸展　史記律數　今依生鍾



附按拾貳律既終復生陸變律自中呂再生黃鍾歷至應鍾其數不行變止於陸也今兼為圖並繫備見之凡變律不為宮以於伍聲無全用故不復如前圖繫柒音生序於律中無復正律壹均也

分正寸　黃鍾　玖寸　大呂　捌寸貳伯肆拾叁分寸

新分 附按正義曰分扶問反　子 壹分 黃鍾全律之數凡壹拾柒萬柒阡壹伯肆拾柒算○附按子黃鍾外用八角圖皆今所增以諭人目　丑 叁分貳 以叁乘子數得參為子之絲法又叁分子數而去壹得貳為林鍾林鍾未律丑之衡也凡陰呂放此凡壹拾壹萬捌阡零

計新分借舊寸 附按此謂以舊尺之寸數數今新尺玖寸之分數也　捌寸柒〇分壹 柒當作拾　柒寸伍分叁分壹〇壹當作貳〇附按此言大

法約定分釐毫絲忽皆以拾為玖而止　玖寸　捌寸叁分柒釐陸毫

之壹伯　太簇　捌寸

玖拾捌算○附按分以上之數黃鍾也故皆言為子之某某若分下之數則另為生拾壹律者　寅 玖分捌 以叁乘叁得玖為子之寸數又叁分貳而益壹得捌為太簇凡陽律放此凡壹拾伍萬柒阡肆伯陸拾肆算

呂與筑球并言林鍾者不同後凡陰律皆放此　柒寸柒〇分貳 柒當作拾〇附按太簇舊寸捌寸今新寸則捌玖為柒寸貳分也拾分貳者副用拾分之貳故云柒寸拾分貳前後皆故

捌寸 附按此拼凡寸數皆不折又與第叁拼之法不同除寸之外再有餘數者乃以分釐毫絲細算之皆用玖然折者與不折者其數不同而

夾鍾　柒寸貳阡壹伯捌拾柒分寸之壹阡零柒拾伍　姑洗　柒寸玖分寸之壹

卯 貳拾柒分壹拾陸 以叁乘寅上數得貳拾柒為子之毫法又叁分寅下數而去壹得此下數為南呂凡壹拾萬零肆阡玖伯柒拾陸算　辰 捌拾壹分陸拾肆 以叁乘卯上數得此上數為子之分數又叁分卯上數而益壹得此下數而為姑洗凡壹拾叁萬玖

此　陸寸壹〇分叁分壹 壹當作柒　陸寸柒〇分肆 柒當作拾

仍同　柒寸肆分叁釐柒毫叁絲 附按上拼叁分壹叁分貳者皆旁覓而不的故仍用此拼稱算之　柒寸壹分

萬玖阡陸伯捌拾叁分寸之壹萬貳阡玖伯柒拾肆

蕤賓 陸寸捌拾壹分寸之貳拾陸

林鍾 陸寸

巳貳伯肆拾叁分壹作貳拾捌 以叁乘辰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聲法又叁分辰下數而去壹得此下數爲應鍾凡玖萬叁阡叁伯壹拾貳算

午柒伯貳拾玖分伍伯壹拾貳 以叁乘巳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聲數又叁分巳下數而益壹得此下數爲蕤賓凡壹拾貳萬肆阡肆伯壹拾陸算

未貳阡壹伯捌拾柒分壹阡零貳拾肆 以叁乘午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分法又叁分午下數而去壹得此下數爲大呂凡壹拾陸萬伍阡捌伯捌拾捌算

伍寸玖分 叁分貳 附按叁分貳者謂玖分之下將拾釐分作叁分而有其貳也前後皆倣此

伍寸陸分 叁分壹○ 壹當作貳

伍寸柒分○ 肆 柒當作拾 ○附按或疑蔡氏新書中于大夾中癸無俱言强某數于衷言弱某數皆當補入此排日此朱于所刪而不取

陸寸[illegible] 捌釐叁毫肆絲陸忽

陸寸貳分 捌釐

陸寸 附按此壹排寸數不折者以不須折也蓋第壹排陸寸是爲拾分寸之陸拾分此陸寸即爲玖分寸之伍拾肆分陸寸之名同而分數異

夷則 伍寸柒伯貳拾玖分寸之肆伯伍拾壹

南呂 伍寸叁分寸之壹

無射 肆寸陸阡伍伯陸拾壹分寸之陸阡伍伯貳拾肆

應 肆寸貳

申陸阡伍伯陸拾壹分肆阡零玖拾陸 以叁乘未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毫數又叁分未下數而益壹得此下數爲夷則凡壹拾壹萬零伍伯玖拾貳算

酉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叁分捌阡壹伯玖拾貳 以叁乘申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寸法又叁分申下數而去壹得此下數爲夾鍾凡壹拾肆萬柒阡肆伯伍拾陸算

戌伍萬玖阡零肆拾玖分叁萬貳阡柒伯陸拾捌 以叁乘酉上數得此上數爲子之絲數又叁分酉下數而益壹得此下數爲無射凡玖萬捌阡叁伯零肆算

亥壹拾柒萬柒阡壹伯

若以共仍分數異而與破一寸長短仍同爲阡伯者也等分

伍寸肆分 叁分貳 肆分字衍

伍寸伍分 伍釐壹毫

肆寸柒分 捌 柒當作拾

伍寸叁分

肆寸肆分 叁分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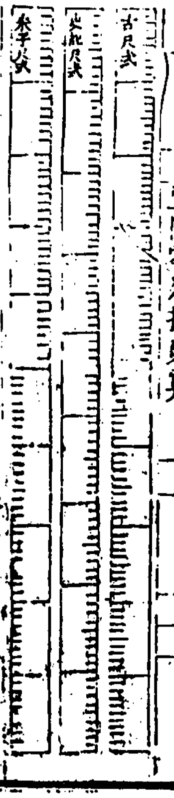
肆寸捌分 捌釐肆毫捌絲

肆寸貳分

肆寸陸分

鍾 拾柒分 肆拾柒分陸萬伍阡伍 叁分貳 陸釐

寸之貳拾 佰[?]拾陸以叁乘戊上數得此上數爲[?]之實又叁分戊下數[?]去壹得此下數爲中只凡壹拾叁萬壹[?][?]柒拾貳算



附按第壹排古尺拾寸每寸拾分第叁排史記尺玖寸作古尺每寸拾分第貳排朱子尺拾寸每寸玖分史記尺與古尺每寸之分數同而寸數不同故分之大小亦異朱子尺與古尺其分之大小數目皆不同而寸之大小數目又皆不異約言之古尺尺之常也史記寸玖而分拾朱子寸拾而分玖故史記與朱子之黃鍾皆爲捌拾壹分以此舉之則下數皆合矣

右拾貳律寸分釐毫絲數第二章今按鄭氏與太史公說不同大史二說又自爲異而今皆取之且以鄭先於馬者鄭氏之言分寸審度之正法也太史之言欲其便於損益而爲假設之權制也蓋律管之長以玖爲本上下相生以叁爲法而鄭氏所用正法破律壹寸以爲拾分而其下砂分爲釐破釐爲毫破毫爲絲破絲爲忽皆必以拾爲[?]則其數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歷終不能盡是以[?]分而下遂不可析而直以玖相乘歷拾貳管中呂之數至[?]壹[?]爲壹萬玖阡餘分而後畧可得而記焉然亦苦於繁[?]而[?]差終不若太史[?]之法爲得其要而易考也蓋以[?]于爲壹而拾壹次叁之以至於亥則得壹拾柒萬柒阡[?][?]肆拾柒算而子爲全律之數亥爲全律之實可知矣以寅[?]于之寸數而酉爲寸法則其律有玖寸可知矣以辰爲子之分數而未爲分法則其寸有玖分可知矣以午爲于之[?]數而已爲釐法則其分有玖釐可知矣以申爲子之毫數而兆爲毫法則其釐有玖毫可知矣以戌爲于之絲數而丑爲絲法則其毫有玖絲可知矣下而爲忽亦因絲而玖之雖出權宜而不害其得乎自然之數以之損益則叁分之數整齊簡直易記而不差也其曰黃鍾捌寸拾分壹者亦放此意但以正法之數合其權法之分故不同耳其實則不異也○史記律數十誤作七者伍皆用本字而誤屈其下垂之筆本司馬貞沈括之說其大夾蕤夷肆律誤字則今以算得之○附按黃鍾律玖寸寸玖分律之本數也自以律審度而以黃鍾之長爲玖拾分以定拾分爲寸拾寸爲尺拾尺爲丈拾丈爲引之度遂以玖爲拾也蓋數始於壹終於拾故必以拾立度之數度數既立而言寸者必以拾分計此律爲拾分正寸所由來也然律之本數却只是玖以叁分相生乃律法之本然[?][?]排生鍾分以其法歷拾貳辰叁分到底只得玖數其本然者可見歷來以拾分爲律寸起爲舊寸生鍾術以玖分爲律分是爲新分以拾分[?]之律爲玖分法之分是爲因正寸展新分至第肆排依生鍾法約之其算法更細實直以律[?]玖分即爲寸數玖分以律數之捌拾並分爲律寸之玖寸即此是律數之實算法之正不必仍以[?]度拾分之正寸爲說矣由朱子蔡氏之法適然合乎律度之初又不徒[?]叁分之整齊簡直易記不差也蓋天地之數以拾之全爲[?]以玖之奇爲用故河圖拾數體之所以立洛書玖數用之所以行律數玖者黃鍾爲萬事根本一切用所由起用數言玖故律以玖成寸數既玖則分數亦玖節節皆[?]數之[?]用數之行故也

宮	商	角	徵	羽
土	金	木	火	水
君	臣	民	事	物
最下最濁	次下次濁	高下清濁之間	次高次清	最高最清

右伍聲伍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第三章章下一條○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伍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伍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怗一作[?][?]古反懘[?]吏反○凡聲濁者爲尊清者爲卑怗懘敝敗不和貌○樂記○詳見樂記篇

宮	徵	商	羽	角
捌拾壹 玖寸	伍拾肆 陸寸	柒拾貳 捌寸	肆拾捌 伍寸叁分	陸拾肆 柒寸壹分
下生徵	上生商	下生羽	上生角	下生變宮

右伍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第四章（章下凡二條）○玖玖捌拾壹以爲宮，叁分去壹伍拾肆以爲徵，叁分益壹柒拾貳以爲商，叁分去壹肆拾捌以爲羽，叁分益壹陸拾肆以爲角。〔史記律書〕○宮生徵，叁分宮數捌拾壹，分各貳拾柒，下生去壹去貳拾柒餘伍拾肆以爲徵，故徵數伍拾肆也。徵生商，叁分徵數伍拾肆，分各拾捌，上生者加壹加拾捌於伍拾肆得柒拾貳以爲商，故商數柒拾貳也。商生羽，叁分商數柒拾貳，分各貳拾肆，下生者去壹去貳拾肆餘肆拾捌以爲羽，故羽數肆拾捌也。羽生角，叁分羽數肆拾捌，分各拾陸，上生者加壹加拾陸於肆拾捌得陸拾肆以爲用，故角數陸拾肆也。此伍聲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伍聲之法，以下拾壹辰，辰各有伍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伍聲，合爲陸拾聲，是拾貳律之正聲也。〔唐杜佑通典〕○今按：沈括疑史記此說止是黃鍾壹均之數，非衆律之通法。今詳通典云拾壹辰宮商之法亦如之，蓋若以拾肆律爲宮，亦用此數以乘本律之分數而損益之，如林鍾爲均，則以捌拾壹爲伍拾肆，而其損益以貳拾柒爲拾捌之類也。

變宮	變徵
變宮說見下條	
[illegible]貳 餘玖分分之陸	伍拾陸 餘玖分分之捌
[illegible]	角後徵前
上生變徵	

右二變相生之法第五章（章下凡二條）○周景王問於泠州鳩曰：柒律者何？韋昭注曰：周有柒音，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國語周語〕○今按：後漢志說與此同，此說謂以黃鍾爲法，餘律準此。○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淮南子〕○今按：伍聲相生，至於角位，則其數陸拾有肆，隔捌下生當得宮前壹位以爲變宮，然其數叁分損壹，每分各得貳拾有壹，尚餘壹分，不可損益，故伍聲之正至此而窮。若欲生之，則須更以所餘壹分析而爲玖，損其叁分之壹，分乃得肆拾貳分餘玖分之陸，而後得成變宮之數。又自變宮隔捌上生當得徵前壹位，其數伍拾有陸又餘玖分之捌，以爲變徵，正合相生之法。自此又當下生，則又餘貳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是而終焉。然所貳變但爲和繆，已不得爲正聲矣。○附西山蔡氏曰：按伍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壹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貳律。相去壹律則音節和，相去貳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閒近徵收壹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閒近宮收壹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變徵宮不成宮，變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伍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附按：蔡氏言宮與商、商與角等相去有壹律、有貳律者，見上章列圖可見。

	黃鍾	大
正	玖寸（附按此排卽上文拾貳律圖第壹全排肆之數也）	捌寸叁分
半	無	肆寸壹分
變	捌寸柒分捌釐 壹毫陸絲貳忽（不用○附按黃鍾之變數在下篇律寸新法章之尾○又按此較原數少壹分壹釐有零）	附按後旋宮圖自第柒宮至拾
變半	肆寸叁分捌釐 伍毫叁絲壹忽	附按此全圖本數半數肆排俱

太簇

[illegible]陸毫　捌釐叁毫

捌寸

肆寸

貳宮役用黃林太南姑應陸律始有變與變半而應僅用變壹次此變律之所以止於此陸者也

柒寸捌分零貳毫肆絲肆忽柒初不用○附按此較原數少陸釐有零

以玖筭分釐毫絲忽初杪皆然

叁寸捌分肆釐伍毫陸絲陸忽

附按半圖捌初既以玖為數故惟雙數則分之若上排律分如太簇者柒寸之乃是叁寸肆分肆釐毫肆絲肆忽肆

初肆杪肆不盡也故過上之捌分應分壹寸為肆再加前巳分之肆則此為捌分肆釐壹位無加過上之貳毫應分壹毫再加前巳分之肆毫則此為角道上肆絲肆忽各分其貳再各加前巳分之肆則皆為陸又過上柒初先應分叁初再加前巳分之肆初為柒初又加上柒初內所徐壹初之應分肆抄有零及前

夾鍾

柒寸肆分

叁釐柒毫

叁絲

叁寸陸分

陸釐叁毫

陸絲

姑洗

柒寸壹分

叁寸伍分

柒寸零壹釐貳毫貳絲零貳初不用○附按此較原數少柒釐有零

叁寸肆分伍釐壹毫壹絲零壹初壹抄

巳分之肆抄有零共為壹初而此總作捌初乃止也前後倣此

中呂

陸寸伍分

叁寸貳分

捌釐叁毫

捌釐陸毫

肆絲陸忽

貳絲叁忽

叁分忽之

叁初

附按原貳本無叁分忽之貳伍字今照新書中呂除貳筭補之以見叁分數窮律止拾蕤之故此拱既補遂於正斗內亦補入叁初貳字

律	正聲	子聲	變律	變半
蕤賓	陸寸貳分捌釐	叁寸壹分肆釐		
林鍾	陸寸	叁寸　不用	伍寸捌分貳釐肆毫壹絲壹忽叁初　附按此較原數少陸釐有零	貳寸捌分伍釐陸毫伍絲零陸初
夷則	伍寸伍分伍釐壹毫	貳寸柒分貳釐伍毫		
南呂	伍寸叁分	貳寸陸分　不用	伍寸貳分叁釐壹毫陸絲零壹初陸抄　附按此較原數少伍釐有零	貳寸伍分陸釐零柒絲肆忽伍初叁抄
無射	肆寸捌分捌釐肆毫捌絲	貳寸貳分肆釐貳毫肆絲		
應鍾	肆寸陸分陸釐	貳寸叁分叁釐　不用	肆寸陸分零柒毫肆絲叁忽壹初肆抄叁分抄之壹　附按此較原數少伍釐有零	貳寸叁分零叁毫陸絲陸忽零陸抄叁分抄之貳　不用

右拾貳律正變倍半之法第六章〔章下凡二條〕〇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黃鍾之管正聲玖寸子聲則肆寸半也〔拾貳正律言有壹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伍聲初無定位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諧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此聲以爲用然以叁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於半律又合上生之數此唯杜氏言之而他書不及也黃鍾當以肆寸半爲半律而圖以爲無者以玖分之寸折至爲初爲抄終無可紀之數也林南應叁律之正半不用者相生之不及也此又杜氏所未言故詳著之〕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陸寸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叁分寸之壹萬貳阡玖伯柒拾肆上生黃鍾叁分益壹不及正律玖寸之數但得捌寸伍萬玖阡零肆拾玖分寸之伍萬壹阡捌伯玖拾陸以爲黃鍾之變律半之得肆寸伍萬玖阡零肆拾玖分寸之貳萬伍阡玖伯肆拾捌以爲黃鍾變律之子聲〔此依本文稍加詳潤其二及至數但玖字以爲至變律柒字變律之子聲伍字皆今所增入本數猶用拾分之寸計之尚爲繁冗今以玖分之寸更定見於圖內而於此存其本文〇附按中呂之管數見前第壹圖之第壹排所生黃鍾變律之數見後篇律寸舊法章皆鄭氏之說以拾釐爲壹分故其半之爲變律子聲之數者亦用拾也今朱子欲去其繁冗故於本圖則皆用玖〕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爲子聲之律〔此依今斷甘典〇按蕤賓以下中呂上生之所不及故無變律而唯黃太姑林南應陸律有之計正變通拾捌律又各有半聲爲叁拾陸其閒又有捌聲雖有而無所用實計貳拾捌聲而已杜氏又言變律上下相生以至中呂則是又當增拾貳聲而合爲肆拾捌聲似太過而無所用也今雅樂俗樂皆有肆清聲其虛造出故此然既欠則聲且無變律則其法又太疏畧而用有不周矣覽者詳之〇附西山蔡氏曰中呂之實拾叁萬壹阡零柒拾貳以叁分之不盡貳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

拾貳也拾貳律各呂爲宮以生伍聲貳變其黃林太南姑應陸律則能具足至蕤大夷夾無中陸律則取黃林太商姑應陸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少高於正律也中呂叁分之數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陸故置壹而陸叁之得柒伯貳拾玖以柒伯貳拾玖因中呂之實爲玖阡伍伯伍拾伍萬壹阡肆伯捌拾捌叁分益壹再生黃林太南姑應陸律又以柒伯貳拾玖歸之以從拾貳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杪至應鍾之實陸阡柒伯壹拾萬捌阡捌伯陸拾肆以叁分之又不盡壹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於陸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附按肆清聲謂黃鍾大呂太蔟夾鍾也鄭注周官小胥云鍾磬編縣之貳捌壹拾陸枚而在壹簴謂之壹堵用老陳氏曰後世宗鄭氏說用肆清聲以謂夷則南呂無射應鍾肆宮管短則減黃大太夾肆管之半以爲清聲而應之今大晟樂宗前代制亦以拾貳枚爲正鍾肆枚爲清鍾[redacted]馮氏曰肆清之意爲臣避君以別尊卑也事物不避者事賓者治物我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redacted]楊氏曰拾貳者律之本聲而肆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肆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按此則制清之意其原蓋出於半律爲子聲之法今詳後旋宮圖夷則爲宮以黃鍾清爲角南呂爲宮以大呂清爲角

無射爲宮以黃鍾清爲商太蔟清爲角應鍾爲宮以大呂清爲商夾鍾清爲角其法商角避宮徵羽不避故止肆清然以叁分損益生欠之法定之則商角徵羽皆不得過宮而肆清止肆律既欠姑洗至應鍾捌律之清又無變律及變半則較叁拾陸聲少貳拾聲即較之貳拾捌聲少拾貳聲此其爲缺略而不周於用也故朱子於旋宮圖盡爲補明○又按黃鍾無正半則凡黃鍾之清即用變半○又按捌聲雖有而無所用詳見後旋宮圖章下

○黃鍾不復與他律爲役者黃鍾至尊無與並也

此言黃鍾唯於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爲商角徵羽貳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爲役也此與通典變律之說相發明而本志所言有未盡者故列其大要附於此云○漢志

	宮 下生	徵 上生	商 下生	羽 上生	角 下生	變宮 上生	變徵
第壹宮	黃 正	林 正	太 正	南 正	姑 正	應 正	蕤 正
第貳宮	林 正	太 半正	南 正	姑 半正	應 正	蕤 半正	大 半正

[illegible]	太 正	南 正	姑 正	應 正	蕤 正	大 半正	夷 正
[illegible]宮	南 正	姑 半正	應 正	蕤 半正	大 半正	夷 半正	夾 半正
第伍宮	姑 正	應 正	蕤 正	大 半正	夷 正	夾 半正	無 正
第陸宮	應 正	蕤 半正	大 半正	夷 半正	夾 半正	無 半正	中 半正
第柒宮	蕤 正	大 半正	夷 正	夾 半正	無 正	中 半正	黃 半變
第捌宮	大 正	夷 正	夾 正	無 正	中 正	黃 半變	林 變
第玖宮	夷 正	夾 半正	無 正	中 半正	黃 半變	林 半變	太 半變
第拾宮	夾 正	無 正	中 正	黃 半變	林 變	太 半變	南 變
第拾壹宮	無 正	中 半正	黃 半變	林 半變	太 半變	南 半變	姑 半變
第拾貳宮	中 正	黃 半變	林 變	太 半變	南 變	姑 半變	應 變

右旋宮捌拾肆聲之圖第七章章下一條○伍聲陸律拾貳管還相爲宮

孔氏正義曰拾貳辰各自爲宮壹宮各有伍聲拾貳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匝凡陸拾聲○禮運○今按孔氏以本文但云伍聲拾貳管故不及貳變而止爲陸拾聲今增入貳變貳拾肆聲合爲捌拾肆聲自唐以來注皆如此云○附西山蔡氏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爲他律役所用柒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太壹半聲夾姑貳半聲林蕤肆半聲夷南伍半聲無應陸半聲中呂爲拾貳律之窮叁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壹變律大呂貳變律夷則叁變律夾鍾肆變律無射伍變律中呂陸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拾貳律捌拾肆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壹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附按朱子於上章壹注無柒注不用字而謂捌聲不用者蓋此章拾貳宮內所無有者即不用也今用併行壹拼看之者南則單看南看姑則單看姑若此周有正而無正半則其正半爲不用矣有變而無變半則是變半爲不用又或有變半而無變將變亦爲不用固壹壹與前圖相合也但斜行細看見半與變半之用文純雜多寡不同者何故所詳似是因陽地之險非其正居爲貳宮肆宮陸宮故用

斗一劣下王半一爲此圖用自齊用之也又因采宮久宮拾壹宮亦爲陰地之陽復非正居故其劣用正半變半亦猶是也蕤林南應其夷無皆爲他律之下生而本律爲宮其數先少故也若第拾貳宮中呂雖爲無射之上生而本律亦上生黃鍾然其數之少與上陸律乃同例也

	為宮	為商	為角	為徵	為羽
黃	於本律	於無	於夷	於中	於夾
大	本律	應	南	蕤	姑
太	本律	黃	無	林	中
夾	本律	大	應	夷	蕤
姑	本律	太	黃	南	林
中	本律	夾	大	無	夷
蕤	本律	姑	太	應	南
林	本律	中	夾	黃	無
夷	本律	蕤	姑	大	應
南	本律	林	中	太	黃
無	本律	夷	蕤	夾	大
應	本律	南	林	姑	太

畢曲倣此律倣此

拾貳管自本律外爲他律之肆聲者合其律爲調以上黃宮伍調各用本均采聲而以黃鍾起調黃鍾

石陸拾調之圖第八章 陸拾調即前旋宮圖內陸拾聲也其貳變貳拾肆聲非伍聲之下不可爲調故正於陸拾也

鍾律義第二十三 凡六章

旋六之下 古亦無此篇今取管子國語史記漢志之言聲律名義者於前並載上篇所取諸書內之言鍾律數法者條具於後因蔡元定新書定之合爲此篇以釋上篇之義云

補經

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樹今按馬疑當作鳥凡聽宮如牛鳴窌中窌茲效反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今按以鳴下陸字疑衍

凡將起伍音凡首先主壹而叁之肆開以合玖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壹而叁之即肆也以是肆開合於五音玖也又玖之爲捌拾壹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捌拾壹數生黃鍾之宮爲伍音之本叁分而益之以壹爲佰有捌爲徵本捌拾壹益以叁分之壹貳拾柒通前佰有捌是爲徵數○今按佰有捌半之則爲伍拾肆有叁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乘亦叁分之壹也叁分佰捌而去壹餘柒拾貳是商之數也有叁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叁分柒拾貳而益其壹分貳拾肆合爲玖拾陸是羽之數也○今按玖拾陸半之則肆拾捌○

附按此伍聲叁分損益與史記所謂上生下生者正相反徵羽必用半數乃合其本數然則前篇正變倍半章下注朱子所謂以叁分損益之法計之亦適合而於半律又合上生之數者此亦爲其法與

有叁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叁分玖拾陸去其壹分餘陸拾肆是角之數○管子○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史記○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師古曰度大各反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

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玖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玖陸相生陰陽之應也漢志

右明伍聲之義第一章凡三條

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曰律謂陸律陸呂也陽爲律陰爲呂陸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陸呂林鍾中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柒尺有絃繫之以均鍾者度鍾之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

有之○附問國語曰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鍾木長柒尺繫之以絃不知其制云何朱子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著他不曉事愈見鶻突均只是柒均如以黃鍾爲宮便用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柒律自成壹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須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作下壹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拾叁弦壹弦是全律底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拾貳弦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

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也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均平也軌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紀之以叁平之以陸成於拾貳天之道也叁天地人古者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神人以和陸謂平之以陸律也拾貳律呂也陰陽相扶律取妻而呂生子上下相生之數備也天道謂天之大數不過拾貳○今按叁疑謂叁分損益之法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陸氣玖德也拾壹月黃鍾乾初玖也陸者天地之中天有陸氣降生伍味天有陸申地有伍子拾壹而天地畢矣而陸爲中故陸律陸呂而成天道黃鍾初玖陸律之首故以陸律正色爲黃鍾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玖寸徑叁分圍玖分律長玖寸因而玖之玖玖捌拾壹故黃鍾之數立焉爲宮法云九寸之壹得林鍾初陸陸呂之首陰之變管長陸寸陸月之律坤之始也故玖陸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玖爲黃鍾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宜編也陸氣陰陽風雨晦明也玖德玖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拾壹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伍聲爲宮含元處中所以備養陸氣玖德之本也○今按六字之義注雖粗通然似亦大牽合矣小修漢志正作黃字而其他說亦多出此疑此六字本是黃字劉歆時尚未誤至韋昭作注時乃滅其土之半而爲六耳又注云九寸之一亦疑有誤當是去其叁分之壹○附按注言法云玖寸之壹得林鍾初陸夫玖寸之壹是壹寸也黃鍾之壹寸烏能得林鍾哉故朱子疑爲上其叁分之壹乃於文義爲順耳今詳太簇注又言法云玖律之捌大呂注又言法云叁分之貳則是皆據生鍾銜言以玖寸爲黃鍾之數其言之壹指子壹分也雖非有說其文原欠詳明今觀生鍾術大呂注言叁分子數而去壹得貳爲林鍾則於朱子所疑爲去其叁分之壹得林鍾初陸者文畧異而意同也由是第

之由從也第次也次其月也貳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正月太簇乾玖貳也管長捌寸法云玖分之捌太簇言陽氣太簇達於上贊佐也賈唐云太簇正聲爲商故云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明堂月令正月蟄蟲始震叁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叁月姑洗乾玖叁也管長柒寸壹分律長柒寸玖分寸之壹姑潔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爲角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享宴可以納賓也肆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伍月蕤賓乾玖肆也管長陸寸叁分律長陸寸捌拾壹分寸之貳拾陸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爲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靖神人行酬酢也酬勸非報也伍曰夷則所以詠歌玖則平民無貳也柒月夷則乾玖伍也管長伍寸陸分律長伍寸柒伯貳拾玖分寸之肆伯伍拾壹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玖功之則成民之法也使無疑貳也陸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玖月無射乾上玖也管長肆寸玖分律長肆寸陸阡伍伯陸拾壹分寸之陸阡伍伯貳拾肆宣偏也軌道也儀法也玖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

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為之陸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陸閒在陽律之閒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呂為陰律所以佀閒陽律成其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者也伏則不宣散則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者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拾貳月大呂坤陸肆也管長捌寸捌分法云叁分之貳肆寸貳伯肆拾叁分寸之伍拾貳倍之為捌寸分寸之壹伯肆下生律元壹也陰繫於陽以黃鐘為首故曰元閒以陽為首不名其初臣歸功于上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天氣始於黃鐘萌而赤地受之於大呂牙而白成黃鐘之功也貳閒夾鐘出肆隙之細也貳月夾鐘坤陸伍也管長柒寸肆分肆長叁寸貳阡壹伯捌拾柒分寸之壹阡陸伯叁拾貳倍之為柒寸分寸之壹阡柒拾伍隙閒也夾鐘助陽鐘聚曲細也肆隙肆時之閒氣微細者春為陽中萬物始生肆時之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叁時叁而成之故夾鐘出肆時之微氣也叁閒中呂宣中氣也肆月中呂坤上陸也管長陸寸陸分律長叁寸萬玖阡陸伯捌拾叁分寸之陸阡肆伯捌拾柒倍之為陸寸分寸之萬貳阡玖伯柒拾肆陽氣起於中至肆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閒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月正陽之月也肆閒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

純恪也陸月林鐘坤初陸也管長陸寸律長陸寸林衆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為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物和審百事無有僞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敬其職事也伍閒南呂贊陽秀也捌月南呂坤陸貳也管長伍寸叁分律長伍寸叁分寸之壹柒而不實曰秀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陸閒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拾月應鐘坤陸叁也管長肆寸柒分律長肆寸貳拾柒分寸之貳拾壹百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程度毋作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其時則神無姦行物無害生也○國語周語○律拾有貳陽陸為律陰陸為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伍韋昭曰壹叁在上柒玖在下伍為聲聲上宮伍聲莫大焉地之中數陸韋昭曰貳肆在上捌拾在下陸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伍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陸氣元也師古曰孳讀與滋同滋益也萌始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玖唱陸動不居周流陸虛孟康曰黃鍾陽玖林鍾陰陸言陽唱陰和始於子在拾壹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拾貳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師古曰奏進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貳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絜也位於辰在叁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肆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伍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師古曰種物種生之物楙古茂字也種音之勇反位於未在陸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

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師古曰夷亦傷位於申在柒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捌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玖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孟康曰閡臧塞也陰雜陽氣臧塞為萬物作種也晉灼曰外閉曰閡師古曰閡音胡待反位於亥在拾月又曰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他律為宮則有空積若鄭氏分壹寸為數千○漢志

右明拾貳律之義第二章凡二條○拾貳律之名必有深指然國語漢志所言如此文雖附會

凡□本莫今始存之不足深咎也○附按朱子謂國語漢志之□□今然非本莫今卽就二昔言亦此律與彼律無大分別下不揣固陋衍爲臆說未知果有合否夫黃鍾者黃地之色卽謂地也易曰天玄而地黃鍾猶在也謂陽所在也盖王拾壹月壹陽生尚伏在地中然陽已當令故易卦言陽之復來而爲復爲䷗也如是則鍾當從重非鍾鼓之鍾進而太族爲正月泰卦爲䷊自子至寅已成叁陽故言叁陽開泰而爲族且日大者深幸此陽之開泰遂大其辭以壯之興進而姊洗爲叁月辰律爲夬爲䷪洗如官名太子洗馬之洗取先意伍陽遒進微有壹陰在先姑者言指日將此壹陰亦除去不過姑且先之耳此叁律者陽在陽地故由微而弱而盛壹皆欣辛其辭若後叁律則已屬陰地內之陽矣而辭能無異乎蕤賓爲伍月午律爲姤爲䷫時伍陽在上然初爻屬陰則陽已離根脫節陽雖衆也而就陰當令言是陽止爲陰之資矣蕤委蕤柔順但取陰義此於陸畫中繼也壹陰耳至夷則夷如孟子夷考其行之夷謂平也則猶規模也盖未月中律卦爲否爲䷋上固有叁陽而下叁陰叠進規模直與陽爭則陰漸盛矣前太族亦叁陽叁陰而命名又迴不同者推壹爲陽當令壹爲陰當令之故更至無射爲玖月戌律剝卦爲言此雖爲陽實孤弱之至故命名者若爲羣陰告誡因剝勿以壹

陽孤立而起厭射也盖卽剝卦上玖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之意而其爲陽珍惜爲陰警戒者已交王爲矣此則陸陽律說也若陸呂字貳口承乘爲偶卽成陰衆原昔人之名陸呂者以陸陰與陸陽配此其大概耳今詳其實對止叁呂他則仍以鍾名鍾卽指黃鍾之陽乃僅以叁陰兩爻陸陽者得母亦寓陽全陰半之義與大呂爲拾貳月丑律卦爲臨爲䷒其時貳陽生矣乃謂之陰者是言出之肆陰賓夫肆陰則呂爲大矣至於南呂南猶正也陰生於午位屬南故以陰之正者爲南獨是南呂爲捌月酉律卦爲觀爲䷓與大呂問屬肆陰而今持名爲南者何哉盖大呂之肆陰在上矣時則陽當令而漸長不過較肆陰貳陽之數韻肆者爲大耳若南呂則其陰由初進肆正當月令非止肆陰之過乎貳陽也雖其後猶有玖月伍陰拾月陸陰乃昔人命名皆就陽言夫不於陰之極盛者言陰而肆畫卽爲陰盛者可見命名者遠在抑陰故於肆陰之正長而限此以爲陰之正遂曰南呂也乃若中呂何義耶中呂爲肆月巳律卦爲乾爲䷀陸畫皆陽無陰可言矣然而陰陽消長之機瞬息不停陽幾極陰卽生故自肆月初壹至拾伍爲陸陽已極而拾陸以後陰則逐日漸生此其閒初非無呂可言特未成其壹畫耳且此以上巳辰卯寅丑第伍位屬大呂此以下巳午未申酉第伍位屬南

呂因介貳呂中故名中呂而其實自七呂之太蔟此而極衰又自此極衰至南呂而復盛尤可見其爲中也如是則中宜本音不必從舊本作仲字讀至叁鍾之說又何在應鍾爲亥律拾月純坤卦爲䷁反言鍾與中呂肆月純乾反言呂其象同矣然而中者僅記事之辭若細玩應字乃久欲其然而未得至此始快然只今則應爾也將奠堅欣幸之情消極隨切而如見斯陽忽來者故應字亦宜本音不必從舊本作去聲讀也此外爲林鍾夾鍾皆貳陰俱亦同矣然林鍾之貳陰陰當令也夾鍾之貳陰陰不當令也林鍾爲陸月未律卦爲遯爲䷠陰雖用事但幾有貳而陽之數既倍於陰故於陰律衙言陽則日鍾林者衆也謂肆陽蔡然而並雖貳陰當令而何無如此陽何此則與人呂之取象相似矣至若來紅爲貳川卯律卦爲大壯爲䷡律陽正當權而貳陰值消進之時故亦於陰律而言鍾而此更言夾者辭貳陰不敵與陽抗者偷隔以從欣然而來來轉之此與南呂之象亦相似而又義有不同者陽不可失其性而從陰故僅曰南呂陰則可以轉移而從陽故直曰夾鍾也陸陰律之說又如此陽皆令於貳律觀之天地陰陽之氣其消息全見於易卦凡拾貳月運行自子至巳爲陽進自午至亥爲陽退又自午至亥爲陰進自子至巳爲陰退天地之氣固有如是矣而又參以拾貳卦□下有

根者漸漸盛長下無根者漸漸衰息此漸來則彼漸往孰非自然之理然陰陽之大判陽尊而陰卑故易又時有扶陽抑陰之意竊以爲拾貳律命名以此言之則逐字有意各有其義耳○又按或疑易以天道明人事以陰陽消長進退明吉凶故聖人多從淑慝上著意繫以喜陽懼陰之辭若制律呂以候中氣定中聲陰陽分數多寡正要適足無餘欠方能應天地之氣得聲氣之和只有損益相生之法似無所謂扶陽抑陰之義曰陽壹而陰貳陰陽之本體不同陽尊而陰卑陰陽之本分亦異是故凡在人事者皆當有扶陽抑陰之意而後陽不下替陰不上亢陰陽能得其和而可以爲天地之中氣也象之中聲以中氣爲本是正類此扶陽抑陰之義故昔之命名者有取得而諸管分數之多寡卽各繫於其律而名以名其實未始不細與相準也若舍此而取合於損益相生之法試審拾貳律名有壹與之相肖者乎且惟本天道拾貳月陰陽之氣爲言則拾貳律名各自有義毫無紊謀若值以損益相生爲義則下生者共伍律上生者共柒律又將如何細別以爲命名予○又按或又疑此發明雖好恐未必是命名者本義曰觀伏羲畫卦在前而黃帝制律在後且律原準拾貳月以爲陰陽故今卽依拾貳月卦之陰陽以解命名之意頗覺貫通現成至果有合於當年與否已不及起前哲而

壹質之矣

黃鍾之實玖寸〇下生者倍其實得壹拾捌以爲法〇叁分其法得壹者陸爲陸寸以爲林鍾 附按此章明前篇拾貳律第壹擬圖之第壹排也其第貳排史記生鍾分之法者可見前圖圖之次第相生者亦如此〇又必前篇史記叁分去壹者叁分子數加貳倍也然去壹則是祇加壹倍與此下生之倍其實法雖異而實則同至於叁分益壹者叁分加貳倍之後再益其壹共加叁倍與此上生之肆其實者亦爲法異而實同也故自太簇至應鍾肆律無壹不同但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其法之數又不同者何哉蓋此從黃鍾之玖起數而史記從黃鍾之壹起數故也然至太簇又同者因此與史記皆以太簇爲捌故不期同而自同也且此章自太簇以上叁律皆就本身之玖寸陸寸捌寸起數爲法至南呂以下則本身有不齊之餘數皆不可起以爲法故仍用前之整數此尤其所以與史記同者也

林鍾之實陸寸〇上生者肆其實得貳拾肆以爲法〇叁分其法

得壹者捌爲捌寸以爲太簇

太簇之實捌寸〇下生者倍其實得壹拾陸以爲法〇叁其壹得叁以分其法〇用壹拾伍得叁者伍爲伍寸〇餘壹爲叁分寸之壹〇合之爲南呂 附按拾貳律相生皆用叁分爲法者特取畢數盡以倍之肆之之加俱雙數故必叁分之法立乃能遇方而成圓此言叁其壹者卽承上數得壹者之壹言耳又按上於貳拾肆數之內叁分其法得壹者捌爲叁分取壹此於壹拾陸數之內得叁者伍爲伍寸有零蓋上生下生雖異而叁分取壹則同也

南呂之實伍寸叁分寸之壹 計壹拾陸分 〇上生者肆其實得陸拾肆以爲法〇叁其叁得玖以分其法〇用陸拾叁得玖者柒爲柒寸〇餘壹爲玖分寸之壹〇合之爲姑洗 附按此節計壹拾陸分者卽上節云得壹拾陸以爲法者也此又云得陸拾肆者蓋將上文壹拾陸照數加叁倍卽爲肆其實也下皆倣此

姑洗之實柒寸玖分寸之壹 計陸拾肆分 〇下生者倍其實得壹伯貳拾捌以爲法〇叁其玖得貳拾柒以分其法〇用壹伯零捌得貳拾柒者肆爲肆寸〇餘貳拾爲貳拾柒分寸之貳拾〇合之爲應鍾 附按餘貳拾爲貳拾柒分寸之貳拾句其言貳拾柒分者照上得貳拾柒者肆壹句之數也其言之貳拾者照本句上文餘貳拾之數也其言貳拾柒分寸者分壹寸爲貳拾柒數也分壹寸爲貳拾柒數而僅有其貳拾故如此云餘律倣此

應鍾之實肆寸貳拾柒分寸之貳拾 計壹伯貳拾捌分 〇上生者肆其實得伍伯壹拾貳以爲法〇叁其貳拾柒得捌拾壹以分其法〇用肆伯捌拾陸得捌拾壹者陸爲陸寸〇餘貳拾陸爲捌拾壹分寸之貳拾陸〇合之爲蕤賓

蕤賓之實陸寸捌拾壹分寸之貳拾陸 計伍伯壹拾貳分 〇上生者肆其實得貳仟零肆拾捌以爲法〇叁其捌拾壹得貳伯肆拾叁以分其法〇用壹仟玖伯肆拾肆得貳伯肆拾叁者捌爲捌寸〇餘壹伯零肆爲貳伯肆拾叁分寸之壹伯零肆〇合之爲大呂 附按蕤賓生大呂之數與前篇第貳排史記不合以此上生而史記去壹則爲下生也然朱子舊法新法貳章皆從此可知此爲是〇又按本圖自黃鍾至應鍾下生上生皆相閒惟應鍾蕤賓連用兩上生者此卽其與史記別者也又按史記損益之法損亦是益與此不同說見後黃鍾生拾壹律數章之末倘此圖於蕤賓之生大呂亦用下生則至後中呂其數大減於今又烏能生黃鍾變律而合其數且前篇第壹章之說並因子午之西陸律皆上生子午之東伍律皆夾生故此章自此以後蕤賓夾則無射在西必皆上生大自夾鍾在東必皆下生而後盡與日合也

大呂之實捌寸貳伯肆拾叁分寸之壹伯零肆 計貳仟零肆拾捌分 〇下生

倍其實得肆阡零玖拾陸以爲法〇叄其貳伯肆拾叄得柒伯貳拾玖以分其法〇用叄阡陸伯肆拾伍得柒伯貳拾玖者伍爲伍寸〇餘肆伯伍拾壹爲柒伯貳拾玖分寸之肆伯伍拾壹〇合之爲夾則附按此節之數郤與史記合以此下生而史記又上生也蓋上節此加叄倍史記祗加壹倍故不同至此節又史記加叄倍此祗加壹倍故仍同也此節以下文夾則生夾鍾復不同而夾鍾生無射又同至無射生中呂仍不同也至中呂生黄鍾之變史記則無之

夾則之實伍寸柒伯貳拾玖分寸之肆伯伍拾壹計肆阡零玖拾陸分〇上生者肆其實得壹萬陸阡叄伯捌拾肆以爲法〇叄其柒伯貳拾玖得貳阡壹伯捌拾柒以分其法〇用壹萬伍阡叄伯零玖得貳阡壹伯捌拾柒者柒爲柒寸〇餘壹阡零柒拾伍爲貳阡

壹伯捌拾柒分寸之壹阡零柒拾伍〇合之爲夾鍾

夾鍾之實柒寸貳阡壹伯捌拾柒分寸之壹阡零柒拾伍計壹萬陸阡叄伯捌拾肆分〇下生者倍其實得叄萬貳阡柒伯陸拾捌以爲法〇叄其貳阡壹伯捌拾柒得陸阡伍伯陸拾壹以分其法〇用貳萬陸阡貳伯肆拾肆得陸阡伍伯陸拾壹者肆爲肆寸〇餘陸阡伍伯貳拾肆爲陸阡伍伯陸拾壹分寸之陸阡伍伯貳拾肆〇合之爲無射

無射之實肆寸陸阡伍伯陸拾壹分寸之陸阡伍伯貳拾肆計叄萬貳阡柒伯陸拾捌分〇上生者肆其實得壹拾叄萬壹阡零柒拾貳以爲法〇叄其陸阡伍伯陸拾壹得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叄以分其法〇用壹拾壹萬捌阡零玖拾捌得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叄者陸爲陸寸〇餘壹萬貳阡玖伯柒拾肆爲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叄分寸之壹萬貳阡玖伯柒拾肆〇合之爲中呂

中呂之實陸寸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叄分寸之壹萬貳阡玖伯柒拾肆計壹拾叄萬壹阡零柒拾貳分〇上生者肆其實得伍拾貳萬肆阡貳伯捌拾捌以爲法〇叄其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叄得伍萬玖阡零肆拾玖以分其法〇用肆拾柒萬貳阡叄伯玖拾貳得伍萬玖阡零肆拾玖者捌爲捌寸〇餘伍萬壹阡捌伯玖拾陸爲伍萬玖阡零肆拾玖分寸之伍萬壹阡捌伯玖拾陸〇合之爲黄鍾之變

右律寸舊法第三章本周禮鄭玄注及杜佑通典法推之定爲此數〇附按鄭氏杜氏皆以拾數此章名舊法者以此

黄鍾之實玖寸〇叄分其實得叄以爲法〇下生者倍其法得陸寸以爲林鍾附按此章明前第壹橫圖之第肆排也〇又按此新法叄分其實而取壹以爲法則下生之倍其法者乃是於叄分存其貳夫於叄分有其貳即隱然於叄分損其壹也至下文上生之肆其法者又明於叄分外再益以壹分益與前史記叄分損壹叄分益壹之法迹異實同耳然此但就本數內行叄分損益之法較上章舊法必先虛立數外之數者其算法似切實而緊捷或疑舊法之下生不分其實爲叄反倍之成陸何也曰此先虛立壹半於內矣則後雖取加數叄分之壹實爲取本數叄分之貳仍與此叄分而存其貳者同也若其上生又於應叄分者再加叄倍是已待其數爲肆全分使將叄分者皆然各益叄分之壹矣故其後叄分之而取壹能與新法術數無不同而法似又巧焉然舊法之零數算雖確而難準新法之立其意應先在斯與〇又按算法若更欲簡質則黄鍾之實第玖寸叄分之其壹得叄於玖寸而損其叄即陸也林鍾之實

[illegible]寸叁分之其壹得貳[illegible]陸寸而益以貳卽捌也

林鍾之實陸寸〇叁分其實得貳以爲法〇上生者肆其法得捌寸以爲太簇

太簇之實捌寸〇叁分其實得貳寸陸分以爲法〇下生者倍其法得伍寸叁分以爲南呂（凡言分者皆玖分寸之壹）

南呂之實伍寸叁分〇叁分其實得壹寸柒分以爲法〇上生者肆其法得肆寸貳拾捌分（應收貳拾柒分爲叁寸）〇合之得柒寸壹分以爲姑洗

姑洗之實柒寸壹分〇叁分其實得貳寸叁分叁釐以爲法〇下生者倍其法得肆寸陸分陸釐以爲應鍾（凡言釐者皆玖分分之壹）

應鍾之實肆寸陸分陸釐〇叁分其實得壹寸伍分貳釐以爲法〇上生者肆其法得肆寸貳拾分捌釐（應收壹拾捌分爲貳寸）〇合之得陸寸貳分捌釐以爲蕤賓

蕤賓之實陸寸貳分捌釐〇叁分其實得貳寸零捌釐陸毫以爲法〇上生者肆其法得捌寸叁拾貳釐貳拾肆毫（應收貳拾柒釐爲叁分又收壹拾捌毫爲貳釐）〇合之得捌寸叁分柒釐陸毫以爲大呂（凡言毫者皆玖分釐之壹）

大呂之實捌寸叁分柒釐陸毫〇叁分其實得貳寸柒分貳釐伍毫以爲法〇下生者倍其法得肆寸拾肆分肆釐拾毫（應收玖分爲壹寸收玖[illegible]壹釐）〇合之得伍寸伍分伍釐壹毫以爲夷則

夷則之實伍寸伍分伍釐壹毫〇叁分其實得壹寸柒分柒釐陸毫叁絲以爲法〇上生者肆其法得肆寸貳拾捌分貳拾捌釐貳拾肆毫拾貳絲（應收貳拾柒分爲叁寸又收貳拾柒釐爲叁分又收拾捌毫爲貳釐又收玖絲爲壹毫）〇合之得柒寸肆分叁釐柒毫叁絲以爲夾鍾（凡言絲者皆玖分毫之壹）

夾鍾之實柒寸肆分叁釐柒毫叁絲〇叁分其實得貳寸肆分肆釐貳毫肆絲以爲法〇下生者倍其法得肆寸捌分捌釐肆毫捌絲以爲無射

無射之實肆寸捌分捌釐肆毫捌絲〇叁分其實得壹寸伍分捌釐柒毫伍絲陸忽以爲法〇上生者肆其法得肆寸貳拾分叁拾貳釐貳拾捌毫貳拾肆絲貳拾肆忽（應收壹拾捌分爲貳寸又收貳拾柒釐爲叁分又收

貳拾柒毫爲叁釐又收壹拾捌絲爲貳毫又收壹拾捌忽爲貳絲）〇合之得陸寸伍分捌釐叁毫肆絲陸忽以爲中呂（凡言忽者皆玖分絲之壹〇附按前謂本身損壹益壹其法簡質者如此無射本身之數爲肆寸捌分捌釐肆毫捌絲叁分之其壹爲壹寸伍分捌釐柒毫伍絲陸忽此應叁分益壹以無射本身之數益此壹寸伍分云云之數卽得後陸寸伍分捌釐叁毫肆絲陸忽以爲中呂也不煩其間又用肆其法者以爲推算朱子仍依他舊法之規矩然已提叁分之法於倍與肆之前也〇又按此分釐毫絲忽朱子皆是以玖算上所云簡質之法須以玖算之乃合）

中呂之實陸寸伍分捌釐叁毫肆絲陸忽〇叁分其實得貳寸壹分捌釐柒毫壹絲伍忽以爲法〇上生者肆其法得捌寸柒分捌釐壹毫陸絲貳忽以爲黃鍾之變

右律寸新法第四章（本太史公律書生鍾分蔡元定以寸分釐毫絲忽約之得此法〇附按太史及蔡氏皆以玖數之此章名新法者以此〇又按或疑上章單言分此言釐毫絲忽則亦不同矣曰於壹分分之爲拾數則）

亦釐爲伯數則亦毫千數亦絲萬數亦忽也但上章除本寸餘數爲某某內之某某單照上數尚有虛包單照下數則脫去其母矣推于上之餘數總計之以何數爲壹分則不及分者以釐算不及釐者以毫算又皆以玖數作滿將此章每律之數即各從上章本律之數算來而自無不同矣今朱子則悉從上壹律往下推然其妙尤在改上章之拾而用玖遂使所分皆得整齊耳

子壹 附按此章明前篇第壹橫圖之第貳排也 黃鍾之律

丑叁 爲絲法

寅玖 爲寸數

卯貳拾柒 爲毫法

辰捌拾壹 爲分數

巳貳伯肆拾叁 爲釐法

午柒伯貳拾玖 爲釐數

未貳阡壹伯捌拾柒 爲分法

申陸阡伍伯陸拾壹 爲毫數

酉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叁 爲寸法

戌伍萬玖阡零肆拾玖 爲絲數

亥壹拾柒萬柒阡壹伯肆拾柒 黃鍾之實

右黃鍾寸分數法第五章 蔡元定曰案黃鍾玖寸以叁分爲損益故以叁數歷拾貳辰得壹拾柒萬柒阡壹伯肆拾柒爲黃鍾之實其拾貳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陸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陸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玖數故玖絲爲毫玖毫爲釐玖釐爲分玖分爲寸玖寸爲黃鍾蓋黃鍾之實壹拾柒萬柒阡壹伯肆拾柒之數以叁之絲法約之爲絲者伍萬玖阡零肆拾玖以貳拾柒之毫法約之爲毫者陸阡伍伯陸拾壹以貳伯肆拾叁之釐法約之爲釐者柒伯貳拾玖以貳阡壹伯捌拾柒之分法約之爲分者捌拾壹以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叁之寸法約之爲寸者玖由是叁分損益以生拾壹律或曰徑圍之分以拾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玖爲法何也曰以拾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玖爲法者因叁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拾而取玖相生者約拾而爲玖即拾而取玖者體之所以立約拾而爲玖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拾壹律也○附按蔡氏謂爲絲者伍萬玖阡零肆拾玖今以下章之戌觀之其數同下即注云壹爲壹絲又謂爲毫者陸阡伍伯陸拾壹以下章之申觀之下即注云壹爲壹毫又謂爲釐者柒伯貳拾玖觀下章之午即注云壹爲壹釐謂爲分者捌拾壹觀下章之辰即注云壹爲壹分謂爲寸者玖觀下章之寅即注云壹爲壹寸蓋仔細按之無不確實而貫串也然寸法必用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叁之數者又何居殆仍從黃鍾之實數推算也今詳玖寸爲壹拾柒萬柒阡壹伯肆拾柒則壹寸即爲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叁下而壹分自爲貳阡壹伯捌拾柒又下而壹釐自爲貳伯肆拾叁而壹毫爲貳拾柒壹絲爲叁皆其法之天然不可易者惟推至於叁而得絲遂以絲名其法然叁爲黃鍾積數之頭名爲絲法而與絲數不相離固

矣而絲數必爲伍萬玖阡零肆拾玖者又何居蓋祇此黃鍾耳以寸言之則玖寸也若以分言之則捌拾壹分也若又以釐言則爲柒伯貳拾玖釐又以毫言之則爲陸阡伍伯陸拾壹毫至更以絲言自爲伍萬玖阡零肆拾玖絲蓋亦皆天然之數不可稍易者也但黃鍾之法由後而倒推於前黃鍾之數由前而順推於後而又以黃鍾之律之壹與黃鍾之實之壹拾柒萬柒阡壹伯肆拾柒者既爲黃鍾全數之大起止且各爲其法數之本使法與數皆由此推而往來之交錯即終始之貫通仍共成壹秩然次第者其始宇宙之大文也與○又按數與法今指爲不相離者如絲數爲伍萬玖阡零肆拾玖及絲法爲叁乃合叁箇伍萬玖阡零肆拾玖即是壹拾柒萬柒阡壹伯肆拾柒也又寸數爲玖寸法爲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叁乃合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叁簡玖又即是壹拾柒萬柒阡壹伯肆拾柒也其餘分絲毫皆倣此故曰數與法不相離此即前蔡氏之說再壹發明使其義宜朗

子壹分 壹爲玖小○附按此亦明上章前篇第貳排之圖而此章又爲第肆排所約定之法而數皆與之楷合也蓋上章單錄分以上之數此則兼錄分以下之數夫分以上之數單言黃鍾故注其圖者其數俱合黃鍾之玖寸若分以下之數乃前篇

□內叁分損益則丑爲林鍾寅太簇卯南呂辰姑洗巳應鍾□賓云云也雖自卯以下其數已不能齊然即以本注算其大數而以所餘者算小數亦無不合如下文午爲蕤賓注云捌拾壹爲壹寸則午之柒伯貳拾玖分者捌玖柒伯貳拾壹玖如玖乃是玖箇捌拾壹故曰合黃鍾之玖寸也至其分下數之首蕤賓亦以此捌拾壹算之將伍伯壹拾貳者陸捌肆伯捌拾文壹陸如陸爲陸寸而原伍伯之數除肆伯捌拾陸則剩壹拾肆合原零數壹拾貳爲貳拾陸數觀注玖爲壹分則貳玖壹拾捌爲貳分餘捌觀注壹爲壹釐則捌爲捌釐檢前篇第壹横圖第肆排內蕤賓之數卽陸寸貳分捌釐故曰於他律亦無不合也前後律皆倣此

丑叁分貳　壹爲叁寸

寅玖分捌　壹爲壹寸

卯貳拾柒分壹拾陸　叁爲壹寸〇壹爲叁分

辰捌拾壹分陸拾肆　玖爲壹寸〇壹爲壹分

巳貳伯肆拾叁分壹伯貳拾捌　貳拾柒爲壹寸〇叁爲壹分〇壹爲叁釐

午柒伯貳拾玖分伍伯壹拾貳　捌拾壹爲壹寸〇玖爲壹分〇壹爲壹釐

未貳阡壹伯捌拾柒分壹阡零貳拾肆　貳伯肆拾叁爲壹寸〇貳拾柒爲壹分〇叁爲壹釐〇壹爲叁毫

申陸阡伍伯陸拾壹分肆阡零玖拾陸　柒伯貳拾玖爲壹寸〇捌拾壹爲壹分〇玖爲壹釐〇壹爲壹毫

酉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叁分捌阡壹伯玖拾貳　貳阡壹伯捌拾柒爲壹寸〇貳伯肆拾叁爲壹分〇貳拾柒爲壹釐〇叁爲壹毫〇壹爲叁絲

戌伍萬玖阡零肆拾玖分叁萬貳阡柒伯陸拾捌　陸阡伍伯陸拾壹爲壹寸〇柒伯貳拾玖爲壹分〇捌拾壹爲壹釐〇玖爲壹毫〇壹爲壹絲

亥壹拾柒萬柒阡壹伯肆拾柒分陸萬伍阡伍伯叁拾陸　壹萬玖阡陸伯捌拾叁爲壹寸〇貳阡壹伯捌拾柒爲壹分〇貳伯肆拾叁爲壹釐〇貳拾柒爲壹毫〇叁爲壹絲〇壹爲叁忽〇附按前律寸首法新法然章叁分損壹益壹實落之數與此叁分損壹益壹者絕不同蓋前貳章法雖畧不同然實皆叁分其本身而損益之故損固實損益亦不多自黃鍾玖寸而下共數秖有減少也若史記此法則下截之數皆從上條下截之數推求而在本數之外先加貳倍以行叁分之損益而損卽加壹倍益更加叁倍故自子之壹數至亥幾歷拾貳位直增至陸萬伍阡伍伯叁拾陸也

右黃鍾生拾壹律數第六章

壹拾柒萬柒阡壹伯肆拾柒之數見於漢前後志然未見其所用之實故今特存於此以備轉寫之誤而便參考焉〇附或問算到拾柒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朱子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文未知可用與否耳節伍聲須是知首律之人與審驗過方見得〇西山蔡氏曰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莫適爲準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壹分以爲壹管皆即以其長權爲玖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拾壹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推尺之求多考之金石文參之秬黍夫金石真僞固難盡信若秬黍大小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權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以之求律大豈可得哉

東甌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詩樂第二十四 凡十二章

學禮七 古亦無此篇而大樂遺聲其絕久矣今取世傳唐開元十二詩譜補之以粗見其仿佛然亦未知其果有以合於古之遺聲否也

補經

傳曰十有五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 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 二十而冠舞大夏 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三舞今皆亡○〔內則〕

小雅

傳曰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學記〕○今按鄉飲酒及燕禮皆歌此三篇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六笙詩本無詞聲亦不傳

呦清黃呦南鹿蕤鳴姑食南野姑之太苹黃我蕤有林嘉應賓南鼓林瑟南吹清黃笙林吹蕤笙林鼓南簧黃姑承應筐清黃是姑將南人林之南好黃我姑示林我南周清太行清黃○　呦黃呦姑鹿蕤鳴姑食林野南之清太蒿清黃我林有南嘉應賓清黃德南音蕤孔姑昭林視姑民南不清黃恌姑君應子清黃是姑則蕤是姑傚南我林有南旨黃酒姑嘉林賓南式應燕南以清太敖清黃○　呦黃呦姑鹿太鳴黃食太野黃之蕤芩姑我蕤有南嘉應賓南鼓林瑟南鼓清黃琴林鼓蕤瑟林鼓南琴姑和應樂清黃且姑湛南我林有南旨黃酒姑以林燕南樂黃嘉應賓南之清太心清黃

鹿鳴三章章八句黃鍾清宮 俗呼正宮○附按此即前篇陸氏所謂以黃鍾爲宮者是也其詩歌中用七聲律法味詳俟知者考之舊本拾遺詩中缺入律字今據朱子詩傳遺說本中所載補之

四黃牡姑騑蕤騑姑周太道黃倭蕤遲姑豈林不南懷應歸清黃王蕤事姑靡林盬南我林心黃傷應悲清黃○　四黃牡姑騑林嘽南嘽應駱南駱清太馬清黃豈蕤不林懷應歸南王蕤事姑靡太

盬黃不林遑姑啟太處黃○　翩清黃翩姑者林鵻南載姑飛應載林下南集蕤于南苞蕤栩林王太事黃靡蕤盬姑不林遑南將清太父清黃○　翩清黃翩姑者蕤鵻姑載林飛應載林止南集林于南苞蕤杞姑王蕤事姑靡林盬南不黃遑蕤將太母黃○　駕黃彼太四黃駱姑載林驟南駸清黃駸林豈林不南懷應歸黃是太用黃作蕤歌姑將應母黃來清太諗清黃

四牡五章章五句黃鍾清宮 俗呼正宮

皇黃皇南者林華南于林彼姑原林隰南駪蕤駪林征蕤夫姑每應懷南靡清太及清黃○　我黃馬姑維蕤駒姑六清黃轡姑如林濡南載林馳南載黃驅姑周蕤爰姑咨太諏黃○　我清黃馬林

騏應謀清黃六林轡南如蕤絲姑載太馳南載蕤驅林周應爰黃
咨清太謀清黃〇　我清黃馬林維應駱南六蕤轡姑沃林若南載蕤
馳南載蕤驅林周黃爰姑咨太度黃〇　我黃馬南維應駰清黃
六清黃轡姑既林均南載林馳清載黃驅姑周應爰南咨清太詢清黃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魚清黃麗姑于蕤罶姑鱨太鯊黃君蕤子林有應酒南旨林且南
多清黃〇　魚黃麗姑于太罶清黃魴蕤鱧姑君蕤子林有蕤酒姑
多蕤且林旨黃〇　魚清黃麗清太于應罶清黃鰋林鯉南君蕤子姑
有林酒南旨林且南有清黃〇　物清黃其姑多應矣南維蕤其姑
嘉林矣南〇　物蕤其林旨蕤矣姑維南其蕤偕姑矣林〇

物黃其太有黃矣姑維應其南時太矣清黃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南清黃有林嘉應魚南烝應然南罩姑罩南君林子南有蕤酒姑
嘉應賓清黃式林燕南以清太樂清黃〇　南清黃有南嘉蕤魚姑烝蕤
然姑汕林汕南君林子南有黃酒姑嘉黃賓姑式太燕黃以南
衎清黃〇　南清黃有清太樛應木南甘清黃瓠林纍南之清黃君黃子太
有黃酒姑嘉清太賓清黃式應燕南綏清太之清黃〇　翩黃翩太者黃
鵻姑烝林然南來蕤思姑君清黃子姑有林酒南嘉蕤賓姑式太
燕黃又南思清黃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臺北應山南有清太萊清黃樂應只清黃君應子南
邦林家南之清黃基林樂蕤只林君南子姑萬清黃壽姑無太期黃
〇　南黃山姑有蕤桑姑北黃山姑有太楊黃樂蕤只林君應
子南邦林家南之黃光林樂應只清黃君蕤子姑萬林壽南無清太
疆清黃〇　南清黃山林有應杞南北林山南有清太李清黃樂應只清黃
君應子南民南之蕤父姑母林樂蕤只林君蕤子姑德蕤音姑
不太已黃〇　南黃山太有黃栲姑北南山蕤有姑杻林樂蕤
只林君應子南遐林不南眉清太壽清黃樂應只清黃君蕤子姑德應
音南是林茂清黃〇　南清黃山姑有蕤枸姑北應山黃有清太楰清黃
樂應只清黃君應子南遐南不蕤黃姑耇林樂蕤只姑君蕤子姑

保清黃艾南爾林後清黃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黃鍾清宮俗呼正宮

周南國風

傳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詩序〇今按鄉飲酒及鄉射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亦云遂歌鄉樂亦即此六篇也鄭氏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皆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

關清黃關南雎林鳩南在黃河姑之太洲黃窈林窕南淑清黃女姑
君清黃子林好南逑清黃〇　參清黃差南荇林菜南左林右南流蕤

之清黃窈中窕林淑無女姑寤太寐姑求太之清黃求清黃之南不林
得南寤姑寐中思南服林悠姑哉中悠姑哉太輾清黃轉南反無
側清黃〇　參清黃差無荇南菜林左清太右林采南之清黃窈姑窕中
淑林女南琴林瑟姑友太之姑參太差黃荇姑菜林左林右姑
芼林之南窈清黃窕南淑林女清太鐘黃鼓南樂無之清黃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〇

補陞拾調圖中黃鐘於無射爲商所謂黃鐘商調以黃鐘起調黃鐘畢曲者也　附按此即龍

葛黃之太覃姑兮太施太于姑中太谷黃維中葉南萋無萋太
黃南鳥無于南飛林集中于林灌無木太其清黃鳴南喈無喈清黃
〇　葛清黃之清太覃林兮清黃施林于南中無谷清黃維林葉南莫南

莫南是黃刈姑是太濩姑爲林絺姑爲太綌姑服太之姑無太
斁莫〇　言清黃告姑師南氏林言林告姑言太歸黃薄黃汙姑
我太私姑薄姑澣中我林衣南害南澣林害無否太歸清黃寧南
父林母黃

葛覃三章章六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采清黃采姑卷林耳南不林盈姑頃林筐南嗟中我林懷無人太
寘黃彼姑周太行黃〇　陟清黃彼無崔南嵬林我林馬姑虺南
隤林我中姑林酌南彼無金姑罍太維清太以林不南永無懷清黃
〇　陟清黃彼姑高南岡林我林馬姑玄南黃林我姑姑太酌姑
彼清黃兕太觥姑維清黃以林不南永無傷清黃〇　陟清黃彼南砠清黃
矣林我黃馬姑瘏太矣黃我中僕姑痡林矣南云清黃何南吁無
矣清黃

卷耳四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維黃鵲姑有中巢林維清黃鳩無居南之林之中子林于無歸太
百清黃兩林御南之清黃〇　維黃鵲林有南巢林維林鳩姑方太
之黃之林子黃于林歸姑百太兩黃將太之黃〇　維清黃鵲無
有南巢林維南鳩林盈南之清黃之清黃子南于姑歸林百清太兩林
成南之清黃

鵲巢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于清黃以南采林蘩南于林沼姑于太沚姑于黃以姑用太之姑

公清黃侯南之無事黃〇　于清黃以林采黃蘩南于太澗黃之太
中姑于姑以南用林之南公清黃侯南之清太宮清黃〇　被清黃之清太
僮南僮林夙清太夜林在南公清黃被黃之姑祁太祁姑薄林言南
還無歸清黃

采蘩三章章四句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于黃以南采林蘋南南姑澗林之南濱林于林以姑采中藻林
于黃彼姑行太潦黃〇　于黃以姑盛太之姑維清黃筐南及林
筥南于林以姑湘中之林維林錡南及無釜黃〇　于清黃以南
奠黃之姑宗林室姑牖太下黃誰中其南尸無之林有清黃齊南
季無女黃

采蘋三章章四句 無射清商 俗呼越調

右風雅拾貳詩譜 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十聲做挾晉志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二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今按大戴禮頗有闕誤其篇目都數皆不可考至漢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或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爲此也竊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什可歌無復樂闕之嘆矣夫其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以亦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者考其得失云○附按朱子曰趙子敬送到小雅樂歌以黃鐘清爲宮此便非古清者半聲也古者十二律外有十二子聲又有變聲六謂如黃鐘之正聲而用其子聲故漢

書云黃鐘不與他律爲役者此也若用清聲爲宮則本聲輕清而高餘聲重濁而下矣今詳此譜黃鐘最長若以他律爲宮用黃鐘爲商角徵羽則以清聲代之以避陵慢蓋清聲半律短於他律其聲小於他律之聲故可用也若用爲宮則他正律爲之商角徵羽者又長於此半律而聲大相陵此便不可以是見黃鐘清爲宮其非古法可知竊又謂如後世論樂只有四律清聲則黃清爲宮其下六聲所用者正律便有此病若因十二律皆有子聲則所用皆以半律而其聲之輕重高下自有次序不患相陵然亦有所不可者蓋以清聲爲宮則一均七聲無一正律之聲而樂絕過清遠于古矣況自此推於十二律清聲皆可起宮取用變半圭于最末一宮七聲愈清愈高至成後世繼靡淫淫古今樂之變正原于此故斷然非古法不可用也○又按上一條朱子今按內言篇目都數都字疑有誤

禮樂義第二十五 一章

學禮八 古無此篇今取小戴樂記中通論禮樂大指者爲此篇以通釋禮樂之義○附按此篇舊本名禮樂記今改[redacted]禮樂義者依前諸釋義名例也取記之文不仍記之名[redacted]以見此處立篇之意一以避後篇樂記名號

補經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好呼報反惡烏路反下并同○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附按物至知知謂當物之來以吾性之能知者知之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誘猶導也引也躬猶已也理猶性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窮人欲言無所不爲 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知知義反○附劉氏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爲情也好善惡惡道心之知覺原于義理者也好姸惡醜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而

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不能爲主宰人心危物交物而引之矣不能反躬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天理滅矣況以無節之好惡接乎無窮之物感則心爲物役違禽獸不遠矣違禽獸不遠則爪剛者決力强者奪此所以爲大亂之道也○附按樂記註疏膚陋舊本此節惟存註文今采取諸家說輯補之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 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疏曰人爲猶爲人也○今按人爲之節言人人皆爲之節也 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衰七雷反樂音洛冠古亂反笄音雞食音嗣○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附劉氏曰禮節其心所以使之無過由中以應外也樂和其聲所以使之無乖制外以安內也和之使平亦所以節之使止息是爲之節由是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刑以防其忿肆而使禮樂之法無敢廢○嚴陵方氏曰四者之理交相通達而無悖於人情則王者之治道備矣○附按原禮樂之初本爲節性防情而設此直從性情源流說下節其好惡之情即所以

復其天命之正性命以是而正王道以是而行此最是禮樂本義○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欲其並行斌斌然○補注東滙陳氏云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樂之以相資爲用者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等階級也○附余聖周氏曰禮之所爲異者存乎義樂之所爲同者見乎文義立則貴賤有等文同則上下能和有禮有樂所以平好惡好之者則所好者賢惡之者則所惡者不肖此賢不肖所以別惡之必至於刑禁好之必至於爵舉有罰有賞則政之所均由禮樂以善刑政復由仁義以篤禮樂愛之以仁敦其和也則相敬而不至於離正之以義厚其別也則相親而不至於流禮樂之道行而刑政舉仁義施如此則民治行矣○附按自此以下皆以禮樂兩兩相對發明分說合說分者體之專主也合者明其相濟也反覆推衍其義而弁歷及其功用之極○樂由

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文猶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以豉反○易簡若于清廟大饗然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至猶達也行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長丁丈反○賓協也試用也○附子容應氏曰樂之和蘊於心由中出者和氣之充積而流動於外也禮之儆動於容自外作者威儀之周旋而曲將其內也中出者重發於心外雖五聲八音成文而中之純一者不可散也故主靜外作者重制於事中雖一誠篤實爲本而外之設飾者不可略也故主文○萬宗邵氏曰中出而靜外作而文此禮樂之用也必易必簡又推其本而言之大樂者性之和六禮者性之中以一性之和爲樂則和之外無他事如清廟之瑟豈不易乎以一性之中爲禮則中之外無煩文如大饗之禮豈不簡乎○用之陳氏曰易者樂之至簡者禮之至樂至者惟極和而已禮至者惟極順而已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天下之心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劉氏曰達者徹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親父子序長幼則家齊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親長吾長以及人長是謂以合親明序者敬四海之內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夫而後樂之效能達故於樂言及天子無可怨者而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之能王於達者文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附按或疑劉氏順本文立解於文義似不安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曰上文中出外作靜文易簡皆先禮後樂言即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仍是就禮樂言其理耳此二段方就天子身上以樂之達不達禮之行不行驗之而又以行禮爲達樂之本以見教化本於躬行之意是記之原文取義既精且古人立言文勢不拘一體必王義有難通處乃不得不更覺應氏之說反爲淺率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補注天地於萬物生之以和成之以節先王之大禮致中大樂致和與天地之化育同和同節和故百物不失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成物有功報焉○補注惟與天地同和故大樂作而百物不失惟與天地同節故大禮行而祀天祭地二故字之義是如此不失猶言遂其性也明則有禮樂教人者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

也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五帝德說黃帝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君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附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附按注引易與今本義之段落句讀俱不合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附按如此二字又承上和節將禮樂與鬼神合並謂同和同節自是以明之禮樂與幽之鬼神質之而無疑如此則四海之內羣然感此禮樂無不合敬同愛矣如此二字乃言制禮作樂之大本而爲盡善之禮樂也合同字貼四海言其廣大而盡一也下二合字則貼事與文言與此不同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沿悅專反○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沿或作緣故事與時並舉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爲名在其功也偕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功○附晁仲黃氏曰事文禮樂之迹也敬愛禮樂之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立本有情趨時有迹情大也不可易者也故在所因而曰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迹時出

不同者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事與時並名與功偕○萬宗邵氏曰事謂文質損益之類以從時宜名謂咸韶濩武之類以象成功
情同而事與名雖異不害其爲同也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
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
裼襲禮之文也綴丁劣反簠音甫簋音軌還音旋裼思力反○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故知禮
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述謂訓其義也○補注情謂上禮樂之情同上文器與文
皆文也知禮樂之情同何以能作蔡氏曰樂固由陽來禮固由陰作但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眞有二
物禮之和卽是樂樂之節卽是禮亦非判然二物也既知禮樂之所以爲二又知禮樂之所以爲一則於禮樂之體用無不達矣周
氏曰鐘鼓簠簋之類器也而其所以爲器者情也屈伸升降之類文也而其所以爲文者情也所謂情者性命之理而已矣作
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附按用之陳氏曰情寓於象質之微而難知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知其情者能
作之於未有因情以作其文非神知不能與於此識其文者能述之於已然因文以述其情非明照亦不能與於此今詳聖探禮樂

之本明察禮樂之用從本而言只是一箇愛敬情深而已止此是作之道言用則時事功名衆著於器與文之間者皆其文之明而
極其殊異之致亦莫非道之發用所在也苟得其本之一以達其用之殊其於禮樂本末精粗一以貫之矣明聖者述
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羣物皆別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附劉氏曰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
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言法天地也○附朱子曰樂由
天作爲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過制則亂過作則暴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明
于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附劉氏曰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皆壞矣過作則失其和如
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矣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而不過制不過作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欣喜歡愛樂之官也論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
順禮之制也質猶本也若夫禮樂之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社
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言情官質制則先王所專也○附朱氏曰樂以欣喜歡愛
爲主而其本則發於心之和禮以莊敬恭順爲制而其原則出於心之誠論倫與中正對論猶倫詩靈臺篇於論鐘鼓是也論倫無
患謂倫類相接之地胞愛篤摯無一毫乖戾之氣此樂之本也○嚴陵方氏曰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
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也金石聲音特樂而已而統禮爲言者凡行禮然後用樂用樂所以成禮也○彥醇
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內外相應本末具舉皆不出於一人之身而到得發之金石聲音用事宗廟社稷山川鬼神則由一人之身而
與天下共之然後禮樂之道達而君人之職備○附按此以和序言禮樂之本卽所謂同和同節合敬同愛者序與節義相因論倫
無患四語以愛言中正無邪四語以敬言情與質愛敬之實于中者官與制愛敬之具于事者官爲主事之義制亦制事之義在道
爲和在心爲愛在道爲序在心爲敬理本一致故以是爲興禮樂之本而在聲音事爲之先也○王者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其
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辯音遍○辯徧也○附嚴陵方氏曰樂以象其功故其功大者

其樂備禮以飾其治故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亨普衡反○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
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附用之陳氏曰文武之舞不全非所以爲備樂腥孰之薦不兼非所以爲具禮故周官以六代文武
之舞爲大合樂禮運以毛血腥熟合亨爲禮之大成變具言達者禮不具不足爲天下之通禮也五帝殊時不相
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附慶源輔氏曰帝王禮樂各隨其治與功而制作之故皆因
時世殊異不相沿襲也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粗余郁反○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
在儉嗇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敦厚也○附萬宗邵氏曰
樂固貴於備然備非極之謂禮固貴於具然具非粗之謂○希聖周氏曰樂出於人情之所樂則其敝也過故樂極則憂禮出於人
情之所難則其敝也不及故禮粗則偏敦篤於樂而無憂敦而不極也備全乎禮而不偏備而非粗也是無過與不及之敝○臨按
此條言禮樂之用卽所謂事與時並名與功偕者事功以廣大爲美禮樂以備具爲盛而各盛之中文必無敝而盡善乃爲克極其

義用之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爲異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爲同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長丁丈反近附近之近〇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敦音純別彼列反下同〇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〇今按神陽也鬼陰也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官猶事也謂各得其事〇附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之意也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焉以天地流行之氣言之春生夏長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即近於樂秋斂冬藏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即近於禮可知樂之敦和者厚其氣之同而率神以達氣之伸爲從乎天之一類禮之別宜者辨其質之異而居鬼以斂氣之屈爲從乎地之一類故聖人即作樂以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合天之成物禮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生地成之爲主於兩間者已各得其職矣官猶主也蓋禮樂原本天地之和序而禮樂既成且

足以助天地之和序而爲贊化育之事也〇靈皐方氏曰敦和則人心國政皆得其平而率神其大者也別宜則兆民百物皆得其所而居鬼其大者也神者天地之氣化樂達天地之和則氣化天之行順而不息如有以率之也居鬼者廟祧壇兆各有其方也

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卑高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能行者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〇附按大小殊者舊說陽常動而長陰常靜而消則小而有別於大長則大而有別於小今詳此說及注皆非是動靜有常者與天尊地卑卑高已陳爲一例言天常動而地常靜也大小殊者與君臣定貴賤位一例言大者勞而小者逸與天之大而動地之小而靜者同一象也蓋君臣貴賤就名分言此則詳及事爲而言大人爲其勞而小人享其逸矣性命不同者按方者物之所處物者方之所有皆以萬物言類聚言聚羣分言分交互言之總是聚其各別處所謂散殊也物類各別之故皆原於性命之不同隨所稟受取也〇又按記文本易繫辭傳名下句略異而上句則因

朱子注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則注謂山澤者未確也〇又按上後十一節皆言天地之別如此至未句始言先王所制之禮即一天地之別也蓋仍是前天高地下三語之意而申言之舊說于上截削句何貼入禮說似疎而誤矣觀下節先祇言天地之和仍是流而不息二語並無一語沾樂可見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煖況遠反〇齊讀爲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〇補注劉氏云天地相盪言其氣之播盪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〇附按此言所以須和須別之意以結上文謂陰陽之化不得其時則不生故須和男女之序不得其辨則亂成故須別此則天地之情而禮樂之意也〇又按或謂注言樂失禮失陸氏亦云化不時以無樂故也男女無辨以無禮故也且上云禮者天地之別樂者天地之和此則樂之失乖氣致戾故亦云天地之情以應之曰陰陽失及其時則不生雖作至和之樂仍不生也此與無樂何涉蓋此但取須和須別之意以見天地之情亦不能不時而生也亦不取無辨而成也

若謂天地以此情應人之乖氣則大其義矣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蟠步丹反〇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直略反大音泰〇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間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閒閒〇附按大始氣之始氣和而後物生樂散爲和氣以養之成物形之終物生而後有辨禮立爲定體以居之天之氣化流行而不息樂以不息者動而與陽同功地之形生一成而不動禮以不易者靜而與陰同德然分言之兩儀之對待合言之一氣之通復天地之間動而靜靜而動如環無端禮樂之一和一節並行不悖直與天地之一動一靜服合無間是又禮樂之微機聖人之妙用也動靜不相離則禮樂交相須故聖人合言禮樂云按此條適前數條所言禮樂之道而極闢之參造化之奥探制作之原契根柢機緘之妙故先儒稱樂記窮情狀〇又按注謂樂靜而禮動按本章謂作樂應天制禮配

地以前禮者天地之別樂者天地之和似俱是樂動而禮靜也即樂著大始大始則初動亦應主動而禮居成物成物對大始言是但物已成之時亦應主靜如繼之者善屬陽而成之者性則屬陰也或疑本文云一動一靜天地之間則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可知註云樂靜而禮動正來之言之以見動靜不相離之義曰不相離者是言一字之義謂動後即靜靜後即動循環無端不相離耳非謂動亦是靜靜亦是動也若果動靜可不分則不當言一動一靜矣是本文只有不相離之義並無交互之義也或又疑太極圖說內亦言動靜互為其根曰謂之根者正是言動之機已寓於靜而不可即謂之動乃名為動之根靜之機已寓於動而不可即謂之靜乃名為靜之根蓋就動極靜極而言正是此二一字之界限何嘗謂動者亦可名為靜靜者亦可名為動哉〇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豢音患〇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享祀養賓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 禮樂義　十五

也綴之劣反〇綴猶止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音洛下所樂及樂其皆同分扶問反〇大事謂死喪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〇今按漢書舊本俗下有易字新本亦無唯荀悅作移人疾恐當以舊本為正〇附按嚴陵方氏云酒所以為享禮食所以為食禮所以通賓主之情合彼此之歡也歡既合矣必有樂以和之故繼之樂以象賓主之德樂之所樂不能無淫必有禮以節之故繼之禮以綴淫樂之過也彥醇馬氏云哀樂之情生於中以禮哀之而哀不至於過以禮樂之而樂不至於極哀樂之分乃得皆以禮終終止也今詳禮中又附樂節止人心處在禮之力感移人心處在樂之功故分過言之此亦言禮樂之用〇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自由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理猶事也樂統同禮辨異

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猶包也〇附朱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由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蕃和順積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中之德禮卻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一箇節文是人做的卻元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云禮報情反始〇彥醇馬氏曰舜以紹堯施及於天下作大韶武王以武功施及於天下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禮言報情反始則知樂章德樂生也蓋文之省〇附按朱子解樂其所自生反其所自始極見包括合記文泛言禮樂之意馬氏貼郊禘以解反其所自始親難易皆然似單言郊禘之禮矣恐非記文本意〇又按此條眷去易渙散今詳之似是謂施與報對而樂即施也禮即報也樂於所自生而樂之樂則喜進所以為施禮於所自始而反之反則顧初所以為報而其所自生者何耶德是也樂以章德故曰樂生其所自始者何耶情是也禮以報情故曰反始是則樂之情固不可變為禮之理亦不可易為樂然而情以通理理即人情也夫人情有其同焉有其異焉且有大同焉有至異焉樂以統其同則大同也禮以辨其異則至異也禮樂雖不可變易而禮中有其統同者是亦不離乎樂意樂中有其辨異者是又不離乎禮意統同辨異盡乎人情而今皆在此禮樂故以禮樂為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四 禮樂義　十六

管之〇又按施報者禮樂之用而所自生在德所自始在情則又由用以達本也情理者禮樂之本而以之統同以之辨異則又由本以致用也古可以見禮樂之義〇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偩音負粗七奴反〇偩猶依像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〇附按樂本於哀樂喜怒之心變而為噍殺嘽緩發散粗厲之聲音故窮其本可以知其變要即不可變之情也誠者性之德偽者性之賊禮竭情致敬防偽教中著其誠所以去其偽是即不可易之理也天地之情和與別也神明之德愛敬仁義也領父子君臣之節以正君臣莫不合敬以篤父子莫不和親也按此亦原禮樂之本於人心者而推言其道之廣也〇又按上下精粗似俱當貼禮樂蓋一誠為本變從此生天地之情與聖人神明之德莫不如是今禮樂偩之達之即以此降興其堂上堂下之神而凝是為精為粗之神乃能領父子君臣之節而無不盡善也降即下也興猶上也上下其上下之神者乃因禮樂之天然而為之又禮樂有精者有粗者〇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言天地將為之昭然明也天地訢合

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許其反煦許具反嫗於具反區古侯反觡古伯反蟄直立反伏扶又反孕以證反鬻音育殰音獨殈況逼反○訢讀爲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鰓曰觡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也今齊人語有殈者○鰓息才反○附按東滙陳氏云訢與欣同訢合和氣之交感即陰陽相得之妙也今詳此依本字欣音解即合項氏又云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天煦覆而地嫗育也角之無鰓者曰觡鰓謂角外皮之滑澤者嫗伏體伏而生子也○又按大人擧禮樂天地爲昭二語爲綱下天地訢合至卵生者不殈即於天地爲昭也樂之道歸乃滿擧之之量即所謂擧樂也是禮當補於樂外舊說禮樂並言則疎○又按舊說末句皆歸於聖人禮樂參贊之道將道歸解成歸道於文似倒而義亦畧別今詳歸猶極也謂天地覆育萬物至是者則大人樂之道已極耳其爲天人仍相感而於天地爲主大人爲輔之義則畧無碍按此亦極言禮樂之功用也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

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鋪普胡反○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僞樂本窮本知變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補注東滙陳氏云北面位之卑也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爲主故兼用殷禮也宗廟之敬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在尸與主人之後其輕可知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行下孟反○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附石梁王氏曰漢儒訓解每以三德爲德○補注東滙陳氏云德行在君尸主人童子有司習於藝宗祝商祝習於事故上下先後之序如此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于天下也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法○附按此謂先王於德藝行事無所不有盡精粗本末一以貫之然後可以有制作於天下而無不當也注解似晦○又按此條謂重禮樂之本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易以豉反下同○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樂由中出故治心○今按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近是天謂體性自然神謂神妙不測○附朱子又曰易直句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則無可疑矣○補注東滙陳氏云致謂研窮其理也樂之感化人心至於天與神可識窮本知變之妙矣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輕易也○附朱子曰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則非心而何○西山眞氏曰以禮治身至於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至於天且神者何也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渣滓故禮以順之於外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爲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言其效亦若是也○慶源輔氏曰樂以治心禮以

治躬而皆終於威者德成而後有威也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成德之事也○補注東滙陳氏云心中斯須四語言著誠去僞之心不可少有間斷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煇音輝○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故曰致禮樂之道擧而錯之天下無難矣附希聖周氏曰樂動於內所以極和和言其心禮動於外所以極順順言其貌○附按上文自致樂以治心而下先分言禮樂故樂也者以下又合禮樂而言也樂也者四語先就禮樂點出內外字樂極和二語又就禮樂點出和順字內和而外順句乃就治身心者每至此始接上二段歸併一處著說俱頂上文似混且失故字意○又按東滙陳氏云謂以煇言乃英華發外之驗理發諸外是動容周旋之中禮今詳此是言德煇動於內發外者皆原於內也○又按上文諸條言聖人之作禮樂大人之樂禮樂極其道之通于天地萬物者著其體用之精宏也此文言君子之學禮樂究其理之得於身心者見其功效之深微也

之義僞以笑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主其減為人所易倦也樂主其盈為人所共欲也○附按樂也者四語雖重述上文而其意則別上云內外者主合而言欲見內外之合德也此則主分而言以見內外之殊理也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曰褒猶進也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附朱子曰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性情之正○慶源輔氏曰樂由中出主其盈盛於內也禮自外作主其減所以裁節於外也○彥醇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主減故勉而作之則為進主盈故抑而損之則為反是故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始至不然則已慤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日暮人倦齊莊正齊此皆勉

進之義也進旅退旅以示其和弦匏笙簧會守拊鼓以示其統治亂則以相訊疾則以雅作之以祝止之以敔此皆抑反之義也減不進則幾於息故銷盈不反則必至流故放先王知其易偏故有報有反以為制作也○附按報讀如字古報赴通用報有赴義赴即進也報而不使之不及反而不使之或過殊途而同歸于中故曰其義一也且主減主盈亦禮樂之體以進以反亦禮樂之用至於得樂且安則又其體用相濟盡善之道也其義皆類推而見○又按記文於禮樂兩對而極言之幾欲禮中有樂樂中有禮矣然祇是兩開說故末言禮得其報則樂是報者禮之報也祇就禮言故曰其報樂言得反亦明有一其字矣舊說乃解為樂以和禮禮以節樂今詳此已成交互似失語意當云禮得其報則樂禮中自有樂樂得其反則安樂中自有禮文似互串義則仍兩開也○又按或疑禮中自有樂亦串入樂字與樂以和禮似無別曰樂以和禮用彼樂以和此禮已入樂于禮不得兩開矣若禮中自有樂則樂為禮中之樂是謂以禮作主而分界此所以與樂中自有禮句仍為兩開也或又疑何故不取交互曰其文義原如此

右禮樂義一章凡十三條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四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五

東菑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書數第二十六

學禮九古無此篇今按六藝之射已略見上鄉射及下大射篇御法則廢不可考矣惟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故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此篇以補其闕然亦不能詳也○附按此篇舊闕今謹遵朱子序題內所舉大意而補之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

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

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
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
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
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
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
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畮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
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
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
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

而古文由此絕矣（徐鍇曰王僧虔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班固云謂施之於徒隸也即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俯仰之勢）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
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徐鍇曰案漢書注蟲書即鳥書以書幡信首象鳥形即下云鳥蟲是也）
五曰摹印（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一體徐鍇以為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為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之）
六曰署書（蕭子良云署書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羊欣云何覃思累月然後題之）
七曰殳書（徐鍇曰書於殳也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八曰隸書漢興有艸書（徐鍇曰案書傳多云張芝作艸又云齊相杜探作據說文則張芝之前已有矣蕭子良云稾書者董仲舒欲言災異稾艸未上即為稾書稾者草之初也史記上官奪屈原稾艸今云漢興有艸知所言稾艸是創艸非艸書也）尉律（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學
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
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

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
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
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
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
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
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
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
所作也（徐鍇曰李斯雖改史篇為秦篆而程邈復同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
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
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

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
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
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
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
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
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
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
怪舊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倉頡
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
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附按嘖今周易作賾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徐鍇曰恉即意旨字古者夫也多通用分別部居不相雜用徐鍇曰分部相從自許始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漢許氏說文解字序○

一 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从一○於悉反○附伯琦周氏曰環之郎太極也數之始也象數之橫○附按原本作於悉切今以四書五經皆作反遂盡改之○又按許氏作說文時尚無反切皆徐氏等所增故音注在後

上 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上之屬皆从上○時掌反○附伯琦周氏曰古文作二小篆作丄

示 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从示○神至反○附伯琦周氏曰古文作𥘅本旗字象飛斿之形借為神示字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繼移反借為昭示字神至反○附按周氏說本古篆則先首𦨕移反而借為神至反者是也

三 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穌甘反○附伯琦周氏曰三畫如其數象形○附按說文尚有凡三之屬句今以上文已三次錄之則凡五百四十部皆同可知遂盡節之以從簡

王 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李陽冰曰中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雨方反○附伯琦周氏曰王能一下士謂之王故从一从土會意借為于況反○附按上三既為三才之道則謂連其中者為將天地人之道而一貫之其義至大而非諸盡深得乎其要也若周氏之言能一下土則皆屬形迹而僅就人言亦渺乎小矣恐只當以許氏原說為長○又按王者與則能王天下讀去聲者从王字作轉注也周氏納入假借恐亦非○又按三既為三才之象則李氏謂近上取則天者其義自明而舊說驗之似亦過矣或疑既貫三才何又單言則天曰至誠之贊天地化育與堯之則天其義一而已

[illegible]為羣之單舉為該之也今上下直畫既[illegible]及卽可言貫文中[illegible]既近上卽可單言所重細玩其象則天而未嘗不貫地貫地[illegible]又未嘗不只是則天同象而偏言之未始不可

玉 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李陽冰曰三畫正均如貫王也○魚欲反○附伯琦周氏曰玉石之美者溫潤以澤縝密以栗璽象玉璞在土中之形小篆省作王

玨 二玉相合為一玨○古岳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气 雲气也象形○去既反○附伯琦周氏曰雲气也因音借為气取求气字欺訖反別作氣乃象氣字○附按隸作乞省中一筆又經典凡言气者皆作氣

士 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鉏里反○附伯琦周氏曰天下之事皆出於數數無窮事亦無窮也故从十从一會意借為士人字

丨 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古本反○附伯琦周氏曰象數之縱

屮 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為艸字讀若徹尹彤說○徐鉉等曰丨上下通也象艸木萌芽通徹地上也○丑列反○附伯琦周氏曰屮艸木初生也象形古艸字宋早反史記漢書皆用作艸字蓋古文屮艸通用後人音丑列反隸作徹

艸 百卉也从二屮○倉老反○附伯琦周氏曰艸百卉也象形別作草乃斗櫟實也可染黑色俗又作皂阜字竝非○附按周氏之說雖有源有委處於至是但今經典相承皆作草朱子注論語云湼染皂物又當何以處之則曰凡經文之所已有卽別於古者亦當作通用卽行於俗者亦當作正書矣庶辨字尊經兩不相妨也

蓐 陳艸復生也从艸辱聲一曰蔟也○而蜀反○按說文字原二書有茻部而無蓐部

茻 衆艸也从四屮讀與冈同○模朗反○附伯琦周氏曰茻深艸也象形小篆作𦱤○

小 物之微也从八丨見而八分之○私兆反○附伯琦周氏曰小水之微也从半水水之出至微宂字从此象形○附按許氏周氏一泛言物一專言木雖迹畧異其為微義則一也

八 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徐鉉等曰數之八兩兩相背是別也少陰數木數也○博拔反○附伯琦周氏曰八直[illegible]之數象豎畫記數之形以了記四義與十字同以其形相背又[illegible]為分別之義○附按此當先以八數為本字之義自一至七言[illegible]數日制[illegible]

釆 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蒲莧反○附伯琦周氏曰采獸指爪之迹也象形又古辨字以真[illegible]明故借為辨別此[illegible]宷悉釋四字皆从此

半 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為物大可以分也○博幔反○附伯琦周氏[illegible]

牛 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徐鍇曰件若物一件二件也封高起也○語求反

[illegible]

西南夷長髦牛也从牛𠩺聲○里之反○附伯琦周氏曰犛牛名尾有犛毛出西北異域从牛𠩺聲借爲西南夷長名謨交反隸作氂○附按周氏原本尚有會意二字今以上既屬諧聲下文屬假借皆不可混入會意也應爲衍文刪之

告 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古奧反○附伯琦周氏曰告以言啟示人也古告廟用牲从牛牲也从口祝詞也會意姑沃反借爲古與反別作牿牿竝非○附按易曰童牛之牿童非僮牿亦非告也朱子本義曰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今詳未角之牛尚無可觸又橫木之施其觸已有防竝非欲人防其觸何得云所以告人也且告字篆文牛與口而已畧無所以象橫木者知許氏此說寬泛而無當於實義也周氏據告廟言牲言祝詞自爲細密但周氏謂別作牿非者今周易即作牿自不當拘也○又按或疑篆文口字即是象牿曰牿在牛角豈在牛尾哉

口 人所以言食也象形○苦后反

凵 張口也象形○口犯反

吅 驚嘑也从二口讀若讙○徐鉉等曰或通用讙今俗作喧非是○況袁反○附伯琦周氏曰从二口會意

哭 哀聲也从吅獄省聲○苦屋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吅从犬人之哀聲有類乎犬會意○附按哭从二口聲非一聲指事之類也但許氏以獄省爲諧聲今詳獄與哭其聲似不諧而周氏又謂人之哀聲有類乎犬夫以人類犬不褻人耶況人聲與犬何嘗相肖耶然則取犬者何義曰器字中从犬者爲犬能守故以居中而守爲象也哭字下从犬者以人不能如在下之犬耳蓋哭者必因其有所失觸於能守者而哀痛益甚甚乃爲哭故哭字遂以从犬爲指事也○又按或疑能爲皆象獸形稱人不處褻人耶曰言假借則人已爲貴矣

走 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徐鍇曰走則足屈故从夭○子苟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夭屈也走則足止屈故从止會意○附按周氏謂足止屈者止即今趾字蓋古作止字

止 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諸市反○附伯琦周氏曰止足也象形借爲止住字俗作趾非○附按周氏既訓爲足之趾則所謂象形者安在惜其於難解處未一細言耳或謂此以下橫半畫象人足以中長畫象一指以左右二短畫各以象一指即以左之轉右右之轉左附長畫者象其圍聚而相連且以三指隱當五數自不必逐一象之如是將周氏入此於象形其說亦精矣但今詳下足字篆文則又未安徐氏謂口象足脛形脛豈在指上耶是當隱合足字及下篆文𣥂字形而通言之則止字中一畫爲足之形上口字爲脛在足後之形將足之前皆屬趾於形乃合又當將二止相竝者各以居中一畫爲人足以右足之左左足之右皆在內在前而稍長者爲大指即以右足之右左足之左皆在外又稍在後而短者爲小指其轉右轉左而相連與上同也

蓋已詳具大小二指之形而下半橫畫在大小閒者以一而象三自可容也如是則雖二止竝立其形亦皆順矣或疑此說於足字固好但前說指皆向前此將足一轉則指皆向後似未安曰昔賢思是取向上意蓋脛固在後亦在上也是趾之向脛仰而向上非折而向後也因趾能上仰故象之周氏之言象形者而如是耶覺許氏艸木出有址之說猶屬泛然取象且左旁一順畫恐亦無義○又按借爲止住字借音不借義○又按周易賁其趾屨校滅趾皆作趾

癶 足剌癶也从𣥄𣥃讀若撥○北末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隸作撥發字从此

步 行也从止𣥂相背○薄故反○附伯琦周氏曰从二止相背先後象形○附按人立則左右足之趾各向外故上撥字篆文取二趾相背意此步字相背而又分先後則是人行而步也周氏提破先後意較許氏爲細○又按或疑人步之行其依於地者足也此兩言趾何也曰此即周易咸其拇之意拇足大指也

此 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雌氏反○附伯琦周氏曰一曰諧聲○附按爾雅釋詁疏此者彼之對也經典多取此一解蓋亦借音不借義者也

正 是也从止一以止○徐鍇曰守一以止也○之盛反○附伯琦周氏曰正鵠之的也四尺曰正二尺曰鵠象形之盛反協音爲諸盈反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借爲端正字舊說从一止者非又反正爲乏藏矢之具也正受矢而乏藏矢轉注房法反○附按藏古藏字即反正爲之知周氏之解爲其本義○又按或疑是侯之的矣其爲象形者何在曰四方四正是其形耳夫方莫如矩曲尺也今自左而右曲尺方之自右而左曲尺方之自上而下二曲尺合併而見方則方之至矣即爲正之至矣故正字本據侯之的象形言之若其端正一義或行事端方則人與物異而正直不異此則借音而竝借義一類也

是 直也从日正○承旨反○附伯琦周氏曰日由於正則是也會意

辵 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丑略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隸作辶俗作連

彳 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丑亦反○附字原作彡○附按隸作彳○又按腿之直在脛上足之橫在脛下以脛處其閒而三者相連屬則人通身之力全聚一於脛而行者脛之所重賴也今以此三才爲行之半故曰小步○又按一舉足即步也其用力輕而少故以止之相背而有先後者言之見一跬其趾而可知也若步疊積不止則爲行其用力重而多故以脛之竝肩而不相讓者言之見非左右交致其脛不能也步與行之別其義如此

廴 長行也从彳引之○余忍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建遠等字从此○字原作廴○附按隸作廴

㢟 安步㢟㢟也从廴从止○丑連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夷然反隸作延

行 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戶庚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字原作𠀤

齒 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

昌里反○附按中四人既象口齒則左旁右旁及下之繞者口也其內一舌也口大開乃見齒故口去上一畫止聲者又以止之音諧聲也凡前後畢言聲者皆放此 **牙** 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五加反 **足** 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徐鍇曰口象股脛之形○即玉反 **疋** 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爲詩大疋字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所菹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古胥字新於反又所菹反疏字从此借爲詩大疋字語下反○附按今弟子職作問所何趾又許氏言上象腓腸者謂篆文之上圓處也朱子周易本義曰腓足肚也許氏言腓腸義同 **品** 衆庶也从三口○丕飲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龠** 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者也从品侖侖理也○以灼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俗作籥非 **冊** 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楚革反○附伯琦周氏曰以竹爲之或以玉○附按隸作冊今經典作冊○ **㗊** 衆口也从四口讀若戢又讀若呶○戢阻立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七入反隸作咠詩緝緝翩翩注口舌聲咠釋即此字 **舌** 在口所以言也別味也从干从口○干亦聲○徐鍇曰凡物入口必干於舌故从干○食列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附按徐氏周氏之說是也許氏解舌在口之義雖精當而諧聲之說恐不合 **干** 犯也从反入从一○

儀禮經傳通解 卷十五 書數 八

古寒反○附伯琦周氏曰干木之身也象形居案反借爲干楯十干干犯干求字古寒反隸別作幹榦並非○附按周氏解篆文才字爲一木去枝根之形當矣而此亦曰木身將此與才字篆文缺中閒上一直畫而又多左右二直畫者果確當爲干與才之分各有其義邪恐皆無實也然則許氏从反入从一之說其義顯而確矣當以干犯爲其本義借爲干求干楯字又借爲天干字而居案反一音義似當裁去 **𧮫** 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其虐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郤酉字从此○字原作谷○○附按隸作谷上皆合與山谷字上皆兩開者不同 **只** 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諸氏反○附按隸作只 **㕯** 言之訥也从口从內○女滑反○附伯琦周氏曰㕯言不出也會意奴骨反隸作訥吶 **句** 曲也从口丩聲○古侯反又九遇反○附伯琦周氏曰句語絕曰句九遇反又借爲曲義古侯反○附按从口則當以九遇反爲本義又从丩取每句積字纏繞之義非取聲也 **丩** 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丩起象形○居尤反○附伯琦周氏曰瓜瓠之類藝開有丩遇物則纏繞之其蔓乃得上引象形居尤反隸作丩借爲吉酉反三合繩也隸作糾○附按原反切與字書不合今爲改正又加隸作丩三字 **古** 故也从十口識前言[illegible]也○徐鉉等曰十口所傳是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十** 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

方中央備矣○是執反○附伯琦周氏曰十陰數五[illegible]而正之縱橫各當又數象布籌記數之形 **卅** 三十并也古文省○蘇沓反○附伯琦周氏曰象數之形隸作卅 **言** 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辛聲○語軒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口从上千聲○附按周氏謂千聲亦可但謂从上皆於言何義也疑當以許氏之說爲妥 **誩** 競言也从二言○渠慶反○附伯琦周氏曰誩爭言也从二言會意隸作競 **音** 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於今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辛** 辠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讀若愆張林說○去虔反○附伯琦周氏曰辛木柴也从木干而去其枝葉上作橫疊之象形斯人反言棄等字皆从此聲因聲借爲庚辛字古鼎彝款識音作此小篆增一畫於下以便書讀其實一字也既借此爲庚辛字又借爲辛苦字後人復制薪字以別之說文不達其借旨乃訓爲愆而訓辛爲受辠強鑿甚矣一曰此字亦因聲轉借爲愆字訓辠也亦通○附按周氏解干爲木之身者前既以爲不合矣則此云從木干而去其枝葉上則橫疊者其說何能立也前許氏既以干爲干犯義則此以干上爲愆其說自當又許氏所解爲辛義者見後第十四條今隸仍省一畫作辛蓋物出於一畫之地上而茂盛上進以爲愆者一得天時金剛之氣則體必變與人之食辣味而目自淚出者同故名爲辛者

儀禮經傳通解 卷十五 書數 九

取後革作辛之辛味也借爲辛苦字又借爲庚辛字至於訓柴者許氏就新字言之經典又皆借爲新舊字後人則另制一薪字以爲柴薪也按許氏說文皆本小篆蓋小篆於隸書爲近而古篆多潤遠不可尋矣今小篆既增一畫而有義可別則許氏即別爲二字各著其義於理未嘗不可 **丵** 叢生草也象丵嶽相並出也讀若浞○士角反○附伯琦周氏曰丵古樸字叢生小木也象形又步木反○附按上從四直俗作业业非也 **𡗲** 瀆業也从丵从廾廾亦聲○徐鉉等曰瀆讀爲煩瀆之瀆一本注云丵衆多也兩手奉之是煩瀆也○蒲沃反○附伯琦周氏曰業給使令之人也从兩手者效力之意也丵聲蒲沃反因聲借爲瀆業字孟子使巳僕僕隸作僕通○附按廾居竦反則許氏謂亦聲皆非也當以周氏說爲是此蒲沃反即上步木反也 **廾** 竦手也从屮从又○居竦反今變隸作廾○附伯琦周氏曰廾欽手也从附手相向象形俗作拱非 **𠬞** 引也从反廾○普班反今變隸作大○附伯琦周氏曰从兩手上引象形隸作樊 **共** 同也从廿廾○渠用反○附伯琦周氏曰[illegible]共同也四手相向會意又居跡反與艸通借爲共張字陳設也居用反小篆作苻別作供非 **異** 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徐鍇曰將欲予物先分異之也禮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羊吏反○附伯琦周氏曰从[illegible]意畀[illegible]○附按此疑當言兩手從中畀人左手與右手不同則分

廾之象自下卽見似較徐氏說更簡捷應入指事 舁 共舉也从
一類也周氏以左右手卽言會意似於義未亮 𦥑从廾讀
若余○以諸反○附伯琦周氏曰兩人手上下用力象形 𦥑 叉
○附按此上爲左右手下亦左右手故曰兩人隸作舁 手
也从巨彐○居玉反○附伯琦周氏 早昧爽也从𦥑从辰
曰叉手奉物也象形隸作匊別作掬非 晨 辰時也辰亦聲丮夕
爲夙𦥑辰爲晨皆同意○食鄰反○附伯琦 爨 齊謂之炊爨𦥑
周氏曰从𦥑者叉手持敬也會意俗作晨 象持甑冂爲竈
口廾推林內火○七亂反○附伯琦周 獸皮治去其毛革更
氏曰會意○附按篆文中冂字象甑也 革 之象古文革之形○
古覈反○附伯琦周氏曰具四足首尾完曰革 鼎屬實五觳
柔曰革通謂之皮又借義爲革更字隸作革 鬲 斗二升曰觳
象腹交文三足○郎激反○附伯琦周 歷也古文亦鬲字象
氏曰象形借爲各核反隔也隸別作隔 䰜 孰飪五味气上出也
○郎 爪 丮也覆手曰爪象形○側狡反○附伯琦周氏曰又又
激反 指甲也與此字音同義異俗通用非又反爪爲爪古掌
字爪之 丮 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几劇反○附伯琦
轉注 周氏曰之入反隸作執○附按隸省作執讀之入反
者音 鬥 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都豆反○附伯琦周
汁 氏曰隸作鬭鬪字从此俗作門非○附按中𠁩者象人

之兩手也以兩手而執一兵器上文之象形也 又 手也象形三
此則兩人各以兩手執面對而兵杖皆在後矣 指者手之刿
多略不過三也○于救反○附伯琦周氏曰又又手也象形凡字
从又皆手也借爲ナ又字又借爲有無字云九反○隸作右乃右助
字別作佑非隸又作有以別ナ ナ ナ手也象形○臧可反○附
又字古文ナ又又無只一字也 伯琦周氏曰隸作左乃左貳
字別作佐非○附按古ナ又字今經典中皆作左右字自當又以
佐佑別之至有字經典亦皆然如此等者古已變而無可復矣
記事者也从手持中中正也○疏士反○附伯琦周氏曰从
史 手持聿書於簡口者方策也會意又借爲疏吏反傳命之臣
也別作 支 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章移反○附伯琦周氏
使通 曰支人之手足一體也手足具曰四支人身爲幹手
足爲支竹木之支同 𦘒 手之疌巧也从又持巾○尼輒反○附
象形別作肢枝竝非 伯琦周氏曰从手持巾審其易也會意
隸作 聿 所以書也从聿一聲○余律反○附伯琦周氏曰聿書
疌捷 之具也从手持丨書版象形過容反隸作筆又借爲余
行反發語詞○附按周氏謂以手持丨書版者許言而得其實也
則所謂版者郎篆文左右包下一筆及下一畫也覺許氏之解於
羨尚迂已又按周氏此解將持之之手書之之版及筆形 界
皆爲[illegible]日見就筆之動時而細言之也似當入指事一類 畫 也

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胡麥反○附伯琦周氏曰畫田四界也
象形借爲胡卦反繪畫也隸作畫俗作畵非○附按胡卦反畫本
誤作 隶 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从後及之也○ 臤 堅也
胡界 徒耐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隸作逮迨 从又
臣聲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苦閑反○附伯琦周氏曰
臤良也从臣又者人臣以手致力之意胡千反又作賢从貝乃多
財也俗通用之堅字从此○附按許 臣 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
氏此音牽而另於賢字註多才也 形○植鄰反○附按此
所謂屈服者安在蓋言自西向東拜伏於地之象也中圓首而下
之二畫象人之首與身也向東上下之二半畫左右二肱與二手
也上下二短畫連及中二畫者自肘以內及肩之象也又自北而
西而南一曲畫者兩袖之衣及身半截之衣也不見身下半者北跪
而伏於地也跪伏又兩拱其手者皆見中心誠服之意或疑此何
不北面事之曰拜伏見於君側謂路遇君伏於道旁也其爲禮更
崇 殳 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
以先驅从又几聲○市朱反○附伯琦周氏曰兵器也會
意 殺 戮也从殳杀聲○徐鉉等曰說文無杀 几 鳥之短羽飛
字相傳云音察未知所出○所八反 几几也象形
讀若殊○ 寸 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䏙謂之寸口从又 剝
市朱反 从一○倉困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皮 取

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爲省聲○蒲糜反○附 㼱 柔韋也从北从
伯琦周氏曰皮獸革也象形下从手會意 皮省从夐省讀
若耎一曰若儁○徐鉉等曰北者反覆柔治之也夐營也○
而充反○附伯琦周氏曰治皮以尤而柔之故从尤會意 攴
小擊也从又卜聲○普木反○附伯 教 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
琦周氏曰从又會意卜聲○隸作扑 从孝○古孝反○附伯
琦周氏曰从攴會意孝聲○附按人之行莫大於孝故 卜 灼剝
教者教之以孝也則其義似爲洪大當入指事一類 龜也
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博 用 可施行也从卜从
木反○附伯琦周氏曰灼龜觀兆以稽疑 中衛宏說○徐鉉
等曰卜中乃可用也○余訟反○附伯琦周氏曰用古鏞字鐘也
象形余封反按古款識商鐘寅盈鐘字皆作用則鐘鏞只一字也
而用爲鏞明矣後人借爲施用字余訟反別作庸詩庸鼓有斁注
唐與鏞通本皆用字又借爲城墉字詩以作爾庸○附按卜中爲
用字周氏謂是古鏞字今觀其篆文亦缺上横畫之左半邊是仍
爲卜中爲用也豈有古制鐘庸字亦缺上左而義何所取乎疑宮
以唐字爲古鐘鏞字當是上象懸鏞之形中象鐘形下將用字以
仄而諧平聲似爲妥當若用先爲鐘則庸鐘又從用不慮贅乎
爻 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胡茅反○附伯琦周氏曰爻變動
錯乂之謂从二乂象形乂古五字錯乂也借爲爻象字亦取

象爻之義俗通用殽淆肴○附按周氏說寄矣許氏謂六爻頭交者六爻六畫也頭何以交乎惟畫老陰者似此然又恐單言老陰於易之六爻不能該括

㸚 二爻也○力几反○附伯琦周氏曰效二爻成文也象形忍氏反隸作爾○附按周氏謂隸作爾說文另有爾字謂與爽同意經典爾多訓汝又同邇訓近而俱與爽無涉也○

𥄎 舉目使人也从攴从目讀若颬○火劣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夐字从此

目 人眼象形重童子也○莫六反

䀠 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九遇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

眉 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額理也○武悲反

盾 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食尹反○附伯琦周氏曰瞂音伐

自 鼻也象鼻形○疾二反○附伯琦周氏曰古鼻字○附按今經典作從也已也解

白 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从鼻出與口相助也○疾二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附按許氏將告語之白讀自西方之白讀帛分為二部音義各別其實一字也

鼻 引气自畀也从自畀○父二反○附伯琦周氏曰从自畀聲象形

皕 二百也讀若秘○彼利反○附按字原無此部

習 數飛也从羽从白○似入反○附伯琦周氏曰从羽意白

羽 鳥長毛也象形○王矩反

隹 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職追反○附伯琦周氏曰借為發語辭夷追反別作

十二

惟雒同

奞 鳥張毛羽自奮也从大从隹讀若睢○息遺反○附伯琦周氏曰奞古迅字鳥張毛羽自奮也从大从隹會意奞奄疾也思晉反又息遺反奮字奪字从此

萑 鴟屬从隹从𦫳有毛角所鳴其民有旤讀若和○胡官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

𦫳 羊角也象形讀若菲○工瓦反

𥄕 目不正也从𦫳从目蔑从此讀若末○徐鉉曰𦫳角戾也○模結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蔑字从此

羊 祥也从𦫳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與章反

羴 羊臭也从三羊○式連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俗作羶非

瞿 鷹隼之視也从隹从䀠䀠亦聲讀若章句之句○九遇反音衢○附伯琦周氏曰意兼聲俗為懼俱反不審兒

雔 雙鳥也从二隹讀若醻○布流反○附伯琦周氏曰雔古雙字二鳥也象形疏江反俗為市流反校讎也蓋二隹相竝則形色可別取義如此隸作雙讎

雥 群鳥也从三隹○徂合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古雧字

鳥 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都了反

烏 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為烏呼○徐鉉等曰今俗作鳴非是○哀都反○附伯琦周氏曰古文作於省為語辭衣虚反又借為烏乎字○附按周氏言古文作於者謂於字是古烏字也故言於借為語辭今隸則二字皆用但烏不作語辭

𠦒 箕屬所以推棄之器也象形官

[illegible]○北潘反○附伯琦周氏[illegible]作撥非○附按隸作華

冓 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古侯反○附伯琦周氏曰象二木交搆之形俗作構搆並非○附按此篆文與觀玩為一木字之象又為冓文二才想連而一去首一去尾之象才以木縱橫錯[illegible]許氏言交積才周氏言才木交構也

幺 小也象子初生之形○於堯反○附伯琦周氏曰俗作么非○附按隸作么

𢆶 微也从二幺○於虯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隸作幽

叀 專小謹也从幺省屮財見也屮亦聲○職緣反○附伯琦周氏曰專東艸達厶卜於神也从屮古艸字下从厶中象東之狀也會意隸作專通別作尊非

玄 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胡涓反○附伯琦周氏曰上象形从幺會意

予 推予也象相予之形○余呂反○附伯琦周氏曰又借為平聲自謂也反予為幻胡辨反相詐惑也隸作幻○附按本文隸作予周氏謂隸作幻者就反予言也

放 逐也从攴方聲○甫妄反○附伯琦周氏曰借為放效字讀上聲○別作倣非

𠬪 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从又讀若摽有梅○平小反○附伯琦周氏曰[illegible]叡字从此

𣦼 殘穿也从又从歺讀若殘○昨干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隸作殘字

歺 列骨之殘也从半冎讀若櫱岸之櫱○徐鍇曰冎剔肉置骨也歺殘骨也故从半冎○徐鉉等曰義不應有中一秦刻石

十三

文有之○五割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死 澌也人所離也从歺从人○息姊反○附伯琦周氏曰从人離世也从歺从人會意又作死

冎 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古瓦反○附伯琦周氏曰俗作剮非○

骨 肉之覈也从冎有肉○古忽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附按骨在肉內故骨字從肉若剔肉而罪存骨則為冎矣

肉 胾肉象形○如六反○附伯琦周氏曰隸作肉

筋 肉之力也从力从肉从竹竹物之多筋者○居銀反○附伯琦周氏曰[illegible]會意

刀 兵也象形○都牢反○附伯琦周氏曰舟之小者取其形似曰刀○又借為刀斗字丁聊反俗作刁刀並非

刃 刀堅也象刀有刃之形○而振反○附伯琦周氏曰[illegible]

㓞 巧㓞也从刀丯聲○恪八反○附伯琦周氏曰丯古契字也刻畫竹木為齒而剖分之各執其一合信以為約也象形詰計反隸作契通用

丯 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讀若介○古拜反

耒 手耕曲木也从木推丯古者垂作耒梠以振民也○盧對反

角 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古岳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illegible]

箕 簸也从竹𠀠象形下其丌也○居之反○附伯琦周氏曰箕簸器也以竹為

之後口象形居之反隷作箕借爲指物之辭渠之**丌**下基也薦
汝○附按今借爲指物之辭者隷作其經典皆然物之丌象
形讀與箕同○居之反○**𠂇**手相左助也从ナ工○則箇反○
附伯琦周氏曰薦物之具徐鉉等曰今俗別作佐○附伯琦
周氏曰手相左助也助**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榘也與巫同意
則工矣會意隷作佐徐鍇曰爲巧必遵規矩法度然後爲
工否則目巧也巫事無形失在於詭亦當遵規矩故曰與巫同意
○古紅反○附伯琦周氏曰工匠也匠者必守規矩故从二橫一
縱者繩墨事也會意凡治事**㠭**極巧視之也从四工○知衍反
必守濾故又借爲事也官也○附伯琦周氏曰㠭从四工有
砉斧之義會意隷作**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兩
展○附按斧古布字人褎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
○武扶反○附伯琦周氏曰以舞降**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
神附人爲之故从二人相對會意○古三反○附伯琦周
氏曰甘美味也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王伐反○
从口含一會意**曰**附按乙與曰其聲似不諧人當言時則口斷
故曰字當中一畫在最上者曲而上行即象開口之形又人
舌病則不能言故曰字上下之中一畫象其舌存而不病也**乃**
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奴气欲舒出ㄅ上礙於一也丂
亥反○徐鉉等曰今隷書作乃**丂**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

苦浩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隷作攷又**可**肎也从口丂丂亦
反丂爲ㄎ○虎何反嘑气也別作呵訶非聲○肯我反○附
伯琦周氏曰从口意丂聲反可**兮**語所稽也从丂八象**号**痛
爲叵不可也普火反俗作叵气亏也○胡雞反聲
也从口在丂上○胡到反○附伯琦周氏曰号敎**亏**於也象气
令也諧聲胡到反俗爲胡刀反痛聲也隷作號之舒亏从
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今隷變作于○羽俱**旨**美也从甘
反○附伯琦周氏曰借爲匈于反數也隷別作吁匕聲○職
雉反○附伯琦周氏曰**喜**樂也从壴从口○虛里反○附伯琦
旨美味也从甘意匕聲周氏曰从口壴聲○附按許氏謂此
从壴者卽下文陳樂立而上見也則喜字之會意可知又從口者
喜萌于心而傳于口卽莞爾而笑意喜無可讖但下文言从屮从
豆則于陳樂之說恐無涉耳今詳似當以口字而下爲陳樂之立
以象樂立形另以上截從篆文之字者爲其上見乃得于凡言樂
者皆从此類而與下文言**壴**陳樂立而上見也从屮从豆○中
禮从豆者大有分別矣句反○附伯琦周氏曰壴古鼓字
樂器革音也以木爲匡而革冒象形果五反俗爲豈樂振豈字或
亥反言樂者必用豈也又借爲語詞公幾反別作凱愷豈竝非書
音中句反鳶○附按說文另有鼓字而周氏則以此爲古鼓字是
今巳別有鼓字可知矣且說文下文又有豈字部而周氏皆以爲

非若果字**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壴攴
何據邪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
四面鼖鼛鼓晉鼓皆兩面○徐鍇曰郭者覆冒之意○工戶反
○附按字原無此部○又按說文鼓舞之鼓从攴攴音朴○鐘鼓之
鼓从支微有不同今**豈**還師振旅樂也一曰欲也登也从豆微
鼓用攴不復用攴矣省聲○墟喜反○附按字原無此部○
又按此當下從豆上**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徒候反○附
從屮微中郎从屮按此亦祭器也下豆象豆之全身而上爲
其口也至上一形**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豐**豆
盤則象蒸之形盧啟反○附伯琦周氏曰古禮字○之
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䖒**古陶器也从豆虍聲○許覊反
飲酒有豐侯者○敷戎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戲字从
此**虍**虎文也象形○徐鍇曰象其文章屈曲**虎**山獸之君从
也○荒烏反○附伯琦周氏曰古虖字虍虎足象人
足象形○呼古反○附按周氏舊說从人鐫今肆虎既爲**虤**
山獸之君雖猛恐亦持重而不奔故取象于人足於義亦順
虎怒也从二虎○五閑反**皿**飲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
○附伯琦周氏曰會意若猛○武永反○附按隸作皿
凵凵盧飯器以柳爲**去**人相違也从大凵聲○丘據反○附
之象形○去魚反伯琦周氏曰从大者人也會意凵聲

○附按**血**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一象血形○呼決反○附伯琦
隸作去周氏曰皿气之質流出於肉者从皿所盛之器一象
盇形○附**丶**有所絕止丶而識之也○如庾反○附伯琦周氏
按隸作血曰丶象鐙中主火燄之形小篆作主隸作主借爲
賓主字俗**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都寒反○
作姓非附伯琦周氏曰象丹出石穴之形○附按隸作丹
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倉經反○附
伯琦周氏曰東方色也亦出石穴中與丹同象形生聲古文
作㞢○附按周氏象形謂聲之說固爲當矣**井**入家一井象構
而許氏取木生火之義則自確切當入會意韓形・甕之象
也古者伯益初作井○**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
子鄴反○附按隸作井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又讀若香
○皮及反○附字原作皀○伯琦周**鬯**以相釀鬱艸芬芳攸服
氏曰古香字○虛良反鄉字中从此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
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丑諒反○附字原作鬯○
伯琦周氏曰象米在器中之形俗爲條鬯字後人用暢乃田場也
食一米也从皀亼聲或說亼皀也○乘力反○**亼**三合也从
附字原作飠○伯琦周氏曰从皀會意亼聲入一象三
合之形讀若集○秦入反○徐鉉等曰此疑只象形**會**合也
从入一也○附伯琦周氏曰亼三合也象形古集字从亼

从曾省曾益也○黃外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省爲會遺字又會計古外反隸別作給

倉 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七岡反

入 內也象从上俱下也○人汁反○附伯琦周氏曰指事○附按隸作入

缶 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象形○方九反○附按隸作缶

矢 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括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式視反○附伯琦周氏曰矢弓弩前也古以竹爲之

高 崇也盎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古牢反○附字原作高

冂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古熒反○附伯琦周氏曰象雙相標識境界之形古文作冋籀作冋俗作坰非

𩫏 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別但从口音章○古博反○附伯琦周氏曰𩫏外城也別作郭乃邑名○附按今經典皆作郭

京 人所爲絕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舉卿反

亯 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許兩反又普庚反又許庚反○附伯琦周氏曰亯獻也象進孰物形許兩反俗爲亯餁字普庚反又爲亯通字許庚反俗作享亨非小篆作亯○附讀古一字音故周易三音只用一字然已皆用享又如詩是用子亨或作或亨則並享亨皆有之分則氏說自不當拘

㫗 厚也从反亯○徐鍇曰亯者進上也以進上之具反之於下則厚也○胡口反○附伯琦周氏曰㫗不薄也○轉注隸作厚○附按隸作厚

畗 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讀若伏○方六反又芳逼反○附伯琦周氏曰畐古福字滿厚也从高省从田以厚生也會意方六反俗爲得合反報也別作答非○附按隸作福字

㐭 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力甚反○附伯琦周氏曰㐭粟禾露積爲㐭上丄覆㐭也象形俗作廩非又經史多借用廩从不賜穀也本筆錦反○附按今經典作廩

嗇 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所力反○附字原作嗇○伯琦周氏曰穀成可收積也从㐭收穀之所會意秝聲俗爲嗇字○附按隸作嗇

來 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洛哀反○附伯琦周氏曰來牟麥也又借爲往來字

麥 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來有穗者从夊○徐鍇曰久也周受瑞麥來麰如行來故从夊○莫獲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

夊 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楚危反○附伯琦周氏曰致字从此○字象作夊○附按隸作夊

舛 對卧也从夊𠂢相背○昌兖反○附伯琦周氏曰舛相背也象形隸作舛

舜 艸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藑蔓地連華象形从舛舛亦聲○舒閏反今隸變作舜

韋 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韋○宇非反○附伯琦周氏曰皮之柔就者曰韋獸皮之韋可以束物枉戾相背上下象形口聲借爲韋背字別作違通古文只用此○附按就皮乃可以束枉戾且此但有上下相背之形而中以口諧聲則所謂以皮束者涉無有也許氏先訓相背借爲皮韋者極是周氏反此似倒矣

弟 韋束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特計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借聲爲兄弟字別作第○附按今經典兄弟皆作弟次第皆作第○

夂 从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讀若黹○陟侈反○附伯琦周氏曰夆夅等字从此

久 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舉友反○附伯琦周氏曰借爲悠久字俗作久非

桀 磔也以舛在木上也○渠列反○附伯琦周氏曰桀裂犯異其身於木上也从舛木會意陸格反俗作磔○非又借爲桀紂字

木 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徐鍇曰屮者木始甲坼萬物皆始於微故木從屮○莫卜反○然伯琦周氏曰木材木也象形

東 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得紅反○附伯琦周氏曰東方名从日在木中會意

林 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力尋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

才 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徐鍇曰上一初生岐枝也下一地也○昨哉反○附伯琦周氏曰才木幹也象圭其枝根之形

別作

叒 日初出東方暘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而灼反○材非附伯琦周氏曰叒順也从三手二又爲友三又爲叒所助者多故爲順也會意古文作业隸作若

之 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止而反○附伯琦周氏曰业象艸生地之形借爲語助詞別作芝非○附按倒之爲匝則之字當先以前進爲本義業爲義轉注俗作匝非○附按周氏于字形有所反于前或例其前者皆爲轉注此說甚是按當說左轉爲考右轉爲老夫必先有一字于前而乃爲轉另有義乃爲注今左轉右轉者老宇在前耶考字生前耶似不若周氏之解字體先有正乃有反北有順乃有例轉于前而另有義以承之爲得轉注之一義而趙氏乃力從聲說謂雖類一首向意相受迹其所遵守而廣爲指示者又似與形聲一類相犯無別蓋其大旨言字必先有所主而後碎分之則是有主而轉非以轉爲注矣恐皆未安○又按周氏所謂轉注者就字形體言也夫形體承前體而來固爲轉注若取義承前義而來獨非轉注耶如因好而好因惡而惡因年之長而長之因年之少而少之主者與則能王天下分之則各有其分之類皆後義緊承前義而來又有係天人動靜之別者如上下先後廣長遠近等字皆天然而靜者也若用作動字則人力爲主故凡此等皆讀作上

帀 周也从反之而帀也周盤說○子答反○附伯琦周氏曰帀艸根也艸未出地根延蔓周帀从到

聲故其大用人力也推上字欲取羅起之義故獨讀作上聲至論言勝殘去殺又以二字本皆去聲故勝別讀平去別讀作上也此等雖近似一義而動靜已大別則人力自轉于天然蓋凡周氏所謂轉注者皆就形言故形變于前而義因之此又就義言故形不變而聲義則別然聲既緊承前聲義又緊承前義尚得謂之非轉注乎故而或若又將此等俱入假借夫另屬一義謂之借亦可而其取義承前主爲真切則何假之有似應將此類俱提出入于轉注既使轉注之說形義并備而假借一門亦得確當而無可議矣

出 ○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尺律反○附伯琦周氏曰象萌芽出達之形

𣎵 艸木盛𣎵𣎵然象形八聲讀若輩○普活反○附伯琦周氏曰俗作字非

生 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所庚反○附伯琦周氏曰生產也

乇 艸葉也从垂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陟格反○附伯琦周氏曰艸木下有根附毛於地也象形闕各反又借爲陟格反隸作托字非

𠂹 艸木華葉𠂹象形○是爲反○附伯琦周氏曰隸別作垂邊垂也从土俗作垂陲垃非

𠌶 艸木華也从𠂹亏聲○況于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況于反又呼瓜反亦作䔢後人亍也隸作華俗作花並非

華 榮也从艸从𠌶○戶瓜反

禾 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古兮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稽字从此

稽 留止也从禾从尤旨聲○古兮反○附伯

琦周氏曰从尤从旨禾聲俗从禾非○附按周氏說是

巢 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鉏交反○附伯琦周氏曰巢鳥在木上結巢也

桼 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親吉反○附伯琦周氏曰隸別作漆乃水名通用非漢石刻用此爲數目字

束 縛也从口木○書玉反○附伯琦周氏曰从木而圍之指事

橐 橐也从束圂聲○胡本反○附伯琦周氏曰从束會意圂聲古本反俗作繹非○附按隸作橐

囗 回也象回帀之形○羽非反○附伯琦周氏曰古以圜圖也象天圜之形又俗爲守也隸別作圜从此通用

員 物數也从貝口聲○徐鍇曰古以貝爲貨故數之○王權反○附伯琦周氏曰古以貝爲貨故从貝爲物數口聲俗作員非

貝 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博蓋反

邑 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於汲反○附伯琦周氏曰先王之制受爵者有封邑尊卑有卪故从口者四境也从卪者卽節字言有等也會意

𨛜 鄰道也从邑从邑闕○胡絳反今變隸作邲○附伯琦周氏曰古巷字鄉道也从二邑相向會意小篆作𨛜隸作巷俗作巷非○附按今經典作巷○

日 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口一象形○人質反○附伯琦周氏曰古作[illegible]○附按囗圜以象日形中从一者象陽數之乾一也

旦 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得案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倝 日始出光倝倝也从旦㫃聲○古案反○附伯琦周氏曰又赤色从旦意㫃聲俗作幹非幹翰字从此○字原作倝

㫃 旌旗之游㫃蹇之皃从屮曲而下垂㫃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㫃字子游○於幰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屮象杆其上注刀旁象旗旂俗爲㫃蹇字隸別作偃堊水也俗別作偃堰並非

冥 幽也从日从六冖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莫經反○附伯琦周氏曰从日入地中冥闇之義會意俗爲夵聲俗作暝非

晶 精光也从三日○子盈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月 闕也太陰之精象形○魚厥反○附伯琦周氏曰月太陰之精歛之時多○字原作[illegible]○附按中從二者象陰之坤二也與日字同意

有 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云九反○附按字原無此部

明 照也从月从囧○武兵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古文作明

囧 窗牖麗廔闓明象形讀若獷賈侍中說讀與明同○俱永反○附伯琦周氏曰明字从此

夕 莫也从月半見○詳易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多 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爲多重夕爲多重日爲疊○得何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毌 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讀若冠○古丸反○附伯琦周氏曰古冠字象形別作冠服之也俗爲公聲穿物持之也隸別作貫从此

𢎘 嘾也艸木之華未發圅然象形讀若含○乎感反○附按字原無此部○又按隸作马

𣐺 木垂華實从木马马亦聲○胡感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穗字从此

卤 艸木實垂卤卤然象形讀若調○徒遼反○附按字原無此部

齊 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徐鍇曰生而齊者莫若禾麥二地也兩傍在低處也○徂兮反○附伯琦周氏曰齊禾麥吐采上平也象形俗爲齊戒字莊皆反別作齋非

朿 木芒也象形讀若刺○七賜反○附伯琦周氏曰別作刺直傷也義異○附按隸作束

片 判木也从半木○匹見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

鼎 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象析木以炊也籀文以鼎爲貞字○都挺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

克 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徐鍇曰肩任也負何之名也與人肩勝之義通能勝此物謂之克○苦得反○附伯琦周氏曰象人肩能勝物之形俗作克

彔 刻木彔彔也象形○盧谷反○附伯琦周氏曰古稑字禾麥之采實下來象也象形○隸等字从此俗作象其○字原作蜀

禾 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从木从𠂹省𠂹象[illegible]○戶戈反

秝 稀疏適也从二禾讀若歷○郎擊反○附伯琦周氏曰指事隸別作歷字通

黍 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穜故謂之黍从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舒呂反○附按此字當作會意解

香 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許良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隸作香○

米 粟實也象禾實之形○莫禮反

毇 米一斛舂爲八斗也从臼从殳○許委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臼其九反舂榖也○附按隸作毇

臼 舂也古者掘地爲臼其後則穿木石象形中米也○其九反○附按字原無此部○又按隸作臼

凶 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許容反○附按字原無此部

朩 分枲莖皮也从屮八象枲之皮莖也讀若髕○匹刃反○附伯琦周氏曰木麻片也象形又音派

𣏟 葩之總名也𣏟之爲言微也微纖爲功象形○匹卦反○附伯琦周氏曰微纖之狀象形麻字从此○附按隸作林

麻 與林同人所治在屋下从广从林○莫遐反○附伯琦周氏曰麻枲也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麻其總名也从广人所治在屋下林象形俗作麻非○附按人所治在屋下似當屬指事

尗 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式竹反○附伯琦周氏曰隸作叔通

耑 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徐鉉等曰中一地也○多官反○附字原作耑○伯琦周氏曰種耑初化之題也象形凡物初生古同耑隸作端从此止直也

韭 菜名一穜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此與耑同意○舉友反

瓜 㼌也象形○古華反○附字原作瓜○附按中之圓者瓜也瓜後之直畫則蒂也左之長而曲者蔓也右之短而蓏者葉也故曰象形

瓠 匏也从瓜夸聲○胡誤反

宀 交覆深屋也象形○武延反○附按隸俱作宀形

宮 室也从宀躳省聲○居戎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

呂 脊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力舉反○附伯琦周氏曰子孫因以爲姓別作侶非

穴 土室也从宀八聲○胡決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竈窦等字皆从此

㝱 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疒夢聲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㝱之吉凶○莫鳳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宀疒會意夢聲隸省作夢

疒 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女戹反○附伯琦周氏曰疒古疾字病也象倚注之形从爿者牀也會意

冖 覆也从一下垂也○莫狄反○附伯琦周氏曰冖覆巾也象形隸別作冪通

𠔼 重覆也从冂一讀若艸莓之莓○莫保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

冃 小兒蠻夷頭衣也从冂二其飾也○莫報反○附伯琦周氏曰義與冃同象形隸別作冒字通

㒳 再也从冂闕易曰參天㒳地○良獎反○附伯琦周氏曰㒳耦也二數也从冂而中分之會意从古兩字借聲又借爲力讓反言車曰兩車必兩輪也隸作兩通

网 庖犧所結繩以漁从冂下象网交文○今經典變隸作网○文紡反○附伯琦周氏曰隸作冈用作罔網俗冈

襾 覆也从冂上下覆之讀若晉○呼訝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覂覈等字从此

巾 佩巾也从冂丨象糸也○居銀反○附伯琦周氏曰巾巽布也象形蓋巾未用糸之於丨周官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

巿 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天子朱巿諸侯赤巿大夫葱衡从巾象連帶之形○分勿反○附伯琦周氏曰上畫弖者古巿字亦聲一名蔽膝象形隸作韍紱通

帛 繒也从巾白聲○旁陌反

白 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旁陌反○附伯琦周氏曰白與胞也象形借爲白色字古文作𠂎○附按周氏雖本古文而許氏就今文形象作解雖有至理似當以從許爲勝

㡀 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毗祭反○附伯琦周氏曰隸作敝通

黹 箴縷所紩衣从㡀丵省○徐鉉等曰丵衆多也言箴縷之工不一也○陟几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所以狀箴縷之工不一也黼黻字从此

人 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形○如鄰反○附伯琦周氏曰人天地之性最貴故爲萬物之靈又作儿亦象形凡人在字下者皆从此

𠤎 變也从到人○呼跨反○附伯琦周氏曰轉注隸作化○字原作乚

匕 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卑履反○附伯琦周氏曰匕取飯之器也形類刀故从反

刀轉注○字原作𠤎○附按周氏謂形類刀故从反刀今詳類刀者是所從之由也但其反乎刀者義何在卽匕之形亦未見其與刀反也以許氏說爲勝蓋人之腹長圓而高兩旁則下者人之形也匕之腹長圓而下其兩旁反高者匕之形也人爲貴矣其形如此反𠂆之人則爲匕一物而已此凡轉注者皆一義確在先乃可言轉此處言反則已先有一正矣

从 相聽也从二人○疾容反○附伯琦周氏曰从二人隨行也會意隸作從俗爲去聲○字原作从

比 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吡一反○附伯琦周氏曰轉注○字原作从○附按此益不可以言反刀只當從許氏則字原之篆非也或疑反從之義何在曰人之相從果爲義理之當然此從之正也若但以私意爲依附而反乎當從之大義是則阿比耳豈君子之所貴乎

北 乖也从二人相背○博墨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又朔方曰北

丘 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崐崘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象形○今隸變作丘至古又从土○去鳩反○附伯琦周氏曰土石四方高中央下爲丘从山而窊其中象形俗作丘非

㐺 衆立也从三人讀若欽崟○魚音反○附伯琦周氏曰三人爲㐺多也會意之仲反○隸作衆○字原作㐺

𡈼 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徐鉉等曰人在土上壬然而立○他鼎反○附伯琦周氏

冂食忠重厚也从壬東聲○徐鍇曰壬者人在土上故爲厚也
埶作挺○柱用反○附伯琦周氏曰人在土上爲重會意借
爲平臥休也从人臣取其伏也○吾身躳也象人之身从人
聲貨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厂聲○身失人反○
㐆歸也从反身○徐鍇曰古人所謂之反身修道故曰歸也
於機反○附伯琦周氏曰轉注殷字从此則作依字倚也
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於稀反○附伯琦周
氏曰衣身之章也象衣之形○附按周氏謂象衣之形者是
也若指爲覆二人裘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老考
則于義以無所取同意○巨鳩反○附字原作求也
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盧毛眉髮之屬及獸毛
皓反○附字原作㐈○伯琦周氏曰會意也象形○莫袍反
○附字毳獸細毛也从三毛○此芮反○附尸陳也象臥之
原作乇伯琦周氏曰象形○字原作毳形○式脂反
○附字原作尸○附伯琦周氏曰象人臥之形死者有類平卧亦
曰尸借爲主祭之神而託於人之名也小篆作尸傳寫之譌也
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尺所以指尺規
榘事也从尸从乙乙所識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
以人之體爲法○昌石反○附字原作尺○伯琦周氏曰尾微
尺度以人之體爲瀘故从尺人也从乁象布指之狀會意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書數

从到毛在尸後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今隸變作尾○無
斐反○附字原作尾○伯琦周氏曰尾形之微者也从到毛在尸
後象履足所依也从尸从彳从夊舟象履形一曰尸聲○良几
形反○附字原作履○伯琦周氏曰从尸即人字从彳从
夂皆會意內舟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爲舟剡木爲楫
从舟象履形以濟不通象形○職流反○附字原作舟方
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府良反○附伯琦周氏曰方矩也刀
所以取方故从刀會意从乚象方形又枋也併船也借聲○附按
刀與曲尺皆所以取方之具是全體皆會意並無象形也周氏主
方圓言而以併船爲借聲似較許氏爲勝蓋象兩舟總頭之說亦
疑似而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孔子曰在人兄長也
難明也下故詰屈○如鄰反○附按字原無此部从儿
从口○許榮反○附伯琦周氏曰兄長也發者以育兂首笄也
教人故从儿从口會意古俗爲況字○字原作兄从人匕
象簪形○側琴反○附伯琦周皃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
氏曰簪所以結髮者象形隸作簪莫教反○附伯琦周氏曰隸
別作貌通頌字郎古𠑹廱蔽也从人象左右皆蔽形讀若瞽○
容字○字原作皃公戶反○附伯琦周氏曰故無目者謂
之俗隸先前進也从儿从之○徐鍇等曰之在人上是先也○
作瞽蘇前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附按字原作先

禿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徐鍇曰言禿人髮不
纖長若禾稼也○他谷反○附伯琦周氏曰禿無髮也从人
木聲佀从禾非○附按禾見視也从儿从目○古甸反覞竝
有禿而無髮者从禾會意○附伯琦周氏曰會意視
也从二見○弋笑反○欠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
附伯琦周氏曰會意去劒反○附伯琦周氏曰象气从人
口上出之形隸作㱃歠也从欠酓聲○於錦反○附伯次慕
欠○字原作炁琦周氏曰隸作飲○字原作𩚫欲
口液也从欠从水○敘連反○附伯琦旡㱃食气逆不得息曰
周氏曰人欠則有次也會意○隸作涎旡从反欠○居毅反
○今變頁頭也从百从儿古文䭫首如此首者䭫首字也○
隸作旡胡結反○附伯琦周氏曰古文䭫首字象形始九
反又刪結反𦣻頭也象形○書九反○面顏前也从百象人
○字原作䭫附伯琦周氏曰古首字○面形○彌箭反○
附按隸丏不見也象壅蔽之形○彌兗反○附字原作丏○伯
作面琦周氏曰丏蔽矢短牆也从到正轉注即倂倪也又
借爲𡗝敝之義首百同古文百也巛象髮謂之鬊鬊即巛也○
沔㴐皆从丏聲書九反○附伯琦周氏曰𦣻頭也巛象髮百
頁皆三字通𥄉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県字○古堯反
隨字體所用○附伯琦周氏曰从到首轉注縣字从此隸作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書數

県須面毛也从頁从彡○徐鉉等曰此本須鬢之須頁首也彡
非毛飾也借爲所須之須俗書从水非是○相俞反○附伯
琦周氏曰彡毛飾畫文也象彣䖵也从彡从文○無分反○
俗作鬚非形○所銜反附伯琦周氏曰文彡會意
文錯畫也象交文○無分反○附伯琦髟長髮猋猋也从長
周氏曰文文理也象文理錯乂形从彡○必凋反又
所銜反○附伯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司
琦周氏曰會意广之从一口發號者君后也○胡口反
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息茲反○附伯琦卮圜器也一名觛
周氏曰后有南面之象司有北面之象轉注所以節飲食象
人卩在其下也易曰君子節飲食○章移卩瑞信也守國者用
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字原作卮玉卩守都鄙者用
角卩使山邦者用虎卩土邦者用人卩澤邦者用龍卩門關者用
符卩貨賄用璽卩通路用旌卩象相合之形○子結反○附伯琦
周氏曰卩骨卩也象形古者國家放印執政所持信也从爪从
之以爲符信亦象相合之形隸作節卩○於刃反○附伯琦
周氏曰爪卩有跡會意隸作印色顏气也从人从卩○所列反
反印爲𢪋按也於棘反隸作抑○附伯琦周氏曰人之儀節
莫先於𠨍事之制也从卩𢪋闕○去京反○附字原作𢀩○伯
色會意琦周氏曰从卩𢪋節節奏字制尊當如此會意本古

厶卿字小篆辛法也从卩从辛節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
作僻卿从此必益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文益反又僻爲
必益反君也婢義反退也方壁反邪也普擊反辟歷也婢支反
辟䆁也匹婢反辟喻也凡此皆係借音別作避僻譬字並非
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布交反○附伯
琦周氏曰勹胎衣也象形古文胞字隸作包
象人裹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元气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
俱立於巳爲夫婦裹妊於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
巳至申故男季始寅女季始申也○布交反○附伯琦周氏曰與勹字通用隸作胞
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己力反○附字原作苟从羊與義善同
周氏曰苟自急自敕也从包省口在內者慎言也从羊與義善同伯琦
羊牲則貴自斷也微字
人所歸爲鬼从人象鬼頭鬼陰气賊害从厶○居偉反○附字原作鬼伯
琦周氏曰人歸爲鬼从人从厶會意○鬼頭也象形○敷勿反○附字原作甶
从此○附按隸作鬼从厶會意
象鬼頭○附伯琦周氏曰厶也象形故自營爲厶韓非曰蒼頡作字
自營爲厶○息夷反○附伯琦周氏曰厶也象形故自營爲厶韓非曰蒼頡作字
厶背厶爲公○附按隸作私凡說文所取義于字之次第皆
先有正而後有反先有順而後有倒凡此處言厶字形自營爲
先盡人之發念先以私爲其順與常經至于能言私爲公私反在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書數

勝火須滅盡特有取于相背而治爲純
天爲其突作字者之能洞悉人情也
宜也宜气散生萬物有石而高象形○所閑反○附字原作山
象形○所閑反○附字原作
不下也从山五灰反
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
周氏曰象形
形讀若儼然之儼○魚儉反○附伯琦周氏曰广亦聲○五葛反
岸高也从山广广亦聲○五葛反
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呼旱反○附伯琦周氏曰因广爲屋之象對剌高屋之象
周氏曰广半屋也因广爲屋象形
琦周氏曰广半屋也因广爲屋象對剌高屋之象
形讀若儼然之儼
周氏曰轉者从反广○附伯琦周氏曰轉注隸書作
岸文省曰爲厓宜佳反作魚爲反○附字原作
仄在高而懼也从厃自卩止之○魚爲反○附字原作危
人在厂上會意隸作危也山石
广之下○常隻反○附伯琦周氏曰从人在厂上會意○仄字原作
之下久遠也从兀从匕匕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亡在
形○直良反○附字原作長伯琦周氏曰長修短之長對久
象毛髮也○直良反○附按許氏徐氏說真切
之延長形俗爲長幼字展轉注非假借也
周說是轉注非假借也
短○附伯琦周氏曰古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文弗
之物字俗爲禁止辭
周氏曰古物字俗爲禁止辭
形○而琰反
而冉也象毛冉冉之形
形毛冉冉也象形周氏曰作其之

作兔獸名象踞後其尾形兔頭與㲋頭同○湯故反○
㲋附伯琦周氏曰又曰吐也䀌月而生俗作兔非
細角者从兔足首聲讀若丸寬字从此○徐鉉等曰
苜徒結反非聲疑象形○胡官反○附字原作寬
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附按隸作犬
苦泫反○附字原作犬○語斤反
周氏曰兩犬相齧也从二犬
會意穴蟲之總名也
周氏曰象形○書呂反
○徐鉉等曰目非聲疑皆象形○奴登反○附伯琦周氏曰
熊屬足似鹿从肉目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
又乃代反○能也皆假借別作耐非
獸似豕山居冬蟄从能炎省聲○羽弓反
羽弓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
火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呼果反
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
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囪○許廉反
會意字○呼北反○附伯琦周氏曰古
按隸作黑
在牆曰牖在室曰囪象形○楚江反
別作窗○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炮肉也从肉在火上○之石反
伯琦周氏曰會意
日會意
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徒蓋反○附按說文大字原注云他達反

視反豕也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羊至反
豕之頭象其銳而上見也讀若罽○居例
反小豕也从彖省象形从又持肉以給祠祀○徒魂反○附按隸作豚
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殺形○池爾反司殺讀若伺候之伺○附伯
琦周氏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象形
如野牛而青象形與禽离頭同○徐姊反○附
字原作𤉡
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羊益反○附字原作易伯
琦周氏曰易日月代易也故从日月會
意○隸作易蜥易字俗爲以豉反不難也
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莫下反
之形
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季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徐兩反
○附字原作𤉡
解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从豸省○宅買反○附字原作廌
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似从匕○盧谷反
行超遠也从三鹿○倉胡反○附字原作麤
獸也似兔青色而大象形頭與兔同足與鹿同○丑略反○附按隸作㲋

人之背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徐鉉等曰今別作腋非是○羊益反○附按經典作亦○俗爲旁及之詞

夨 傾頭也从大象形○阻力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大而側其上○字原作亣○附按隸作天

夭 屈也从大象形○於兆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大而折其首○附按隸作天

交 交脛也从大象交形○古交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兩脛交引之形

尣 跛曲脛也从大象偏曲之形○烏光反○附字原作尣○附按隸作尢亦作尪

壺 昆吾圓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戶姑反○附字原作壺

壹 專壹也从壺吉聲○於悉反○附伯琦周氏曰气不得泄也从壺會意吉聲伊真反又借爲專壹字於悉反○字原作壹

幸 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一曰讀若瓠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爲幸幸讀若籋○尼輒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隸別作㚔

奢 張也从大者聲○式車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大會意者聲○字原作奓

亢 人頸也从大省象頸脈形○古郎反○附字原作亢○附按隸作亢

夲 進趣也从大从十大十猶兼十人也讀若滔○土刀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大人也从十象人進脛之形會意皋奏字皆从此

夰 放也从大而八分也○古老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皋昦等字从此俗作昦吳非

亣 籀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他達反○附按字原無此部

夫 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甫無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大从一人參天地之義會意○

立 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徐鉉等曰大人也一地也會意○力入反○附字原作立、

竝 ○併也从二立○蒲迥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俗作並非

囟 頭會𡇁蓋也象形○息進反○附字原作囟○附按隸作囟

恖 容也从心囟聲○息茲反○附伯琦周氏曰心有息則上通於囟故从心从囟會意○字原作𢛠

心 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爲火藏○息林反○附字原作心

惢 心疑也从三心讀若易旅瑣瑣○才規才果二反○附伯琦周氏曰惢華心也从三心象形儒佳反亦通用[illegible]俗作蘂非○附按許氏周氏之說皆是一就人言一就物言也許氏首項與徐氏所注之音別

水 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竝流中有微陽之气也○式軌反○附伯琦周氏曰水五行之一北方之行立坎之晝也

沝 二水也闕○之壘反○附伯琦周氏曰沝古流字水行也从二水象形

瀕 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徐鉉等曰今俗別作濱非是○符真反

𡿨 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𡿨倍𡿨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姑弦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隸作畎同

巜 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巜廣二尋深二初○古外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隸作澮

川 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巜距川言深く巜之水會爲川也○昌緣反○附伯琦周氏曰从水而貫穿通之象形○附按隸作川

泉 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疾緣反○附字原作泉○伯琦周氏曰象水出厓地之形

灥 三泉也闕○詳遵反

永 長也象水巠理之長也詩曰江之永矣○于憬反○附伯琦周氏曰羕字从此

𠂢 水之衺流別也从反永讀若稗縣○徐鍇曰永長流也反即分𠂢也○匹卦反○附伯琦周氏曰水分流也轉注俗作派非

谷 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於口○古祿反○附伯琦周氏曰爲半水出谷之形○字原作谷

仌 凍也象水凝之形○筆陵反○附伯琦周氏曰隸別作冰乃疑陵反即凝字○附按今經典所書巳皆作冰

雨 水从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閒也○王矩反

雲 山川气也从雨云象雲回轉形○王分反○附字原作云○伯琦周氏曰云山川气也後世借爲云說字既爲借義所專故小篆又加雨作雲

魚 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語俱反○附字原作𩵋

𩺰 二魚也○語居反○附伯琦周氏曰捕魚也从二魚會意隸作漁斂

燕 玄鳥也籋口布翄枝尾象形○於甸反

龍 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从肉飛之形童省聲○徐鉉等曰象宛轉飛動之皃○力鍾反

飛 鳥翥也象形○甫微反○附字原作非○伯琦周氏曰非古飛字象形取其兩翄相背因聲借爲是非字既爲借義所專小篆作飛以別之

非 違也从飛下翄取其相背○甫微反

卂 疾飛也从飛而羽不見○息晉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隸作迅○

乙 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徐鍇曰此與甲乙之乙相類其形舉首下曲與甲乙字少異○烏轄反○附字原作乚○附按隸作乙在字旁作乚

不 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象形○方久反○附伯琦周氏曰不鄂足也象艸木華鄂蒂之形詩云鄂不韡韡

至 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脂利反○附伯琦周氏曰从高下至地指事

西 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先稽反○附伯琦周氏曰隸別作棲通俗作栖非○附按隸作西

鹵 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㡯西方謂之鹵○郎古反○附字原作鹵○伯琦周氏曰从西省中象鹽之形外象盛鹵與鹵同

鹽 鹹也从鹵監聲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余廉反

戶 護也半門曰戶象形○侯古反○附字原作戶

門 聞也从二戶象形○莫奔反○附伯琦周氏曰合兩戶謂之門居室所由出入以附聞音也象形○字原作門

耳 主聽也象形○而止反

𦣝 顄也象形○與之反

○附伯琦周氏曰隸拳也象形○書九背呂也象脅肋
作頤○字原作匠反○附字原作乎形○古懷反○
附按隸婦人也象形王育說○尼呂反止之也从女有
作乖○附伯琦周氏曰象陰柔之形奸之者○武扶
反○附伯琦○衆萌也从古文之象○彌鄰反○附字原作民
周氏曰會意○伯琦周氏曰民人民从氏而衍之民生各有
姓氏所以推本廓別右戾也象ナ引之形○徐鍇曰其爲文
而異於物也會意舉首而申體也○於少反○附按隸作
扡也明也象扡引之形庱字从此○徐鍇曰流也从
象丿而不舉首○余制反○附按隸作厂反厂讀
若移○弋支反○附伯琦周氏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
曰从反厂轉注○附按隸作乀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
象形乀聲揚雄賦響若氏隤○承旨反○附伯琦周氏曰氏
族姓之別也从乀者傳世如流水也會意今人以世爲姓
至也从氏下箸一一地也○丁禮反○附伯琦周平頭戟也
氏曰氐木之根氐也从一地也象形○○字原作氐从弋一橫
之象形○古禾反○附伯琦周氏斧也从戈丄聲司馬法曰
曰一曰句孑戟也○字原作卞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
杖黃戉右秉白髦○徐鉉等曰今俗別作鉞非是○王伐施
反○附字原作戉○伯琦周氏曰戉斧之長柲者也象形身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書數

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从戈从手手或說古垂字一曰古殺字○
徐鍇曰从戈者取戈自持也○五可反○附字原作𢦏○伯琦周
氏曰我戈名象形因聲借爲吾我字自謂也○附按許氏謂手占
乖字然則乖之久遠與取戈自書皆在我也以一字而台極善極
惡言之其爲鉤逆者謂之亅象形讀若厥○衢月禁也
指事盎嚴矣反○附字原作亅○附按隸作亅神農
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加二弦象形○巨今反○附伯琦匿
周氏曰樂器名以禁邪心也象形飾以王故从珏○隸作琴也
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於謹反○附逃也从入从乚○武
伯琦周氏曰隸別作隱○字原作乚○附方反○附伯琦周氏
曰入於乚也會衺徯有所俠藏也从乚上有一覆之○讀與
意○字原作匕傒同○胡禮反○附按字原無此部○又
按隸書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附頁反○附伯琦周氏曰
作匚匚四方也象地方之形缺其一者恐類口字也匚箱
文小篆別作方貫一字也爲受物之器曲象器曲受物之
王反隸別作匡通俗作筐弁○附按隸作匚形或說曲籀薄
也○邛玉反○附伯琦周東楚名缶曰甾象形○側詞反○
氏曰受物之器隸作曲附伯琦周氏曰甶竹器象形字
从此隸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五寡以近窮遠象形
作盧反○附伯琦周氏曰以覆屋者古者揮作弓周

六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甚質夾弓庾弓以彊也从二弓
射干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居戎反○○其兩反○
附伯琦周弓弦也从弓象絲軫之形○徐鉉等曰別作絃非
氏曰會意是○胡田反○附伯琦周氏曰从弓手聲手古文
玄繫也从系丿聲○胡計反○附伯細絲也象束絲
字琦周氏曰从系丿上有所連會意之形讀若覛○
徐鍇曰一蠶所吐爲忽十忽爲絲白緻繒也从系取其澤也○
爲絲糸五忽也○莫狄反○桑故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
○附按隸蠶所吐也从二系○息茲反○附伯捕鳥
省作素周氏曰象絲出於覛之形覛古繭字畢也
象絲罔上下其竿柄也○所律反○附伯琦周氏曰率大索也上
下附端象所用絞率者中象麻枲之餘○附字原作率或
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
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爲象○許偉反○附字原作虫○伯琦
周氏曰虫古蟲字有足蟲也象形○許中反借爲蛇虺字許偉反制
蝮也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形既爲借義所專爲小篆制字以別
之絲凡鱗介毛蠃之屬皆以虫蟲之總名也从二虫讀若昆
爲象未必蟲蛇頭也隸別作虺○蟲古魂反○附伯琦周氏曰
家形隸別作昆○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入風
○字原作䖵○直弓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形也東

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　書數

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
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故蟲
八日而化从虫凡聲○方戎反○附伯琦周氏曰風虫也从
天地之使大塊之噫氣也風動蟲生故从虫凡聲虫而長
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託何反○附伯
琦周氏曰時遮反借爲託何之何反彼之稱也隸作蛇○字原作中
○附按音託何反俗爲它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它頭同
者隸作它亦作他○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它爲雄
象足甲尾之形○居追反○附字原作龜○伯琦周氏曰象形者恐非
○附按字形它尾已象龜之尾矣字原篆文再加尾形者恐非
黽也从它象形黽頭與它頭同凡物無乳者卵生象
○徐鉉等曰象其腹也○莫杏反形○盧管反○附字
原作黽○附按中二直畫爲卵內陰陽分之會意左地之數
古文卵者象卵之外形內橫畫象卵殼之中所有也也从偶
一○而至反○附伯琦周氏曰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
二地之數偶也畫如其數象形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
乇音反○附伯琦周氏土高也从三土○吾聊反○黏
曰象地中物出之形附伯琦周氏曰象形隸作垚土
也从土从黃省○巨斤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又居也从
几隱反堇象竝古文○字原作堇○附按隸作堇田从土

○艮止反○附伯琦周氏曰界畫地也从田土會意

田 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待年反○附伯琦周氏曰田土地也象阡陌之制經界之形

畕 比田也从二田○居良反○附伯琦周氏曰从二田界也會意隸別作畺疆字通

黄 地之色也从田从炗炗亦聲炗古文光○乎光反

男 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於田也○那含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字原作男

力 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圉大災○林直反○附字原作𠠲○伯琦周氏曰致力也从攴手轉注古款識文如此凡治功曰力舊注象筋形

劦 同力也从三力山海經曰惟號之山其風若劦○胡頰反○附伯琦周氏曰會意隸作協協

金 五色金也黄為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从革不違西方之行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居音反○附字原作金

幵 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徐鍇等曰幵象物平無音義也○古賢反

勺 抱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之若反○附字原作勹○伯琦周氏曰勺抱取之器隸別作杓甫遙反斗柄也○附按隸作勺

几 踞几也象形周禮五几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居履反○附伯琦周氏曰踞几為以自安也象几形别作机非○附按隸作几

且 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子余反又子也反○附伯琦周氏曰且古俎字薦物之几也莊

所反後世借為發語辭淺野反又語助辭子余反隸字既失正音遂如半肉為俎以别之

斤 斫木也象形○舉欣反○附伯琦周氏曰斤斫木具也斧頰狀似刀象形借為斤兩字十六兩為一斤古以為貨字○字原作㔿

斗 十升也象形有柄○當口反○附字原作斗○伯琦周氏曰斗酌器也斗有魁有柄天之南北斗象為象形當口反小篆譌作考古者躋北斗為量故十升為斗隸作斗

矛 首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象形○莫浮反○附按字原無此部○又按隸作矛

車 輿輪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尺遮反

𠂤 小𠂤也象形○徐鍇等曰今俗作堆○都回反○附字原作𠂤○伯琦周氏曰𠂤小𠂤也从側𠂤象形俗作堆非

阜 大陸山無石者象形○房九反○附字原作阝○伯琦周氏曰从側山象形隸作阜

𨺅 兩𠂤之閒也从二𠂤○似醉反○附字原作冏○伯琦周氏曰象形○附按隸作隙○又按今字書作房九反

厽 絫坂土為牆壁象形○力軌反○附伯琦周氏曰隸作絫

四 陰數也象四方之形○息力反○附伯琦周氏曰四陰數也倍二為四从口中八象四分之形𡿧古文三籀文

宁 辨積物也象形○直呂反○附伯琦周氏曰象土陛四周之形又門屏之閒曰宁假借展呂反俗作貯非○附按隸作宁

叕 綴聯也象形○陟劣反○附伯琦周氏曰株衛反借為陟劣反費彝者之位也俗作

綴非○附按隸作叕

亞 醜也象人局背之形賈侍中說以為次第也○衣駕反○附字原作亞○伯琦周氏曰亞古堊字飾牆也象坊者縱橫飾之狀會意烏落反

五 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開交午也○徐鍇等曰二天地也○疑古反○附字原作乂○伯琦周氏曰乂易數以二書交午定四方中央之位而乂數可見矣象數之交疑古反交孛從此小篆加二書作文

六 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从入从八○力竹反○附字原作六○伯琦周氏曰六侌數三偶也北中旁畫如其數象形○附按周氏言猶如其數者上及中二畫三數也徑一圍三則外之一圍圍又三數也

七 陽之正也从一微陰从中衺出也○親吉反○附字原作七○伯琦周氏曰七昜數四奇也一畫當五而衺縱以記其二象形○附按周氏指化為四奇者籀一三五七九此七當五奇數內之第四奇也

九 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舉有反○附字原作九○伯琦周氏曰九陽數五奇也象屈曲究盡之形昜數終於九侌數終於十終則復昜動也侌靜故十字有定位而九字變通無方其象如此

厹 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尒疋曰狐貍貉醜其足蹞其跡厹人九反○附字原作厹○伯琦周氏曰隸作蹂○附按隸作内

嘼 犍也象耳頭足厹地之形古文嘼下从厹○許救反○附伯琦周氏曰嘼古獸字犍也獸可畜者象耳頭足厹地之形屬離六畜牲

馬羊犬豕雞豢之曰嘼用之曰牲許救反借為許救反又與畜字通用

甲 位東方之孟昜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一曰人頭宜為甲甲象人頭○古狎反○附字原作甲○伯琦周氏曰甲屮木初生之孚中也象形中从木末成之象因聲借為甲乙字

乙 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气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丨同意乙承甲象人頸○於筆反○附字原作乙○伯琦周氏曰乙魚腸骨在目旁象形乃則魚太乙借為十干乙字亞月之象

丙 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气初起昜气將虧从一入冂一者昜也丙承乙象人肩○徐鍇曰陽功成入於冂門也天地陰陽之門也○兵永反○附字原作丙○伯琦周氏曰丙魚尾也象形因借為丙丁字巳月之象

丁 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象人心○當經反○附伯琦周氏曰丁蠆尾也象形凡造物以全木為丁附著之因聲借為丙丁字午月之象

戊 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承丁象人脅○莫候反○附伯琦周氏曰戊古矛字古文作戉小篆首作戊鈎兵也建於兵車長二丈象形迷浮反因聲借為戊巳字莫候反戊字从宇聲既為借義所奪小篆又析古文作矛字以別之其實一字也後因避唐諱讀若武或如務皆非

己 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居起反○附字原作己○伯琦周氏曰己古紀字内目之學也象借綜之形因聲借為戊己字既為借義所奪小篆又从

[…]蛹之其眞一字也○巳蟲也或曰食象蛇象形○
[…]皆作人巳之巳字徐鍇曰一所孕也指事○
[…]切[…]反○附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巳象人
字原作巳○附齊○古行反○附字原作庚○伯琦周氏曰象人臍
鐘堰象形一曰鐘虡也故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
庸字从之借爲庚辛字辛郎泣出从一从辛辛辠也辛承庚
象人股○息都反○附按辠人相與訟也从二辛○方免反
字原無辛部說見前辛部辡○附伯琦周氏曰辡分別也二辛
易辞會意隸壬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
別作諧通壬也象人褢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敘也與巫同
同意壬承辛象人脛脛任體也○如林反○附伯琦周氏曰壬貞
壬也壬在前貞在後前後皆器物而中以橫木壬之指事詩我壬
我[…]予治壬將歸皆此字注疏音釋同因聲借爲壬癸字既爲
借[…]所專小篆又从人作任以別之亦借爲褢壬字又加媽反別
作無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
非承壬象人足○居誄反○附字原作癸○伯琦周氏曰癸
癸文[…]二木度地以取旁也與準同義从二水象形因聲借
[…]字隸別作癸揆揆通○附按籀文作癸从癶从天
十[…]月陽气動萬物滋入以爲偁象形○李陽冰曰子在襁緥中
巳[…]也即里反○附伯琦周氏曰子滋也象形十一月一易來

復萬物滋萌有取乎此故借爲了尥也从子無臂象形○盧鳥
十二支字爲子月之象字古文孑反○附伯琦周氏曰子脛之
稚骨也象形又孨謹也从三子讀若翦○旨兗反○附不
借爲泆也訖也伯琦周氏曰孨幼弱也从三子會意
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他
骨反○附伯琦周氏曰𠫓古突字子不順生有去之義从倒了○轉
注隸作突𠫓古文○附丑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
按隸作去者作厶丑時加丑亦舉手時也○敕九反○附形
伯琦周氏曰丑手械也从又手也有物以繫之象非去月
形因聲借爲子丑字十二月之象俗作杻杻拉非寅
黄象欲上出陰尚强象宀不達髕寅於下也○弋眞反○徐鍇曰髕斥之意
人陽气鋭而出上閡於宀臼所以擯之也象形伯姬鼎款識文可考因原作
寅○附伯琦周氏曰寅夾脊肉也象形伯姬鼎款識文可考因原作
借爲寅字正月之象又借爲寅敬字俗譌作寅別作寅皆非
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莫
飽反○附字原作卯○伯琦周氏曰卯闢戶也从二戶象開
闢形因聲借爲寅卯字爲二月出物生之辰震也三月陽氣動
孔俗作卯非○附嫁合錄經典皆作卯辰
按古生从乙匕象芒達厂聲也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
徐鍇曰匕音化乙艸木萌初出曲卷也○徐鉉等曰三月陽气

蟲艸木生上徹於上故从土厂非聲疑亦象物之出○植鄰反○
附伯琦周氏曰辰岸之交會處也从厂者岸也下象土坼裂之形
日月交會之次謂之辰亦借此義巳巳也四月陽气巳出陰气巳
也因聲借爲辰巳字三月之象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
爲蛇象形○詳里反○附字原作巳○伯琦周氏曰巳似也嗣也
易气生於子終於巳四月純乾萬物成形似人之所出則自子至巳形
具故巳與子相類以其滋則曰巳象巳子巳在
包之形舊說以爲象其形者非○附按周氏曰巳也字子不
言借然則寅字辰字戌字許氏午五月陰气午逆陽冒地而
氏皆就本月言亦未始不可午此予矢同意○午疑古反○附以
字原作午○伯琦周氏曰午古杵字舂木之具也斷木爲午所以
舂也象形以別之因聲借爲午未字既爲借義所奪俗从
木作杵字也○附按今疑古反之行味也六月滋味也五
易斷木爲杵搖地爲一字有木字也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
枝葉也○無沸反○附伯琦周氏曰未古味字六月百果
滋味已具借爲十二支字別作味加口後人所制也申神
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从臼自持也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
失人反○附字原作申○从臼伯琦周氏曰申舒也凡物由曲而申
指事因聲借爲申酉字○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酉之
字古文皆籀文酉形○與久反○附伯琦周氏曰酉釀米

麴爲酉以共祭祀賓客醫藥之用者象酉在器中之形人半水也
子誘反隸別作酒从水非○附按字原有邪部言邪闢戶也从二
戶相合象形以久反因聲借爲申邪字爲日入物收之義古以爲
鬬字隸用酉乃古酒字非是邪古文又按說文云古文酉
从邪邪爲春門萬物已出邪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又周
氏謂凡留柳等字皆从邪醪等字會意者皆从酉二字不可溷
用者固是但今經酉官也○字秋反○附見於上禮有大酋掌酒
典柳字皆作柳矣酋釋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禮有大酋掌酒
於戌滅也九月陽气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五行土生於戌盛
擊傷也傷而滅之也从戌一聲與恤通恤者心戌然而憂測之也
因聲借爲戌亥字古文作𢦏用戈之狀也○附按許氏從戌含一亦
之說自明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
簡首六身○胡改反○附字原作亥○伯琦周氏曰亥荄也象形有二
月之陰易無終絶之理剝上復下故亥从二人一男一女也乚字
也雖上閉於二畫之重陰而生生之道已萌於下矣故借爲十月
之象此聖人制作始一終亥之義也一太極也陰易無始斷可見
矣○事亥古文一日亥有二首六身也亥亦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比
亥六一下本象豕形○以上十四條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

右古六書之義第一章凡十五條○又章下凡三條○何謂轉注因文而轉注之側山爲𠂤反人爲匕反欠爲旡反子爲去此類是也〔元戴侗說〕○附按舊說因人于考老二字施說譌謬故戴氏衍出種種引証以實之不知所引四字皆變體形意也果如其說轉字或可强通而止字何說乎今詳轉注者因本義而轉進一層或因本義而旁及謂其緊承前義可轉而注釋也舊說誤將注字作主字意解故詰爲何說○轉注聲有不可窮則因形體而轉注爲倒㞢爲帀反正爲乏是也〔元周伯琦說〕○附按舊說此變體也不可爲轉注與戴氏同其失今詳如舊說是六書之外再有變體一書而爲七書矣周氏說甚當又凡形之因前形而來固爲轉注若義之因前義而來亦當爲轉注戴氏周氏尚單言形體而缺其意義耳○六書之難明者爲假借之難明也六書無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象形諧聲以成書牽于會意復爲假借所援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學者之患在

于識有義之義而不識無義之義假借者無義之義也假借者本非已有因他所授故于已爲無義然就假借而言之有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不可不别也曰同音借義曰協音借義曰因義借音此爲有義之假借曰借同音不借義曰借協音不借義曰語辭之借曰五音之借曰三詩之借曰十日之借曰十二辰之借此爲無義之假借先儒所以顛沛淪于經籍之中如泛一葦于溟渤靡所底止皆爲假借之所昧也嗚呼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宋鄭樵說〕○凡夫趙氏曰鄭氏諸論假借尤長惜其成書蕪穢用字冗雜耳○附按上文于舊說入假借者如好惡上下等字既謂當提出入于轉注則其條鄭氏詳分假借諸類已多確當矣然其書猶有所引未的失之繁雜者故趙氏譏之

○又按或疑如鄭氏說或借聲或借義將如此類言多矣不幾無字不可爲假借耶曰鄭氏于其書之末已自言之矣凡字形只一而各音各義不相蒙者皆不可爲假借此說甚是蓋有借義不借音者有借音不借義者有其一即借也若音義去借更無論矣至于音既别異而無所粘聯義亦渙散而不相關涉則各音各義謂之爲假誠然矣然則何借之有故鄭氏盡爲抛棄而不取安得謂字之皆假借耶又按如是者皆爲假而不借既不可入假借內愈知前所謂好惡上下等字爲借而不假者亦必提出于假借外另入之轉注乃各得其本分而兩無憾焉耳○又按或疑如妻女二字似與後義承前義有别曰以女妻人以女女人皆讀去聲女女人在有女後女妻人不在爲妻後故不言以妻妻人也此係因生人有夫妻之道而今以女妻之義未嘗不順且其爲靜爲勸仍與上下遠近等同也或又疑以女妻人易解矣以女女人則何說曰是以父母所生之女人而爲夫之女人也女則言其形妻則言其德其義一一也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因作書字銘曰提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

必有事焉神明厥德○朱子曰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僞者○又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以上三條朱文公游藝至論○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即奴態不足觀矣此意老索極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運筆轉折滑澀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案他古篆隸落筆渾不知如何布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爲整理也寫字不到變化處不見妙然變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變出此中饒有四面八尾之道復謟不媿而忘人乃可與此但能正自無婢賤野

俗之氣然筆不勢不靈而又忌褻熟則近於褻矣志正體直書法
通於羽也元陽之躬而鍾老不知此不褻之道也不可不知〇山
二十歲左右於世所傳晉唐楷法無所不臨而不能略肖偶得趙
子昂香山詩墨蹟愛其圓轉流麗遂臨之不數過而遂欲亂眞此
無他即如人學正人君子只覺觚稜難近降而與匪人遊神情不
覺其日親日密而無爾我者然也行大薄其爲人痛惡其書淺俗
如徐偃王之無骨始復宗先人四五世所學之魯公而苦爲之然
腕雜矣不能勁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不知董太
史何所見而遂稱孟頫爲五百年中所無乃今大不解乃今大不
解爲此詩仍用趙態令兒孫輩知之勿復犯此是作人千着然又

須知趙却是用心於王右軍者只緣學問不正遂流軟美乍途心
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爾輩愼之豪釐千里何莫非然寧
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扴滑寧眞率毋安排足以回臨池既
倒之狸猸矣公宅記〇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
墨不可補誠懸有至論筆力不專主一臂加五指乾封六爻瞻誰
爲用九者心與掔是取永貞遡羲文不易柳公語未習魯公書魯
公傳先詁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〇亂嚷吾書好吾書好在郁
郢波人應儀分數自知多漢隸中郎想唐貞魯國科相如頌布濩
老腕一雲摩以上四條傅靑主先生論書
右作字之法第二章下凡七條〇又章下凡一十二條〇書者君子之藝我於

此有功今盡言之先學間架次學名筆間架即古人所謂結
字也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
矩因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意在學
晉人也意不周而則病生此時代所壓間架可看石碑用筆
非眞迹不可趙松雪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妙唐人
難得也錐畫沙印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秘法姜白石云不必
爾知其憒憒也〇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
人書從前人落下便有把捉若學松雪書從徐季海李北海
入手便古勁可愛〇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只是不
學古耳〇作字唯有用筆與結字用筆在使盡筆勢然須收

縱有法結字在得其眞態然須映帶匀美〇嘗學蔡君謨書
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
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兼短取長〇本領精熟
則心意自能變化以上六條趙秋谷先生錄馮定遠先生論書〇楷法義本小篆
體承八分小篆八分脈絡照應猶筋林渾穆楷於點畫斜正
輕重閒用意詳密顯著殆倍古昔顧不究小篆不得六書之
義不考八分不識遞省之體法度結構槩焉弗明安問運筆
漢魏六朝及唐宋諸名公無不考究精核故其遺跡相傳至
今不朽彌珍也逮小篆八分之學廢而楷法亡矣一二逸民
如太原傅靑主先生上黨馮定遠先生雖大聲疾呼奈不算

不信何憑云楷法須本之小篆八分傳云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便奴態不足觀皆一語破的盆都趙秋谷夫子私淑定遠於其子補之深信而凜遵余私淑青主於其孫長房復受業秋谷之門始微窺楷法所從來謹述見聞如左信否則聽聞喜張亦堪自述張氏說楷序上

合合合 从人會今合全古全字等皆然

作人者非 倉倉倉 从食从口省者戶中一不可透口必四角皆完乃合食在口中之意

介介介 从人从八企佘全古同字筆皆从人作八者非 危負等皆从此作个工者非

侯侯侯 夕眠人也

臽臽臽 陷也象人在臼中形若非臽第二筆稍長過臼則失作召 臽者皆大誤

隹隹隹 先丿次㇇ク原相粘與眠人大似或作隹

幷幷并 力必順隨方是本从二人省或作并

兼兼兼 力必順隨二竪必穿透以其从二秉也

心

衣衣衣 水必傳承若乚占中則失一畫二人之意

卒卒卒 第四筆當竪若斜則皆稍長作卒承住然五筆乃可亦不宜太著迹

衆衆衆 从三人或作似甚妥聚而然

旅旅旅 从二人與上衆字俱不當挑鉤

予予予 篆文形若雙環句連楷須仍其形勢

幺幺幺 倒子也幺乙向了當粘幺

友友友 从二又先丿鋒左向次乙有夾

等同

步步步 从反正二止

舛舛舛 上下各穿透舞桀舞皆從此作舛者

誤

鄉鄉鄉 从反正二邑左當作从作乡者便失其意

鄉鄉鄉 从反正二

卩卩即古節奏二字

也也也 兩力相抱反正看乃見力正力七反力

比

心心心 四筆相抱也心在下之文亦然在旁者楷省作小八須共抱丨

必必必 从八弋从丿必

先丿不出鋒次乚中一當帶鋒向乚八兩開與心迥別或作八帶鋒相顧亦可

以以以 相粘

卬卩字原只一筆古止有巳無以後人增人分爲二或直作以亦可若丨一相離則非

作作作

中竪也中竪鋒宜長而左向末一竪粘中竪之末乃合草化字飛易見乃𠃌意末丨露鋒左向與一相連仍乙意

斤斤斤 初丿起處鋒自左來有

左左左 先一而短且兩頭鋒仰勢乃合篆文乚意

右右右 先丿而短起筆鋒自左來乃合乁意

弟弟弟 ∨上開下合丿必穿透中竪隸或作𢎨唐楷因多从八兗失本意

在在在 左竪必穿透丿方是从才借鋒土一鋒𡿨亻交處丨鋒𡿨ナ交處筆不到而意到神情自然團聚楷書中運用之妙也他當類推存不从才

用用用 上橫畫止著中竪方合卜中乃可用之旨

子子子 丨起處鋒宜長出𡿨𠃌起處方合ㄗ

去去去 上从倒子乙斜而長作欲連勢乃合乙意

意

幺幺幺 第二筆起處露鋒向左末筆宜斜各作欲連勢乃合乙意茲類同

言言言 第四筆必稍長乃是以其原抱第三三筆起處宜向第一筆鋒末或

欠欠欠 第三筆起處鋒相向方得冂意不可粘冂且二承𠫓處處作欠循可若作欠則非

而而而 內二竪起草也竪共承丿起處方得冂意聖教序善本內可驗

支支支 𠂇卽𠤎又卽𢎘第三筆丿起處必左曲句第一筆丿之鋒末切不可與第二筆一相粘

所所所 厂厂各相粘或作斤形雖俱斷意各相通名公所字多作个省一筆而丿必露鋒向左仍𠂆也言人此類用意體察自得

生生生 上丿形宜仰觀歐陽信本作生益明

軍軍軍 中起筆下面須極平方可當左邊半畫向自等向意

家家家 从勹起筆作丿方是作一者非

白白白 丿當露鋒从正

五五五 仍象乂錯綜形

千千千 竪必極中丿自外而內露鋒向亻乎禾等亦皆是意

正正正 竪正承起筆之尖重同

是是是 从日从正日恰正爲是中竪必正承日中上仍丿意

南南南 穿丫透冂且正承十乃得从十从用意

午午午 中竪必正對丿鋒之起處乃合篆意年缶等皆然

竹竹竹 二竪俱正對丿

矢矢矢 丿正對丿鋒起處直下透橫畫乃漸左引

艸艸艸 艹頭兩竪必穿透兩竪方是艸字此卽草本字

个个 鋒之起處位頭同

斗丶篆羊形雨違似不穿透承承承中从手从卩旁
卜丨當從甞萋等皆从此省丨者丨當正垂乚丿起
川艸左屮右乂皆穿透乃是然傳訛既久誰復是正之之之筆皆露鋒向上乃起
得中意齊齊齊川皆當承實處仍帶意惟頭魯公家廟碑最合他多承虛處作齊丨卮
瓜瓜厶點挨數筆皆牽連相著方合藥寶其垂意不不不丨鋒宜長針穿透丿
亻兩筆架處共停承一中方得丫意丶鋒恰對亻相交處方得巾意顔魯公直作𠂆猶見古人質朴飛飛
飛乚次丨二筆起處鋒互相顧有欲粘之勢古所謂形斷意連也凡左右相分之空準丨爲脊狹古所謂分間
布白爲爲爲法丿必三曲乃得避實之義且更可証楷也累本於篆隸八分也唐名公書法皆
然此類可見古人運筆徵妙處實即法度所在國列於此〇張氏說楷法度〇意在筆先字須每作一
思渴慮盡得其理俟形體脈絡如在目前然後下筆王右軍云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然後下筆
筆分間布白字分間架以承受猶屋之棟梁也白謂空也欲分布勻稱而各有意義丨調勻點畫

調點畫之大小長短粗細疏密使勻妥也四面停勻八邊俱備四正四開不可使彼缺筆到處實有
力筆不到處貴有神上稱下載上截點畫多者欲疏密相稱下截點畫少者欲承載得勢讓左左耳目並
於右耳目故上常讓左如唯城短妍咬之類讓右右於左手足捷
蓋內直謂左邊短少必與上齊亦是意也謂右邊短少必迎
故下常讓右如知勸馭細即之類蓋內直亦必讓右乃疊
與下皆亦是意也又聖賢集鷲之類欲下截
相顧揖其兩交成字或三體成字之類欲其有迎接輔相顧盼揖讓之神互相應接上下左右內外闘合
鋒鈎波擎之際神情欲互相照應引接也避就串插避其實處就其虛處串其寬處插其空處須安頓于前
補直于後形斷意連點畫絕不相粘或形體違背者欲神情映帶而意趣聯絡也筆忌重叠數筆
相隨者必變其形不可相同若一三順四順兩三學三四日田又若一畫一點如三橫四橫有不能減
夫太犬不可去一畫一點更爲大字乃佳若可去必原自贅疣也無不能加大又一點等皆然如天不可加一
天太大字方妙若可加必木朮破缺也合不可分既合兩字成一字則不能復分爲二字如顧野醫贅不可

分爲原頁里子將酉鄉食之類分不可合既各成一字則不能湊合二字爲一字如原頁里子將酉鄉食不可
合而爲顧野醫贅之類末四係孫鄙諭〇張氏說楷結構〇相傳執筆之妙無過撥鐙訣
云擫音葉大指按也押次指也鈎中指也格無名指也抵小
指也其法總欲指實掌虛執筆指端四指合併相助大指節
外拱緊抱用壽指力則指自能實掌自能虛轉動自然靈活
筆與準頭相對直如引繩筆在畫中自然純乎中鋒而運用
無不滿足矣衛夫人云筆點墨畫芟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
力王右軍云昔宋翼師鍾繇爲所叱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
改跡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
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

如高峰墜石屈折如鋼鈎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
如足行之趣驟又云書不得急若急作令墨不入紙意思淺
薄張懷瓘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如縣鍼如折釵股如屋漏
痕如印印泥如錐畫沙顔魯公云書不入木不如不學秋谷
夫子云横不可緩緩則無勢順不可急急則無力〔張氏說楷運筆〕〇
欲右先左爲一折右往爲二折至盡處收回左爲三折一是
也欲下先上爲一折下垂爲二折仍縮回爲三折丨是也欲
左先右爲一折左拖爲二折臨出鋒必稍停頓即爲一折丿
是也丨丿乀乀皆可類推雖作一點亦必縮回餘鋒〔張氏說楷三折
筆謎〕〇左不去吻吻口角也謂左邊尖如口角也右不去肩謂右邊肩齊如想也不知起

止謂不知下筆之先後則不能得勢不知向背謂不識形體之向背分神理解散平直相似謂橫順二筆平直使無受畫處也狀如算子謂形體肥瘠如算子也右長左短單謂橫畫也唐院體末遊此病左高右低謂橫豎及肩也今府史書多有之〇張氏說楷書病說〇附按朱子謂書數爲學者日用所須特舉許氏說文解字者謂說字之源在此也故今謹遵朱子意以說文爲主而附以伯琦周氏六書正譌使二說有相背者亦得詳察而說有所歸也既解字義執筆書之亦應有法故今又特補作字之法一章

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則今丈量田地畝角之法

右一方田第三章章下凡十一條〇假如圓田徑五十六步周一百六十八步問積步若干答曰二千三百五十二步法曰若單以徑問積置徑五十六步自乘得三千一百三十六步又以七五乘之得積二千三百五十二步合問若以周徑問積置周一百六十八步以徑五十六步乘之得九千四百零八步再以四歸之亦得前數若單以周問積置周數自乘用十二除之亦合前數附按此算圓田求積也方田最易算故今不錄古九數名方田者應是取比方之意謂於田之不齊比方之如其八亦名方程古田雖不必如後世之參差然使單就八家同井言則四方四正何待算乎〇又按此第一法既用徑自乘即算成一方田也故必用七五乘之乃得削成圓田其必用七五法者圓爲方四分之三故於七分內取其七五而除二五不用始合四分之三數也然乘數皆屬進數今則欲去四分之一故雖言乘而其數反減於前〇又按第二法以一徑乘四面之周則是暗加成四倍故末用四歸去其三乃合〇又按第三法以周自乘其必用十二除者說見下粟布章圓倉條〇假如弧矢田弦長四十步矢濶八步問積步若干答曰一百九十二步法曰置弦矢併得四十八步折半得二十四步又以矢八步乘之得積合問附按此謂田之圓處如弓直處如弦而又名矢者謂矢抑弦而前出指弦當中與弓背中之爲濶處者言也舊本謂此法不的另立一法今詳其法恐亦不確蓋凡此等田如弓之滲處若瘦小則一此法亦合若肥太則算數必失之少倘遇此田當並將弓身一周量係何數而牽入弦內算則肥瘦各依其本分乃得毫無誤也〇又按或疑瘦小而合者何謂也曰今即以濶數乘其長作長方算得三百二十步減半則以多奈酌以十分之四除之亦照上條用六數爲乘而得一百九十二步仍同上數但此就瘦小者約之也終以得外周之數爲的〇假如尖圭田其中長六十步下濶三十二

步問該積若干答曰九百六十步法曰長六十步以濶三十
二步乘之得一千九百二十步用二歸折半得積九百六十
步合問 附按此算成長方田而折去一半之法也 ○假如三角田每面一十四步
問該積若干答曰八十四步法曰置十四步以六因之得八
十四步以七歸之得中長十二步另以每面十四步折半得
七步因之合問又曰三角即圭也以半濶乘中長十二步亦
得 附按此舊法之正六面七說也恐亦不的蓋此形與二勾股交右而並立者同凡勾股之法皆合弦與勾數即當股之二倍若此以中股爲十二步則合七步之勾其弦應爲十七步今既以弦爲十四步則合七步之勾其股又當爲十步零五分安得十二也若照中長十步零五分算則以半濶乘中長得七十三步五分蓋將右半算成一長方田其所虛加之一半即左半之實當之故不煩加亦不煩減也○又按或疑此八十四步者據十四步言之似亦無誤曰今以股之十步零五分者乘下一十四步以扁方算之得一百四十七步用二歸除去虛立一半亦只得七十三步五分 ○假
如梭田中長五十二步中濶一十二步兩頭與中濶俱尖問
積若干答曰三百一十二步法曰置長五十二步以廣十二
步乘之得六百二十四步折半得積三百一十二步合問 附按此即二圭一順一倒也仍是以大長方田算之減一半以去四角之虛立者恰相合也○又按統宗載斜圭田謂圭之一面與道路齊則圭下之基址斜起與上文正立者不同然就中心之長視之仍與前畧無異耳 ○假如梯田
上廣二十步下廣三十步中長四十五步問積若干答曰一
千一百二十五步法曰置上下二廣併之得五十步折半得
二十五步以中長四十五步乘之得積合問 附按此一折半所謂截長補短法也與上虛立者不同又此與築臺之四方者有同有異其說詳見於後商功章直臺方亭條 ○假如眉田

上周四十步下周三十步徑八步問積若干答曰一百四十
步法曰置上下二周相併得七十步折半得三十五步另以
徑八步折半得四步乘之得積合問 附按此田之形上周大圓而曲絫若下周則較上曲已綏而圓包處形勢甚浩大兩頭尖形其徑當中爲最濶處論形勢與上田俱迥別然算法仍用對折蓋折二周則從中一渾化而內外皆勻又折濶處則自最濶以至最尖皆兩相補湊而無處不融浹矣因想形內有此天然一結難而算法即有此天然一入妙也 ○假如牛角田尖處兩旁皆灣其中依灣形
長十七步五分其底濶八步問積若干答曰七十步法曰置
中長一十七步五分以廣八步折半得四步乘之得積合問
或量內外灣併之折半另以半徑乘之亦得 附按此田形亦外灣大而曲處圓而畧絫內灣小而曲處畧綏其圓勢亦濶大下則爲平底與眉之半截甚相似而別見一奇者也○又按此另用居中算法以係牛眉也又一法與上同○又按原本尚有欖形田謂如橄欖形兩頭畧尖而中圓此如二弧矢合一也 ○
假如三廣田南廣二十六步北廣五十四步中廣一十八步
長八十六步問積若干答曰二千四百九十四步法曰併南
北二廣折半得四十步加中廣共五十八步以長乘得四千
九百八十八步折半得積合問一法倍中廣併南北二廣共
一百一十六步以四歸之得二十九步以長乘之亦得 附按此係倒順二梯也先併二廣折半者法與梯田同也又全加中廣不折且其形中間最廣小與單有上廣下廣者之中間大不同故乘後再須折半也今將上下截作兩梯田算之其得數亦同○又按次法倍中廣一而二也併南北廣又加二也故先用四歸去其虛立之三○又按原本謂三廣田必中廣去上下俱停乃可用此法若上段或長或短只當用二梯法算
○假如勾股田股長六十步勾濶三十二步問積若干答曰

九百六十步法曰置股長六十步以勾濶三十二步乘之得一千九百二十步折半得九百六十步合問附按此并係顛求弦數則但用算長方法一折而即合也○假如四不等田一坵截作三段量之一段直田長四十步濶二十八步南邊連長者勾股一段大段之長即作其勾之長股長三十二步勾濶十步其弦即大段田南外之南邊又東邊勾股一段股長四十步即大段田東邊之長也其勾又係東西者濶四步即南邊勾股田內股之最東一截則其弦爲大段田東外之東邊問共積若干答曰三共積一千三百六十步法曰先置直田長四十步以濶二十八步乘之得直積一千一百二十步又置南勾股一段股三十二步以勾十步乘之折半得積一百六十步再置東勾股一段股四十步以勾濶四步乘之折半得積八十步三共積一千三百六十步此乃准數毫忽無差附按此田作三次算倒當但雖四不齊矣而其每向則皆直今以左長右長相併而折取其中以南濶北濶相併而折取其中再以濶乘長亦應無差蓋已逐處而截長補短作一長方算也○又按原本尚有五不等田及倒順二圭等田皆另截開算又有大體名色已定而減圭減勾股減弧矢減梯等田皆先以大體算定再算小體以減之雖至紛雜其圭窐不過如上所錄而已矣○又按原本言丈量地切不可單以周圍步數算而計其積因舉方直二形謂方田長三濶三計積九步其直田長四步濶二步計積八步謂周圍俱一十二步二者以小數較已差一步況大者乎益一形有一形之情理其言良是○又按昔之善算者如此九章雖處處各有所立之法而皆不言所以立法之意故凡熟于學者同能用其法而多未能解其意也惟其未解則雖昔人間有與處亦將踵而蹈之今于各章頗搜索其所以然者期與學者用法而不爲法用耳

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糴得多少穀之類交是買賣質是典約變易是撞換

右二粟布第四章章下凡四條○今有糙米四百一十六石八斗八升舂作白米三百三十三石五斗零四合問糙米每石得白米若干答曰白米八斗法曰置白米數於左爲實以糙米數爲法於右除之即得附按此當以右四百歸左三百而呼四三七十二逢四進一十實得八數則右邊之一六八八皆對左邊已歸之八數爲除而已盡除之矣故曰每石得白米八斗○又按此章言以粟爲錢布則將粟作錢爲其本事如此四百一十六石八斗八升米每石價銀若八錢當作銀若干則又當以米數作實以八數作法乘之即得三百三十三兩五錢零四厘也○今有圓倉周三十六尺高八尺問積米若干答曰三百四十五石六斗法曰置周三十六尺自乘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尺以高八尺乘之得一萬零三百六十八尺以圓法十二除之得積八百六十四尺爲實以斛法二尺五寸除之即得附按或疑此算圓數而用自乘法凡上下停圓之自乘必皆以十二除之其義何在日此圓倉周三十六尺圍三者徑一應作十二尺之徑算先以十二爲乘開方得一百四十四尺用四歸每一圍三十六尺今圓之于方應除四分之一在一百四十四尺內除三十六尺得一百零八尺即圓一層之實數也以八尺之高乘之得八百六十四尺與原本所算得一積之數固無不同但今欲明自乘及十二除之義當另以前算一百零八尺之實數用十二乘之即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尺亦與原本所算之自乘之得數同蓋凡圓形之數皆用自乘者乃暗加十二倍之法何者今將圓盖一塊中用十字分作四塊看既以本原之數自乘其圓即爲每一塊內又牽及三塊而外加三倍之數四塊共加十二倍也故末後用十二除之即合本數知此則先得圓圖一層之實數以高乘之已不煩除而得之矣然自乘法數前提○又按或疑今將一千二百九十六尺用十二塊分之每得數一百零八尺是所謂加十二倍者連本身算耳除身則只加十一倍曰後以十二除者亦是將本身作內之一塊算若除身亦只是十一除故前加後減仍自合朧○又按或疑

以每規內加三之理實算原應除十二今細算只是除十一又何也曰此以圓乘圓天然之加自是于應除十二倍者適本身加之耳蓋將圓圍一圈者扯長以作大圈之一隅如圓物四分之一分則是再配以三分各接其兩端而成一大圓如是看已將本身化在所加三分之內○又按算法統宗曰古斛法以積方二尺五寸爲一石謂長一尺濶一尺高二尺五寸是也然斛有大小尺有長短各處不同若斛斗小者米以其本數除之即得彼處所積斛石之實今詳後世之尺不必同而積數算法則同斛之二尺五寸不必同而末用本處折方之尺寸爲除則仍同也○又按末後斛法之除原數八百六十四尺當在左爲實二尺五寸當在右爲法以右二數除左八數當呼逢六進三十三五除一十五又呼二一添作五有歸無除當起一還二歸之原二數也又呼五四除二十二一添作五五五除二十五二十添作五逢二進一十五六除三十則合

○今有平地堆米下周二丈四尺高九尺問積米若干答曰五十七石六斗法曰置下周二丈四尺自乘得五百七十六尺以高九尺乘之得五千一百八十四尺却以尖堆

積三十六除之得一百四十四尺爲實以斛法二尺五寸爲法除之合問附按此當爲一百五十六尺舊法似誤少十二尺也何者下周二十四尺則徑八尺開方爲大十四尺四歸每十六尺于六十四尺內除十六尺得四十八尺爲圓周一層之實又以高之六尺五寸乘之得三百一十二尺對減得一百五十六尺爲實也蓋五百七十六尺其言九尺之舉乃自地面而至米之尖尺如勾股之弦當用勾股法弦之九尺者其股只得六尺五寸之實以此乘五百七十六尺得三千七百四十四尺又用二十四除之得一百五十六尺乃二十四分內之一分也舊法下周自乘得五百七十六尺不當以九尺之高虛冒其實又下三十六除亦除之過多故較今之實數缺一十二尺也或疑下周之自乘既例多十二倍則上之虛十二者其外仍當有一本身在曰下之十二倍本身即在其內若除本身只是十一倍故以二十四歸之即合○又按變化之法若以此米作倚壁堆則下周仍用自乘其高仍作勾股之弦算但後所得之實前用二十四除者則但用十二除之以倚壁已須減一半也又有倚壁內角堆者則僅屬四角之一面當用六數除亦二十四數之六分也又有倚壁外角堆者則爲四角之三面當用十八之數除

之也○今有米三千五百石每石脚價五分因無存銀將原米堆濟脚價每石六錢五分却算問主人脚夫各若干答曰主人米三千二百五十石脚夫米二百五十石法曰置米三千五百石以脚價五分乘之得一百七十五兩是脚銀數爲實却將米價六錢五分併脚價五分共七錢爲法用七歸除實得脚價米二百五十石以減總米三千五百石餘三千二百五十石爲主人米合問附按此條作米價不但用六錢五分必併入脚銀五分作七錢算者欲併擬脚價在內也

三衰分以御貴賤廩稅此是理會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廩謂廩祿稅謂采地所取之稅

石三衰分第五章章下凡五條○今有銀一百二十一兩一錢七分五釐糶米麥豆議要米一分麥二分豆三分其米每斗九分二釐麥每斗八分五釐豆每斗三分六釐問三色併價若干答曰米三十二石七斗五升價三十兩零一錢三分麥六十五石五斗價五十五兩六錢七分五釐豆九十八石二斗五升價三十五兩三錢七分法曰置總銀爲實另置麥價八分五釐以二因之得一錢七分又置豆價三分六釐以三因之得一錢零八釐米價九分二釐又併三價得三錢七分爲法將總實一百二十一兩一錢七分五釐除以三歸七除即得米數三十二石七斗五升又用二因得麥數又用三因得

□□□□本石數爲實以原價乘之卽得各價合問附按此發□□□不齊之數求盡一之法二層也又以法求各物二層□□以谷物求各價三層也他多類此或疑此既併三價以除總實乃謂卽得米數者何也曰若將總銀數與以米數除之則是全鍛只糴米矣今將麥之二倍豆之三倍亦併入其中則所歸除之數乃能恰得米之一全分耳蓋明雖爲米之一分而已隱隱合六倍算之矣故下文再以三因三因合五□算而先有本身一倍自于全體六倍之數縱橫皆合乃能最後又以三物不齊之數各求價其數雖雜亂却恰與總銀數相合也○又按二因三因者僅一位曰因多位曰乘然則因之名與實雖與言乘者有別其呼乘數而乘之之法則仍一而已矣○今有甲乙丙丁四人各出本銀七兩五錢甲銀八色

乙銀七色丙銀六色丁銀四色共三十兩入爐鎔成一色後

又欲分散問各該若干答曰甲銀九兩六錢乙銀八兩四錢

丙銀七兩二錢丁銀四兩八錢法曰併四人各出七兩五錢

共三十兩爲法另以四人各原銀折作足色紋銀甲得六兩

乙得五兩二錢五分丙得四兩五錢丁得三兩將四項併得

足色銀一十八兩七錢五分爲實以三十兩法除之其實爲

得六二五色就以此六二五爲法以除各人折過足色銀數

各得分六二五色銀之數合問附按六二五色者六色銀畧高也謂之二五者將一色分作十分則二五乃半之半也○今有銀九十二兩分散四子自上挨次而

下減欲次子減於長子之數與三子之減於次子四子之減

於三子皆相停問各若干答曰長子三十六兩八錢次子二

十七兩六錢三子一十八兩四錢四子九兩二錢法曰置總

銀爲實又以長子四數次子三數三子二數四子一數四項

合併得十衰爲法以除九十二兩之實得九兩二錢卽爲第

四子所得之數又自下而上各加九兩二錢合問附按此遞減衰分也前算米麥豆者米爲一分故以先定米爲麥此第四子爲一數故亦以先定爲要也而前在三項之首此在四項之尾迹雖不同其先定一數乃如遞乘則無不同矣○今有米二百四十石令甲乙丙丁

戊五人遞減而分又要將甲乙二人分數與丙丁戊三人分

數相同問各該若干答曰甲六十四石乙五十六石丙四十

八石丁四十石戊三十二石法曰置總米數爲實又列甲五

乙四丙三丁二戊一爲衰又另併甲五乙四得九數又另併

丙三丁二戊一得六數又於九數內減去六數除三數却於

前五人衰內各增以三甲得八數乙得七數丙得六數丁得

五數戊得四數總上五項得三十衰爲法以除二百四十石

之實得八石爲一衰數以八數乘各人後所增之衰數卽得

各人所得之數合問又一法算就戊起遞加八數至甲止附按此卽上一條法也但上之十衰卽可爲法者以其于數單欲遞減故也此則于遞減之內又要上二項與下三項相等故必又停勞作二堆而取少數爲齊但既餘三數則又難算矣此既用法之神妙在卽將三數化開于五推各加三數前用五四三二一者挑又成八七六五四既能使上二與下三相等而又于遞減之法絲毫未改故二種皆合遂成一奇妙也○又按或疑此中轉移之妙果何在曰一二三之合數不能與四五對立若四五六之合數則能與七八對立也凡大數之合者其中立本之小數必先無不合○又按又一法之遞加法謂戊既是四八三十二數則丁卽是五八四十丙卽是六八四十八推之乙甲皆然此法又是一就則皆就不然爲得之最捷而又不勞也○今有欲換金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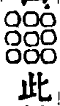
千兩令休寧績溪二縣金行鋪戶三七上納問各該若干答

曰休寧縣二千一百兩績溪縣九百兩法曰置金總三千兩
為實以七因休寧邑數以三因績溪邑數合問附按原本云此三七衰分也今以此等易算畧載一條以見法皆二八衰分四六衰分等皆倣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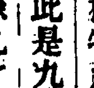
四少廣以御積冪方圓積冪如今倉然積米其中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算圓器作如何算各有法也

右四少廣第六章章下凡六條○開平方法有實而無法商約而
除之○問開平方欲積三百二十四步一面若干答曰一十
八步法曰置積三百二十四步為實另約初商一十步於實
隔數位之左其下法亦置一十步於實隔數位之右名曰方
法以左呼右一一除實一百步餘實二百二十四步即於右

之方法一十步倍之得二十步名曰廉法又另約次商八步
於左初商一十步之次亦置八步於右廉法二十步之次名
曰隅法以左位次商八步與右二十步相呼二八除實一百
六十步又以左八步對右八步相呼八八除實六十四步恰
盡附按算法統宗載一圖以粗綫圍四面作一方形內用細綫隔成直橫皆二十八方謂一方即一步也又于內隔十字一粗綫其直與橫皆當十步之位則酉南一方為十步一大方東北一方為八步一小方西北方為順八橫十之一卧長方東南方為順十橫八之一立長力是西北東南二方其大小皆同将一順一橫耳然于大方少二十數于小方多十六數必不能齊者此又開方天然之數也名大方曰方名長方曰廉名小方曰隅○又按原文名曰方法者先除大方之數也蓋大方橫順皆十故以左一作順數右十作橫數而呼一一除一自乘以除大方也凡此條皆用左右自乘者乃開方算法故除不然也後名曰廉法者次除長方之數也蓋廉之一面與方面同故仍用前一數然方為一方廉為二廉故皆方一數倍作二也是已將卧廉之橫與立廉之直盡入算內但二廉所缺二面則皆八數不復可用一故後遂置左一數于局外也至于名曰隅法者于右二數位下另置八數此為隅內直面之八而左位又另置八數者既為二廉橫算之八又為隅內橫算之八故其後以此一位與下二位作五乘而得除盡三域之數連前初商共除三不齊之四塊此其法之所以立○又按凡方欲見全面者皆先有一面不知其積數乃須算之今反以全面求一面似倒矣然設欲將萬千有零之數欲以令方排之而預求其一面未始不可但此已云有實無法而原本又云若初商再商不盡其數仍前又商將此真為商法矣今擬倍廉之後即以二九與其所餘之數計之而虛包隅之一面作三九算如此條三九應二百七十步今只二百四十步不足則應算以八數即合矣若除此而尚有餘則是原多幾數不能整齊開方者亦得確知其為餘幾也蓋隅數斷無與廉等者而少內之多寡皆隨乎廉之直橫至于其至少者如十一開方則餘二十一數倍廉之後約三一應除三十今只二十一數亦合也知廉濶而隅即多廉狹而隅即少則左下位所定之數已為右二位之取裁而自無初再商不盡從頭復商之病矣○今有方箭八十一根問外周若干答曰外

周三十二根法曰此是八個周中包一也置方箭八十
一根減去中心一數餘八十根以十六乘之得一千二百八
十根為實之立置在中位另以八為縱列於右位用帶縱開
平方法除之初商置三數於左位其下法亦置三數於右縱
八之上共為三十八左右對呼三三除實九百又左三對右
八呼三八除二百四十餘實一百四十另以下法初商三十
倍作六十不倍縱再用次商二於左初商三十之次其下法
亦置二於倍方之位共成七十以左二對右七呼二七除實
一百四十恰盡得周三十二根合問○今有圓箭一百二十
七根問外周若干答曰外周三十六根法曰 此是六個

周中包一也置圓箭一百二十七根減去中心一數餘一百二十六根以十二乘之得一千五百一十二根爲實之立另以縱六列於右位用帶縱開平方法除之初商三十於左亦置三十於右縱六之上共三十六左右相呼三三除實九百三六除實一百八十另以右位初商三十倍作六十不倍縱再用次商六於初商三十之次其下亦置六於倍方之次共七十二左六對右七呼六七除四十二又左六對右二相呼二六除實一十二恰盡合問○今有三稜物九十一個問外周若干答曰外周三十六個法曰



此是九個周中包一也置三稜物九十一個減去中心一數餘九十個以十八乘

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個爲實之立另以縱九列於右位用帶縱開平方法除之初商三十於左亦置三十於右縱九之上共三十九左右相呼三三除實九百三九除實二百七十餘實四百五十另以右位初商三十倍作六十不倍縱共六十九再用次商六個於左初商三十之次其下亦置六於倍方之次共七十五以左六對右七呼六七除實四百二十又左六對右五呼五六除實三十恰盡合問附按原本截方箭圖其順以小圓點爲九數橫亦九數者欲見中一點爲主而外一圈以八數圍之其第二第三第四層皆然又截圓箭圖中心以六數圍繞已見上文其外又繞五層共一百二十七數至於三稜圖中心亦見上文外又繞三層其形自下而上第一層爲十三數第二層東西皆踰半子爲十二數每層減一子其高亦十三層至頂則爲一數蓋爲三尖停立之形如兩勾股之相背而立者

然○又按此必先除中心一數者凡三圖皆有中心所謂一以八包以六包以九包者也蓋一數者固不能分又以此貼身一圍爲內第一層則凡八數者外加一層即加一八數由內達外層層之遞加皆然六數九數俱與此同然則中心之一實爲衆層之主亦猶一誠爲萬事主宰之象乎○又按方圖以十六爲乘者以單算本圖欲得其周圍而難求故化本身作十六堆則順積四個橫排四個別成一大圖者欲取此大圖之一術而皆本身小圖四面之一周也故十六遂爲用乘不易之法餘悟此理卽移此法於圓尖二圖而定六圖者以三六一十二定九圖者以二九一十八皆依上二八一十六之數也○又按此雖用前開方法又言帶縱者前開方只是本數此是除所乘之數然此猶不同而同也前是算開方一面之數此是算四面之周遂有大異蓋凡周圖四面之形如本圖一面九數而全周却是三十二數者四八三十二乃於每方各減其一而始得四停也今十六堆之一面雖可當其全周而一面之四九三十六則較其三十二之實數已多四矣直多四橫多四故必帶除八數於開方之內也初商除大域之帶再商除小域之帶故縱橫之大小皆合也然單名縱者所重在十六堆一面之縱故舉縱以該橫知此則縱只有八無可加也故其法倍廉不倍縱○又按或疑今以縱爲八數

而十六堆內各除上面八數右一面八數其東北隅猶有一數未除焉能恰合曰以其所多之一而各補中心之缺又或縱橫八數皆各就其當中空心十字言故除之無一不合○又按或疑此十六堆以八爲縱橫易明若十二堆者以六爲縱橫猶可悟圓者爲方四堆之三且六可言縱三橫三也若十八堆之九則難醒矣曰銷鎔而言之其理數仍一也今用十八者於四四一十六之外又加二堆蓋二堆者乃十六堆停方內四分之一不足而爲其半也則縱亦四數而加半橫亦四數而加半合之則成九○又按此三圖皆以居中有一子者算然圓尖二圖斷無不以一子居中者而方圖則有之蓋方變數即以四子居中也惟此三圖所乘之數皆在一千之上二千之下故皆以三三除九百算起若四四除一千六百則必二千以上之數乃有之但今若以一千六百八十一開方算而一面之數已爲四十一蓋惟開方者不加乘數則一本數已多猶若少也故與此開方帶縱用乘數算者不同當先別之○又按此皆舉外周而言其一爲三十二數其二爲三十六數皆幾十幾數僅用二項以言法也若開方者祇幾百幾十幾數則爲三層更加以千則爲四層皆當左右每加一位除畢卽於右位倍其廉如一千二百三十四數開方得一百五十二萬二千七百五十六數左右立一數一除一百萬

右一倍作二又左右立二數二二除四十萬除五有一十萬二二除四萬除上位一千下有六萬右下位二倍作四又左右立三數以左三呼右二三除六萬三三除一萬二千先除一萬又除上位一萬下有八千三三除隔位九除上位一千下有一百右三倍作六又左右立四數以左四呼右二二四除八千四四除一千六百四六除二百四十四四除一十六數則合矣是第一位固當倍廉而第二位第三位皆須倍廉而算也至於此三圖帶縱之算所帶之縱皆在第二位即有時承入於上位者以初商再商已畢也若還有三商四商則此縱至再商已畢之後又當撥出其本數移於下一位而空中位以居三商之數若更有四商其撥法移法亦然皆所以備其變也○又按原本認商歌曰一千商十定無疑三萬幾為三十餘九十九萬不離七百萬方為一百推又自解曰謂如積一千步約商一十步積三萬步約商三十步又如積九十九萬步只約商九十步必積一百萬步始可約商一百步乃自乘再乘之積而求原數也此謂有實無法故曰約之此為其大畧矣○假如方箭積六十四根問外周若干答曰外周二

十八根法曰此是雙層者若只以方箭積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一面方八根却減去一根得七根以四因之即得外周二十八根之數前方箭積八十一根乃是單層者若只以方箭為實以開平方法除之得一面方九根却減去一根得八根以四因之得外周三十二根亦得凡面方八數為雙乃八八六十四也九數為單乃九九八十一也此法不論雙層單層皆可用更為簡捷○今有方箭一束外周三十二根問總積若干答曰八十一根法曰置外周三十二於左亦置三十二於右加內周八於右共四十相乘得一千二百八十為實以方束法十六除之得八十加上中心一共得八十一根合問此方物乃是八個周中包一以八歸外周即知層數也

自內之外每層加八自外之內每層減八附按或疑此亦成一千二百八十之數假為巧於圖湊者又以十六除之安得不合曰此是以實數算其全數特作法者有加內周一語湊於自隱其法而人遂不易知也蓋此三十二自乘得一千零二十四又以八乘三十二得二百五十六原是兩事而其法仍與前方圖之用乘用帶縱者相表裏也蓋三十二者固為一周之數今即用此作算本身一圖全數之法但先將其少中一心上下左右之一全十二字除去而觀之則左邊即四八三十二數右邊亦四八三十二數合成六十四為一圖再加中心十字縱八橫八即成八十數而得其實矣特少中心一子未加耳一圖如此今則相乘作一十六圖算亦是如此故必用十六歸除之然則加內周一語仍是前所帶縱橫皆八之意也而前以除縱而人難覺者今又以加內周而人易或其實皆至密之法耳○又按原本又載圓箭三稜二圓問總積今以法同不重出圖圖求法亦用十二至三稜束法亦用十八也

五商功以御工程積實商功程如打土論方千打算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幾多人工又如做屋亦可算幾間用幾多人工之類

右五商功第七章章下凡五條○今有築直臺一所上廣八尺長二丈下廣一丈八尺長三丈高一丈八尺問積若干答曰六千尺法曰倍上長得四十尺加下長共七十尺以上廣八尺乘之得五百六十尺另倍下長得六十尺加上長二十尺共八十尺以下廣一十八尺乘之得一千四百四十尺併二數共二千尺以高一十八尺乘之得三萬六千尺以六歸之合問○今有築方臺上方六尺下方八尺高一十二尺問積若干答曰五百九十二尺法曰依方箭法以上方六尺自乘得三十六尺下方八尺自乘得六十四尺又以上方乘下方得四十八尺併三數共一百四十八尺以高一十二尺乘之得

一千七百七十六尺以三歸之合問附按凡物上小下大者單以上算則不足單以
下算則有餘故此臺必先合上下二面並算然後可及其高
但既增加一倍故末當用二歸倂減一半而已猶單下面之
有餘補單上面之不足而得其實矣此爲不易之理法也今
前臺加作六倍算故末用六歸後臺加作三倍算故末用三
歸也或曰後方臺上爲一面下爲一面四旁同只作一面故
以三而算爲其準繩若前長臺上下固爲二面四旁則前後
同一面左右同一面故其算不可用後臺法[illegible]
後臺算法則必失者是也然謂後臺當用三而算因前臺當
當用六而算者則皆非也今姑以其前法算其後臺而亦合
其數者後臺亦六面也然竊發前法於廣將本面內之二面
用互乘者取何義乎若今即用伊加六倍法但廣不用互上
長即作三倍算下長亦然末用太歸與上文用三歸者將得
數六千三百尺則二歸法不更簡而捷乎或曰後方臺亦五
下二面而不用互但若不加四旁六爲四十八一面則只是其
之四面矣恐非六面算法曰後臺各算上下二面則已算
算其四旁矣設上面無四旁何以六六三十六乎今將已算
上下面之四旁者而就此數以算其高即爲將全臺四旁之
面詳算之矣舊法復加一面不亦贅乎且即欲加一面亦當

將上下二面之合數從中折半而加之乃爲再加一面末用
三歸除之將仍與用二歸者得六百尺之數同今則但當合
上下之數爲六八四十八於上面三十六則多十二較下面
六十四則少十六不能居二數之中病根已隱伏若用倂折
則此處爲少二十數又以高之十二乘之共少二十四數宜其
三歸之得數較上二歸法而欲其八尺則是猶有遺漏非只
法也或曰安知今之所謂二歸法者不爲非而古法不爲是
乎曰今將用二歸法之意推明而以形想之假如後臺左右
有二簡尺數皆同先將左臺以六尺之四方者取其中心自
上達下而空之爲六六三十六共十二層皆上面之數又將
空心之臺耶而倒合於右臺之上則其空心之上下皆同者
必將自上而下漸漸開拓乃能與右實心臺之自下至上漸
爲瘦小者兩相合縫而成一八八六十四自上至下亦十二
層而層層皆爲下面之數然則今算內所爲合并二臺之[illegible]
境即此象也而追言其先原二臺也則是去一半而成原臺
一臺之說也何用再加作三面與六面之繫頸乎或曰合則
以此形言之似倒合之一臺上面在右臺之根脚者尚[illegible]
其何而漸尖之二小角只此是以形想耳若實算之則[illegible]
二臺既皆折成六百尺今將左臺之六百尺者取其[illegible]
六三十六尺十二層共得四百三十二尺之數以爲全一[illegible]

面之臺則下剩一百六十八尺爲全一尺矣又算八八六十四尺十二
層共得七百六十八尺爲全一下面之臺另取左臺所剩之
一百六十八尺加於右臺六百尺之上共成七百六十八尺
而與前算全一下面之臺數恰合則是形有八小角者迹之
滯耳其實擁勻一算並無缺少也然則舊法算前臺減三百尺
者以上下廣之一互乘而生誤算後臺減八尺者以其所加
一面缺二數而生誤也〇又按用法以畫一爲約而該今前
臺積上下長濶得七百尺乘以高得一萬二千六百尺折之
得六千三百尺後臺亦積上下長濶得一百尺乘以高得一
千二百尺折之得六百尺是皆用二歸法也若舊法則前臺
算成六千尺後臺算成五百九十二尺約爭十倍有零則是
後臺減八尺者前臺應減八十尺有零今何以少三百也惟
其前後用法不畫一故其缺於正數者亦參差而不齊益見
舊法之有訛誤矣〇又按或疑若下面方八尺上是尖頂者
高亦八尺將用何算法曰此既無上面即當單用下一面之
數積高八尺算後仍用二歸以其上虛下實即爲用虛加一倍
然則與上之算法一而已矣〇又按或疑此亦是平時對折
法曰仍有不同處如上長二丈下長三丈共折成二丈五尺
上濶八尺下濶一丈八尺共折成一丈三尺乘之得三百二
十五尺再以十八乘之得五千八百五十尺仍與此六千三

百尺不同也何者此處上長乘以上濶則一百六十尺下長
乘以下濶則五百四十尺合之則七百尺折半則三百五十
尺矣與上之三百二十五尺原不同也蓋上之折法以兩頭
不齊而折取其中者如一塊田北長二丈南長三丈東濶八
尺西濶一丈八尺也長與長合濶與濶合各折取中然後乘
之此算地上一面之法也其四面皆實故算畢則無可減若
上文算作七百尺者算上下二面虛立一半於內必除之乃
合此算開方四面若上小下大之法也故算畢仍須減一半
然一爲折後而始乘一爲全乘而始折其數固顯有不同矣
若曉然於此用二歸法之意則將上七百尺者以十八乘之
而減一半前法既得上六千三百尺然今另立一法豫用二歸
對折一半作三百五十尺算而以十八乘之亦是六千三百
尺則又先除後除其數無不同也〇今有築堤一所東頭上廣八尺下廣一
十四尺高九尺西頭上廣一十二尺下廣三十尺高二十一
尺東至西長九十六尺問積若干答曰二萬八千八百尺法
曰以東高九尺倍之得一十八尺加西高二十一尺共三十

九尺却以東頭上下廣併之共二十二尺乘之得八百五十八尺折半得四百二十九尺次以西高倍之加東高共五十一尺却以西頭上下廣併之共四十二尺乘之得二千一百四十二折半得一千零七十一將二數相併共一千五百尺再以長九十六尺乘之得一十四萬四千尺為實以五歸之得積合問附按上文直臺之廣與長即此堤之廣與高也上臺之高一丈八尺即此堤之長九十六尺也活變看之堤即一臥臺也仍須用前法東高九尺以東上廣八尺乘之得七十二尺以東下廣一十四尺乘之得一百二十六尺共得一百九十八尺西高二十一尺以西上廣下廣二箇共四十二尺合乘之得八百八十二尺二數相併共一千零八十尺再以長九十六尺乘之得十萬零三千六百八十尺用四歸去其三分得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尺為正數也○又按或疑前臺俱用二歸法此又用四歸何也曰既算東頭又算西頭以全長乘之則已二堤矣此當用二歸與上二臺同

也但上長臺上面之長與濶皆同故以長乘濶只用一次算今因東頭上下廣不同既乘上廣再乘下廣是合寬窄而不齊者以取其中則逐尺當減一半算乃為正數此必用四歸者為原將前二歸法雙用之也○又按或疑前二臺皆本所算較正數皆少今又多何也曰今將折者不折則得二十八萬八千尺舊法於直臺已用六歸今彼仍是前法但東頭上廣之乘已成三面加下廣即成六面又加西頭一倍共成十二面今以十二歸除除前數僅得二萬四千亦較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尺之正數為少仍與前同也○又按或疑此固多矣而其二萬八千八百尺較應得正數必多至二千八百八十尺者何也曰彼既應用十二歸除矣先用折法減去一半則後仍當用六歸乃仍是其前法應得二萬四千之數今多四千八百者是則用五歸既得六分之一為二萬四千又將二萬四千一分作五堆分之各為四千八百而加四千八百之一分於二萬四千之上故誤作二萬八千八百尺也內除應得之正數故多二千八百八十尺是較前二臺而多且多甚者皆用五歸而致誤然即用六歸亦不能與正數合則又以上高下高互牽之故仍與前長臺無不同○今有大都路至杭州四千二百七十五里馬從大都往南日行一百二十里船從杭州往北日行七十里問船馬幾日相會各行若干答曰二十二日半馬行二千七百里船行一千五百七十五里法曰置四千二百七十五里為實却併船馬日行共一百九十里為法除之得二十二日半又即以二十二日半為實各以原行里數乘之得各行數附按此既以相會為問故須各二者除之除併而日得矣○今有磚一堆長三丈高九尺入深四尺每塊長一尺濶五寸厚二寸問共該若干答曰二萬零八百塊法曰置長三丈為實以每塊厚二寸為法歸之得一百五十塊另以高九尺以每塊濶五寸歸之得一十八塊即以一百五十塊乘之得二千七百塊又以入深四尺乘之合問附按此亦尋常算法然欲

深明其用法之意使請法面面玲瓏則本體轉當詳說矣蓋此等堆物固不須算上下同之一面而南北同一面東西同一面則皆當細數夫此堆之長與高者其大數也一塊之濶與厚者其小數也今以大長為實以小厚歸之則數在南面為三丈之長一尺之厚定矣而其高則猶缺一也又另以大高為實以小濶歸之則數在西面為九尺之高一尺之濶定矣而其長則猶缺也故後必將長數乘其高數以開二扁方而南西二面之所缺乃一舉而盡稱之且即為以南面二寸之厚乘西面五寸之濶而上下之為尺數者既細又即為以西面五寸之濶乘南面二寸之厚而前後之為一尺者亦明然其妙猶在順橫各為一數則一乘以開方即得長方之一全屑而乘後本無可減遂與算臺堤之法大變而不相同也○又按或疑臺堤之用二歸四歸為減虛立者而欲得其實也今此堆用二歸五歸者又何也曰此於三丈之長欲剖分為二寸者凡幾取義亦異蓋半折二歸為二人所得之一分此則為二數所得之全分仍名歸者以其名易曉而數不殊耳其實則全別也或疑二寸之厚原就上下言此似以左右算矣曰此厚仍是就上下言也或又疑縱橫皆一尺則上下即是左右原不必細分但此言長三丈耳奈何於上下即作一尺算哉曰此為高九尺立其基故先以板一尺為準猶後欲為

深四尺立其具亦先以濶一尺爲率爻或因疑一層全數既
定始好算深則是前次不算深者未暇及也今乃於十堩之
長一尺始終不一言者何哉曰此已暗算於內也夫三十尺
之長必假以一尺之長一尺之高而以二寸之厚算之爲得
一百五十堩假其長爲一尺五寸則是只應得一百堩矣豈
必將高一尺者先算定而一層之爲長一尺厚二寸者旣得
一百五十堩則高九層卽得一千三百五十堩若其濶之二
五爲一尺則加一倍卽得一千七百堩以爲一尺之濶卽爲
一尺之深也此爲分算若原法則總算而捷耳○又按此欲
得堩數則小數之厚濶爲要其爲長高不過所限之本體耳
故開端卽以小數爲法旣得小數之各一分仍以
小數一乘而開方而高厚之數已定而不用矣

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 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是財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幾何費足幾何之類

右六均輸第八章 章下凡四條 ○今有甲乙丙三人以田之多寡
分當一年差役甲田三十五畝乙田二十五畝丙田二十畝

問各該値月若干答曰甲該五個月零七日半乙該三個月
二十二日半丙該三個月法曰置甲乙丙三人田合併得八
十畝爲法另置甲田三十五畝以十二月乘之得四百二十
爲實以法八除之得五個月零二五郄以三十日乘二五得
七日半又置乙田二十五畝以十二月乘之得三百爲實以
法八除之得三個月零七五郄以三十日乘七五得二十二
日半又置丙田二十畝以十二月乘之得二百四十爲實以
法八除之得三個月合問 附按此將三人不齊之田必合併爲一者欲皆用此爲法而乃得均
其緊要在此也然必另置田各算者始能因田而各超差役
之月分必皆不均乃所以均之也○又按或疑十三月之乘
以八除之則餘四合三家之四則爲十二似田先與十二月
巧爲關湊者曰非也八數出於三家之田與十二月無涉也

今若田數加十畝於前則除用三家之總數亦加十畝於後
而數爲九用此法仍合也然必用十二月爲乘者欲在十二
月內取不齊之月日故也又法置一年計三百六十日爲實併甲乙丙三
人田共八十畝爲法除之每十畝得値月四十五日以乘各
人田數亦得 附按甲田乘得一百五十七日半卽五個月零七日半也 ○今有衆兄弟欲
獲一大物人衆而分出錢長兄出錢八文次兄以下各加一
文順至幼弟出錢六十文問兄弟及共錢各若干答曰五十
三人共錢一千八百零二文法曰以八文併入六十文共得
六十八文另置六十文郄於內減去八文餘五十二文再加
長兄一人共得五十三人另以六十八文乘五十三人得三
千六百零四文折半卽得錢數 附按六十文爲人數之末則人數當於此內取之每一人

加一文是文數卽是人數而首八人只是一人故去八而加
一卽得人數也若錢數則當從已定之人數算故於五十三
人而合錢數之首尾六十八文以乘之然已是將五十三人
人人出錢六十八文也此如前商功章之算方臺一爲上小
數一爲下大數去一半而卽
恰合此法正與彼法相通也 ○今有雞兔同籠上有三十五
頭下有九十四足問雞兔各若干答曰雞二十三隻兔一十
二隻法曰置總頭三十五倍之得七十於總足九十四內減
七十餘二十四折半得一十二是兔之隻數又將兔一十二
以四足乘之得四十八足於總足九十四內減之餘四十六
足爲雞足折半得二十三是雞之隻數 附按此爲一二四加倍之算法也惟倍一
則成二倍二則成四故其互相關通而可移換如是也今於
總頭加倍者卽雞之足數也而於九十四足內減去七十是
已照總頭盡減以雞足而尚餘二十四者是兔足也然兔之
二十四足止得六兔執此爲算是足雖合而頭加六矣故於

六兎加倍作十二兎撥雞之二十四足以換爲兎之足即減雞十二隻而換入兎之十二隻其上頭下足乃無一不合矣原是於兎數內加增今就二十四數內云減半而其法遂易惑人矣又此於雞頭三十五內減夫兎之十二而雞即爲二十三數不待再算〇今有原僱車一輛議行道一千里載重一千二百斤與銀七兩五錢今重一千五百斤行一千三百里問該銀若干答曰一十二兩一錢八分七釐五毫法曰置今重一千五百斤以今行一千三百里乘之得一千九百五十里又以銀七兩五乘之得一十四兩六錢二分五釐爲實之立另以原重一千二百斤乘原行一千里行十二爲法除之合問謹按此以今重今行里數而乘以前價則銀數多而不準特以作實之先立耳故仍將前重前行里數爲法以除今之銀數則不惟前所及之重一千二百斤行道一千里是以七兩五錢算併所未及之重三百斤行道三百里皆是以七兩五

錢之數扣算矣此亦不均而均之一法也〇又按或疑何據以知此算之恰合曰今以千里是七兩五錢算則每百里是七錢五分矣一千二百斤是七兩五錢算則一百二十斤是七錢五分而每一百是六錢二分半矣又多行三百里可單以三百里算若重之算三百斤者才是一千里內之加重而再加三百里亦當以所應加者加之即合矣

七盈朒以御隱雜互見盈是多朒是少數之顯者易見隱者不可見主於雜則尤不可見出見顯者以推其隱者如人有財物失去一半或大半或少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雜互見是因其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

右七盈朒第九章章下凡四條〇今有人分絹只云每人分八疋則盈一十五疋每人分九疋則不足五疋問人絹各若干答曰二十人絹一百七十五疋法曰先置八疋於左次置九疋於右爲本數再以不足五疋乘左八得四十疋又以所盈十五疋乘右九得一百三十五疋爲互乘併二位得一百七十五疋爲絹數又併盈十五不足五共二十爲人數合問附按此若不用五乘只以盈十五數乘左八則得一百二十疋只以不足五數乘右九則得四十五疋合併僅得一百六十五疋而較原數少十疋矣此與商功章長臺之上下互牽同法然彼一互牽而得數既少此一互牽而得數反多者又何也蓋彼上之長濶其數皆少下之長濶其數皆多故一互牽則以下多入上少而既少矣後雖以上少入下多而不能補故於互數必少也此則上八數少而所盈之數則多下九數多而所不足之數則少原與上章相反故一互牽而得數反多皆實理主於中也〇又按或疑上商功章既不取互乘矣而此又若深取之何也曰此欲二種不同者同爲二十人又同爲此一百七十五疋則必當互乘始得關通合一也若上下各自乘則數之所得各爲一項而不得合併矣且即二數可并爲一而亦於實不合矣此爲法立於不可易〇又按此爲單盈單不足之類故於二分數及盈不足數一互乘一合併即得精本數也至於人數一合盈不足數而即得者亦爲此數耳〇又按或疑此固爲單盈單不足然單合盈不足二數即知人數其故究何在也曰既云多十五疋則人數必更多於十五可知也又云少五疋而後次之少五跟前多十五而來則廿

五數已牽定而不相離且前言八後言九是僅各加一數而即少五也故以前十五與後五併之爲二十人而兩頭多少之絹數皆合將其中間絹數自無不合此爲單盈不足定人數之法〇今有人沽物若每人出銀三兩五錢則盈六兩若每人出銀三兩三錢則盈二兩八錢問人數物價各若干答曰一十六人物價銀五十兩法曰先置三兩五錢於左次置三兩三錢於右爲本數再以所盈二兩八錢乘左三兩五錢得九兩八錢又以所盈六兩乘右三兩三錢得一十九兩八錢爲互乘復以左少數之全減去右多數止餘十兩爲物實之立另以所盈六兩內減去二兩八錢得三兩二錢爲人實之立又另以所出三兩五錢內減去三兩三錢得二錢爲法即用二歸算物實十兩二歸得錢

五十兩爲物價人實三兩二錢二歸得數十六爲人數合問〔附按此條前合二出二盈總算則後之一減全去少數者才是去二盈也仍有二出在內故後再一折乃得其實數原本即作物實今以尚非物價加之立二字以爲別○又按人數之多寡細究所盈則知之故人數單用二盈數算也然人數既與出銀之數及多寡之數皆相牽故其先減去二兩八錢者總與上減去左全數者同也亦再須一折○又按得二錢爲法此一折用法甚精蓋人數固單在盈數內算矣又用原出銀數作物與人之總斷而必取其餘剩爲法者以出數之所餘正其參差之所在也○又按若將先出者作三兩六錢則盈七兩六錢矣亦用此法乘之左得十兩零八分右得二十五兩零八分物實之立爲一十五兩人實之立爲四兩八錢其出數餘三錢即當用三歸故知此法不易也○又按此名爲兩盈兩不足算法今兩盈卽是則兩不足者與此同〕今有人沽物若每人出銀二三兩五錢則盈六兩若每人出二兩三錢則適足問人數物價各若干答曰三十人物價銀六十九兩法曰置盈六兩於左

虛置適足於右此空位也以下二兩三錢互乘盈六兩得一十三兩八錢爲物實之立另以盈六兩爲人實之立又另置出二兩五錢於右減以出二兩三錢餘二錢爲法卽以二歸除上物實一十三兩八錢得六十九兩爲物價又以二歸除人實六兩得三十人爲人數合問〔附按此與上兩盈條大同其畧異者以此旣爲一盈一適足則適足者不惟右位無法可立而此內算物實之立因適足無可爲數並所當互乘之二兩五錢遂亦畧去不言也然上兩盈條算物實之立內有減法此則不減卽爲相當矣又人實之立旣無適足可言自當單以盈六兩爲數然倘稍有盈數亦當用減法今則不煩減也畧載此一條以見其法之異而仍同〕今有人沽物若每八人出銀七兩則盈四兩五錢若每九人出銀六兩則不足三兩問人數物價各該若干答曰三十六人物價銀三十

二兩法曰先置九人於左置八人於右以右乘左得七十二數爲欲乘人實之通法另移於盤中之最右又另於左置九人位以出銀七兩乘之得六十三數於左再將右八人位以出銀六兩乘之得四十八數於右爲互乘另立六十三數於右位在前七十二數之上當隔一位以爲別卽以右四十八數減另立六十三數餘十五數爲除人實與物實之法另以左互乘出銀之數得數六十三者又互乘以不足三兩得一百八十九數再以右互乘出銀之數得數四十八者又互乘以盈四兩五錢得二百一十六數二數合併共四百零五爲物實之立以法十五除之得餘二十七兩爲物價另置盈四

兩五錢於左置不足三兩於右將右數合併於左得七兩五錢爲人實之原以前所立之通法七十二乘之得五百四十數爲人實之立仍以前法十五除之得餘三十六人爲人數合問〔附按上第二第三條將除物實人實之法立於後此條却立於前次第異而理仍同也但此名雙套盈不足按算法統宗謂劉氏通明吳氏原本之意始增雙套今細究第一條算法但在暗中欲一合也第二條則既欲多盈者合又欲少盈者合已加一細故第一條之法不可特又增出末用二歸一法今此條明說出八人九人又加一頭緒雖異問之巧明說仍是暗藏然既多一層又非第二條之法所能算矣而劉氏遂先立一欲乘人實之法次乃及除物實人實之法且以此二法爲凡雙套起手之所同若遇兩盈則以下物實人實之立皆用以少減多法是仍與第二條兩盈者同也若遇一盈一適足或一不足一盈一適足則物實人實之立又皆不用減法是仍與第三條一盈一適足者同也則是此條與上異者只在先立一欲乘人實之法而已矣○又按或疑立此欲乘人實之法者何故曰旣明說出人數則人數必加倍或

更多加數倍故先將明言二種人數開方一自乘以立其大數至此又以此大數乘盈不足之二小數則雖大數小數皆細按其所自有而一乘再乘其虛加已多矣故此條之後以十五歸除之法除之而其數自出也此因明加八二種人數故又增此法○又按或疑第二條以所出三兩五錢及三兩三錢用減法取其所餘爲除物實人實之法今所取不同何也曰此亦是將所出七兩及六兩用減法而取所餘數以爲除物實人實之法但既多九人八人一層故須先用銀數乘人數後乃減之其實一也

八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筭錢逐件除下零細底絶長補短湊得整齊便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月小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同都要算個行之會都相合而無差謬

右八方程第十章章下凡三條 ○今有馬三騎牛二隻共價銀一百一十四兩又馬四騎牛五隻共價一百六十二兩五錢問馬牛價各若干答曰馬每騎價三十五兩牛每隻價四兩五

錢法曰先以馬三騎置右爲法次以馬四騎置左爲法再以右行馬三法互乘左行中牛五得一十五數又另以三法乘左行下價一百六十二兩五錢得四百八十七兩五錢却以左行馬四法互乘右行中牛二得八數減前乘一十五數餘七數爲牛法另以左行馬四乘右行下價一百一十四兩得四百五十六兩以減前乘價四百八十七兩五錢餘三十一兩五錢爲牛實以法七除之得牛每隻價四兩五錢又即以右行中牛二乘之得九兩以減右行下價一百一十四兩餘一百零五兩爲馬實之立以右行馬三爲法除之得馬每一騎價三十五兩合問附按此必用互乘者欲將各一分內之爲馬爲牛者皆關通而齊一也既將馬牛全數盡算入內故即以餘七數爲牛法又即以餘價銀爲牛價之立此統全數以取少半而牛價始其也牛價既得則單算兩問之前一半於價一百一十四兩內除牛之二隻而餘數以馬三歸之此又算其半而全數即能皆合之法蓋前以全算後以半算二色方程之立法如是也○又按或疑餘數之爲半價其故何在曰凡以法各乘他數則虛數之加皆依法而立故以少減多而所餘之數即皆取以爲法者也今適逢牛七與法七同耳倘二馬猶七數其爲法不易而牛則前一而後六將三法另得一十八而四法仍得八前價猶一百一十四兩後價則加成一百六十七兩矣亦以八減十八餘得十應取以爲法又此馬三乘左行下價一百六十七兩則另得五百零一兩再以馬四之乘得四百五十六兩者減此五百零一兩其餘爲四十五兩以十法除之亦牛每隻價四兩五錢與此仍同此則牛共八隻而却以十爲法即知七數適與七牛合非照牛數以爲法者也至於餘數爲牛價者其義在各將馬數乘牛數既以所減之餘數爲法即應用所乘之下價減上價而亦以所減之餘數爲牛價之立蓋乘雖爲虛數之立矣而兩乘則皆虛今既立此虛數即用虛數全減之將馬價尚無可憑而所餘者必爲小數之實亦其理應爾也然猶必用法除者法與價原不相離但此用七爲法

而每隻牛四兩五錢其七牛全價即爲所餘之三十一兩五錢若以十爲法者每牛雖亦四兩五錢其八牛全價則爲三十六兩而此餘四十五兩尚有二牛虛包在內故僅以爲牛價之立而非即以此爲全牛之價也 ○今有硃二斤粉三斤價二兩零四分又粉五斤丹六斤價六錢四分又硃三斤丹七斤價二兩九錢八分問各價若干答曰硃每斤九錢粉每斤八分丹每斤四分圖曰先問者硃二爲第一排粉三爲第二排及價皆在右行次問者粉五爲第二排丹六爲第三排及價皆在中行後問者硃三爲第一排丹七爲第三排及價皆在左行又左行內第二排與粉齊者另加粉負九一位法曰先以右硃二爲法乘左行丹七爲十四將左行價二兩九錢八分乘爲五兩九錢六分又以左行硃三爲

法乘右行粉三爲九將右行價二兩零四分乘爲六兩一錢
二分遂於此內減去左行乘五兩九錢六分餘二錢六分將
以爲實次以中行粉五爲法乘左行粉負九爲負四十五又
乘左行丹七前得十四者今得七十又乘左行價前餘一錢
六分者今得八錢再以左行粉負九爲法乘中行粉五爲四
十五與前所乘左行粉負九爲負四十五者減盡無存又乘
中行丹六得五十四再加前乘左行丹七得七十者今得一
百二十四爲丹法又將中行原價六錢四分以左粉負九乘
之得五兩七錢六分卽於此內減去前得八錢餘四兩九錢
六分爲丹實之立以法一百二十四除之得丹每斤價四分

又於中行價六錢四分內減去中行丹六斤應價銀二錢四
分餘四錢爲粉實卽以中行粉五爲法將所餘以五除之得
粉每斤價八分再於右行價二兩零四分內減去右行粉三
斤應價銀二錢四分餘一兩八錢爲硃實卽以右行硃二爲
法將所餘以二除之得硃每斤價九錢合問附按此三色方程也法與第一
條多同惟特加粉負九一位爲難解耳說見下條○今有瓜二枚梨四枚共價四分
梨二枚桃七枚共價四分桃四枚榴七枚共價三分瓜一枚
榴八枚共價二分四釐問各該價若干答曰瓜八釐梨六釐
桃四釐榴二釐圖曰瓜皆在第一排梨皆在第二排桃皆在
第三排榴皆在第四排首問爲第一行次問爲第二行更問

爲第三行末問爲第四行又當於第四行內第二排置梨負
四之一位再於第三排置桃負二十八之一位法曰先以一
行瓜二爲法下乘四行榴八得一十六又乘四行價二分四
釐得四分八釐却以四行瓜一上乘一行梨四得四又乘價
四分得四分卽於前乘四分八釐內減去四分得餘八釐次
以二行梨二下乘四行梨負四得八又乘四行榴前得十六
者今得三十二又乘四行價前餘八釐者今得一分六釐却
以四行梨負四上乘二行梨二得八與二行梨八減盡無存
又乘二行桃七得二十八又乘二行價四分得一錢六分加
四行前得一分六釐者共一錢七分六釐又以三行桃四下

乘四行桃負二十八得一百一十二又乘四行榴前得三十
二者今得一百二十八又乘四行價前得一錢七分六釐者
今得七錢零四釐却以四行桃負二十八上乘三行桃四得
一百一十二與四行桃減盡無存又乘三行榴七得一百九
十六內減前得四行榴一百二十八餘六十八數爲榴法又
乘三行價三分得八錢四分內減前得四行價七錢零四釐
餘一錢三分六釐爲榴實之立以法六十八除之得二釐爲
榴價卽於三行原價三分內減榴七共價一分四釐餘一分
六釐以桃四除之得四釐爲桃價卽於二行原價四分內減
桃七共價二分八釐餘一分二釐以梨二除之得六釐爲梨

價卽於一行原價四分內減四梨共價二分四釐餘一分六釐以瓜二除之得八釐爲瓜價合問 附按此四色方程也法亦與三色畧同而較上更顯者此條乃見以第四行爲主之意一行第一排固與四行第一排互乘矣二行第二排又與四行第二排互乘三行第三排仍與四行第三排互乘則是第四行內一二三之三排俱當有數目以立其互乘之法乃原問第一排固有瓜一矣其梠八則在第四排故原本遂於第二排補以梨貝四於第三排補以桃貝二十八也上條較此少一行故單補二排之粉貝九○又按或疑貝字則何解曰原本自言之貝者欠數也今詳謂之欠者屬言原係前行所有而此不得不借耳蓋四行內所補之梨貝四卽其前次以瓜一上乘之梨四得四也所補之桃貝卽其前次以梨貝上乘之桃也得二十八也上條粉貝九亦然

九勾股以御高深遠廣 橫爲勾直爲股斜爲絃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路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爲勾尺梢爲股尺頭與尺梢盡處相去爲絃

右九勾股第十一 章下凡七條 ○今有勾二十七尺股三十六尺問絃斜若干答曰絃斜四十五尺法曰置勾二十七尺自乘得七百二十九尺另以股三十六尺自乘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尺二數併之得二千零二十五尺爲實乃合絃自乘數以開平方法除之初商四十於左亦置四十於右爲方法左四對右四呼四四除實一千六百尺餘實四百二十五尺却以下位初商方法四十倍作八十爲廉法次商五尺於左位初商四十之次亦置五於右位廉法八十之次爲隅法左五對右八呼五八除實四百又左五對右五呼五五除實二十五尺恰盡得弦斜四十五尺○今有勾二十七尺弦四十五尺問股長若干答曰股長三十六尺法曰置弦四十五尺自乘得二千零二十五尺內有一勾一股自乘之數另以勾自乘得七百二十九尺以少減多餘一千二百九十六尺爲實此是股自乘數以開平方法除之初商三十於左位亦置三十於右位爲方法左三對右三呼三三除實九百餘實三百九十六尺另以下位初商三十倍作六十爲廉法次商六尺於左三十之次亦置六於右廉法六十之次爲隅法左六對右六呼六六除實三百六十又左六對右六呼六六除實三十六尺恰盡得股長三十六尺○今有股三十六尺弦四十五尺問勾濶若干答曰勾濶二十七尺法曰置弦四十五尺

自乘得二千零二十五尺內有一勾一股自乘數另以股自乘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尺以少減多餘七百二十九尺此是勾自乘數以開平方法除之初商二十於左亦置二十於右爲方法左二對右二呼二二除實四百餘實三百二十九尺却以下位初商二十倍作四十爲廉法次商七尺於左初商二十之次亦置七尺於右廉法四十之次爲隅法左七對右四呼四七除實二百八十又左七對右七呼七七除實四十九恰盡得勾濶二十七尺 附按此第一條所併之數次二條所餘之數皆合本身之開方故以開方法除之自皆合也然竊疑昔人于三者之數不稍爲變易者何也況弦用五九勾用三九合八九而對折之卽得股之四九一似巧爲湊合者又勾恰爲股四分之三數而弦與勾遂必爲股長之二倍若四分之三不相應而弦勾二倍之

分卜□爲□不準矣惜昔人于此勾股一途未排列其二者其知差若干而弦即差若干以窮其變而極其細則三圖雖實逸無錯誤而凡人所迴之勾股安得盡四分之三耶前于方田章三尖田條姑據此弦與勾合則股爲一半之說而言之恐亦不免差誤也〇今有邑不知大小其四面皆居中開門西門外三十步有木一根人出南門外行七百五十步始見木問邑方一面若干答曰邑方一面三百步法曰出西門三十步爲餘勾出南門外七百五十步爲餘股相乘得二萬二千五百步以平方開之得一百五十步爲半邑之方倍之卽爲全邑方也此卽勾股容方之圖附按三十步之勾與七百五十步之股相較則勾爲股二十五倍內之一其爲形亦至短矣故以一百五十步之方置于內而其西南之隅隔于斜弦之間必至于七百五十步而乃爲弦之初起也今細玩其法勾股相乘則爲一至長之方此內已虛加一半而又折作一小正方則已與開方者同故以開方法商除之得一面一百五十步卽爲勾股內所容正方之數也〇又按或疑此勾僅三十步耳今以勾數全乘股數而又疊折之以成方不太大耶曰此是邑之餘勾餘股就邑西門外南門外言耳其實是一百八十步之勾九百步之股當更橫加一百五十步直加一百五十步也尚何慮其大乎故原本有勾股容方算法先以勾股相乘次以併勾股二原數爲除而此法則與彼不同〇又按今取依原本法以一百八十步之勾九百步之股先自乘次併二原數作一千零八十爲法除之仍得一百五十步知此條立法已爲入妙〇又按或疑算勾股容方正法既以勾數乘股數則是于弦之外已虛加一半矣而下僅以勾股本數除之不慮有虛加者其數已多乎曰既併勾股二數于一數以同用除法則是勾自除其勾股自除其股其數雖爲長方之全而仍是截然分成兩箇尖錯之勾股以一箇用勾順除之以一箇用股橫除之也其立法已神矣雖有虛加之迹而並無應虛加之實矣〇假有木不知高從木脚量去木二十五尺立一丈表竿表後退行五尺用窺穴望表與木斜平其窺穴處高四尺問木高若干答曰木高四丈法曰以表

高十尺減去人目窺穴四尺餘六尺以乘表竿去木遠二十五尺得一百五十尺爲實之立以退行五尺爲法除之得三十尺又加表高十尺得木高四十尺合問附按此亦取勾股之弦之意也人目貫穴□□首用錢眼窺之欲其表竿之首稍與木之首稍二相□□□望此處齊一而他無計也蓋先于去木二十五尺之外立一表竿矣又退行而望竿稍與木稍之齊皆不能得合于五尺而乃得齊故必五尺爲言也下條三尺之短表其退行之數一必六十丈一必六十二丈者皆做此則本條意以退行五尺爲法者此殆其故矣然算法先將表高折取爲法以乘木遠而作實之立遂用法五除之則是其高尚欠此表而未全也故末後又加表高之數〇假如隔水望木竿不知其高因立二表各長一丈前後與木竿皆直二表相去二十五尺從前表退行五尺人目四尺窺望表與竿齊復從後表退行八尺窺望亦與竿齊問竿高隔水各若干答曰竿高四丈隔水廣二丈五尺法曰置表高十尺減人目四尺則餘六尺以相去二十五尺乘之得九十尺爲木竿實之立另取前表退行五尺以減後表退行八尺則餘三尺爲法以除實得三十尺加表高十尺得竿高四十尺另置相去二十五尺以前表退行五尺乘之得七十五尺仍以前法三尺除之得隔水廣二十五尺合問又曰前表爲第一圖以表望竿後表爲第二圖以表望水蓋總設則人不知所以分作兩圖也又曰其前表去水近乃小股中容積一段後表去水遠乃大股中容積一段以小容積減大容積其餘不盡者乃前後表兩界之中名表間積最爲緊要所以古人以表高

減八目四將其餘六尺既乘爲實必以前圖小餘股五尺減後圖大餘股八尺而取其餘三尺立以爲法也附按此條言隔水望竿之法仍是上條法而用來又別也隔水言水廣者謂立一竿於河水之南岸立一表于河水之北岸又于前表十五尺後再立一表如是兩望皆得表與竿齊則已必有前表退行之五尺後表退行之八尺而末竿之高河水之廣卽皆可算而得也此雖本勾股而衍之而其法之竒揣測之高深昔之人亦創闢矣哉○今有海島不知其高遠立表竿三丈退行六十丈又立短表三尺人目望其二表之尖俱與島峯參合復退行五百丈立表三丈退行六十二丈又立表三尺人目望其二表之尖俱與島峯參合問海島高遠各若干答曰島高三里一百三十八丈島遠八十三里六丈法曰置表高三丈減去短表三尺卽是人目數也餘二

十七尺以表間相去五百丈乘之得一千三百五十丈爲島高實之立另置後大退行六十二丈內減去前表退行六十丈餘二丈爲法除之得六百七十五丈加入表高三丈法共得六百七十八丈以里法一百八十丈爲法除之得島高三里一百三十八丈另置表間相去五百丈以前表退行六十丈乘之得三萬丈爲島遠實之立亦以所餘二丈爲法除之得一萬五千丈以里法一百八十丈爲法除之得島遠八十三里六丈合問附按此亦用上條法而所算又加無窮測遠者法同而用之異也然則華嶽三峯之高黃河九曲之遠不猶其易測者哉算至此而極其盡矣故前壘次之爲第九○又按或疑前表既爲高而設何又牽及後表哉曰二表原不相離也前表後表固隨人而立若前表後六十丈之三尺表與後表後六十二丈之三尺表皆取各隨其

三丈表之尖能與島峯尖齊此非人力所能爲也然中間相隔五百步則人自爲之盖所測者既高遠須取至闊者以爲類夫五爲生數之終則全數也五爲奇數之中則至正之數也以此至全至正者而立其本卽非五莫用矣由五數而五十大衍之數也更由五十而五百神聖首出之數也在立法者欲取數之極多遂以五百爲斷而爲凡測高遠者之所不能易至其去三丈表竿之遠近則各因其本體而不能同卽爲山川島嶼所不能逃于算術者也知五百數之立實存乎人而其他則皆因乎天矣算前表非欲牽後表也但以五百丈既係總闊而爲凡數升降所取裁則島高正當準此以爲骨故其乘前表二十七尺必重有取焉至于欲定所除之法又從前表之六十丈後表之六十二丈減取其餘爲準者以二表本身之參差卽皆海島之本身所發一見其緊要全在乎此故立以爲法與前各章之類此者其義一耳若算遠則意在後表亦應取五百丈爲主乃又乘以前表退行之六十丈而反置後數者以既取二丈爲法而此六十丈遂爲前後數之所同也夫五百丈雖不能離而先用表竿折算末仍加入表高者以算海島之高故也然則五百丈固爲兩表之中間而必乘以退行六十丈者亦爲算其遠近而已矣○又按六百七十八丈以里法一百八十丈爲除當云逢三進三十三尺

除二十四卽得島高三里一百三十八丈也又一萬五千丈以里法一百八十丈爲除當云見一無除作九一起一還一八八除六十四逢三進三十三八除二十四餘六卽得島遠八十三里零六丈○又按定數之法數一十二百三千四萬五十萬六百萬七千萬八萬萬九此初算定位故也當算定之時每進一位卽加一子退一位卽減一子者不升不降皆如其常算者有此法以牢其中則雖至紛賾而第一位之數其在何等者皆確當而無少差謬矣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六

東萊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學記第二十七 章

學禮十 小戴第十八篇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次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蓋兼大小學而言之舊註多失其指今考橫渠張氏之說並附已意以補其註云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 謏思了反聞音問○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謏之言小也○今按動衆謂聳動衆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効不足以致大譽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

足以化民 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今按遠謂疎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附按動謂感動與起之化謂變化移易之化則常始於動而動猶未至於化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冊○今按此言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 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補注東滙陳氏云說命尚書篇名典常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旨美也 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學則睹己行之所短教則見己道之所未達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 強其丈反長丁丈反○自反求諸己也自強修業不敢倦○張子曰困者益之基也學者之病正在於不知困矣自以爲知而問之不能答用之不能行者多矣○補注自反則修己而學進有助於教自強則教因不困而亦有助於學故曰相長 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學學上胡孝反○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附按學尚書作斆九峯蔡氏集傳云斆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學爲體之立斆爲用之行體用兼而後聖學可全是謂教者學之半耳而學則爲全蓋成物亦成己中之事必盡人性而後爲盡己之性舊說修己是一半教人是一半者似誤或疑記文引証正取教學相長之義曰惟教爲學之半此教學之所以能相長也豈必別爲疏解如舊說如注務使義不精確意不包括而後能合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詳見學制篇法制名號章 比年入學 比毗志反○學者每歲來入也 中年考校 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 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樂五孝反○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向也知類知事義之類也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張子曰離經離析經之章句也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其學而取友必端也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言

其大器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立也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於聖人而教者可以無恨矣○今按鄭注張說皆是也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該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而觸類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正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較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志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附朱子曰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是所得處他倣此○附按離經由其辭以通其義也必離經乃辨志音經爲學的不明經義所志易差也敬業爲博習論學之端所習學即業也博則所求其文論則討究其理又進於敬業矣樂羣則爲親師取友之學所業者師友也樂與共也親則就其業矣樂取則獲其資益又進於樂羣矣離經敬業博習論學觀其學也辨志樂羣親師取友觀其行也知類通達離經以下之效強立不反辨志以下之效又按鄭注王制以此爲出學之期良是期以九年者與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同意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說音悅○懷來也安也 記曰蛾

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蛾魚起反○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疏曰蛾蚍蜉所為謂銜土也○附按術述古通用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附按曾說謂有司祭祀禮服士爵弁祭於公則皮弁當是學宮四時釋奠之常服也惟學士宜服玄端即事而始教祭菜則亦皮弁此亦如攝盛之意特降其服以示敬也○又按始教熊氏謂始立學今詳始立學則其禮一行不再似與下六條皆不倫仍當以皇氏謂春時學士始入學者為是陳氏注亦然又注云天子之朝者對此大學言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肄以二反○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附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致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盡其職○附按曾說使學者肄習則此係似不應列祭菜之後鼓篋之先古人諷諭多用詩以見意此蓋使工人歌之以勸學也始教時有此一節即於祭畢為之既與起之然後使入學舍受業耳肄如肄業及之之肄以其非賓燕而及之故謂之肄

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孫音遜下同○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之經業也孫猶恭順也○附按上文先教以敬以立其本次教以官以端其志則當授以入學所習篋中之經業而猶鼓者蓋先擊鼓以警動眾心乃發此篋所以鄭重其事使學者恭順以習業也舊說擊鼓以召學士者則與新入學者之孫業無涉矣似誤或疑初入學凡在學之眾鳴鼓升掌衣冠濟濟亦所以示其當孫一曰孫字貼在業上非此謂也注云擊鼓警眾則眾自在旁夫眾可一召而至必待鼓耶為發篋而鼓乃與孫業關通即如今之學使下學命講亦先鳴鼓時眾已在側何嘗為召之耶

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夏古雅反○夏槄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槄吐刀反○附按畏威古字通用威以學者畏懼之心言收斂束之也有二物以收之然後畏懼之心常存而不放矣入學時設此二物示之正法於初也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禘大祭也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附按禮不王不禘注於卜禘兼諸侯言恐非○又按舊說以禘為五年之祭則嫌視學之期太疏或又以禘為時祭則嫌遊志之義未廣今詳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乃學者入學教者校士之通法也若天子每年視學有合舞合聲之事有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即以此觀學士之成此皆非在學教授方年祭以始學之士不問年力淺深考校久近遠以承萬乘之尊與於典禮之重安得不迫切失志耶大率學以九年踰半五年為期

再考校乃為當與視學之年再與視學乃為大成之年舉卜禘言者以禘為五年一行之大典即其期立法使人學未經禘祭之年者不與於視學之一列所以寬假之使得優游其志以成其德業也此自是古設教之一法他處未見因此言凡始教之方故及之

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語魚庶反○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也○今按觀示也謂示以所學之端緒語言也○附東萊呂氏曰善教不在口耳之間其動容感發之功深矣故時時以身觀而弗語所以存其心也

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 學胡教反躐里輒反○學教也教以長得之禮○疏曰幼者有疑但推長者問而聽之不可躐等問其師○附按此謂長者務博學周諮凡師未及告已未經聽者皆當請問幼者惟務聽受師之告語師所未及告語則不問學有漸次不躐等求速故也學讀如字

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附按官司教之官也凡學謂凡在學中者包官與士而言此祭菜肄雅鼓篋設夏楚即官先教以事也示敬官始遜業收威即士先學其志也先事先志所以為授受學業之基若未卜禘不視學以下則皆其後者矣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有居有常居也○今按鄭注孔疏讀時字居字皆句絕而學字自為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與藝藏修息遊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操七刀反縵來旦反○操縵雜弄○疏曰弦琴瑟之屬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故不能安弦也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依魚豈反○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為衣○疏曰依倚也謂依倚譬喻也○張子曰依聲之依永者也○附按慶源輔氏曰古人因詩而歌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為聲聲協律呂則為律古之學詩者先學歌詩使其歌依於聲律故云博依今詳此蓋謂學者於時教中學得聲律退居時廣取詩歌口誦習之使協合則為學博依也

不學雜服不能安禮 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為雅○張子曰服事也雜服洒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又曰道本至樂古之教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雜服如此己心樂樂則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事義理自得以為樂然學者太苦恐不從容第恐進銳退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莫能安樂也○附按古冠服差等各以禮事用之退居燕閒何從以之學習注說難通當以張子之說為當蓋古人日用起居飲食一切繁雜瑣細皆有儀節退居時一循禮法服習之使耳目常有所加手足常

有所措到得行正禮上自然一一從之而安張子所指洒掃應對投壺沃盥特各舉事類言之耳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興虛應反樂五孝反○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張子曰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必合於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冊然莫不出於學故人學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之樂學也○附按上既言禮樂此復言藝者藝不盡於禮樂也舊說藝即指上三者非是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藏謂懷抱之修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息遊謂閒暇無事之遊○附按朱子以此為居學之類蓋藏息即退息修遊即居學也此條首分正業居學以下則重言居學者蓋正業之教在詔授論說之地師友夾持之所其不自警發者鮮矣惟退息燕閒易生寬懈喫緊在此處有所托以不忘方接續正業功夫得習熟而安故下文云安其學即所謂安絃安詩安禮此居學甚有助於正業因重言之也注以藏修游息分四項通指為學功夫舊說又以藏修為正業息游為居學俱非是○又按修是整治之功藏則慮其蹟也故修之遊是浸淫之功息則慮其止也故遊之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樂音洛又五孝反離力智反○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張子曰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呻音申佔勑沾反○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附按舊說此則記問之師也今詳記問之師謂無得於心不能貫通其義此注云不曉經義則更次於記問者矣又云訊猶詩言歌以訊之之訊告也今詳如注解多其難問乃不侵下言字之界
言及於數其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疏曰詐稱有所發衆也○今按數謂刑名度數言及於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注疏法象之說恐非若小學之教蓋將使之馴習乎灑掃應對之節與今之教言及於數者其意不同○附按或云多其訊言為句謂多其所告之辭也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為句及於納言主於數進謂數數進之曰不顧其安不待數進而始然也今又用及於字分層次言之句法皆不渾成且數數進之與上多其所告之辭既非對立語又非反對語中用反於率然直下語氣甚是忙迫急不及原本背多矣
進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論多不惟其未曉使人不由其誠[illegible]也

誦之而為之說不用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材道也謂師有所隱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謂天地人之道○張子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故使人必由其誠教人必盡其材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其誠者哉○附按張子以教人不盡其材句承上二句說記文三其字俱就學者言進人而不顧人之安使人而不由人之誠故教人而不盡人之材也蓋人安於此乃能進於前人誠欲閭吾因有所使進之使之則材大者皆無可量所謂盡其材也不然雖大材亦或累進稍覺可使而要之不盡其材矣此發明張子之說注與舊說似皆誤
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補注佛逆也與悖同○附按此二其字與首二其字又俱指教者言二之字則指學者言上文後三語師之進使教不得其宜既為施之者悖與上時教必有正業反對前三語師之呻訊言又為求之者佛與上退息必有居學反對可知上以操縵等而得安弦等為求之順即能得其效此以呻訊言求學者之悟為求之逆故下文學者反隱其學也注與舊說以教學對言非是又舊說以前三語對上時教必有正業後三語對上退息必有居學以亦跡
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今按隱其學謂以其學為幽隱而難知如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之意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附按上節隱其學而疾其師謂隱如是之學而疾如是之師指上求佛句及呻其佔畢言語苦如是之難而不知如是之益指上施悖句及進而不顧其安三語也此節去之必速東滙陳氏云終業而又速去之以其不安不樂之故謂其人自棄去而不肯習耳注謂易忘者於脉尚疏
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刑猶成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今按此但謂豫為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之謂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今按此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事亦不一不當以年為斷
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今按此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已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興起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扞胡半反格胡客反

勝音升○教不能勝其情慾格讀如東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疏曰今人謂地堅爲洛 時過然後學則勤
苦而難成時過則思放也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
疏曰大才輕其小業故不達小才苦其大業故難識也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不相見也燕
朋逆其師燕猶褻也褻其朋友○今按大戴保傅篇作左右之習反其師明此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注
說非 燕辟廢其學辟音譬○褻師之譬喻○今按以上文推之注亦非是燕譬但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
也所害也○附按燕朋燕譬相因而有所謂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是也譬者燕談少莊語多雜諺喻以資諧笑也或以辟爲邪僻則入
於惡豈止廢學而已耶 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廢弛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
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
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音導○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爲發頭角 道而弗牽則和
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易以鼓反下同○思

而得之則深○附按引道其前使之自求而不以力挽之以速其求則受教者不至於乖戾此以誘其所未能言強策其後使之自
往而不以力逼之以速其往則受教者不至於艱難此以勵其所已能言抑者激而行之之謂開啟其端而不竟達其緒則受教者
不能已於思此以逌其所未知言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
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失於多謂才少者失
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
問者○張子曰爲人則多好問則寡不家則易苦難則止 知其心
然後能救其失也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 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
也長丁丈反下同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言爲之善者則後人樂放
傚○今按注說非是繼聲繼志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 其言也約而達微而
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善也○今按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
人自得之意○附用之陳氏曰可謂繼志矣不言能使人者省文也○山陰陸氏曰臧如詩覩爾不臧之臧謂善之也教者之言能使
人善之達喻亦謂使人達之喻之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
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
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張子曰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又知其資質才性之美惡也 故師也者所以學
爲君也弟子學於師學爲君○今按上文此但謂能爲師以教人則能爲君以治人耳 是故擇師不可不
慎也師善則善○今按此言能爲師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
謂乎四代虞夏商周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嚴尊敬也○補注東滙陳氏云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
尊禮重之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
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爲祭主也 大
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
父而問焉曰昔者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

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皇氏曰王在
賓位師尚父在主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
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從隨也庸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於己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
問者反此說音悅○言先易後難以漸而入○附按朱子曰說字人以爲悅恐只是說字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
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解物爲解自解釋爲解恐是相證而曉解也
今詳朱子之說至當或疑下節通言撞鐘此節亦應通言攻木曰
惟學者有見多了自然相證以解之理故言及其久也若攻堅木
者豈以久暫分解之難易乎於理未足益覺朱子之言爲至凡理
解爲主文之有否安得拘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
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撞丈江反叩音口○從讀如富
春之春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爲松○今按注說非

是節□□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中□○附按東滙陳氏云從容謂優游不迫之意與朱子合則此□字當讀從容中道之從矣但陳注又謂不急疾擊之則鐘聲之大小長短得以自盡故以爲善答之喻乃是以不急擊爲主將從容意貼定撞鐘翻解成善問者矣恐誤蓋從容字承上小鳴大鳴就鐘之聲言非就擊者言故朱子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也

此皆進學之道也此皆善問善答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必也其聽語乎必待其問乃說之○附按記問之學謂記於書冊問於師友而未有心得者其教人但能告以己所習聞故不足爲師必也其聽語乎謂聽人之問語隨其所問而應之不窮此非實有心得者不能也如是乃足爲人師注解此上不貫恐失必也二字意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語魚據反舍音捨○舍之須其後○開慶源輔氏曰有質樸而納於言雖欲問而力不能發者必知其情則不待問而語之若欲語而彼無以受則止而不告非謂既語而彼亦不知乃已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乃見其家鋼補穿鑿之器也蓋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

箕乃見其家撓角幹也蓋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爲揚簸之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以言多見則貫即事易也○疏曰始駕者謂馬駒始學駕之肯前此既未駕車者忽駕之必當驚奔故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此駒日日見車之行俟其慣習而後駕之乃不驚也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乃習先王之道則爲來事不惑○附應氏曰冶鑄難精而裘軟易初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於難自粗而至於精習之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可泛求是之謂有志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以事相況而爲之醜猶比也醜或爲計○今詳文意此句合屬上條仍有闕文○附按注疏本雖無圈隔各有段落故朱子仍舊本而隔以闕文又論之如此○又按舊說謂下節以鼓況學以水況師五聲以況五官五色以況五服是皆比物醜類之道也今詳如是爲脈絡是記文自明已爲古之學者矣恐無此自贅而謂大之義猶以此爲後學教也然則如舊說上條弓冶箕裘反非比物醜類耶朱子以爲合屬上條而有闕文其細密過後人遠矣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

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丁浪反○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疏曰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學先王之道無當於五官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附□□□氏曰學者苟知五聲不得鼓不和五色不得水不章將以治五官安得不從事於學謂以親五服安得不有賴於師耶○附按疏以五官爲五行之官謂司徒以下五官也家宰當兼三公之職故不數小宗伯職毛六牲須之於五官說者據五官分屬五行言之當猶與也涉也○又按或疑本文明學師之重下文言務本爲全篇歸宿義不相蒙當從鄭注原本分二條曰惟學師爲重則師之爲教學者之爲學皆當從事於本也義原一串故朱子稱爲一條君子曰大德不官謂君也○今按注說非是言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之事若荀子所謂精於道者兼物物也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大信不約謂若胥命於蒲無盟約○今按注說亦非此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也大時不齊或時以生或時以死○□曰春夏花卉自生而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薺麥自生故云不齊不齊爲諸齊之本也○附按大信不待於約而無不信若春夏秋冬之往來是也大時不待於齊而無不齊若春來而物皆生秋來而物皆殺是也道德無所不包以有本故也信時不逐其末亦以有本故也故下文言察於此四者而志本察於

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附按大德大道大信大時本也官器約齊末也古者大學以詩書禮樂立教皆聲容器數事爲法迹之末而道德之本默寓其中其義使學者由末造本躋於自得而爲大成也然學者亦必先有志於本而知所務則近道矣故學記於篇將發此義以明教學之指歸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委於僞反○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疏曰源則河也委則海也中明先河後海之義也○今按此言所以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疏有二說今詳此說是也

右學記一章凡十三條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七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大學第二十八（大舊音泰今讀如字○經一章傳凡十章）

學禮十一（小戴第四十二篇專言古者大學教人之次第河南程氏以爲孔氏之遺書者也秦漢以來儒者既失其傳故其舊文舛錯爲甚而訓說亦多不能得其微意今推本程氏既緒正之仍別爲之章句讀者宜盡心焉則聖賢之學可漸而進矣）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

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禀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附按皆當至於至字今章句註作止字謹按至字之義尚在止字前故子朱子易之○謹按此本所載大學中庸註當是子朱子先時稿本故與今傳本字句小有不同然今本已徧天壤皆是而以得見稿本爲難且即此可窺見子朱子之學虛心窮理已精而益求其精日新月異之妙與陸王等迥不同也故今凡遇不同處必存原本而敬識於後）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附按一於善三字今章句註作必自慊謹按必自慊三字與無自欺緊對註釋誠意即盡取之於誠意傳也且必自慊三字已包得一於善意而又隱與致知極其爽豁而有力）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

自□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書作俊。○帝典，大也。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詩小雅綿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

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

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勑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矣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讀作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附按審字今章句註作察謹按審字即是前章察字義同則字亦當同始不惑人或故于朱子易之耳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彥碩叶音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是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附按不外乎是今本是作此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

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夭平聲蓁音臻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

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附按不可使下今章句註有有字謹按添一有字則文義十分爽朗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狥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

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復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娼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娼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附按疾字今章句作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爲屛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有此娼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附按幸字今章句註作倖）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八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攸戩安甫　校正

中庸第二十九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凡三十三章

學禮十二小戴第三十一篇程氏以爲孔門傳授心法其書成於子思其言大抵與大學相發明蓋聞之先君子嘗以爲大學者此篇之門庭而此篇則大學之閫奧也然道既失傳說者類皆不能得其微指今亦本程氏別爲章句讀者孰復而深味之則聖賢傳付之密自庶乎其有以自得之矣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附按子朱子先時稿本之當存說已見前大學篇聖經章茲按自益人之所以爲人至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今章句註作益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又按纘於者所宜深體而默識句今章句註作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謹按益人之所以爲人五語猶是備解學者知之二語則說在空處發明子思子之意若今本則各在本句細分故凡三用知不知字直將所以必用之意一一理出傳之大幷學者知之二語可不用而理已活現矣又引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仍是稿本無一不本於天之意但補在其後欲學諸之知本而讀者句遂亦不待言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附按則爲外物而非道矣今章句註作則豈率性之謂哉謹按豈字即非字之意率性即道字但提出率性二字便見不可須臾離意又上文以若其可離句反呼起則仍貼定道說故以豈率性之謂仍歸往道者爲能一氣

洸通而稿本尚覺呼吸微不靈且稿本指定非道之物猶覺滯一塗而今本則可離非道止是道不可離之一倒說還家反覆其理意緊相呼應更有神味也至于凡外物之可離必皆非道其理莫又未嘗不包舉其中子朱子與神於禮會聖賢之精氣者也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附按滋長字今章句註作潛滋暗長謹按滋長於隱微之中人尚不覺而爲已所獨知故以潛暗字細言其景象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

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

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

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文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

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附按自然不必其合於中庸至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今章句作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謹按註內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二句停分兩開說自合乎思子語意子朱子以此二語作收束則上文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爲三者之難然不必其合於中庸以下爲三者之難而易中庸易而難何傷此此與今本所言之意無不同但今本改爲然皆倚於一偏雖亦緊對中庸而止跟定三者則爲兩開說而不相犯中庸句今本改爲雖若易能點明易字與上兩開不犯者同也若朱子本則正相犯而不得兩開與下二句收束脉絡稍不清爽故子朱子易之也或曰以理言之上三句亦有中庸即中庸非必懸空而在

上三者外恐稿本爲勝曰今詳似是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固有即是中庸者但中庸不盡於此如舍之則藏是天下國家不可均矣用之則行是爵祿不可辭矣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白刃不可蹈矣中庸則或平或奇三者則皆矜奇節蓋互言之謂上三者或有中庸中庸不必盡舍三者理固至此乃圓而盡但此局進一層說若子思子正意止是以三者形容中庸兩兩開說細讀其語氣自見終當以子朱子改前半註亦作兩開說者爲細密而確不可易也○又謹按子朱子既改然不必其合於中庸爲皆倚於一偏矣又必將則貫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改爲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蓋語氣固較稿本而舒徐且以資之近對定下義精仁熟以而力能勉者對定下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以皆足以能之對定下不能及也逐句對針字字右關照則更極其細密矣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胄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

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附按讀者其致思焉今章句註作讀者宜致思焉謹按宜字數其字緊而有力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

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王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

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禀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

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殉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

子□臣□民之別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

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

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與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

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配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

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烖古災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

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斁○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

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

猶實也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襌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

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八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十九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恭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保傅第三十　一章

學禮十三漢昭帝詔曰通保傅傳文穎以為賈誼所作即此篇也今在大戴禮中第四十八篇其詞與賈誼本傳疏語正合其言教太子輔少主之道至詳悉而極懇切矣故自當時即以列於孝經論語尚書之等而進之於君蓋可謂識其言之要者矣後之君子有愛君憂國之深慮者其可以不之省哉今取本傳為篇而以他記傳教太子之文附之○附按此篇舊本合為一章今以原幫第四條文王世子文有傳曰二字之目因分其上入經例其下從傳例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大戴禮無此十二字○夏為天子十七世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鄭曰凡三十一世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鄭曰凡三十七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始皇胡亥人性不甚相遠也大戴不作非○鄭曰孔子曰性相近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大戴三代作殷周無之君二字○鄭曰暴辛疾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大戴迺作乃後同以作之○鄭曰古即殷周時也顏曰迺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齊側皆反見賢遍反○鄭曰使士負之卜其吉也大戴齊肅作參冕與字同參謂三月朔也○今按參乃齊字之誤其下當脫一字而注文聯字亦誤○附按士負之謂三日接子也見南郊之禮無考當在三月見子後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附古闕字○鄭曰下闕敬君典法之處也遥闕故下望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

行矣大戴而作府已作以○顏日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襁居兩反褓布老反○本篇作昔者成王今從大戴○鄭日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襁褓之中言其小也保保其身體鄭日保謂安守之顏日保安也傅傅之德義大戴之作共○鄭日傅猶敷也顏日傅輔也師導之教訓大戴訓作順○鄭日師傅之教大同也師主於訓道傅卽受而述之書敘日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也此三公之職也鄭日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尚書及周禮說古文與此同故先儒論者多依此爲說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少失照反○鄭日卿也胡之孤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鄭日記者因成王幼穉周公居攝文以王少漸賢聖之訓長終封禪之美故據其成事同於太子而始未欲之明殷周之際師友爲先也○顏日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大戴無迺有識三字之下有也字○顏日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行去聲於是皆選天下之端

士孝弟博聞有道德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大戴皆作比下下無之字博聞作閑博衛作輔使下有之字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大戴無生而二字有目字左下右下皆有視字人下無也字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長展兩反○大戴居下無之字毋作不正下有也字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樂魚教反○大戴耆作嗜○鄭日恐其懈惰故以所味所好而誘之○附按此謂擇其性所耆樂使於受業有習後乃得嘗之爲之一以稟師傳之教一以所學勝其所性也注非是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少失照反貫與慣同下放此○大戴無天字如自然三字作之爲常下又有此殷周之所以長有常道也十一字○鄭日言人性本或有所不能少教成之若天性自然也周書日習之爲常自氣血始○顏日貫亦習也○附按習貫就用功言貫就成功言及太子少長知

妃色則入於學大戴學作小學又引學禮一段與上下文意不相屬漢書亦然今別見五學篇天子入學章○顏日妃色妃匹之色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大戴考作端漢書達作匡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冠去聲○大戴記作司○顏日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徹直列反○大戴有有字徹下有膳字○今按本書下文云失度則史書之[illegible]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進善之旌大戴旌作旍○鄭日堯置之令進善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鄭日堯設之使書政之僭失也敢諫之鼓鄭日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之瞽史誦詩顏日瞽無目者也工誦箴諫大戴箴作正○鄭日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進謀大戴無此四字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大戴媿作愧漢書作媿○鄭日量知受業故雖勞能授也○顏日舞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今按此文漢書爲是而顏說亦非其意但謂習聞規諫與習俱長故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愧恨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中去聲下同○大戴此下有是

殷周所以長有道也九字○鄭日觀心施化故變善如性也○今按此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爲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上陟遙反下直遙反○漢書無天子二字今從大戴又大戴敬作別○鄭日祭日東壇祭月西壇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所以教天下之臣也○顏日朝日以朝夕月以莫皆以迎其所出也○今按三代之禮四字疑當作及其立爲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鄭日中春舍菜合儛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大戴以作中齊作茨○鄭日車亦應樂節步又中佩聲互言之也爾雅日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日行以肆夏趨以采茨此云步中采茨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門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異也明有度所以教天下之儀也○顏日鸞和車上鈴采齊肆夏皆樂詩名也齊或作薺又作茨並音才且反趨讀日趨大戴作趨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遠去聲○大戴於上無其字下食字作嘗○鄭

曰王燦曰凡血氣之類弗身踐敬孝處仁皆先正於已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大戴三代作殷周之前者下無以字太作天下同及秦而不然大戴無而字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許居謁反○大戴上作尚訐作得鄭云字之誤也○顏曰訐謂面相斥罪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大戴使作故○鄭曰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劓牛例反○大戴無之字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大戴無胡亥字位下無而字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大戴言作誑○鄭曰昔伊尹諫夏桀桀笑曰子爲妖言矣莊辛諫襄王襄王曰先生爲楚國妖祥是也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顏曰艾讀曰刈菅茅也菅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大戴無惟字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大戴以下有習字道作導無之者二字理作治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大戴諺作語視已成事作如視已事○鄭曰觀

前成事也古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鄙猶今言俗語然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大戴三代作殷周無之字顏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知去聲○大戴而作如古字通用無者字○顏曰法者則而效之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亟居力反轍直列反○顏曰亟急也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大戴作然而不避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大戴矣作攺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顏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大戴無夫字濫作疑諭教作教諭○鄭曰心未疑謂未有所知時也○附按濫放溢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大戴力作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大戴其作夫無而字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能相爲者則教習然也大戴身作越俗下有也字累作參有雖作雖有死下無而字者下無則字○鄭曰生而同聲及其長也重譯而曉之不能使言語相通嗜慾不異王於成俗其所行有雖死之可畏猶不相放爲者皆習使之然也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今按行有雖死而不能相爲者鄭說誤蘇說是也承上文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老死而不能相放傚猶老子言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也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大戴左右正下再有左右正三字○鄭曰孟子曰君正莫不正也君正而國定也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大戴本篇○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一本無王子字○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官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三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

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者也○今按注虎闈見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教國子弟保氏學焉國子守王闈一作庠門者非是又按注姓孫也或恐當作性既或恐當作晚○附按記云王子謂王太子太子有君天下之責入學宜早注引諸記傳入學之年不同者蓋自王太子以下分位有貴賤性有敏鈍入學之期自當有先後遲速諸說各據云法言之非有異也內則十五出就外傅即入小學以十年者以內則歷年教子之例與入學年前後相參立法其實無異注別爲家教非是古在鄉在國皆入學受教無教子於家法也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大戴禮○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大音泰○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疏曰設四學謂設四代之學周學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又曰天子設四學以虞庠爲小學設置於四郊皇氏云四郊皆有虞庠○祭義○附按四學皆謂大學不當偏舉小學言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不聞四郊皆有虞庠注語無據當以疏前說爲是

右保傅一章凡三條○又章下凡四條○天子之設四學何也曰凡三王

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中也懌悅懌○附按禮樂雖有修內修外之分究其本則皆由中以達外也交錯於中禮樂互根於心也發形於外禮樂交見於身也懌融洽無間之意承交錯言恭敬屬禮溫文屬樂恭敬而溫文則謂禮之中有樂樂之中有禮承發形言言其氣象以見其成也懌之實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養猶敎也言養者漬浸成長之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謂爲之行其禮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行下孟反○爲說其義○大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敎諭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愼其身者謹安護之○附按愼其身東滙陳氏云使之謹守其身也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疏曰案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附朱子曰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止是有疑即問他之意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附草廬吳氏曰周立大師大傅大保曰三公周之前疑丞輔弼爲四輔曰設四輔及三公言古之設四輔及周之設三公皆不必備其官非謂既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之間不言傅疑丞之間不言輔弼從省以便文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敎尊敎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附嚴陵方氏曰言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蓋敎世子必使爲君子故以是言之學至於德成敎尊官正國治然後能爲君故曰君之謂也當入學而大子齒何也曰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附按親則父尊則以君言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以世子言惟其上有君父爲君故得爲世子後日能有天下然則世子乃有君有父之人可不愼教之以尊尊親親之道乎下文入學齒讓正所謂愼教之也故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而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長丁丈反學音敎○學敎也○補注東滙陳氏云君我君臨乎我也世子與同學之人讓齒其不知禮者見之而疑其知禮者從而曉之曰父在之時常執謙卑不敢居人前其禮當如此也如此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其三皆此意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以成生人者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一謂天子也大善大子也○今按此書太甲篇文有字本作人正謂天子而元良初不謂大子也古人引經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也世子之謂也此一條係以文王世子與家語通修○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賈誼新書禮篇○成王幼不能涖阼涖音吏○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附按朱子解莊以涖之涖臨也較視義爲貼切周公相踐阼而治相息亮反下同○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附按涖臨也踐履也天子立阼階升堂臨阼發政禮也阼階爲聽政之位惟天子得踐且涖之成王即位年十三時非不能涖阼惟居位而不能聽政故曰不能涖阼云爾周公相王攝政出治勢不得不踐阼而登身親王側益王在位而公左右之乃因攝政而爲初非有于攝

位之嫌也舊解踐阼之說有悖大義先儒劉氏以相踐阼連讀爲文其辭甚辨其義甚嚴要亦未察踐阼本非踐位也漢儒作明堂位因此訛爲踐位之說而讀文王世子者又不能推明踐阼之事致使後世簒賊以此借口豈非經學之賊耶

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長丁丈反下同○抗猶舉也謂舉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附按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八字似太委曲非三代直道恐周公所爲不如是而與桐葉封弟之記爲一類也下文家語問答亦未詳及此八字按同人儲氏有辨極謹嚴顯快可正前記之誤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涖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

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與成王居謂亦學此禮於成王側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文王世子家語子貢問○附按漢書匈奴傳單于廣大之貌注解于爲廣大本此于其身謂不循人臣之常分也賤天子之阼抗世子之法此在小夫必謹名義懼罪戾而不敢爲不知人臣之道不惜冒危疑甘誅戮以益其君況于其身跡若不趫而於道實安以此善其君而不爲乎然此事也亦推周公其人乃優爲之如有伊尹之志則可是也後人解于爲迂曲殊無意義○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亹無匪反○莊王楚君名旅也士亹楚大夫箴恭王名也問於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爲于僞反下同○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獎也抑貶也教之

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世謂先王之緒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爲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僖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鎭其浮則法也疏滌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蕩滌人之邪穢也鎭重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附按令者國家之憲令物官各有其事之官即布此令者令不能一教即知故使訪問之何官司何令乃得一一周知其事也空舉其教之語使明職非實指某人某事而使太子識之注解似非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附按語謂王者修已之善語故下言使明其德也知先王務用明德於民始謂先王之以明德爲新民也注解語字恐與本文不貫教之故志使之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

類行比義焉比毗志反○訓典五帝之書族類謂若惇叙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附按族類如易言族類辨物謂審物異同之理也明於事物之理其行如能合義二者皆從訓典來故以使知二字總貫之行字當讀去聲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悛且緣反悛改也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辭也詠諷也以文辭風託事物以勸行也求賢良以翼之翼輔也悛而不攝以身勤之攝固也勤勤力以勗勉之多訓典刑以納之也刑法務慎惇篤以固之稱注慎謹慎也惇厚也篤厚而力也言必謹慎其厚積大力使永遠如是以固之也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徹勑列反舍上聲○徹通也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附按攝以守已言徹以通物言施已所欲舍已所不欲俱從心出故曰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有信然後可以長久明度量以導之義度徒洛反量如字○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明等級以導之禮等級貴賤之差明慈愛以導之仁附按此句舊本在明敬戒以導之事句下今移此則前六句忠信義禮仁孝所以立德後五句文武賞罰

所以忠事親界始不衰明恭儉以導之孝恭儉所以事親○附按恭謂敬其身儉謂守乎禮事親之大綱立矣明敬戒以導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昭利以導之文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導之武除害去暴亂也明精意以導之罰精意謂斷之以情明正德以導之賞正德謂不私於所愛明齊肅以耀之臨齊壹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蒞臨事也○附按臨臨民也上文多方以導之皆以為太子眾日若臨之用而齊肅者又有臨之本內心志齊肅則外成儀著見而後可以有臨言此以終上十一句之義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濟成也為為國師傅也○此語楚語○附按不可為猶言莫如之何謂無法以教之也注解非是

一

踐阼第三十一

章一

學禮十四此大戴第五十九篇按此猶見古天子尊師傅道之意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雖天子必有師乃足見學之至義今取以為篇而以諸書之言人君師道者補之○附按此篇舊本亦合為一章今亦以經傳例分之

武王踐阼三日既王之後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惡音烏恒胡登反○惡猶於何也言於何有約言而行之乃行萬世而猶得其福者○附按藏之約謂藏之於心其理簡約行之行謂行之於事通達無窮也觀後文當如是讀斷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顓音專頊許六反○言忽然謂不可得見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齊側皆反○端正也樹謂之屏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凡事不能自強去執於此則枉也○今按去執二字恐誤

[illegible]以力自矯之謂若狗其所留不自矯揉則終於枉而已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問先帝之道欲聞要約之旨故對此而已○要去聲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惕他歷反○託物以自警戒也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槃為銘焉盥音管槃薄官反亦從皿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安不忘危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當恭敬朝夕故以懷安為悔也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言雖反側之間不可以忘道也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周監不遠近在有殷之世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㖃許候反一從言○㖃恥也言為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㖃詬也口戕

口言口能害口也凡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為戒也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槃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日知所忘學者之功溺於民庶大人之禍故或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為鑑也○今按注云自新取戒蓋指湯之盤銘而言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夫為室者慎其楹君天下者難其相也○今按此亦泛言未必指楹為相也○附按室以楹而安居安宜思危故以此為戒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音烏下同疐音至○惡乎何也忿者危之道怒甲及乙又危之甚杖危故以危戒也○附按注杖危杖下疑脫扶字惡乎失道於嗜欲杖依道而行之惡乎相忘於富貴言身杖相資也因失道相忘乃舉嗜欲安樂為戒也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雖夜解息其容不可以苟帶於寢先釋故因言之也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行慎躬勞躬勞終福論慎屨亦財不費也屨在下猶勞辱因為此戒勞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附按富福音義相近說文兩字皆云畐聲皆訓備義並首取福義又論凡事慎屨謹身

荀用亦財得以不費不費財卽有富義蓋亙取福富爲訓也末云勞與富當作福與富文誤又按銘辭以勞獲富本義自優注增訓爲創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憍居妖反逸也○無求辭飽自汏而已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
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杖一本作枝○志識也杖立不能懲其爲怠而自謂杖成功無可就故終失其名也擾
阻以泥之今按無懃弗志至此皆所未詳要必有害於戶者若風將至必先搖搖搖搖無所詬言
有風則先困○今按此謂戶不闔而動搖也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論人行亦然牖之銘曰
隨天之時言任也以地之財謂質也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先祭時而敬濟○今按牖
下齊祭之虛也劒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以順
誅也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自一本作息○言得時也○附按末句謂
當反求諸身也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也言

少閒之不忍則爲終身羞以君子於殺之中禮恕存焉○附按造始也言始用矛宜愼也卽書惟干戈省厥躬之護予一人
所聞以戒後世子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之詩也○今按此本大戴禮然多闕衍舛譌姑存其舊

右踐阼一章章下凡七條

○魯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
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
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神農學乎悉老黃帝學
乎太眞一作墳顓頊學乎綠一作錄圖一作伯夷父帝嚳學乎赤松子嚳枯
沃反○一作伯招堯學乎尹壽一作務成子附作州支父舜學乎務成跗跗風無反
○一作尹壽一作許由禹學乎西王國一作大成執湯學乎威子伯一作貸子相一
作小臣文王學乎鉸時鉸古咬反○一作錫疇子斯武王學乎敦叔一作太公一作
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周公學乎太公一作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

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於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
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聃他甘反○劉向新序○附按此條所稱
引多屬荒遠不經未足據信錄之以見帝王必有師之義云爾○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
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
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謙不敢對也曰非吾子無所
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思榱棟俛見几
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榱音衰俛音俯焉於
虔反下同○謂祭祀時也胙與祚同按亦椽也哀將焉不至言必至也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
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櫛仄

瑟反○昧闇也爽明也謂初曉尚闇之時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
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諸侯之子孫謂
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末庭而修臣禮君若思其勞則勞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愼修德亦
將有此奔亡之勞也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虛列必有
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虛讀爲墟且丘聞之君者舟
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
不至矣荀子哀公篇家語新序大同小異○賈子曰天子不諭先聖王之德
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
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
屬太師之任也應傳皆去聲○附按諭當從新書作諭於國君當從新書作君國天子無恩

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
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
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後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不能
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大傅之任也不能懲窒言不勝其情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今按鄰愛字上下必有闕誤○附按無恩於父母當從新書作不姻於戚黨無經於百官謂統馭百官失其經紀也鄰當從新書作吝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
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
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大保之
任也中去聲咳苦代反○聲有準乃能中律節度或爲節廉趨或爲走隱據也言按禮樂之器○附按安顧咳唾新書作安咳唾數顧安疑即安字之誤得當從新書作德隱琴下新書有肆字隱琴肆瑟蓋撫弄陳設聲音之器以自娛也

天子宴瞀廢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
之辭應對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
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少師與天子宴者也左右之習反其師謂左右所習不順於師也○今按瞀本作瞀又無廢字今以學記刊補又按左右之習反其師句即學記所謂燕朋逆其師者也○附按已諾巳字未詳疑當作以諾不以正如魯平公諾藏倉之類傳當從新書作博不博不習謂以簡聞小誦自安不求多聞不加學習也天子
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
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
屬少傅之任也不以章謂惑於朱紫不以典章○今按集疑當作誅○附按賦疑當作賜天子宴
私安如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饑而惏暑而
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爲開
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
屬少保之任也易以豉反樂音洛湛都含反飽祖峻反惏盧含反與之同暍於歇反好呼報反皿眉永反○易自放縱也湛過於樂也醉與飽過其性也強猶強也惏貪殘也暍傷暑也環旋也○今按加即而古通用○附按飽當從新書作飽御器下之字疑羨御器當用者宜舉不舉不當用者宜藏不藏此慢舉慢藏之失也又按注猶強之強疑當作張春秋傳晉侯將食張注云腹滿也中亮反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
迭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
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迭樂序謂輕用雅誦也凡禮不同樂各有秩序從所好則亂其次聲樂之失任在太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忌諱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也○附按誦疑當作頌迭疑當作失樂下疑脫之字新書此句下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之時節當從新書之下有不字謂日月失其常度如不當食而食是也大國之忌當從新書作國之大忌在衡爲鸞在

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
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
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
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璜音黃玭蒲蠲反琚音居瑀音禹茨才資反中去聲下同鏘音槍鏘千羊反亦作瑲○衡平也半璧曰璜璜在旁衝牙在中又以玭珠納於衡璜衝牙之間玭亦作蠙又總曰玭珠分之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也揖一作厭古之
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
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
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撩音老軫止忍反幅甫福反○撩蓋弓也軫謂車後不觀四時之運謂視輪也因上以車輪爲月巾車宗伯之屬下大夫二人○大戴禮○國將興

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肆其意)人有快則法度壞○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辯然否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以上荀子大略)○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有憂也(劉向新序)○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往見郭隗先生曰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隗五罪反)郭隗先生曰帝

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己趨下疑有闕文)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眄莫見反廝息移反)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睢許季反呴呼句反藉在夜反叱尺栗反咄當末反○恣睢驕傲也)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戰國策)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五學第三十二(凡四章)

學禮十五(古無此篇今按天子尊師重道之義莫隆於視學養老一禮乃取書記言五學者名篇而以小戴諸篇禮文實之並附傳語於後爲學禮之終篇)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匱求位反一作遺○大戴踰作踰○顏曰踰與踰同謂越制○鄭曰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尚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濟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唯象於天斗見也故上爵)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不則之則法也)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顏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漢書大戴禮)

右天子入學第一章(一章下一條)

○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臣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此條未詳何書○附按此篇舊本無章名今補)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昕音欣○大昕謂且明日將出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於先

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更工衡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附按下文章下注解退修之爲句以孝養也爲句故朱子依注提退修之爲經今詳本條末言修之以孝養則退字當爲句修之當屬下句而其義甚長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闋古穴反○此條乃古天子視學遂養老以令諸侯羣吏之法其全經不備今因傳義而總之於其上其下則復存傳義云○附按反養老幼幼字爲衍文

右視學養老第二章章下一條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疏曰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云○附嚴陵方氏曰下言適東序則知此視學辟雍之學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之報也

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附按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無使有司攝之之義蓋祭中一切常典之事皆命有司舉行而祭仍天子親主也但玩記文簡於祭詳於養老或有其禮事主祀學養老而祭乃入學告事之祭故使有司行之若正祭則別有在與禮文無者今兩存之學中先聖之祭惟見文王世子篇始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及此視學養老祭先師先聖他無所稱其禮文亦未聞僅據始立學釋奠有用幣合樂與器釋菜有退儐獻語則推之歲時正祭其有奠獻合樂儐賓請禮可知其或即此視學一節行之亦必終日而後卒事無能盡力於養老一禮矣則疏以爲明日適東序或謂此與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羽言始始立學也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疏曰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周立三代學又立周之太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天子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則既視學畢然後適東序養老之處親釋奠於先世之老既畢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附按注疏於周學

名例多强爲分合此因適東序之文又臆生支節皆不足據心學制篇內讀者參觀自見又按始之養也作始立學之始亦誤此句通貫下文適東序至修之以孝養也而言下文以成之也終之以仁也曰始曰成曰終意脉相貫未結云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即此始之養也之始○又按欲養老而先釋奠於先世之老乃先亡者後生者禮所宜然則凡養老必皆如是也疏謂非始立學不釋奠於先老者亦非若如其說不應下九節俱就平時言惟上一節單主始立學似亦不偸矣○又按釋奠與釋菜不同王制孔疏曰釋菜釋蘋藻而已無牲幣釋奠有牲幣其說自明但鄭注解王制釋奠於學爲釋菜奠幣孔疏亦疑之用之陳氏皆駁之或猶據此爲解非是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疏曰蔡邕以更字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案鄉飲酒注數席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於賓之西南面各特焉是也○附按三老三公之老也五更五官之老也老無定數非一人亦非三人五人故總謂之羣老或以羣

老爲庶士之老恐於王制國老庶老分養之文不合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省悉井反○親視其所有也○今按珍謂下章入珍淳熬之屬○補注東滙陳氏云適饌謂天子親至陳饌之處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咏音詠○發咏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疏曰案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敵禮入門即奏肆夏故仲尼燕居云入門而縣興是也退修之謂三老五更入而即位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附靈皋方氏曰遂發咏焉退爲句樂記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正與此篇義相發蓋醬者食之本執醬示欲親饋也爵者飲之具執爵示欲親酳也干者舞之器冕而總干示欲親舞也皆用以爲禮而不親執其事此篇云適饌則不親饋可知矣省醴則不親酌可知矣發咏而退則不親舞可知矣使天子親饋獻則老更當拜親舞老更當立而待非所以安養之也先儒論燕禮以宰夫爲獻主意亦如此○附按養老禮無全文見於此記者推天子躬行數大節而已注家取飲燕諸禮爲說証之多於養老事理未安如諸禮陳器饌設筵席皆有司爲之此則天子莅設之以示親爲席意凡禮席與位不同如鄉飲賓入位在西階下既獻乃升堂即席又衆賓位於堂下無

席此既席位相進爲文則別無階下堂下之位可知設乱疑即迎老升堂即席如祭禮延尸即席與立於階下一節所謂養老近於事親也此時天子之席位蓋在阼階與養老之珍具具視也曰適曰省曰具當是老更在席位尚未及饋獻而天子先之饋獻也遂又發咏以示親歌總干以示親舞亦未及歌舞而天子先之歌舞也今云發咏不及總干以歌統舞言也此天子躬事老更之禮畢退據公食大夫禮賓升公揖退於箱意此亦退於箱以俟事也修之以孝養通承設適有發而言天子退後其酳獻饋酳當以六官長貳攝之其禮儀必簡略不同飲燕食禮諸節文此不敘者本文非天子躬行之禮悉不及也

反登歌清廟

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樂音洛○疏曰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也○附按反謂攝饋獻畢夫子由退處反位將因合樂而乞言也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疏曰致極也○補注東滙陳氏云合德音之致謂集合清廟詩中所咏文王德音之極致也○附按常禮升歌下管訖王告正樂備然後旅酬而語備此養老重乞言天子求聞先王之道德於老老即所歌詩中相語其義以答乞言之意故曰既歌而語以成之也此在既歌之後未管舞之前唐開元禮養老儀樂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天子虛躬請受摛史執筆錄善言終二舞作於懸中正其遺制也舊說仍作歌舞後旅語一例看既於本文既歌而語不合又不見養老中乞言一節恐胥失之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

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詩維清奏象武是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舞○疏曰舞當中庭事謂大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附原父劉氏曰大合衆以事舞六代之樂也用之陳氏曰幽足以達有神明足以興有德書言神人以和樂之效固有如此者

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由清廟與武○疏曰登歌清廟文王之詩爲父詩也下管象武王之詩臣子之詩也清廟在上管象在下故得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附嚴氏曰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注疏以維清爲武王集其意蓋謂維清廟與管象若皆爲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不知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別也○附按此節當承合舞言上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語於歌此君臣貴賤上下之義行於舞蓋樂歌以象德舞以象功帝王治功中所有君臣貴賤上下等事自當於舞中象之如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即所謂正君臣之位之類

有司告以樂闋

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附按飲燕禮告正樂備後旅酬畢跣屨升堂然後有無算爵無算樂今據本記登歌後即合語下管後告樂闋似無旅酬以下事蓋其禮主於養老而不主於飲燕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惟致孝養而已不以多儀盡歡爲貴觀乞言亦徵其禮則樂從簡質可知若一準諸禮中節文行之恐非所以安老之道也惜全文不備無以考證其異同云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驥於邑是也○驥音冀○疏曰

注如此禮謂如王家於東序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孝經說以下援神契文謂諸侯還歸帥行於國大夫勤力行之於朝州長里宰之官希驥慕仰行之於邑是也謂此俱是在下奉行在上之事也○附馮氏曰石梁王氏塗去幼字按疏有其義而鄭注無養幼之文疑是訛本擴入一字○靈皐方氏曰鄉遂七十之老有進養於天子之學者故鄉遂之吏借焉羣吏反養老即正齒位禮亦倣養老之義○附按終之句謂統有禮義等而至此終之以仁也注疏則解成終其仁矣恐非之以二字語氣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

記事謂記序前代之事也慮大謂先本於孝弟之道○附按石林葉氏云敬也禮也孝也義也仁也一養老而盡舉之所謂慮之以大也今詳大即下文舉大事之大此句總冒下五句舊解與下平列未安又按記事即下文舉事古者舉大事必書故曰記事

愛之以敬

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

行之以禮

謂親迎之如見父兄○附按敬禮即觀適饌省醴發咏之事敬禮該於孝養中上文包舉之此又列數之以見德之備也

修之以孝養

謂親獻之饋之

紀之以義

謂既歌而語之

終之以仁

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

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言其爲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文王世子

凡養老五帝憲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爲于僞反三王有乞言有讀爲又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者也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惇史史惇厚者也依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內則○附東萊呂氏曰看微其禮一句是尊老之至至誠盡禮不敢急迫須從容欵曲伺閒乘暇開端發問

右憲老乞言第三章章下一條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

者也食音嗣酳音孕○割牲制俎實也酳食罷飲也干盾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祭義○補注東滙陳氏云袒袒衣也饋進食也酳食畢而以酒虛口也總干總持干盾以立舞位也○附按袒而割牲袒而執鸞刀以示親割而已此禮當在設席位前又按王制云玄衣養老則玄冠也此云冕而總干者据明堂位冕而舞大武皮弁舞大夏則凡舞大武必用冕此於總干時若之非養老之服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糾居黝反○疏曰養老必於學者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饔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鄉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周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也大學在國之西郊者鄭駁異義之言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之言意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則以爲周之小學爲辟廱在郊也○陳祥道曰四代之學如此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是周之制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周之辟雍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又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所謂祭於瞽宗者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者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而右學東序蓋與或

均并建於一邱之上也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謂之也○今按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而可也○附按希聖周氏云上下以尊卑言東西以方言左右以位言今詳此或各以爲大學小學之分名而無以見在國在郊之異制注疏以西序在西郊左學即宮左右同西而左同東似皆拘牽之解耳○又按疏引皇氏謂庶老兼庶人在官者非是古者位與德稱未有德成而終身爲胥吏者胥吏與庶人等得與學中隆禮之養非所安也其致仕之老致仕當作死事文誤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皇本又作翌音皇冔况甫反縞古老反○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纁許云反牟亡侯反追丁雷反○

疏曰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以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素裳而養老皆是燕服故也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未聞皇氏云養老而首還服皇冠崔氏云與夏同冠未知孰是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夏既尚黑燕衣黑衣也縞白色生絹亦名爲素此縞衣謂白布深衣也周則兼用玄衣素裳者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爲玄衣素裳也儀禮又云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著章甫夏之朝服則著牟追又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服是深者言燕時服是朝服也凡此言朝服者皆諸侯之朝服玄衣素裳也天子亦以是服燕其朝則以皮弁故鄭下文亦引之也鄭又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〇注疏內委貌章甫牟追詳見冠義篇之傳〇附馬氏曰祭所以追養繼孝養老之事親故並舉言之

〇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〇食音嗣下文食之同養如字下同〇疏曰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

是子孫爲國難而死者王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凡四學如鄭氏此注又兼文王世子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總爲七也燕禮者脫屨升堂殽烝折俎而無獻其牲用狗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賓燕安也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致敬鄉也食禮者有飯而享太牢酒設而不飲以食爲主重簡質也周之修三代之禮而兼用以養老春夏用虞夏禮秋冬用殷禮又極備也凡燕禮有二燕同姓則夜飲燕異姓則讓而止是也饗禮有四九獻折俎體委無酌數是也食禮有二禮食燕食是也養致仕之老則當用正燕正饗正食之禮養死事之老當用異姓之烝折俎之饗燕食之食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注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禘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之冬夏亦不養老也說如熊義生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春合舞秋合聲卽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春秋各再養老故爲六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爲五義實可疑又皇氏云春夏雖以歡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大食秋

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〇附按視學養老惟養老更一事其饗死政之老與饗孤子同義其養致仕之老如月告存日有秩之類其養庶人之老如引年復除之類三者皆與視學養老之禮無涉其禮據王制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則老惟兩項人養惟兩學中據大戴禮養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則養老惟兩時事據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則養老惟於大合樂參之周官羅氏仲春獻老養國老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者其事証也但無秋養老合樂之文者蓋耆春養國老其禮加隆秋養然老其禮稍殺或類[illegible]方秋養耆老中如疏家所謂養死政之老不當用正饗食之禮而用其禱之鄭耆禮文所記益特舉養國老之最重者著爲缺與[illegible]禮注家以周官大胥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俱當養老之大合[illegible]竊籥大合樂兼衆舞與聲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者六竊大合樂是也若春秋分主合舞合聲二者似屬教習學書文事非卽大合樂未必行養老之禮月令春合舞釋菜天子亦親往視之者蓋是春祭先聖釋奠合樂天子視學親祭與養老分爲二禮行之以爲時祭卽文王世子四時官釋奠於其先師以爲講教卽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春爲歲首天子特於時祭時教中親學視典故月令以其禮之大者著爲令聊至於月令仲秋有養衰者之文與仲春養幼少仲夏養壯役同類乃受養之養大兩就養遺

民之老與慈幼遐文乃保息之養郊特牲秋食耆老與春饗孤子並舉乃死政之老皆不得稅月爲視學養老之禮若夫簡不帥教王親視學其養老無明文以鄉學偷不帥教習射習鄉之禮推之則天子視學當習大射及養老之禮可知此不在歲養之列至出師受成獻俘訊馘事主軍旅義不及於養老者謂凡視學必養老不可據養老多端名同實異其在學禮惟以視學養老一禮爲正他皆因禮文牽連並以類附疏家多牽合家混讀者宜辨之〇又按希聖周氏云以燕饗以對食則燕饗以酒爲主食以食爲主以燕對饗則燕以恩爲主饗以禮爲主今詳修而兼用之亦謂飲食恩禮兼三禮中意與物而有之非如皇氏備行三禮之謂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天子諸侯養老同也〇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然制明矣〇附按養於鄉養於國似非樂同學中養老之禮古無有德無位之老禮五十爲大夫七十致仕其爲三老五更皆公卿大夫有年致仕之人故夫子父事兄事極崇養國老之禮爲若庶士之老亦有德位與齒者故致仕之年亦於小學中養之此通爲七十養於學之養老禮也若五十六十其爲無爵者則庶人也無德無位不總受養其爲有爵者則列職於朝不應卽受養於學疑此兩須當另爲一事先循據案正在齒位禮中〇五十者亦爲與養之義難通

十養於鄉也又據秋食耆老禮耆爲六十者以其爲死政之老再孫受養於國則六十養於國也此二者亦在養老義例中故與養於學類列之義或然也○又按國者是對鄉言則以鄉國對學言謂是鄉小學國小學可也但未見得學確是在郊恐與是國之大學也似不應另言殷制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疏曰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禮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瞽人無目恐其起坐參差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附按九十使人受則並不親拜君命可知矣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陟良反離力智反○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觀古亂反○疏曰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在家安養之法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絞戶交反紟其鴆反冒亡報反○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疏曰歲制謂棺此亦大夫以下人君則即位爲椑矣時制謂衣物難得者月制謂衣物易得者日修謂棺衣悉辦但日啓修而已○今按歲制者歲一展而修之下時月日放此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煖溫也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不俟朝謂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月告存謂每月致膳日有秩秩常也謂有常膳○疏曰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今按注揖君當作君揖按周禮司士職云孤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又云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附廬陵胡氏曰月告存君使人每月問存否則老者告云存也月告存亦致膳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與音預齊側皆反○五十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疏曰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尊卑將當與服戎此據庶人言也案異義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按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夫田役爲重故五十免之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是也戎事差輕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韓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宗子不孤者此嫡子代父而祭乃有父之宗子也若喪服宗子孤者是無父之宗子也○附廬陵方氏曰力政力役之政也力政則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服戎則事之變者故六十然後不與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衰七雷反○爵謂賢者命爲大夫不親學謂不能備弟子禮致政謂還君事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眾多非賢者不可皆養○附按注言引戶校年謂將戶口籍冊引而進之校年之多寡爲賜之厚薄已而謂行養老禮畢乃舉引年之禮除徭役日復當行復除謂當行此

復除之令如下文言一子不從政其家不從政是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內則此下有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十三字

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癃謂廢人事○附按此條引年正養庶人之老之事廢疾以下乃養民之文因記本連文附編於此非學禮也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疏曰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有復除之令也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之所欲故僅三月不從政也

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自從也○疏曰自諸侯來從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案族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附方氏曰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從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附按諸侯地寬役少自當暫寬之大夫役多地狹自當久寬之皆所以恤民力而適得其平也疏謂欲令人貪之者恐非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疏曰孤顧也顧望無所瞻依也

老而無子者謂之獨疏曰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老而無妻者謂之矜矜一作鰥並古頑反

○疏曰悲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常不閉老而無夫者謂之寡疏曰寡倮也倮然單獨也
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餼廩也瘖聾跛躃斷者侏儒
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瘖於金反聾力東反跛波我反躃必亦反音朱○瘖啞也躃兩足不能行也斷謂支
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疏曰案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
云戚施植鎛注云使擊鐘蘧篨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
扶廬注云扶持也廬戟柄也矇瞍修聲注云歌詠琴瑟聲聵司
注云使王然大其童皆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
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蘧篨戚施設文不具外傳
與僬僥置於掌生此瘖與侏儒以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傳
按國語僬僥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此疏作宜於
土未知別據何本○又按掌土即是以其器食藏又言今古法異
似與其文不合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道有主遂違別也
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行戶剛反○鴈敬也謂於塗也輕任并重任分斑
白者不提挈并必性反提音啼挈苦結反○皆謂以其少者日班○疏曰任負也老少並輕則并與少者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五學　歷代養老事節　主

重則分爲重輕與少者輕與老者重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猶空也徒行謂無
車徒食謂無肉○以上三條王制○天子巡狩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問
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
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疏曰若天子行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
至八十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欲言政而
君就之者謂八十九十之人雖不當道左右欲共言論政教君即
就之可也○今按或曰八十九十者東行則人之西行不敢分道
而過言必避之也其西行也亦然與注疏不同未知孰是○附按
注疏言見或言避二說雖皆可通但今詳上文既以天子先見百
年者引起下又繫接欲言政者則是此間西行者東行以字俱
貼天子已可知若從或說則西行者東行者上必添出人字以與
天子故朱子雖從或說而不斷爲是也今於西行者東行者上
貼天子則以天子而避八十九十者恐非體統應以注疏見之
說爲長但疏云至八十九十者閭里之旁則與本文一東行一西
行者不合仍當以或說過於道者爲正也又按注疏將東行西行
者五字相連說則下又有西行東行者以復叠冗叢當以從中斷

斷爲長○又按天子巡行而八十九十者在道最易忽而過之故
記言弗敢者所以敬高年也然亦僅一見耳若欲言政者則雖杜
詣就見於其閭里可也然則天子先見百年者亦爲年
已高聞見必廣當實有益於國政非僅行老老之禮壹命齒於
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鄉者謂以
年次立若非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
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上齒於族故言
族耳○疏曰案儀禮鄉飲酒及鄉射無一命再命之文此文乃在
黨正故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也而此注云鄉射飲
酒者黨正齒位之事者蓋亦有之但文不備耳三命列國之卿者
據諸侯言之若天子黨正飲酒二命則上士也此經雖據諸侯亦
據黨正蒞故云三命不齒若諸侯之國鄉飲酒但爵位爲卿大夫
此有命一命皆得不齒以其是賓賢能其得爵爲卿大夫者必年
族衆賓設其正文云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注云席此二
者賓衆尊之不與鄉人齒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者是也若天
子黨正飲酒以正齒位其賓必長故三命始不齒一命下士立於
下再命中士齒於父族坐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賓東是也族有
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待獻賓獻介獻衆
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入故鄉飲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五學　歷代養老事節　圭

之前一人舉觶之後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
舉觶之時從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及鄉人
少者於先已入今特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者意謂身有三命似
可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耳鄭注又云
雖非族亦然者謂但鄉人長老皆上之既入然後始入也無氏則
謂黨正飲酒正齒位故有七十者若鄉飲酒則無七十者據鄉飲
酒禮明日乃息司正告於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附按
此黨正飲酒正齒位禮注疏通鄉飲鄉射言之非是詳見鄉飲酒
禮篇遵入章席於賓東節並學制爲敎民之法章國索鬼神節又
按此節習鄉而齒之義以明真年之義三命不齒族當爲何有七
十者此旅此承三命不尚族歲高習不加齒之義見難有在黨飲
中不當之人遇有七十者又自有尚故先之義也語意連下文發
鴻讓後方云云老老之仁不以貴貴之義而掩夫七十者君猶與
之揖讓而後及爵者又豈三命者可得而先乎注疏將此句生入
賓飲禮中而以鄉飲禮遵者後入一節當之不知彼特爲不干七
正禮而然與不敢先老者義全無涉因誤看又誤疑皆非也
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
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后揖卿大夫士○祭義○大夫七十而致仕致其所掌之事

於君而告老○疏曰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去避賢也所以長廉遠恥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几杖婦人安車皆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尊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耄音秏○疏曰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也從語便故鄭言之耳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熊氏云案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輲輪鄭云乘車安車言輲輪明其小也○今按輲與輇同淳尊反蒲車下庳輪無輻者○附按注解謝為聽若不得聽似涉於拗恐不若祇依本字解謝即謂居官者謝事猶上文致仕致字之意也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鄉國來問必問於老者故以制答之制法度○周禮○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之純反熬五羔反○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為名○疏曰陸稻陸地之稻也謂以陸地稻米熟之為飯煎醢使熬加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淳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食音嗣○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模莫胡反○疏曰黍米不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步交反刲苦圭反刳口孤反編必綿反萑音丸蘆也苴子餘反擘亦作擗擘必麥反濯直角反去起呂反皽章善反糔息酒反溲所九反酏羊支反鑊戶郭反薌音香○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作牂牂牝羊也刲刳博異語也謹當為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薌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好生溲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醯醢可食也○牂子郎反墐音斤穰如羊反魄普伯反莫亦作漠○疏曰炮取豚若將者言為炮之法或取豚或取牂以實棗也萑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之也塗之以謹塗者以此墐塗而泥之擘之者謂擘去乾塗也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者付全豚之

[illegible]牂則解析肉以粥稻之滅沒也小鼎盛膏以膏煎[illegible]必及此豚牂也鉅鑊湯以小鼎薌脯其中謂以大鑊盛湯[illegible]小鼎之薌脯實於大鑊湯中使其湯毋滅鼎者使鑊中之湯毋得沒此小鼎也毋絕火者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絕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擣丁老反麕九倫反脄音每捶之蕊反餌音二本或作皽下句作餌○脄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醯醢與○筋音斤腱其偃反或云筋之大者或云筋頭也○疏曰腱即筋之類炮豚炮牂調以醯醢汁漬亦然故知擣珍和亦用醯醢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漬似賜反湛子潛反期音朞醷於力反○湛亦漬也○補注醷梅漿也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洒所買反鹽音豔濡音儒○熬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

由也醢或為醓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膋音遼○疏曰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者欲得濡肉則以水潤釋之而煎之以醢也七者謂第一淳熬也第二淳毋也第三第四炮取豚若羊也第五擣珍也第六漬也第七熬也其一肝膋者則此經下肝膋也但作記之人文不依次故在糝下陳之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此周禮糝食也○食音嗣下注酏食同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幪音蒙燋字又作蕉子肖反○膋腸間脂舉或為巨○疏曰此皆也謂炙膋皆燋也○補注蓼者爾雅薔虞蓼郭注虞蓼即澤蓼一名薔說文蓼辛菜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酏讀為餰之然反○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餰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臆音億餰又作飦同之然反○內則○呂希哲曰八珍據正文為淳熬也淳毋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上文注疏說誤○今按此即上章所稱養老之珍也故附於此○附按呂氏另數八珍而朱氏取之或疑糝係食也應入八珍內則第一第二之淳熬淳毋不亦皆稻與黍耶或又疑何故多末一節曰據正文此是復自注第三節耳蓋取稻米糔溲

之以爲醃九字行與前同單多小切猶屬膏與稻米八字乃細注前文言前爲醃者係如是以爲之也前言稻粉此言稻米蓋以米爲粉二物而各舉其一互文耳然則此卽前醃字注謂當從資者似不必○又按或疑注疏八珍不數糝醃據周官爲羞豆之實也曰周官膳夫言珍用八物而不言何物鄭以內則言八物者當周官八珍可也特不當取一炮而分豚若羊爲二珍故求呂氏之娶也至周官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而亦未明言何爲酏食宗今鄭又卽以此條糝與酏當之但此正文僅有糝酏原無二食之以別其上下文之珍況全文並無八珍二食之目則謂此條僅言膳夫八珍而所謂醢人二食者不在此內乃於本文爲確故朱子特取呂氏之說也或又疑呂氏何所據曰彼已明言之卽據此正文耳今謂末節是申說上文者亦據正文言耳

右歷代養老事節第四章 凡六條○章下凡二條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

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今按注末句文義難通所謂後德言後進之有德者不加於前進之有德者此雖貴德而猶必尚齒之意也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言其先老也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弟音悌後皆同○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爵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與其禮而已四代皆然○疏曰知朝位立於庭者案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君立於阼階上是也 行肩而不倂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倂步頂反辟音避○肩而不倂言肩不得倂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等鴈行車徒辟乘車

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行之○行戶剛反○疏曰行肩而不倂者謂老少並行少者差退在後則朋友肩隨是也錯鴈行參錯也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凡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無子孫無弃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 甸田見反獀音蒐○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爲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揭作未五十者春獵爲獀冬獵爲狩也○疏曰一甸之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君田役事言獀狩則夏苗秋獮可知也○附按注多其老者諸本皆作老誤下謂揭作未五十者正聽分禽多其長者當作長若作老字便不可通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軍尚左卒尚右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放方往反

○死之死此孝弟之禮 公曰善哉 祭義家語 ○齊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 宣王齊君陳敬仲之後也 春子曰昔者衞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 樂正子曾子弟子也 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 朝當爲國揖當爲去 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也 揖挾 君曰趨見客無俟朝 不欲久傳老者也古者七十致仕來者客之也 以朝乘車輲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行義達於諸侯 乘車安車也御君之御也○輲輪見本亦乘安車注 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 建樹也 君曰趨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大子重鄉養 舍館也重猶尊也養以禮食之也○附按大子疑當作天子御養疑當作饗食 卜筮巫毉御於前祝咽祝哽以食乘車輲輪肯與就膳徹送至於家 晉樂官也就成也肯成膳徹謂以樂食之也 君如有

後朝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明日旦日此文

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盍反文王之治岐同書大傳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一

東甌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燕禮第三十三 凡二十八章

邦國禮一之上 鄭目錄曰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二小戴及別錄皆第六漢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不行唐後書亡無從詳考今定其見於本經者燕射聘食四篇繼以所集朝禮一篇第之以見其大云○疏曰案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若然目錄云卿大夫有勤

勞之功兼聘使之勞王事之勞二者也

經六

燕禮○小臣戒與者 與音預○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飲酒以合會為歡也○相息亮反勞力報反使所吏反樂音洛語魚據反○疏曰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使小臣當大僕之事留羣臣謂羣臣留在國不行者也○今按留羣臣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故使小臣留之疏說非是

右戒羣臣第一章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寢路寢○疏曰路寢者以饗在廟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於寢正處在路寢不在燕寢可知○今按疏于寢下疑脫既朝服則宜於六字○附君善敖氏曰寢東蓋其東壁之東也此時所具者樂人縣音玄焉著乎及既設賓席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

玄○縣鍾磬也。國君無故不徹縣。言縣者，爲燕新之。○爲，于僞反。○疏曰：案周禮眂瞭職云：掌大師之縣。諸侯無眂瞭，則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樂師又監之。小胥：天子宮縣，諸侯軒縣，面皆鍾磬鎛，各一虡。大夫判縣，士特縣，不得有鎛。諸侯之士特縣磬而已。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則國君無故亦不徹縣可知。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今更整理之，故云爲燕新之也。○附按舊說此縣蓋在階間，管在阼階西南面，鐘鎛次而西，建鼓在西階東南鼓，鼙在其東。國君於燕禮輕于大射，故不備樂，且于其日乃縣之。鄉飲酒記曰：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今詳諸侯軒縣，大射文略見之，此經未詳所縣，即不備樂，然以國君燕卿大夫，亦當用判縣。舊說以飲擬燕，所于階間，似與士之特縣無異，未見可據。

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霤，力又反。罍音雷。○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肆，陳也。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亦南陳。言西面，尊之，與其文。○觚音孤。○疏曰：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則亦有西霤。對大夫士言東榮，兩下屋也。象觚，案下文所以獻公者也。君尊，不可與臣同篚，故別言之。亦南陳者，亦若罍洗之南肆也。不言南肆而言西面，是尊君之饌，故異其文也。○附君善敖氏曰：設四器亦司宮也，見大射與少牢禮。此經省文耳。膳篚

者，實君之象觚象觶。君物曰膳。膳者，以其善於諸臣所用而言。○附按敖氏云：諸篇但言設洗，無連言篚者，此有之，衍文耳。又下別云篚在洗西，則於此言篚，文意重複。凡篚在洗西，亦不可以東霤爲節矣。今當從之。

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大音泰。綌，去逆反。錫，悉歷反。圜音圓。○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玉藻曰：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卑而大。冪用綌若錫，冬夏異也。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甒，亡甫反。卑如字。○疏曰：天官小宰職治王宮之政令，諸侯有司宮掌宮事，與小宰同。酒正云：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此司宮亦掌酒事，是以知諸侯司宮當天子小宰也。予君專此酒者，此決鄉飲酒、鄉射皆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此於東楹之西向君設之，人君尊專大惠也。引玉藻者，欲見尊面向君，據君面以左爲尊，玄酒在南也。少儀又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鄉飲酒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玄酒在西。文鄉射云：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此等皆據酌者北面而言，玄酒在左。此燕禮尊面向君，君面以左爲尊，玄酒在南。若據酌者，不得背君而西面，當在尊西東面，則酌者之右爲上尊。是以下文媵爵於公者交於東楹北也。又云豐形似豆，卑而大者，據漢法而知。但豆徑尺，柄亦長尺，此承尊之物，不可同於常豆，故知卑而大，取其安穩也。夏宜用綌，冬宜用錫。葛之纖者曰綌。喪服傳云：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注云：治其布使之滑易是也。瓦大不言玄酒者，以其言兩，又言南上，則有玄酒在南可知。凡無玄酒者，不言上下，如下文尊士旅食直言兩圜壺之類是也。正祿者，王制下士以上至卿大夫皆得正祿也。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皆非正祿，號爲士旅食者也。○今按在尊南者，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疏云冪未用而陳於方壺之南，不雜於方壺瓦大之間謂也。若然，則正在二者之間矣，何得言不雜耶？今刪之。○附君善敖氏曰：左玄酒，據設尊者而言也。蓋凡設尊者皆面其鼻，君面尊鼻東向，此設尊者西面，故玄酒在南而爲左。若以尊言之，則爲右矣。○補注：尊，盛酒器。尊于東楹之西者，陳設此尊亦曰尊也。方壺、圜壺，亦尊名。○附按注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于卿大夫也。大夫下疑脫士字。蓋士之獻亦升堂，應附于方壺。圜壺獨爲旅食設。說又見下主人獻士章。

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純，章允

反。○疏曰：公食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彼與國之賓有加席，禮得申。此燕私禮，臣屈也。又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侯兼官，使司宮設尊并席。○附按大射禮賓南面，此亦然。

右陳饌器第二章一章下條

○燕朝服於寢。朝，直遙反。○朝服，諸侯與其羣臣日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燕於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韠音畢。辟音璧。衣，於既反。○疏曰：屨人注：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而云白屨者，引士冠禮成文。其實諸侯當白舄，其臣則白屨也。鄭注又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謂底也。燕於褻者，以褻在廟，明燕在寢私處也。○禪音單。

亨于門外東方。亨，普庚反。○亨于門外，臣所掌也。○疏曰：此與公食皆君禮，故亨于門外。鄉飲酒亨于堂東北，不在外者，臣禮宜主人親供也。○本經記。○補注君善敖氏云：古者爨廟之門外皆有爨，吉則在東，凶則在西。

射人告具。告事具於君。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疏曰：案公食無射，故使贊者告具。大射告具之上有羹定，此不言者，文不具也。○附君善敖氏曰：是時公蓋在阼階東南，南鄉。射人北面告之。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

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鄉許亮反本又作嚮○周禮諸侯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莞音官繅音早○疏曰周禮司几筵之文也彼諸侯祭祀神席及受酢之席此燕飲之席與彼同者君饗諸侯來朝則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燕他國之臣即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故君卑席受酢也又此燕私禮故賤者先即事大射辨尊卑故先設公席後設賓席也○今按此篇與大射雖設席之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即位然後納賓非卑者先即事也但其言偶不同耳不當據文便生異義也注疏說皆非是　小臣納卿大夫

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師長也小臣之長也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長丁丈反大音泰闑魚列反○疏曰此卿大夫之位皆是擬君揖位故下文君爾之始就庭位也西方東面北上此則士之定位士賤故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也凡入門者鄭廣解入門之禮案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一也故曲禮又

云大夫士出入公門由闑右聘禮云聘賓入由闑西蓋凡入門而右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也入門而左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也○附君善敖氏曰門東北面者東上門西亦東上東面者北上皆統于君也凡已之臣子入門而左右皆由闑東○附按祝史小臣師士旅食者此有立位下有獻薦而篇內不見所司按大射文有祝史小臣師事燕或行射故亦備位待事與士旅食乃庶人在官者凡士所執之事必役其力給之不言略賤也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近音附近之近○疏曰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是以公將揖卿大夫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面揖之變揖言爾者爾訓近也移也卿大夫得揖移近中庭三卿東相西面五大夫中庭少進北面不改也

射人請賓命當由君出也○疏曰燕禮或射禮輕或大射正爲擯或小射正爲擯皆是射人故直云射人不辨面位者以君南面射人北面可知

公曰命某爲賓○某大夫也○疏曰知某大夫者以賓主相對既以宰夫爲主人是大夫則賓亦當用大夫也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

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顧禮辭辭不敏也○疏曰少儀云詔辭自右射人在君之右東面者向君南顧者向賓便也

反命射人以賓之辭告於君　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又復也○復扶又反　射人反命告賓許　賓出立于門外東面當更以賓禮入○疏曰前卿大夫從臣禮相從而入故出更以賓禮入是以下文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附君善敖氏曰大射儀云北面此東字蓋誤也

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揖之人之也○疏曰言人之者公將及升堂以人意相存偶是以揖之而升○附按君善敖氏云揖之乃升禮之也亦異揖之今詳上爾卿爾大夫爲兩爾且卿已西面大夫猶北面自爲各一揖○又按注人之謂卿大夫中所命爲賓者已出則所存者皆賓外之人也送揖而人之疏云以人意相存偶者亦謂以此人意相所存之偶偶猶類也相視也當讀去聲

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圓壺無冪羞膳羞於公謂庶羞○疏曰下注云君物曰膳此又與執冪者連文則羞於公可知膳臣自稱爲故知此是庶羞也○補注請謂請於公也下膳宰請同君善敖氏云士之掌此二事者有常職乃今請者蓋白之於君然後敢命之膳雖指羞而言然薦亦存焉

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東上玄酒之冪爲上也羞膳者從而東由

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者不升堂略之也○疏曰下記云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士位在西方東面故知西階前命之也東面階西面階婦人之階非男子之所升則羞者升自北階可知大射工人士與梓人亦升自北階也知由堂東以羞在房知房中西面南上者約士冠禮贊者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也不升堂不由前堂升也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卑者彌略也禮以異爲敬○疏曰上請賓使射人請執冪使小臣已是其略今羞諸公卿乃使膳宰卑於小臣故云彌略也周禮膳夫是上士此諸侯膳宰明非上士且禮之大例爲羞者尊於設俎者公士爲薦羞膳宰設俎故知膳宰卑也

射人納賓射人爲擯者今文曰擯者也

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至也至庭謂既入而左北面時○疏曰入謂入門及庭謂出堂塗北面○附君善敖氏曰大射儀云賓辟

公升就席以其將與主人爲禮不參之也○疏曰下文云賓升主人亦升是與主人爲禮也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亢禮也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天子膳夫爲獻主○亢苦浪反敵也○疏曰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

下文者爲主人于洗北西面是其位所在也周禮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附君善敖氏曰君與臣燕乃使宰夫爲主人者固所以明君臣之義然亦以當獻者衆尊者不能親其勞也○附按舊說諸侯之宰夫以士爲之其位亦在西方故賓進則主人因從西升也今詳註謂主人位在洗北西面者蓋是言西面則在東方矣然主人亦升自西階者位雖在東方主人雖代公究不敢由公之阼階故此處言升自西階下文雖屢言升皆升自西階降自西階可知也

右卽位第三章一章下條○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不以所與燕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恒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于君○爲于僞反父音甫堵音者遠于萬反○疏曰此謂與臣子燕法若飲於鳩反與異國之賓燕皆用士介爲賓也不用公卿爲賓者恐逼君用大夫爲賓雖尊之猶遠于君不異逼君也○今按若以樂納賓記見下樂賓章公所與燕者下之賓亦皆如異國之賓爲苟敬也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尊君也膳宰卑於士○疏曰士則膳宰之長也羞卿者小膳宰也膳宰之佐也不凡薦與

羞者小膳宰也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小膳宰者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本經記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答對也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獻不以爵辟正主也○辟音避疏曰曲禮云擯人必違其位辟正主者卿飲酒鄉射是正主皆用爵此宰夫爲主故用觚也○附君善敖氏曰獻公用象觚則此乃角觚也○附按注言獻不以爵今下文又言受爵送爵執爵與爵卒爵之類觚亦通謂之爵也主人卒洗賓揖乃升賓每先升尊也○疏曰每先升者前賓已先升此又先升也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主人復盥爲拜手坋塵也○坋步困反○疏曰前盥爲洗爵此盥爲汙手○附按此因賓與主人俱升自西階與鄉飲酒鄉射不同且主人即拜于西階上亦與二禮者下阼階者不同故此與下文俱特加賓右二字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凡取觚取觶將說亦大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

也尚君尊者有所賓也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前受爵退復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嚌才計反捝始銳反啐七內反○降席席西也旨美也○疏曰降席席西不言降席前者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附集說曰此賓于大夫也亦絕肺以祭而下文又云公祭如賓禮則是自上至下此禮同也傳說謂大夫以上繚祭惟士絕祭其不考諸此乎○附按絕祭嚌之捝手啐酒解見鄉飲酒禮篇獻賓章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遂拜拜既爵也○附按舊說執爵與主人乃答拜凡答拜皆于所答者與乃爲之經或不言其與文省耳今詳此說似誤按答拜之禮無取乎待彼拜者既與而此始答也儀禮答拜初見于冠禮篇之戒賓宿賓章其言主人再拜賓答拜賓再拜主人荅拜先拜之下無一與字則同拜而非待拜與乃答可知但

鄉射篇獻賓章奠爵拜下及此上節拜告旨下却皆有執爵與三字乃言答拜者蓋經文先於賓拜一邊敘完乃敘及主人非謂主人答于賓與之後也又主人獻賓賓拜受主人拜送與此答拜不同觀鄉射篇賓拜下有主人少退四字主人拜下有賓少退三字一則主人方獻既不得與賓同拜又不敢直受賓拜一則賓既先拜主人亦不敢直受主人拜故皆少退此則一先一後事理應然故經以少退二字明著之凡他處拜受拜送不言者皆省文耳若其他拜洗拜卒爵拜告旨拜崇酒皆但有答拜從無少退文其爲彼此同拜也明矣

右主人獻賓第四章一章下條○惟公與賓有俎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本經記

賓以虛爵降將酢主人○酢才各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大射禮曰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疏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散文則通觚亦稱爵經文不辨主人立處又無少進之文鄭以大射先行燕禮故與此同故引以爲證○補注君善敖氏云奠觚亦奠于地也坐奠

經則少進背西北面賓坐取觶奠于篚下盥洗篚下篚南主人辭洗謙也賓坐奠觶
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
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
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附按舊說賓及階乃揖以已當先升也賓揖主人乃
讓其位然則上章賓于主人卒洗之時固不待其及階而揖升矣今詳上章無及階字故舊說云爾但亦必待主人及階乃揖升始
得禮意不可因經但言大概遂滯而失之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疏曰鄉飲酒鄉射皆是正
主不言不啐酒故鄭云辟正主也賓禮獻訖則薦脯醢此主人是臣故獻訖不薦至獻大夫下脅乃薦主人于洗北是也不拜
酒不告旨主人之義○疏曰告旨者賓拜主人訖告酒美也鄉飲酒鄉射正主人故注云主人無此告美此則宰夫代君
爲主不得直言主人故云主人之義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
酒以虛爵降奠于篚○崇充也不以酒惡充滿謝賓者甘美君物也附按君善敖氏云不崇酒者無崇酒之拜

也酒非已物故此禮亦不可得而行今詳者崇重君酒而輟禮之重己非正主故不敢以拜謝也注解崇字未安說見鄉飲酒禮篇
賓酢主人章賓降立于西階西既受獻矣不敢安盛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
面東西牆謂之序西序內也大射禮曰擯者以命升賓

右賓酢主人第五章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者東面○疏曰知東面
者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東從西階來不得篚東西面取是以東面也○附君善敖氏曰公在席南東
北面獻之亦因獻賓之儀而爲之也經言獻酢在席者家矣獨此與大射見獻公之儀若此則其他之獻酢者皆正鄉其席與公
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
俎升自西階薦進也大射禮曰宰胥薦脯醢由左房○胥胥須又思敘反○疏曰凡此篇內與旅行酬公應先拜者皆
受酬者先拜公乃答拜尊公故也此公先拜受爵者受獻禮恩敬也而獻賓薦脯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者賓卑故也今於公士薦
脯醢膳宰設折俎與人以士尊於膳宰君尊故使士薦大射主於
射略於飲酒故公及賓同使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此燕禮燕
私主於羞故賓之薦俎庶羞同使膳宰君之脯醢庶羞同使士尊
官爲之○附按舊說拜于下者臣也此惟一拜而已一拜則不稽
首今詳經文凡言拜受拜送者至多皆主再拜言此正用其文法
何爲既以拜下爲臣禮而反言一拜兆本章凡公答拜
可以首及主人獻公而偏及一拜乎恐失禮意又考
無不稽首者經不別言者義例可知也舊說恐皆謬矣
儀篇公爲賓舉旅章○又按拜受拜送一先一後不能
伏鄉射篇皆有少遇之文此當公拜受時主人即降西
辟然故無立受君拜之嫌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
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也○疏曰凡非一謂膳宰贊授肺卒爵又上文士薦脯醢皆是異於賓故云凡以廣之○
按此公拜亦是再拜也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

右主人獻公第六章章下一條○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授公
辭不敢必受之○疏曰聞主人獻公賓勝辭於公雖非獻釋此辭○補注君善敖氏云奏進也命請君受爵之命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
再拜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疏曰主人受公爵者文君之義獻君自酢用觚必更之者其由公意也雖不敢
○附志仁楊氏曰君若不酢其臣主人自酢成公意也酌君之膳酒者明酢之之意出於君也○附按舊說上下文酌膳
皆無酒字此有者衍也今詳於義無碍且文法不必一一例當從舊本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右主人受公酢第七章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
拜媵以證反○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酌散者方壺酒也於膳爲散今文媵皆作騰○疏曰按前賓在席者
未有升筵之事又按鄉飲酒大射獻賓賓皆興在席者媵與媵皆送義禮記揚觶爲舉義勝於送○附按舊說
深非是說見下媵爵于公章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

飲也此降於正主酬也○疏曰上文獻君君立卒爵此主人代君酬賓亦宜立飲今主人坐祭遂飲故鄭云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正主酬如鄉飲鄉射主人酬賓皆坐卒爵○今按正主之酬皆坐卒爵此代君酬當降禮而立飲今不立而坐則是不降故辭不敢當也○附按舊說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觶不敢煩主人之更酌已今詳既有朱子今按一段理明義確則此等臆說俱不可從○又按朱子以代君酬當降禮立飲者解注乃使正主酬與降于正主酬之義皆明今疏又牽及上文君立卒爵將立飲生反貼定君大失注意果如其言是主人之坐係辟立飲謙遜不敢當君矣何煩賓辭乎且與其下文言正主酬賓皆坐卒爵者已成矛盾故朱子必爲發明之 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而禮殺○殺所界反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拜者拜其酌已受爵于筵前反位

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疏曰案鄉飲鄉射主人酬賓皆主人實觶席前北面賓始西階上拜此及大射主人始酌膳時賓已西階上拜者以主人皆是代君勸酒其賓是臣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也主人又不坐奠于薦西賓祭訖遂南面奠于薦東不北面奠也○附君善敖氏曰賓升席祭酒尊君也 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于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記所謂一張一弛者是之類與○弛尸氏反與音餘○疏曰案上初賓得獻降升之時序內立是不敢近賓席是禮尊而賓卑至此酬訖立於席西是賓位彌尊禮漸殺故云彌卑也獻時爲盛是一張也酬時爲殺是一弛也○附君善敖氏曰奠者賓降于階下而君命升之故此時惟降筵而已恐褻禮而重煩君命也○附按舊說位西方東面也此時未有洗北西面位至既獻大夫而薦乃有之今詳惟前後同位散前但言位至薦明言位與前辭後略者法異意同也若果與薦時別則此經文當先注東面矣舊說誤○又按疏解注彌尊彌卑全失二彌字意注謂射人升賓立西序內者是賓位已尊主賓降筵西較序內又進遂曰位彌尊前賓立西序東面者鄉公也是禮已卑今在筵西東南面立更委曲以鄉公遂言禮彌卑又即以尊言張以卑言弛以尊卑與彌尊卑登見言一張一弛之道蓋偶借此爲悅亦非尊卑與張弛正解也

右主人酬賓第八章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長丁丈反○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疏曰案下文大夫長升受旅是長幼次第非取最長則此命長亦非最長但使長幼之中可使者也○附按君善敖氏云長謂下大夫之長也今詳此以爲長貳之長較之注疏爲優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也卿爲上大夫不使之者爲其尊○爲其之爲于僞反○疏曰案王制上大夫卿 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再拜稽首拜君命也 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于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爲上○疏曰西面北上者是未盥相待之位序進盥則北面向洗西楹之北者二大夫盥手洗爵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北西階上北面相待乃次第而降以右爲上者謂在洗南西面及階上北面時先者在右故也○附按君善敖氏云序進之節先者既洗後者乃進也先者既洗即升于西階上以俟後洗者也酌散更言序進明其復發于西階上也交于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雖言交者皆謂相右也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以相右爲便今詳如此則注言往來以右爲上當即在交于內見觶下文序進奠觶疏云先者于南西過後者于北東行其爲皆右可知矣疏于此處轉以注語爲指立洗南及西階上言豈以大射儀注有相左之云故以此所謂右者又別指耶恐誤說見大射儀篇本節注下 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待君命也○疏曰以君尊臣卑故雖自飲訖猶執觶以待君命也 小臣請致者請使一人與二人與優君也○疏曰案下二人俱致禮法當然不敢必君舉也故云一人與二人與取君進止是優君也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大射禮曰媵爵者皆退反位○疏曰酌酒奠于君所故交于東楹之北以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東向而陳其尊有四並執冪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又惟君面尊若西面酌則背君故先酌者北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

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而文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與說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也案鄉射皆云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是以鄉飲一人舉觶及二人舉觶皆奠于薦右今言媵爵於公是將舉旅當奠於薦右而奠於薦左故云不敢必君舉也引大射禮者此經無反位之文故引大射媵爵者皆退反門右北面位○補注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者亦拜君命也○附按君善敖氏云賓之乃言序進見其既酌而並立于尊所乃行也今詳上文升自西階序進此節升賓之升下則無序進字並以賓之下文有序進一節故省去上一序進常文舊說逆謂此節進退皆不相待于西階上者非是

右媵爵于公第九章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

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疏曰賓降拜不於作階下而言西階下故知公在賓西階上也凡臣於君雖為賓與君相酬受爵不敢拜於堂上皆拜於堂下若君辭之間命即升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即升復再拜稽首所以然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若堂下未拜之間與命

則升升乃再拜稽首則不言升成拜即下文云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者拜故下賓未拜是也凡臣拜於君有三等初受獻拜於堂下或君辭或道小臣辭成與不成如上說至於酬酒雖下堂拜未即拜待君辭即所云為拜故下賓未拜者禮殺也此篇末無算爵受公賜爵者皆下席堂上拜稽首不堂下拜者禮末又輕於酬時○附按舊說與以酬賓謂與立于席舉觶向者而酬酬賓亦不下席君尊也今詳疏云賓拜言西階下故知公在賓西階上者此一証甚明當且經明言酬賓今謂並不下席似大居而非禮矣又經文既以賓拜西階下隱言公在西階之上則凡賓左主右事畢反位皆爲常禮可知故省而不言而下文注疏又推出缺文以尊君之意則似鑿或疑燕禮賓主之節多與常禮若君臣同階而酬則似純乎賓主君臣之禮安見曰鹿鳴詩言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燕賓詷內已忘君臣之分而言人今反欲沾沾于君臣而潤絕其分恐大失制禮者之意○今按注疏解此升成拜者非是繹文謂賓降西階下行再拜稽首之禮公命小臣辭蓋者已下拜遂一拜稽首而再拜禮未成故升而成之謂升堂復一拜或疑此說無據曰下文騤接云公坐奠觶答再拜即其據也今下文堂下升未一拜者易云賓升再拜稽首其文自明亦言公答再拜則此節之祇兩拜益信若如注疏說堂下堂上賓共四拜則下文當言公答四拜矣且嫌本文君尚欲辭堂下之拜堂有反賤其

可行再拜而不辭之理今不辭者前後祇再拜可知也○又按諸儒惟公食大夫禮內拜至之禮賓答拜係上下四拜然彼經文賓降階升後有不拜二字顯與此禮不同疑注疏因彼而誤也○又按疏初受獻獻當為酬即本節酬賓賓降拜也若初受主人之獻不拜君注

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

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賓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疏曰上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則此賓升再拜者拜於君之左可知經不言者不敢敵偶於君闕其文也

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

君尊不酌故也凡爵不相襲者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進受虛爵尊君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也○疏曰君尊不酌者凡酬賓當親酌以授賓今賓自酌者君尊不酌與臣故也於尊者言更謂上文云主人獻公訖受爵以降更爵自酢是受尊者之爵言更也下文云賓酬卿更觶注云卿尊是與尊者之爵言更也自敵以下言易者謂此文公酬賓云易觶是與卑者故言易也上文大夫二人媵爵于公既卒觶洗象觶升坐奠是公受卑者之爵合言易而不言者奠散觶洗象觶降再拜稽首故不復言易也○今按更易二字注

疏之說雖詳然於例頗有不合疑本無異義不必強為分別也○附按舊說賓受虛爵於君席之前故云進今詳公執觶與公立而賓舉步未始非進仍俱在西階上不以一進字遂為君在席上之証也○又按此執觶興即前象觚公飲之爵也故上文惟主人獻公一用受公酢即更爵者不敢以公爵飲也及媵爵于公仍洗象觶故至此公飲後復易觶者仍前不以公爵飲之意下又因公命無易遂不易者尊公命也但公雖有命惟賓一用為是故下云若膳觶也則降更觶知此更觶仍是尊公不以公爵飲之意注以為卿尊已誤而又拘更易字面宜於文義未貫也

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

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疏曰禮殺者謂若此酬時也君親辭者謂若公食大夫云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升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階下未拜不得言升成拜也○附按舊說辭觶字衍文大射儀無之今詳酌膳予觶與酌于膳觶義皆通則不必一樣故注不言及

公答再拜

拜於阼階上也於是賓請旅侍臣○疏曰案下記云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大射於此時賓請旅於諸臣此不言者文不具故記人辨之

賓以旅酬於西階上

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疏曰此日旅酬之

事下文射人作大夫以下乃言其法耳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言作大夫則卿存矣長者尊先而卑後○疏曰遣射人作大夫者燕或射故使之尊先而卑後者賓則旅三卿三卿偏次第至五大夫大夫偏不及士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在右者相飲之位○飲於鴆反疏曰賓在西階上酬卿賓與卿並北面賓在東卿在西是賓在大夫之右賓位合在西今在東故云相飲之位也○補注集說云惟言大夫者諸公與卿亦大夫耳大夫未獻乃先受旅者此酬禮不主於已故無嫌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酬而禮殺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言更觶卿尊也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卒猶後也大射禮曰奠于篚復位今文辯皆作徧○辯音遍○疏曰不祭者酬禮殺也復位復門右北面位○補注君善敖氏曰言不祭見其異於賓也酬禮不祭乃其正禮賓之祭者以其酒為公所酬異之也○附按舊說卒受者下大夫之末者也無所酬獨飲于西階上今詳獨飲字似無著若謂卒受者飲前一人酬酒則酬者先飲受者同飲不為獨飲若謂飲酬酒後再飲為獨飲似既無所酬并無此獨飲乃為是

右公為賓舉旅第十章章下一條

○凡公所辭皆栗階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蹙子六反○凡栗階不過二等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疏曰凡堂及階尊者高而多卑者庳而少案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三等階以此推之則一尺為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之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言凡則天子九等已下至士三等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也曲禮云涉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天子已下皆留上等為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雜記云主人之升降散等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附按舊說以諸侯七等階言則至五等左右足乃各一發盡階復聚足然後升堂今詳自弟五階至堂上一連二散步于至堂上之第二步始一聚足乃與記文及注合如舊說是祗栗一等矣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請旅者阼階下告于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請行酒於羣臣必請者不專惠也○疏曰自酌升拜時即上賓得君酬酒飲訖自酌降拜升時也擯者以下約大射而知也○本經記○附按疏文賓得君酬酒飲訖即指公先自飲酬酒立卒觶言猶云君飲訖酬酒耳凡臣遵君禮皆以幸得言故稱賓得云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別彼列反○疏曰此酬非謂尋常獻酬乃是君為賓舉旅行酬以主人獻君君酢主人主人不敢酬君故使二大夫媵爵于公以當酬處所以覆獻也但君恩既大為賓舉旅飲酒之禮成於酬故酬辯乃獻卿君尊卿卑是以君禮成卿乃得獻故云別尊卑也○補注集說云凡獻于西階上皆西面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卷君遠反重席容反○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卿坐東上統於君也席自房來○疏曰此經設三卿之席在於賓東公食大夫蒲筵緇布純加萑席玄純彼為異國之賓有兩種席故稱加此燕巳臣子一種席重設之故不稱加鄉飲酒鄉射諸公大夫席于尊東西上彼遵尊於主人故鄭注云統於尊此為君尊故統於君而東上也公食記曰宰夫筵出自東房○附按君善敖氏曰兼卷謂以兩席相重而并卷之也執時兼卷是設時亦兼布之矣此固異於設加席之法亦以二席長短同故得由便為之爾東上者席也其位亦加之每獻一人則設席今詳敖

說甚細則注辭兼卷似非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之辟君也○去起呂反○疏曰鄉射辭加席以異席而辭之此重席不合辭以兩重似君故辭以辟之○補注君善敖氏曰為卿設重席正禮也必辭之者去君差近宜辟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不酢辟君也卿無俎者燕主於羞○疏曰此不言其人故記辨之云羞卿者小膳宰也上主人獻公遂自酢於阼階下此不酢也○補注集說云不啐酒則不拜酒不告旨可知此亦降於賓者也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今文無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先悉薦反○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疏曰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侯伯已下下言孤故據大國而言鄭注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彼是殷法周制使伯佐牧不置監故鄭云容言容有異代之法據周禮天子大夫四命與孤等故同稱

公○附按君爲公對君之公而言則此爲諸公乃讓君之辭似非以多義命名也又集說云先卿獻之謂先獻公乃獻卿亦既獻則升就席不與卿序升也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席孤北面爲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親寵苟敬私昵之坐○大音泰近附近之近昵女乙反坐才卧反○疏曰孤無加席者亦是爲大尊屈之也記云賓爲苟敬席於阼階之西以爲敬此孤亦席於阼階之西故爲苟敬私昵之坐也○附按集說云席之於此以其尊於卿而不與之序也阼階之西於君席爲西南直其左也諸公在君之左卿在君之右蓋以左爲尊也東上者亦統於君也無加席者以太近於君故射時卽不敢與君同而不待其辭也上爲卿設重席而已于公方云無加席者明其尊于卿若于君所或用兩席則當有加席而非重也禮加席尊于重席今詳集說極是注言爲太尊而屈者非也或疑古人尚右日本篇主人于賓右拜至拜送爵非尚左之證乎

右主人獻孤卿第十一章附按孤卿卽諸公之謂大射儀陳器章注云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是也此章以孤卿命名者卿統於孤卿也輕文則先言獻卿以孤卿不常有也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又復○補注集說云上經言皆致是猶有一奠觶未舉也小臣又請者此媵爵之節耳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古文云阼階下北面再拜○疏曰請致者亦小臣也既媵升坐以前公爲賓爲卿爲大夫三舉旅者燕禮之正不得損益而云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者正謂周公作經許其如此爾言若者不定之辭優君之義也○補注君善敖氏云長二人中之尊者命長致言若則或有命皆致者矣蓋君凡三行酬則大夫所致者當有三爵然太夫致爵之節惟止於再故公之命致爵者或前多則後寡或前寡則後多俾皆互爲進退以取足於三觶之數使無過與不及耳此經所明言者乃前多後寡者也其所不見者皆言若以包之若然則此時當致者蓋有定數而小臣猶請者當由君命不敢自專也○附按長致下檢大射儀篇無第二致字以當爲衍但依本文長致作句致者連下爲句其義則詳並非衍也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處昌慮反○疏曰案前大夫二人媵觶奠于公薦南北上其上觶已取爲賓舉旅下觶仍在今大夫又媵一觶而云奠于薦南明知是所用酬賓觶之處又以二人媵爵是共勸君酒君雖止命長致亦當二人俱拜也○附君善敖氏曰不致者亦拜以始者並受君命宜終之也

右再媵爵第十二章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長公卿之尊者也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疏曰前大夫二人媵爵皆奠于薦南其上者已爲賓舉旅今又行一爵故知先媵者之下觶也其再媵一觶者留之俟爲大夫舉旅也前爲賓舉旅不云若賓若長專爲賓禮盛至此爲卿舉旅不專爲賓是賓禮殺也○補注君善敖氏云至此公卿已在堂故君得酬之君酬之是亦賓之也故其爲禮與正賓同此酬主於公卿乃或又酬賓者容遂尊者所欲耳在堂者酬訖大夫乃升受旅以辯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疏曰言如初者一如上爲賓舉旅之節○補注集說云言大夫卒受以見士不與也

右公爲卿舉旅第十三章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疏曰前卿受獻不酢爵君已是禮殺今大夫受獻不但不酢主人又不拜既爵故云禮又殺○附按疏不酢爵君爵當爲辟卽前主人獻卿注不酢辟君之說疏本誤刻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脀之承反○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脀俎實○疏曰案周禮注胥讀如諝謂其有才智爲什長是庶人在官者所掌薦者皆膳宰故知此胥是膳宰之吏主人宰夫也雖是大夫然其位次在下此乃先大夫薦之尊之也燕禮大夫堂上士在下獨此宰夫言堂上無位者以主人位在阼階君已在阼故主人辟之而在下是以大射注云不薦於上辟正主也脀者升也謂升特牲體於俎也○附按君善敖氏云宰夫士也先大夫薦者以爲主人與之不于賓酢時者以爵本賤也今詳士位在西方以其爲主人行事故異位于洗北洗北于阼階之位爲近主人居之固宜敖氏又云自卿以下已無脀矣乃於主人見之者嫌其與賓行禮或當有

之○又按注言主人大夫之下而敖氏云宰夫爲士檢周禮宰夫下大夫四人敖氏前又云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爲之今古籍云亡無所稽考但就諸侯宰夫言疑敖說爲是與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 徧獻之乃薦略賤也亦獻而后布席也○疏曰凡大夫升堂受獻得獻訖卽降獻徧不待大夫升遂薦於其位故言遂也略賤者決上卿與賓得獻卽薦賓故也上獻卿之時言設席此大夫不言明亦獻後布席也大射席小卿賓西東上注云辯貴賤也此燕禮主歡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卿皆在賓東故此賓西無小卿位 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

右主人獻大夫第十四章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賤工也樂正于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矇音蒙○疏曰此上下作樂之中有四節升歌一笙二閒三合樂四案周禮瞽矇掌播鼗諷誦詩鄭云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節爾雅徒歌曰謠此作樂之時依於琴瑟卽詩注云曲合樂曰歌一也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

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 何胡我反相息亮反○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弦爲主也相扶工也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疏曰大射禮重工六人從諸侯制鄉飲鄉射皆工四人是大夫制則五等諸侯同六人也引大僕二人周禮文見大射僕人以下同官旣多遞換相工此燕禮輕小臣相工是以別同官人多得相參之意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詳見鄉飲酒篇 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工拜於席○便婢面反○疏曰工北面以西爲左空其右受獻便者酒從東楹之西來故以右爲便鄉飲酒大師則爲之洗是衆工不洗也此經主人洗升獻工不辨大師與衆工又鄉飲酒記不洗者不祭而此篇與大射舉工與衆笙皆祭以皆爲之洗故也又經無降席之文明拜於席可知○補注集說云此不辨大師與否皆洗者以取觶於洗西之節宜因而洗之也下洗獻笙其義亦然鄉飲酒鄉射升獻大師則不洗者以其取爵於上篚故不特爲賤者降也 薦脯醢 輒薦之變於大夫也○疏曰謂拜貴

工也○附按工須人相敕爲之使其一時祭薦祭酒下衆工雖不祭脯醢亦應一例 使人相祭 使扶工者相其祭薦祭酒 卒爵不拜 賤不備禮 主人受爵將復獻 衆工也 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遂猶因也古文曰卒爵不拜

右樂賓升歌獻工第十五章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疏曰燕尙飲酒故工歌之後笙歌之前而爲大夫舉旅大射雖行燕禮主於射故笙之閒至射乃爲大夫舉旅案上爲賓舉旅直云公與以酬賓爲卿舉旅而云若賓若長是君禮漸尊賓禮漸殺雖然猶言酬至此言唯公所賜者是君又彌尊賓長彌卑也○附按舊說唯公所賜則是觶或及于大夫以此節爲大夫舉旅也今詳賓爲正卿爲尊二者旣相敵則先後不拘此已唯公所賜矣若從大夫起則于義爲倒似未安 卒 旅畢也○疏曰謂爲大夫舉旅酬行於西階之上或從賓或從卿次第盡大夫也

右公爲大夫舉旅第十六章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以笙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央也○本注詳見鄉飲酒篇○疏曰諸侯軒縣闕南面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有一磬縣故但云磬南○今按此三笙詩及下乃閒節說見鄉飲酒篇閒歌魚麗節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旣爵升授主人 一人笙之長者也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附按舊說升授主人下當有爵字如鄉飲鄉射所云此文脫耳今詳立卒爵不拜旣爵升而授之主人爵字自當省非脫也 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 疏曰笙在堂下而言降者階下受爵者亦盡階不升堂也辯有脯醢者亦獻訖薦于位之前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本注詳見鄉飲酒篇○疏曰鄉飲酒云乃合樂以二南是鄉大夫士樂不復言鄉此燕禮是諸侯禮下歌大夫士樂故以鄉樂言之又鄉飲酒注云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彼經有合樂字故也此經

無合樂字賓亦衆聲俱作故注以合解之

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

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者也子貢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明其掌而知之也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疏曰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智者以爲大師所謂上工也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又云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又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師乙魯之大師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復位位在東縣之北○疏曰樂正與工俱在堂廉則楹南無過處故由楹內適東楹之東告予公也大射注云大樂正東縣之北北面○附集說曰由楹內堂上東行者之節也必著之者以其立于堂廉嫌或由便而自楹外過也告于公亦北面不告賓者臣統于君與鄉禮異也○附按樂正堂下位鄉飲鄉射燕大射諸篇悉無文惟鄉射遷樂于下工降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僅此一見其位詳鄉射遷樂上文樂正告樂備降復位至將射時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則其位本在東方可知鄉射縣于洗東北西面洗東北

卽阼階下東南樂正監樂位從樂縣宜也當先位于此縣東西面主遷樂工亦降從縣處西面樂正不與工序因遷北面立其南據此禮文所著樂正位在樂縣無疑以此類推若大射軒縣三面闕一樂縣東西兩階師工降堂向東坫之東南亦卽阼階下之東南鄭據鄉射有樂正立此之文注大射大樂正亦立此是爲位在東縣之北亦推小樂正位西縣之北以樂正監樂而論分從兩縣爲位是爲得之此燕禮注樂正位則因大射注爲說詳燕或君從卿大夫禮用判縣亦東西兩縣而樂正不具大小其位如注在東縣之北也亦宜若鄉飲特縣階閒注以樂正位于西階東疏所謂在笙磬之西亦得監堂下之樂者似亦是也推鄉射特縣洗東鄭不據本篇樂正立位詳推而槩以鄉飲注之則未加察耳敖氏并以燕禮轉從鄉飲言樂正降立西階東北面似更疎

右樂賓笙閒合第十七章章下一條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

闋古穴反○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應應對之應易以豉反○今按樂納賓見上卽位章章下○疏曰常燕臣子無樂王事之勞或有或無故言若也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鍾師云掌金奏金謂鍾及鎛又云凡樂師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先擊鍾次擊鼓是奏肆夏時有鍾鎛鼓磬彼經注雖不言磬但縣內有此四者故鄭兼言磬也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彼特往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必引二記文者以燕在寢賓及庭與仲尼燕居入門而縣與事相類故引之以證賓及庭樂作之義也不取賓入大門者大門非寢門故也言賓及庭奏肆夏則非尋常大夫爲賓與宰夫爲主人相對者謂若賓爲苟敬四方賓之類特奏肆夏其事既重若非有王事之勞又何以致此樂也○附君善敖氏曰君與臣燕不以樂納賓常禮也其或于此用樂者在君所欲耳及庭而奏肆夏尊賓也未卒爵而樂闋辟君也必于此樂闋者亦以其爲獻禮一節之終也公受爵而奏以獻公之禮始於此卒爵乃闋獻禮之終也此則以樂與禮相爲終始亦足見尊君之義矣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疏曰鹿鳴不言工歌新宮不言笙奏而言升歌下管者欲明笙奏異於常燕常燕卽上所陳四節是也今工歌鹿鳴與笙奏全別故特言下管新宮笙入三

成者正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附按此笙入與本章別本章言執笙之人主此始入立于縣中此則上可下管新宮已是括本章笙入奏三詩一節管卽笙也記用大射儀之語耳笙已入矣又言笙入者謂以笙入歌每一人有一笙卽本章所謂乃閒也說見下節

遂合鄉樂

鄉樂周南召南六篇言遂者不閒也○附按舊說又云笙入三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也於歌與管但言篇名於笙言三成文互見也今詳記人升歌鹿鳴四語者上接若以樂納賓節下起若舞則勺句蓋言納賓以樂及用舞有異本篇故各以一若字領起初非謂歌鹿鳴以下此奏樂四節之稍有異也故四語祇平叙一証也况首言歌鹿鳴未言合鄉樂並有樂之作也首尾二節盡同上樂忽變易中間二節之理二証也且此與大射儀同文大射云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不言鄉樂是彼特少此一節耳至前三節此鹿鳴下無三終二字彼又以其後三終二字當此笙入三成應是脫笙入二字然則歌鹿鳴管新宮已無一字不同今詳記文字面語氣并無另有大射一禮之意三証也更可據者此俱從樂納賓說起若果有異樂則宜用之人無過四方之客待後公與客燕章必當詳其與上文用樂不同者云何乃經文并不一及卽記文亦但以有房中之樂與本篇別則此用樂四節之並

同據經文記文之不言其有異已可知四証也至新宮不當另有說見大射儀篇樂賓章乃管新宮節五証也又此以樂納賓原取較平時有加禮如注疏以笙入三成句爲串說下管新宮將上文樂四節反減成三節而以爲隆禮更屬不合六証也尤有說者此篇有樂納與否之別疏遂謂新宮異于常燕若大射則升無此別何爲亦及新宮乎是新宮已可知七証也乃注明知今詩並無新宮文解爲小雅逸篇是其荒逃何足爲據八証也然則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用樂亦偏全祇是一樂耳仍當以鹿鳴三終爲歌鹿鳴四牡皇皇華之三終管新宮者即奏南陔白華華黍笙入三成者即閒歌魚麗笙由庚等閒樂之成而注疏舊說但拘滯字而不詳考大義而貫通之恐俱誤。又按注云言遂者不閒也今詳遂字謂先升歌次下管再笙入三成而遂合樂乃次第節級之辭且本章上言乃閒下言遂歌鄉樂是閒後未嘗不言遂也。又按或疑奏樂四節既無異何用此一重序曰舞與不舞雖有異而此四樂之奏其次第則毫無異故序次而以簡筆括之

若舞則勺 勺音灼。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勤有功也。於音烏鑠舒若反。疏曰言若者或爲之舞或不爲之舞爲之舞則作用萬舞之舞而奏勺詩傳曰萬者干舞也。〔本經記〕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 君許其請因命爲司正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監古銜反相悉亮反。疏曰君三舉爵者爲賓爲卿爲大夫舉旅樂備作者歌笙閒合四者備作各三終矣案鄉飲酒鄉射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彼是士饗禮之法眞問尊卑偏獻之後乃行旅酬故在立司正之後此燕禮國君燕其臣于雖一獻亦辨尊卑故主人獻君而受酢主人卑不敢酬公燕獻之禮成於酬故使二大夫媵觶於公當酬公君行大惠即舉之爲賓賓得解諸旅諸臣偏卿大夫乃成一獻之禮復獻卿大夫皆爲之舉旅行酬皆成其獻但卿大夫皆堂上有位近君不敢失禮故雖舉旅行酬而未立司正至作樂後將獻羣士士職卑位在堂下將爲士舉旅恐失禮故未獻之前即立司正監之。附按舊說正禮已備慮在堂者或有不安之心故請立司正以安之今詳注謂察儀法者甚是此說非也但疏近君職卑之別亦似不願天下豈有近君者不敢失禮而職卑者反敢失禮乎今詳鄉飲鄉射此篇及大射立司正皆於作樂後蓋以樂前行禮禮已久懼或懈怠故立司正以糾後戲之儀是合君卿大夫而皆糾之不專爲士設明矣既立司正遂先用以留卿大夫而安之。又按舊說謂公許而射人即自爲司正不行君命者恐亦未安蓋經言許即包一命字也且前於他人須宣命已則何煩宣乎

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洗角觶奠于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疏曰主人安客乃安故欲安賓先語卿大夫以我意故須安也不主意於賓者欲兼羣臣其安也。附安善敖氏曰大射儀云命賓諸公卿大夫此不言賓諸公者文省。附按君曰者述君之辭爲語中有我字也安者身安即下燕章乃安字欲卿大夫皆留也舊說謂以我安者若曰以我爲司正所以安汝也今詳此解非是說已見上節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 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也。爲于僞反。疏曰右還謂奠時南面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從觶西南行而右還北面者君在阼若從觶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也司正監察主使人嚴正謹慎故先自嚴

正謹慎也。今按右還說見鄉射篇再請射章。疏按疏謂不從觶東而左還者明矣舊說又謂右還左還皆從觶東往來者誤也蓋下左還從北面者轉南面與此右還從南面者轉北面左右雖異其皆過觶西行則一也

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 反奠虛觶不空位也。疏曰必使不空者亦欲使衆人覩知司正嚴正之處

右立司正第十八章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疏曰臣之升降當西階今見賓親徹膳宰代君徹不降西階而降自阼階當君降處故云若君親徹也。附按集說云請徹俎降降字衍文大射儀無之今詳鄉飲射亦無請降者當從之又云稱賓乃執俎而出者臣也

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 以將坐降賓反也。疏曰案大射云大夫降復位注云門東北面位不與卿同東面位彼卿有俎卿取俎以出則大夫不敢獨在西階下故從位從門北面位此燕卿無俎故大夫與卿同降西階下東面北上但也上文賓以俎出當反入升坐故卿大夫待賓反亦升坐也

右徹俎第十九章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說吐
活反○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
安坐相親之心也○疏曰不云君降說屨者少儀云排闔說屨於
戶內者一人而已矣彼據尊者坐在室則尊者一人說屨在戶內
今此燕在堂上則君尊說屨於堂上席側可知也○附按舊說以賓
入少立于卿北司正升賓賓乃及卿大夫說屨而升經言公以賓
及卿大夫皆坐則是自此以前雖公于無筭時亦立也乃安謂
及卿大夫之心至是乃安自此以後有升降而行禮者皆說也至
醉而退乃屨今詳此說謂以前雖公亦立者開發古禮甚善但解
乃安似疏蓋經文與前文對照言自請安諸賓以後賓取俎出
大夫降絕不得安至此乃安也則皆是身安非謂心言文司升胙
行禮皆說者亦可商今詳因喪禮有說屨往來羞庶羞謂胾醢
之禮屨是降仍屨升仍說以可知而文省耳羞庶羞將蒸炮蘭也
骨體所以致敬也庶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厚賢之道○脈音
胾反骨音遂胾壯吏反○疏曰按大射云羞庶羞注云所進庶羞
謂脈肝骨狗胾醢也或有炮鱉膾鯉雉兔鶉鴽是此射先言炮鱉
與彼同有此物者以經云庶羞則不唯二豆而已此注不言炮鱉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燕禮

已下注文不具也脈骨見內則用狗胾之以其骨而炙之也及
大射其牲皆用狗故知有此及狗胾也知有炮鱉膾鯉者據詩而
言也又內則及公食有雉兔鶉鴽飲酒鄕射有狗但彼經云
羞不云庶是以鄭注云胾醢明二豆無餘物也此獸體致彼據羞
坐以前庶羞所以盡愛據說屨已後也○炙之石反○補注君尊
敖氏云亦先賓乃及公而後及其餘未獻士而羞此則是不及于
在下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也○疏曰盛謂未立司
者矣正之前立行禮時也成禮謂祭先也大夫彼時得受
獻不祭脯醢是不敢成禮於盛時也○附按集說云獻時不得祭
薦故至是爲之必祭者宜終此禮然後可以食庶羞今詳薦賓反
卿皆于獻時若薦大夫則於獻
後是不得注謂不敢者未合

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
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起對必降席司正退立西
序端○疏曰起對必降席者以下云反坐知之司正退立西
序端以鄕飲酒云司正升相旅退立于序端東面知此亦然

右燕第二十章一條下一章

○有內羞謂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酏以支反
食音嗣糝素感反糗乾飯屑也香久反餌音二餈才私反○
疏詳見內則篇○本經記○補注君善敖氏云內羞御房中
之羞也祭禮尊者之
庶羞內羞同時進之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獻士用觶士賤也今
文觶作觚○疏曰不從今文觚者若從觚與大夫已上何異故不
從○附按前言觶者多矣觶亦觚也今又別觶于觚雖似不應一篇
內將一字解成兩樣且君用象觚其餘盡用角觚與至內一閒
亦人臣也單別君臣義似更大或疑士以下亦應與卿大夫有
日獻卿大夫於作樂前獻士以下于燕後已大異矣雖同一用
何嘗無別似以觶字同爲是尤有今文可證乎或又疑二升日
觚三升曰觶原自有別非兩字通用之例日前謂觶亦一角者
以召所用者象觚象觶臣下但舉角觶是凡單言觚者即皆角觚其
也君用象觚觶臣用角觶已成大別而通篇無一不合二
例若象又將觚觶細分則用金篇惟獻公是象觚爵辯象觶注三
章皆象觶可謂獻與酬有別乃後賓膝觚爵下再膝觶皆
云今文曰洗象觚已不可爲據矣至人臣所章爻觚是故能酬象
庶皆觚謂一酬亦當觚矣乃獻卿獻大夫皆獻而下副酬又言
角解並無定例其餘前爲工後爲孤卿大夫皆獻而存行酬且
是已可知制禮者于此無大分別矣獨至士而當細別乎且士言
果皆觶猶有據今觶字注又誌其原本曰今文觶作觚則觚與觶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一 燕禮 主人獻士章

雖有二升三升之別而制禮者于用觚用觶亦爲兩可似當各士
順其本文而不煩瑣瑣分劃以但伸君象臣角之大義而已矣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他謂衆士也亦升受爵不拜○疏曰士長之外
皆衆士也士尊於笙之長笙之長尚
受爵於階上明士得升堂受爵也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司正爲
上○疏曰此等皆士而先薦者以其皆有事司士亦先薦者按周則
禮司士掌羣士爵祿廢置之事士中之尊也天子官尊諸侯宜降
一等是諸侯射人司士射人在士中也周禮序官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
上士八人下士八人司士以士在外諸侯三侯與天子同時大夫二人
事非一故知射人之數亦同也司正爲上者雖同射士以其爲
長故設在上先薦人之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者先薦其餘在衆
齒也又士位在西有事者別在觶南北面東上○補注君善敖氏
云此皆士也獻與士序每獻則薦之薦不與士序者亦與之也
正之位正當觶南射人而下以次而西執冪者既薦則復立于
南○附按觶南之位至立司正後乃有之先時司正爲相與射人
司士諸官皆以士位於西方至此以其有之不可與士序
而同易東方之位以俟獻辯類薦故此府司正已觶南爲位得于獻

獻先薦而射人司士執冪亦逆以有事同得先薦而就于司正之
位欲立與司正前以射人爲相此射人又與司士皆脈事於射者
亦以備射故有之執冪者事在堂
上而并其位故獻而薦時附于此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
面北上乃薦士每已獻而即位于東方盡尊之畢獻爲于其位○
面是東方尊今卿大夫得獻升堂位在東方西面大夫北面士西方東
尊之○附按凡既獻者離其位卿大夫既獻而升堂故士得獻即東方卿位是
而立東方且以別於未獻者也敖氏云大夫亦離位
此易位亦當有命之者非必士之自往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
薦之次于士獻之已不變位位自在東方○疏曰上設位時祝史
在門東小臣師在東堂下○補注若善敖氏云此見其既獻
而不變位耳其
獻則當與士序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
飲北而酌南鄉獻之於尊南不洗者以其賤略之也亦畢獻乃薦
之主人執爵與于篚復位○鄉許亮反○疏曰按大射旅食尊
在西鐏之南北面則此主人在南亦北面以陳尊南君若東楹之
西東向設尊亦是向君爲正彼酌者尊後東面酌此亦尊後北面
酌南向獻之於尊南也此乃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之輩故云賤也
○附按旅食之尊謂上陳僎器章兩圜壺也不拜受爵者上升歌

章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下言衆工不拜受爵豈有主
人拜送而工不拜受者乎自是凡言不拜受皆明主人之不拜送
也但按此章言士長升拜受觶則凡司正射人司士祝史小臣師
皆士也自皆不拜受爵不言者已以其他不拜句括之也上注謂
亦升受爵是衆士之受爵皆升堂且與卿大夫同酌於一方壺矣惟
此旅食既另設尊其禮送別盥工與士皆拜一人者以一統衆非
不拜也獨旅食並不拜一人獻不升堂故經別云不拜受爵以見
旅食之獻雖附士而與士殊科也是主人又有此獻爵不拜一禮
而注與疏
俱未明言

右主人獻士第二十一章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如鄉
射之禮者燕爲樂卿大夫宜
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納射器而張侯
其告請先于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
賓爲耦鄉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薦旅食乃射者是
燕射主於飲酒○疏曰燕禮輕又不主爲射故射人爲擯又爲司
正至射時則大射正爲司射按鄉射初司射告弓矢既具至三番
射訖而退中與算故如之也納射器而張侯者欲見此與鄉射因

納射器後即張侯大射納射器後無張侯之事燕禮每事皆先請
于君大射亦然故大射初司射自阼階前請於公公許乃命賓及
卿大夫射亦西階上告賓曰弓矢既具乃告於主人遂告大夫是
先後異也必云司正爲司馬者諸侯有常官嫌與鄉射異也若大
射則司正不爲司馬且鄉射賓與主人爲耦此君與賓爲耦亦是
異於鄉射引鄉射記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謂此君與中異也何者
彼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言國中即此
燕射也又云於郊則閭中以旌獲謂諸侯大射在郊又云於竟則
虎中龍旜謂諸侯賓射在竟此皆諸侯禮射雖記在鄉射皆與鄉
射異也○翿杜到反糅忍九反○今按君國中射記四語已入此下
記於郊則閭中以旌獲已入大射記於竟則虎中龍旜亦是燕射下
并附此記○附按注以納射器而張侯四項事並鄉射記事連與
皆言其與鄉射異者也鄉射先事張侯至納射器然後左下綱燕
不先張侯至射納射器始張侯鄉射先以相爲司正至射則司射
別一人司正爲司馬射畢司馬復爲司正按大射司正擯爲擯爲
司正至射則射人司射大射正與小射正侍君射司馬師正
別一官君射畢大射正反司正位此燕射人爲相爲司正若射大
射正司射則射人自侍君射反爲司正司馬亦當別官而正不爲
司馬矣此按之經文明白可見注中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恐誤
一字疏未詳正并納射器張侯說同於鄉射與請射爲耦二項明

與鄉射異者攬雜語中不得注文通曉當以注亦字爲不字之誤
矣又舊說此篇禮當先徹階前之縣遷于東方乃始張侯納射器
今詳此以縣同于鄉飲之階間故云然耳恐諸侯燕卿大夫或
用判縣當闕北方一面自無辟射徹縣一節此注所以不著與

右射第二十二章

章下凡二條

○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
而後就物袒徒早反襦如朱反○君尊小臣以巾授矢稍屬屬章欲反○君尊不搢矢
○補注集說云稍屬者稍與發矢時辟不敏也○
相連屬也每于將發之節則授之不以樂志辟音避○附
君善敖氏曰古文志識通不以樂志者言其每
發不以樂之節爲識而必欲應之此亦優君也既發則小臣
受弓以授弓人○併復發也不使大射正燕射輕○附君善敖氏曰受弓以授弓人蓋卒射之
事也記于既發言之未詳證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
之大射儀共或有脫文與
而俟笴工但反若飲君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如燕勝觚則又夾爵○疏曰夾爵者
將飲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也○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附按證之鄉射記文燕上當脫一如字

不纁襦厭於君○厭一涉反○疏曰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纁襦此對君內袒故云厭於君也○不經記○君國

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翿旌獲尚文德也○疏曰知城中是燕射者以下有賓射大射則在國也尚文德者以文舞用羽武舞用干此用羽也

於竟則虎中龍旜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旜尚文章也通帛爲旜○疏曰與鄰國君射則賓射也以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尚文章者亦若翿旌也通帛爲旜司常文鄭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者正幅爲縿長尋曰旐雜帛曰旃通體皆用絳帛爲之名旜○鄉射後記○附按皮樹中虎中二中字疏見鄉射禮篇再射釋獲章及章下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

公答再拜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附集說曰媵觶于公乃下大夫之事而賓於是時爲之者不敢以賓自處恭敬之至也公降一等亦賓媵觚之禮也○附按注言酬之禮皆用觶則上主人酬

賓章又言媵觚于賓者何謂也蓋觚與觶同象觚與象觶亦同故言者但有象不象之別觚觶則隨意用之下注亦載今文曰洗象觚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反位反席也今文曰洗象觚○疏曰堂下無席堂上乃有之賓升成拜後不云降則反位者反席可知也

右賓媵爵于公第二十三章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宗禮不倦也今文觶又爲觚○疏曰此以下論君爲士與旅之事

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坐行酒○補注坐行之者以所勸卿大夫此時皆坐于席上

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疏曰若然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人也唯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也其餘則否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與以酬士欲令惠均○令力呈反○疏曰此所命者命大夫也以前三舉旅辯大夫則止今此爲士舉旅故及之○附按執爵者下有爵辯字則執爵者以爵升立字皆命辭

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與酬者士立堂下無坐位○疏曰凡禮堂上有席者坐堂下無席者立是以工尹商陽是士而去朝亦坐堂下無坐位者也大夫立

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於西階上辯祝史亦臣旅食皆及焉○疏曰知旅食皆及者以士未得獻時旅酬不及得獻之後旅則及之旅食亦然士得獻故知亦酬及之○補注卒爵不拜非獨於此殺禮士文公爲賓舉旅章自不拜此云此拜受爵酬之正禮其也士始受旅故從正禮至無算爵則旅亦不拜受矣○附按注疏謂旅食亦酬及者似非按上獻士章獻旅食與士大不同恐酬不及旅食也故經但言與以酬士

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無執爵者

卒

右公爲士舉旅第二十四章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

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學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于工後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皆獻于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獻左右正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鑮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凡獻皆薦也○疏曰按周禮諸子職云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彼天子諸子之官屬天子若據諸侯爲世子之官引之者以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掌公卿大夫士之適子掌事同故也與膳宰樂正聯事者以掌正六牲之體得與膳宰聯事掌國子修德學道得與樂正聯事左右正者據中庭爲左右大射禮其遷於東僕人正亦與樂正同處名曰左正復云右正是小樂正在西蓋兩面俱縣大小樂正各監一縣也知僕人正以下在小樂正之北者以鄉射弟子相工皆在西今僕人正亦相工之人故知亦在樂西方也大樂正在東縣北者約鄉射云縣于洗東北至射時遷樂於阼階下之東南樂正北面立于其南也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於工後者按大射將射之時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相者以工爲主故知相工陪于東郎在工後也天官內小臣奄

上士四人其職云掌王之陰事陰令鄭注云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彼后之官兼云夫人若欲見諸侯夫人亦有此官也臣云外內者按周禮有外內命夫鄭注云外命夫六卿以出案內命夫朝廷卿大夫則諸侯臣在鄉遂及采地者爲外臣在朝廷者爲內臣但外內臣皆獻於西階上此獻於阼階故云別于外內臣也兼言僕人者此經但見僕人正不見僕人師僕人士大射見之內小臣奄人之賤者尚得獻此等皆得獻可知也知皆薦者以經云如獻士也○附按君善敖氏云庶子諸卿大夫之子周官亦多以庶子繼士而言正指此也燕義以此爲諸子官似矣之左右正未詳其官然與內小臣同獻則意其亦爲內臣也今詳周官天子之諸子樂師大僕皆下大夫職此諸侯庶子樂正僕人等官當之者應皆士其獻薦當與士序矣飲酒記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文亦可證且獻士一節自司正射人至祝史小臣下及旅食其獻辯矣何獨遺此于正禮畢乃遂之哉禮意殊不可曉本篇燕禮僅一樂正他皆未見大射儀乃備諸官而庶子事亦僅綴羞胥設俎爲獲者執俎禮終徹俎執燭而已意者乃庶子官所教卿大夫之衆子未授官者本無執事君燕射時許來觀禮觀射不敢干正禮至獻薦之餘亦得君恩周遍及之耶若內小臣職不與外事或以君在義取備官具位而已其實禮中無給事也亦以君惠故末及之兩項人不當正禮獻薦故于阼階別之從注則義無據敖氏解雖未足據而亦有可參者與

右主人獻庶子以下第二十五章

無算爵 算數也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疏曰爵行無次無數者此對四舉旅以前皆有次有數言也

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 席下席西也古文曰公答再拜○疏曰自旅酬已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席下席西者賓與卿大夫席皆南面統於君皆以東爲上故也○補注之往也敖說云執膳爵執散爵亦各序進盥洗其觶以升言進公是授之此授受皆坐也酌以之公命所賜亦酌膳也已酌而少立于尊西俟公命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 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疏曰受君賜爵者若君未飲而已先卒爵則似惠不由君而來故俟君卒爵然後飲則是由尊者來也○附按公卒爵後始飲者明勸惠之酒必使尊者先受之然後下及于臣也疏解注似晦

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 賓歡在於飲酒成其意○疏曰君意欲得皆醉今執膳者酌反奠於君前望當君心故云賓歡在於飲酒成其意也○補注集說云未當公飲之節故奠之此不言所奠之處亦在薦南與士既終旅酬則君自舉之

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 行于其所勸者○附集說曰必興受者以向者亦與受也非賜爵者受授則皆坐酌者酌散也行之謂每授之于席也

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 乃猶而也○疏曰此執爵者皆酌行之以徧唯卒爵者興以酬士自酌與之是以飲酒鄉射皆云辯卒受者以爵者興以旅在下者注云不執觶者以其不以爵字故以己尊辭人解也又曰此將勸士士已升階大夫即飲不當用乃字教以尊解之○附按舊說大夫自實爵旅酬之禮也於是執爵者序以下酬者自酌且已亦與旅也今詳上文皆坐酌大夫不自實以此下旅皆自實故大夫之末與士酬者亦先自實也與上賓卿大夫旅酬之禮自不同

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

夫皆辟 辟音避○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者明雖辟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君答拜於上示不虛受也○疏曰卿大夫皆降不稱賓賓是燕未賓同於臣不臣者上旅酬猶言賓但後則言賜不言酬已是賓卑今乃說賓不言賓是賓彌臣也○附君善敖氏曰言有命文言則見其然否不定也徹冪之節其在大夫就席之時乎辭之使升拜之惠而不敢從命小臣以復于公公乃答拜○附按此一再拜君之惠無已舊說於此言辟者旅拜則不必辟也今詳上文言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者多矣皆無辟字惟此言大夫皆辟者蓋小臣辭請臣不從再拜于下公乃答拜則卿大夫拜在先公在後及卿大夫拜畢與公猶拜臣不敢立而當公之拜故有皆辟之文此與鄉飲酒篇賓主少退相似上文不言者皆君臣同拜而無先後也今若以上皆獨拜應辟故不言此旅拜似不必辟故著之測止文亦當先著其一以見後文皆省不應盡飲若是矣說恐誤

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 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今按此士方旅酌而大夫降則爵止不行拜公而大夫復升士乃終旅於上也

無算樂 升歌閒合無數也取歡而已其樂章亦然○疏曰上升歌笙閒合各依次第而三終有次有數此則任君之情無次無數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

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甸大練反閽音昏○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
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燋哉
約反劉哉妙反共音恭○疏曰凡燕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
至宵也或冬之日則不射亦宵也燋者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燋未
爇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
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文出大戴禮
也此亦諸侯禮以燕禮輕故不言庭燎設大燭而已

右無算爵第二十六章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君賜奏陔陔陔夏樂章也賓出奏陔夏以爲行節也凡夏
以鐘鼓奏之○夏戶雅反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遂出必賜鐘人鐘人掌以鐘鼓奏九
夏今奏陔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附君善敖氏
曰周官鐘師掌以鐘鼓奏九夏此鐘人乃其黨之在旅食位者先
立于此因過而賜之以其同事也卿大夫皆出隨賓出也公不送賓禮訖是臣也○補注疏說云公與其臣
燕而不送者以其不爲獻主也若于異國
之臣雖不爲正賓君雖不爲獻主猶送之

右賓出第二十七章

公與客燕謂四方之使者○使所吏反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
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腆天典反○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以其爵寡鮮也猶言少德謙也腆善也上
介出請入告○鮮息淺反○疏曰公食大夫云使大夫戒對曰寡
各以其爵彼見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此不言又不具
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上介出答主國使者辭也私請獨受恩厚也君
無所爲辱賜于使臣謙不敢當也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附君
善敖氏曰李微之云私之言屬也謙辭也春秋傳邾滕人之私也
魯告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寡君固曰
也俱可見蓋客自謙不敢以敵國之使自處故云然
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
重傳命固如故○重直用反傳文專反○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
今按此節寡君君之私也以下是客對辭
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之也於是出見主國使者辭以見許爲得命○今按某固辭以下是客
對辭○補注君善敖氏云賓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
於是出拜辱大夫不答拜
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致君命辭也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
臣敢拜賜命貺賜也猶愛也敢拜賜命從使者拜君之賜命猶謙不必辭也○今按君貺寡君多矣以下是客對辭○
補注君善敖氏云賓既對遂再拜稽首
所謂拜賜命也於是大夫還賓從之

右公與客燕第二十八章章下一條

○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
之于大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賓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小
臣請執冪請羞者乃迎賓也○食音嗣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
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苟且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于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
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
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脀折俎也不嚌啐似尊
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
禮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媵觚舉臣即位如燕也○饗

許兩反或作鄉非爲恭之爲于僞反○疏曰言聘禮之賓行
享禮訖主國之君已親酌醴進於賓今燕又當親獻故賓不
敢當而揖讓辭之乃以爲苟敬也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
敬但爲辭讓故以命介爲賓不得敬之今雖以介爲賓不可
全不敬於是席於阼階西而且敬之也燕禮與大射鄉射皆
不嚌啐是諸公如卿禮今聘卿在諸公之坐亦不嚌不啐是
爲以請公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者約聘禮而知也上
文燕己之臣子時獻賓介獻公即媵觶以酬賓今則苟敬之前
有薦有俎實與君同故知獻公後即獻苟敬乃可酬賓也○
附按君善敖氏云苟誠也實也苟敬者國君于外臣所尊者
之稱號也其類亦如鄉飲酒之遵矣此燕主爲賓而設賓于
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所敬故以賓爲苟敬也今詳
注聘賓辭親獻故欲以臣禮燕主君爲恭敬賓於是席之諸
公位以致其尊禮此正所謂誠敬之意疏出解苟字未達之注
旨無膳尊無膳爵降尊以就卑也○疏曰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云
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
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彼與此事同故鄭引彼記以證出燕
已臣子不見有君親受賓酢若燕異國臣子得有專席受酢
者獻賓卿大夫之後依次各爲此三人舉旅獻士之後賓乃

媵觶於公公取所媵觶爲士舉旅應以此爲酢君尊席而受之也○補注酒與爵皆同不殊君另設君若與西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卿者酬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禮發賓降洗升媵觶于公答恩惠也○鄉許亮反附按舊說賓謂介爲賓者今詳此仍是首句賓字重提前註者凡媵爵之人即此賓也蓋時讓介代爲賓而苟敬之賓則鄉承公酬自當媵爵以答故其辭曰臣受賜矣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相息亮反○辭之也對答也亦告公以公命答之也○補注君者敖氏云此下當更有賓再請而相者許之辭記不備見有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本經記○附按房中之樂本二南之詩被之絃歌爲后夫人侍御諷誦之作蓋以弦歌于房中無事于堂上堂下故以房中樂目之若燕禮正樂中所歌鄉樂亦二南之詩乃合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奏之是即鄉國之樂用之燕饗者不可謂之房中矣而此記又云有房中之樂蓋無算樂時惟君所欲或命更奏絃歌二南一節不復用鐘磬于下即爲有房中之樂房中乃其樂之稱君燕路寢則歌于堂上非同后夫人持御燕寢歌于房中

燕義第三十四

邦國禮一之下 此小戴第四十七篇亦漢儒所造以釋燕禮之義者也今取其釋經禮者爲正文而退其篇首言庶子者附後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爾適音敵○定位者爲其始入踧踖揖而安定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設賓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公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言聖人制禮由事以訢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荅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疏曰凡臣拜君皆無不荅所以示爲上之道不虛取于下必須報之也君臣上下既須相報君民上下亦須相報相報則上下和親是和也不相怨恨是寧也和與寧禮之用也燕禮所以明君臣上下之義者以此○附馬氏曰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政常寓于君臣行禮之間而禮常見之爲政之際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爲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位朝位也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記者載此以爲說

右燕義一章

東萊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基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大射儀第三十五 凡四十五章

邦國禮二之上 鄭目錄曰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三小戴及別錄皆第七本經無後記今取周禮射人及鄉射記文二條附入

經七

大射之儀 附按君善敖氏云他篇於此言禮此言儀者以其儀多於他篇故特顯之今詳敖氏所謂儀多者謂繁細威儀也〇君有命戒射 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言君有命政教宜由尊者〇疏曰知將有祭祀之事當射者以下文射義而知也 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 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〇疏曰周禮大宰職云宰百官之誓戒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鄭以天子冢宰言之其實諸侯兼官無冢宰聘禮注云諸侯謂司徒爲宰是也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 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也示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〇疏曰上文宰官尊總戒此射人司士色別而戒之謂若天官冢宰戒百官宗伯大司冠一等重戒也此所云戒者謂祭前旬有一日知者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官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又大宰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注云前期前所諏之日也若然則卜及戒皆在旬有一日矣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宰夫冢宰之官屬掌百官之徵令者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滌謂溉器埽除射官〇疏曰上文射人戒是前期旬有一日此宰夫申戒是前射三日宿夕宿爲前一日宗伯宿視滌濯是也凡大射合其六耦者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合諸侯之六耦是將祭而射故使諸侯爲耦若其餘射則卿大夫以下爲耦也〇附君善敖氏曰宰夫戒此三官以當宿視滌也

右戒百官第一章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 參讀糝素感反干讀豻五旦反〇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爲所射之布也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貍之何物辨狸足則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貍步六尺明矣大侯者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糝糝雜也雜侯者豻鵠而豹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大夫將祭於已射糝侯士無臣祭不射〇鵠古毒反〇疏曰侯射布也二侯皆以布爲之而以皮爲鵠侯旁亦以皮飾之乏即周禮所謂容下文云以革爲之爲獲者之禦矢以其可以容身故謂之容云乏則言矢於此乏匱不能去也貍步先鄭謂一舉足爲步於今爲半步後鄭引鄉射考王爲證者所以明步爲六尺非三尺也熊侯謂

之大者言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於天子而非畿內諸侯所可比然不嫌於偪上者天子三侯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不得用虎侯而以熊侯參侯豻侯爲三侯若畿內則但有熊侯豹侯此其所以別也下天子大夫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此則以豹皮爲鵠以麋飾其側不用純麋是下也豻鄭注周禮云胡犬豻侯亦取提黠意大夫得置家臣故將祭得夫射擇士士卑無臣故祭不得射也〇附君善敖氏曰侯道侯去物之步數也所畫物在兩楹間正當楣也此時未有物當以楣間爲節步者蓋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尋引之類刻畫貍形於其上以爲識故曰貍步參讀如往參之參謂介於二者之間也大侯者以其大於二侯名之參侯者以其參於二侯名之也此大侯熊侯也則參侯其豹侯與設乏之處各去侯北十步者以其八十步與六十步皆當二侯相去之中也去侯西亦十步者則因北之成數用之亦以公庭寬廣耳 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見賢遍反〇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崇高也高必見鵠鵠所射之注射義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言射中此乃能任已位也鵠之言較較

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大侯之鵠方六尺參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及至也武迹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豻侯計之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凡侯北面西方謂之左前射三日張侯設乏欲使有事者豫志焉○疏曰上文但命量人量侯道及乏遠近之處此經論張侯高下之法也鄉射云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注云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此經云西十北十則西與北皆六丈不得爲三分居侯黨之一者以其三侯八堂深故也西亦六丈者以三侯恐矢揚傷人與一侯亦異也三侯之下總云西十北十則其乏皆西十北十矣侯之廣狹取度於侯道大侯之鵠方六尺者大侯侯道九十弓弓取二寸二九十八侯中丈八尺三分其侯而鵠居一故知方六尺也參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者參侯侯道七十弓弓取二寸則侯中丈四尺三分其侯而鵠居一故知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也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豻侯侯道五十弓弓取二寸則侯中方一丈三分其侯而鵠居一故知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也凡言大半寸者三分寸之二少半寸者三分寸之一豻侯侯中一丈上躬下躬及上舌下舌各二尺合入尺是丈八尺矣張法豻侯下綱不及地尺二寸則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也參侯侯中丈四尺併躬與舌八尺爲二丈二大也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鵠下有四尺六寸大半寸通躬與舌四尺爲八尺六寸大半寸張法參鵠下畔與豻侯之上綱齊所爲見鵠於豻自餘鵠下畔八尺六寸大半寸爲豻侯所掩自參侯上綱計之本去地丈九尺二寸除八尺六寸大半寸在掩是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通上綱計之去地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侯中丈八尺併躬與舌上下各四尺爲二丈六尺張法大其鵠下畔與參侯上綱齊所謂大見鵠於參三分侯中鵠下亦有六尺通躬與舌四尺爲一丈爲參所掩自參侯上綱計之本去地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除一丈在掩猶有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在是大侯下綱去地之數通上綱計之去地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故注云也

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

鑮伯各反○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有鐘有磬爲全鑮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鑮爲節○疏曰陽氣起於子盛於卯故東方爲陽中也大簇正月之管奏之所以贊陽出滯姑洗三月之管奏之所以修絜百物東方陽管唯有此二律故據此言之

是以名東方鐘磬爲笙也磬非應律之物而與鐘同言笙者以其與鐘同十六枚而在一虡與鐘同編又同宮故兼言磬是以磬師職云掌教擊編鐘是磬與鐘同編也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者司禮小胥職文鄭彼注云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天子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有鐘磬是全之爲肆諸侯卿大夫雖同判縣然取一相鍾磬分爲兩相西縣鐘東縣磬是半之爲堵而天子之士特縣直東有鐘磬是亦全之爲肆諸侯之士直特縣縣磬而已或於階間或於東方是亦半之爲堵又天子宮縣四面皆有諸侯軒縣闕南面而皆有鐘磬鑮鼓卿大夫士皆無鑮若有鑮則諸侯臣半天子臣不得具是以闕之奏樂以鼓鑮爲節者按周禮鑮師云掌金奏之鼓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鑮也以此言之則先擊鼓後擊鐘鑮皆是與樂爲節○附按舊說[illegible]指全爲肆肆謂十六枚也此笙磬笙鐘其各一肆與令詳笙吹樂也是說見鄉飲酒篇樂賓章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

非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鼓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疏曰下文建鼓皆言一此建鼓不言各彼在本方言一見無他鼓此鼓本東方以爲君故移來在北

方收異其文不言也明堂位云殷楹鼓周縣鼓注云楹爲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於簨簴也此云以木貫而載之則爲之柱貫中上出一也周人縣鼓今言建鼓則殷法也主於射略於樂故用先代鼓鼓不在東縣南爲君者決下一建鼓在其南東鼓者爲賓此後不在東縣北者取順君面故也○附君善敖氏曰此鼓鼙乃在東縣南皆也以君當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東北皆當鑮之南故移鼓鼙於此以辟之也鼓鼙若在東縣南鼓南鼙北則鼓在左鼙在右今鼓於此應鼙在東其左右乃反之者則其變位也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

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是以西方謂之頌朔義朔始也奏樂先擊西樂樂爲頌所出來也鐘不言頌鑮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疏曰夷則無射主西方成功收藏故稱頌頌將美盛德之形容也賓向外來位在西其樂主爲樂賓故先擊朔鼙應鼙應之也古文頌爲庸其義亦通尚書云笙庸以閒則笙東方庸西方是庸亦有成功之義也○附按舊說頌之言誦也謂歌樂也此磬與歌樂相應故曰頌磬鼓在南鼙在北則其不繫於縣今詳下疏言此君亦是編磬非堂上之玉磬舊說此磬與歌樂相應非是說見

鄉飲酒篇樂賓章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疏曰國君合有三面爲辟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無鐘磬鑮但有一建鼓而已故不言南鼓而言南面也若與諸侯樂燕之類則依諸侯軒縣三面皆有鼓與鐘磬鑮○補注君善敖氏云階間之縣東上其鼓則西上與在東方西方者之位相類也大射盛於燕宜備用樂乃以辟射之故去階間之縣但設其鼓於故位而已此鼓不擊乃設之者明有爲而去其縣非禮殺也

簜在建鼓之間簜徒黨反○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疏曰禹貢云篠簜既數注亦云簜竹也下云乃管新宮注云管謂吹簜則此簜管也按小師職注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簫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大笙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若然笙簫與管器異以其皆用竹故云笙簫之屬也管擬吹之不倚在兩建鼓閒故知倚於堂也○篴音狄○附按大予漢樂官名也舊本訛

鼗倚于頌磬西紘鼗音陶紘音宏○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西倚于紘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疏曰按那詩云猗與那與置我鼗鼓鄭讀置爲植植鼗鼓者爲楹貫而樹之鼗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與鼓

同文是如鼓而小也眡瞭職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磬言擊鼗言播播爲搖之可知鼗所以節樂賓至乃樂作故於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紘若天子諸侯冕而朱紘用組之類磬又編縣之用紘故知紘編磬繩也鐘磬皆面向東人居其前西面故知鼗在磬西倚之於紘也○附按諸侯樂四面闕其南一面而皆有鐘磬鑮鼓故今阼階東所縣者皆向西爲一面西階西所縣者皆向東爲一面爲避射位闕北一面但一建鼓在西階東南面焉至於簜又不在所言數內也若鼗者亦鼓屬上文應鼙在東朔鼙在西未知三面皆設時鼗當在西與抑應在北與又按鎛鐘無面可言故經不言面而但既縣則亦有面故此疏謂鐘磬皆面向東也

右張侯設樂第二章章下二條

○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𦕈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豻五十道者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士無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舊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周禮天官○附剛中鄭氏曰侯在梓人飾之以皮設之以鵠則在司裘○附按舊本祇射人一條今補

○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射法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肄之也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正所射也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二侯熊豹也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射義曰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周禮夏官○附按此條上言三侯道設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以王及諸侯卿大夫射也下專卑五正主五射之一侯言

也上言二侯通設三正二正之侯下專舉三正主侯射之侯言也詳設侯之制註疏大射皮侯謂以皮飾侯兩側各如其皮設於侯中以為鵠賓射采侯則畫采於侯中以為正各如其采畫雲氣飾侯之側燕射獸侯則畫獸於侯中如正鵠亦以雲氣飾侯之側然則射人三侯後鄭不從先鄭司裘之皮侯而以三等正言是也而先儒又謂大射之侯用皮飾側卽以皮為鵠賓射之侯用皮飾側而以采為正燕射之侯皆設木於侯中以為質天子諸侯以熊麋皮飾其側大夫士以畫虎豹豝豕飾其側三侯不同者以此今詳侯中皮鵠采正木質具見經記畫雲出注疏說無所據也意者大射賓射燕射三侯皆以獸為義夾側置之故通得虎熊豹麋豻降殺等名而別異則又在鵠正質之侯中與又王氏詳說云司裘所言諸侯內諸侯之大射也射人所言諸侯外諸侯之賓射也剛中鄭氏云司裘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侯而不及士射人又有射豻侯之法者士無大射而有賓射故於正特言豻侯以賓射而言也

厥明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豐以承尊也

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從豆曲聲近以豆大而卑矣冪覆尊巾也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箭篠也為冪蓋卷辟綴於篠橫之也又反之為覆勺也皆玄尊二者皆有玄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為上也唯君面尊言專惠也○疏曰按燕義諸侯射先行燕禮此陳設器物與燕禮同但文有詳畧耳鹿盧卽葬下棺碑開重鹿盧之類其形兩頭大而中央小今見井上豎柱夾之以索繞而挽之是也其為字從豆為形以豐為聲既用豆為形故其制還近似乎豆但豆口徑尺柄亦長尺其制小而高此承尊之豐口足徑各宜差寬中央亦大其高尺比於豆差短故云近似豆而卑但斵一大木為之取其安穩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於其上喪服記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故知錫細布也錫者治其布使滑易也唯君面尊謂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嚮君若卿飲酒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夾之則不得專惠矣○附君善敖氏曰冪橫綴於箭而縱蓋於甒勺亦縱加於冪上西枋與箭而午乃以餘冪反蓋於勺也亦為壓之若於勺也以君飲此酒故謹重之

尊士旅食於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旅眾也士眾食謂庶人在官者圜壺變於方也賤無玄酒○疏曰前設縣時鑮南更有一建鼓今設尊不應在鼓北而云鑮南者其實在鼓南門西北面與[illegible]同云鑮南遙繼鑮而言必繼鑮者樂以縣為主故也

又尊於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為隸僕人巾車參侯豻侯之獲者讀為沙沙酒濁特泲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獻涗於醆酒○服不之尊俟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南○泲子禮反涗始銳反○疏曰知為隸僕及獲者以其皆有功又下文以此尊獻之也知沙酒濁者以五齊從下向上差之醴沈清於泛醴鬱鬯又在五齊之上也特泲之必摩沙者此解名沙酒之意引郊特牲者此以五齊中取醆酒盎齊泲鬱鬯之事也獻沙也泲鬱鬯之時和盎齊以手摩沙出其香汁涗清也泲之使清也此為隸僕以下卑賤之人而獻鬱鬯者此所得獻皆因祭侯為侯之神故用鬱鬯也知此不為大侯服不設者以下文云服不之尊東面南上故云侯時而陳也○附按舊說此尊侯府而設經蓋因上禮而連言之耳今詳經以敘事為主文尚簡從無本無賓用因上禮而連言之一法且如其言亦當於文中見意今上文言尊此言又尊上尊是實設下又尊別是虛設乎果爾則又字不可辭矣舊說又謂獻如字于此獨云獻者嫌其為祭侯且見不也用也今詳下獻服不章先祭侯而立卒爵經皆有明文有何嫌乎當以注說為是

設洗於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或言南陳或言西面異其文也○疏曰言南陳亦西面言西面亦南陳其實所從言異尊君故也

又設洗於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亦統於侯也無爵因服不也有篚為奠虛爵也服不之洗亦侯時而陳於其南○疏曰亦統者因上文設尊兩獻酒注而云也○附按舊說此又設洗亦因上禮而連言之其賓未設也獲者卽服不之屬今詳設是實設說已見上卽獲者亦但指參侯干侯之獲者服不仍在外也蓋設酒必設洗者以見此設之未嘗缺也後次設酒又設洗者以酒既另設為大侯加勺不可統於前洗也然則用酒與洗如何仍應後次所設單主大侯與服不但侯祇祭其一既祭大侯次侯三侯皆不祭而餘人之酒與洗仍在此章二設設固不虛亦所以尊君也或疑倘無後二設則如何曰卽以此酒祭次侯注謂無爵因服不者似誤此處不明言爵已包篚字內矣

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唯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小卿命於其君者也席於賓西射禮辨貴賤也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疏曰又賓及公席布之其餘樹於位後者下文更有孤卿大夫席文也

此賓未布而言布者欲辨尊卑也孤尊而後言者有無不常也小卿命於其君者按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若言小卿據次國已下有之射禮辨貴賤者決燕禮大小卿皆在尊東西無小卿位彼上於燕不辨貴賤故也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者約成周建官之意○附按公西鄉故南面北面總以東爲上爲公在東也若有東面則北上者若有不定之辭此爲南面或多席不能容故東面者北上接上之南面者東上也蓋北面者諸公則在君左爲尊南面者卿大夫在君右爲次之而諸工亦北面者公在阼階工在西階工人不過填空非與公接續故東上面者祇接君之右而來也然就家席言如是若單言一席則東上之席席首亦應在東○又按舊說繼而言之下當有西字今詳文不必一側先言小卿賓西東上隨言繼而東上則大夫又在小卿西已見原文自明不須言脫 官饌 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疏曰燕禮言宰此言官者欲見非獨宰故鄭云百官各饌○附君善敖氏曰官各饌之於其所也燕禮曰膳宰具官饌於寢東與此互見其先後之節耳

右陳器設位具饌第三章

羹定 亨肉孰也射義曰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燕禮牲用狗 射人告具於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于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 大史在于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爲有侯入庭深也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疏曰燕禮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此不繼門而在士南繼士者爲有侯故入庭深也下有小臣正贊正長也故以師爲佐小臣正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附君善敖氏曰大史在于侯東北爲有事故深入東上小史在西也不著祝位者與史異處略之其位自在門東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 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 詔告也變爾言指亦以其入庭深也上言大夫誤衍耳○疏曰燕禮言爾以其近門去君遠爾近也移也揖之使移近此入庭深故言揖揖之而已不須移近之也上言大夫誤衍者以大夫與公卿面有異故下別言大夫少進明上誤衍大夫大夫四字也○附子潛李氏曰諸公卿大夫疑大夫二字即衍卿言卿者上大夫也至下又云大夫者指下大夫也

右即位第四章

大射正擯 大射正射人之長 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 某大夫名 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 命賓者東面南顧辭辭以不敏 反命 以賓之辭告君 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 又復也 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 請士可使執君兩甒之冪及羞醯醢庶羞于君者方圜壺獻無冪○疏曰請士者據燕禮而知方圜壺獻無冪者方圜壺臣尊獻獲者尊 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 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上執玄酒之冪爲上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不言命者不升堂略之○疏曰知命之在西階前者以小臣位在東堂下于阼階請公命乃就西階命執冪者以執冪者士位在西故也羞膳者從而東者已於燕禮釋訖不升堂者但不由南方升略之升自北堂是亦升堂矣○附按疏執

冪上舊本係請字今因子濟李氏云請當作命從之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膳宰請者異於君也○疏曰不言命者對上於君言命於臣畧之

右請立賓及執事者第五章

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 及至也辟逡遁不敢當盛○疏曰公降一等揖賓不請賓至位就席者以賓與主人爲禮禮不參也此言賓辟燕禮不言文略也○附按舊說凡受公禮者皆辟經不盡見之今詳經不言辟者無待於辟者也舊說恐大誤說又見燕禮燕辭爵章大夫皆辟句 公升即席 以賓將與主人爲禮不參之 奏肆夏 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宜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疏曰周禮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以爲肆夏時邁也鄭破云九夏皆詩篇名亦頌之類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今又引呂叔玉於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爲一義故兩解之也若宜于德勸賢者謂國君歌此詩以延賓入其欲著明諸侯布王之德以勸賢八使有德鄭又以無正文故天與以疑之也周禮

曰賓出入奏肆夏者按大司樂云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下云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饗訓饗賓客故鄭約此爲文也○補注集說云此爲賓奏之當作西方之縣也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

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也又掌賓客之獻飲食君於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敢亢禮也

右納賓第六章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不於洗北辟正主○疏曰鄉飲酒鄉射主人降洗洗北南面是正主此宰夫代君爲主故不於洗北南面也 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對荅也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賓少進者所辭洗還其位也獻不用爵辟正主 主人卒洗賓揖升賓每先升尊也 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瓦甒酌膳 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

又反之反之覆勺○補注集說云舉冪之儀當與蓋冪者相類蓋主人取觚而適尊所執冪者則進而發其冪之反者主人取勺執冪者乃舉冪也又反之亦執冪者也 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

主人賓右拜送爵賓既拜於筵前受爵退復位○附按賓西階上拜下當有主人少退四字主人賓右拜送爵下當有賓少退三字皆從省文說見燕禮主人獻賓章 宰胥薦脯醢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變于燕 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鄉射記曰賓俎脊脅肩肺不使膳宰設俎爲射變於燕 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附按絕祭嚌之捝手啐酒說見鄉飲酒禮篇獻賓章 樂闋闋止也樂止者尊賓之禮盛於上也○疏曰此經與燕禮後記皆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郊特牲賓入門而奏肆夏又曰卒爵而樂闋與此不同者彼注謂朝聘者故卒爵而樂闋此燕已臣之法故啐酒而樂闋也盛於上者賓及庭而奏肆夏至升堂似

酒樂乃止是尊賓之禮盛於堂上者也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

右主人獻賓第七章

賓以虛爵降既卒爵將酢也 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篚下篚南○附按上賓爲洗適洗南因主人降遂奠觚其處進辭此又取洗南之觚奠於洗西之篚下以便洗前當盥也又按盥下當坐取觚文省 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附按方洗因辭復奠觚而對也對下當坐取觚亦省 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南面授爵乃於左拜凡授爵鄉所受者 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薦者臣也 不拜酒主人之義

燕禮曰不拜酒不告旨 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於篚○不崇酒辟正君也崇充也謂謝酒惡相充實○附按崇字解見鄉飲酒禮篇賓酢主人章 賓降立於西階西東面既受獻矣不敢安盛○疏曰以堂上爲盛故降下下文於酬賓降筵西東南面立注云不立於序內位彌尊燕禮注云位彌尊禮彌卑是未酬已前禮盛者也 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於西序東面命者公命也東西牆謂之序○疏曰知公命者命由尊者出也

右賓酢主人第八章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象觚觚有象骨飾者也取象觚東面不言賓之變於燕○疏曰取象觚東面者鄉公爲敬故也燕禮云賓之主於飲酒此云酌不云賓之主於射略於飲酒故也 公拜受爵乃奏肆夏言乃者其節異於賓○疏曰賓及庭奏此君受爵乃奏是其節之異也乃者緩辭也○補注君善敖氏云此奏肆夏當以東方之縣 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

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自由也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鄉射記曰主人俎脊脅臂肺也○疏曰人君有左右房故云左房大夫士東房而已故不言左以無右對故也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凡異者君尊變於賓○疏曰使庶子授肺不拜酒立卒爵皆異於賓者也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

右主人獻公第九章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於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更易也易爵不敢襲至尊○附集說曰此亦當酌膳言散誤也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附按燕禮兩言公答再拜此雖無再字然文異而禮同以聚承再拜言答則答拜卽是答再拜也

右主人受公酢第十章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媵送也散方壺之酒也古文媵皆作騰○附按燕禮主人酬賓章鄭注云今文媵皆作騰與此相反疑古本今本不必兩字雜見而又恰相反恐鄭注皆是古或皆是今而刻時有一誤與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比于正主酬也○疏曰上文公飲立卒爵此則坐飲故以公決之比於正主酬者謂於鄉飲酒鄉射坐卒爵是正主酬賓之節也○附按疏引上文公飲立卒爵以解注使注意反晦說見燕禮篇主人酬賓章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不拜洗酬而殺敘也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之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疏曰不北面者此決鄉飲酒鄉射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注皆云酬酒不舉引曲禮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疏曰按燕禮注云位彌尊者禮彌卑引雜記一張一弛蓋對酢時立于西序之時不降于下禮稍卑位稍尊此在席西東南面位彌尊禮彌卑

右主人酬賓第十一章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疏曰知不取卿大夫之年長及臣中位長者以下文但使下大夫爲之是不取年小長又不取卿知用卿則尊用士則卑故取下大夫尊卑處中者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也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再拜稽首拜君命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於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序次第也猶代也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於西楹北相左俟於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爲上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觶待于洗南待待君命小臣請致者請君使一人與二人與不定君命若命皆致則

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北亦相左奠於薦南不敢必君舉○疏曰言亦者亦前酬酌自飲時相左於西楹之北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向向西階右旋北面待後至降也今此二人先者於尊西東面酌訖於東楹之北東向向公前奠之右旋於東楹之北北畔西過後者亦於尊西東面酌訖於東楹之北南過東向於公前奠之是亦交於楹北相左也奠於薦南不敢必君舉者凡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今奠於薦左是不舉之處也○附按燕禮此節注文無相左解疏於序進坐奠往反交處者云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其爲相右明矣此處注以相左解疏以爲先者北相西向後者南相東向與前自相矛盾經無明文當以相右如前敖氏說似爲得之又先者東奠後當以左還南相西行而退至西階東後者東奠後當以右還北相西行而退至西階西各得其本位亦自然之結也媵爵者皆退反位反門右北面位○疏曰大夫初與卿在門右北面得揖少進中庭北面今當反庭中位而立言門右者大夫雖得揖少進仍是門右北面位少進而已故鄭還以此言之

右媵爵于公第十二章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起酬賓於西階降尊以就卑也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升成拜復再拜稽首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疏曰燕禮主歡直使小臣辭此射禮辨尊卑故使小臣長辭也○附按注解升成拜似誤說見燕禮篇公爲賓舉旅章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下亦降也發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疏曰自此已下皆云公答拜不言再拜燕禮皆言公答再拜不同者燕主歡不別尊卑故公拜皆再拜此射禮主辨尊卑故答拜者止答一拜周禮大祝辨九拜七曰奇拜是也下亦降者此非訓下爲降因上文已有降此即接降云下也經云公卒觶賓下拜者公尊不拜既爵賓降拜若爲君拜既爵也○附按疏謂公答拜不言再拜者此是奇拜似但拘字面而誤也今詳答拜字從上賓再拜說下則答拜即是答再拜若果奇拜當言公答一拜矣又按燕禮凡言再拜稽首者下皆公答再拜然至後無算爵章第一再拜稽首下亦有公答拜三字若謂亦是奇拜而第二

再拜稽首下又是公答再拜且公爲士舉旅章亦有公答拜況最前主人獻公章言公拜受爵主人拜送公拜主人答拜四拜字上無一再字疏於此三處俱無分別者以義同而文偶異也故燕禮章拜至之後凡賓主及卿大夫士等相拜皆無再字卻無一非再拜者不言而入自知也乃疏忽至此作分別故曰但拘其字面且謂自此以下皆云公答拜者亦疏矣夫前公酢主人章已爵言公答拜且媵爵於公章又四言公答拜惟於四言中間特有一公答再拜度疏已無能將此六答拜者亦謂是奇拜矣況下至賓爲士舉旅章又有兩公答再拜亦有兩公答拜無然何章二項各一見疏於此二項雜處者又將如何分別以解也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於篚易觶興洗賓進以臣道就君受虛爵君不親酌凡爵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尊君空其文也○附按更易之義說見燕禮篇公爲賓舉旅章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不易君義也不洗臣禮也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旅序也賓欲以次序勸諸臣酒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作使也使之以長幼之次先孤卿後大夫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在右相飲之位○疏曰賓位在左而在大夫之右者是相飲之位非賓主之位也賓坐祭立卒觶不拜酬而禮殺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言更觶尊卿則賓禮殺○疏曰上注云不相襲者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此賓於卿是自敵以下當言易今言更者尊卿尊卿則卑賓禮殺也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卒猶已也今文辯作徧○疏曰言復位者亦如上復門右北面位即庭中北面位也

右公爲賓舉旅第十三章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賓而後獻卿飲酒禮成於酬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重席蒲筵緇布純卿言東上統於君席自房來○疏曰上文設席之下注謂唯賓及公席布之其餘樹之於位後至獻卿乃布之則此云兼卷者不謂主是始卷直是鋪設之時兼卷而設也卿升拜

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辭之辟君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臑折肺卿有俎者射禮尊○疏曰鄉射記云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又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彼注云臑若膞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以此言之則此賓俎亦用脊脅肩肺君俎亦脊脅臂肺前體有肩臂臑後體有膞胳觳尊卑以此用之故卿宜用臑若有公公用臑卿宜用膞也卿有俎射禮尊者對燕禮不辯尊卑故公卿等皆無俎也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挩手取爵送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陳酒有君之惠也不嚌卑事在射臣之意○疏曰按燕禮不在射亦不啐者彼爲臣有功君與之燕恩及於卿故卿不敢啐也卿有無俎者自然不嚌也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不復西面位不酢辟君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

無加席公孤也席之北面爲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上近君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

右主人獻孤卿第十四章附按獻孤卿說見燕禮篇主人獻孤卿章下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命長致者使長者一人致也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一人待于洗南不致者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再拜稽首拜君命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奠於薦南先媵者上觶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共勸君飲之

右再媵爵第十五章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禮殺也長孤卿之尊者也於是節言賜射禮明尊卑○疏曰案燕禮唯公所酬此言所賜是以決之也以旅於西階上如初賜賓則以酬長賜長則以酬賓大夫長升受旅以辯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爲孤卿舉旅第十六章附按舊本公爲賓若孤卿舉旅今仿燕禮篇節去二字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大夫卒爵不拜賤不備禮○疏曰此注云賤不備禮燕禮注云禮殺兩注相兼其義乃足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胥宰官之吏主人下大夫也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爲於上辟正主脀俎實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辯獻乃薦畧賤也亦獻後布席也○疏曰上總言辯獻大夫乃一時薦之下文更與布席位次就席之儀畧賤則是獻訖降階獻辯擯者乃總升之就席就席訖乃爲之

右主人獻大夫第十七章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工謂瞽矇善歌諷誦詩者也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衆也○疏曰禮大樂衆者對燕禮工四人而言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徒空手也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杜蒯曰曠也太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疏曰以正爲長師爲佐故云僕人正爲長僕人師爲佐也士在僕人之下故知僕人之吏吏則府史之類也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挎空胡反○謂相上工者後首主于射略于此樂也內弦挎越以右手相工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也後者徒相入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凡相者以工出入○疏曰上先言僕人正與大師後言僕人士與上工是列尊卑也此則上工在前大師少師在後是先後之位入時行位既然則升堂與坐之位亦依此也凡相以工出入者欲見入時如此出時亦然小樂正從之從大師也後升者變于燕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疏曰燕禮樂正先升又不使小樂正彼主於樂此則畧於樂故也升自西階北面東

上工六人坐授瑟乃降相者也降立於西縣之北○疏曰鄉飲酒注云降立於西方近其事以取近其事故在西縣之北也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不統于工明工雖衆位猶在此○疏曰燕禮工四人樂正升立于工之西在西階東此雖六人衆於彼猶統于階而云西階東不變故言不統于工若使小樂正通于工恐工位移近西也乃歌鹿鳴三終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于講道畧于勞苦與咨事○附按集說云三終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鄉飲酒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其義曰工歌三終益可見矣今詳集說甚是注解誤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獻不用觚工賤異之也工不興不能備禮左瑟便其右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疏曰鄉飲酒鄉射云大師則爲之洗謂君賜之樂者其餘工不爲之洗是正主法今此工六人皆爲之洗故云辟正主也知同洗者以更無別獻之文也燕禮大射獻賓獻卿大夫皆用觚而獻工用爵故云異之鄉飲酒鄉射獻同用爵者變于君故也上言獻工下言一人拜受爵則六人皆在工內而云工不與左瑟於是明大師亦人左瑟中故須云大師無瑟于是言左瑟者以其六人總當獻酒之節故總人左瑟文不謂有瑟也○附按君善放大曰爵即觚也

不言觚者可知耳注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謂獻大師
之特瑟者猶未受獻而其左瑟則以此時爲節也今詳注語敖氏
得之疏誤○又按此有大師爲之洗之禮故言洗升獻工卽獻大
師也下不別言獻者省文可知鄉飲鄉射禮士爲正主僎洗獻師
此代君行禮似不當**一人拜受爵**謂太師也言一人者工賤同之
加不見其爲同洗也也工拜于席○疏曰鄉飲酒鄉
射云大師則爲之洗卿此一人謂大師不言**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大師若君賜工賤不異文故同之而云一人也
薦脯醢爲之變於大夫○疏曰按上文云辯獻大夫遂**使人相**
爲之此工得獻不待辯輒薦故云變於大夫也
祭人相者相其祭酒○疏曰知祭薦祭酒者此文承一人
受爵爲脯醢之下則二者皆祭也若下文衆工但祭酒不祭脯
醢也**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
不祭相者相其祭酒而已○附按衆工不拜受爵則
主人不拜送可知說見燕禮篇主人獻工章**主人受爵降**
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鼓北西縣
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
也于是時小樂正亦降立于其南北面工立僕人立于其側坐則

在後考工記曰鼓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疏曰知鼓北是西
縣北者以下文大師少師始還向東則此降在此可知與鼓齊面
者按前列樂縣之時鼓在鏄南今不言在鐘磬之北遙見鼓而言
者欲取形大又面向東工亦面向東也餘長在後者欲見鼓長六
尺六寸工面與鼓面齊鼓有餘長在人後矣言此者工與鼓前面
齊後面不齊之意也三人爲列者大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亦工
二人也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南北面者亦約還樂于東方工西
面樂正北面言亦者亦東方也工立僕人立其側坐則在後者亦
約還樂東方時面位得知也考工記曰韗人爲皋陶先鄭云韗人書
或爲鞫後鄭謂鞫者以皋陶名官鞫卽陶字從革今此注云鼓人
爲皋陶者誤當作鞫人鼓人自在地官
掌教六鼓矣皋陶鼓名長六尺六寸**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簜
以播新宮
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笙從工而入旣管不獻略下樂也立於東
縣之中○疏曰此云管上云笙故鄭合爲一事解之按燕禮云笙
入立于縣中有笙入之文此上下不見其文故知笙從工而入也
此管也而謂之笙按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則吹管者亦
吹笙鼓匏古笙欲見笙管相將也立于東縣之中者亦約燕禮文
○附按上文乃歌鹿鳴三終卽燕禮歌鹿鳴三篇蓋謂三終者文
從同也提鹿鳴者見與燕禮之樂同也則此節乃管新宮猶吹
也卽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以燕禮本經記云升歌鹿鳴下
管新宮而知之亦從簡也記又云笙入三成則此亦應云笙入三
終疑脫笙入二字蓋卽燕禮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以此一句從簡也按鄉射不歌不笙不閒
單用合樂者以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此篇則有歌有笙有閒而
單不合樂者亦以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蓋大射鄉射取樂之四
節而兩分之義雖各有取樂則上一樂是凡鄉飲鄉射燕禮大射
用樂雖有偏全而樂無二也若如注疏別解新宮另爲一樂則鄉
射不異而大射獨異者何故乎且大射之歌鹿鳴三終仍不異於
前而僅異於後者又何故乎恐是解者之誤也說又見燕禮篇樂
賓笙閒合章章下○又按或疑此樂若用閒樂則歌在堂上上文
大師少師上工皆降者何謂也曰若不用閒樂則上文大師少師
上工卽當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又皆先立於西縣鼓北以
待事者何爲乎蓋燕禮但明言樂正升降若大師少師上工至篇
終並無降此篇有大師少師上工降立與坐之兩位而又無樂正
蓋互見之文也則此篇亦應樂正先升座樂畢亦當有大師告樂
正曰正歌備而樂正告公乃下不與大師等疊爲升降者也若上
篇大師等當疊爲升降亦如此篇故以互見而省文如是則此三
終旣脫笙入二字應更脫大師及少師上工復升堂一節事文乃
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又脫一降字惟如是則樂正先升堂大
師等亦升鹿鳴三終歌畢獻畢無事而降乃管新宮吹三笙詩

一節也吹畢當閒大師等復升堂上堂下一歌一笙相閒所謂
笙入三終也閒畢告樂備大師等復降而樂正始降此篇較上篇
少合樂一節而合樂與閒樂絫相連則四節與三節大師等之升
降自一也如是乃于二篇互見之意盡合耳又此篇有小樂正之
升堂則上篇亦當有仍隨大師等升降以爲互見不言降者可知
也○又按或疑旣有樂正升堂何用復有小樂正曰樂官須備不知
然旣有大師升堂何用復有少師○又按下至篇終并無獻笙之
禮似是文不具非并不獻蓋燕禮之獻已有例此篇雖下至士旅
食猶同獻矣不應
獨於笙工而否**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
上坐不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疏
日工人前不卽遷于東者爲管笙所作不以無事亂有事故
得卒管乃還也不言去堂遠近當如鄉射遷工阼階之東南堂前
三笴西面北上○附君善敖氏曰坫東南當在東縣之東北射事
未至工旣管乃不復升遂還於此者堂上之樂畢
故也○附按管疑是笙字之誤皆下疑脫降字

右樂賓第十八章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三爵旣備上下樂作君將留羣臣而
射宜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公**

許擯者遂爲司正君許其請因命之不易之者俱相禮其事同也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
坐奠于中庭奠觶者著其位以顯其事威儀多也○疏曰燕禮及此射禮司正不以觶升而奠之于地比鄉飲酒及鄉
射爲顯其威儀多自此已後還與二鄉同也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
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以我安者
君意慇懃欲留之以我故安也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
觶奠于中庭故地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
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皆所以自昭明於衆也將
于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必觶西往來者爲君在阼不背也

右立司正第十九章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弣右巨指鉤弦司射

射人也次若今人更衣處褰幃席爲之耦次在洗東南袒左免衣
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遂射韝也
以朱韋爲之著右臂所以遂弦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弣弓
把也見鏃焉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擘以鉤弦弦在旁挾由便
也○疏曰司射射人者按燕禮射人[illegible]又云射人納賓又云射
人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又
曰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射人司射大射正司正其實一人也
此篇云射人告具又曰大射正擯者此以後皆止云擯擯者自阼
階下請立司正公許遂爲司正則此篇擯者司正與大射正爲一
人也下云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弓注云大射正
舍司正親其職乃薦司正注云司正大射正是也耦次在洗東南
者此無正文按鄉射記云設楅橫奉之南面坐奠之南北當洗此
下云二耦出次西行拾取矢又當北行向楅則次在洗東南矣方
持弦矢曰挾者以矢樹爲方鄉射記云凡挾矢於二指間橫之是
也○附按君善敖氏云司射射人亦大射正也燕禮曰大射正爲
司射是其徹矣諸侯之大射正蓋上士二人今詳燕禮中告具納
賓爲司正之射人與司射之大射正爲二人觀薦司正有與射人
一人可知大射儀中爲擯爲司正之大射正與司射之射人爲二
人觀司射莅諸射事大射正侍公射退反司正位可知以燕禮大
射正爲司射徹之則大射儀司射之射人其爲大射正可知以大
射儀大射正爲擯司正徹之則燕相禮之射人其爲大射正可知蓋兩人同爲官長燕射禮盛事備互分任之禮文或以其官名稱
曰射人或以其職長稱曰大射正云爾疏中混合不清敖氏說可通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爲政謂司馬也
司馬政官主射禮○疏曰大宰云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是爲政謂司馬也其屬有射人主射事故司馬政官主射禮也○附
按此章名請射疑司射告爲政請射後司馬即請射于公公許其文不具或疑此應與鄉射儀有司請射同日彼上文是司射告于
賓下文是賓對則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八字皆請于賓之詞有司即應指司射此爲政既指司馬則是司射自阼階前向司馬告之
猶言司馬當請射耳蓋爲政是尊詞不當司射自指而言也又按下文遂用二遂字則告選耦于君者亦是司射遂告曰
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因告選三耦于君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
○疏曰不足則士侍于大夫與爲耦者曲禮云君使士射注謂以備耦是也○附按下再請射章始耦公卿大夫則此章三耦皆士
也而言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者因選耦而總告其意于君不但就三耦言也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
命有司納射器納內也○疏曰命謂司射命之也有司謂士佐執事不射者鄉射西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此言

東面者君在阼宜向之又以有司是士士在西階南東面是以右顧向之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
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
適次而俟中閒中算器也籌算也豐可奠射爵者衆弓矢三耦及卿大夫以下弓矢也司射矢亦止西堂下衆弓矢不挾
則納公與賓弓矢者挾之楅承矢器○疏曰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據此大射故知閭中中所以盛算故云算器也司射矢亦止西
堂下者下文云司射卒誘射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是也若然司射有矢無弓在堂西有弓者誤或據司射將獻釋獲者適阼階
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脫決拾是時弓在西堂下也○補注君善敖氏云總謂以物合而束之也衆弓衆矢異束之賓之弓與矢皆不
在堂上適下君也衆弓矢不挾亦以其多也中籌豐在堂西楅在次各近其所設處也俟者兼指射器之在三處者言○附按君善
敖氏云此射於公官則中乃皮樹中按注疏謂射於郊此謂射於國中未詳孰是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
階兩楹之閒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莅之工人士梓人皆司空
之屬能正方圜者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射正司射之長○疏曰繢人職云火以圜土以黃其象方梓人職張五采之侯之類是

知方圓也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者則上文橫與距隨是也但未知從者橫者若爲用丹若爲用墨或科用其一午十字謂之先以左足履物右足隨而並立也度尺者卽鄉射記從如笴三尺橫如武尺二寸是也○補注君善敖氏云北階北堂之階也兩楹之閒言當楣也公宫堂深故物當楣疏數猶廣狹也言二物從畫相去廣狹之度射正升降者自西階此射正其小射正與大射正二人是時一爲司正一爲司射○附按疏以先以左足履物右足隨而並立總解午字蓋兼一縱一橫言先以左足履縱畫之南端鄉射篇誘射章經所謂左足履物也右足隨之而至縱畫之北端經所謂不方足也乃得轉以左足履橫畫之東端經所謂還視侯中也右足隨之而至橫畫之西端並立經所謂俯正足也一縱一橫皆左足先而右足隨疏言並立當爲並至也其縱以一跬爲則其橫以一武爲則蓋午皆以授射者步法耳謂之猶云語之卽指示射者意

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

埽物重射事也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疏曰南方不見有位以其人升降自北階明位在北堂下○補注埽物謂埽丹墨之且遺漏寸物旁地上者

大史俟於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

中未設也大史俟焉將有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補注集說云鄉射禮又曰乃設楅於中庭南當洗是時中與楅

皆未設蓋南當洗西直西序之西而立也政卽司射所誓之事

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

誓猶告也○疏曰賓與君爲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爲耦同射參侯以其旣與尊者爲耦不可使之別侯別侯則非耦類故也○補注君善敖氏云此雖陳射三侯者其意則不主于公

遂比三耦

比選次之也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疏曰不言面者以下云面故決之大夫在門右北面上西方東面者仍依朝位而言若耦及侯數天子大射賓射六侯畿內諸侯則二侯四耦畿外諸侯大射賓射皆三侯三耦畿外畿內各有一申一屈畿外三侯遠尊得申與天子同三耦則屈畿內二侯近尊則屈四耦則中者燕射則天子諸侯側同二耦一侯而已以燕私屈也至卿大夫士側同一侯三耦

三耦俟於次北西面北上

未知其耦○疏曰下文始命而此已言面位者爲三耦未知與誰爲耦故立于此以俟命○補注集說云三耦皆士也以司射前戒之故先立于此以待比也俟于次北便其入也此乃未比時之位若旣比則位于次中矣

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疏曰鄉射堂西顯露處則拾取矢也○補注一耦二人一上射一下射此司射命一耦之辭三耦可知集說云是所謂比也亦當有司馬命巾車量人襲左下綱及命獲者倚旌于侯之事文不具耳鄉射則于既比三耦爲之○附按集說云亦命之讓取弓矢拾經省文耳此下當有三耦袒決遂拾取弓矢之事亦文不具今詳集說甚是注拘字面誤

右請射第二十章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

搢挾也挾一个挾于弦也个猶枚也由下物而少退謙也誘猶敎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疏曰射人誘射與鄉射同但鄉射往階西取弓矢此則入次取弓矢爲異然此云入次搢三挾一个則已前皆扱乘矢不改鄉射亦然○附按當物及物揖見鄉射篇誘射章集說云由下物少退以其亦射太侯故不敢履下物辟君也此射三侯故不言視侯中不在物故不言俯正足○又按由下物少退疑在物南也堂北上南下不敢履物射

君侯故及物揖後又退就物下射若以物北退後爲退則必辟物而過恐非其禮

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

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方詩云四矢反兮以御亂兮

卒射北面揖

揖於當物之處不南面者爲不背卿○疏曰按鄉射誘射卒南面揖者彼尊東或公或卿大夫位同不別故司射不特尊之此大射拜尊卑尊東唯有天子命卿其餘小卿及大夫皆賓西故特尊之不背也○附按集說云北面揖者爲此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揖于盛閒嫌也今詳集說爲當注迂矣按經文北面揖下卽按及階揖則此揖但與升時當物揖相對並無及物一揖注謂揖于當物之處者則是也蓋司射旣立下物射大侯則已擬君故雖由下物少退仍不敢于射畢有南面一揖變而爲當物之北面特異其體也若其餘下射雖履此物而或射干侯或射參侯則巳無嫌矣故下文上耦卒射說仍當南面揖揖如升射與鄉射禮同不煩轉面者而北面恐彼北字是南字之訛說又見下章

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

附按舊說如升射爲堂上所不是之訛言也今詳下緊接遂適堂西則此是指降盡階當升時及階處如升之一揖蓋亦南面此儀凡誘射耦射皆有之他文不具也

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

改更也不射而挾矢示有事也

遂取扑搢之以立于

所設中之西南東面北所以撻犯教者也于是言立著其位也○鄉射記曰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疏曰按鄉射司射先就位乃誘射此則誘射卒乃始就位者由大射各有止次就次取弓矢射訖無事乃就位故云于是言立著其位也引鄉射記者此不言司射倚弓矢之處也○附按鄉射司射先就位者先自立位以為三耦取矢于堂西後進立之位也此大射三耦之位在東方取矢于次即位于次中矣故司射司射後乃自定位

右誘射第二十一章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司馬師正之佐也令射者見侯與旌深志于侯中也負侯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析羽為旌○疏曰引天子服不氏為獲者明諸侯亦皆然也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附君善敖氏曰皆皆三侯也先云適侯乃云執旌是旌先倚于侯也然則上文亦當有命倚旌之類明矣司射適次作上耦射作使也司射反位疏曰此不言先反位者為三耦始出次未有次前位無所先也○附按上文三耦俟于次北自受司射命以次取弓矢以後始終出入俱在次中並無次前位又此處司射反

位作射時也下文司射先反位告大夫耦請降時也兩事也亦不相蒙疏比而論之恐皆誤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在左便射位也中猶間也○疏曰上射在左便射位者鄉射亦言上射在左不云便射位者彼東面位上射在北行自在左此西面位亦上射在北居右故也上射之行須在左以其發位並行及升北面就物位皆言居左故也至履物南面上射乃在右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並併也併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視侯中各視其侯之中大夫耦則視參中參中十四尺士耦則視干中干中十尺○附按司射不履不物其餘下射皆履此物然或射干侯或射參侯固無嫌也耦射者若非君臣無不亞禮立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閒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司馬正政官之屬簫弓末揚弓者執下末揚猶擧也適下物閒上射後東過也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鄉射禮曰西南面立于物閒○疏曰按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也

雖諸侯禮亦應有小司馬號為司馬正也鄉射司馬命去侯時由上射後過至下射西西南面揚弓命去侯故引鄉射證此亦直物閒西南面也○附君善敖氏曰右挾之謂以右巨指鉤弦也適下物由上射後而稍南行也此行而立于物閒乃云適下物者下言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故于此惟據下物而言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宮為君商為臣其聲和相生也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疏曰宮為君商為臣樂記文聲和相生者宮生徵徵生商而云相生者雖隔徵亦是相生之義也聲和者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彈宮則商應也鄉射臣禮但云諾聲不絕不言宮商引之證與此不同之意○附按乏密居本侯西十步北十步之隅故負侯者先以宮一直西至乏正南又以聲一直北至乏聲止三侯皆然敖氏云宮商皆謂諾聲也宮大商小不自侯往西北行者不敢由便也古人雖賤者猶謹之不苟先宮後商乃止有漸也亦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干侯徒負居乏不相代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於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古文獲皆作護非也○疏曰上注引周禮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是以鄭分之于三侯之大侯尊故使服不氏與一徒居乏自餘徒三人分之于二侯徒以次

一人不得相代也○附按君善敖氏云授獲者以旌也授旌而退三負侯者皆然則其負侯居乏者之相代亦宜同也退立于西方各當其乏之西也獲者既假旌于地乃與今詳上負侯皆許諾既通三侯此授獲者三侯皆授可知注拘而失之君行大禮不許旁代一人作獲者耶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拾遂也鄉射禮曰司馬反位立于司射之南○疏曰此司馬不言位宜與鄉射同故引為證○附按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三語說見鄉射篇初射獲章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矢中乏也矢從旁為獵○附按鄉射注謂矢中人此注矢中乏之蓋設乏之所以蔽獲有中乏之無中獲而命以射獲為辟者意亦發不中傷人示警也注分兩解包之以人解者猶當為近人以乏之解者猶當為近乏之分疏乃協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獲者坐而獲坐言獲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等言獲也獲而未釋獲但言獲未釋算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

如升射右挾之右手挾弦○附按鄉射此處作南面揖揖如升射蓋堂上進時三揖皆北面升堂上射揖並行者此揖應北面蓋爲將轉身東行而揖也又皆當其物北面揖又有及物揖不言何面者承上北面而言則射畢退時當少南卽南面揖與前及物揖相對至物最南南面揖爲將轉身而西與前當物揖相對又西行至西階應南面揖爲將降階與前上射揖並行相對降時三揖皆南面故云南面揖揖如升射也此篇應皆與鄉射同敘北宇是南字之誤或疑上司射誘射將降本篇是北面揖曰司射不敢履物嫌當君故北面且減及物一揖至及階揖則無嫌亦當南面此上耦因不射大侯直履物上無嫌已不煩襲司射之北面矣且以此北面揖爲亦減去一揖不得云揖如升射若以三揖皆北面則無所取義若以初揖北面下二揖南面又非北面揖揖如升射所能說明況司射異禮遂不言揖如升射卽此揖如升射可知北字是南字之誤也

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

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上射于左由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言襲者凡射皆袒○疏曰上射降三等者諸侯階有七等言三等者欲明下射中等是降一等之上下射過向西辟庄右故上射至地待之乃得二人並行上射于左也與升射相左交于階前者降射者仍南行故得階前交往來也凡射皆袒者按鄉射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皆袒決遂取弓遂至卒射云脫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此則前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不言袒至此亦言襲故須言凡射皆袒決此雖不見袒亦袒可知也○附君善敖氏曰位次中之位也亦西面北上凡言三耦之位皆倣此○附按中猶間也中等謂下射之從上射常間一等升射者謂第二耦

三耦卒射亦如之是說見鄉射篇初射章附按舊說謂三字誤者非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疏曰鄉射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注云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卽尊者之側此不升堂而亦去扑者尊公故也○附按自司射去扑以下舊本在下章首子滑李氏謂上一章當至此截今從之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第二十二章

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出出于次也袒時亦適次○疏曰出次者以袒時入次今更出次不在位上袒而入次取弓凡袒襲皆于隱處鄉射無次司馬適堂西袒執弓是卯雖無次者亦不當在位

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之

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小臣取矢以旌指教之○補注君善敖氏云此負侯卽獲者也如初去侯謂許諾以宮商至之聲止也惟去來異耳三耦所射于侯而已而三侯之負侯皆執旌以往者卑統于尊且矢亦或有遠近故也

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此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而降之鄉射禮曰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附按注射字應[illegible]之誤

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楅音福○畢所以教助執事者鄉射禮曰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疏曰畢是助載鼎實之物故司馬執弓爲畢以指揮若周禮執殳以爲鞭度然引鄉射禮文者證經射楅以當洗○補注君善敖氏云司馬正東面立于所設楅之西也此楅亦南面而坐設之畢所以指畫處置之器以木爲之其長三尺此以弓指畫設楅之處象畢之用

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illegible]乘四四數之

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索猶盡也左右撫分上下射此坐皆北面○附按舊說左右撫者左手撫其左右手撫其右以齊定其數耳今詳下君射後取矢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異束者每人一束也下猶言左右撫之則是分上射下射之矢以便東面者取于楅西西面者取于楅東也當以注說爲長

右取矢第三十三章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倚扑者將卽君前不敢佩刑器也升堂者欲請公卿大夫耦闕也○疏曰上去扑告君不注至此乃注者彼告在阼階下不遠君至左右義與彼同也上不升者以告三耦卒射事緩此告欲請公卿大夫耦闕也故升但升者是其正故鄉射亦升堂也

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后告告諸公卿于堂上尊之也○補注君善敖氏云以耦告亦如命三耦之辭

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適次

出次前而北西面立〇疏曰以諸公卿在上故請大夫降卿射告
士人與賓爲耦遂告于大夫又曰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彼臣亦
主人與賓皆卑故大夫未降與此異也上云司射等適次謂入次
中此適次者大夫降自西階東行適次所過向堂東西面立因過
次爲適適次非入次也〇補注集說云於此言北面則是命賓及告
諸公卿皆向其位也適次亦謂進而至於入也三耦上也而在大
夫之上者以其先射尊之三耦之南大夫之北宜有閒地以待諸
公卿之降〇附按注以適次爲次北者本兩三耦俟于次北在堂
東與卿射凡耦立皆以堂西爲位同看詳疏耦射者取弓矢袒
決遂司射作射等事俱在堂西故始終以堂西爲立位此射于次
北比耦後三耦取弓矢于次不出司射適八作射其不復顧次北
而以次中爲位可知則凡從三耦立者皆於次中矣上文從氏說
過注細察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于
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士衆也衍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
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 上〇疏曰國君為上居羣士之
有三卿五大夫三耦六人而已而云使士耦者卿大夫或有故
或出使數咨不足使士備耦〇附按君書敖氏云司射東面亦在

次中不言適次者可知也衆耦立于大夫之南則在次可知故經
亦不言適次又云大夫之耦雖爲上射猶立于大夫之後者射事
未至明其不並立也今詳鄉射士之耦大人者各人且大夫未降
言大夫之耦爲上者謂無大夫與立但士大者以耦大夫之次第共
列一于士上此偏大夫已降且士之耦大夫者僅得一人大大夫衆
耦一列士衆耦一列士若有與大夫耦者亦在士列但列士上謂
在大夫下也敖氏言後言不並立者似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
非是經既以上下別不復以前後別矣
射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 士雖爲上射其辭猶尊大夫 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
諸公卿皆未降 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〇疏曰言未旹後當降若
不降注不以無事亂有事是不射不得言未是以鄉射記云衆賓不與射者
者上文已選定其人至再射三射皆不得云未也〇附按初射三耦
諸公卿大夫故下第二十六章即以命名然此再請射章又加公卿
在內故此章先命賓御于公諸公卿之耦告于上遂降耦射則並士
十耦此皆三耦外者注疏亦未明言也〇又按上文疏云三耦六大北
人而已似將三耦三卿五大夫誤認作前三耦內之人〇又按注疏在
射說見鄉射篇所請射章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挾之

此命入次之事也司射既命而反位不言者上射出當作取矢事
未詳〇疏曰鄭知此是命入次之事者上米未有三耦入次袒決
遂之事又下文云一耦出明此是入次之事皆然司射命訖當反
位以三耦入次出乃當作取矢即是事未訖故不言反位也〇附
按君書敖氏云司射既于次中東面以次命之即反西方之位不
言者可知也今詳敖說是注解作有意凝矣集說又云司射于及
矢惟命之不復作之者以取矢亦發于次中與鄉射異今詳三耦
自卒射適次釋弓脫決拾襲反位不言出至此下乃見出字則位
在次中可知其司射比衆耦以下諸事皆自次中與鄉射三耦由
堂西立位又進立于司馬西南之射位者異注疏誤認耦位在次
北依鄉射節次釋之不免添設敖氏說按之經文爲合 一耦出西面揖當福北面揖及福揖
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上射出西面立司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
射作之乃揖行也當福福正南之東西
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左還毋周
反面揖 橫弓者南踣弓也卻手自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取弓表右
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也并矢于弣當順羽既又當拔弦
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
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〇疏曰毋周者左還行至位即周

右還而反東面是還不周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者上射還
周亦背君而掾下射言者上射主君稍遠故以下射左還周爲背
君若下射左還向東復即右還西面是不背君周則背故也〇附
按橫弓卻手取矢兼弣順羽左還及下節覆手說見鄉射篇再請
射章上射下射三節〇又按此反面揖者謂以所右還而復前
位東面揖也蓋上射左還西面退至位而右還則反西面爲東面
言且者謂姑且左還即對毋周言 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與
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 橫弓覆手自弓上取矢以左手在弓裏右
手從表取之便也〇疏曰上射下射俱南踣弓爲橫弓者取君向
南爲順故也〇附按疏說與注相反如其說將此反爲順弓矣恐
其非是蓋弓以上下之立爲順以左右之爲橫也臥爲橫故往謂人東西鄉以南北爲橫也 既拾取矢梱之 梱齊等
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 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右還亦以
陽爲內下以陰爲內因其宜可也〇疏曰不背右還而背之也上
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者若上下俱向內是相向爲順若上射在
還是下故背君若下射不還背君少亦左還初時面向君轉身南
面背君多似故背君故不左還也上以陽爲內下以陰爲內因其

宜司也者上射東面左還時以左手還取東相陽方為內下射西面右還時以右手還取西相陰方為內隨其陰陽得左右相向是因其宜也○附按內還本無深意注陰陽之說似鑿蓋凡身為內對面為外此據兩人言則又別兩人相對之為內相對之外為外今東面西面者皆欲轉南面則向內一轉便是若向外轉皆須徧歷四方故取其便也注又及背君意恐亦非兩人既改南面適楅南烏能不背此處似絕無背不背意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楅南鄉當楅之位也○附按注解楅南誤說見鄉射篇再請射章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以猶與也言以者耦之事成于此意相人耦也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疏曰搢不須言以今云以者必有意義故鄭云言以者耦之事成于此謂成于此拾取矢以其取矢後一番了更無事故云成于此人意相存耦也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者位在次北西面是以上射居左至次北右還西面俟也上射少北乃東面如不少南者以其次在楅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之西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者以左東往當次北位也○附按注解以猶與也是揖與耦左還猶鄉射言揖皆左還亦偶異耳非有別義也此蓋由上楅南北面又當向南面至此為前當楅之位南面揖而轉東也鄉射三耦位在西方大射三耦位在東方則此左還當作右還為順鄉射上射于右

此則上射于左皆以便反位也○又也注意相人耦四字未詳疏亦未明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附按還當作衍字君善敖氏本無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有司納射器因留主授受之司射作射如初附君善敖氏曰如初亦適次作上耦也其異者三耦于既作乃袒決遂取弓矢也司射既作即反位不俟之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

右再請射第二十四章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猶守故之辭于此言者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敢必也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北面北面立于所設中之南當視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先猶前也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鄉射禮曰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疏曰此不見執算之人按鄉射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彼臣禮官少釋獲者自執中設之尚使人執算況國君官臣多大史不自執中豈得自執算明亦使人執之但文不備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中丁仲反○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為維或曰維當為絹絹綱耳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梱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君也衆當中鵠而著○疏曰離維綱離猶過也獵也謂矢過獵因著維與綱也維者謂上躬上舌下躬下舌兩頭皆有角以小繩綴角而繫于植綱者謂上綱下綱皆出舌入尺小用繩為之所以繫侯于植者然則綱與維皆用繩為之故或離綱或離維也維當為絹絹綱耳者鄭更為一義謂非是綴角之繩乃止下綱之耳也○今按綱耳即籠綱以布為之梓人謂之絹而此謂之絹字雖異而音則同○補注以中字領起下分三項言中而如是也君善敖氏云離麗也中而麗于維綱言去其鵠遠

也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值中一侯則釋獲○疏曰中三侯皆釋獲則離維綱及揚觸梱復亦釋之不言者以中為主也○附君善敖氏曰中亦兼離維綱與揚觸梱復者而言此命亦傳告于獲者故以獲言之上云釋獲此云獲互文也○附按或疑疏謂中侯則獲者言獲若離維綱揚觸梱復亦釋獲而不言獲但射有獲而未釋獲事未有釋獲而反不言獲者也今詳疏謂不言離維綱三者以中為主非謂不言獲也○又按再射始如是分析者初射無公故也無公謂三耦止如衍射然不釋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疏曰據在大侯而言告服不則參侯干侯告可知舉遠見近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貫猶中也射不中鵠不釋算○疏曰按上文公則釋獲則此除君而言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與執而俟執所取算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委餘算禮貴異又取中之八算改釋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右再射釋獲第二十五章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不敢與君並俟告取之以升俟君事畢○疏曰卜云司射告射于公小射正取公之決拾并授弓拂弓君得告乃取弓矢是不敢與君并俟告也取之以升俟君事畢昔授下又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是君事畢乃爾今此但取之以俟非即袒決遂也蓋去射時尚遠不可以即袒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言繼三耦明在大夫北○疏曰言適次者射位在堂東次在洗東南今諸公卿東南適次前北至三耦之南以次西面立明在大夫之北也○補注此適次亦入次中也不言降者承上文賓降言以則字別于賓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君尊若始焉○疏曰按上始時司馬命負侯三耦將射司馬命去侯今三耦卒射君將射司馬師更命負侯是君尊若始焉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道新之也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告當射也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

拂弓皆以俟于東堂授弓當授大射正拂弓去塵○疏曰據此經上下或云大射正或云司射或云小射正當是大射正一人爲上司射次之司射或謂之小射正若然大射正與司射各一人據其行事小射正不止一人而已如此文既云小射正一人又云一小射正則小射正二人也授弓當授大射正者下云大射正執弓以袂以授公也○附君善敖氏曰周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然則諸侯之大射正上士亦二人小射正中士亦四人與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笥東面立不敢與君並矢幹東面立鄉君也○疏曰前文賓降適堂西取弓矢無賓升堂之文但文不其其實即升矣是以此云賓降笥矢幹按周禮矢人矢幹長三尺則此賓立于物北三尺矣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疏曰知還右爲還君之右者按上文初射時司馬立于物間南揚弓命去侯訖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釋弓反位今此賓爲上射君爲下射故知爲還君之後也○附君善敖氏曰還右謂圍右物也既命去侯則由右之南適其右乃降是還之也時君未立于物而賓先降之敬之至也公就物小以正奉決

拾以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于物笥萑葦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補注集說云射時大射正亟爲司正如故主是皆舍其職而爲君執弓重其事也弓射器之主也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補注君善敖氏云拂者拂決極與拾也君極朱而用三者臣則用二其物色未聞士喪禮曰纊極二蓋死時變用纊而數則與生時同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韝襦上○疏曰拾當拾斂膚體宜在朱襦之上故既袒乃設拾鄉射云袒決遂以其無襦故遂與決得俱時設若大夫對士射袒纁襦設遂亦當在袒後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隈烏回反揉而九反○順放之也隈弓淵也揉宛之觀其安危也○疏曰以袂向下於弓隈順放之考工記弓人云其弓安其弓危以弓弱者爲危弓強者爲安則此云觀安危者謂試弓之強弱○附君善敖氏曰隈弓之曲處

也或曰順之者所以審其厚薄而驗其安危也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屬之玉反○內拂恐塵及君也稍屬不搢矢○補注君善敖氏云凡授弓矢皆當于公右○附按稍屬說見燕禮篇射章下大射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若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附按此章言公射之禮至尊至詳文有立于公後一禮者皆所以優君也若鄉射主人既屬人臣且僅州長疏謂以士爲之其禮僅與賓等矣君善敖氏云左右曰方者左則曰左方右則曰右方公既發大射正授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下射也而先發不留尊也○疏曰按上三耦射者上射射訖乃次下射故鄭云爾○附按注先發謂公既發不留謂下文公還而後賓降中間不言賓射者于拾發以將乘矢句內該見之更發則已有賓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受弓以授有司于東堂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附按君善敖氏云言反司正之位是射時其位自若也然則此司正之位不當東西之中而與鄉飲酒者異明矣或因疑鄉射燕禮司正中庭之位俱當

從敖氏曰此篇司正爲大射正司馬另有人若鄉射則司正攺爲司馬其位自在司射之南惟燕禮若射應與此同說見燕禮篇射章

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後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階西東面賓降位○疏曰上文賓受獻訖降立于階西東面○附按經但云賓降則是與三耦揖而降者異蓋耦則須揖賓獨故也

公即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後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公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釋獲互言也○疏曰此公與賓復升卽位者公卿以下當繼射公與賓當觀之故也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司射不告者釋獲者于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無所執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

右公及諸公卿大夫射第二十六章章下一條○君射則爲下射

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答對也此以下雜記也○附君善敖氏曰君爲下射者降尊以就卑則不與卑者序而從尊卑爲禮之常法也且下射之物在東亦不失其主位也上射賓也答君謂東面立而對之射時進左手微背于君故既射則還對之俟待君發也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也君尊小臣以中執矢以授君尊不搢矢不挾矢授之稍屬若飲君如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媵觚于公之禮則夾爵夾爵者君旣卒爵復自酌○附君善敖氏曰夾爵謂夾君爵而自飮也以經文考之飮君之禮其所以異于燕賓之媵觶者獨夾爵而已故記以此言之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翿旌獲尙文德也於郊則閭中以旌獲于郊謂大射也大射于大學主制曰小學在公官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岐蹄周書曰北唐以閭析羽爲旌於竟則虎中龍旜於竟謂鄰國君射也畫龍于旜尙文章也通帛爲旜○附君善敖氏曰燕禮大射儀皆射于公官卽此國中射也記云國中者對郊竟而言但言君之中與所獲者有國中郊竟之異而不言謂臬射于其所則其所以異者惟繫于地而不繫于射也

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牛一角士鹿中翿旌以獲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爲旌以獲無物也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事于君側也○附君善敖氏曰人臣不爲射主于國中也君有射于國中者以其于公宮爲之也若人臣之家其庭淺隘器用又未必備故射則必于鄉州之學行事焉不惟見尊君之意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袒纁襦厭于君也○此一條鄉射記文今移在此

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司馬司馬正于是司馬師亦坐乘矢○疏曰皆言如初故鄭按上文而言也

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異束大夫矢尊殊之也正司馬正也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疏曰公卿皆異束但言大夫者公卿自相對其矢俱束

之及其脫之亦拾取但三耦之內大夫以士耦之士矢不束大夫束之故曰尊殊之○附按舊說此文主束矢而言蓋見其不在如初之內者也束之以茅小臣蓋于委矢之時爲之司馬正旣撫而進束則撫者撫其末與卒字衍今詳左右撫者分上射下射也舊說似非又小臣束畢而後司馬正坐撫進束卒字恐非衍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于東堂下可知○疏曰知者以小臣取矢明取之以授矢人

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此言其升前小臣委矢于楅○疏曰按上文司馬降釋弓如初在小臣委矢之上其司馬降釋弓之時卿大夫卽升就席委矢當依司馬命取矢之下不失其次故不卽見卿大夫升事今于此特言司馬降釋弓與卿大夫升爲節耳故鄭亦言其次第也○附君善敖氏曰至是乃見之者爲其不可以亂如初之文故終言上事而后及之耳○附按自司馬袒執弓至此舊本在上章末今以取矢視算本爲一章照鄉射禮移幷之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弓去扑射事已也○疏曰矢亦去之是以下文司射執弓挾一个搢扑明此時去矢後更挾之

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

西矢復言之者少南就右擭二算爲純純猶全也耦陰陽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于數者東西爲從每委異之易校有餘純則橫諸下又異之也自近爲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從之興自前適左從中前北也更端故起東面坐少北于故○附君善敖氏曰此坐字衍文鄉射無之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于右也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橫者司射復位附按三耦外有君賓一耦又有諸公卿大夫士之耦今右者皆合于右左者皆合于左以察其孰賢矣若下章飲不勝者又各就一耦細較然則四矢內凡不中與中少者其必逐耦而另有以誌之文不具也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左階下北面告于公賢獲勝黨之算也執之者齊而取其餘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若干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

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右取矢視算第二十七章

司射命設豐當飲不勝者射爵○附按集說云亦適堂西命之也命設豐乃不揷扑者以尊者亦或飲此豐上之觶故也在不勝之黨而不用罰爵者推君耳今詳黨當作耦說見本章司官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弟子其少者也不授者射爵猶罰爵畧之○疏曰自此以上其疏見于鄉射于此不復言按獻酬之爵皆手授罰爵不手授此飲射爵亦不手授故云猶罰爵畧之也然大夫已上皆手授尊之故下注云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其三耦之內雖大夫亦取于豐者以其作三耦與衆耦同事故不復殊之○附按每射時先三耦者皆士也後則公卿大夫士之耦繼之無定數其士與大夫耦者不在三耦內疏以三耦之內有大夫未詳所指集說云司官士司官之屬也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挾弦○附君善敖氏曰司射東面命之于次中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不勝者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無所挾也○疏曰射畢之時皆就次襲說決拾矣今以勝者更袒決遂故復言不勝襲說決拾欲與勝者相起發也司射先反位居前俟所命入次而來飲○附按注云入次入而袒決遂執弓也來飲出而來飲也此仍以耦位在次北之俟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不勝之黨無不飲○疏曰大射者所以擇士以助祭適不幸而在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論其藝雖飲射爵亦得助祭或雖在勝黨不飲罰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蓋飲罰撲一黨而言助祭取一身之藝義故不同也○附君善敖氏曰此目下事也○附按上數算一節乃合衆耦之所中者以告勝也其不中而受飲者自不在算內此升飲一節乃分衆耦之不中者以罰負也其中多者自不在飲內且數算主于告勝故以尤勝者爲言其爲勝不勝黨內所中之多少而槩分也升飲主于見不勝故以勝者其爲黨不勝隨衆耦之中不中與所中之多少而細別也至于助祭與不得助祭文必于兩黨有算不受飲內更取其中之者爲其爭讓之行各有分條相通無忤注疏率合爲一說之

反皮樹得○又按此章既以飲不勝爲名則凡一耦內上射下射或皆不中或皆中一矢或皆中四矢但爲兩相等者是無勝負也自勝不在飲內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亦因相飲之禮然○疏曰鄉射酒鄉射獻酬之禮獻者在右酬者在左故云亦也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疏曰按鄉飲酒皆祭坐卒爵拜既爵故此決以受罰不備禮也右手執觶左手執弓者以其執弛弓不挾于地未時兩手執弓今受罰爵右手執爵爲便左手執弓可知飲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畧之不由次也降而少右復並行○疏已少右辟升者在左○附按上文言一揖出揖如升射則上射左下射右偕如常也及階乃不拘左右但爲勝者則一升堂即少右是此節不勝者雖先降其左右仍當如前射時之一後上射左下射右也注似以降而少右已貼定不勝者偕上射不勝則降而少左恐北缺矣疏又言辟升者在左是據降者兩人言非注意也又按注解先升爲尊賢先降爲不出次似非禮意當勝者勝人而不自呂子勝則當讓不勝者升降之皆先第升而勝者若導飲然故先升

獻酬之位在右故少右自卑至降則不敢不後蓋辭飲不勝者仍不以勝上人也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自此以下辯爲之酌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

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此耦謂士也諸公卿或闕士爲之耦者不升其諸公卿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重恥尊也○疏曰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故知此耦謂士也○附按此不降謂不降階下文明言降席注謂不降席者似誤集說云耦不升則立于射位也大夫既飲耦乃釋弓而反位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補注降謂降席

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侍射賓也飲君則不敢以爲罰從致爵之禮也○疏曰角觶卽兕觥罰爵也以兕角爲之容三升此謂賓先自酌用之飲君卽下文所言象觶亦從獻賓之爵不敢用罰爵也公降一

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復酌自飲者夾爵也但無執爵則無以異于熱也夾爵亦所以恥公也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不祭象設爵○附按從致爵之禮者尊君故公于第一次降拜必降一等以辭者亦特答以隆禮也飲于公前飲于公後記所謂夾爵者是也似俱是尊君意上節注謂恥公者恐非是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擯者司正也今文席爲筵

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特猶獨也以尊爲耦而又不嫌使之獨飲若無倫匹孤賤也○附按士既不勝若再歸以大夫則益屈故大夫不與同立者亦嫌自尊此與大夫耦士則大夫必爲下射同意也注解爲孤賤似非禮意集說云諸公卿無與士爲耦者此諸公卿衍文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徹除也

右飲不勝者第二十八章若飲君則夾爵見前二十六章之章下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獻素多反○爲大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出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散爵名容五升○疏曰按上張侯先設大侯以大射者爲祭擇士人君不可不親故尊其尊使之必射而豫張大侯至于設大侯之尊必侯君射訖乃設者許其自優服容有不射之理也散爵名容五升者按韓詩傳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也○附按舊說此爲三侯之獲者及隸僕人巾車設尊而言尊侯者以其功皆由侯也不于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侯將而設所以別于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卽篇首所言者文有五見與詳畧耳今詳文有詳畧則非一簡之重出也明矣旣非重出若單有此處一設乃所謂因事而獻侯時而設所以別于正獻者也今前陳器章未事先有一設則因事三語皆通不去矣而舊說于射乃謂因上禮而連及者似亦强解說已見前陳器章或疑此疏侵暇

尊君之義可于燕禮言之若大射爲祭擇士人君豈有不躬行帥射之理優暇卽屬不故似于義難安曰惟君必當射故制爲豫張大侯之禮然惟臣下其射又無强君以必射之禮故欲使射之意出于君因不尊大侯于前至君射畢當獻服不乃尊之以見此射原出于君之意也蓋優暇者臣子尊君之禮故君于大射難無不射而設尊必在君射後此禮意也若曰恐君因此禮而不射則不進設大侯于君許射之後而三侯同時豫設者此象君豈不見之哉○又按舊說兩兩壺也或脫一壺字令詳此承前設言故壺字從省又舊說兩壺皆酒而云南上是先酌所上者與加勺東枋此在大侯之[illegible]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之也今詳此因君旣射射爲大侯設者而設故明言服不以與前別大侯尊于二侯在前故此設亦在前射南南爲尊也旣尊南故兩獻酒亦南上按下文是此酒正用于服不連用于服不之徒連用不應另酌袜用一壺可知也然不設一獻酒者旣尊服不不加勺不可反減于前設

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洗酌皆西面○疏曰自此已前皆以事名之于此始著其官是尊大侯也服不掌養猛獸教之使擾馴人意象王者爲不服諸侯使歸服王者洗酌皆西面者以設尊設洗皆東面也若然獻旅食孝後酌者爲背君此西面不嫌背君以其南統于侯故也服不侯

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近所所為獻○疏曰服不得獻由侯所為故不近之而近侯司馬正西
面拜送爵反位不侯卒爵畧賤也此終言之獻反不之從乃反位○疏曰服不祭侯而后卒爵今司馬反位在未祭
侯之前是畧賤也雖不侯卒爵然亦必兼獻其徒而後反位蓋大侯之服不與其徒皆在獲所既獻服不必兼獻其從但經文不具
故鄭謂反位者必該其終言之非止于獻一人下注云司馬正皆獻之是也○附按注既云不侯卒爵又云獻服不之徒乃反位令
許獻服不之徒自應在服不卒爵後上明言實一散于篚注疏似自矛盾仍當以此拜送爵後即反位至服不卒爵後司馬正又獻
服不之徒反位而文不具也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鄉射記曰獲者之俎折
脊脅肺○補注君善敖氏云爲于服不之東俎在薦東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設不言薦
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客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錯乃適右个明此獻已已歸功于侯也適右个由
侯內鄉射記曰東方謂之右个○疏曰按上注云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鄭言客二人者欲見服不與義
二人皆得獻故云司馬正皆獻之適右个兩侯內者以其既祭右个次祭左个乃祭于中○補注錯音指安置也○附按此獲者宲

承上文單指服不耳侯前三祭餘人不得注說似支吾敖氏云獲者以爵適右个薦錯于獲者之南俎在薦南獲者左
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祭俎奠爵不備禮也二手祭酒者獲者有俎北當爲侯祭于豆間爵反
注爲一手不能止也此[illegible]之說如于北而人爲天子祝侯曰唯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彊飲彊食貽
女曾孫諸侯百福諸侯以下祝爵未聞○疏曰祭俎者謂祭俎上肺但肺有二種此云祭是祭肺也非是離肺知者按鄉射記云獲
者之俎折脊脅肺臑又曰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對此俎祭肺亦離肺若然凡祭祭肺皆不奠爵是其常此不尊爵不備禮
賓但祭肺離肺兩有祭肺不奠爵若坐有祭肺亦不奠爵今祭俎不奠故云不備禮○附按常禮與此不備禮疏似總未說明或有
脫說乎若並敖氏云二手祭酒爲散大禮多一手注之難爲節也適右个祭如左个中亦如之先祭
个從中舍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中鄉射禮曰獻獲者俎與爲皆三祭○疏曰以其左右及中故三祭非謂一處有三祭卒祭
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北鄉受獻之位也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疏曰前服不受獻之時侯西北面者欲
歸功于侯故也今卒爵雖同舊處而爲己卒爵故東面是以云不北面者嫌爲侯卒爵也設薦俎立卒爵不言不拜

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升可知也鄉射禮曰獲者薦右東面立飲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
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隸僕人歸侯道巾卓張大侯及參侯于侯之獲者其受獻之禮如服不也隸僕
人巾車于服不之位受之功成于大侯也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疏曰巾車張大侯者舉尊者而言其參侯干侯亦張
之上文司馬逐命亞人巾車張三侯是也及參侯于侯之獲者以上文已獻大侯獲者也隸僕人巾車于服不之位受之者以素無
其位而指云如大侯之禮則就大侯之位受獻故鄭云功成于大侯也○附按皆說承服不後而洗則是此每獻皆洗矣今詳上文
司馬正所獻者酒洗皆另設所以尊君也此外則目馬師獻之別用前陳當尊酒洗又因司馬反正位故以司馬師受虛爵酒洗已
別而求用前爵者便也亦所以尊大侯而秩之因所獻與獻者皆易故須有一洗若無洗洗亦虛設矣非謂此後每獻一人即洗也
又昔說皆如大侯之禮主于二侯之獲者言不云服不而云大侯者明亦各就其侯而祭也今詳皆字是秩承上文登隸僕人巾車
皆得祭侯之謂蓋侯雖有三侯之神自一以君射尊大侯自應祭神於此餘侯不皆祭若二獲者亦得祭侯是人人而服不也矣
在其爲尊君哉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獲者之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

從之設于乏少南少南爲復射妨旌也隸僕人巾車量人自服不而南○疏曰知自服不而南者雖無正文以其
受獻于服不之位也服不復負侯而俟

右獻服不第二十九章

司射適階西去撲適堂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
釋獲者于其位少南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撲挾者撲不升堂也少南辟中○疏曰以其獻獲者于
侯西北面受獻歸功于侯是其武獻釋獲者升堂酌酒東而獻之
就釋算之所是其文故云文武不同○附君善敖氏曰洗觚升實
之與獲者異蓋釋獲者無事于侯且尊于獲者故獻之不酌獲者之尊而酌上尊也薦脯醢折俎皆有祭俎與
服不同唯祭一爲異○疏曰俎與服不同者以其俱用一俎唯祭
一爲異者上祭侯之俎有三此釋獲者正唯一祭耳○附按舊說
折上亦似脫設字皆皆爲俎也今詳鄉射亦云爲脯醢折俎有祭
不廢而處皆脫蓋鄉射上文獻獲者言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
三祭故于獻釋獲者遂承上而皆文且與之分別言有祭與上三
祭別也言折俎有祭則薦脯醢亦有祭可知故此篇更加一皆字

恐非脫

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祭俎不奠爵亦賤不備禮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妨司射視算亦辟也○附按舊說見鄉射篇釋獲者章

右獻釋獲第三十章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爲將復射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不升堂賓諸公卿大夫既射矣開之可知○附按舊說階下請射于公正禮也向之升者有爲爲之耳此言如初未詳疑衍也今詳如初言請射如初耳此處多用此二字蓋言衍則已爲第二次故開端卽以如初領起至前階上此階下前東面此北面經文已明言之恐非衍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鄭言拾是言序互言耳○補注君善敖氏云序謂每耦以次而

出也司射先反位言先先三耦也司射既命三耦以入次之事既反位三耦入次袒決遂執弓挾矢乃出反次外西面位鄉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疏曰鄉諸第一番之時但言司射反位而不言先是以決之○附按君善敖氏云言先反位明不俟之今詳前經命三耦拾取矢下當與此同文未具也又按注仍次北爲位之誤此處云入次出次反次外位皆誤增也又以鄉司射作射之反位與此番命取矢之先反位率入剖分恐誤中生誤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附按舊說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句似衍大射之禮司射惟命拾取矢而不復作與鄉射異以前后經文證之可見又言此于拾取矢之後似非其次且上無作取矢之事亦不宜言如初其爲衍也明矣今詳鄉射命取作取自應兩番大射則無庸更作說見上再請射章故舊說直據前文之無斷後文之衍但經明有成文一句殊不似衍或者前司射適次命三耦拾取矢時又有小射正同事次中司射既命反位小射正于三耦袒決遂執弓後又作上耦出取而前文不具未可知也若次序之說自當本句在上有前說錯簡耳則本句後接三耦拾取矢如初又接三耦既拾取矢恐脫也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

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皆進當楅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從初○疏曰凡繼射命耦者前三耦卒射後大夫降至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云云至公卽席後賓升階復位還筵而後卿大夫繼射後衆皆繼射釋獲者皆如初注云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釋獲互言也既司射注司射所作惟上耦是此文小射正但作三耦拾取矢公以下亦無作拾文故曰不作取矢從初二耦法也○附按君善敖氏云如初位適次謂三耦以前也云如初位又云入于次卽于位而更發其所進者又深也皆進謂出次而西面之時也上下射當楅而進坐說矢東是俱北面說之也既說則上射少西北而反東面下射少東北而反西面乃拾取之今詳坐說矢束一節在前當楅之後及楅之前故經文于當楅下有進字敖氏謂俱北面說之是也然則當楅乃不言揖又不言及楅揖者皆可知也○又按司射所作惟上耦鄉射禮文疏中既司射注四字疑有誤刻本句見鄉射篇賓主大夫衆賓射章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注說矢束自同于三耦謙也○疏曰三耦是士之束既是大

夫若束則異于三耦故云說矢束自同于三耦謙也○附按上文已言三耦拾取矢此言士與大夫爲耦者在三耦之外注疏似誤又疏內之束二字之字似是不字之訛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兼取乘矢不敢與大夫拾○附按士與大夫耦則爲上射故先取矢兼取者一次卽盡取與公卿大夫之拾取皆不同耦異而禮亦異也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席大夫與己上下位○疏曰諸公卿大夫自爲耦者拾取矢在前大夫與上耦者說矢束取矢在後今待大夫反位公卿乃升就席者盡公卿乃上大夫與大夫同爵但上下有異耳故上大夫待下大夫反位始升就席○附君善敖氏曰揖進之進當作退鄉射云揖退是也○附按公卿之下不言大夫者承上文待耦士之大夫反位諸公卿乃與同升而就席也舊說爲脫文者非是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

司馬降釋弓反位附按舊說此司馬作射亦在未取弓矢之時與初作射者微異云如初者謂所作惟上耦而既作則反位今詳此以畧叙括前次之詳事無不同舊說似支

右三請射第三十一章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請奏樂以爲節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之于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疏曰請奏樂以爲節者謂若天子騶虞九節諸侯貍首七節大夫采蘋士采蘩皆五節始射獲而未釋獲者謂第一番三耦射中時雖得獲未釋算復釋獲者謂第二番衆耦皆射釋算未作樂復用樂行之者謂第三番射非直釋算復用樂爲射用樂爲難者也禮射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又須中于侯名爲應樂節○補注以用也請以樂請用樂也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言君有命用樂射也樂正在工南北面○疏曰此時工在洗東西面樂正在工南北面司射在西階下東面經云命樂正者東面遙命之樂正

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以下五○疏曰射之鼓節多少無文今禮記投壺篇圖出魯鼓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節盡用之爲射節是其投壺存者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使奏之也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間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疏曰重節謂必疏數如一者重此樂節故也○附按上注言樂正在工南北面此注又言樂正西面受命恐西是北字之訛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不以樂志若之與儀逸從心其發不必應樂辟不敏也志意所擬度也春秋傳曰吾志其目○疏曰春秋傳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其時魯人顔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是志爲意所擬度也○附按舊說稍屬謂授矢于公稍屬也然此當在如初儀內似不必爾見之且語句不全恐非出于作經者之意蓋衍文也今詳此猶屬或以君之發矢與樂之節稍相聯屬不必其應而亦不遠之謂與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右三射用樂第三十二章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馬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右取矢視算第三十三章

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附按舊說實觶之上再有設豐二字如鄉射之文此文脫也今詳此文視鄉射而又簡上

五字一事下二字一事總承以如初二字似亦未始不可

右飲不勝者第三十四章附按舊本此合下文俱作右飲不勝者一章子潛李氏依鄉射禮以下飲不勝者在此截爲一章以下名三射畢又爲一章今從之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向也兼矢于弦尚鏃將止變于射也○疏曰上文皆云挾一个此經云執一个方持弦矢曰挾以其將射故也側持弦矢曰執謂兼矢于弦而鏃向上將止變于射也按鄉射禮云矢不挾兼諸弦弣彼下言面鏃而此言彼言兼弦弣而此不言各舉一邊省文之義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不挾亦謂執之如司射○附按集說云弦字下當脫弣字今從之說見鄉射篇三射畢章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

巾車量人解左下綱解猶釋也○附君善敖氏曰司馬正于此命解綱則量者亦命繫之明矣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諸所退射器皆俟備君復射釋獲者亦退其薦俎○疏曰射已三番於後或射或否臣不敢必君故備擬之也前辟薦俎今既退中與算薦俎不可虛留亦退之可知○補注君善敖氏云亦小臣執中大史執算也退中與算亦于西堂下既則大史與小臣俱復位于門東

右三射畢第三十五章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補注集說云此一舉觶當在未立司正之前乃降于此者為射故也

右公為大夫舉旅第三十六章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射事既畢禮殺人倦宜徹俎燕坐○附寶之李氏曰馬字疑衍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

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自其從者○附按自其從者言自用己之從者不勞主人之人集說云如賓禮謂亦各向其席取之諸公南面卿北面射賓而下皆自執俎以出者臣也亦以其從者不得入路門大夫降復位門東北面位○疏曰大夫雖無俎以賓及公卿皆送俎不可獨立于堂故降復位門東北面位者謂初小臣納卿大夫門東北面揖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降自阼階若親徹也以東去藏○補注集說云正庶子之長者也燕禮膳宰徹公俎亦膳宰徹之然則上之設公俎者亦庶子正矣

右徹俎第三十七章

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諸公卿不入門而右以將燕亦因從賓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鄉命以我安臣于君尚謙踖至此乃敢安○附按注辭乃安不合說見燕禮篇燕章羞庶羞羞進也庶眾也所進眾羞謂膍肝膋狗胾醢也或有炮鼈膾鯉雉兔鶉鴽○疏曰大射先行燕禮燕法其牲唯有狗又按內則云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注云膋腸閒脂故知此羞中有肝膋也又知有狗胾醢者以公食大夫有牛胾羊胾豕胾炙此燕無三牲故知胾醢亦用狗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疏曰此大夫卑不敢與公卿同時于盛成禮也○附按祭薦解亦不合說見燕禮篇燕章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眾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皆命者命賓命諸公命卿大夫皆鄉其位也興對必降席敬也司正退立西序端○疏曰經但云興鄭知降席者以下云反坐故也上文以我安賓不降席者彼但云安耳此命使醉已盡殷勤故興降加敬也知司正退立西序端者按司正監酒此將獻士事大者亦如鄉飲酒監旅時也

右燕第三十八章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疏曰上獻大夫以上用觚觚二升觶三升用大者貴用小者賤故云士賤也○附按觶觚說見燕禮篇主人獻士章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其他謂眾士升不拜受爵○疏曰上云長謂士

中之長此云士謂自長已下又云其他謂為眾士者以下文旅食謂庶人在官故知此非府史以下○附按此士即士長因緊承上文省一長字耳經只有士長與不士長之別疏似分作三層非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司正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署其佐○疏曰按燕禮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此小射正執事非一人皆當同薦不言其數者略之故文不具○附君善敖氏曰射人蓋之為司射者亦大射正也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士既獻易位者以卿大夫在堂臣位尊東也卑獻為之畧賤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亦者亦士也辯獻乃薦也祝史門東北面東上○補注君善敖氏云此獻史蓋小史也大史釋獲向已受獻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既酌西面士旅食北面受之不洗者下賤畧之○疏曰知主人既酌西面士旅食北面受之者以其不可背君南面授故知其位如此若然大史等亦北面則亦西面授酒也其小臣師等按上文位在阼階東南自然北面授○附按不拜受爵說見燕禮篇主人獻士章○又按燕禮獻旅食注云北面酌南鄉獻之于尊南者彼

言前卿而衆此言西面而獻互文 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右獻士及祝史第三十九章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今文觶為觚公答拜無再字○疏曰上文為賓為卿為大夫舉旅皆臣自執爵今此賓為士舉旅行酬因得致爵于君故鄭云序賓厚意也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 反位反席也此觚當為觶○疏曰自此以前賓位在西階下東面無席戶牖之間有席此賓升成拜不言降反位明反位者反於戶牖之間席位觚皆為觶者凡旅酬皆用觶獻士尚用觶故知觚當為觶下文觚亦當為觶○附按觚與觶義無大別經文觚字並非訛說見燕禮篇主人獻士章

右賓媵爵于公第四十章 附按舊本此合下文為一章名賓為士舉旅今詳燕禮言公為士舉旅易為賓似未安應是朱子草錄尚未定仍依燕禮分為二章

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 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 有執爵者 士有盥升主酌授之○疏曰下文云士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故知士有盥升主酌授之 唯受于公者拜 公所賜者拜其餘則否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 欲令惠均○疏曰以堂上公卿大夫旅徧并堂下之士也 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 與酬士者上立堂下與上坐者異也○疏曰向來堂上相旅皆坐相酬執爵者行之大夫未受酬者當與士相酬士立堂下與上坐者異故大夫與而立酬也 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 祝史小臣師旅食皆及焉○附按酬不及旅食說見燕禮篇公為士舉旅章 士旅酌 旅序也士以次自酌相酬無執爵者

右公為士舉旅第四十一章 說見前章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 獻庶子則正禮畢後無事○疏曰獻酬之禮庶子以下最後得獻復射在獻庶子之前○補注不請者不也集說云命君命也此雖非正射然亦當在正禮中行之 司射命射唯欲 賓及諸公卿大夫射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補注君敖氏云以其非正射也然則正射之時自諸公以至于士無有不與射者矣 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 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羣臣禮在上○疏曰初請賓直言賓再舉旅君若言長不專于賓第三舉旅唯公所賜者不賓若長至賓士舉旅直云唯公所賜復不言若賓若長賓至此降設不言賓是賓禮以漸而殺且從羣臣以禮其在上者矣○附按集說云降拜拜君命也公不辭之而即答拜者以賓不在其中也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為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唯欲之命也凡非賓而公辭其下拜者惟受賜爵者耳今詳集說甚當注疏似俱誤 壹發中三侯皆獲 其功一也而和者益多尚歡樂也矢揚觸或有參中者○疏曰上文唯公得中三侯皆釋獲至此禮殺臣與君同是以鄭云和者益多尚歡樂也矢揚觸或有參中者卿大夫主射參侯士主射豻侯其或揚觸容中別侯皆與釋○附按集說云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發一矢而已以其一發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是禮亦相因而然也中亦謂中其鵠耳唯公則離維綱揚觸梱復而皆獲上云退中與算而俟至是則亦設中執算而釋獲矣釋獲則有飲射爵一事今詳負射備有取矢一事經皆不言者以此章但舉異者耳

右復射第四十二章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庶子既掌正六牲之體又正舞位授舞器與膳宰樂正聯事文掌國子戒令教治世子之官也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階北面工遷于東則東面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階西面工遷于東則北面僕人正相大師工升堂與其師士降立于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于東則陪其工後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也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獻三官于阼階別內外臣也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也獻左右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鐘人鎛人鼓人僕人師僕人士盡獻可知也庶子

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少退西上○疏曰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即北面者工在西謂遷樂于下時大師少師上工立于鼓北也工遷于東則東面者按上遷樂于東之時直云大師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不見小樂正從之明留在西縣之北東面向工交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者按上文司射東面命樂正降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既東面命之則大樂正元立于東交以工在西階下故知西面向之矣工遷于東則北面者按上文樂正反位大師既西面樂正北面可知是以鄉射工遷于東西面北上樂正北面立于其南此亦與彼同北面也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者人君路寢之廷樂縣不得於正與僕人正同亨樂事故也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者雖同獻于阼階上獻有前後故更爵洗之是以云時事不聯也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者按公食堂上夾北有宰夫內宰在東北此射禮堂上夾北無宰位又按執事者堂上又非樂人不得在樂正位以其與小臣師同名小臣故知小臣師之東也又云少退西上者見公食在宰東北小退知西上者以此位皆西上故也○附按注疏所詳因文寖合傳會多不可據說見燕禮篇樂賓笙閒合章兩樂正位條又見士人獻庶子章

右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第四十三章

無算爵算數也爵行無次數惟意所勸醉而止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席下席西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酬之禮爵代舉今爵並行嫌不代也並行猶代者明勸惠從尊者來○疏曰凡行酬之法轉爵避飲今膳散兩有宜得即飲猶待公卒爵乃飲者猶代飲然明惠從公來不可得之即飲不代也○附按注勸惠從尊者來說見燕禮篇無算爵章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燕之歡在飲酒成其意也○疏曰更酌反奠于公所擬公更賜爵是其歡燕成君意也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與其所勸者○附按舊說受賜之下當有爵字今詳此承上文受賜爵者言則爵字本可省又下緊接授執散爵者似非闕文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也○疏曰鄭轉乃爲而者乃是緩詞於理不切故也○附按集說云卒爵之閒當有受字今詳經文若是卒受者則可此似與泛

言卒爵無別當從之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命徹冪者公意殷勤欲盡酒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升不成拜于將醉正臣禮○疏曰于則臣于堂下再拜稽首得小臣以君命辭其拜不成當升成禮今直升不成拜者以其拜于下是臣之正○附按燕禮無算爵章注言不升成拜則是再拜于堂下矣乃爲正臣禮若此注云升不成拜則是未再拜于堂下者並未再拜于堂上其禮未成何正臣禮之有似當以前說爲是蓋小臣辭諸臣不從成拜于下公乃答拜則升自不復拜而反位也又按注與疏他處解成拜爲堂下再拜而上文再拜共四拜者誤矣故有此士終旅于上如初卿大夫降而爵止于其反說詳見燕禮篇公爲賓舉旅章將之○疏曰上文卿大夫酬辯始酬士公命徹冪公卿以下降而爵止是以卿大夫升反席士以下相酬而卒之無算樂升歌閒合無次數唯意所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燭于門外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爲其位廣也爲作也

作燭俟賓出

右無算爵第四十四章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君之賜奏陔陔夏樂章也其歌頌類也以鐘鼓奏之其篇今亡○補注集說云賓入奏肆夏出奏陔夏違悖王朝之禮也大司樂職曰賓出入奏肆夏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必賜鐘人鐘人以鐘鼓奏陔夏賜之脯明雖醉忘禮不忘樂○疏曰按鄉飲酒鄉射賓出無取脯賜鐘人之事者彼具臣禮此爲君法故詳畧不同○附君善敎氏曰篇首言旅食之位在士南者爲射也此見鐘人于門內霤詳既射若巳獻復位于門西乎○附按或疑賓取脯重君賜矣又私以賜鐘人何也曰以得于君之脯即賜君鐘人正所以重君賜也豈必私諸巳乃爲重哉卿大夫皆出從賓出公不送臣也與之安燕交歡嫌亢禮也○疏曰鼎來安燕交歡若又送之亢亢禮也公入驁驁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官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疏曰按周禮鐘師有九夏皆樂章其中有驁夏如陔夏故云亦樂章也天子射在虞庠周之小學在西郊按

鄉射記于郊則閭中鄭注云諸侯大學在郊是諸侯大射所此篇所解多不具者以諸侯大夫射先行燕禮大射三番多依鄉射是以與禮同者于此不復重釋之也○附按集說云入謂降而入于內也鶩上似脫奏字燕禮不言公入此言公入者爲奏鶩而見之也亦入而奏鶩夏亦盛射禮也出時不奏亦遠辟天下之禮也大司樂職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今詳此較註說似爲長

右賓出公入第四十五章

大射義第三十六

邦國禮二之下

此記小戴射義中合釋射禮之文今取出其言天子諸侯射事者別爲此篇以釋上篇之義

一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言別尊卑老穉而後射以觀德行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

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內正外直習于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附按藍田呂氏云騶虞之官以生物爲職惟恐庶類之不蕃殖王者之政仁及草木皆如騶虞之用心則王道成于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于二官夫天子繼天以育萬物者也故其射以是爲節所以樂官備也貍首詩言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君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夫諸侯將奉天子修朝事者也故其射以是爲節所以樂會時也今詳采蘋之詩奉宗室共祭祀莫之以牖戶之以齋夫卿大夫有家者也其以是節行先王之法故其射以是爲節所以樂循法也古人歌詩而取其事者如此采蘩之詩曰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公侯之事又曰夙夜在公薄言還歸夫士在官者也能如是然後盡士之職故其射以是爲節所以樂不失職也古人歌詩而取其辭者如此又呂氏云天子之德莫大于好生好生體天者也諸侯之德莫大于奉朝事奉朝事君者也卿大夫之德莫大于法先王法先王守道者也士之德莫大于敬事敬事死命者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詩各異詩不可以無義故各以所樂告之此所以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也○又按朱子集傳云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蓋朱子詳舍詩之文義而斷騶虞二字確當如是解乃合也今呂氏因記文有樂官備之說而云騶虞之官又云于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于二官所謂二官者何指也似所解于騶虞未合而戴記所說亦非詩之本義耳○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

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决之于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流猶放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附農師陸氏曰歲獻貢士猶言獻之歲貢士也獻三年獻比要之類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

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西行者所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直燕燕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之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〇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于澤已乃射于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〇疏曰此宮蓋于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名而擇士尚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士相與射也御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此主皮之射在于澤則張皮亦揖讓也餘則在其中者選士于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〇附用之陳氏曰先射于澤宮言澤則知其在野而序射于射宮則在廟是已〇附按射義全文分載鄉射大射二篇〇猶有射之爲言者繹也一條楊朱子曰射中則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曉讀庶顧義說作以明之然中閒若有舛之能文如何以此分別恐大義以射爲定非專以此去取也今詳朱子以二語謂然于義不可通故獨于記文中芟此一條不載又于諸侯貢士飾內削去故曰射者射爲諸侯句樂亦同此

右大射義一章條九四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三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聘禮第三十七凡四十四章

邦國禮三之上 鄭目錄曰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大戴此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今按經文取周禮諸官小戴諸篇之言聘儀者補之條附經文下〇疏曰事謂盟會之屬周禮大行人云歲問殷聘聘義所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是也大行人又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若小聘曰問使大夫又下其卿二等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境張旜孤卿建旜也〇附子晉李氏曰注云諸侯相於於廣韻云居也韓文公示兒詩云前榮饌賓親冠昏之所於朱子考異云所或作依按所作依則是依之以居也杜甫詩良友幸相於卿相依以居之意

經八

記曰久無事則聘焉 聘匹正反訪也〇事謂盟會之屬〇本經記 〇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 曲禮 〇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詳見諸侯相朝禮篇朝期章〇附君善敖氏曰此篇主言大國大聘之禮

聘禮〇君與卿圖事 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〇朝直遙反〇疏曰故謂有事故或因聘或特行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因聘者也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之類是特

行者也可使者謂於三卿之中選可使者也謀事必因朝者欲聘詢衆之意此儀禮之內見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又射朝大射是也路門外正朝不見疑當與二朝面位同故此以燕禮大射儀約之知正朝面位然也若天子三朝射人見射朝司士見正朝不見燕朝以諸侯正朝與燕朝同明天子燕朝亦與正朝同也

遂命使者使所吏反下以意推之○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聘使卿○疏曰知使卿者以下文云及覓張旝而周禮司常則孤卿建旝也

使者再拜稽首辭以不敏○補注君善敖氏云使者少進而北面乃拜君視命之故拜而後辭變于傳命之儀也

君不許乃退退反位也受命者必進○補注君善敖氏云君不許其辭故不答拜

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既已也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于使者易于介○易以豉反○附按君善敖氏云既圖事乃戒之者以其不在圖事之數也又使者言命上介言戒亦異尊卑也如如其禮辭也使者與上介必辭者不敢以專對之才自許謙敬也凡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今詳敖說爲長

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爲宰衆介者士也上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逆猶受也○疏曰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諸侯兼官但有三卿地官司徒兼冢宰夏官司馬兼春官冬官司空兼秋官是以左氏杜泄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餘已見內則篇首不辭者賤不敢辭○補注君善敖氏云衆介受命亦當再拜稽首

右圖事命使介第一章

宰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宰又掌制國之用○補注君善敖氏云周官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日幣帛之式故此主書幣也

命宰夫官具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

右具齋幣第二章章下凡四條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黃好呼報反○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于此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于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

之○覜通弔反○疏曰小行人司寇之屬掌邦國賓客之禮言合者以兩兩相配合也皮馬二者本非幣總云六幣者以用之當幣處也享獻也五等諸侯享玉各如其瑞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據上公之禮上公既如其瑞則侯伯子男亦如其瑞可知子男享天子亦用璧琮者經覲禮總稱侯氏用璧明五等同也二王後用圭璋者上經六玉皆所以享上公只用璧琮而圭璋未見所用則二王後尊用之可知特之者既無束帛之加而皮馬又不上于堂也禮器所云蓋據朝聘之玉無束帛之加而其義亦通于此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者上公相享用璧琮降天子一寸明二王後相享不可同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子男于諸侯享用琥璜者覲禮總稱侯氏用璧琮琥璜未見所用明自相享退用琥璜可知且子男朝時用璧自相享宜退一等則用琥璜益明矣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者玉人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更無八寸之法則是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一寸則侯伯子男各降一寸可知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者玉人云琮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與相享之玉同其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其子男之臣不得過君則用琥璜四寸亦與相享之玉同也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者覲禮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是以馬也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是以皮也皮馬相間二經各言其一耳知虎豹皮者以郊特牲云示服猛也

○司儀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稱尺證反○幣享幣也于大國則豐于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殺去聲紡芳往反○以上周禮秋官

○多貨則傷于德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于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于貨傷敗其德

幣美則沒禮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也美之則是主于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幾居豈反○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以上本經記○今按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言未知所之非是

及期夕幣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補注君善敖氏云此題下事也下文不注者以意求之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視其事也古文帥皆作率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幕音莫○管猶館也館人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幣寢門外朝也○疏曰天官之屬有掌舍掌次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卽此布幕是也寢門外朝謂路門外卽正朝之處○附按君善敖氏云管人其有司之掌勞辱之事者今詳載記亦有管人汲之文意司掌之屬未見于五官者與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則在幕南皮馬皆乘○纁許云反乘繩證反○疏曰官卽上文官具者也陳者陳于幕上所奉以致命者下文享時致束帛加璧以享君玄纁加琮以享夫人者是也鄭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國無皮者乃用馬皆乘者下賓覿時總乘馬又云乘皮也○附按官陳幣言官具之人陳幣陳猶虛也皮北首西上先陳皮也加其奉于左皮上乃陳幣耳若用馬則北上與陳皮北首同而奠幣則于其前與加奉皮上者異矣君善敖氏云陳皮不言幕上可知也北首變于執也西上放設時之位也左皮尊故加幣于其上

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既受行同位也位在幕南○疏曰未受命已前卿大夫士面位各異

是以記云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幣在幕上使者須視幣故在幕南也○附君善敖氏曰北面者在雉門內之右宜向君也

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大夫西面辟使者○辟音避○疏曰此謂處者大夫常北面今與卿同西面故云辟使者○補注君善敖氏云幕東南北飾也

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鄉許亮反下以意求之○入告入路門而告○疏曰朔左路門外君在路寢聽政○補注集說云出門左出路門而少東辟天子之朝位也天子日視朝當宁而立

史讀書展幣展猶校錄也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日在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賈音嫁後同掌物之官○疏曰賈人主幣行者故使撫幣受之○其幣謂官具之者非直所奉而已○附按集說云書謂書享幣之數于方者也展謂詳視之下云拭圭遂執展之定以明之矣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今詳集說爲長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宰既告備以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疏曰三者皆北面向君也

公揖入揖禮羣臣官載其幣舍于朝待旦行也○疏曰官謂官人從官行者與前官陳幣者異

上介視載者監其安處之畢乃出○監古銜反○疏曰注言上介出不言餘人出則舍于朝以守幣也○附按注言上介出乃依經視載文而終言之疏泥此以謂衆介之不出非也下文言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則皆歸家而移其幣于舍可知也

所受書以行爲前復展○爲于僞反復扶又反下以意求之○疏曰所受書謂宰所授者○附君善敖氏曰別言以行見其不與幣同處

右授使幣第三章章下條

○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于左少退別于處臣也○疏曰同位北面東上卒朝處臣東方西面北上故鄭云別也○本經記○附君善敖氏曰日朝常朝也經惟見夕幣與受命之位故記明之按注云前者蓋如前期之前○附按疏文作既受行日爲識誤衍字絕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禰乃禮反○告爲君使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疏曰卿大夫朝服祭告亦朝服大夫三廟降天子不得遍告直告禰而已下記云筮一尸若昭若穆容父在則祭禰父卒則祭禰然則初行時若父存則釋幣于祖廟也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注云牲當爲制則告無牲直用幣而

已但奉幣須設洗以盥手其設洗法見士冠禮在洗西○補注釋安置也卽下文奠于几下奠字意此使者在己家廟告將爲君使而出之禮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祝告告以主人將行也○稱尺證反○補注君善敖氏云主人拜不稽首變于祭祝不拜辟君禮也

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祝釋之也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純音準只音紙○疏曰玄三纁二率皆如此也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周禮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十二幅廣二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玄答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爲八尺爲制合卷爲幣也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

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笲音煩器名○又入者祝也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盛音成○附按君善敖氏云又入者祝及主人也祝既取幣乃與主人俱出得之

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門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

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氏春秋有祀行神古之遺禮乎○躐力涉反○疏曰行者之先謂古始教行路之人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祀行是也大夫雖有行無常祀因行使始出有告禮而已然此謂平地道路之神至于出城又有軷祭祭山川之神喻無險難也祭山川之神有軷壇此祭行神亦當有軷壤月令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是也○軷步曷反壤如丈反厚戸豆反廣古曠反

遂受命

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者明自是出不入○疏曰若然則待介于門矣○補注君善敖氏云受命謂帥介以受命于朝言于此者明與釋幣之事相接也

上介釋幣亦如之

如其于禰與行○附按上介必先使者行此二禮畢而俟于使者之門外又經舉一上介而衆介可知矣古者出無不告先奉君命乎

右釋幣于禰及行第四章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

俟待也待于門外東面北上○疏曰依賓客門外之位

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

旜之然反○旜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禮曰通帛爲旜又曰孤卿建旜至于朝門使者北面東上○識如字疑當音志○疏曰諸侯三門皐應路門外有常朝位下文君使卿進使者乃入至朝自此注朝

門者皐門外矣○附按集說云受命于朝下事之禰也朝蓋指受命處謂路門也今詳此與疏皆正解本文朝字若注至于朝門二語又豫爲對照下文君使卿進使者而補言其禮也

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

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已○補注集說云南鄉亦在路門外之左使卿進使者重其事也

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

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近附近之近○補注君善敖氏云入入雉門而右也接聞命釋所以立于其左之意其實此時君未發命也上介必接聞命者爲使者或有故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

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

櫝大木反函也繅音早注繅同○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于其上今文繅作璪○疏曰注云其或拜則奠于其上者覲禮記云奠圭于繅上是也但有二種一者以木爲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采爲一再行下記及典瑞皆有其文此爲繅也又下記云絢組尺及曲禮下文執玉有其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繅若韋板爲之者負玉于上此則無垂繅屈繅之事若絢組爲之者及以繫玉于韋版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則此經所云者是也注皆以韋版

繅藉解之者鄭意以承玉及繫玉二者所用相將又同名爲繅是以和合解之也○今按在官上疑當有庶人二字○補注君善敖氏云繅以帛爲之表玄裏纁所以藉玉而又揜其上者也垂繅謂開之也開而不揜則其繅垂授玉不迎賤者宜自別也宰于其右亦坐受之○附按用之陳氏云繅一作藻冕藻繅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爲之無據也繅可垂可屈則廣于玉矣鄭氏謂各視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今詳各視其玉之大小若即就所垂言是乃垂者長短之度蓋覆之取其能掩玉故言各視其玉之大小開之則繅垂矣

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

屈繅者斂之禮以相變爲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義○疏曰少儀云詔辭自右贊幣自左此爲贊幣之義故于公左也○補注君善敖氏云屈繅以繅揜玉之上也揜之則其繅屈宰執圭屈繅則公不親之也

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

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退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疏曰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酬酢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若有所因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于使者右賓授覿時士受馬適右受鄭皆以爲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也○補注君善敖氏云於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

既述命同面授

上介

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

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

賈人將行者在門外北面○疏曰上介送圭出與賈人訖當復入故衆介不從以待之注言將行者以別上文賈人出玉是留者也○補注君善敖氏云自賈人取圭至此凡三授受或垂繅或屈繅雖相變爲儀而莫不有義存焉上介出授賈人賈人以也櫝藏之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

璋音章○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爲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瑑圭璋璧琮以頫聘○繒自陵反瑑大轉反○疏曰此經中三事上文已受聘君圭此受享君束帛加璧又受聘夫人璋又受享夫人琮前官陳幣不陳圭璧琮是以至此始言受之而後連言束帛玄纁以其是相配之物也幣色緇周禮宗伯以蒼璧禮天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言今特著纁亦用周制但未知此聘享之幣果用何色耳特達謂以則聘不加加束帛也言瑞者大宗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以下是璧琮有加謂加于束帛之上也往德謂往致其德也瑑圭璋璧琮臣出聘所用也不爲六瑞之制但瑑之而已又所執皆降其君一等○補注君善敖氏云此二束帛即鼎者之所展而官載之者至

是復取而合諸璧琮以見用之之法也享束帛不言玄纁文省耳聘享主君而並及其夫人所以見敬愛主君之至也記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足以明之矣聘享夫人之禮惟聘則有之諸侯相朝無是禮也

右受命于朝第五章七條

○司常通帛爲旜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疏曰通體盡用絳無他物之飾孤卿建旜○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疏曰不畫異物帛而已以其直有特王政教故云奉王之政教而已

○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瑑直轉反頫他弔反○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頫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圻魚巾反鄂魚各反○疏曰本君親自朝則執桓圭之等此蓋遣臣行聘之所執者公侯伯之臣則執圭璋子男之臣不得過本君用圭璋亦用璧琮繅皆朱綠二采共爲一就璋以聘后與夫人而琮享之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鄭不言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之也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衆來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一服朝之歲來者衆也待來則天子有事乃來亦無常期故云寘也瑑有圻鄂瑑起是不爲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瑑之而已○以上周禮春官

○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瑑文飾也頫視也聘問也衆來曰頫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疏曰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頫聘于天子及后聘用圭璋而享用璧琮也爾諸侯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並不得執君之桓圭之等直瑑爲文飾耳○考工記

○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剡以再反○圭所執以爲瑞節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版飾以三色再就所以爲王重慎也九寸上公之圭也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瑑○疏曰周禮掌節有玉節之節節是節與瑞別矣但節不得言瑞瑞亦是節信故連言節也下不剡象地方上剡象天圜雜記云圭剡上左右各半寸尊卑同之惟長短依命數不同凡言繅皆背水草之文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皆是雜色也木版大小一如玉制然後以韋衣之三色再就者即六等也一采爲再就三采即六等也鄭注典瑞又云一匝爲一就又有雖再匝併爲一就者如典瑞所謂三采三就之類是也○雜記疏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者拔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

蒼是也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一等相間而爲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爲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則典瑞云繅五采五就亦一采爲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今按記文只有朱白蒼三字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焉之誤失此三字兼其言采就之之說詳明今皆著于上覽者詳之○附君善敖氏曰圭桓圭也圭與繅皆九寸但言其長同耳若其博則玉三寸而繅蓋一尺許也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二采再就降于天子也于天子曰朝于諸侯曰問記之于聘文互相備○疏曰上云三采六等此二采不云四就者臣禮與君禮異子男亦同二采但一采爲一匝二采爲再匝共四等今臣一采爲一就二采共爲再就是二采當君一采之處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亦是臣二采當君一采之處上公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則自相朝亦九寸上公遣臣相朝圭與繅皆八寸則遣臣問天子亦八寸是記于聘文互相備也○附君善敖氏曰上言朝

玉與繅故此但言繅不及玉省文耳是公之聘玉亦與繅之長同也

皆玄纁繫長尺絢組繫音計長直亮反絢呼縣反組音祖○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疏曰上文繅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無事謂在櫝之時亦以繫玉因以爲飾經言纁而注言絳者周禮爾雅皆云三入爲纁郭注云纁絳也明二色同也○附按君善敖氏以皆玄纁三字屬上文云此言所以用爲繅者也朝聘之繅皆以玄纁之帛爲之蓋表玄而裏纁也別以繫長尺爲句屬下云繫者繅之繫也以絢組爲之繅言采繫言絢文互見也絇者蓋以采絳飾物之稱今詳注義是以皆玄纁繫四字爲讀上既言玄纁繫下又言絢組則玄纁與絢爲複隱以敖說爲長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言國獨以此爲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

○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謂繅也繅所以組藉玉○以上三條本經記○附君善敖氏曰藉謂束帛以藉玉也以此篇考之則聘以圭璋而不用束帛以爲藉所謂無藉者也其賓主授受之時皆襲以執之過此則皆裼矣蓋聘玉尊當特達而無藉執聘玉則當加敬而襲記人因二者異于常故言之說玉之無藉者襲則于其有藉者裼可知乃不言者裼乃常

禮不時于執享玉時爲然也○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藉在夜反裼星歷反○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爲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藻音早○疏曰藉者藉玉之藻也鄭氏云繅所以藉玉以采色畫韋衣于木版之上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前後垂之覲禮云瑞玉有繅是也又有五采組繩以爲繫其組上玄下黃長尺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爲飾聘禮記云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又曰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又此聘禮璧琮加束帛亦是藉也又曰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又曰此章之義則皇氏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于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于兩端令垂向于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此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或有裼時或有襲時也又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于堂其上惟特有圭璋既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圭璋而特襲也璧琮加束帛而裼者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也此明非但人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之義熊氏則云采色畫韋衣版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不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按聘禮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注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以賈賤故不言裼明貴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于已明屈繅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于府圭皆屈藻故賓與公執玉皆襲是屈繅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裼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裼也又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于行享之時皆裼也知者以聘禮則襲受享則裼凡享時其玉皆無藉藻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偏禮○陳祥道曰玉有以繅爲之藉有以束帛爲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于束帛而已聘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

襲裼所以不同先儒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此說非也○皇侃曰無藉若圭璋特是也經言繅又別言藉則藉非繅若夫藉者璧以帛琮以錦之類所謂公側襲受玉于中堂此無藉者之玉也即束帛加璧裼矣○今按鄭說兩義辭太簡略指不分明疏家所引皇氏熊氏始以垂屈言之但熊氏所云今言無者據垂之也乃與經文及皇氏并已說上下文皆相反疑其據字之下當脫一不字今已輒爲補之矣至于圭璋璧琮之義則皇氏爲失而熊氏得之但周禮典瑞云璧琮繅皆二采一就而熊氏亦自謂以韋衣版之藉則皆有而又引崔靈恩云璧琮既有束帛則不須藻似亦牴牾疑璧琮雖有藻而屈之當爲無藉特以加于束帛故從有藉之例而執之者[illegible]耳陳氏陸氏則但取鄭注後說而用熊氏之義似亦有理[illegible]今未敢斷其是非故悉著其說以俟知者○附按此朱子原本裁節疏文據今注疏傳本此章之義則皇氏云云前一段係疏文非出皇氏謂熊氏者亦有可疑或當時所見本子不同抑或別有所考歟○又按鄭注二說細玩其義則藉爲藻只是上一說蓋自本其所注聘禮文而以組繫爲藻以垂屈繅爲有無藉既有未安且禮中垂屈亦不盡合裼襲爲文意鄭亦自疑未確因更據聘時執圭襲享時束帛加璧裼復立後說釋之其意已隆藻言藉宜更科垂屈繅之說乎蓋于圭璋在特字上見無藉意璧琮在加字上見有藉意是束帛爲藉已具鄭言之中但其詞病既拘執聘注繅藉之說于上又不別白次說于下所以致疏文之牽纏諸說之鶻突至謂玉亦有裼襲則更岐而失其指矣若陳氏陸氏諸儒專從後說轉相發明以破注疏以藉爲繅之非應推當理○又按此文玉之玉惟注據聘禮拈圭璧分用于聘享者爲是先儒說中專以享玉言按聘禮于諸侯惟璧帛一享覲禮于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未見圭璋特之徵惟小行人合六幣文下注有二王後享天子用圭璋之說然以覲禮陳冕服朝天子又無裼襲之禮皆無所據蓋聘玉有藻無藉享玉有藉無藻注與瑞文中璧琮亦云繅采乃子男之臣所執聘玉固不實享玉加束帛者無藻也享玉既無藻則此玉之有藉應單未束帛言而爲裼爲襲不當以繅之垂與屈分矣未知果有合否

遂行舍於郊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曲禮曰凡爲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疏曰言遂行者受命即行不留停脫舍衣服者上文賓朝服告禰乃遂朝君受圭此衣服未改鄭注云告將道路深衣則至脫舍朝服服深衣而行矣○附集說曰[illegible]將有事于此也記曰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

斂旜此行道耳未有事也斂旜也○補注集說云至是乃斂者行府未可

以變因舍而後可爲之

右遂行第六章 章下凡三條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君有官則以其畜于享禮○疏曰君言或問其臣或問他人已受宜急去不得留停宿于家也○曲禮○今按注引聘禮有言以釋言字迂滯不通○

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 軷蒲末反○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軷爲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所告也卿大夫處者于是餞之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于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騎其義反轢乃旦反餞在淺反轢力狄反○疏曰凡道路之神有二在國內釋幣于行者謂平適道路之神出國門釋奠于軷者謂山行道路之神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國外祀山行之神爲軷壤大小與之同鄭注夏官大馭云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或伏牲其上者按周禮犬人掌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注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是也詩云取羝以軷是用羊也犬羊各用其一未必並用之言可者人君有牲大夫無牲但用酒脯○附君善敖氏曰道祭謂之軷者爲既祭而以車軷之因以爲名也釋敖者釋其所軷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人爲神祭之如主虞禮佐食爲神祭黍稷虞祝祭酒之爲

○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皮馬 齎子兮反○肆猶陳列也齎猶付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于郊陳之爲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于近郊幣云肆馬云齎因其宜亦互文也不于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夕也○行戶郎反○以上本經記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 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猶道請道之道首導○附君善敖氏曰次介上也假道禮輕飲使次介將命猶致命也此朝謂大門外將命也別有辭請帥乃其後語耳奠幣者賤不敢授也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 ○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爲許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爲于僞反○疏曰幣本爲行禮非爲未許若因許道受幣當云出許受幣不須言遂是已許道尚辭讓此幣不得命遂受之故云遂也○附按君善敖氏云君許乃可受之今許注疏辭遂字義殊深曲直讓經文看敖說似合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 餼許氣反積子賜反○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少詩照反秣音末○附按君善敖氏云其禮者賓則大牢上介則少牢羣介則特牲也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唯芻禾是無薪與米也上介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之疏猶唯君是所以降于主國之禮賓也然以此待客亦不爲不厚矣今詳注一本主國禮賓介者非此禮然過國與主國禮應不同敖說無文可據而于義則長矣

士帥沒其竟 沒盡也

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後 筴音策○此使次介假道北面誓也賓南面而專威信也史于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勑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掠音亮從才用反○疏曰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之時止而推言今在士帥沒其竟之後言之者以上文設彼國禮此更却本而言之也○附君善敖氏曰書謂誓辭史讀書不言束而可知也此當在次介假道而復命之時言于此者終上事而後及之耳

右過他國第七章

未入竟壹肄 肄以二反○謂于所聘之國竟也肄習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

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 壝以垂反壇大丹反封土曰壇畫音獲○壝上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壝土畫外垣也○垣音袁○疏曰按覲禮與司儀同爲壇三成宮方三百步此壇止壝土爲之無成又無尺數是象之也不壝土以畫外垣是無宮也○補注集說云築壇而卑曰壝壇象堂也壝卑故畫地爲階必畫階者習升降之儀也帷其北象房室以爲堂深之節無宮不爲外垣亦不必他物象之也

朝服無主無執也 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不敢藝也徒習其威儀而已○補注集說云固無主矣乃言者嫌習禮則或當以人象之

介皆與北面西上 與音預○入門左之位也○疏曰大門外內及廟門內之禮威儀少故略之但習入廟聘享布幣受玉之禮是以直云北面西上之位也○補注君善敖氏云言皆與者肄時介無事嫌不必與也

習享士執庭實 士○上介也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攜張之飾○肄曰所執是皮者以其金龜竹箭之等皆列之于地不執之所執者唯有皮而已下文聘時執皮者張之是有攜張之節也○補注集說云上乃自司之主執庭實者

也○賓謂反若爲對堂上之賓而言賓謂之庭實

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公事致命者也○疏曰私事者謂私覿于君私面于卿大夫

右習儀第八章

及竟張旜誓及至也張旜明事在此國也張旜謂使人維之○疏曰大夫杠五仞齊于較軟崇八尺人又長八尺人維得手及之者蓋以物接之乃得維持之按節服氏六人維王之大常鄭云維之以縷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或一人或二人○補注按卿上竟皆宜謂勑告上衆不可犯禮暴掠也**乃謁關人**謁告也古者竟上爲關以譏異服識異言○疏曰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每關下士二人蓋上士中士七六人總主諸國下士二人各主一關也**關人問從者幾人**從才用反幾居豈反○欲知聘問且爲有司當共委積之具○委于僞反積子賜反○疏曰關人所問爲卿行旅從若大夫小聘亦當西人也其具者賓容入竟當于旣宿市設少曰委多曰積**以介對**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以其代君交于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疏曰不以五百人百人

對而但與所與同受命者對是謙也○附君善敖氏曰以介數對則人數亦在其中春秋傳曰卿行旅從若侯伯之國也介者五人則知使者之爲卿而從者五百人矣**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入因道之○疏曰君于不必人故知而猶問也○補注君善敖氏云使者既謁關人因止于竟未敢輙入關人以告于君于是君使士請事其辭蓋曰寡君使某請事賓既對遂帥之入竟也

右及竟第九章

入竟斂旜乃展復校錄幣重其事斂旜變于始入○附君善敖氏曰斂旜乃展者見非公事不張旜**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拭音式○拭淸也側幕而坐乃開櫝○淸或才姓反○疏曰賓西面者雖不對君由是臣道異于前誓時也側幕賈人主幕所陳圭雖不陳亦宜側近于幕以開圭也○補注君善敖氏云介之位蓋在賓西南賈人則少進亦在賓之西南而幕之東南也故下云上介北面視之退拭圭者執櫝拭之執下乃云執**遂執展之**持之而立告在○疏曰所告者告賓**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言退復位則視圭進違位**退圭**圭璋尊不陳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會合也諸於也古文曰陳幣北首○屬補注集說云不言展幣者文略耳**則幕南北面陳幣于前**前當前幕上**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貶于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于上介上介于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放方往反○疏曰禮器云有放而文也注云謂若天子服日月以至黼黻是天子衣放象日月以下而爲文今夫人聘享上介不視但賈人告上介上介告賓是亦放象君禮而爲文也**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附君善敖氏曰有司展旣則以告于上介上介乃告于賓此皮幣蓋不陳于幕俟君禮也後注云及者郎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及郊又展如初**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疏曰周禮載師方千里而云邦畿千里夏時禹貢方千里曰甸服據唐虞畿內是也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自此以下差之可知近郊約周天子之法亦無正文尙書鄭注云周之近郊五十里今

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附按五百里之說說見王制之甲篇周制章大司徒條**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館舍也遠郊之內有侯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展幣不于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勞力到反○疏曰周禮遺人職云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內道路皆有候館鄭據此候館在遠郊之內不謂于此獨有也○補注集說云自入竟至此凡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愼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爲禮則不暇及之矣

右三展幣第十章 章下凡二條

○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謂相聘也**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受者受之于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疏曰此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有東帛若諸公云登帥是登帥此不云登故知受于庭也按本經五介張旜是侯伯之卿經不云積不致積可知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皆於道全無積乎明有也**○司儀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爵卿也大夫也士也○疏曰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于臣用爵而已

以此三等相禮也其儀亦如之者亦以三等相差七十步七介五十步五介三十步三介小聘使大夫又降殺也凡
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上下猶豐殺也○疏曰此與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義同大夫下卿士下大夫凡禮皆以其
爵而降殺以兩如七牢五牢五牢三牢之類是也○以上周禮秋官○附按司儀文三節上一節專言在道積禮正此經
入竟至及郊事也載爲正傳下二節司儀本文該待客始終之禮而言此並附上條專爲積禮一節傳而又爲後文中諸
禮節之通傳也若注疏所指飧饔餼牢則通釋之言此處未及
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
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疏曰入近郊張旜者示將有事以自表也○附按上
已請事而飾賓入竟矣此注又以此解請行似迂集說云請行請其行遲速之也主君于朝君則親郊勞故此禮放之使卿蓋行
禮欲其稱也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
事也入告入北面告賓也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疏曰前士請事大夫請行亦
當出請入告於此始言者先士次大夫後卿以是先卑後尊今復見此言故云賓彌尊事彌錄也○今按注中與字陸氏音餘監本
作此者二字非疑詞不當音餘復出者字亦無義理竊疑本介字○補注集說云賓禮辭者以其用幣也上介以賓辭告勞者復傳
言而入賓乃出迎若士請事大夫請行則上介出請入告而賓卽出拜于門外不迎之以入以其不受幣也上不言出請入告而于
此言者禮簡則文或畧禮繁則文必備經之例則然耳勞者不答拜凡爲人使不當其禮○疏曰聘賓亦初入大門
主君拜賓辟不答拜也如此之類皆然故云凡以該之至後詔勞者與之答拜爲已故也賓揖先入受于舍門
內不受于堂此主于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于堂○疏曰按下記登聽命知受勞于堂勞者奉幣入東面
致命東面鄉賓○補注集說云賓入門右而北面勞者入門左致命致其君命也賓北面聽命還少退
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退象降拜○疏曰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
稽首是此象之也又訝受法歸饔餼時堂上北面受幣此在庭亦面北面訝受幣勞者南面可知也○補注君善敖氏云受幣蓋在

庭中西下言饗餼之禮賓升堂北面聽命受幣于堂中西此雖受幣于庭亦當放之授老幣老賓之臣○疏曰大夫家
臣稱老若趙魏臧氏老之類也出迎勞者欲儐之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
皮設乘繩證反後此類皆同○設于門內也物四曰乘皮麋鹿皮也○疏曰庭實當三分庭一在南設之今以儐勞者在庭故
設于門內也知用麋鹿皮者按郊特牲諸侯朝享天子法用虎豹此臣聘君降于享天子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
皮門張亦一隅也○補注君善敖氏云乘皮設宜在門內之西其于勞者之南與賓用束錦儐勞者儐必刃反
○言儐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爲賓○補注集說云聘禮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蓋不敢與尊者之幣同因事而用
幣于賓謂之儐勞者再拜稽首受稽首尊國賓也○疏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頓首頭卽地平敵相拜法空首
首至手君答臣下拜法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今勞者與賓同類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賓亦稽首送者
以是爲君使故報之也○附按君善敖氏云稽首者因賓鄉者受幣之禮以相尊敬也後多放此勞者受幣蓋當門中南面賓北面
授旣受則東面俟今詳此亦據歸饔餼儐禮見之其時大夫北面當楣拜受幣于楹間南面知此拜與受自兩番兩楹下文賓拜送
則南授卽拜祇一北面也賓再拜稽首送幣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疏曰按歸饔餼賓儐大夫時賓楹間北面
授幣大夫西面受此賓宜與彼同北面授還北面拜送當云授送拜皆北面蓋據賓而言受字誤也○今按西面當作南面○附按
君善敖氏云按注言受送拜者謂受者送者之拜也象階上謂放儐于堂之禮今詳敖說是勞者揖皮出乃退
賓送再拜揖皮出東面揖執皮者而出○疏曰執皮者在門內當門勞者在執皮者之西故知東面揖也公食禮云公侑
食以束帛庭實設乘皮賓受幣賓出揖庭實出鄭云揖執皮者若親受之禮又云十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則此執皮者得揖從出勞
者之從者亦當訝受也○附按君善敖氏云勞者已執幣不可復執皮故揖執皮者欲其爲已執之以出也今詳親受有拜禮無揖
禮恐鄭注示若親受意非是敖又云公食大夫禮曰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然則此亦北面揖之矣今詳注謂東面揖敖又謂北面
者以食禮文證之當是由東面而轉北面揖出也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
裏有蓋簋音甫或作簠外圓內方曰簠外方內圓曰簋○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
方耳○圜音圓○疏曰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寒具見籩人先鄭注云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

以冬食故謂之爽其文按玉人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彼謂王后故有玉案此諸侯夫人故無之也○補注以玄爲被以纁爲裏而兼有蓋此先細言二竹簋以見夫人之敬其事 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 蒸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疏曰案下文則此太夫先度右手乃以左手共授栗便也鄭注士虞禮云尚棗棗美故知此右手執棗也○附按集說云蒸孰之也擇治之謂去其皮也兼執之者左手執棗右手執栗與士虞禮曰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北面設兩籩而棗在西亦足以見所執之左右矣今詳集說爲是 賓受棗大夫三手授栗 受授不游手愼之也○疏曰初兩手俱用既授棗而不兩手共授栗則是游暇一手爲不愼矣○補注君善敖氏云賓受棗二手共受之既則以右手受栗此亦訝受 賓之受如初禮 如初勞之儀 儐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 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然則賓送不拜○疏曰經言遂以賓入明知有辭請導之雖無文鄭以意言之賓送不拜者以其云遂以賓入謂若公食大夫使人戒賓不拜送遂從之其類也按上君使士請遂以入竟鄭云因道之不言賓送不拜者請事無儐賓亦不儐故其請導賓無拜送之理此大夫勞儐與卿同有拜送之理故云也覲禮大夫

勞侯氏侯氏即從大夫入拜送大夫天子使尊故雖從亦拜送與此異○附按舊說入入國門也賓不拜送者避諸侯于天子使者之禮也今詳此于經文似不貫上文賓又拜送卿者獨不解乎蓋大夫亦應拜送爲從大夫入不拜送者禮之正也侯氏于天子之使雖入亦拜送者乃尊天子使于禮有加非此禮之辟天子使也疏說爲當

右郊勞第十一章 章下凡二條

○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爲儐勞用束帛儐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于庭○疏曰旅擯不傳辭賓使各陳七介而已三辭拜辱者儐從闈內出于大門拜使者辱命出于外也三讓者讓升堂賓使者如初之儀者謂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束帛儐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周禮秋官○附剛中鄭氏曰諸公相爲賓大夫再勞不擯主君將親勞大夫不陳介客亦不陳也臣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主君不出使者代君陳介而致之也其義如此 ○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請辭不受也對答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疏曰辭謂賓辭主人答謂賓答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本經記○今按諸本下句本有辭字注無復出辭字永嘉本張淳識誤曰以注疏考之經下羨一辭字注上合更有一辭字蓋傳寫誤以注文爲經文也當依注疏減經以避注其說爲長今從之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 腆他典反拚方問反謂掃酒○賓至門外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則上尊者○疏曰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云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祭法鄭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不毀之也遷主所藏曰祧天子有二祧以藏先王之遷主諸侯無之但遷主藏于大祖廟故此亦以名大祖爲祧也下文迎賓及廟門受聘享皆在廟是大祖廟可知既于大廟受聘享以尊之若享食則于禰廟燕又在寢禰相親也此鄭義若孔謂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祖爲二祧非鄭義也 賓曰俟閒 閒如字劉音閒○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

沐浴齋戒俟閒未敢聞命○卒寸忽反齋側皆反○疏曰命卽上主人之命○補注集說云言已雖欲速達君命亦當俟主人之暇乃爲之

右至朝第十二章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致至也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疏曰覲禮云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儐之束帛乘馬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也○補注帥謂帥賓也○附按朱子亦謂致館當有束帛不取無儐之說然則二者皆有之而經文僅如是者蓋上有卿郊勞一節既詳言之此則不言可知 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 卿不俟設飧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者明爲新至非大禮也○飧音孫熟食曰飧○疏曰下但云宰夫朝服設飧不言致則此卿致館兼致飧矣致館有束帛致飧空以辭致君命無束帛下記云飧不致是也然此侯伯之卿禮其公之臣亦以幣帛致按司儀云云又曰其臣致飧無幣其五等諸侯致飧則有幣按司儀諸侯相於致飧如致積致積有幣知致飧亦有幣

也○今按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甘其事而下詳其館也上無殮
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其爲致殮耶詳又見下章○附按疏
亦以幣帛致亦
字下當有不字

右致館第十三章 注疏云兼致殮今按非是詳見上下文○章下凡二條 ○司儀諸公
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 如郊勞也不儐耳侯伯之臣致館于庭不拜○不言致殮者君于
聘大夫不致殮也下記曰殮不致賓不拜○疏曰鄭知不儐
者本經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儐知此亦然也君于聘大夫不
致殮者本經致館之下即云宰夫設殮此致館下亦不云致
殮是五等之臣皆無致殮也○周禮秋官○今按注云無儐
未知其何以知之若謂上經致館不言束帛亦不言賓儐之
事此亦當然則當併與無束帛言之不當只言無儐且郊
勞有幣此禮既如郊勞則亦有幣而鄭注司儀諸公致館亦
云凡云致者皆有幣以致之此亦言致不得獨無幣也疏于
上經亦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而於 ○卿館於大夫大夫
此乃遷就其說自相牴牾覽者詳之
館於士士館於工商 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

已○疏曰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云官師謂中士下
士周禮隸僕鄭注云五寢五廟之寢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蓋
前曰廟後曰寢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注云夾室前堂
又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云但有大室自士以上有廟者
必有寢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寢者則無廟故祭法云庶
士庶人無廟祭于寢是也又曰曾子問云公館與公所爲曰
公館鄭注云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彼是正客館彼此兩言之
者若朝聘使少則皆于正客館若使多則有在大夫廟者○
今按疏引曾子問之文如此而下經遷玉賓負右房而立是
不必于廟也明矣鄭注不通當從疏說○附禮記疏曰公館
公家所造之館也與及也公所爲謂公所命館停
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公館 管人爲客三
日具沐五日具浴 管人掌客館者也客謂使者下及士介也○本經記
宰夫朝服設殮 食不備禮曰殮詩云不素殮兮春秋傳曰方食魚殮皆謂是○疏曰不備禮者對饔餼而言饔餼則
生腥飪皆具而又多 餘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
物殮則唯腥飪而已
七 飪而審反○中庭之饌也飪熟也熟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鼎
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饔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

言[illegible]以其陳言之則曰陪○疏曰鼎西九東七者九謂[illegible]
鼎[illegible]牢[illegible]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
七[illegible]陳[illegible]者如其死牢故掌客云諸侯之禮饔餼九牢七牢五
牢其殺牢如殮之陳凡介行人皆有殮饔餼此則如介禮也是殮
之死牢與饔餼死牢實與其陳同亦于
階西階也陪鼎三則下云膷臐膮是也 東堂上之饌八西夾六
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爲本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西夾之
豆六簋四鉶兩簠六壺其實與其陳亦如饔餼○鉶音刑○附按
夾室之饌腥牢下文歸饔餼腥二牢故兩
夾室饌同此殮禮腥一牢故惟西夾有饌 門外米禾皆二十車
禾藁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
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
藁古老反刈魚廢反○疏曰注說諸侯之禮見 薪芻倍禾 各四十
掌客文大夫之禮皆約下歸饔餼知之後倣此 車凡此
之陳亦 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
如饔餼
十車薪芻倍禾 西鼎七無鮮魚鮮腊 衆介皆少牢 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新至尚熟堂上之饌
四豆四簋兩鉶四壺無簠○疏曰知鼎五
者以賓九上介七衆介當五降殺以兩

右設殮第十四章 章下凡二條 ○掌客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
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也然則聘禮所以禮賓是亦
禮介○疏曰諸侯相朝衆臣從君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饔
餼以其爵等爲之禮惟上介有禽獻今不從君而特來聘問
者其待之禮亦如其從君爲介之時也大聘曰聘則卿爲賓
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小聘曰問則大夫爲賓介皆士故此
歷言卿大夫士也
詳見諸侯相朝禮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
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皆爲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烖新有兵冠水
火也○疏曰在野在外殺禮者以其
野外忽遽禮物不可卒備故亦殺之 上公殮五牢食四十簠
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
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侯伯
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

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子男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此一節詳見諸侯相朝禮篇禮物之數章○周禮秋官○附按舊本此下重出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二語今刪之

○飧不致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飧具輕賓不拜以不致命沐浴而食之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疏此重者沐浴可知○本經記○陸佃曰飧不致者設之而已

厥明訝賓于館訝五稼反○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亦皮弁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入于次者俟辦也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辦蒲莧反辦具之辦○疏曰視朔皮弁服本玉藻文若朝天子則用冕服乃陳幣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如展幣焉

圭璋賈人執櫝而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于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介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一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所爲于僞反下爲其同闑魚列反闑音域而上時掌反○疏曰此擯陳在主國大門外主君之擯與賓之介東西相對南北陳之其位相承繼而出者從門向南陳爲擯而出擯者人數本周禮大行人文但天子尊得分別諸侯尊卑以待之諸侯卑故止據已國大小而爲擯數以主位在東故賓在[illegible]西上擯在闑東以擯位並在門東西面故上擯亦西面向君也[illegible]擯者案司儀云三問旅擯鄭云旅陳陳擯介不傳辭故鄭此云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此謂賓直闑西北面主君在門內南面列位之時而言西北東南者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矣上擯東南望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矣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邪陳也各自次序而下者賓之介或七或五或三從南向北次序上次下至末介主人之擯或五或四或三從上擯向南上次下至末擯也東西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者謂上擯入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遙揖賓使前擯者漸南行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南北相去亦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者二人俱立定乃揖而請所爲來之事注又舉朝覲禮以證交擯然覲禮無迎法饗食有迎法故齋僕云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其儀各向本受命反面傳而下者雖言各鄉本受命非一時之事先上擯入受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上擯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末介向末擯邊受命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及其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也又受命傳而下者此乃發賓傳向主君一如前發主君傳而向賓故云亦如之如此三週爲交擯三辭此則司儀云諸公相爲賓交擯三辭者也一徹參个者徹廣八尺參个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旁加各一步者此無正文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旁各空一步丈二添二丈四尺爲三丈六尺○附按疏上擯亦西面向君君當爲賓諸本誤刻也○又按

旅擯之說疏已明大意矣乃轉說轉擯且非此處要義故今節去數行又按是時主君立門內賓立門外此段經文只敘門外故注于闑東只舉三擯言三擯並行立上擯因有請事之事故立稍前而西承擯末擯立稍却而東此上擯所以東南望承擯等也○又按集說云周禮言天子之擯者于其上公則五人于侯伯則四人于子男則三人皆以朝者之爵爲差也此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己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于天子也今詳集說爲當注誤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公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摠無所別也於是賓主人皆裼○別彼列反裼西歷反○疏曰待其君則如司儀所謂公皮弁交擯車迎拜辱故此知是降也春秋之義卿稱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是總無別也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又云執龜玉襲下行聘時執玉皆襲此未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故賓主皆裼也○附君善拔氏曰于此乃迎賓于大門內則先時公猶在中門也大門內者其在門右西面與此大夫亦謂上擯也於公之迎賓也諸擯皆從之上擯出納賓而承擯紹擯皆立于門東北面賓入門左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相息亮反○疏曰此注亦多約下入廟行聘享文入門之後每事皆上擯相君也○附

若善敖氏曰賓東面向公介立于其東南北面西上**公再拜**南面拜迎○附按集說云賓入門左而公乃拜之是西面拜迎于入門右之位也今詳為是**賓辟不答拜**辟音避下以意推之○辟位逡遁不敢當其禮○疏曰奉君命使不敢賓故辟酬亢之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此賓謂聘卿大夫也中門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後戶豆反下同行戶郎反棖直庚反爾雅謂之楔門兩傍木也○疏曰諸侯三門皐應路則應門為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大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墻隔墻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墻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大祖廟門中則相逼入大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言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者非只聘享向祖廟若饗食向禰廟燕禮向路寢皆當然也自君入門至不履閾亦是通法此經謂聘客鄭并引兩君相見欲見卿大夫來聘還與從君為介時入門同又曰以門閾言之若主君既出迎賓主君與賓並入主君于東闑之內賓于西闑之內並行而入上介于西闑之外上擯于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棖與闑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如是得君入中門之正上介上擯俱得拂闑又得不踰尊者之迹矣門中以之正者謂兩闑之間卑不踰尊之迹者士以大夫為尊大夫以上介為尊上介以君為尊也此經聘賓入門還拂闑故注謂賓自闑西不敢與君並由之是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鴈行不別○今按江都集禮廟制諸侯立廟有出中門外之左古者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此疏之說不同未知孰是門闑之說與玉藻疏亦不同今見本章下記○附按君善敖氏云此聘賓入自闑西則上介亦由棖闑之間士介亦拂闑矣今詳注疏及敖氏之說入門賓後君則擯後賓賓之介並擯各鴈行隨君賓而入此參差相去之間擯與介相及不遠賓既拂闑仍卿介之迹上介亦仍大夫介之迹次介末介亦仍士介之迹於禮文通合**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于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公迎賓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疏曰省內事謂如曲禮主人請入為席之類君行一臣行二者見君行近臣行遠尊者宜逸卑者宜勞也初命迎賓于館之時卿大夫士固在朝矣及賓來大門外陳介之時主君之擯亦在大門外之位君在大門內時其卿大夫不以無事亂有

執[illegible]上廟中在位矣又當行事之時公授宰玉士受皮宰夫授公几者不見此官等入廟之文明此官已先在位而俟也又曰君行一臣行二出齊語晏子辭○今按齊語無此辭今見曲禮篇雜記章○[illegible]說云廟未詳其為何廟以差言之則受天子之聘宜于太廟[illegible]諸侯之朝若聘其于高祖而下者與凡主人與賓揖而入門若[illegible]義俱入則為道之自入則為禮之○附按集說云中庭東方南北之中入而俟賓于此尊也若敵者則俟于門內公立蓋西面今詳若以四方之中言之下三揖疏又言南面立則疑于堂上之賓展門內之當宁恐國君與賓行禮如此立而大儆矣似當以敖說為正**賓立接西塾**接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于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于士○塾音熟近附近之近○疏曰介北面西上者以上文入竟展幣時賓立于幕東故介東上今此隨賓在門西故介西上皆統于賓也○附按集說云按門逡者在其南而東面也介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今未詳孰是**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席西上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illegible]至言獨信也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右彫几○依前之依於豈反本又作扆繢戶內反純章允反○疏曰知在扆前者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王位依前南鄉設筵几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但天子以屏風設于扆諸侯無屏風為異席亦不同也上入竟之至請事近郊下大夫請行皆是謙問不敢以來之已國不正言之至此正問之而言請命是其事至言停矣周禮司几筵文彼諸侯祭祀席三重上又有加莞筵紛純不引者文略可知引之者證此所設者設常祭祀之席也○補注君善敖氏云賓至廟門乃設几筵者君禮也**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授圭不起賤不與為禮也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繅有組繫也○鄉音向下同**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上介北面授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盛禮不在于已也屈繅并持之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疏曰引曲禮者彼記人據此絇組尺為繅藉不據者皮衣木版藍以五采之繅藉也執玉其有藉者則裼據此賈人垂繅以授上介上介不襲受之時也其無藉者則襲據此上介屈繅以授賓賓襲受之時也記人直記裼襲之義不論盛禮在已之意故各舉一邊而言也○附集說曰襲而執圭者惟賓與主人行禮者二人耳故上介不襲而執之**賓襲執圭**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為其相蔽敬也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盡津忍反○疏曰臣于君所合[illegible]以盡飾今既

執圭以瑞爲敬若又盡飾而裼則掩蔽執玉之敬故不得裼也充猶覆也○附按集說云襲謂襲上衣不見裼衣也聘以圭爲尊吉服以襲爲異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襲而執圭以行禮欲其稱也不言垂繅可知也今詳集說似較注疏爲妥擯者入告出辭玉擯者上擯也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命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納賓賓入門左公事自闑西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隨賓入也介無事止于此○疏曰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賓皆入與此同也○今按疏說與此不迎當闕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疏曰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入門將曲之時既曲北面之時主君背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乃賓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之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霤相近而揖也○今按疏說蓋印本差誤今以文義考之更定如此○附按此疏朱子但按之而更定印本差誤處要未細正其說也今詳堂下庭地碑在中庭之中堂塗各在東

西階下之中此三揖時主君之東房中庭西面南北與碑並東西値東堂塗賓入門將西折入西堂塗與主君背故揖既折少西行値西堂塗還北面與君見故又揖此兩揖主君皆立而向賓與揖賓進北行堂塗至當碑西方之中庭與主君並兩當碑相向揖自此乃君賓俱北行至堂俟注三揖之說似當如此看至于階三讓讓升公升二等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先悉薦反○疏曰諸侯階有七等公升二等在上仍有五等而得云君行一臣行二者但君行少臣行多大判而言○補注集說云公升二等賓乃升臣也下云公左還北向則此時公升堂西向可知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相鄉○附按于此賓便見公升東楹東西面可知下于公當楣便見賓在西楹西少北賓當楣亦可知凡經五見省文如此類者其節以此識之擯者退中庭鄉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賓致命致其君之命也公左還北鄉當拜擯者進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公當楣再拜楣亡悲反○拜貺也貺惠賜也楣謂之梁○附按賛說云此拜爲將受玉今詳此時受玉後又還玉蓋拜君遣使者來聘之惠拜畢而受玉非爲受玉拜也注說爲是賓三退負序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補注集說云公再拜之間賓凡三退見其頃刻不安也三退則負序而立矣公側襲受天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凡襲于隱者公序坫之間可知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見賢遍反下以意求之坫丁念反○疏曰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案大射云公卒射小臣正贊襲是也凡襲于隱者案士喪禮小斂主人袒于戶內襲于序東喪禮遽于事何襲序東况吉事乎明知襲于隱也公序坫之間可知者士喪襲于序東謂于東序東地上此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爲坫鄭以意斟酌隱處無過于序東坫北也無正文故云可也中堂南北之中者凡廟之室堂皆五架棟南北皆有兩架棟北一架下有壁開戶棟南一架謂之楣則于楣北有二架楣南有一架今于當楣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于南北之中始受玉故云南北之中乃入堂深尊賓事故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者兩楹之間爲賓主處中今于東楹之間更侵東半間故云然也○補注君善敖氏云東楹之間四分楹間一在東也凡堂上授受贄幣之禮敵者則在兩楹之間主人尊一則于東賓尊則于西此聘君于主君其尊同致君之命宜降主君一等故使者就主君于東楹之間而授玉也○附按疏引大射小臣正贊襲彼襲字對其上文袒字即與喪禮之袒襲同此襲字則全別矣說見下文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位無事賓

降介逆出逆出由便賓出聘事畢公側授宰玉使藏之授于序端○補注君善敖氏云授玉于上公尊也公受玉時亦垂繅宰既受之則屈繅矣裼降立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又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褻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裼者左降立俟享也亦于中庭○麛音迷或作麑同豻五旦反胡地野犬也褻本又作褻詳又反絞戶交反爲溫爲其皆去聲襢音但○疏曰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見裼衣者謂裼袷前上服見裼衣也諸侯與其臣視朝則行聘禮皆服麛裘但君則麛裘還用麛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褎裼衣君臣亦有異時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唯臣同絞衣爲裼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衣弁亦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亦同素積以爲裳白舄臣用白屨也○附按賚說裼者偏免上衣而見裼衣也此裼亦左爲之與按此袷注前後二義以解則似爲袒裼之裼與喪禮之袒襲同矣今詳喪禮之袒襲乃襲其

前時之袒一衣而爲袒爲襲也玆則裼衣爲當而襲衣爲特異裼襲各一衣也蓋喪禮之左袒而扱諸右者以便作事故事畢則必襲玆明裼時已脫去其襲衣故其後無復襲之可言也蓋此章賓與公初見時皆服皮弁服卽所謂素衣麑裘也朱子于論語註曰賓衣以裼裘是素衣卽裼衣也裼衣并未嘗如喪禮之袒又烏能自爲襲則是當賓將執圭時于其裼衣又加一襲衣耳公當受玉時亦然其後賓卽衣襲衣而出故公于賓出公授宰玉後乃去襲衣而裼降立賓亦于門外去襲衣而裼故下章總言賓裼後皆不襲最後至還玉時乃復襲斯見聘事之重不然如註與舊說聘時不襲不見裼必有一衣在裼上乃得不見此與愚說同惟是凡賓與公見時皆必衣襲衣但偏袒其左而露裼衣爲此不整不恭之象乃反謂是見美夫裼衣有何美耶彼玉藻言裘之裼也見美也謂裼衣兩袖皆短見裘之美耳豈謂裼衣美哉且是襲衣爲其所常衣安在其爲特異故以此襲爲裼上加一襲衣裼爲脫去襲衣似于情事始皆合也

右行聘禮第十五章章下凡十二條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 訝五稼反○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疏曰大聘使卿主人使大夫訝小聘使大夫主人使士訝士皆有訝自介以下皆訝之注所云者據此稱是侯伯之卿大夫躬而言所訝者謂初行聘及饗食燕皆迎之故鄭君無所指定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 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疏曰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使其臣大聘小聘所使者又各降二等其次皆以其步數就西方而置之末行禮之時止于其中將行禮乃出也○以上本經記○今按周禮幕人掌相會共帷幕掌次掌張幕此宗人字恐誤

○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客辟逡遁不答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疏曰上經云賓三退負序此云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此亦執圭將授言辟者儀禮是委曲行事此周禮據人抱而言故不同也○周禮秋官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行于後宗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楔古八先結二反○疏曰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闑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

賓入不中門不履闑 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闑門限

公事自闑西 聘享也

私事自闑東 覿面也○疏曰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又謂之門橛棖謂門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玉藻○今按此云門只有一闑唯上經賓疏獨云門有二闑故中門之處及君與賓介行之次第皆有不同未知孰是當更考之○附按注言君入必中門若只有一闑則就全門而言中是君亦拂闑矣又就半門而言中是君亦中棖與闑之間矣烏能分別其爲君入乎故全注語未能湛而疏直解君中門爲當棖闑之中然不應三介獨中介與君同且本章經言每門每曲揖注引玉藻此文而謂卑不踰尊者之迹然則中介已踰尊者之迹矣今詳記文先言君乃細別三介又明言賓入不中門則是君入自獨爲中門矣今欲下三介之外言中門且使卑不踰尊者之迹一語實有著落則非門有二闑不能也賈疏似長

○大夫見于國君國君拜其辱 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疏曰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嫌與君抗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右拜其辱○疏曰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前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故鄭引聘禮者初入門主君再拜其辱也(以上曲禮)

○唯大聘有几筵 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爲神位○附按此下舊本有禮不拜至一條詳記文當屬禮賓章下今移編後

○辭無常孫而說 孫音遜說音悅○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附按受命不受辭謂受命之人意于君至辭則撰自使者不必君之授之也

辭多則史少則不達 史謂策祝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至極也

○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 慎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疏曰此當聘在主君廟門外上介屈繅授賓之容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受志趨 皇自莊盛也讓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主如揖下

如㚬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音升上示掌反蹜所六反○疏曰授謂授玉志趨謂念鄉入門在庭執玉徐趨今當亦然若降堂後趨則疾而翼如也平衡謂與心平曲禮國君則平衡是也足蹜蹜如有循謂徐趨○附按君善敖氏云讓謂必後主君也經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今詳敖說爲是敖氏又云將授謂發于負序之位將授玉也行而張足曰趨曲禮堂上不趨執玉不趨特志于趨耳言其急于授君而行速也注云志趨卷豚是已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 爭爭鬬之爭重失隊也而后猶然後也○隊直類反○疏曰授玉之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隊也聘享每訖君賓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退謂出廟門更行後事非出大門也○附按君善敖氏云授如爭謂尚疾而不敢留君也承下如送謂既授則以手承公手之下而未即退防玉之失墜也如送者如送客然言其未即退之意也君還東面而後賓退今詳疏以授如爭承四字爲一句下如送句若敖氏則以三字爲句將三句解成一串極是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 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豚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没階趨進翼如也○卷去阮反豚大本反○今按注趨

進進字衍卷豚義見曲禮 及門正焉 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于威儀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記異說也 ○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愼 記復卷轉也豚之言若有循

執玉異說○以上五條本經記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重愼之也圭君也克勝也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重愼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絶地 ○曲禮

擯者出請 不必有事之有無 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 許受之 庭實皮則攝之毛則內內攝之入設也 攝之涉反○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凡君于臣臣于君麋鹿皮可也○并必性反○疏曰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文無所屬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入設參分庭一在南者見昏禮記但此右首彼左首者昏禮象生故與此異也凡君于臣謂使者歸若使卿贈如覿幣及食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臣于君謂私覿庭實設四皮及介用儷皮此皆有麋鹿皮 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 張者釋外足見文也 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 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附君善敖氏曰受者自後右客則容既授亦自後而出皆于牽馬之儀相變也 賓出當之坐攝之 象受于賓○補注當之謂賓出而過士受皮者將既張之皮坐而復攝之 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 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于生也○疏曰如入左在前者皮四張三人入門時先者北面在左西頭爲上條取皮向東者亦左在前向東爲次第也皮右首變于生者曲禮云執禽者左首士相見贄用雉亦頭奉之下大夫執鴈上大夫執羔如執雉皆左首○附按舊說右當作左字之誤也士昏禮皮左首此亦宜然入時不言左首故于此因見之東適東壁也亦逆退此庭實之儀當與昏禮參考今詳入即入設之入上設皮者上面在在前此取皮向東者逆退當右在前注解如字恐未合享禮君首昏禮左首異同無他據而經文如字之前則似以首之所上言也疏中餘字未詳

右享禮第十六章 章下凡三條

○及享發氣焉盈容 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 衆介北面蹌焉 蹌七羊反○容貌舒揚○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 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疏曰左先者皮馬以四爲禮北面以西頭爲上故左先入陳也君子不以所無爲禮者按禮器云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言當國有馬而無虎豹皮則用馬或有虎豹皮并有馬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附按君善敖氏云皮馬相間謂庭實若相繼而兩設用皮則俱用皮用馬則俱用馬或不能然則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間而設亦自無害于禮云可者許其得之辭今詳此解間字與注異然以馬代皮意仍同也 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 馬出當從廐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 ○若君不見 君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 使大夫受 受聘享也大夫上卿也 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 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疏曰此時升降皆與下經還玉之儀同但彼賓自大夫左受之此大夫于賓左受之爲易處也 此不禮 辟正主也○以上三條本經記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如公立于中庭以下○補注君善敖氏云聘享皆致聘君之命也夫人不可以親受君代受之其受之之禮皆與已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

右聘享夫人第十七章 章下一條

○辭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 此賛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疏曰夫人與君敵體今君使致禮來主人不敢當故云以社稷故明夫人同主社稷彼國亦得聘之其惠不由已也然其卒亦自當之曰寡君拜命若下文問卿則與君不敵故敢當之言君既寡君延及二三老也○宋本經記○附按聘享先國君卽及君夫人皆奉本國之君命故主國之臣辭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非奉夫人命以享夫人也原疏云今夫人使致禮來誤矣故易之爲君字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附按君善敖氏云若有言因聘以言之故卒聘而後行此

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代晉之類今詳敖說爲是

右有言第十八章 章下一條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 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疏曰簡據一片策是衆簡相連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之字數○今按此簡之長及字數皆未詳或六經之策皆二尺四寸乃與下數合當更考之○附按策二尺四寸則半之者一尺二寸三分居一是八寸故曰乃與下數合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 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不于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國君也人內史也書必璽之○稠直九反處昌慮反璽音徙○疏曰左傳襄二十九年有璽書杜注云璽印也○宋經記○附君善敖氏曰公既受書客降出公以書授宰降立乃使人與客讀書于廟門外欲其審也不于內讀之者客降則出矣無其節也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 公事畢

賓奉束錦以請覿 覿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疏曰鄉將公事者聘享是也此行私禮爲交歡敬也卿初仕見已君及卿皆見以羔若諸侯相朝其臣從君亦得執羔見主君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卽其事也○補注君善敖氏云奉君命而使則其覿禮宜與他時見于國君者不同故不用其摯而用幣與庭實也

擯者入告出辭 客有大禮未有以待之○疏曰大禮謂聘享未有以待之謂未禮賓故止客請覿而下文先行賓禮也

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 告賓許也○附按舊說請禮之禮當作醴字之誤也是禮主于醴故雖用幣猶以醴名之今詳士冠禮鄭注謂醴賓當作禮賓朱子從之則舊說非也

宰夫徹几改筵 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左彤几者則是筵孤也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莞音完與音餘○疏曰賓席東上對前爲神而西上也司几筵有五几從上向下序之天子玉几諸侯彫几孤彤几卿大夫漆几下有素几喪事所用

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 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疏曰前聘享俱是公禮故聘

訖而享公不出迎此禮賓是私禮故云更端而出迎也○補注君善敖氏云出出廟門也公于門內之揖不盡與向者同遂乃云如初者見其亦三揖耳

公升側授于序端 漆几也○附按傳說禮賓之禮升當拜至此不者其辟朝君之儐禮與周官司儀言諸侯相朝之禮云登再拜下云儐亦如之則其儐禮拜至可見矣今詳司儀所云登拜乃受幣之拜未足爲拜至之証但記文禮不拜至自以禮賓之禮言而其義未詳姑存此說

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 內拂几不欲塵坋尊者以進自東箱來授君○坋蒲問反○疏曰按覲禮几俟于東箱

公東南鄉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 進就賓也○疏曰宰夫奉几兩端故公中攝之復擬賓用兩手自公手外取之故也○補注拂几應卽以袂拂之故拂几而振袂者又欲自潔其袂乃好中攝此几而進莫非敬也君善敖氏云宰夫既拂公又親重拂之敬也集說云攝持也

擯者告 告賓以公授几

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 未設也○疏曰未設者俟公拜送乃設之○補注訝迎也必迎而受者尊君也

公壹拜送 公尊也古文壹作一○疏曰賓再拜稽首公乃壹拜當空首故云公尊也○今按此經云公拜送而下文乃云賓答再拜此疏反云賓再拜而公乃拜誤矣其言空首則得之○附君善敖氏曰壹拜者

送几之常經必著之者以賓答再拜稽首嫌此拜爲再拜也○附按疏當云公止壹拜今用乃字則有語病故未達其意賓以几辟辟位逡遁○附按賓受几公拜至公拜畢賓乃設几然後答以再拜稽首則此時賓不及拜立受公拜故在筵前東面之位逡遁而辟几在手因言以几辟也几各篇進爵授受之禮獻酢酬皆先拜而後拜送蓋授者執所送而將授故受者得先拜受既拜而受則授者始得拜送下文公之進醴進幣皆然者惟酒醴與幣皆授于賓手故也若几則設于筵故設者進欲設之而賓不敢當遂先受之故此與昏禮皆言賓以几辟也此更云賓進訝受愈見尊公因賓受故公得先拜送儆賓也文因公拜送賓即若代公而執文所以敬公也則下文于公拜畢設几者蓋亦若代公而設與凡進几之禮不同于進酒醴與幣者其義如此下文賓答再拜稽首君亦立受不言辟者君尊也則下文公拜送醴賓亦在位立受當言賓辟不言者省文耳至下文公致幣公壹拜賓降蓋公方拜賓已轉身而降降即辟意且以此時禮已畢故可得以降爲辟也若他處賓主相敵凡先拜受後拜送其拜既參差當之者無不少退即此辟意經多不言者以最初篇已詳後皆省文耳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凡賓左几○疏曰禮未成者鄉飲酒云卒酒成禮也設几主爲卒酒今未卒醴故云禮未成也賓左几者對

神右几也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柶音四枋彼命反○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觶以禮自東箱來不面擸不訝受也○擸以涉反○疏曰宰夫上授几時自下而升東箱今當亦然經不言者略淺也不訝授者公面向賓宰夫來公傍側並授與公是以下文公側受醴公側受醴將以飲賓○飲於鴆反○附集說曰受醴不言序端者如受几可知公既受醴亦進筵前西北面○附按士冠昏禮贊者酌醴授觶皆面葉此宰夫面枋不同註因言訝授並授以別之義通至公側受醴與上公升側受几公側襲等側字皆作獨字解言公獨受不須擯者之贊也疏因並受進解爲傍側之側似誤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賓壹拜若醴質以少爲貴○疏曰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今賓于上下皆再拜稽首獨此一拜鄭因據大古之醴質無玄酒配之故壹拜以少爲貴也○補注集說云壹拜亦受醴之通禮必著之者嫌賓拜當再拜稽首也賓于公乃不降拜者亦辟受幣之盛儀也授几授醴其禮均而此乃登拜者彼答公拜此則先拜不無輕重也位西階上北面位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陳曰按上文擯者退當在中庭今退負塾者以有宰夫相已無事故也若夫宰夫則在中庭

矣○補注集說云擯者至此方退則是送几授醴之類皆擯者告之矣經不盡見之也凡擯者之退近則中庭遠則負塾皆視後事之久進以爲節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庭實乘馬○補注君善敖氏云賓祭醴而庭實設以爲節也下文公用束帛及擯者進之節皆倣此庭實亦設于西方西上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啐七內反尚與上通擸音獵○降筵就階上○疏曰以左手執觶右手以柶祭醴訖降筵北面以柶兼幷于觶兩手捧之就階上者以鄉飲酒獻酢卒爵各于其階明此亦在西階之上○附君善敖氏曰尚擸以擸鄉上也必以柶兼諸觶者欲便于啐醴也必尚擸者欲便于建也北面于西階上乃兼之則是先柄亦加柶于觶矣○補注擸持也即上文面枋之枋謂柶之柄也以相兼屬觶柶在觶外與觶并處故疏言兩手捧之尚擸言柄在上也至下文建柶建立也則順投柶于觶中而柄即在上故曰建公用束帛致幣也言用尊于下也亦受之于序端○疏曰凡言用者皆敬而尊之之意此君親用束帛禮賓故言用尊于下也前公受几于序端此亦當然建柶北面奠于薦東糟醴不啐○附按上明言啐醴恐注誤擯者進相幣相息亮反○贊以辭賓降辭幣不敢當公禮也公降一等辭辭賓降也○補注集說云且不

許其栗階升聽命栗階趨君命尚疾不遽步○疏曰凡栗階者其始升亦連步于上栗階不過二等今云不連步者但謂栗階其始升連步則有之降拜公辭不降一等殺也○殺所界反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亦訝受而北面者禮主于已已臣也○疏曰前行聘享時賓東面主君西面訝授受但以奉君命故賓不北面此以主君禮已已臣也故北面受也上几受醴亦是已之禮以禮未成故不北面也○附集說曰當東楹言東西也其南北亦中堂受幣當東楹其視爲君將幣者又過東矣退東面俟俟君拜也不北面者謙若不敢當階然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不俟公再拜者不敢當公之盛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也○疏曰此賓主俱謙公之本欲再拜賓見公一拜則降不敢當公不止遂再拜也事畢成禮者前受几及醴公皆一拜今事畢成禮不可亦自尊故送幣亦再拜也○附按凡受幣送幣無論尊與敵皆以再拜爲禮公于此一以再拜致盛禮一以答賓再拜稽首之重也賓執左馬以出受尊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并左右靮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靮丁歷反○疏曰曲禮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猶呈見故謂牽馬人爲效馬者也○補注上言公用束帛此言公又以四馬爲禮若前賓享公束帛加璧又有內設之皮故敖氏云左馬者上馬也故賓

親執之贊至執幣乃北面右執馬右旋而出凡賓受主人禮其于庭賓可以執則執之與主人之受禮異也賓出而公降

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從才用反 從者士介

右禮賓第十九章章下凡三條

○禮不拜至以賓不于是始至今文禮為醴○疏曰賓前日初至時主人請行禮賓言俟閒故今不是始至也○附按此記文所言禮正禮賓之禮也舊本附行聘禮章下今移此○又按拜至之禮始見于昏禮之禮賓凡飲射燕食皆有之為拜賓至此堂之義豈以至國論乎注疏說未確○

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大音泰○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如豆而卑○卑劉音婢

薦脯五職祭半職橫之職音職○職脯如版然者或謂之脡皆取直貌焉○脡大頂反

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扱初洽反○卒謂後扱

○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士士介從者○以上本經記○

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禮再拜稽首君答拜禮以醴禮客○疏曰知以醴禮客者案上經禮客用醴齊異于君饗也○周禮秋官

私覿奉東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覿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贊者居馬間扣馬也入門而右私事自闑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若介則特覿也○辟音避扣音口○疏曰賓總八轡在前牽之上闑人贊者各居兩馬閒各用左右手扣一匹也○玉藻云公事自闑西鄭注云聘享也私事自闑東注云覿面也此行覿禮故引之○附按君善敖氏云此亦擯者出請入告而出許不言者可知也總謂以物合乘馬之八轡而束之也二人自牽之乃云贊者言代賓為之所以見庭實後入之意也今詳賓出復入自應有擯者為之傳命注又言不復請不待辭者承上章言二說不同各言其半兼之乃見也覿下文儐皮亦一人贊上介且不執皮則賓應不牽馬敖氏似長恐註疏誤也敖又云賓再拜稽首而公不答拜者不受此禮也

擯者辭辭其臣

賓出事畢○補注集說云亦以不受其辭

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將還之也贊者有司受馬乃出凡取幣于庭北面○疏曰贊者有司受馬乃出者賓出之時贊扣馬者未出待人受馬乃得出所以者幣可奠之于地其馬不可散置○補注君善敖氏云西面于東塾南鄉賓也然則賓之外位常接西塾矣牽馬者蓋在擯者之南少退

擯者請受請以客禮受之

賓禮辭聽命賓受其幣贊者受馬○補注主請以客禮受賓始猶辭者臣也終聽命者外臣而奉其君命者也下文皆所謂以客禮受者

牽馬右之入設也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于是牽馬者四人事得申也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

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以客禮入可從介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公再拜者以其初以臣禮見新之也○疏曰臣禮見謂初入門右故今以客禮再拜而受新之也○附按下文賓負序則升西楹西東面可知賓以東面而覿主君則公升東楹東西面與賓覿亦可知此北面再拜蓋即左還北鄉當楣之再拜也文不具者賓既以客禮見其儀文與聘禮同者悉不重著惟為覿禮異者序見之通下文皆然又此拜即下文再拜幣之拜也無他意義

賓三退反還負序反還者不敢與授圭同○附按反還二字其義未詳敖氏云反還者反西面而復東鄉也三退而反還愈不敢安矣聘時執玉故不敢反還今詳敖說是謂賓轉身西面而退稍立再退稍立三退則復轉西面者還東鄉為反還遂負序而立矣若聘時執玉之三退則東鄉退步始末皆不轉身故曰不敢反還也

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不言君受略之也○補注集說云此已禮也故振幣去塵乃授君以示敬

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還戶串反○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受馬自前變于受皮

牽馬者自前西乃出自由也○疏曰四馬並北面牽馬者皆在馬西士既受馬其最西頭者便即出門下須由馬之前其次東三匹者皆由西于馬前而出故云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據三人而言也○附按牽馬最西上者亦稍進而前乃西蓋與後左人由馬前者相牽而行故經文統言之

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送幣于階東以君在堂鄉之○疏曰此言賓拜送幣者私覿己物故也前享幣不拜送者致君命非己物也○附按君善敖氏云拜于西階東別于己君也凡人臣于與國之君其拜下者皆不當階若拜于階下者己臣也拜君命亦然今詳敖說細

拜也君降一等辭君辭之而賓猶拜從也

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煖乎未敢明說○疏曰唯此及公食皆著其辭與然可見文云未敢明說者謂餘辭固可以類推但疑事無質故上注每云其辭未聞也○附按寡君從子三語說見公食大夫禮篇拜至章但同一辭

拜而此予當下其拜未成故賓升階後不命而成拜 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 成拜○附

按君善敖氏云公西鄉郎俟拜之位也今詳此俟拜送則上文公再拜其爲拜受幣可知又此禮在授受間與凡東面俟者曰公

少退 爲敬○補注君善敖氏云君尊乃少退辟之者答其反還之意 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 廟中宜清 公降立

右私覿第二十章 章下凡三條

○私覿愉愉焉 愉羊朱反○容貌和敬○疏曰享時容貌盈容舒于聘時之戚色私覿又舒于盈容 出如舒鴈 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也○疏曰出又舒于愉愉也○附君善敖氏曰如舒雁謂儀容舒遲如雁焉 ○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 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疏曰臣統于君雖是私獻已物亦以君命致之故云將命○附君善敖氏曰玉藻云親在行禮于人稱父此臣有獻于他國之君而稱其君命亦其義也 擯者入告出禮辭 其辭獻也 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 送獻不入者奉物禮輕○疏曰若以私獻入則是主于貨傷害于享覿矣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私覿 傳

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 東面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疏曰擯者從門東適南方西行于賓北東面坐取幣入告于君及出一請于賓而受之擯者與賓敵故云宜並受也 賓固辭公答再拜 拜受于賓也固亦衍字○疏曰上文擯者祗請受不云固明知賓亦不固辭故云衍也○補注君善敖氏云公拜亦于中庭 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 相贊也 擯者授宰夫于中庭 亦藏之○既介覿 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 兄弟謂同姓若昏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于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以上本經記 ○

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面 私面私覿也鄭司農云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 私獻 既覿則或有私獻者 再拜稽首君答拜 周禮秋官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 玉錦錦之文纖縟者也禮有以少文爲貴者後言束辟之便也○縟音辱○補注君善敖氏云上介之錦反文于賓與士介者以無庭實故也 擯者入告出許 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 儷猶兩也上介用皮變于賓也皮麋鹿皮○儷音麗○疏曰賓用馬介亦因云變也○補注君善敖氏云賓卿也私覿之庭實用乘馬上介大夫也用儷皮士介不用庭實此固禮之差等然亦因其稱之厚薄而爲之品節焉禮意人請並行無關于此見之矣 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 皆者皆衆介也贊者奠皮出○補注君善敖氏云上介士介尊卑異乃同覿者尊君不敢自分別且辟賓禮也 擯者辭 辭其奠

其臣 介逆出 亦事畢也 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 此請受請于上介也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疏曰鄭以其請受之下經云委皮南而執幣者西面故知當請之時立于門中可知言隨者謂相隨從故昏禮記云納徵執皮隨入注云爲門中阨狹記云凡庭實隨入左先明此出時亦隨出而立也按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則二丈一尺闈東明不得並出也○今按疏闈東下當有脫字○附按君善敖氏云其幣上介之幣也二人舉皮從其幣亦並行而出出請受者言其出爲請受也合辭此出請受適舉擯者士有司之出而先目其事之詞也其出則擯者先舉皮者從之士又次之此乃其方出也 委皮南面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介私覿 三九

擯者既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之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復扶又反○疏曰上文舉皮者從幣出在後可知立門中時未得委皮故執幣者進即位乃得委之也執幣者西面其皮不西面委者以皮入右首右先故南面橫委于門中當門北上執皮者北面受之而乃入便也○附按君善敖氏云執皮者從上擯出門不俟上擯之釋辭即委皮而退下文執衆幣者于是由皮東而進從擯者于東塾南即西面北上也今詳此乃出門而至請事之位也 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 上請于上介也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疏曰上自擯者執上幣上至請受是其次也此自委皮至請受是其位也此言西面北上則上當有北面東上之文如下云士介覿幣時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是也此宜有士執衆幣立于南面之文如是者互文也上言約者雖互見其文文猶不備上當言擯者執幣士四人北面東上坐取幣從有司二人坐舉皮從其幣出隨立于門中擯者出門西面于東塾南請受士執幣者進立擯南西面北上執皮者南面委皮于門中北上如是乃爲交備也○補注此請受與上章請賓者同亦請以客禮面受○附按此請受乃擯者有事之正文也注疏因不別本章上下二請受字前處後實遂乖中出枝節殊多不合君善敖氏辭別當可正其失 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 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受

之○附集說曰士介亦告詞受其幣者此時統于尊者而不敢異之也介既受幣贄者乃取皮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皮先者介遂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疏曰賓覿時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升賓至此時揖而後進明此介亦至揖位而立公再拜拜中庭也不受于堂介賤也○疏曰上云公降立別無更進退之文自受享以來皆在中庭也○補注君善敖氏云公拜蓋西面也下放此○附按此中庭敖氏謂東方之中庭也

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疏曰介初在揖位君在中庭奠皮近西故介發揖位經皮西北出三分一乃東行北向當君乃北行至君所乃授幣○附按介下當有辟字凡公再拜賓猶退辟此不言者省文耳

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不側受介禮輕○疏曰不云側者當有贄者于公受轉授宰故云介禮輕也○附按集說云公不離位宰就而受之殺于賓禮也言自公左則受之于公可知文主于受者故不言側今詳集說爲確注疏似失之

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補注集說云有司至是乃舉皮亦異于受皮之節也

擯者又納士介納者出道入也○道音導士介入門右奠

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客禮見○補注君善敖氏云此與初禮同乃復爲之者以既受上介幣復入則禮更端也

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于主君固衍字當如而大夫也○疏曰按下士介而大夫時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無固字故知此固衍字

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闕外西面公乃遙答拜也相者贊告之○附君善敖氏曰公不終親受幣乃答其先奠幣之拜公是時拜于東方之中庭而介位在門外之西則擯者相拜宜西北面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正其主位亦不背客謂此類也○附按上文禮請受賓辭己不以客禮受也故此處變文言公答再拜而下文並無士介拜送幣之文與上文賓上介皆不同然則此即所謂以臣禮受之也

士介皆辟辟于其東面位逡遁也○補注此時士介四人皆在門外位下言士三人者主國之士耳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俟擯者執上幣來也

擯者進就公所也

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使宰夫受于士士介幣輕也受之于公左賓幣公側授宰上介幣宰受于公左士介幣宰夫受于士敬之差

執幣者序從之序從者以宰夫當一一受○附君善敖氏曰宰夫受上幣于擯者士三人各執所取幣以其序從宰夫退也

右介私覿第二十一章一章下條

○君于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不臣人之臣○疏曰君于己士以其賤故不答拜然士介聘還亦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答拜者以其初爲士敬之故也非其臣謂他國之士非己尊所加故答之○（曲禮）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賓既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也○疏曰逆道者介爲首賓爲尾也知必逆出者上文特說云賓降介逆出又聘夫人私覿諸聘禮之等皆介逆出此亦當然也

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並行閒亦六步

及大門內公問君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于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于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此公問君之類也○蘧其居反○今按所引論語非聘事意略相類耳○附按君善敖氏云鄉者行聘之時各有其節不可亂之故問勞之事至是乃爲之也及大門內則賓東面公西面而問之是時上擯往來傳所承擯紹擯亦負東塾今詳注謂上擯南面誤

賓對公再拜拜其無恙公拜賓亦辟○恙羊亮反○疏曰爾雅恙憂也

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勞以道路之勤○勞力到反下同

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于是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行下孟反躩屈縛反○疏曰按送賓用上擯孔子爲下大夫而得爲上擯者君使擯也○附按注言公既拜客趨辟是賓不答拜也今詳燕禮及大射儀公答不送則此不答拜者凡送之禮皆如是與抑賓代本國君除公勞賓賓再拜稽首而外凡公之再拜者賓皆不敢答拜故于此送亦答與當再詳之○又按前致館中賓迎再拜受致而拜及賓送詞所卿皆不答者亦以致命之故則此處可知○又按論語有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注即據以爲擯送賓出之反告但下文出後仍有請事辭許一而未可合也

賓請有事于大夫請問卿也不言問聘亦問也嫌近君也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近附近之近○疏曰從朝以來行聘享行禮賓之事事已頻矣今日即請未可即行故云反命因告之告之而已是以賓至館行勞賓介及受饔餼終日有事明日乃行

問卿之禮也賓所請問卿宜云有事于某子故下記云幣之所及
皆勞鄭云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是也○附
君善敖氏曰大夫者卿也下大夫嘗使至者亦存焉將問大夫乃
先請于其君者明以君故而問也不于內遂請者尊者之禮未終
不宜以卑者之事亂之也賓請公辭許皆擯者傳之○附按注文
謂擯者入先反君送賓出之命乃以賓所請告之正先君後大夫
之義疏說非是公禮辭許禮辭一辭賓卽館卽就也少休息也

右公送賓問君勞賓介第二十二章章下凡三條○司儀請公之
臣相爲國客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辭而對
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趨辟中門之外卽大門之
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
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
客曰道路悠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
對者爲敬愼也○疏曰問君以下未知鄭所出何文或云是
孔子聘問之辭未知然否○周禮秋官○大夫士見于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

再拜稽首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疏曰按聘禮勞賓之前不見賓先
拜此注云賓既拜矣謂賓初行私覿之時已拜主君矣其後
始主君勞故曰既拜矣而後見勞引聘禮者證君勞賓再拜
之事熊氏以爲唯云大夫士謂小聘大夫爲賓士爲介也今
鄭謂大聘小聘皆然故引以證之此大夫之中則含卿也○
曲禮○賓卽館訝將公命使已迎待之命○疏曰按秋官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又見之
索將公命有事通傳于君○補注訝謂爲訝官者
以其摯又復也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于賓館之外宜相親也大夫訝者執鴈士訝者執雉○本經記
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已公事未行上介以賓辭辭之○疏只享聘雖畢而問大夫事猶未行也大夫
奠鴈再拜上介受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于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疏曰周禮約掌客
文○附君善敖氏曰大夫兼卿言也卿勞賓用鴈者變士相見也大夫用鴈亦非以其辭之義因卿禮耳勞上介亦如
之附君善敖氏曰勞之于其館上介亦不見士介爲受鴈也此勞亦執鴈因賓禮耳

右卿大夫勞賓二十三章章下一條○贄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
賓接于君所償又請有事于己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
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及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于己同類
既聞彼爲禮所及則已又以往爲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
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本經記○附按注速字言不釋
服而往也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變皮弁爲韋弁徹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
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牲殺曰饔生曰餼今文歸或爲饋○韎
音昧○疏曰自此至皆再拜稽首論主君使卿歸饔餼于賓之事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
覜朝皮弁服則韋弁尊于皮弁韎卽赤色以赤韋爲弁也皮韋所
類取相近者有毛則曰皮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其服蓋韎
布以爲衣而素裳者此無正文但正服則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
布爲弁又以爲衣裳又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鄭注解跗爲幅以
注爲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今此異者鄭意此
爲賓館于大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韎布爲
衣而素裳鄭志兵服與皮弁同白舄故言素裳此亦同也然無正

文故云蓋以疑之○附君善敖氏曰韋弁卽爵弁也其服純衣纁
裳韎韐纁屨韋弁加于皮弁而歸饔餼用之者變于聘服且敬也
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有司入陳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疏曰
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皆是大夫士之廟
下文又云揖入及廟門鄭據此而言明陳之于廟饔謂飪與腥飪一牢
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
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古盍皮扃膚音昔扃
臣伏反膷音香牛臛也臐許云反羊臛也膮許堯反豕臛也○腊以
鼎三牲臛膷臐膮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堂塗也腸胃次腊以
其出牛羊豕也膚豕肉也唯燖者有膚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
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
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瘞火郭反導音
勞一本作濟音潛窆彼驗反○疏曰按公食大夫庶羞非正饌故
在正鼎後而言加也辟堂塗者正鼎九雖大判繼階而言其云子
階前則階東稍遠故陪鼎猶當內廉而辟當塗之內也君子不食
圂腴大豕曰圂故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也豚
亦無膚以其皮薄故也言宮必有碑者按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

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
士廟內皆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
義云君牽牲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
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
乎明亦當有碑矣言所以識日景者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
也引陰陽者又觀碑景南北長短十一月日南至景南北最長陰
盛五月日北至景北最短陽盛也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
可知其材則雖無正文然葬碑取縣繩繂暫時之間往來運載當
用木而已其宮廟之碑取其妙好文須久長用石爲之○今按注
內景下引字疑當作別又今禹墓窆石尚存高五六尺廣二尺厚
一尺許其中有竅以受繂引棺者也然則窆亦用石矣檀弓云公
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豈天子諸侯以石故謂之碑大夫以下用
木故用之楹歟廟中同謂之碑則固皆謂石也○附君善敖氏曰
內廉西階之東廉也陪鼎當內廉而不正設于階前者明其加也
上當碑謂牛鼎膷鼎南北之節也餘鼎以牛爲上陪鼎以膷爲上
古者宮庭有碑蓋居其庭東西南北之中所以識深淺也○補注
廉仄也側邊曰廉西階以東邊爲內西邊爲外○附按堂塗在階
級之前直其中間故注疏以當內廉爲辟堂塗或疑敖氏似不然
堂塗之說以西階前爲自堂中以西之階前不就西階級言也則
內廉又爲堂中以西階前偏東之內廉去西階級遠原與堂塗

無涉設鼎當以西爲尊陪鼎當在正鼎東而屬內如注疏言則正
鼎反在東矣似于禮不合曰此正鼎陪鼎皆在西階而東面下腥
二牢皆在阼階而西面東西兩階相向而陳則西階之正鼎在東
者在前也陪鼎在西亦東向者在後也此與南面陳者不同正所
以尊正鼎也經文言設鼎于西階前此句尚不辨西階前東西之
節言陪鼎當內廉則陪鼎有節而正鼎當內廉之東已可知又知
西階前非正當階者以堂塗必辟下文有大夫之升堂故也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

有腥者所以優賓也○疏曰按下文士四人無腥是不優之○補注二列者以上爲正鼎陪鼎此皆正鼎雖言如飪鼎嫌不如上二列也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

韭音九菹莊居反醢他感反○戶室戶也東上變于親食賓也醓醢汁也屈猶錯也○疏曰醓醢西昌本昌本西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北
鹿臡鹿臡東葵菹葵菹東蝸醢蝸醢東韭菹按周禮天官醢人朝
事之豆有八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按公食大
夫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
變于親食賓也○附君善敖氏曰二以並者八豆皆兩兩而設也
東上者每列以東者爲尊也韭菹其南醓醢見其爲二以並之位

也八豆惟言韭菹醓醢則爲朝事之豆可知文省耳屈者言設餘
豆之法也醓醢西昌本昌北麋臡臡西菁菹南鹿臡臡西茆菹
菹北麇臡曲折而下所謂屈也○附按周官八豆之實以一菹一
醢相配立文則此經所謂西陳二並東上者自當如其品次布置
之經文既以韭菹醓醢並先最上則此下次昌本與麋臡並又次
菁菹與鹿臡並又次茆菹與麇臡並乃自然之位序但菹北醢南
一一設之則北行通爲菹南行通爲醢不得相變故須用屈設之
法乃得變以成文也其屈設法如敖氏所指析乃合若如疏布置
八豆之法則自韭菹醓醢以下與經所云二並東上者其位序不相協應矣未詳何據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

黍在北○疏曰繼豆以西陳之次序亦與豆同故鄭云屈猶錯也但豆之實各別直次第陳之則得相變故云屈簋雖有黍稷然屈陳之亦間雜必錯陳使當行間錯不相並乃得相變故鄭下注凡屈錯要相變是也○附君善敖氏曰其設法皆如豆之屈乃變言錯者取其二物相間之意○附按屈陳之中自見錯陳之法屈陳豆實則菹與醢錯屈陳簋實則黍與稷錯對行當行皆以此相變經于豆言屈簋言錯互文以見之也疏語分析未清

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

鉶芼器也○疏曰此不言綪屈錯者綪文自具故不言也按此文上下綪屈錯似各殊鄭此注屈猶錯士喪禮陳衣于房

中南頭西上綪注云綪猶屈又似不別者言綪乃二者下手陳之
少異屈者句而屈陳之綪者直屈陳之不爲句陳乾則相似綪者
間雜而陳之與綪屈同○附按屈錯綪三者鄭弦云猶以緊之大
意以三者具有遞折間雜之義相似耳疏因以此經文自其之綠
法推經文未具之屈法觀此疏同謂之屈陳而又分下手勾直之
異者據雜文綪法直自牛遞西乃下而東屈若屈然則經先自非
菹勾轉醢醢因語一直遞西上而東屈少有不同蓋疏附注言而
牽合經文此上文布置八豆之法所以皆意爲之而不協自然類
讀者詳之

兩簋繼之粱在北

簋不次簋者粱稻加也凡饌屈錯要相變○疏曰凡豆及簋之數皆耦兩自相對而
陳之屈錯不相對者要得相變不使相當其六鉶綪者牛及豕二
者相變牛豕相當不相變以其大牢牛羊豕不耦故羊豕不得變
也○今按六鉶之位東北牛東南豕北羊南羊西北豕西南牛是
牛豕常相變不相當惟羊一物自相當疏云牛及豕二者相變是
也而下乃云羊豕相當不相變未詳何謂○附君善敖氏曰以西
夾饌位例之則自簋以下亦皆西陳也○附按推綪陳不得盡壁
故注只云凡饌屈錯要相變不及綪亦可見屈綪不同法矣

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

壺酒尊也酒蓋稻酒粱酒不錯者酒不以雜錯爲味○疏曰下夫
人歸禮醙黍清各兩壺此若與彼同有黍各兩壺止成六壺各三

意則成九壺皆不合入數故知止是稻粱但無正文故云蓋以尗
之如非稻黍者以稻粱是加相對之物也又曰此陳饔餼堂上及
東西夾簋有二十豆六上文設飧時與此堂上及西夾其對則簋
十有四簋四按掌客設飧公侯伯子男簋同十二公簋十侯伯簋
八子男簋六又皆陳饔餼其死牢如飧之陳如何此中飧之簋數
及饔餼之簋數皆多于君彼是君禮自上下爲差此乃臣禮或多
或少自是一法不可以彼相並又此中致饔餼于賓醯醢百罋米
百筥周禮上公罋筥百二十侯伯罋筥百子男罋筥八十子男少
于此卿大夫禮禮或損之而益此其類也○附君善敖氏
曰八壺之酒稻黍各二壺粱四壺堂上之饌皆屬飪牢 西夾六
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
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
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 東陳在北墉下統于豆○疏曰六豆
者先設韭菹其東醓醢又其東昌本
南麋臡麋臡西菁菹又西鹿臡此陳還取朝事之豆其太竝西鉶
兩簋六壺東陳其次可知義後與前同也○附君善敖氏曰此饌
爲腥牢也壺不著其所設亦近于簋而設之與在堂上者之位相
似下做此○附按夾室與堂上陳設法無一不同但上西陳者異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三　聘禮　歸饔餼　巽

皆南陳上南陳者此東陳耳經文甚明疏自誤之疏布置六豆之
法如前設而又易爲先自西以東復屈而自東以西今詳兩處同
以韭菹醓醢先並設爲文乃疏于上始醓醢終韭菹而爲首尾相
並于此先韭菹繼醓醢而爲次第相及即其所自說亦齟齬不合
可知上文固誤而此更大誤也讀者仍以前放 饌于東方亦如之
氏南北往西設者而東西往南設之則是矣
東方東夾室 西北上 下亦韭菹其東醓醢也○疏曰西北上者則于東壁
下南陳西北有韭菹東有醓醢次昌本次麋臡次
西有菁菹次北有鹿臡亦屈錯也言西北上者恐東夾饌從東壁
南陳以東北爲上其西有醓醢與西夾相對陳之故云西北上兒
錯東夾其陳亦與西夾同 壺東上西陳 亦在北墉下統于豆○今按凡言北上
者皆南陳西上者皆東陳此經西夾六
豆設于西墉下北上至兩簋下結云皆二以並南陳又云六壺西
上東陳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則是東西之饌自
薦以北皆南陳推壺東西陳之疏于東夾之豆亦云于東壁下南
陳其簋之次序亦是南陳下又云雖東夾其陳亦與西夾同凡
此皆與經文合而布置西夾之豆乃東陳之又以簋鉶簋皆與壺
東陳不能與經文不合而亦自相抵牾殊不可曉覽者詳之○附
按敖氏云此東夾之饌亦屬腥牢也腥鼎皆西面北上故東
兩夾室之饌皆北上飪鼎東面北上故堂上之饌東北上各順之

也乃飪者于堂上屬腥者于夾室亦異尊卑也今詳飪
一牢故單于堂上腥二牢故于東西二夾室敖說自確 醯醢百罋
夾碑十以爲列醯在東 罋爲弄反○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醯在東
醯穀陽也醢肉陰也○疏曰罋瓦器其容
亦益一穀旊人云簋實一穀又云豆實三而
成穀四升曰豆則罋與簋同受斗二升也 餼二牢陳于門西北
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 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東之
寢右亦居其左○疏曰豕東之
寢右亦居其左者豕束縛其足亦北首寢臥其右亦人居其左按
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云東足者尚右也與此不同者
彼祭禮法用右胖故寢左上右士虞記云陳牲于廟門外北首
西上寢右鄭注寢右者當升左胖也變吉故與此生人同也 米
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 筥居
呂反行戶郎反○庭實固當庭中言當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爲
列列當醯醢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疏曰
上亨時庭實入設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其南北三分庭一在
南此更言中庭欲明南北之中也知北上東西爲行者以經云北
上黍粱稻皆兩行稷四行若南北縱陳止得言東西不得言北上
何者以黍粱稻及稷當行皆一種無上下故也明橫陳可知黍兩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三　聘禮　歸饔餼　巽

行在北次粱兩行次稻兩行次稷四行所以不用稻爲上者稻
粱是加黍稷是正故黍爲上上端稷爲下端以見上下而稻粱居其
間設碑近如堂深者陳鼎上當其碑南向陳之醯醢夾碑在鼎中
央亦向南陳之今米爲筥在醯醢之南北之中則近碑可知言堂
深者與設洗南北以堂深相似若然碑東當洗矣○附按君善敖
氏云中庭乃東西之中繼門西餼而言故指其爲中以明之其南
北之節宜于庭少南今詳經又在內康夾碑之後言中庭敖說是
也○又按橫陳則東西爲行矣十行每行十筥爲一列獨此百筥
全陳于中間其形方東西南北皆整齊其外醯醢又其外飪牢腥
牢分列于兩旁其在兩夾室者亦分列于堂上居中豆簋等之兩
旁而六壺尤相向陳之即一
陳設亦見整齊嚴肅之象也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
東爲三列東陳 籔色縷反注不數之數同卷末放此○大夫之禮
米禾皆視死牢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
也籔讀若不數之數○疏曰上文飪一牢腥二牢是三牢死米禾
皆三十車是視死牢也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
若然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籔爲八斛總二十四斛也○附按舊說
經凡言其陳皆謂其下鄉之也此云東陳是西轅也前一列在西
次一列以次而東也西陳者反是今詳上言二列十以爲列皆另
就一行言列則此三列者三行也不言面者可知也按上飪鼎在

西南陳則必東面腥鼎在東南陳則必西面皆取向中之意則此門外之車東陳西陳者皆在南也自應向北下注云皆北輈者是也舊說二者恐皆非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秅丁故反四百秉爲秅○秅數名也三秅千二百秉薪芻倍禾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皆陳北輈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輈竹留反車轅○疏曰薪可以炊爨故從米陳之芻可以食馬故從禾陳之○附按二者不見故之之法言倍則薪芻應各六十車其車亦爲三列每列二十薪在米外芻在禾外皆向北也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大夫使者卿也○附君善敖氏曰君不韋弁而皮弁者嫌其加于已致君命時之服也○補注外門外謂所館主人之大門外揖入及廟門賓揖入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于門內謙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之大祖廟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大夫行舍于大夫廟○大祖之大音泰○疏曰聘時主君揖入立于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幣故賓在門內謙也門內卽宁下故下賓問卿云及廟門大夫揖入鄭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下是也覲禮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下記

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鄭注云不館于敵者之廟爲大尊也以此差之諸侯無正文鄭注舍于諸公廟者諸公大國之孤大夫行舍于大夫廟者謂卿舍于大夫也若無孤之國諸侯舍于卿廟也○今按疏內者下幣字疑當作敵大夫奉束帛以執其所以將命入三揖皆行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疏曰賓所在卽稱主人非謂君也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下戶嫁反後下君下朝皆同○疏曰賓三讓大夫卽升無三辭則不成三也故經于讓不言三然經雖言讓大夫先升而大夫之讓不明若主人三讓使人亦三讓主人又一讓使者乃升則是主人四讓凡禮無四讓之文故鄭復言此以疑之也按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又云致饔餼如勞之禮卽得行三讓之禮此中古文云三讓與彼合鄭云不從者周禮擧其大率而云三讓此儀禮據屈曲行事觀此經直云讓大夫先升是主人或三讓大夫無三讓故不從古文也據上行聘時公爲主人亦有三讓公尊必三讓者不下賓客主人之義故也○附按君善敖氏云宜從古文三讓此三讓者大夫也大夫三讓而賓三辭大夫先讓者以其奉君命尊也客尊則主人不敢先讓升于覲禮見之今詳注疏以不成三讓解經文輾轉曲說皆有未安敖氏直據古文似爲詳明○又按疏不下賓客與注不可不下主人兩義相足似背而非背也蓋公雖尊不可不下主人然公使之大夫亦先升一等者以其爲賓客主人不下賓客故也故疏又就公爲主人言其義則同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北面于階上也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饔亦如之大夫以束帛同致饔餼也賓殊拜之敬也重君之禮也○疏曰賓拜饔三牢及庭實又別拜餼二牢及門外米禾大夫辭升成拜尊賓也受幣堂中西北面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老家臣也賓出迎欲儐之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賓先升敵也皆北面○附君善敖氏曰賓于是三讓而大夫三辭受儐私事也故復其常禮○附按注云敵謂前大夫致公命不敢故大夫先升一等當此儐大夫則賓與大夫敵矣然猶于敵之內爲賓以異國臣而來此則雖爲主亦有賓義故必讓賓先升庭實設馬乘乘四馬也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止不降使之餘尊○附按君善敖氏云降堂受錦與上降

授老幣同義皆辟君禮大夫止者嫌其以賓爲已降故不從之也今詳此較注說似更得禮意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不言致命非君命也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致對有辭也稽首尊君客也○疏曰禮當有辭今文不具既行敵禮當頓首今稽首是拜君禮尊君客故也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北面授尊君之使○疏曰凡敵儐授受之義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拜謝主君之恩惠于大門外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拜亦皮弁服○疏曰上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按公食大夫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則賓受以朝服及拜亦以朝服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皆異館○疏曰自此至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饔餼于上介之事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六者賓西夾之數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賓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疏曰按下云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是上

介有不與賓同者謂此饔餼大禮西夾皆及饔如上賓以其客此上介如上賓之禮也○附君善敖氏曰不設于東夾以腥牢惟有一爾腥牢自二以上乃兼有東西夾之餼

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

凡其實與陳如上賓凡餁以下

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

以受如賓禮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附君善敖氏曰上介韋弁以受主人如賓服正禮也歸者皮弁以聘者上賓也故上介于此不必皮弁以無加服之嫌故兩

儐之兩馬束錦疏日此下大夫使者受上介之儐禮與歸使者受賓儐禮當庭同

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牢米不入門略之也米設當門亦十爲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疏日自此無儐論使宰夫歸餼于衆介之事牢在其南西上者以此餼本設于庭在門內由士介賤不得入門且賓與上介門東有米三十車薪六十車門西禾三十車芻六十車皆統門爲上此餼本非門外東西之物制不在門外東西宜當門陳之賓上介餼在米南門西東上知此牢亦在米南而西上爲異耳○附按士介四人皆餼大牢則爲四大牢米亦四筥也當門設米則百筥爲方共四方皆當門大第而南也四大牢皆北面自門西而設于門東自應西上若賓上介太牢在門內西面統于門自應東上也米必當門者既別于賓上介門外之米車禾車且以做其中庭米百筥之位也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執紖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略之士介西面拜迎○紖直軫反○疏日上賓與上介米禾皆視死牢且有芻薪此士直有生餼無死牢則無芻薪米禾矣

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受于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由前東面授從者○疏曰前君使士受私覿之馬適其右受之知此亦在右受也若然君使士受私覿由前此由牢後者牛畜擾馴與馬有異故得從其後適宰夫右取便也

無擯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于朝○疏日知衆介明日禮如此者以下夫人歸禮大畧同其注云于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然則君歸饔餼介皆從拜可知○附賓之李氏日擯當作儐

右歸饔餼第二十四章章下凡八條

○聘曰致饔急歸大禮○本經起○掌客上公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

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侯伯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子男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饔餼致大禮也宰史衆臣從賓者也爵卿也饔餼五牢大夫也饔餼三牢士也則饔餼大牢也○詳見諸侯相朝禮篇禮物之數章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司儀致饔餼如勞之禮疏日同使卿威儀進止皆如郊勞○以上周禮秋官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今文籔爲逾○量音亮○附君善敖氏日籔與庾同量今文籔作逾疏庾逾通用

二百四十斗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籔

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穧才計反○疏日穧即此筥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

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爲一秅一車之禾三秅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稯也○稯子工反

○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羹飪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腥餼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于禰不祭可也○疏曰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是以受主國饔餼筮尸以祭然後食之尊神以求福故也昭穆言若者以其昭穆不定故○附君善敖氏曰唯羹飪之文意不其或脫一祭字也尸云筮則子弟之從行者衆矣○附按注謂上介腥餼不祭按論語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腥何爲不祭乎且因此並謂士初行不釋幣于禰故遠而行告廟象父母在出必告之禮周無人不當行者此篇且疑文而舉士介釋幣言非謂士介皆無此禮於見前釋幣于禰章

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祝祝上之六反下之又反○僕爲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疏

曰若然諸侯不攝官使祝祝策矣但定四年祝佗又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無事若君到主國祭饗之時得不攝官乎但大夫使僕攝則是本無祝官與諸侯異耳祝 如饋食之禮 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今以大牢也○疏曰按少牢禮有尊俎籩豆鼎敦之數陳設之儀陰厭陽厭之禮九飯三獻之法上大夫又有正祭于室儐尸于堂此等皆宜有之主于致爵加爵及獻兄弟弟子等固當略之矣○附君善敖氏曰此如饋食之禮但如其不賓尸者耳賓于聘日受饔且在他國則此時祭物雖多而禮儀亦不得不略然則所謂如者蓋大約言之耳 假器于大夫 器不敢以君之祭器為祭器 盼肉及廋車 盼音班廋所求反○盼猶賦也廋廋人也車巾車也士人 掌祀車馬之官也賦及之明其辯也○疏曰此謂祭訖歸胙所及廋人巾車見周禮 士無饔無饔者無擯 謂歸饌也○附賓之李氏曰擯當作儐 ○無饔者無饔禮 士介無饔禮 ○凡賓拜于朝訝聽之 拜拜賜也唯稍不拜○疏曰按經云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又按司儀云明日客拜禮賜遂行是臨行大小禮皆拜賜則知唯禾禀芻薪等不拜也○補注此訝謂訝賓之官 ○歸大禮之

日既受饔餼請觀 聘于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 訝帥之自下門入 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以上正條本經 記○附君善敖氏曰歸大禮之日即聘日也是日所行之禮自聘至覲凡十餘節而后畢既而又有受饔之事巳受饔又有祭其祖禰之禮行之終日豈暇復請觀且問卿之公事未舉而先請游觀亦非禮也此記必有誤

賓朝服問卿 不皮弁別于主君卿每國三人○疏曰三卿皆以幣問之其土國下大夫每使曰已國者乃得幣問之與卿異 卿受于祖廟 重賓禮也祖王父也○疏曰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大祖廟非別子者並立曾祖廟王父即祖廟也今不受于大祖廟及曾祖廟而受于祖廟者以天子受于文王廟諸侯受于大祖廟大夫下于君故受于王父廟 下大夫擯 無士擯者既接于君所急見之○疏曰設擯介多有不敢質宗衍事有漸卿以賓行聘享時已與之相接故急見之不須上擯○附按君善敖氏云下大夫擯公使爲之也必使下大夫者欲與上介之爵相當也此公事也故重之今詳之此國君相與行禮介有上卞擯有上承紹乃備大夫相禮人無之此賓以大夫致君禮故仍用衆介主人以大夫自受禮自不應有衆擯惟相禮用宗士一人宜

也此以下大夫爲之者義如敖說注疏無士擯之說殊無謂 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 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也○宁直呂反○疏曰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未及廟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南北壁墻皆閤門假令王父廟在東則有每門每曲之事省內事者謂禮云請人爲席是也俟于宁者門屋宁也下云賓入三揖皆行鄭注云皆並也是俟于宁乃得與賓並行三揖不俟于庭者下君也 擯者請命 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疏曰君受聘時擯者從君而入几筵既設擯者出請此擯者亦從卿而入省內然後出請 庭實設四皮 麋鹿皮也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 皆猶並也○疏說見前○附君善敖氏曰此三讓者賓也 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 賓先升使者尊 賓東面致命 致其君命 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 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附按大夫再拜賓不答者以賓致君命不敢當君與前之見主國君行聘享禮皆同 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無擯 不當賓辟君也○附君善敖氏曰大夫于是進立于中庭西面

右問卿第二十五章 章下凡二條

○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 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 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 疏曰賓聘享訖出大門請有事于大夫君禮辭許是君初爲之辭故卿不辭也○注曰此宜在明日問大夫下○今依注移入 ○辭君覿寡君延及二三老拜 此贊拜問大夫之辭既賜也大夫曰老○疏曰是與君不敢收當之也○以上本經記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 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見如字○疏曰覿面並文其面爲質若敬文而亦爲覿故鄭司儀注云私面私覿也 賓奉幣庭實從 庭實四馬 入門右大夫辭 大夫于賓入自階下辭迎之○附君善敖氏曰入門而右者欲于此奠幣也賓敵乃若降等然者不敢自同于奉命之禮也大夫不出迎以而與問禮相因也凡自敵以下客禮之相因而行者惟于內俟之大夫于中庭南而辭之 賓遂左 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于客然後客復就西階○疏曰設主人是大夫客是士降等法士就東階

○附君善敖氏曰大夫不俟其奠幣而親辭賓亦不果奠幣而庭從之此則與于降等者也于是賓少立于入門左之位以俟設

賓設揖讓如初大夫至庭中旋並行○疏曰迴旋與賓揖而並行北出言如初者大夫不出門唯有庭中一揖至碑又揖再揖而已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先升道賓○附君善敖氏曰庭賓既設大夫乃至入門右之位揖賓而皆行如初謂三揖三讓也賓亦三辭大夫乃升大夫西面賓稱面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受幣楹間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疏曰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于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于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故大夫亦訝受○附君善敖氏曰不稽首別于聘君之命也此不言受馬之儀如覿可知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右賓私面于卿第二十六章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特面者異于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衆介始覿不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自別也至上賓亦衆介者從之○疏曰上介初覿主君之時不敢自尊別與衆介同新幣而入今私面于鄰國卿不與衆介同而特行禮焉○補注經文介奉幣介字卽上文上介因上已有故此及下文皆單言介省文耳皮二人贊亦儐人皮也入門右奠幣再拜降等也大夫辭於辭幣上介則出擯者反幣出還于上介也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介升大夫再拜受亦于楹間南面而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授老幣○附按上介奉幣與幣拜幣擯者反幣後奉幣而拜受拜送者皆與前介私覿章同但上文賓不行此禮者賓與卿等也上介為下大夫卑于卿故從此禮而下文士介亦與前同也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賓亦為士介辭○為于僞反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群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

再拜賓不顧相息亮反○不顧言去○附按大夫送再拜賓不答者以此來為致君命故上問卿章大夫出迎再拜亦不答擯者退大夫拜辱拜送也○附按君善敖氏云擯者從大夫出門而遂退拜辱謝其屈辱而相已也此拜亦兼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今詳注意以退者無答拜之文故專以拜送常禮目之

右介私面于卿第二十七章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嘗使至己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疏曰據此篇大聘使卿五介小聘使大夫三介若大國之卿七介小國之卿三介小聘使大夫一介也曲禮云儗人必于其倫故問下大夫遣使上介是各于其爵易以相尊敬者也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附按章名賓問嘗使者乃經止言上介三介宜下大夫卽當問以下大夫而朱子亦大概言之與

右賓問嘗使者第二十八章章下一條○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三 聘禮

見上卿大夫勞章下

大夫若不見有故也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

右主國大夫有故第二十九章章下凡二條

○既將公事賓請歸謂已問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訝○疏曰訝者鄉以摯私見已今還私以贄報見之知執鴈者上文主國卿大夫勞賓同執鴈則此使者及上介同執鴈可知各以見其訝者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士訝者○以上本經記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今文歸作饋下及記同○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言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疏曰按春秋公羊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故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可知堂上籩

豆六設于戸東西上二以並東陳籩豆六者下君禮也陳設于戸東文辟饌位也其設脯其南醢
屈六籩六豆○疏曰辟君饌位自室戸東爲首二以並東陳先于
北設脯即于脯南設醢文于醢南設脯以次屈而陳之皆如上也
○附君善敖氏曰凡設籩豆皆先豆而後籩此六豆六籩皆宜用
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籩繼之而東
韭菹其南醓醢屈以終韭其南蕢亦屈以終饔餼之禮其饌各有
所屬戸西之饌爲飪也西夾東夾之饌爲腥也此無牢故惟有堂
上之饌而設于戸東示其異也不用籩鉶盤者亦以無牢故也此
禮主于飲主君之禮主于食○附按八豆之實四菹四醢不見有
脯注以菹爲脯未詳○又按前君使卿歸饔餼有司入陳此夫
人使下大夫歸禮注乃言臣設于戸東應是陳字之訛改易之壺
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醙所九反○醙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
之粢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
醙白酒尊先設之○間廁之間○疏曰其設壺于東序自北向
南而陳稻黍粱皆二壺並之而陳也故言醙黍清皆兩壺也以黍
間清白互相備者醙白也上言白明黍粱皆有白下言清明稻黍
亦有清故也于清白中言黍明醙即是稻清即是粱故言互相備
也三酒既有清白二色故言六壺必先言醙者以白酒尊重故先

設之也○附按醙黍清疏解注義雖詳究歸何說今以疏前一說
貫其後三說應是醙者稻酒一白一清也黍者黍酒一白一清也
清者粱酒一白一清也乃爲三酒六壺而合乎二以並與北上南
陳之義只皆在西清皆在東接上東陳爲義又酒不言屈不以雜
錯爲味也大夫以束帛致之致夫人命也此禮無牢下朝君也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
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四壺無稻酒也不致牢下于君也○疏曰無稻
酒者從上去之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于朝于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從才用反○疏
曰于上介受禮後始言賓拜則介從拜可知也

右夫人歸禮于賓第三十章章下一條○聘曰致饔明日問大夫

夕夫人歸禮與君異日下之也今文歸作饋○本經記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其陳于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牲陳于後東上不饌于堂庭辟
君也○疏曰牲陳于後東上者此與君餼士介略同餼士介時不
言門東西鄭注五當門則知此門外亦當門君餼賓未在庭牲在
門西雖不正當米南亦得牲在其南故此牲陳亦在米南可知
東上者君餼賓時陳于門西東上也○附按上君餼士介鄭注云
牢在其南西上此亦言牲陳于後既不在門西統于門似應以前西上爲是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
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老室老大夫之貴臣○疏曰按喪服傳曰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
也鄭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附君善敖氏曰再拜稽首受
者蓋以大夫歸者稽首受其君命故賓于此因其禮與使者受儐
而稽首之意同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米六筐者
又無粱也上亦大夫之貴臣
○疏曰十即大夫邑宰也

右大夫餼賓介第三十一章章下一條○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
斛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寡而大略○疏曰君歸饔餼于賓
與大夫介皆米小而多者是尊者所致以多器爲榮今大
夫致禮于賓介器寡而大是
略之十斗者也○本經記
公于賓壹食再饗食音嗣下同○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亨

普庚反飲于鴆反○疏曰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一主君一食再饗
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按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
之卿再饗多于君者以其君臣各自相望不得以君決臣也饗禮
與食禮同食禮既亨大牢則饗禮亨大牢可知但以食禮無酒饗
禮有酒故以飲賓言之此經先言食後言饗則食在饗前公食言
設洗如饗禮則饗在食前此其先後出于主君之意故不定也○
附君善敖氏曰按注云互相先後謂食居二饗之間燕與羞俶獻無常數俶昌叔反始也○羞謂禽羞鴈鶩之
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
恩意也○鶩音木○附君善敖氏曰禽羞即周官庖人禽獻亦謂
禽獻曰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即此羞也賓介皆明日
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附君善敖氏曰皆明日拜文宜在下
句之下饗燕賓時介雖與焉然禮不爲己賓與介之拜賜各主于其受者也壹食壹饗見先食而後饗也若不親食使
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侑音又○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
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
于卿使卿致禮于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儐以已本宜往○

疏門歸饗餼之等不宜召賓故君使人代君致禮賓則償使者此饗食之禮若主君無故合速賓之來就主君入廟賓無償禮今主君有故因而致于賓亦無償故云本宜往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琥音虎

右食饗燕羞獻第三十二章 章下凡八條

○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侯伯之禮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燕子男之禮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燕介行人宰史唯上介有禽獻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乘繩證反○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于禮以雙爲數殷中也中又致膳不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疏曰中又致膳者蓋于牢禮之外見賓中間未去故又示無倦也

○司儀饗食如將幣之儀 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疏曰知饗食是君不親者以其與還圭共文同是致之也致饗及還玉賓主皆是大夫其將幣士君與使臣行禮大概雖同而迎拜升降亦不盡如之也○以上周禮秋官

○其介爲介 饗賓有介者賓尊行敵禮也○疏曰饗賓于廟之時還以其上介爲介上經上介一食一饗則是從賓爲介之外復別饗也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 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實與上介也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于罋筐饗禮今亡○疏曰按上經賓介皆有食饗唯士介不言故知其中唯有賓與上介按春秋傳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以加籩武子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固請徹加而後卒事饗[illegible]者無加籩豆之正禮此致饗有加者殷勤之義也○附君善敖氏曰此籩豆之加蓋國君欲與使臣爲歡定于未享之先若不得親饗而歸之嫌加者不致故云然或曰禮上當有饗字

各以其爵朝服 此句宜在凡致禮下○今依注移入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 樂與嘉賓爲禮

過則餼之 餼之腥致其牢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疏曰春秋之義聘賓有罪皆執之○附按罪與過異文而同義皆聘義所指誤于禮者也春秋執行人事非先王法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卑不與尊者齊禮

○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 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己于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爲賓介大夫也雖爲賓尤卑于君君則不與亢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疏曰饗食在廟爲賓故君親爲主至後燕禮在寢又以臣爲賓崇于恩殺于敬故賓辭而使介爲賓也阼階西近主爲位諸公坐位故云小敬對戶牖南面爲大敬介在廟門內西北面降至庭迎之不與亢禮者略取燕義以文解君不親爲獻主而使宰夫之意也主人所以致敬自敵以上者謂兩君相見兩大夫兩士以上則主人親獻也 宰夫獻 爲主人代公獻

○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 稍所教反○稍禀食也乘乘行之禽也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爲數其實與上介也○疏曰乘禽日五雙是其饔餼五牢者也上介三牢則三雙士介一牢則一雙

士中日則二雙 中猶間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

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 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疏曰自上介受至授人約私獻文上介受亦如之者以其受饔餼之時上介受已如賓禮故知受乘禽亦如賓也士介拜受于門外者以其受饔餼在門外此受乘禽在門外可知

禽羞俶獻比 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以上六條本〔經記〕

大夫于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疏曰此但言饗食不言燕其實亦有也○附君善敖氏曰同爵者非但之所能使故須君作之必使大夫者其禮重也致之以大夫不嫌與君同者公作之故也

右大夫餼食賓介第三十三章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玉圭也君子于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于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附按舊說還玉即退贄之義今詳玉爲封國之圭聘于王而執以信聘侯亦然者愼重其事原非以獻于主國君而與享禮同也豈有受之之理若同還贄已非其義若注更解爲德不可取于人夫取人德以輔已德者正君子所尚之事亦何不可之有哉恐失之繫

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迎之不拜示將去不純爲主也帥道也○疏曰上歸饔餼時賓拜迎○附按君善敖氏云饗不主于已故不拜云帥以入則是不揖也今詳上文將執圭公再拜以迎既執圭致命公再拜以受賓皆不答拜者恐當君也豈此出迎還玉于門外而敢自再拜以當君乎放說自是注似繫而疏所此例亦失之

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賓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疏曰上歸饔餼時大夫東面致命行聘時賓亦東面致命初行聘時在堂上楹內故今嫌在楹外也

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于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退爲大夫降逡遁○鄉許亮反○疏曰前賓受禮將公用束帛賓西階上聽命歸饔餼時賓阼階上聽命此將于下聽命故云敬也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不異退爲大夫降逡遁者以大夫降爲之逡遁而退則當負右房南面而立大夫士但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或不在大夫廟而舍于正客館故有右房也○今按或舍于大夫廟中則當退于堂之西北負室牖而立○附君善敖氏曰聽命于下以君命不主于已也不于阼階西亦不主位也升自西階非受玉之正主也南面並受者二人俱代君行禮故皆不北面賓退負右房立者侯降階之節也必侯于此者辟主位且便于降

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爲賓降節也授于阼階東者欲親見賢人藏之也賓還阼階下西面立○附按君善敖氏云自碑內反其鼏者所由之塗也既授上介則復立于中庭今詳注言賓還阼階下東西之節故言復立于中庭南北之節合之乃詳明

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出請請事于外以入告也賓雖將去入猶東唯升堂由西階凡介之位未有改也○附按夫人與君敵體故玉還璋亦還

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賄呼罪反紡敷罔反○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爲之今之縳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縳息絹反一作綢劉音須說文云薦鮮色也居緣反聲類以爲今正絹字○疏曰此未知何用之財若是報享之物不應在禮聘君之上今言束紡者以其上圭璋是彼國之物下言禮玉束帛報聘君之享物彼君厚禮于此此亦當厚禮于彼故特加此束紡是以鄭云相厚之至也鄭注周禮云布帛曰賄是賄爲財物與人則謂之賄又注周禮內司服云素紗者今之白縳也則此束紡者素紗也故據漢法況之○附君善敖氏曰賄禮主于答其聘故箇于報享而不用庭實

禮玉束帛乘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疏曰上文聘賓行享之時束帛加璧束錦加琮今報享物亦有璧琮致之故云亦言玉璧可知此玉則琮也以經言玉故以玉言之若然經言束帛兼有束錦矣

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附君善敖氏曰皆者皆賄與禮玉也不拜送與不拜迎之意同○附按自還玉以下禮有終也禮終則殺故節疏而文寡蓋大禮之來主賓皆繁重委曲以崇敬禮周而反惟直質相將以忠而止此禮意也其與前文異同之問悉爲梳櫛恐反失之

右還玉報享第三十四章下凡四條

○賄在聘于賄賄財也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君苟豐之是又傷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稱尺證反○附按注于讀曰爲又言視聘禮爲之財則在字當依尚書在璿璣玉衡解其作察也

○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獨來無復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所以得禮多爲榮所以盛聘君之意也反幣謂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者也○疏曰獨來無復所之謂特來非歷聘也歷聘則吳公子札聘于上國聘齊聘晉是也

○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爲書報也○附君善敖氏曰束帛言其是即鼏者加書者也以其束帛反命亦如還玉之義蓋以之爲信也

明日君館之既報館之書問尚疾也○疏曰昨日爲書報之今日君即就館送客故云書問尚疾也○以上三條本經記

○司儀還圭如將幣之儀還以本圭故云如也○疏見食饗章下饗食條○周禮秋官

公館賓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疏曰初在廟行聘享尊重故皮弁拜謝稍輕故朝服○附

君善敖氏曰館者就其館之稱也公館賓將致四者之拜也**賓辟**不敢受主國君見已于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于諸侯之家車造廟門乃下○造七到反○疏曰上文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以其不見遂遣上介聽命故知此賓亦不見凡言辟者將見而不見此本不見而言辟者以君在廟門外雖不見而言辟故鄭云敬也按公食記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又出禮云客車不入大門以此言之賓車入大門矣大夫士有兩門入門東行則是廟門矣既至廟門須與賓行禮○附君善敖氏曰不敢辭不敢見故以辟爲稱此主君于聘享夫人之將享問大夫其拜皆爲拜君命之辱故不敢辭以館已兼有拜送之禮又不敢見**上介聽命**聽命于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疏曰按前受士介幣之時賓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注云立門中闑外西面此時賓不見使介聽命明如相拜然取其親外便也必知在門中西面者以君來如賓禮東面介西面向公可知主君尊不自出故其擯者每事贊出之也則曰敢不承命者請上介答君之辭注賓云告于寡君之老者玉藻云擯者曰寡君之老注云擯者之辭主于見他國君今上介當擯者之處故知告擯云然**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公退**

賓從請命于朝賓從者實爲拜主君之館已也言請命者以已不見不敢斥尊者之意○爲于僞反○附君善敖氏曰請命欲親受公命也鄉者賓辭但不敢當君館已之禮耳主君有拜聘問勞事故于此從而請命焉受命于朝臣禮也此言請命周官言拜辱義而備也**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爲旦將發也周禮曰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疏曰彼注云禮賜者謂乘禽此見下文○附君善敖氏曰辭者謂辭已拜

右主君就賓館第三十五章章下凡二條

○司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積子賜反○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疏曰從來至去者入與出各三積故得以後如前○周禮秋官**○又拜送**拜送賓也其辭蓋云于將有行寡君敢拜送宜承上君館之下○今依注移入○本經記○附按注謂宜承上君館之下乃記門前文明日君館之今條子又將彼句分見于上章章下者以原與彼上文緊連爲義也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附君善敖氏曰發去乃拜以乘禽之賜終于此也而總拜之乘禽雖輕受賜多矣故爲之三拜○補注賓三拜者周禮九拜無三拜之禮蓋與春秋穆叔拜鹿鳴之三三拜同乘禽之賜不止于三槩以如三受賜而拜之也按臣之拜君皆再拜稽首則此三其拜應爲六拜矣于朝者于公大門之外也訝聽之謂爲官訝者受其言入告出報也**遂行舍于郊**始發且宿近郊自展軨○軨力丁反○疏曰出禮云已駕僕展軨鄭注云其視也彼是君車故使僕展之此卿大夫故鄭云自展軨恐不得所故也

右賓拜賜遂行第三十六章章下一條

○賓于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賓將遂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也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疏曰若鄉飲酒送賓賓不答禮有終相煩也○本經記**公使卿贈如覿幣**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覿幣見爲反報也○好呼報反見賢遍反**受於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勞力到反○不入無儐明去而禮宜有已也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疏曰歸饔餼則入設而

有儐矣**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附按衆介贈同而不言其受如賓介之受勞禮賤從略也故別言之○又按言及大夫親贈則無儐可知此蓋蒙上如受勞禮之文重言以明之凡親將幣之禮不與勞類而贈于發行在郊又不應如廟面受送之禮或從其先之公贈而受之亦略如勞之爲故復著無儐之文以見意與

右贈送第三十七章章下一條

○司儀凡賓客送逆同禮謂郊勞郊送之屬○疏曰郊勞是逆郊送是送卿逆士送尊卑不同二者一也○周禮秋官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于君也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惡烏路反○附君善敖氏曰不敢徑入恭也**朝服載旜**行時稅舍于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古文旜作旃○附君善敖氏曰載旜爲反命也及郊則載之者出時受命

至此而敘歸時反命至此而軷使事之終是以重之也**禳乃入**禳如羊反○禳祭名也為行道累歷不祥禳之以除凶災○附君善敖氏曰入入國也**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于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禮于君者不陳上賓使者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他介士介也言他容衆從者○從才用反○疏曰賓之公幣有八郊勞幣一也禮賓幣二也致饔餼三也夫人歸禮幣四也侑食幣五也再饗幣六也夕幣七也贈賄幣八也此八者皆主君禮賜使者皆用束錦故云公幣賓之私幣略有十九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有侑幣饗有酬幣皆用束錦則是十六有三卿郊贈十九也其上介公幣則有五致饔餼一也夫人致禮幣二也侑食幣三也饗酬幣四也郊勞幣五也降于賓者以其上介無郊贈幣又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上介五也上介私幣有十一主國三卿五大夫或饗或食不備要有其一則其幣八也又三卿皆有郊贈如其面幣通前則十一也主國下大夫嘗使己國者聘亦有幣及之則亦有報幣之事其數不定士介四人但有郊贈報私幣主國卿大夫報士介私面王介私幣數不甚明其禮于君者謂賄用束紡禮用束帛乘

皮之類也知不陳者以賓介所陳之幣皆是主國之君禮于己者故各陳之若禮聘君之物則當統于賓不得衆介皆有也蓋禮于君者是其正故不陳禮于己者以其榮故陳之也又聘君以幣問卿而卿無報幣以尊卑不敵不敢報也○今按經文主國禮賜無有夕幣疏于上介公幣云無郊贈及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上介五則前賓公幣中夕字當是饗字之誤而其次亦當在再饗之前○附君善敖氏曰此乃入入公門也○附按注言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謂前授使幣章夕幣禮內有卿大夫在幕東疏謂之處者此皆陳幣亦如其幕東西面北上而府使者也○又按疏于上介言郊贈幣五也下又言上介無郊賄幣則下贈字應是勞字之誤又按疏言主國卿大夫報士介私面幣其面下士介私三字疑皆誤羨○又按敖氏節取疏文以賓介附酬私幣有三卿而無五大夫今詳上文只有賓介私面于卿其私面于大夫皆使者即在疏下所言其數不定之內安得合言五大夫也又按上文士介一從賓上介私面主國卿大夫則贈報幣數亦如之可知疏于賓上介有明數而云不明于士介其說似歧**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不加于其皮上榮其多也**公南鄉**亦宰告于君君乃朝服出門左南鄉○疏曰此陳幣當如初夕幣之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告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

紀**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此主于反命士介亦隨入竝立東上○疏曰按上行聘禮之時上介屈繅授賓君襲受之今此賓執圭垂繅實則襲于彼國致命時也上介執璋屈繅者變于賓故也必變之者反命致敬少于彼國致命時故賓于君前得裼見美為敬也○附按君善敖氏云使者執玉常垂繅上介執玉常屈繅以是推之則經所不見者可知矣今詳經文有乘屈而無裼襲疏云賓裼者仍前注以垂屈繅為襲裼之說臆加也恐亦謂**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疏曰聘享在大祖廟不在禰廟此大昭輿廟而言耳**宰自公左受玉**亦于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不右使者由便也○疏曰凡並授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受由其右者因東藏之便○附君善敖氏曰君南鄉宰已立于其左少退至是乃進而受之**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致命曰以君聘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于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幣于某宮可知略之○附君善敖氏曰致與反互文也反者復其所自出致者傳其所自來其質一耳○補注此使者受于上介而致命于君也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某子若言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禮玉亦如之**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上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後取皮也○疏曰士隨自後謂自士介後其在東上者不須云自後其餘三人皆後乃得左之必左士介者取向東藏之便故也享時賓奉束帛加璧是上介取以授賓明士介從取皮可知○附按君善敖氏云陳幣之時賄幣禮玉束帛乘皮亦同入特不陳之耳于上介取玉束帛有司亦執皮今詳敖說較注言出者似詳敖言有司應即指注疏士介四人也又注言士疏言其餘三人皆謂在朝之士四人各受皮于士介者也今又詳注士隨自後謂士自宰後受皮故云隨而疏誤看為自士介後且士四人上既未明言其位今疏謂東上者不須後其三人皆後似雖失之○又按注先言宰受玉帛士受皮後乃追敘其取玉帛取皮者也**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盡津忍反○禮幣主國告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于贈○疏曰問發郊勞已後至于贈賄入皮禮賓皆有幣是自郊勞為初也**公曰然而不善乎**善其能使于四方而猶女也○女音汝○附君善敖氏曰以受賜禮之多美其善于禮也**授上**

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不受宰者當復陳之○復扶又反○疏曰此幣皆先陳之今上文賓執以告君君曰勤勞使于四方賓當拜答君言故授上介幣也此幣入于己者故不授宰私幣不告亦畧卑也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勞之以道路勤苦也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言此物君之所賜予爲惡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爲彼君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君其以賜乎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者爲君之答已也○附按君善敖氏云賜謂臣下也此乃尊賜畀之物故獻君之辭如此今詳敖說較注又加細如敖言則此獻亦不當拜矣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徒謂空手不執其幣○附君善敖氏曰徒以告下賓也如其盡言賜禮○補注前入陳幣已有上賓即上執圭之使者此言上介上賓因其前也前名上賓者賓與上介對立既別于士介特言上介即當統衆介而獨立其上特言上賓也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士介四人旅答壹拜又賤也○疏曰君勞上介上介再拜稽首君答拜不言再拜則君答上介一拜矣勞士亦如之不言皆則總答一拜矣答使者再拜答上介一拜介已賤矣士介四人共答一拜故云又賤也此一拜則周禮太祝

九拜七曰奇拜彼注云一拜答臣者是也曲禮云君于士不答拜此以其新行反命而勞苦之故異于常也○附按疏言一拜答臣信如其言則亦人臣也何爲而再拜乎且疏明言反命而勞之辭于士亦答拜是其禮本爲異常今詳此君答拜即是上君答再拜則言甚近而文遂從省不然當顯別于上曰君答一拜此與前篇燕禮大射儀皆一例蓋使者與上介士介貴賤差異而其盡心公事勞苦道路則無一不同故臣下既同再拜君亦必同此答拜所以爲使臣以禮而能一上下之心古聖王無有不然者也注疏似未洞悉經文而誤順其字面悉反大夫禮意說又見大射儀篇今爲賓舉旅章○又按君答拜既是再拜則亦如之其拜數自同推是士介四人同時旅拜君亦同其拜之起止僅爲一番再拜耳此則凡答旅拜者皆然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于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以上幣授之○附君善敖氏曰君不答拜者以其拜受于宰也凡臣拜受君命于擯贊者則君不答之其例見于此及燕射命賓之儀是或一禮與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乃退君揖入皆出去○疏曰初賓將行君前受命訖君揖入擯賓介出故知此君退者亦反命訖賓介出

○附按前者皆無指賓介出之文疏中指字誤矣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將行俟于門反又送于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長丁丈反乃退揖揖別也使者拜其辱隨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士介○疏曰三拜士介每人各一拜○附君善敖氏曰此與上文所云大夫拜辱之意同○附按上歸饔餼章言士介四人將以殘說說注是四人而共三拜並不得每人各一拜也今詳經文使者拜其辱原無分別上介士介之意因注于上文有旅答拜之說遂于此亦別言三拜今上文于君既謂士介旅拜君君答再拜則此使者自是再拜士介之辱而士介亦旅答再拜與其上介再拜人數不同而拜與答拜皆同乃爲待上介士介未嘗不異而亦究無異也似于義與拜法皆較妥

右歸反命第三十八章

釋幣于門大門也主于闑布席于闑西闑外東面設洗于門外東方其餘如初于禰時出于行入于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疏曰按特牲筮時云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故知此亦然知東面者神居東面爲正故也設洗于門外東方者以廟學設洗皆云洗當東榮故雖門外亦在東方也○附君善敖氏曰出于行入于門者行爲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爲內外之限入則禮之也此

言序者未詳○附按出先于禰又于行入先于門又于禰出入告義大畧同故注云其餘如初時槩之然語欠完備若執初于禰之禮爲于門之說則有不可通者何得言如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告反也薦進也○疏曰亦司宮設席于奧東面右几○附君善敖氏曰既筵几則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贊者薦脯醢觴酒陳主人酌進奠一獻也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疏曰主人一獻當言奠今不言奠而言陳者以其下仍有室老及士獻以備三獻故言陳陳有次第之言以其三將次第皆列于北者也祭禮見特牲少牢皆先薦饌乃後獻奠于鉶南出時以禱祈入時以祠報故不同也○附君善敖氏曰主人酌奠于薦南以觴與籩豆並列故謂之陳既奠反位及祝再拜祝釋辭主人又再拜出釋幣而入釋奠禮有詳略且欲行飲至之禮也○附按上注言告反者極當疏謂以禱祈祠報故不同似不得禮意蓋出入之告禰原應同但出將君命在身多忙故從略辛入將命已復且以不辱爲榮故得從容詳盡耳席于阼爲酢主人也酢主人行祝取爵酌不酢于室異于祭○疏曰按特牲少牢祭皆于室內受酢此外行來告反故在附不在室又正祭特有尸尸飲卒爵祝以尸爵酌酢主人此告祭無尸爵兼奠故祝別取爵酌以酢主人○附君善敖氏曰主人既獻則酌而自酢薦脯醢

成而禮也○疏曰按特牲主人受酢時席于戶也有薦俎此無俎亦薦脯醢于主人之前以成酢禮也○附按住以正祭主人主婦既受尸酢後有交致爵禮是所以成酢禮之義其時乃設薦俎因以明此酢用薦意**三獻**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酢也○疏曰取爵者別取爵酌以自酢正祭有尸三獻皆獻尸訖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今此無尸皆自酢獨云主人舉前以包後也○附君善敖氏曰亞獻三獻皆不薦惟獻者既奠反位再拜而已每獻奠爵相次而南主人酢于阼後獻者皆酢于西階上亦無爲**一人舉爵**三獻禮成更起酒也主人奠之未舉也○疏曰更起酒者此欲獻酢從者不得酌神之尊如特牲行酬時設尊兩壺于東西兩階謂酬賓及兄弟此亦當然也主人奠之未舉者以下文獻從者乃行酬以褻飲射一人舉觶未舉待獻介衆賓後乃行酬此亦然也**獻從者**從才用反○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酒于西階上不使人獻之辟國君也○辟音避○疏曰按特牲禮獻衆賓及兄弟之等皆升飲于西階上故此獻從者亦于階上可知凡正祭雖國君亦自獻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君洗瑤爵獻大夫之等是也今告祭非常故獻從者從燕法如使宰夫爲主人而不親獻者國君也今避之故不使人獻○附君善敖氏曰此獻蓋自室老始行酬亦如之**行酬乃出**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宰

老亦與焉也○辯音遍○附君善敖氏曰獻從者而行酬所謂飲至也國君則既飲至又或有策勳之事傳曰凡公行告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上介至亦如之**附按衆介已可知說見上釋幣于禰章

右禮門及禰第三十九章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若關人未告則反○附君善敖氏曰入竟則遂爲其已承主國君之命也**不郊勞**子未君也**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疏曰鬼神所在曰廟是殯宮亦得爲廟則設几筵亦可矣卽始死衆忍哭于生不神之故于殯傍無几筵也曾子問云君薨世子生告殯殯東有几筵者鄭云明繼體也○附按君善敖氏云此亦受于廟不筵几者變于君親受之禮今詳敖說是而注非也蓋上享禮章下本經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亦言不禮惟受于廟者同故如是立說此章言不筵几亦然若果受于殯宮則與上文大異自當特爲提明**不禮賓**喪則降事也○附君善敖氏曰君喪則使大夫受故不禮賓以其非正主也**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饔食○食音嗣**賓唯饔餼之受**受正不受加也○疏曰饔食之等是其加也○附君善敖氏曰不受饔食者以主人有喪不宜饔食已故雖致之亦不受也**不賄不禮玉不贈**殺禮爲之不備○殺色界反○附君善敖氏曰賄與禮玉主君以報聘君者也今主君薨受而未成其受故闕報聘者所以答私覿遭喪則不覿故亦不宜賄**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殺所降○疏曰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附按此節主于君之不受又別言之也遭君喪使大夫受于廟上文已不言可知遭夫人世子喪有君嫌于主君猶親受之故特著其文注疏以上遭君喪爲受于殯宮者似誤看此節使大夫受于廟爲正文因言上遭喪與此不同禮也蓋見上注之非**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揜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純諸允反去起呂反衰七回反○疏曰此總上三人死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于大夫主人卽大夫故鄭云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也此長衣則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爲異去衰易冠者謂脫去斬衰之服而著長衣脫去六升九升之冠而

著練冠也禮爲君三升衰裳六升冠爲夫人世子六升衰裳九升冠練冠亦九升長衣中衣深衣三者之衣皆用十五升布六幅分爲十二幅而連衣裳袖與純緣則異在裏爲中衣按玉藻長衣中衣皆繼袂揜一尺在表爲深衣純爲衣裳之側袂爲袖口緣皆寸半表裏共三寸按深衣純以緣長衣中衣皆用純素

右遭主國喪第四十章章下一條

○掌客遭主國之喪不受饔食受牲禮牲當爲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亨正禮殺饔餼皆孰者腥致之也○煎子然反亨普庚反○周禮秋官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于主國君也○疏曰關人告君使士請事是接于主國君矣○附按注云主國君謂已所往聘之國君言主者對已爲賓而言**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訃**受禮**受饔餼也**不受饗食**亦不受加○附君善敖氏曰已有君之喪自不宜爲人所饗食雖歸之猶不受今詳若下文赴至則主國君亦不歸之豈有有君喪而猶餼以酒食之禮乎**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爲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疏曰齊

秋左氏傳云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服注云鄰國尚爲之闕樂況甥舅之親乎若然赴者至主國君使者衰而出則主國可以闕樂矣凶服將事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附君善敖氏曰但云衰而出則非爲聘事矣以此見赴者之至在聘日之後也 **唯稍受之** 稍禀食也○疏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從者既多不可闕于稍食按周禮每云稍事皆謂米禀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禀爲稍○附按唯稍受之對赴未至受禮而言此並不受饔餼居君喪無飲酒食肉之事故義不受唯受米禀 **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 復命于殯者臣子之于君父存亡同○疏曰按禮記奔父母之喪升自西階此復命于殯亦升自西階法生時出必告反必面故云臣子於君父存亡同也○附君善敖氏曰此倣君存時致命之禮 **子即位不哭** 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疏曰按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奔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告如朝夕哭位 **辯復命如聘** 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 **子臣皆哭** 使者既復命子與羣臣皆哭 **與介入北鄉哭** 北鄉哭新至別于朝夕○別彼列反○疏曰使者升階復命訖不見

出文而言與介入者以其復命之時介在幣南北面去殯遠復命訖除去幣賓更與介前入近殯北鄉哭鄉內爲入新至別于朝夕者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于殯前北鄉○附按君善敖氏曰入者既復命則出至是乃更入蓋復命奔喪宜異其節也今詳敖說較疏爲優敖氏又云奔喪云非主人入門左中庭北而哭然則此時使介之哭亦在西方之中庭而西上與 **出祖括髮** 悲哀變于外臣也○括古活反○疏曰按奔喪云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髮袒于殯東是于內者子故也此使者出門祖括髮變于外者臣故也 **入門右即位踊** 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疏曰按奔喪云袒括髮于西階東即位踊襲絰于序東此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亦當襲絰于序東故鄭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也

右聘君薨第四十一章

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疏曰衰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則皮弁吉服大夫以下春秋公羊傳文何氏註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此言之使雖未出國境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以私廢主

命若使人代之可也則是至彼所使之國雖聞父母之喪不反所知○附按不饗食則主不致賓不受皆可知蓋饗食主用酒食喪則廢此禮宜也其他公事禮有不可以私事廢者不得已也 **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 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邀于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疏曰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

右私喪第四十二章 一章下條

○**掌客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 不受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稍人禀也其正禮饔餼主人致之則受○疏曰喪謂父母死者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止應母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舊爲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不立已受位于祖亦云有君父也客則又有君者謂介已下非但有父母又有君喪以其俱三年○周禮秋官○今按此周禮文以君爲喪臣爲客也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 爲于僞反下爲之棺同○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疏曰注文如此明不殯于館但取其至殯爲節耳以其大斂訖即殯故逆言殯下文歸介復命之時柩止門外則斂于棺而已○今按臣

周禮注疏云權殯于館此疏非是○附君善敖氏曰此遂謂此聘事者也以介言殯即其館而殯之也于此云殯則不以造朝矣 **介攝其命** 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爲于僞反 **君弔介爲主人** 雖有臣子親姻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于君尊也○疏曰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于齊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閒○附君善敖氏曰禮諸侯弔于異國之臣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不錫衰介爲也則袒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謂此類也凡諸侯弔主者必免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 當中奠時諸喪具之用不必加賓禮○疏曰主人所歸禮與幣必以中喪者之用之物不必如常時賓禮蓋襚殮紡帛之類或不堪喪者之用也喪具謂襚與小斂大斂所用也 **介受賓禮無辭也** 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行賓喪嫌其辭之○補注賓禮謂賓已之禮幣 **不饗食** ○附按不[illegible]于私喪也古者朋友心喪亦不飲[illegible]況爲主而有袒免之服者與 **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 [illegible]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疏曰國君有三門皐應[illegible]朝內朝在路寢庭正朝在路門外應門外無朝外朝當[illegible]但云止于門外蓋入門[illegible]止于大門外外朝之土 **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

之卒殯成節乃去○疏曰卒復命謂復命訖送之謂從大門又外送至殯之家殯喪之大節卒殯而後君與介乃去也

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疏曰按此大聘上介是大夫而言今鄭以經不言上介則大夫介卒中兼有聘使大夫其卒亦如之欲兼見小聘之法也若小聘上介末介皆士則入下文士介死中以下文更不見小聘賓介死法故知此兼言之也士介死為之棺斂之斂力驗反○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附按此當亦權殯于士館使使者聘事畢歸言斂不言殯主人具不備物從略之文也君不弔焉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俟間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閒音閑○附君善敖氏曰此朝謂大門外介將命于廟如賓禮既則歸而殯之于館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往謂送柩

右賓介卒第四十三章章下凡二條

○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疏曰若諸侯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死時除棺之外主人皆備之若從者死棺物一皆具之殯者在館權殯日以柩行饋奠之物者小斂時豚一鼎大斂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附按禮秋官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復謂始死以衣升屋招魂復魄也○公宮若今縣官宮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己者○雜記曾子問大夫士死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于館死則其復如于家綏亦綏也大夫復于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雜記○附按雜記上節在下節後相附近朱子次第如此曾子問亦有上節字句略不同故朱子合二書注之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享本又作饗○記及于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疏曰不享者謂不以束帛加璧獻國所有不醴者聘訖不以醴酒禮賓面不升者謂私覿庭中受之不升堂○附君善敖氏曰受于廟而不筵几覿差輕也凡受禮而設筵几乃禮賓此不筵几故不禮賓[illegible]然也面而不升以其為下大夫也其禮如大聘之上介郊勞乃[illegible]之禮故言于君禮之後云獻雖不享而言謂聘君之獻也○附按享重獻輕大聘有享故無獻小聘不享斯有獻然獻亦止及國君皆聘之不備禮為小也注解獻為私獻非是經言面不升乃是私覿耳其禮如為介三介如為介如為大聘上介○補注上文大聘除賓上介一人士介四人然則此二介者侯伯之大夫小聘也若上節所言則公與子男之國皆同○附按君善敖氏云禮饗餼饗食之屬今詳此為其大同者也

右小聘第四十四章

聘義第三十八章

邦國禮三之下此小戴第四十八篇亦漢儒所造以釋聘禮之義者也今出其言玉者入後王制名器篇取春秋內外傳文補之合為此篇○附按此篇舊本亦合為一節今亦遵朱子之意而分經傳焉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疏曰聘禮謂大聘使卿是諸侯之卿此義蓋兼子男而論之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質謂正自相當○附嚴陵方氏曰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介中介傳上介以相繼而傳之故曰介紹而傳命也紹而傳命則命不直達矣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疏曰知此三揖謂賓者以三讓而后傳命及三讓而后入廟門皆賓先讓也三揖至階三讓而后升雖主人為首皆賓讓而後至于主人若賓不讓則不至于三是揖讓之事皆賓主之故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者鄭解三讓而后傳命之節正當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按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三讓而后入廟門○附按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貺君之恩惠以命來聘者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

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附嚴陵方氏曰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以至于饗食燕所以明賓客之義也還圭璋致饔餼賄贈則使人致之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疏曰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君不親接賓使之愧恥自爲勉厲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圭璋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適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適復重賄反幣是也

○疏曰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爲尊卑之信驗也璋圭之類故以尊之也行禮之義必親自爲之設若已親往彼國則可以已國之有執往行禮今主國君既不親往遂不以己國所有寶玉遙復償他國所來圭璋故還歸之也此聘禮以圭璋爲聘璧琮爲享若二王後享天子用圭璋則亦爲財而受之不歸也○附按圭爲聘君之命圭則使者執之而聘疏謂與爲信驗者是也原非以此爲獻故主國君雖暫受之自無受而不還之理記言重禮者聘之則圭來而禮重以圭原爲行禮也還之則圭去而禮亦重以圭既已成禮也自非其他璧琮享幣之可擬故謂此等爲財而輕之遂受之是記備言還圭璋與不還璧琮享幣之義也至于不還者又有復以爲答還者自不煩復另屬一義爲記之所未及而注疏漫與牽合言此還圭璋者爲禮必親之設主君而欲親往遂受此命圭償以己國之他寶玉而可乎恐皆大失禮意命圭既還璋亦同還以皆使者所執以爲聘者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厚重禮厚此聘禮也○疏曰三積謂上公之臣聘禮若侯伯之臣則不致積○謂致上三展幣章下疏亦言侯伯之卿道有積但不致耳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于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疏曰天子制此聘禮諸侯務而行焉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幾音幾又音基○謂成禮畢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于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于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

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于禮義戰勝而用之于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于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渴苦葛反乾音干莫音暮齊側皆反解佳賣反惰徒卧反長丁丈反有行下孟反下有行同治直吏反○勝克敵也或爲陳○陳直刃反○今按疏云此雖終結聘射然自酒清以下說日暮成禮父子長幼之語似據射鄉而言恐射鄉之義失次在此或相因而言歟

右聘義一章章下凡二條

○定王六年使單襄公聘于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也問者王之所以撫萬國存省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假道于陳自宋適楚經陳也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于境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廟火朝覿矣

道茀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草穢塞路爲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于辰候不在疆候人也掌送迎賓客者獨境也司空不視塗司空卿官掌道路者也澤不陂陂障也古不實澤故障之川不梁流曰川梁渠梁古不防川故梁之野有庾積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場功未畢治場未畢也詩云九月築場圃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爲城守之用墾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時也言其稀少猶若蓺物○附按已墾之田草生如樹蓺者然不熟治也即下云田在草間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爲廬舍以寄羇旅之客○附按寄寓二字連用則寓應解作所也謂寄寓之地即廬舍也縣無施舍四甸爲縣縣方六十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附子濟李氏曰施按注當作弛弛舍猶言休息居止民將築臺于夏氏民陳國之民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徵舒之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

留賓弗見及至也陳靈公舜後恭公之子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之也往之徵舒家淫夏姬賓單襄公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單音善單子襄公也卿大夫稱子於其私士稱公○附按不如詩言於乎不顯之不謂豈不也單子言陳侯于周天子前而辭欲微婉遜曰言不而疑其辭即此豈不二字之意也至下言國則無嫌于決矣陳侯將有大咎者就陳侯之淫言國必亡者就陳國之異象言如崔子弒齊君而國不亡者其國與陳異也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解下賣反○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馬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爲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教謂

月令之屬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草木節解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下季秋農事畢收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則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之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梮待丈几反畚音本梮九玉反○時儆時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脩囷倉也待其也畚器名土籠也揭舁大之器其汝畚揭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施德謂因時儆戒謹蓋藏成築功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舟梁以舟爲梁也○補注自先王之教至此詳言廢教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

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寄棲之寓候望之人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在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也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飢與兵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言常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奧草皆墾闢也奧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棄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也班次也執事有次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田在草間謂不墾者多力成不收謂在野場若棄也罷謂罷于爲國君作逸樂之事○補注此段詳言棄制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秩官周常官篇名敵位敵也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爲之告聘禮曰及境謁關人人問從者幾人遂以入告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爲

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候人為導導賓至于出送之境朝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門尹司門也除門埽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大祝也執祀祝賓將有事于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司里授客所當館于卿也聘禮卿致館司徒具徒司徒具人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險易也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各供其材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官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者膳宰致饔熟食曰饔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帥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工人展車展省客車補傷敗也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賓介也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班次也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莅事正長也莅臨也上卿監之監視之也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守今

雖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朝單子之名有分族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于陳假道為過賓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欺也○補注此段詳言蔑官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先王之令文武之敎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造為也彝常也無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休慶也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伉對也儷偶也卿佐孔儀也徵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而能公淫其妻是為褻瀆其姓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元女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袞卷龍之衣冕大冠也公之盛服簡畧也彝常也言其棄禮簡畧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非彝○補注此段詳言犯令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墜若

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補注此段將上四義作一總束言守國之具滅盡矣將何以守國以見上文國必亡之意不另提出大咎斥言陳侯者仍是上言于王前而徵[illegible]之義也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大國晉楚也四者謂敎制官令也○補注又將居大國間意作唱嘆見其不猶必速亡下文作國語者又以其事分陳侯與國兩節之八年九年照開端定王六年言果不久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國語周語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子產鄭大夫名僑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相息亮反盡子忍反壞音怪垣音袁○文伯晉大夫名匄字伯瑕○匄古本及釋例作丐俗作匄非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見賢遍反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令力呈反

閈戶旦反閎獲耕反使所吏反○館舍也無憂客使謂無令客使憂寇盜○疏曰閈閎皆是門名言高為其門[illegible]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葺侵入反○葺覆也○疏曰周禮葺屋益以草覆此葺牆亦是以草覆也○顏師古曰完當作宇字之誤也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共音恭匄古害反○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介間也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閒音閑見賢遍反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暴步卜反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之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燥素早反[illegible]丁後反蠹敗[illegible]用反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

亦音鄉又古亂反○疏曰四方而高曰臺有屋謂之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以豉反○易治也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本又作杇同音烏塓莫歷反○圬人塗者塓塗也○疏曰鏝一名圬塗工作具也因名其人塓亦泥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于庭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轄戶八反瞻之廉反○巾車主車之官各瞻其事謂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附按此言賓既得速去而供于賓者亦無廢事即指其上文于賓凡當用者無不供也蓋不留賓者原爲便賓故當賓未去之前雖或至稽猶必盡供以便賓以見盟主待賓之至意也注解似失而亦字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耶無寧寧也○補注憂樂同之四語從晉供無闕外之

名執賓身體恤以見憂賓之周乃從不留賓而推廣者也賓至如歸謂客居一如家居總承上文文公爲盟主言無寧菑患起下不畏不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補注不患寇盜提出護辭內所重者不患燥濕提出對辭內所重者今銅鞮之宮數里鞮丁兮反數所具反○銅鞮晉離宮而諸侯舍于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癘疾災也水潦無時言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官○附按此敢請二語緊對上寡君使句請命皆就目前毀垣說下乃進及有賓與修垣二意也上云寡君使請此則敢請執事者小國事大國讓言不敢擊君也上請命注既云請問毀垣之雖命則此請命亦是請問判斷毀垣之命注解恐迂而失之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薦進也行去也文伯復命反命于晉君趙文子曰

信如字僑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贏音盈○贏受也○疏曰賈服王杜皆讀爲盈盈滿也故皆訓爲受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襄公三十一年春秋左氏傳○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汭如銳反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爲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疏曰左傳注曰尸者未葬之通稱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勞力報反廪力甚反隕于敏反○廪然傾動貌上介芋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人民芋于付反薦在編反○芋蓋陳大夫貞子上介薦重也○今按上介二字屬下句釋文云屬上句誤也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

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廢日共積積子賜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資斂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言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內音納○傳言芋尹蓋知禮○哀公十五年春秋左氏傳○今按疏曰按聘賓入竟而死則以尸入殯于館而介攝其命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饗

賓請問之後而賓死則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于竟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殯于賓館芋尹乃欲以柩造朝以尸將事而哭入內之杜注又以為知禮皆失之矣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四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 食音嗣○凡十七章

邦國禮四之上 鄭目錄曰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今釐析其記文以條附經下○疏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於醬東設黍稷六簋又設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又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篇據小聘大夫也聘禮據侯伯之大聘此篇據小聘大夫者周公設經互見為義按篇末云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鄭註云此以命數為差按此公食序在聘禮之下是因聘而食之若云食賓與上介則小聘使下大夫上介乃是士是以直云大夫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亦兼小聘之賓若然聘禮據大聘因見小聘後言大聘者欲見大聘小聘或先或後不常之義

經九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 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易以豉反○疏曰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為正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之事故云各以其爵也 上介出請入告 問所以為來之事○為于偽反下為既為從為公為賓同○疏曰如大[illegible]至賓館之門外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為來之事 三辭 三辭字○為[illegible]先受賜不敢當○疏曰聘日已受饔餼大禮故今辭食不敢當之受饔之時禮辭而已王於饗食皆當三辭 賓出拜辱 拜使者屈辱來迎己 大夫不答拜將命 不答拜為人使也將猶致也 賓再拜稽首 受命 大夫還 復於君 賓不拜送遂從之 不拜送者為從之不終事○疏曰按鄉飲酒主人拜送賓不答拜云禮有

終此賓不拜送爲從之不終事若然鄉飲酒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覲禮使者勞賓於門外侯氏再拜送從之使者既不先反猶拜送者尊天子使故也

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

亦入于次俟○疏曰如聘者則賓主設擯介以相待如聘時也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者謂賓初在館拜所戒大夫即玄端賓遂從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玄端著朝服出次即位不若聘禮重賓發館即皮弁也亦入於次俟者亦如聘時俟主人辦也○附君善敖氏曰拜命之時賓固朝服矣于此乃著之者明其與聘服異亦因事而見之○附按聘入于次者俟陳幣也此亦入于次者俟下文具也賓至乃具者葢禮有戒有速如鄉飲射先戒還而具具而後速此因賓從戒而來故具在賓至後也因以爲節

右戒賓賓從第一章章下一條

○不宿戒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疏曰大射前期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又少牢辟人君有前期一日之宿此雖人君禮以食禮輕與鄉飲酒鄉射禮同當日爲之故皆不言日數○附按飲射食三記文不宿戒之宿乃先一日越宿之通辭皆捺本篇

戒在當日而言二字連文與經中諸戒宿分稱之宿文有別注漫牽相證而語不別白反嫌相汨

戒不速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也○疏曰凡賓即朝中道而往者內則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故賓乘車中道還立於西方者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注云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還立于西方鄉外賓及位而止北面者上燕云賓立不當門亦謂聘使也卿大夫之位當車前者大行人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又云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亦與孤同一節兼云大夫者小聘曰問使下大夫立與孤卿同當車前故遠言也凡朝位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者大行人云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是臣亦各依其君命數而降故鄭總以命數言之也○本經記○附按君善敖氏云車北面立俟賓之出宜鄉之云立明其不說駕今詳賓車至朝門下行當入次俟具乃出即位然後立此云立自與車在連文而非賓可知云北面者如聘禮焉則北面之文此言車前馬首向內也注言還立而疏以鄉外目之皆非又按記文在大門外西方就乘車言也若北面指賓則其上必當有賓字以別之

即位具主人也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疏曰君迎賓入始言卿大夫以下廟內之位明知此具饌物時皆在廟門外也故下注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故不在大門內是其義也○附按舊說賓即位而主人之有司乃具者節也具如其官饌之具今詳注說爲是或疑即位與上連文甚言甚明經于上文以即位包入次一節爲文故至此須正言即位日經既言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則已以即位而同包入次一節矣其下自不應重言即位況入次而俟者俟具也若又賓即位而具同何俟之有經文不自矛盾乎或疑其上何不以公爲別白確知是公則不別亦可

羹定定多佞反○肉謂之羹定猶孰也著之者下以爲節○疏曰與下文陳鼎之節爲日

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編必綿反○七鼎一大牢也甸人家宰之屬兼

享人者南面西上以其爲賓統於外也扃鼏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鼏蓋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今文扃作鉉古文鼏皆作密○疏曰聘禮致饔與饔餼皆九鼎此亦一大牢而七鼎者此食禮輕無鮮魚鮮腊與聘禮腥一牢鼎七同也天官有甸師氏掌有享人皆屬家宰享人職云掌共鼎鑊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諸侯比天子不備官故使甸人兼享人陳鼎也鼏鼎諸文皆不言所用之物此經雖言若束若編亦不指所用之謂鄭以茅是潔白之物故擬用之而云葢以疑也

設洗如饗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於阼階東南

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匜以支反○爲公盥也公尊不就洗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疏曰夏官小臣職云小祭祀賓客饗食如大僕之法此諸侯之聘客饗食故亦小臣掌之也○補注槃承物器匜盛器

宰夫設筵加席几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滑醬可以略此○疏曰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者以賓在戶牖之間南面又生人左几異於神右几故也公不賓至授几親設滑醬可以略此也故下記云不授几鄭云異於醴也以無設滑醬之事故也

無尊主於食不獻酬

飲酒漿飲俟于東房飲酒清酒也漿飲截漿也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

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截音再○疏曰飲酒清酒者按周禮酒正亦先鄭云清酒祭祀之酒後鄭從之則此賓客用之者優賓故也漿飲截漿者截之言截以其汁滓相截漢法有此名故也奠於豐上者下云飲酒實於觶加于豐是也此云奠即彼加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者以鄉飲酒燕禮等獻酬之酒皆不言飲飲之可知此擬酳口故言飲是異於獻酬酒故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者按漿人云共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彼先云六飲後云水漿與此先云漿不同故云然也必別於六飲者彼六飲為渴而飲此漿為酳口故異之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酒漿不在凡中者雖無尊猶陳在堂○疏曰以酒漿常在堂若不特言之則凡中不合之言似謂酒漿仍在堂故上特言之○附君善敖氏曰此所饌者謂豆籩簋鉶也

右陳器饌第二章章下一條○不授几異於醴也○疏曰決醴賓時公親授几也無阼席公不坐亨于門外東方必于門外者大夫之事也東方者主陽○疏曰按上經甸人亨人之等亨人士官不得言大夫之事言大夫之事者解亨人在門外之禮也燕禮注云亨於門外臣所掌也言臣亦是大夫事少牢

廩爨饔爨皆在門外亦大夫事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者以其無廩人主之故在內若然鄉飲酒雖是大夫之事以其取祖陽氣之始故亦於門內○附按君善敖氏云門外廟門外也門外東方雍爨在焉今詳禮文亨所有堂下門之外之分燕禮注言臣所掌欲以君禮在外別于鄉飲射臣禮之在內而無解于特牲少牢亦臣禮雜爨之在門外也此注言大夫之事欲以大夫事同于少牢大夫禮之在門外而無解于鄉飲射亦大夫事亨之則于堂下也且食與燕同為君飲食大夫禮而又分二義大抵注本各隨就立說疏又為之迂曲牽合以求通于諸禮之間而卒不可通也詳禮制不得盡聽敖氏以學宮廟寢不同制分解亦無所據注疏既不足存姑以為說耳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終有以識之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疏曰燕禮注司宮天子曰小宰與此不同其義則一蓋彼是設尊故以小宰解之此設几席故以大宰之屬解之按大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即以司宮彼不言設几席者以天子具官別有司几筵又有小宰諸侯兼官故司宮兼司几筵及小宰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此皆無下文按周禮考工記云車有六等之數云軫崇四尺謂之一等又云戈長六尺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自軫至矛皆以四尺為差以是約之即知常是丈六尺尋是八尺也萑細葦者以類言之其實全別此萑又與莞蒲之莞不同彼莞謂蒲也有以識之者席無異物為記但織之自有首尾可為記識耳必長筵以有左右饌者賓在戶牖之間南面正饌在左庶羞在右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必長筵也宰夫筵出自東房筵本在房宰夫敷之也天子諸侯左右房○疏曰上云司宮具几筵具之在房宰夫敷之而已天子諸侯左右房對西房若大夫士但有東房而已故直云在房也○本經記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不出大門降於國君○疏曰周禮司儀云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又云致饔餼饗食皆如將幣之儀是國君來則出迎也大夫納賓大夫謂上擯也納賓以公命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左西方賓位也辟逡遁不敢當君拜也○附按上文迎賓公在門內故至賓入門公

乃再拜迎之賓既逡巡不敢當君拜而又再拜稽首與聘時不同者聘則嫌當君此則食已故敬答君之拜迎也公揖入賓從揖入道之○附君善敖氏曰此亦有每門每曲之揖不言者文省耳及廟門公揖入廟禰廟也○疏曰儀禮之內單言廟者皆據禰廟昏禮納采云主于廟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是也若非禰廟則言廟祧若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問卿云受于祖廟之類是也但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燕輕于食饗之又在寢是其差次也賓入三揖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至于階三讓讓先升○疏曰曲禮云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此亦降等初即就西階者此君與客食禮之正彼謂大夫士以小燕食之禮故與此不同也○附按曲禮所言自是大夫士相見降等者之定禮與此聘食為賓禮不同○又按疏謂小小燕食有此禮豈大于此者反可失禮耶謂禮之正者可不然豈非正禮反當然耶似皆難通公升二等賓升遠下人君○疏曰亦取君行一臣行二之義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于夾明東于堂○疏曰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序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立于夾室之南是其於堂也○附君善敖氏曰大夫亦兼上下者言也大夫西面辟擯者及士位而在此耳士立于門東北面西

上統於門者非其正位辟賓在此○疏曰燕禮大射士在西方東面北上不統於門今在門東北面宜東統於君而統於門者以賓在門西辟賓在此非正位也○附按君善放氏云立于門東宜東上而統於君乃西上者順其本位之列所以見非正位也西方北上門東西上皆上左也今詳士位不于西方而于門東又不東上而西上皆變于常禮疏意本兩釋之而語欠完于義不備放氏說爲足之

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宰宰夫之屬也古文無南上○疏曰宰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故云夾北也宰宰夫之屬者以經云南上則非止一人下文宰夫之官皆在其內亦於此立可知但宰尊官反在小臣之下者以小臣位在東堂南故先見之下非以尊卑先後爲次也○附君善放氏曰宰大宰也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宰尊官于此乃見之者以其位在內故後于在外者文按經文惟言宰而已是獨立于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以下文證之可見宜從古文○附按小臣位在東堂下注疏本皆本疏文皆作北堂南疑皆誤也改從東字

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卽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賓自無事○疏曰周禮天官內宰下大夫掌王后已下彼天子內官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內官之士以士爲之明當天子內宰故鄭舉內宰況之也前聘時君迎客于大門內時卿大夫已下入廟卽位者受聘事重非饗食之比故先入廟卽位此已下雖有宰及宰夫者皆有事及大夫七牲士庶羞之等然皆助君食賓非己之事故後入也○附君善放氏曰內官之士內小臣之屬也此惟取節於宰則宰獨立于此明矣

介門西北面西上西上自統於賓也然則承擯以下立于士西少進東上○疏曰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擯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承擯以下既是有事之人又是大夫尊於士故知少進東上不言上擯者上擯有事其位不定故不言○附君善放氏曰介位序下主國官後不從賓而入變于聘時也擯隨公而入上擯立于階下承擯紹擯立于士東負東塾

右迎賓卽位第三章

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楣謂之梁至再拜者興禮俟賓嘉其來也公再拜賓降矣○疏曰至再拜者公方一拜賓卽降公再拜者賓降後又一拜雖一拜本當再拜故皆以再拜言之猶下侑幣之時公一拜賓降公再拜注云賓不敢俟成拜也鄭云公再拜賓降矣者謂至再拜則賓降也○附按拜至之禮見于士昏鄉飲射經皆但言再拜不言至以其禮爲賓主定節不必明著也若燕射嫌于義爲君臣立爲主人者疑無此禮經則明著至再拜之文以見之此食與燕類經因仍燕射之文亦曰至再拜先自其事而下按以賓降也公再拜敘出君親與臣爲主賓禮又不同處以著明之凡此皆經隨事立文之法注無刪解疏泥于文辭釋之殊無當也

賓西階東北面答拜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附按賓西階東北面而答拜通舉賓答拜至之文先自其事下按敘出答拜之節凡臣與君親爲賓主答拜至禮不同處于以見之

擯者辭辭拜於下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降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興起也○疏曰此言賓降答拜之事據公未降之前賓始一拜公降一等間在一辭之中又辭而賓猶終降再拜稽首知者以下文賓栗階升不拜是已拜於下也擯者辭拜于下之時其位在下故下記云卿擯由下○附按此禮之節乃賓在西階東北面答公拜才欲拜擯者辭欲賓升堂賓不聽而一拜也公見不聽親往降一等故擯者又辭曰寡君從子卽指降等謂將親至子之所而興子矣故云卽已覺但未稽首輒當興因拜之將爲時至速擯者才懇辭賓已不聽而再拜之勢成矣故公見禮不成不須再進制禮者遂但以降一等爲禮也

賓栗階升不拜自以已拜也栗實栗也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辵勅略反○疏曰於堂下已終其再拜稽首故於堂上不拜也栗實栗者謂疾之意也不拾級連步者曲禮云拾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級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此涉級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其連步據足而言涉級據階而說其實一也此等尋常升法此栗階據趨君命而上按燕禮記云凡君所辭皆栗階注云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又曰凡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是栗階之法也不拾級而下曰辵者凡升降有四種辵者君臣急諫詩則越三等爲辵階越一等爲歷階又有栗階又有連步爲四等也

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疏曰按論語孔子云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是以上文主君雖辭賓猶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爲成拜而主君之意猶以爲不成故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升更拜也○附子滑李氏曰賓雖在下已成拜而主君之意不欲當其在下成拜故命升成之敬也○附按上節言賓栗階升不拜者謂賓雖承上文擯者辭不從至公降一等辭仍不從而既再拜于下者故升不拜也蓋人臣欲盡拜下之禮以伸己志耳乃此節君命之成拜者若又欲伸其志而必不受拜下之禮故復命之也賓乃承命又再拜稽首然後君與賓之志亦爲兩得其伸矣但卽此篇言栗階升不拜可知堂下爲已終再拜之禮則知他處升不命而卽成拜者在階下或僅一拜或並未一拜故其升卽成拜初不待君命然則惟此處爲上下四

拜凡他處之升成拜與升再拜稽首皆止兩拜而此疏以爲四拜者恐俱誤矣說見燕禮篇公爲賓舉旅章。

右拜至第四章一章下一條〇鄉擯由下不升堂也〇疏曰此謂上擯擯詔賓主升降周還之事〇本

經記

士舉鼎去鼏於外次入陳鼎于碑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於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入由東出由西明爲賓也〇疏曰次入謂序入也〇附君善敖氏曰碑下脫一南字西南之南衍文皆傳寫誤也鼎西每鼎之西也順出以次而出也順出正禮也其他逆出由便耳凡出得以順爲便者從正禮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雍人言入旅人言退文互相備也出入之由亦如舉鼎者匕俎每器一人諸侯官多也〇疏曰旅人雍人之屬者即燕禮云尊士旅食于門西鄭云庶人在官者是也諸侯官多者按少牢云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上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是大夫官少故每人兼執也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

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長以長幼也序猶更也前洗南〇疏曰按鄉飲酒鄉射賓盥北面則此大夫亦皆北面可知長以長幼者若燕禮云命長之類皆據長幼爲長不謂衆中之長者也〇附君善敖氏曰大夫長盥以長而序盥也亦目下事之辭當盥者七人皆違其位而立於洗東南也國君設洗當東霤於東夾南爲少東洗之東南則又東矣前者其立處之西也於洗南爲少東交于前不言相右可知也載者西面。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大夫匕則載之〇疏曰前云左人待載其時鼎東南面今大夫鼎北南面匕之左人當載故序自鼎東西面於前矣俎正當鼎南則載者在鼎南稍東也〇附按上文左人待載不言其面此因匕者南面而見之非異面也魚腊飪。飪孰也食禮宜孰饗有腥者〇疏曰上云羹定內謂之羹恐魚腊不在羹定之中故此特著魚腊飪以食禮尚孰故皆飪也又曰國語云王饗用體薦體薦則腥矣樂記云大饗而俎腥魚是亨禮有腥也載體進奏。體謂牲與腊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个〇疏曰三牲與腊皆載體直言體不辨體形及數以下魚腸胃倫膚皆言七則此亦七體故鄭云下大夫體七个按士虞記云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七體彼喪禮用左又按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右胖進奏則此亦用右胖肩臂臑臂肫胳脊脅可知既用右胖則

左胖爲庶羞者此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是也若致殽及歸饔餼腥鼎皆無庶羞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雖同用狗一牲以其亨亨亦皆有庶羞也進其理本在前者此謂生人食法故進本本謂近上者若祭祀則進末少牢云進下鄭云變於食生是也〇附君善敖氏曰體者三牲之右體腊其一純與少牢饋食曰腊一純而俎魚七縮俎寢右。右首也寢右進鬐也乾魚進腴多骨鯁〇疏曰縮縱也魚在俎爲縱於人亦橫賓在戶牖之間南面俎則東西陳之魚在俎首在右腹腴鄉南鬐脊也進脊在北鄉賓是取脊少骨鯁者以優賓也若祭祀則進腴以鬼神尚氣腴者氣之所聚故少牢進腴是也腸胃七同俎。以其同類也不異其牛羊腹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〇疏曰牛羊同是畜類又其腹賤故畧之同俎也牛羊各有腸胃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也但此腸胃與牲或同俎或別鼎別俎何者據此下文七鼎腸胃牲別鼎別俎是其正法取其鼎俎奇也少牢五俎腸胃與牲同鼎者以其有鮮獸若腸胃別鼎則六不得奇故并腸胃與牲同鼎有司徹亦然此腸胃七者以其與牲體別鼎故取數于牲亦七少牢并腸胃於牲鼎故云腸三胃三取數於脊脅各三也賓尸禮殺於正祭故腸胃各一既夕盛葬奠故腸胃五也倫膚七。倫理也謂精理滑脆者〇疏曰倫膚順豕之皮革爲之但此公食大夫爲客用爲美故膚與腸胃皆別鼎俎特

牲腥有三鼎魚腊不同鼎故膚從牲同鼎有司徹雖同少牢亦止鼎三而已羊豕魚皆一鼎故膚還從於牲鼎也又此膚與牲體之數亦七而少牢膚九者此食禮故膚從體數少牢大夫之祭膚出下牲故取數於牲之體而九也〇附君善敖氏曰倫膚者雍人所倫之膚也倫猶擇也見少牢饋食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順其在牲之性也腸胃垂及俎拒〇疏曰腸胃得在牲而垂膚亦言順牲之性者從多而言垂及俎拒者少牢云腸三胃三垂及俎拒是也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事畢宜由便也士匕載者又待設俎〇疏曰上文云士舉鼎又云左人待載下文云士設俎于豆南是載者又待設俎可知也〇附君善敖氏曰位東夾南

右鼎俎入第五章

公降盥將設醬賓降公辭。辭其從已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揖讓皆壹殺於初古文壹皆作一宰夫自東房授醯醬。授授公也醯醬以醯和醬〇疏曰蒲筵於堂上戶牖之間南面設之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庶羞於中席已西按歸饔餼醯醢別如此不別而以醯和醬者此經所陳物異者皆別器此醯醬下但言醬

不別言醯明以醯和醬可知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尚褻味故有之公設之以其爲饌本賓辭北面坐遷
而東遷所東遷所奠之東側其故處○疏曰東遷所者謂以西爲上君設當席中故東遷之辟君設處側近也近其故處爲
○附按東遷所若東遷設醬于此所也所方所也正饌在席東是饌本向東遷設也下湆亦遷從正饌必遷之者示不敢當公親設
之意蓋賓辭公設而公仍設之賓不安遂坐遷其所○又按注言側者在故處之側取不敢當中之意疏聯爲近以與近意無涉
公立于序內西鄉不立阼階上示親饌○疏曰君之行事皆在阼階上今以設饌在戶西近北故近阼北立是示
親監饌也賓立于階西疑立不立階上以主君離阼也疑正立也自定之貌○附君善敖氏曰事未至故離其拜
位也序內西鄉主位也階西西階上之西也公與賓客各俟於此與飲酒之主人立于階東之意同公不立于阼階東者公尊也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南
麋臡以西菁菹鹿臡醓他感反臡年題反○醓醢有醓昌本昌蒲本菹也醢有骨謂之臡菁蔓菁菹也○疏曰
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此用其六彼注云醓肉汁也昌本昌蒲根也又云細切爲齏全物若䐑爲菹齏菹之稱菜肉通此經言菹不

言齏者齏菹麤細雖異通而言之齏亦得爲菹也蕪菁卽蔓菁也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
在牛南腊腸胃亞之亞次也不言綪錯俎尊也○綪側耕反○疏曰上設豆綪陳之下設黍稷錯陳之此設俎
不綪不錯者尊故也膚以爲特直豕與腸胃東也特膚者出下牲賤○疏曰豕在牛羊之下爲賤膚豕之所出故特之於
俎東也○附君善敖氏曰特在豕東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所謂當
門○疏曰前旅人以匕入加於鼎退出今還使之取匕前士舉鼎入今不使舉鼎出者以其士載訖遂設俎于賓前事未畢故甸人
舉鼎而出也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
稷錯以終南陳並併也○附君善敖氏曰東北上惟指黍當牛俎者言也錯以終者稷南黍黍東稷稷南黍黍西稷
也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
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湆乞及反○大羹湆煮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瓦豆謂之鐙
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有蓋者饌自外入爲風塵今文湆爲汁○疏曰宰位在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蓋降出送于門外乃更入門

反於東夾北位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鉶羹則調之以鹽菜宰謂大宰宰夫之長者以單言宰諸侯三卿無大宰以司徒兼大宰大宰之
下有宰夫故云宰夫之長也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亦東遷所○疏曰醬既東遷所今於醬西
遷之明亦東遷所移之故處此也○附按疏解蓋謂公設醬西者設于前醬故處之西坐遷於此東遷之而側大羹之故處也宰
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鉶菜和羹之器○疏曰下
記云牛藿羊苦豕薇是菜和羹于鉶盛之也據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據器言之謂之鉶鼎正鼎先後設之謂之陪鼎入庶羞言
之謂之羞其實一也○附按上文謂六豆在醬東此又謂鉶在豆西然則四鉶亦在醬東也飲酒實于觶加于
豐豐所以承觶者也如豆而卑○附君善敖氏曰其饌之時則然矣言于此者爲下文發之宰夫右執觶左執
豐進設于豆東食有酒者優賓也設于豆東不舉也燕禮記曰凡奠者於左○疏曰食有酒優賓者按下文宰夫執
觶飲賓與受唯用漱口不用酒今主人猶設之是優賓也燕禮主人奠于薦左賓不飲取奠於薦右此酒不用故亦奠於豆東酒
義雖異不舉是同然無凡奠者於左之文鄭注蓋引鄉飲酒鄉射記文而傳寫者之誤也宰夫東面坐啓簋會

各郤于其西會簋蓋也亦一一合郤之各當其簋之西○疏曰郤者仰也簋蓋有六兩兩相重而仰之謂之郤合故
云一一郤合之各當其簋之西爲兩處亦者亦少牢少牢云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也

右設正饌第六章一條下

○贊者盥從俎升俎其所有事○疏曰豆亦從下升不
從者贊者不佐祭豆直佐祭俎也經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若黍稷亦贊祭不從升者黍稷設之在後
故也黍稷雖後升先祭者以其先食黍稷後食肉故也○附按俎載于堂下後士設時升于堂豆簋皆宰夫自東房出設于
堂而疏云亦從下升未詳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爲名○附君善敖氏曰以
其佐賓食于堂上故云上贊益對堂下之擯者而言也此以下大夫爲之者欲其不尊於賓鉶芼牛藿羊
苦豕薇皆有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疏曰士虞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
鄭注云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此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彼記解之之屬者其中兼有葵
也○本經記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疏曰經但云負東房鄭知負房戶而立者以公在東序內賓在戶西贊告具于公且欲使賓聞之故使於房近西是以云得鄉公與賓也○附君善敖氏曰負東房負其墉也士喪禮曰祝負墉南面然則此其贊之正位與

公再拜揖食再拜拜賓饌具賓降拜答公拜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降未拜○附按公方再拜賓辟而降拜賓升拜後公乃揖食經以主賓兩而分敘為文也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擩猶染也○附君善敖氏曰此所擩者醓醢而下五豆惟以醢統言之少牢饋食用四豆戶取韭菹擩于三豆是其徵也上豆韭菹醓醢也祭於二豆之間少北此節見少牢下篇○補注辯與徧同

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興受坐受之於豆祭也獨云贊興優賓也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疏曰此所授者皆謂遠賓者菹醢及鉶皆不言授者以其近賓取之易也經直云祭知祭之於豆祭者按少牢云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於敦取切肺於俎兼以授尸尸同受祭于豆祭故也鉶特與優賓者欲見賓坐而不興是優賓其實俱興也引少儀者欲見贊興賓亦興之義以其賓坐贊亦坐故也○附按賓興文不具耳優賓之說似贊

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肺不離者刌之也不言刌刌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刌之便賓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壹猶稍也○疏曰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云提猶絕也刌離之不絕中央少者此即為食而舉肺也少牢云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之是祭肺切舉肺不切也此肺雖不離而刌之與祭肺同其實舉肺故不言刌舉肺將祭之時則絕末而祭之與祭肺異也凡舉肺有二名一名離肺亦名舉肺祭肺亦名刌肺也○附按君善敖氏云不離者見為切肺則其無舉肺也食而舉肺脊者其肺則離之今詳注意以此肺為舉肺舉肺皆離此不離而刌之者為便于賓祭可不絕之而祭也其說于義似無謂且按此賓祭饌尚未及食饌其為祭肺之而非舉肺可知文觀下賓三飯後並無舉肺脊文似有如敖氏所云者但終似薦祭諸饌正俎無不食舉肺脊獨食不以此為饌其義未詳○又按此三牲肺與後庶羞大皆云壹以授惟與授黍稷異文其為每一授之可知

賓興受坐祭於是云賓興受坐祭壹牲也賓亦每肺興受祭於豆祭

捝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扱以柶扱其鉶菜也捝拭也拭以巾○疏曰此云上鉶之間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間此鉶別自祭鉶間按內則左佩紛帨帨佩巾而云捝拭拭手以巾似帨不名巾者本名帨者以拭手為名其實名巾故鄭舉其實稱也此有四鉶而云扱上鉶辯擩則唯有一柶優賓故用一柶而已少牢二鉶祭神故宜各有柶也○附君善敖氏曰扱上鉶以柶謂以內刈牛鉶之柶扱其鉶也辯擩之者遂以柶擩三鉶也此四鉶皆有柶其擩之則惟用上者之柶與少牢饋食禮略同

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曰魚腊湆醬非盛者在正饌之內故不祭若人庶羞則祭之下文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少儀云祭膴膴詁為大魚肉之醬是亦祭之也○附君善敖氏曰魚腊屬於牲醬屬於豆湆屬於鉶已祭其太略其細也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之下不祭可知

右賓祭正饌第七章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疏曰知遷而西者以其加饌與庶羞並列也知粱東上者下文宰夫膳稻于粱西是以粱在東為上也○附君善敖氏曰粱言飯者以賓主食之也○附按加饌在席西則饌首向西遷設可知又按注以其東上與前設醬注云以西為上故東遷之意同蓋謂正饌東設上西加饌西設上東遷之皆視公設處下移亦其義也疏解此注以東上似未曉

公與賓皆復初位位序內階西○疏曰上公設醬時立于序內賓立于階西此云公與賓復初位故知公還在序內賓還在階西也

宰夫膳稻于粱西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疏曰知進稻以簠者下記云簠有蓋冪鄭注云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上下設黍稷並云郤會此稻粱不云郤會者先於房去之故也○附君善敖氏曰膳當作設膳設聲相近字之誤也○附按梁稻之設經不言數者覲聘禮歸饔餼章一粱一稻亦兩簠也

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羞進也庶眾也進眾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為臠所以祭也魚或謂膴膴大也唯醢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湆右執豆左執蓋○疏曰若有大者中有二物三物之肉兼有魚也魚或謂之膴膴大者有司徹云尸俎五魚侑主人皆一魚皆加膴祭于其上是也少儀云膴祭也唯醢醬無大者鄭注周禮醢人作醢之法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何大臠之有也醬則醢也亦無大臠也○附按舊說言執于蓋豆之間見其兩執也今詳蓋執豆或上或下疑[illegible]一執字若單用執疑亦當在蓋上或在豆下無以一執字聯上[illegible]文法也又君善敖氏云注唯醢醬無大謂四醢及芥醬也蓋

以經文云皆故明之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庶羞多羞人不足則授于階上復出取也○疏曰反
之者以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之然下文云先者
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第二已下為先
者也○附按君善敖氏云先者即執膷豆者也既設膷豆則以次
受其餘於西階上而設之反者既往而復來之辭此文似失其次
而在是今詳如敖氏說則此句當在下文衆人媵羞者向上而去
于此處不見未言由門入先言反之之迹添于其後亦與衆人盡
階不升堂相應未既言以簋降出則或羞人不足復進已不言可知敖說為是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
西閒容人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疏曰稻與庶羞俱是加
稻在黍稷西近北庶羞繼而南陳俱在黍稷正饌之西是不與正
豆併也賓當從閒往來則下文賓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升
反奠于其所是也○附按稻南簋西不相屬經非逆文升設于稻
南為句云稻南者言設第一豆之節設豆于此始也簋西閒容人
者以簋西為節與庶羞分閒中可容人為賓取粱湆地也閒見于
此者正加兩饌惟諸簋之西庶羞之東為閒其上豆醬湆粱之設
不以閒分也故至此
設羞與簋別始見之旁四列西北上不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一體是所謂羞藏中別○疏曰

曲禮云左殽右胾彼云殽骨體也此肉謂之胾亦一也殽為正饌
胾謂切肉則庶羞分置左右此亦正饌在東庶羞在西閒容人是
中別也○附按旁者見閒容人之外也四列通言為西設豆數也
西北上謂膷豆在諸豆之西北即上先一人設于稻南者下文乃
次四列言之而舊說以言旁者見正饌之中席此在旁也下文云
坐席末取粱即稻而庶羞在稻南足以明之今詳上言東遷所則
正饌自不中席但偏東者少而加饌則
偏西多于席難準因以閒容人為節膷以東臐膮牛炙膷臐膮今時臛
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皆香
美之名也古文膷作香臐作薰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胾莊四反鮨音
爽反○先設醢綍之以次也內則謂鮨為膴然則膴用鮨今文鮨
作鮨○疏曰此云先設醢綍之以次而特牲注云以有醢不得綍
也與此進者大凡醢配胾是其正而醢卑于胾今牛羊豕胾皆在
醢下者直是綍之次非尊卑之列特牲以一有醢若綍之當醢在
胾上不成錯故不得綍少牢四豆羊胾醢故得綍而錯與此同也
○附按此綍設法也如其次于設之乃得諸醢醬閒于諸肉豆之中
相變而不相當成其為錯其于牛豕則先醢後胾而胾在醢下于
羊則先胾後醢而醢則胾下若一側為之則醢肉豆行列即有相
當不變者反不得綍而錯矣
疏注義于經不見通協未詳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

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芥醬芥實醬也內則曰膾春用葱秋用芥衆人媵羞者盡階不
升堂授以蓋降出媵當作媵媵送也授授先者一人○附君善敖氏曰進羞而言媵亦取自下而上之意以羞授
先者一人先者每為設之所謂先者反之也○
附按此謂媵羞者以蓋降出與上設正饌章同

右設加饌第八章章下一條

〇簠有蓋冪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冪冪巾也今文
或作幕○疏曰簠簋相將簋既有會簠亦有會可知但黍稷
先設故郤會於敦南簠盛稻粱將食乃設云去會于房蓋以
冪至于陳設冪亦去之記云
有蓋冪者據出房未設而言凡炙無醬已有鹹和○疏曰凡者欲解儀禮一部之
內牛羊豕炙皆無醬已有鹹和
者若今人食炙然○不經記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復告庶羞具者以其異饌贊升賓以公命命賓升席○疏曰前設饌贊者
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此使贊升賓者以其禮殺故也是
以上文正饌公先拜賓答拜此賓先拜公公答拜為異也賓坐席
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間即就也祭稻粱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疏曰下文云賓三飯以湆醬注云每

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又云不以湆醬注云不復用正饌也
則此湆醬是正饌而云加者以在正饌之上得與正饌為本故名
正饌其實是正饌之加故公親設之也○附按舊說坐席末者就
加饌也取粱即稻言不反粱於右手也下祭于豆祭而于醬湆閒
者以其近也且別于正饌今詳席末去豆遠不即于簋閒而東
就湆醬閒者以加從正也注祭加宜于加語未詳疏曲解恐不可
通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壹授之
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自祭之於膴之閒以異饌也○疏曰上
三牲之肺祭之今此祭庶羞井之故云輕也不云於豆祭而云於
脯膴之閒以祭宜於加故也○附君善敖氏曰祭不言其所亦於
湆醬閒可知○附按此與前牲肺壹以授同文而兼壹祭之異文
則前為每受一祭此
為兼受一祭可知也

右賓祭加饌第九章

賓降拜拜庶羞○附君善敖氏曰拜者為將食故也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
北面自閒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自閒坐由兩饌之閒也擁抱也必取粱者公所設也以之

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附按食主于飯而梁又于飯中為公親設故特取之又飯則先啜湆因并及之○又按君善敖氏云取之以降者以公立于堂已不敢坐食于席也今詳飲燕皆在堂則食無不敢於尊之義若以君廟堂尤尊則大夫相食亦然如敖氏說似得貫通

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 奠而後對成其意也降辭公敬也必辭公者為其尊而親臨己食侍食贊者之事○疏曰成其意者謂成其食降階下之意故奠乃對此決下文大夫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而不奠也○附君善敖氏曰公不許其降食乃敢辭公為禮之節然也○附按賓以堂無公席故欲降食公辭必奠以對乃升奠于所然又降辭公親臨至下文公許乃升公退乃坐然猶卷加席而公又以不辭為優賓然則卽一將食未食之間其禮已曲折如許蓋以公之尊而食大夫又所食者係異國之來聘大夫而為公賓故其彼此交相敬禮以至斯也

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 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疏曰按爾雅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外故也知是俟事之處者正以此文公揖退于廂而俟賓食卽待事之處也

擯者退負東塾而立 無事也

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 贊者以告公公聽之

重來優賓○疏曰公既在序外賓食在戶西若不告公公何以知之明知贊者告公也公來則勞賓不來則賓不勞故不來者所以優饒賓也○附按君善敖氏云公不辭以其降等也若於朝君之來則辭而賓反之矣今詳卷云遂者因不辭而立言之文也

賓三飯以湆醬 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不言其肴優賓○疏曰曲禮三飯而主延客食胾然後辯殽與此不同者此為禮食故先食殽彼大夫士主與客燕食則先食胾故不同也又昏禮同牢云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注云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歠湆咂醬而不食殽者此公食賓禮解膚折節食殽可知彼胏解者皆不食故不食殽也彼又云三飯卒食注同牢示親不主為食起三飯而成禮故不食殽也但湆言歠淡故也醬言擩鹹故也不言其殽優賓者特牲少牢曰食時舉殽皆言次第此不言者任賓取之是優賓也

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 此進漱也非為卒食為將有事緣賓意欲自潔清

賓挩手興受 受觶也

宰夫設其豐于稻西 酒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疏曰酒在東者上飲酒實于觶宰夫設于豆東是也漿在西者卽此經設於稻西是也曲禮云酒漿處右彼注云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也

庭實設 乘皮○附君善敖氏曰言於此亦行禮之節

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 飲漱也○附君善敖氏曰祭亦於醬湆閒

右賓正食第十章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 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于序端○疏曰上文公設醬公立于序內西鄉此經亦云西鄉立故知亦在序內位也大射禮公凡受于序端故每云公之所受者皆約之受於序端

賓降筵北面 以君將有命也北面於西階上○疏曰以君將有束帛侑食之命故於西階上待之

擯者進相幣 為君釋幣辭於賓

賓降辭幣升聽命 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聽命釋許辭○疏曰主國君又命之升知者約聘禮禮賓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是也

降拜 當拜受幣

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 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

退西楹西東面立 俟主國君送幣也退不負序以將降○疏曰聘禮公拜既賓三退負序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此公拜送幣賓在幣西不負序者以將降故也

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 賓不敢俟成拜

介逆出 以賓事畢

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 揖執者示親受

公降立 俟賓反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 從者府史之屬訝迎也○疏曰此子男小聘使大夫士介一人而已此時已受賓幣故知訝受者非士介是府史之屬也

右侑幣第十一章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 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疏曰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者此鄭探解賓意食禮自有常法三飯之後當受侑幣送庭實出更入以終食禮若便退不可不退則有貪食之嫌是以更入行拜示將辭之意待公設辭而後留也○附君善敖氏曰當門內霤也沒霤庭南也拜者謝侑幣之賜也沒霤而拜以公立于中庭也

公辭 止其拜使之卒食○附君善敖氏曰辭其拜於庭也

揖讓如初 如初入也○附君善敖氏曰此三揖時公在中庭與賓三揖則是與聘禮者同矣云如初亦大略之言也

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賓拜拜主國君之厚意賓揖介入復位○疏曰上文云介逆出下更云介送出明知中間介復入但復入之節當此賓入之時也

附君善敖氏曰鄉也賓拜賜于庭南公辭之故成拜於此賓降辭公如初將復食○附君善敖氏曰初謂公許退也

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疏曰知會飯是黍稷者上文云宰夫東面坐啟簋會會各鄉於其西也前賓三飯不云會以其簋盛稻粱無會故鄭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矣○附按君善敖氏云減簋飯於會而食之故云會飯帰者三飯乃飲此凡三飲益九飯也九飯大夫禮也後禮更端故與前三飯不相蒙今據九飯十一飯之節見于尸祭者其間過舉俎實此乃九飯而不一舉亦所未詳

不以醬湆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湆或時後用○疏曰上文賓三飯以湆醬注云每飯歠湆以殽擩醬是正饌稻粱是加此三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鄭意以黍稷是其正庶羞是其加是互相成也上文賓三飯以湆將先湆後醬是先用湆此後言湆容前三飯或後用湆故作文有先後也○附君善敖氏曰先言醬者不用之故惟據所設之序而言

捝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幣○疏曰不以出者決士昏禮賓取脯出以授從者彼是已所當得也此非特已得侑幣下文有司卷三牲

之俎歸于賓館亦是已所當得鄭不言三牲而言侑幣者據已得者而言之○附君善敖氏曰公於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粱故賓親徹此二者

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面者辟於辭○疏曰上文賓受侑幣出更入門左拜其時辭欲退猶待公留故北面此卒食禮終故東面○附按公降再拜答之也不不北面而東面者拜君爲主人之惠終之也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

右卒食第十二章

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亦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卷猶收也無遺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之至也歸俎者實于篚它時有所釋故○疏曰此無所俎而言卷三牲之俎不言用俎鄭云實于篚按士虞禮亦無所俎尸舉牲體皆盛於篚吉凶雖不同無所俎則一故知同用篚也特牲及士虞尸卒食取俎歸于尸三个是有所釋此無所釋故稱卷也彼注云釋猶遺也遺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也○附君善敖氏曰卷者明盡以其俎與其賓歸之此牲體皆在俎則食時不舉之明矣少牢特牲饋食禮尸所舉者加于所俎禮則實于篚大行人職言食禮舉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以差言之則大夫當三也此乃不舉其亦與周官異者乎○附按此一賓兩食饌惟見食飯之文正食以湆醬而止牲体自脯脊下無一舉者并不見食殺卒食亦不見食羞據經似有如敖氏不舉之說者但食禮與饗燕不同義主于食不應不舉且周官于賓客食禮明著舉數以卿大夫各下二等差之上大夫當三舉下大夫止一舉此經正下大夫之禮豈以所舉至殺惟統于食復爲主不復著其未飾與又按諸飲燕祭禮牲體皆分載各俎其歸俎各歸折俎也此食禮惟有賓俎牲體全載于一俎凡牲各組而全歸者惟此俎爲然故特云卷以著之

魚腊不與以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禮之有餘爲施惠不言腸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古文與作豫

右賓出第十三章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朝謂大門外○疏曰朝謂大門外者以經云拜賜于朝無賓入之文又聘禮以柩造朝亦無喪入門之文也此食禮拜侑幣聘禮歸饔餼但言拜饔與餼不拜束帛者

彼使人致之故不拜此食禮君親賜故拜之

訝聽之受其言入告出報也此下大夫有士訝○疏曰周禮掌訝大夫有士訝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故云下大夫也

右拜賜第十四章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蝸醢四四爲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疏曰豆加葵菹蝸醢者按周禮醢人朝事之豆云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上文下大夫之豆用其六仍有茆菹麋臡今上大夫八豆不取之而取饋食之豆葵菹蝸醢者按少牢饋食四豆二豆用葵菹蝸醢二豆用韭菹醓醢注云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則此公食大夫兼用饋食之豆亦是豐大夫禮也九俎加鮮魚鮮腊者上文下大夫七俎牛羊豕魚腊腸胃與膚此云九俎明加鮮魚鮮腊無特者陳饌要方上七俎者東西兩行爲六俎一俎特于俎東此九俎爲三行故無特雖無特膚亦爲下○附君善敖氏曰豆加茆菹麋臡簋加黍稷各一鉶加羊豕俎加鮮魚鮮臥於膚之下如豋九鼎之次

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

此以命數爲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凡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次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疏曰此以命數爲差者按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則諸侯之臣分爲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爲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若然惟有上下二九者同再命卿爵尊爲上大夫爵卑爲下則上言若九者子男之卿也下言若九者公侯伯大夫也故鄭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者此經唯見三命以下故鄭併論及之案周禮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親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附君善敖氏曰其俎數之同者又以此見尊卑也因言上大夫又以及下大夫益以足前禮未備之數○附按上鼎俎入章魚腸胃倫膚三者各一俎數俱七此云若九若十一者以每俎之數言之不謂俎也此章爲俎食上大夫禮則前七俎加二故上節言九俎其魚腊前多一俎與腸胃倫膚凡四俎皆用九數或十一數若下大夫但如前所陳之饌其俎爲七而小國之大夫七數大國之大夫九數也

庶羞西東毋過四列

謂上大夫下大夫也○疏曰上文云庶羞旁四列此上大夫餼內言庶羞西東毋過四列則東西橫行上下大夫皆四以爲行下大夫四四十六東西四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東西四行南北五行矣○附按庶羞西東縱設者牲腊魚醬俎實之正也十六豆爲節上大夫不得加于下大夫故曰毋過四列若加則以雉兔鶉鴽俎物之別也當自爲一列于其南

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

鴽無母○鴽無母者按爾雅釋鳥云鴽鴾母郭氏曰鶉也青州人呼曰鴾母莊子云田鼠化爲鴽淮南子云蝦蟆所化也月令曰田鼠化爲鴽然則鴽鶉一物也

右食上大夫禮第十五章 一章下條

○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

謂三命大夫也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也○疏曰經云上大夫不辨命數則子男之卿再命其席亦同下大夫鄭言三命大夫者欲見公侯伯之卿三命亦與子男下大夫同公之孤四命其席則異按周禮司几筵云筵國賓于牖前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與此記三命已下席不同故知彼國賓謂筵孤也無正文故云則也○附按上陳器饌章下爲下大夫而設即蒲筵加萑席純蒲爲緇布萑爲玄帛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

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儐賓○疏曰上經云上大夫庶羞二十豆

此復記之者欲見上大夫食加飯之時得兼食庶羞其時宰夫更設酒飲漿飲以優賓也○附按本經賓正食飲漿飲卒食三飲無明文卒食則當食庶羞時也據此記文似下大夫卒食亦飲漿若酒從設而不敢舉上大夫體隆至食庶羞時酒飲漿飲隨所用之可也記內上下兩庶羞字疑有一衍

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嫌上大夫不稽首○

〔本經記〕

若不親食

謂主國君有疾病若他故○疏曰疾病之外別云他故者君有死喪之事故聘禮云主人畢歸禮賓惟饔餼之受謂畢致饔餼但賓不受之

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

執幣以將命○補注致之者致下所陳于賓之館也

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

陳罋筐于楹間者象授受於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罋北陳者變於食罋數如豆醢芥醬從焉筐米四○疏曰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者按上正食之時黍稷亦南陳今於楹間陳筐米亦南陳是正食及此饌同列也罋北陳變於食者上文正食之時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西上陳之今於楹間二以並北陳是變於食也菹醢各異物不可同罋故罋數如豆上大夫八豆則八罋下大夫六豆則六罋庶羞之醢同是醬類故使之相從但庶羞之醢更無別種宜同一罋芥醬宜亦一罋卵有芥醬者以其有生魚故也上文上大夫八簋今乃生致之黍稷宜各一筐稻粱又二筐故云筐米四○附按君善敖氏云豆實在罋簋實在筐又皆陳于楹間皆變于食也南北異陳示不相統也今詳注意似謂此陳南北相當者以正食設饌豆簋同列不異陳茲罋盛豆實轉爲北陳與簋實異列乃所以變于食也如疏說則注辭有不可通○又按醢雖同名而牛羊豕應各有醬論語云不得其醬不食是也疏謂庶羞之醢更無別種者似非是

庶羞陳于碑內

生魚也魚腊從焉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鴽不陳于堂辟正饌○疏曰上文魚膾是魚之中膾者皆是生魚也按鄭注周禮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是也此則全生不膾何者本膾在豆與敵炙其設今敵炙在牲未殺膾全不破可知然庶羞之衆鄭獨云生魚者以敵炙在牲不殺於此無矣雖有乾腊雉兔之等以生魚爲主也魚腊從者雖無三牲之內有乾魚腊可知上大夫加鮮魚鮮腊雉兔鶉鴽者亦生致之矣庶羞本在堂上正饌之西今在碑內故云辟正饌也不陳於碑南者以本合在堂今宜近堂故在碑北○附君善敖氏曰庶羞者醢四并魚膾與芥醬也不陳于上以牲在下宜從之庶羞主於牲肉也此豆實也亦實于罋

庭

賓陳于碑外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言歸宜近內○疏曰庭實正法皆參分庭一在南面陳之昏禮記納徵執皮者是也今云碑外繼碑而言是近北矣彼陳于主人之庭擬與賓向外故近南此陳於客館擬與賓入內故鄭云以言歸故在內也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疏曰上庶羞與庭實在碑之內外近內陳之此牛羊豕陳於門內總門言之是爲其踐汙館庭也若然致饔餼牛羊豕亦在此彼不言者以饔餼有腥有熟其生者近門是其常故略之此既不設宜近內故決之也○附君善敖氏曰生歸之亦變于食陳于門西餼位也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朝服食禮輕也○疏曰歸饔餼時卿韋弁賓皮弁受無儐以巳本宜往○疏曰主君無故速賓在廟行食禮而有侑幣賓無儐法今主君有故致食禮并有侑幣亦不合有儐故云以巳本宜往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賜亦謂食侑幣○疏曰上速賓食時明日賓拜食與侑幣今亦然故云亦

右不親食第十六章

大夫相食親戒速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則具既具復自召之○疏曰經大夫親戒速決君不親戒速以下諸文亦皆異故云記異於君者也先就告之歸則具既具復召者以戒具而有皆親爲之與鄉飲酒鄉射同故彼皆云戒賓既歸布筵設尊乃親速賓是也○補注此謂大夫聘爲賓而主國君之大夫食之之禮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饗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降盥附按降盥下似文有未具其賓亦從降主人辭賓對主人卒盥揖讓升皆與公食無異故記不復言而獨以降盥言于異禮中者或以降盥于洗者不同于槃匜之節與疑有脫字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者謂受醬受湆受幣也侑用束錦大夫文也降堂謂止階上○附按豆醬餼于房中授醬者自東房此得自堂下升授未詳其異○又按降堂受之節次上文公在堂宰夫等授于堂上此則主人見授醬者來至堂下即自阼階降堂立于階上不盡一等授者升一等主人受而升設以致敬也湆幣皆然但觀下賓執粱與湆則加饌之粱亦必如是而作有文不具矣賓止也主人三降賓不從○疏曰上文鄭注皆者謂受醬受湆受幣皆自阼階降此云主人三降即上三者不數主人降盥者按鄉飲所言降盥者皆爲洗爵故賓從降此降盥不爲洗爵故鄭不數之聘禮致饔餼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此賓不降者雖賓主敵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降也○附君善敖氏

曰不受於堂辟君也賓止之義與上篇大夫止者同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不敢食於尊處○疏曰此兩大夫敵故之西序端上公食大夫大夫降階下臣卑故也○附君善敖氏曰亦爲主人立于堂故不敢食於席也主人辭賓反之附君善敖氏曰此下當有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十字蓋傳寫脫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辭賓降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敵也○疏曰按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又按左氏傳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若然臣於君乃稽首平敵相施當頓首今言敵而稽首者以食禮相尊敬雖敵亦稽首與臣拜君同故也○附君善敖氏曰著之者主人非君嫌不必稽首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謂辭其臨已食○補注從謂主人從而許之○附按此謂再入而辭者也然則初辭亦有此文明矣又公食禮有賓再入之拜經乃不見其異者則是大夫禮無此拜也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徹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卒食○附按東面而不稽首但終賓主之禮異于君臣之義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疏曰言其他謂豆數俎體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戒速君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湆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于階下此言西序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附君善敖氏曰大夫相食禮行于聘賓其禮爲公而設故凡饌放之而不嫌其無異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賓受于堂無儐與受君禮同○疏曰聘禮賓受致饔幣云堂中西北面注趙主君之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此雖無儐受幣亦與之同也○附按聘禮公致食禮如致饔受于堂也大夫無饔致餼于門外而致食亦當如致饔故此經特以受于堂見之而注同之于受君禮也然亦以其于堂同不謂受之節盡不異也君善敖氏謂賓阼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較疏說爲密

右大夫相食禮第十七章

公食大夫義第四十一 古無此篇

邦國禮四之下 劉敞補亡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附按此人君指賓之君言彼國君來朝則主君逆于大門外留此重禮以待其君正所以順其尊君之意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

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凡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後宰大爲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啟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粱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附按士膳之膳當作羞）賓三飯粱以湆醬以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嬌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右公食大夫義一章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四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五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敬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諸侯相朝禮第四十一

邦國禮五之上古無此篇今按邦國相交之禮朝尤大於聘經有聘禮而朝禮亡矣今取周禮諸官所掌五等諸侯邦交之禮及小戴曾子問諸侯朝出行一條集爲此篇以補其闕○附按此篇舊本四條未分章無名目今依例分之而補其名焉

補經

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云春秋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疏曰小聘曰問者聘禮文故彼又云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欲見中間久無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若然聘義與王制皆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者取歲歲之義也父死子立曰世是繼世之義也僖子如齊事見昭公九年左氏傳服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一年故中復盛聘與此數不相當然其禮則同也○周禮秋官○今按春官殷見曰同鄭注云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大行人所謂殷同殷國是也此亦鄭注乃訓殷爲中與衆義異其云於殷朝者及而相聘則又與衆義同蓋以爲十二年而一大聘也疏既以爲中又云盛聘問與衆義略同蓋如喪禮殷奠之類今未詳其孰是也○附按古經傳中殷字訓者原有兩義一訓中一訓盛鄭注聘禮兼用之中爲間歲之意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三年朝間歲也衆爲盛禮之意大聘即盛禮也二者亦並通左傳殷聘按杜注爲盛服注兼中盛積十一年間多歲也行大聘盛禮也二義並通然必有一是故朱子核之且鄭所謂殷朝乃殷見曰同之殷此自諸侯朝王事與凡諸侯邦交殷聘之殷似爲不合鄭以其事相及亦未詳何據

右朝期第一章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疏曰下文云反必親告于祖禰出時亦宜告祖禰爲道近故或唯告禰○附按禰親祖尊出告反面人子事親之常禮也故告廟如之於祖禮不敢數諸侯受國于君傳世于祖推見天子稟命至尊必先奠祖以致其嚴若諸侯相見則禮意降殺不以[illegible]入讀爲反又祖禰皆告者人君欲至慎然亦有事于入故重之朝服而出視朝朝服爲事故也○疏曰事謂或會或盟之事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以諸侯朝天子見而出視朝爲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雖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服臨朝聽事之服熊氏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知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爲勝也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諸侯五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吃於適天子也○附盡皐方氏曰諸侯見天子則慶賞黜陟行焉故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以致其震動恪恭之義也諸侯相見非社稷之役故不告而境內山川亦不徧告也亦命國家五

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勑之以其職道祈道也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疏曰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出入所告理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其常禮耳故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人之告共禮不殊也○曾子問

右出行第二章

司儀凡諸公相爲賓謂相朝也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積子賜反後皆同旅讀臚力於反○賓所停止則積問濶則問行道則勞其辭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皆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鄭司農云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受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立謂旅謂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爲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傳直專反○疏曰積者道人所云十里有廬廬

前云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問行人不恙也勞謂勞苦之皆使卿大夫致之者案聘禮遣卿行勞禮臣來尚遠知勞明君來遣卿勞可知此再勞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爲之也其稍問當使大夫故下文云致飧如致積之禮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知致飧使大夫者見聘禮宰夫朝服設飧宰夫即大夫問亦小禮明亦使大夫也先鄭以爲旅擯與交擯同後鄭不從者此臣禮云旅擯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其別旅亦陳賓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後鄭謂旅讀爲臚陳之者按爾雅釋詁云尸旅陳也釋言云臚敘也注云皆陳敘也後鄭不從旅大山之旅者欲取敘義也賓之介九人皆自從公介九人之禮使者七人者自從降二等之禮皆陳擯位不傳辭以下皆約聘禮主君大門內迎聘賓之位也主揖謂庭中時者如聘禮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是也○附按及受禮必辭禮之義也故積問勞將幣諸節皆先三辭各辭其來禮也皆旅擯者皆上五積三問通下再勞故文繫于上下問或云此旅擯賓介九人使擯三人拜受下當有禮勞者一節登必揖讓言三揖而三讓見之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視之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玄

謂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迎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者欲遠就之然後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車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疏曰備三勞而視之者大行人有三問三勞之文也先鄭所云後鄭不從者此但是備三勞既來至附何有輒迎賓於館者乎後鄭謂各陳九介者以其在道俱不爲主故無五擯之事而各陳九介其位主君至館大門外北面而陳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立當車軹者賓主俱立當軹大行人文後辭辭升堂者按鄉飲酒禮主人取爵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於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禮升堂是事同不云讓而云辭者此賓主敵者主人之意有受於庭之心故從事異曰辭是以下諸公之臣等升堂皆云讓依事同曰讓非敵也又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並事異不云辭者欲取致尊讓之意變文耳且記文非正經故不爲例也○附按辭升堂與讓升堂不同辭辭不升也讓讓先升也此三辭下不云登但去拜受與上再勞三揖登及國客郊勞三讓登皆異文豈以郊館非兩君親相見之地賓來朝未致禮于主君廟堂不敢當主君致禮于館堂故終辭之惟受于堂下也與三揖而後三辭者揖庭行至堂下乃別于小禮之受于庭也賓拜受

主君亦拜送文不具也又以後文賓繼主君注言之此上當有賓儐主君一節或云此交擯介九人擯五人

致館亦如之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疏曰聘禮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以此知先遣大夫授館也此大夫亦應是卿上士君郊勞此親致館故知亦如之也凡云致者皆有幣以致之致之使若已然也○補注亦如之謂如上交擯以下之禮也

致飧如致積之禮○俱使大夫禮同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疏曰本經上文公飧五牢賓始至之禮故致館後即言之如致積之禮者積在道已致故云如之飧食者以芻薪米禾食之類故云食也聘禮使宰夫設飧禮物又少故曰小禮案饔有腥有孰芻薪米禾又多故曰大禮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授音受賓音儐辟音避○鄭司農云交擯擯者奕也賓車進答拜賓上車進主人乃答其拜也及出車送三請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三進進隨賓也賓三還三辭告辟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

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爲介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當爲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爲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闑魚列反棖直庚反行戶剛反○疏曰在主君大門外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也車逆拜辱者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也賓車進答拜者賓初升車進就主君主君下賓亦下車答主君拜也三揖者主君遙揖賓使前北面一讓入大門也每門止一相者既入門廻面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門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傍各有二廟各別院爲之則有

小門門傍皆有南北隔墻隔墻皆通門故得有每門君不然任之門內即至禰廟之門何得有每門而云門止一相于效為此則也上相入者相入即上擯上介三揖者亦謂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也三讓登者至階上君讓賓賓讓主君如是者三主君先升再拜授幣者授當為受賓主俱升主人在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而賓亦就主君賓授主主君受之而總云再拜受幣也賓拜送幣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先鄭言主人答升後鄭不從者車逆拜辱已是主人今云車逆答當是客何得主入再答拜所言三請留之後鄭亦不從者行朝享禮賓訖送賓出禮既有限何因更有留賓之事介紹而傳命者此聘義文按彼謂聘者旅擯法引證此交擯者紹繼也謂介相繼而陳故此亦得紹介而傳命也按彼注賈前正自相當賓主不敢自相當故須擯介通情也君入門以下玉藻文君入門不言所拂者朝君入由闑西亦拂闈不言者君特行不與介連類也介拂闈者上介隨君後與大夫士介自為鴈行也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卿此君介亦然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謂享及有言者按聘禮享夫人下云若有言束帛如享禮是也又按大行人云王禮再祼而酢之屬是上與下曰禮此諸侯云儐是敵者曰儐也○附兆錫姜氏曰將幣指授贄而言也備言之瑞為贄幣為享專言之則瑞贄為正幣餘幣特以享而已○附按謹仲楊氏云公朝于天子之禮去

門九十步今諸侯相為賓注亦言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則是君臣之分非敵國之禮也既言車逆拜辱賓進答拜則賓主相拜不應在九十步之外蓋三揖者讓行也三讓者讓入門也今詳大門外主賓相拜既相接矣禮此行入門似無廟有三揖之處如楊氏駁去注相去九十步三揖使前之說則此三揖者其入門折而東行向祖廟每曲之揖乎三讓讓入通門也每門揖又可知止一相者主賓入入門分閒東西三擯三介皆鴈行于後相去各三十六步如是而入門如是而東行向廟至通門無闕止一門先大門主賓分入相去遠及此共入漸就相近而擯介亦不得周行齊大紹擯末介乃絕行後入而次于承擯次介之後矣又及一門主賓又就相近彌相親直在上擯上介之前而承擯次介亦絕行後入而次於上擯上介之後矣變鴈行為隨行此每門止一相之儀也

致饔餼還圭饔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還音環食音嗣下同○此六禮者惟饔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故公子重耳受饔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則也已聘而還圭璋賄財而璧禮贈送以財既贈文送至于郊○疏曰按公食大夫禮君親食之君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以此知二者皆速賓也聘禮云君使卿歸饔餼又云賓迎於門外又云大夫東面致命君使卿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以此二者知賓為主人主人為賓至贈郊送亦然可知也聘禮乃君於臣此兩君敵明主君親為之矣先鄭云公子重耳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但彼反幣者義取不貪寶意非還圭故後鄭不從也後鄭謂聘以圭璋禮者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謂行聘禮也享以璧琮財者貢財貨將用璧琮以致之故云財也贈送以財者聘禮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注云言如覿幣見為反報是賄并送至于郊○附按如其儀者以六禮皆兩君親相見則其交擯逆送辭受揖拜之儐當同不謂一一皆如其節也若戒速贈送見于食聘禮者皆不入門焉得粲同于正禮之儀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饔餼拜饗食去謝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疏曰案聘禮饔餼燕羞俶獻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于朝彼以故盡拜謝此賓之拜[illegible]往致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俶獻乘禽以君畧小惠將去惟拜其大禮也按聘禮賓三拜乘禽于朝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賄若然此致贈郊送在拜禮後今設文在前者欲取如將幣之儐其實賄送皆在後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者鄭以賄送之文在前拜

禮在後恐疑顛倒故以此解之○附嚴陵方氏曰其致饔餼及饗食之明日賓亦入拜蓋主君既親之則賓無不答也所謂賓繼主君即此謂隨而答其禮也不言拜還圭者還圭與致饔餼同時也不言拜致贈郊送者賓入辭而主君出贈送則送行矣○附按聘禮還玉在饗食後另為一節此據上致饔餼還圭連文而序饗食上文其為同時蓋鄰君親朝執贄不同使聘故主君不敢稍停其贄必速還之即與饔餼同往是亦一義也若然則先行致饗禮出而後入再行還圭禮亦畧如將幣矣○又按賓之拜禮句冒拜饔餼拜饗食而下言總主君如主國之禮乃自注其拜禮之數也注本分兩條使不見其文義拜禮亦拜于朝主君不見云如主國之禮者謂如其禮數如三饗三食則皆三拜之也○又按後鄭三禮謂饔餼及饗及食也將之字作往解言賓往朝而拜謝者在此三禮也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賓也故曰皆如主國之禮玄謂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賄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餼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費芳味反○疏曰後鄭不從先鄭復主人之儀者以主人禮費既多非賓所能復也後鄭以為儐主君者按聘禮君遣卿勞及致館等皆儐儐者報也上注云敵者曰儐故此報主君為儐按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文云賓用束錦擯

勞者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賓降授老幣出
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儐之庭實設馬乘賓降堂授老束錦賓奉幣
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是皆有儐法彼兩臣有儐此兩公有儐可
知也然彼聘禮君使卿致館無幣故亦無儐臣於君雖他國亦不
敢速君饔食此兩君故不同也若主君
有故不能親以侑幣酬幣致之亦無儐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饔餼饔食之禮則有降殺○殺色界反○疏曰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爲三等其主尊饔餼飧餼步數擯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升降揖讓之儀一與公同故云如諸公之儀○周禮秋官

右相朝始終禮節第三章

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

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修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牲音星下牲十存八同籔素口反劉色縷反秅丁故反乘繩證反下注同食音嗣下食大牢再食壹食注不食同見賢遍反下注以意推之○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甕其設筐陳于楹內甕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壺之行無未聞三問皆修修脯也上公三問皆修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修而臣有牢非禮

也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羞陳於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簠稻粱器也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又爲無所據依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與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十有二者任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簋十有二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階前公腥鼎二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飧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

十：亦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餼淶張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死牢如飧之陳亦飪一牢在西餘臊在東也牢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也米橫陳于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粱稻皆二行公設六行侯伯設四行子男二行醯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醯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于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言車者衍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稾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棟梠之梠謂一稯也皆陳機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為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之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為牢禮之陳數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卿皆見者見於賓也餼見之

又膳之亦所以聘君養賓也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覲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秅讀為秅秭麻各之秅○紀而甚反衰初危反下同差初佳反又初宜反倍音裴行戶剛反下以意推之從子容反窠古老反弁必政反稷本又作總子工反梠音呂稀才計反參初林反差初宜反復扶又反勞力報反造七報反揀徐音楝○疏曰上公五積皆眡飧牽者公國自相朝是上公之禮有五積皆視飧一積眡一飧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言牽者數雖眡飧飧則殺積全不殺並生致之侯伯四積飧四牢則總十六牢子男三積飧三牢則總九牢皆牽之不殺也必不殺者以其在道分置稞往故也既云眡飧飧則有芻薪米禾之等故鄭牒積皆依飧解之也鄭云約蓋之實已下皆彩公食大夫解之車米禾薪芻之陳約聘禮致饔餼之文解之脩脯也對文脩是鍛脩加萬性撫之者脯乾肉薄者此散文脩脯一也著脫字失處若衆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饗食燕下此待在上或見下文脫此語錯差著於此更或於下著說此剩未去也下文皆云凡介此云羣介亦設耳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者下推言腥不言飪此有鉶及鼎皆為飪而言以是經雖不言飪須言之矣其餘牢則腥腥之設薦於下也食者庶羞之美陳于楹外者前所陳皆約公食大夫

致食之禮今按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于碑內者設飧之時堂上皆有正饌無容庶羞之處楹外既空不須向碑內及堂下故疑在楹外陳之十以為列故東西不過四列也公十簋以下皆約聘禮致饔餼文裁之東西夾各二以外置於堂上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至各六鄭以堂上豆數取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並是堂上豆數又取禮器夫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謂侯伯子男同則亦是堂上豆數可知以此文公言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多少鄭以意差之與此同也鉶羹器者鉶器名所以盛膷臐膮三等之羹故為鉶羹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者衰差之法上下節級似若九若七若五枚一節是衰差今公四十二於侯伯子男大懸絕故云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者侯伯若二十四為比公四十二少十八文比子男十八少六亦非其類也推其衰公為鉶宜為三十八蓋近之者子男十八侯伯二十八公三十八以十為降殺則近是也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八云云知如此差者亦約聘禮致饔餼兼以意準量而言鼎牲器者謂亨牲醯之器鼎十有二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內階前者其陪鼎三設於內廉蓋十二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者此約聘禮而知之也牢鼎九者謂牛羊豕魚腊膚與腸胃鮮魚鮮腊陪鼎三者膷臐膮也合言鼎簋以牲與黍稷俱食之主者黍

稷為衆饌主牲為羞物主也此五等諸侯同簋十二案聘禮致饔餼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總二十簋彼臣多此君少者禮有損之而益故也牲當為腥子男云牲十八亦當為腥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云云者此皆約聘禮設飧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饔餼云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此共三十六故知有鮮魚鮮腊腥四牢四九三十六也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已下皆約饔餼死牢而言鄭補經文也若然案聘禮米禾又皆二十車者彼大夫饔餼豐小禮故大夫飧二牢米禾皆眡之各二十車也按聘禮致饔餼云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稷稻皆二行稷四行此以增減稷餘不增減故知公稷六行侯伯四子男二也此經云侯伯醯醢白饔米百筥而聘禮致饔餼上介筥及饔如上賓士介四人米百筥其數多於子男與侯伯等者上介公醯醢百二十饗與王舉百二十饗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若王之上公則與侯伯俱同百饗子男八十饗其竹米皆同藝數此是尊卑之差至於聘禮乃是臣法自為一禮不邢沙亦是損之而益筥謂一諸者稍即詩云此有不欽稍稍即餼也若鼎削以下皆約聘禮文不言致燕者饗食在廟燕在寢禮惟言致饗食者以合在廟嚴凝之事不親即須致之燕禮褻不親逆盍不致也凡介行人鄭云行人主禮宰主其史主書者宋王制云太史典禮執簡記太史職亦云執其禮事與此史主書行人主禮

若大史在國則尊主書故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云史止
大史之屬也行人主禮者主賓客之禮大行人之類是也案聘禮
云宰告備具於君又宰夫具於公食大夫云宰夫具饌于房是主
具也謂卿也則飱二牢饔餼五牢已下皆約聘禮賓爲卿上介大
夫士介四人歸饔餼降殺而言也此降小禮豐大禮者小禮謂飱
飱則去君遠矣并乘禽之等也大禮謂饔餼卿五牢子男卿與君
等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於臣用爵者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
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并有大國孤一人
四命是從孤已下適一命士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數五等爲之
則參差而難爲爵則有三等易爲等級也言畧於臣用爵則君不
依爵而用命卽諸侯爵五等命惟三等大行人掌客皆依命是也
夫人致禮以下見聘禮致饔餼下大夫韋弁歸禮若然不使卿者
案內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諸侯朝覲及女賓之賓客內宰
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之況諸侯夫人乎故知使下大夫也於子男
則夫人云勝視致饔鄭云饗有壺酒則是致膳無酒若然夫人於
子男惟有二禮矣聘禮夫人於聘大夫但有籩豆壺又不致饔是
其差也卿既見又膳者按聘禮畢賓卽館卿大夫勞賓勞上介亦
如之又云飱賓大牢米八筐上介亦如之此朝君有膳無勞餼聘
客有勞餼無膳明此事相當故云勞賓餼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親
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者上公侯伯但云卿皆見以

羔於子男卽云親見卿作文有異然似朝君視自來見卿有此嫌
故讀從上文明此見亦是卿見朝君三卿之內有見者有不見者
若故造館見則致膳若不然則不致膳也秅讀爲秅秭麻答之秅
者時有此言故從之詩云億及秭秭亦數之總號答是鋪名秅
麻者數把共爲一鋪言此者見秅爲數之總號之意也○周禮秋
官○附東嚴王氏曰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句承積而言上公致
積則有飱牽問禮隨而至故加以修而已此羣介行人宰史之有
牢也侯伯子男則不言者以上公爵命獨隆其禮亦獨優也○王
氏詳說曰殷膳大牢公言以及歸侯伯不言者間或請之耳子男
則止于乘禽○盈皐方氏曰注謂諸臣牢禮之數惟以爵不以命
數亦非也果爾則子男之卿陳數與君同矣牲牢禮陳設之位與
數皆約聘禮言之他無所見○補注牛羊豕全爲一牢凡五牢九
等皆牢此又大牢者亦牛羊豕全特牛者惟一牛他處言少牢
百羊豕各一也○附按剛中鄭氏云上介有禽獻在聘禮則致
饔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是也用禽以獻謂之禽獻今聘
禮記歸乘禽小又有禽羞經言羞無常數按庖人職共諸羞外別
有賓客之禽獻其禽獻又以膳膏爲用則獻當亦爲羞可知其不
日共賓客之禽羞而日禽獻者以其中有乘禽之歸故也羞生斷
之爲乘禽煎和之爲禽羞均之爲禽獻與又庖人所共羞獻兼六
畜六獸六禽爲之然則羞亦統以禽爲名獻亦特以禽爲數其實

不止禽獻○又按原疏浩繁舊本節錄十不及四于文似猶複
冗今再做刪倒又去辭句十之二取其備見注言所祖述而足也
又按注有不故造館見故字一本作特抑
或爲故皆之故卽聘禮當使至者之類與

右禮物之數第四章

諸侯相朝義第四十二

邦國禮五之下 此大戴第七十七朝事篇中文一段其所言皆明諸侯相朝禮之義也今取出自爲一篇以釋上篇之義

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附按舊本貳車誤作義車今從大戴禮本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於境卿勞於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附按既如中庸既廩之既讀曰餼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諸侯務焉

右諸侯相朝義一章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六

東萊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荃止園甫
古烝李世攸武安甫 校正

覲禮第四十三 凡十三章

王朝禮一之上

鄭目錄曰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耳於五禮屬賓禮大戴此第十六小戴第十七別錄第十七按天子所行王朝禮至大至廣古必多篇禮文殘闕無存見於儀禮經文者僅有覲禮一篇今定為王朝禮篇之冠以見古禮經本之獨完者又取周官諸職大賓客之禮及小戴諸篇所記事類者附焉

經十一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財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見賢遍反下同嬪婢人反要於遙反○要服蠻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祀貢者犧牲之屬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為物玄謂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嚴陵方氏曰舊說虞夏之制天子巡狩之明年諸侯各以其方歲見四嶽而徧此經注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分四時而來前人多議其非矣竊意周制侯服最近故歲一見而徧甸服較遠分國較多而歲中各以其時其事一見而徧男采衛要地愈遠分國愈多則期愈寬所以順人情便國事也虞夏之制亦大槩類此成王之崩事在旬日而康王之立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六服皆有朝者可知矣舜典曰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則非一方諸侯可知矣○諸氏曰尚書六年五服一朝一朝為畢朝言六年[illegible]五服皆朝以徧非僅一朝也其不言六服者周初服[illegible]五服故武成稱諸侯助祭洛誥稱諸侯來會皆言五服[illegible]周官六服承德則兼要服又能入貢來見行人職增一[illegible]朝制定為六年之法書辭本舊服言新法故仍以五服為文其實總之服也與周禮通○剛中鄭氏曰先儒謂太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為歲之常貢此六服之貢為因朝之貢與彼別也余以為此無異法顧讀經者未考此行人之文見與貢自是兩事非聯之也侯服歲一見也其常貢則祀物他服皆放此安可以為來朝因有貢乎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以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以上周禮秋官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詳見王制之下篇巡狩朝聘章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事謂征伐○王制○附東滙陳氏曰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依於起反宁珍呂反○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唁音彥○疏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亦曰斧依天子見諸侯則負之南面以對諸侯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

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門外宁立以待諸侯之至依云當宁而立也○曲禮○兆錫姜氏曰攷禮文有覲遇無朝禮今以周官大行人職及散見于各官各經者求之春朝所異於秋覲者惟路車至大門外及其時當宁以朝擯迎入廟之儀耳王受贄受享皆在廟中大行人所謂廟中將幣其受贄也享其受享也受贄宜于廟不宜于朝歷放朝儀載于周者有庫門外之外朝有應門內之治朝有路門內之燕此三朝者皆不以朝會諸侯故小司寇朝士射人司士侯之屬皆不言諸侯朝見或偶在朝亦與大夫分序其位而已諸侯朝見之禮則有朝諸祖廟戶牖間之展以受摯享者今見于覲禮有朝諸外朝門屏間之宁而後擯迎入廟受贄享者今見于大行人此則其常朝禮也按擯見朝位當門屏間之宁非正朝受贄之處而鄭於當宁以朝率謂朝在內朝而序進此每論治朝受贄之儀經無其文卽門屏間之宁亦登得為受贄之堂乎觀司几筵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繅席次席左右玉几蓋廟中受贄享之儀如此若宁則門屏之間而已無所設不見于司几筵非黼依此也然則朝覲之儀其受贄受享皆于廟而不於朝也明矣○附按此記當宁日朝則朝禮行于朝也叅之周官大行人所掌

朝禮又有廟中將幣之云鄭氏兩舉其文因以宁見廟將分為受贄受享之說曾未詳擯迎于外門宁見于內朝將出迎而後入見乎抑入見而復出迎乎贄受于朝宁享受于廟堂將入朝而後入廟乎抑至廟而還至朝乎注家漫為是說後人沿增支節按之經記輙多齟齬姜氏辨之甚斷矣但姜以禮記之當宁并入周禮之擯迎中頗似顛置無所今詳其當宁應卽朝位賓主九十步之處賓立門外當軷王車出門外下車以示迎法既不若諸公相朝逆進交拜禮數則中立于門屏間相見畧同司儀合諸侯南鄉揖見之儀此卽所謂當宁者然後傳擯入廟行幣享禮則贄享兩受之諸凡禮儀大行人槩序外俱無文獨當宁一節為記禮者偏舉與覲禮當依相對立文以明禮制此其所由見與如此三禮庶幾叅合其日東面西面者亦猶覲禮諸侯來者衆受舍于朝亦有同姓西面異姓東面之分而此則卽門外諸公侯立當軷立當前疾之位也至覲又日北面而見者乃就祖廟中奠圭北面拜時禮官之各有所在記禮者拈合為對舉耳

○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覜他弔反○此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常期王將有征討之事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殷見謂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三年○周禮春官○附諸氏曰王者立為朝覲宗遇之禮于春夏秋冬之間以見四時皆來王之日諸侯當朝之歲聽各以其時以其事而至來于春則曰朝以朝禮見來于秋則曰覲以覲禮見夏冬亦然勑無四方之別又曰時聘諸侯於不朝之歲遣人時來問諸也亦卽所謂小聘也殷覜則王室有故慶喜弔憂而六服皆使人來覲也亦卽所謂大聘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孤卿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卽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卽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謂六服盡朝旣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附靈皋方氏曰圖謀比功陳謨協慮不宜有一定之期而分四時以制法者舉其大畧其實相通互見也春者事之方始秋則功可成夏則事既始而功未成故便陳其謀猷冬則此歲既終而來歲更始百事皆宜計慮協諸侯之慮非使諸侯協其慮輯諸侯所慮王與之協也○附按大行人篇此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

邦國之慝二語注云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又按舊說有云邦國有交慝者當衆聘其國卿皆在故諭使解除先儒或謂大宗伯職時聘殷頫乃諸侯所以事天子此則天子所以答諸侯非也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若此為王臣出聘頫則無所為大客之儀矣或者因謂當並載此二語以補朱子之缺今詳王制之下篇巡守朝聘章大行人條朱子將此二語與本篇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四節類字而入于王制之下篇于此處則缺之自不以鄭注為是而單主大行人言之也盡在大行人籍自當主行人言而所謂結好除慝者愈見親切王舊說所慮無大客之儀者君行則卿從上六事已皆兼之故特言掌而兼言及也

○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以上周禮秋官○附懷方氏曰職貢雖有常而必時其歲之豐凶以為贏縮故往歲之貢至春而後入之月令制諸侯職貢之數以季秋盡無物告成而後數可定也功謂治闕事之狀至秋則歲功成刑獄決凡治之狀可按驗矣故獻之○篇首凡八條

覲禮○王于郊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

右至郊第一章章下凡十四條

○司關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敂苦狗反為于偽反後同○賓客謂朝聘者敂關猶謂關人也鄭司農說引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疏曰敂猶至也○周禮地官○小行人逆勞于畿勞老報反○訝士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訝五嫁反辟匹亦反○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入國入野自以時事○附剛中鄭氏曰行人掌其禮而訝士治其刑使人畏也○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等九儀之差數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委烏偽反積子賜反後同○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資○疏曰謂入畿內主盧宿市當共之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待及宿則令聚欜欜音託○令今舒[illegible]氏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于賓○補注及委謂委積之處○環人送逆以路

節達諸四方路節旌節也四方折上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令令野廬氏鄭司農云四方之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殉徐音循文辭俊反○疏曰館謂道上廬宿市所館舍任器謂賓客任用之器○附按注殉應作循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玄謂還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附按懷方氏云逆賓于疆及宿令欜聚送亦如之掌訝之職也而又設環人所以待過賓于王畿而之列國者故曰通之賓客又曰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曰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則非止而有事者明矣曰環人者還四境而待過賓以達之于四方也或因疑本職掌送逆邦國之過賓于朝覲者無司也今詳待過賓如是則朝覲者可知故朱子編于此○又按經文幾應作譏○野廬氏達國道路至于四畿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覘何者也鄭司農云聚欜之聚擊欜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以上五條周禮秋官○附按翔往復行顧之意如翔而後集之

翔○大賓客大司徒令野脩道委積小賓客小司徒令野脩道委積令令遺人使為之也小賓客諸侯之使臣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遂人令脩野道而委積委積於廬宿市○遂師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庀匹爾反○巡其道脩行治道路也舊本庀作比鄭司農云讀為庀庀具也○附按巡其道脩謂于道路之所脩者巡行而視其善否也乃遂人督而脩之遂師驗而成之耳○遺人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遺惟季反○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穿劉音雅○疏曰此舉漢法以況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舍○附按注徙字未詳或疑徙遷之意遺行者遷處步步有之○委人以稍聚待賓客稍所教反○聚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補注稍疏云稍地也○牛人其其牢禮積膳之牛共音恭下

同○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國五
積者也膳所以問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大牢○以上六條
周禮地官○羊人共其羞羊。羞羊殺羊積膳之羊○周禮夏官○司門凡四方之
賓客造焉則以告。造猶至也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俟逆○周禮地官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附君善敖氏曰掌舍職帷宮旌門天子之制此但為壝南設兩帷于勞者其中以為門而已其不為宮與不受于館舍而受于帷壝蓋其禮然爾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

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附君善敖氏曰主人與客讓升者自敵以下之禮侯氏不讓者以使者尊當先升而不敢讓之也客尊而當升者則宜先讓主人使者不讓而先升者以其正奉至尊

之命故界之也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而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侯之也還玉重禮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

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當上介出止使者之時則已布席也○附君善敖氏曰侯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主禮也

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附按上文自侯氏與之讓升以下皆行此儐禮此處言其用束帛乘馬耳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驂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于外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右郊勞第二章章下凡二條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之禮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子男之禮出入三積壹問壹勞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小行人及郊勞眂館將幣為承而擯眂館致館也承猶丞也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主將幣使宗伯為上擯皆為之丞而擯之○以上周禮秋官○附按舊本載小行人眂館將幣今以周官本職文編入及郊勞三字

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為承擯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女音汝○此使者致館辭侯氏再拜稽首受館也儐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儐使者於內

右賜舍第三章章下凡三條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

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詳見王制之庾蔚稱名章○掌訝賓客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于館之訝○疏曰天子有掌訝之官訝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按聘禮記諸侯兼官大夫士為訝郎職兼掌訝與此不同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附還卑方氏曰凡訝者謂上所云卿大夫士皆待賓客至館而發往非若掌訝之逆于疆也掌訝惟致館待事為前驅為詔侯而已此訝者則詔相其事若賓有治王有令下賓則此訝者通掌之○訝士賓客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蹕止異○

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以上周禮秋官○補注蹕止行人也。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者卿爲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疏曰四時朝覲故事之常也。侯氏再拜稽首。受覲日也

右戒日第四章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觀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疏曰諸侯同時來朝者其行禮自有先後故前朝遣上介受舍分別同姓異姓以爲受覲之先後也受覲于廟故不在大門外受次次于廟門外天子春夏受享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于大門外聘禮記宗人授次是也此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覲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此文是也○附按君善敖氏云朝

猶覲也前朝者先覲日也受舍于朝所謂外朝也謂覲時待事之處今詳朝覲之朝可以朝言覲朝廟之朝不可以朝言廟經云受舍于朝注疏以覲在廟無迎法不應大門外有次直以廟自之竊意覲天子不出迎至廟中受禮諸侯同時來覲覲日皆先至朝外俟覲以王命更進入覲乃由外朝門進而至廟將事其未覲俟事時必各有止舍之處此受舍之所以于朝與若一侯氏覲其亦以此爲待事矣

右受舍第五章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裨婢支反下同禰乃禮反○將覲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禰音廟○疏曰裨讀從詩政事一埤益我取裨陪之義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也○附按君善敖氏云裨冕者冕服之次者也侯氏若上公也則服鷩侯伯也則服毳子男也則服希天子受覲服裨冕覲者亦不得服其盛服也天子以大裘而冕者爲上衮冕次之此與周官異大行人職言朝服上公衮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皆其上服也今詳裨冕舊解以大裘而言通以衮服以下目之于五等諸侯皆其止服也敖氏別爲此解詳冕服之上者專爲祭服推助王祭廟著之覲亦陪服者君臣相見亦不敢等于祭之尊也敖說雖于禮文無徵而實有理王服衮冕祀先王朝諸侯亦衮冕其殆有升無降之衮衣與。

右釋幣于禰第六章。章下凡二條。

○諸侯裨冕以朝。玉藻○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詳見王制之庚篇冕弁冠服綏纓章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韣音獨繅音早○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縿之弓也弓衣曰韣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繅所以

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疏曰按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據在本國所乘並得與天子同此乘墨車以朝是車服不可盡同也附雅說旌旗正幅爲縿故以此弧弓張縿之兩幅也○附君善敖氏曰乘墨車屈也載龍旂示不沒其實也。

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依於豈反○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附君善敖氏曰生人左几自諸侯以下右亦設几者至尊宜逆不取便其右之義也。天子衮冕負斧依衮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附君善敖氏曰侯氏以天子廟受之禮太重不敢當而辭焉嗇夫承其命以告天子擯者不承命者是時在廟門內未出也或曰嗇夫微者也不可以與國君接而通告于至尊嗇當作太字之誤也未知是否。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

此下至尙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〇附君善敖氏曰言所以廟受者非有他也以嘉其來朝之故耳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入門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擯者謁 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〇疏曰侯氏坐取圭則遂左者謂向門左從左堂涂升自西階致命也〇附君善敖氏曰是時王於侯氏之拜皆不答所以見至尊之義也〇補註王受之玉之字指人謂侯氏也〇附按舊本出作退誤今從註疏本

右行覲禮第七章 章下凡十二條

〇偏駕不入王門 在旁與已同曰偏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〇本經記

〇典司常交龍爲旂諸侯建旂 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〇周禮春官

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詳見王制之卒篇圭璋璧琮笏佩章

〇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 詳見聘禮篇受命于朝章下

〇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依於起反鄉許亮反純章允反〇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繅讀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〇周禮春官

〇几俟于東箱 士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爲待事之處〇本經記〇附按必即席乃設之者凡左几可爲先設左爲席端右爲席末登席由下至几無妨也若右几則必登後乃可設記以經文設斧依左右几遂敘下乃云天子袞冕負斧依嫌似登席于既設几之後故特以此著之

〇肆師大賓客涖筵几 疏曰几筵云涖謂司几筵之肆師臨而觀之也〇周禮春官〇附按舊本此下並載禮今以編爲享後裸賓此刪

〇奠圭于繅上 謂釋於地也〇疏曰侯氏入門坐奠圭時當以繅藉承之乃釋于地此繅謂以韋衣木版朱白蒼與朱綠畫之者非謂組尺爲繫者彼所以繫玉使固者也〇本經記〇附君善敖氏曰明奠時開繅而見玉也〇附按舊本此條未編今補

〇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 正君臣也 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夷王周康王之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〇郊特牲〇附用之陳氏曰春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爲之朝宗之禮而不純以臣待諸侯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所以明其恩也於秋萬物分辨之時爲之覲禮而純以臣待諸侯則負扆南面而不下堂所以明其義也

〇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詳見王制之庶篇稱名章

〇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 相息亮反下同〇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爲上擯 王命諸侯則擯 擯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〇周禮春官

〇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以詔者以禮詔王〇周禮秋官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 四當爲三古書作三或作四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 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〇附君善敖氏曰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卓然居前而先行也言此

於門外入不與九馬相屬示親幣也庭實用十馬圭尊禮異也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亦言王欲親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玉不使人受馬者主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附君善敖氏曰王撫玉示受侯降授璧帛擯者不延之升拜侯氏親以左馬出王臣不於內受馬諸項皆王尊之禮異也享畢三享訖

右行享禮第八章章下凡十一條

○大行人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侯伯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而酢子男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廟受命祖之廟也鄭司農云三享三獻也祼讀爲灌再祼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周禮秋官○附按舊說受贄受享皆在廟中此所謂將幣其受贄也三享其受享也備言之瑞爲贄幣爲享專言之則瑞贄爲正幣璧帛爲享幣皆得以幣統之鄭詁以廟中之將幣三享皆謂之享而因卒朝受贄于朝誤也今詳鄭氏謂受贄于朝者誠說但謂將幣三享皆言享者則是也舊說瑞贄爲正幣者恐大詇臣之見君所謂贄禮者卬此將幣三享是也若圭瑞執而進之所以通信故王者猶有瑁圭以辨眞僞皆受而仍選之此何得爲贄禮非贄體自不得言將矣將者送也且圭璋特達侯氏奉圭時並無幣何得言將幣自何得別于三享之幣而反言正幣然則再灌者是王爲受侯氏之將幣三享而禮之並非爲受侯氏之瑞圭而禮之也明矣若解將幣爲進圭恐于經之文義皆不合○又按或疑小行人六幣有圭以馬是圭馬爲六幣之一也曰此圭馬非說命圭今詳上行覲禮章但奉圭並無馬則非贄禮可知○又按舊本合饗食禮通載後覲章下今分紹該此○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

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詳見聘禮篇具齊幣章下○掌訝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道之以如朝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入迎爲之前驅至于館也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爲前驅○周禮秋官○小宗伯受其將幣之齎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周禮春官○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抗苦浪反○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校人受其幣馬校戶教反○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以上周禮夏官○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爲也果讀爲祼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爲主○周禮春官○附剛中鄭氏曰此承本經上文王后不與之下當爲攝王后祼賓客耳若王拜送而代酌獻不可謂之攝載之爲言盛之以往也后於賓客無相授受之禮酌鬱鬯于璋瓚實者盛載而往禮賓也大宗伯之攝因王后待賓客之義亦以載爲言○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祼之[illegible]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周禮天官○附按此條舊本未載今補○肆師築鬻鬻音煮○此王所以禮賓客鄭司農云築香草煮以爲鬯○疏曰按雜記築鬱臼以椈杵以梧而築鬱金以和秬鬯之酒○附剛中鄭氏曰鬱金必築煮然後用鬱人和之肆師主築煮之事贊果將酌鬯鬯按大宗伯載祼○附按舊本並載蘊凡筵于祭當上今以已編前章去之○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六彝鷄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爲祼○典瑞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賓客謂朝聘者玉器謂祼圭○以上三條周禮春官○附按此條舊本編後饗章下今移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易曰折其右肱无咎○附君善敖氏曰肉袒示恐懼也袒右變于禮事也告聽事者告擯者以已於此聽事也事謂已所以得罪于天子之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

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謂告寧安也乃猶女也侯氏再拜稽首出

自屏南適門西附君善敖氏曰言無事者辭其歸也言歸寧者安之之辭未使之歸也出自屏南乃適門西則侯氏出入天子之門亦必由闑東矣適門西爲襲也西下似脫襲字袒于東襲于西禮相變也

右請事第九章

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勞力報反○王辭之不卽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勞也

右王勞第十章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大音泰○言諸公者主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疏曰言諸非一之義以諸侯來覲者衆故命諸公分往賜之○附君善敖氏曰奉篋者一人耳言諸公者若師若傅若保不定也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讀王命書也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受命也○附君善敖氏曰是時侯氏升降自阼階拜不于階東者以拜至尊之命宜異于常禮也升成拜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此辭之類○附按臣禮無不辭而升拜之禮三字疑衍文盡拜下臣之禮也君辭之乃升成拜從君之命也國君于臣無不辭降升拜者按燕聘食禮節節皆然卽致禮于臣亦然聘中之歸饔餼是也若王于臣禮見此篇覲正覲延之升拜行享降拜不延是王重其禮則特命升拜非是皆自盡其拜下之常此王尊之禮與國君别者也王使人致禮覲勞禮皆不辭降拜于下可知此賜寵與勞同經並無辭延之文而升成拜何義乎往增辭降一節而引春秋傳證之按諸禮文皆降拜乃辭之復升拜其常節也彼宰孔于齊侯將下卽辭齊侯終下拜不復升則辭爲王之特命而拜下爲侯之常禮又可辭此不得以例論矣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服受篋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據此禮云伯父就同姓大邦而言

右賜車服第十一章章下凡三條○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大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詳見王制之成篇唐虞夏商官章○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詳見王制之戊篇周官章○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王以賞賜有功者○

周禮春官

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右饗第十二章章下凡三十九條○大行人上公禮九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禮七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子男禮五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爲一牢饗設盛禮以飲賓也皆有禮以幣致之九舉舉牲體九飯也○周禮秋官○附按舊本此章下以大行人職文通編今提幣享酬酢于前行享禮章又補入本職牢禮之數連饗食類編于此○又按舊本有典瑞其玉器一條亦移前○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賓客待者有事則給之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獻素何反著直略反大音泰○以上周禮春官○內宰致后之賓客之

禮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疏曰女賓之賓客者謂就內同姓諸侯夫人有會見王后之法故以致禮如致飲

之類○附按此條舊本未載今補○酒正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

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共音恭下同醫於已反酏以之反○醴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

婦之義糟醫酏不泲者泲曰清不泲曰糟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亦因以少為貴士謂酒人漿人奄士

○附兆錫姜氏曰糟即內則清糟之糟謂醴之不泲者也其醫酏之屬初無糟之名故與清醴通名清所謂王飲用六清

是也注以糟為醫酏之不泲者而目為二飲非是○酒人共禮酒飲酒而奉之酒正使之

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

往共賓客之陳酒謂若歸饔餼之酒亦自有奉之者以酒從往○疏曰奉之者謂使卿弁歸之者是

也○附剛中鄭氏曰所謂上公壺四十皆陳侯伯三壺二壺皆陳是也○附按舊本此一句未載今補○漿人

共稍禮稍禮非饔餼之禮留間王稍所給於賓客者○附按飲日常所用之物須繼續而共以給其用故賓客之

稍禮不止于飲而惟飲尤勤尤數此獨於漿人繫之與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

醫酏糟而奉之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

附按漿人職共六飲而酒正載后致飲之禮者酒人掌辨四飲后致飲禮重故酒正以漿人所入而辨者使其屬士親奉

之而不以委之漿人若夫人致飲禮輕惟漿人奉之酒正不與故漿人職獨載夫人致飲之禮而不見后也在酒正不及

清者清以共王用為義后不敢取以致賓客而漿人于夫人所致備之則亦于賓客無餘共也其水涼漿皆隨時所須于

稍禮中共之而不以致故二禮皆無之既設后致飲之禮復設夫人致飲之禮者或求朝聘者為父母之邦則彼此亦得

致禮也○籩人共其薦籩羞籩謂饗燕時○以上五條周禮天官○川衡共川

奠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澤虞共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舍

人共簠簋實之陳之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疏曰賓之陳之據饔餼及饗食之時也共

其禮車米筥米芻禾禮致饔餼之禮○附按舊本此九字未載今補○饎人共其簠

簋之實謂致饔饗食亦如之附按舊本此句未載今補○又按饎人地官目錄作饎人二字通用

○舂人共其牢禮之米謂可以實筐筥○疏曰此謂饔餼之米○附按舊本此句未載今補饗

食共其食米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曰燕無食米食無飲酒若饗兼有之故經云饗食俱共食米

也○以上五條周禮地官○醢人共醢五十罋醢呼在反○致饔餼時○疏曰按掌客上公之禮醢

醢百二十罋侯伯百罋子男八十罋此共醢五十罋非醢人所共為百罋乃據侯伯饔餼之禮舉中言之○醯人

共醯五十罋醯呼西反○鹽人共其形鹽散鹽散息但反○形鹽鹽之似虎形者

○外饔掌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亨普

拼反膴火吳反○脩鍛脯也刑鉶羹也膴膴肉大臠○以上四條周禮天官○牛人共其膳羞之

牛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周禮地官○獸人共其

死獸生獸共其完者○獻人共其魚之鱻薨獻音魚鱻息然反薨苦老反○新殺為鱻

乾者為薨○腊人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薄析曰脯捶之而施

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亨人共大羹鉶羹亨普耕反○大羹肉涪鄭司農云大羹不致五味也

鉶羹加鹽菜矣○以上四條周禮天官○肆師共設匪甕之禮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

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甕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百匪以致饗○

疏曰肆師不掌飲食蓋掌其禮而使掌客等共設之○附按舊本此句未載今補授祭授賓祭肺○大司

樂宿縣遂以聲展之縣音玄○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否出入則令奏王夏

肆夏皆樂章名此大饗賓客也王出入奏王夏賓出入奏肆夏帥國子而舞當用舞者帥以往

○樂師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令力呈反相息亮反後同○序樂事次序用樂之事令相

令視瞭扶工司農云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

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筍息允反虡音

兵○請器謂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設荀偃祝祭當以縣樂器焉陳功器以華國也杜子春云筍讀爲博選之選橫者爲筍從者爲鐻○選息兗反從子容反○附文叔黃氏曰庸器伐國所獲之樂器肩之舞衣密須氏之鼓是也○易氏曰周先王伐國所獲王鎮大寶皆足以昭功天府藏之而典庸器藏其器之可備登樂者饗食作樂時令陳設之因歡樂而寓警戒也○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擊拊瞽乃歌也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玄謂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疏曰先鄭意謂擊拊若尚書擊石拊石拊非樂器後鄭謂擊拊若下文鼓朄及擊應鼓之類則拊亦樂器也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鼓朄管乃作也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導引之引玄謂鼓朄猶言擊朄詩云應朄縣鼓○附按舊本此條未載今補○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亦此有拊擊之佐太師令奏鄭司農云拊者擊石應鼙也小鼓也○疏曰引先鄭解在下者以無正文或得引爲一義○附東巖王氏曰應鼙爲朄鼓之和朄鼓爲應鼓之引徹歌於有司徹

而歌雍○鐘師奏燕樂以鐘鼓奏之○笙師共其鐘笙之樂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司干授舞器舞器羽籥之屬○疏曰文武之舞所執有異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周尚武故以干爲職首授舞器則授干與羽籥也既舞則受之既已也受藏之○韎師帥其屬而舞韎樂韎音妹○舞之以東夷之舞○附蠡阜方氏曰此大饗所用于大朝覲會屬奏之以示王化所被之遠致此之難蓋君與臣交歡之也○旄人舞其燕樂疏曰饗燕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附止齊陳氏曰旄舞非中國之樂因得四夷之懽心使歡舞之以其燕樂○籥師鼓羽籥之舞文舞有持羽吹籥者鼓之者當爲之節○以上十二條周禮春官○世婦卒女宮而濯摡爲齍盛摡拭也爲猶差擇○周禮天官○世婦詔王后之禮事薦徹之節帥六宮之人共齍盛帥世婦女御○附按天官世婦所帥女宮女御也此則帥世婦女御而共之于正日相外內宗之禮事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附按舊本此二篇未載今補○內宗薦加豆籩加爵之豆籩舊書作籩豆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傳直專反○佐傳佐外宗○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眡視其實王后以樂羞齍則贊齍音咨○贊猶佐也○以上三條周禮春官○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郊特牲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狩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

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壝以垂反埒音劣○附君善敖氏曰明者其制方而每面又各以色爲之其神明之象因以名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疏曰尚左者建旂諸公東上侯先伯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蓋侯伯別階相對子男隔門亦相對皆以東爲上也知王有降階揖之事者燕大射禮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王降者以在壇會同相見與覲異也○附君善敖氏曰旂上左而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則

是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朝事義所言諸侯之位異也諸侯既入立于位王乃于壇上三揖之

四傳擯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王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師之耳○附按王既揖於是諸侯坐奠圭拜擯者繪升之乃皆取圭升階各奠於其等既又降拜于下紹延之乃各一升成拜于奠玉之處詳出三享覲玉帛亦如之皆升奠特不升拜一朝三享凡四傳擯也按注直據覲禮為解君善敖氏以意殊易之似于大會同行禮于壇者較協今本其說又前存之讀者詳焉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八尺以上為龍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

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盟時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附按君善敖氏云此言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日其節亦與朝事義不同今詳注據朝事儀將本經上文覲禮退于反祀方明之下頗似未協又據司盟增出盟約一節恐屬牽證按此為壇設方明乃時會殷同之大朝覲有發禁命政等事故重其禮特為壇依神明以授者為此與司盟所掌北面詔明神者似不同據司盟若邦國有疑因會同而盟神者有矣若大會同之祀方明則不必有盟約事也看經文前後并無一盟字可知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為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為信也○附君善敖氏曰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天子巡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巡守之故而來覲故天子於此亦略修祀事以放巡守之禮云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謂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乃大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五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揭苦蓋反○附按經上文皆天子不巡守諸侯來會同之禮此于末并及天子巡守諸侯會同于方岳下柴望之禮以見上文三禮所用祭物同也君善敖氏謂燔柴者積之於積薪之上而燔之升謂縣之瘞埋也皆牲幣之屬上祀日月此祭天地乃天子親巡而祭與諸侯來朝而帥祀之禮異也注因上文日月而以此天地當之似迂

右大朝覲之禮第十三章附按舊本作右祀方明提綱常例也今以君善敖氏分別大義從之

○章下凡六條

○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于國外以命事宮謂壝土以為墻處所謂為壇壝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

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與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邱一成為敦邱再成為陶邱三成為崑崙邱謂三重○敦音頓○附王氏詳說曰此言合諸侯者謂大會同也王巡狩為壇于方岳之下諸侯來會同為壇于國門之外凡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皆為壇加方明焉若盟則以為尺也此制為壇三成即覲禮所謂深四尺者是也宮旁一門即覲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者是也宮每旁一門則四門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鄉音向○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附文叔黃氏曰鄭言既祀方明王升壇見諸侯亦與覲不同疏家謂王降壇揖諸侯尤誤○嚴陵方氏曰土揖者不舉手即向下揖時揖則略舉手而後向下天揖則高揭手而後向下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

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上等中等下等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
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其
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祼之也皆於其等之上○周禮秋官○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
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
北方詳見王制之辛篇圭璋琮璧笏佩章○司常交龍為旂諸侯建旂會同賓
客各建其旂置旌門周禮春官○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
采五就以朝日詳見王制之辛篇圭璋琮璧笏佩章○司盟掌盟載之法載盟辭也
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
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約如字下同○有疑不協

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以授六
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涖臨也天府祖廟之藏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藏之會古外反○六官六卿之
官也貳副也○以上周禮秋官○附按靈臯方氏云大盟約謂大會同而盟諸侯以盟或使約信也邦之大盟約有或背
之則征討必行六官皆有事焉故並藏其貳而職屬大司寇使知所約之必不可犯也今詳盟約亦會同中一大事注疏
于覲禮經中皆入雜非本義故朱子載周官二條於後備見其事可也

朝事義第四十四 章一

王朝禮一之下

此大戴禮第七十七篇也今出其文中所記諸侯命數典禮者各依周官本文散載王制篇內又出其所言諸侯相朝聘義者分編於前本篇後專取其言王朝朝事者為此篇以釋上篇之義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別彼列反行下孟反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
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
上下有差也典命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故貴賤有
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故朝聘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
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
別義也樊步千反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
大圭乘大輅建大常繅在夜反搢音晉大常之大音太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
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乘繩證反退而朝
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鄉許亮反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
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旅就其

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
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
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
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
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
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大廟所
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行下孟反與之圖事
以觀其能儐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儐必刃反食音嗣
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朝直遙反下同有德焉禮樂謂之益習
德行謂之益修天子之命謂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

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爲于僞反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

右朝事義一章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六終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七

東雍梁萬方廣莆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倬武安甫　校正

歷數第四十五

王朝禮二之上 王朝禮惟覲禮一篇爲古本禮經全文其他皆散載於諸經傳記無復有專篇之目今據諸經傳記之文分事別類各集爲篇以補禮經之闕王禮莫大於敬天勤民則歷象授時之事宜無先焉者古無此篇今取尚書周禮經文及左傳史記之言集爲此篇○附按此篇舊本合爲一節今亦依經傳例分之

補經

黃帝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難去聲○徐廣曰一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附按索隱曰難猶說也今詳幽明晝夜也死生猶生也存亡猶言消息盈虛也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蛾牛綺反○附按索隱曰旁羅廣布也言帝德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也今詳朱子謂旁羅當从曆說水波爲失之者其不從索隱甚確蓋原文作水波而索隱何見解作海水不波也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大戴禮作黃帝黼黻衣大帶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艸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今按迎日推策淳化勞勤當从史記幽明之故曆離當从戴禮水波畋則二書皆失之而戴禮爲近但不知的是何字耳○附正義曰水陂障決洩也火山野禁放也言教民江湖陂障山林原隰皆收採禁捕以時用之有節也○帝顓頊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顓音專頊許六反○附索隱曰六

其行也言行四時以象天大義禮作厤時亦踐而行也○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嚳口毒反以上三
條史記五帝本紀○附按或言史記曆書云昔自在古曆建正作
於茲存一家可補爲此經之首今詳此言造曆之始而似未合也
蓋造□□必年月日時皆起甲子乃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而
亦子謂□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然
朱子謂十一月者就後世建寅爲正者名之乃易號耳其實四甲
子皆造端則年必爲元年月必爲正月日必爲朔日時必爲首時
予想此時必尚無春夏秋冬之名蓋命名爲春原取和煦意豈有
逄子月之大寒建丑月之嚴寒而反命此以爲春者哉必後有應
事之王者又易其三月爲正月而始加以春夏秋冬四序之名目
則時氣亦皆得正然于此四甲子之造端已爲春改變而以後凡甲子
年遂不得有甲子月以此四氣之正者流傳至堯堯命羲和遂有
殷仲春正仲夏殷仲秋正仲冬之言但對殷之正之而不聞堯創
而名之也下而虞舜大禹皆因乎堯然堯雖未創必有先堯而創
者乃得以此及堯又此與四甲子之年月全不合必又有先春夏
秋冬之名而造四甲子者乃爲曆之元而此云昔自在古曆建正
作于孟春者于肇造之始事不協故朱子于此無取也○又按或
疑此亦推理而想像言之耳恐其事未必然也曰理宰乎事故亦
不能外理也充此說也春秋亦斷無以十一月爲春之理其說之

詳見後章下於是閏三月條○堯典曰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
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附九峰
蔡氏傳曰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
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
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人時謂耕穫之候
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嵎音隅○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
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附
九峰蔡氏傳曰此下四段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
其推步之或差也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
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附九峰蔡氏傳曰寅敬也賓禮接之
如賓客也亦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
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
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
○附按春分之日初出之景於地則在卯方之中於日則在卯時
之中○又按朱子語錄以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爲節候而是非

少皞之說今以下文編次周官諸條如太史正歲年以序事之類
例之則平秩當自序事之義集傳不用語錄解而仍孔傳義當亦
從朱子改本耶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
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附九峰蔡氏傳曰日中者春分
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
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
也春分陽之中也○附舊說曰天體蒼蒼無以測其旋運古之聖
人因二十八宿列舍之方析而爲四象因二十八舍日月所會之
處布而爲十二次因二十八宿運行之度躔而爲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有奇南方七宿自東井輿鬼柳星張翼軫有朱鳥之
形井三十三度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共一百
一十二度井十六至柳八未曰鶉首柳九至張十六午曰鶉火張
十七至軫十一巳曰鶉尾南方之辰也○又曰二十八宿環列四
方躔有定星而隨天西轉星無定居半隱半見各以時見于南方
其見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謂之中星星隨天西轉無刻不
有中星但候星之法以初昏爲候堯典所指昏中也仲春星火在
東星鳥在南昴星在西虛星在北則鳥爲中星在地之位一定不
易在天之象運轉不窮惟天之鳥星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
得天運之正○附按殷訓中爲是若正則與夏冬之二正無別厥

民析鳥獸孳尾孳音字○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附九峰蔡氏傳曰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于隩至是則以民
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鳥獸孳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
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附九峰蔡氏傳曰南交南
方交趾之地陳氏謂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平秩南訛敬致訛五禾反○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
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附九峰蔡氏傳曰訛
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
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
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疏曰春
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
互相通也○附九峰蔡氏傳曰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
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
也○舊說曰東方七宿曰角亢氐房心尾箕有蒼龍之形角十二
度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共七十五度軫十二至
氐四辰爲壽星氐五至尾九卯爲大火尾十至斗十一寅爲析木

東方三辰也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而火爲中星矣○附按朱子注詩七月流火大火心星也則是蔡注言大火者即謂心星矣按房居東方七宿之中而心星偏左亦房中焉至虛與昴亦屬二十八宿本星名且皆爲七宿之中星據此以例上星鳥乃南方七位中之星宿因本經四語皆先以星字與上文分別遂難各言星星而曰星鳥雖舉朱鳥總名其實則二時所言皆同集傳單主中星者爲是**厥民因鳥獸希革**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而又易革改也○附九峯蔡氏傳曰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亦愈散處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言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附九峯蔡氏傳曰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附按納日在西時酉位**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附九峯蔡氏傳曰秋分夜之刻于夏冬爲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

分陰之中也○舊說曰西方七宿曰奎婁胃昴畢觜參有白虎之形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共八十度畢十二至井十五申爲實沈胃七至畢十一酉爲大梁奎五至胃六戌爲降婁西方三辰也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而虛爲中星矣**厥民夷鳥獸毛毨**毨先典反○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附九峯蔡氏傳曰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附九峯蔡氏傳曰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于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附九峯蔡氏傳曰日短晝四十刻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舊說曰北方七宿曰南斗牽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有玄武之形斗二十六度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共九十八度危十六至奎四

亥爲娵訾女八至危十六子爲玄枵斗十二至女七丑爲星紀北方三辰也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而昴爲中星來歲則鳥又轉而南矣如此循環無窮○又曰考星之法以玉爲管橫設之以二端對南北自南面北望之則北極正對管之北端自北面南望之則昏將某星正直管之南端在南上正午之地此謂之中星其北極一處凝然不動常對管端其高上中星遂時移動每夜定候過一度又凡謂星治地於平規而圓之周三百六十五寸二分五釐一寸爲一度立一表于地中不動從表之北向南而望星置一表于正南之經頭每巳逐星西過以尺量其下去所表之數每一寸爲一度候星以牽牛爲始于昏時望在正南從此以後日西過經八日昏時女星來中故牛爲八度復候夕星至十二日虛星來中故女爲十二度復候虛星至十日後室星來中故虛爲十度歷考他星皆然**厥民隩鳥獸氄毛**隩於六反氄如勇反○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林氏曰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者所以定方隅也蓋作曆之法必先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纏度欲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纏度者必先準定四面方隅之地爲之表識四方既定然後可以候日月之出沒測星辰之運行而曆象之法自此起矣嵎夷青州之嵎夷也在正東南交即交趾也五帝本紀黃帝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其

來尚矣西者隴西之西縣也在正西幽都舜時之幽州也在正北蓋嵎夷之方日出之地也隴西之方日入之地也據其地而言之則謂之嵎夷謂之西據其日月出沒而言之則謂之暘谷昧谷將欲賓出日而餞納日故先定暘谷昧谷之地也賓導也徐音賓餞送也導者引前之名送者從後之稱因其出也導以引之因其入也從而送之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節此法也○今按宅字古與度字通用見周禮註等書者非一宅嵎夷之陽皆謂度日影於此如唐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岳臺應南北之晷居地之中即其事也林氏說正如此但不解宅字之義似正謂居此而度景故附此說以足成其義云○林氏曰平秩東作南訛西成平在朔易者陰陽四時之氣運於天地之間造化齊稼莫不有序平秩者平均次序也在察也所以候其節氣之早晚如後世分定二至四氣之類是也孔氏論東作謂歲起於東而始就耕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此但謂萬物發生於東爾能取於農作之義也曾氏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作如發作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之作可稱先儒之失敬致者致日也周官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左氏曰官居卿以致日則敬致者致日之謂也蓋曆法欲候日月之出沒此以昏旦見於南方之中星以定暑度之所至謂之敬致與寅賓寅餞同月令云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謂日在營室有昏有旦者所謂賓出日餞

納日也謂昏參中旦尾中者即此所謂敬致也賓日於東餞日於西然後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可得而知也敬致者方之中星矣然後星鳥星火星昴星虛可得而見也此冬至夏至而知然後分至之氣可得而定矣。今按敬致林引周禮為說亦是但周禮所謂致日乃考日中之景故此亦使南方之官掌之非謂考中星也其考中星自昏見下句不應先於此而言之也。林氏曰鳥火虛昴皆見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以謂七星畢見不以為中星故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翼軫在辰仲夏之中日在東井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箕尾在辰仲秋之中日在角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日在斗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在巳畢觜參在辰信如孔氏此說則是鳥火虛昴當分至昏皆見於巳非正午也遂其何為四方中星哉王子雍覺其非亦以星鳥星火為中之星遂謂宅嵎夷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仲月也星鳥之星昏虛星昴季月也此說並與天象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肅皆不知曆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曆家自北齊張子信始首知歲差法以古曆推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求之中星宜其不合矣故唐一行云日在虛星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況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差之法乃曆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蓋仲春之月日在昴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為春分之氣故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仲夏之月日在星入於酉地初昏之時大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為夏至之氣故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仲秋之月日在心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虛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為秋分之氣故曰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仲冬之月日在虛入於酉地初昏之時昴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為冬至之氣故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分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故春曰日中秋曰宵中互文以見日夜之分也春曰星鳥夏曰星火秋曰星虛冬曰星昴蓋四方躔度之星以名言之自角亢氐房心尾箕至於井鬼柳星張翼軫凡二十有八以日月所會言之自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至於玄枵凡一十有二以物象言之則青龍玄武白虎朱鳥凡四作典者欲備見故互言之春秋言殷冬夏言正者亦猶春秋謂之分冬夏謂之至也分至定則十二月之中氣無不定矣然猶以為未也而又以析因夷隩言之於農事之早晚故繼之曰厥民析因夷隩析者言春事既起丁壯就

功因耕以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夷者平也秋稼將盛農事將畢民獲卒歲之實心力平夷安舒也隩者暖也冬寒民集隩暖也既定民事之早晚矣以為未也猶考物類之變化鳥獸孳尾希革毛毨氄毛者蓋萬物之微物咸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不期然而然耳故作曆者觀此則候天時之早晚如禮記月令云魚上水獺祭魚倉庚鳴鴻雁來之類是堯典之遺法也。今按析因夷隩乃是驗之於人以審氣候之寒温與下句驗之於物以審時物之變遙語意相似若謂此句為定農事之早晚則下句為欲定何事邪大抵命此四官皆考天時以作曆之事曆正則可以授民時治百官而農桑田役之務飲食居處之宜無不得其序矣不必又此遽指一事而言也。附九峰蔡氏傳曰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蔡傳又曰按此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因附著於此。朱子曰古人曆法疏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段內分作八界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歲差則十六而古今曆法疏密不同故耳。朱子又曰曆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之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定宇陳氏履祥金氏曰先賢歲差法以七十五年者為稍的考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中集傳謂冬至日在斗昏壁中文公之時也計月令至元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當至元十八年方氏同作經序云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又速元祐間經四十餘年冬至日在箕八度矣以此驗之與七十五年退一度者亦有不同治曆者當惟隨時追其變以與天合而不得執經拘法以與古合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

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附舊說曰每歲凡三百五十四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則爲三百六十日、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曆法以一日分爲九百四十分日之行也日一度其爲十二月以三百六十日是一歲所餘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月之行也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半又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而與日合是一歲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外所餘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以五百九十二并二百三十五是一歲日月所餘共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今孔注言十二日者皆以太率據整而計之耳十九年年十日爲百九十日又十九个八百二十七爲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合爲閏月得七閏每月二十九日爲二百三日又七个月餘各四百九十九分合爲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共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是爲一章之數二十七章爲一會三會爲一統三統爲一元章會統元運於

無窮若無閏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卽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卽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由成百工何以允釐而庶績何以咸熙乎故須置閏以定時成歲然後可以治百工熙庶績也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所以爲閏也○附九峯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illegible]胡氏曰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分每

分計附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秒十九分之丙取七分總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六秒○附按九峰蔡氏尚與頭五有詳畧今並錄之又按蔡傳言日少遲月尤遲者是對天言耳其實日月皆右旋日每日右旋行一度月每日右旋行十三度有零是月速而日遲也按朱子注詩十月之交章首天左旋於是日月皆右行于天今于內治篇內職章亦言之是爲確而可証也○又按或引問于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朱子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尚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之度亦恰剛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今詳此不知是朱子何時之解而于詩與此編皆現注爲日月皆右行于天此編應尤屬朱子之晚年或疑朱子又言日月左旋之說恐人不曉故詩傳中只載舊說今詳此似非朱子之言按朱子此解書皆必明其至是凡此實屬天道竟以恐人難曉而仍舊說之非將何以爲朱子且如上解橫渠說一段有何難曉乎竊疑朱子此

時雖以橫渠說爲好其後必又不以爲確乃于詩傳及此編仍從舊說而好事者欲伸此說遂并朱子已定爲註者尚或之如金仁山于論語泰伯章欲使讀周之解遂謂朱子之于註未及改也○又按或言子似于日月確知爲右旋者云何曰如橫渠說曆家以退數算日此說已屬難辨蓋日于一日單往東行一度圖是如此直往西行一周但比天少一度亦是如此卯日[illegible]之祭篇而確章下所辨爲歲行自寅而卯而辰日行自亥而戌而酉者亦不足爲日係右行之証矣然彼疏言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者亦可執此以証日之必非一日往西行一周何者惟二十八宿經星不動乃見天一晝夜行一周若經星亦動則無以見天之行矣故經星不動者古今無果說則是房星先不動者也今據天行一周經星亦一周可知日若左旋將不煩行而已與天同何得反不及天一度卻此可皆日是一晝夜往東行一度也今若主左旋言又當天自往西行天之一日一周天而日于附天運行之外又另有自之往西而行幾于一周乃得不及天一度也但如是說又必日于二十八宿一晝夜皆徧過之而于天僅不及一度然後可將房星既不動矣日與房俱出至昏僅半天耳自當與房同沒矣必不能與房俱沒今與房俱沒是日一晝夜只行一度也或疑日左旋之說是言天自行天日自行日日初不附天而行也曰凡日月星辰繫于天者不但不動之經星繫之彼右行之五星自一日一度乃

十分以至八九日一度者今其象莫不一日一周天蓋雖五星之不行亦晛皆附天而西行也日月即可言左旋然斷無可言行不附天之理行不附天是不繫于天也先與中庸之言乖矣且今七政臺曆言土木火三星于日有衝金水二星于日爲繞皆有留退有留順也蓋其繞者行而先乎日則退行而迎之退行則先留至退行之極而與日同則伏既後于日則又退行而避之避而至于不近乃復順行順行則亦先留故言二星于某日留退初至後又于某日留順初也惟金水之行度較日而速故後乎日者能先日先日而又退故終歲不得有對衝之一時也若所謂衝者以土木火三星之行度較日而皆不足故但有對衝之避而不能繞乎日然對衝而留退留順自一也今詳惟全日之內日只東行一度乃在某宮者得一月無時不在某宮在某宿者得數日無時不在某宿而五星或衝或繞始得有退迎退避之事之迹若以此說日另有日之往西一日一周天則十二宮工十八宿遂且冥衡將日于五星惟往過之片時爲遍近餘則已與之遠又安在本星積二廿餘日之退或積四十餘日之退而日乃爲相去之遠哉且日果左旋一日一周天則又五星于日已終年無不過之十日即當各安其常若平時順行之與日同度而皆合伏矣安得復有退行之時哉然則即七政曆而觀日之必爲日行一度也明矣日既一度而右行月亦當然○又按七政臺曆算定于前而隨時與之觀驗應

爲至確矣乃或猶疑日陽而月陰于理似不當日遲而月速曰理非一理須要活看日者君象也君之行常遲重而少月者臣象也臣之行常輕速而多于理未始不合且惟日每日只行一度月已行十三度則當日食之時月行之速已較日而差十二倍故其食掩蔽之時月易過日東而日之復其明也必速若謂日月皆西行而日每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則日之較速于月在三百六日五度四分度之一內尚不滿二十六分之一則其速于月者亦無幾耳然則當日食之時而欲日之速往于西違月體之蔽以復其明也不且自朝至暮而尚難其期哉恐日月皆當仍先儒之解爲右旋乃于人所得見得言之情事而皆合○又按或疑日既爲東行何爲又東出而西沒說見後因事之祭篇祈禳章下○又按或疑月惟在日下乃得蔽日而爲食氣之在內者行應緩在外者行應速今月在內而行反速日在外而行反緩則又何也曰天氣如輪之轉然輪遲一轉而內齒之遲速因之故論天行之氣必言愈外則愈速但今言天左旋而七政皆右旋是左右已不相象矣倘何內外高下之可拘若謂月在日內即當緩于日然則土木火金水土星在最外最高而行反最遲豈得以此爲拘滯也哉○又按或問日右旋之說上皆言當然若其所以然之義則何如曰二十八宿惟南北絲毫不動故其常西行者乃天行也若日月五星則能南行北行故知皆其自動耳天之體左行者也使七政而

亦左行則與天本體之行無別是仍體也何得名爲政即知名爲政者之以七者皆右旋也且七政者如天之七子孫觀其各行皆與天另一體矣至尊之天既西行而七政之能行者倘如上所說于附天西行外再自爲西行是直與天爭行也夫何敢也此共所以必皆右旋耳然右旋而仍皆一日臨天西行一周其大概附天者亦如子孫之賢良雖各有體各有職而究只是順從天意而統貫于天之氣內也此又爲七政各以右旋爲體而仍皆以左旋爲用合于天當之左旋而體用一原撥之于讀無不允當者也況天之爲政至易而節在其中矣日惟右旋行一度終歲止行一黃道而已若日左旋則自冬至庶夏至每日一遷將有一百八十餘黃道天之政不應紛雜而至此故知日必右旋也日右而月自右矣○又按或引異說謂天有許多曆其行之遲速不同二十八宿一曆天也日另一曆天月又一曆天五星皆然蓋謂天星之行皆天之行曆曆之天行不同故日月與五星之行不同皆左旋也今詳天既有南北極矣恐不容此妄說言天有許多曆無由見其不然但天曆雖多必無一不以南北極爲樞經天樞既在此而運日一曆之天烏能斜側之甚而冬至最南乃又另一斜側而夏至最北其說之謬可不煩細辨而自破矣

○舜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音旋○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疏

曰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即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爲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惟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如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衡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

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落下閎鮮于妄人始爲渾天之法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南宋元嘉中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具法也○以上尚書虞書○今按唐正觀中李淳風爲之開元中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爲之唐亂而亡我宋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始剏爲之至元祐中蘇頌更造其法尤密置渾儀於上以仰觀置渾儀於下以俯視樞機輪軸隱於中以水激輪則渾象皆動不假人力○附九峰蔡氏傳曰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

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illegible]俞氏曰渾儀三重六合不動以參天地四方三辰運動以象天行四遊則亦運動而窺測焉雙環雙鑄一據二合爲一故厚可貫管軸單環單鑄故游其天經環南北二極之次有孔銜軸以穿三辰四遊於內使可遊轉軸如管盛中其外有牖兩眉以開隔三辰四遊之位次○[illegible]陳氏曰爾雅疏云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愚謂天動地靜地氣雖升降而地之體則隤然不動所謂四遊決無此理輒據此以無

四遊儀之所以得名耳○附按疏內地下亦然句其上所說天度是自東數向西直排定者如機上數經絲也其下所計天度皆是自北數向南橫布定者如機上數緯絲也按渾天家見天體圓如渾在南北東西縱橫如一遂借三百六十五度闊狹之限橫布於天以記二極相去及出地入地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日行相去中間所隔廣狹多寡之數是渾天說中所舉度數有以縱言者有以橫言者讀者別之○又附天地星辰總論朱子曰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圓徑七十二度極正居其中北極在上七十二度常見不隱爲天之蓋南極在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爲天之底○問潘子善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爲是天形欹側遂當天之中耳朱子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朱子又曰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又曰天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處與赤道相交○又曰天以氣依地之形地以形附天之氣天包地地恃天中一物天以氣運乎外故地確在中間不動使天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又曰星辰亦無形質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如橙花然○程子曰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

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不知如何爲盡也○原卷李氏註曰此言地是渾體隨人所處無適非中也若以爲有一定之中則其邊際必有所窮以測景之法推之去中國一萬五千里應已得地形盡處何以天地之運彼此無殊乎故仰地之體勢高下相因隨處爲中無有定在地形高下相因則無適不爲中而化不可窮矣如有一定之中則須有左右前後雖億萬里終有盡處而未開地有盡處者則又安有所謂一定之中乎○李氏又曰按天圓地方者以動靜之體性言之實則形氣渾然相周古人卵中裹黃之喻是已曆家又以地平爲說恭赤卵曰所察天在地之上下隱顯各半而名之耳夫至順極學非方非平高下相循渾淪旁薄者地之本體然也其南北兩端以去日遠近爲寒暑之差東西以見日蚤曉爲晝夜之來處之夜乃西之蓋南之暑乃北之寒也如是則東西南北又安有一定之中南北或以極爲中或以赤道爲中者亦天之中非地之中也此理周髀言之甚悉南漢氏以下與有仰者程子此條渠得周公遺意○程子又曰極須爲天地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

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定天體蓋未定。○又曰天下之或寒或煖只係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煖不可言於此所乘矣。宋之丙北又說寒某在澤州當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此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雖然又沒此事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厚齋李氏註曰言寒暑之氣亦當隨地遷變而有冬夏反易之理也既寒暑因乎南北則氣候在推移各以日之向背遠近而已漸推漸遠至于赤道之南則氣候正與中國相反雖未嘗諸閩見然揆之有冬有夏而已亦有其理也。○李氏又曰又按三萬里之說無可稽信朱子又謂三萬里者二至日軌相距之數耳非地止有三萬里也故語類以程子之言爲誤然施之于用則千里一寸之法自不可通自陽城至衡岳又無一萬五千里以爲二至相距亦沿襲之說耳今新曆却以極度推算凡二百五十里而移一度地之周圍凡九萬里三分取一其徑三萬或者古者三萬里之說意正如此而傳者失之故或言四方之遊或言二至之距皆不可曉也程子言地只有三萬里似乎得古人之意而又以爲渾淪無瑕而非平則其說竊恐矣。○程子又曰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天中一物耳。○附按或云天體渾圓縱橫周圍皆計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中端兩邊爲運轉之樞當兩極中

處謂之赤道一極爲蓋頂一極爲底心赤道爲中腰日月星周圍繞行各有其道無所爲上下四方也上下四方則隨地所處而分之處地所見者爲上半天所不見者爲下半天各得一百八十二度半奇據古今中土地上所見半天度數則一極在北謂之北極過極是北仍見三十六度所謂北極出地上者此也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奇北見既過極三十六度則南見不及極亦三十六度所謂南極入地下者此也北極天頂據中土地上所見不當中而在中之北似側倚者然所謂天傾西北者此也據中土地上所見之半天爲赤道者半北據極上下一百二十七度南距極五十五度其地下所不見之半天爲赤道者半南據極上下一百二十七度北距極五十五度合一百八十二度半奇所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此也天大地小地體渾圓形如彈丸天氣鼓盪在中央周圍空隙氣中所謂四邊有空闕處者此也日月星環列繞行地亦無所爲上下四方也上下四方則隨人所處而見者分之人處地面爲上地背爲下日出爲東日入爲西向日爲南背日爲北日行道于天有俛仰半仰行于天之中央半俛行于天之中央自天視之所謂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內外者此也地于有低昂半昂行于地之面半低行于地之脊昂于地處地者見之低于地處地者不見之自地視之所謂斜繞出入者此也日行天裏地外空圍運轉一周應見于地之各半天周圍舊說一百七萬餘里地周圍說者九萬里徑三萬里日周行地圍九萬里然地半面四萬五千里地體渾圓隨處中隆而四邊委下處地者于中高處有微不見只見三分之二隨處得三萬里則所謂日升降于三萬里中者此也日行見地半面四萬五千里則此半之上即彼半之下此半之低即彼半之昂此半之東出爲朝即彼半之西入爲夕此半之北下爲夜即彼半之南上爲晝日正此半行赤道南爲冬到彼半行赤道北爲夏在此半自南復北行赤道中爲春到彼半自北復南行向赤道中爲秋所謂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此也日在地半四萬五千里行天半一百八十二度奇處地者見日三萬里中日上歷天若干度下歷地若干里人處地據三萬里迤遲推後見之一日所見日出于卯先後接之爲一明日入于酉先後沒之爲昏所謂地以東西分時刻蚤遲者此也一歲所見日行赤道北之二十四度先後近之爲夏至日行赤道南之二十四度先後遠之爲冬至所謂地以南北分節氣蚤遲者此也地半四萬五千里當天半一百八十二度奇天遠地日近地遠則無遽近則有蔽處地者見日止三萬里見天盡四萬五千里上之一百八十二度奇其所見之天度隨所處之地步而移據中土所處而見者北過極三十六度南去極三十六度如自南及北過若千里則北出若干度南沒若干度所謂北伐者行至無盡望見北斗在南者此也如自北及南過若千里則南出若干度北沒若干度所謂有人

行海上見南極下數大星者此也地體以脩天處爲正中此中腰處說者所謂須彌山爲地中心者也地在天中央上下分畔處赤當天之赤道此天地大中至正合一之理乃天地之正位所謂極須爲天地之中夫地之中理必相直者此也人處地見天隨所處之四萬五千里之中所見之一百八十二度之中爲中所謂地無適而不中者此也據中土處地所見則不以極爲中而以過極南五十五度爲中所謂嵩高正當天之中者此也按自來言天體者惟周髀渾天兩家有傳而周者又專以渾天爲法周髀之說遂不行矣朱子嘗言周髀法不是凡所論天體者從渾天法推見而程子微言所及則又雖周髀爲得理蓋朱子據可見之天測天識于開見爲而論之也程子求不可見之狀測天觀十會通默而識之也今詳天地雖至渺遠不可測識所理則可推而不易程子定周髀爲得理或遂出程子之說推出天地都無所爲上下四方也今術得之天有二極則已分南北矣天常左旋則已分東西矣有南北東西而謂無上下可乎天既有上下四方將地處天中央不得不因天而亦有上下四方者理勢之自然也日出于東沒于西終古無日出于南沒于北者以天有二極之故也即地不得不分爲縱與爲橫之故也立異說者曰地居天之中央六面皆有人物以地下人之首戴天足履地與地上者同則何以不墜則答云彼亦以遠于地而至地爲墜耳今詳似無此理也地之爲方爲圓姑勿論

但今于地上之水驗之無不趨下平則不流地雖可別謂爲圓圓亦必有上下四旁之六面推此說也將地上一面而外其四旁四側面皆以自上垂下側面之水反謂至平而不流有此理乎是地之必有面有背已可知也地面生人地背不應不生人若生人則舊說之九萬里即日以五十里爲程亦五年可一周應有人自東方往地下一過自西方來乃可取信恐亦萬無此事矣如是則或之所推行詳言程子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大有可商夫謂冬至而日在地下者長與夏至同夏至而日在地下者短與冬至同固然然地下已無人矣誰復以爲夏至冬至乎况其各冬夏至者原以別寒煖地之愈南愈煖愈北愈寒者大概固以南北分矣然當天地之化一息而徧六合雖人所處方域寒煖不同要無冬至反煖而夏至反寒者通大地之上無不然自通大地之下亦無不然則所謂地下日行者雖同夏至而必不煖雖同冬至而必不寒蓋既同爲一天地即應同爲一春夏秋冬之氣而冬至夏至安在其能互易也又地之大雖當天十分之一故人于地上行千萬里而天象尚覺如常無大異者天高大而地小故也且舊說地之一面爲三萬里而南海至北海尚未及其半將北伐者果北行幾何里而得南望北斗哉人之立言欲奇遂以此極狀其遠而其事果可信乎有人行海上見南極下數大星者人繫何人時繫何年此亦立言欲奇者創此說而程子誤信之耳蓋中土之水大勢皆望東南而流故謂西北高東南下者地道不易之確論也今指爲彈丸然則河南省當獨高而四面皆下矣今自河南省而北而西地何嘗下下則其水何能歸于東南彈丸之說在中土已不能驗况以不彈丸者言南海雖偏南仍在地上之一面以平地者言海水水既不能以側面爲平仍與諸水同其南而竟云有人行海上見南極下數大星故謂與昔人言南望北斗者同其荒唐在前賢有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之說而朱子取之者何嘗不知地下東南雖地下東南猶入地三十六度耳又前程子云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不知如何爲盡也今詳天之體謂無盡可也若地明云居天十分之一而全體皆在天內安得說無盡反覆細味終當以朱子嘗言周髀法不是者爲至確而不可稍易也○又按或疑北斗在北極之南舊說是南望北斗非南望北極也恐有此事曰北極既爲天之中爲天樞而出地三十六度則北斗在北極南者繞極而旋將行至北一邊南猶在北極之北矣彼謂南望北斗者若指北斗在北極南之時則是乘北斗在天之易過矣與其欲明往至最北之意不合且亦不足爲地而最北之證若指在北極北之北斗恐其辭愈屬虛誕○又按或疑前言在此冬至在彼夏至二語仍是據此左傳說也若日之右旋亦與此同乎日不同也左

旋則日一日一周黃道此則地上日爲冬至地下日爲夏至一說也若今謂日每日東行一度者惟春分秋分地上地下日之行皆依赤道與左旋者無異耳餘則左旋者于赤道每日行出入而右旋者皆與之別若當冬至之時地上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地下日亦在赤道南二十四度但行一晝夜畢則東西差一度然則據此言日行在此冬至並不能在彼夏至耳或因疑若如是說則春分秋分日恰當赤道計共所行爲天潤大而日之道遠冬至夏至俱去赤道二十四度計日南北之各旋滿于其域者天已窄狹而日之道近又安能一晝一夜畢而周天皆同乎日此所以謂日必是在旋東行一度也蓋天之一晝夜一周天者惟爲渾淪之體故潤處時未嘗入窄處時未嘗暫其氣候原無不同而日之附天而西行一周者或潤或窄合一晝夜計之應只與天齊而夫西過一度者以日東行一度故也乃或又疑之謂冬至日行赤道南二十四度地上地下皆同夏至日行赤道北二十四度地上地下亦皆同然則又烏能夏晝之長冬晝之短其迴別至如是哉日此惟天南北極斜倚之故耳日當冬至雖上下同在赤道南二十四度而南極既入地三十六度則斜倚之天上截出地少下截入地多故日至辰半而始出申半而已入中間歷巳午未其時因少又因其地之上半天少而日到中天亦不儘南總以地上之天其圓者少也若日當夏至雖在赤道北者仍前二十四度而北極既出地三十六度將斜倚之天上截出地則多下截入地則少故日總寅半而卽出至戌半而始入中間歷卯辰巳午未申酉其時因多又因其地之上半天多而日到中天較出寅入戌之處又必最南夫日在右行一度位次終晝夜未嘗斯須而言最南者以細計日所出入則斜倚之天已將三分之二斷露地上而日行能大圓者總以地上之天其圓者已多也如此以爲右旋此則所謂與左旋大不同者耳蓋日逐日只在東行一度界內其東西經度雖隨天一周而南北緯度則猶至三日有零始行一度故赤道南北只四十八度而日已行半年也知此則自冬至到夏至自逐日是往北行天右半之黃道自夏至到冬至又逐日是往南行天左半之黃道而既皆右旋又總謂之東行耳如是說乃得日終歲只行一黃道○又按或疑周髀出自周公則彈丸之說未可輕以爲非曰天圓地方此中土于髀相傳之說也就周公言其于周易坤之六二繫辭曰直方大則公之以方言地也此爲確證矣則周髀非公之言而爲假借亦可知矣又朱子標九圖于易經之首而于伏羲六十四卦圓言圓于外者爲陽方于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則是天地方圓動靜其對待不易之理流行于萬古而不磨者本然如是朱子特借圓而指點言之耳尚何容有異說哉○又按或疑地六面流水之說亦應有側面一流地之有水迎人之有血也今人身之血其在竅內而周流者旣自上而下流亦自下而

上流乃得周轉如環無端安在地之側面與下面其流水不亦如是乎曰不然人身之血能自下而上者在身之內故也則是水之在乎地內者亦應有上下不拘之流行若在地之外面者則無是理矣今人身皮膚偶爲刺破其血之湧于身外而沿身以流者倘能自下而上否乎水之流行者雖爲附地而已在地之外也則是下而之水不能上而流于側面也必矣知此理即知水之在側面者其形耳其理必不能以側面之平即爲其平而而不流

○**洪範曰四五紀一曰歲**所以紀四時**二曰月**所以紀一月**三曰日**紀一日**四曰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五曰曆數**曆數節氣之度以爲曆敬授民時○疏曰五紀者五事爲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朔望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亥爲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筭日月行道所曆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爲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日曆數總歷四者

故歲爲始曆爲終也又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有零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尚書周書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疏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啟蟄中二月雨水節春分中三月清明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虛數朔氣在晦則是後月爲宜閏實逢中氣在朔則必前月爲已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而則爲歲朔氣而則爲年假令十三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啟蟄中此中氣而即是中數曰歲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行一度二十四氣分之一氣得十五日共得三百六十度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更分爲三十二分五度爲百六十而四分度之一者又分爲八分通前爲百六十八分二十四氣分之各得七分是每氣有十五日七分積至五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爲一日即有十六日爲一氣者餘三分又推入後氣是二十四氣合得五日零八分通一歲計之爲三百六十五日三十二分日之八也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五十四日而已自餘仍有十一日零是以三十三月以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須置閏以補之故云正之以閏是以言若今時作曆日矣○附按臨川王氏云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今詳朔數以月計周十二月爲一年完三百五十四日而節氣必一周矣是謂朔數曰年中數以氣計周二十四氣爲一歲完三百六十五日而中氣必一周矣是謂中數曰歲疏內假令以下言朔數中數者恐尙未合○又按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劉歆作三統曆改爲二月節漢書律曆志已註云雨水中驚蟄節至今仍之與疏說不同○又按疏將餘數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以七分之數分入二十四氣內者是欲

使一歲節氣之度數與周天之度數相合乃好于當閏之年其月雖確閏而其節則未嘗閏也○又按或疑置閏之法以本月中氣之來在月晦爲率不欲令中氣入後月漸失其正即置閏以補之然此不在三十三月以後若至三十三月則餘三十日而本月之朔氣在晦矣不置閏則朔氣入後月所謂子之節氣盡入牙丑大論矣其正必爲不可此以天時須閏之月言非以曆法置閏之月論也疏內三十三月以後兩言中氣疑皆當作朔氣乃合曰此說亦是此即疏內所言虛數朔氣在晦則是後月爲宜閏者也但往與疏俱言若今時作曆日恐此仍是言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疑中字爲不誤蓋造曆者無中氣之初來在後月之理方閏月之後則本月之中氣在朔日進一月則中氣亦移移至月半爲中氣之來月完爲中氣之畢是爲節與月恰好之月若兩移至中氣之來在晦即必閏一月故無中氣之來在後月之理即可知此是就造曆言也今就節與月相齊恰好之後言其去閏月誠不待三十三月若在前閏月之後數起則凡隔二年而閏者又必皆三十三月雖閏有三十四月及隔一年而閏者猶僅屬三十七月而疏之云三十三月者則言閏月之大概若指爲本月之朔氣在晦恐與其言若今時作曆日不合也○又按此疏言三十三月中氣在晦後章下文公元年條疏又言大率三十三月則置閏蓋彼言三十二月者除前次一閏月數此言三十三月者連前次一閏月數而皆不

及當閏之月故一言則置閏一言中氣在晦也

頒告朔于邦國

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疏曰告而受行者縣之于中門而自敘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朔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有異耳以十二月朔布告者以十二月曆及政令若月令之書但以受行號之爲朔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疏曰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于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故月令而言明堂路寢有九室大室在中央四角各有二堂隔之爲个堂大室正東之堂謂之青陽正南之堂謂之明堂正西之堂謂之總章正北之堂謂之玄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各有左右之位月令謂之左右个○附謹仲揚氏曰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是天子聽政之堂故有四門八窻七十二牖取其明也今鄭以此君門爲路寢之門疏復以爲明堂路寢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非也此既言居中門與月令居青陽太廟左右个通閏月不居太廟及左右个乃居中門則居明堂矣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

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馮音憑相息亮反○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歲日月星辰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辨其敘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訛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星辰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疏曰歲謂太歲左行於地行於十二辰一歲移一辰者也十有二月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十有二辰謂子丑寅卯等也十日謂甲乙丙丁等也二十八星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等也指星體而言謂之星若日月會於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位謂總五者皆有位處也辨其敘事謂五者之候皆與人合之以爲事業次敘而事得分辨以會天位五者在天而能會合也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覩歲星與太歲雖左右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太歲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唯於一辰之上爲法故言斗所建之辰若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之初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太歲至後年星移向子上十二月會于玄枵十二月斗建丑丑有太歲自此以後皆然引樂說者證太歲在月建之義也○附書說曰歲星逆行于每月日月所會在天之十二次自丑而子自子而亥戌者也在丑曰星紀在子曰玄枵在亥曰娵訾在戌曰降婁在酉曰大梁在申曰實沈在未曰鶉首在午曰鶉火在巳曰鶉尾在辰曰壽星在卯曰大火在寅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太歲則順行于每月斗柄所建在地之十二辰自子而丑自丑而寅卯者也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掩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左行者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右行者自北而西自西而南自南而東○附按曆法以歲所在之位定年如歲星位在丑星紀之舍與日同次于斗建子之月則太歲在子是爲子年歲星位在子玄枵之舍與日同次于斗建丑之月則太歲在丑是爲丑年歲星位在亥娵訾之舍與日同次于斗建寅之月則太歲在寅是爲寅年依辰次第歷之一周此十二歲之位也以斗所指之位定月如斗柄指于東北寅位爲正月指于正東卯位爲二月指于東南辰位爲三月依方次第歷之一周此十二月之位也以日月所會之位定月朔如日月會位在星紀爲子月朔日月會位在玄枵爲丑月朔日月會位在娵訾爲寅月朔依辰次第歷之一周此十二辰之位也以日所行之位定日一日行一度自甲至癸爲十日如日行在牽牛之初度爲甲日行在牛二度爲乙日行在牛三度爲丙日依星度排甲子旬十日爲一旬積三旬爲一月積

十二月爲一歲以定三百六十五月之日此十日之位也以星所見之位定時天運一日一周二十八星每月更迭昏旦中西流東見如某星中於南則爲某時鳥火虛昴分春夏秋冬之中是也某星流於西爲某時七月流火是也某星見于東爲某時辰角亢氐見爲寒露時房火見爲霜降時是也此二十八星之位也太史掌曆馮相氏掌象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馮相氏於此平辨之以合于歲月日辰星宿之位而知曆之精粗中否此其大法也○又按上文齊七政節疏言木曰歲星是歲星爲木星也按日月五星皆右旋日月之辨已見于上允釐百工節今即據辨日月者七政盬曆所言五星之留退留順而知五星以左行爲退之暫以右行爲進之常也則先儒謂日月五星皆右旋者的確而無可譏也此疏言左行右行不同者亦但據太歲今歲爲子明歲爲丑如是左行爲言耳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

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疏曰此經欲知人君政之得失之所致觀日月之景以辨四時之敘若政教得所則四時之景依度若依度則四時之敘得正矣必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以日者實也故於長短極時致之也月者闕也故於長短不極時致之也按易緯通

卦驗云冬至日置八引樹八尺之表日用視其影如度者歲美人和不如度者歲惡人僞政令之不平法言八引若樹杙於[illegible]日中引繩以正之故因名日引立表者先正方面於視日景矣晷進則水斜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注云晷進謂晷於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晷長晷長者陰勝故水晷短謂短於度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晷短晷短者陽勝是以旱進尺二寸則月負若月以十二爲數以勢言之宜爲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者日之數備干十晷進爲盈晷退爲縮冬至晷長丈三尺注云所立八尺之表陵長丈三尺長之極彼雖不言夏至尺五寸景以冬至影長三尺反之致夏唯尺五寸景也是以鄭注考靈曜云日之行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之後漸差向南日差大分六小分四大分六者分一寸爲十分小分四者分一分爲十分一寸千里則差六有四十里大司徒職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從夏至而至之後差之至冬至得丈三尺景又按天文志春秋分日在婁角而晷中立八尺之表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冬無伏陽夏無伏陰者以德政所致而四時之景合度故陰陽和也又按通卦驗云夫八卦氣驗常不在望以入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入月八日不盡八日陰氣得正而平是致月景亦用此日矣若然春分日在婁其月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故鄭言月弦於牽牛東井不言圓望義可知也此以三月諸星復若不在三月則未到本位大抵皆以合於星體在西而言以其二月春分婁星昏在西秋分角星昏亦在西以是推之皆可知按天文志云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云云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附史記索隱曰按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房南爲陽間北爲陰間房中是日月五星之常行道赤青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失節度而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此云九行則道數黃道也冬時月在黃道北謂之黑道進入黃道南謂之赤道夏時月在黃道南謂之赤道進入黃道北謂之黑道東西自用對春時月行黃道東謂之青道進入黃道西謂之白道秋時月在黃道西謂之白道進入黃道東謂之青道此皆不得其正故日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南若在黃道是其正亦如日然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又黃帝占云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間日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曜譬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及同日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爲內外又按天文志云春秋分日在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也若然通卦驗云春夏晷長七尺二寸四分者謂晷表有差移故不同也○附按周禮天官馮相氏致日之法所以定天時驗節

氣地宮大司徒測日之法所以定地位求土中而均以日景短長之致爲度其在天也日之所至氣斯至焉氣至則爲時之正其在地也亦即以氣至之所得氣者爲位之中氣之所至不可見日之所至可見日之所至不可見日所至之景則可見或云地在天中日行地上去地下八萬里當天徑之半日道行北陸旁去地一萬五千里斜射地上故立八尺之表得景一尺五寸是日于地最近時爲夏至自此行向南陸于地漸遠漸旁去至斜照地上得景一丈三尺以千里一寸例之當爲測去地一十三萬里是最遠時爲冬至遠近中得景七尺三寸六分爲春秋分此日于一歲之間以半歲一百八十二日半奇南北行四十八度而於一日之間以半日六時東西行一百八十二度半奇歷地面四萬五千里縱橫斜遶計若干刻行南北若干分行東西若干度歷地若干里隨人處地見日三萬里上與時密移而氣候不齊與地遞遷而方所無定惟日所行至下與地直則景正長短合度而無贏縮若所未行至或所已行過則于時爲先爲後于地爲北爲南景偏而長景偏而短蓋日道與地勢遞遷轉側上下相當景之長短偏正因之而處地者總以晷景恒度所至之時爲當時以晷景恒度所至之地爲當位欲齊時則據晷景恒度至地之時爲正欲度地則據晷景恒度當時之處爲中蓋日運于天歷于地無適而非時無適而非中此夏秋冬春一尺五寸及七尺三寸六分至一丈三尺之景皆可隨時隨地而用之法也今詳周禮明文只以夏至一尺五寸之景爲法蓋土圭制從簡易而以陽城爲地中亦就九州日所經歷地而定之聖人即所處立法耳後人能周悉通貫得之可以會見天地之大全若徒執注疏定法成說則于致日以審時或地差而時不準于測日以度地或時差而地不合推其說有不可盡通用其法有不可盡得者矣學者詳之○又按馮相氏主掌天象辨時序其致日乃以晷景之恒度驗其推步之中差也若短長則日或未至或行過其爲先後時可知是司曆之失非天行之僭馮相氏主視此而已上言辯叙事即書平秩義此致日亦與賓餞敬致向至進退水旱日出行黃道外入行黃道內又其不依常度而變動致災異者乃保章氏所掌非此致日之爲矣疏似未合○又按原疏于通數黃道句下遺冬時月在黃道北謂之黑道十一字今補之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志古文識識記也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贏縮圜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盈朒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疏曰上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不變依常度者此官掌日月星辰變動與常不同以見吉凶之事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星謂五星東方歲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中央鎮星辰日月所會皆左

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其說已見前章四日星辰之下五星有
贏縮者按天文志云歲星所在其國不可以伐可以伐人超舍而
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縮其國有憂殃人有言曰天下太
平則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圜角者星備云五
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
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
日其色有白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圜廢則
內虛立夏熒惑王七十二日色赤角芒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
而大立秋太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
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共
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邪大弱强國取地大弱失國亡土
也日有薄蝕暈珥者此則視祲之職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
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
九曰隮十曰想祲者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鑴謂日旁氣
四面反鄉如煇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
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氣
也想者煇光也月有虧盈者此則禮運所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也朓側匿之變者尚書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
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七者右行列
舍者七爲日月五星皆右行于天留伏順逆以見吉凶故云天下

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辰與二十八宿隨天左行非所以見吉凶
已見馮相氏○附文叔黃氏曰天星謂恒星也天之動不可見而
于二十八星見之二十八星隨天左旋日月五星右運觀諸天星
而星辰日月之動可志矣凡星辰日月之變動必以所離但星之
度爲占天下之遷遠變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
也變則其占不可常
以觀妖祥 分扶問反○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說星
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
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玄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中之
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
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
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
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
爲象○疏曰辨九州之地者據北斗而言所封封域者據二十八
宿而說鄭云大界則曰九州者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
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
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
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
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荊山西南至岷山北岠鳥鼠梁州屬開星
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

有九但兗青徐揚并屬二星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之義
亦可知後代有作堪輿者雖非古數時有可言故云今其存可言
者十二次之分也但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
國地所在者此古之受封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吳越二
國同次亦謂同年度受封也彗孛之氣爲象者按公羊傳昭十七
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云孛者邪亂之氣埽
故置新之象左氏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如是彗孛一也時爲
宋衛陳鄭災天文志彗長丈二言用客星者彗非位實而入他
辰者也○附[illegible]薛氏曰星土之說有以北斗七星主九州者有
以五行十二次主九州者似皆不然星土蓋分星之十二次分屬
九州而封國之分星即分其九州星土之星十二次之星麗於九
州則爲星土分于天下諸侯則爲分星如青州之星土則玄枵也
齊之分星屬焉揚州之星土則星紀也而吳越之分星屬焉以主
兗之壽星荊之鶉尾皆星土而爲鄭與楚之分星雍之鶉首翼之
大梁皆星土而爲秦與趙之分星以此攷之諸國之封域既列于
九州之內則諸國分星即九州之星土尚何泥于北斗五行之說
乎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相息亮反○歲謂太歲歲星
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
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
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

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疏曰按昭三十
三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
之必受其凶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
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
○附蒯中鄭氏曰歲星色欲明光潤澤赤而角則其國昌赤黃而
沉其野大獲故占其色相色相變異則天下之妖祥可得而知歲
星所在其國有福則視其祥也左傳歲在顓帝之墟
居其鶉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則觀其相又觀其妖也 **以五**
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祲子鴆反○物色也視日旁
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
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
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日凡此五物以詔救政○疏曰知視日旁雲氣之色者以其視祲
十者皆視日旁雲氣之色也○附天文考曰氣爲祲形爲象○東
巖王氏曰降與視祲所謂敘降同益下其說于國使民知之事未
至而使之術患未生而使之防也○嚴陵方氏曰辨吉凶斷句水
旱斷句辨吉凶該天災人禍人事之修救具之矣若水旱則必預
降豐荒之祲象使吏民得早爲之備並降豐象者知何方豐何方
円然後可移用其
民而均其食也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十有
二辰

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疏曰十有二風是十二辰氣爲風風即氣也吹其律以知和不者師曠吹律而知此氣亦當吹律也今無吹律之法故云其道亡按彼服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以南命乖別審矣者以南風弱即知楚無功是其命楚師乖離別皆矣按考異郵日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且變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距同各四十五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兌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按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十二月大寒小寒皆不云風至立春條風至雨水條風至二月驚蟄不見風至春分明庶風至清明雷鳴而下清明風至玄鳥來穀雨不見風立夏清明風至小滿不見風五月芒種不見風夏至景風至小暑大暑不見風立秋涼風至處暑不見風白露不見風秋分閶闔風至寒露霜降皆不見風立冬不周風至小雪大雪皆不見風如是無十二風何云十二月皆有風乎又按通卦驗云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不見風惟有八以當八卦八節十二月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故清明節交云清明風立夏復云清明風是清明風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雨水猛風與祭風俱在正月則猛風非八卦之風亦可知也○附[redacted]李氏曰八卦主八風惟辰戌丑未之月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在其中故風無定風今註云十二風意者立春在前月則兼前月之風在後月則兼後月之風立夏立秋立冬皆然蓋四立有在前月者有在後月者以卦氣所屬參酌之可知十二月之風各應其月令天地之和不然則爲乖爲別而祅祥可得而命乖微異也別相反或全不與時應也○東巖王氏曰命以告人使知所備豐荒之祲象言降乖別之妖祥言命皆命而降之命謂名言之○附按疏夏至景風至小暑七字舊本缺今補秋分涼風當爲閶闔風今攷之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訪謀也見其象則當豫爲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虞天之時占抑所宜次序其事○周禮春官○附文叔黃氏曰序事太史所正馮相氏所辨之序事五物有變則訪其事當行當止以抑承天意○【】李氏曰救政詔于土序事訪于下可以感通君主之心盡臣下欲言之情後世因災異以求直言近之

有歷數一章凡七條○又章下凡三條○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曆者所識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曆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

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悖必內反○四時得所事無悖亂○疏曰古今曆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其有進退以中氣定之無中氣則閏月也古曆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滿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相同初章閏月傳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治曆者皆以彼爲章首之歲漢書律曆志云文公元年歫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今三月已卯置閏是嫌閏月太近前也杜以爲僖公三十年閏九月文公二年閏正月故言於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大近後也杜爲長曆置閏疏數無復定準凡爲曆者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則四年當閏十二月也杜長曆僖元年閏十一月五年閏十二月與常曆不同者杜以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司曆過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哀

十二年十二月螽云火猶西流司曆過則春秋之世曆法錯失所置閏月或先或後不與常同杜唯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爲長曆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頻年置閏所以異於常曆故釋例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一如算以守常數故曆無有不失也始失之毫釐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順之日月轉運于天猶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故曆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爲術之端首故言履端於始也朞之日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日月之行行有遲速日行遲而月行速凡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九分則月行及行共十二月一周唯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以十二月一周之數除一栝日之數計一年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未得氣周故積以置閏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二月則每月唯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近

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文公元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此疏言置閏之法詳明確當但所謂傳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老今據朱子于魯頌閟宮之詩言魯郊是夏正孟春則春秋之正月皆是夏正無可疑矣漢書律曆志言武王功夏之十二月爲正月而史即書爲春以妄解尚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及泰誓與武成諸篇賴九峯蔡氏傳各于本篇及伊訓皆細辨此說之非已見于尚書各篇矣今亦有附按說見因事之祭篇天子出征章下武王日係是其說似愈審者而實爲大謬則今疏所引之漢書律曆志亦不足據況杜氏長曆之妄置閏者乎大抵春秋之正月係夏正月春係夏春就春秋經內所書者言已顯有七大證可據則凡胡傳及諸家習說于月皆細求切合以言實爲周月者皆不得其正義因成差謬此處亦爲其一端耳○又按或據上文言春秋之正係夏正本經即有七大證者問其說云何曰春秋書災異一百二十二條共三十一項其于夏正周正有闕係者則七項焉曰大旱二曰大水九曰大雩二十一曰不雨七曰螽十曰雨雪三曰無麥苗一此皆有以爲周正而不可者度朱子必嘗先禮驗于此而乃于閟宮詩注斷然以爲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而無疑矣今得詳之大旱二僖二十一中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夫夏與秋大旱自皆爲夏時所有今若謂是周月則周之秋爲夏之夏書大旱宜也而周之夏爲夏之春春安得書大旱益當春之旱斷不能與夏秋同大若其時先無夏秋之炎日而氣亦融和而不同則其爲夏時一證也大水九惟桓十三年在夏餘皆在秋桓元年莊七又十一又二十五宣十成五皆書秋又莊二十四八月襄二十四七月亦皆秋也蓋夏時之秋多淫雨朔以爲大水水因盛于此時無足爲異而大水則病農害稼故以爲天災而謹書之其一書在夏者夏時之夏日烈氣熯大水自極少然災難至少而害同故書亦同若皆指以爲周時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歲當滋而之秋反甚然無一時之苦雨而日烈氣熯之盛夏反書此八大水災有是理也哉而又爲當春之時怪哉直以大水而書災似亦人世之所未有矣其爲夏時二證也大雩二十一書旱祭也其二十皆皆在秋者非夏偏不旱而不雩也左傳云龍見而雩注謂建巳月是凡屬建巳建午建未夏三時雩者台時則皆不書矣而經書七月大雩二者謂初秋而遇旱或幾夏時之旱尚未雨則爲旱而祭所以救秋禾而使所稍皆實也若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是也又書八月大雩四九月大雩七此則別爲麥當下種其年當此時則無雨雖有種而不能下故必雩以祈雨馬若僖十一年襄二十八昭三又二十四皆書秋八月及昭

十三襄八又十七昭六又十六定元又七皆書秋九月是也而猶有書秋大雩者七則其月未著而或爲秋不哉爲麥種若桓五年成三襄五又十六昭八定七又十二皆是也主其一則爲冬大雩者蓋冬不言旱然人君偶以爲憂爲民雩祭則史亦必書若成七年是也凡此大雩在秋其二十者必皆屬秋中建酉建戌之月乃爲合倘云周月也則夫當夏而雩爲常事常事而書書將不勝書矣夫豈春秋之例哉是其爲夏時三證也不雨七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經于此妾連三書不雨是其後而書其月雨也爲夏時六月乃見霖雨之甘人心嫣然而大快且若猶爲周月則此正月寅爲夏十一月當此冰雪凍結之時而亦言不雨乎或者因有疑焉謂文一年與十三年皆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自與傳之書正月不雨者無不同矣乃三年則書云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果爲夏將十三月也則其冰雪凍結應較十一月而更甚矣何以亦書不雨乎曰此則胡傳言之矣傳云若于秋七月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解非文公之意也故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按傳可見不雨窮騎秋七月雖自前十有二月數來只應據現將七月作不雨而無復雨當作雩之嫌矣蓋此合十二月與七月兼書遂奪于現時之月令若僖三年各書者自各以本月爲主然亦是言前不雨者至此月而猶不雨固統盡其本月又正月四月皆承其前而言也至莊三十一年冬不雨此亦爲各書而前無所承則冬字單舉其三月冬三月先從十月之以皆數起自應以不雨統之不雨之書既皆合夏時則其當爲夏時四證也螽十其七在秋三在冬朱子注詩之螽斯云一生九十九子蓋螽惟乘陰之時得坤之氣者多是以廣生焉而極二凡之數皆爲老陽數至是已爲衆盛之登峯造極而滿其廣生之分量然而以此害禾與麥苗則慘矣若桓五年宣十三又十五皆書秋而僖十五宣六襄六皆書八月哀十三又書九月是在秋也猶有文八爲十月哀十二又十三爲十二月皆在冬也夫螽既爲災謂雖有矣或時不當書無是理然則終春秋之世凡以十見而不益乎秋冬故以爲乘陰之時氣而廢生焉以非夏時九證也而或則疑曰夏時十二月蟲蟄已久矣安得猶有螽曰按螽之在空中飛來成羣無數落下田則頃刻而苗可立盡其災誠巨則此與詩言五月斯螽動股爲常有之蟋蟀而不作禾災者大不同故朱子別解北爲以爲蝗爲也然則其成大羣而來不知何自其被逐而去亦不知入何鄉而如何消滅蓋實天災之不可根柢推究者若是則雖有于十二月似亦未爲不可以其不知所自來也況傳言此時雨失置閏且初入十二月亦應紀時豈非經

雖書十二月而其實猶是夏時十月之初乎雨雪三桓八年冬十月而雪或疑夏十月已應雨雪以此周十月為夏八月乃合然隱九年又書三月大雨雪若以此桓十月作夏八月可也而以隱之周三月作夏正月則大雨雪有何不可而必與書乎經書曰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胡傳謂三月為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夏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今詳傳說似倒矣夏之正月謂其當電誠不可而接前十五月而或雨雪則未始為不可傳豈其以已有災變遂不當復其廝常邪于理恐亦未順矣此當即為夏時建辰月建辰則大雨雪為非常因庚辰之變而追書癸酉以見當大雨震電之時乃變而為後七日之大雨雪遂合二者而如是次第以書也若謂此乃周三月而實為夏正月將大雨震電災在此書此災書者之意已畢矣而復書大雨雪不亦贅乎知此當為夏三月則桓八年自當為夏十月蓋用夏時自無往而非夏時而桓八年必猶為十月之前半以經記災而知之也前隱九年以震電與雨雪分書故兩書其自惟此外更無別見為月之前半後半一例故桓雖為十月之初而亦以十月書也以此而例僖十年冬大雨雪雖僅書曰冬而亦必為十月之初蓋以其記災同也若謂十月之初即當雨雪不為災而

僖二年冬十月經何以書不雨乎惟十月當雨經乃書不雨而此以十月而書而事自為災也據此十月當為建亥三月當為建辰其為夏時之証六証也無麥苗一當莊七年秋書大水無麥苗按此書秋而不言何月其或當麥已種之為苗而忽遭大水全然汩沒以日漬于水中而泥沉右無生理是固為無麥苗也又或當麥種尚未下而茫茫大水遽然湔遺以至于日久潦洋麥種不得下而生苗是亦為無麥苗也二者總在乎夏時之秋若言周時則為夏五六月是麥已成熟時尚何得言苗且即使有苗應別屬禾黍而亦不得言麥苗矣乃知此秋書麥苗確乎當為夏時七証也○又按或疑春秋書正月無冰二月無冰春無冰又書十月隕霜殺菽舊說多據此以証其為周正之月曰按經書無冰者乃記天時未正而為正月之候也舊說夏時春正則解凍矣夫時至夏正猶必東風始解凍且凍雖云解其冰自存若今言無則是在地上者已盡消釋無有即河之中流而結兩岸者亦無處不解散流去並不容存二水之形迹此為時氣大煖正月尚不當如見故經書之若謂是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則今亦有冬煖時日當正午冰為暑消然日昃即復凝焉且當中之而陰氣已寒或風更大起則其凍愈為堅剛又況一月則為日久日之煖不能兼夜夜或不寒不能保無風經言無冰

是豈舊為消釋之可當必于全月內無一時一刻稍結為冰之形象乃可以言無則此十一月而無冰者在南方至煖之地未必無有若魯則地居今山東他若山西大同諸郡或屬至寒而今山西近黃河郡邑若絳解等州者應與山東之魯寒煖相當皆非本寒地然至十一月而即堅冰有消時斷無消而不復結之時況乎欲其絕無哉不幾為天時人事與魯地理之所謂無有者而舊說竟不一細審詳驗肎說以為寸一月而無冰乎蓋此一無字其象太重而遂為理所不得有又況至十二月而更屬栗烈之氣哉或者疑書此為記災異與午時原不得同然此災與暑言數日容有之今統之以十月則天道無常安得三十日而常煖況極寒生煖而極煖亦生寒十日之內未有極而不忽變者是于理所必無而斷不能取信于人者以此全月為已至久耳惟作正月煖而冰早消去者理乃有之然已大異常矣故必書或謂春正月無冰得此解果為夏時矣即春無冰亦可同他例謂即春之正月但成元年明言春二月無冰若以消釋而無為解而夏時一月正當無冰文作何說曰此處經之全文為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其另一行為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又另一行乃為無冰則此無冰二字應為錯簡蓋原在春王正月公即位之後另作此無冰一行仍是書正月事而下乃為二月辛酉

云云經文確應如此乃皆貫通耳○又按或疑春秋安得有錯簡曰今觀桓十三年但書秋七月冬十月二行竟無一事以此一書法例桓四年七年亦應同此而為錄者誤脫其簡胡氏乃謂孔子削之者似非也果削自孔子何不並此十三年者而削哉且謂并事而削不應為桓而削及他人之事若謂無事而削則不削十三年秋冬二行而但削四七二年之秋冬者亦欲貫徹而明曉矣而四七二年文不見偏當並削之矣則是其為脫簡明矣或曰桓四年今胡傳謂因使冢宰下聘而削之七年胡傳謂因穀鄧二國自遠來朝而削之曰似不當如是作解以歸于咎也夫天王與諸侯不能討桓固失刑矣而空存此天時之秋肅誅殺以見準諸天道固時時有誅討之理于義反較進一層且孔子並削及冬者何義乎豈其畢去一秋月肅殺猶嫌為四時之備耶果如傳說恐亦不宜並冬而削之蓋原屬脫簡而胡氏說之太著意反于理不見其不正而直捷也何有人事有乖于天事何與乃必上貶天道而去二時享非聖人之妄也耶似不若從脫簡一說既得不正直捷而桓為當討者其義又未嘗不即見于天時之必備也若謂此論猶皆在空中一似虛懸無據則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其上明脫冬字定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其後書事七條並無冬為界此亦明脫冬字也

原缺第三十三葉

此等按祖而顯者胡傳並未嘗以削去解而亦無削去之義
之可言若但據胡氏成說將使五經之內獨春秋一經無脫
誤于理恐難信然則謂成元年無冰之為錯簡夫豈胃言哉
○又按或謂十月隕霜殺菽將何解曰舊說謂若建亥之月
隕霜不為異然隕而至殺菽則災矣災則當書又謂建亥不
寒尚有菽但經言月之例雖在十月初皆言十月矣夫菽與
穀種收常同時且菽之為種類至多將其故一先後自不能齊
即今時令入十月有時本年穀不多種之菽一經大霜輒不
能成熟者安在此十月之初而必無隕霜殺之菽哉恐仍
屬說者未一詳審耳○又按或引舊說有據以公狩于郎作解
者云何以書譏周人用仲冬狩田此桓四年以春正月書狩
即建子之月書春也信如此說周正月果為夏十一月而周
以用夏時又果為仲冬狩田之月似已至有據但按之全經
則不合經書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猶謂此春可作正月解
也而經于莊四年書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僖二十八年書冬
天王狩于河陽則二者皆在冬矣統計周冬為夏時之八九
十月八九與冬既不合即十月亦難言仲冬舊解于經四書
狩而但舉其一合者為說則亦不足為月係周月春係周春
之據矣○又按或引舊說有據小戴禮言正月日至者日至
述正月刻定建子此似無可為解曰盍觀桓五年之左氏傳

乎傳云凡祀啟蟄而郊其疏云禮記雜記篇孟獻子曰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
獻子為之如禮記文則魯郊是周之孟春今傳則言啟蟄而
郊者按襄七年左氏傳又引孟獻子曰啟蟄而郊是二書俱
稱獻子而記言日至傳言啟蟄二人兩說而相反其間必有
一謬者若果七月而禘獻子為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
則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則是獻子本無此言可知
也今詳疏說極正而確況朱子既定魯郊為夏正孟春即知
朱子早已從左傳而不從禮記矣其是非尚待解乎○又按
或疑今所據者朱子言魯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耳但周三
月即為夏正月春秋無譏三月郊者安知朱子所謂夏正孟
春者不即指此三月之郊乎曰穀梁傳云我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蓋必正月為正
當郊時穀梁乃以此為第一卜豈有朱子單舉一月為郊月
而舍穀梁所言之首卜而偏取其第三卜者哉且鄭氏于郊
特牲郊之祭注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而于月之始郊日以
至又注云倡以建子之月郊天按朱子于鄭說皆反之別以
周郊為建子月者據周禮冬日至祭天于地上之圜丘言也
又謂以魯郊為建寅月者據春秋魯郊牛災自正月始而言

之大法不然者何年而無春而且春秋史書已皆為夏時矣
尚待言行夏之時哉知春秋書時皆夏月而春夏秋冬乃無
絲毫不正將胡傳謂夏時冠周月者其言夏時則是而言周
月則非也○又按或疑既非孔子改易卻是何人書作夏正
曰唐虞夏商周之史皆用夏時今尚書
可證春秋之史官亦仍前史而已矣　○閏月不告朔非禮
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命事
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
正也何以為民文公六年春秋左氏傳　○哀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
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
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疏曰
月令季夏之月昏火星中詩云七月流火毛傳云流下也謂
昏而見於西南漸下流也周禮司爟云季秋內火是九月之
昏火始入十月之昏則伏矣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是夏九
月也經書十二月則是夏十月歷官失一閏故以九月為十

月釋例長歷言諸儒皆以為時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
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今以長曆推春秋
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
不置閏此為失一閏耳十二月不應螽故季孫怪之仲尼以
斗建在戌火星尚未盡沒據今猶見故言猶西流明夏之九
月尚可有螽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十二月
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曆也傳於十
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之欲明十四年之閏於法當在十二
年也○春秋左氏傳○附按疏引周禮司爟言季秋內火是
九月之昏火始入今詳周公作周禮于九月而仍言季秋又是
周公作詩言維莫之春朱子亦解為建辰之月即周公以周
臣子而制禮作詩猶用夏時已可知魯史官書法必仍前
之史皆用夏時則此十二月確為夏時之十二月當先定
矣可以詳參此條但此十二月又能活看初交十一月
十一月節令猶相似或得月而未得節皆可書為十二月
是泛舉并日亦未嘗也至于是一失閏是再失閏又當
九年七閏為一章之法從最前
乃所言者無不確耳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七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八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卜筮第四十六 凡三章

王朝禮二之下 古亦無此篇，今以王者尊鬼敬神開物成務之義莫大乎蓍龜，取周禮春官、尚書洪範、周易繫辭傳、說卦傳及禮記、春秋內外傳、史記龜策傳、漢書藝文志、易學啟蒙、東萊博議之言卜筮法數者集為此篇，次歷數之後。○附按此篇舊闕，今依朱子經傳例採取羣書以補之

補

繫辭傳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冒莫報反，斷丁亂反。○朱子本義曰：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方以知之知音智，下知以、叡知並同。易音異。與音預。夫音扶。○圓神謂變化無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無一塵之累，無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無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于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周易上傳。○附按此條朱子兩言卜筮，一言蓍龜，是為卜筮大同之義，故編入此章；又以才言興神物，故序為首。

○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詳見祭統篇時日卜筮章

○洪範曰：次七曰明用稽疑。九峯蔡氏傳曰：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曰貞，曰悔。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

過差也。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illegible][illegible]書○附按蔡氏謂稽疑以龜筮為重，蓋于人謀外更以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斷，故其言龜筮協從者至四，餘則僅及一二而已。今推

其義凡爲人謀亦不欲擇其至善者乎但事之爲體則不一有如君之所舉實爲國爲民而龜筮自協從矣卽卿士與民或扭于便安而欲不爲然如此者爲之自吉也又有君所舉事出于卿士之懇請民罔知利而君或察之未細固皆逆然苟爲前古之典型足以濟時利物將就競奉行之久必有成效迨者龜筮亦協從而吉至若人君所舉有深合民情者乃鄉士或執私見推情度理恐于國爲不利不知利民卽所以利國也磐石之安未有不由室家之得所者且毫無拂擾卽欲詠太平如是者民之所見至眞矣君或欲順民議而不爲若以推行請以龜筮則必以協從者告吉然則龜筮非知有君而從之亦非知有卿士庶民而從之也但據其事實屬理之當爲者以見吉耳至于與人謀同者或君或卿士或庶民皆所不計也益原爲天理事幾之所在故敬天勤民之君必欲求所行所止之至是而天地鬼神卽衆指人事之盛明而顯以吉告此乃聖人以卜筮垂訓之精意而一行一止皆天理爲準繩焉不然若事本吉而當行而以人謀三項已有二逆而輕止者不且多乎哉其當止而反行者亦做此則甚可惜矣後之君天下者所當敬謹鄭重其國事而取法箕子之洪範也○又按或疑鬼神至內矣安在假諸卜筮慨有合于人事之當行當止者哉曰朝廷之誠慮心爲國家圖大事其當行當止顯有經史可據矣乃有尊對之君子確知其當止而有議行者又有確知其當行而竟止之

者皆不肫然懷入告之心但無言責不得不旋止耳若敬詢于鬼神之前以冀一定其行止謂爲鬼神者反匿而不實告將何以爲龜筮○又按或疑今則單有筮曰恐人謀終疎尊神斷以從古耳單筮何妨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詳見月令篇孟冬章

○大卜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瘳勑留反○國之大事待蓍龜而決者有八定作其辭于將卜以命龜也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人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曰天事恒象皆是也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玄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與謂所與共事也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使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命龜亦作令災音哉見賢遍反鮒音附左傳作魴○疏曰國之大事待蓍龜而決者有八其餘皆小事而入于九筮者也以大事卜小事筮耳以此大事而兼言筮者凡大事皆先筮而後卜故也作辭於將卜以命龜者凡命龜辭大夫已上有三士二也命筮辭大夫有二而士則一也先鄭謂征爲征伐後鄭謂征亦云行巡守者左傳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是征亦得爲巡守之事也先鄭謂象爲災變雲物云云者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是也又引易與春秋傳者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後鄭不從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也與先鄭謂予人物後鄭不從謂所與共事者蓋予人物情義可知不須卜與人共事其得失不可知故須卜也果先鄭謂事成與不後鄭不從謂以勇決爲之且引昭十七年吳伐楚事以證之者吳伐楚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請改卜得吉卒大敗吳師是也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鄭司農云以此八事命卜筮蓍龜參之以夢故云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春秋傳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玄謂贊佐也詔告也非徒占其事吉則爲凶則止又佐明其繇之占演其意以視國家餘事之吉凶則告王救其政○演以善反○疏曰先筮後卜聖人有大事必夢故又參之以夢也先鄭不釋贊意故後鄭增成其義云引春秋傳者按昭七年左傳云衛靈公之立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外傳曰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證夢與卜筮相參也玄謂非徒占其事吉則爲否則止者此解以八命命龜之常事也又言佐明其繇之占云云者以釋八命者贊其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簭音筮○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謂八事不卜而徒筮之也其非八事則用九筮占人亦占焉○長如字下同○疏曰筮短龜長見僖四年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左氏傳龜長以知本言謂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筮短以知末言謂知七八九六之成數也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者凡筮卦用易爻占之龜兆用頌繇占之今以八筮占八頌故云同於龜占也鄭云八事卽大卜八事之大先筮後卜者也占人亦占者以占八於此占筮明本經下文九筮亦占也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疏曰此君體已下皆據卜而言而兼云簭者以凡卜皆先筮故連言之也云君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墨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於作龜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爲木直下向足者爲水邪向背者爲火邪向下者爲金橫者爲土色兆氣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也

是兆廣者據兆之正體處也坼兆體者據正墨傍有奇數言也以象吉色善墨大坼明為逢吉則反是者皆凶可知矣○周禮春官○附按疏言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者即士喪禮注云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也其說非是○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以上三條詳見祭統篇時日卜筮章下○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守去聲處上聲大音泰○東滙陳氏注曰龜筮之為器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故言大人之器也以其敬而不敢玩褻故大事則用卜小事則否天子無筮惟用卜也而云道以筮者謂在道途中則用筮也守筮謂在國居守有事則[illegible]也龜亦曰守龜在傳國之守龜何事不卜非其國不筮謂出

他國不欲人疑其吉凶之問也宅居也諸侯出行則必卜其[illegible]之地慮他故也大廟天子所必嘗處之地故不卜也○表記[illegible]按天子無筮與天子道以龜之說與周禮大卜所言之八命[illegible]而後卜者全塗又以筮辭言之如帝乙歸妹及王用享于西山等皆言天子尚得云天子無筮乎又如帝乙歸妹亦非天子在道而筮之事恐漢儒想像之言不得其實也○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比毗志反中丁仲反○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也○疏曰既事者卜筮之事訖也卜筮皆有禮神之幣及命龜筮之辭書其辭及兆於簡策之上并繫其幣合藏於府庫之中至歲終則總計占之中否而句考之○周禮春官○龜筴敝則埋之呂氏曰以鬼神所用則埋之埋之陽也○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東滙陳氏注曰卜筮之官龜筴其所奉以周旋者於君前而有顚倒反側之狀此皆不敬其職業而慢上者故皆有罰○以上曲禮○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東滙陳氏注曰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使人惑於見聞而違悖禮法決然殺無赦○

右通言卜筮之法第一章章凡十三條○又章下凡七條○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史記龜筴傳○大禹謨曰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九峯蔡氏傳曰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命

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見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尙書虞書○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林氏曰勤王之信義宜布於諸侯今機會為可乘矣使卜偃卜之此大卜名偃非狐偃也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已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林氏曰禮天子之禮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之睽䷥兌下離上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illegible]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寘享也戰克而王享

吉孰大焉言卜筮協吉卜遇阪泉之兆是戰克筮得大有九三之卦是王享也且是卦也天為
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于一爻也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耀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
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
秦師而下晉文辭讓秦師使還獨以晉師順流而下以納襄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
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僖公二十五年春秋左氏傳○晉趙鞅卜救鄭
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
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
宋林氏曰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姜則利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
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

可干也言二水俱盛故不可干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
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
故為如川之滿不可為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有罪救
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
☰☷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
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啟帝
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婚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
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
彼則我伐之為不吉○哀公九年春秋左氏傳○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
觀古喚反○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墟今濮陽城中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

緜緜生之瓜虛去魚反○緜緜瓜初生也艮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余
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
之胥彌赦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林氏曰言所夢不善于事與之邑寘之而逃
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
竀尾繇直又反竀敕呈反○竀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衡華育反又如字方蒲郎
反○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
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
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
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般音
班鄄音絹○辟蒯瞶也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

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
隊折股隊直類反○終如卜言乃自後踰○哀公十七年春秋左氏傳○蓍龜者聖人之所
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
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屢煩卜筮師古
曰解讀為懈齊讀為齋婁讀為屢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
告詩以為刺師古曰易蒙卦之辭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言童蒙之來決疑初則一實而告至于再三
為其煩瀆乃不告也小雅小旻之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吉卜問煩數媟嫚於龜龜靈厭之不告以道也○漢書藝文
志○物莫不有先吉凶禍福皆有先兆徵物亦然礎先雨而潤鍾先霜而消

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浹淪旁薄於覆載之間天地之間升降飛揚無非陰陽之所爲者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如蠅如蟄如蟻之類先見陰氣之幾者也如鍾如灰如鳶之類先見陽氣之幾者也如參契符籥無毫釐之差物見其幾而陰陽之氣應之不爽何也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一物且然而況聖人備萬物於我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天地間謂之宇宙聚散慘舒吉凶哀樂猶疾痛疴癢之于吾身觸之卽覺干之卽知以萬物皆備於身故也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地間事事物物皆有開先之兆仰而觀之熒光德星攙槍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熒惑火星德星吉星攙槍枉矢皆凶星名而天象不在心外俯而視之醴泉瑞石川沸木鳴亦吾心之發見也地理不在心外玩而占之龜爲卜蓍爲筮方功義弓此龜卜也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老少奇耦此蓍筮也蓍四十九扐揲得九是爲老陽於爻爲重口扐揲得六是爲老陰於爻爲交乂扐揲得七是爲少陽於爻爲單一扐揲得八是爲少陰於爻爲拆一七九爲奇六八爲耦亦吾心之發見也卜筮不在心外未灼之前灼龜以卜三兆已具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未揲之前揲蓍以筮三易已彰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既灼矣卜已蓍既揲矣筮已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兆以卜言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易以筮言心問心答心扣心酬名爲龜卜實爲心卜名爲蓍筮實爲心筮水中之天卽水上之天也鑑中之面卽鑑外之面也蓍龜之心卽聖人之心也天天相對面面相臨心心相應實爲混融交徹渾然無際者也聖人先知與卜筮合

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而已二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至於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繁說愈繁而驗愈疎附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以求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始見心勞而日拙矣彼蓍龜之中曷嘗眞有是耶東萊博議

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六龜各異室也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疏曰各以其物人於龜室者龜有六室也物色也六龜各入一室者以龜每歲一易秋取春攻訖卽易去前龜而新者入室也○周禮春官○庚辛可以殺史記龜策傳褚氏補○附按本傳上文言卜禁日擧子亥戌則此庚辛謂庚辛日也可以殺者亦承其上文殺龜日謂取龜而殺之以爲卜具也○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繹音亦果魯火反靁力胃反○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靑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讀果爲贏○卻起略反○疏曰爾雅云龜俯者靈此云天龜曰靈屬者以天在上法之故向下俛也爾雅云仰者繹此云地龜曰繹屬者以地在下法之故向上仰也爾雅云前弇果此云東龜曰果屬者以陽方故甲向前長而前弇也爾雅云後弇獵此云南龜曰獵屬者亦陽方故甲後長而後弇也爾雅云左倪靁此云西龜曰靁屬者以其在陰方故不能長前後而頭向左相睥睨然也爾雅云右倪若此云北龜曰若屬者亦在陰方故亦不能長前後而頭向右相睥睨然也是則其體耳

謂竹二法兆與甲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方象經者據甲而言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方象緯者據頭而言也蓋凡天地之閒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夫以各從其耦耳

〇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釁許斬反〇釁者殺牲以血神之也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玄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世本作曰巫咸作筮然卜未聞其人也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〇疏曰殺牲以血神之者若禮記雜記云廟成則釁之廟用羊門夾室用雞神之故血之是也先鄭云卜其日與其牲後鄭以此宗不主卜用事故不從也其曰祭祀尊若天地者蓋天稱禋祀地稱血祭人稱報享而此云祭祀是與天地同稱矣〇以上周禮春官

〇卜人定龜 東匯陳氏注曰周禮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以方色與體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所謂卜人定龜也〇以上玉藻

〇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詳見祭禮篇時日卜筮章

〇及以鑽之嘗以日且祓龜 索隱曰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雜卯摩之而咒〇附按鑽之謂將卜而鑽之也賞猶常也謂每當卜日即以日之且先將龜祓之下文持龜而遂之謂往其故處若皆以為祖謂安置如常以為卜目之始祖始也 先以清水澡之以卯祓之 正義曰以嘗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卯摩而祝之 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 徐廣曰一作視〇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為嘗法 〇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以上史記龜策傳褚氏補 〇史定墨 東匯陳氏曰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折若從墨而拆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岐細出則謂之璺折亦謂之兆璺書璺音問璺破而未離之名也〇玉藻

〇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 杜子春云燋讀為細目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契謂契龜之鑿也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玄謂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〇疏曰子春讀燋或又讀燋二者皆作俗讀為柴燋之燋後鄭不從依音讀從意取莊子爝火之義熒熒然也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謂陳龜于西塾上龜南首燋在龜東置楚焞于上言楚焞者謂荊為楚用之焞龜開兆故云楚焞也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焌讀為英俊之俊書亦或為俊玄謂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〇疏曰遂吹其焌契以授卜師者謂若大卜視高已上則卜師作龜故以焌契授卜師若差次卜人作龜則授卜人也言遂役之者因事曰遂既授契訖即為卜師所役使也〇周禮春官

〇卜先以造 徐廣曰音竈也 灼鑽 索隱曰造謂燒荊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一作止 各三即以造三周龜 附按灼鑽謂先灼後鑽此二字已統盡下文鑽中既已又灼龜首又灼則已先有一灼矣蓋未鑽中之時先灼中也且當灼龜首之後必猶鑽龜首乃言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則是于龜中一灼而再灼矣灼後白應又鑽故下言各三謂必灼三鑽三也則上文各三二字無義當為衍文即以造三周龜言部首是于中更無他物卯灼與鑽皆造為之矣造謂以荊然火也

〇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 夫子玉靈荊灼而心命而先知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淵諸靈數䇲 徐廣曰音策 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 徐廣曰行一作身 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乎足滅去 以上史記龜策傳褚氏補〇附按此條五而字皆當作汝字解言荊灼汝心能令汝先知也汝之神上行天而下行淵諸靈莫如汝信耳其欲卜某今日欲卜某事若即得則汝當示以喜若不得之汝當示以悔然喜與悔乎何見也若即得則發見鄉我謂顯告我也汝身長大就身言也手足收入皆上偶就身之四隅言也人字無義當為入字之訛言手足者謂身之左右四隅如人之二手二足也按此祝辭則玉藻所謂史定墨者其墨不但畫于龜身之中其左右之四隅亦當畫墨然後得有此收入之象皆上偶者皆在外收入與中相應即皆上之說上二手同下二足同即皆上偶之說也若不得亦當顯告我但挫折則己身墨不長大矣手足滅去者亦與收入相反謂其墨去而不反如微滅盡者然

〇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兆亦作鄭音兆〇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〇璺音許鄭反沈依許氏音問云依字作璺璺玉之坼也龜兆文似之占人註同罅劉火嫁反又音呼坼之呼〇疏曰兆者灼龜發於火者此依下文菙氏云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是以火灼龜其兆發於火也其形可占者則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之等彼不云占玉瓦原者體色中

含之也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者謂破而不相離也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益卜筮是先聖王之所作伏犧時已有此法特未有此玉瓦原之名至顓頊以來始有之耳原田也者如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原田每每以其原與原田字同故為此解也子春將三兆分配于顓頊帝堯有周者未敢信為的解也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謂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之謂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與音餘○疏曰開出其占書者鄭意兆出於龜其體一百二十今云用龜之四兆則是分為四部若易之有二篇也開籥見書者謂啟匱以籥乃見其書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又方功義弓必有其義今但名為四部而無其文辭故云未聞也○以上周禮春官○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詳見祭統篇時日卜筮章○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詳見天神篇郊祀章○大

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眡音示○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也視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涖卜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作龜謂鑿龜令可爇也玄謂貞之為問問于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士喪禮曰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適丁歷反竟音境疆居良反鄆音運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爇人悅反○疏曰凡國大貞者言凡非一也貞正也凡國家大事正問於龜者有二卜立君卜大封是也眡高作龜者凡卜法在禰廟廟門閾外閾西南北面有席先陳龜於廟門外之西塾上又有貞龜貞龜謂正龜於閾外席上又有涖卜命龜眡高作龜六節尊者宜逸卑者宜勞從下向上差之作龜眡高二者勞事以大貞事大故大卜身為勞事則大宗伯臨卜其餘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為之也○周禮春官○君定體東滙陳氏注曰體者兆象之形定謂決定其吉凶也○玉藻○大享不問卜不饒富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王敬不埽地而祭牲用犢酌用陶匏席用藁秸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為貴焉故不饒富○

曲禮○附按舊說大享為祀五帝言五帝非一神故莫適卜今詳統祭五帝則明堂之祭也詩我將篇舉言惟天其右之則非莫適卜也明矣今呂氏言祀天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卜但今據周禮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夫祭祀有大于郊社者乎則日月素定之說恐亦未合蓋大享者宗廟之祫祭也祫祭之卜惟以始祖一人為主不逐人而卜故言不問卜其謂並不卜也然此就祫祭之一家言故云不問卜其實宗廟四時之祭享亦皆卜始祖並無逐人而卜之祭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東滙陳氏注曰諸侯有國宜知占祥吉凶故以龜為寶也家謂大夫也大夫卑不當寶藏五等諸侯各有圭璧以為瑞信又以天子所賜如祥瑞之降于天故以為瑞大夫非為君使不得執故不當藏之臺門者門之兩旁築土為臺於其上起屋大夫不然各稱其分守也○禮器○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荊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土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為卵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厭不祥也○附按舊本土字連上句今以原注云上字合依劉氏說連下句遂移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焍

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索隱曰粱米也○正義曰焍音題焍焦也言以粱米雞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玉靈必信以誠知萬物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附按玉靈必信以誠為句與下不信不誠對此能知萬物之情而人之辨兆皆可占謂無一兆之不驗也○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以上史記龜策傳褚氏補○附按穀梁傳云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又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設其閒為辛亥日將不卜乎此似非占禮也

右卜法第二章凡二十二條○又章下凡九條

○定公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曷為不言其所食据食角○疏曰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漫也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為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餘內不言火是也○疏曰言所以災其郊牛者正以魯人不敬故也不舉牛死為重云云者春秋之義悉皆舉

要食死并嘗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正以食輕於死故對夏以爲復矣錄內不言火是也者卽襄九年春宋火傳云
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則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
如大有災也○春秋公羊傳〇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力主反
句居具反○臧會昭伯從弟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爲信與僭林氏曰僭不信也以卜所爲誠信與否○
附按朱子詩傳曰僭始旣涵僭始不信之端也則此僭字當音譖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
伯起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弟叔
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林氏曰昭伯自晉歸及郊會
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林氏曰昭伯懷疑不入其家乃次舍於外
而察其有無皆無他故○附按會雖往晉先歸故昭伯及郊而會迎之也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
假使爲賈正焉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者市吏計於季

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桐汝里名會出逐
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
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
曰僂句不余欺也林氏曰僂句龜名言不信果驗○昭公二十五年春秋左氏傳○附按聖人與神物
以前民用所以教天下之各盡其分義而敦倫常也故有貞吉從無不貞吉若臧會者以詐欺其兄而苟立爲後雖云僭
吉非聖人設卜之意也意者會本狡猾之術而偶未麗于凶乃以爲卜之所使爲可成左氏亦因所聞而漫記耳今又錄
之者見苟爲敘倫之人其手足情深必不忍爲會之僭而不尚會于人數則會自云吉亦何嘗吉也故錄之以取夫惡者
繇辭入邈志之意也若左氏有君子曰數語作斷始不迷行者之駐耳○又按或疑會之卜僭與設卜之意相違處其要
何在曰此卽易不占險之說也聖人以發兄教人不閒以欺兄教人會之欲詐其兄與酬之欲者其主皆分之所不常爲
也不當爲而求吉是欲以不貞吉也既非聖人設教之意則卜與占所得之象辭皆與事不相合矣向得執其後日之成

敗以求合於前日晉龜乎哉然則會之異酬亦倖成耳非一時而一卜者也○又按或疑會若欲爲愛兄之事則不信可
乎不可曰愛兄既屬聖人所欲若以不信而曲成其愛兄之事是實爲善事兄長將不得名以詐虞矣所謂德慧術智是
也如是則正深合聖人之所教自無不吉之理若易言幹母之蠱不可貞及翰音登於天貞凶之類皆聖人以不信爲教
而使之善處倫常細微事理也○又按或疑若如是則不貞亦吉矣何非也此以貞爲本體以不貞正所以善全其貞則
爲貞之至非不貞也若會與蒯本皆以不貞必爲其能則更何貞之可吉哉○又按或疑會若不循恐未必能立爲後日教
兄則人道立矣其能立爲後與不能皆所勿討是爲公人之道而爲聖人之教則聖人之設卜筮者亦所以佐其教也若
介當立爲後雖不信兄而亦立矣夫僭兄原非立爲後之道豈得執此取倫者以作立爲後之符券哉〇晉獻
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林氏曰獻公溺愛驪
姬故欲違卜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林氏曰象在先數在後故以先爲長後爲短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

羭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林氏曰言專寵之變必將奪公之所美蓋指申生言奪公之嫡
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林氏曰薰香草譬申生之徒蕕臭草譬驪姬之黨言香臭共處
則香不勝臭猶美不勝惡十年尚猶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也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
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林氏曰中大夫里克也獻公欲廢大
子懼里克未敢發里克曰中立其免乎是成謀也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
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林氏曰驪
姬謂公酒食自外來不可不試故令公祭地毒酒至地地爲墳起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
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欵或
謂大子辭君必辯焉林氏曰子若有辭於公以六日之狀自理獻公必辯其詐大子曰君

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樂音洛○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爲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林氏曰此公實不察其罪之有無被此欲弒君父之罪名以出奔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公四年春秋左氏傳○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圉魚呂反質音致下同妻七計反下同○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初惠公之在梁也林氏曰惠公以六年奔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招父梁大夫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林氏曰秦居西方故曰西質妾亦同時宦事秦爲妾志招父之言驗○僖公十七年春秋左氏傳○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徙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林氏曰君子謂邾文公知天命之在民不以死生惑其心所謂知命也○文公十三年春秋左氏傳○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武公子驪戎西戎之在驪山者也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挾猶會也銜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釁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銜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爲害也戎夏交捽兆有一畫外象戎內象諸夏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

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携民國移心焉○携弦雞反携離也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携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甘言入耳心以爲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女音汝○卒盡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之節有二辠焉何以事君二辠蔽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蔽兆失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瘳差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妹音末女去聲下同○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佐武王以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名逐大子宜臼宜臼申后之子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鄫姒姓[illegible]役也諸戎西戎素與申因婚姻同好幽王欲殺宜臼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予遂伐之故申鄫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

戯今晉寡德而安俘女曰俘女軍獲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
可乎三季桀紂幽也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
離散以應我應答也往令告龜辭往伐驪也其兆離散不吉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
宅也敗國之兆非所安居也離則有之離也國分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據也
言驪姬不據有晉國可謂內外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不能銜骨以害人
也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言
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雖爲中害國人逢之誰有不從言必從也誰夏從我非敗而
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獻公問於卜偃曰卜偃晉卜
郭偃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尾星也字古
也丙丙子晨早朝也龍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
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日在尾月在天策也伏

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戎服君臣同服振振威武也交龍曰旂鶉
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賁音奔焞吐門反○鶉鶉火鳥星也賁賁
星貌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焞焞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中晨中也成軍軍成功也火中而旦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以上國語晉語○晉荀瑤伐齊視齊師馬駭遂驅之
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
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
敢燿武也治英丘也治英丘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
于犁丘犁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哀公二十三年春
秋左氏傳○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
姜姜氏問繇繇兆辭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喪息浪反下同

○林氏曰言繇辭曰兆如山陵之多有大夫出征伐討之事而喪失其大夫雄大夫之象姜氏曰征者喪
雄禦寇之利也林氏曰言出征之夫而喪失其雄此禦寇者之所利也大夫圖之衛人
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襄公十年春秋左氏傳
易曰易有大極大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
其理無朕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此之謂也易又曰是生兩儀太
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
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
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邵子所謂一分爲二者皆謂此也易又曰兩儀生四象兩儀之上

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
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
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
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
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
也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爲四者皆謂此也易又曰
四象生八卦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
畧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
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
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三易經

卦皆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邵子所謂四分爲八者皆指此而言也〔朱子易學啟蒙〕○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射音石○朱子本義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數並上聲○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周易三章〕○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說音悅○朱子本義曰此言八卦之性情○〔周易七章〕○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索色白反長之丈反少詩照反○朱子本義曰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周易十章〕○繫辭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重直龍反○朱子本義曰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周易下傳〕○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朱子本義曰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周易上傳〕○易乾卦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坤卦曰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爲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爲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于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爲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羣龍無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例歐陽子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爲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見之則餘可知耳〔朱子易學啟蒙〕○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朱子本義曰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筴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參天兩地而倚數參七南反○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

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于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周易下經〕○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本義曰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

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揲時設反奇紀宜反扐即得反○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閒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閒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期音基○凡此策數生于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爲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偶

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是故四營而成易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長丁丈反○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周易上傳○擇地潔處爲蓍室南戶置牀於室中央朱子曰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皁囊納之櫝中置于牀北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爲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半爲底半爲蓋下別爲臺函之使不偃仆設木格于櫝南居牀二分之北

格以橫木版爲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爲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爲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置香爐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灑掃拂拭滌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板一于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齊側皆反○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立筮者進立于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兩手奉櫝蓋置于格南爐北出蓍于櫝去囊解韜置于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于爐上並上聲○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說並見啟蒙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于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爲二以象兩者

也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此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無名指間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于扐以象閏者也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此第三營之半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爲奇九以兩其四而爲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刻以東爲上後倣此是爲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

掛扐之策于格上第二小刻是爲二變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爲奇八以兩其四而爲偶奇偶各得四之二焉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于格上第三小刻是爲三變三變餘策與二變同三變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于版掛扐之數五四爲奇八九爲偶掛扐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爲老陽其畫爲囗所謂重也掛扐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爲少陰其畫爲--所謂拆也掛扐兩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其畫爲一所謂單也掛扐三偶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其畫爲乂所謂交也如是每三變而成爻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六

爻不變則占本卦之彖辭一爻變則占本卦之變爻二爻變則占本卦之二變爻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仍以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卦變別有圖說見啓蒙四爻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占之卦不變爻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禮畢韜蓍襲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硯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周易筮儀○繫辭傳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朱子本義曰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無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趣七樹反○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吉凶者貞勝者也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觀官換反夫音扶○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確苦角反易音異隤音頹○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變卽動乎內之變辭卽見乎外之辭○周易下傳○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朱子本義曰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變化者進退

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動卽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周易上傳

右筮法第三章凡十二條○又章下凡五條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婤音周又值周反姶烏答反縶張立反○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孟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

之將若宜反相息亮反下同○爲孫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
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
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
之足不良弱行弱行謂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衞國
主其社稷林氏曰尚庶幾也言元庶幾有衞國能主衞之社稷遇屯䷂屯張倫反○震下坎上屯
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林氏曰嘉善也庶幾縶能善于元遇屯䷂之比
䷇比毗志反○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亨許庚反
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長丁丈反○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
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
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繇直又反○繇卦辭嗣吉何建建非

嗣也林氏曰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十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
利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
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
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
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焉於虔反○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
靈公靈公元也○昭公七年春秋左氏傳○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
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之謙䷎離下坤上明夷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爲謙以
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此子主先出奔而歸爲子祀奉祭祀以讒
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爲日離爲中故爲夷傷明入地日之數
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皂人定爲輿

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台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
其三爲卿王天子也天子至尊故居盛位公諸侯降於天子故其位居於地二卿大夫也降於諸侯故其位居
於第三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公旦日爲三卿明夷之
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其
當旦故曰爲子祀莊叔卿也卜豹爲故知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
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
於日爲未融於鳥爲垂翼象日之動日動物也雖有夷傷其動不夷君子象之故曰君子于行
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
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離屬
南方故爲火離變爲艮艮爲山火焚山則草木焦枯山敗可知於人爲言艮爲言敗言爲讒

爲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
燒故主人有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爲牛離上離下離畜牝牛言故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
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
扎牛不吉故謙不足飛不翔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垂下
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爲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也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昭公五年春秋左氏傳○襄公二
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棠公之妻東郭
偃之姊也林氏曰棠公齊棠邑大夫姊女兄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
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取如字又七住反○爲己取也
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也古者娶妻不娶同姓故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

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娶）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隕於敏反）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䔧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林氏曰六三處三陽之閒進而遇九四九五之剛困于石之象退而乘九二之剛據于蒺䔧之象六三上六非陰陽徒敵則又不見其妻之象○繇直又反蒺音疾䔧力利反）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䔧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䔧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嫠本又作釐力之反）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因是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杼弒之○襄公九年夏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周禮太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林氏曰遇艮之八前後說者皆不通遂謂指為連山歸藏周易獨朱文公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八故不變愚按乾爻七九坤爻六八此其大凡也然乾爻用九而不用七坤爻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而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而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陰少陽不變此言遇艮之八蓋艮卦六爻今五爻上爻以九變初四五爻以六變惟二得八不變文公之說直發明先儒所未到）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林氏曰卜變卦蓋謂五爻皆變為隨）隨其出也（林氏曰史謂隨非閉固之卦有出之義）君必速出（林氏曰君謂穆姜必速出不久居東宮）姜曰亡（亡猶無也○亡如字或音無）是

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象故姜亦以象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林氏曰元始也元之為義於時為春於德為元於五常為仁故曰體之長亨通也亨之為義於時為夏於德為亨於五常為禮故曰嘉美之會也利宜也利之為義於時為秋於德為利於五常為義故曰利宜之和也貞正也貞之為義於時為冬於德為貞於五常為智故曰幹事之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禮豈得為嘉又安得為亨乎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貞固所以能幹事也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長丁丈反嘉德易作嘉會）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林氏曰婦人卑於丈夫固在下位而有淫亂不仁之事不可謂之體元欲廢成公去季孟是不安靖其國家不可謂之亨嘉作亂而自害其身幽廢於東宮不可謂之利物棄夫人之位而與僑如淫姣不可謂之貞固姣淫之別名○姣戶交反徐如字叔夜音效）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言穆姜辯而不德○以上春秋左氏傳）○季平子立（林氏曰立在七年）而不禮於南蒯（蒯苦怪反○蒯南遺之子季孫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音庚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故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附按南蒯懼不克出季氏以如志遂以費叛昭十三年春平子使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令執費人冶區夫諫以寒者衣饑者食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平子從其言費人果叛南氏十四年春

南蒯欲盟費人家臣老祁慮癸心懷季氏因托疾以遲其期請盟費人以劫蒯又以臣事南氏欲使出奔蒯請期五日與不變至期費人如常遂奔齊見蒯之敗與所占之辭大不同也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湫子小反又在酒反一音秋攸如字徐以帚反○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坤下坤上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爲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吉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爲裳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爲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爲共共音恭行也供養三德爲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位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林氏曰易道正大故險事不可以占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林氏曰心居中故其美者能爲黃色元道居上故其美者爲體元之善足居下故其美者爲下裳之服參成可筮參七南反又音三○三美盡備吉可如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昭公十二年春秋左氏傳○附朱子本義曰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志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二十九

東雍梁萬方廣巷甫考訂

男開宗敢後甫參訂

金陵劉荃止圃甫 古絳李世攸武安甫 校正

夏小正第四十七

記凡十二條○傳凡十二條○後附他書四條

王朝禮三之上 此大戴第四十七篇蓋古時令之書後儒爲之作傳者也孔子論爲邦首行夏時記云孔子得夏時於杞而鄭氏謂其存者爲是書則是古授時之政略見於此亦王者之大法也古本正文與傳文相錯至前輩傅崧卿尋刻其書乃盡而出之列正文於前各附以傳今倣其本爲此篇並取它書之言時正者附後

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者名也

正月啓蟄鴈北鄉鄉許亮反雉震呴呴古豆反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附按祭耒祭始作耒之人也囿有見韭附按舊本無此句今據傳文補依傳本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附月令孟春註疏曰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治端徑術也獺祭魚獺他達反○附按傳本作獺獻祭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附按是時由雪融化爲澤土無凝凍始及之而有事也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縣音玄○附按此月以初昏參星見于南方之中斗指于東北者蓋其時柳稊稊徒稽反○附按諸經傳本稊柳二字多闕據字書稊木稚也易枯楊生稊夏小正柳稊俱從木梅杏杝桃則華杝音夷緹縞緹他禮反縞古老反雞桴粥桴步侯反粥音育○附正學方氏曰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擇之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于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蘩祭鮪采識剝瓜剝棗納蔚取荼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士女萬用入學剝鱓頒冰始蠶祈麥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于斯乎孔子有取于夏時以建寅

之□□後有革益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何不編于□□實有徵之閒乎孔子倘見此書奚不曰行夏小正而曰行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遂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于道苟無損益雖謂出于孔氏之壁成于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附按𥡴諸本皆誤刻𥡴說文𥡴引取也步侯切與抱通此處用𥡴字音義無謂

傳曰正月啟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數色上反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長丁丈反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遰特計反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附按鴈春赴塞北秋抵海南紀時者正月見其自南而北九月見其自北而南月令主其南來北來言之則曰來小正主其北往南往言之則曰北鄉曰遰遰音遞迢遞去也立文異耳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附按傳不謂南鄉釋謂遰不謂鄉不記其鄉文釋記遰不記南然鴻鴈小正見于九月者以月令徵之文仲秋之月鴻鴈來是不必當九月也先者去後者遞去可不復言其方矣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附按傳因震字發義震爲雷正月陽氣動于地上而未升此雷將發聲之月也而氣之相感物先見之故聞雉呴則知其必雷而特未發聞耳故月令二月雷乃發聲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附按傳以束耒將用謂君有事于耒意如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之來初歲祭耒始用暢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附按傳以暢言通一歲之用故于始用時祭之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

或曰祭韭也囿有見韭囿也者園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附按月令東風解凍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註以猛風即東風之甚者此俊大似與猛同義而傳以爲南風未詳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嗛戶監反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附按傳訓均如詩畇畇原隰之畇注云墾闢此云除田義同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傳本獺下有獸字舊注與疑作謂獻傳作獸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獻傳作獸祭第二獻字傳作獸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者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爲廟采也舊注云芸似邪蒿可食鞠則見鞠也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或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縞也者莎隨也附按爾雅緹縞當作媞舊注緹也者之緹當作薃縞也者其實也附按縞當作媞按爾雅薃侯莎其實媞郭注引下小正曰薃也者莎薃媞者其實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附按先言緹而後言縞者是月薃莎實文當云薃媞而曰

娖蕩故發之緹先見者按傳猶云見實而視之則縞也之謂與木鴻鴈遰而記曰遰鴻鴈同篇中于草木之榮秀禽鳥之

飛鳴多用此文法 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伏扶又反

粥養也

二月往耰黍禪耰音憂禪音丹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鮪鮪位軌反榮堇堇若隱反○附按爾雅堇名苦堇如米汋食之滑禮內則堇荁枌榆是也味甘稱苦者堇有苦有甘也故詩云堇荼如飴采蘩昆小蟲抵蚳蚳直其反○附按蚳為蟻子蝝為螽子文皆蟲子之通稱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蘇先時衆小蟲在穴者伏氣生子咸出而蟄至此皆蠢動抵推其子開伸也來降燕乃睇睇特計反剝鱓鱓常演反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傳曰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

而後養之善養而繼之也或曰夏有煮祭祭者用羔羔大戴作羹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樂音洛○喜羔之喜傳本作善牛羊腹時也傳云牛羊註作羔羊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冠古亂反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堇采蘩堇采也大戴作采色○附按傳本作菜也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䰟䰟也者動也小蟲動也附按由䰟傳本作猶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推土堆反蚳蟻卵也蟻魚豈反

卵力短反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音莧反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操所覽反○入別本作人剝鱓以為鼓也附按月令取鼉在季夏與此仲春剝鱓本不通說文以為魚名皮可為鼓義與此傳同然皆未指即鼉也後人或傳會鱓鼉為一字或力辨鱓鼉為兩字然冒鼓之義無據而剝鱓之用未詳諸說似皆非確解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附按古稊字通始生之秀也芸芳蔬古用為豆菹正月采其最先者特供廟祭之豆二月菜盛時其稊盡見乃收治之備供賓客君羞諸豆因而以之紀時

三月參則伏附按此月以昏時參星入于西方竟夜伏不見者識其時參星者正月初昏見于南方之中星也攝桑委楊辯羊瑴則鳴瑴音斛頒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附按宮謂蠶室也即禮記近川桑宮之宮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為鴽鴽音如拂桐芭鳴鳩

傳曰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士大戴鏤忘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花而後記之委亦作萎○附按委楊二字不可曉疑衍辯羊聲近而誤美耶傳似強解辯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辯辯然記變爾或曰辯瑴也瑴丁奚反瑴則鳴瑴天螻也螻音樓○附按螻即螻蛄也短翅四足一名土狗善攻土夜飛傳火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附按識苦蕺也即若菜同類異名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傳本云當云事自卑者始或無

[illegible]事執操也操七刀反養長也長丁丈反祈麥實麥實者[illegible]
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
小旱田鼠化為鴽鴽鵪也鴽鳥含反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
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
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
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見賢遍反初昏南門正附按此月或日以將旦昴星見于東方及初昏星星見于西方正東鄭音識其時蓋四月日在昴故昴先日見日出而隱也此月初昏南門正之正猶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之正謂星星正見于西方也然十月初昏南門再見凡六閱月行歷半天其為東西兩見可知今詳月令四月日在畢則將旦昴星見東方者是也昏翼中則星星初昏偏南方之西不得以正東向言疑正字是見字之誤或引後十月初昏南門見為証者亦非是說見十月條 鳴札

附按爾雅蜌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螓額廣方詩人以比婦人之首小者鳴無韻但札札然謂之麥蛁 囿有見杏 鳴蜮蜮音或 王萯秀萯房九反○附按王萯先儒疑即月令王瓜未詳秀當作秀 取荼秀幽 附按此秀乃菩苗草多因旱生此月純陽無陰秀潛生田中日與觀下越有大旱可知或曰秀草金鍾陰氣而生此正陽時故潛伏地不見 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傳曰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
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寧縣也縣音懸鳴而後知之故先鳴
而後札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
之屬也附按蜮說文正釋為短狐以氣射害人者又重文從國作蟈即蛙也此為蜮無明訓而以月令孟夏螻蟈鳴例之則蜮似為蟈說文之說或亦有自 王萯秀取荼荼也者以為君薦蔣也 附按荼苦菜花黃似菊出山田澤中生寒秋得霜脆美凌冬不凋歷春得夏乃成詩堇荼如飴荼名苦菜而實甘美取之為君薦蔣者特形茂也米名雕胡最佳王膳用六穀茂與焉君食茂飯乃以苦菜進之 秀幽 越有大旱記
時爾執陟攻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
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附按周官校人春執駒無令近母月令夏執騰駒為其相蹄齧此執陟即其事也陟似與騰字義同又廋人教駣始乘習之攻駒制其蹄齧者校人夏攻特亦為蹄齧不可乘用此攻駒即其事也傳云數舍寬而習之之法

五月參則見參賢遍反○附按此月以將旦參星見東方及初昏心星見南方者識其時又按月令六月昏火中而五月初昏當 浮游有殷鴂則鳴鴂與鵙通古役反○附按鴂別名伯勞伯鵙伯趙以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蓋賊害之鳥以聲鵙鵙得名即今之苦物鳥其名曰苦苦是也 時有養日乃瓜良蜩鳴蜩音彫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匽於殄反 啟灌藍蓼附按藍染草為澱靛中有五六月開花成穗子亦如蓼歲可三刈按月令夏有毋刈藍以染之文五月啟灌藍蓼當即所謂蓼藍耶 鳩為鷹 唐蜩

鳴附按蜩音條蟬屬五采具先諸蟬鳴者為螗蜩蜩蚻頭有花冠鳴聲清者為䗐蝒一名蝘 初昏大火中 煮梅 蓄蘭 菽糜糜音門○附按糜當為糜傳寫誤也糜赤米粟類稷 頒馬附按頒馬疑與月令仲夏班馬政同

傳曰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伐一作收○附按參三星白虎宿參下有三星曰伐主斬刈事參與伐連體故傳以參為伐星以見為盡辭 浮游有殷殷眾也
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鴂則鳴鴂者
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
有養日養長也長丁丈反○大戴日作白以十月養夜一則考之作日近是○附按長即日永之謂一則
在本一則記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日大戴作曰非是云也本本作之今從傳本
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乃瓜傳云一本作乃衣瓜乃者二詁請傳云一本作乃衣者急衣之辭也又云一本有衣 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也者始刈衣也

只辰之興五月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
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
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
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啟灌藍蓼啟者別也陶而疏
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 附按月令疏載熊氏說云灌謂叢生也言關門此叢生蓼分孩使之稀散又字有以蓼爲哉 鳩爲鷹唐蜩鳴唐蜩鳴者匽也初昏大火
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爲豆實也蓄蘭爲
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附按經中疑當作心中 短須 闕二字未曉傳本闕作問 頒馬分夫婦之駒也 夫婦一作大夫卿 將
閒諸則或取離騶納之則法也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摯
傳曰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
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煮桃桃也者杝
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 附按傳本杝作梔註云按杝也樹似白楊而古今字書有杝而無梔亦無有訓山桃者爾雅檓桃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杝桃者山桃也當作杝 傳本故下
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摯云 蓋傳寫之誤 有言字
七月秀雚葦 秀讀爲秀 雚胡官反 葦于鬼反 貍子肇肆 附按貍傳本作狸 似沿 湟
潦生苹 湟音皇 潦力到反 附按秀亦讀爲秀 爽死苹秀 漢案戶 寒蟬鳴 附按鄉七
月鳴者一名寒蟬似蟬而小 初昏織女正東鄉 鄉音向 時有霖雨灌
青色一名蝭蛄即螇蛃也

之斗柄縣在下則旦 縣音懸 附按此月以初昏女星見于西方將旦斗指于東北者識其時令詳月令七月昏建星中建星謂斗星也斗星既中則女星在斗星之東或東字是西字之誤又或差一鄉字與
傳曰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
秀貍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
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爽死
爽也者猶疏也苹秀苹也者有馬帚也 附按爾雅苹萍其大者蘋 又萍蓱其大蘋水上浮萍詩所云采蘋者也又苹馬帚似著可以爲掃彗傳以馬帚[illegible]訓當作苹非萍然本文皆苹字似誤對漢案戶漢也[illegible]此三字大戴無未辨
漢案戶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
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illegible]蝭也 蝭大兮反 初昏織女正東鄉時
有霖雨灌茶灌聚也茶雚葦之秀也 傳本脫也字 爲蔣褚之也 附按茶有

二一爲苦菜茶如飴是也一爲芧秀有女如茶是也此茶傳釋以雚葦之秀似爲白茅而傳于四月取茶釋以爲君薦蔣此又釋爲蔣褚之未詳何用 雚未秀爲菼 菼土敢反 葦未秀爲蘆 傳本秀皆作莠 斗柄
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粟零 粟力秩反 丹鳥羞白鳥 附禮記孔疏白鳥若以白鳥爲珍羞故食之珍羞相似丹鳥云丹鳥羞白鳥 辰則伏鹿人從摯爲鼠參中則旦 附按此月以初昏角星入于西方昏夜伏不見及將旦參星中于南方者識其時辰蒼龍之角星
傳曰八月剝瓜剝瓜也者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
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 衣去聲 傳本作緣 綠 剝棗剝也者
取也粟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粟大戴作栗 丹
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 蚋如稅反 蚊傳本作閩

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 傳本無而之而字 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 大戴無上一從字○附按物須考鹿孕子于仲秋傳前解人從謂牝牡也人猶人道之人鹿性善散出離羣無時故記時者于從不于離然之入羣猶人之居幽也君子不以為言故更一說解之鹿必善聚後解則以衆聚為羣 鴽為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 內音納 遰鴻鴈 遰音特計反 主夫出火 附按主夫夫疑作火主火率之官如周官司爟司烜 之涉反 陟玄鳥蟄熊羆貊貉鼶鼬則穴 貊莫白反貉音各鼶音斯鼬音佑 榮鞠樹麥 鞠居六反 王始裘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為蛤

傳曰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鴈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鷰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若蟄而 大戴穴作大非○附按玄鳥陟去入蟄也獸鼠穿穴亦以蟄也故傳又以若蟄同之而語助 榮鞠樹麥鞠草也 大戴無樹麥字傳云或曰傳文也 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衣去聲 辰繫于日 傳本註無此字疑八月辰則伏之類寫時脫也○附按注內字字疑是句首之誤又今據傳本正文內無此一句傳內有之疑朱子之所見別一傳本與○又按傳本傳內有此句正文不載若詳仲秋日在角角為大辰辰與日入故夜伏若季秋日在房辰與日不相及疑九月辰繫于日句乃八月辰則伏之傳誤脫於此 雀入于海為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illegible]初昏南門見 見賢遍反 黑鳥浴時有養夜玄雉入于淮為蜃 蜃時忍反 織女正北鄉則旦 鄉許亮反○附按此月或以初昏星星見于東方及將旦女星正于南方者識其時南門者星也南門再見不再正者以有永停昏有早遲星行及有正方不正方也今詳月令十月日在尾昏危中旦星中則初昏是星與危星對伏于正北之地下安得見也又將旦則星星中而女星亦伏于北方偏東之地下直與此書所言者相反疑前初昏是織女見謂女星見于南方而不言中也後是將門正北鄉則旦既與月令互通又與今之七政臺曆合蓋始抄錄者互錯耳

傳曰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 附按黑鳥傳本俱作黑烏 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時有養夜者養長也若日之長也玄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盧也 傳本註無玄字傳作云蜃屬上則然亦非 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 附按筋革疑當作金革 嗇人不從隕麋角

傳曰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者時田冬獵為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嗇物不通 附按書云嗇夫馳嗇人蓋有事供奔走之小臣也是月于事物不通故此等官不從行 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十有二月鳴弋 附按弋即鳶字同音 玄駒賁 賁音奔 納卵蒜 蒜蘇貫反○附按無蒜舊本作蒜而註為蒜貫反其為蒜誤可知蒜則卵蒜狄反音歷草木疏貌于此無涉傳本亦作蒜今改正之 虞人入梁隕麋角

傳曰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

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螘魚豈反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罟音古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附傳氏本曰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角合十二月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爲之傳失之矣〇周月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于始昏北指陽氣虧附按虧疑當作回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附按起一之起疑當作超或越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曆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凡四

時成歲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長丁丈反夏數得天百工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爲正易民之眂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此條見汲冢周書雖出近世所爲作然其所論亦會集經傳之又無悖理者今姑存之〇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詳見聘義篇之傳〇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盧瞰反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也又曰南門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音古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罛音孤罶音柳〇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

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蟲始震魚上冰獺祭魚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罛漁網罶笱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鱉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漁通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犒助生阜也罝音嗟矠文角反犒苦老反〇孕懷子也謂春時也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羅鳥罟也禁禁不得施也矠撲也犒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撲刺魚鼈以爲夏儲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罝注作罜音主麗音鹿穽音靜鄂五各反〇罝當作罜罜麗小網也穽陷也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取魚之網設取獸之物也實廟庖以獸實宗廟庖厨也而長魚鼈畜四時功足用時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槎仕雅反蘖五達反鯤音昆鮞音而長丁丈反麑音倪䴠一老反鷇古候反舍

音陰蚳音遲蝝音沿○梓邪斫也以株生曰櫱艸木未成曰
夭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鹿子曰麑麋子曰麌卵成也生哺
曰鷇未乳曰卵蚳蟻子也可以
爲醢蝝蝮陶也可食含不取也古之訓也國語魯語○縣子問子
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時殷周異正爲非乎
縣音懸○縣子瑣言夏以建寅爲正夫子是之則商
周以子丑爲正乃非乎○補注若時之說作是字解子思曰
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夏以寅爲正得天數之全故堯舜
亦然○附按得天謂得天數之正
猶言恰與天合蓋當春分之時據堯典平秩東作日中星鳥
是初昏時二十八宿布于地上地下之四方每七星各居其
本位又寅卯辰在東方分四時言東方即春之位也斗柄指
此三位則當以東方正二三之三月爲春時而正月自宜建
寅矣故曰恰與天合
注言全似別屬一義殷周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
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湯武革命所以應天故變
其正朔蓋言若受天命然夫
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夏因人心之歸以受舜
禪故亦因其朔不改受命於天者

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
是以夫子云孔叢子雜訓
月令第四十八凡一十三章
王朝禮三之下此小戴第六篇乃漢儒取呂不韋集諸儒
所著而記以爲禮者也其略例與夏小正
同而尤備之雖不盡出三代授時作事之法而先王時令
亦多具內可由是以見古禮之存者其非古禮各條不可
盡得別白要亦諸儒一時之說與戴記之偶有誤訛者等
也故今仍其全文錄以爲篇○附按此篇舊本合爲一篇
要亦析之○又按東漢陳氏云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
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
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爲此
篇今詳如是則本篇爲魏記而朱子所云呂氏春秋又與
本篇異者乃
其原本耳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參所林反○孟長也日月之
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

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
諏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
視時候以授人事○疏曰營室辰爲諏訾諏訾是亥次之號辰兼
連星宿若月初之時日在星分之初月半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半
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末凡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
皆據大略不細與曆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但舉一月之內有中
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
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
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耳○淮南子時則訓
篇無日在營室字有招搖指寅字○唐本作正月之節日在虛昏
昴中曉心中斗建寅位之初○附按或疑日月會只在合朔大辰
初某星某度若日在則盡一辰歷數宿三十度餘但月在于營室見
日不見星于夜見星不見日何以指據月令所言日在乃與昏旦
中星相參而見耳今詳月每日右旋一度則自正月入中氣後
至日將入二月中氣無時不在亥宮已自有據且月將出星猶見時
及日初入星已見時皆可以察日在何星非但據昏旦中星而於
取也或又疑十二月所舉日在與中星大約皆在朔中二氣之間
疏并及月末似未細按今詳疏言或舉月末者謂如月令九月之
房在卯宮僅有二度是也且日必得中氣乃入本月之宮而月令
所言日在本宮之星雖其至早者亦必在入本宮八度之後然則

安有得云在朔中二氣之間者乎即知疏所云前星已過後星未
至者俱當就月中言今云或月節月中之日者非是也蓋欲活言
月內之日當云月初月中今云月節月中乃是舉節
氣中氣則必在得中氣以後爲一定而不易者也其日甲乙乙之
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
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軋
乙八反○淮此上有其位東方下有盛德在木字○附按彥醇馬
氏云十日分配于五行用事者王故甲乙用事於春爲木王也丙
丁用事於夏爲火王也戊己用事於中央爲土王也庚辛用事於
秋爲金王也壬癸用事於冬爲水王也今詳此日乃歲月日時之
日十干之名原以五行循環分直歲月日時與將消息爲王相
休廢之運春月之日獨言甲乙者見得木行得氣數十日更直而
以二干爲當令也
後四時之日做此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大音泰皥胡老反句古侯
反下同○此蒼精之君木
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皥宓戲氏句芒少皥氏之子
曰重爲木官○重直龍反○疏曰大皥句芒二人生時木王主春
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淮無此二句○附翼
正陸氏曰天播五行于四時以生萬物故王者必祀五天帝若五
帝及五神皆有功德于民者也故祀天帝之時即以爲配從陳氏
云春迎青帝則配以大皥而從以句芒夏迎赤帝則配以炎帝而

從以親疏以至中央秋冬之祀類皆如此是也 其蟲鱗 象物孚甲將解龍蛇之屬〇附按彥醇馬氏云萬物資氣以生形故因其時而以類屬焉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爲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今詳五靈分屬五行諸解俱未安惟此說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理庶有可通夫四時生物五者咸變化于其中各於其時言之者物屬其行當其令則其生氣獨盛耳 其音角 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〇疏凡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角後三時義同〇附按五聲分配五行注以清濁爲義五行之清濁在氣五音之清濁在聲氣爲聲本聲爲氣末五行之氣從輕清凝積到重濁爲水火木金土五音之聲從重濁發揚到輕清爲宮商角徵羽而五音于五行之氣之流行則爲木火土金水以聲配之則爲角徵宮商羽蓋四時流行之氣五行相生之序也故其配合又如此 律中大蔟 中丁仲反下同蔟七豆反〇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也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蔟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蔟所以金

奏贊陽出滯〇附東滙陳氏曰大蔟寅律長八寸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 其數八 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〇疏曰鄭注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幷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幷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幷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幷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幷也金木水火以成數爲功〇〇唐此下有其性仁其事貌字 其味酸其臭羶 木之味臭也凡酸羶者皆屬焉〇附按彥醇馬氏云味生于形臭生于氣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曲直作酸木之質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爲羶芻養之畜類也秋以陰中生金金之成形從革作辛金剡人痛痛從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爲腥銅器烹物多凝也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炎上作苦人動火則清行以火化則其氣爲焦火灼物則焦炎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潤下作鹹海水鹵爲鹽物以水化則其氣爲朽物濕腐者則朽中央土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稼穡作甘物以土化則其氣香今又詳春陽出于陰發而未舒鬱于內故味酸烝于外故

氣羶其有于木也自當然秋陰剋乎陽克而未勝殺于肉故味辛散于外故氣腥其行于金也自當然夏陽極酷于內故味苦烈于外故氣焦其行于火也自當然冬陰極沉于內故味鹹遏于外故氣朽其行于水也自當然 其祀戶祭先脾 春陽氣出祀之于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于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疏曰祭戶之時脾腎皆有俱先用脾以祭耳所以春位當脾者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夏稍卻而當秋從肺稍卻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卻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據牲之五臟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若五行所主五臟則不然又曰宗廟之祭[illegible]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戶之時已于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筵坐而餕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也●附農師陸氏曰陵方氏曰尸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生爲陽出之時又木數奇木性數皆尸象故其祀戶門闔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斂爲陰入之時又金數耦金性斂皆門象故其祀門●附按五時之祭各有所先注家惟于五行生克之義推之不可盡通故據牲

闕上下論之然亦無義謂今詳內則言春宜羔豚膳膏薌四時皆取其王者所以養生人也若祀五祀則以神道事之故反是而以四時之所克者爲先惟中央與冬不合者疑中央是先腎冬是先心原文互訛而注未及察而改正也至于注疏及所後惟其主牲位南首一說故于夏秋中央皆肉三皆用肺心肝而交錯之于春冬又皆用脾腎而春則腎二冬則脾二雖亦似有條然于義無取也今謂五時之所先者既皆所克則所後者皆以夏時之心肝爲式而改其不合者庶同爲一例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獺他達反●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爲候●疏曰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漢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是劉歆作三統厤時改之也今月令呂氏春秋是也入禮記者先出爲古不入禮記者後出爲今●呂氏春秋及淮鴻鴈來皆作候鴈北●淮振下有蘇字上下有負字●唐云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仍以獺祭魚鴻鴈來兩句入後章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載音戴上衣去聲後同●皆所以順時氣也清

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端音冕●呂路作輅倉龍作蒼龍倉玉作青玉○按此一節作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樂柘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命相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循賦●唐鸞作青路作輅倉並作蒼●附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央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

遺意此恐也是○附按彥醇馬氏云王者向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而此云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爲大南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爲大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草廬吳氏云鄭氏以爲大寢乃聽政之所月瀛之間設闔發四時皆南而向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一處而春夏秋三時皆不南面及四方偏其位不正非可以聽政之所皆于古制不合事宜不通或者遂謂此五室十二堂四門之制本文兼有明堂大廟大室之名註疏家見與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室皆五室略同因以爲廟寢堂同一制度分註于各經文中遂致名實混亂治生誤解不知明堂大廟大寢各有專事明堂者郊外大朝覲施政之所雖宗祀祀享有擬于廟而明堂實不可以稱太廟也大廟者宮左奉祀先王先公之地雖侯氏覲禮亦登于堂而廟堂不同朝堂猶廟實不可以稱明堂也廟亦有寢而廟寢不同宮寢大廟實不可以稱大寢也大寢者人君日總政之所前有三朝在三門內後有五寢皆小寢路寢在中爲大是宮寢之堂而亦不可稱明堂更不可以稱大廟也名既不同制宜各異其古制不可盡考而惟當以見于儀禮周官二經者爲古今據其散見各篇爲門庭堂室者推之多不似此等制度疑此五室十二堂四門之說出于先秦諸儒借古堂廟寢之名而後大其規模以爲天子所居以奉天祀朝諸侯聽政事者皆當如此宗周而創爲此制立文後儒亦樂其制作之盛容義之美相與

引述褒大文獨指爲古明堂之制而傳會增潤以成其說注家不察據以釋經不顧其安矣今詳朱子但謂十二室及中央當爲九室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而未嘗疑其不可以聽政蓋南面而聽政者三朝之制也若明堂則更隨天之時居其方位以聽政以此上奉天下治人有何不可而必當南面與然馬吳二氏之說雖似有理而未免拘滯況朱子明言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分參十八日天子居之是朱子並不疑爲後儒假設夫禮原以義起有此義卽可信其有此禮若不宗朱子而但好疑必不免通古人所有者而亦誤疑爲無矣馬吳亦皆好疑之流耳惟是或者明堂大廟大寢之辨則主確將此制僅爲明堂而于大廟大寢自無涉注家牽合誠誤矣○又按禮記內則周官庖人食醫職內具載古人制爲飲食之法大要物槩陰陽五行四時之氣以生古人取精用宏自皆因其理但二氣五行變化于天產地產其類者不可方物古人洞識物性情察生地藏微曲折于其故各有所取宜致用而不可以粗迹梗槩之一說悉之也月令專主四時五行取義以五穀五牲配食爲宜意亦本內則周官爲之而又有異其所以然不可得昧解者悉依附漢儒五行傳爲據用以推遍月令之說又不盡符遂不得不以相生相克相合之通義襲轉周旋其說卒無一家之貫通者此亦見粗迹梗槩之理不足以盡古人制事制物之意而說之不中反拘滯無以遂其本旨推不執故當不拘一端卽凡闕

見學識之有微信者傳焉疑者闕之庶幾不謬○又按此節自所居以下凡車馬載旂衣服食器之類皆依四時五行分配爲法焉氏荒車古制之載于周官者協之如車之五路馬之六種旂之五常衣之六服膳之四膏因宜服玉用器之異數與此無一合者蓋古聖人制器尚象物理隨事宜各爲義法而不拘于一一遵若倣倣焉于車旂服器九色之宗以爲順時奉天之道所在而一以裁諸事物則亦泛淺矣其爲諸倣彿古意而爲此說呂氏料以見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也信然後儒亦不必一一曲爲之解矣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先悉薦反齊側皆反下同○太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也○疏曰先立春三日有司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立春爲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但至立春雖十二月之時仍行立春之事○呂唐齊皆作齋○淮無是月至此一節○唐無是月也以立春字太史下有以先立春三日字之作於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還音旋後同○迎春祭倉帝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

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疏曰
立夏立冬云祝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諸侯文不備也四時所賞
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
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故用是時慶賜轉廣是以
無不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
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朝
大寢門外者大寢謂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
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
朝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
○呂淮唐師皆作帥○呂無三九字呂淮並無諸侯字淮迎春作迎
歲子作於無還反　於朝一節呂唐反皆作乃○附纂王陸氏曰
按賈逵馬融蔡邕皆謂迎春祭太皞及句芒以上文云其帝大皞
其神句芒也然迎春迎四時之氣有氣則有神故祀蒼帝于東郊
之此南以太皞句芒配從祀赤白黑帝于南郊西郊北郊而各以
炎帝祝融少皞蓐收顓頊玄冥配從于理有攸當也疏引周禮王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禮器饗帝于郊而風
雨節寒暑時而云若五帝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且人帝何能
使風雨寒暑得時其說是也○唐陵朗氏門王君明堂禮乃逸禮
文凡鄭註引此皆不足據○附按舊注蒼帝下有靈威仰命相布
二字今刪之說見後天神篇昊天天神章大宰祀五帝條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孟春　二十一

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相息亮反○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
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疏曰按公羊隱五年傳云
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
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
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唐
民作人篇內並同 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當丁浪反○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呂唐毋
皆作無篇內並同○淮以命相至此一節屬上文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
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離音儷呂計反貸吐得反○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
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
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疏曰初謂舊來所法恒須遵
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常○呂貸作忒○淮無乃命至此一節
○唐云命大史司天曆候無差之行字爲常下又有是月也命有司
祭風師是月也命有司數魁熒占兆審卦吉凶○下又別分一章
云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雨水之日獺
祭魚後五日鴻鴈來後五日草木萌動天子乃命有司布農事以合
東郊修封疆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

教導人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附舊說曰宿
日月星辰所在之次離麗也詩月離于畢謂所經歷也○靈皐方
氏曰典曆象舊籍也法推步候驗之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
成法皆治曆之事注六典八法未安
于上帝 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唐無是月也
字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耒力對反推吐回反
○元辰蓋郊後吉亥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耜於車
右與御者之間明己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
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
之田也○疏曰甲乙丙丁十天干謂之日郊之用辛上云元日以
丑寅卯十二地支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又曰知用亥者以
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
郊天是陽故用日耕籍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
但日爲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
辰在亥故耕用亥也未知然否○呂于參作參于帥作率帝籍作
藉田侯下有大夫字○唐措作置無于參保介之御間字有連有作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九　月令　孟春　二十二

字無三九字帥及帝籍同己本○附按[redacted]陸氏云保爲保護之
義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參乘所以備非常而保護之也
又舊說保介謂神之保右介助乎農事者也介有副貳農官之
副曰保介依神以求福說臣工之詩曰嗟嗟保介可見保介非車
右或者遂謂按車右職陪乘則王行以車右參其常也獨此爲耕
籍田而行或不用勇力甲士爲右而以農官參乘以示往耕之義
若以保介爲車右于詩禮似兩無取矣今詳備非常無時不當備
倘謂往耕籍田可不備則非所以昔肅矣且果爲耕籍而變其車
右當仰以農官參乘而乃及農官之副者義安在耶恐注義自是
而駁者反失之○又按孟春祀上帝既爲所教之祭則與冬至之
郊天其時其事皆不可妄得混二祭以爲一也鄭據易緯言三王
之郊皆用夏正不知緯書妄言之與諸經全不合說見天神篇郊
祀章下襄公七年條 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勞力
報反○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呂無大夫
皆字○淮無是月至此一節○唐反作還執爵作飲飲于作於無
三九字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 唐無此節 草木萌動 此陽
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呂萌作繁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

修封疆審端徑術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則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尙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呂王下無命字○附按注引宅嵎夷與此舍東郊遠近不同事亦不同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飭息列反阪音反道音導○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相視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淮無是月至此一節○唐屬上文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爲仲春將釋菜○淮無此一節○唐無入學字○附嚴陵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故仲春亦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焉若仲丁之習樂則以季春將大合樂故也孟夏之習合禮樂則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故也仲夏之修鞀鞞鼓之類則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故也季秋之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帝故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于終也乃脩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錄也○淮作修除祠位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牝頻忍反○爲傷妊生之類○疏曰山林川澤祀既畢牲皆用牝此月不用故注爲傷始生之類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正月皆不用牝○淮作犧牲用牝○唐山林川澤作岳鎮海瀆

禁止伐木盛德所在○淮無止字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孩戶來反夭烏老反麛音迷卵力管反○爲傷萌幼之類○疏曰胎在腹中未出夭生而已出者飛鳥初習飛之鳥○淮麛下無毋字及孩蟲飛鳥字○唐無毋覆巢至飛鳥字○補注東滙陳氏云孩蟲蟲之稚者麛獸子之通稱毋聚大衆毋置城郭爲妨農之始○淮無大字及下毋字掩骼埋胔骼江百反胔才賜反○爲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埋當呂作瘞骴○淮作薶骴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逆生氣○呂唐必下有有字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呂可下有以字毋變天之道以陰政犯陽毋絕地之理易剛柔之宜毋亂人之紀仁之時而舉義事○淮無是月至此一節○補注東滙陳氏云天地大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與寇猶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滅絕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之紀敘矣其殃宜也哉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巳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呂淮雨水並作風雨草木蚤落生日促○呂淮蚤並作早槁內並同呂落作槁國時有

恐以火訛相驚○疏曰巳來乘寅巳爲火故火來寅爲天漢之津火畏水終不來但訛言以火相恐動耳行令失之于前氣則應之于後春夏秋應幷在當年冬則應在後年凡孟月失令則二時孟月之氣乘之仲季月失令則仲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呂淮時作乃○補注東滙陳氏云言人君于孟春之月而行孟夏之政令則或召咎證如是後皆倣此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呂無其字猋風暴雨總至猋必遙反○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回風爲猋○呂猋作疾總作數淮唐猋作飄○淮總作總藜莠蓬蒿並興藜力兮反莠音酉○生氣亂惡物茂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摯音至種章勇反○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種謂稷○疏曰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淮雪作雨摯作霜種作稷句下有正月官司空其樹楊○附農師陸氏曰天地一人之身也今小不拘五行相犯而疾病生焉蓋有乘之者矣後人藉此而爲五行災異之說涉于迂怪則又不然○補注東滙陳氏云摯傷折也與摯獸鷙鳥之義同○附按舊說當此十月之節而行彼三時之令則是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矣故三者之災以類應焉氣之所召然爾今詳此亦本疏說以毋變三句爲行令

不可失時通領之辭夫以此三句戒辭而言于上下犯令之謂且其言渾括故上承下起皆能關通但記文是言或誤行何令皆有各証耳非謂當一月之節而行當三時之令則舊說亦疎矣

右孟春第一章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奎苦圭反弧音胡○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疏曰餘月昏旦中星者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呂弧作弧○淮無日在奎字有招搖指卯字○唐作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補注東滙陳氏云奎宿在戌降婁之次律中夾鍾夾古洽反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諸本此句上下並與孟春文同今從唐本刪後倣此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驚水爲二月節○呂始作李淮作桃李始華○唐無始雨水字作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補注東滙

氏云王制言鳩化爲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爲鳩以生育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耳化 天子居青陽大廟 青陽大廟

東堂大室〇淮居作朔于〇諸本此句下與孟春文同今從唐本刪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少詩召反〇助生氣也〇淮以此一節屬下文〇補注東滙陳氏云生氣之可見者莫先于草木故首言之安謂無所摧折之也

擇元日命民社 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〇疏日后土者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與左傳僖十五年傳云君履后土者別句龍爲配社之人又云爲后土之官〇淮唐皆以此屬下文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省所景反囹音零圄魚呂反去羌呂反桎音質梏工毒反掠音亮〇順陽寬也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日梏在足日桎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日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〇淮肆作肆下有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擇元日令民社十六字〇附子容應氏日省繫也肆掠謂肆意笞箠鞭撻輕刑不敢從意也肆因爲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〇補注東滙陳氏云囹牢也圄止也或云周日囹圄殷日羑里夏日鈞臺囹圄秦獄名也止謂詞使息爭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 禖音梅〇玄鳥燕也

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〇唐是月也下有命樂正習舞上丁釋奠于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親往祀之命有司上戊釋奠于太公廟是月也擇元日命人社又分此下別爲一章云二月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是月也祀朝日于東郊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月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〇呂祠作祀〇唐玄鳥至上別有是月也字無下至字〇附按此節東滙陳氏注云高者尊高之稱變媒言禖神之也古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禖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又謂之郊禖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注乃有墮卵吞之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削之可也今詳陳氏但知拘守常理而不綜察經文遂成莫大之病如降而生商解作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猶不可耳至謂簡狄但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禖而生契則與經文天命玄鳥四字何嘗有絲毫相似故朱子注詩亦引此而吞生之事而謂見史記設史記此言不可信或雖信而于詩之文義不合則朱子必不引以爲注今不信朱子而之反爲狂悖又生民詩履帝武敏歆句觀有上下文又作何解況朱子注生民章引張子及蘇氏說已有定論矣學者生朱子後其識解必遠遜萬不能逮朱子一切尊信朱子即得寡過何可背之而妄議〇又按陳氏解郊禖爲配天今據此專以大牢祠高禖未見其爲配祭也其謂之郊禖者因爲壇于郊祠之故名之耳

后妃帥九嬪御 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九嬪舉中言也〇呂唐帥作率〇附嚴陵方氏日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爲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

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天子所御謂韣大木反〇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日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〇淮無是月也至此節〇唐此下有是月也命有司祭馬祖九字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 又記時候發猶出也〇呂啟作開〇淮乃作始無始電字動下有蘇字無啟戶始出字〇唐以此一節屬上文無蟄蟲以下八字〇補注東滙陳氏云啟戶謂始穿其穴而出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日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先悉

薦反〇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小猶動靜〇疏日小人不畏天威褻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側法不可指斥之故以不戒其容止爲言警之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〇呂淮並無木字將並作且呂令下有于字淮奮作振令下有於字〇唐無此一節〇補注東滙陳氏云先雷三日以節氣言在春分前三日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量音亮甬音勇概古代反〇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日度斗斛日量三十斤日鈞稱上日衡百二十斤日石甬今斛也稱錘日權概平斗斛者〇呂甬作俑〇淮無日夜分則字有今官市字甬作稱正作端〇唐此一節屬上文〇附按注于同角正三字皆謂平之獨鈞解作三十斤非也東滙陳氏注云鈞則平其長短之差亦主平義焉是至後仲秋章言正鈞石從乃三十斤之鈞耳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 闔戶臘反〇舍猶止也因蟄蟲啟戶耕事少間而治門戶也用木日闔用竹葦日扇寢廟猶皆也凡廟前日廟後日寢〇淮無此一節〇附嚴陵方氏日農作則出而在田農息則入而在舍方春作時不可久息也故以少爲言〇附按豳詩乘屋事在前年冬春則播穀不暇矣此蓋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時方出居因其將去此收歲必小修治整可常處僅及門扇馬氏所謂啟其戶之塞闔其戶之壞而已者也

○又按宗廟畢備當另作一句仲春農務方殷不事工作惟寢廟尊彝時祠更新當修除與墨使無下備周官典祀守祧諸職文可徵外此則不與作以病農也故下文云毋作大事以妨農事

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大事兵役之屬○呂淮唐並無之字呂淮事作功○淮以此句屬下文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漉音鹿陂彼宜反○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淮無是月也字有毋作大事以妨農功八字○附嚴陵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不可以盡取陂池之物漉之網罟可以盡之矣故曰竭曰漉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呂鮮作獻○淮無此一節○唐屬上文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日丁亥萬用入學○疏曰鄭云將舞必釋菜者

案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是知釋菜不爲舞也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釋也○附按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入學習舞釋菜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自與周官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同一節事但此有天子親視學重舉不應只行釋菜輕禮于先師按文王世子篇天子視學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當即于此時舉釋奠之禮而以合樂行之蓋以歲首太學始教天子親涖時祭崇敬觀禮即以視學致重教與學之意皆一時事也凡官入學只行釋菜先師之禮天子視學則行釋奠先聖之禮周官專主官職言故止及舍菜月令通以王制言故敘釋菜而進及視學遂以釋菜該釋奠而不復別言也其實此時以釋奠合樂故于孟春先有入學習舞一節事若據疏引釋菜不舞謂將舞故先釋菜則此禮何不行于孟春若以今仲春爲習舞之始則前孟春又何爲有注于孟春習舞云爲仲春將釋菜于仲春釋菜又云將舞必先釋菜義亦不相蒙天似當合諸禮文而推通之

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順時達物也○附彥醇馬氏曰親往視之爲道之存故也釋菜用丁爲文明故也

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爲季春將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呂習作入釋作舍帥作率無大夫字仲作中○淮無上丁以下至此一節○唐入前章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更音古行反○爲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告以玉帛而已○疏曰蔡氏云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依常法太牢祠宗廟是也○補注東漢陳氏云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則以皮幣更易之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 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淮總作揔 **寇戎來征** 金氣動也畢又爲邊兵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 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諸本熟皆作孰稿內皆同 **民多相掠** 陰姦衆也○淮掠作殘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 午之氣乘之也○呂淮煖作燠淮因乃作其國 **蟲螟爲害** 螟亡丁反○暑氣所生爲災害也○淮此下有二月官倉其樹杏

右仲春第二章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于大梁而斗建辰之辰○淮無日在胃字有招搖指辰字○唐作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補注東漢陳氏云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七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律中姑洗 洗素典反○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

姑洗之律應國語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諸本見仲春章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 鴽音如鶴母也○蔡云鴽鶉之屬虹音紅見賢遍反萍步丁反○皆記時候也鴽母無蝃蝀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毋音牟○疏曰鴽鶉母爾雅釋鳥文舍人云毋作無今此註毋無毋當作牟謂鴽無也聲轉字誤牟字作毋○呂淮唐萍作蓱○唐云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又分萍始生入下章

天子居青陽右个 青陽右个東堂南偏○諸本見仲春章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居六反如菊華也又去六反又居六反如麴塵○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疏曰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惟大皞之屬者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大皞故何胤云揔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並以爲在明堂以大皞祭在明堂故也○呂無乃字○淮無此節○附彥醇馬氏曰鞠衣后服也后服此率內外命婦而蠶后之蠶事也薦此衣于神坐所以告將服之以蠶也王與后常相資以成禮王籍則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以獻后蠶則君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以蠶然則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亦其禮矣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 覆芳服反○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

舟者備傾溺也○呂淮皆無命字○唐舟牧作有司○淮告作言
無舟備焉字○補注東滙陳氏云五覆五反所以詳視其罅漏傾
側之處也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鮪于軌反○進時美物○淮子下
有爲字于作於○附嚴陵方氏曰
乘舟而後薦鮪所以示潔鮮也乃爲麥祈實爲于僞反○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
所祈承寢廟可知○唐無此句○附
按祈麥與祈穀事類年穀之登乃天地生成非
人鬼所主似應祈于社稷注承上寢廟看恐誤是月也生氣方盛
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句古侯反○時可言出
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
芒而直曰萌○呂句作牙○疏曰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
在內○附嚴陵方氏曰不可以內自布德行惠而下皆其事也天
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振猶救也○淮無布
德行惠字倉作廩
作倉賜作助○呂倉作窌○疏曰蔡氏云無財曰貧無親曰窮
暫無曰乏不繼曰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開
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周謂給不足也勉猶
勸也聘問也名士不
仕者○淮無周天下字勉作使○唐分此下別爲一章自二月中
氣日在胃昏弧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穀雨之日萍始生後

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附嚴陵方氏曰開府庫
所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也周天下以言聘禮之廣勉諸
侯各力行之正所以周
于天下而一無所遺也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
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上時
掌反
行下孟反隄丁兮反○廣平曰原國也邑也亦野也溝瀆與道路
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淮無是月
也曰字道達作導達開通道路作達路除道無毋有障塞字有從
國始至境止字○唐命司空作天子命有司循作巡○補注東滙
陳氏云司空掌
邦土此皆其職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罝子斜
反罘音
浮翳於計反餧於僞反○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
罝罘鳥罟曰羅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
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將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
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
也今月令無罘翳爲弋○罟音古弋羊職反○呂罔作網○呂淮
翳下有畢弋字無畢翳字○呂唐九並作國○淮罔作罟獸作毒
○附按嚴陵陸氏云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毋出九
門謂毋出此九涂之門也今詳陸說爲是若注並及郊門關門恐

與所出之義不合○又按注今月令即呂
氏春秋已解見前孟春章東風解凍疏內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
柘柘之夜反○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
○淮無是月也字命作乃禁○唐野虞作有司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蠶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
任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
○淮拂作奮勝作
僞○唐屬上文且曲植籧筐植直吏反籧居呂反筐丘狂反○
時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
○疏曰方言江淮間謂之曲關西謂之薄江淮間謂之植關西謂
之槌○呂曲植籧作狹曲蒙淮作樸曲筥唐作乃修蠶器○補注
東滙陳氏云植槌也所以架
曲與籧筐者籧圜而筐方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
省婦使以勸蠶事鄉許亮反觀古喚反省所景反○后妃親採桑
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桑
晉蠶也留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
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
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
呂勸作力○淮無親字躬作親無禁婦女毋觀使字以字○唐規
東鄉躬桑作享先蠶而躬桑無禁婦女毋觀省婦使字○補注東
滙陳氏云禁止婦女使不得爲容觀之飾滅省其箴線縫製之事

皆以勸勉其盡
力于蠶事也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
惰繭古典反共音恭○登成也效往蠶者畢將
課功以勸戒之○呂惰作墮○淮唐無此一節是月也命工師
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
良量音亮筋音斤○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
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輮幹有當用脂者良善
也○疏曰五庫者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
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但器之材樸總謂之幹不獨指弓幹
也故云器之木○呂淮或並作有○淮無是月也字命工師至之
量作命五庫令百官審無齒羽字○附嚴陵方氏曰五庫之量百
工所治之材也以其材各有所受故謂之量五庫以五材得名蓋
金鐵之類皆不離于五材也先儒別而爲五拘矣○遜皐方氏曰
金鐵皮革箭幹爲三庫其物多也筋角齒羽爲一庫脂膠丹漆爲
一庫其質細也○附按箭幹如禹貢杶幹栝柏可以爲弓幹箘簵楛可以
爲矢幹
之類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監古銜反悖必內反○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
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

游之則不當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一局
也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今月令無于時
作為為淫偽○呂為作偽
呂唐于作於唐無或為字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
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
射禮代之○淮無是月之末字唐之末作也淮擇下有下旬字樂
下有致歡欣字○淮無天子以下十六字○唐屬下文○附按凡言合
舞合聲皆為合樂習舞即合舞也合舞即合樂也仲春天子以合
樂取其溢教與學之義也季春又以大合樂觀學不幾于資教乎
按前曰合樂此曰大合樂自分兩事文王世子篇云凡大合樂必
遂養老又記天子視學發老之禮其中亦有大合樂疑此月令季
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者當即春養國老一節事
也此與仲春有別禮文中數大典似當各有一舉是月也乃合
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累力追反○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
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
之○疏曰春陽既盛物皆產乳故合其累擊之牛騰躍之馬遊其
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欲其孳生之番也○呂累作纍○淮
無是月也纍作操○附農師陸氏曰言遊牝則牝雖在牧不得
遊也若制其嗜慾不使過耗即遼之羈絡之早棧豈可少哉犧

牲駒犢舉書其數以在收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
內且以知其息之多少也○淮無此八字○唐
此下云是月也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
之○附按于中犧牲之用書其數者以可貴也至馬之駒牛之犢
又以易忽也故必書之然則馬
牛之數之書千策不待言矣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乃多反
磔竹伯反攘如羊反○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
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
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
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
于郊以攘禳氣○疏曰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
行北天為陰故曰陰氣右行此月初日在胃中從胃歷昴死命
包云大陵主月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呂無命字
國下有人字此下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呂淮唐難並作儺
○淮命作令出下有行所以月令甘雨至三旬○唐上有是月也
字○附嚴陵方氏曰難所以難陰慝之氣而毆之季春仲秋季冬
名難陰慝之作於其時者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
故也所難而毆之者邪氣也畢之達之送之者正氣也春曰畢秋
曰達冬曰送言雖不同皆不過其正氣而已○農師陸氏曰言
國則九門不作郊之外明矣○附按月令三難似可議說見季冬

首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國有大恐
以火訛相驚○疏曰上孟春行夏令為火訛此季春行冬令故云
水訛冬氣來乘水欲來至季春是土土能制水故訛言相驚水竟
不至也○附按各月所犯之令似雜亂實有次第也孟春則以夏
為首次秋次冬至仲春則進一步以秋為首次冬故凋落始次
夏至此季春又進一步故以冬為首乃
次夏次秋既後三時之孟仲季皆倣此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
不降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
鬼鬼為天尸時又有暑也山陵不收高者將於熟也○淮收作登行秋令
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
雨三日以上為霖今月令日衆雨兵革並
起陰氣勝也○淮此下
有三月官鄉其樹李

右季春第三章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
建巳之辰○呂作旦須女中
○淮無日在畢字有招搖指巳字○唐作四月之節日在昴昏翼
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補注東淮陳氏云畢宿在申實沈

之次其日丙丁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之
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為日名焉易之
日齊乎巽相見乎離○淮此上有其位
南方字下有盛德在火字○唐丙作景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此赤
精之
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
氏之子曰黎為火官○疏曰炎帝號為大庭氏神農也○淮無此
二句其蟲羽象物從風鼓
葉飛鳥之屬其音徵徵張里反○三分宮去一以生徵
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
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
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律中中呂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
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
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
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中氣○諸本中皆作仲其數七火生數
二成數
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唐此下有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火之味臭也凡
苦焦者皆屬焉其祀
竈祭先肺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
夏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
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
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
更陳鼎俎設饌于筵
前迎尸如祀戶之禮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螻音樓蟈古
獲反蚓以忍

反○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王瓜草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疏曰王瓜草挈本草文今月令王萯生疑王萯則王瓜也夏小正云王萯秀鄭一疑王瓜是王萯以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故云未聞孰是○呂瓜作善○淮蟈作蟙○唐云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而分苦菜秀入後章○附吳王陸氏曰按歸氏有先逃一書云月令王瓜為瓜王即今之黃瓜則鄭注草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即此瓜也瓜五月乃可食耳又江西志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為瓜之王注引王萯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為一物皆不可考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粗七奴反騮音留○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呂唐路作輅八淮此一節作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旂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焰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芋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唐雞作鍛○補注東滙陳氏云騮馬名色淺者赤色深者朱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先悉薦反○謁

告也○淮無是月也至此一節○唐無是月也以立夏六字太史下云以先立夏三日謁於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說音悅○迎夏祭赤帝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諸本帥竝作率反竝作乃○呂無行及侯字○淮迎夏作迎歲行賞作賞賜無慶賜以下八字○唐無三九字賞下無封字有公卿字侯下有大夫於朝字○附按月令以封諸侯為行賞盛大以為夏陽順時義也祭統以爵服對田邑分陽陰屬春秋亦配時義也凡此皆古王制所有義儒記禮者各主一事言之注引祭統而非月令迂矣後儒又兩解之謂封爵以夏時而田邑至秋始割似更拘執難通○又按疏前謂下云諸侯文不備者是也又按舊注赤帝下有赤熛怒三字後白帝有白招拒字黑帝有汁光紀字今皆刪之說竝見後天神紀昊天章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為將飲酎○淮作脩禮樂饗左右○唐以此一節屬下文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助長氣也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

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疏曰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王肅云舉形貌壯大者○呂尉作封○淮遂作選長大作孝弟○唐大尉作相桀作傑○今按後筆贊壯俊字當屬此長大之下蓋簡錯也○附東滙陳氏曰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是也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丁浪反○使順之也○淮必當其位作佐天長養○唐此下云是月也命樂正習盛樂大雩帝命有司禱祀山川方之卿士有益於人者以祈穀實是月也命有司祀雨師又別分一章云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挺重囚出輕繫是月也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淮無是月也長作脩毋有壞墮墮許規反○亦為逆時氣○呂淮墮作隳○附朱氏曰長高謂隄防已于季春修利矣至此又繼之增之毋使壞墮也毋起土功毋發大眾為妨蠶農之事○淮起作興無毋發大眾字毋伐大樹亦為逆時氣是月也天子始絺絺勑其反○初服暑服○淮無此一節○唐作天子初衣暑服○補注東滙陳氏云絺葛之細者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行下孟反下同為于偽反○重教之○呂無為天子字淮唐同○淮命作令無出字勞農

勸民作勸農事無毋或失時字○唐野虞出作有司巡勸民作勉人○附嚴陵方氏曰周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其他職俱不可失時故勞農勸民竝列也野虞司之以不專于農事如出澤藪牧疏材之類皆野事也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于國今月令休為伏○呂巡作循○淮唐竝無此一節○附嚴陵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司徒內官也故循行縣鄙以在外也故曰出以在內也故曰循而已○嚴陵方氏曰野虞出行田原徧于鄉井也司徒則循行縣鄙飭鄉遂之吏而已此尊卑詳要之別也○補注東滙陳氏云勉其與作于田野之內禁其休息于都邑之間皆恐失農時也○附按巡行據今註疏本并禮記別本皆作循行講家亦依循字訓釋但朱子又言呂巡作循則朱子所見之古本作巡明矣今許野虞卑故言出行司徒尊故言巡行其實巡即循義仍尊朱子原本為是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淮無是月也字獸下有畜字毋害亦作勿令害毋大田獵為傷蕃廡之氣○淮無此句○補注東滙陳氏云夏獵曰苗苗正為驅獸之害禾苗者耳與三時之大獵自不同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呂登作升○淮無農乃

登麥一句無乃字○唐皆癸下有羞以含桃字是月也聚畜百藥畜丑六反○蕃廡之時毒氣盛○呂畜作蓄○淮無是月也字○唐以屬下章○補注東滙陳氏云聚藥爲供醫事也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斷丁亂反○舊說云靡草薺亭歷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出輕繫案竟也○呂[illegible]無決小罪二句○淮無斷薄刑決小罪三句○唐已見上文○補注東滙陳氏云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陰類陽盛則死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于時雖夏于麥則秋故云麥秋○附按斷刑決罪當在秋陰之月此以陽盛時尚寬大其重罪猶囹圄仍待秋決若薄刑小罪則斷決而出之不復拘繫也三句連文正順時釋放之義注引祭統非之失其旨矣舊本依注疏本以出輕繫一句另出爲下文今合之○又按十二月惟二分二至再記時候蓋重分至驗節氣也與堯典四時皆以四仲言法同其他有以時事物言者皆以起下所令之事此月靡草死麥秋至亦復非記時候蓋以二者見正陽中小有秋陰之意以起斷薄刑決小罪之義也當作連文有不然上文已言登麥嘗麥此又言麥秋至者何謂也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長丁

丈反○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疏曰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外命婦雖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于已所以有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禮再命受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收以近郊之稅也收稅以受桑多少爲賦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公卿大夫妻賤士妻長幼婦老少如一皆十而稅一也按周官泉府有國服之文謂國家貢賦服事各有等限謂之國服此出繭稅但以十一等限齊同故鄭云國服同又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蠶則繭當悉輸于公所以惟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士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呂無蠶事畢字長幼作少長之下有祭字○淮無此一節○唐作是月也蠶事既登○附廬陵胡氏曰據經云后妃獻繭則獻於王矣按天子尊于后妃若諸侯與夫人體敵也不可以爲此又祭義云世婦獻繭於君則大人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繭于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也○靈皐方氏曰注以內命婦獻繭取外命婦繭稅非也季春之月分繭稱絲效功則內命婦之蠶事畢矣無繇孟夏復獻繭蓋外命婦獻之也收繭稅則並士庶人妻女故曰貴賤長幼如一

季[illegible]言王宮之繭事故曰既登孟夏兼言國中之蠶嘗麥曰畢○補注東滙陳氏云郊廟之服天子祭服也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直又反○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群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疏曰若漢嘗酎及春秋見于嘗酎者謂在廟祭而獻用與此別也○呂無用禮樂字有行之是令月無至三句字○淮無此一節○附馬氏曰春秋傳曰見於嘗酎與執燔焉則在廟者也豳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則在朝者也漢酎祭獻金宜亦在廟矣此天子飲酎用禮樂宜亦在朝矣○附按正陽用事天地歡欣民物盛大天子與羣臣飲酎大暢和樂之義亨天運遂人心以示交泰之極也古者君臣燕饗多矣皆因事行之獨此飲酎爲特舉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數所角反○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令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淮鄙作鄙行冬令則草木蚤枯長日促後乃大水敗其城郭亥之氣乘之也○淮敗作壞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蝗音黃○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啟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呂淮災作敗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淮此下有四月官田其樹桃

右孟夏第四章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亢音剛○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淮無日在東井字有招搖指午字○唐作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補注東滙陳氏云東井在未鶉首之初律中蕤賓蕤人誰反○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諸本上下與孟夏同今從唐本小暑至唐已見上章螳蜋生鶪始鳴反舌無聲螳音堂蜋音郎鶪工役反○皆記時候也螳蜋螵蛸母也鶪博勞也反舌百舌鳥○疏曰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云反舌○唐作芒種之日螳蜋生後五日鶪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附嚴陵方氏曰螳蜋鶪皆陰類也故感一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百舌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之語其鳴也一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東滙陳氏曰螳蜋一名斫父一名天馬言其捷如馬也天子居明堂大廟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室也○諸本此下與孟夏同今從唐本養

壯佼佼古卯反○助長氣也○今按此句當屬上章擇長大之下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竾簧飭鐘磬柷敔鞀大刀反鞞步西反竽音于竾音池簧音黃柷昌六反敔魚呂反○爲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疏曰鞀字或從兆下鼓按周禮少師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注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鞞鼓者則周禮鼓人職掌六鼓雷鼓神鼓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鞞裨也裨助鼓節鼓郭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也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劉熙釋名云施絃張之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布告如埽灑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簥音驕郭景純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鄭注周禮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景純云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鄭注周禮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劉熙釋名簫肅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注周禮云竽三十六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注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景純云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釋名云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篪者釋

樂云大篪謂之沂郭景純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篪七空釋名云篪啼也聲如嬰兒啼簧者竽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爲聲釋名云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之鐘者按釋樂云大鐘謂之鏞釋名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音囂以玉石爲之釋名云磬罄也聲堅罄罄然柷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景純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景純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又曰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之爲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其物故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呂竾簧作塤篪○呂淮無是月也及或字淮鞞作鞞無均字執干戚戈羽在鐘磬下無笙簧字竾作篪無柷敔字○唐無此一節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陟必亦反○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旱而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疏曰註引春秋說者明正雩在四月不在五月此大雩在五月之中爲五月不雨脩雩祭作記者誤以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記之于五月也按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雩穀梁譏云無爲雩是冬無雩也○呂淮源作原呂縣雩下有祭字○呂淮無乃命百縣以下○唐巳見上章○附嚴陵方氏曰百縣畿內之邑百辟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卿士有功列于民而在祀典者生有益于民死亦有益于民故命雩祀之也○附按正雩禮當在四月其時不旱亦雩正先王每歲爲民事請命于上帝之心或因疑月令記于五月中氣長至之前應以其時陽極陰將生雩請宜于此日蓋即四月之雩而稍後其時言于五月其實并有二也注疏據春秋剖析雩祭之時月甚明而謂月令書五月之雩是因春秋秋月旱祭之雩而失之則未必然也今詳春秋實是夏時夏月說見歷數篇之傳於是閏三月條春秋書大雩自七月起作月令者誤看春秋作周時周月故以周時之秋七月恰當月令夏時之夏五月而言大雩于五月則注疏謂記不言于龍見之四月而誤在五月者記誠無辭但注疏亦皆誤認春秋爲周月故疏謂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而不知此實爲夏時之七八九月也若果爲周七八月則爲夏時之五六月凡夏時之四五六月皆正當

雩時雖雩不書故二百四十二年間無一書者爲此常事不書故也所以左氏言龍見而雩而四月則不一書雩也凡春秋書大雩二十一其二十皆在秋者以夏時之旱常在夏而亦或在秋春秋旣于四五六月以常事不書故大雩二十皆在秋也其一在冬者冬不言旱然人君偶爲民而雩亦必書之而注乃謂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恐皆誤矣

農乃登黍○登進也○淮唐無此句

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雛仕于反○此嘗雛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疏曰鄭言黍非新成直取其穀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註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蔡氏以爲黍新熟令雛鳴黍是也按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于餘物故特記之○呂雛作雛○淮無是月也雛作雞○唐無此一節○補注東滙陳氏云禮注以內則之雛爲小鳥此雛爲雞未詳孰是○附按先言登黍繼言嘗黍且言以雛嘗黍則薦黍爲主雛佐食也注說蓋以此時黍未新成耳然與記文相違且穀有薦新食無薦新疏所載蔡氏說恐事有然也蓋地有不同而其種之成熟先後又今不齊此就其先熟者言耳如此乃與前後諸先薦寢廟皆一例

民毋艾藍以染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啟灌藍蓼○疏曰種藍初必叢生此因藍旣長大始可

分後布散故鄭云可別也引夏小正文證此月養蠶力殺浹之時未宜艾也○淮令作禁**毋燒灰**爲傷大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呂灰作灰○附按嚴陵方氏云燒灰者燒物以爲灰燼草方氏云燒石爲灰也今詳後漢書禮儀志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至立秋如故事此似即毋燒灰火氣之義○附按鄭谷雅記云鄭注爲傷火氣全無義理若謂傷火氣則當若古者太原寒食不舉火然後可季秋乃有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之語忽灰字恐是炭字呂不韋春秋十二月記仲夏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高誘註草木未成不欲夭物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注草木節解斧斤入山林伐林作炭詳云註其義甚悉然則灰當爲炭二字相類一時書寫之誤**毋暴布**暴布卜反○○不以陰一功于大陽之事○唐無此一節**門閭毋閉關市毋索**索所格反○順陽敷縱不難物○附按關布有索泰人苛政也或謂以王制言周官司門掌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征其貨則可關可貨斷之出入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此毋則毋索蓋順時物弛若禁之類今詳周官此處或猶爲後人竄入○孟子之所謂關譏而不征乃眞王者之政也又上文古毋暴布恐亦爲乖違而無當于王者敬天愛民之政周禮向昔古王政詳矣未聞有毋暴布之政焉朱子謂月令之說多有未安者此類是也**挺重囚益其食**挺大頂反○挺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九 月令 仲夏 三八

猶寬也○淮此下有存孤寡振死事六字○唐門上有是月也字又以挺重囚入上章而無益其食三字○附翼王陸氏曰陳氏說以挺爲拔出之義不如從鄭注寬字解爲先漢人論破賊方畧有曰宜小挺緩令得逃亡又有曰不若息軍養德賊得寬挺必謂我也皆用此義也可證○嚴陵方氏曰輕者前已月已出矣其未出之重囚圭此亦稍寬假也**遊牝別羣**孕妊之欲止也**則縶騰駒**爲其乘氣有餘相蹄齧也○呂淮無則字縶作執**班馬政**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庾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正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此之謂也○呂政作正○唐此下云是月也聚蓄百藥文別分一章云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中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是月也祀皇地祇於方丘○附嚴陵方氏曰班馬政者周官夏官之屬校人以下趣馬巫馬庾人圉師諸職所掌各有其事皆馬政也班則制而分之**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呂日長至作長至日○淮無是月也字長作短○補注東匯陳氏云至猶極也夏至日長之極陽盡午中而微陰眇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嚴陵方氏云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來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是分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爲欲靜○

呂身下有欲靜字○淮無處必字掩作愼**止聲色毋或進**進猶御見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淮止作節無毋或進字○今按止聲色蓋亦處必掩身毋躁之義若以止樂言則拘矣月令之說固多有未安而此難以爲非也注文嘗其指矣**薄滋味毋致和**和戶臥反○爲其氣與此時傷人○淮無此句**節耆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呂節作退呂唐耆作欲作嗜慾○淮無此二句○補注東滙陳氏云齊戒以定其心惟敬以防其身毋或輕躁于聲動毋或御進于聲色薄其調和之滋味節其諸事之受欲凡以定心氣而備陰疾也**百官靜事毋刑**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令刑爲徑○淮刑作徑**以定晏陰之所成**晏伊見反○晏安也陰稱安○疏曰齊戒所以敬道萌陰也掩身毋躁恐于陰也聲色樂事爲助陰靜故止之不進御微陰始動不可動于陰事也從君子齊戒至無刑以上皆是淸靜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附子谷應氏曰晏安也安靜之陰也陽生固貴于安靜而陰德本靜尤不可有所擾也○吳氏曰晏爾雅云柔也且內而掩身外而保養皆是順時保護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于完備而無所感傷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附按先儒之說皆以養陰爲義聖人於陰陽始生之時皆安靜以養其微佐之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九 月令 仲夏 三九

長也蓋以人事輔相天地之道冬至養陽夏至養陰皆以安靜爲事則又靜者生之本也此禮養陰養陽之意與易扶陽抑陰各自一理**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解戶買反堇音謹○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唐上三句已見上文而無下一句此下有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九字○附嚴陵方氏曰木堇有別於堇草以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而暮隕**是月也毋用火南方**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淮作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林可以處臺榭**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淮無下三可以字升作登**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子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呂淮凍作霰**道路不通暴兵來至**盜賊攻劫亦雹之類**行春令則五穀晚孰**卯之氣乘之也生日長○淮晚作不**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螣音特○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唐饑作[illegible]**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昴畢爲天獄主殺之**果實早成**生日短○淮早作蚤**民殃於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淮此下有五月宮相兵樹榆

右仲夏第五章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淮無日在柳字有招搖指未字○呂淮作昏心中○唐作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補注東滙陳氏云柳宿在午鶉火之次火大火心宿 律中林鍾。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淮林作百高誘云百鍾者林鍾也○諸本見仲夏章但淮云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蟲臝其音宮律中百鍾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蟋音悉蟀音率螢釋文作熒戶扃反○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熒火也○疏曰蟋蟀生于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七月則遠飛在野安窗淮釋蟲云蟋蟀蛬也郭氏云今促織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仲春育鷹化為鳩仲秋鳩化為鷹此云學習者亦曰有負鷹可習也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呂壁作宇螢下有蚈字呂淮草下有化字淮宇作奧螢作蚈○蚈音谿○唐云小暑之日溫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而以腐草為螢入

下章○附按或疑溫風即八風中之景風景風至以夏至而此於季夏言溫風始至故先儒有以至為極至之解或又以極至不可以言始極當與涼風至盲風至一例作來至之至而季夏又不應言始來也呂覽溫作涼未知是否今詳六月以小暑為節以大暑為中于小暑而言溫風至似為恰當即以夏至之景風有亦為相去伊邇但不可言始至若作涼風于大暑前而言涼風始至恐失之 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諸本見仲夏章但淮云天子衣苑黃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食稷與牛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其畜牛朝于中宮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蛟音交鼉大多反黿音元○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言取易也黿言取羞物賤也○呂目鼓今月令漁師為榜人○呂命上有是月也字命作令無登以字○淮師作人○唐屬後九月章○補注東滙陳氏云蛟言伐以其兇惡不易攻取也 命澤人納材葦。葦于鬼反○蒲葦之屬此時燕趣言取易而賤之柔刃可取作器物也○呂命上有乃字澤作虞納作入○淮命作令澤作虞○唐無此一節○補注東滙陳氏云生于澤中而可為用器故曰材澤人納之臧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今月令四為田○疏曰仲夏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兼外內諸侯也此云鄉遂之屬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呂淮命作令大下皆有夫字淮無令民以下八字○補注東滙陳氏云四監即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斂此芻為養犧牲之用各有常數故曰秩芻 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共音供○牲以供祠神靈為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皇天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呂淮共作供淮無以祠之靈以字福下有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二十三字○唐無是月至此一節○附按疑王陸氏云周禮雖有縣之名未可謂百縣草廬吳氏云凡屬采地皆名為縣不可依周制有鄉遂采邑及諸侯之分也四監之官亦不可以周制解之今詳古甸服之納總銍秸周委人之掌斂薪芻皆即所為秩芻也此四監大合百縣者又特立官斂之一法以重犧牲之養制不見于古而義本于古也凡月令事制不盡合禮經所載而義有可推者當以是推之 是月也，命

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黼音甫黻音弗貸他得反○婦官染人也采五色○疏曰周禮婦官有染人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采必用舊法故事毋得有參差貸變○呂無染字貸作忒○淮無是月也及必以下八字○唐婦官作有司采作綵○附農師陸氏曰婦官謂若九嬪世婦之類蓋方此時繅事既畢於是命之染采祭義曰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當此節也鄭氏謂染人非是 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偽。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其采正善也○呂無作勿詐偽作偽詐呂唐給故作衣淮黑作青倉作白赤作黑無無敢詐偽字 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別彼列反○旗章旌旗及章識也○疏曰旌旗司常九旗是也章識則名事號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是也○呂唐給作級○淮郊作宗無祭祀及以為旗章以下十二字而服下有必宜以別字○唐此下別分一章云六月中氣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大暑之日腐草為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附石梁王氏云給○給字當為級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

斬伐行下孟反○爲其未堅刃也○呂命作令有作或○淮無乃命至行木八字毋有作勿敢○唐虞人作有司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土將用事氣欲靜○淮無不可以與土功字侯下有起土功字無不可以字起兵動衆作動衆與兵○唐自此月也樹木至此屬下文毋舉大事以搖養氣大事興繇役以有爲○呂養作蕩下有於字○附嚴陵方氏曰上三事皆大事也萬物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呂待作干下有時字無也字○附按東滙陳氏注解發令而待謂未及徭役之期而豫發召役之令使民廢已事而待上之會期也乃合待字之義且所謂廢已事者即妨農之意以待則妨農故戒之此注解作預驚民及心動之說似未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合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之疏曰六月土未未値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呂無昌字下有命字持作衒○淮無毋舉大事至舉大事一節則作必○唐與淮同并無則有天殃四字○補注東滙陳氏云季夏

屬中央土土神得位用事之時謂之神農者其神主成就農事故也是月也土潤溽暑潤溽謂塗溼也○淮唐無是月也字餘已見上文○諸本皆作溽大雨時行唐已見上文○附朱氏曰土爲火蒸故潤溽則不獨土也凡金石木革之物無不潤溼矣溽字連下暑字讀蒸鬱而爲溽愈溽則愈熱愈熱愈溽此大雨所以行也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薙它計反○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疏曰先芟後燒故云燒薙又遏畜水浸漬之故云行水即草根爛死是利以殺田中之草日燒水于爛草田中水熱沫沸如熱湯漬之火燒水漬變此塉地爲肥美也○淮無燒薙行水如以熱湯字○唐燒上有乃字無如以熱湯字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彊其丈反○土潤溽暑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彊強檃之地檃呼覽反○疏曰糞壅苗根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彊檃謂堅強難耕之地墳之壅之可使美也○淮無兩可以字美作肥○呂此下有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唐此下有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有司入山行木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附嚴陵方氏曰獲以厚其力矣以善其性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鮮音仙又仙典反欬苦代反○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疏曰案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是未屬巽也○諸本鮮皆作解○淮無國字○附嚴陵方氏曰舊說鮮潔鮮少俱未安蓋穀實必蒼黃然後熟而可穫今云鮮而落故爲災即非予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是也○補注東滙陳氏云風欬因風而致欬疾也○附按八卦之位巽在東南十二支辰値東之南方之辰在巽位也乃言未屬巽者應是巽爲木亥卯未皆屬木之論支疏引易林謂巽主辛丑未今詳巽六畫皆辛可謂主辛若十二地支則四陰卦皆分其六位之陰巽離兌皆有丑未安得以巽爲主若謂巽之丑未在初爻四爻則坤之初爻亦爲未四爻亦爲丑矣疏引易林而遺乾坤引以解注恐屬未確民乃遷徙象風轉移物也○附嚴陵方氏曰以巽主分散故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爲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呂禾稼作稼穡乃多女災含任之類敗也○附按嚴陵方氏云以陰氣過盛而反傷之也今詳此妊孕多敗長養之氣未堅實而仰乘順落之氣故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丑之氣乘之也○呂風寒作寒氣鷹隼蚤鷙隼息允反鷙音至○得疾厲之氣也○呂唐故作鷙○淮作摯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鄙邑之城曰人○淮此下有六月官少內其樹梓

右季夏第六章

中央土火休而盛德在土也○疏曰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在未宜處于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其日戊己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爲日名焉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爲土官○疏曰按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則黎兼之○附此遂邱氏曰按左傳云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句龍一人而祀祭井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合兼成失之於前仲頁冉之丁後皆井也其蟲倮倮力果反○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疏曰大戴禮云

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二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二百六十龜爲之長保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四時之物鱗羽毛介者言之不取五蟲之長故中央不言人○呂保作螺○附翼土陸氏曰按四時之物鱗羽毛介皆不遺讚人類獨保身故日保蟲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鱗介之蟲陰氣之所生惟人爲保受天地之中氣以生故以配土據大戴記文則保蟲爲人類明矣若虎豹既爲毛類而又以淺毛爲保恐未必然

其音宮 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

律中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疏因黃鍾之宮於諸宮爲長季夏土于其聲最重謂十之聲氣應此黃鍾之宮聲非黃鍾一聲也黃鍾候氣之管本位作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王非候氣也○附朱子曰戊己土律中黃鍾之宮啓卿以爲陽生于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只可說話某思量得不是恁地如東房律準十三弦中一弦爲黃鍾不動十二弦却拈起應十二月○厚菴李氏曰朱子此條論黃鍾之宮是從求所未發蓋黃鍾之宮方是一物非黃鍾管也朱子以律準律通比之極是○朱子律準之說詳見前鍾律義篇國語註中李

是黃鍾宮管之說詳見後樂記篇呂氏春秋註中

其數五 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唐此下有其性信其事思

其味甘其臭香 土之味臭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其祀中霤祭先心 ○中霤霤力人反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爲霤祀先祭心者五臟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唐此下有是月也祀黃帝于南郊○補注東滙陳氏云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故雨霤之後因名室中爲中霤亦土神也○附按此疑與孟冬祭先腎互錯心字疑是腎字說見孟春章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

其器圜以閎 圜于權反閎音宏○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者象土周帀於四時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呂閎作商閎作揜○淮無此章文並見季夏章○唐大路作黃輅騮作龍

右中央土第七章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呂之月下有長日至四旬六日宇建星作斗畢中下有則立秋字○淮無日在翼字行招搖指申字建星亦作斗○唐作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字中斗建申位之初○補注東滙陳氏云翼前在巳鶉尾之次建星說見仲春章

其日庚辛 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又因以爲日名焉○淮此上有其位西方字下有盛德在金字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少詩召反蓐音辱○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淮無此二句

其蟲毛 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其音商 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

律中夷則 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

其數九 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唐此下有其性義其事言

其味辛其臭腥 金之味臭也凡辛腥者皆屬焉

其祀門祭先肝 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

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疏曰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祭食祀先神言鷹于此時始行戮鳥之事○唐作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以鷹乃祭鳥屬後章無用始行戮一句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駱音洛○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淮此一節云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拓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其兵戈其畜狗朔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副之以助損氣○唐戎路作白輅麻作酒犬作魚○補注東滙陳氏云廉稜角也亦矩之義深則收藏之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 先恐薦反○淮無是月至一節○唐無是月也以立秋

[illegible]大史下有以先立秋三日字之作於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
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帥所類反〇迎秋者祭白帝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
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〇諸本師皆作率反作乃〇淮無諸侯字於作于〇唐無三九字天子乃命將帥選
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正不義征之言正也伐也〇呂淮無乃字帥作率淮唐無天
子字淮士作卒唐厲作勵桀作傑俊作儁〇補注東滙陳氏云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詰誅暴
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詰去吉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〇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〇呂順作巡〇
淮無以明好惡字遠作四〇唐此下別分一章云七月中氣日在
張昏箕中曉畢中斗建申位之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
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繕市戰反〇呂繕作謹〇
淮無是月也及具桎梏字〇唐此下有斷薄刑決小罪字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順秋氣政尚嚴〇淮無止
罪字搏作摶無務搏執二字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創初良反〇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

司寇創之淺者曰傷〇淮無此一節〇補注東滙陳氏云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者損筋骨審斷決獄訟必
端平斷丁亂反下同〇端猶正也〇呂端作正〇淮無斷字獄下有平大訟字無必端平字戮有罪嚴斷刑
淮無此六字〇唐無禁止至此三節〇附草廬吳氏曰姦未發者
止之曰禁則非慢令也邪已露者罪之曰慎則非濫刑也陸氏以
視折審斷爲句優于舊注斷即王制所謂斷者也傷甚者爲創察
詳于瞻折甚者爲斷審詳于視命有司至務搏執順天之義也命
理至端平愛人之仁也又總結之曰戮有罪嚴斷刑搏執所以戮
有罪也端平所以嚴斷刑也〇補注東滙陳氏云嚴者謹重之意
非峻急之謂也〇附按陸氏以視折審斷爲句吳氏稱之今詳記
文傷創折皆就在獄者之彼刑而至有傷損言或更兼瘡病言至
于損筋骨而已極矣似仍當以舊說爲正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贏音盈〇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〇淮地作
降後益同〇附按朱氏云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
陰氣之贏也今詳上文命有司事下繼以命理事先王于刑中寓
好生之德正以陽舒陰慘順陽事可以極順陰
事不可以極也朱氏說記得經之旨矣注似誤是月也農乃登穀
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黍稷之屬於是始孰〇呂淮登作升〇淮無也字乃作始〇唐月也下有築場圃[illegible]

嚴陵方氏曰穀謂稷也稷熟于此時麥黍麻稻皆穀也獨以言稷
者稷爲五穀長故也若稼穡之官稱后稷土穀之神稱社稷之義
命百官始收斂順秋氣收斂物〇呂無收字〇唐作是月也命有司納材葦完隄防謹壅塞以
備水潦完胡官反壅於勇反〇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〇淮壅作障〇唐無此一節修宮室坏牆
垣補城郭坏步回反垣音袁〇象秋收斂物當藏也〇淮作修城郭繕宮室無坏墻垣字〇呂坏作拊修宮上有是月也
字無補城郭字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使色
吏反〇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〇
呂淮無諸字呂以割地作割土地淮無毋以割地字呂淮下有三
句並作行重幣出大使〇呂此下有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〇
淮此下有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〇唐無此一節〇附按舊說割
地即射義所謂益以地是也此節皆非收斂之事故言毋以禁之
或謂此亦桀言順時之義注舉郊特牲文譏之亦拘今詳朱子于
前止聲色節言月令之說固多有未安而此難以爲非也朱子于
此節之注固未嘗駁且朱子之所謂多有未安者果何指哉夫用
大刑必以秋者所以遲緩而待天時此矜恤之意即陰不可贏之
意也若封賞之當行者豈有暫靳而姑置而曰吾以待春時哉蓋

仁統乎四端而春之大和貫乎四時則是無時而不可以出封行
賞也記因言刑而並謂不可以封賞是爲拘而于義未安注駁之
乃令[illegible]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
之屬〇疏曰按越語云今吳稻蟹無遺種注稻蟹謂蟹食稻也戎兵乃來于月宿直營室營室之氣爲害也營室主武事
〇疏曰按元命包云營室星十六度主軍之糧是主武事也〇附嚴陵方氏曰亦以陰太勝而主殺也行春令則其
國乃旱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〇補注東滙陳氏云寅中箕星好風能散雲雨陽氣復還五穀無
實復扶又反〇陽氣能生而不實[illegible]〇呂復作後無作不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〇淮作冬
多〇唐作其國寒熱不節民多瘧疾瘧疾寒熱所爲也今月令瘧疾爲厲疫〇淮熱作暑此下有七月官庫其

右孟秋第八章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觜子斯反觿戶圭反〇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

建酉之辰也○淮無日在角字有招搖指酉字○呂淮皆作觜巂中○唐作八月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酉位之初○補注東滙陳氏云角在辰壽星之次**律中南呂**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者贊陽秀物○諸本與孟秋同今從唐本**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盲亡庚反○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八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呂淮盲作涼鴻作候淮養作翔無羞字○唐作白露之日鴻鴈來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無盲風至三字○附嚴陵方氏曰盲者闇瞽之稱當建酉閶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以此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補注東滙陳氏云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仲春言玄鳥至此言歸明春來而秋去也**天子居總章大廟**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淮居作朝于○諸本與孟秋同今從唐本**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麋亡疲反粥之六反○助老氣也行猶賜也○淮此一節屬下文○附靈臯方氏曰王制春饗孤子秋食耆老此篇仲春存諸孤仲秋養衰老即其事也曰存則不獨饗之而又存恤其家曰授几杖行麋粥飲食則不獨食之而又有賜予也○補注東滙陳氏云月至四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體**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此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呂恒作常○補注東滙陳氏云司服官名具飭條具而飭正之也**衣服有量必循其故**量音亮○此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有常**因制衣服而作之也○淮無乃命至此一節○唐以屬季秋章○附按先言衣裳而以文繡為尚其為十二章服可知制有小大朱氏謂如衣用幾幅袂用幾幅裳用幾幅之類度有長短謂衣二尺二寸帶下尺裳及踝無被土之類此蓋借深衣推之次言玄服蓋統朝服玄端深衣竝褐褻裘衣之等在內舉兼制度言其小大長短采素皆有故法當循也章服之冕弁不待言冠則衣服之氣如爵韋分玄冠及緌纓紕武之屬帶如朱綠玄黃異色韠舄屨異制之屬亦皆有常度也以上通在所飭**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當丁浪反撓女教反又乃教反○甲

重也當猶值其罪○諸本皆無乃字○淮枉撓作決獄下有是月也敬長老授几杖行稃鬻飲食○唐命上有是月也必當下有無留有罪仍以此一節屬後章○補注東滙陳氏云刑罰之令前月已行至此又申戒之枉撓皆屈曲之義謂不申正理而違法以斷故必反受殃禍**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行下孟反芻初其反豢音患中丁仲反○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疏曰純色曰全體完曰具得養則肥失養則瘠物色騂黝之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必比其陰陽之類也大謂牛羊豕成牲小謂犢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呂循作巡饗作享○淮無是月也循視全具字瞻肥瘠作視肥瘠全作粹必作謂長短作少長皆作莫不無五者以下八字○唐無乃字宰祝作有司○附農師陸氏曰五者謂所行所案所察所量所視○草廬吳氏曰一則全具二則肥瘠三則物色四則小大五則長短**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難乃多反○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疏曰大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故鄭云宿直昴畢其昴畢之星也於時在寅也明堂禮云發陳氣者秋涼氣斯至發去陽之陳氣也明堂禮磔攘則此亦然文不備耳季冬大難明九門磔攘此大則貴賤皆為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惟天子諸侯有國為難此云天子乃難惟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諸本難作儺○呂儺下有禦佐疾字達作通○淮達作御○唐天子上有是月也字此下有是月也命樂正習吹○上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是月也擇元日命人社此下又別分一章云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蟲坏戶後五日水始涸是月也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附按月令三難似可議說見季冬說**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麻始孰也○唐以此屬下文**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竇音豆窖古孝反囷邱倫反○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呂窖作

畜〇淮無也字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〇趣七綠反畜莊六反〇始爲禦冬之備〇
畜當作蓄〇淮無務字菜作采〇唐無是月至此二節〇補注東滙陳氏云孟秋已有收斂之命矣此又趣之以時不可緩故也菜
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爲備多積聚謂凡可爲歲備者無不貯備也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
時行罪無疑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〇呂其有作其或〇淮無乃字種下有宿字無毋或失時字其有作若或〇
唐以此一節居下文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
衰水始涸坏步回反涸戶角反〇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
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
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〇疏曰雨畢在九月之初八月宿直昴畢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今言水竭
非也引周語以下者証九月水涸不得在八月也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者本謂初也案律曆志角十二度亢九度天根在
亢之後辰角與天根相去二十一度餘呂校一度則九月本與九月末相去二十一日有餘也韋昭注國語辰角見雨畢之後五日

天根見者蓋辰角見後雨以漸而畢畢後五日[illegible]天根見中間亦校二十餘日也〇呂淮雷下有乃字無[illegible]呂[illegible]作倚淮坏作培
〇唐以屬上文〇附按此云水始涸亦以仲秋陰氣日斂水漸日向衰涸據時大槩言之故曰始注疏引據之說抑尤精詳也
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呂淮同作齊甬作齊斗作升淮無則字甬作稱〇唐
無正鈞石角斗甬別有是月也命有司祭馬社天子嘗麻先薦寢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無或枉撓枉撓不當反
受其殃是月也勸八種麥無或失時四十八字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
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以豉反匱此位反〇易
關市謂譏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遂猶成也〇呂集作雜〇淮無是月也及則字易作理賄作財呂淮納作入則財
下有物字〇補注朱氏云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納貨謂化之以爲利賄謂有
之以爲利來商旅所以納貨賄也凡此皆以便民用也四方欲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遠而在外故言皆至此言買賣職修也財所
以待用財不匱則無乏用用所以作事無乏用則事皆遂也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

因其類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爲之戒焉〇呂無上大
字下大作天愼作乃此下有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〇淮無此一節〇唐無是月以下至此一節〇補注東滙陳氏云因猶伐也如
慶賞者乃發生之類刑罰者乃肅殺之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爲大
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乃有恐以火訛相驚〇疏曰以仲秋致仲春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爲金仲春爲木
金能尅木又仲秋雨水水又尅火火竟不能爲害但以訛言相驚〇呂淮乃有作有火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復扶又反〇午之氣乘之也呂無乃字〇淮穀下有皆字〇行冬令則風
災數起收雷先行數色角反〇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先猶蚤也冬主閉藏〇補注東滙陳氏云收雷收聲之
雷也先行先期而動也〇附按收雷卽陽氣也應于月而動令仲秋行冬令子之氣乘之故陽氣在內先期而動也草木蚤
死寒氣盛也〇淮此下有八月官尉其樹柘

右仲秋第九章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〇淮無日在房字有
招搖指戌字〇唐作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守斗建戌位之初〇補注東滙陳氏云房在卯大火之次律中無
射射音亦〇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
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〇諸本見仲秋章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
華豺乃祭獸戮禽鞠九六反豺音柴〇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〇疏曰鴻鴈仲
秋初來則過去故不云賓今季秋來者止未去也猶如賓客故云來賓〇呂淮鴻作候鞠作菊呂乃作則淮爵作雀〇唐作寒露之
日鴻鴈來賓後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黃華豺乃以下入後章〇補注東滙陳氏云爵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亦
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作獸也〇附按晨師陸氏云來賓言其寓中國如客也朱氏云來而賓則居停矣今詳初來非不
止也八月來者少則止者稀見其飛而不見集也九月則來者多隨地有見其止所者矣故久第記之天子居總章
右个總章右个西堂北偏〇淮居作朝于餘見仲秋章是月也申嚴號令申重〇淮店是月也竝作命有

則歲收斂之令申至于再也歲在必行也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宜出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疏曰于此月之時敕命百官貴之與賤無不務內內謂收斂其物言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勤務收斂內物以會天地之藏者會猶趣也言心皆趣嚮天地所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謹閉藏也無有宜出者以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宜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乃命冢宰農事備收備猶盡也○附按謂以收斂之事專命冢宰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附按云舉五穀之要者蓋謂計其多寡所以制國用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祗亦敬也○疏曰帝籍者供上帝之籍田也神倉者貯祀鬼神之倉也言天子于此月命冢宰藏此帝籍所收禾穀于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止○正義曰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于神倉公羊傳桓十四年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皇氏曰委謂輸也義亦同云帝籍所耕千畝者鄭康成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統云天子親耕于南郊是籍田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穀為神倉者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祗亦敬字經有敬字祗有訓為敬故云祗亦敬言敬者恒以敬敬為

心不有怠慢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疏曰上文自申嚴號令至祗敬必飭論務內必須敬慎從此霜始降至習吹論霜降寒來人皆入室又為饗帝當習吹順時氣習吹雖與入室不同但饗帝大事則須更云是月故習吹之事附于入室之下自大饗帝至無有所私論大饗明堂及嘗犧牲告備并諸侯來歲之制稅民輕重貢賦之數皆大事相連事異于上故言是月天子乃教田獵及祭禽于四方論順時田獵以習兵戎事異于前故言是月草木黃落至供養之不宜論草木黃落蟄蟲閉戶斷決獄刑收斂祿秩事異于前故又言是月天子以大嘗稻先薦寢廟事重故特言是月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總猶猥卒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昌睡反○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疏曰以下有饗帝之文此有習吹之事故云為將饗帝其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是月也大饗帝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正義云若祭一帝之時則禮器謂之饗帝今云大饗故云遍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為祫也與此不同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為疑又按曲禮大饗不云帝謂指祫祭

亦非是夫五帝只一天固不可言莫適卜也又疏引周禮祀太神享大鬼師執事而卜日謂曲禮所說不問卜之大饗不可指為祫祭然則其所指之帝非大神乎何又言不問卜也熊曲禮所言者仍是指祫祭為大饗謂所祭既衆不遂一而問卜亦非謂祫祭之並不卜也如是解乃與周禮祀大神享大鬼皆卜日之說為貫通若呂氏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其說似猶有礙而未盡矣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焉○疏曰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神故知九月大饗報功饗帝之外亦饗羣神也○淮無告備于天子○唐此上有命有司比下有是月也趣人收斂務蓄菜十字○附按賈師陸氏曰皆以秋嘗新穀為義然以冬進衆物為義故季秋大饗明堂嘗新穀亦謂之嘗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大學進衆物亦謂之烝○補注東萊呂氏云仲夏大雩所也此月大饗報也饗嘗皆用犧牲仲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附按告備當在事前乃重物成報祭故特告焉陳氏說是而注以為禮畢者失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

私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謂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淮職作賦地作隆無以給下十字○唐無此節○附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百縣注云合諸侯制絕句不可從○[illegible]陸氏曰時六國未盡滅秦屬地皆為縣邑尚未盡變封建為郡邑故呂不韋之法兼諸侯自縣言之○嚴陵方氏曰合則合而同之制則制而裁之必合制其事皆為待來年受朔日之政令故也合自內以合外為諸侯言之法也制自上以制下為百縣言之法也通而言之一也○名鑄金氏曰稅取於秋貢集於春年之上下所以出斂法不于是亟頒之則諸侯之取於民者無制禮之厚薄亦以年之上下不于是早定之則諸侯之供于上者無準其稅之有輕重即王制所謂用地小大視年豐耗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即郊特牲所謂旅幣無方以節遠邇之期而別土地之宜者也○附按盧皋方氏云稅民之法貢職之數有常經矣而每歲季秋復制之者非豫頒來歲之度乃定本歲之度也所以然者季秋則天下之豐凶可備知矣稅之輕重與年上下則貢賦因之今詳天官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地官閭師縣師以時徵其賦此稅法制于季秋九月則徵時當在孟冬十月此在周正則為本歲在秦正則為來歲也然秦正雖為來歲而所徵者則為

本歲之貢若小行人春入貢則貢職之數又自爲來歲制之但貢歲不于今歲之稅法則仍是今歲之貢貢于來歲耳○又按師曹徐氏云此秦制也蓋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則此月爲歲終故通此二制若古者以季冬十二月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周禮以正月之吉始和縣于象魏皆不以此月也或曰是時秦未并天下爲得諸侯百縣而命之然劉氏云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與禮經未合者又按昭襄王之時封魏冉穰侯公子市宛侯悝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者事久矣不韋作相時已滅東周君六國削甚秦已得天下大半故其立制欲如此也今詳月令三言來歲此月爲來歲受朔日亥月言祈來年于天宗者以有年原係來歲也丑月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仿因與論時令以行來歲之宜蓋三代更朔雖三正迭建而用時作事仍以建寅爲令故周禮有正月正歲之異又此則仍此義例耳惟以亥爲正月故于戌授朔而云來歲又惟以寅爲正歲故于丑行令必稱來歲此可爲三王記事之史皆用夏時之一証佐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來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呂班作負無政字○淮無天子班馬政字○疏曰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校人職註曰物馬齊其力戎事以力爲政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騂騵彭彭是齊色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騶側求反旐音兆○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旐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呂旌作旆旐下有與字授作受○淮命下有大字載作戴旌作旆無旐字整作皆正○附嚴陵方氏曰掌次言師田則張幕以有幕次故亦有屏王者在野亦有內外之辨也○補注東滙陳氏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析羽之旌龜蛇之旐既畢而授車于乘者以尊卑爲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外

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搢音晉扑普卜反○誓衆以軍法也○疏曰案周禮司徒職掌邦教誓字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車馬設于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陳于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呂淮面作嚮以涖誓作贊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爲射○疏曰熊氏云謂戎服皆韋弁服以秋冬之田故也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

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呂厲下有服厲字淮有服廣字呂淮挾作挾呂獵作射○補注東滙陳氏云蓋奉祭祀之物當親殺也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疏曰四方四方有功于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爲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爲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爲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爲主也冬則萬物衆多獵則土川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丁物有功之神于四方也其祭四方但川此禽之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呂于作於○淮無于字○唐無是月也以下至此一節○附按或疑疏以此與甫田之詩聯合爲一日非也詩自言公卿力農事者之祭而月令則謂天子田獵之祭也祭方雖同而所祭之人與物皆別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伐木必因殺氣○淮無也字○呂無是月也字草木黃落已見上文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墐其靳反○墐爲塗閉之辟殺氣○呂內作穴○淮俯作俛無下六字○唐上四字見上文亦無下六字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趣七綠反○殺氣已至有非者即決也○呂趣作決○唐無此一節○附按草木蟄蟲句皆起下之文非再記時候也一以見殺氣之行而物之可伐一以見殺氣之盛而人之當刑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當丁浪反供九用反養餘亮反○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加增也供養之不宜欲所食者能蟠之屬非常食○呂當下有者字供作共○淮此下有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十二字○唐無此一節○附按祿秩凡上之賜于下者供養凡下之奉于上者皆是也不當謂非于事不宜謂之違于時者皆是也今順秋令之嚴肅除去之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熟也○呂無以犬字○淮稻作黍○唐已見上文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鼽音求嚏丁計反○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呂淮嚏作窒○補注東滙陳氏云殃敗謂實害之藏爲水所浸敗者氣窒于鼻嚏者聲發于口皆肺疾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又嚴陵方氏云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爲水所勝故民受疾焉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境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拆也○疏曰十二月二陽在內伏于地下四陰在地上故鄭云極陰爲外也

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解古買反○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呂煖作煗惰作墮**師興不居**辰宿直角角主兵不

虹承風行不休止也○呂與不居作旗必與○淮此下行九月官候其樹槐

右季秋第十章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淮無日在尾字有招搖指亥字○唐作十月之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補注東滙陳氏云尾在寅析木之次七星見季秋

其日壬癸 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才又因以爲日名焉○淮此上有其位北方字下有盛德在水字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顓音專頊計玉反○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皡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淮無此二句

其蟲介 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

其音羽 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

律中應鍾 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

其數六 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唐此下有其性智其事聽

其味鹹其臭朽 水之味臭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淮朽作腐○附按以甞焦香腥例之則朽自是穢氣但水清明不見爲是氣故鄭別以若有若無解之而又不辨爲何氣臭矣蓋水外明成才陽而內暗生于陰陰主閉塞凡物受濕爲腐者必有惡臭其卽水陰氣之疑也所以以朽屬之

其祀行祭先腎 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淮行作井○補注東滙陳氏云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附按此說與中央祭先心宜以腎字疑是心字說見孟春章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 蜃常忍反

虹藏不見 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疏曰國語云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唐作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鷄入大水爲蜃而以下四字屬後章○補注東滙陳氏云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晉武庫中忽有雉雉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類詩有言雉與蛇交而生子必爲蜃不皆然也然則知雉與虹氣或有之今詳蜃分二種一爲蛤類蜃器爲灰是也一爲蛟蜃海上蜃氣爲樓市是也鄭以雀爲蛤例之訓從蜃蛤之屬而已若晉傳雉交蛇生蛟亦變化事之確有者以爲此蜃之說亦足據焉陳氏又云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驪力知反○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成驪色如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器閎而奄象物閉藏也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疏曰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軫是玄色此記云乘玄路玄袗義同昏禮云女從者畢袗玄○呂奄作弇○淮此一節作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羣禁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諸本路皆作輅○唐黑作玄旂作旟○補注東滙陳氏云黑深而玄淺如朱深而赤淺也閎者中寬奄者上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先悉薦反○迎冬者祭黑帝於北郊之兆也死

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顓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恐賜之大功郊賞○呂無以字帥作率反作乃○淮無是月至乃齊一節冬於作歲于○唐無是月也以立冬字大史下有先立冬三日字無三九字有諸侯字○淮齊帥反並同呂本○補注東滙陳氏云不言諸侯與夏同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釁許靳反○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筮短賤於兆也今月令曰釁祠祠行字○呂史作卜釁作禱祠呂淮筴作策無占兆字卦下有兆以祭字淮無也字史作祝釁作禱祀下又有禱位占字○唐以此一節屬孟春章○附光庭邱氏曰注疏言采釁占兆之書非也兆辭存於竹帛何容以血塗之爾雅云占視也博雅云占聽也正與審字義同以兆卦各有吉凶處其義謬故同釁通筴之時占視其兆審省其卦也下言吉凶總結之○翼王陸氏曰兆者乃龜所折之兆非龜書之繇文也蓋龜以卜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吉卦有數故言審吉凶總承兆卦言也秦以孟冬爲歲首于歲首命大史釁龜筴而以龜卜之以筴繇之所視卜之所遇爲何兆筮之所値爲何卦而推古測審以知一歲之吉凶亦非但玩繇文審易者也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

提相爲也○呂是上有於字纂作上下有亂法者字非下有之字○淮無此一節○唐無是字蔽小有是月也可以築城郭造宮室穿竇窖修囷倉○附按是字下疑闕月也二字

是月也天子始裘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淮是月也作於是○唐此下有是月也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是月也命有司祭司寒是月也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此下又別分作一章云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斗建亥位之中○補注東淮陳氏云周禮季秋獻功裘王此月乃衣之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上時掌反○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窗牖可案塞之○呂無塞字○淮無此一節○唐云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無天地不通字○附嚴陵方氏曰以不通故閉塞時之所以爲冬者以天地之氣閉塞以成之耳

命百官謹蓋藏藏才浪反○謂府庫囷倉有藏物○呂命作令○唐百官作有司

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行下孟反積子賜反聚才性反○謂芻禾薪蒸之屬○淮無循字及無有不斂字○唐無命司徒字○補注東淮陳氏云申嚴仲秋積聚之令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

徯徑鍵其偃反籥羊灼反疆居良反要塞之塞先代反徯音奚○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徯徑禽獸之道也今月令疆或爲彊○疏曰城郭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非常故云戒鍵閉或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當險阻故云固邊境防盜賊故云備要塞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奸故云謹徯徑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設文不同凡鎖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漢書五行傳牡飛牡亡謂失其鎖須須則鍵也管籥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搢於鎖內以搏取其鍵也按惟可以管鍵一物此管籥與鍵閉別文爲異何胤云鍵是門扇之後插以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扇闔門以納孔中○呂坏作坿管作闕○呂淮鍵作楗疆作壃徯作蹊○附草廬吳氏曰鍵閉二字何氏說得之管者鎖之牝籥者鎖之牡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塋音營壟力勇反○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呂喪作哀○淮無辨衣裳字槨下有衣裳字卑作庳度下云使貴賤尊卑各有等級○附與王陸氏曰塋從呂覽作營爲得非塋域之塋也營邱壟之大小爲句絕下以高卑厚薄之度爲句高卑即邱壟之大小厚薄即棺槨之厚薄塋大則高小則卑也其高卑厚薄皆有丈尺之度其度之不同皆以其貴賤之異而爲之等級○補注東滙陳氏云辨衣裳上衣下裳以布之精麤爲親疎故曰辨亦謂襲斂之衣數多寡也朱氏云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于此時而飭喪紀焉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疏曰功致爲上者功力密致爲上也○呂淮無命字呂唐無或字淮程作呈無毋或至心必十一字功作堅○附嚴陵方氏曰功即王之所成者效與功爲效羊之效同義蓋呈效之也○彥醇馬氏曰器之大小長短有度功之久近多少有程按則據此以驗彼也古人之才物無所不用其極功致者功之至者也然不可過過則淫功先王所禁也

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淮無此一節

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當丁浪反○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呂功作工○淮云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呂唐皆無以窮其情四字○附嚴陵方氏曰不當者或不能密緻或過于淫巧也

是月也大飲烝

十月農事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是頌大飲之詩○疏曰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飲烝此是天子禮詩豳風乃諸侯之禮故鄭注天子諸侯與羣臣也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故云此飲酒于大學也正齒位者約黨正文以此是孟冬黨正國索鬼神祭也與此同月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禮當用房烝牲體之半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殽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是也鄭引黨正及詩者證大飲烝是十月正齒位飲羣臣之事○呂淮烝作蒸○附嚴陵方氏曰烝者烝燕樂以進衆物也惟其進衆故謂之大飲烝○元輔陸氏曰孟夏飲酎則序爵于朝蓋巳月乾卦用事故法天道逆暇飲酎所以示羣臣之等尊而卑卑也孟冬飲烝則序齒于學蓋亥月坤卦用事故效地德向位以齒同齒以位所以示羣臣同體之義長長而幼幼也○附按黨正飲酒不可謂饗疏中饗字有誤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臘力合反○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

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
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疏曰此
等之祭總謂之蜡若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
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
也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祭之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龡豳頌
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記亦先祭衆神然後勞農休息故知此
廣祭衆神爲蜡也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爲夏殷蜡名在
巳之歲終非也蜡臘也以臘祭之時獵取禽獸以祭祭也云夏
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按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
臘名矣○呂割下有牲字臘作饗禱○淮無乃字割作禱祠作祭
無及門閭字臘作畢饗無五祀字○唐無此一節**勞農以休息之**勞力報反○蔡正厲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呂
淮農下有大字○附按三山楊氏云建寅者生物之始亦人事之
始故以爲歲首建丑者成物之終亦人事之終故以爲歲終歲終
則行蜡臘之祭宜也原注家之意以周建子爲歲首故以建亥之
月爲歲終然三正示不相沿特以其月爲大朝會大政令之始而
天時之始終不可易也建亥孟冬之月謂之歲終可乎今詳自漢
以後皆遵古者以月在丑爲臘而蜡臘之祭貝于十二月行之又
春秋左傳云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言虞不臘拔春
秋見用夏時夏月則十二月亦是臘月也自來先儒持亥丑兩說

似當以建丑爲正又按月令季秋大饗帝而于孟冬則廣祀衆神
謂所以爲蜡祭也即報以祈亦終則有始之義來年當爲建寅之
歲不指了正之月公社者陸氏云禮王者所自爲立社爲公
門閭門閭里門若五祀中之門戶則某以在宮室者言也**天子**
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將子匠反帥色類反○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也凡田
之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呂帥作率習作肄○淮無
天子乃字力下有勁字○唐無此一節而有是月也易關市來征
旅納貨賄以便人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
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
此者行罪無赦因盛德在水收其稅○淮無是月也及敢字削作千文無衆庶以下二十一字○唐水虞漁師作有
司無泉池字或作令亦無衆庶字赦下有是月也乃命有司秫稻
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
物酒官監之無有差貸四十字○附按東滙陳氏注云水虞澤虞
也漁師漁人也見周禮令詳澤梁無禁者文王之治岐也朱子言
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
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此則孟子所言之王政也今月令乃以爲

收賦之計蓋當時諸儒各陳王政所見未與尙朱子以爲多有未安者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
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呂淮上泄作發**民多流亡**象蟄蟲動○附嚴陵方氏曰以春主發散故也**行夏**
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復扶又反○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爲風○淮無
國字**行秋令則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尙微申宿直
參伐參伐爲兵○淮此下有十月官司馬其樹檀○附
方氏曰兵起金氣勝也侵削則攣斂之所致故也

右孟冬第十一章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壁必亦反○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呂
呂壁作璧○淮無日在斗字有招搖指子字無東字○唐作十一
月之節日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補注東滙陳
氏云斗在丑星紀之次**律中黃鍾**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諸本與孟冬同今從唐本**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鶡苦割反○皆記時候也鶡旦

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呂淮旦作鴠淮鶡作鴇唐無冰益壯地
始坼字作大雪之日鶡鳥不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
附嚴陵方氏曰夜鳴則陰類也求旦則求陽也故感微陽
之生而不鳴得所求故也虎陰物而交亦感陽之生故也**天子居**
玄堂大廟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諸本與孟冬同今從唐本○**飭死事**飭軍士戰必有死志○呂淮唐並無此三
字今按三字衍文當從唐本○附按此
處須起命有司日例當有是月也三字**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
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
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
○疏曰名此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呂無
愼字蓋下有藏字無發室屋及字閉下有發蓋藏起大衆字沮作
且必作多○淮無愼蓋字屋作居無以固至沮泄八字房作藏又
作有喪下有急捕盜賊誅淫佚詐僞之人無之字暢作暢○唐無
日愼蓋字沮作且無命之日暢月字○補注東滙陳氏云周禮仲
冬教大閱此言毋起大衆是誠呂氏之書矣天地之閉固氣納猶
房室之安藏人也若發散天地之所藏則諸蟄皆死是干犯陰陽
之令疾疫必爲民災喪禍隨之而見言暢月者謂其所以不可發

泄以此月爲物皆充實于內故也○附按睢氏以沮爲沮洳之沮泄爲泄漏之泄蓋固陰沍寒地以涸結而拆乃有沮濕之氣滲泄于外是氣當藏而反出也○又按孟冬十月純陰而謂之陽月仲冬十一月中氣未至一陽未復之日尤純陰之極疑于無陽也命之曰暢月亦見有陽在內之義固閉所以爲陽通本也○又按前秋冬月命收斂之事皆以順陰氣之斂也仲冬月命固閉之令爲固在內之陽氣也其義不同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 重直龍反○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戒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淮無是月也字○唐奄尹作內宰

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省所景反○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奇僞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淮無毋得以下十三字○唐無省婦以下六字○附黃氏曰周禮宮禁之事掌于內宰以下大夫爲之官正宮伯宮人皆上士中士爲之而又統于冢宰凡嬪御閽寺之屬皆在所統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聞宮禁之事也漢初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東京以降尚用宦者而人君燕游居寢大臣無復知矣是以貴戚擅權近習干政深根固蒂牢不可拔月令此條猶有周官內宰之遺意陳氏以奄尹爲奄人非是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酋在由反秫食述反麴丘六反糵魚列反湛子廉反齊才細反監工銜反貸他得反○淮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疏曰至春而爲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呂熾作熾無兼用以下八字○唐此一節見前章○附草廬吳氏曰齊同米粒完肥類如一也麴糵以及時造者爲善漬米必去盡米壓取水清不濇爲度炊一時亦不可令纖惡雜之故湛熾皆言必潔飯熟則以麴糵和飯一處以水醞之其水必清洌之泉氣味芬芳者盛之必問器之善者既釀在陶器之中須燠氣溫養以待其成熟燠氣饒則傷于熱而敗燠氣衰則傷于寒而致自始釀至成熟晝夜溫養如煉大藥者之火候是謂火齊非有質之火乃無質之火也齊如五齊之齊謂有齊量貴得溫養之宜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今月令淵爲深○呂淮子下有乃字呂源作原淮唐無祈字淮無源淵井泉字唐無天子字無淵澤字又分此下別爲一章云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位之中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是月也祀昊天上帝於圜丘○附子容應氏曰仲冬之月水歸于澤復其本源命所祀之鍾其淵源厚其浮者也三王祭川先河後海以海爲委河爲源也水由冬祀亦莫非源乎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畜許六反○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流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呂淮馬牛作牛馬佚作失淮案上者字唐畜作禽佚作逸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

其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數素口反○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諸本道皆作導呂淮蔬作疏淮無下者字唐野虞作有司此下有是月也命有司祭馬步是月也伐木取竹箭○附按東滙陳氏云罪之不赦惡其不相共利也今詳此是惡侵奪人之人爲其同取而猶侵奪則意起于不共利上文不詰所以警收斂之獸損此又不赦所以除強暴之貪殘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牙也○淮無諸生蕩字○補注東滙陳氏云諸生者爲物之生幾也蕩者動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

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齊側皆反去起呂反耆音嗜○寧安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群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反○諸本並無一身字耆皆作嗜○呂掩作弇欲淮君子上有是月也字寧作靜欲作慾下又有寧身體字無事欲以下十字○唐欲寧作無躁○附朱子曰貴靜者陰陽方爭當靜以待其爭之定定則陽反而陰順靜在一已可以養其身心適之天下以進爲物之術○補注東滙陳氏云此皆與夏至時而有識之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言去彼言節耆欲而此言禁益仲夏之陰方微而此時之陰已盛陰微則盛陽未至于甚傷陰盛則微陽當在于齊故也○附按朱子謂注文失其旨見前仲夏章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解音蟹○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薤也水泉動潤上行○疏曰皇氏云芸荔挺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蔡云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結而屈也熊氏云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解角從陰退之象鹿爲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角解從陽退之象○淮作務挺出芸始生蚓作螾○唐無芸始生三字條見上文○補注東滙陳氏云解脫也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枯涸者漸滋發也十二月推于午之月令于記時候後再記時候者詳于陰陽之萌也

日短至則伐

本取竹箭此其堅成之極時○淮無日短至三字伐下有樹字○唐已見上文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淮無以去字○附按舊說無事者爲曠官無用者爲虛器今詳曠官虛器則何時不可以罷去若必皆爲令而有罷去之時則是其先時權爲建作者之非也豈王者設官爲工之心乎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順時氣也呂淮無此作所謂無截也字唐無此一節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午之氣乘之也○補注東滙陳氏云應于來年氛霧冥冥氛芳云反○霜露之氣散相亂也○呂氛作氣○補注東滙陳氏云亦火氣所蒸雷乃發聲震之動也午屬震○補注東滙陳氏云陰不能閉陽也午火之氣所克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汁子付反瓠戶古反○西之氣乘之也西宿直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直虛危虛危內有瓜瓠○疏曰按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淮天作其汁作水○附嚴陵方氏曰雨汁以行秋令嚴凝之氣未固也不成柔脆爲金氣所傷也國有大兵兵亦畢之氣行春令則蝗蟲爲敗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呂淮蝗作蟲螟○唐作蟲蝗水泉

成竭大火爲旱○附方氏曰感發散之氣也民多疥癘疥癘之病孚甲象也○呂淮疥作疾○淮此下有十一月官都尉其樹聚○附方氏曰虛陽作之也

右仲冬第十二章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婁力侯反氐丁兮反○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淮無日在婺女字有招搖指丑字○唐作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位之初○補注東滙陳氏云女在子玄枵之次律中大呂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諸本見仲冬章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鄉音向雊古豆反乳如住反○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呂雉雊鷄乳作乳雉雊○淮始作加雉雊雞乳作雉雊雞呼卵○唐云小寒之日鴈北鄉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雉始雊○附嚴陵方氏曰鵲巢御避歲所在於是來歲之氣兆矣故始巢焉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右个北堂東偏○諸本見仲冬章○唐此下有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

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有司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有司修祭禽之禮天百神於南郊爲來年祈福於天宗又分此下別爲一章云中氣月在須女昏婁中曉氐中斗建丑位之中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難乃多反磔竹百反○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疏曰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也大難旁磔者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此時強陰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爲人害其將月建丑又土克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鄭註按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四星在危東南是虛危有墓四司之氣也○諸本難作儺○淮無以送寒氣字○唐居屬下以附用之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土勝水故可以送寒氣善耕故之示農耕之早晚季冬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袪陰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事也○光旋邵氏曰所以示農耕之早晚者以立春爲候也立在

十二月望即策牛人近前示農早晚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朔即策牛人當中示農中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後示農晚也季冬之月二陽已動七脈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附注疏以春冬難陰氣秋難陽氣而先儒則以三時皆爲驅除陰慝難也或謂陰陽者有不正之氣陽用事則陰慝伏陰用事則慝伏然陰之爲慝于陽者多深陽之爲慝于陰者少淺故月令法不同當季冬陰極盛當退恐其強陰不抗爲慝于三陽故大以送之用以導春陽之來也至季春則陽方盛猶恐有積陰未雜害純陽于北難之而正陽之氣乃伸益亦夬一陰而爲乾六之意若陰正氣之行則任伸決恐有大夏踰時之陽爲慝于陰亦難之使狄陰之氣得以順時而達也夏不離者以冬春兩雜夏盛陽陰不得于也今許天地陰陽之氣經書有言功之者若言先正以至日閉閉之屬是也有言消之者若詩言二之日鑿中中藏冰出冰之屬是也皆不閉有言逐之者蓋逐者施于兒若放謂是也今天地之先滿于服前者只一氣也安得有不正日有之而氣之無形者將何從而川則且是氣並未知藏何處于何言逐逐之矣逐罷而氣復來恐逐者尚未及覺更余之此朱子所以謂儺雖古禮而近于戲出月令未曉此義而没爲防之諸注等又傳會爲帥限處危之說然陰陽之氣之在八地者本一氣耳于天地初無所分即欲分之亦謂陽本天而陰本可

也今乃謂天之左旋者爲陽日之右旋者爲陰是其所分爲陰陽者恐已未確矣而其言曰畢虛危者不益杳冥而難憑乎曰想朱子所謂月令之說多有未安者疑此三疏亦其類也

征鳥厲疾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爲鳩○唐見上文○補注東滙陳氏云征鳥鷹隼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厲疾者猛厲而迅疾也○附按此何當在雉雊雞乳之下疑誤徵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祇音祁○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于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呂畢下有行字天下有地字○淮唐無此一節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更之也此時魚絜美○疏曰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淮無是月也字嘗作射淮唐無乃字唐漁師作有司○附子容應氏曰嘗者將薦于所尊不敢輕也亦藥必先嘗膳必品嘗之意○東滙陳氏曰獵而親奉祭也則漁而親往亦爲薦先與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今月令無堅◎呂淮腹作復○唐水澤腹堅已見上文此但云命取而藏之○附嚴陵方氏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內矣非特形于面而已夫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陰盛閉塞而陽無所泄則氣房不和爲疫陽爲伏陰然則鑿冰非特爲備暑亦以達陽氣也○補注東滙陳氏云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冰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種章勇反○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淮無冰方至以入十三字又無告字○唐以作已○附嚴陵方氏曰冰之入也爲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爲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補注東滙陳氏云五種五穀之種也

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呂命下有司字○淮命作令○唐無事字耜下又有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附靈皐方氏曰耦耕事必每歲計之者同井之家或有疾病死喪非歲計之不可以齊其力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合古答反吹昌睡反○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此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君以此一節屬下文○附王氏曰聲陽也陽以動有聲冬且盡春將至於是日送陰迎陽出土牛以送陰大合吹以迎陽不用他樂何也吹者人氣故用以迎陽氣大合吹即罷可以知其無燕矣○附按注疏據逸書冬令於之禮指賓其事雖祀文未見而敬本篤親亦歲終之義也又云罷者一歲之用樂上于此敍王氏無燕之說似屬如是乃爲得篤親之意耳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共音供下並同燎力召反○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呂淮共作供郊作寢淮無柴字唐以此一節屬下文○附川之陳氏曰周官有燔柴槱燎之祭共郊廟百祀之薪燎者即此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幾音機○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疏曰日窮于次者去歲季冬次玄枵至此窮盡還次玄枵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玄枵至此窮盡還復會于玄枵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回于天也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不爲正終故云幾于終也○呂回作廻○淮回作周無數將幾終字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而猶女也言專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呂淮且作將呂而作於淮專作令而作靜專而作共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呂無公字○淮無共字來作嗣○唐此下有是月也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人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補注朱氏云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歲既更始故事亦有異宜者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疏曰諸侯同王南面專上之上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社稷者王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也故賦牲共王社稷也○諸本共並作供○淮饗作芻享○唐太史作有司無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八字而有享祀二字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犧牲○呂淮邦作國共作供○補注東滙陳氏云人本乎祖故祖廟之牲使同姓諸侯供之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共邑之民多少賦之○呂命作令歷作磨賦下有之字共作供○

唐無命字歷三字卿下有上字無土田至犧牲以九字○唐無此一節○補注東滙陳氏云歷者序次其多寡之數也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疏曰有邦國謂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出民出○呂此下有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二句二日○淮無此一節○唐無者字共作供名川作川澤此下又有命樂正大合吹而罷乃命有司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成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丑爲鱉蟹○附按早降爲早晚之早猶云朝夕之朝也雨雪不成而有朝露寒氣不堅凝也介蟲甲堅數氣不固亦反爲妖四鄙入保畏兵辟寒象○呂鄙作郊○附方氏曰以秋成余深也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夭烏老反○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淮無多字○補注東滙陳氏云胎未生者夭方生者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附農師陸氏曰季冬有閉固而已今行春令故感于外也易疾而入于內也多固○補注東滙陳氏云固謂久而不差命之曰逆眾害莫大於此○補注東滙陳氏云以歲終而行淩治之令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淮此下有十二月官獄其樹樂○附方氏曰大寒雪之時故謂之時雪雪不降冰凍釋則盛陽樂之故也○[illegible]力妖曰此書乃呂氏集諸儒爲之將以繼周而雜世者乃於養君傷求民德教民育上之大政無一及焉所舉皆祖述耳而李斯相秦所建立又不能及此漢興多仍秦制此世教所由大變也

右季冬第十三章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樂制第四十九一章

王朝禮四之上古無此篇今按工者功成作樂所以和神人達教化者莫大於是其聲律詞調歌舞節族學士大夫通習之故以載於學禮而制作必自王朝乃取周禮司樂諸官攷工制器諸工文及它傳記之言器者集之爲樂制一篇○附按此篇舊本合爲一節今尊朱子意以經傳例分焉

補經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性情和而能育其類○附按天產地產陰德陽德者屬天地言之詞造化的物之事也曰以日作者大宗伯文例屬人言之詞聖人贊天地造化萬物之事也而禮樂又爲聖人贊天地造化萬物之道也天地大道曰生天以陽德主生而終乎地之陰德地以陰德主成而終乎天之陽德造化道本如此聖人如其道贊之于是授天時以與地利是以天產作陰德也天官太宰所布治法中之令是也任地利以承天施是以地產作陽德也地官司徒所頒教法中之事是也春官宗伯承二官之後天地氣化發育過盛不可不有以防之所爲政事備而後禮樂興是其職矣蓋夫天產之過而陰靜之不得所止也于是故地之陰德制爲有節之禮範圍之使不愆于中則天產者不至于過作而暴矣蓋夫地產之過而陽動之無所制也于是法天之陽德作爲有律之樂調變之使不乖于和則地產者不至于過[illegible]而亂矣中和既致天地之真陰陽之情德產之致也精微此氣而所以日[illegible]物生所以大順也與此節經文註疏朱安諸家說義

理多勝而牽合經文皆繫惟與之王氏謂宗伯所掌禮樂關于欲天地化育之功凡均司徒五禮教中六樂教和之說釋之者皆失其旨惟按下文天地之化百物之產爲解義旨較通但其說亦多未協今竊本其意而釋之如此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禮濟虧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附按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其義發于戴禮樂記中者精且詳矣諸儒皆據彼說釋此文今以已見前禮樂義篇中不復具其曰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即見下大司樂文中者是也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示音祇說音悅○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鐘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鐘之均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魅動物羽蠃之屬虞書曰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魅信毀反蠃力果反○疏曰大合樂者正祭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下云六變九變之等據祭初下神言而退在後者以下神之樂用一代此用六代事重故進在上也○附東巖王氏曰樂奏郊廟則鬼神致賓客安則邦國和用之鄉射鄉飲則萬民諧作之燕饗則賓客安四夷來朝以燕與燕則說遠人哉十二月以樂索享萬物及于羽蠃鱗毛介之族則作動物○附按靈臺方氏云大合樂乃成均習樂之事其用則可以格鬼神動民物事列大司樂下諸樂官職中郊祭祀饗燕之類是也姜氏兆錫曰月令春止命樂正入學習舞秋止命樂正入學習吹大胥亦止春合舞秋合聲皆不謂之大合樂月令又有季春擇日大合樂一禮謂之大合樂者即此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之謂本經下文大胥職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注謂爲季春大合樂習之是也據此則大合樂乃習樂之大禮本節致鬼神而與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說遠人之屬大槩言合樂之用下文乃專指祭享祀分序之今詳二說解大司樂本文甚明則注疏以此大合樂爲正祭時合用六代之樂非也○又按十二律皆用竹說見下文典同條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附臨川王氏曰分律而序之自黃鍾至無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門至大武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疏曰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六舞之分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故用序○附按律呂之合詳見下文大師條○又按中州薛氏曰周用六樂分祭配十二調而作之一樂用二調奏者堂下四縣鐘聲之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律爲調升歌者常以陰律爲羽欲其相配今詳奏土衆器歌主人聲祭只以器作而不歌者用黃鍾之宮一均其與歌聲間作合作者用大呂之宮一均獨奏者如尸牲出入以合奏三夏之奏其他賓入縣與金作升堂卒爵樂闋之類皆是和歌者如登歌清廟下管象之類凡工入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類皆是○又按天神即昊天上帝注以爲日月星辰者非是說見下文受命之帝更極荒唐○又按五帝即昊天上帝此樂爲祭天神則下文衆天神一壇不應又有五帝說見上帝下 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大音泰簇七豆反○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示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附劉氏云鄭既謂地示主崑崙又謂

爲神州之神不知神州崑崙何所據今詳此是方澤之祭所謂后土者工與皇天配耳即鄭所主崑崙者也雖自諸侯以下皆各有社而天子亦有王社安得復有一神州之社神○又按此祭用大簇宮一均之調歌用應鍾宮一均之調凡姑洗南呂以下皆各用其律之宮一均之調十二律旋相爲宮而一樂用二調者謂須陰陽備也其分十二宮于六樂用之六祭蓋依天地人祭之尊卑帝王樂之先後陰陽律呂之上下次第相配以爲序如此則四望山川之上其至尊者惟有皇天后土耳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洗先典反磬音韶○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四望五嶽四鎭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附按靈臺方氏云祀當爲祭典瑞職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尚書望于山川春秋傳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則不得爲天神之祀明矣今詳注因祀字之誤而謂祭司中等夫日月與司中等在下文天神皆降之內與此無涉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人誰反函胡南反○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爲之合函鍾一名林鍾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濩戶故反○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

謂之閟宮閟神之○妣音比本亦作配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射音亦○無射
陽聲之下也夾鐘爲之合夾鐘一名圜鐘先祖謂先王先公○補
注雲門黃帝樂咸池堯樂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
王樂也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
也舊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附
厚菴李氏曰一樂中凡用二律特爲宮耳其餘四聲蓋各以其律
從以成一調而爲八音之節六樂者六調也五聲者聲也○附按
凡六樂者凡上六奏六歌六舞也凡經文云樂者或以奏言或以
歌言或以舞言皆曰樂此樂主于文聲播音則爲奏歌律呂言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
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
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
物及天神贏力果反○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簇姑洗
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
鍾爲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

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
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
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
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附按臨
川王氏云樂有以變爲成者如簫韶九成是也有以變爲闋者如
郊特牲樂奏三闋是也有以變爲終者如鄉飲笙入三終是也其
義一也今詳樂曰終曰闋曰變通言其成也然言亦有異闋主奏
言終主歌言變主舞言奏歌聲也舞容也惟容有變如武舞立四
表更一表爲一成一成爲一節事舞象事故每變○又按上云凡
六樂者總言樂中六奏六歌之聲音此云凡六樂者詳分樂中六
舞之容節也樂先奏歌後舞至合樂而舞則樂成而樂之功用見
矣故言樂之變遂并及其感通之效凡小祭祀小樂事其成數少
樂大則變多樂至六變則和氣充滿感通無不至矣故此六變者
以凡六樂者爲起句則六代之舞皆能如此而經文則即地示天
神爲說是應止爲下文天神也而另一壇之所祭即所謂天神皆
降地示皆出者也此分五變六變所致亦約畧依稀言之而上文
六祭皆不言致者以多專祭且如四望亦難以先後分矣○又按
名迎劉氏曰易言天垂象莫大乎日月保章氏謂日月星辰星土
爲五物則象物當是日月星辰之屬或疑經于此外又言天神則

何指曰如風師雨師之類○又按注謂此節爲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非也說見地示篇地示章大司樂條凡樂圜鍾
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
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
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
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
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
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徵張
里反靁音雷鼗徒刀反○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
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
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

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
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
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
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
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
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
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
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
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
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
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
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
者也雲和地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
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
三事而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雷鼗
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
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爲
大韶字之誤○疏曰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則下神也凡祭
祀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畢乃合樂也禮之以玉據蒼璧禮天
黃琮禮地是也而祼焉據宗廟肆獻祼是也小宰注天地大祈至

尊不課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鄭案春秋緯文
耀鈎及石氏星經夾鍾卯律在房心大火之辰天出日之處爲明
堂故以圜鍾爲天之宮林鍾未律在坤位天社星在井鬼南天社
坤位皆是地神故以林鍾爲地宮黃鍾子上有虛危虛危爲宗廟
故以黃鍾爲宗廟之宮天地人三宮相生之律不相爲用凡用
者卑之凡降之者尊之也經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郊壇
及廟庭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則一變從第
二至第三爲再成從第三至北頭第一表爲三成舞人轉身南向
從北至南次第如前爲四成五成六成若更從南頭北向次第如
前爲七成八成又至北頭第一爲九變此約周之大武舞節其餘
大樂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與爲曲別也○附朱子曰如黃
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
之如以大呂爲角則南呂爲宮大簇爲徵則林鍾爲宮應鍾爲羽
則大簇爲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問周禮祀天地人何以無商調
音朱子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音但無商調先儒謂商調
是殺聲鬼神畏商調○又曰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宮大呂羽這
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
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是只全用宮○學菴李氏曰
即周禮所謂黃鍾角大簇徵姑洗羽之屬本文爲字即與之字相
似謂黃鍾之角也○朱子又曰本朝樂無徵音只是無徵調如首

以徵音起而末復以徵音合殺者徵調也徵調失傳久矣徽宗合
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終○附按此節所
云大司樂之三樂皆無商調諸儒皆說多穿鑿陳暘樂書引荀卿
說大師審詩商避所謂周以木德王而商爲金大師五聲未嘗不
言商商者特不用于起調畢曲故商調缺焉今詳上文朱子說
先儒謂商調是殺聲者以天道之秋肅屬商也茲云周以木德王
恐失之鑿若前王以水德王者豈以宮爲殺聲哉○又按上分六
樂六祭並分三樂三祭注疏誤以大司樂之大合樂爲偏作六代
之樂以祭因謂合樂爲大祭分樂爲大祭六樂爲正舊一樂爲下
神奉文析義但屬臆說謹按禮經祭無全文其用樂之節不可考
但合六樂一祭并無見處分一樂一祭此經明言祀天祭地所用
之樂推見此文其廟享之樂則惟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所見
多處記曰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似廟享惟用大武其
兼用先代樂者則禮記冕而舞大武弁而舞大夏此經九德之歌
九磬之舞而已他樂無聞稱意帝王功德皆可配天地格鬼神而
當代又必以先聖爲隆故祀天祭地則陳古帝之樂以致尊崇宗
廟則用開代之樂以昭創繼而兼用前王樂者文以見更姓改物
紹道繼世之意以對先王以示子孫夫固各有義耳以此言之大
祭次祭用樂自應有別但非以一樂六樂之分合爲度也禮言合
樂卽合聲合吹合舞與習樂習吹習舞同文則云合樂者合一樂

之奏歌舞分而習之云大合樂者合六樂之奏歌舞備而習之也
周備六代之樂編之宮縣教之大學用以祭祀饗燕是之謂盛豈
日一祭合樂六樂之爲大邢○又按樂舞至九變如書言簫韶九
成在以詠以閒之終則爲升歌下管後事亦不似方祭下神之樂
六變八變皆做此疑注疏謂下神之樂者非也旣非下神之樂而
前奏黃鍾爲陽聲第一舞雲門爲舞中第一此自應奏至尊故謂
祀天神爲郊而配皇天也奏大簇爲陽聲第二舞咸池爲舞中第
一此卽應奏配至尊者故以祭地示爲社而祭后土也第三四五
六因依次各有所祭矣此卽舞雲門與皇天同舞咸池與后土同
而樂又降而不同者旣非重出亦非中說尤非所謂下神之樂然
則所祭何神耶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疏曰蓋天
帝衛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是此
舞雲門之祀者乃郊天時另一壇所祀之衆天神故經云天神皆
降也以仍爲天神故其用舞同以尊不敵皇天故其用樂降且非
祀皇天之正祭故必繫之以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而後爲
郊時之另一壇者乃顯然也至于郊之正祭反不必言冬日至與
圜邱者以第一之聲與舞而言祀天神其爲郊天已無可疑矣至
舞咸池而祭者亦祭后土時另一壇所祭之衆地示皆做此若舞
九磬之祭注謂主后稷者則甚是蓋前奏無射而舞大武者以享
先王先公而此另爲祭始祖也郊天而以后稷配已奏黃鍾故黃

鍾獨用干周廟之始祖而舞則繼乎天之雲門地之咸池之後而
人之至尊則用第三代之磬焉注旁及疏祭今詳祭后稷旣用此
樂則祭后稷所自出而以后稷配亦用此樂可知前二禮由天地
而降言之後一禮由先祖而尊言之惟係始祖一人故于此獨不
言皆也諸家說旣未解前二禮爲天地之餘祭又未察後一禮爲
尊祭始祖故凡將三禮之樂雖極意配合而總不見與上六樂分
別之義似皆由說矣○又按或疑此祭天地之樂何謂降日前六
奏皆爲陽聲此夾鍾林鍾皆爲陰聲耳○又按上文言六變而致
天神此節亦言六變上言五變致地示則此八變八字似誤然
磬是九成九變字自確今未知咸池之舞是八變否姑當闕之○
樂師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帗音弗舊書
皇作翌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
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犛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
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至
讀爲皇書亦或爲皇玄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
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
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疏曰此六舞者卽小舞也若
天地宗廟正祭用雲門以下六舞爲大舞○附晉之陳氏曰古之
于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

以干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大司樂舞雲門之類言章不言器樂師帗舞之類言器不言章互備也○靈皐方氏曰帗舞以下分教以一節故謂之小舞合之羽旄干戚備焉卽以之舞六樂○附按剛中鄭氏曰旄卽旄人所教之舞祀賓燕樂用之辟廱無考王氏云旄舞四夷之舞人舞東夷韎樂今詳二舞當是旄人韎師教其屬之舞不應爲大學教國子之舞豈其正習六大舞中惟以羽爲文舞被皇從羽類也以干爲武舞如戚戈亦干類也原無旄舞人舞但國子于凡所用樂事皆當周知其節故樂師并此教及之若舞時仍旄韎屬人爲之與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薺徐私反○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故書趨作跢鄭司農云跢當作趨書亦或爲趨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爲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環謂旋也拜直拜也玄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大師於是奏樂○疏曰車無行趨之灋亦於門外奏采薺門內奏肆夏黃鍾陽聲

之首陽主動出則撞之右五鐘林鍾至應鍾右主靜動以告靜動而節之以止也蕤賓在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則撞之左五鐘大呂至仲呂左主動靜以告動止而復合其動也○附剛中鄭氏曰承上文教國子文教奏樂以爲王行步之儀○楚望郝氏曰教國子容體比于樂也○兆錫姜氏曰國子將有從王之責而王世子之屬文貳君貞國者故以是樂儀教之○東巖王氏曰行趨既然車之疾徐亦如此御法有緩急肆夏樂聲舒以緩采薺樂聲數以疾和鸞之聲動則相應○靈皐方氏曰環拜謂羣臣環列而拜也朝位東西及北三面環向天子朝會者衆則有環拜之禮必以鐘鼓節之爲作止之節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側留反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唯貍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鄭司農說以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貍首曾孫○附剛中邵氏曰采蘩詩言無異乎采蘋序言可以奉祭祀不失職亦無以異于循法度之語詩列采蘋于采蘩後射節先采蘋後采蘩士歌用前大夫歌用後恐此二篇歌奏音節有遲速不同故分爲士大夫之射節

○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縣音玄○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簴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

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鄭司農云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疏曰堵者若牆之一堵肆者行肆之名二物乃可爲肆半則爲堵也○附士龍薛氏曰杜氏以鐘十六枚爲一肆則堵者八枚其說然也故編鐘十有六然後一簴之鐘全編磬十有六然後一簴之磬全一堵簴之所垂者鍾磬各止于八乃謂之堵鄭氏以各十六枚爲一堵鍾一簴磬一簴爲肆半之者或有鍾而無磬或有磬而無鍾至十之特縣半之者則垂磬而已不知有磬無鍾果何以和樂吾謂天子之士鍾磬各十六枚爲一肆諸侯之士鍾磬各八枚爲一堵○湖中郭氏曰編鐘八編磬八共十六枚同在一簴各謂之堵者立如牆堵謂其半也十六編鍾爲一簴十六編磬爲一簴則謂之肆者列如市肆謂其全也天子之卿大夫以肆爲判特諸侯之大夫士以堵爲判特○晉之陳氏曰樂縣之制古今尚以尚書大傳推之自古天子將出撞黃鍾右五鐘皆應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然則十二鐘在縣之制權輿于此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制最凡以考中聲順天道而已鍾磬大則特縣小則編縣二皆不過十二古之制也小胥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蓋編鍾十二同在一簴爲一堵鍾磬各一堵爲一肆鄭康成謂編縣鍾十六在一簴爲一堵杜預謂縣鐘十六爲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興焉是亦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爲之說耳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函胡南反匏白交反○以合陰陽之聲者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

氣也七月建申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巳而辰在
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戌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
卯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文之者以
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
得而觀之矣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
敔也匏笙也竹簫管也○疏曰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兩兩相合十
二律爲六合陽聲黃鍾大簇等據左旋而言陰聲大呂應鍾等據
右旋而言○附按注原文十二律相生寸分之瀘詳載鍾律篇中
○又按十二律陰陽之合注謂交錯貿處疏謂據左旋右旋而言
其所以當如是配合者何在蓋此即曆法歲與日一定不易之合
歲在子月則日在丑官歲在丑月則日在子官故子與丑合也○
下寅與亥合辰與酉合午與未合申與巳合戌與卯合皆倣此

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
祴夏驁夏齊側皆反祴古哀反驁五羔反○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祴讀爲陔鼓之
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
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
夏公出入奏驁夏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

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
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
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曰肆夏繁遏渠皆周頌
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
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於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
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
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
國語謂之曰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
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
以頌不能具○疏曰鍾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鍾鼓
應之故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王夏肆夏昭夏三奏見大司樂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四奏無明文或子春別有見陔夏驁夏二奏
見鄉飲射燕大射王夏惟天子得奏其肆夏則諸侯亦得用故燕
禮奏肆夏大夫已下不得用故郊特牲云大夫奏肆夏由趙文子
始昭夏已下諸侯亦用之杜預註春秋云肆夏爲樂曲名今云肆
夏詩則九夏皆詩○附原父劉氏曰鄭賈諸儒皆以九夏爲頌詩
之篇春秋傳稱肆夏云金奏稱文王云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然
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漁仲鄭氏曰六亡詩乃笙奏肆夏
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惟師工以譜奏相授耳○剛中鄭氏曰先
儒以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指爲時邁猶爲有說若以執競降福穰

穰爲遏思文配天爲渠指爲二夏則恐不可牽合也○附按北溪
婁氏云考諸經傳所載歌詩必升於堂而九夏之奏不執升歌之
文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公拜受爵奏肆夏此奏在入門以後升
歌鹿鳴之先者其賓出奏陔夏公入奏驁夏此奏在升歌之後而
門之時者郊若云大饗入門而縣興郊特牲云賓入門而奏肆夏
此亦奏在未升歌之先者而疏乃謂堂上歌九夏而堂下應以鍾
鼓也恐不其然今詳左傳所稱歌鍾或是鍾師所掌編鍾自非鍾
師所掌金奏鍾也○又按後之說者謂騶虞諸詩亦可奏爲章曲
詩亦言吹不得以奏吹爲無辭又管象管新宮說者以維清爲象
斯干爲新宮是皆爲詩也豈有笙管而反無辭者耶今詳朱子于
詩之南陔注云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蓋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至
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然不盡亡也此既前三笙詩相連後三笙
詩又與所歌之三詩相間而立不應前後詩俱存而惟此六笙詩
既存其名且偏一一皆亡其全詩而並無一二殘語之挂存者一
似有意盡爲刪削者然阿誰削之則其本無而非亡失也明甚故
朱子之于華黍又注之曰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奏南陔白華華黍禮
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
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
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今又詳笙管以調吹原不須詞但欲賦

某調而以某調吹之未嘗不可從可因爲章言吹歌送調六笙詩
亦皆有詞耶則已背戾乎朱子矣况管新宮備之華南陔等今以
斯干爲新宮恐失之十二篇如謂鍾鼓之奏皆有詩則皆鼓何
詩耶又上言奏黃鍾奏大簇者節族依日應各有度而詩則鼓何
詩耶蓋樂之有詩原以供人歌
而已非爲笙管鍾鼓而立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
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爲作也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
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凡十二
律故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立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
與之同皆以銅爲之○附按鄭皇方氏云大師所掌者制律以合
聲典同所掌者依律以辨聲以爲樂器也今詳律呂之制本通天地
天地陰陽之氣布于四方而爲萬物之聲以爲六律六同之合陰
陽之聲得天地聲氣之元協天地至和之聲以爲六律六同之和
與同即以此協和之律還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其高下洪纖
剛柔強弱皆可得而悉下文十二等聲總不外此由是以爲樂器
凡樂器不外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已是皆天地陰陽四方之氣
所生其聲即天地陰陽四方之聲所寓也以律辨器之聲聲可相
而和以聲定器之制器可得而制○又按朱子于前鍾律篇引前
帝使洽綸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又按朱子云

注云子頭要章亦謂六律截竹爲筦陰陽各六然則由古及周其律呂皆用竹也明矣今注雖言舊書同作銅然應以銅爲誤以今本同爲正乃先鄭因舊本遂謂陽律以竹陰律以銅似已誤矣而後鄭更謂皆以銅爲之夫後世之志即載用銅然以此注周禮恐失其旨與朱子鍾律篇及注疏于皆不合也至于此注無今按則朱子初造篇未及細論如此者尚多矣

凡聲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甀厚聲石

硍古本反陂彼義反韽音闇筰側百反甀音震〇杜子春讀硍爲鏗鎗之鏗高謂鍾形容高也韽讀爲闇不明之闇筰讀爲行扈唶唶之唶石如磬石之聲鄭大夫讀硍爲衮冕之衮陂讀爲人短罷之罷韽讀爲鶉鷂之韽鄭司農云鍾形下當正者不高不下鍾形上下正傭玄謂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裹正謂上下正直則聲緩無所動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陂讀爲險陂之陂陂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小也韽讀爲飛鉆涅韽之韽韽聲小不成也回謂其形微圜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筰出去疾也弇謂中央寬也弇則聲鬱勃不出也甀讀爲甀㼽之甀甀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〇鉆其廉反〇疏曰此十二鍾皆是鍾之病此職掌十二律之鍾是十二辰之零而鍾非徧者直言病鍾者欲見除此病外即是鍾之善者故言病鍾而已又曰侈中央約此非偏侈謂鍾口總寬也弇中央寬此非偏弇謂鍾口揔狹也〇附長樂劉氏曰以鳧氏之法爲鍾則無病於聲中於律同而協天地四方陰陽之和矣〇郎氏曰樂器不獨鍾鍾宮聲五聲之首故舉鍾以槩其餘〇文叔黄氏曰按經典同本以律辨聲而爲樂器律十二聲亦十二〇所謂高正下陂險達微回侈弇薄厚則十二聲故爲樂器皆以十二律爲之數度皆以此十二聲爲之齊量與同之下遂列磬鍾笙塤籥簫篪管皆樂器也不得專以鍾言之〇附按上文言辨聲非以凡聲二字領之似通言所辨之聲而注以與鳧氏爲鍾之文有符專主鍾聲調解精鑿或兼郎氏說亦足以圓之若按本職上下文義黄氏說疑得通此但于諸樂器聲音之義無所詳據似當以依注爲長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齊才計反量音亮〇數度廣長也齊量侈弇之所容〇疏曰樂器謂鍾也依律曆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鍾以律計倍半假令黄鍾之管長九寸倍之爲尺八寸又九寸得四寸半總之二尺二寸半以爲鍾口之徑及上下之數自外十一辰鍾皆以管長短計之可知故云數度廣長也廣則口徑長則上下也十二聲則上

二辰不續聲也十二鍾皆有所容侈弇所容者多少須依瀆如形弇之聲無上文病則所容中法是以聲爲齊量也〇附臨川王氏曰數本起于黄鍾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爲樂器以十二律爲之數度硍聲生于高肆聲生于下甀聲生于薄石聲生于厚高下薄厚之屬所制則有齊矣贏聲生于達韽聲生于微筰聲生于侈鬱聲生于弇達微侈弇之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爲樂器以十二聲爲之齊量〇附按上文言爲樂器則以凡爲樂器四字領之則通言所爲之器可知注疏以鍾與十二律相配專指鍾器而言後諸家皆謂以十有二律之數爲衆器之度以十二聲之齊爲衆器之量于義殊該存王氏一說見之

凡和樂亦如之

和謂調其故器也〇附剛中鄭氏曰爲樂器制之于未成之先和樂調之于已成之後蓋器旣成而和衆聲以爲樂也〇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教教瞽矇也出音曰鼓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鄭司農云柷如漆筩中有椎敔木虎也塤六孔管如篪六孔玄謂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〇疏曰依詠詩謂工歌詩依琴瑟而詠之〇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播謂發揚其聲〇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眡瞭播鼗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〇疏曰東是生長之方故云笙西方是成功之方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或作庸者尚書云笙庸以間孔以庸爲大鍾鄭云卽大射頌一也〇附按舊說升歌則擊頌磬笙歌則擊笙磬又云大射樂縣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今詳此說非是說見下節及鄉飲酒禮篇〇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

教教眡瞭也磬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〇疏曰鍾不編者十二辰零鐘也若書傳所云左五鐘右五鐘也〇附按舊說小胥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是鍾磬皆在所編明堂位曰叔之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又云有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大鐘也大則特縣又云官縣有特磬十二特鐘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也今詳鐘磬與編鐘編磬分周禮有之若謂大鐘特縣有十二月之鐘以應律而特磬亦然則各有其十二者恐全部周禮無是說也且如大射篇之樂縣其陳設雖不比天子而王宮縣諸侯軒縣見于小胥則今三面縣者于十二特鐘特磬東西僅有其二而天子四面縣者遂遽加以十乎恐與依辰次陳者皆舊時之遺說其或疑疏引書傳言左五鐘右五鐘者又何說曰如舊說十

二鎛各陳其次卽不應言左五鎛右五鐘此蓋編鐘十一在一虡者各以其類相應而單舉五鐘者就應者言也○又按舊說虞書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荀卿曰縣一鐘尚拊朱絃而通越大戴禮曰縣一磬尚搏拊朱絃而通越是一鐘一磬堂上之樂一鐘特鐘也一磬特磬也方工升歌詩必假鐘磬以[illegible]其音堂上之特鐘鳴于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堂上之特磬鳴于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今詳舊說所引荀卿與大戴禮亦僅言歌詩有堂上之琴瑟鐘磬與尚書無不合乃其後加以堂上之鐘磬鳴而堂下之鐘磬應者何也此並非前書所言及也今又詳九峯蔡氏傳曰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然則琴瑟而奏者爲是堂上之歌且堂上已有鐘磬而又益之以堂下不亦贅而雜乎恐舊說未達作樂之意而況與尚書荀戴皆不合果何所本哉○又按舊說之誤始于錯解頌磬鐘今雖言編鐘編磬仍無取也說見鄉飲酒禮篇樂賓章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杜子春讀縵爲怠慢之慢玄謂縵讀爲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鐘磬○疏曰雜聲之和樂者謂雜弄調和學記注云操縵雜弄卽今之調辭曲也燕樂房中之樂者卽關雎二南也謂婦人后妃以風喻君子之詩故謂之房中之樂○附按縵樂燕樂諸儒俱無考據

說論惟註疏援操縵爲雜弄而雜弄不知繫何音樂援燕禮爲房中而房中之在燕不見于正經而識于後記則非燕正樂不得寄燕樂之名可知似皆依附立說耳通玩大司樂職明著六代之樂平日教之于學有事用之于壇廟朝寢此以聖帝明王之制作然正樂也正樂之外遠而下之于土音列于旄人夷歌掌于鞮鞻似宜于樂無不備而六大樂外于文之一無所見惟有縵樂燕樂二名又不得其實則意者縵樂卽凡所作之絃歌乎古人爲琴瑟不離于御爲治者移風易俗修德者淑性情大都以絃歌爲樂其詩歌以聲律之妙必有辭大雅而音中和者上有制作以樂入于司樂之官以爲教至饗食賓客用以爲娛樂之助而不敢比于升歌正詠之弦歌因別名曰縵樂以緊之歟若燕樂疑卽燕饗通用之樂歌鹿鳴之魚麗嘉魚南山正歌外如伐木之燕親故行葦之燕宗族鳧鷖之燕賓尸皆足以昭恍惆鳴洽比何莫非德音之流注帝王大樂之外用此以爲備樂想亦樂制之宜有者也

○鐘師掌金奏

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疏曰凡奏樂先擊鐘以爲奏樂之節此卽鐘師自擊不編之鐘鄭云金謂鐘及鎛者以是二者皆不編特縣而已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教教祴陔也鄭司農云竽三十七簧笙十三簧篪七空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寸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杜子春讀篴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孔竹篴玄謂籥如篴三空祴樂祴夏之樂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作聲爲之行節明不失禮○牘音獨空音孔築香牛反○附東巖王氏曰竽笙塤籥簫篪篴管皆樂之所用笙師皆教以歛之之法又舂牘應雅三者特用於教祴樂以爲行節○兆錫姜氏曰衆樂多竹音卽儀禮樂縣之蕩而大師所謂下管也其獨以笙名官者重笙也月令秋大合吹而儀禮笙入獨與升歌并稱此之謂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

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鎛也然則擊鎛者亦眡瞭○疏曰鎛師不自擊鎛使眡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耳鼓人職曰以晉鼓鼓金奏謂奏金卽鐘鎛也○附晉之陳氏曰大鐃謂之鏄小鐘謂之鏄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蓋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鎛大鈞宮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鎛無鐘則鎛小鐘大明矣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皆以鎛爲小鐘是也鄭康成注儀禮謂鎛如鐘而大郭璞孫炎注爾雅釋大鐘之鏞亦名鎛失其辨矣○附按盡皋方氏云鐘師之掌者金奏之節鎛師所擊者金奏之鼓節擊之者則眡瞭眡瞭職賓射皆奏其鼓鐘是也二師無教擊鐘擊鎛之文者磬師職曰掌教擊磬擊編

鎛則特縣之鐘鐘師教之特縣之鎛鎛師教之不必言矣郊廟朝廷之樂事鼓人不與而鐘鼓之奏相次故金奏之鼓鎛師據掌之從所便也今詳樂備八音之器絲竹匏土木小師笙師掌之金則鐘師掌之石則磬師掌之革爲鼓鼓人掌教鼓之音聲以節聲樂是其司也但鼓人設于地官不任禮職而禮官無庸又設鼓師八音之中金爲大而金鼓聯用故復設一鎛師掌鼓職所以副金而主革也與

○韎師掌教韎樂

疏曰東夷之樂曰韎是也凡舞夷樂皆門外爲之○附按周官有旄人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而東夷韎樂特置韎師一官其徒四十人舞者十六人獨盛其樂于四夷蓋周之王化自北而南東方去西土甚遠被化最後故尤以其樂象聲教之遠訖昭成功之極致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夷樂四夷樂亦皆有聲歌及舞○疏曰旄人教夷樂而不掌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而不教二職互相統耳但旄人加以教散樂鞮鞻氏不掌之也又曰以其不在官之員內謂之爲散故以爲野人爲樂善者漢倡優之人亦非官樂之內故舉以爲說也○附鄹皐方氏曰散樂方喈土風所成之樂王朝亦備之以知民風也

○籥章掌土鼓豳籥

籥章龡吹樂以詩章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

章明堂位曰上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附臨川王氏曰王業之起本于幽樂之作本于籥始于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皆以本始民事息老物則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歛者幽籥其章用幽詩焉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于舞○疏曰四夷樂名出于孝經緯鈎命決又按明堂位亦有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又按虞傳云陽伯之樂舞株離鄭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株離按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者所以均中國不制禮恐夷人不能隨中國禮也○附文叔黃氏曰四夷各有歌其聲不同以聲歌之故曰聲歌○剛中鄭氏曰作四夷之樂從其國不變其俗故韎師服赤韋不變其所服也旄人執牛尾不變其所執也鞮鞻氏屨革屨不變其所屨也○附按四夷各自有樂舞注謂王者必作者言王者亦用之非謂王者制此樂也疏引白虎通似俱誤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疏曰兵物所鑄銘者謂左氏傳季氏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是也○附文叔黃氏曰注以伐國所獲之器爲崇鼎貫鼎非也以爲銘鍾則比于樂矣庸器伐國所獲之樂器若肯之舞衣密須氏之鼓是也○彥祥易氏曰周自文武伐國所獲

玉鎭大寶器皆足以昭先王之功天府藏之而典庸器藏其器物可以備聲樂之用者

○司干掌舞器

舞器羽籥之屬○疏曰文武二舞所執有異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周尚武故以干爲職首其籥師教而不掌○以上二十條周禮春官○附按舊說舞器干戚羽旄皆有獨以干爲名干武王之舞器始因其功之成而不忘本與今詳虞廷舞干羽于兩階亦先干于羽蓋勸亂而致太平然後治定功成而樂作焉故帝王之樂皆先武後文此統掌舞器而以干名其官與與統掌藏樂器而獨以典庸各官亦寓功成作樂之意同義又觀夏官司兵司戈盾二臧皆於祭祀授舞者兵則干戚戈揚武舞之器皆兵器平日掌于政官之司兵司戈盾臨事授之於禮官之司干而司干則於舞者旣陳授之旣舞受之而又以歸于司兵司戈盾藏之與郎可知司干所掌舞器實統羽籥而不專干戚矣○又按舊本無自小師以下至司干十三條今以籥中揀轄兩雅釋樂章博著樂器別名而其正見於周官諸司樂者未經編載因集補以俾備焉又略據前說考辨其義附于後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

昔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

大瑟謂之灑

灑所買反○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疏曰世本云庖犧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郭云二十七絃未見所出大者名灑孫叔然云音多變布如灑出也

大琴謂之離

或曰琴大者二十七弦未詳長短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疏曰白虎通云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大者名離孫叔然云音多變聲流離也五絃大絃爲君小絃爲臣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文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武二絃爲少宮少商○附晉之陳氏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合五音之調播生養之德則五絃之琴尚矣[illegible]二絃爲文武爲少宮少商者後揚雄桓譚諸儒之傳說也琴之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五絃象五行也腹廣四寸象四時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隆十有二象十二月也除一象閏也五分其身三爲上二爲下參天兩地之義也司馬遷曰其長八尺一寸正度也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中瑟四代之樂器然則三尺六寸中琴之度八尺一寸大琴之度也○宋樂志論曰八音中金石竹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聲革鼓無當于五聲惟絲有絃柱緩急不齊音備五聲而其變不常

大鼓謂之鼖

鼖音墳○鼖長八尺

小者謂之應

詩曰應朄縣鼓在大鼓側○朄音印○疏曰李巡云小鼓音聲相承和應大鼓也○附按今詩作應田縣鼓鄭氏曰田當作朄小鼓也

大磬謂之毊

毊虛驕反○毊形似犁錧以玉石爲之○疏曰釋名云磬罄也聲堅罄罄然孫炎云毊高也其

聲高也李巡云大磬聲清燥聲燥也

大笙謂之巢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

小者謂之和

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之○疏曰釋名云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說文云笙正月音也大者聲高名巢巢高也小者名和聲少音相和也簧者笙管中金薄鍱也○附晉之陳氏曰匏之爲物性輕而浮中虛而通笙以匏爲母象植物之生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竽亦笙也列管參差及曲頸皆爲鳳飾三十六者竽之簧數也四十二寸者竽之長數也說文曰竹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管在左旁十九簧王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

大箎謂之沂

箎音池沂音銀○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疏曰箎嘯也聲如嬰兒啼孫炎云箎聲悲沂悲也

大塤謂之嘂

塤許綠反嘂音叫○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疏曰釋名云塤喧也聲濁喧喧然孫炎曰嘂發大如叫呼聲○附晉之陳氏曰塤六孔上一前三後二嘂則六孔交鳴而喧嘩沂則一孔而其聲清辨

大鐘謂之鏞

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鑮音博

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剽音飄棧側簡反○疏曰釋名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剽者聲輕疾也李巡曰其中微小剽小也棧淺也

大簫謂之言

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謂之筊筊戶交反○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籟○疏曰釋名云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博雅曰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筊小也○附晉之陳氏曰簫之爲器編竹而成長則聲濁短則聲清[illegible]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言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筊蓋十二律正倍之音也大管謂之簥簥九遙反○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篞乃結反篎音妙○疏曰李巡云大管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附晉之陳氏曰簥者聲大而高也篎者聲小而深也篞者不大不小不高不深如累土之在水中也大籥謂之產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箹音握○附晉之陳氏曰籥之爲器本于黃鍾之龠竅而三之所以通中聲而上律呂之所由生也大者其聲生出不窮所以爲產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大不至于不窮小不至于太約所以謂之仲也徒鼓瑟謂之步獨作之○疏曰凡八音備作曰樂一音獨作不得樂名故異名也徒空也出音曰鼓空作一器以出其音者謂之徒鼓故云獨作之也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吹昌睡反和胡臥反○詩云我歌且謠○

疏曰詩毛傳云合樂曰歌歌者比于琴瑟也徒歌曰謠孫炎云聲消搖也徒擊鼓謂之咢咢五各反○詩云或歌或咢○疏曰咢孫炎云驚咢也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寋寋紀展反○未見義所出所以鼓柷謂之止柷昌孰反○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附于潛李氏曰以者用也所以鼓敔謂之籈敔魚呂反籈之仁反○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疏曰柷敔禮記謂之椌楬○附晉之陳氏曰書曰戛擊禮曰楷擊樂記曰聖人作爲椌楬蓋柷敔椌楬一物而異名椌楬以柷敔爲體柷敔以椌楬爲用柷椌敔楬擊也柷以合樂而作之其鼓之欲其止者戒之于發也敔以節樂而止之其鼓之欲其籈者深之于後也樂之出虛故其作樂虛椌必欲空柎必用之椎皆以虛爲本也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敔所以爲伏虎形歟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料力彫反○麻者音概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附晉之陳氏曰鼓以節之鼗以兆之八音兆于革音則鼗所以兆奏鼓也月令修鞀鞞釋名云鞞裨也裨助鼓節也蓋大者謂之鞞爾雅謂之麻小者謂之鞀爾雅謂之料和樂謂之節疏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謂之和樂樂和則應節故謂之節一云節樂器名謂相也樂記云治

亂以相註云相即拊也亦以節樂以韋爲表裝之以糠一名相因以名焉秦樂之時擊拊以輔相于樂而爲節也○爾雅釋樂○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欒力端反銑先典反○銑鐘口兩角○疏曰欒銑一物俱謂鐘兩角古之樂器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不圜故有兩角也○附剛中鄭氏曰此鳧氏言大鐘之制所謂當十二辰之鐘者也○臨川王氏曰欒亦詩棘人欒欒兮注云欒欒瘦瘠貌蓋鐘兩角處尖細故曰欒○季宣薛氏曰鐘之所先故名洗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鉦音征○此四名者鐘體也鄭司農云于鐘脣之上祛也鼓所擊處○疏曰鄭以鐘脣厚褻祛然故謂之祛也○附剛中鄭氏曰鐘口兩閒中央曰于于若記易于之于寬緩不迫之義鐘聲發出欲其緩故謂之于○俞氏曰鼓則于上所擊處故云鼓鉦居鐘體之正鼓舞之中故曰正舞在鉦上聲之所動于此出故曰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甬音勇○此二者鐘柄○附用之陳氏曰甬出舞上言若甬出焉故云甬○少穎林氏曰衡平也鐘所賴以爲平者○附按舊說以其鐘所取正故謂之衡正在甬上直出者禮書謂橫甬上者未達今詳衡平也固爲鐘所賴以取正但衡必先自平正當鐘未縣而在地衡先平正及縣之而鐘亦平正衡職乃盡故特名爲衡然則甬上畧有衡

體故下文言以爲衡圓而衡之全須畧圓而近平者正所謂衡也故禮書謂之橫甬上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縣音玄旋如字○旋屬鐘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獸名辟邪○附希逸林氏曰旋者鐘柄上有縣孔剛中鄭氏曰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四環爲蟲飾之象蟲之强而力能勝鐘所以爲固又名曰幹○附按盤皐方氏云旋一也若旋上爲蟲形不宜別名爲幹今詳先儒以鐘追爲旋蟲則是貫穿紐結于鐘柄孔中以上縣鐘于簴者一鐘之重全繫于此安得不取强固斯謂之幹上旋字以鐘柄環中而言下旋字以穿結于環中而鑄爲蟲形者言諸解俱指作一物而同爲鐘柄殊混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鄭司農云枚鐘乳也玄謂今時鐘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疏曰凡四中二通上下畔爲四處也舉漢法一帶有九古法亦當然鐘有兩面面皆三十六也○附剛中鄭氏曰鐘帶有于鼓鉦舞其名不可辨乃爲之帶若衣之帶然以介而辨之凡四其名曰篆如篆刻之篆以發隱爲義又如夏篆之篆以文飾爲義每篆有乳各九四九三十六以枚別可數故名之曰枚枚如日景之光又謂之景枚景一物而二名猶欒與銑也○附按鎰帶據疏言凡四當只鐘體介在鼓鉦舞之間注并甬衡言

之類
褒
于上之擁謂之隧
擁音靡○擁所擊之處擁弊也隧在鼓中
窐而生光有似夫隧○窐烏華反○疏曰
注據生光而言故引司烜氏夫隧彼隧鏡亦生光○附剛中鄭十
氏曰擁言擊之久而必敞如磨然也隧如隧道之隧隧而深也
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
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
去起呂反廣古曠反○此言鉦
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間與鉦
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徑也舞上下
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
間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
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鐘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圍徑
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鐘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間者亦爲
從篆以介之鉦間亦當六今時鐘或無鉦間○附希逸林氏曰經
云鐘之四等分寸銑之從橫舞之從橫皆具言之唯鉦言橫八而
不言從鼓言從六而不言橫或者互見也二處皆鐘之中腰想無
隆殺故互言之但下言大鐘小鐘之厚尺寸而分別言鼓間鉦間
又似其從不同也故注以經云間非也以爲當言鼓外鉦外○竊
皐方氏曰銑間與上銑間謂之于異上謂兩銑之中央此謂銑與
鼓相去之分也鼓間鼓與鉦相去之分也舞廣舞與鉦相去之分

也銑間鼓間舞廣皆以從度上下相去言脩舞脩以橫度左右相
去言銑間無鼓徑者介于鉦銑間不必言也○附按希逸林氏云徑
脩也注云橫爲脩從爲廣凡言間者亦爲從間廣也從也此註中
所謂廣長徑橫也此註中所謂圍徑註云鼓六鉦六舞四此鐘口
十者其長十六即舞間四方四也鼓間六亦方六也記不言鉦間
亦方六也十分以十分分之看鐘口徑多少皆作十分分鐘有大
小則口徑有多少不同今詳此謂鼓六等數皆以口徑十分多少
之數比而爲之斯所謂方也諸刻本注文比皆誤作此合註中方
字不可曉今從林本正之○又按口徑者所謂圍一而徑三也謂
自鐘口之南至鐘口之北一直量去者非統圍圓說也○又按注
云比鐘口十者其長十六誤也今詳記文以銑爲銑間是銑之去
鼓其數八去二爲鼓間是鼓之去鉦其數六也此皆從本字而去
爲間也舞則鐘體已盡不可去而言間故言去二以爲舞廣不謂舞
之長即舞之下而毛鉦也然則鉦之上已言于舞實故此處不言
鉦間其實自鉦而去即舞廣之四爲鉦間而注謂鉦六者誤也又
合銑間之八鼓間之六舞廣之四而爲比鐘口之十者其長十八
注謂十六則遺銑間而重入以鉦也觀注末
言今時鐘或無鉦間蓋未察舞廣即鉦間耳
以其鉦之長爲之甬
長
并衡數也○附按甬已見上文○又按下文言去其一以爲衡
圍則衡另有體非僅以衡頂之平爲衡矣但上下文並未言衡

長今鉦間之長既改正爲四數則甬不大長注謂并衡數者記文
所無而臆牽合之不必也又詳不言衡長者必其長或僅一數或
不及一數有之原于甬無甚加長故下文單言甬長也且衡
另有圍與甬已各別則明言甬長安得又暗包衡于其內也
以其
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
衡居甬上又小○附按舊
說爲之圍者其圍徑與甬
之長相當也今詳上文十分其銑記文并未言圍與徑注主徑說
蓋設以圍言則鐘口太小身太長而不成鐘形矣若此處則明言
圍蓋甬不[illegible]細乃爲鐘柄若甬之長與潤皆同既
不似柄而[illegible]亦應有妨矣明添出一徑字恐非是
參分其甬長
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旋合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
下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附按舊
說總甬與衡而言衡居一分甬居二分旋則穿於甬之正中旋下
有一分是甬是一在下也旋上有一分甬一分衡是二在上也所
以如此者欲旋穿之上甬衡稍長則不唯鎮得鐘住又旋無卒急
磨醫之患今詳舊說照注衍說明白但記文是參分甬注說是參
分旋自然不合注因上文于甬長誤將衡數在內故也又記言設
其旋是旋乃甬身之旋指鐘柄內關孔之形即上文所謂鐘縣今
將旋就穿言又
是說旋蟲矣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

說
說猶意也○附彥清毛氏曰厚薄侈弇言其形清濁言其聲鐘
小而長聲舒遠聞此太清之所由出鐘大而短聲疾短聞此本
濁之所由出或以形言或以聲言觀形可知聲聞聲可以求形凡
以相明也○希逸林氏曰說只是解說之說自鐘已厚以下乃其
說也○附按侈謂中央約弇謂中央寬此三語三之所字即虛抱
下文石播柞鬱之意故言皆有解說以起下也而下文又不言清
濁者蓋四者之病除而
清濁之正聲已可得也
鐘已厚則石
大厚則
聲不發
已薄則播
大薄則
聲散
侈
則柞
○柞側百反○柞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
○疏曰典同注云聲迫柞出去疾此大外也
弇則鬱
聲不舒
揚○附
按侈弇皆言中央之病上文自銑而上向鉦而下病鼓未言徑蓋
此正在中央而即侈弇之所關意者鉦八之下銑十之上鼓處其
間而當九過則爲弇不及則爲侈此
處既詳言侈弇遂于上關鼓之徑與
長甬則震
鎮掉則聲不正○
疏曰震掉動搖故
聲不正也○附按長甬則震故上文甬
長止當鐘口徑十分之四則不長也
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
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
言若此則不石不
播也鼓鉦之間同
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
之鼓外一鉦外一○附皐方氏曰據上文鼓間鉦間分數同豈

鼓間乃銑間之誤歟○附按或謂若據鼓間同六分而大小鐘取
數一者似于大則薄于小則厚恐是大鐘過厚則石小鐘過薄則
播故兩當之如此其分鼓言者特異文耳今詳鼓間固六矣既
正鉦間爲四則已不同又大鍾分鼓間六數十之一十鐘口徑已
爲十六分之一分而尚畧不足小鐘分鉦間四數十之一則于
鐘口徑僅爲二十五分之一分其爲大小鐘之厚薄並不[illegible]也**鐘**
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聞音問下同○淺則躁躁易竭也**鐘小而長則其聲舒**
而遠聞深則安安難息○疏曰樂器中辭聲舒而遠聞亦不可記云止如槁木不欲遠聞之驗○附剛中鄭氏曰疾發之速
短易盡也舒發之遲遠非聞及遠也聲入而長遠也○附按上言
鐘石播之病由于厚薄無制故下言分鼓間鉦間以爲之厚則制
立矣又言鐘柞鬱之病由于侈弇不合中央之制而下不言中央
何制者以上文鉦八之下銑十之上已隱寓一鼓徑之九數而不
煩言也乃此二節又分大鐘小鐘而言短長者非置短而取長也
總謂鐘之制既立若不依此而短則病固在短聞若不依此而長
則病亦在遠聞而非中聲大短小長者互言耳其皆不可短長有
如此而疏引止如槁木似亦不合此爲金以聲之若止則玉磬之
事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厚鐘厚深謂窒之也其窒圜○疏曰此遂謂所
擊之處初鑄作之時卽已深而圜以擬擊也○附按舊說遂隧通
今詳上文于上之攠謂之隧注夫隧之義取明不及鄭氏隧道之
隧取深之義則此遂應同上作隧○**韗人爲皐陶**韗音運○鄭司農云韗書或爲
鞠皐陶鼓木也玄謂鞠者以皐陶名官也鞠則陶字從革○附按
楚望郝氏云皐與高通鼓長曰皐皐名清趙氏云陶言中處如陶氏
然今詳此義則皐陶者以鼓形爲鼓名也下文二鼓分指鼓皐
鼓爲名此似冒以鼓之通稱而其制則切指晉鼓言與或曰六鼓
見周官但考工不皆周制或六尺六寸者爲上
下通用之鼓故于後獨舉鼓皐以明其異制也**長六尺有六寸左**
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廣古曠反○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鄭司農云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
而其中更廣尺也如此乃得有腹○附按長鼓身
也鼓面横縣故兩端與中分左右不云上下**穹者三之一**鄭司
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玄
謂穹讀爲穹蒼之穹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
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
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疏曰鄭
所言鼓面數穹數版數皆以上下文相約可知此言鼓
版之廣狹下二鼓言面徑合版之廣狹與面徑互見之**上三正**鄭司

農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也玄謂三當爲參正直者穹
上一直兩頭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
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疏曰鄭云
不弧曲者下皐鼓倨句磬折卽弧曲不參直也鼓兩面者對鼓人
雷靈路三鼓八面六面四面以下言也下二鼓據鼓人鼖鼓皐鼓
則此鼓惟晉鼓當之○附靈皐方氏曰上謂穹而上者舉以該
兩端也○附按用之陳氏曰鄭以正爲直既曰穹矣奚以直爲疑
正如射侯之正言所飾也今詳此說則上者鼓面上也後世有鼓
面鼖中如侯的者擬所飾處則此三說或以中左右爲三攄亦未
可知蓋穹上與兩端當以漸殺而下似無由作三平正形注解可
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鼖扶云反○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
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
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
六寸三分寸之二耳大鼓謂之鼖以鼖鼓鼓軍事○鄭司農云鼓四
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疏曰此言中圍加三之一與上穹三之
一者異彼據一相之穹加面三之一此則于面四尺總加三分之
一此穹隆少校晉鼓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附名溥趙氏曰
鼖之爲言大也鼓聲洪大所以長八尺○附按鼓長八尺謂鼓身
之長耳上注謂鼓木又謂版者卽此也上言長六尺有六寸者鼓
也此言八尺者鼖鼓也下言一丈二尺者
皐鼓也鼓四尺者則謂鼓面指鼓之革耳**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
四尺倨句磬折倨音據句音鉤折之設反○以皐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
疏曰磬折者龕處近上故不得參正也○附名溥趙氏曰倨直句
曲曲與直要知磬折之勢○彥清毛氏曰凡磬之折鼓爲二則在
上者大而短鼓爲三則在下者小而長今此鼓丈有二尺磬折則
四尺而上曲而大八尺而下直而小○希逸林氏曰鼓爲圓物何
緣有倨句磬折之形或恐脫文在此注疏皆依文解義耳○附按
剛中鄭氏曰皐者長也緩也惟長故緩用民之力不欲亟故此鼓
用丁役事今詳鼓身皆長于鼓面皆有高形故凡鼓通名皐陶此
鼓一丈二尺尤長故又爲名皐鼓○又按鼓之穹磬之折弧之曲
注疏用相擬似而實不同以考工記文合圖參之此經所言鼓制
蓋身有長短腹有侈約而中廣出于端中圍加於面自是中高而
兩頭下是爲穹形若弧則中當據處平直過握左右各高起曲向
兩簡是爲弧曲形磬又一句一倨句曲横上一分倨直縱下二分
句與倨分處折角旋下是爲磬折形以此驗之磬之折不近似弧
之曲弧之曲亦不遠別鼓之穹也乃注疏以上下文相約將鼓之
穹者爲直鼓之折者爲曲蓋借磬之上句下倨爲鼓之上曲下直
借磬之句短倨長爲鼓之上短下長借磬之句廣倨狹爲鼓之上

大下小有如毛氏所申說者別爲一鼓上一分爲下二分殺之形制與上二鼓之中圍穹者異矣而又以鼓之規旋難牽傅磬之矩折因轉欲弧之曲形通融鼓之折勢輾轉証合句倨磬折之文而與上之三正者反對爲異似皆彷彿依違之說而未見其確然也先儒舊解今亦未敢必其是非姑爲鑿析識之又于三正句存陳氏說于磬折句存林氏說以闕疑焉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 良鼓瑕如積環 革調急也○疏曰瑕與環皆謂漆之文理若革急而不調則不得然也○附彥清毛氏曰冒鼓欲急急則聲彭然一偏急則革漆之瑕必有偏不得加環之重積矣惟如積環乃驗其爲良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疏曰此乃鼓之病大小得如上三者所爲則無此病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 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疏曰一矩爲句據上曲者一矩爲股據下直者弦謂兩頭相望者假令句股各一尺今以一尺五寸觸兩弦其句股之形卽磬之倨句折殺也按樂緯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是磬大小之制此記倨句各一矩并矩半皆假設言之○

附俞氏曰上曲者爲句下直者爲倨句卽鼓也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狹而長以長掩短則鼓長于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則股廣于鼓者亦半矩是句亦得一矩有半也○名溥趙氏曰倨句一矩有半者謂股與鼓兩處分爲兩矩一矩爲句一矩爲倨注作股字恐錯了股與鼓廣狹長短不同難勻分爲兩矩然廣處短狹處長準折恰各占一矩甚均此謂倨句也兩處形樣寸數既分作兩矩邦於中間放彎折磬垂下兩角處自此取彼共要一矩有半比上邊倨句處減半矩是減四分之一此謂一矩有半也所以必要一矩有半者蓋此磬體要斷半折不要帶方折如一矩有半恰好若過此數則太過於下直不及此數又忒上曲俞氏說倨句各得一矩有半之意只說上邊尺度都不見觸兩弦之意疏中所言磬大小之制是黃鍾特縣之磬其他磬皆依律起度○附按俞氏句卽鼓也疑有脫字與其上下文皆不貫當爲句卽鼓之上曲也乃合 其博爲一 博謂股博也博廣也 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疏曰鄭云大小者以廣狹言云外內者以上下言旣直言一二三不定尺寸是假設之言也以四寸半爲溥者取從此以下易計非實溥也若定尺寸自當依律定短長○附用之陳氏曰股取況于股肱之股其體肥也鼓取名于鼓舞之鼓○名溥趙氏曰股廣一律計九寸股長二律計一尺八寸鼓長三律計二尺七寸鼓廣六寸通上股下鼓其厚二寸此黃鍾磬餘皆依律準數 已上則摩其旁 鄭司農云磬聲大上則摩鑢其旁玄謂大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疏曰凡磬厚則聲清薄則聲濁太清故摩其兩旁使薄 已下則摩其耑 耑音端○大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疏曰聲濁由薄薄不可使厚故摩其兩端使短短則小小則厚自然聲清也○以上三條考工記

○魯隱公問羽數於衆仲 衆音終○問執羽人數 對曰天子用八 八八六十四人 諸侯用六 六六三十六人 大夫四 四四十六人 士二 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敘其情自八以下者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疏曰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隱公五年春秋左氏傳

右樂制一章 凡二十五條○又章下凡四條

○聲樂之象鼓大麗 附注聲大昭明 鐘統實 包舉衆音无實發越 磬廉制 立拚也 竽笙簫和管籥發猛塤篪翁博 竽笙簫合管籥合塤篪合和猛翁博大小異奏也 瑟易良 易以豉反 琴婦好 卽靜好意 歌淸盡 舞天道兼 兼音建○兼當卽建鼓之建○附按荀子本舞下有意字 鼓其樂之君耶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簫管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椌楬似萬物 鞉音桃柷昌六反拊音撫椌苦江反楬苦瞎反○樂金聲之鼓兆之玉振之綱紀衆音衆器備舉其中似天地星辰萬物象其包羅衆著意似水未曉○附按荀子本拊下有鞷字 曷以和舞之意 附按和荀子本作知 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洽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 詘音屈信音申○折旋中矩不踰綴兆○附按洽荀本作治 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拊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謘謘乎 要平聲悖布內反謘直黎反○荀子樂論

○八音者何謂也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附按此與樂緯八卦主八節用八音相配同緯中巽主立夏樂用笙坤主立秋樂用磬此于八音缺匏石于八卦缺巽坤當悉如之塤在十一月塤之爲言勳也陽氣於黃泉之下勳蒸而萌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大蔟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樂音洛下同鼓震者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懣音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之其本乃在

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鞀者震之氣也上應昴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簫者中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僇也簫也故謂之簫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故謂之簫也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官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長丁丈反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 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

下樂用磬也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爲氣用金聲也鎛者時之氣聲也鎛音博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之鎛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柷始也敔終也一說笙柷鼓簫瑟塤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簫在東南方琴在東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也附按簫在東南方舊本沿白虎通原本缺此一句今補○又按磬在西北方句舊本沿白虎通原本缺西北方一西字今補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謂之樂也白虎通義○附按荀子所論樂器之聲容

也白虎通所說樂之各義也荀子辭艱而意易了其有不可曉者乃諸子書綴意撰飾習調無緣一一得解至白虎通說樂理殊明曉但拘名牽義始以塤爲薰笙爲生瑟爲嗇琴爲禁亦涉傅會若簫僇磬夷鎛迫之類尤入悠謬豈果八音制器本旨耶朱子輯此姑備古樂音義一說耳亦以其醇駁易見存之未及深論故今別附爲傳○又按後說八音配八方與前八音配八卦者有異同兩說中配合各有難通處按左傳服注國語韋注論八音行八風所配方卦參之二說較有意義可推後儒言八音者皆主之

○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賈侍中云無射鐘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也或說云鑄無射而加以林鐘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無射有覆近之矣單穆公曰不可夫鐘不過以動聲單音善○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非法鐘之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若目之精

明所不能見亦不可以施目也耳目所不能及而强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疾也夫目之察度也不
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賈君以半步為武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
之間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
也黃鍾為宮則濁大呂為角則清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音升○勝舉也○
附按一人之所勝即如下鈞石是也下言不出鈞不過石正謂不過一人所勝之數是故先王之制鍾
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
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大尺也量斗斛也衡稱上衡有斤兩之數生於黃鍾
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十二銖是為一龠龠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
○附按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當是先世神瞽之人斷竹為管吹之以耳考聽得中聲為準而量其清
濁高下以制律之長短既乃度律之長短制鍾以均平鍾之大小各中其律待後律管差失鍾體有準又據從數定律數

而度量衡數皆準之所謂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
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故聖人慎之補注慎謂不肯遂制度而妄作也今王作鍾也
聽之弗及耳不及知其清濁也比之不度不度不中鈞石之數鍾聲不可以知龢
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無益於樂而鮮民
財將焉用之焉於虔反○注鮮猶礼也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
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音扶下同夫耳目心之
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
正則明習於和正則不眩惑也○附按習於和正則本于天者之聰明乃出始能聽人之言昭人之德注僅以不
眩惑解之似失脈理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
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歆許金反○歆猶喜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敎也是

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補注作謂上有所作求謂有求於民也若視
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
無非大林也若聽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附按視聽不和即承上聽而
視正句以和字括正字也此不和單就樂說下不和乃就心言謂失樂之大本大用也於是乎有狂悖
之言有眩惑之名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悖布內反慝它得反○慝惡也
此四者氣佚之所生狂悖眩惑說子朝寵賓孟也轉易過惡變子鼂適將殺大臣也出令不信刑政放
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為盡力也上失
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問之伶州鳩
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鍾尚羽鍾聲大故尚羽
石尚角石磬也輕於鍾故尚角角清濁之中也匏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聲音調利

為制無所尚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
為主第次也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細聲謂鍾尚羽石尚角也輕者從大
輕瓦絲也從大謂瓦絲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議
從其調利革木一聲革鼗鼓也木柷敔也一聲無清濁之變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
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大不踰也政可以平民樂和則諧政和則平也聲以和樂律以平聲謂五
聲也以成八音而調樂也賈侍中云律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大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金石
以動之鍾磬所以發動五聲絲竹以行之管絃所以行之詩以道之道已志也誦之曰詩
書曰詩言志歌以詠之詠詩也書曰歌永言聲依永○附按詩歌人聲也此器音而作之為樂故問二語
于八言中合言匏以宣之宣發揚也瓦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附按已上文義
一截本政以言樂從和平揭出樂之要先以聲律調合器合詩歌以成樂音言之七之字皆指樂即五聲也物得

其常曰樂極物事也極中也○附按已下文義一截原極以言樂從和平推到樂之效總以聲律諧音器以行樂者言之極中也即中德也樂之本也極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言中和之所會集曰正聲○附按聲即中音也以中德發中音樂之端也聲應相保曰和保安也○附按中聲清濁高下應節而和所謂平以和樂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今無射有大林是不平也○附按五聲播于八音細大中律而平所謂律以平聲也下遂接以八音之行言之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為鍾也○附按此處道言如是而鑄之于金磨之于石云云而皆行之以遂八風也蓋此時固言鑄金為鍾之事而之字則指上和平鑄之金猶言等此和平之音于金繫接上言非僅如注言鑄金以為鍾也下四之字皆倣此磨之石磨石以為磬也繫之絲木繫絲木以為琴瑟也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為笙管也越謂為之孔也樂記曰朱絃而疏越節之鼓節其長短小大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正西曰兌為金為閶闔風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風正北曰坎為革為廣莫風東北曰艮為匏為融風正東曰震為竹為明庶風東南曰巽為木為清明風正南曰離為絲為景風西南曰坤為瓦為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雹散陽陽不藏冬無冰李梅實之類也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罷音皮○罷勞也今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不容於耳耳不能容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迂也言無射之聲為大林所陵聽之微細迂遠非平也夫有和平之聲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中和之音也○附按道即詩以道之之道詠即歌以詠之之詠詩所道者中德也歌所詠者中音也中音即極聲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合神人謂祭祀享宴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逞快也王不聽國語周語○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伶樂官州鳩其名也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而鍾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窕他彫反摦戶化反○窕細不滿摦橫大不入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樂音洛○億安也窕則不咸咸如字一本作感戶暗反○不充滿人心摦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昭公二十一年春左氏傳○附按左國二條論一鍾制而發明全樂之理單子之論提一和字為主以鍾制之不可過律決聲之和不和從聲之和不和決聽視聰明之得失利害內之而進達心氣之微外之而推放政令之大其言樂精且宏矣州鳩之說以和平二字為主因一鍾聲之不可踰制備論五聲八音皆以和平為條貫協濟之樞揭其原本首從政發末歸德結曰常曰極曰中曰正遠樂體之精推其功效理陰陽育民物曰序曰時曰利曰備極樂用之宏與單子言相參發皆于音器上窮究到精蘊處足見制作之關要甚矣至鳩言之見于左傳者更不論及一切直就聲心交關上抉安危存亡之機上一人一感之間尤着制器者與聚關頭為第一義此皆周舊學士大夫世官傳述有本之言真堪翼經作傳○又按舊本此下有史記樂書一條今移後樂記篇中編為傳首

樂記第五十一

王朝禮四之下此小戴第十七篇前出其中通言禮樂者編入學禮別為篇茲取其言樂全文次於樂制後仍其舊名為一篇又采他書之言歷代樂者附其間補之通為釋樂之義○附按此篇舊本亦合為一節今分前七條從經例後十三條入傳列其為小戴禮樂記原篇共十條前七條皆虛言樂理若古禮經之文故從經後三條則問答論樂之言已載古人與春秋內外傳文體相以原本序在他書之後早與傳文一例視之今即從朱子之意編焉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聲相應故生變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變成方謂之音方猶文章也○疏曰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音則歌曲也注云方猶文章者凡畫青黃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聲淸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似之也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者初發于口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者謂之聲五聲相雜和成文章謂之音○附按注訓方爲文者從下文記辭皆曰成文例見也但方無文義或字近誤與○又按此條首言凡音音字是言樂音故注謂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雜比者卽下比音而樂也今疏移彼以解此歌曲之音不幾兩不分明乎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比毗志反○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牛尾也文武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敎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疏以樂器比次其音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附按注解首節太畧解次節聲相應卽就樂器言故與下文不貫今檢陳氏注云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于物而生人心虛

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于中故形于言而爲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淸濁高下之變如是貼合則音字聲字應字變字皆得淸斷而下方字音字樂字乃皆次第而通貫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噍子堯反殺色界反樂心之樂音洛嘽昌善反○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粗猶觕也○附嚴陵方氏曰噍者竭而無澤殺者減而不隆心喪所欲者之形于聲也嘽者闡而無餘緩者紓而不迫心得所欲者之形于聲也發者生而不窮散者施而無積瀰其心而心形于聲也粗者急而多暴厲者猛而過峻逆其心而心形于聲也直者無委曲廉者有分際心有所畏故聲如是和者無乖戾柔者致其順心有所悅故聲如是○蛟峯方氏曰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非人生而靜之初矣故曰非性○附按廉約少也又有方意敎只一心無多轉易不流動也出聲如之○又按六聲皆人矢口之音未及于樂也如人感得此等心發出此

聲成此噍殺嘽緩發散麤厲之音卽以律和之不得也六者非性乃情之欲性惟一善情有善有不善所言六心六聲感于哀樂喜怒者易涉不善故聲曰噍殺曰嘽緩曰發散曰粗厲亦多在不美邊感于敬愛者多出于善故聲曰直廉曰和柔亦多在美邊文分兩邊立言正見人心感物而動者美惡兼也若互文見之哀樂喜怒感于善者聲未嘗不有深遠溫敦條暢剛毅之美敬愛亦有感于不善者敬如非其鬼而祭之愛如婦仁之愛聲未始無畏葸柔靡之病此等聲音隨所感而發乃樂美惡之本也故先王制樂之本在正人之性情使性情得其中正所感發者無乖戾聲然後以律和之爽其淸濁高下各歸于律無相奪倫則五聲皆中聲而可以爲樂矣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行下孟反○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其所謂至也○附按惟心之感物而動者多非所宜感故先王爲天下人心愼其所以感之者凡先王之感之莫非所宜感者焉故有禮以感之所爲引導其志而使之向于正有樂以感之所爲調和其聲而使之協于平有政以感之所爲齊一其行而使之無岐趨有刑以感之所爲防過其姦而使之無所作禮樂刑政其用不同而其極至則無二也總之所

以同民心于善以情復其性而卽以出已之治道治道卽政也蓋禮樂刑政無非先王所感之政而已知先王以政爲感而人心之感下政者可言矣○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音洛思去聲○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疏曰此言治世之音亂世之音皆其樂音也○附按蠡阜方氏曰篇首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言心感于物而聲以之生也就一人一事而分言之也此節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言政感于人心而音以之變也合一世一國而統言之也今詳中間先王愼所以感之者一句語雖承上心感于物而意則說到政感人心上故下卽接以禮樂政刑出治道者言之然則先王之所愼者亦愼于治政之間而已此句生人心者也生字下無於字其取義與有者同○又按先儒多以詩言音謂如讀鳧鷖旣醉之詩則安以樂可知讀菁華隰有萇楚之詩則怨以怒可知讀黍離下泉之詩則哀以思可知今詳此節音字僅說到聲成文當單主詩歌注疏言八音樂音恐失之○又按或疑本節從心說出聲從聲說出音一一與上文同但到聲成文謂之音曰有此音而樂

之一節則所謂治亂亡之音卽音之播於樂者看下文以鄭衛桑間濮上之音目之其爲樂音可知也曰記文此處只說到聲成文謂之音則下文緊頂此音言音自然只說詩歌矣況因政乖而爲亂世人心先怨怒矣做出詩歌無非傳其怨怒此便是詩歌之聲音與政通上下二句皆然何待八音作後而始見怨怒耶若下言鄭衛亂世之音有此于慢句觀上言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自是說音樂且鄭衛說亂世之音者是說人心淫亂蔑棄禮義與此感乖政而怨怒者所指之詩大不同也當各就原文說下桑間濮上注云使師延作靡靡之樂自應與鄭衛之音同兼樂說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怗昌廉反懘昌制反○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陂彼義反○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附按律和聲五聲之治亂實由十二律故作樂以六律正五音則音克諧何以人事有亂聲乎要知天地間理氣自然相

感君臣民事物不得其道則發之聲氣中遂各有類應如君驕則凡樂中宮聲必皆不應十二律中之宮壞則凡樂中商聲必皆不應十二律中之商角徵羽亦如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是如安樂之音可使從律不奸若怨怒哀思者則所謂卽以律和之不得者也○又按百物皆所以生財也物敝則財匱亂與陵是兩弊亂各就一音見之陵犯五聲互見之亂必至陵陵生于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音卜○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涵閩也○附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性情如此其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是懈慢也○朱子曰鄭聲之淫甚于衛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蓋舉重而言也○元輔陸氏曰桑間濮上地雖相近而樂則與濮上之音卽衛靈于濮上所聞新聲命師涓寫之者是也桑間乃衛風桑中詩故小序亦引樂記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語而朱子從之其與濮上同爲亡國之音者蓋衛國自宣公宣姜宣淫于上而世族在位亦至于相竊妻妾未幾遂

有狄入衛之禍後雖賴齊桓攘狄衛國忘亡然不可謂之非亡國也注疏以桑間與濮上爲一非矣○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倫猶類也理分也○疏曰樂得則陰陽和失則羣物亂是樂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附用之陳氏曰樂通倫理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是也蓋倫則天人之道存而有先後理則三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倫清以爲樂論倫無患以爲情近而親疎貴賤之理形遠而天地萬物之理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載道而與之俱矣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禽獸知此爲聲爾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附嚴陵方氏曰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之在齊聞韶季札之聘魯觀樂此君子之知樂者也○附按或謂聲卽如上文六聲凡聲極哀樂足以動物之靈故禽獸知之若聲中清濁高下有文采節奏成音調則解人知之至聲音中律而成和樂非心通樂理之精微未能語此故惟君子今詳注語爲妙記文是謂本音也而禽獸但知其爲聲本樂也而衆庶但知其爲音雖使魏文齊宣聞韶觀樂亦僅能知其所知耳乃

與記文合知不知音者相符若停分析作三等恐于全文已減一半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物之禮○附萬宗邵氏曰惟君子知樂故審噍殺之聲則知其爲志微噍殺之音審嘽緩之聲則知其爲寬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此類成調邪聲以知音也審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興焉審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則知淫樂興焉此類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政之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之乖此類所謂審樂以知政也苟能知樂則于禮爲幾蓋禮者理也樂通倫理故幾于禮○附按此知樂以知聲知音徹地位甚高注解幾爲近恐不合按應氏云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于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食音嗣○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

者矣則倡昌諒反和去聲○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
則聲濁越瑟底孔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
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臑孰之大羹肉汁不
調以鹽菜遺猶餘也○今按呂氏春秋遺皆作進乎近是○附用
之陳氏曰禮樂皆得而謂之德德為禮樂之本禮樂為德之文樂
之隆在德不在音禮之大在德不在味○附按舊說遺猶忘也棄
也言貴德而忘其音與味意不主于音味也或又謂有遺音遺味
言弗盡其音味也而解者遂謂如二說方與上文非極音非致味是
相合不宜作有餘解今詳不作有餘解者為是但忘與弗盡仍而
非極非致意何用此一復說呂氏本作進乎進猶勝也非極音而
勝乎音別有意義固宜朱子相較而取之也○又按三歎朱子謂
一人倡而三人和今解者以為三歎息非也今詳禮記後文長言
之不足故嗟歎之鄭注云嗟歎和續也又詳燕禮工四人升此
為一人三人之由其時只堂上弦歌堂下管笙諸樂未作故為聲
之希解者或以三人為少亦非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
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好惡並去聲○教之使知好惡也○附晃仲黃氏曰
極生人之欲非極音致味不足以厭其心而教民平好惡反人道
之正故以朱絃之濁疏越之遲三歎之希玄酒之質俎魚之腥大

羹之淡為禮樂所貴示人以德勝欲也○附按自篇首從樂本人
心而生說下來心之感物而動者不外好惡兩端情形而為六聲
聲變而為五音聲音播而為樂極乖和治亂之致已上是從源達
流也此又從聲音說歸人心不極其欲平其好惡仍從人心感物
而動處正其聲音由生之根此又是由末反本也記言相應互發其大旨如此○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
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
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教謂樂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
象德矣以法治以象為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附按寒暑時若風雨應節天地生成萬物之功和而有序天
地禮樂之道也流教興事聖人生成萬民之功教以時事以節法
天地之道以為善治亦和而有序聖人作禮樂之道也功成而樂
作焉是作樂因其法治也此節以天道配民功推原樂之所由作
畫亦言作樂之本為樂猶云作樂諸家粘定樂上說教事且以樂
為法治說俱未安故今易之○又按或謂以法治也善疑當作一
句即是法天道為治也而善之謂以此作樂則樂行象德矣行如
樂行而倫清之行諸家于末三語尤鶻突此解似合曰以法治也
音句法近強與上下文皆不類且樂行倫清行上原有樂字今于
單行字而言樂行亦似非其神脈不若解以作因也言先王之
作樂因其有此法治則上文為法天之治而記文顯可按矣法治
與作樂既善此君德也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須看則而象之也
○又按或言按戴本記上文歷言天地之化推明聖人制禮作樂
之本此節文亦依次相似疑當仍其意義附原本文後以合[illegible]朱
子原本已以禮樂記與樂記大綱分定未可輕易且今詳此[illegible]前
半雖可暗兼禮樂說而下則明單言樂朱子分編各順其大耳○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
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
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
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
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知音智思息吏反嘽昌善反易以豉反樂音洛賁扶粉反肉而救反辟匹
亦反○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

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
之物也肉或為潤○疏曰論人心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善惡本
由民心而生及成為樂又感人人為善惡猶首論人能與樂此係論
樂能感人也○附原父劉氏曰志疑作急促微細噍粘殺減也嘽
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節多文理累節奏也猛盛于初起而
奮振于終末廣大賁憤也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或曰
賁平聲賁用宏茲賁蔣賁鼓維鏞俱訓大廉有稜隅勁堅強也肉
壁地好壁孔喻樂音之圓融通滑也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
終言其一終甚長淫佚之意也滌濫其音如水之滌盪泛濫也○
農師陸氏曰言志微以著單諧粗厲廉直寬裕流辟皆同此志也
蓋心微則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則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
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餘做此○蜀阜方氏曰有血氣
心知之性故易感無喜怒哀樂之常故感之者不同則其心亦異
正聲雅樂善物也姦聲淫樂惡物也以善物感之則應而動者其
心術必形于善以惡物感之則所以應而動者其心術必形于惡起物
與起于物也志微噍殺之類所以感也思憂之類心術之所形也
篇首言音之生由人心之感于物此六段言樂之作又能感人心
而使之各以類應也故下文言先王之有樂教取其和聲以厚民
德又言禮慝樂淫則滅和平之德意義聲相承心感物而動各有所之猶路之條分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

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行下孟反懾之涉反○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附東匯陳氏曰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知信之德也四暢謂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之而和暢于中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補注東匯陳氏云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其固有之善而使之成德也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稱尺證反比毗志反○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以象事行宮為君商為臣○附東匯陳氏曰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

合之也宮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于黃鍾終于中呂比之使均得其序為是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長丁丈反見音現○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附東匯陳氏注與靈臯方氏說論聲音與人心相感應者皆根于民生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如此故先王作樂必本之性情以建中和之極然後稽之度數而寓禮義于其中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之宜清濁高下之節制之禮義謂聲音中倫次也律數本天地聲氣之元而作故乎合造化之和氣禮義由五常之理而出故宜道生民之常行以氣之和則發律中節陰陽剛柔無不調劑聲之一發為陽之動往而仍留未嘗散也音之一止為陰之靜闔而復積未嘗密也音宏厲者其氣剛而不過暴也音幼眇者其氣柔而不中竭也作樂之始終兩律呂作止細大並得其宜而合乎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所謂四暢交于中也此律之和乎聲者也由是發作于外音達于器無少乖戾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謂行乎理之常也此八音之克諧無相奪倫者也夫然後其聲為止聲樂為和樂以之教人立之學立之等廣其節奏貴簡斷也省其文采殺繁縟也蓋以樂之真意繼詩夫民德之厚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故感于物而動繩之使不遷也此以樂之教和考蔽民德

也而又有以治民行焉夘宮音大羽音小則以法度律之始于黃鍾之初九終于中呂之上六則以次第比之以此法而象夫民之事行小大齊律見分誼之明也終始相比見恩意之洽也而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中豈非于此而觀其深乎夫作樂至于善成人之德行昭明民之倫理故聽之者心術形于正而不陷于邪先王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也○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長丁丈反湎綿鮮反○遂猶成也慝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附按東匯陳氏云土敝地力竭也水煩澤梁入無時水煩擾魚鼈不得自如也今詳氣衰句總上二句合三句總起下一句蓋世將亂則氣化早衰百物不生而天地失序萬物不和茲慝禮淫樂所由興也下乃廣言淫樂之害靈臯方氏曰哀而不莊以下皆以樂言故以其聲二字貫之今詳哀而傷則悲怨而蹈輕薄是不莊樂而淫則眩惑而即危殆是不安惟不安故慢易以犯節惟不安故流湎以忘本廣則疏闊

易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迫思欲以害道皆言樂之聲容不兼禮○又按條暢平和二也以氣言曰條暢以德言曰平和蓋人氣本平和以淫樂搖動之則平和者移不至滅其平和之德不止舊說訓感為傷而以條暢之氣屬天地似誤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和去聲分扶問反○成象者謂人樂習焉○疏曰聲感人是倡也氣應人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是萬物之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附應氏曰聲感于微而氣之所應者甚速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者至著成象則有形而可見見乃謂之象也○靈臯方氏曰鄭衛之風姦聲也聞之者不覺好濫趨數所謂逆氣應之也一國若狂則逆氣成象而淫樂必興矣二南之風正聲也聞之者皆思秉禮度義所謂順氣應之也上下清明則順氣成象而和樂必興矣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

不設於身惰慢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行去聲辟匿亦反知音智○反猶本也術猶道也○疏曰反去淫溺之情以調和其善志比類以成一身之美行○附按嚴陵方氏云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今詳此節承上姦聲逆氣正聲順氣各以類動而言君子防姦逆效順正之本領下言姦聲亂色淫樂慝禮惰慢邪僻皆姦逆之類動人之情欲者也不留不接不設乃所以反之反謂與人之情相反遏而絕之也姦逆之情反而所發之志無乖矣故曰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之類因上文以類相動之類言也姦逆一類既絕之于情志之微則凡修之于行事之著者必比合順正一類以成其善下言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是也如此則內外交修始終相善矣慶源輔氏云凡此者皆所以自養之道已得其養則樂之本立矣故下文言作樂霝阜方氏云此言君子欲興和樂以導民必先使一身之內有順氣而無逆氣然後能辨正聲與和樂以移風易俗下節所陳是也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附晉之陳氏曰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堂上之樂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堂下之

樂也○慶源輔氏曰奮至德之光明猶大章章之也之類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動四氣之和即謂感召天地四時之和氣著萬物之理即所謂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也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還音旋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蕤賓至應鐘濁謂黃鐘至中呂○疏曰人歌曲清潔顯明象天鼓鐘鏗鏘廣大象地終于羽始于宮象四時變化終而復始舞者周匝迴還象風雨迴復五聲宮商角徵羽相應成文如青黃相雜故曰五色八音象八風樂得其度故八風從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為姦慝小大相成十二律互為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五聲宮羽迭相用為終始十二律先發聲為倡後應聲為和律長者濁律短者清迭相為經十二律還相為宮是樂之常也○附按清明廣大兼樂聲容中氣相言象天象地解者所謂有可以默識而不可以言傳者始終以作止言動作似春發揚似夏斂肅似秋靜止似冬一成再奏止而復作乃終始也其有序而不息與四時同大凡四時中氣候

不齊俱風雨變之此舉風雨言四時之變化周中規圓也還轉也樂始終中間圜轉變化不主故常象四時之風雨不測也二語亦兼聲容言晉之陳氏云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度十二律之尺度也數黃鍾八十一分宮之八十一之類是也凡樂器皆準于十二律尺度故曰百度凡樂器之度皆以十二律五聲之數紀之故曰得數而有常也今詳聲高者小下者大律長者聲大短者聲小單聲不成音一律不成調五聲比十二律偕而後成音調小大相成也聲始宮終羽而以宮徵商羽角相上下生音律始黃鐘終應鍾而以黃鍾至中呂相上下生謂終始相生也相成相生而倡和互行小大終始而清濁交顛此十二律還相為宮為樂經常之至法也六語專以聲言曰不亂不姦有常以其分明者言之條理各當而不紊也曰相生相成相為經以其合同者言之一氣貫通而無間也此一節言樂之能事畢矣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附按舊說不雜則清樂行而倫清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確乎鄭衛之音莫能入而雜之也國語曰樂必聽和而覩正聽和則聰覩正則明其耳目聰明之謂乎傳曰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其心其血氣和平之謂乎今詳上文言聲音之妙者也

極至故此能以樂行之效極其安大而廣闊者言之所謂倫清者言君臣父子之五倫一一清析無不各得其當然之理也所謂聰明亦言推此而遇天下之事無不聽之審而見之真即以倫清者為聰明也所謂和平亦言處天下事之皆當有所以為處事之本者其血氣先和平仍以倫清者為和平也蓋其源皆本于樂故著于樂行之後且樂事與人事原屬二事故以一而字分劃其間節與之為關通若如舊說沾沾于樂涉乎其小將所謂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者亦分人疑而未敢信矣恐大失記文之本旨○又按上文發以聲音謂君子既志和行成然後以此發之于聲音而琴瑟籥管聲也干戚羽旄容也容則有光聲則有和而其光也奮至德之光其和也動四氣之和即以此而著萬物之理理在萬物而樂皆肖之故曰著下言象天象地象四時象風雨者即所謂著萬物之理也由象天象地各一象者推之則五色不亂八風不姦百度有常由象四時象風雨交互為象者推之則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皆極言發以聲音之妙也故此節總承之曰樂行而倫清蓋人之倫理本在人身而以樂之行也則次第至為清析故識以此猶而耳目無事不聰明養以此粹而血氣無時不和平至于天下皆寧者只是人人得此聰明和平之意耳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

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也之樂音洛下同○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是故君子反
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方猶
道也○附按舊說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已之欲廣樂以八其
教則以道制人之欲今詳樂一也而一樂得其道一樂得其欲所
謂君子小人同行而異情者也此樂道之君子地位甚高下此能
以道制欲而已遠小人而漸近于君子矣是故君子之必反情反
小人樂得其欲之情也以和志和君子樂得其道之志也此句緊
接上節與上文反情和志句所指自不同又即推廣此樂以成其
教主于樂行而民鄉方則樂得其道者有矣以道制欲者有矣○
故曰可以觀德謂觀民德也舊說有指爲觀君子之德者恐誤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
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
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三者
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爲樂也○附按此節重
明德性爲樂之本德原性具從性中發見出來故曰性之端極其

盛者則爲樂其光華發越皆于詩歌舞三者見之三者皆本于心
心術以載體而見德者也德性在心是渾然底若情是性之動乃
所以言所以歌所以舞者也至氣又其行處乃言之歌之舞之者
也德者根于心者無極心有所動而爲志則情之鍾者深氣之作
者盛所謂文明化神即樂之詩歌聲容成文章而生變化顯爲光
明動乎神妙者也和順者醇郁之至善其積于中即德者性之端
情深而氣盛也英華者粹美之精英其發于外即樂者德之華文
明而化神也總之樂本于德德本于性性天之眞也斯誠之不可
揜也然則樂豈人爲之僞可作哉此
節記言發明樂之根柢至矣盡矣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
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
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
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
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
大焉樂其獨樂之樂並音洛見音現好去聲○文采樂之威儀也
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眾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

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代
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
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疏曰
此引周武王伐紂大武之樂以明樂之義○附晉之陳氏曰大武
之樂先鼓以警戒出而治兵觀政于商也三步以見方武於而北
出也再始以著往再成而滅商也復亂以飭歸入而振旅大告武
成也奮疾而不拔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極幽而不隱武亂皆坐
周召之治也○嚴陵方氏曰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而北出
故言方焉○子容應氏曰發揚蹈厲之已蚤可謂奮疾矣而不失
之暴舒徐和緩之象也遲之遲而又久可謂極幽矣而不失之隱
明白洞達之心也靜而自守則獨樂其志所謂聲淫及商非武王
之志動而有爲則備舉其道所謂周道四達禮樂交通也○晉之
陳氏曰詩發乎情情見而義立者武王仗義以平亂也歌陳乎德
樂終而德尊者武王偃武修文也君子觀武之樂見武王之德
伐暴救民皆知好行仁義之善也小人觀武之樂見天道福善禍
淫紂以暴亂而滅知聽過服罪以遷善也○東滙陳氏注曰樂
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聲動眾聽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
之方再始謂一曲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歸
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飭
者從擊鐃以謹其退也此兩句明舞者進退之事拔如拔求赴

往之拔言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于疾也舞之義雖若幽
微難知而不隱于人也是故君子以之爲已則和而平故獨樂其
志不厭其道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故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情見于
樂初而知其義之立化成于樂終而知其德之尊君子聽之而好
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引
古語結之此節諸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
始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說已久矣愚謂此特通論樂與
舞之理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于戰伐
哉○附按注以此節語近大武舞節因切定武事解之諸儒又傳
成其說陳氏駁之獨作通論樂舞解雖亦無所據然通論則語活
較諸家之影響而依附者似爲得意者古樂音節失傳如記中所
云先鼓三步再始復亂皆古樂舞之節而曰以警戒見方著往飭
歸則記各釋其義也奮幽乃古樂抗墜之音而不拔不隱亦表其
義此以上是說樂之象聲之飾獨樂其志以下則推言樂之理以
及其效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即樂得其道之謂備舉其道不私其
欲即廣樂成教之謂情見如情深文明之謂義立如親疏貴賤長
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之謂樂終德尊亦即觀其舞知其德之謂君
子好善小人聽過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之事也作通論樂說者
疑當如此意義自可通又上節原樂之本進探其極言夫樂者樂
之此節推樂之用亦下放乎極言之兩節言亦相承

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
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樂也樂必之樂並音洛○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爲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
盡於此不可過○疏曰見于聲音嗟嘆咏歌是也形於動靜手舞足蹈是也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
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樂音洛○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
字○附慶源輔氏曰形而不爲道則鄭衛之樂是也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
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
之方也足樂之樂音洛肉而救反○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折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
進止所應也方道也○附慶源輔氏曰恥與孟子所謂武王恥之之意同制雅頌之聲兼聲與文中聲之所止故足樂而不流君子
于是語于是道古則文足論也不息謂意味深長言之不能盡也○音之陳氏曰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
好之音作而民慈愛上文論六音此不及噍殺粗厲淫濫者不合雅頌之聲故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
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
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
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
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長丁丈反比毗志反○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
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附按舊說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守一以凝定其和今詳此說似將審一解作守一矣且心爲審
察之主而今反以審心于義既倒自非記文之意或又謂一者萬物之所不能外也在禮則爲節在樂則爲和故審一以定和制樂
之本也今詳此以一爲樂之和則審和以定和恐不復成文理且如其言上下亦當皆用和字何故改用一一字靈皋方氏云一者
中聲也審得中聲乃可以定其和矣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
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

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詘丘勿反綴知衛反
要平聲行戶剛反○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附按彥
醇馬氏云天地所命于人者中和而已傳曰人受天地之中而生又曰生者天地之委和則是樂者以中爲體以和爲用今詳言樂
使人廣莊正齊曰廣曰莊曰正曰齊皆中之理和之節殊途別義其實一致而已此卽王命之性爲樂之本者爲中爲和分布條貫
于五聲八音之間故曰天地之命中和之紀既爲天命于人固有之理則與人情相感發豈所能免哉夫樂者先王
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
皆得其儕焉鈇音夫鉞音越儕仕皆反○儕猶輩類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
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
興則盛也○以上七條本篇○附按舊說禮有五軍居一焉樂由陽來而喜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以飾喜爲樂則飾怒爲
禮矣今詳此段之末應首句點明樂而帶言禮則上文並非以軍旅鈇鉞言禮也若如舊說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將禮由怒作乎

飾喜爲樂記文也因此而改成飾怒爲禮不攷人乎蓋記是因樂所以飾喜言反乎喜者卽爲怒先王有怒大則有軍旅之征伐小
則有鈇鉞之誅戮故言軍旅鈇鉞所以飾怒夫鈇鉞者先王之刑也謂刑與禮之源出于一而用亦同使人歸于善可也若此句爲
只是言禮則是謂刑卽禮矣尚何禮樂刑政之可別乎況五禮中有軍禮仍由敬而生一一有其威儀節文此乃爲軍禮也若此單
言因一怒而安天下者則神武之事所言之事理既殊烏能混同舊說又謂先王好惡必天下所同喜天下所同惡故曰得其儕今
詳得儕之說謂喜固心之喜也而樂亦爲喜之事怒固心之怒也而軍旅鈇鉞亦爲怒之事故注謂儕猶輩類也下言喜則合天下
而和怒則暴亂者皆畏此乃是同喜同惡之義卽下文盛字之意故言先王治天下之道惟樂可謂之盛而至于禮亦猶是矣蓋軍
旅鈇鉞者和樂之反是以前雖並言而後單以樂統之○又按或疑此言禮樂宜屬樂記疏今詳此段首句單樂者先王之所以飾
喜緊承上節言樂非但人情不能免並先王亦不能免之則是合前共八節爲一條脉絡貫通已難截斷況記文此段並非禮樂對
言則與禮樂記文體裁原有異矣故朱子分編于此

右樂記一章凡七條○又章下凡十三條○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

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自樂之樂音洛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今按琴上疑有闕字八尺一寸者是京房律準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爲君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好呼報反○今按一出韓詩外傳謂湯作護云云○附按樂善好施此處作禮德說

緣徵音屬火有發散意整齊好禮此處作智德說緣羽音屬木有斂肅意然亦參錯見義不盡拘　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離去聲行下孟反下同　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鍾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泆音逸　夫淫泆生於無禮故聖人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辟讀爲僻○史記樂書○附按此條舊本載樂制篇末今以其言屬樂義移編于此○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弦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思息嗣反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此條未詳何書○附按此條揭出淫悲二字該盡世俗樂之害最爲喫緊關目後來周子極論古今樂之變其言已發源於此○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樂其樂人樂身之樂並音洛○三略○先王

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附按遲速本末即以五聲言也濁者聲遲清者聲速宮爲本羽爲末五聲以六律合之則倡和清濁皆以相及如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之類皆次第以相及若非其律則過高過下使不相及五聲大不過宮細不踰羽皆中聲也中聲以宮爲元以次降之至羽五降之下則聲過細成纖靡之音淫樂之所作也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慆土刀反堙音因○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舍音捨○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爲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昭公元年春秋左氏傳○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大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

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鐘皆應撞丈江反○黃鍾在陽陽氣動西五鐘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附按注言以動告靜者欲使靜者之皆隨乎動爲君之出故也若下文君入注又言以靜告動者亦欲使動者之皆隨乎靜也馬鳴中律步者皆不容躐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中夫聲折之設反還音旋○言聲合於樂體此於禮也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大音泰○周禮王出入奏三夏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以治容貌容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以入故欲其靜也蕤賓聲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彘直吏反倮力果反○皆守物及陰之類也○附按蕤賓起此二十一字當在此言至樂相知句上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玉色反其正性也金聲其事殺○附按玉

色承色齊言金聲起下少師奏節金奏雖夏也○又按注反其正性句疑有誤字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皆入也少主聲○少師佐成大師之事者也此言至樂相知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附按已上爲一段言天子出入用樂之制古者帝王升歌清廟大琴練弦達越大琴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拊方武反○清廟樂章名練朱弦朱弦反文也越下孔也凡練弦達越搏拊者象其德寬和○附按以韋爲鼓謂之搏拊言予升歌之時以此解書之搏拊大傳之言非也說見下魏文侯問子夏條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附按大人聲以人聲爲大也有字疑衍文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烈業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呼出聲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

如得見文王[illegible]搏拊琴瑟以咏祖考來假此之謂也於音烏愀七小反○尚書大傳○附按已上爲一段言人聲升歌之義○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疏曰武樂欲作舞前先擊鼓備戒其衆久始出舞者象武王伐紂憂不得衆心先擊鼓以戒士衆久乃出戰也○補注賓牟姓賈名此孔子問而賈對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液音亦○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疏曰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歎之其音連延流液不絕象武王恐諸侯後至不及戰事吟思之欲待衆之至也○附慶源輔氏曰病不得衆恐不逮事所謂臨事而懼也○農師陸氏曰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之謂也○補注此亦孔子問而賈對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蚤音早○時至武事當施也○補注東匯陳氏云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太蚤乎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

之事故不可緩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補注東匯陳氏云坐跪也問武舞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膝以右膝至地而仰其左足也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武舞有坐此答亦非○附按農師陸氏云憲左謂縣左膝不致地武坐左亦致也據武亂皆坐今詳下言武亂皆坐而于此別言致右憲左者蓋武功之成即思以文止之但文治之初猶未全布則武之止者亦未盡止孔子所問此其象乎賈則單對非武坐故下文但正以武亂皆坐而遂不及詳此致右憲左矣蓋此在將坐未坐之時者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專直專反○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荒○附按東匯陳氏注云一說商聲爲殺武之聲淫謂聲之侵淫而及之也若是武樂之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心矣故云志荒也今

詳此說爲合於後世傳武樂者聲中寫武王伐紂事相沿誤作此聲非武樂本音也凡古樂久有錯謬音須辨正之此類是也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萇直良反○萇弘周大夫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遲之遲謂久立於綴○疏曰遲之遲者賀氏云備戒已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附石林葉氏曰武之備戒已久武之始也久立于綴武之終也○附按遲之二字連遲而又久四字連注疏似誤說見下文○又按或疑上文賓自言病不得其衆此何又言聞命曰是言聞命于久蓋因孔子聞諸萇弘之說而言已亦嘗聞之人且度孔子不止聞萇弘而更欲聞所聞于孔子遂復有問

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語去聲女音汝大音泰召時詔反○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揔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鬭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附按東匯陳氏注云亂樂之卒章也下魏文侯章言復亂以武謂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今詳本注解亂字恐非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綴知衛反下同○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商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荊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疏曰王肅謂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此家語文也○附嚴陵方氏曰樂成之數有多寡以象事序耳故數有至于再至于三有至于六有至于九者武之樂止于六韶之樂至于九武樂陰也故六部文樂陽也故九○東匯陳氏曰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簫韶九成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于北而反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還至

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還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此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矣○附按舊本仍注疏本天于二字連下節今從諸家說移之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疏曰皇氏云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武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以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附晉之陳氏曰武舞四表所以象司馬之四表也夾振之而駟伐所以象司馬振鐸師徒皆作也駟伐伐以車爲主詩所以謂駟驖彭彭是也○附按東匯陳氏云此又中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後又云四伐或象四方征伐武勝殷而滅國者五十則亦有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之事矣今詳四伐當從後說乃使中國字有着落且再成已伐紂滅之而三成尚懸空無所指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 分猶部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疏曰舞者

各有部分振鐸夾之而進象爲事之早成故前進也○附按舊說夾振之者八佾相夾而振鐸則合而爲四矣故經言駟伐伐謂以戈伐地也下文言分夾則知此言夾者爲合矣張之以鐸所以盛其威之聲伐之以戈所以盛其威之容故曰盛威於中國也夾而聚者所以一其心分而進之所以作其氣作其氣則欲其事之成也故曰事蚤濟也今詳注分猶部曲之說分字作去聲藹也舊說前後俱作分合之分言則讀爲平聲矣極其所說于中國二字究未穩非記文本旨已可知況所謂夾振者注謂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是王大將舞者合三人始爲一夾六人爲二夾八佾僅二夾有零安得合而爲四哉若謂其間無舞者則又非所以言夾矣合夾之說既不確而分夾之說又以八人而紛雜競進似亦不合舞之體哉惡說者但選一時八四分合之巧一細按而皆誤也○又按夾振之此申言再成滅商之事駟伐申言三成而南之事分夾而進此又詳言夾振之意蓋上文揔干山立者將舞而猶未舞也係武王發揚蹈厲則舞矣係大公王與大將分而象之也此爲始而北出之實上已言之至再成滅商而有此夾振者又合王與大將象之言其並力而伐商也滅商後四伐商之四方諸侯此另爲三成內事故以而字稽之然四伐亦用夾振故即以而字貫之也四伐則爲中國之

西方故言盛威于中國而滅商之威在乎中國者固已包舉其內矣下又言分夾之事而謂事蚤濟者伐商之事固欲速濟伐四方諸侯之事亦欲蚤濟蓋皆所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不可須臾緩故于舞者部曲之列忽用夾而前進之此則夾振之義也夾振雖在滅商之前而夾振駟伐則在三成之下而南之上矣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鄭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疏曰未舞之前舞者久立于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附按舊說待諸侯之至此武王始事孔子言之于終者以其問主於遲久故以是言今詳遲而又久若主舞初則久立於綴當是舞人總于山立以象武王時也然通玩孔子答語自總干山立說到久立於綴武舞之始終備矣而下又自武王克殷後偃武修文說至治道大成始點明宜于遲久之義則久立於綴疑指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舞終時事而所謂待諸侯之至者亦宜爲指克殷後四方諸侯來朝如武成所云庶邦冢君受命于周侯甸男衛助祭周廟等事耳農師陸氏有云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王制言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是也如此說乃與此條末結言武之遲久事理貫通○又按遲而又久玩一又字言此遲而較彼又久則必與上揔于山立待諸侯時分爲二時乃得有又字之義然則前言備戒已久總干山立遲也後言遲而又久即前後之呼應當分主舞之始終爲安如此則前文蚤問遲之遲而又久遲之三字當爲讀之字指伐商言下乃好頂此遲言遲而謂又久則但較其時之久暫而別有其所指之事也則矣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

女音汝○欲語以作武樂之意○附橫渠張子曰古樂于旅也語說此樂之義也牧野之語語武也語中之事必是皆有此象恐失其傳○嚴陵方氏曰牧野蓋武功所成之地而武樂所由作也故謂之牧野之語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薊音計行去聲弛始氏反載去聲弗復之復扶又反下不復同衅許靳反與釁同倒丁老反將去聲帥率內反櫜音羔○反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爲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紂時之苛政也倍祿復紂時之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釁字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也○疏曰鄭云容爲禮樂之官者漢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謂之容也然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是人姓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於國不與常同也鍵籥牡也以櫜韜兵甲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名之曰建櫜也○附石林葉氏曰反商字下脫政字蓋武成文也鄭氏未見古文誤謂反當爲及○廬陵胡氏曰方氏云武王親釋微子縛使復其所此云投卜宋者非也按書及周本紀封微子於宋者成王非武王也○還阜方氏曰行商容者使西歸

于周也使箕子行之者以類相招而不敢迫也○東匯陳氏曰弛政謂罷其征役凡兵器之藏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于倒故曰倒載也名之曰鍵櫜一句詳其文理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農師陸氏曰經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下戈包以虎皮言威武足以服猛示不復用也○附按武成文蓋有反商政之說而樂記此處文勢文義言之則謂及誤爲反注說自安凡下已有庶民弛政句不應上復出反商政三字而反使記文未及下車數字神氣隔斷也葉氏說恐不的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裨彼支反搢音進賁音奔說吐活反朝音潮○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袞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耕藉藉田也○疏曰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貍首也天子習射於西學中歌騶虞也○補注說劍解去其佩劍

食三老

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音嗣更古行反大音泰酳音胤弟大計反○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久爲重禮樂○疏曰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大武之樂舞之遲停而久不亦宜乎○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拊音撫相息亮

反訊音信○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朄音印○疏曰拊即鼓之類擊鼓必擊拊始奏樂時先擊鼓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鐃也相所以輔相於樂亂理也言治理作樂之時先擊相也舞者訊疾奏雅器以節之○附晉之陳氏曰謂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即相也其詳不可考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蓋樂若正也賓出而奏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不失正也○嚴陵方氏曰治亂而使之理乃所以助樂之和故曰治亂以相訊疾而使之節乃所以正樂之失故曰訊疾以雅訊亦治也○彥醇馬氏曰語者所謂既歌而語以成之也古者于旅也語語其父子君臣之節而合德音之致既語而又以道古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即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也○附按舊說作之堂上弦之琴瑟作之堂下匏之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拊之爲物以韋爲之狀若鼓然書傳所謂以韋爲鼓謂之搏拊是也實之以糠白虎通所謂拊革着以糠是也其設在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令奏擊拊是也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鄭氏以相爲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今詳此說于鄭氏以相爲拊指爲誤者甚是世其所設在堂上書所謂搏拊者則亦誤按搏拊字皆從手故蔡傳訓搏爲至訓拊爲循言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然則江引周禮謂登歌令奏擊拊者擊即擊鳴球之玉磬拊即拊琴瑟也惟搏拊皆是虛說故可先後不拘不然指拊爲鼓類而搏之也明堂位何又謂之拊搏哉如是則書傳言以韋爲鼓謂之搏拊者即屬誤解向書而諸家之說因此而牽連皆誤也或疑此記拊字將何解曰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尚書以拊連琴瑟今記文弦字即指琴瑟矣據書當以拊字爲球字之誤或磬字亦可乃合會守之義夫堂上既取樂之輕清又安得有拊鼓哉○又按東雜陳氏云亂卒章之節擊金鐃而終也今詳如此則復亂卒亂也治亂雜亂也樂有倫焉云亂蓋其衆音相雜時即謂之亂合樂乃終故卒樂亦謂之亂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侏音朱獶乃刀反○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疏曰俯謂俯僂曲折行五雜亂也○附東匯傑氏曰姦聲以濫即本篇經文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條所謂滌濫之音謂姦邪之聲浸濫不正也溺而不止亦即所謂狄成之音謂其聲沉注之久也侏儒短小之人獶與猱同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好去聲○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爲音應律乃爲樂文侯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去聲疢勑覲反○當謂樂不

失其所○附按東匯陳氏云四時常謂不失其序大當謂大化之均調也今詳注解當字貼樂者誤矣陳氏又云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爲三綱六紀之目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故有然後正六律以下之事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莫亡伯反長丁丈反王去聲施于豉反○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疏曰鄭注德正應和以下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附彥醇馬氏曰詩之所謂德音者非在于樂而記者以樂言之蓋說詩者不泥文辭如詩所言聖人之德皆樂音之本而樂之功亦可以致此福也因言德音而引以中之○附按詩大雅皇矣之篇今檢朱子集傳曰莫謂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敎誨不倦也克君慶賞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爲慶

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於至於也悔遺恨也又言上帝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旣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注雖本左氏然朱子每另爲注者卽細密而優于左注也○又按莫詩作貊朱子謂春秋及樂記皆作莫以莫字解其義然則此處反圖入聲而讀亡伯反者不可從也又俾俾二字雖皆作比字讀然詩上比字音七上聲也下比樂音去聲按此音七者爲第一音不應圖若此記文上俾字則當圖上聲以其代音七之比耳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好去聲○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 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敖音傲辟讀爲僻喬音驕○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附元輔陸氏曰按鄭云四者皆淫于色則趨數煩志敖辟喬志自當俱作淫于色解左傳云煩手淫聲蓋煩則趨數而流于淫又曰驕奢淫佚喬則放恣而行其淫如衛宣淫其婦齊襄淫其妹皆出于煩喬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則無所施○補注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言溺音害德故引此肅雍之德○附按周子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敎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今詳周子此言于古今樂爲極至之論與樂記此條內說深相發明特錄之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好惡並去聲易以豉反○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

善無難○補注詩大雅板之篇誘今詩作牖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鞉音桃椌苦江反楬苦瞎反壎許袁反篪音池○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爲簨虡○疏曰鼓革也椌楬木也其聲質素周語單穆公云革木一聲注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也○補注鞉如鼓而小持柄搖之旁耳自擊壎六孔燒土爲之篪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

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酬市由反酢音昨長丁丈反○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疏曰假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鍾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聲文質相雜備○補注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旄旄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鏗苦耕反橫古曠反○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補注東匯陳氏曰鏗然有聲號令之象號令欲其

成嚴樹則感氣之充滿也令嚴氣壯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
立武之道故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石聲磬磬當爲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
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疏曰石聲磬[illegible]磬磬然能分明辨别既能明别節義則
不愛死也○附陸氏曰磬盡也謂而盡也記曰中之其
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凡盡則詘而窮○廬陵胡氏曰鄭謂
磬當爲磬按古字通用磬或爲盡磬無不宜室如懸磬磬
然是也○東匯陳氏曰死生之際非明辨于義者不能决封
疆之臣致守彼此之限而能致死于患難故君子聞聲而知
所思也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
義之臣 廉隅也○疏曰絲聲婉約故哀怨以哀故能立廉
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志○附嚴陵方氏曰聲之細
莫如絲陽以大爲樂陰以細爲哀樂則衍而無竆哀則戚
而有分際既有分際所以立巳○東匯陳氏曰人之處心雖
當放逸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亦必爲之惻然而收斂是哀
能立廉也絲聲淒切有廉劌裁制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
于欲士無故不去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
琴瑟有以也夫

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濫力敢反○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附汋之陳氏
曰竽笙簫管同出于竹竹聲動濁而濫合比而會○劉氏曰
竹聲汎濫汎則廣及于衆而衆必歸之故以立會聚○東匯
陳氏曰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
容民畜衆者非謂聚斂之臣也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
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鼙步西反將去聲帥所類反○闕鼜則
人意動作讙或爲歡動或爲勳○附東匯陳氏曰前武臣泛
言之也此專指將帥而言蓋師以鼓進而進之權在主將也
○子容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言匏上木者匏聲短滞土
聲重濁木聲樸質而無輕清悠颺之韻然木以擊鼓而匏亦
在竽笙中矣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巳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鏗七羊反○以聲合成巳之志○以上木篇○附按舊說樂
之聲作于彼君子之思感乎此則以彼之情有以合乎此之
意故曰有所合之也今詳此說與注似倒說矣君子非聽
鏗鏘而巳自應接入君子猶有所以合此樂乃于其字[illegible]以
字之意爲融洽若言樂合乎君子則與上句不相應矣况細
求其義君子之思有五種而但因所聞之樂思遂不同亦是
以君子而合樂非以樂而合君子也舍君子而言彼者就世
人意中言之也世人知巳之有所合之彼亦有其所合之也
則君子之聞樂同而所思不同者巳可見矣○又按正樂之
聲能感人正大之心而使之思思則各隨人所常懷者以類
通焉此聲音與人心微會之妙也于夏此言乃由文侯爲君
心所懷者常在得人故以衆聲之感發者啟之使知聽聲之
道而能有所用其心
自不至於倦且臥矣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
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巳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數也有間曰巳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
也有間曰巳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
間孔子有所謬然思焉 謬然深思貌 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焉 睪音
釋眺他弔反○眺見 曰丘迨得其爲人矣 迨近也 黮而黑 黮徒感反○黮黑貌 頎然
長 頎音祈○頎長貌 曠如望羊 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補注望羊猶望洋 奄有四方 奄同

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也○
附按舊本奄作掩今從家語本門詩本字○又按朱子詩集
傳曰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
言乎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
席葉拱而對曰 葉拱兩手薄其心也 君子聖人也 附按君字疑吾字之沿誤 其傳曰
文王操 家語辨樂解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
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
韶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
之至於此也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
又以正人至矣哉 趣音促自樂樂人之樂音洛○說苑 ○吳公子扎來聘請觀
於周樂 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爲去聲後同召音邵○此皆各
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疏曰季扎此時偏觀
周樂詩篇不可盡歌或每詩歌一兩篇以示意 曰美哉 其美

登○疏曰季扎所云美哉者皆美其聲也人情動而形于詩叔詩辭爲樂章則情復發見于樂之音聲聲能寫情故聽音
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神瞽人賢師曠季扎之徒有以知其趣也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
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附按猶未也繫承上始基之矣言猶未至于盛也注解作未盡善且謂猶有商紂似俱未合
或疑有商紂未盡善即是周王化未盛意者其樂未盡善也曰謂王化之始基在二南可也謂二南不能化商紂而猶
有商紂則是未盡善者已屬周而所以責周者太刻而無當矣苦謂紂自不善無關周化則言周王化者何必及紂耶且
上下俱言周而中一句忽貼入紂注似屬多事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爲之歌
邶鄘衛邶音佩鄘音容○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
之化○附按朱子詩集傳曰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
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
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

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邱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邱皆在滑州大抵今
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謹按朱子考之甚詳而云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衛本
都某處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然則此注所言盡屬臆說而非朱子之所欲據者矣曰美哉淵乎
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之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
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
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
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
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附西仲林氏曰思宗周而不知恐懼自強是狃于偏安者黍離降爲國風無限感慨
爲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
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附按十三國樂中有得有失聞者有贊有譏而皆美其聲以其比音而樂各得傳寫

當日事情妙入神理故樂言美也非必其有治政之音爲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
大風也哉泱於浪反○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音泰○大公封齊爲東
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爲之歌豳豳彼貧反○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
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樂音洛○蕩乎蕩蕩然也樂而
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附按舊說蕩
廣遠而居安有思危之意此周公遭變居東陳王業艱難也今詳此說與注俱誤矣按朱子豳風集傳曰武王崩成王立
年幼不能涖阼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
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然則謂陳王業艱難在東征三年及遭變居東之時者注不知詩有而說于前舊說因之則亦誤
于後矣豈疑樂而不淫何說自明言周公之東曰此言豳風樂而不淫如赤舄几几之詩是則周公居東之詩也樂即樂
天知命之樂爲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夫音扶○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
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爲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
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
主也渢扶弓反易以豉反○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作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小國無明君也
○附按西仲林氏曰渢渢中庸聲凡物大則高亢而此聲大而又順凡路險則難行而此聲險而又易行所以爲中庸計
險作儉未安今詳此以險爲聲高峻之義爲之歌唐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令
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
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附按陳風如宛邱東門諸詩國人皆遊蕩男女聚會歌舞即見國無主之象非僅就聲言也
自鄶以下無譏焉鄶古外反○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附

按今詩部作梏爲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王之德無
二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焉
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疏曰杜以此言歎上卜雅也民思文王德不二于殷怨紂政不言有殷先王遺民猶繼未大
衰如九章算術差分爲衰分之衰言差小也服虔以爲歎變小雅也思上世明聖不貳於時王怨時王無數志周德衰微
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服爲是杜解錯謬今以大雅歌其善者何意小雅歌也不善且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劉
不達此旨也○附按後儒皆主服說爲合又西仲林氏云周德衰故聲中有思有怨然有周初遺民故不至擕叛誹謗存
忠厚之至也今詳疏解注意民思文王德四語是在正小雅內何一詩爲言此義若謂此時尙在孔子未刪正前然如此
等詩表文王之至德即論語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孔子萬無刪削之理則是杜注解在並無此詩之處矣
服說自確先王遺民應指周之先王疏又謂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如疏言是孔子存變小雅詩而不刪使後
世得羣覽而熟知其爲揚先王之惡更十倍於魯一時之歌矣何得爲聖人哉夫是非之公正欲存此以見天理不泯人
心不泯此春秋之所以作況其詩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發乎情止乎禮義深得立言之體不忘忠厚之意實足以爲千古
世法故季子稱其猶有先王之遺民然則魯亦何嫌爲之歌何疑而不爲札歌之乎疏議劉爲不達此旨誤矣
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
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附西仲林氏曰大雅所以歌
文王其辭大而和委曲中不失其正即內文明外柔順之德○附按注謂不皆歌變雅恐不然如其言小雅亦雅也若但
歌其止何處著得此周德之衰四字注別訓衰爲小而于傳下句猶有先王之遺文注云故未大衰將謂故未大小乎義
何能爲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育據○
倨傲曲而不屈屈撓也邇而不偪謙退也遠而不攜攜貳也遷而不淫
淫過也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能知命樂而不荒樂音洛○節之以禮用
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施去聲○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

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底丁禮反○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附按十四句總贊
其德之無偏勝却皆以歌中聲音摹寫形容之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八方之氣節有度
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見舞象箾南籥者箾音朔○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疏曰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
辭而以聲播之舞則舞其容而以曲隨之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劉炫云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
所舞故知象文王之樂也南如周南之意○附名塨李氏曰世之言樂者以舞曲在樂曲之外凡樂先登歌六合作皆非
舞曲蓋據漢東平王蒼獻武德舞歌及六朝皆有六舞歌爾在樂章外也愚考古人遺制似升歌專歌而不舞有笙八以
下則舞章與樂章相比不分二端仲尼燕居曰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春秋傳曰見舞象箾南籥
夫象奏以箾管樂章也而即以爲舞非舞曲即樂辭乎且春秋傳連文云舞南籥舞大武舞箾韶豈南詩與韶武皆非樂
章耶毛河右詩札曰管奏列在堂下故曰下管象然堂下合樂則必舞故又曰象舞其言明矣曰美哉猶有
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疏曰聖人作樂各象當時之事時事見于舞如樂記所言大武之舞足象
武王之事爲之則知諸樂之舞皆象時王功德也故觀其舞容各知其德也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
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濩音護○殷湯樂曰聖人之
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
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箾者箾音簫○舜樂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徒報反○幬覆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
請已周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
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
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襄公二十九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或疑此所觀樂乃工就各樂取一二章歌之季札亦各

就所聞歌推論之不但所歌不蔽一國之詩即所論亦不蔽一國之政而所歌所論按之今詩三百篇又不多合蓋刪詩前所傳留樂章也今詳此謂工就各樂取一二章歌者甚是但既是工歌則所謂一二章者必其詩與聲皆大有可聽而足以髣髴大槩其一國乃奏歌于遠人賢者之前則亦應無泛然漫及而在後日孔子所删之內者也今注疏所解而合者與今詩與國政亦未嘗乖其不合者則前已有辨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贛與貢同○子貢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樂人稱工執猶處也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好去聲○直已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商宋詩也愛或爲哀○附按凡九德俱兼二義言之九而字與尚書言九德者同上十五字九德也下十二字又其德之善而無偏也寬而靜如寬而栗意柔而正如柔而立意正直而靜如直而溫意溫良而能斷如擾而毅意他如廣大者易浮夸而靜爲善廉者或稜角峭厲而謙爲善肆直者或徑行自遂而慈愛爲善九德皆以上一二字爲主而下一二字足之此皆人之德性有然者也又按諸家解直已動已俱未安今詳文勢祇是說直陳其德動而感應云爾疑當以上已而二字下一已字俱作羨文乃于義爲順適耳德謂先王之德也陳德即如升歌清廟示德之謂德即寬靜柔正以下之九德也歌即頌雅風商齊之聲歌也先王有諸項中正不偏至善之德而爲之樂發爲德音之致其感動之神至於得天地四時星辰萬物之應者如此而況於人乎故傳之後世凡學士君子之德性各有所近者取而歌之相與感發於神明中其爲優柔融會之功涵養保守之力當有變化而不可知者矣此古人學之所以成于樂也宜者相合而有助之義九德與六詩分宜處只須大意解之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寬靜柔正即頌中淵穆盛德之意廣大疏達者大雅歌中之氣象恭儉好禮者小雅歌中之規模正直廉渢者風化之善物商音中有斷意則肆直者宜齊音中有讓意則溫良者宜夫此固各有取義焉耳或疑風雅頌謂歌之體非指周二雅三頌十五國風也曰體在風雅頌之外乎即三者歌之各有體而體與風雅頌已自不相離○又按注疏原本此處有錯簡舊本已改正今並注移之溫良以下九字舊本仍注疏在下節今從禮記陳本移於此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斷都亂反○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力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保猶安也知也○附按上言頌雅風時世聲音相傳甚明商齊之歌則原于古而傳于後恐人忘本來故復申之臨事屢斷肆直德也而慈愛無論焉故下以爲勇德此九德以上一二字爲主也讓溫良德也見利而讓則能斷在中焉故下以爲義德此九德又以下一二字爲備也凡歌所以陳德也各取其宜而歌者用以保德也結言非歌孰能保此古人以聲歌爲學者也此旨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隊直媿反槀苦老反中去聲句紀具反纍力追反○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疏曰此謂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言音聲感動令人心想如此也○附東滙陳氏曰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下者如墜墮也槀木枯木也倨微曲也句甚曲也○嚴陵方氏曰倨者方之議故中矩句者曲之體故中鉤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對而成也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說音悅○長言之引其聲也嗟嘆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末篇○附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

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附按麗疑當作厲微末是始於亢厲而終在細微亦剛暴過甚而致摧折之意耶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家語辨樂解○古樂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尚久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節適也侈大也正雅也淫亂也賢者以昌不肖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士達朱襄氏之臣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摻所斬反闋苦穴反○葛天氏古帝名投足猶蹀足闋終也一曰載民

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樂之八篇名也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湛音沈○陶唐氏堯之號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民氣鬱閼而滯著著直略反○閼讀曰遏止之遏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宣通也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黃帝臣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隃式朱二反○阮隃山名山北曰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取其厚鈞斷兩節間以爲律管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音中黃鐘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筩六律六呂各有管故曰十二筩合成含矣○附按原本李氏云黃鐘之宮另是一物非黃鐘管也蓋黃鐘八十一分應鐘四十二分自黃至應相距三十九分是諸律長短皆在此距中耳黃鐘爲宮則是大簇爲商至應鐘爲變宮皆以少聲與之相應少聲者言其聲比黃鐘爲少也既得黃鐘遂穴諸孔於三寸九分之內間而吹之其全聲則黃鐘之宮也其次所穴孔間而吹之者即所合商角徵羽及二變之少聲也此以一管而備五聲故曰黃鐘之宮及制十二筩後則果相和而此管可以生之今詳此義從來無解者獨李氏發之○又按原文次曰含少今本所見者俗本誤作吹日含少今吹正又注合成含矣含字疑有誤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合和諧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法鳳之雄雌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黃帝又命伶倫與榮猨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猨音袁○奏十二鐘樂名之爲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顓音專頊許六反○處居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天合風化也其

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好去聲○八風八卦之風）命之曰承雲以際上帝（上帝昊天上帝○附按際疑爲祭）乃令鱓先爲樂倡（鱓音善倡昌亮反○倡始也）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或作[illegible]）也其音英英（英英和盛貌）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倕作爲鼙鼓鍾磬吹苓管壎篪（附按苓疑作笭字）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嚳枯沃反招時遥反倕音垂○康安也）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爲夔）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輅力角反○鼓擊也）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獸鼓棫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拌分也○附按棫或作梭拌或作判）舜立鼓棫延乃拌鼓棫之所爲瑟益之八

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謂舜）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漻蓮條反○決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漻水）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皐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黔其廉反陶音遥○九成九變昭明也）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善美也）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獯鬻之難邑于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爲天下號也淫過翼佐也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發孕婦之胎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散宜生曰殷可伐

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詩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不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於昭之於音烏○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附按六師惟天子有六鄉六遂凡經書言六師皆謂天子師也呂氏春秋以此言咸王伐殷諸侯或疑六師指諸侯之兵言銳兵乃謂武王師耳且諸侯亦人臣仍與武王同六師非五萬十萬之名人衆遂可得稱者）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馘古獲反爲去聲○大武周樂）成王立殷民反（反叛也）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往也）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三象周公所作樂名嘉美也尚久也自黃帝以來功成作樂故曰非獨爲一世之所造○呂氏春秋）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一

東維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荃止闇甫
古絳李世枚武安甫　校正

王制之甲第五十一 分土凡二章○

王朝禮五禮凡為天下國家者無一不本於王朝事各有法物名有度皆稟一王之制小戴第五篇以王制名通載其事而不備也周禮一經皆其法制而散為三百六十官之職從官不分係不從禮者別目俱不得比儀禮經例錄舉全篇況它書之雜見無序者乎今總以王制名其例又別其事類分為十目假十千之次列之於是古王制禮可考見者亦隸其大凡云首取尚書周禮小戴禮之言建服封國者為分土篇制先其大也並集傳記之文附下

○附按此篇舊本分二節無名目今補其名焉

集補經附按前卷如內治五宗臣禮鄉律等篇皆古禮經無名而朱子題補者既加補經二字于篇首此王制乃小戴原有篇名但廣補以附備其文故仍本于庚辛二篇加集補經三字今亦以例各標于篇下

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甸田遍反○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疏曰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故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二百里納銍銍珍栗反○銍刈謂禾穗○穗音遂○疏曰說文銍穫禾短鎌也詩奄觀銍刈故此以銍表禾穗也三百里納秸服秸工八反○秸稾也服稾役○疏曰郊特牲云藁秸之設秸亦稾也去穗送稾易于送穗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補注九峯蔡氏傳云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內外百里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附按什一之賦未有不以穀供者總銍秸則穀供外納藁穗以供芻秣總兼藁穗禾本連莖者稭禾末帶皮去穀不乎者銍止穗秸止稾外此則并不以藁者只以粟米為穀供也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疏曰左傳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檢行險阻伺候盜賊而服事天子百里采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者事三百里諸侯三百里同為王者斥候故合三為一名○補注九峯蔡氏云侯服者侯國之服向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大可以禦外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五百里綏服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政教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度待洛反二百里奮武衛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補注九峯蔡氏云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五百里要服要一遙反○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二

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補注九峯蔡氏云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于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附少穎林氏曰要服荒服每外二百里皆夷也蠻也而謂之蔡流者以其地最遠中國人有惡積罪大先王不忍殺之者乃投之于此其皆夷蠻之地則棄上之文可見五百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補注蔡云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附仁山金氏曰五服亦大約限制以為朝貢之節詳略之宜耳何服中又分為二三節此周制九服之所由起也○東萊呂氏曰甸侯綏為中國要荒已為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法度宜略治以不治治也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可見矣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漸子廉反○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朝直遙反○補注

九峯蔡氏云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〇附按或疑五服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並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多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反棄于要荒以地勢攷之殊未可曉今詳五服之制自是立法如此至於周亦只名就其方所有地之多少人之華夷而定服耳若拘四方兩[illegible][illegible]黄州北近沙漠難盡五服即西去流沙漢武始于匈奴羌戎開[illegible]諸酒泉四郡當周都鎬京時猶西近戎北鄙玁狁亦從有地置九服耶迹古今地運不同西北東南據襃造易而三代當不甚懸其地循可按迹而稽即至營洛邑爲天下之中而稍其四方所底遠近華夷亦此能盡如此法以地數分畫服數耶然則禹貢與職方氏蓋皆就其一而言之約畧大槩如是耳其像三面之不能如是者皆就其地之所止即爲服之所止原未嘗必限定五百里也凡建因惟祀畿何爲極梁以近幾何而向內者爲華服以遠幾何而向外者爲夷服至于服之里數王制不言乎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是南北東西相距約三千里未嘗不可開方筭也若執定開方者筭夏之五服則應五千五五二十五其地較九千之數已幾于多二倍即筭周之六服亦應六千而多三倍矣鄭氏又誤作七

千里宜其有七七四十九千里之說而未嘗貫于九州州方千里之說以爲其根柢〇又按二幾當一服之說爲是說見下周制章職方氏條〇又按舊本益稷二字與上今移其注于下

〇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九峯蔡氏傳曰禹平治水土因地域之遠近以弼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群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〇尚書疏〇附按十有二師就一州言也則九州爲一百零八師一方五長則四方僅得二十長故曰詳內畧外又舜典言惟十有二牧以長人義言故名牧以教人義言故名師其實一也〇又按此古分土祖制始見于經者本篇既輯禹五服爲首宜并載之舊本未編今補

右夏制第一章凡二條〇又章下一條

〇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皮帛塗山在壽春東北〇哀公七年秋左氏傳〇附[illegible]楊氏曰書言協和萬邦傳稱執玉帛者萬國亦如言萬物萬民皆約畧舉至多之數言之耳鄭康成有整整釋所謂萬數之說迂甚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〇附嚴陵方氏曰周官言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以上大夫爲卿非特諸侯爲然〇農師陸氏曰此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則無中大夫可知又諸侯之士不得稱元士其餘諸侯之臣其名號與天子之臣同〇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〇疏曰按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鄭注司徒云日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又取晷也又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

禮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千里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〇附用之陳氏曰天子諸侯而下不曰地而曰田者蓋祿以田爲主以其制祿也故雖地謂之田〇格非李氏曰千里則得方百里者百百里則得方十里者百七十里則得方十里者四十九五十里則得方十里者二十五伯之田倍子男公侯之田倍伯天子之田十諸侯〇孟治劉氏曰周禮民功曰庸故有取于附庸之義〇自明徐氏曰舜輯五等諸侯之瑞而班之修五禮執五玉則是五等之爵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而謂殷爵爲三等非也武王爵列以五七分以三蓋襲殷之舊耳〇廬陵胡氏曰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乃據公羊傳何休注說春秋之文及禮緯元命包含文嘉之說皆不經也其妄可知〇附按彥醇馬氏云千里者以開方法計之蓋萬里也公侯田方百里以開方法計之蓋千里也七十里者七

七四十九蓋四百九十里也五十里者五五二十五蓋二百五十
里也今詳此亦特討開方大數耳若于中逐一開算小數則開方
萬里者即百萬里提封百萬井之地也開方千里者即萬里提封
萬井之地也開方四百九十里者即四千九百里提封四千九百
井之地也開方二百五十里者即二千五百里提封二千五百井
之地也○又按自明徐氏云古者內諸侯公卿大夫皆有采邑地
大夫任官之有功者始食之其子孫繼世者不世其官世其祿所
謂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也大夫無功者則無采地亦與士皆食
祿於上以圭田爲祭祀耳今詳公卿大夫所受地說禮家槩以爲
食祿采地于其實混而無別夫曰食邑者其所食祿之田也又曰
采地者采事也其所治事之地也祿田視公侯伯子男者視其三
萬二千畝之祿爲三百二十井之田取三百二十夫之稅及二萬
四千畝之祿爲二百四十井之田取二百四十夫之稅一萬六千
畝之祿爲一百六十井之田取一百六十夫之稅其爲采地則視
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即周官稍縣畺三地中之家邑小都大都也
乃王畿百同中所分與公卿大夫使治其地事而公卿大夫受以
爲家使家宰爲之而聽于朝大夫者食邑雖即采地內邑然只公
卿大夫之自奉爲地無多若通采地稅入則爲家臣官吏祿稍給
一邑一都公事外皆以入之于戲以供九式中之用蓋甸稍縣都
之賦皆有公邑而此亦入于其中者也至所爲世祿者止世其食

邑耳餘無涉也然其邑即采地中之田故禮文通稱大夫有采以
處其子孫也○又按舊說周官有卿無三孤與上大夫而公則冢
宰是公孤上大夫同爲六卿今詳冢宰爲六卿之首非公也又卿
即上大夫也此所謂三公者乃尚書所謂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者也蔡傳云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
之職是已今乃加之冢宰何其誤耶○又按封地百里七十里五
十里與五百里四百三百二百百里之數多少迥殊鄭注斥大增
益之說朱子譏其甚不曉事請則其說之乖違而誤已斷矣識侯
乃諸儒又爲說而兩通之豈不支離而失其
正義乎說又見後大司徒條凡建邦國節○凡四海之內九州
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
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
州州二百一十國閒音閑○建立也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二十二小卿也
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
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
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
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

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
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
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
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五方
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疏曰俱云州
別土百一十國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鄭設法一州封地云者據
職方氏千里封公四侯六伯十一子二十五四等之數四十六若
添滿土百五十國必須百六十四故餘方百里者小國六十四也
封公四侯六伯十一子二十五男百各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
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
封侯六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封伯十一外猶餘百里之方一得爲
五個男國則更得五十九個百里之方是滿六十四也以百里之
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爲附庸地○又按舊說夏五服甸
侯綏要荒而甸即王畿之地也自甸至綏凡三服爲中國地服五
百里面千五百里則爲方三千里矣周六服王畿即在內又侯甸
男采衛自侯至衛凡五服爲中國地服五百里則方二千五百里
與王畿千里則爲三千五百里矣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益兼
要荒言之也周人斥大中國不過五百里而已益自三千里而開
方之三三而九爲方千里者九自三千五百而開方之五五二十
五又有方百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大界不過如此今詳禹中國凡

三服開方爲三千里則周之中國凡六服亦開方爲六千里矣舊
說謂不過多五百里者蓋除三畿與禹甸服同餘則用周二服皆
禹一服之說而言之未詳也夫五服六服皆不能整整開方而算
但大概言其一面乃爲實然耳說已見上夏制章○又按彥醇馬
氏云自唐至周其土地廣狹略長補短大界皆方三千里未之或
易鄭氏以爲州方千里州二百一十國謂之殷制其說非是又以
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七七四十九而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則不
經之說也今詳周九服而單言中國則爲六服連王畿在內
鄭于六服外再加王畿故誤爲七千里也鄭未知以實地算之務
邑六服而南一面還能有三千里即化禹服之要荒而爲中國若
北一面已于數大不足矣又安得以七七開方而謂七七四十九千
里禹甸先無此大此一誤也又以周禮五百里四百里等之誤
而各于千里內活算者而鄭經數了每一州六千里之內此二誤
也既以周禮之誤者數矣而又欲合王制二百一十國之數夫王
制千里一州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爲數者而鄭妄謂六
千里一州竟以五百里四百三百二百一百五等之訛數數之而
猶欲合其二百一十之數此三誤也合三誤以立言安得不支離
而穿鑿之甚乎○又按注十三公十字須頓斷言每十國準一公
三十國之所率爲十此三公也下皆放此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

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土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朌讀爲班○附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筭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封之理又曰非惟施之當今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附按廬陵胡氏云諸縣皆通稱此訖大槩通論先代之制不必指言其代也縣內大國公之田三次國卿之田六小國大夫之田二十七其餘皆以待須賜卿大夫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鄭乃云爲有致仕者副之又以待封王之子弟於經何以見之東匯陳氏云意此無明證皆鄭氏臆說也今詳朱子謂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封之理者說小較九十三國之無其實而此名之不得立也至于鄭氏之臆說猶其餘非矣○又按舊說名山大澤畿外不以封諸侯畿內不以頒王臣皆天子使吏治而納其貢稅故地雖頒于王官而富貴藏于

郡國財雖同于土民而利貢歸之公上諸侯自食田租之外餘不敢過問焉先王不以封之意乃所以抑制其強而防閑其後心也今詳名出如五嶽大澤如四瀆乃天下之大地安得封之而爲一國之所有不以封朌者亦順乎其物之天然耳若謂于諸侯抑制其强而防閑其後心是以後世之私心窺先王而于先土公天下而無私建侯只爲安民之意恐未能見其源委也至謂富藏郡國利歸公上豈先王不以封者而又使之食其地乎都令人不可曉○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與音預○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雖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出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一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也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也○附臨川王氏曰執玉帛者萬國以爲禹會塗山之時此左氏之妄也謂曰萬邦者總四海之內大畧而言夫可以爲實數也○石林葉氏曰康成不知禹服周服異同何義而推見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乃牽左氏執玉帛者萬國之說謂唐虞時非七千里不能容之要知書言表正萬邦猶禹當服則是湯之時固有萬國矣所謂大界地方三千里者何以容之且康成既以殷大界方三千里固合于禹貢中國之地而謂四裔所役者又何地也然則九州之內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殷制而于虞夏周之制果何合哉又援孝經緯不經之書以爲據抑又支矣○附按此千七百七十三國者皆漢儒想像而言之也蓋即其上文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合八州一縣內總積之而得千七百七十三數然八州一縣上文皆係空空懸說而此總計者尚安得有實也夫千七百七十三國猶且懸空無實而況萬國乎○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共音供○謂此地之用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附石林葉氏曰官者凡祭祀賓客等用有司所供也御者謂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附按用之陳氏云周官太府頒財式灋分九賦以待九用各有所宜便又大宰之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爲之調度豈官府之供止于百里服之御必千里乎或疑此與周官異制今詳此蓋以近而可急者先公用遠而須緩者後君奉乃禮聖王先人後己急公緩私之義以制用之

大節而言非定法也共官非限于百里亦有取及千里內者爲御非必于千里亦有取貢百里內者須活說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長丁丈反帥色類反下同○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附用之陳氏曰古者付五之法于州鄉則聯其民於酇鄙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國中而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君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患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監古暫反監於古銜反○使佐方伯領諸侯○附彭睎馬氏曰周官曰天子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牧之下又立監所謂三監是也○希聖周氏曰方伯專征伐者也監以大夫有徽意存焉○子容憲氏曰武王立武庚以管蔡霍爲三監雖以

監殷意其亦仍舊置耳康叔受封嗣職猶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又曰自古王若茲監所從來也遠矣○補注東滙陳氏曰監者監臨而督察之也自王朝出權亦尊矣一州三人則二十四人也此大夫在朝必無職守者乃可遣不然則特命也○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外諸侯嗣也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附嚴陵方氏曰內諸侯臣道也止養其人而已外諸侯君道也故傳其國焉○千里之內曰甸服治田出穀稅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曰流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貢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附用之陳氏曰甸則禹貢所謂甸服也采則禹貢所謂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禹貢所謂荒服之二百里流也○附按嚴陵方氏云甸服四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王畿千里之外莫近于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于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其最遠最近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今詳方氏謂舉采流則已統盡禹甸五服之地也至采流之解已見上章○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

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附格非李氏曰此乃注明上條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之文也○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附格非李氏曰此乃注明上條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七十三國之文也○諸侯世子世

象賢國也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也○附按臨川王氏云未賜爵此乃外之列國非畿內有采地之公卿也君薨世子嗣位以君其國除服來朝以士禮見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以諸侯而臨臣民東滙陳氏云列國之君薨其子未得賜爵則其禮數視天子之元士賜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也今詳王氏陳氏之說則注言及縣內者誤矣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附按疏云若有功者亦得世之左傳隱八年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以有功世也今詳孟子言仕者世祿夫世祿滕固行之亦可見○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補注馮氏云此因氣稟之不齊兼習俗之異尚是以其性各隨氣稟之昏明習俗之薄厚而不可推移焉若論其本然之性則一而已矣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疏曰題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地理志云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東

南皆近海故俱文身也交趾蠻臥時頭向外而足在內而相交鄭註臥則僢者謂是也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衣去聲○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鞮丁兮反譯音亦○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以上十一條本篇○附用之陳氏曰先王以治治中國以不治治夷狄故于夷狄疆以戎索則立之寄象鞮譯而已在周官所謂象胥是也達其志通其欲在象胥所謂協之言辭傳之是也寄言其寓于此象言其像于彼鞮言其屨譯言其語凡此皆互見也○長樂劉氏曰鞮戎狄屨名周官鞮屨氏亦以所屨爲名譯釋也猶言勝也謂以彼此語言相勝釋而通之也○嚴陵方氏曰上節利用言所利之用謂居山不以魚鱉爲禮居澤不以鹿豕爲禮是也○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

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深尺鴆反○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昳杜結反○疏曰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夏日至置五表于潁州陽城置一表爲中表南北東西各千里各置一表皆八尺據南表而言晝漏半表北得尺四寸景是地于日爲近南其景短南方偏陽故多暑據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于日爲近北其景長北方偏陰故多寒據東表而言亦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自巳昳矣是地于日爲近東故晝而得夕時之景也東方箕星好風故多風據西表而言亦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是其地于日爲近西故晝而得朝時之景也西方畢宿好雨故多陰日此皆偏于一方非建王國之所也○附按與之王氏云按疏說置四表于千里之外此未足信也蓋建國測景只於夏至之日晝漏之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尺有五寸正與土圭等則爲地中假如表北得尺四寸是地于日爲近南景短于表南爲陽地常多暑假如表北得尺六寸是地于日爲近北景長于表北爲陰胡地常多寒正中時表其景巳昳是地于日爲近東先夕景也東近海卑下故多颶風正中時表其景未中是地于日爲近西猶朝景也西近山幽隂故多積雪凡此隨其方地表而求之自見若以四表而驗中表之正萬一與土圭不協四方相去各千里而遥非一時所能取會苟失其時地中何時而可求耶今詳注以表景之長短夕朝驗四方之偏以見正合于土圭者爲地中未有立五表之說也疏中添設此法疑不合事理王氏駁之甚當蓋九州地體渾侖綿亘未見其爲地中故設法表日景以求之所謂長短朝夕豈必遠徵只如立一表于地于夏至之刻觀日景以一尺五寸土圭測之若短幾分是地南近日太偏南幾百里則依數向北幾百里爲地中長幾分是地北遠日太偏北幾百里則依數向南幾百里爲地中若昳幾分是地東近日太偏東幾百里則依數向西幾百里爲地中側未中幾分是地西遠日大偏西幾百里則依數向東幾百里爲地中如是測之自然可得此之謂求矣必待較量于千里之外耶○又按深猶廣也謂橫入之淺深也測土深者測土之廣測橫入之偏幾何以求地中也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疏曰注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景一寸差千里故於地中大五寸景去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按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又考靈耀曰日從上臨下八萬里又河圖括象云從地至天億七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地之下與天高等天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零七萬九百二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又考靈耀曰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則天之中央上下正中之處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于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又按夏至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冬至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則夏至去冬至日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一萬五千里○今按自唐以來以後儀岳臺晷景爲地中○附按晉天文志引注中二鄭之說申論云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圓如彈丸

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去極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或者據此謂按天地日相去周徑之數據舊說如此無可質稽然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以有數也數之有可明見者惟尺五寸在地之日景爲可推驗凡物直光下則無景去光即有景去光近則景短去光漸遠則景漸長據景尺有五寸則日去地中爲萬五千里可知自此景至一丈三尺則日冬夏至行天南北陸其相去一十一萬五千里可知日行天南北陸皆在地中之南自一萬五千里至一十三萬里是日與地旁去之數也若上下直去則據八尺之表爲八萬里可知日四時行皆居天徑之半其直于地相去無有高下遠近此晉志所謂去陽城皆等無盈縮者故四時皆用八尺之表同也其高下遠近在旁于地相去之間夏行北陸近地則見其高冬行南陸遠地則見其下此所謂漸南漸下四之有長短盈縮也至於周徑之數緯書與志文太檢相同其地去天緯以十九萬有奇而地體廣厚三萬里據地面寸

言故志以爲十六萬有奇但周天圜數當通地上下徑數爲徑一圍三計之志只以地上徑數爲周數此五十一萬有奇之說有不符也讀者詳之今詳此說謂據舊說如此無可實稽者甚是而據說則多不準矣夫一尺五寸之日景可據以推驗而八尺之表先無可準則日景亦不足據今若表用一丈或一丈二尺景尚爲一尺五寸否耶一尺五寸爲八尺之表而然也又云據八尺之表爲八萬里可知夫必立表者先知日之臨下爲八萬里遂立八尺之表則可知者乃不誣然恐立表者亦從未知而立之耳况此表者復從何而知耶倘又除日景千里差一寸爲言則此中郎有細理可推算但未知其言果然乎否也况今據緯書與志文其大概不同又遠甚緯云十九萬有奇者彼言地去天之數半徑也其全數將明云三十八萬七千里晉志以八萬一千有奇自云天徑之半將十六萬有奇者乃是全徑之數今以志十六萬有奇全徑之數而與緯十九萬有奇半徑之數相較而謂其大概相同則誤之甚矣又志既以十六萬有奇爲全徑之數則所云五十一萬有奇周天之數者已以徑一圍三計之矣奈何轉以爲嫌而強與緯之一百零七萬有奇者言同耶夫五十一萬與一百零七萬二家言天有奇一半若果有數可準而何至差之至此耶在孟子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以天初昏正南之星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恰一周即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自無不準

所謂可致者憑此爲算耳至于度之相去一度爲幾何里數則至今從有言之者而果能眞得實跡耶蓋必日之去地其數先[illegible]者可準然後再倍此數而又加地體之厚數應若干則日行于天之全徑即可得徑既得則三徑有零而周天之數若干已毫髮無差然後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里數若干必毫髮無差者以度原爲日一歲之所行也今觀二家全徑之數却止是二半徑則即所算半徑者或是而全徑亦將不準矣又况日去地八萬里之說元莫能必其確當也哉然日之數尚能牽經計及者以行日景在耳若天之去地雖可以意會而實無跡可據乃諸家亦定其里數者是果從何處算起耶將河圖括象謂億七萬六千有奇者更合人生疑上言日臨下僅八萬里此又言天云地百七萬有奇將日已不繫于天有是理乎或曰此言天之外表則亦荒唐之至矣在天外表之數人于何而知之哉今觀其于二十八宿之相距言周天數即取徑數則與考靈耀所言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者意皆相類蓋亦如晉志就二十八宿日所行者言之故上文即合二家相較耳大抵莫可根究者雖相傳積久皆如是說而要不可爲典總謂之舊說而已矣○又按徑一圍三就大概說耳若靠實算來多之數則徑一者其圍加二倍尚不足應又加徑[illegible]分之乃爲恰是晉志言周已加之而緯書之算則未也前乎附言三徑有零者以此○又按或疑緯言三十八萬七千里者是言二十八宿故與志言日行之十六萬有奇者不同曰得此一言則二家皆是矣但二十八宿去地一周之數與天之去地等耳從何算起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周禮地官○附按仲友唐氏云學者見五等之封疆與武成分土惟三及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說異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是末之放耳左氏云成國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而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郊猶鄉也則大國三軍出于三鄉三遂副之猶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六遂也

石謂大國不過百里則百里之地提封萬井山林川澤三分去一以六千六百餘井止五萬四千夫有奇司徒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即盡用其夫尚不及具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圜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于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稅其什一他無餘地百畝之分六萬夫之稅足食六千人而已君卿大夫與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主國之朝聘四鄰之邦交于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况七十里四千九百井三分去一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二十五百井三分去一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放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出軍之賦數有制賦之成數王六軍凡七萬五千人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以是爲差此出軍之實數出于國中四郊者也天子萬乘凡百萬人諸侯國乘凡十萬人此制賦之實數出于舉國之中者也自軍言之侯國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王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王國方千里而具萬乘侯國方一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乘侯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者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定出賦五十乘實

賦合三百乘子男之國也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畧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千乘公侯之國也子男一同方百里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侯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里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魯論曰顓臾在邦域之中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魯頌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又云奄有龜蒙奄有鳧繹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統舉封疆而言之故于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于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之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最小之國無所兼山川土田附庸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襄矣或者遂執此謂王制孟子周禮皆有明文不得以其說之難通而妄以是非有無主之先儒說爲正封廣封兩所來當但未進推夫百里七十五十里正封內當得田畝若干夫數若干賦稅若干其地之廣狹矣以立國而遂以五百四百三二百里盡爲廣封

之地多少相懸則亦顧頊說矣惟唐氏推邦國制軍出賦之數鄉遂邑都之制經傳有文者爲之推說其實而計其分七成國宜有方二百一十里方一百四十里方百里之地內以補正封百里七十五十里之不足外以分廣封五百四百三二百里之有餘雖其說無前聞而以其所據事實參之有當然者其可以補遺古文之闕補苴衆解之漏者惟此庶幾焉今詳上天子之田方千里係鄭注斥大增益之說朱子讀其甚不曉事情則周禮雖有五百里等其說大可疑矣今唐氏乃曲爲圓之安得是蓋尚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祭傳云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今唐氏寬以六軍言魯故于其所算五萬四千夫有奇而猶謂不足其數也夫謂大國千乘者亦大概之詞耳豈不多不少恰爲兵車千乘之謂哉且井田凡八家之入于君亦應食八人六萬夫之稅應仰食六萬人今謂食六十人而沒其九倍宜其應君卿大夫等之用無所取也然則百里之地何嘗不足爲公侯之國而孟子之說自通乎諸經而無不合耳凡唐氏所指實細分爲軍爲賦爲軍賦合爲萬乘爲千乘爲五百里四百里等者自謂其清晰而愈形錯雜矣然而周禮顯有五百里云云者則何說今詳見于下條○又按或謂唐氏援據固無疑而所計地里亦未知果合古封國實數否今更以唐說正封地數參諸廣封里數準之其方五百里五五二十五同者姑且勿論即方四百里四四一十六同而正封止于四同有半方三百里三三九同而正封止于二同方二百里二二四同而正封止一同其多少終覺乖反不稱且以侯國千乘者制百里具三軍制百里具三遂合出車七百五十乘又制子二同有半爲都邑井甸出車二百三十乘以盈其數差之伯國子男國其制皆然是何鄉遂繁重令賦出于地者多邑都輕簡令賦出于地者少一家出一人百家供一車其民則勞制七家出一人五百一十家出一車其民則寬舒果先王良法美意之制乎況東一國盡爲制軍出賦地則凡爲國所有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以及庶土之地雜職之民又皆具千何地里中以此度之則唐氏說有未詳且嘶也但舍此又無可徵無已惟依漢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千四百井出兵車百乘侯國十同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出兵車千乘王畿地方千里爲百同提封百萬井出兵車萬乘可據此爲說而以周官王畿制國之法推之天子畿內百同內方二百里四同之地制六鄉具六軍次方四百里十二同之地制六遂以副之其出兵車一千乘外此方六百里爲家邑公邑小都大都井邑丘甸之法于八十四同之地分出車九千乘其內之鄉遂不足以盡十六同之地外之井甸不足以盡八十四同之地名則一切宅田士田諸色田以反庶土雜民長短多寡參錯于其地千里中此適王畿之大略然也以此推制侯國宜無二法則兵車千乘者自當十同以一同爲三郊制二

軍以一同制三遂副之合出兵車五百乘以八同爲都邑井甸分出兵車五百乘通鄉遂都邑制車出賦外十同中餘地爲一國諸色人田庶土雜民之地也差之伯國中當六百乘者地當六同方二百五十里以七十里爲二鄉具二車以七十里爲二遂副之畧當一同合出車二百五十乘以五同爲都邑井甸分出兵車三百五十乘所餘地均爲諸項人民土田差之子男國車當三百乘地當三同方一百二十五里以五十里爲一鄉制一軍以五十里爲一遂副之合出車一百二十五乘以二同爲井甸邑都分出車一百七十五乘所餘地亦爲諸項人民土田此三等分土正封之實數也以此參合廣封地里則建國十同者有功增之附庸田邑得有六同建國六同者得有三同建國三同者得有一同其輕重多寡似亦相稱而無所乘反矣至方五百里二十五同之地乃非常之法設以待上公者若成王于魯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于齊太公命專征五侯九伯賜履東至穆陵南至無棣宣王錫韓侯其追其循奄受北國于召公錫山土田于周受命乃得封齊如是之廣非凡公常例也常例則公侯受地一耳下至男百里一同之地則舒卑功未自不應有附國增地之例矣凡法有可推事有可通理有可據而無徵不可以爲信如綜覈之以語來者今詳此說指唐氏所言出兵車而謂鄉遂繁重邑都輕簡疑先王良法美意視民如一者之不然其說甚是但唐說固非而漢志言一同百里出

兵車百乘夫大國百里素有千乘之名今漢志滅其九而存其二自井確解安得又據此而拘其爲千乘與次國小國之地也且所疑于周禮者謂將武成分十爲三之實說成分土惟五耳今又另以五百里爲非常之法而除于外不又說成分土惟四乎況若第一等果爲上公而設王公者至少之稱與諸公且不同者也安得本文又下語公字至于末一等謂男百地一同之地不應不附國增地之例然則其本文亦言其食者四之一又作何解夫特創一解而與之神合乃爲貫耳恐此亦與居氏之爲說也等蓋周禮此處其義雜通即知其文愈可疑也今詳言于下條○又按靈皐方氏于周禮細察出載師廛人方相氏屬氏哲族氏壺涿氏庭氏氏等有劉歆爲上莽而竄入經文之語眞屬今古之卓識今則詳見其文于因事之祭篇難章方相氏條[illegible]先生指爲蔽竄者以其事皆經所未有而又與莽事類若經爲之前轅而開其端兆故斷然以爲歆竄而不疑然則今之分土惟五亦諸經所未有也而班史記莽言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莽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爵史記莽又如此蓋周禮此處上既言王畿千里矣此應言諸公諸侯之地封疆方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七十里諸子諸男之地封疆方五十里爲原文而歆爲莽沓畜之行欲將分土維三之實數空加其數以亂之既欲空加遂並折之爲五以爲作異因又竄入其食者若干五句以見古王者之于

分封早有所吝惜而名實不必盡符也然猶恐單言國君土地與各經不同其作異難以孤立故又于本經此條下經言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之下竄入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共二十三字以見一夫授田亦有此三等大不同以搖容一夫授田百畮一定之舊制而卽爲分土有五等處設作異者之羽翼然後人可以信此說而不疑矣噫周人百畝而徹孟子固詳言之卽見于他經者從未有二百三百畝作說而竟竄入于此豈不怪哉因猶恐全經中但一見仍易起人疑故又于夏官職方氏竄入凡邦國千里一段卽在下文凡四十九字以與大司徒文相照耀則人將以此又一見遂不疑而信之而民之授田一節卽于地官遂人竄入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共六十五字以與上竄入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田者相類而又有其不同夫既爲上地矣百畝外尚與以萊五十畝者義何取耶不幾凡百畝者皆當爲有五十畝耶而歆則故爲此可解不可解之文以見古書所言不必字字皆一致而合符所以益使人見言之者無心而不及致疑也歆之用意何嘗不嘗然聖人之著經聖人之神昭昭在上豈容鄙俗昏庸者之濫亂之故二千餘年間黙啓靈皐先生特爲表出而後世學者得

復視周禮之原本若茲披者因先生而細繹經史謂此數處亦皆歆之竄入宜必爲刪除改正而聖經乃得完善也則諸家于此修費力求通終不得通者而今乃悟其故矣○又按周禮大司馬篇言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處言國惟有大次小三等而已統盡乎天下益可證上言地夏二官皆爲後人之妄竄○又按歆于周禮小司徒及大司馬猶竄入二條以與民之授田想貫通說見王制之乙篇制土地之法章大司徒凡造都鄙條

○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十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篇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信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爲附庸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雖有六

國爵稱子而已○附文叔黃氏曰此言皆應法非實國也據一州千里之地而言封公侯伯子男之國猶曰封公足五百里則可容其四封侯足四百里則可容其六云云爾王制二百一十國蓋言三等分土而一州之地今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可容二百一十而猶有餘也職方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蓋言五等大封而一州之地盡登五百里則容四四百里則容六三百里則容十一二百里則容二十五百里則容百而逆足也是皆舉設之言也而鄭謂周九州界方七千里率合而處所言封二以計其數則拘滯甚矣○附按此一條係劉歆爲莽竄入于周禮之文說已見上

凡邦國大小相維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王設其牧爲選諸侯之賢者牧使牧理之制其職各以其所能牧監參伍之屬用能所任秩次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國之地物所有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周禮夏官○附按漁仲鄭氏云五服九服二制雖若不同詳攷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夷鎮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地乃九州之外地增于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職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又按虞書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地境又名爲之建長以鎮之此地非即後曰周之之藩服乎詳攷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綏求始不同今詳實氏之說極當皆乎其言當然而未言所以然即易令人疑而不從也亦安見職方氏係從兩面而數乎今觀禹貢言五百里甸服矣即五注之綫之曰五百里侯服亦二注之至綏要荒三服皆以三百里與二百里分注然則其不可停分者皆言一面可知也而其三面已不須言矣若職方氏之文則與此大不同方千里曰王畿此一方字已確以見方言矣綫之曰其外方五百曰侯服將方字自應承上言夫見方為五百里則一面只二百五十里明矣下八服皆言又其外方五百里則皆應同上倘謂九服方字另言每一方向而獨首句作見方解則是其言雜湊而非一氣貫下矣方字有不

可解作兩樣也即可知禹貢侯綏要荒總以三百里二百里為分者今職方氏則皆以二百五十里停分之此為一服內相接之里數稍有參差若二畿當一服則又無不同也蓋周公雖使內界因稍易而亦整齊而于舊日五服之大界仍一一守其常然則即職方氏用十方字為交而鄭氏謂從兩面數者確不可易矣至周禮備有一番服則一面只多二百五十里耳鄭氏說其源委已自明矣○又按舊說禹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周九服合王畿相距為方萬里是周地倍于禹豈周公變古制務廣地耶非也禹時要荒二服亦在九州內而謂之要荒者其君長未同于華夏之國聖人不以中國之道待之自虞夏至商周昔之要荒多革蠻夷之習而進于華夏之風則聖人可不更為制而進之見服采章之列邦國侯衛之間邪所以在禹則為要荒二服在周則為采衛蠻三服也泝而上之禹之侯綏二服在周則為侯甸男三服也禹之甸服在周則為王畿也沿而下之周六服外又有夷鎮蕃三服則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海外之國皆服王化故也其在禹為二服在周為三服古地相距千里在後世相距千五百里者何也按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三十五里以此推之則禹服在周每服羨百七十五里合禹甸侯綏所徑千三百有五十是為千五百二十五里是以得為周侯甸男三服也又合要荒五服所羨里數稍增之止百五十里能得為周王畿外侯甸男采衛蠻六服也至于夷鎮藩三服在九州之外非禹迹所及無庸論也由是言之禹之五服王畿與焉相距為五千里而地不加少周之六服合以王畿相距為七千里而地不加多其制雖殊其地實一孰謂周公變古制而廣周地耶今詳五服九服之異諸家議論紛然而以面計方計二畿當一服之說為是當一上之至舊有周尺之說乃冥搜其所以異而同者而必須增百五十里則未為恰好且古先王經理宇內建侯分疆豈必于舊制皆另計里數而紛擾更變至于瑣碎如是之甚耶似已不中其情理又況原文現有方字可憑而安得如是作解也存之使學者知此為舊說耳其不可從者已見

右周制第二章凡十三條○又章下凡六條

○祭公謀父之言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

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自祭公謀父之言至此詳見祭物篇祭用總要章下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也勤勞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國語周語

○羊客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大音泰焉於虔反○禮九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受官七命受國八命受牧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瓚才但反鬯勑亮反○禮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納陛五曰虎賁六曰朱戶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圭瓚故文王因

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召音邵○周召之君
在雍州岐山之陽古公亶父避狄自豳始遷於此修德以正
王業故商王帝乙命其子季歷以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爲
西伯茲商之州長曰伯謂以文王爲伯而在西也故文王行
化而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故語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惟冀青兗一分屬紂矣文王受命作邑
于豐而岐陽周召之地已空故分賜周公召公以爲采邑施
大王王季之化於己所職之國傳記言分陝而治者蓋此也
○孔叢子○附按孔叢子朱子謂是僞書而所言于義無乖
故亦取之說見冊禮篇冊章下○周成王使召康公命齊大公曰五侯九伯
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召音邵女音汝○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
楚○僖公四年春秋左氏傳○子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
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陝失冉反一云當作郟召音邵相去聲○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禮司
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爲才故舉
黜陟以所主者主之○隱公五年春秋公羊傳○附按注以
司馬司徒司空解三公非是說見祭物篇失禮章下幾始僭
諸公條○又按此見于公羊傳而朱子亦子曰字者何也且
若此見于他書而朱子確知爲孔子之言則當另注他書名
而今原本仍注公羊隱公五年字意者原係公羊子曰而抄
錄者誤脫公羊二字與○周襄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
晉侯重耳爲侯伯重平聲○以策書命晉侯爲伯○僖公二十八年春秋左氏傳○王者必
立牧方三人使窺遠收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
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
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
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
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
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

故牧者所以明四目通四聰也夫音扶○此係未詳何書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三十一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二

東莞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埜止園甫
古潞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王制之乙第五十二　制國〇凡二章

王朝禮六首分土先其制天下之大綱也而天下之規摸本於王國則制國宜次之今取周禮小戴禮之言建王國城郭朝廟鄉遂都邑士田溝涂賦役之法並他書傳之言經國者附於後集為此篇〇附按此篇舊本亦分二節無名目今依節為章而補其名焉又按首節傳內宰一條為立市之事乃建國中大節目又係周官當從經例遂移編匠人條之後

集補經

凡建王國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詳見王制之中篇周制章〇匠人建國立王國若邦國者〇附用之陳氏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求地中主天地之中而言匠人建國水地眡景先參夜考又以求王國之中水地以縣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〇疏曰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欲高下四方皆平乃始營造城郭也於造城之處四角立四柱於柱四畔垂繩正柱柱正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法遙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地乃平也乃後行下置槷眡景以正四方之事〇附■溥趙氏曰蓋地高則柱高柱高則決於水之影短水地者於地四角之中據也睎水以望柱也〇附遂林氏曰注云四角立木此說未明經言水地而注云立木恐亦未當〇彥清毛氏曰謂環地之四邊為溝而注水水之淺深相似不偏則依水以為平又以繩依水而縣之水雖乾以繩為準可也此縣宜以繩相牽連而縣于水之上置槷以縣眡以景槷古文臬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〇疏曰槷亦柱也以縣者以繩垂於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眡柱之景天文志云夏日至立八尺之表通卦驗亦云立八神木樹八尺之表臬即表也必八尺者按攷靈曜日從上而下八萬里也於四角四中故須八繩神即引也向下引而縣之故云神也〇附■溥趙氏曰唯置槷平置則冬至夏至日出入之景或尺五寸或一丈三尺皆可眡矣〇彥清毛氏曰上言水地以縣以繩依水而橫縣之也此言置槷以縣則直縣之而已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〇疏曰謂於前平地中央立表訖乃於日出之時畫記景之端於日入時又畫記景之端於中臬以繩規取景之兩端一市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槷規之交處則東西正也於兩交之間中屈之指槷又知南北正夏日至中測午於臬南向北所與

之處於東西景端不相當也〇附剛中鄭氏曰記景之法必畫為規者惟因其圜然後中屈之〇與之王氏曰為規畫圜于表周也自日出以至日入記景端于圜周弦其兩端則東西正分中作線以指表則南北亦正晝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〇疏曰前經已正東西南北恐其不審更以此二者正其南北言朝夕即東西也南北正則東西亦正故兼言也日中景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者也極星當夜半考之〇考工記〇附■溥趙氏曰晝是晝漏半正午時此時日正行天之中夜是夜半三更正子時極星謂北辰正當天極中以居天之中〇與之王氏曰極北辰也北辰無星測近極之星以得北辰之位則南北可正〇附按剛中鄭氏云晝參日中夜考極星所以求天地之中國當天地之中四方各正當朝則朝當夕則夕早晚晷刻不失之先不失之後今詳經文上言識日出入之景其為正東西可知此言參日中景考極星則為正南北可知不待指言東西南北也本以天時定地位地位既定則測候推驗又以地位定天時而四時晝夜無稱差忒矣故以正朝夕結之此文正言朝夕似不必以當東西恐非經之本指〇又按舊本末載此條今依大司徒以土圭處求地中義例補編於下叚下文當國之大〇量人掌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

造都邑亦如之量音亮劃逌遂反○后君也言君者王與諸侯○周禮夏官○附望溪方氏曰營國以下專言王國舊說營侯國非也凡建侯國大司徒制其域封人封其四疆而邑城郭后宮市朝道巷門渠之細非王宮所能及也其國自有匠人營之詩載召伯營申及于寢廟乃宜王特厚元舅非封國常制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營謂丈尺其大小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疏曰按典命上公國家車旗衣服禮物以九為節城蓋方九里侯伯七子男五并文王有聲詩箋差之王城當十二里○附■迎劉氏曰春秋曰城中城以諸侯有中城知天子有中城也中城有左祖有社九卿之室則百官治事之所也居民不至焉蓋中城方九里其外城則經傳無聞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為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疏曰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左女子由右車從中央○附望溪方氏曰不言緯涂者與經同也下文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而不及緯涂則與經同可知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所居也祖宗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疏曰王宮所居者謂經左右前後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也劉向別錄云路寢在北堂之西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廱右宗廟社稷皆不與禮合鄭皆不從之

市朝一夫方各百步○附望溪方氏曰或疑一夫地隘不足容市朝之眾然市有三市市者易期而入則無雍矣大朝雖曰諸侯萬民咸在然不過適來朝之諸侯萬民必耆德為鄉邑之望者然後致而詢之非徧致萬民也惟大合諸侯朝廟不足以容然後為壇三成則四時朝覲宗遇無不能容之患明矣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脩一廣古曠反○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附■溥趙氏曰十四步則深八丈四尺也十七步半則十丈五尺也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附兆錫姜氏曰步言三四尺言四三文變也○望溪方氏曰倒其文曰四三尺者接上三四步明四步者廣益四尺三步者廣益三尺也

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疏曰按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為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為旁九階也

鄭知南面三階者明堂位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阼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是三階也知餘三面各有二階者大射為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又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以此知四面有階中三則餘皆二也

四旁兩夾窻窻助戶為明每室四戶八窻

白盛白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

門堂三之二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疏曰此室即在門堂上作之也○附用之陳氏曰堂上南北十四步門堂三之二則九步二尺室三之一則為四步四尺也堂上東西十七步半門堂三之二則十一步四尺室三之一則為五步五尺也○彥祥易氏曰門堂之室取數于正室之制正室南北其修十步三分取一則門室修三步二尺正室東西廣十一步四尺則門室廣三步五尺三分尺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直龍反○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笮側白反○疏曰四阿若今四注屋者燕禮云設洗當東霤則此四阿四霤也重屋複笮者若明堂位云復廟重檐鄭注云重承壁柱也○附希逸林氏曰注說四柱漢語四邊皆注水也疏云四霤今時佛殿皆為四柱中間高四邊皆有檐也故曰重屋鄭云複笮亦漢語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度徒洛反下同○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曰注云互言之明其同制者夏舉宗廟則王寢明堂同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同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同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附東巖王氏曰其廣凡八丈一尺其深凡六丈三尺○附望溪方氏曰凡室二筵者夏制三四步四三尺中央室較深廣周則五室皆同也不言東西廣者準以堂之廣也○■汲陳氏曰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名雖殊而實則一所謂世室非廟之所謂重屋非寢皆以言此明堂也經之所記皆其互見者耳○用之陳氏曰諸侯之廟只于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于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illegible]為有五室十二堂康成謂與明堂異實同制非也○附按明堂之制與義義見本章下昔者周公條之末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數室中謂舉四壁之內

○疏曰下文皆據廟而說注云因物宜者謂室中坐時馮几堂上行禮用筵宮中合院之內無几無筵故用手之尋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塗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也○附用之陳氏曰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人兼用之**廟門容大扃七个**扃古熒反下同个古賀反○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疏曰知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者此約漢禮器制度知之**闈門容小扃參个**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三个六尺○疏曰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者亦漢禮器制度知之腳鼎亦牛鼎但上據正鼎此據陪鼎三腳膷臐膮而說也**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乘去聲○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附用之陳氏曰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則自四个以上而下五个之數惟所取之然路門小于應門若乘車四个以上其數反廣于應門二徹之三理不宜然鄭氏求其說不得謂兩門乃容之亦曲矣則乘車之五豈三字之誤與**應門二徹參个**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嬪音頻朝直遙反○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六卿三孤

爲九卿**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附按下九分分字宜讀去聲若上下皆作用力分之便不得兩箇九分或曰此分國之職非分國之地也曰卽分職何嘗無九分**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疏曰按漢時東闕浮思災浮思小樓也按明堂位云疏屏注亦云罘罳也刻之爲雲氣蟲獸今闕上爲之矣○附■濟趙氏曰注以阿爲棟謂門之屋脊梁也○彥淅毛氏曰阿曲也棟非曲也門阿宜謂棟之兩端曲起者若鴟尾之類曲而相向故曰阿也此論其高則當論其極所以門不指棟而指門之阿宮城不指墻而指宮城之隅也○又曰城牆版高二尺長六尺五版爲堵言其高也則一丈五堵爲雉言其長也則三丈凡雉飛高不踰丈故高一丈者謂之雉長三丈者亦謂之雉春秋傳云都城百雉指其長也此言五雉九雉指其高也**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廣狹之差也環涂謂環城之道**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

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考工記○附朱子宮室考三十三節朱子曰宮室之名制不盡見于經其可考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自注云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凡旣入外門其鄉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按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景也又按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屬牆牆皆有閒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廟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閒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門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唯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卽三揖至階是也○室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自注云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儕爲庪今見于經者唯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按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北

深入當棟後云入當深也又案聘禮賓升亦當楣又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閒通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後楣以北爲室與房自注云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兩後閒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爲室南壁而閒戶以兩架之閒爲室故云廻依也得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亦則物皆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戶牖之閒皆此射下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樹樹卽序也○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自注云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爲廂臨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案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考○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自注云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東南隅謂之窔自注云鄭氏曰窔亦隱闇○西北隅謂之屋漏自注云詩所云尚不愧

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也經止曰西北隅○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自注云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窻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為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案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啟戶啟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戶牖之間謂之依自注云鄭氏曰牖東戶西也覲禮斧依亦以設之于此而得依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于此故又曰客位○戶東曰房自注云士冠禮注曰房戶之間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戶之間于堂為東西之中案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而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室間為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案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為右房而戶牖間設依處正中矣又案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為西當考○房戶之西曰房外自注云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

房左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于房南壁亦當近東案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半以北房中之東其南為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自注云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為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于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堂之上東西有楹自注云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于前楣之下案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于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畫地為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由楹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為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說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

之下矣可知矣○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自注云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簠簋陳于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南北之中曰中堂自注云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為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為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為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堂之東西牆謂之序自注云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序之外謂之夾室自注云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于堂賈氏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于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為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為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歟○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自注云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賈氏曰

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按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歟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各有階按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也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自注云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堂角有坫自注云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坫也○堂之側邊曰堂廉自注云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自注云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堂內廉北

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按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衛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櫝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室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自注云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如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堂塗謂之陳自注云郭氏曰堂下至門經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按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超堂塗則堂塗接于霤矣

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闑自注云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橜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樴在地者謂之闑郭氏曰即門橜也然則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門限謂之閾自注云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闑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闔謂之扉自注云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按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者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門門之堂謂之塾自注云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昏禮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反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

祭事也既有事于宁也凡人門內霤爲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于霤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于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于經按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于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堂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于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自注云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右是也門東曰臬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于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按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左門西注曰天子外屏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于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向

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饔餼于朝注曰拜于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于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于經蓋不可得而考矣○寢之後有下室自注云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于天子諸侯則爲子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其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自門以北皆周以牆自注云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垼于西牆下注曰兩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西上室之西牆下案門之西有牆則牆屬于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之總名

室中謂之墉特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室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按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于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自注云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爲殿屋也按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殷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梠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翼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

屋之檐亦謂之宇按士喪禮爲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爲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此其著于經而可考者也自注云禮經雖亡闕然于覲見天子之禮于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于路寢其陳位也有設黼扆牖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于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按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門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宮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郭氏夾室論曰古廟制無考天子諸侯之制尤闕如今準禮三楹者士之廟耳廟有二門堂有二階室居正中左右爲東西二房有事于廟則恆用東房西房恆虛謂室與房中分東西者非也恆虛西房而不用故言不及之謂室中神位在西壁用西房疑于壁神之士理或然耳以廟言則前半爲堂後半爲室亦謂之寢以宮室言則棲神者爲廟先人之所居者爲寢耳惟夾室之義不能明竊意左右房之外如室之制與室剖半而分者皆夾室也室之外又有室故曰夾室惟三楹者無夾室以左右房之外無餘地也廟五楹則夾室有二廟七楹則夾室有四廟九楹則夾室有六矣天子諸侯之廟必廷宏嚴尊者居中左右房虛以用事故左右之夾室皆可藏主先公之祧主藏于后稷之夾室先王之祧主藏于文武之夾室天子諸侯有遷廟太祖廟之夾室即爲遷廟非別有廟也士無夾室亦必廟中有藏祧主之所但不得其詳耳正以夾室皆面南與尊者所處之中室無異而室之前皆爲堂坂乎有餘地稱宗廟之尊矣解者往往亂夾室于廂廡使人迷眷不明聊爲通之惟其有夾室不殊于正室之尊故可以藏主而無憾而漢以來同堂異室之制或本諸此乎○高安朱氏曰按三代而下

人無恆產輕去其鄉又兵戈饑饉轉徙流離有不識高曾名諱者況上而先祖始祖耶族屬散無統紀再從三從已如路人袒免以還無論焉先儒以是爲世道人心憂愛爲祠堂合祀之制使至愚至賤之人皆得聚族以祀其先而自高曾以上始遷之祖原本本聯然在目而餕餘致福備言燕私親愛之心油然以生豈非人心風俗所重賴乎吾鄉雖無教能言十世以上祖三家村必有祠堂以祀始遷之祖大家又立小宗祠以奉其高曾大宗祠以族之長者主之雖非正體而儼然一族之長舉十百子姓相與仰而承之而此族長遂爲一族之統紀是猶存古宗法之遺意歟況子孫之于祖宗世遠則情疎祖宗之祀子孫亦然蓄衍之族子姓有距祖宗十餘世而族長尚在曾玄之列者以之主祭當亦祖宗之所樂得而享矣小宗祠祀高曾而下吾家亦以所屬長者主之似覺未協朱子曰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竊意小宗法今時士大夫家僭有行者本無格礙立不得處但親盡則祧理也若請就伯叔位則又與宗法謬戾矣○附按朱子謂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是謂其子孫現有尊長當祭者故以如是爲勝于祧耳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首量

亮滌諸允反○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次司次也叙介次也陳猶處也度文尺也鼓立區之處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舊書淳作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衹與陰禮婦人之祭禮○衹同咫○周禮天官○疏曰鄭答趙商問純四衹何云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爲三三咫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附臨川王氏曰次其官之次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叙其叙之司市所謂各于其地之叙是也肆陳物之肆肆長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柯氏曰朝之政主乎義則王與公卿大夫平章之市之事主乎利則后令內宰建立之不立于前而立于後不立自王而立自后此以見先義後利賤貨貴德之意也然必使后立之祭之者亦以陰能成陽利能和義資以相助故爾

右建國之模第一章凡四條○又章下凡二條○

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茅取其潔質也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附按此用洛書之九數以爲明堂九室之位二九四乃南之三位坤二離九巽四也七五三乃中之三位兌七中五震三也六一八乃北之三位乾六坎一艮八也俱自西而東自南而北數之即洛書四正四隅中央之九數爲神龜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腹五之文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大戴禮○附按舊本此下集有大戴禮編末此天子之路寢也四語今詳大戴禮全文仍有外水曰辟雍又或以爲文王之廟等語漢蔡氏邕因之爲辟雍太廟明堂同實異名之說當時袁氏已攻論之未用之陳氏又申其論去宗廟在雍門之內而敎學飲射于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于鬼神之宮祀天神于人鬼之室則失之實此其指毀易明朱子編禮于此等文悉黜去所以絕異說之本也茲數語亦同類故今依例刪之○又按大凡寢廟學宮之制皆前堂後室前堂向明疑泛有明堂之稱天子三朝燕朝聽政在路寢之堂後因以月視朔前

政之明堂混于日視朝聽政之明堂而以明堂爲路寢矣秋諸侯來朝行覲享禮天子負扆而立在太廟之堂後因以太朝會之明堂混于時覲之明堂而以明堂爲太廟矣天子視學釋奠將祭擇士習射澤宮但在郊學之室後因以南郊饗禮之明堂混于在郊大學之明堂而以明堂爲辟雍矣周公營洛成建明堂成王來新邑朝諸侯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又因以配祀文王之明堂混于專祀文王之宗廟而或以明堂爲文王之廟矣周衰禮廢名實相亂沿傳更襲致記禮者誤爲掇拾注家又從而執之卒成汨亂而莫辨學者當細別之○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朝直遙反○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依於豈反鄉去聲○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附按石梁王氏云注言周公攝王位又言天子即周公按周公爲冢宰將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爲天子豈可以天子爲周公此記者之妄而注亦曲徇之今詳明堂位本記下文言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是記文所言之天子原指周公而謂周公踐天子之位以爲攝也鄭注當駁出而未能故王氏交責之若後之畢駁鄭氏一似記文無誤者則失其旨矣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塞先代反○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乃朝一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疏曰此應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也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鄉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

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宮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illegible]無路寢故無路門但有應門耳○附靈皐方氏曰據此則天子面皆有門天子南郊東西面朝者尚有相向之義南面則堂背後恐非所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此正成周盛時所用之禮以此推之西裔之圖雖多皆于南門外上分左右以次而上無[illegible]面分布之理○嚴陵方氏曰四塞卽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世告至謂新王繼世隨諸侯大朝會一見于王朝于門外是也○附按新安王氏云按周官侯甸男服外曰采服采服外有衛服衛服外乃及蠻夷鎮蕃服个蠻夷戎狄之國在堂下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云九采九州之牧二伯率諸侯入應門九牧居外料察之何所據而爲此說也其可信乎今詳九采自非采服之謂其義未詳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朝於此所以正義辨等也

○明堂位○附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央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兆錫姜氏曰按五室九室文殊義合自方言之謂之五自室言之謂之九自十二月所居之向言之又謂之十二也大戴禮之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則是五方之正向爲五室四隅之八向爲四堂室凡有九而其室四開戶牖四隅各隨其方開附爲堂除中央凡堂十二固明甚矣其不并數太室之堂爲十三者太室在四方之中獨稱太室而明堂當太室之前又總稱明堂故不數太室而約以十二也學者詳之○附按明堂制度不見于經惟見于考工記大小戴禮篇朱子以三書猶是古經遺文集而編之其他散見諸說悉不附于傳以其說多附益兼有雜引皆不可存爲從也或者曰卽三書之言亦各有異諸儒依文注說推通制度先後相參違合綜見鄭康成注考工記五室爲中央四隅作五行室之說聶崇義三禮圖因之按太室四角爲四室蔡伯喈之徒傳大戴禮九室按四角室又爲四室聶崇義指以爲秦人明堂圖試依其法爲之一堂修廣七筵九筵之地裂而爲五界而爲九偏斜狹隘以之朝會諸侯享祀天祖其何以堪固陋甚矣鄭康成注月令中太室四面廟堂左右八个凡十三位以左右个爲堂而偏孔疏爲堂四角之室中其意并月令之三位合考工之五室試依其法爲之分堂布列合室連屬論朝會享祀以一堂南面獨尊爲極而多方則奚庸論覲朝布政以十二月順序當位爲正而偏側則何謂支離益遠此皆舊說之不可通者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爲十二室各在其辰位上之論後魏李謐作中央太室四面各一室四角各兩便房當左右个至宋李覯又詳論而通訂之其法以月令十二位爲本中央方若干地爲太室太廟太廟外四面各虛若干地當子午卯酉位上爲四太廟合中央太廟通考工所謂五室也四廟左右各虛若干地當辰戌丑未寅申巳亥八位上爲室八个八个外并虛若干地爲四角八个室并太室而九通大戴禮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夾兩牖通大戴禮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四面太廟前各一門出于堂上門旁兩牖又通白虎通所說八窻四闥也十二堂室各有階又通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十二階也四面堂室外四方皆有門又通明堂位所謂四夷位于東西南北四門之外也南門之外有應門明堂位所謂九采之國應門之外也依其法爲之制度完整具有義法于三書之言大畧皆通足勝舊說之差謬矣至若備舉堂室修廣筵丈之數五九十二之目盡參合而通用之則終有齟齬諸家强求而曲爲說無足取爲今詳或說以米李氏依月令十二位之制度爲完整然與朱子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全不合安得爲是蓋朱子于諸儒說古而有訛繆者往往能尋求而得乎古人遺意也○又按古人制度遺意其用數多取法天地如五行八方十二辰皆天地自然之數而以天之十二辰配于地之八方則子午卯酉配四正辰戌丑未寅申巳亥配四隅自是兩辰合一隅上乃各得兼向前人于四角各爲兩室之法未爲無謂也但一角兼向不能正作兩室然則月令十二位朱子以九室備其數于角上一室爲兩个各隨其月開門應之此正得天辰合地位之法與聖人則洛書法龜文之義亦合符也朱子素所經書析義者之析衷而兹編又其所手定故附朱子之說爲正以姜氏申遠者屬于下又備諸家說畧附論于後俾讀者得以通考而中有所主去○又按或者曰朱子說亦以古人制度遺意度之而不謂古明堂果應兩也究論三書之言無一可據爲古法者蓋古宮寢朝廟堂室之制雖不得備見而經記明文亦大段具之卽如堂室之制在寢廟者堂前室後室在堂上堂以相見室以居處學無南壁室有北牖堂無窻闥而有序牆室有戶牖而無階級正階無三側階無兩門分中外有虛設

而無旁通其形制規爲大槩皆同雖上下貴賤異制不過大小高卑文質隆殺之等而已而所以爲堂爲室則自有一定常法不可易者卽使明堂特建亦惟較常崇閎壯麗以示尊嚴未有變其形制亂其名實以爲非常之觀者今掠其文猶是曰堂曰室曰廟而已而乃因明堂向明之義剏爲門通八達之形不爲前後正側四鄉各面上圓下方堂前窓牖非以見實室周戶牖非以作所且取備五方匠分九宮參乘十二位分布羅列擬其形狀虛誕恢詭近以肇秦宮漢苑之侈奢遠以開梵剎道宇之怪異毋乃非先王之法制也乎卽云周衰至春秋戰國一切古制變亂名是實非豈其堂室不遠軌物然亦可知三書之言乃先秦初漢儒生于變制之後蓮事增美而爲之記傳者若執以爲古昔遺法則未見其果然矣先後諸家不此之論而斷斷于文字之異爭求制度之合果何從得其眞是耶今詳或說似大有理然使爲堂爲室果一與平時同則安足以稱明堂而事至尊之上帝既獨爲天子之制而諸侯並無一人得與焉則其制與平時獨不同也亦宜矣且朱子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是朱子未嘗疑其爲古禮之所必無也而今指爲秦漢人于變制之後踵事增華不亦太過其實而無當于情事耶還當遵朱子九室之祀而細華其制度乃是○又按[redacted]王氏云郊以事天廟以祀祖禰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爲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敎民孝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行之周公明其義而爲之制度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本此百世所不發者也而周之王業始成于文王配天于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烝嘗于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由起也知此則明堂之義明矣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考工記固嘗言之而未可證信也何者先王祀祀天神之禮皆壇而不屋若有堂室而無壝壇則嚴父配天堂在宮室之中矣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乎謂周人且議其非禮況祀天地之尊乃卽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爲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盡宗也夫考工記因先秦古書之傳記也凡禮制傳記有之經亦有之則爽若拾傳而求之經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四門爲壇深三尺加方明于上設六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于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禮神以爲盟也既盟王踐凡卽席諸侯奠圭繅上此則明堂之官而盟諸侯以爲朝會也是故周於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

帝蓋卽其壇而祀之轉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蓋卽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之制度禮典可徵于經者惟此據也若夫諸家之聽度異說其失不一。呂不韋之月令四堂八个與月遜居以眠朝布政此失之誕者也大戴之記上圓下方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桓譚新書又廣之爲四則十二坐以法四時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之論又以次廟靈臺辟雍合爲一屋此失之雜者也晏子春秋茅茨蒿柱則儉不中禮公玉帶圖復道層樓則詭而不經惟析之二禮祏皆不攻而自破矣或者因謂按此論一掃羣言折衷離經雖二禮所爲宮壇並未著名明堂而明堂之名又別見于周頌孝經孟子者其制度亦難執此爲信徵也然用以息先後聚訟之喙則此爲尚論特識矣今詳王氏謂周始有明堂之禮特創此事上帝之制以文王爲配享者其說甚確但據周官司儀儀禮覲禮二處言爲壇者以爲卽明堂之壇與宮而以加方明混于事上帝以盟諸侯混于朝會者則談矣夫顧名思義度量之權衡也今既稱爲明堂則非可以此爲壇當之也央矣充孟子中載宣王言人皆謂我毀明堂果爲壇墻則至宣王時已歷數百年其滅役久矣尚何待于毀哉王氏不博觀而得其通而但執一人之私見妄傍乎二禮之有者以爲說其不得爲確當也與其所議羣書中之垂進者等耳終當敬守朱子之說而以爲不可易○又按彥醇爵氏草廬吳氏皆有駁明堂戾說似非是說見月令篇孟春章天子居青陽左个節

載師王畿千里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廛直連反賈音古○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廛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藏授民田夫一廛田百晦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晦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去田牧田牧者之家所受田也○附按士龍薛氏云在市之屋曰廛居商賈之貨在里之屋曰里爲民庶之居文叔黃氏則云陳相願受一廛爲氓此廛蓋民居里猶在遂五家爲鄰在鄉五比爲閭亦曰鄉里之里今詳黃氏及注說爲是○又按揚人場師皆以司國事得名則此場圃自是圃之通稱場卽圃地也若

詩九月築場圃乃穫田中種蔬納稼一地兩用者與此不同○又按文叔黃氏云仕者世祿雖死祿猶及其子孫老而致仕者仍當食祿矣別受田謂之宅田則無聞也禮云宅者在邦在野止謂其家所在耳豈以稱凡致仕者哉今詳宅田無考疑但以宅名或附城郭而居之民亦授之耕地也蓋古者農民盡在鄉遂中王城民衆所聚當亦有農民宅之而授以農田○又按下文本注引食貨志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夫先王之世惟士工商各另執一業乃于授田者獨謂之農夫若士工商亦受田而耕豈得復名為士工商哉即士工商自有志于耕者先王自另授之田與農夫等耳彼農夫家有凡民之俊秀當於士者先王不另為培植而養于學校中乎然則安得復有士田與賈田且所謂五口當農夫一人者出自何經不皆屬懸度而聽言之乎或曰此謂士之圭田曰圭田為仕者而設當附于大夫之采地不當與賈田並數或又曰賈田亦是治市官之祿曰其他如治市官者不勝數矣而獨賈有授之之田而見于此其推而雜通者即恐經原文不如此○又按注以官田為庶人在官者之田以祿府史胥徒今詳自公卿大夫至元士皆受地則祿為其所食邑也若中上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其祿自以公田所入之稅給之且孟子言庶人在官之祿以耕者所獲為差則多少不等而亦難以田分矣況庶人在官自辯官事無復有暇日以耕耘于南畝是以農之者荒之也安得有此官田或曰考天官太宰與太府以九賦待九式之用其邦郊甸稍縣都之賦無有供祿稍者則何故曰即所言匪頒賜予皆頒外之恩施而常藏當與者已統于其內不待言矣又地官于廩人舍人倉人後設一司祿若皆授之田則此司祿已無事○又按或疑牛人掌養公牛校人掌養王馬古者六軍車乘牛馬出自邱甸凡士卒用者皆養之井牧中矣至國事官用牛人共兵車之牛校人頒軍事之馬此等皆取給于二官其滋養必繫故有牛田牧田曰太宰言七曰芻秣之式太府言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則四郊皆納總秸藁矣尚何須此區區牛田牧田也哉○又按近郊遠郊七田之內其士田賈田官田牛田牧田五田既皆可疑而班史記莽又言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令市官收賤賣貴則是款為券簋入牛用牧田者以見古王者亦一一取之民也史又記莽一切稅天下吏民則是欲為莽竄入士田賈田官田者以見古王者之于吏民卑已無不取也懸如他篇則去此十字而周禮之文乃完善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以家邑之田任稍地**稍所教反○家邑大夫之采地○附文叔黃氏曰家邑大夫之食邑也謂之食邑非謂盡食其地蓋亦使取公田之稅而食之有家宰士有府史胥徒皆當有祿蓋取給于此而歸其餘于上謂之稍者專以廩祿為養也甸為公邑稍為家邑公邑合而聽于遂人家邑分而聽于家大夫甸稍縣都名皆互通都鄙之地一以井甸之法治之故其名通**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小都卿之采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疆居良反○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附按制地授田之法在六鄉則小司徒均土地而任之在六遂則遂人經田野而頒之在都邑則有小司徒井牧之法凡造都鄙天司徒制室數計地畝而縣師量地辨物而制其域則凡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在甸稍縣疆地者事綦備矣復何待于載師之為邪是蓋鄉遂邑都經制田里井賦農民夫家外又有此廛里場圃宅田賈田之四項因及公邑與公卿大夫之都邑而另設此專官以掌之○本注又云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藪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

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徙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疏曰此一經論在土之法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疆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節封授不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為始也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廛里以至牧田九等所在也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即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疆四遠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者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疆地之中也名三百里地為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也四百里為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為公邑主之者府畢如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為縣也五百里為疆者以外畔主五百里畿疆之故○今按郊地四同六鄉井田在內甸地十二

同六遂公邑在內稍地二十同家邑公邑在內縣地二十八同小都去邑在內畺地三十六同大都公邑在內何地之外皆謂之野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附按朱子謂郊地四同以下皆以入數加甸稍縣畺共九十六同如前注所云之數蓋凡圍于其外見方而加者每角須加二數故每居以八加之也○附疏又云鄭引食貨志云者設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為計餘丁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餘眾亦如之按孟子云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是年未及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謂百里內置六鄉又以九等受地則盡至餘夫無地可受并出與六遂之餘夫在遂地之中受田矣言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為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於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有其一則十八分之三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久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按張逸問此注何謂鄭答云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十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有五十畝萊千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是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地為言其餘六百

二十四萬夫之地者以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節于九十六同上計之總為此數又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即定受田二百入十入萬家也但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西雖有平地至于三面山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且六鄉之民猶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為定乎但鄭欲以開惜後入聊以整數為算法耳○附按鄭氏不但三分去一之法為約略而不準其細及不易與萊者今詳周禮二處文皆劉歆所寬入說見下文及王制之甲籍周制章大司徒條然則鄭所云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者即可約略其實數不煩更減一半有零算作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又遂內萊田下餘夫之田既皆畝寬入而上文九等之地今巳刪去其寬入者五等更何煩以鄉內之餘夫遂隔其家而出耕于遂地耶嗚呼豈不懼為萬世之罪人故其荒之中人也遂至于此○又按止齋陳氏云先儒以幾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其言是也但以為山林等地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附上中下相通定為三百萬家則非矣致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公侯百里者田方百里方千里者田方百里者百為田百為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地闢民聚幅員廣大夫然後足以為天子邦圻鎮撫天下奚若鄭氏劉歆之言乃連山川未審田之定數茫然依約以為國者也夫地之肥磽四方不同因此肥磽定田之廣狹必質川其民封井里以為定制豈有先定四封然後去山陵林麓川澤文始分一易再易定其夫家之數者耶今詳建邦啟土所依為國者川也田以聚人生財出兵賦貢穀稅足供國家之用然後可以成國是必計田里之多寡而制其國之大小先儒于經所言建國里數論田而不論地自屬當理但通按經文凡以里數言者通田其地亦無分指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亦係大概言之之訓用朱于云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封之理然則所謂分土維三者安得一一皆執尺丈以授地而畧無所增減出入于其間耶況一夫授田百畝周制也各經皆無二百三百之說也自劉寬入于大司徒與遂人而其說乃亂矣然以此或人猶近似有理至于授上地百畝者亦必萊五十降則史無理義可為之疏解豈非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惟公孫祿之習問而親見者乃能實數其罪哉

○大司徒六鄉之法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比毗志反賙音周○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賙當為糾謂糾其惡玄謂受者宅舍有

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附嚴陵方氏曰五家聽近故奇袤使之相保二十五家同閭門內故有故而寄託者使之相受百家則財力贍故葬具喪役使之相共五百家則勢眾強故寇盜大水使之相救二千五百家則畜積厚故水旱凶荒使之相賙萬二千五百家則秀民拔出故使之貢其賢者興賢國與也而日相賓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是使鄉人自相推擇而賓禮之也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也○附按剛中鄭氏云凡此比閭族黨州鄉之制乃大司徒施教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致其所治民則所使所合者乃邦國都鄙之君也以是設之諸侯之國鄉制與上國同可知今詳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遂外亦有都邑此邦國居民之法皆與王國同也若都鄙亦統於與數中者其邑居之民亦五五相比隨其室數之多寡而皆以比閭族黨連合區分之以定其居旋其穀多者以為幾州幾鄉寡者以為若于比閭族黨而巳數不一而法則一也惟其統都鄙之居民立法故獨系于鄉而不言于遂

○遂人六遂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名掌其政令刑禁以歲

時稍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酇作管反○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附[illegible]王氏曰用此法經田野造縣鄙成然後可定民居若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田野一句乃是制井田起軍賦與制保伍以定民居不同蓋縣鄙自五家以下則以五起數井田野自四井以下則以四起數比天下之居用保伍法井天下之田用邦甸法故曰地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文叔黃氏曰地之等不同人之多寡亦異常有進退故以歲時稽而授之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畮與畝同○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畮之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畮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附按此耕其野之士一節乃

劉歆爲王莽而竄入于周禮遂人者說見王制之甲篇周制章大司徒條○又按兆錫姜氏云萊謂休不耕者即司徒制都鄙所謂易也中地田萊共二百畝即一易之地家二百畝下地田萊共三百畝即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惟上地田萊共百五十畝與不易之地家百畝文有衍緒耳又按或者謂爲鄉爲遂先王自一視之而田制應皆同安得注爲饒遠今詳歆以妄意竄于此而鄭注依儀而書遂來明者之駁也諸家雖有強解者而亦難得通則謂周禮經之原無此節也益信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畛之忍反洫況逼反澮古外反○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附明齋王氏曰禹盡力乎溝洫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乎古也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至秦非一日之積○附

按舊說治野以作溝洫畛涂言也故計所占之地而曰十夫其實耕者乃一井九夫之地耳匠人所謂方十里爲成即此經千夫之地而耕地則九百夫匠人所謂方百里爲同即此經萬夫之地十而耕地則九萬夫也今詳十夫九夫名既不同而朱子特取鄭註分作兩項之說今細繪其形說見下條小司徒節占地耕地之說恐亦非是說見下匠人條凡天下之地執節○又按舊說畝百爲夫未言一夫者夫三爲屋乃同一遂也夫九爲井言十夫未言九夫者五溝五塗總包一夫也以達于畿者言鄉遂及鄙鄰之屬其制皆同也獨見于遂人者包內外而言循上文頌田里之意也今詳此治遂之法與治鄉同若都鄙則爲井牧之法而此言其制皆同者誤矣朱子云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又按或謂三夫同一遂者蓋田九百畝中即以遂爲井字形縱橫各二縱格三夫橫格三夫故言三夫同一遂縱橫則成九夫也南北爲縱東西爲橫橫遂以南畝入之縱遂以東畝入之所謂南東其畝也然則縱橫共四遂十字相交總出二遂通出于溝而注謂溝橫者止以縱言遂也今詳司馬法只言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蓋細計一井之名原未有夫三爲屋乃同一遂之說也而上條舊說則誤言之至此又增成遂爲田內井字之形則已一夫一遂並不得夫三爲遂蓋誤而又誤矣此遂人萬夫一川內明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蓋每一域百夫之地縱有九遂則橫巳分成一夫

一遂故言夫間有遂也並無橫遂乃自每遂縱數之得爲十夫前有溝焉故言十夫有溝也若下條小司徒則明言九夫爲井又當于每一域十六井內以遂之縱者三分成橫之四井又以遂之橫者三分成縱之十六井而一井之內並無遂乃得將十六井遂井看之皆成九夫爲井也今並詳見下條小司徒節○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未聞矣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鄭城郛之宅曰室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邑之屬爲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疏曰此言畿內都鄙三等采地也造都鄙制其地域者按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小司徒職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是也以其室數制之者其室在都邑之內依其城內室數於四野之中制地與之謂若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之等○附按此節自不易

之也家百畮以下共二十三字亦是劉歆爲王莽而竄入于周禮大司徒者說見同上○又按[redacted]王氏云周建都鄙外有封域溝樹之國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家廟之別公卿大夫朝夕治事王朝而退食于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內苟必還在采邑之鄉則常往返于數百里之遠得乎要之都鄙之地則以吏居之如冉求爲季氏宰而采地之封者得食其匚祿而傾其吏治云爾今詳王氏所推度甚是○又按歆欲紊亂一夫授田百畝之制因于大司徒竄入此百畝二百畝三百畝之說又于此書上文遂人竄入田萊共一百五十畝及二百畝三百畝之說者所以注明大司徒也又于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之下竄入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共二十七字其下經文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句下進云唯追胥竭作皆歆于上句下竄入以其餘爲羨五字又于唯字下竄入田與二字皆所以應其上文而于文義不合也是巳謬以伸其說矣乃又于夏官大司馬竄入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說歆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參地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共五十三字者何耶則爲史其言近治于所有五百里四百里等者作映照而爲其羽翼也事其言又行人其食者半其食者參之一其食者四之一也行開百授田亦言土地

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而乃見王者覩臣民之一體而其言無可疑也夫中地二百畝中稅百畝爲食者半下地三百畝中稅百畝爲食者三之一而欲言上地食者三之二遂不得不于田百畝之外再加萊五十畝矣然上地而又加萊五十畝既于義不得通而歆又必竄入可任可用字細計其爲家三人工家五人家二人以與經文凡起徒役勿過家一人之定制若相商度者乃歆爲莽之一切稅天下吏民及班史又記莽一切凋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畝四言古王者之于民間計中早善及其家之可任可用而不必一定以守舊繳也此歆爲莽而竄入以掩飾莽之虐政者也然其義于原文亦不得通夫小司徒之上文言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則下言凡起徒役者徒役即上文之軍旅田役也惟一家只有並不用一人而必不可過一人乃云毋過若使可通融而用二人用三人安得復云勿過家一人而緊接在下文此其文義之不相聯屬也則爲歆之竄入蓋明矣且既言毋過家一人則其餘在家內者皆爲羨巳不待言又田事即大司馬中春中夏中秋中冬四時之講武安得每家而竭作故曰皆歆所竄入○又按或疑以其餘爲羨即指凡所謂可任可用之人疏解作全家者說也曰歆意原是如此以應其上文但令詳六鄉在王畿四同之內溝洫三十三里有奇爲爲夫則四九三十六萬夫之地即三分去一亦二十四萬家耳六軍總用七萬五千人爲七萬五千家則是其所餘者再起二次六軍而仍有餘況猶有六遂然則家一人之定例安得有過而乃竝及于家二人家二人半家三人之可任用而作此出位之妄思也非爲莽之歆而又伊誰也哉○又按夏官司勳言凡頒賞田參之一食乃是此等說數又言惟加田無國正別與加田皆于義不能此二節亦皆歆之竄入皆當刪之蓋其上文所言凡賞無常輕重視功者義已則而此職已完矣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玄謂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

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四旁各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爲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其外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四旁又各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爲萬九萬夫其四千零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零四井二萬零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此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三共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徭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十人徒二千人○疏曰鄭知此造都鄙者鄉遂公邑中皆乃溝洫法此經謂井田法故也采地制井田異鄉遂者按遂人是溝洫法鄉田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謂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也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是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先後鄭引春秋傳楚蔿掩書土田事土地下平曰衍饒沃之地九夫爲

一井下濕曰隰近阜澤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一家受二夫與牧地同是之謂井牧九夫爲井井方一里四井爲邑邑方二里四邑爲邱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十里之成井閒有溝成閒有洫旁加一里使治溝洫不出税今據八里之甸據實出税者而言也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鄙云四甸爲縣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爲成而言也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茲據通治洫而言也鄭據從何方八里出田税積至四都方六十四里開方之計得田四千九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税者又據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是治洫從四成積至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爲六千四百井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零四井爲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又以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里更加五里即爲大夫之家邑一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爲卿之采地四都爲方百里一同即爲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據百里開方之爲萬井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爲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税使之治澮是爲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也今此四縣爲都據小都五十里而止鄭解以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税入於王見采地之中皆爲井田之法一井

之田一夫税入于官此云四邱爲甸是據家邑一甸之田税入王而言四甸爲縣是據小都一縣之田税入于王而言四縣爲都是據大都一都之田税入于王而言故井田備于一同論税入止于都也鄭後引司馬法者擬賦爲軍賦革車匹馬士徒是也井十爲通十井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惟三十家使出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以下通十爲成一如前通率法一成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十成爲終十終爲同所計皆如上一成爲法其餘可知此謂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彼甲士少步卒多此甲士多步卒少外内有異也凡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出六遂次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地次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其國之鄉遂至諸侯有過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以上四條周禮地官○附按舊說小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數多寡以出税故言四井四邑之閒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與利故言千夫百夫之閒今詳小司徒井邑是言都鄙故朱子序于大司徒造都鄙之後遂人溝洫是言鄉遂故朱子序于大司徒六鄉之法之後原非謂小司徒是言治鄉之法則鄉遂何嘗異制乎且信如舊說州井邑之田內無水道而溝洫之田內不出税哉何得

如是分別也況經本文明明遂人言十夫而積至千夫萬夫小司徒言九夫而毎加作四倍之數以爲積則其形體之實原不同也即可知矣其說之詳見下匠人條末凡天下之地埶饒又即見下黄氏云或問朱子條○又按舊說周時皆用井田凡井田皆用徹法孟子曰鄉田同井是鄉皆用井也有若告魯哀公以行徹法是邦國井皆用徹也今詳孟子所謂鄉田同井者乃滕之野九一而助內言民之鄉猶言民所居之地耳今認作鄉遂之鄉則是孟子謂遂田不同井矣尚可通乎又有若告哀公以行徹恐亦難見周皆是井田而行徹將置孟子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言于何地乎○又按舊說九夫爲井在都鄙之屬則有公田而合作均收在鄉遂則無公田九區皆授民令貢其什一而已故稱九夫也自邑至都蓋以六者計數任賦非以六者畫形制井其必以四計者凡賦稅以軍賦爲車四邱所出適符乘馬之數其十二牛之數亦三其四而一邱之所出一馬三牛其數亦四故因以起數也今詳此將都鄙之九夫率入鄉遂內則謂鄉遂無公田者是也而謂此亦稱九夫將遂人十夫有溝又何指乎且井邑邱甸縣都正是言畫形制井耳說見下黄氏云或問朱子條今以爲非者亦誤又一都之田從邱而上有甸焉又自甸而縣而都皆極自然之制原單從田制起見而田賦兵賦即無不從此而起豈有先爲兵賦而反如是制田者哉果如是則不當名此爲井牧矣○又按舊說小司徒四井

爲邑至四縣爲都皆以四數言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井十爲通至終十爲同皆以十數之兼山川城池而言也司徒四邱爲甸即司馬法通十爲成甸六十四井而成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爲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十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爲山川城郭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氏旁加之說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今詳四縣爲都皆以四數者自是言井田一都之形體若司馬法之言終十爲同與下條匠人之言方百里爲同皆是另以百里之地言之原不相涉至于去山川城郭之說又是後人約略而算之法豈可以此爲小司徒與司馬法匠人不同之所由而强求其合哉恐愈紛當于情事矣且鄭氏旁加之說已屬多事○又按黄氏云鄭注旁加治溝洫澮之說乖謬甚矣自十夫積而至萬夫皆十除其一有九夫共得一夫之地以治道溝徑畛且有寬餘之地矣其諸洫澮塗路爲地可計百夫之洫爲地十七畝有奇涂如之積而爲一成十里洫涂之地三夫半而已安用三百二十四夫治哉千夫之澮三十五畝有奇路加澮十一畝有奇通爲四十六畝積而爲同百里澮路之地四十六大而已文安用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哉一同百里洫涂三百四十夫亦安用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哉大抵遂人展地匠人制形一同之地定爲萬井溝洫巷布于是以小司徒邱乘之

法比之自井爲邑爲邱而爲甸七十五家耕之出車一乘又爲縣爲都具備矣一同萬井九萬夫六千四百井出稅賦車百乘其餘三千六百井爲山林川澤邑里縣鄙爲洫澮涂路溝畛不計猶有餘則爲閒田班孟堅漢書曰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淳鹵城池邑居衛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雖大約言之且其說未必盡合周禮然其論井地則精于鄭矣今詳黃氏譏鄭注治洫治澮之說甚是說又見下條但謂自十夫積至十萬夫皆十除其一者則亦將遂人十夫與小司徒九夫混雜于一處而不得清晰矣且班史提封萬井之說與周禮果不合○又按姜氏云或問朱子旁加之說是否答云如此方得與匠人數相合然亦不見遂據處今且大槩依他如此說耳是則朱子亦未之許夫遂人匠人之職其一言十夫一言九夫似異而攷其制井地之法實同小司徒與匠人之職其皆言九夫似同而攷其出車賦之法與制井田之法實異則小司徒與匠人之不可合而鄭氏強爲之合猶遂人與匠人之不宜分而鄭氏強爲之分也謂此小司徒與匠人皆言九大爲井也而九夫爲非以下其甸都之數與匠人成同之數全不合牽爲四旁諸夫令不出稅而治溝澮之說以牽合兩數之符此豈理之所可通乎諸前人說足以破之矣今詳姜氏本朱子之言以譏鄭氏牽爲四旁諸夫令不出稅而治溝澮之說又謂小司徒甸都之數與匠人成同之數全不合者至爲確矣但謂遂人匠人之職一言十夫一言九夫似異而考其制井地之法實同者姜氏僅見遂溝洫澮之名無或異耳而十夫九夫其制大不同者則未之細叅也且姜氏豈未聞朱子謂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鄭注分作兩項邦是之說乎何又迷誤如是也今得詳言之鄭只見小司徒言九夫爲井匠人亦言九夫爲井兩皆言井法極是也而邱甸縣都與成同之制大不同者小司徒自是言一都井田形體之制而匠人則于王譏每百里中總數井田之數故言十里則爲成百里則爲同也匠人雖亦就遂溝洫澮言之而所謂遂溝洫澮者又不能與小司徒邱甸縣都之制相符蓋或匠人是大概而言又或考工記所言不符古周禮而爲岐說如禮記與周禮有岐者皆後世漢儒之說非古經也今鄭氏乃強欲其合遂于何方八里之外四旁各加一里合爲十里以符于匠人一成之數又于四都八十里之外四旁各加十里合爲百里以符于匠人一同之數如此加增雖可打通于匠人而于小司徒所言先溢額因生一不出稅說以銷銘之不出稅則甚駭人因又生此治洫治澮之說豈知郎言治洫治澮亦用不盡此許多夫此所以來後人之疑也蓋事本無其實而言之者又不近人情故朱子謂旁加之說如此方得與匠人數相合然亦不見遞據處姑且大概依他說耳則今另謂小司徒係言一都井田形體十制者果何在蓋當準遂人一川萬夫之制矣請先言遂人之制遂人一川萬夫之田用地縱三

十三里有許橫亦三十三里有奇縱分爲十域橫亦分爲十域每域三里三分有容每域百夫則百域爲萬夫也遂人言夫間有遂夫畝百爲夫將第一域百夫之田橫數之一夫一遂遂自北而南凡有九逢而已隔成十夫矣此言遂之爲縱也若自第一遂一夫起數自北而南數至十夫而一域已盡矣十夫有溝域南卽有一溝東西而爲橫也又將此第一全遂十數橫數之西盡本[illegible]而已成百夫矣百夫有洫卽有一洫在此域之西又南北而爲縱也又將此一域百夫者從洫內縱數之自一域以至十域則已千夫矣千夫行澮另有一澮在其南又東西而爲橫也又將此第一洫內之田爲千夫者橫數之西至各域之盡而爲萬夫矣萬夫有川另有一川在此一大地之西而又南北爲縱也此地之西既爲大川則此地之東亦爲大川因其爲縱故遂人言川上有路以達於幾又此地之南爲澮則此地之北亦爲澮矣此一川萬夫遂溝洫澮之制見于遂人而應如是解者也蓋一川之內橫澮在其外者僅二而縱洫在其內者則有九橫溝在其內者亦有九惟遂在內爲縱者則有九十遂焉而每一遂內皆十夫而同此溝乃謂之十夫有溝耳如是而一川萬夫形體之制明矣至于一都之田小司徒僅言井邑邱甸縣都而未及溝洫等鄭氏用旁加之說以求合匠人之洫澮而亦不細計其溝令其說既屬無實而妄則應盡匱之但做一川萬夫之制而爲此一都之則也豈一都之地亦縱三十二里橫三十二里此較一川之田其地僅少一里有奇耳而其制之同而異異而同者蘇亦詳言其形體乎方三十二里之內溝之橫者七則分爲八域洫之縱者亦七則分爲八八六十四域覓其外則南之橫爲澮北之橫亦爲澮也東之縱爲川西之縱亦爲川也此依遂人之川爲言耳若都鄭既異弟逢卽四旁皆川或四旁皆澮亦無不可就二者相較雖一川之地劃爲百域一都之地劃爲六十四域大小不同而猶可謂同也至一都每域之遂則質與一川者大異此注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所謂九夫之地爲井也則應于此每域方四里內遂之縱者爲三而橫分爲四井遂之橫者亦爲三而縱又分成十六井乃使此一域之名邱者皆得方正整齊耳蓋必特以邱爲溝洫內之一域而作此段之主始于經交之上下井田形體之內外無不貫焉就邱之內先觀碎分小域遂之縱橫皆三每遂之內皆是九夫爲井也又將此一域分成四塊皆是四井爲邑再合成一域則是四邑爲邱也且就邱之外將此一都全域分成四域而大觀之每一域亦分成四塊皆是四邱爲甸亦合成一域則是四甸爲縣也然後將此四域總合成一大域則已四縣爲都矣如是以爲形體乃于經文皆順其天然而所爲遂溝洫澮者既做一川萬夫之制則是不疏不密而適中乎其則矣若夫匠人所言九夫爲井井間謂之溝而溝較之遂人不太多乎方十里爲成成間謂之洫而洫較之遂人不又太稀少乎況方

百里爲同同間謂之澮夫積此三都然後共綴可及于百里悉三用二尋之澮者而僅一用之豈不于水局大綱而減少無當于經文遂人酌定之意哉故曰匠人或言大概而語活不然則恐與周禮爲岐而係後人之說也知小司徒與匠人不能合又知十夫九夫必當分而姜氏之所譏與所失皆可以聯然矣○又按或疑都都之地濶矣小司徒何僅言及一都曰一都如是則都都加足鄉遂之一川亦然此亦是言大綱整齊者耳若至地不及一都亦能依此式以盡其可盡者或又疑邑與家邑都與小都何字同而里數又不同曰此二字僞同其字耳大夫之家邑疏謂方二十五里此邑穖方二里耳鄭之小都疏謂方五十里此都畿方二十二里耳或又輾一川萬夫而問一都之數曰一域之邱方四里一百四十四夫縱八邱爲一千一百五十二夫再合槙八邱則已爲九千二百一十六夫較一川之萬夫則畧少○又按或疑若如是盡一都之田則鄭氏所謂旁加者盡無用矣曰加之而不另爲溝洫則何以言加若加地加溝洫則巳非一都之古制矣驟經而從傳斷乎不宜或又疑前之數法忽分又忽合似費人力曰此二都之田自有其天然之數法從東北角起手第一井九夫爲井也照此漸入西南則四井爲邑照此再入西南則四邑爲邱而一小域畢矣照此更入西南則四邱爲甸而如小域者四矣照此仍入西南則四甸爲縣而如小域者十六矣照此又大入西南則四縣爲都而

如小域者六十四矣如是數則經文與圖自極天然○又按諸儒解此謂專爲令賦之法恐非是今詳由一井而每作四倍以加增凡五次遞加而並爲一都之制自是細言一都井田之形體而遂溝洫澮並不一言者以巳有遂人之可推度也形體既定即從此以起令賦則無不可耳若二十五里之家邑五十里之小都百里之大都皆但于此取裁加增而此制之言經改也乃見遂溝洫澮皆有一定之制矣○又按或謂鄭注妄生采地食者三之一之說似更無諸日此從大司徒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何求鄭氏未知此是劉歆爲莽而竊入宜其誤本之也說見五制之田篇周制章太司徒條○又按上文不易一易再易之說既爲欲所竊入而鄭注又誤本此謂二牧而當一井以解經文井牧今詳左氏言楚蔿掩牧隰臯賈逵注云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夫左氏所言後世之事而二牧當二井之說又注自後人之賈逵在左傳並未嘗明有此言然則據此牧字及解牧字者而謂周初周禮井牧之牧字即與此牧字同覺止迂遠而無當且恐大失其旨而迫至于誤且謬矣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牧頗延咨十有二牧皆取養人之義孔子曰井養而不窮也夫井水尚能哉人況井田實先王裁酌而爲生養萬民之具故謂之井牧者所以實指共利濟而並著各家之聯思長年之滋息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者謂小司徒經野土地而以井養斯人之法盡共田野

爲記多界限也必如是解則下文九夫爲井六句雖漸爲澗大實至紀一乃承以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自見無不均勻之象若果上文先分井與牧作二稱且爭一牛則下文安得同三言令貢賦而毫無分其稅斂之事哉則鄭注之爲謬解也卽本之而巳可見然鄭氏是本不易一易再易之周禮而劉歆之爲萬地之非人尚待言乎哉○又按或疑鄭注引司馬法井十爲通也爲匠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云云以爲二牧當一井之說之証然則司馬法非乎曰按齊景公之世田稷苴爲權詐之兵有功息於封爲司馬之官子孫號司馬氏至齊成王使大夫追述古司馬法而附稷苴兵法於其中總名之曰司馬法今詳大夫所追述者术古周禮司馬法乎況又雜稷苴法于其中則不可以此証周禮也明矣○又按舊說牧謂隰臯水草之地牧養六畜者也有井田之有牧地然後不妨稼穡古井地非必盡相連屬衍沃則爲井隰息則爲牧卽陵亦可收也鄭謂牧卽井似拘或者遂謂按古寓兵于農凡兵車馬牛皆發在農地故此法以蔵時稍其數此非雞豚者棄可畜在桑麻下者似當有牧地今詳假令古卽有牧地而周禮此處是言牧地也耶況牧地出自何經夫鄭于井牧既誤解于前矣而此又因前誤而復生誤噫誤將何所而已耶

○匠人爲溝洫主通利田間之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

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耜音嗣廣古曠反下同耦音偶畎古犬反○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其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尺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成百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數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於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於

撫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公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斂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之論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圭之言珪潔也周謂之上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

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達猶至也謂澮直至于川復無所注入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疏曰據澮水出注入川處諸澮既多當各記水所出之處著其名○附[illegible]王氏曰其所從出自遂以至於澮蓋不一焉必各載其名有所考稽而後壅塞者知其所在疏導為易也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通其壅塞○疏曰澮水入川其川是自然而有非平地出必因山間有之谿川必當有涂地勢然也川與涂皆是通其壅塞○附光遠王氏曰此所謂川涂非遂人治野之法有出于地勢者固非人力所得而易也先王亦因之而已○李氏曰平地必以夫地多寡為限然後成川中原多平地不可不有遂人二法兼用○文叔黃氏曰遂人言萬夫有川通地勢而昔經界之法也匠人言專達于川因地勢以見非人力之所為也然則川形未必正方其旁多華離之地皆不井書曰濬畎澮距川蓋川澤自然之位故匠人曰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考工記○附按舊本載匠人文止于謂之澮今以溝洫井田之法皆備于川必通川考之文乃詳具故補錄之○附諸家論遂人匠人同法者農師陸氏曰匠人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遂人十夫有溝兼溝塗言之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包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耳○附按舊說計一成之地乃是百井九百夫之地而遂人言百夫有洫蓋止言百夫之田始其一洫而成間有洫則抱一成之內九百夫之田凡九洫矣計一同之地乃是萬井九萬夫之地而遂人言千夫有澮蓋止言千夫之田始共一澮而同間有澮則總一同九萬夫之田凡九十澮矣人力所為止于澮此外

則自然之川今詳九萬夫之田不得有九十澮而九百夫之田亦無九洫已詳見其圖于上大司徒條之末○又按舊說周制井出之法一適行于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匠人之制與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一成之地有九百夫一同之地有九萬夫成間有澮同間有洫其間洫澮多矣遂人所言者積數以直度之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以方度之也惟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鄭氏求其說不得注遂人則曰此鄉遂之法注匠人則曰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是制田之法分為二矣求之于經無明文今詳舊說誤矣遂人明言十夫匠人明言九夫而僅謂此是積數方法以直度之以方度之可予鄭氏此處如是分別極當求之于經亦有可證說見下文○又按舊說鄭注惟不悟遂人匠人本一法固見遂人以十夫起數則曰此溝洫法也匠人以九夫起數則曰此井田法也而說既離乃欲合遂人于司馬法以為鄉遂無公田皆稅夫又欲合小司徒于匠人以為畿內不為井田此為造都鄙法及見孟子春秋傳會論之言皆井田也又欲合于周禮乃以為周制王畿用夏貢法邦國用殷助法設邑吏諸侯異論夫豈獨紛錯雜統而亦矯誣先王失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之大體矣今詳舊說謂王畿不當與侯國分貢助識鄭為失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之大體者甚是但鄭注于下文又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謂邦國

亦異外內之法者此言則確而可據夫孟子非經乎而舊說譏鄭為于經無明文乎今又按朱子註云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周所謂徹者蓋如此可知是王畿內先兼用貢助而諸侯之鄉遂都鄙雖與天子大小不同而田法無不同也孟子時去周室之盛猶未甚遠其指陳固如此而周禮遂人匠人復以十夫九夫顯為分別然則鄭注分王畿以貢侯國以助者雖于經義大不合而其于遂人之十夫言溝洫法于匠人之九夫言井田法者則確當之至矣朱子乃本此以解孟子而事跡即得互為証佐故凡舊說不細察于此而謂遂人匠人同法者無一不訛誤也○又按或謂一井九夫而為十夫者耕土九夫而占地則十夫也一井共一溝故曰十夫有溝十井九十夫之田占地則百夫也十井計十溝通一洫故曰百夫有洫一成百井九百夫之田占地則千夫十成千井九千夫之田占地則萬夫皆倣此以一成百井計之當為百溝十洫一澮以一同百里計之當為萬溝千洫百澮十川但川係天地自有之川不可以數定人力所造至澮止則自萬夫之澮隨所去川達之主一同百澮分澮各達于其川故匠人云直達于川若中原多平地其澮去川遠者亦必以人力計地浩川此則遂人所為萬夫有川者然終引歸于地勢自有之川如南注北河之類此又川之通稱也今詳此謂耕田九夫而占地則十夫者乃從九夫十夫混一無別之諸說而指實之使皆有著落但于義細衡亦恐有

誤也夫耕十九夫又烏能占地十夫將謂溝之地亦作一夫耶勿論四尺之澗各旁其九百畝者仍于一夫之地不足即使果足而先王將使委之水中者而九夫竟包此一夫之稅乎將謂九夫地之外仍有一夫地爲間曠勿論此象于先王授田之義無所取而九夫井地之內亦無從而補此一夫地使其奇邪而反亂乎全體整齊之象然則經文原是一以九夫言一以十夫言各有其形而兩不相涉也後人强欲合之合之則已拂其天然而烏能兩無礙乎哉○又按或疑九夫之井田易明若十夫之田而至百夫千夫萬夫者亦可舉似耶曰詩周頌噫嘻篇言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朱子集傳云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十千耦二人並耕也言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爲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爲耦今合一川之衆爲言故云萬人畢出並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然則即詩與朱註非周天子鄉遂之地無公田用十夫溝洫之貢法而爲萬夫一川之確証乎而或謂于經無明文則亦考之未詳矣至于其制十夫與九夫全不同者蓋橫數之[illegible]間有遂每一夫隔一遂矣又縱數一遂至十夫則同一[illegible]見方橫數之則已百夫也在九夫之井田只爲九九[illegible]十一[illegible]而此

爲縱橫皆已如然一里于其內則處井田之大小全不同又積此百夫者縱數之[illegible]爲千則千夫矣橫數見方則萬夫矣計地三十三里又三分一之一有奇故云三十三里有奇也○又按或疑萬夫之川無公田則可謂爲萬夫若井田八家耳何亦謂之九夫曰畝百爲夫是據九百畝之地言耳若除公田則受田者止八夫孟子所謂八家皆私百畝是已○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疏曰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長濶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濶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長濶一里○附按今三百六十步爲里二百四十步爲畝與古里數畝數皆不同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億今十萬○疏曰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萬億今萬萬也○疏曰百箇百里之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說文誤也○附[redacted]李氏曰此漢儒注王制之文此即注天子之田千里之文也○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恒胡登反○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斷音短○九州之大計○疏曰皇氏云千里而近者謂其地稍近不滿千里也千里而遙者謂其地稍遠不啻一千里也一州方千里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萬億畝但記于八十一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文詳具也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誤更言之○附東滙陳氏曰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當爲九千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誤失之也○[redacted]李氏曰此記乃注九州千七百國之文也○子容應氏曰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蓋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也故外薄四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觀曰內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畧可知矣○附按五服九州同一地宇而五千三千參

少異數諸家多未論及惟應氏疆理詳畧之說發其義而言有未斷蓋五服之地即九州之地無廣狹殊考禹貢九州青揚東至海雍梁西至黑水荊南至衡之陽冀地無文而州之貢道北由碣石以此見九州之域該出五服之外而所謂三千里者當包在五服之中其在禹貢爲甸侯綏三服在周官爲王畿侯甸男采衛五服禹貢爲方三千里周官爲方三千五百里說見王制之甲篇周制章職方氏係其外爲要荒爲蠻夷蕃鎮諸服方二千里雖亦九州地聲教所訖朔貢所屆而非建國封侯地士固外之不數也故五服五千里者盡九州華夷遠近疆理之地而言九州三千里者舉五服三壤成賦庶土交正爲封建之地而言此之謂九州方三千里之說也若每州以千里計均九千里于九州乃方之爲三千里又計州千里可封國若干總九州九千里可得國若于是皆記事者揣度之詞故朱子不敢信如其言似九州之地蓋于方三千里則所謂五服五千者豈不又在九州之外哉觀其總說方三千里地宇自北自恒山南至于衡山東至于東海西至于流沙皆其爲分田制與封國之所及也又曰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可見方三千里外仍有餘地蓋其所指則華服已訖盡爲五服之地畢矣雖按九州之地在四至以內者不止爲三十里之華服在四至以外者不得有二千里之夷服然觀其總以絕長補短爲率計之數約畧之詞又可見其爲大槩包舉云耳非

[illegible]服數也識又見[illegible]制之[illegible]制章禹貢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也，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麓音鹿瀆音讀去其呂反○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率音律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疏曰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記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文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鄭注周猶以十寸爲尺按玉人職鎮圭尺有二寸

又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記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卽以古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四步剩出今一步古四十步爲今五十步古八十步爲今一百步計古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開方乘之總積得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一萬五千步爲一百五十畝六百步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之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附東滙陳氏曰愚按疏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古尺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里亦做此推之○[illegible]李氏曰此註制與

田百畝文○附按嚴陵方氏云所謂東田則詳所謂南東其畝是也今詳詩言南畝此謂東田各依畝以起文其義一也○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度度上如字下徒洛反○司空冬官卿掌邦事省度丈尺也○附按舊本居民二字連下句今詳宜連上移之 山川沮澤，時四時，沮將慮反○觀寒煖燥濕沮謂萊沛○疏曰注寒煖解四時燥濕解山川沮澤○附嚴陵方氏曰山川沮澤之異處則四時所至之氣不能無差故必候天時以察地利爲時則候其時之謂 量地遠近，制邑井之處 興事任力。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附鹽皋方氏曰興事任力與民事以任其力也周官以九職任萬民皆所以盡其力山川沮澤限隔寒燠西時之氣所行各有先後程于以食非知地氣之異如今大江南稱熱以季夏大江南稍熟則在季秋故必量地遠近以候驗四時之氣然後可以興事任力也註言力役之征恐未然方言度地居民不應舍民事而遠及力役之征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燠乃愷反○使其材藝堪地氣也○疏曰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是也○附[illegible]陸氏曰按天地之氣感應不同故天氣有寒煖地氣有燥濕因天地之寒煖燥濕而各使民質之能堪其氣者居之鄭注解此甚當下文

言谷川異制民生異俗齊以至修教不易俗齊或不異宜則居民材因天地之大凡也陳氏注以居積物材爲說與下意不貫 廣谷大川異制，謂其形象 民生其間者異俗。謂其所好惡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齊才細反○謂其情性緩急 五味異和，和胡臥反○謂香臭與鹹苦 器械異制，械戶戒反○謂作務之用 衣服異宜。謂氈裘與絺綌 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附東滙陳氏曰廣谷大川自天地初分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異俗理有固然其情性之緩急亦氣之所稟殊也飲食器械衣服之有異雖王亦豈必強之使同哉惟脩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用而已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得猶足也○附講義曰作邑居民之道要必有法邑有大小之數或方六七十與夫百里之邑當其小大而制之也民有多寡之數或千室之邑與夫百乘之家當度其多寡而居之也[illegible]李氏曰于制邑言量地之多寡者蓋將以制其地域也于居民言其長短者蓋將以其定數制之也彥脩馬氏曰邑所以容民民所以治邑故凡居民量地以制邑蓋邑大而民少則有曠土之患邑小而民多則養有所不足

而有游民之患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欲其無曠土無游民之患故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樂音洛○立小學大學。○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藉在夜反○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殷時。市廛而不稅，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關譏而不征，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附按舊說周官市關之法凡非凶荒皆有征蓋恐商賈之盛去本者衆征之所以抑末也今詳孟子言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與此王制所言者反非王政乎哉恐周禮此等處仍是劉歆之竄改而不合于古先王之政合耳後之深心于學者勿爲其所愚也。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束山足也。夫圭田無征。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疏曰卿大夫士家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二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附按用之陳氏云鄭氏以周禮士田

爲圭田以圭田無征爲殷制而註載師改士爲仕其說無據或者謂圭田子供祭祀自不應仍有國征若以無征爲古制疑周法有征則鄭氏以載師士田爲圭田有近郊之稅者屬臆說不足信矣今詳陳氏之說甚當且士田與近郊之稅十一皆劉歆所竄入說士田者見上文載師條說近郊之稅十一者見因事之祭籥難章方相氏條○又按或疑此征或爲力役之征征役以稽辨夫家爲施舍此夫乃世祿之家卿大夫子孫式微有圭田自治奉祭祀者此等夫家當念其祖宗功德而優恤之以篤尊有德之意亦即司徒稽辨所舍貴者一例以其爲貴者之後也與今詳先王于仕者之子孫不世官而世祿耳若卿大夫而既去世矣安得仍有圭田故此說取意雖厚而于情事則未合○又按注既以厚賢之意言圭田不稅矣又謂此即周禮之士田而稅什一者不自背戾乎且按上注引周禮謂國曰札則無門關之征然則國不凶札而關自有征矣其義亦可疑此應于彼處引此爲斷不應于此處反參彼說而傳疑也又按本節夫應圈平聲作發語詞注訓猶治似作夫字解者今按之本句終覺不順。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粥音育○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附按陳氏曰田里卿遂官之所頒不可以粥墓地墓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田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而民無憾於養生墓地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良法美意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治宮室城郭道渠○疏曰按周禮均人云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凡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附按周禮所謂公旬公事也旬均也言于有事之用民而均民之力使其盡一也。其用之也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饒其食○疏曰凡國家爲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雖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曰食壯者之食○以上六條本篇○附按此老者指司徒法國中近六十野近六十有五之注而言非所舍之老者也則自六尺以至六十七尺以至六十有五雖皆任之而征役亦自有輕重之分矣○又按疏解似無道理恐記文只是言老者則使之任老者之事而其食仍合食壯者之食所以憐老而優之也至于壯者則自任壯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已不言可知矣

右制土地之法第二章。凡十一條○又章下凡五條。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不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

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近，田有稅收藉力以治公田也底平也平其遠近與十一而中其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有稅度其有無以爲多少之入也○附按國語注云里廛商賈所居也以入計其利入使出賦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多少之差也今詳家語此言及注皆謂王者征商矣與孟子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王政皆成牴牾蓋春秋內外傳有此而家語遂抄錄之家語有不可盡信者以此。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作度之事丁夫任其老幼或重或輕○附國語注曰議老幼有復余也於是乎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鰥古頑反○於軍旅之役則鰥寡孤疾或有所取無軍事則止也○附按徵鰥寡孤疾老者徵其家也古來有是五者之人則其家當在不從政之例惟軍旅不得已也若其人雖軍旅亦無用其力役。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芻藁不是過。缶方有反○其歲軍旅之歲一把曰秉四秉曰稷穗連藁芻不可分故曰米缶十六斗曰缶也○附按國語本作出稷禾秉芻缶米按聘禮注疏十稷曰秅一井之田所出以云少也。先王以爲

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度徒洛反施戶豉反施以厚爲德也事
舉其中事以十一爲節斂從其薄若是其以丘亦足矣斂力驗反○邱十六井○
附按此以魯自成公作邱甲後言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又不
足且子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
苟行之又何訪焉冒亡北反厭於鹽反○家語正論解○附按周公之典則何賦也則以井而荅以句
猶有若告哀公盡徹之意○又按此春秋用田賦傳也內外傳皆有文內傳以兵賦言外傳以稅賦言似當以內傳指邱
井言賦者爲合家語兼取兩傳交合爲此話反成岐說不相貫通失之○又按原本是子季孫今之言子孫則更詳融有
神感是朱子則此一字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夏時一夫受
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

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
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
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
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
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
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
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
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龍子曰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
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
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井莊去聲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
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詩云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
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
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
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
而定也夫音扶○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
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
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
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養去
聲○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
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
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
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
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附朱子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近世
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
兩項却是○又曰子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爲萬有餘
夫多溝洫川澮而匠人一同爲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
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畧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
兵不如此不足以盡地而養民且又縱橫爲溝洫川澮所以
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爲甚詳若鄉遂之
外則民少而地多欲務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制甚畧○又
曰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
其井鄉遂則以五爲數家出一人爲兵都鄙則以四爲數六
七家如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所以
必爲溝洫而不爲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或問請野井一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比閭族黨州
鄉又如伍兩卒旅師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郊九
一之法只得什一使自賦○附按陳氏云鄉遂用貢法遂人
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遂人匠人兩處各是一法朱子
總其說謂貢法十夫有溝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簡而遺兵稱
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曠
野可畫爲萬夫之田溝洫涂路方斷可以如圖蓋萬夫之地
所古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約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逕法雖

算逐一見其子數若都鄙之地包山川林麓在內難盡用溝
洫法縣齊分畫故逐處畫爲井田雖爲溝洫不能如圖故但
言其間緜亙一同之地爲萬夫者九故以徑法經畫只總言
其數今詳諸儒論遂人溝洫匠人井田二法其說長矣其攻
鄭氏于十夫九夫曲生異議者皆非也惟朱子專主鄭氏分
兩法者爲是蓋朱子謂比閭族黨州鄉皆是五五相比屬所
以行不得那井田八家同井之法今陳氏前所言者恐是而
後謂萬夫之地所占不多以與井田一同分別此但據匠人
言耳夫小司徒所言一都之地其大小亦與一川萬夫者等
然則都鄙用非田者何嘗爲井田必作一同算耶終覺朱子
之說爲不可易此須合居民之比閭制軍之什伍制田之十
夫溝九夫井二一參通而得其法之異同乃知朱子眞爲定
論故今集諸家說于經文下而本朱子以驗之正之録
朱子說于孟註中至其餘入各職諸項條下讀者詳之卿以
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職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
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
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
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
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孟子○古者曷爲什
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公羊子曰什一者天下之中
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貉亡伯反○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
頌聲作矣何休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

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井田之義一曰無泄
地氣疏曰謂其冬前相助犂二曰無費一家疏曰謂其田器相通三曰同風俗疏曰
謂其同耕相習四曰合巧拙疏曰謂共治木耜五曰通財貨疏曰謂相交生與義有無可以
相通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疏曰古者邑居秋冬入保城郭春夏時出居田野
途相交易井田上處爲市故謂之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
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
種殖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
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
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
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

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
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
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
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
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
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
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
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
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
子者官衣食之養去聲荻音狄衣乘並去聲別彼列反墾康很反樂音洛墝苦交反埆苦角反校胡教反

莫音暮趙音促食音嗣○宣公十五年春秋公羊傳及注○
謝按此公羊傳注所述井田之法多本禮經古制而有異者
如五口爲一家十井出一乘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之類
至里正乘馬之事三老孝弟之名又皆出于漢亦可見其辭
述傳聞不盡爲古法讀者別之○又按何休言司空謹別田
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
三歲一墾者按休東漢人則此等說頭皆從歆竄入周禮大
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
百晦來又從歆竄入周禮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
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云云來而休又云肥饒不得
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休所謂換土易居
者並爲周禮亦無之蓋休又食歆之毒而加增出此一說嗚
呼歆明知而以詐毒人休又不知爲歆之毒也而襲以其說
毒人學者讀此書而先不辨其眞僞烏乎可故今特詳言于
此○又按舊本于官衣食之之下錄何注全文今
以其言屬敎法又多見于學制篇中依例節去○齊桓公
親逆管仲于郊與之坐而問焉管仲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
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

鄙以爲五屬聖王謂若湯武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
野所以成其事也陵爲之終以爲葬也而愼用其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
商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哤莫江反○哤亂貌易變易也公曰處士農工商
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閒音閑○士謂學道藝者閒燕
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
州處夫音扶○萃集也處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
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少去聲○物事也遷移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
四時夫音扶恒胡登反下同○言四時各有其宜也謂死生疑釋之時也辨其功苦辨別也功牢也苦勞
也權節其用權平也視其平決之均也節節其大小輕重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協其善惡也比協
和也和其剛柔也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施施其物於四方也飭敎也
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
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預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
賈居陌反○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任如深反
荷何可反輅余招反○背曰負肩曰擔任抱也荷揭也服謂牛服車也輅馬車也詩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則備也以
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鬻音育○市取也鬻賣也旦莫從事於此以

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藏也相陳以知賈賈音價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
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枷芟耜音似枷音加
芟所銜反○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倨句之宜也枷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及寒擊槀除
田以待時耕槀音杲○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槀枯草也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
耰之以待時雨耰音憂○疾速也耰摩平也時雨至當隨之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
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槍千羊反耨奴遘反鎛音博○挾曰扶槍梂也刈鎌也耨鎡錤也
鎛鉏也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襏方末反襫音適○脫解也茅蒲簦笠也襏襫
蓑薜衣也茅或作萌竹兩之皮所以爲笠也霑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

之敏以從事於田野敏猶材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
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
也暱近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罪在五
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竣且旬反○已畢也竣退伏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
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唐尙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域也惟士
工商而已農下在鄙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二千家爲一鄉
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仲所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士鄉
十五唐尙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
下所云伍鄙是也○附馬氏通考曰齊凡三軍數士三萬人
車六百乘蓋因古鄉遂法而變其制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

九家一兵得甲士五萬人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蓋因古
鄙法而變其制○附按林氏云如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
農其六鄉爲工商其十五則爲兵而已五鄙之地則皆農民
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
欲逑得志於天下蓋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爲士卒
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之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無煩而
民亦不怨若工商之六鄉農之五屬則皆不爲兵今詳隸爲
工而授田耕此即唐府兵制乃寓農于兵而非古寓兵于農
之意又凡鄙出兵出車仍古井牧鄙甸之法亦
非農不爲兵此尙未分兵農而爲分之始端公帥五鄉焉
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
五鄉爲左右軍也參國起按以爲三官參三也按界也分國事以爲三也臣立三宰
三宰三卿也使宰察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爲旄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則各三也市立三
鄉市商也商也處市井故曰市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育者山
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

伍其鄙內政旣備故復問伍鄙之事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制野鄙之
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
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
使治一屬焉帥所類反○五屬四十五萬家也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正長也
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也下
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
聽治者國語齊語○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庀匹婢反○庀治也數甲
兵數色主反○閱數之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徒洛反○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
用鳩藪澤藪素口反○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絶高曰
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鹵音魯○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疏曰賈逵云淳鹹也說

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也數疆潦數色主反潦音老○疆界有流潦者計數
減其租入○疏曰賈逵以爲驛墝埆之地○孫毓云砂礫之田也規偃豬偃於見反○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
受水多少○疏曰豬是停水名偃豬謂偃水爲豬水注之町原防町徒頂反○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
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疏曰劉炫云廣平曰原土地寬
平當與隰相配非是不得爲井田也爾雅釋地註中孔炎云
陸例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謂彼陸阿之間可食之地非廣平也牧隰皋皋水涯下濕爲芻牧之地井
衍沃衍以善反○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量入修
賦揆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
兵步卒也甲楯之數楯食準反○使賦役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襄公二十
五年春秋左氏傳○附按疏自度山林以下九事賈逵以爲
賦稅差品其註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
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當一井
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當一井隰介之地九夫爲頃五頃

當一井假牾之地九夫爲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今詳周禮授民田一夫百畝其言上中下三等地不過一易再易數不過一倍再倍者猶皆畝之所賦入說已見上文至其山林藪澤則掌之虞衡其予民者不過徵其物以當邦賦充什一之稅而已皆不在井田令賦數內今據此傳以九等地治賦供供兵車士卒之用則後世盡地利悉民力增修國賦爲富强計者始以此爲法若先王疆理之制則全

不節此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三

東萊梁萬方廣莊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王制之丙第五十三王禮〇凡八章

王朝禮七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王之制身家者制天下國之大本也今取周禮諸言王之朝廷官職飲食車服財用侍臣以及馭臣民之本者並采他經傳數條集之爲王禮一篇〇附按此篇傳亦十八條未分節無名日今分爲八章而補其名焉又以末一條入章下

集補經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今按序恐當作言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參七南反朝直遙反忒吐得反〇道猶言也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式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帝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說音悅〇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〇經解〇附按說見原

本嗣王之禘朱子本嚮子書改正之

右王朝第一章

是以天子之禮有五門曰臯門曰雉門曰庫門曰應門曰路門三朝曰外朝曰治朝曰內朝應應對之應朝直遙反○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九棘在槐右肺石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臯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臯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曰繹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疏曰後鄭引明堂位說者欲使先鄭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爲之解作庫門向外兼得臯門得作雉門向內兼得應門則天子庫門在雉門外可知又引檀弓者謂若庫門在內雉門在外應云絰不入雉門何得云不入庫門是庫門在雉門外更明下五門雉門爲中門已下更破先鄭外朝在路門外事若外朝在路門外中門內外朝有肺石達窮民中門既有閽人幾則何得民中門入於路門又當知特牲小宗伯者欲見庫門內雉門外有宗廟社稷不得置外朝之事可知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度義然也天子外朝一者卽朝士所掌者是也內朝二者司士所掌正朝太僕所掌路寢朝是也○周禮秋官朝士注○附按此條注乃秋官朝士注文也其大書則朱子先提綱于上乃有注之云云○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朝直遙反長丁丈反罷音疲○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疏曰棘取赤心外刺者於三詢三刺而言槐言懷來與謀者亦據三詢而言○附劉氏曰棘者取其赤心而上無隱而能制梟於外也槐者取其黃中通理暢於四支而德之至也○

王氏曰三孤六卿其位九公侯伯子男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公位止於三故面三槐○文叔黃氏曰外朝詢民訟獄諸侯適來朝則與焉正其位在此小司寇詢訊不必備諸侯也故不必○在東設王氏曰地道尊右卑左嘉石在左者卑之而示其辱也○又右者佑之而欲其伸也○項氏曰平者平治之平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辟婢亦反行人執鞭以威之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僔語也○僔子損反○疏曰族聚也言違其位解錯立僔亦聚也聚語解族談○附鄭氏曰衆庶生長田野至外朝之地有塞路不避尊者不中儀有慢不敬矣未有班序有錯處不定矣未識朝儀有族類私語談時事矣此所以率屬執鞭以威之又從而辟之又從而禁之也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朝直遙反○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附王氏曰偏咨之謂詢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皆從謂之大同是所謂詢謀者卿士庶人無不在也詢及庶人則其詢徧矣故以致萬民爲主也○嚴陵方氏曰司徒掌萬民而使刑官致之者三者皆國之變事以刑官莅之使進而陳其謀謀進退以浮言有所自戢矣不以大司寇何也其聯揔而叙進以傳諸王與六鄉並聽之秋官之長不得獨去其列而爲擯也○附按此疏言外朝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今詳朝士注云庫門在雉門外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則此注雉門當是庫門之誤非兼言也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鄉音向長丁丈反○羣臣卿大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疏曰知卿大夫在公後者以州長衆鄉之屬在公後鄉大夫亦在公後可知每鄉大夫皆別命卿爲之六卿別也○附士龍薛氏曰六鄉卿老乃三公也方其舉賢能則三公出爲鄉老率六鄉衆庶而賓興之卽王制所謂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者也方其聽獄訟於則鄉老入爲三公率衆庶而詢之卽王制所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者也此州長百姓總三公之後○附王氏曰百姓北面以答君也三公及州長北面帥民也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左右其事以主於詢萬民也○嚴陵方氏曰六鄉之官莫尊於鄉老其親民事者莫重於州長故使帥焉不及鄉大夫者鄉大夫六卿也孤卿大夫士皆包於羣臣經凡言羣吏府庶官也惟此及朝士職羣吏爲府史以對羣臣羣士言○兆錫姜氏曰鄉老三公之下止言州長而餘不及者省

居其治若皆離守入朝恐動衆故三公外惟及州長也或乃衍緣官皆在者失之此職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卿朝士職三公州長衆庶在南槐也羣臣西面卿孤卿大夫及羣士在左棘也羣吏東面卿公侯伯子男羣吏在右棘也不言諸侯容不在焉慮之也

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擯必刃反○擯之使前也敘更也輔志者尊王賢明也○疏曰尊王賢明者專欲難成衆已稽衆蘊人心以百姓為心今能以衆輔成已志非賢明能之乎是以所以尊王也○周禮秋官○附王氏詳說曰司士掌治朝則司士擯太僕掌燕朝則大僕掌擯相惟朝士掌外朝不為擯故致萬民而進天子之廷朝士既掌其法又有帥屬呼趨辟禁之事防閑維縶何暇于擯此小司寇所以為擯也○臨川王氏曰以王志為主而輔之以衆以衆謀為稽而弊之于王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是也○補注弊斷也音閉

○司士掌治朝之法正其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朝直遙反鄉音嚮大僕大右之大音泰從

才用反○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畱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官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疏曰故為士對新升士為新士不得留宿衛也宿衛之人不得與凡羣臣同時出故云晚退必知此故士宿衛者以其與虎士同位明是宿衛者也經稱王族故士則未仕者不得在玉官也○附按鄭陸氏云故士有課者虎士有勇者在路門右備非常也僕右在路門左備鷙乘也今詳王族故士在門右者以胄內為心膂以老成為肘腋也

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疏曰公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揖之乃就位士發在其位者此約燕禮大射諸侯禮文知士臣亦然經不見羣士位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若在外朝士從東方西面也○附文叔黃氏曰士無位士卑不常朝也今大小大夫以上始常朝然士旁三揖則士亦有位于此矣今大朝會陛兩官皆赴蓋若是與士不著位而以揖見從可知也鄭言羣士東面約燕射禮言也然經言旁三揖則羣西皆有士矣鄭又言公卿大夫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未必然經文自公以下位皆定而後司上擯之揖與鄭說異○彥祥易氏曰在王門左右者其位皆南向而在王後故還而揖之○臺阜方氏曰王還還入路門也數官之位遍介路門王始出未揖公卿不得先揖卑者故還入門而後揖之

大僕前○大音泰前正王視朝之位○疏曰大僕職云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上文大僕位門左南面此云前從本位前就王正視朝之位可知

王入內朝皆退朝直遙反○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附王氏詳說曰天子有三朝外朝治朝燕朝是也但以庫門外為外朝則路寢門外與路寢門內之朝皆為內朝矣但以日匽事則日治朝退適路寢庭聽政則日燕朝內外朝名惟治朝得兼之以燕朝為內朝則治朝為外朝矣庫門之朝為外朝則治朝又為內朝矣○用之陳氏曰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是皆諸侯之朝也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諸侯

外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眡音視相息亮反○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曰路寢安燕之處謂之燕朝以其與賓客燕飲在廟在寢也與賓客乃臣下燕時亦有朝燕禮已有成文圖宗人嘉事者朝不見故特見之冠昏燕禮之等皆曰嘉事○以王周禮夏官○今按國語云合神事于內朝記云公族朝于內朝○附石林葉氏曰周有三朝外朝之政小司寇致萬民而詢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後先次治朝宰夫掌其法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與諸臣萬民之復逆次燕朝諸侯之復逆掌于太僕三公孤卿之復逆掌于小臣羣吏庶民之復逆掌于御僕而太僕又掌路鼓于大寢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觀三朝之法則知周之盛時戶庭無壅其疎通洞達何如也況治朝之太僕及司士燕朝之大僕小臣御僕雖皆屬于夏官而王眡治朝家宰贊之不眡朝則大僕辭於三公及孤卿其燕朝臣民之復逆亦與宰夫相關以此見周人官中府中為一體而更無內外之分矣後世可不法與○王氏詳說曰日朝之制有掌其位者有掌其政者朝士掌外朝之位掌其政者小司寇司士掌治朝之位掌其政者太宰太宰職王眡治朝則贊治是也外朝言政而治朝言治太宰倘于司寇治倘于政若燕朝正其服位太僕也出入王之大命亦太僕也知此則三朝之制有

矣

右王朝第二章凡四條

王六寢后六宮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玄謂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附禮○陳祥道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嚮明而治也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先儒謂王小寢五而一寢在中四寢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附按六寢六宮之名皆出周禮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部王后帥六宮之人是其文也朱子以是摘取而非周禮全文故僅識陳氏祥道說于下或疑陳氏五寢之說原出自禮疏內宮皆從疏文曰義理一也則出自陳氏與出自疏有何分別而必改易朱子原本乎恐大非所以尊朱子故今僅據周禮宮人內宰文下注合編以補其注焉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附靈臯方氏曰王宮之政令宮中之事也凡宮之糾禁事在宮外而關涉于宮中者皆有糾禁故言凡以該之舊說凡宮爲后宮儲宮非也曰王宮則統之矣○葉氏曰小宰亦大宰掌邦治而首王宮之刑禁蓋侍御僕從一有不正出入君起居一有不欽皆足以害治故宮刑雖以爲王宮之禁而實以格君心之非湯制官刑儆于有位三風十愆備及宮室之隱微伊尹引以爲訓而繫之曰嗣王祇厥身念哉正此義也○王氏曰正大司寇所掌五刑無宮刑獨小宰掌建之此治內以及外之意歲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疏曰凡刑禁皆出秋官言憲禁與布憲義同小宰得秋官士師之宮禁表而縣之于宮內也○周禮天官○附剛中易氏曰士師有宮禁大司寇無宮刑則王宮之事天官司之非司寇之所得預士師掌宮禁周禮秋官宰夫正歲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警勅戒之言官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比䚮志反○時四時比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疏曰所居寺者寺即舍也是官府退息之處辨外內而時禁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附彥祥易氏曰王宮有內外自雉門以內至燕寢則爲內自雉門外以至外朝則爲外稽其功緒糾其德行下孟反○稽猶考也計也功吏職也緒其志業○附東巖王氏曰與事造業爲功功事有緒爲緒功緒有多寡故稽之德行有邪正故糾之幾其出入均其稍食稍所教反○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玄謂幾何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祿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去起呂反奇音羈衺似嗟反○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濫也怠解慢也奇衺譎觚非常○疏曰此民謂若司隸所掌隸民之類兵寄有譎觚之人謂譎詐桀出觚角非常○附靈臯方氏曰奇衺者政教之行人皆貞正有獨爲邪惡者則奇單而無與爲伍也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率且寄宿衛之令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疏曰使宿衛時言語相體服容相識是輩作及學問相親友切蹉琢磨是輩學總是相

勸率也又如管子因內政寄軍令在家時五人爲伍比在軍還五人爲伍之類此使之輩作輩學似在家因使之宿衛似將軍令也道謂若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所謂道也保氏教之六藝所謂藝也○附靈臯方氏曰官府羣吏所居次舍士庶子宿衛者所居也自辨內外而時禁至去其淫怠與奇衺之民謂羣吏也以執事于宮中故辨外內而譏其出入以有職守故稽其功緒以其頒餉勞逸而上下其食故均其稍食以有徒隸故去其淫怠奇衺之民會其什伍教之道藝謂士庶子也以羣萃於周廬故會其什伍以無職守故教之道藝至其行事稍食則于宮伯職行其秩敘見之而亦統于宮正之所會也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玄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疏曰王宮中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士之適子也○附王氏曰自中門以至路門內皆宮也王宮之衛分內外各有人士庶子之守在路寢之內次舍之中○臨川王氏曰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爲衛故君臣國家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輯○附按下文注言庶子猶國子之倅則此疏言適子者恐誤或疑庶子兩爲卿大夫士之庶子矣謂之士者何義乎曰上文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下文使之修德學道皆所謂士也注以適訓士恐亦誤掌其政令行其秩

叙作其徒役之事秩祿稟也叙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大子所用○附明齊王氏曰秩謂祿之高下一事而功有勤情則為之上下其食叙謂位之等級一官而才有優絀則為之先後其次○靈皐方氏曰宮正既教之道藝故宮伯惟掌其政令耳若師氏保氏所教道藝乃與王子共學者非此宮正宮伯所掌宿衛之士庶子也○附按姜氏云徒役士庶子之所屬也事訓徵巡奔徒之類今詳經言作其徒役之事其字當與上二其字同指士庶子言則謂徒役為士庶子之徒隸而供役使者姜氏之言自極宜蓋謂之作者于其事而振作之戒飭之與上宮正夫其湍息與奇冢之民其情事亦相類皆職內之至瑣細故皆帶言之注乃與諸于打通謂係大子所用夫諸子所致士庶子于大子者就國有大事言與此大小已不倫且若采為諸子所致則應作自諸子而何待于宮伯乎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鄭司農云庶子夏官諸子所領國子之倅而掌其教治者也國子之倅謂公卿大夫士之子是父之副貳教治謂使之脩德學道也國有大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以軍法治之祭祀用樂則大胥以鼓徵之而序其宮中之事八次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周禮天官○附止齋陳氏曰環衛有二等其一是公卿大夫之子弟分遞八隅宮伯領之其一是官府凡在宮庭者執事徒役錯置于八次八舍之間周列王宮宮正領之二者皆環列之衛宮正宮伯所掌總于冢宰至春秋猶存此意如楚潘崇為太師掌環列之尹○靈皐方氏曰宮正兼掌率吏士庶子故曰官府次舍統在宮之直廬宮伯掌士庶子之宿衛者故曰八次八舍衛護宮之直廬也宮正有宮伯猶六官之有貳其事皆相須而成○東萊呂氏曰古者執干戈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齊莊之潤有事而司捍禦則堅明守衛無心腹之虞下至秦漢陛楯執戟倘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權理罪僕之徒矣○附按注自鄭司農云至序其宮中之事皆本注所未有蓋朱子以上節士庶子先鄭謂宿衛之官者固不是而後鄭謂諸吏之適庶者亦非是因于宮伯之末引先鄭此條見即諸子所帥國子之倅而為公卿大夫士之子者也或疑此義今載各條已言及之且朱子原本安可輕刪○又按或疑公至尊矣而子亦衛王宮乎曰上文方氏謂師氏保氏所教道藝乃與王子共學者不在此例且經已明言之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其名不在此版即非宮伯所掌矣蓋亦必勇畧過人然後選而入于此版

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大子

之大宿衛正音征○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附李氏曰國有大事凡大賓大喪當警備非常及出疆巡狩征伐皆當令宿故帥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此所謂守曰監國也若有兵甲之事授車甲合卒伍此所謂從曰撫軍也○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之子與公卿之子同共學或有大故天子同其父禦兵于外大子帥其子弟守宮于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拔之理如此○李氏曰文王世子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無事者守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侯禮也以此天子之事亦然○長樂劉氏曰大司馬掌邦政司征伐之權得正六鄉六遂都鄙及天下諸侯之賦而不得正國子之卒伍惟大子專將其子弟則國之根本不可得而動搖矣此聖人防微慮國深意

凡國之政事

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倅七內反○遊倅倅之未仕者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附姜氏曰諸子掌國子之倅國子謂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倅之言副也其適長為正體而其下凡適子妾子之屬非正體此故名倅也舊謂國子正適于父有副貳之義而名倅者非○靈皐方氏曰稱游倅者以其無職事而優游于庠序以學道藝也○王氏曰政事如宿衛守固之屬存者凡政事必學祖成者乃用之否則存之在學而教之也○靈皐方氏又曰進退之者進則與國子選俊同升於大學以待辨材論官退則仿歸于鄉學或隸于宮正宮伯以宿衛也知國子之倅年特不肆業于大學者以諸子職曰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大胥職曰致諸子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則平時修德學道于家塾鄉學可知矣○附按周官掌國子之治教者不一其職之分事之聯各有義焉天官宮正宮伯所掌獨宿衛之士庶子也地官師氏保氏所掌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則王之同姓及公卿之適子也春官大司樂及屬所掌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嗣子也大胥言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者致國子之學於師氏保氏者及其倅也夏官諸子所掌獨國子之倅者其適子或學于師氏保氏或入于成均也至國有大事則有政令矣故諸子統聚其可使者而致于大子焉○又按舊說國子則司馬弗正國政不及其倅則國正不及而甲兵之事猶聽命于司馬掌國須上庶子之職與其守是也今詳此分國子與倅固有理但諸子掌國子之倅而經言帥國子者因子之倅亦是國子故經渾言之觀下文可見也此既是國子之倅而言司馬弗正則其倅已不聽命于司馬矣又長樂劉氏言司馬司征伐之權得正六鄉六遂都鄙及天下諸侯之賦而不得正國

子之卒伍惟大子專將其子弟則國之根本不可得而動搖矣若弟正者從屬公卿大夫之適子能有幾人況此國子旣與大子同學亦何須諸子之致可知致之者之並非此國子也然則掌固所言猶其士庶子者疏謂亦據宿衛王宮而言與宮伯同其事者此是經文之意○又按舊說此國子當爲諸子其文誤今詳改爲諸子其文固順但經言國子存遊倅謂國子之倅而存其遊倅也旣以一遊字別上下則遊下倅字固爲國子之倅而遊上國子亦當爲國子之倅盡以往應國事者爲勸而勞而以存此學中者爲遊而遊也然則此國子卽主國子之倅言而此承上文國子則上亦主國子之倅可知故前于說上節國子處言微下文可見也至于本職諸子字則不言而逐句已皆有

虎賁氏掌虎士八百人以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賁音奔○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將子匠反○附陳氏曰虎賁八百人蓋天子親兵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士不出○附按虎士八百人以六字係朱子所補卽用本經前序官內文舍則守王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疏曰按掌舍云舍則設梐枑再重注以爲行馬蓋禁衛之物也再重者周衛有外內列王在國則守王宮爲周衞國有大故則守王門非常之難要在門

旅賁氏夾王車而趨賁音

奔○周禮夏官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閽音昏○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附剛中鄭氏曰外朝在庫門外吏庶罷癃民皆在其所蓋外二門臣民皆得入雉門內則不得妄入故于此有禁○靈皐方氏曰序官言每門此言中門者蓋舉中以例之或曰每門者中門內之三門也外二門則虎賁司隸守之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喪服衰絰也凶器明器也潛服若衷甲者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尨奇無常怪民狂易○周禮天官○附臨川王氏曰賊器之可以戕人者

司隸掌罪隸蠻隸閩隸貉隸夷隸各百有二十人使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閩亡巾反貉孟百反○周禮秋官○附長樂劉氏曰貉以下四隸皆所執也死而復生又從而衣之食之盡其所能而役之故用之守王宮禁而可以爲腹心之衛矣○附按各百有二十人朱子亦用序官內文補之貉隸夷隸本經夷在先然朱子原本如是今仍之○又按或疑經原文司隸掌五隸之灋云云下列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五條首條罪隸內有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而明齊王氏云十四字宜屬閩隸誤衍于此按司隸職文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未嘗及于罪隸蓋罪隸乃有罪免死之人故不可使守禁地又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閩隸一條正脫此簡故以爲誤衍也或者遂謂此論甚確諸解家雖之舊本不用經帥四翟之隸原文而用序官五隸文列入恐于義未安今詳朱子之原文極是王說游似有理究未能細也蓋經亦是言司隸掌帥五隸以守王宮與序官同而朱子不錄經文者以經有帥四翟之隸一句或改或增皆不若從序官爲現成耳夫王氏未知經云帥四隸者因下從言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但據四翟爲言故上只得以帥四翟之隸領起又因似無罪隸一守矣故于本條明注其守王宮如蠻隸之語今王氏謂應屬閩隸條誤脫于此夫使注閩不注夷貉夷貉在後似乎不守王宮若最後之貉皆注則雖干闕不言已可例推卽日恐闕仍有闕文不應將罪隸必當注者反移去而缺之也王氏又謂未言蠻隸不當遠言如夫前不如後素未嘗有此例況此因迹異蠻隸者急當言與之同乎王氏尤謂罪隸乃有罪免死之人不可使守禁地按序官疏云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徙坐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蠻隸已下皆百二十人者鄭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者謂隸中選取善者以爲役之員數爲

限其餘衆者以爲民夫男子從坐而入于罪隸則非有罪免死之本人矣況猶在隸中選取善者以爲役之員則何不可守禁地之有王氏因一時察之未細而誤有此說若據此而謂朱子原本爲誤其謬益甚矣不重獲罪于前賢哉○又按或疑經文雖有司隸掌五隸之灋一句而下文明言掌帥四翟之隸倘罪隸條其守王宮二語或是闕隸條錯簡不幾朱子之所酌定者亦未見確有實據乎曰此固經之本文但猶得疑爲錯簡若經先統言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卽此推之則是罪隸不但守王宮且爲守王宮者之首故言掌凡守者而列于四隸之前豈經此文亦得疑爲錯簡乎因經先有此語其下必言守王宮乃與此闕通曉微故曰非錯簡也○又按或疑此固似有據矣但經云掌凡有守者安知非罪隸但掌之而不守之乎曰若罪隸卽掌而不守則已不煩再有司隸之掌矣況五隸同名隸而經明言司隸掌五隸之灋則是五隸同守王宮而皆掌于司隸其命名已顯然但罪隸又爲五隸之長且另屬中國故經因有掌帥四翟之隸一句而疑端遂紛起矣○又按朱子改貉在夷前者序官鄭注云閩南蠻之別是此二隸皆南隸也得勿以南蠻北貉東夷西狄平素之次第而爲其序耶

師氏亦使其屬帥四翟之隸各以其服守王門疏曰東方南方其服布西方北方其衣旃○附靈皐方氏曰王門以師氏之屬帥夷隸守之者

使王出入是門協于德失政散則四夷賓又使荒裔之人知郊
廷禮義之盛爲聲教也○附按先儒有以王中門之外不應令四
夷之人入守示觀美而失慮患其說可有義今詳王宮內有士庶
子之衛中門有閽人之禁宮外有虎賁士之守以次第環衛言之
則夷隸經云守王之門外其庫皐二門外而非中門外可知○又
按周禮原文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今朱子去兵字及之
外且蹕共五字蓋言守王門則之外二字已不言而具又以師氏
使其屬帥而守王門與保氏使其屬守王闈鼓對作一段文字則
並且蹕二字亦可兼去而亦不言可知矣至于服與兵上司隸之
掌五隸者既詳言之此師氏之使屬帥四翟之隸者單皐服而器
言之可也故並去兵字今一一尊朱子原本然又亦字爲朱子所
加以聯合二職爲一事故朱子並于經四夷字改作四翟以從司
隸職
之文
內
保氏使其屬守王闈
閽宮中之巷門○周禮地官○附剛
中鄭氏曰自古史氏所晉幽隱之事
未有不由深宮出入者保氏隸惡之官尤當謹自宮闈始○鄭氏
業氏曰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大
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居則有宮中之官吏徒役卿大夫之
士庶子環腹心爲衛者宮正宮伯掌之出則有虎士八百人先後
王而趨視朝則在路門右爲衛者虎賁掌之侍御僕從王出入則
自左馭而前衆觀朝則在路門左爲衛者大僕掌之翟隸執兵器

服兵服以守王宮門外爲衛者司隸掌之師氏之屬帥之宿衛之
別有四而郎衛兵衛二者常相聯屬郎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
士兵衛王不出亦不行與僕御視王行扈從四翟隸亦兵衛王不
出守王門王出守王禁王內外四衛總以守衛爲職而掌之宮正
宮伯者屬于大宰掌之虎賁大僕者屬于司馬掌之司隸者屬于
司寇又師氏保氏之屬屬于司徒四衛分屬四官而兼制于大宰
此宮衛之所以相聯而兵權之所以相制也歟○附按此條朱子
取天官三秋官二又夏官地官共七載十二職次第聯成一條而
文氣隱爲貫通故今但注官名
不敢以大國隔者尊原本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
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
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政令謂施閽寺者稍食吏祿廩也人民吏之
弟子分之使衆者就舍均宿衛○附長樂劉氏曰宮中百職之名
氏皆載於版宮中內外之廬寺皆盡於圖所以分宿衛之所居○
止齋陳氏曰不知後宮如何容人民在內看宮中官目自內宰而
下內小臣寺人內豎至祝史皆奄奚爲之若典婦功典絲臬桒人
屨人若外有司可爲者仍用士人而內司服與縫人又非奄不可
則所謂分其人民即是許多奄人女奚女宮在宮執事者人民爲
男女之通稱耳○豐阜方氏曰人民奄奚之屬王內之職推爲小

臣在四人爲上士則其餘皆人民也王之後宮非王臣所得入也
故類共詞然後可以分人民之所居凡宮正宮伯所掌者王宮之
署吏小庶子或布周廬或次宮內不與嬪婦相接者也內宰所治
者奚奄之屬與嬪婦時接者也小宰兼掌之故統之曰工宮內宰
分掌之故別之曰王內耳○王氏曰后宮外不可直接宿衛周廬
列女宮於旁分布其居而後總以周垣閽寺守之其外乃爲宮府
次舍○剛中鄭氏曰此與宮正均稍食官伯授次舍之事異同但
宮正宮伯所均所授者王之宮此所均所分者王之北宮所掌不
同○鄭氏又曰以王者之尊后夫人之貴而宮中之事乃以朝廷
下大夫統治而宰制之凡宮闈政令一付其掌所以示大公王正
以塞險詖私謁之原也○姜氏曰按本職掌治王內鄭氏以閽寺
之子弟爲在版直宿衛謁者監有見且在王內甚無據而害義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內人主謂九御○疏曰按典婦
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嬪婦既是九嬪世婦明內
人是九御功事絲枲之事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於王北宮而糾其守

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
繫於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守宿衛者○附按
所意禁令即小宰憲禁于王宮而宰夫令脩之職事也其中有凡
繫于王內者則專屬內宰憲之糾之故特指王之北宮言之守凡

職守也宿
衛在內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命謂使命所爲○疏曰
[illegible]氏侍后與太僕侍王
同也○附王氏詳說曰有王之服位有后之服位有王之命令有
后之命令夏官大僕小臣之于王天官內小臣內豎之于后其職
一○剛中鄭氏曰內宰職正后之服位于大祭
祀時此內小臣正之于宮闈中禮見王之屬

后出入則前驅之道

○疏曰小臣是
奄人與后導道

閽人掌王宮門之禁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三者之出入須使者待節乃行鄭司農云公器將持公家
器出入者幾爲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附史氏曰
賓客公卿大夫之妻應得入者無帥者無所將
帥非時而出入者也故必幾察之防其乘閒

以時啓閉

○疏曰
時漏盡
若夏至晝則日見漏六十刻夜四十刻
冬至晝則日見漏四十刻夜六十刻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出入之事而糾之

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在宮中
者○疏曰謂男女沒入宮爲奴者
也○附明齋王氏曰女宮即女奚之衆非女奴也婦女犯刑嫌僻
常居七八雖士師聽之必於勝國之社豈可使入禁中近嬪婦哉
秋官司厲明言女入舂槀以其事須勞故使執其役是沒入爲奴
者止于舂槀其他執事未嘗得與○姜氏曰內人謂王宮內不命

之女人若司服縫人職各女御之類女宮謂供事于宮之女役若天官酒人以下七職女祝以下四職地官舂人以下三職各女奚之屬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令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周禮天官○附靈皋方氏曰不曰掌通內外小事之令而曰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者所掌不獨內小事之令而兼給小事也○附按舊本編王六寢后六宮二語爲篇中一綱繼集小宰宰夫至師氏保氏十二職文列目于下皆外官職事而於內宮節目未一見今考天官屬宮中官自內宰以下諸職所掌王內事節亦甚詳故敢依上編外宮諸職例取內宰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五職中與上類者補集爲后宮之目

右王宮寢第三章凡三條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淸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 甕屋貢反○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

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共齊菹醯物六十甕鄭司農云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六淸水漿醴涼醫酏○疏曰鄭注六穀據食醫文六牲據爾雅文六淸據漿人文庶羞據公食大夫文八珍據內則文百有二十醬據醢人醯人文○附王氏曰此但總言饋食之物有此數而已觀月令孟春食麥與羊之類蓋四時錯共非必一日盡共之也如記稱四海九州之物皆以備享羞而籩人醢人止于四豆四籩之實合之爲三十二物自有簿正存焉可以類推矣○止齋陳氏曰王者君臨四海九夷八蠻備獻實物以共服食器用所謂食用六穀至醬百有二十甕立有常制不使王心之或過也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疏曰一日食有三時朝食一舉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食日中而餕者食朝食之餘也鄭據聘禮云牢鼎九謂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也陪鼎三謂膷一臐一膮一也正鼎謂之牢鼎實升于俎陪鼎謂之羞鼎庶羞在于豆無俎○附靈皋方氏曰鼎實經無明文疑注疏據聘禮所列乃朔月月半之禮常日所用不過少牢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是也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亦可証○姜氏曰王日一舉卽日少牢也鼎十有二則卽大牢之盛者言之此經傳以大包小之例類然也○靈皋方氏又曰宋之禍始于王安石厚斂以剝下成于蔡京童貫王黼極侈以奉上其說皆託于周官而京與貫黼之姦言實啓于安石嗚呼康成亦與有責焉爾夫膳夫職之義非甚隱深而難辨也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又曰天子社稷皆大牢則舉小祀不敢用也而乃曰以自奉乎禮莫重于祭朝事饋食之豆數不過八而曰共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甕之醬物將安所措之乎蓋膳夫職所謂王日一舉舉少牢也醢人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甕醢人職王舉則共醢物六十甕朔月月半舉大牢也醯醢以甕共則以備旬有五日之用而非一朝而祭之明矣經所以不明著其孰爲少牢孰爲大牢者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則曰一舉之爲恒食不待言矣醯醢百有二十甕爲朔月月半之共義亦見矣若恒食日舉大牢則大食何加焉醢六十甕醢物六十甕果日日而共之王舉則共之文不亦贅乎至於王后之膳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以其於大宰羞服之式者品數有常無所用其會非縱其欲而不會爲之限度也其義於世子之有會有不會見之世子服不敢備多少惟王命而服會矣飲無常期疏數惟王命而酒會矣膳無加數亦無惟王命而禽會矣惟朝夕恒膳品味有常無所用其會者與王后同耳自康成於王日一舉辟不別白疏者以爲日舉大牢共擬

卄甕之醯醢而安石因之有備物之說自康成以王后世子不會爲優尊者安石張之而京與貫黼以速北宋之亡嗚呼豈義之不明其禍遂至于斯極夫然在鄭氏孔氏特訓釋之疏耳若安石則心術隱從之病也其言祁寒暑雨民猶怨咨也昔先王思國民艱之義而謂民怨不足恤其秋青苗法也襲迹於新莽而假周官國服爲之息以惑主聽而閉民言安石之學雖于道未有閑而於文則贍矣顧遏其說謬其旨若此者將以遂已所圖而自蓋耳用此觀之其說膳夫職也安知非陰便人主之私以售其術哉嗚呼君子之用世非不欲其功之成也而曰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以少有計功之心其末流必至逆道以遂其私雖幸而有功而得不償失矣況毒民以禍世乎此程朱之教所以必起于心術隱微之際也又自注將安所置之乎下云掌客致飧公豆四十蓋致于其館以待給賓從猶致饔餼之醯醢百二十甕也注疏以證王恒膳日用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甕之醬物誤矣詳見掌客職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侑猶勸也祭謂刌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疏曰祭肺有二種爲食而祭名舉肺亦名離肺爲祭而祭名祭肺亦名刌肺舉肺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今爲食授祭卽舉肺也鄭謂爲祭肺以優主尊故與祭祀同也

卒食以樂徹于造 造作也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故所居處也

巳食徹置故處○疏曰造食之處卽廚是也○附東巖王氏曰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王氣體也侑徹以樂所以和平王心而助其氣體之養也

王齊日三舉

齊側皆反○鄭司農云齊必變食○附潛溪鄧氏曰文誤也齊不樂防志散也齊變食防滑精也何三舉之有蓋不舉也○刪齋王氏曰日三舉當作則不舉與本經下文諸則不舉類相從○禮庫曰周官宮正宮伯之下卽以膳夫庖飲食之官系之古人之意深矣記曰飲食男女生人之大欲存焉此防閑撙節非惟養人主氣體專是正君之心防君之欲故必使飲食之共得其正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疏曰奉朝之餘膳者一牢分為三時也所祭牢肉者按玉藻天子云日中而食奏而食諸侯云夕深衣祭牢肉鄭注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文見義也○周禮天官○附□王氏曰鄭氏謂餘膳者非謂王食之餘蓋一牛分為三朝食一日中夕又各一王氏以餕餘不祭謂燕食別有膳牲者非也

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

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猶勸也○疏曰按玉藻天子諸侯有月朔食禮月半無文鄭約喪禮有月半殷奠故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禮常日食亦以樂宥但大司樂不令奏鐘鼓○周禮春官○附剛中鄭氏曰加牲而用大牢謂

之大食食有三宥勸之至于三奏鐘鼓用樂之盛也○附按王燕食以下二節舊本未編今補

酒正掌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齊才細反盎烏浪反緹音體○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皆為粢又云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疏曰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謂泛齊醴齊皆茅泲之使可酌故司尊彝云醴齊縮酌自盎以下差清者謂以清酒泲之不用茅故司尊彝云盎齊涗酌鄭注涗清也○附剛中鄭氏曰大古以明水為醴其後乃有元酒元酒後乃有五齊五齊後乃有三酒至于酒其味厚矣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此泛所以處五齊之先而沈所以處五齊之下凡此皆用以事神

三辨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疏曰此三酒皆人所飲事酒于祭末酌執事之人故以事為名昔酒久醞成熟故以昔為名凡羣臣陪位不執事者祭末並得飲之清酒更久于昔故又以清為名祭時賓長獻尸尸以酢賓長也鄭以事酒冬釀春成漢之醳酒況之昔酒言久漢之久猶白酒況之猶亦久遠意昔酒對事酒為清對清酒則為白言所謂舊醳者如郊特牲云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事酒為新醳昔酒為舊醳清酒不得醳名昔酒冬釀接春清酒久于昔酒自然接夏也○附按王氏云五齊以祭非人飲也不致味但致其義而已故曰辨名名者義所自出也三酒以飲務致其實故曰辨物今詳此解精微而爽[illegible]故于舊本上節作酒正掌五齊及下二節皆無辨字者今皆依周禮原文補之

四辨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醫於已反酏以支反○清謂醴之泲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濁釀酏為之則少清矣醫之為字從殹從酒省其羽水也漿今之截漿也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漿水臆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酏糟糟音聲與糟相似醫與臆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疏曰鄭據漿人云醴此云清故云清謂醴之泲者據內則或以酏為醴在清下此醫又在清下知酏為醴當此醫是釀粥為之與醴少異漿漢時名為截漿亦酒類從截從酉截之言載米汁相載也據內則飲中有黍酏知當此酏

以其為飲知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至或以酏為醴總當此經一曰清云漿當此經漿水于此經無當連引之耳醫當此經醫引致飲有醫酏糟之糟與內則糟音聲相似見此經醫與內則酏亦相似皆為一物也後鄭解或以酏為醴為醫先鄭以為醴共重醴為一物又後鄭內則注醴為梅漿亦與先鄭不同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

五齊止用醴為飲者取其恬與酒味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附按此節舊本未編今補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

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疏曰酒正言清不言醴謂醴之泲者此漿人言醴不言清謂醴之不泲清濁雖殊本是一物按內則飲內有濫無涼彼鄭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言諸者非一之義內則名涼為濫參驗相當故云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附按古飲之目內則所列重醴也或以酏為醴黍酏也漿也水也醷也濫也周禮酒正所列清也醫也酏也漿人所列水也漿也醴也涼也醫也酏也卽五齊中醴齊之醴以其味恬可飲故入六飲中醴有清有糟故謂重醴清泲也糟淳也泲者名為清未泲者通名醴內則之重醴酒正之清漿人之醴一也酏與醴

不同醴屬酒酏屬粥以酏爲醴又別造醴爲飲法故曰或舊注醆粥爲醴別于醴而亦醴類也後鄭以其別于醴以醫當之先鄭以其醴類仍以爲醴若酏舊注薄粥漿舊注截漿米汁也或曰漿以米和水而煮之去滓存汁內則酒正漿人皆曰酏曰漿一也酒正四飲不及水內則漿人六飲皆有水一也水舊注無解或曰即水之本質以火煎百沸而飲之所謂白湯也惟內則有濫有醷酒正漿人有醫有凉不同舊注以凉與濫同爲寒粥或曰凉即氷水也暑月用之以清滌氣舊注以醫與酏同又以醫與醷同醷爲梅漿也按食飲膳羞古今名物製法自相變異而大槪不懸惟六飲之飲自後世以茶代之而古之所謂飲者絕傳學者罕考漢世猶爲近古注說尚有自來雖語不別白而名之于物未必盡失其眞若以後世臆見擬議近似益無徵矣今惟依注解表識之而畧附一二或說于中又說見內則篇飲食章○又按舊本亦未編今補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齊才細反下皆同○和調也○附汲陳氏曰食醫以王爲主其職專和飲食而不治醫事大人治于未病也○靈皐方氏曰食飲膳羞珍醬諸職製作皆有常法而食醫和其齊者酌天時與王氣體之所宜也○附按齊謂齊其不齊者而令之齊以合其宜耳

凡食齊眂春時眂音視○飯宜溫羹齊眂夏時羹宜熱醬齊眂秋時醬宜凉飲齊眂冬時飲宜寒○附說此類和四者之齊以氣言之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和胡臥反○各向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各載於土內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娩槁滫瀡以滑之○堇音謹荁音桓枌符云反娩音問槁苦老反滫思酒反瀡相藥反○附說此通和膳羞之屬之齊以味言之也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稌音杜苽音孤○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司農云稌稉也爾雅曰稌稻苽彫胡也○稉音庚○疏曰依本草牛味甘平稻味苦而又溫羊味甘熱黍味苦溫豕味有酸有苦稷味甘俱是甘苦相成犬味酸而溫粱味甘而微寒鴈味甘平大麥酸而溫小麥味甘微寒亦是氣味相成魚多族寒熱酸苦兼有而云宜苽或同是水物相宜○周禮天官○附說此特和膳與食二者之齊以性言之也○平仲王氏曰周官飲食凡以養王躬之和也夫人傷生之事食與色而已王以一身玉食萬方苟非調和均節禍亨有極故設膳夫饔人庖人烹人矣復有食醫調其齊食其宜迎五行之氣導百物之精以致養于王王之一身莫非中和之氣節宜蒸動安有石烹雲鍜之說採藥餌丹之害可蠱惑而中之哉○附按周官凡食齊以下六節內則亦

然此文說又見內則篇中○又按舊本集膳夫酒正二職文爲王飲食一體略舉其凡而已今於膳夫中補王燕食一節又補大司樂王大食一節以備其禮于酒正中補共王饌一節以備其事又補漿人共王六飲一節以備其物又食醫一職附於王飲食者甚從特補編于後庶乎王飲食之道備見焉爾

右王飲食第四章

有大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頒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大音泰○附止齋陳氏曰關市歲入視地賦至薄又不常獲也富有四海而其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薄不常獲者以是足矣○東萊呂氏曰王之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之府掌之貳兵貳器內府掌之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稍削並所教反頒音班予音與好呼報反○周禮天官○附或曰典婦功以供二及后之用頒於內府謂以布帛供爲衣服之用此葢以財供所爲衣服之用也○靈皐方氏曰王后世子衣服用泉布者按典婦功職共王及后之用者爲內嬪婦之功或有所不能備也邦國之嬪貢九職之婦功成于外工者多矣而不以共何也王后世子之衣服非內嬪婦之功則不用其有不備轉以布市之亦所以示節制防廣侈也○附按周官爲王治財用之官頗詳朱子掇集四府兌綸之司所掌大凡以舉其概其餘詳緒下王事篇賦斂財用章而注并見于下令以王之財用自王躬以及家國天下該之而本篇王禮專主王躬因于膳服一項屬王躬者注其義于此餘屬家國天下爲王事者仍具下篇

右王財用第五章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

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詳見王制之庚篇冕弁冠服章○巾車五路一曰玉路建大常以祀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詳見王制之辛篇車旂章

右王服御第六章凡二條

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朝直遥反○此所以愼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禮運○

附嚴陵方氏曰瞽以典樂侑謂侑食王目一舉以樂侑食此瞽言其人侑言其事○西山真氏曰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左朝有三公道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學有三老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

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扶而維之以引以翼雖欲須臾自放得乎故王中心他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天子出戸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覡胡的反○出戸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祓除不祥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有事謂祭行神也○荀子正論○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尚書大傳○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曰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賁音奔綴丁衛反趣七口反勱音邁相息亮反○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愼擇其人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繼自今立政之臣惟以吉士勉治我國家○尚書周書立政○附[redacted]顧氏曰天子惟此侍御之官親近周旋自虎賁而下凡七等官虎賁壯夫庭綴衣掌衣服虞延馬備活傳小尹正羣從左右攜僕主使令以司府藏者辨服用以府稱者與儲蓄以上諸官俱是內官之長○九卿蔡氏傳曰此侍御之官也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昔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佚音逸○史記周本紀○附按朱集此條附經之意重取天子無戲言一句爲義若其事當以唐子厚柳氏桐葉封弟辨立論爲當○曾子問於夫子曰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

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與音餘爭音諍離力智反焉於虔反○孝經○附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又曰孝經只有前一段後皆云廣至德廣要道都是湊合來演說前意但其文多不全只是諫諍五刑喪親之篇稍是全文○附按子不可以弗爭二句今改作不爭今從朱子刊誤之古本

右王臣第七章凡六條

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馭音御予音與行下孟反○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詔告也助也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詩云誨爾序爵言教王以賢否之第次也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是也五福一曰壽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

凡言馭者所以敺之內之於善○附東巖王氏曰爵祿廢置生殺予奪八者王操之而羣臣惟所運用若彝之有柄焉故曰八柄○剛中鄭氏曰八者大宰詔之王自用之故曰擅生殺之謂王能予奪之謂王慶賞刑威曰君惟辟作福作威爲人君者當自操以爲用而不可授人○劉氏曰生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貴議而免之如楚誅鬬氏而免箴尹克黃改命曰生則此類也○靈皐方氏曰春秋傳曰淫而無罰福也故有罪而赦宥亦可以謂之福古者刑不上大夫故獨言宥之以生者而不及於殺也刑與曰以刑自宮示王命之不可犯也而非以是馭之也故八柄止於廢與誅然曰生以馭其福則罪大惡極而不免於刑禍者不必言矣○剛中鄭氏又曰奪其食祿之奉如奪伯氏駢邑三百之類○靈皐方氏又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則在國者雖奪其田里必不使至于乏絕故曰以馭其貧○附按長樂劉氏云予謂爵祿之外有所賜予幸謂榮幸予及其賢則人榮之以爲幸今詳舊說李氏所謂非常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人心而使之奔走于事功者是也諸家作人君覬幸發幸論者非○又按置帥歲終聽事詔王廢置之置在位有治行見者固任之使久安于其職也其無行者退廢之○又按疏云臣有過失則以言語責讓之內史職變誅言殺欲見爲惡不止則殺之舊說大宰詔王馭羣臣者也以道揆故止言誅內史有司詔王治以法守者也故至言殺今詳內史注云

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則是內史佐大宰既不煩有男同且八柄即八柄王治之即王馭之又爵祿予置生奪廢七字二職皆同獨一誅字內史當改曰殺乎況上文靈皐方氏言八柄止于廢與誅者未嘗無義其本爲誅字而訛爲殺也明矣又劉歆爲莽既于條狼氏竄入大史曰殺小史曰墨之文說見祭統篇戒具疏安在此一殺字非即歆之所竄改耶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史也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周禮天官○附文叔黃氏曰八統即中庸九經也治天下國家綱統在是○禮庫曰八者是君民共之惟其通上下皆然故曰統然却有本原自人主身上做起○附按八者天下之達道達德也民性民心民行民風皆在此惟上有以統率之使由于斯道親親則民篤愛敬故則民歸厚進賢則民慕德使能則民務才保庸則民報力尊貴則民眞分達吏則民服教吏即所謂羣吏百官也才績不舉情意無聯皆爲達禮賓則民循禮民率由于八者之中其道足相繫屬而不解此天子維持天下之大綱也○又按大宰所掌治典自八灋以至九兩九大目而特以詔王者獨八柄八統二條蓋王所以治臣民者法與道而已法莫重于八柄道莫溥于八統法爲主權非臣下得專道爲主德當自王躬行以起化也因獨以此詔王而王者出治之大端亦該舉之矣故王禮一篇推本于天子一身一家以及國與天下自外而朝儀內而宮政以及飲食則用服御以至起居出入前後左右王之一身大本悉具然後推之政治特以馭臣馭民而大端繼其後提此見爲治之綱領焉

右王綱第八章章下一條

○荀卿子曰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其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累去聲 荀子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四

東甌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王制之丁第五十四 王事 凡四章

王朝禮八 王以禮制身家而行於內者有王禮王以禮制天下而行於外者又有王事今取尚書周禮小戴禮春秋諸傳及他書語之言巡狩述職覲侯省民躬耕饗飫理財制用至遇災變之事者集爲此篇。附按此篇舊本五十條未分節無名目今分爲四章補其名而細以經傳例別焉

集補經

舜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守詩救反下同。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附朱子曰注家以至岱宗柴爲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爲一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志亦云柴望秩于山川。九峰蔡氏傳曰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附按朱子謂柴望秩于山川宜爲一句舊本仍注疏本在柴字小分注故今合之 肆覲東后 遂見東方之國君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贄音至。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量力尚反。合四時之節氣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附朱子曰只是合同其時月日衡非謂作曆也。少頴林氏曰古者天子頒曆于諸侯諸侯受曆以授萬民協正者懼時月之有差也。補注九峰蔡氏傳云律謂十二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麤而後精度量衡受法于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附按廬山陳氏云蔡傳謂十龠爲合蓋誤於孔疏也漢志合龠爲合蓋合取合并二龠之義若謂十龠爲合則一斛該萬龠而量過大矣今詳朱子文集及此書通律篇皆作合龠爲合則陳氏之言爲當 修五禮 修吉凶賓軍嘉之禮 如五器卒乃復 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附朱子曰如者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下禮器皆歸于一也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爲復也。九峰蔡氏傳曰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附按此書朱子于錯簡多改正錄之故今于此條錯簡依例改正 五月

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西岳華山初謂岱宗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北岳恒山 歸格于藝祖用特 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附[illegible]陳氏曰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此所以大一統而無國異政之患矣。[illegible]陳氏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巡狩巡狩所以維持封建也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 朝直遙反。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攝則然堯又可知。附按注解四朝只是巡守內事耳恐非此處與巡守對言朝守之義按九峰蔡氏傳云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來朝又明年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庸功也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尚書放遺。附九峰蔡氏傳曰周禮曰民功曰庸

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事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狩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比毗志反朝直遥反○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曰按左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云晉文霸時所制也按尚書五載一巡守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是虞夏歲朝也按周禮大行人六服歲見法是各以服數來朝也○附用之陳氏曰五年一巡守者虞夏之制五年一朝亦虞夏之制說者以爲晉文之制非也子太叔之言乃諸侯朝霸主之法非謂朝天子也○附按鄭注尚書謂四年四方諸侯分朝是也以爲一歲徧非也尚書疏中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年又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今詳此說正合五年一朝之制疏義反據尚書鄭注歲徧之云而謂孝經注乖違熊說亦非蓋未細考尚書經文也書所謂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者謂天子一人耳故獨占一載若羣后則衆矣故分布于四載內蓋總舉羣后而亦總計其朝因以四載之朝分屬于羣后非謂每后而皆四朝也即謂每后而皆四朝于文意非不近似但歲一巡職四歲而連巡四次則天子與羣后皆大煩勞矣于義何取焉況與虞廷易簡而無爲之治尤不相合故今即可知蔡傳之注羣后四朝者與孝經注及熊說皆爲至是而此記已明言之也

天子巡守問百年者就見之

守詩救反○就見老人○附嚴陵方氏曰所以乞老者之言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大音泰○陳詩謂采其詩而觀之

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賈音嫁好惡並去聲辟音僻○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同陰律也○附嚴陵方氏曰此所謂同欲其同出于天子也同出于天子則正于一故終言正之同則所以正之也○用之陳氏曰陳詩納賈所以觀在下者之所尚考時月至于制度衣服所以觀在上者之所行言禮樂制度則衣服舉矣又言衣服者蓋民德之不壹僭亂之所起常在衣服尤致詳故也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舉猶祭也

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

絀丑律反○不順者謂若逆昭穆

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

流放也

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

討誅也○補注東滙陳氏云此處四君字皆謂國君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律法也○疏曰言律法者謂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是也○附彥陵馬氏曰進爵皆以法子男以五爲節則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爲節則進之以九此所以謂之律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造七報反○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疏曰類祭告天也鄭云祭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猶周人祭感靈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一宜乎社者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言宜者令誅罰得宜又社主地也造至其廟也○附東滙陳氏曰本記之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爲巡守也諸侯則朝覲會同之出也○附按上帝注疏用緯書妄說見天神篇昊天天神章大宰祀五帝保又凡言五帝者只是一天與上帝同而凡言上帝者乃統舉一天又何得以五帝之一爲解也說見天神篇五帝上帝章

假于祖禰用特

假音格禰乃禮反○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朝直遥反○事謂征伐○附石林葉氏曰四時之朝皆有常期惟王有巡守征伐之事則有時見殷見之禮非此其所覲宗遇皆所謂無事也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本脩○附按東滙陳氏云考禮者稽考而是正之使無違僭也正刑者行以公平使無偏枉也一德無貳心也三者皆尊天子之事今詳考禮正刑義屬天子面記文謂三者以尊天子則事屬諸侯矣諸侯稟禮意刑飭德當有常法何待朝時而始考之正之一之諸家以常義作天子諸侯兩解恐皆難通因疑考禮如春秋賓客因朝聘而容求故實之謂邦國聘禮聘後有請觀一節欲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九尊大之亦其意類耶若覲禮享後有肉袒請事則正刑意也朝宗遇之圖謀協應皆一德意也如是乃與朝享皆有關○又按以尊天子爲解則于字應屬羨文蓋尊天子與尊于天子不同如孟子言治人食人與治于人食于人所主爲上爲下即以有于字無于字爲別也或謂如言出而致尊于天子則有于字似亦可通曰尊字上加一致字乃順今無致字安得與有致字者同解然當以此于字作羨文爲安也

○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

朝直遥反下同○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

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

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尚書周書○附九峯蔡氏傳曰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東萊呂氏曰巡守之禮乃維持政治提攝人心聖人運量天下大處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有缺一巡守則一提攝整頓一次所以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益周時文治已成禮文多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是聖人知時變識會通處○附按朝禮服數年數書周官與周禮文異同說見覲禮篇篇首大行人條○又按蔡傳云按周官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在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又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

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今詳此爲九峯先生卓識確見特錄于此使學者讀之掃除胸中多小疑惑○**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偏音遍頫通弔反省悉井反屬音燭量音亮守詩救反○撫猶安也存頫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間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官教習之也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叶當爲汁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玄謂胥讀爲諝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至十一歲又徧省焉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法八法也則八則也達同成修皆謂齎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

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附長樂劉氏曰存問其安否頫視其治效省察其風俗○兆錫姜氏曰殷之言衆王巡守殷國所謂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也若不巡守殷國而殷國來會則所謂殷見曰同也蓋因職方氏誤殷同二字爲殷國而因以經中巡守殷國四字分爲巡守與殷同之二禮殊失名義此四字其爲專指巡守無疑○附按剛中鄭氏云享禮用牢哭九或七或五悉其或異成之使所用適乎無有僭踰數器者今詳數器注訓銓衡經文不連度量在牢禮下鄭說似合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　好去聲惡吐得反○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也慝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殷禮來頫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也○附剛中鄭氏曰諸侯事天子有時聘殷頫之文大宗伯所謂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是也天子於諸侯報其禮故此行時聘殷頫之禮答之但天子遣行人以往則曰結好除慝此爲不同也聘則有財以爲禮所以結好於諸侯頫省親也王者省親其所爲或有相怨惡匿于心使行人會合爲之講解俾銷除爲合方氏所謂除其怨惡此類也○附按時聘殷頫二禮鄭注因大宗伯文上與朝見六項連類以爲諸侯

使人于天子天子見其臣之禮今詳大宗伯言春見夏見秋見冬見時見殷見六禮皆諸侯見王故鄭注敘爲一截又言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二禮皆諸侯使人見王故鄭注另敘爲一截至大行人此節本經上文亦言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六句仍言六禮而朱子不取先儒據大行人文下與問問四項連類以此二語爲天子使人於諸侯之禮今詳朱子將此二語合下四語取之自爲先儒之說而不以鄭注爲是也蓋在大宗伯內時聘殷頫就諸侯使人于天子言而在大行人內即爲天子使行人答此二禮而亦爲時聘殷頫也則鄭解之非昭然可見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間問廁之間脤上忍反禬音會○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災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附剛中鄭氏曰諭志使諸侯曉然知王朝之意交福諸侯于天子有致福禮天子亦賜脤于諸侯乃所以交其福以物賀者曰賀與禮記賀娶妻之賀同以言慶者曰慶與左傳諸侯皆慶寡人之慶同致禬侯國爲災害所困則會財與之以補其闕五凶禮皆是也大宗伯分而言之此大行人合而言之　**○小行人適四方逵**

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覜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附靈皐方氏曰此與掌節有異同者天子使於諸侯諸侯使於天子其爲節則不合門關道路節異則不通此五節所以同也天子之都鄙與諸侯之都鄙守之者爵等懸殊此管節所以異也無玉節者行人所達惟使節邦國所守非所及也無貨賄之璽節者國中所用非行人所及也疏引司關職請貨賄同用符節非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即璽節也果用符節則璽節何用乎○士龍薛氏曰析竹爲符全竹爲管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

槁禬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賻音附槁若報反禬音會○舊書槁作稾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稾當爲槁謂槁師也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禬禮哀圍敗禍烖水火○疏曰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凶禮不見恤禮當於禬中兼之○附[illegible]李氏曰凡此五物者大宗伯具其法小行人則令行之○靈皐方氏曰治其事故者酌財用多少之宜施行緩急之節以及興廢調移之法也○附按吉凶軍賓嘉五禮典掌于大宗伯頒之邦國爲通行之常禮獨凶禮又掌于小行人令之者益邦國有憂戚惟恐諸侯重財力不亟相拯助待遣使令之又爲治之則無不及亦不致力之憾矣此先王重同憂之意也又及慶禮之慶賀者國有非常之喜亦當亟與同樂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

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悖必內反慝吐得反札側八反厄烏隔反樂音洛○慝惡也猶圖也○以上周禮秋官○附王氏曰天下之遠事物之變王耳目不及採聽難明非巡行不能徧究悉舉也先王使小行人適四方以此五者爲書反命周知天下之故此所以同四海于一堂之上也已○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附王氏詳說曰此合諸侯乃大會同之禮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巡守之制亦如合同但會同于國門外巡守于方岳下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詳見覲禮篇大朝覲之禮章下○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長丁丈反○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疏曰莫敵用者若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之謂彼非一帝故莫適卜此兼饗諸侯故莫敵用若專饗一國則單用太牢矣○附平仲王氏曰既云兼饗莫敵用何以獻公侯以下又如其命數說曰矛盾○剛中鄭氏曰諭禮之常位極上公亦止九獻其常朝之歲朝享於廟固從常禮若非常朝之歲主者特以國家有事而大合之方伯迎率皆在不可無優異故取天子所用之禮待諸侯之長所以表恩意出於非常也○靈皐方氏曰大合諸侯則其長必二王之後也故備天子儀物示賓而不臣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守詩救反眂音示○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牲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凡賓客則皆用尺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疏曰王巡守殷國則殷同也王巡守至于四嶽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至方嶽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或出畿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也○周禮秋官○附東巖王氏曰具十二牢以多爲貴也外心也膳以犢以少爲貴也內心也○靈皐方氏曰大行人職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此職又曰王巡守殷國而下載諸侯聽王之禮則殷國即巡守而會諸侯于方嶽所訓協天下之政者即尚書王制所載巡守諸大政舊說王不巡守

而六服盡朝非也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設王以喪疾不行自可于疾已喪畢之後行之不宜更踰年期至一有二年之久且王果喪疾又不應日覲四方之諸侯也況巡守者巡所守也豈可以諸侯之朝代哉六服之君無歲不朝以國事比功而又一歲而偏召之義無所取當以經文正之○兆錫姜氏曰王合諸侯饗禮具十有二牢是乃殷見曰同之禮王巡守殷國國君膳以牲犢是乃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之禮巡守殷國同守一禮無所並言若以分爲二禮豈有衆國來朝王不守分侯反膳王而與巡守等禮者乎○補注從者王之從者即所言三公卿大夫士庶子也

○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守詩救反○乃猶女也守謂國境之內職事所當共具○附東巖王氏曰守諸侯所守之地將巡所守故戒以修平乃守使治其職均其分也職事諸侯所治之事欲述所職故戒以攷乃職事使無曠廢也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道先出王所從道於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王殷國亦如之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周禮夏官○附文叔黃氏曰大宗伯殷見曰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則巡守

本爲殷國也故謂之殷國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皆定禮王有故不出非常也今年有故不出明年亦當出先王豈豫設非常不出之禮使人主怠惰哉鄭又言王不巡守其戒四方與巡守同夫王出則戒以平守攷職將以待黜陟也王行將至則又巡戒殭不出何戒之有○兆錫姜氏曰殷國衆國也殷國當作同文誤也禮十二歲王一巡守衆國即大行人掌客諸職所言王巡守殷國是也不巡守則衆國同來朝即大宗伯殷見曰同及本職王殷國亦如之是也誰不容此文誤同爲因而直以殷見曰同作殷同因并以大行人掌客所言巡守殷國之一事誤分爲巡守與殷國之二禮則惑矣○附按巡守殷國據大行人掌客連文當爲一禮據職方氏分文當爲二禮姜氏主行人掌客而正職方之殷國當爲大宗伯之殷同其直正鄭注巡守殷國說之誤者固是也若黃氏及上條方氏又以諸職之殷國即大宗伯之殷同無分巡守不巡守二禮並正鄭注殷見曰同說之誤其義尤長但于職方分巡守與殷國爲二者又無解今詳此巡守謂時巡朝諸侯于方岳考制度大明黜陟也正言巡守則不言殷國可知且大行人言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以十有二歲須起則雖有殷國字正見王爲殷國而巡守只是單言巡守也若此職方氏既先言巡守於下又另言殷國者謂不因巡守而有會同之事如成王作洛宣王東攻皆不至方岳而出會東都豈非衆見雖言殷國則非巡守亦可知雖非巡守而天子出諸侯見則所至亦當如巡守之戒令此在大宗伯殷同一禮中與巡守另分作一項而後經文皆安凡諸家之所駁者亦悉與爲改正也

○土訓誦訓王巡守則夾王車周禮地官○附東巖王氏曰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皆詔王矣巡守夾王車備王質所問見也

○土方氏王巡守則樹王舍爲之藩羅○周禮夏官○附彥祥易氏曰王巡守有四方之舍土方氏爲之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爲設梐枑再重爲車宮轅門爲壇壝棘門而土方氏乃樹立之

右巡守朝聘第一章凡十條○又章下凡二條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辟與闢同掊蒲侯反朝直遙反○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以上孟子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此條未詳何書○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

至也。耤在亦反，字從艸。紘音宏。酪音洛。齊音資，盛音成。○耤田也。先古，先祖。○祭義。○附[illegible]慕容氏曰：貴服莫尊于冕，而冕以躬耕，貴而自致其勤于用力，而躬秉耒，凡此皆自盡之道也。○用之陳氏曰：天子耤于南郊，正陽位也；冕朱紘，正陽之色。諸侯耤于東郊，少陽位也；冕青紘，少陽之色。○農師陸氏曰：先古不特先祖，蓋若先嗇先牧先聖先師之類。○補注：紘，冠冕之繫，所以爲固也。

○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中音仲。○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疏曰：按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者，彼蠶書曰蠶爲龍精，值大火則浴其種，故此仲春始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之時，又浴種乃生也。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會古外反，稍所教反。○內人主謂九御。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比毗志反。○獻功者，九御之屬。鄭司農云烝而獻功。玄謂典婦功曰及秋獻功。○疏曰：布帛之等，纑小者則細良，麤大者則麤惡。○附臨川王氏曰：小大比其制，麤良比其功，制中度，功中程，則善也。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穜直龍反，稑音六。○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王當以耕種于藉田。玄謂詩云黍稷穜稑是也。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疏曰：上春謂夏正建寅之月。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引詩增成其義，意謂黍稷皆有穜稑也。○周禮天官。○附剛中鄭氏曰：九穀不一種，經獨於穜稑三言之，司稼辨之，舍人懸之，內宰生之，皆以穜稑爲言，則知穜稑非九穀，凡九穀之先種後熟、後種先熟者皆該之也。詩人言黍稷穜稑，亦謂黍稷之有先後，兼指穜稑爲穀明矣。○[illegible]李氏曰：爲祭服后親始蠶，爲粢盛后親生種，以事先舅先姑，盡婦道也。王后而親蠶親種以爲婦道，婦女有不承先祖供祭祀者乎？明王以孝治天下，此其助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昕許斤反，卷芳勇反，種章勇反。

○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採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疏曰：公桑，官家之桑，於處築蠶室，近川取浴蠶便也。棘牆，牆上置棘。外閉，扇在戶外閉也。天子有三夫人，諸侯惟世婦之吉者以下，皆據諸侯君，雜互天子言之。○附用之陳氏曰：躬桑，后夫人之事，天子必薦勤衣，君必皮弁素積，卜者內外相成之義。○嚴陵方氏曰：外閉，閽人自外閉其門，以親蠶者皆婦人故也。躬蠶事謂之蠶，躬桑事亦謂之桑。種浴于川者，以流水滌其宿塵，出之速也。風戾，戾至也，桑經宿不能無雨露之濕，風至則乾。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繭古典反，與音餘，褘音暉，少詩照反。○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奉繭之世婦。○疏曰：擬爲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褘衣，受所獻繭，又因少牢以禮接獻繭之世婦也。○附希聖周氏曰：奉繭示于君，告其功之成也；獻繭不於君於夫人，別內事也。○嚴陵方氏曰：蠶事既畢謂之歲單，亦若孟夏稱麥秋之意。○補注東滙陳氏云：副之爲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繅悉刀反，黼音甫，黻音弗。○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祭義。○附用之陳氏曰：禮成于三，繅三盆手者，猶王耤之三推也。然後布于夫人世婦，使繅遂朱綠玄黃之以爲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illegible]慕容氏曰：躬耕親蠶，一以教民致力農桑而豐衣食之原，一以爲齊盛祭服而盡事神之敬。夫成民然後可以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耕以足食，蠶以足衣，所以成民而致其和，故齊盛以告，冕服以祀，而致孝致美，陳信于鬼神。○補注東滙陳氏云：良日，良吉也。

右親耕親蠶第三章　凡四條。○又章下凡三條。

○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本，故農爲大事。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粢子私反，盛音成。○出於農也。器實曰粢，在器曰盛。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也，庶衆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供具也，給足也。和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也。敦厖純固

於是乎成（龐，莫江反。○敦，厚也。龐，大也。）是故稷爲大官（民之大事在農，稷之職爲大官也。）

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覛音脈。癉，丁佐反。○覛，視也。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也。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先，先立春日也。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烝，升也。膏，潤也。其動，潤澤欲行也。）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爲災疫，穀乃不殖也。）稷以告王曰（以大史之言告王。）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官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祓音弗。○祗，敬也。祓，齊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之藉田者。）司空除壇于藉（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樂大師，知風聲者也。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也。）王即齋宮（齋，側皆反。○齋宮，所齋之宮也。）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之純反。○淳，沃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也。）及期，鬱人薦鬯（鬯音暢。○期，耕日也。鬱人掌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齊鬯也。）犧人薦醴（犧人，司樽，掌其酒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也。）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陳藉禮（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也。主敬陳藉禮而祭其神，爲農祈也。）大史贊王（贊，導也。）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墢，鉢伐二音。○班，次也。王耕一墢，一耜之發也。王無偶，以一耜耕。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之也。）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省，息井切。）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夫，下大夫也。膳宰，膳夫也。）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公卿大夫也。）庶人終食（終，畢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也。）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也。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爲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粢盛也。）而時布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誡百姓，紀農協功（紀，謂綜理也。協，同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日夜同，謂春分也。滯，蟄蟲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而出也。）土不備墾，辟在司寇（辟，婢亦反。○墾，發也。辟，罪也。在司寇，行其罪也。）乃命其旅曰徇（旅，衆也。徇，行也。）農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農正再之（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三之（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也。）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次司空也。）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保、大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監察百官，不特掌事，故次司徒也。）大史八之（大史掌逆官府之治，故次大師也。）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大史也。）王則大狗（大狗，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器也。○附按，注解用爲田器，與上咸戒農用相應，恐于文勢文義俱未安。蓋此用字猶因也，如恐是用希之用，言民因上人之狗與大狗而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者，即下修其疆畔五語是已。言民用和同，此用字一例。）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疆，境也。畔，界也。鎛，鋤屬。）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役使，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而和於民矣（國語周語。）○是故天子親

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共音供齊子私反盛音成純音緇○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絲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疏曰鄭氏言純有二義一絲旁才古緇字二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緇皆作純鄭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緇若此純服是也若衣色可見絲文不明即讀純以為絲也○祭統○附東滙陳氏曰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緇服諸侯言冕服其服一也○嚴陵方氏曰非莫耕非莫蠶謂天下一國皆其臣妾非莫與之耕蠶云爾○王后親織玄紞 紞丁感反○詩云紞冠之垂前後者 昭謂紞所以懸瑱當耳者也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 紘音宏綖音延○既織紞復加之紘綖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綖冕上覆之者也 卿之內子

為大帶 卿之適妻為內子大帶縕帶也 命婦成祭服 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朝直遙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衣去聲○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 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 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辟婢亦反○績功也辟罪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國語魯語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大音泰毓古育字藪素口反蕃扶元反賈音古嬪音頻枲絲里反閒音閑○任猶倳也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傭賃也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澤無水曰藪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生而名其男曰圉女曰妾及懷公質於秦妾為宦女焉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不熟曰饉○疏曰任猶倳者倳謂立也使民之業得立也山澤之民無名號借虞衡之官役之園圃藪牧皆舉地見其民○附東巖王氏曰任者因其力之所能勝也九穀謂黍稷稻粱秫麥苽麻豆之別致力以飭之謂之飭因形變易謂之化○嚴阜方氏曰八材曰飭者引以繩墨式以模範也絲枲曰治者治惟煮練以達其性也織有夫之婦也不曰女婦而曰嬪婦者非有夫之婦雖織紝而不責以布帛之貢也故閭師職曰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古所謂臣妾後世之僕婢也春秋傳曰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illegible]王氏曰周治許民授田安有閒民閒民者必其單丁下戶力不勝耕又不能從事園圃山澤藪牧之地工商嬪婦之業聖人難強之受職也而八職之中亦不可無此等人以閒民之無職能補入職之有闕

則轉移以協佐其事夫易可少以此列於九職之末見非無職也特無常職耳其非游手浮食而不事事者比矣○東巖王氏又曰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以人養人且為天下生財治道莫先於此○程子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居十之八九故衣食足而民無困後世遊民多窮促辛苦變作巧詐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矣○伯謙鄭氏曰先王與民為生後世則民自為生今或無以生井田家私百畝使相生相養足矣猶以為未也於是九職頒焉雖臣妾閒民皆莫之遺先王之與民為生非一事也如此夫豈有聯其相聚而自為生者乎○東萊呂氏曰民事不可緩而鳥獸草木亦豈可謂微而忽之聖人為天地萬物主有一物不得其所則以為職之不盡周禮九職中即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廣大氣象○附裴天能生人不能養人之生能生物以養人之生人能以生物而不能盡人之能致物之生以養人之生為君相者經理民物使人各致其能以為相生相養之道而天下生財之大道即于是乎出生以穀食為主農職莫先韓穀食為生者圃以繼農全出人力至于天地自生之材資民生用甚溥皆惟山澤為大民皺食兼鮮食為生並須人爽用者能數斂是賴以上皆厚生事厚生之外則利用為急一以之身百工之所為備且民生食用天事有多寡不齊之處之以人力通其窮有商賈而諸職所生成者始無乏闕又民生大端

食蓏惡者衣耳蠶績之職當兼耕作因類斂男事全始及婦功故
列六職後此七職若盡天下之人官盡天下之物曲而爲生養之事
至備矣然天地生物之富不無餘利生人之衆不無賤材之
民賦性昏弱不能自力於生養智不足爲農圃七職人力不勝耕
植七職事既不可受產于公田惟以閒暇役賢貴之義使資業於
私室任皁隸輿僕勞辱之事亦所以用其驚才而得生養有歸也
但此種人不復予以一職是棄之民數之外聽其以人役爲職則
于人道有虧因以天地所生餘利如疏材責之聚斂以供食用之
餘資使得與于受事輸賦之民且各爲臣妾俾附於其家臣妾而
賤之列而不以人役爲義更使有臣妾者猶以養人服公爲念而
不以役人自安也此皆聖人之仁也其又有循天數之窮人事之
薄爲單丁獨戶者夫九比家之數如農必家五人始得受田里之
任賦貢征役否則不能成家立戶爲比法編列所不及而又不爲
百工商賈乃民中閒隙之人也是之謂閒民此等人既不能如常
任職因就各職中力不給事之夫家使其協力分利以爲生養之
地是則聖人之義也臣妾事最卑因列職未閒民無常職文在職
外居最後焉二職並用以全七職中所不全者總而爲九職皆以
生道使民而爲之曲成不遺者又如此于是天地閒無不生財之
人無不生之財而天下國家財用之源盡出於是矣古者以罪人
之屬爲臣僕此非其類若輩不應入民數之中與正職並列閒民

與閒田同名義都邑邦國諸封制域之所不及則爲閒田而非閒
曠之土農圃工賈諸職編戶之所不及則爲閒民而非閒暇之人
○又按大宰總九職之名目立任民之大綱而已其實致夫任之
之事者則具在司徒大要總天下之田而授之農定其里居于鄉
遂邑都溝洫井牧之中爲生生之大本自農民井田而外乃以近
城郭地爲園居國民使專以圃爲事而兼有場則亦通治園地爲
田不遺耕也載師所謂以場圃任園地是也以各處衡所掌之山
澤居山澤之民使專以作材爲事而即爲山澤之農則掌守山澤
之材物兼治山澤中之田不舍耕也角人羽人等職所謂徵材物
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是也以藪澤地之不可出而利牧養者予
牧民使專以牧爲事而不限于鄉遂邑都之何地皆與山澤等焉
使民就而治之是亦附于耕也以國中地爲廛市居百工商賈
之民使專以造作貿遷爲事載師所謂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是也
嬪婦皆井里夫家之婦有五畝之宅樹桑麻者乃任以女事使貢
布帛也至于臣妾居卿大夫之家閒民無常居轉移于所執事之
家此二項人遂其能成家立戶受職任事乃列之九比夫家之中
以爲編與大抵九職中安盡天下許多人各有止居定所類聚群
分相參相伍而不相雜亂相濟而不相病推農職力田爲本業而
諸職皆以末業補佐之隨民各以所能爲業不必盡耕而食然已
合王畿無一無業之民而同歸于食力治生以爲先此古治大尚

領夫節目大抵模樣皆同後世所不易也于大宰篇首見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賄呼罪反斂力驗反
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玄
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
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
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
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
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以
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
○疏曰邦中謂國中郊甸謂鄉遂公邑家削縣都大夫公卿采地
民賦入采地主采地外公邑之民賦入王家案家削縣都之地以
表公邑也玄謂賦口率出泉者按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
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
令民職之財用貢賦及功各別是以引漢法口泉爲賦也賦謂計
口出泉而云斂財賄者無泉者取財賄以當之又引鄉大夫及遂

師職見征賦爲一皆是口率出泉按司農爲地稅也關市山澤古
會百物者謂關貨出入有稅物市廛亦有稅物山澤民入取材亦
有稅物所稅得物財之而官未用有人占會取之爲官出息此人
口稅出泉也幣餘古賣國中斥幣者謂此物不入本府指斥出而
賣之故名斥幣有人取後官出息此人亦口稅出泉也○閒明齋
王氏曰口率出泉商賈斥賣官物有息皆漢以後事用以解九賦
謬甚蓋自邦中四郊甸稍縣都皆田賦也關市有廛布山農澤農
有十一之貢此皆正賦與幣餘者皆九式所用之餘其詳見于職
幣○[illegible]王氏曰漢有口賦有算賦皆仍秦弊令民出泉在周制
賦之法不過因民之所有令之而已至于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
尺七尺之上下而爲力役之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隋唐之有庸
錢也只用其力不取其財如凶札之年則又無力征矣○靈皋方
氏曰按閭師掌國中四郊之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以下各以其
所職貢則農即以穀爲貢餘七者即以所貢之物爲賦明矣此職
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用之九穀也其餘賦則閭斂
嬪婦之貢也閭市之賦即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即虞衡之
貢也園圃藪牧即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
即邦郊甸稍縣都關市山澤之民以九職制九賦以九賦待九式
貢物之外別無所謂賦其義甚明康成乃謂口率出泉鄭氏所制
又謂即[illegible]私舊制賦皆未詳考經文故也○[illegible]王氏又曰錢

餘之賦乃官府都鄙與凡執事者給公用而有餘幣餘財之所入職幣所謂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已餘財邦物而謂之賦者既已給之又振之以歸于國故亦云賦也○翟方氏又曰逢莽之惡而假周官之法以浚民者劉歆之罪也重安石之誤使襲迹于莽而不悟者康成之過也康成之訓九賦也以爲口率出泉其訓門關市政也以與爲官沒其訓國服爲之息曰貸以泉息以泉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以賦言之既用其力以治公田給役事貢布帛復用其私田之入以具車輦畜馬牛供兵器而又計口以賣其泉其於民也不已悉乎禁有小大犯有輕重罰有等差乃沒不皆省而于關則沒之於門則沒之既沒其貨而又罰其人至貨賄六畜之過於市者三日以爲期過此則沒于官而不可復請不義于斃欽而相攫于哀民之窮而貸之而重責其息責之而得則民重困責之而不得則法必行是以哀之者困之也夫口率出泉康成也周官無是也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而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則農即以穀爲貢餘七者即以所貢之物爲賦而貢之外別無所謂賦明矣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則自市以外別無泉布之征明矣沒貨于官漢之末造也周官無是也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

禮也以爲多文辭管子以時簡籍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凡曰舉者登諸籍也以沒入爲義古無是訓也賢人所廢者書契所考者度量淳制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登諸籍而不可謂沒其貨也決矣康成于門關司市之舉皆曰沒其貨而質人則斂焉是其不可通也康成已自覺之矣而猶欲以此藏求者于貸以泉息以泉者莽之亂政也周官無是也古者農有田工商有業養生送死之道固覺然有餘其以疾事故而貸於官則服國事以爲之息仁之至義之盡也必收其所貸者慮其不可繼也必使服國事慮其輕于貸而不致其蓄藏是教之息也此皆爲民役母之意也康成既例以莽事而於國服不可通遂謂比於服國事之於而以國壓郊野爲多寡之差果若所云經文宜曰其息以所任之地爲之等何故迂其詞晦其指而曰國服乎甚矣治經者之不可以不聞道也程朱二子於禮之節文間有考之未詳持之天富者至於修身治世之大原則與古昔聖人情神相憑依而無一事一言之不合泉成于三禮之學勤矣其間名目度數參互考證亦可謂能竭其思慮者矣而乃以亂世之事誣先王之□□遺毒于後世措乎朱子既發是經之覆以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於康成悖道賊經之說未嘗辭而闢之也○附按九賦俱九職之貢凡九職人事所生之財物皆出于千里畿內邦郡甸稍縣都之地上列職事則以人言此列財賦則以地言參互分攷而

項以人與地經緯而互見之耳九職之貢爲正供之賦農穀十居入九餘職賦已該其中而于山澤關市又別言者山澤關市亦皆地之所出且其賦數多足爲一項用故分目之若園圃藪牧之賦少故通入諸用項內九賦與九職條通而目異者以此○又按式謂王畿而五百里其分地制賦皆以國中四郊甸稍縣都爲界別大宰以此按地計賦載師以此任地起征其所指地同其所謂征賦有異大宰所掌九賦上承九職本萬民之生財下起九式定一王朝之大用其爲正供之賦而非細散雜賦可知正供自古以什一爲法農職穀貢外餘職各以其物當邦賦者皆以此法均之不應有遠近多寡之殊若載師所掌乃財賦中一節只是諸雜色人田計地殊征別爲役賦相準一發不得以大宰所總列之地賦即爲載師所分條之地征也諸解家合而一之似疎今詳載師職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句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乃皆劉歆爲莽而竄入于經者說見因事之祭篇雖方相氏條則更無與委曲以爲分別矣○又按或謂疏以家稍縣都之賦爲采地外公邑民之賦其采地中賦入都家不入王朝其說似未盡觀大宰入則治都鄙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司會以書掌國郊野縣都百物財用逆群吏治聽其會計凡稅斂者受灋以此見都家賦之于民貢之于上者皆制于王朝可知則其爲私邑之用爲王朝之供自各有分數而承之考見也舊說于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下說云春秋傳曰

而賈董者甸服也益大所職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委人職以稍聚待賓客甸聚待羈旅之委積以待凶荒非歸其二于公用邦給也故畿內食采者受之地與外諸侯同而服物官吏則每減焉以所食者三之一也據說考之可見九賦中家稍縣都皆有賦不得僅以公邑盡之矣今詳此說雖于周禮似亦可通但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乃劉歆爲莽而竄入于司勳者舊說僅順文爲解亦未細察其義耳夫王制之于與官既予之邑而又奪其食耶信如此制止許食參之一何如即賞以參之一之地不誠上下之分哉然而令人無可議彈耶今則上以博虛名而下不蒙其實惡是以不信乎天下試思二帝三王之世有何一政令與此近似而謂周禮有之耶其竄入之界限說見王制之乙篇制土地之法章大司徒凡造都鄙條至于參之一食四字之原說又見王制之甲篇周制章大司徒條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秣音末 頒音班 好呼報反○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鄭司農云匪分

也匪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玄謂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
所賜予○疏曰祭祀賓客二式皆謂酒醴牲牢若幣帛芻秣之屬
別列有式喪王家飲燕臣子賻贈之屬荒王幾施散邦國賙委之屬
羞服王以內膳羞衣服之屬工事王若國宮室器用之屬幣帛
祭與賓及凡當用者芻秣賓與軍役及凡當用者匪頒凡以班制
頒分之者好用凡以德意賜與之者各式見於六官職掌文中○
附周禮菁華曰財用貢於有司而式法行于大宰是以人君不得
違式而過取百官有司亦不得違式而過費人主之私心後念不得
于式法而銷論道經邦立本于此亦且以隄防百官滲漏無得有
失財辟名者矣○龜山楊氏曰周官以九職任民乃以九賦歛財
九賦各有所待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雖人主不得逾也歲終制
國用則量入爲出有不如法大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
不會者實無待於會也世儒以爲至尊不可法數制之非正論矣
○靈皋方氏曰大府九賦各有所待制用之多少必與賦相稱量
入爲出此平日均節之義也○鶴山魏氏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
用其三而存其一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積此九均節之大者
○石林葉氏曰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而云均節何也均者欲
其多寡豐殺之得其中也均節者人情之所安苦節者人情之所
厭安則久厭則易窮以均爲節其又聖人所以節財之道與○附
按小宰掌會同祭祀賓客朝覲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大

宰九式有祭祀賓客喪荒而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之式何也按
朝覲會同自在賓客之式中若軍旅田役或用以井田制軍賦士
卒車馬兵甲供出邱甸平時無需國家財用待事取與最急者食
發畿內則廩人倉人治其糧食遺人委人治道路之委積出王畿
則侯國供資糧他費則外府供其財用之幣齎而已其用無常不
若九式皆有常制者亦臨時小宰令之各官府供之而大宰不豫
及也故不頒爲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嬪音頻○
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皮帛之屬器貢
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
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贄肅愼氏貢楛矢之
屬是也玄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
材貢櫄幹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斿讀如圃
游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疏曰此諸
侯歲之常貢小行人令春入貢是也諸侯國內得民稅所貢者亦
取當國所出善物禹貢所云貢篚是也○周禮天官○附用之陳
氏曰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九賦有甸稍縣都而九
貢致邦國之用是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畿內無貢以畿內王

之所食特徵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龜山楊氏曰致者使其自
至也與昔昭德之致致同○雜說言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
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也○臨川王氏曰凡貢不指一物如凡可
以供祭祀供嬪婦爲器爲幣爲材爲貨爲服之物皆是物貢如海
物惟錯之物雜物之可貢者也○長樂劉氏曰斿貢羽毛可注旗
旄者斿即龍斿九斿之斿或曰珠璣琅玕羽毛之屬凡用以爲綴
飾者○東萊呂氏曰禹之作貢任土而已非土所出不以責民其
八州貢物皆其方之所有周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立爲定
制亦以土宜而貢其物與禹貢無異○靈皋方氏曰邦國獨致貢
以粟米皆取之畿內也此則每歲常貢以當其國賦所宜上供者

○大司徒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
等騂剛赤緹之屬征稅也民
職民九職也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
○疏曰民職即大宰九職任萬民地貢即九職之稅歛財即大宰
九賦歛財賄既言財又別言賦者財既爲九賦則賦中又兼有軍
賦故財賦殊言之○附王氏曰民職即大宰之九職以土均
作之則因其職以歛功也地貢即大宰之九貢以土均令之則因
其地以致貢也財賦即大宰之九賦以土均歛之則隨其財以充

賦也其法立于大宰而掌于司徒以之均行于天下○靈皋方氏
曰辨五物九等名曰土均之法者田有一易再易地有五而當一
十而當一必辨其等乃可均也以作民職主畿侯國之所同也令
地貢者邦國之九貢也歛財賦者畿內九賦九功也以致邦國故
曰令以徵畿內故曰歛不曰貢賦而曰財賦者曰財然後可以該
諸職之貢物也以均齊天下之政者往均職邦國都鄙之政令刑
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之美惡爲輕重而均齊之○
附挾五物九等注既未解明而諸家亦無合者或疑九等即禹貢
上中下三等之田與黃壤赤埴墳九等之土今詳鄉遂用溝洫法
一夫授田百畝十一而貢都鄙用井牧法一夫授田百畝八家九
一而助周禮所制即孟子所言也若載師職甸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及一易之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
家三百畝者皆劉畝爲井而廩入者也周禮無是也且周禮皆就
王畿言之安得更有九等地如昔時禹貢之外九州乎蓋此經
言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者用此何爲下文總目下文言九
職九賦故以五物貫之五物者原隰平地之三農一也園圃二也
山虞三也澤衡四也藪牧五也又下文言以令地貢故以九等目
之九等者即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之九等也合王畿與邦國而言
故謂制天下之地征○又按或謂注云九等騂剛赤緹之屬此草
人職所言九等則只就一州言矣且草人所言者糞種之別與此

制地征則何涉凡造都鄙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附東巖王氏曰凡有職于地者皆地職若三農園圃虞衡藪牧之類凡有守於地者皆地守若虞衡掌山林川澤物爲之厲禁而使其地之人守之類凡有貢于地者皆地貢若農以耕事貢九穀圃以樹事貢草木之類地灋則地職地守地貢各有度數行焉謂之地法○文叔黃氏曰變職言守特出之定山澤界域不使與并牧雜凡山澤有田其民耕之謂之山澤之農而其地華離不可并牧定其界域○嚴陵方氏曰注以地守爲衡麓虞候之所守非也山澤藪牧並列九職則衡麓虞候于頒職事具之矣按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掌固與施土庶子之守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若造都鄙則治其固與其守法乃此經及均人土均職所謂地守也此經所謂分地職制地貢與上經所謂作民職令地貢義異民職九職也地職則其地所當承之職事如當津要則服輸將給賓客師旅近川防則共淩築以所職各異或一事而比邑共承之故曰分也上經令地貢侯國之貢也此則都邑之貢寰內食采者地非所專故不曰令而曰制也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皆地灋也都鄙有遠近其地有饒瘠

其事有廣易故所以待王朝之政令者于法各有宜而不可一致也○附按地守地職從來俱依舊注于九職中分出地貢亦即九職中之賦貢似與上經作民職斂財賦錯舉複出無義惟嚴陵方氏分別殊斷司徒獨見其目于造都鄙者益險固之守輸將淩築之事因地而有者多在都鄙遠地之中故於此立法特言之○又按稍地縣地畺地內食采者若謂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既于義難通而說見上大宰條九賦節矣然則所謂地貢者尚有何貢乎意者畿內公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亦有似于邦國諸侯之貢而爲貢者與○又按此以凡造都鄙領起乃大司徒因地而創立其大綱故言分之奠之制之也以待政令政令雖隨時不必同而大綱已立于此矣○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園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疏曰園廛二十而一者園即本經上文場圃任園地廛即廛里任國中之地出稅同也近郊十一以下即本經上文各田任近郊遠郊及甸稍縣都之地有此三等出稅不同也但甸地之中有六遂稍縣都中

三等采地外皆有公邑其稅皆然上之三等爲甸近而重遠若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特重者以其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附按舊說園中什一使自賦近郊止十一役多稅輕也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此夫園益遠役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自甸而往通行公田九一之法蓋並役征爲十二自近郊至都役賦相乘除而適平也今詳嚴陵方氏謂自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係敍爲衍而誤入當將此十九字刪去乃爲周禮原本說見因事之祭籍難莫方相氏條其考辨至確矣舊說未細察其根柢而因文解義遂有役漸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之說此所謂非義之義也果如其言則是取于農者截然三等顯有不同矣安得謂通行公田九一之法哉○又按或疑力役之征孟子言之矣因役漸簡而稅漸增似有此理曰粟米之征與力役之征各一事耳安有周禮而竟混力役以雜粟米者哉且周禮均人掌公旬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是無定而每年不同者耳更安得制爲十二之定例是其爲說之妄寬也益信而有徵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里布者布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

說而願爲其民矣故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種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閑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附橫渠張子曰夫家之征疑卽小司徒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一家五人或三人或二家五人謂之家夫家解當如此○附按明齊王氏云先王制出里教樹畜任之以職豈容有宅而不種桑麻出而不藝五穀民而游手好閑者乃定爲常賦而徵之且游惰者必多貧乏使一家而出二十五家之布一民而出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雖刑罰日施何能聚其所無哉愚謂此皆爲工商雜流而言也蓋均授以宅里彼則專於別業家富丁衆構屋皆滿而不毛故有里布以宅里得名非出二十五家之布也均授以夫田彼則惟事別業不暇于耕而倚他人耕之居夫屋而不事夫田故出屋粟以屋室得名非出三夫之粟也大抵先王于不農之民必少授之田俾知稼穡艱難或不能移其服習故卽其居與身而定征賦以懲之蓋爲此不務本力穡人立罰也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此周禮法里而有布屋而有粟是凡宅皆有征卽稅則粟矣夫而有布是凡民皆有征卽口率出錢矣得得爲盛世之事耶今詳王氏駁注出二十五家之布而謂以宅里得名駁注出三夫之粟而謂以屋字得名者

極細而貨矣但制家富丁壯構屋皆滿而不毛者恐尚未合先王所惡者爲其專于別業而使墻間有隙地耳若果無地可毛豈可復以不毛罰之至謂凡田不耕者惟事別業不暇于耕此爲足矣而又謂倩他人耕之夫先王亦惡人有隙田耳若倩人而耕則已耕矣而又受不耕之罰耶蓋有田而偶誤于耕未及種粟亦使與種者同出一夫之粟所以使其再不敢誤于耕也豈不可倩人耕之謂耶又謂先王于不農之民必少授之田夫不農之民先王自不授以田安得又有少授田一例此似從載師言士田賈田官田諸家有誤解之說而來不知此皆歆之竄入者也非周禮也○又按大宰有九職之任大司徒有十二職事之頒先王之世無出于此等職事外之事又以時稽之亦不容有不爲此等職事之人從何而有民無職事者先儒俱指爲閒民不思閒民列九職之末亦任以職而有事者豈得又以其無職事而罰之可知非也或謂無職事者溝洫井牧中十夫同溝八家共井彼此牽連豈容或惰蓋即載師職中場圃宅田之民有職事爲夫家所有子弟或丁壯受室可分戶立家以應征役者其人仍託身于父兄夫家內衣食之以自安此則先王之世所謂游惰之民也此等人任之以職而不勝頒之以事而不受先王惡其棄于公而累于家乃思有以警之而示罰也然罰之出布出粟則不能矣役法以夫家爲率家不盡其夫此人在父兄夫家中只爲餘羨如起徒役家一人餘

羨亦不在徵令則別其爲夫家而使身爲正役有事即不免矣今詳此說固是然詩載芟篇言侯主侯伯侯亞侯旅皆從事于田畝設亞旅丙而有不佐農事亦不爲百工商賈者非游手好閒之民耶則是溝洫井牧之內其爲夫家者未嘗無之但先王原以示罰正以不有此等人爲業倘受罰者而皆能改不復游惰豈非先王之初心耶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附文叔黃氏曰凡任民國中九職雜居與野不同其授地或多或少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皆使什一自賦園牧虞衡則皆視農夫百畝各足以致其一夫之力而什貢其一貢即賦也什一自賦本夏貢法故亦謂貢○剛中鄭氏曰山澤所出不同其職可兼言其貢猶分言○原父劉氏曰臣妾各有所隸而無地事以任其力○彥祥易氏曰疏材之利毫末而已此所以不言臣妾○王氏曰任農以下九等之民自國中至畺七等之地皆有之任之使各有所職即以其職之所有以當邦賦非九賦之外別有九貢也○蛟峯方氏曰本職本經上文言事以時徵其賦而此所列皆大宰九職之貢物則貢之外別無賦明矣特以地計則曰九賦以職言則曰九貢耳

凡無職者出夫布

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疏曰此無職即大宰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上皆論貢不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即賦也鄭謂夫布在九賦中○以上三條周禮地官○附[illegible]馬氏曰載師出夫家之征閭師此言出夫布何也載師承上文宅不毛田不耕之後乃示罰之瀆也閭師承上文九職任民之後乃常徵也○東巖王氏曰載師言里布者出里居之布此言夫布者出夫丁之布○龜山楊氏曰閭師任民征財入嘯之民皆有常賦矣凡無職者亦使之出夫布則閭師之征賦非不及閒民也乃任民而不及閒民何哉蓋其轉移執事已別于九職之末則任之者即在諸事之中故不言也○蛟峯方氏曰此無職者則閒民雖無常職而未嘗無事故法止于夫布○附按大司徒頒十有二職事登萬民載師即以凡民無職事者列于宅不毛田不耕之下而系在所任諸人田之後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閒民無常職轉務執事閭師即以凡無職者列于農圃工商之下而屬在所任諸職民事之後經文條理本明而自來諸家混一視之其亦未加寄察耶載師凡民無職事者與此不同其說已見上條此閒民未能成夫家貢賦稅惟使出一夫之布附于諸儒貢未則所賦亦甚徵矣○又按大司徒載師閭師職文三條舊本闕未分補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大音泰○九功謂九職也受藏內之府者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歲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附蛟峯方氏曰內府主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則受藏受用之府皆內府也貨若金者丹錯之類可久藏者賄若布帛皮革之類宜及時用久則朽蠹內故貯之必異所也舊說受用之府爲職內或曰外府皆非也職司掌賦入之總辨其用而不受其物外府則所掌惟邦布○附按所會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夫田野民職賦出財用莫甚于穀粟古以粟爲財凡用財多以粟茲大府受九司九功所入惟貨賄其諸府所掌亦皆貨賄泉布有似大府職用國用止貨賄而不及穀粟者然然下文以國家九賦待九式之粟總系之大府充大宰九賦不曰斂貨賄而國斂財賄原以財包府賄兼貨而言而九式之大用豈有不尚穀粟而王貨賄者則大府爲圖用總司其必舉穀粟而兼該之也但府庫主藏貨賄屬之受司倉廩主藏穀粟屬之倉人倉人故大府以爲府長則職首主守藏專舉貨賄以爲事總則職中主須發揮諸財用而以一財徹之故下文曰凡頒財則是舉穀粟貨賄而總以舉之矣

凡官

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疏曰官府
謂王朝三
百六十官都鄙之吏謂三等采地羣用執事為官執掌其事使有
營造凡此有須用官物者皆來大府處受財用焉○附按此頒授
與上頒受不同上是頒令受藏之此是因其受用而頒予之也玩
職歲疏云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似與此授式
灋相應則皆不偷于大府而出之明矣○又按或謂頒授蒙上之
文官府都鄙之吏即上諸府官受財用即上受藏受用頒財即上
頒其貨頒其賄則財用直指貨賄矣今詳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
幣諸掌財官與大府事相關者皆言財用不及貨賄豈盡貨賄為
財乎天下諸職之財用不盡以貨賄則大府之因
事立文者疑即以此別異而見其職之所該也關市之賦以待王
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
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
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稍削並所教反秣音
末頒音班予音與○
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
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鄭司農云幣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三十四 王制之丁 賦斂財用 毛
餘使者有餘來還也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附伯謙鄭氏曰
自關市以至幣餘之賦其各有所待者非以其物也以其數之多
寡而為所用厚薄之限其有欠餘勢不免相移用恐外錯雜考故
法式見于大宰而定數見于大府移用掌于職內○靈皋方氏曰
以九賦待九事亦總其大略可以贍給非截然不相通蓋財物泉
布可以互易盈歉多寡可以酌劑職內所謂敘其財以待移用是
也邦中四郊削甸縣都之賦皆粟米也古者以粟米易百物故匪
頒工事幣帛皆用粟米至于賓客祭祀稍秣上得轉移而用之者
不必言矣○王氏曰大宰九式荒與羞並言此缺之者荒之用出
于三十年之所積故也○附按邦中四郊削甸縣都之賦與九職
任民之貢也凡職所貢物皆為賦大約粟米為主而百物貨賄皆
有待大宰總九賦待九用若據職中只見貨賄而不知有粟米者
非也然謂賦皆粟米則大府所入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予五斷
何自而不于九事用之文何用與九貢之
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附李氏曰王於諸侯分
災救患凶禮五事其費則多故邦國之貢以待弔用○附按天下
諸侯常貢多矣而只以待弔用一項見侯之以奉王者王仍以之
恤侯恩禮相報王畿且見王畿之賦足充王國之用而無外求於
侯邦一以示義二以立法也若夫九貢物內所
為祀嬪器幣等用者亦未始不適用之王國耳凡萬民之貢以充

府庫此九職之財充猶足也○附靈皋方氏曰注疏謂九貢之外
別有九賦為口出泉誅此不知此以邦國之貢而並及之也
悉邦國之九貢與畿內九職所貢其物多同彼以待四
方之事此則充府庫以待畿內之事即上九式之用也凡式貢之
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好乎報反○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
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
言式言貢互文○附[redacted]王氏曰式貢合乎法式之貢古者任土
作貢凡可以奉祭祀待賓客出夫供天子之服飾備國家之用度
者皆式貢也以此等所用之餘而供玩好亦食服器用之適意者
耳非有他珍奇也○附按不曰式用之餘而曰式貢之餘者非式
用之餘則病于正用矣非式貢之餘則病于正貢矣病于正貢懼
其以嗜好之用越常制以取于下也其較病于正用為甚尤此
尤法之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賦用用賦○疏曰特言賦兼有九貢
精意九功○附按靈皋方氏云凡邦之賦
用如軍旅用役施惠以及百官有司祿廩之類九式所不該者今
詳國家賦貢用自有經常一定之制具在大宰典灋中而經常有
定制者又有每歲酌定之制歲用以歲賦歲貢之數為準如賦則
以王畿年之高下出斂法貢則視孟冬侯國之歲收以為令貢法
用則大宰于歲杪視貢賦所入制之使各有定數以為一歲之法
此九式所由立也九式之用供每歲常事而豐殺多寡亦為無常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三十四 王制之丁 賦斂財用 天
數者至于軍旅施惠則非常事不可以式定之而歲
廩又係自有常數不煩酌為式者故九式皆不載歲終則以貨
賄入出會之會古外反○附[redacted]李氏曰周官掌財用者綱統
所聚專于一司冢宰制國用特總其凡而斂散出
入之權大府實主之此大府之職所以總受天下財貨之入凡領
財於官府都鄙百執事者悉自此以式法授之故凡邦之賦用取
具焉夫是以利權不分斂散得宜也○附按凡財用之出入總計
會于司會而與大府疊司財諸職迴鈎者之大府已以會貨
賄言
者又以貨賄專其府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以待邦之
屬所守也故得專之
大用附[redacted]王氏曰內府以其在庫門內名非天子私藏之所○
靈皋方氏曰受受之大府也大用九式及弔用也九賦亦有
貨賄者角人羽人掌葛皆徵其物以當邦賦則知周官和通外府
上下備法利民凡有貨賄者皆得入以代賦不獨山澤之農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布泉也其藏曰
泉其行曰布取
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
或買之待猶給也有灋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錢大泉
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
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于民間多者有貨布大布大泉貨布

長二寸五分資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周禮天官○附東巖王氏曰傳曰源于泉布于布化于貨制于刀泉取流行布取布散刀言制而用之以爲利貨謂化而通之以爲利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貝而已至大公爲九府圜法始用錢以代貝此邦布所以掌于外府○靈皐方氏曰共百物者百物有賦貢所不及者則以布市爲布之出者賜予幣齎也其入者國所鼓鑄廛人所斂閭師所入民當出粟米絲麻而或以布代者○王氏曰待邦之用凡有灋者皆經用合大宰之式法者也非經用則有所不給○文叔黃氏曰貨賄重幣布輕幣布所以通貨賄故貨賄皆在內府而布在外府在內在外其爲公帑則一而同統于大府○[redacted]王氏曰周官財用大率多是穀粟布帛上下賴以供不窮之用其實以錢交易絶少觀司市國凶荒市無征而作布則冶鑄之事有時而泉布之行用有數故自廛人舍人倉人數官掌九穀之八出以待國家之用自大府受貨賄之八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內府掌之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者專掌於外府之一官則泉布之藏用有限矣以此知當時國本在農國計在桑麻穀粟國用在金玉布帛其邦布本以權百物之低昂時出以佐國用之不及借以共百物之乏而制

以有灋之嚴此古之邦布所以流行而不匱變通而不窮也歟○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匪讀爲分分頒謂遺人之職諸委積也賙賜謂王所賙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廩祿○疏曰破匪爲分者穀非匪所盛謂遺人委積者廬宿在道之屬於分頒義合也○附彥祥易氏曰疏謂倉人掌穀廩人掌米是也以米廩名官而云掌九穀之數者以兼掌九穀之數也○[redacted]李氏曰數則一歲所入之數以數入以數出皆廩人掌故不曰物而曰數○兆錫姜氏曰匪頒賙賜卽大宰職之匪頒好用及大府職之匪頒賙賜予也但大宰所云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兼九賦之貨賄而言此所云待則止九穀而言耳稍食謂工役之食如宮正內宰藁人職之數若公卿大夫以下自有三等采地及官田士田之屬故不及也○附按遺人諸委積當卽邦郊甸稍都鄙各賦稅有所存貯本地待用者不應在分頒內稍食自與廩祿不同廩祿似當司祿掌頒給之按其官次廩人倉人職後可知大府總待九式之用凡頒財槩由之自該貨賄穀米而尤專主者府藏貨賄之出入若穀米一項關係財用甚重爲數獨多則又別屬倉廩諸官而以廩人專主之與大府分待式用凡頒財中之粟米雖式法授之大府而人出之數皆廩人掌治之不相攝也按其官與大府同爵皆以下大夫爲之其爲分任可知但九式中無有不用粟米者而職中只以待匪頒好用二項目之未詳何義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色主反○數猶計也○附彥祥易氏曰制其財之多寡權其禮之增損非廩人之事特以邦用之足否詔之于上凡以爲治年之凶豐也治之則權其多寡增損而爲之進退斂散不使有有餘不足之害則冢宰制國用之法也○平仲王氏曰以稅入之多寡制國用之數此成周賦法之所以善以用國之多少制取民之數此後世賦法之所以不善也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附王氏曰粟米穀未去殼之稱可以久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止猶殺也殺餘灋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附靈皐方氏曰餘法用謂賙賜之類道路委積不可止也舊說誤○附按王氏云法式所用有餘不足不可以已者有待有餘然後用者所謂餘法用也今詳此與方氏說似異而實同也葢餘法用亦法之所當用者若有餘蔵以待頒則又餘法用之外而有所餘見不爲非法之用矣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斂灋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疏曰豐從正灋十一而稅之凶荒則減于什一而稅之鄭舉漢

法況義十分內傷二分三分餘就七分八分中爲實在仍藏去半不悅○周禮地官○司會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疏曰九貢之灋謂諸侯於民什一取之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之物皆市取土毛禹貢所云厥篚厥貢是也此卽小行人春令入貢是謂歲之常貢應司會致之九賦之灋謂口率出錢多少有定灋九賦之內關市幣餘國中非田野四郊甸稍縣都盡是田野據多言之故云令田野之財用九功辨民職而後賦定故云令民職之財用○附剛中鄭氏曰職在會計至于生財之衜悉稟諸大宰其斂也其令也其均也皆用大宰之灋此之謂掌其灋○靈皐方氏曰注疏謂九賦爲口率出泉據此旣云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復云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似分而爲二不知財用之最多者莫如九穀而皆出于田野惟關市幣餘無九穀國中山澤亦有耕者故舉其多而以田野爲主皆徵其九穀也至于關圃山澤藪牧關市旣非穀土虞衡圃牧工商嬪婦臣妾閒民又非農者所執之業皆殊所貢之物亦異不得不別而爲一非旣徵其貢又責以賦如漢以後口賦出泉之制也○附按大宰之于九職任民以下正列九賦具爲民正供無疑乃大府司會司

書亦有賦貢之掌蓋大府主收藏頒發司會主鉤考司書主書記皆所以佐大宰之均節也○又按此九式用九賦故自郊野已下依此大宰九賦次第以釋之彼九賦一曰邦中之賦當此官府此郊當彼四郊之賦據遠郊言之故云去國百里郊外曰野大總此言故此野當彼四曰家稍故鄭云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也此經縣當彼五曰邦縣之賦故云縣四百里都卽彼六曰邦都之之賦故云都五百里云書謂簿書者漢書以簿書記事至于餘物記事亦謂之簿書故舉漢法而言也云契其最凡也此之要云契卽小宰八成取予以書契之類最凡謂計要之多少以爲此契之要書版戶籍也者漢之戶籍皆以版書之故以漢法況云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者下司書云土地之圖有其形象卽是民之地廣狹多少皆在于圖也○叔文黃氏曰言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者九貢卽是大宰九貢所貢之物出于諸侯邦國言之法者謂諸侯于民什一取之既取得民物太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之物皆市取土毛貢于天子則禹貢云厥篚厥貢是也故云致邦國之財用此卽小行人春合入貢是謂歲之常貢大行人因朝而貢所貢無常不應使司會致之云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此九賦卽大宰云九賦斂財賄是也言法者謂口率出錢多少有其定法令田野之財用者九賦之內惟有關市幣餘國中非田野自外四郊邦甸家稍邦縣邦都山澤盡是四野據多言之故言

合田野之財用云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者九功卽大宰九職之功所稅官之法者亦是稅法什一爲常言令民職之財用者以與九職任萬民使之出稅故云令民職之財用云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九式所以用九賦使均平有節故云均節邦之財用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攷音考○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疏曰以參互考日成者司會鉤考之官以司書之等相參交互考一日之成一日之中計筭文書也以月會考月成者月計曰要亦與諸職參互考一月成事文書也以歲會考歲成者歲計曰會以一歲之會計考當歲成事文書○附按司書職云稅斂掌事受法焉事成則入要貳焉又按職內云掌邦之賦入又按職歲云掌邦之賦出云參互鉤考明知有此三官出內事共鉤考之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周猶偏也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鉤考以告○疏曰周偏也四國謂四方諸侯之國偏知諸侯之治者以是鉤考之官須知諸侯得失以此治職文書以詔王及冢宰有功者升進而賞之有罪者黜退以廢之所詔告及冢宰者以其冢宰者制貳王之治事故並告之○附按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者按上云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逆卽鉤考也故云亦鉤考以告也其制之詳如此故屬之司會雖大殺而無訴矣此承上官府郊野縣都百物財用而爲言也而繇以周知四國之治者是邦國各上其計于歲終也月令每歲季秋制諸侯所賦于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則古者邦國之日成月要歲會皆達于天子可知矣蓋必知其年之豐凶而後可酌其所賦于民輕重之法必知其國用之多寡而後可定其貢職之數也

司書掌邦之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敘猶比次也謂鉤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爲之簿書受錄其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疏曰司會主鉤考司書掌書記故二官所掌其事通也九職卽司會九功也九正卽司會九賦九貢也九事卽司會九式也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卽司會版圖周知入出百物卽司會百物財用也○附[illegible]校魏氏曰敘其財謂財用入出比次倫類簿錄成書各有條理令便于會計受其幣百官掌事者有餘幣先送司書受而書之然後頒于職幣○靈臯方氏曰九正卽九職之賦貢也變文言正者以著其惟正之供也九事卽九式也以用財言之則曰式以用財所爲之事言之則曰事知九正不兼侯國之貢者以下言邦中之版圖及言知夫家器械六畜凡掌稅斂者受灋皆畿內之事也司會所掌有九貢而司書無之者邦國之貢其大經

該于六典至于民財器械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非王國之吏所能及也山林藪澤之數則其在職方矣司會統財用之計故九貢九賦九功皆會焉其職與司書異矣○附按言九職又言九正者因司會言九賦九功而變文而言之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逆受而鉤考之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疏曰恐羣吏濫徵稅知此求數乃鉤考其徵令也○附按靈臯方氏曰民之財所積粟米麻絲百貨也○附中鄭氏曰凡民財數之有兼器械數之備闕田野數之荒闢夫家數之衆寡六畜數之繁耗山林川澤數之童蕪盈涸無所不稽考而知之也乃以逆羣吏之徵令當否於民也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受要貳焉灋猶數也應當稅者之數成猶畢也○附靈臯方氏曰所謂稅斂之事卽稅斂九職九正之事也○[illegible]王氏曰司會一官不司財賦不職簿書得以持法計天下之財用王后六官世子與夫宰相卿大夫士其有財用不當皆得鉤考其正之此其所係大矣故其官獨尊猶非大府比○伯謙鄭氏曰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大宰而總於大府大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于大府而司會不過糾察鉤考之而已然大府以下大夫

爲之司會反以中大夫爲之何也蓋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之官
必其權足以相檢括乃得以究鹵莽而察姦欺故使之有相臨之
勢而去其相黨之私
此聖人之微意也
職內掌邦賦之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
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辨財用之物處之
使種類相從總謂
簿書之種別與大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疏曰掌賦入
者九貢九賦九功之入皆掌之賦乃總名官府財入若關市之屬
者司關司市皆屬地官關市皆有出稅也都鄙財入○謂三等采地
之稅職內既知財入之數鉤考用數多少知其得失○附嚴陵方
民曰賦兼侯貢鄉入衡曰邦者以入于王朝言之也用該王畿賦
用獨曰邦國者包王邦侯國言之也前曰以逆邦國之賦用者領
計其當用之數也後曰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者鉤考其巳
府之設也○附孫文叔黃氏云大府頒財十府藏且以其數下職
內藏內辨其物等總計而執之官府財入謂內府外府之屬凡藏
以待用者都鄙則入謂甸稍縣都之屬凡留以待用者其副皆在
職內令詳入出邦財無非官府都鄙之吏也故諸藏掌計財用出
入者皆稱之然所指亦不一計徵入數則官府都鄙稅斂之吏也
計財入數則官府都鄙受藏之吏也計發出數亦屬之計用出數
又官府都鄙執事之吏也職內所稱官府都鄙之入當兼稅斂受

厤二者而言也又按都鄙所入乃公邑之稅疏謂
三等采地之稅者非是說見上大宰條九賦節
凡受財者受其
貳令而書之
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疏曰官府合用官物
而受財者竝副寫一通勑令文書與職內職內受而
書之○附[redacted]王氏曰藏內掌入不掌出鄭註似與職歲相亂所
稱凡受財者意有司凡受財之入者其賦令皆職內掌焉○嚴陵
方氏曰受財受大府之頒而藏之者若內外王府是也大府以其
令之職下職內故受而書之注說非也凡出財用皆受法于職歲
○附按惟士文兼徵以貯入兩貳而言故此職專以受藏之貳申
言之蓋斂數已核藏數需稽以見職內所主尤在此也若上文寫
事言受藏之財則此似剩語無謂其但言受財不言受財用
則爲受藏可知與他職言受財用出財用皆主用言者不同
及會
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亦參互鉤考之○疏曰職歲主出職
內主入以已入財之數與職歲出財
之數及各官府出用之數並鉤考之也○附嚴陵方氏曰財入之
貳並言官府都鄙者以受藏言官府都鄙異所不可不兩見財用
之出只言官府者以出用言則出者原受
之官用者成事之官悉以官府統言之也
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
之亦鉤考令藏中餘見爲之簿移用轉運給他○附王氏曰如
用者三年不祭則移祭用于喪豐年動大衆則移荒用于役都有

餘可移于縣甸不足又取于稍此之謂移用○兆錫姜氏曰此及
職幣皆有餘財待用職幣餘于各支用之官此餘于各受用之府
凡一歲出給之所餘者所謂式貢之餘財也而不供王之玩好者
何哉蓋此所謂移用者必其式法之屬此雖餘而彼猶缺故待移
之耳則王之玩好者必俟凡式法之用皆有餘而後可也○附按
舊說九式之用各有所當一歲中九賦之入有盈斂所待之用有
多少則移其有餘以濟不足故敘以待之注獨主餘見之則非也
蓋僉本歲所入之則計之今詳經文言敘言待于會爲之下其主
餘則言可知但歲會之日即爲歲杪制國用之日以[illegible]歲九賦之
所入制來歲九事之所用其賦入不足以待事用者僉以歲會有
餘者而用之
乃謂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之數以待
會計而攷之
以貳者亦知職內書其貳令而稱存之○附陳
氏曰職內職入以歲所入考其所出職歲職出以歲
所出證其所入互相稽考以防姦僞也○附按[illegible]浩史氏云不謂
之職外而曰職歲者以冢宰制國用必在歲之杪惟一歲之周乃
得而會計故謂之職歲今詳以職歲名出財用之官正以見國家
用財當視歲以爲出之義職歲所稱邦國都鄙當兼受藏之給發
執事之支用
兩出者而言
凡官府都鄙群吏之財用受式灋于職歲
百官之公
用式灋多

少職歲掌出之舊用事存焉○附彥祥易氏曰凡須財大府以九
式之法授之職歲舉大府之所授者予之故曰受式灋於職歲○
附按文叔黃氏云凡副貳皆所以相參考太府以官府都鄙當受
財用之數予職歲以職歲據之以受式法府藏悉之以出給今詳
官府都鄙之吏事以支用者言九式之灋皆所以用財者也大府
職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凡須財以式灋授之與此
條相偶
綱目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助司會鉤考
掌吏之計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
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幣謂給公用之餘凡用邦財者謂軍旅
○疏曰注見經斂官府都鄙別言用邦
財故知謂國之大事惟有軍旅○附文叔黃氏曰以式灋出之後
以式灋斂之不苟贏也○附按舊說官府都鄙職言常事當用也
凡用邦財者謂以變故有所用者下文掌事者則以非故特有作
爲者也今詳經言凡用邦財者則該一切用財之餘言之矣而又
以官府都鄙與此別言之何也此官府都鄙即職內職歲中所謂
財入財出之官府都鄙也其內自有入而未出之幣則是藏用之
餘與給用之餘自應分兩項官但仍入于官府都鄙之未出而共
餘于官府都鄙中可也何另作一項而亦云斂蓋守藏官別舉其
物交職幣職幣收掌之更作一項待用則前之入出清後之按發
明而無抵冒虛隱之幣是亦從而斂之也舊說以常變爲分析雜

未合**振掌事者之餘財**振猶拼也檢也掌事謂以王事有所爲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拼音拯○疏曰以財與之謂之拼抑其足剩謂之檢鄭以上經是其國家常事此別言掌事抑是王命有所作爲○附靈皐方氏曰上斂幣者日用經費之餘也此振財者有興作之事而餘也○補校魏氏曰式灋有定何從羨餘曰古人處事經久凡頒于官者所估原數亦必令稍優以備缺乏事畢送出還官式法所以曲盡也

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周禮天官○附明齋王氏曰凡財賦之入也必先受法于司會于是司書書以授之各掌事者依法征斂入數于大府而存其貳于司書大府乃頒于玉府內府外府等而職內復存其貳母敢額外多取凡其賦之出也司書必攷干司會驗其式法存其貳然後支于大府於內外等府撥與而職歲復存其貳母有額外多用此財用所以常歸于一也今詳王國財用以此合參有大宰爲立法之綱有大府爲司事之總而下此府庫倉廩守藏之必有其掌簿書鉤考之必有其司入出稽驗之必有其職其間相聯相制而不可相無者必通考而畢錄之乃見其法之周而得其事之善也○附按上文大府之下自內府外府廩人倉人司祿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凡十官職文舊本未編今補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遺于僞反委於僞反積子賜反施式豉反艱古閑反羈居宜反○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艱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廩也羈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疏曰六遂在郊外曰野野鄙亦兼公邑之在甸者不見稍則縣都中兼之門亦之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孤○附東巖王氏曰郊里異於鄉里司徒大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野指郊里之地言之○文叔黃氏曰鄭謂餘灋用非也倉人謂之餘法用者未有所指大宰如廩人待匪賜之類穀不足則可止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不可已者豈餘法用邪此遺人委積皆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之略如今省司義倉米各有所屬凡委積道途則移用○靈皐方氏曰大府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之賦各有所待而此郊野縣都之委積又各有所待何也歲賦不盡輸於王朝其存者各貯其地以爲委積○附按施惠莫先於恤民艱恤艱必自近始故首委積於鄉里賓客來往於郊旁於郊送皆止郊所故委積於郊里羈旅散留外地故於野鄙委積待之惟縣都地廣委積多足以待凶荒大略分地待事之義如此其實內外遠近之間推事之次隨地相通以移用之移行之亦如大府以九賦待九式者然也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廬若今野候徙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房音雅○疏曰注言若今野候徙有房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舍與廬相似○附剛中鄭氏曰必以三十里五十里爲率者正師行不過三十里吉行不過五十里之法○明齋王氏曰按委積亦國之大用而大府不言者益大府九式皆王邦中所用其稍甸縣都之賦輸供式用之外存者所在多有故廩人邦有會同師役事則治其糧食倉人國家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與此遺人會同師役掌道路之委積互相督領使無失慢益平日以式灋之外各隨道路之便收貯其地卒然有用所以無餽餉輸挽之勞也

○均人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疏曰均人總均畿內鄉遂及公邑土均所均邦國都鄙也○附文叔黃氏曰周禮

地職必聯地守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地其政本通而虞衡之地必常辨之不使與民雜因其地之多寡美惡而均之必使一夫所受皆足以食其一家不使有餘不足相懸是故地政均則地守地職可均矣民之作業不同須職事而予之爲業者必使人人皆得自盡其力而役任公家之事爲之程等與貢稅相補除不使輕重勞逸不相侔是故地守地職均而役力役可均矣○王氏曰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則征於地守地職之人也○靈皐方氏曰均地政者均所征財賦也均地守者司險掌固所須守法凡民皆有征焉而其事有劇易守者有家寡故必通計一國一都應守之人或私助財役或輕其力征賦貢以相準也均地職者所承職事雖有常而亦時有劇易也司徒制地貢以地守分地職而復設均人以均之蓋惟恐情事上壅政有偏而不舉也○附按地政即大司徒所制之天下之地征凡九職中之財賦也力政即小司徒所稽九比夫家之征役凡九職中之縣役也用民之大財與力而已均法大要爲二者而立均地征則必均其出征之地均其出征之事則舊注以爲地守即山澤爲地征中地職即民職爲九職中事是也均力征亦必均其用力之地均其用力之事則方氏解以地守爲九職外守地地職爲九職外服事是也如舊注分均法則方氏解所均之守與職當於均力政內該之如方氏解分均法則舊注所均之守與職當於均地政內該之二說雖異而皆不嫌於均法

中有所誤也爲兩存之○又按均人之均本主齊一言也然亦須活說如豐年公旬三日或家有事而不及三日又或家無事而得多于三日皆另爲之均平此皇氏與賈疏相補除方氏賦貢以相準說之所由起益通力役于粟米之內于民爲至便而亦無妨于先王之政也乃或不察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鄙皆無過十二者爲歆所妄竄因此遂謂十一五與十二係因役少而加其賦以均畿內者則大悖先王之政矣夫司徒于都鄙與地守分地職役安得少即令少而因少而增賦夫豈王者之心王者之政哉可決周禮之必無此也且果如是尚安得名爲自古十一之賦法乎故靈皋方氏斷然以爲歆竄而不疑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政音征○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爲中歲人食二鬴爲無歲歲無廩餼也公事也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附按注鬴音父六斗四升曰鬴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札側八反○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政音征○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附文叔黃氏曰特言無財賦者國中九職蓋有不授地而出征賦者如百工商賈與民夫布皆是其見于經者關市不征是也每歲均之其中不免小有變易則當常常均之凶札力征貌賦皆免地政不均可也○靈皋方氏曰財賦即上經所謂地政也既曰無財賦又曰不收地政者有財賦然後可施均法既無財賦則法亦無所施耳地守曰收則守法中有相助之財賦益明矣地職亦曰收者設所承後遂輸將共積之職事一歲適寡有必別有所入以當之而寬其剩者之賦貢所謂均地職即此類也○附按均法爲均天下之財賦力役二端而已惟恐傷民則因民力故也故此言凶札即以無力政無財賦二語包舉之財賦該九職之說既云無財賦不必又言不收山澤及地守以此玩經言地守地職于財賦外則所謂守與職者皆如方氏說矣○又按或謂此言不收者蓋凶札力作賦稅皆可無而地守之不可盡隨地事之不可盡廢者不得棄曰無之惟如雜稅諸職中其地無所守寡職事者平年于什一正供外加爲二十而三或十二以賦役相準征之此一項是力役之財即方氏所謂九職中有相助相當之財賦以所入用寬剩者之賦貢者而不同于供之所爲則賦也此等因年亦不收之故別見之財賦外今詳靈皋方氏此處所言未必是如此解即使如此而觀其說二十而三及十二皆爲歆之妄竄則此等說數皆前次所見而非其定論也定論詳見因事之祭篇雜章至多于十一者之無此征法說已見上均人節三年大比則大均

比毗志反○有年無年大平計之若久不修則數或闕○附按名此條舊本自凡均力政起今補入前一節○又按或疑此章役賦斂財用則凡均力政一節主力役爲義當移編于師田篇力巳章下今詳上言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下言凶札則無力政之皆連言力役矣且先王之愛民力與惜民財等皆國之血脉民日身家所關而爲有天下有國者之所不敢輕用故孔聖言九經也時使薄斂然則將凡均力政節再入師田篇可至于此處仍以遵守朱子原次而不敢刪去爲是○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政讀爲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疏曰按下文以和邦國都鄙○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若六鄉六遂及公邑自均人平之王附靈皋方氏曰土地之政邦國都鄙所征于民也地貢所貢于邦朝也均人曰均地政鄉遂公邑並征其財賦也土均曰均地貢于邦國無粟米之征都鄙自委積而外所徵亦多貢物也此地守在之國者若名山大澤險固之地不以封仍系之王朝者侯國爲守役此地事在邦國者與均人所謂地職畧同畿外有會同師用力國之事凡承事于王朝者皆是若九職之事無所用其均且均侯王之九職亦非官所能及也以和邦國都鄙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附靈皋方氏曰按職中云政令刑禁施舍及民之賦役委積祭祀皆以地媺惡制其輕重之法則地守地事地貢不待言矣○附按[redacted]注一職稍本末稍令以[redacted]均人職事相參稽之曰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耡音鉏閒音閑○野謂遠郊之外也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附陳祥道氏曰旅如羈旅商旅之類皆託宿於外未安其居新甿亦然故以旅名○[redacted]孫氏曰民以羈旅爲名官以新甿爲識其自秋後寬稼僑聚於廣土所當勞來安集之者也○靈皋方氏曰耡粟民自相助之粟也古者以工戍民建設長利也不虞恃上之振恤也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春秋傳曰務穡勸分蓋使民自相助則所濟者博故司徒職五黨爲州使之相賙秩職均爲民之食而賙共急遂人職以與耡利甿皆使民自相助也此經所謂耡粟即所與以相助者○附按薛仲楊氏云鄭以屋粟爲所罰不耕者之粟既有此罰所以使無不耕之田則所罰之粟不常有旅師何以掌之今詳罰物不可入常職爲斂則閒民無職所出者夫布亦不以粟例取也○又按文叔黃氏云旅師所掌若耡粟屋粟公田九一之外復有此稅以夫屋爲名所以給施散之令之義倉歟今詳閒粟亦此一類以不入正稅欵列因以閒稅爲名○又按靈皋方氏曰三粟皆非公田所入在常賦之外故特設

旅師以掌之各州其鄉里以賑貸新甿注疏謂主斂縣師所徵賦
穀謬矣今詳當日想以急民恕義賦用外別有勤相之粟或在各
項田中客少收以爲存以安居處常之民財待恤夫遷之民用
因別立名自有此三種耶故專繫之新甿之治而且以貸爲用則
其數有限可知然訓不可考姑存之**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
利而均其政令剸一鍾反積子賜反○而積爲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委積於野如道人於鄉里也以
質劑致民按入役者各會而貸之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
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之軍興是也是聚
縣師徵之旅師欲之而用之以賙衣食曰惠以日事業曰利均其
或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疏曰今之軍興者不漢法光之典是
債聚之義也○附臨川王氏曰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者聚此三粟而用以頒以施以散○[illegible]王氏曰鄭氏改而爲若
最無義王氏連上讀之爲是○剛中鄭氏曰遺人與旅師施惠同
而所用異王制言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比長有徙于國中及
郊之文又有徙于他爲之旌節而行之之文然則旅師所施惠者
皆爲新甿之羇旅于野而未有所授之地也與遺人之待羇旅不
同○附按[illegible]項氏云以約契按民數而致之則頒之也平無所
欺冒也東嚴王氏云立見謂之質立約謂之劑今詳安居樂業之

民有比閭族黨可稽旅民未授田里散之野處不可無憑故而周
知之故立質劑以爲信小宰八成中質劑與稱責之傅別取予之
書契同爲券類市用以結信者此即用以當傳別書契而爲施散
中取予稱責之憑也○又按文叔黃氏云興發也積謂土所聚粟
也興積謂所興發之積雲阜方氏云施其惠賑者不責以償也散
其利貸者春頒秋斂也今詳此施惠與取予同散利與稱責同按
其質劑稽其人民孰當施孰當斂人之多寡强弱惠利之重輕緩
急安置之宜地散斂之及時此皆有或令須均也因其旅寓而齊
其困乏征役且在所免又何以國服爲息之有**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因時施之饒時收之○附按[illegible]曹
氏云其聚之也不雜於常賦其用之也亦不施於常興作新甿得
用之今詳春頒秋斂之事惟施之新甿蓋因其新遷未奠室家內
鮮積穀外無通財必有所資借乃以濟暫時之困乏繼即爲之制
産授田教樹畜耕織使自勉於職業頒而復斂亦所以令不弛貢
賒而自食其力也此非艱阨之比故不棄以施惠待之或以此系
槩用之平民爲推陳易新之政恐非古法古者耕三餘一無三年
之蓄爲不足不足則上有補助足則民有蓄積無用於頒反擾於
然烏足爲通行之善法在後世以爲然者未知古先王便于民而
示不肯變民之王意也**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

甿莫耕反媺音美○新甿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
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於家其不從政以地美惡爲之等
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
同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用新民焉○以上三條
周禮地官○附文叔黃氏曰等役除之等鄭註授地之法常法也
遂人已見此言使無征役則爲役除之等矣○[illegible]李氏曰無征
役暫耳以地美惡爲之等者不易之地一年後征役之一易者二
年再易者三年○附按注上地中地下地及李氏所引不易一易
再易旣皆爲欲寘入于經文者矣則此處以地之媺惡爲之等八
字與僞文隱隱闕通者亦必爲寘入之僞文可知也蓋經文言凡
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其旨已畢矣言新甿無征役則不新
而亦有征役即可知等爲新甿則所寬征役之年亦等耳安得更
有分册哉○**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惡去聲○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天子**
齊戒受諫齊側皆反○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所當改爲也○疏曰歲終天子皆所施事或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
諫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也○附按朱氏云天子受諫
何東滙陳氏集說按諱惡下爲一節似當愚意此節亦是歲終所
奏大史平日記王言動之善惡于簡歲終則執而奏進諱惡者不
善之舉人情所諱言惡聞也奉不獨諱惡止言諱惡者所重在是

登以諫也今詳禮記原本大史典禮三語自爲一節自天子齊戒
受諫至制國用又爲一節今朱子作通文合編則其義當以朱氏
解爲通他如注疏之說以爲上解及講家以屬下解者恐皆牽强
未安○又按或謂下所言歲終百官質成制國用之事乃財用之
大要與周官宰則諸職相發明應從類集若歲終受諫禮於此義
似無所屬按記中四齊戒受句本爲聯文據古有受計之禮此諫
字疑計字之誤改諫爲計則與下段文協義從矣至上三語或仍
記本分節而不編今詳上文無所承寔以天子齊戒受計爲起何
已不合記之文體且于歲終而必以成質者何也恐諸事之或有
誤也夫諸事之或有誤較王言動之或有誤者孰大孰小而謂朱
子之集此篇爲王事者肯于同一歲終奉進之項紛記文本進言
者而反舍其大而畢取其小乎況其在歲終既同皆爲王事亦同
朱子又何嘗雜焉究其極乃今目稱爲賦斂財用四字章名
者未能該括耳然章名亦大槩言之若又如是大拘則過矣**司會**
以歲之成質於天子會古外反○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疏曰司會總主
羣官治要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也**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受之○疏曰冢宰貳王治事共王論定也**大樂**
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

從於司會也

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人中惟陳氏曰周官司市下大夫二人司會所質冢宰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計要之成從司會而質于天子則司徒司馬司空亦齊戒而受之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此三官之屬○疏曰司會總主群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先質于王若今時先申賬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師僕從司會以質于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疏曰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也○附嚴陵方氏曰古之人將有思也有爲也未嘗不齊戒者凡以致其謹而已齊戒受諫受質必行於歲終者蓋今歲於是告終來歲於是更始齊身之事將有所平在始和之政將有所布宣既驗者可因之爲監未然者可預爲之防君臣上下可不慎乎則齊戒受之不爲過矣○用之陳氏曰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則詔王質於天子是也詔冢宰者冢宰齊戒受質是也○靈皐方氏曰司會曰歲成計要也周官司會職所謂以歲會考歲成也三官及百官第曰歲成乃治狀非財用之計也周官小司徒所謂考屬官之

治成也冢宰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所謂受其會即司會所考之歲成也所謂正其治乃百官之治成也說者以百官三官所質槩爲財用之計也誤矣司會所乃徑達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者天子省之而復下於冢宰使聽決也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緣司會而質非因司會而達也司徒司馬司空齊戒受質者亦復下使聽決也大樂正大司寇司市三官特以其成質於天子者人材之成敗刑獄之多寡百物之盈耗尤天子所當留聽也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者百官所治各有定式其事繁重故先之三卿三卿先自聽決而後總質於天子不以煩天子之聽也此三官即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也大司寇以六官之長而與樂正司市同質其成天子受之以下於司徒司馬司空而不使參決者刑獄至重司寇所聽不復使自決之欲參伍出入以得其情實慎之至也司寇以獄之成獻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意正如此宗伯無可質亦不受百官之質者國子之進退則樂正主之其餘所掌禮樂之事無可質者又秋宗之職推實惟治不宜以他事投其心故百官之成亦不使聽也百官之成不關于冢宰者冢宰統衆職不能一一致詳故先之三卿使聽決而後冢宰正焉小宰職所謂歲終令羣吏致事冢宰職所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是也通節齊戒受質者受其所質之計要職業之文籍也其在

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受而聽既焉其在百官則得兼而復受其所質亦各行其義也○附按石梁王氏云此一節與周制用於夏商無考東萊呂氏云成周時冢宰職總百官歲終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詔王廢置司徒又考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屬入會而致事下如宮正則會其行事內宰則稽其功事皆各考其職之所統且又專設司會一職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考日成月要歲會周知四國之治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成周時各考於衆職之長而後考於本官之長然後盡考於司會而達於冢宰乃以詔王也或者因謂周官考功之與並會計立法者蓋緣設官分職職有其事大宰所建均節財用之式即成事之法也官司治事合於法則用財準乎式則無虛冐則事無廢墮而功可見故在會計財用中則行考課事功之法相因而著也又以自古吏治人才多因役於財利而敗周官治官府六計之法皆以一廉字蔽之惟廉爲修行展才之本才行爲與事立功之具計吏既以廉爲法苟不於財用又何以見其廉不廉之實哉此又省試事功則尚於鉤考財用中立法之微旨也又按歲計之準具掌於天官大宰率其屬者也小宰以官府之敘受月要賛冢宰受歲會宰夫令羣吏正歲會正月要正日成以考其治司會逆羣吏治聽會計考日成月成歲成詔王及冢宰率此等官相與綜覈百官萬事而統計出之綱領是五官不得而並者在五官惟司以掌士

地人民事大宰九職之任九賦之斂皆於司徒是寄爲國財用所自出與大宰所掌有相表裏者故大司徒親課治功歲終令教官正治致事令小司徒考屬治成歲終考屬官治成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致事而以致之大宰此地官爲參天官治濟又非四時官所得同其四官禮政刑事各掌其事其官長各帥其屬特治事而不治治惟戒佐各致其屬之治成於大宰以聽考課而已蓋列卿不參預冢宰治法故也觀春秋官大司寇不以正官治聽致事而命令其事者在小司寇歲終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士師歲終令正要會則其義可知以此排之闕文之夏官亡逸之冬官其令屬入會致事之文必往小司馬小司空之職當一例矣春官文無闕文而亦不具者按五官屬無有與大宰職事相左右者惟春官中內史一職掌八枋之法詔王參預大宰所爲掌法令之貳考政事逆會計是百官府入會致事於大宰者內史皆得與聞則本官屬職由之考逆以致於大宰可知而長貳不復有事也此春官考計之文見於內史而沒於宗伯亦所以優隆春官主治禮典而不總總會計之須又與政刑事之官有別見者歟據周官所著歲終考成之法義例宜如此參看戴禮所記一歲質成之事亦與相通符共司會以歲成質於天子而冢宰受質者即司會逆羣吏之治聽其會計以詔王及冢宰者也其司徒司馬司空受質百官各以成質於三官者即司徒歲終考屬官治成令入會致事司馬司空宜一例

者也其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者亦三官總已聽於冢宰郎冢宰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者也經記事通文各詳畧有在耳第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成從質於天子一條於經無見在記亦乏倫理疏解家拘文說義皆未確選按本記前文歷敘王制因條列六官事著之自司空執度度地以下次司徒修禮樂正崇術大樂正論秀司馬論官司寇正刑後及諸市法爲一司市職事下即接此一節總言百官質成因復舉前文條列之官一一點出應之似是緣上立文而已非別出意義也又在大司樂爲春官中一職之長司市爲地官中一職之長皆有考其屬成之事在大司寇不徒與司徒司馬司空爲一官之長有令屬入會致事之事又有獄成告於王王命其總之事是皆以其成質於天子者記盖因列敘各官之質成而提撮言之亦不爲錯出無倫也今詳記文似靈皐方氏所解與之綱合而此說之詳言周禮而謂經記事通者有未切實也夫周禮一于財用一事因其職之最重特設司會以爲考核然司會單會財用耳餘則與其職無涉呂氏謂司考于本官之長然後盡考于司會而達于家宰者誤矣此說因之謂省試事功卽寄于鈎考財用中似以一司會盡統省而至于大樂正人材之成敗大司寇刑獄之多寡司市百物之盈耗與司會所職無涉者司會安得統之且周禮豈眞畢一理財而遂畢其事哉至此說細言冢宰爲綜聚之綱領言大司徒言大司寇言春官而

史証引指實謂周禮歲終考成之法義例宜如此者亦無可議但戴禮所記則不能與之相通矣按記文言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則是司會徑達天子而使聽決也明矣大宰齊戒受質則是天子省之下于大宰而不由大宰也明矣此似與周禮已不得同況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于天子不但此何有異其言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則是天子亦下于大司徒三官而使聽決也與周禮之獨任冢宰者不尤異乎至若百官各以其成質于大司徒三官而三官質於天子則周禮亦無是安得以三官總已聽于冢宰而解之盖其三言質于天子也記文昭昭可據卽冢宰齊戒受質注解爲贊王受之豈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亦可解爲贊王受之乎此石梁王氏所以謂與周制異今又詳之或記所述者原非周制或仍是周制而周禮有脫簡要以如記言兼任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而不偏任一大宰者尤爲任人之善聽斷之審而後世立政者急當敬奉爲典型又何必強謂記文前後與上文所引之周禮同而直欲沒其中一段之制度哉

然後休老勞農勞力報反○饗饗之成歲事斷計要也

制國用○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杪亡小反○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耗呼報反○小凶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附按嚴陵方氏云地小而出物多則年豐地大而出物少則年耗故用地大小以視年之豐耗也今詳此冢宰制王國之用不計侯國盖以王畿內大小都邑地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量音亮○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疏曰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稸三分爲當年用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下言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畧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言三十者舉成數兩義皆通○附嚴陵方氏曰盖爲比年之常法則以三十年之通權一歲之宜則於歲之杪而已量入以爲出者量三十年所入之多少爲比年國用之節也

祭用數之仂仂音勒○舁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附按嚴陵方氏云易言大衍之數揲之以四歸奇于扐扐者指間也盖所以歸四分之奇也則此所謂仂亦四分之一爾數之扐一年所用四分之一也三年之扐三年所用四分之一也今詳制國用以一歲所入分爲四分用三留一以爲贏餘此又以一歲所用分爲四分而以一分供祭祀也此解較舊注什一之說于扐字爲合但三年之扐則爲四分之三恐數太多似不如什分之三爲得然大丧非常事丧三年不祭百用多止則通三年閒四分之三合供丧中之用是仂不病于多也

丧用三年之仂丧大事用三歲之什一丧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附按東滙陳氏云暴者殘敗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所謂以美沒禮也今詳此解暴爲殘敗義當指毀壞與禮言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當用數之仂○附彥醇馬氏曰豐年則用豐之扐凶年則用因之扐豐年而加於扐外則謂之奢凶年而略於扐內則謂之儉乃所謂與年上下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暴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饑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以上本篇○附東滙陳氏曰殺牲盛饌曰舉周禮王日一舉以樂侑食又言大荒則不舉者蓋倘值凶年雖有備亦當自貶損耳

右賦歛財用第三章凡十三條○附按周官理財之官甚繁皆本此章僅集大宰大府遺人均人旅師五職文而止其義蓋以系于王事只應標題大綱不煩及有司之職事也首大宰見王生財制用之大法次于大府

見王入出財用之大經再提出遺人見王積財施惠之大義旅師見王與發安吒之至仁且王爲天下理財之要道尤與大于均財又舉均人一法見之于是王事財用之大綱具矣其他職皆有司之事遂縣不編入○又按賦斂財用最爲王制之大端惟載于周官諸職者爲詳茲篇只舉綱而不及目則多所未集又別無義類集見他篇恐于古制艮法未極明備而讀者憫焉今于大宰條下補入大司徒載師閭師三條備見財賦斂貢與大宰職相發明于大府條內補入內府外府二節又補入稟人倉人司稼一條又補入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一條凡十職文備見賦斂財用法例與大府職相發明非敢增添于舊本義亦用以界見完備云爾○又章下凡五條

○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附按周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及三年大比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即此聞生民之數則拜之禮也又按大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以此知聞登穀則拜之禮當具地官司祿職中與司民同文闕亡矣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樂音洛夫音扶○賈誼新書禮篇○附按舊本此條上載國有饑人一條亦新書語所言歲凶之禮本古經記中語已錄在篇不必重見兼有疑誤字句今刪之

○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大井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附按是字卽指上文言不于是而過益倍足以行軍稱賦而已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共音供○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國語楚語

○古者稅什一宣十五年注詳矣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莊公二十八年春秋穀梁傳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罕希也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凶荒枝嘻

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莊公二十九年春秋穀梁傳○附按舊本冬築微今檢春秋莊二十九年經文書冬築郿春新延廐則穀梁微字之誤無疑矣故易之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喪息浪反○此謂言貨財也士不通貨財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貨遷如商賈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蕃育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七路反質音至○錯置也質讀爲贄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贄謂執贄而置于君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贄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馬乘者不察于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爲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家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家卿上卿不修幣謂不修財幣販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圃謂若公儀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樂音洛藏音藏窶讀爲窶○竄容也謂有所容其手而爲作也○附按然故二字疑故字是後字之訛多積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行去聲下同○羞謂羞貧誅不能謂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上好羞則民闇飾矣好去聲下同○好羞貧而爭者僞則民闇自修飾也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也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背蒲內反○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荀子大略篇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縣音懸○皆自爲貶損憂民也登成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鍾磬之屬也粱加食也不樂去琴瑟○疏曰馳道如今御路君馳走車馬之處大夫食黍稷以粱爲加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

稻粱所謂加也君大夫士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君尊舉大者大夫士卑舉小者言耳〇〔曲禮〕〇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靡亡皮反幾音祈組音祖縢大登反鏤音漏秣音末〇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纏爲沂鄂也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詩云公徒三萬貝胄朱綅亦鎧飾也〇疏曰或以靡爲靡謂財物靡散凋敝幾漆飾之鐵限也組縢以組遊甲及爲甲帶鄭以紟帶解記縢字縢約也引詩貝胄以貝飾甲朱綅綴之也謂以朱繩綴甲絲屨絹約纏純以絲飾之〇〔少儀〕〇附東滙陳氏曰靡敝謂師旅饑饉之餘也以穀食馬曰秣〇五穀不升爲大饑也升成一穀不升謂之嗛〇嗛去簟反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〇饉音近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也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飾至弛侯廷道不除弛式氏反〇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廷內道路不修除百官布而不制官職修刖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〇疏曰周書曰大荒有禱而無祀周書者先儒以爲刪尚書之餘今

據其書與尚書不類未知是否此大侵之禮也〔襄公二十四年春秋穀梁傳〕〇膳夫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札側八反裁音災〇大荒凶年大札疫癘天裁日月晦食地裁崩動大故寇戎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〇〇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大荒饑饉也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周禮天官〕〇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令去樂傀音怪〇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五嶽岱在兗衡在荊嵩在豫華在雍恆在并傀猶怪也大怪異裁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賈及震裂爲害者去樂藏之也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札疫癘也凶凶年也裁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〇附按大司樂一條舊本未識今依例補編〇〔以上周禮春官〕〇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〇附長樂劉氏曰洪範庶徵五氣根乎五事三月之內一極備一極無則天下莫勝其凶咎矣君人者反躬自訟不御正寢不進常膳食不舉樂春秋所以書正月至于七月不雨或書大旱或書大雩或書又雩皆因其遂禮違天之實迹書以見其咎徵也三傳不達聖人之意乃曰不爲災故不書旱豈有七月不雨而不爲災者此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者後儒惑于三傳之謬也〇附按春秋文二年經文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劉氏言正月者約署言之也記言八月注謂建未月者是以周之八月爲夏之六月也今詳春秋八月卽夏時之八月又春秋之四五六月應雩之時故不書雩說俱見歷數篇之傳於是閏三月條〇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搢音薦〇皆爲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〇荼音舒〇附彥陵馬氏曰喪服以布災布所以致憂〇靈皐方氏曰後世與工築以救荒上傭之也古者力役征于民故土功不興〇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自貶損也〇〔以上三條玉藻〕

右遇災變第四章凡九條〇又章下凡十一條〇古者有災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先乎矜寡孤獨及疾不能相養死無以葬理者葬理之匍音蒲匐蒲北反矜古頑反〇〔此條未詳何書〕〇附按災癘乃疫癘也屬大札禮〇又按以方之方疑是養字又善者疑是養莫二字〇孔子在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駑音奴〇馳道君行之道祈以幣玉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事不縣縣音懸〇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大牢者用少牢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家語出禮子貢問〕〇僖公二十有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尪烏黄反〇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爲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鼻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之〇疏曰尪是瘠弱之稱以女巫尪弱故稱也禮記

既言暴尫又別言暴巫故或以爲巫尫非一人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疏曰修城郭者服虔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爲守備也穡是愛惜之義故爲儉○附按釋穡訓儉似與省用義複或當聚蔬材別播旱穀之類與巫尫何爲〔春秋左氏傳〕○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縣音懸○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暴蒲卜反○尫者面向天覬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與音餘○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爲去聲○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于旱若喪○〔檀弓〕○附按東滙陳氏云言徙市又言巷市者此庶人爲國之大喪憂戚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于巷也旱而欲徙市者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今詳暴尫之說俚野不經集此條者存徙市之一禮也○文公十有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詳見因事之祭篇天地大裁章下文公十有五年條○成公五年夏梁山崩梁國主山川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爲去聲縵武旦反○去盛饌損盛服車無文徹去八音出舍于郊祝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山川○〔春秋左氏傳〕○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文字○〔宣公十五年春秋左氏傳〕○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車不載櫜韔櫜音羔韔勅亮反○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附用之陳氏曰周官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禮記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同一禮意也赴車不載櫜韔示不忘戰然合義則動非義則止不若焚舟賓賸以干戈相尋而示必死也○嚴陵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愷則敗謂之憂宜矣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必于庫門之外者以近廟門故也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于祖命辱矣故近廟門哭之赴車告赴于國之車凡告喪曰赴此車以告敗爲名與素服同義○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疏曰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附東滙陳氏曰魯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神主初入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注云書其得禮此言故曰者謂春秋文也○季氏曰春秋書新宮災謂天火也內火皆書災然實人火之也○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厭于葉反大廟大音泰○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后上社也○疏曰失地爲先祖所哀故在廟于社哭之社土故也○以上三條檀弓○附子容應氏曰不舉自貶損也或曰君舉音非也○[redacted]胡氏曰敗軍喪地未嘗事也此非古禮也○附按舊本此下連編孔子惡野哭者一句在記原本類列哭納別爲一條今詳與篇義不相蒙故刪之○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吾爲有司故拜之廄居又反自爲于僞反○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災被毀故以弔禮哀禍災○〔家語〕〔禮記子貢問〕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三十四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五上

東雍梁萬方廣翥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王制之戊第五十五上 設官○凡三章○上篇至三章之春官

王朝禮九 書曰惟天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惟以亂民王者躬行禮事外內而設官分職外而建侯立國皆輔王治之大制也今取諸經傳記之言自古歷代官制者終以周官爲設官篇○附按此篇舊本作四節無名目今將前二節作第一章○又將末凡執技一條亦攺從章下作三章而皆補其名焉○又按朱子所錄周禮之畧一條今于總序之後六官皆從斷文者以舊本僅用冋隔似與一官內又細分類之諸圈混同無別故今另爲提起

以謠人目其上去圈不隔者以原條一條故也

集補經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共音供○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 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大音泰皞胡老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 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少詩照反摯音至○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疏曰當時名官直爲鳥名而已所言歷正以下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爾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 玄鳥氏司分者也 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 伯趙氏司至者也 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司啓者也 青鳥鶬鷃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氏司閉者也 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 祝鳩氏司徒也 祝鳩鵃鳩也鵃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疏曰爾雅隹其鳺鴀樊光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隹其夫不詩曰翩翩者鵻毛傳云鵻夫不也一宿之鳥鄭箋云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鳥之謹慤者人皆愛之○附正字通云徐本說文鵻祝鳩杜預曰祝鳩鵃鳩也鵃音焦本又作焦杜預蓋祖說文以祝鳩爲鵻傳寫之譌遂以隹爲焦鵻 鴡鳩氏司馬也 鴡七徐反○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疏曰爾雅釋鳥鴡鳩王鴡郭璞云鵰類今江東呼爲鶚好在江邊食魚毛詩傳曰鳥鷙而有別則鴡鳩乃鷙擊之鳥又能雌雄有別也司馬主兵擊伐向法制分明故以此鳥名義○附毛詩傳曰鴡鳩摯而有別鄭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鴡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列女傳言未見其乘居匹處蓋其性然也徐鉉本說文雎在河洲上爲儔耦未嘗移處今詳鴡鳩本有猛鷙義亦有深摯義詩傳取興夫婦義取深摯春秋傳取合司馬義取猛鷙二字古本通用須別之 鳲鳩氏司空也 鳲音尸○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也○疏曰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傳云鳲鳩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爽鳩氏

司寇也 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 鶻鳩氏司事也 鶻音骨○鶻鳩鶻鵃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疏曰司事謂營造之事於六官屬司空古今代異此司空司事猶如舜典司空與共工各爲一官也 五鳩鳩民者也 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疏曰治民上欲其集聚惡其流散故以鳩爲官名欲其集聚故也 五雉爲五工正 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量音亮○夷平也○疏曰鵗聲近夷爲平以名工正之官使度量器用平也 九扈爲九農正 扈音戶○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扈民無淫者也 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附按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與上祝鳩氏司徒也等句一例若利器用三語扈民無淫一語文與上總言五鳩鳩民者也何爲一例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顓音專頊許玉反○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昭公十七年春秋左氏傳○疏注則不能故也謂爲民師而命官使以民事者則以其不能紀

遂故知是也○附按本篇集左氏傳一條冠經記文首蓋以見自天生民作之君以來即有設官治事之典天工人代古今名號有殊職事不易迥厥淵源義法尚矣用爲百世制度之祖可也若夫因祥瑞名官事涉不經設官正所以爲民以民事紀官是理之正乃以爲帝德隆殺則非述古者之取意矣

○古者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虞首黔其占反容成作歷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羿五計反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特作駕寒衰作御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蓍簭○呂氏春秋勿躬○附按所謂古者蓋雜述皇帝王時傳聞之官也觀其人散見他書者多係異代可知其云作者以制造兼職司言也古率以制其事物者氏其官傳其人此大撓以下是也若以職司論則二十官皆後代所設之官所分之職但後世官主職司而已古則神明於制作而爲是官傳稱其所知所能聖王以之無爲而成化是皆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其人爲萬世諸職官之補編以冠首贅宗之義也

右古官第一章凡二條○又章下凡二條○

昭公十有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春秋左氏傳○此二十官者聖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作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任此所以能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謂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無狀而能化育萬物謂之德豈必勞形愁心弊耳目哉呂氏春秋勿躬○附按傳言以二十官即上文古者大撓以下二十人也

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蔡氏傳曰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附方麓王氏曰治莫急于相故舜詢岳咨牧之後即求有揆之人其次播穀其次敷教其次明刑其次利用其餘以及草木鳥獸各遂其生焉然後節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而終之以納言以相與保治於無窮此九節相承之序而后世治天下之大規格不出于此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蔡氏傳曰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申命之使仍舊職也○附少穎林氏曰謂之后稷者蓋雖在朝爲公卿而分土胙民爲諸侯尊而君之故稱后稷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蔡氏傳曰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敬敷其事也聖賢之于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此亦申命也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蔡氏傳曰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切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此亦申命之也○附朱子曰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略之意可見○士龍薛氏曰禮大刑用甲兵則鑕與盜賊之事亦領于士師也○東齋陳氏曰兵乃刑之大者隆古德化之時兵不常用但領之于士官兵刑合爲一官蓋聖人仁天下之深意也夫工虞之微且列于九官使其果有司馬豈應置而不言唐虞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蓋古者之世詳於化而略于政王者之世詳于政而略于化此上下千古之異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孔傳言詳矣共職因如是

曰兗典傳云共工官稱此上單舉工名今命垂作工言共謂供此職也○蔡氏傳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云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摶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攦工垂之指卽此也○附蔡光楊氏曰工虞各有治所統有衆職如考工記輪人輿人之屬共工爲之長○瑀岑孫氏曰若者有一器卽有一器之理守法信度因聖人制作之理而持循之此之謂若非身親繩墨也只明示百工以制器尙象之式使工必中程器必適用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孔傳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蔡氏傳曰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附東萊呂氏曰君爲天下萬物之主代天理物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長之此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氣象○子萃馬氏曰周禮有山虞澤虞乃是養育草木鳥獸之官其職比此較輕上古洪水之後山林川澤皆未能得所益之爲虞益皆平治一番與禹平水土相表裏其事甚重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蔡氏傳曰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

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附瑀岑孫氏曰五禮惟三禮爲重三禮又以宗廟爲主故禮曰三禮官曰秩宗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蔡氏傳曰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附永豐陳氏曰卽大學之教而此命夔掌之也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蔡氏傳曰堲疾殄絕也殄行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而後出敷奏復逆必使審之而後入周之內史漢之尙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省者皆此職也○〔尙書虞書〕○附少穎林氏曰顏淵論爲邦孔子曰遠佞人此佞人殆舜命龍之辭正孔子答顏淵之意蓋自古已安已治而其所以至于危亂者未有不由于小人變白爲黑以是爲非者故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爲戒也○方麓王氏曰言有出納而官名納言者以納該出也出者上之命納者下之言而統曰朕命者以上該下也○雙溪王氏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臯陶工主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畧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

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于末所以防讒間衛羣賢以成其終○附按刪書斷自唐虞上古所設之官不可考據而唐虞官制亦不盡聞其信而有徵者如虞書舜典中帝命九官具名其職昭然見古聖人設官之義三代制度之所祖述也舊本未載今補編○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至治○補注九峯蔡氏傳云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尙書周書〕○附按九峯蔡氏傳云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辦其會通制其繁簡故官數加倍今詳注謂不及唐虞之清要者細檢周官全文似並無此意○夏商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附用之陳氏曰大極元氣函三爲一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

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凡此皆天數也先王建官取類於此則天明故也○附按講義云官之因革不槩見於世孔子問郯子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孟子答北宮錡問謂其詳不可得聞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然則此記所載及書之周官與明堂位所載建官之數其不同者亦各舉其畧不必切切然求合也或者遂謂戴記王制皆雜述前代之法未別時世註家牽合參見他書者妄指爲夏爲殷爲周皆臆說也如此處鄭注據明堂位以爲夏制亦一端耳至朱子去注語而統以夏商之制者蓋以卿大夫士官名唐虞未有三九二十七八十一官數又與周禮不合旣錄尚書周官篇首述唐虞下及夏商之文遂以記文通屬二代以槩著其書并不審計其數以爲徵也大抵三代各歷年數百歷世數十卽一代中先後不無損益作傳記者各述傳聞文雖有異非牴牾也後人拘牽參合紛紛失之今詳此說謂朱子以卿大夫士官名唐虞未有三九二十七八十一官數又與周禮不合因知其決非言唐虞成周者是矣而又謂朱子因錄周官篇首述唐虞下及夏商之文遂以記文通屬二代以槩著其制並不審其數以爲徵者是何其謬視朱子耶夫尚書言夏商官倍自是倍唐虞之百而爲二百也若解作夏商皆官倍則夏倍唐虞爲二百商倍夏當爲四百矣而過乎周可乎卽知尚書所言者是謂夏商大槩之同也決矣然則明堂位言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

百者自屬漢儒之想像並未讀尚書也可知蓋朱子於此四條特冠以夏商之制四字者上本尚書夏商合言之制下正明堂位分言之訛正從後人所言之數與尚書皆大不符者細審而得其可據乃如是立言耳何反謂之不容其數哉○又按或疑此記及周官明堂位不同之數果何說爲是文周禮見爲三百六十者皆可一言乎曰鄭注云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此舉言夏后氏固不是而後之說者又謂唐虞百二十夏商二百四十則三百六十尚書言百與二百者舉大數也今詳此說爲是而或者將疑本條言一百二十者不適合唐虞之數乎曰唐虞所謂百揆四岳州牧侯伯臣官之名號不應一一與此乘違不合則決非唐虞明矣郎周制名號雖與此同然此所謂大夫二十七元士八十一者今約周禮所用之數不止二十倍過之文安得爲周制則是朱子定爲夏商之制確不可易矣但此一百二十者與二百四十之數不符今又詳元士之下自猶有官職而記文以其微也畧之則其所缺而未言者不已可滿二百四十之數與且周禮六官經言每官其屬六十今實計其數皆有羨餘是三百六十者亦大概之詞而夏商之二百四十亦可例推矣蓋古帝王之舉事其象數皆有所準況設官尤屬臣事其數必應有所依倚地支十二辰位者天之運旋地之布列皆在此數今十倍之而爲人極之建官其唐虞之寫意乎夏商則世變事繁因加一百二十之數至周則人更衆事更繁再加一百二十之數而顯有周禮之設官可據庶幾爲尚書周官與周禮之條貫而並此處記言夏商之制亦可觀其會通而見古帝王因時設官之大義至于明堂位之大乘乎尚書者直可刪而如無有矣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是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疏曰崔氏云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事立司馬兼宗伯事立司空兼司寇事左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三卿也以此推之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下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置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下置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下惟置一小司馬○附永嘉徐氏曰列國之卿命于天子王臣布在諸侯之國而諸侯每歲貢士實在王都諸侯不得私其人也聖人封建之大權其內外相維可見於此夫國之大皆宜專其命國之小者宜出自上也命其大不命其小聖人控制大邦後假小國之意深矣○石林葉氏曰小國所治者寡而其臣屬不備故止立二卿豈有司徒司馬而無司空與○用之陳氏曰周官邦國設其參皆三卿也此小國二卿蓋非周制○邵氏曰言下大夫而不言上大夫者以上大夫卽卿如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言上士而不及中下者以中下士有闕如所謂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也○附按司馬職文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爲之注謂小國亦一卿命於天子此確徵也或者疑此或是三代先後於小國稍有增易或卽周官更定本朝舊制而然與若按此記文不見誤脫注疑謂畿內之國尤非畿內王臣爵雖與外諸侯等而都邑非封地食采不可謂國內臣非君位家宰不可謂卿何容上下文詭異今詳此說謂不見誤脫者非也若小國下脫三卿及一卿命於天子共八字而于文義皆順有何不可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疏曰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而著袞冕故云卷鄭註覲禮云上公袞無升龍其旒則九不十二也九命袞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則雜記謂之褒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附草廬吳氏曰注疏以龍卷之外有所加爲特賜非也夫人臣之服至於龍卷極矣無容再有所加龍袞之外有所加則是十二章也天子豈可以賜其臣哉○附按典命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其衣服如之卽此記制三公一命卷之謂是出封加命之常制也又按春秋傳文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袞歛蓋子男加二等則服上公袞冕之服卽此記有加則賜之說是特恩加命之異典也不過九命以常制言而異典亦止是若九命君有薨死者則加恩又有別禮不拘於服以服則無加隆於是者矣注疏以加賜在命服之外講家以加賜卽在命服之中恐俱未合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鄭注互明之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則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大國大夫以下卿再命差之明大夫一命又小國大夫卿一命次國可知是大夫皆同也大國下卿再命者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下卿一命亦

分爲中下二等故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爲等故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一命當皆分爲上下二等今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附陵方氏曰典命諸臣之命又與此不同者此非周制故也故此命不及於士蓋爵出于命至周始列士於爵故也言下大夫不及上中者蓋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故也其言上中下之所當而與此不同者位雖視其命不能無詳略之異故也○附按方氏謂典命與此不同此非周卿其言甚當又謂下大夫不及上中者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所主常說確不可易惟是于上中下之所當與此不同者謂不能無詳略之異今詳疏細言此而有合有不合矣恐不得僅以詳畧視之○又按或謂侯國諸臣命數據典命視此俱加一等者自是後王禮下侵崇之義其隨時增進而有隆殺之殊皆非禮文亂階也至命數又與位數不齊蓋一爵兼有兩命三位故爵同而命異命同而位異其義並行不悖無不可通今詳此說言爵同命異者謂大國三卿同而上卿三命中下卿皆再命則異也大國三卿同而上卿再命中下卿皆一命下則異也又言命同位異者謂如大國中下卿皆再命是同而中卿下卿其位則異也大以此爲序其義有何難曉其難通者在下條所言次國小國之當大國知有誤義說見下條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分扶問反食音似

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墝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疏曰按周禮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至十人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也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謂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此經地惟有五等者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七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爲上地也其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也○附按周禮原文並無三等地之說以三等地見于數官而串成一致者皆劃畝爲萊而賞入于經者也此說已見前王制之甲篇周制章大司徒條又詳見王制之乙篇制土地之法章大司徒凡造都鄙條夫三等地數已乖違十谷經而成謬況鄭注所衍之九等乎且今詳味記文所言謂百畝雖同而所授者自糞多力勤而漸下已有此五等蓋只是言可以食幾人耳自與其家果是幾人者毫無涉焉而疏過爲沾滯未達記意也○又按或謂司徒所言人數等數亦夫家之法禮記孟子所言人數等數計食戶之法夫家只以七人六人五人三等爲衆寡強弱之分食口則有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五等多少贏縮之異司徒主授田任役故只言夫家禮記孟子主計人授祿並論食口所以言各有指也今詳司徒所言既屬竄入僞謬文字禮記孟子亦非計人而論食口恐俱有差誤○又按朱子註孟子云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細按朱子此註不但得孟子語意並其神理無不恰合又此處分字當只如孟子糞字注分或爲糞所引極是即依原文作分字解亦只是于諸人同按田中而言一夫所按之田並不能主分爲三等言也蓋記言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兩次爲文皆號百畝則周禮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有三等名號畝數者其爲畝之妄竄即此記文亦可爲証矣乃或者謂按禮記孟子兩本分與糞字異詳分是等分義主分田制度言糞是糞種義主治田功力言上中下三等本于分田即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者是也上中下五等由于治田正本文上農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

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者是也蓋分田止于五人六人七人之地而糞田又得八人九人之食所謂糞多而力勤故也此記所言五等之食即在司徒三等土地人民之中故兼分與糞通言意古文義原兩具也朱子謂糞多力勤者當亦以夫家之衆言上農九人八人出于三等夫家之上家可任者約有四人五人其治田糞力自是多且勤而所得食亦多于常以此通論則由五人至九人之家其食之多少豈不出人之衆寡而但別糞之多少力之勤怠爲哉役人述孟子說者通作農夫佃田用力不用力之分看則是多少勤惰皆其人事自爲之耳不但于[illegible]文所說分田之制沒涉並于孟子所論班祿之等亦無關則朱子之說確矣讀者參之今詳此說執分字爲解亦無不可但不應將三等地之謬說亦插入其內大上地中地下地圜圜說來似亦可糢糊混賬耳若究其實則上地又有萊田五十畝中地又有萊一百畝下地又有萊二百畝其共爲一百五十畝及共二百畝與共三百畝者烏得強插入此皆言百畝之內而爲解釋乎謬文言七人六人五人者是實數其家之人也記文與孟子言九人以至五人者是虛言可食之人數而其家共有幾人未嘗言及故朱子註言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今先以分字說貼三等土地又該將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俱貧貼農家之人數然則記與孟子當言九人得食耳不當言食九人也國于句法文義亦未細察而但主分字以食入謬說遂指

九人八人爲人衆則糞多力勤而謂朱子言糞多力勤者當亦以夫家之人衆言使朱子衆欲跟定人衆而何又言一夫一婦也王于直謂朱子之說礙矣夫因知欲之妄寘壽樂也食之者無不變甚而何竟捐任之至是則是欲眞爲萬世之罪人矣哉○又按或疑前說言于分田之制設涉此分字原與分田無涉也若謂于孟子班祿之等亦無關而可乎曰如是說何當無關耕者有此五等即以此差庶人在官之祿彼雖在官仍庶人耳故與庶人自食其力者同差若下士以上則皆官也故皆以上農夫食九人爲率而遞加焉必先將庶人在官其上者食九人之祿定而下士以上及君之祿乃以此爲例而皆可定則于班祿之等謂之無闕可乎○又按舊說庶人在官者其家亦授之以田周家之所謂官田也祿足以代耕而又按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廉善也又一舊說府史胥徒官長所自許除皆出于民者也番上更休除其課役其執事于官長皆有田有祿蓋其家所受田即載師之官田庶人在官之田也古之在官者皆民爲之服公事之後而復受田爲民今詳玩記全節文意耕者所獲有此五等而庶人在官之祿即以爲若止言祿耳田字從何而來況下文言祿足以代耕者食祿而又授以田是仍耕耳何代之有且就尊說按之服公事之後而復受田爲民是凡農夫終日爲農者而此僅得一半工力其田能不荒耶又言番上更休夫當正宜耕時耕時收穫時而誰當其當公事自有不取則必有恰值其苦者彼農之爲業三時而一失其職雖豐年亦凶然則制禮者豈有不達此情理而于既受祿者又授之田耶諸說于此節硬插入田字者皆跟定周禮載師官田之說也詎知官田係歆之竄入並非周禮乎說已見上王制之乙篇制上地之法章載師條嗟公孫祿數歆之罪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不誠然乎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班祿尊卑之差○疏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附嚴陵方氏曰卿而上祿浸厚不爲之殺則地所出不足供人夫而下祿浸薄亦爲之殺則臣所養不能給此祿之多寡所以或同或異也○承嘉徐氏曰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備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則但受祿于官如用之入而已○子容應氏曰莫賤于庶人而在官以農爲差莫尊于君而祿亦視農所積非待使執役冗賤者不敢忘本業即祿秩之厚備物之養者亦知其根本未有不甚于農者也○徐氏又曰先王量祿以分田視口以計食其品節差等上不至過制下不至不足自

卿以下其祿各殺以上則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土雖多祿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諸侯使卿大夫相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國在上耳○疏曰鄭注爵同謂同作卿則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爵異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小國之卿位當在大國上大夫之上○春秋傳小國無上大夫下當其六字○附用之陳氏曰上大夫則卿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附按原本有春秋傳二語注疏皆無之自是朱子所考又按上大夫即卿也則下當其上大夫句疑上字爲美文而下句小國中當其下大夫乃爲合因疑此句下字亦美文對卿而言則當但曰大夫蓋諸侯無中大夫除卿爲上大夫則大夫自皆下大夫不煩言下字耳○又按或疑陳氏明謂上大夫則卿矣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曰據注疏言小國之卿位當在大國上大夫之上則小國之中卿下卿皆在大國大夫之上矣而于大夫又分上下不亦贅乎且如是說則下卿嘗其下大夫似並不得當上大夫者而其實在上大夫之上其于制度文義尚能通乎此朱子所以定春秋傳小國無上大夫下當其六字者爲是而特別之也陳氏不詳其制義之不合而順其非者解之曰蓋下大夫之上者若如是轉脊作解將何文不可解去然于今之所駁者仍無解焉蓋于本句字而雖亦說去而于全文語意終難得通則是原文之必有深也決矣○又按或謂按本節文出春秋左氏傳成公三年臧宣叔之言也聞在傳各本皆與記文無異不知舊本云云何所據也今詳各經傳本于皆以義理文義不合乃謂其爲說謬耳設此處無此善本亦當以說斷之爲下義理文義皆不合也況朱子又有此一往乎向煩再致其所據且朱子去今已近千年矣尚安得朱子所見之本而致之○又按或謂上條言疏相當之說不合者其義何在曰據說所推大國上卿三命中下卿皆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中下卿皆一命小國上中下卿皆一命大夫三等國皆一命然則次國上卿當大國之中者皆再命也若中卿則一命矣何以當大國下卿之再命小國之上卿一命也何以當大國下卿之再命故謂疏言有合有不合也然此猶有說矣相當者言同等也同等則大國讓人國小國讓次國雖命不同而常在其後乃皆以一命附再命非以再命而屈于一命也如是相當似亦未當不可若次國下卿當大國大夫小國中卿當大國大夫者又皆是卿先而大夫後之蓋以卿大夫之觀爲序而大次小之國勢所不拘也然則小國之下卿不待言而可知與中卿同在大夫之上矣蓋見舊文之訛訣者當爲改正

其有

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命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附按用之陳氏云卿大夫賓也士則介也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士以數言中士之禮居上士之三分下士之禮居中士之三分而已有位必有數記於卿大夫士別位數言之亦瓦僻也露卑方氏云謂半禮之數居其上三分之一也今詳數以十成曰居其三分卽十分之三也如言三分之一此從注疏說合上文爲一條辨○又按嚴陵方氏云三等之國只曰上士二十七人則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此以其有者言之農師陸氏云三分讀如夫聲謂若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希聖周氏云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二百四十三人今詳此從離上文爲一節解蓋草廬吳氏移此節於上士二十七人之下今又詳朱子既依注疏說爲編自當以前說爲正○又按或疑注疏既連上爲解矣吳氏何又移于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得勿亦有見乎曰吳氏見前言至上士而止此言中士下士自應爲彼之斷簡但此文上有其有二字雖吳氏亦只得如方氏解謂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無此以其有者言之夫孟

子所言次國小國皆有中士下士並無無中下士之因則此節移按上條文義安得通乎或曰此是對附庸言曰柴永上文三等國之單言上士而總按之曰其有中士下士者則其字自指三等國言必三等國有無者而乃可言其有從何處插得附庸來則吳氏猥說之非已可見○又按或疑孟子所言次國小國皆有中下士爾周制耳若此條朱子謂夏商之制者安必與周皆無異曰觀下條言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緣言諸侯于三等國無差別則夏商制亦然矣蓋三等國之不同者在君與卿祿若大夫與上士猶皆同至更降之卑之爲中下士其人數祿數又爲有不同者哉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食音似○附去非李氏曰此乃注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文也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監古陷反監於古銜反○附去非李氏曰此乃注三監之文也○嚴陵方氏曰三監卽王制本篇首所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也監方伯所以監諸侯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于方伯之地祿視諸侯卿者大夫之位發方伯爲不必太厚也爵視次國君者三監之職權不可不重也

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爲于僞反朝直遙反○浴齋戒自潔請之用浴用湯沐用潘○疏曰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以上四條本薦○附用之陳氏曰此湯沐卽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齋戒以見君來朝京師之於天子於從祀泰山之於神一也○東滙陳氏曰惟方伯有之其餘否○去非李氏曰此注天子之縣內以祿士以爲閒田之餘文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于煨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附按王制四條朱子提天子三公九卿條作首又冠以夏商之制四字然則四條相因而言皆爲夏商之制也明矣又按孟子言周室班爵祿而與此皆同蓋周制之同于夏商者也朱子謂與周禮王制不同者則指周禮言公封五百里侯封

四百里等又如王制言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等而與孟子之說皆相左矣○又按公封五百里等細考皆劉歆爲王莽而竄入說見王制之甲篇周制章大司徒條

右虞夏商官第二章凡六條○又章下一條

○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士佐之故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周之官三百六十禮志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百殷二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實也據夏周推其差則有虞氏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爲有所法○此條未詳何書○附按此注仍據明堂位之說非是說已見本章夏商之制條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附按九儀九命通諸君爵公侯伯子男諸臣爵公卿大夫士而爲等制者位亦通謂爵位之位如孟子云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四等五等之位是也邦國該王邦侯國而言兼君爵之位臣爵之位

壹命受職

始見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附王氏詳說曰天子之士命數不見于典命然府史胥徒皆官所自辟除若士則六卿之屬豈有不命者爲之注從典命已見者遂推之皆可知也○附按東殿王氏云所治謂之職未命之士非無職然非受于王今詳小國之士不與朝聘介紹無有事于王朝故不云受職也

再命受服

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玄謂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號曰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皆爵弁以助祭

三命受位

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附王氏詳說曰公侯伯之卿命於天子者三命也管仲曰天子之二守國高是也始有列位于王朝者曲禮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大夫卽卿也與天子之上士等也○[illegible]汲陳氏曰三命上士有位于朝元士也鄭子産謂有位于朝是受位士也檀弓謂朝不坐燕不與是無位士也

四命受器

鄭司農云受祭器爲上大夫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附剛中

王制之戊　周官　去

鄭氏曰大夫名同命異有當造當假之殊王之大夫四命得以自造若公侯伯之大夫再命未得受器固宜假用不假是爲借禮禮運非之

五命賜則

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附按舊說未出封亦賜采地爲縣內諸侯以八則治都鄙爲賜則也今詳王大夫未出封從臣道只四命而無五命舊說于制恐未合○又按先鄭說爲是後鄭據公封五百里之謬說說也至子男五十里孟子及禮記之言也柰何反以爲俗說哉

六命賜官

鄭司農云子男入爲卿治一官也玄謂此主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爲君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附剛中鄭氏曰大夫不得具官有家而得擅自者設一官以兼攝眾事耳惟六命之卿得以具官

七命賜國

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附按舊說爲侯伯則賜以附庸之國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男亦有五同三同之附庸不足以謂之國今詳法引司農解賜侯伯之國者極正而確此又解作賜附庸之國已與上則字就己身言與此國字對照者不合矣至言附庸九同七同等仍

是從公封五百里等謬說說求與孟子不能五十里之附庸顯背也

八命作牧

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

九命作伯

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附農師陸氏曰書與周禮伯常稱牧蓋自內言之則屈于二伯故稱牧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于諸侯故稱伯王制所謂方伯之國是也若上公爲二伯者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王側所謂天子之老二人是也○剛中鄭氏曰職服位器皆曰受者自下言之則及官國皆曰賜者自上言之牧與伯皆曰作者必有過人之功德乃可作而居此位也

○典命諸侯之五儀曰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

王制之戊　周官　末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附剛中鄭氏曰王之公卿大夫在朝未嘗無畿內之封邑及其就封畿外然後加一等之命以崇寵之其國家宮室之類亦從命數加之明其內而近君則其勢屈其禮宜殺外而遠君則其勢伸其禮宜隆故也○李氏曰古者之立王朝者無九命之公後世人臣寵命極隆如所謂位上公加九錫者失周官之禮意甚矣○止齋陳氏曰典命大夫無中下之別按序官有中下大夫則四命大夫自分爲中下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典命止言公卿大夫之命按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三等鄭則約之爲三命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適音嫡○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附明齋王氏曰立適

周之達禮然猶兼象賢之意故適子必賢天子乃命爲世子附命則成其爲君故攝君行禮而執君之玉但其擯介卻位賓主之禮則降一等以避國君之正如公之子則用八侯伯之子則用六子男之子則用四以壓于父而從臣道也舊說公之子如侯伯之圭侯伯之子如子男之璧是爲降二等且以侯伯而執璧是失其世守矣

諸臣五等之命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眡音示○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疏曰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若正聘當以圭璋也宮室車旗各視其命數者四命者宮室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旒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爲節再命一命者亦以二與一爲降殺也但大夫玄冕一命者一章士服爵弁並無章飾諸侯之大夫一命已上有貳車士雖一命亦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已上可有貳車也○以上周禮春官○附彦祥易氏

曰公之孤四命與天子之大夫同執皮帛又與天子之孤之摯同然天子之孤執帛而加虎皮大國之孤執帛而加豹皮此其辨○楚望郝氏曰凡諸侯之臣各半其君之命數而弱也○附按或疑下條尚書首言三公三孤在周禮六官之上又周禮之畧者六官之全書也則此大宗伯典命二條僅屬春官似當移入周禮之畧之下乃爲順序今詳此二條爲九命五命等儀則是通乎天下而言者也蓋王者設官分職凡王官無不出于王命九命之數乃王者綱紀百官之大具制爲禮儀等威所以辨貴賤明尊卑定名分者總于是乎在故舉外內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無不統攝于其中此周官三公三孤六卿六屬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三百六十官之所由出也故特採取冠于尚書周禮之上以爲設官分職之綱領朱子編法自確當而無可議矣○又按上章王制所言大夫小國卿之命數與此不同者彼非周制故也

○周官曰周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燮息列反○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

官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之官不必備具惟其人有德乃以處之○補注九峯蔡氏傳云立始辟也三公非始于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于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敎

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疏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冬官宰邦事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有主土居民之事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節此居民也周禮云事此云士者土以居民故也○補注九峯蔡氏云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太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附[redacted]橅王氏曰空土者凡士之聽田之末授者也○仁山金氏曰司空掌空土之官也凡分書空士末授者司空主之既授則屬之司徒司馬○附按掌土官自古名司空云空者似起于上字洪荒之義以地之遂稠無因言也古地多人少凡闢土開疆制國制邑多從空土上經理宜畝出來俾之止基止旅受壓爲民故以司空名官歷後地闢大稠疊井分田多爲成局凡治地居民不主空土經違多從成局中時有區畫事惟掌土官任之然生齒日繁地氣日闢大地經理無盡故仍以司空名官而至周猶然也至于因古中又有變古制處其事與地官司徒通掌而兼轄工官事則周一代之立法矣詳見後周禮冬官司空下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倡昌亮反○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尚書周官○補注九峯蔡氏云六卿分職率屬倡敎自內達之于外政治明敎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

附東萊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謂精微之原而無所治者也萬事分治則有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分職率屬倡敎皐成爲治之體上下相統內外相應本末具舉則綵牽繩連無一節不相關處

○周禮之畧惟王建國 建立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附按與之王氏云致自古帝王國都多不得天地之中至周武克商遷鼎洛邑周公相成王與召公營之將以建大中立皇極也既營卒不遷者宅洛之制未成公不幸亡也周官之作周公方整齊六典爲宅洛計公死其規模不獲究矣先儒以周公洛邑之作爲朝會諸侯地俾成王自都宗周非也今詳此第一句有天下者第一事萬物莫不有本凡物之本莫不于中中者立本之道王國者九州萬國之本也自古帝王都多在西北平陽蒲坂安邑豐鎬俱中國地最高上處居谷村背有首領象御世撫衆爲宜然人爲天地心王者人之主當處中心而治于義乃盡周公營洛建國惟王者宅中時又基命定命盡治道之極也

辨方正位 辨別也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玄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

原缺第十八葉

謂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附按臨川王氏云既辨方矣於是立宗廟於左立社稷於右立朝於前立市於後此之謂正位今詳建國第一設朝禮之王國者四外之中也王朝者又中之中也道未有中而不正者聖人大居正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中正以觀天下國與朝之象也國于天地依神人以立王者神人之主祖宗得天下之本上設有天下之本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前神後人而王居其中五門三朝六宮之地與七廟兩壇九區相參而立此正位之大法也

體國經野

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是也○附靈皐方氏云王城面九里畿內面五百里近郊遠郊甸稍縣畺之地皆疊國中之體勢以定野外之經制五等之國以次而殺則其野外都邑郊關溝塗大小遠近必與相[illegible]以經野設官以分職文雖對立而義[illegible]王畿定王朝設由朝及國由國及野內外綱領之次第也國為[illegible]綱相準為法國城面隅門涂壘區規模數目體製一定外而[illegible]而制公邑家邑又外而制小都大都地邑民居皆參相得溝洫井田溝塗封樹之界分列其中量度經畫各成區域而野之于國既條幹分則復維持鞏固如此本末配人地均無偏而不舉之弊制地之大法也

設官分職

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附按畿定朝設國立野分庶事與矣治庶事者在百官故設官分職

以為民極

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今按極謂標準也○附靈皐方氏曰凡此皆所以安民生定民志而使遵王之道所謂為之極也○附按王氏云四海之治歸王畿王畿歸王朝王朝歸王躬王建其有極而王道不出于此故六官篇首皆以此語冠之今詳六官皆從此語朱子則總提于此而下但序六官從簡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宰主也邦治王所以治邦國也佐猶助也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附諸說上古四天道進官其分職主察天府正四序於是有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之官有羲和四子分主四時之官至周猶存其遺意取配六卿乃以虛名加實職非必其果掌天地四時之事也○平仲王氏曰王者代天治天下必法天以為治備有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道乃足以為君立極蓋以治法天之照臨以教法地之厚載以禮法春之生育以政法夏之雷霆以刑

法天之照臨以教法地之厚載以禮法春之生育以政法夏之雷霆以刑法秋之清肅以事法冬之各正性命于是設六官主六典而繫之曰天官地官云云者若曰此為王布宣天德地德春夏秋冬之德之官云爾非即以天地等名官也○東萊呂氏曰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為主若商謂之阿衡平之謂也使四海之內上下尊卑貧富遠邇事事物物各得其平乃宰相均天下之道均之一字是宰相之大綱○附按治教禮政刑事六字乃六官眼目各職首點出天官治字與五官教禮政刑事字分標五字各指一事之實惟治字無專事即寓教禮政刑事中五事皆所以為治也故治字包舉義獨大而廣治者經理之謂天下有萬民萬物萬事若聽其自生自為在天地氣化滾去世人智力做去則大小強弱饒乏贏絀必至偏反不平之極亂所由生惟有君相為之量度其數以經之條分其緒以理之從人人物物事事上處之適加其分宜不使稍生有餘不足之為害則均之至也到得均必治道已盡而安和平禁富皆行乎其中矣故均字義亦大而廣然均由於治必已治而後均則其道總在治字上見

大宰卿一人

大音泰○百官總焉則計之聚列職于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

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附東萊呂氏曰周官綱目盡在六典冢宰無所不統是宰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會領處下面雖重把握管鑰皆在此並列為六卿者綱固在綱中首不處身外乾坤與六子並列八方冢宰與六卿並居六職一也○附按邦治與教禮政刑事分提而總六典標之曰治邦國則治之一字偏言則一職專言則包六職見之矣通按天官一屬六十大抵所司皆王一身一家之事其中大府司會諸官止提挈王之國用而所謂治邦國事未有與者蓋宰之為宰所掌在治道之本源其率屬先在王身家處着力至于治邦國事乃分屬五官為之大宰只布施其法而已即治典所設八灋以下九大條是也總操外治之法而不尸厥事躬親內治之源而專攝所司大宰之為治道如此周官設冢宰掌邦治之義亦如此○又按各官名所掌乃朱子于周禮提挈其綱領綴錄其句字而為之者也則全部周禮大略盡于此矣但舊本俱以小字作注今于所掌項款多者多用分注恐混同無別故俱改作大字亦所以尊朱子也

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

百官所居曰府都之所居曰鄙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詔告也助也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

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

任猶倳也式謂用財之節度○疏曰倳謂立也使民之業得立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疏曰謂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令春入貢是也**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附按治典九大條八灋八則者宰操繩尺以齊百工以制羣甸維持體統最先八柄者王爲御臣下之權惟王自操之而必掌於大宰以詔者宰以道按法出命者王而制義者宰也八統者王興動民人之大彝惟王自行之而亦掌于大宰以詔者宰以道輔德起化者王而導源者宰也九職養民命九賦九式培國脈蓋民非財不生國無財不立非命脈而何宰立法爲之生財制用正培養命脈處又財用所以治百務財用足則百度正治道樞軸所在家宰掌之所以握樞而運軸也治道備具乃以九貢昭大畏小懷之義治道巳成又以九兩樹長治久安之勢于是爲王維持鞏固而治道終焉此大宰所掌治典九大條皆以道立法而總冒五官之事以提其綱者如此聯此者惟大宰一人而巳○又按周之家宰宰相之職也周以家宰並列六卿未闕六卿上別有相臣者輕君陽道臣陰道陰不能無羈臣不可以一而統衆以一統衆則疑于君非義也楷臣中之綱百官臣中之目綱不可有二相不可以分而治勢以分治勢則隣于庶司非義也惟以家宰列六官同爲臣也即以家宰統六卿獨爲相也道並行而不相悖矣後世不明此義于卿上又立相故特設則權重而勢在專參置則勢輕而病在疾皆未識周官義

法分職聯事既得相參而互制統率總理又得獨聽而專施惟義之盡斯法之善也○又按朱子編列周代官制既錄原序官役取序職所掌提挈其綱領者蓋欲以見設官分職之意不徒纖其名目巳也今爲采集注疏及諸家解有發明切要者附一二說以申其旨**小宰中大夫二人**附按舊說王官公卿大夫士而巳或因周官以中大夫爲小宰不見上大夫遂以卿爲上大夫引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之說非也卿自是卿大夫自是大夫呂東萊謂周禮書卿了便無上大夫只中大夫下大夫耳或者遂謂侯國避天子備官之義爵之等稱遜于王官此王制有諸侯卿上大夫之說而春秋一經無卿字凡列國卿皆以大夫書之與侯國大夫入王朝皆稱士同義王記文分三等國卿大夫有上中下稱乃以位論不謂爵也論爵則據周官王國有中大夫下大夫可見撥禮記侯國只下大夫可見所謂下大夫五人是也皆以卿爵爲上承稱之但俱不得以卿爲上大夫耳今詳周禮有卿有中大夫下大夫而無上大夫則上大夫之即卿也尚待言哉東萊謂周禮書卿于使無上大夫即此意耳恐舊說滯而未化也諸侯無中大夫此是避天子備官之義今若據禮記謂侯國只有下大夫則論語云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將作何解孟子謂君十卿祿論語孟子非經乎不可據爲典乎若又謂不得以卿爲上大夫則論語所謂上大夫者非卿而何益令人難爲解矣春秋不書卿者

蓋不以列國之制等于王朝也**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宮刑鄭如字于同杜作官○杜子春云宮當作爲官玄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治直吏反○逆迎受之鄭司農云貳副也**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疏曰此三者並大宰所掌者以其冢宰制國用九貢九賦斂財賄九式用之事之大者故小宰副貳之**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疏曰凡言敘者皆是次敘先尊後卑各依秩次則羣吏得正故云正羣吏也**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疏曰六屬舉邦治者謂官盛任使立長官必當以屬官佐之邦治得舉是以六官各有其屬六十故云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也**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疏曰以官府六職辨邦治者六官者各有職若天官治職地官教職其職不同邦事得有分辨故云以辨邦治也**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疏曰云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者謂官府之中有六事皆聯事通職然後國治得會合故云合邦治也**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疏曰以官府之中有八事皆是舊法成事品式依時

而行之將此八者經紀國之治政故云經邦治也**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附按言六計弊羣吏之治者六計謂善能敬正法辨六者不同既以廉爲本又計其功過多少而聽斷之故云六計弊羣吏之治也**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凡祭祀贊王幣爵祼將之事**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凡賓客贊祼受爵受幣之事**唯祼助宗伯其餘皆助大宰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大宗伯職曰大賓客則攝而載祼**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襚音遂○春秋傳曰口食曰含衣服曰襚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賙委之禮**宰夫掌治朝之法**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疏曰知此治朝在路門外者燕朝在路寢庭外朝在庫門外其事希簡非常治政之所此云治朝是常治事之朝故知是路門外夏官司士所掌者知察其不如儀者宰夫與司士俱是下大夫非贊治朝又見經云禁令知直察其不如依式者也**敘羣吏之治**恒次敘諸吏之職事○附按此宰夫次敘羣吏諸臣等之治職故先於凡

吏敘治之如是而後臣民不得妄有奏聞王不得私有許可矣且以敘羣吏之治則六官百司職事俱在其紀敘中亦以佐大小宰統治而時備所不逮此又設攷之職然也○又按本職掌有賓客之令與諸臣之復萬民之逆連文當即作大僕職所掌諸侯之復逆解主伉名諸侯主賓禮名賓客既隆其稱曰賓客因崇其復逆日令若曰是賓客之教令云爾王朝覲禮諸侯嘉言之辭告造以復逆統之**掌徵令辨八職**附臨川王氏曰王有徵召命令宰夫辨而施之或下于其正長或下于其屬旅○■校魏氏曰小宰所辨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所辨八職○每官府自分者也上下有體尊者治其大而略卑者治其小而詳○附按王命與復逆同掌于僕臣若以王命有所事則徵令百官亦必由于宰夫以此大宰得知王之所為而可否之也且于小宰所總紀六屬六職中詳辨一官一職之細分又以佐小宰統治官府之精詳也**掌治法以攷官治乘財用**附王氏曰大宰立法以為治小宰執法以逆治宰夫術法以放治○剛中鄭氏曰利之所在姦僞必萌人能於此不萌欲心者廉吏也故攷吏以乘財用為要○附按之宏孫氏云周官本治以會財因財而知治故宰夫掌治法以攷羣吏而後乘其財用之出入司會本為邦計設而所掌以逆羣治為先治與財常為一體宰夫攷治即以會財乘財正以攷治也今詳冢宰主制財用立賦貢式之法以經邦財用小宰執法以佐其均節亦特持法之大凡領庶司不暇參綜嚴之事至于為大宰檢稽財用考核羣司者則宰夫佐之亦當小宰職之所未及也然小宰以掌法逆百官之治為主而均財用繼之宰夫以掌法攷百官之治為先而乘財用因之其義一也○又按舊本節錄宰夫職文掌治朝之法羣吏之治辨八職似尚未備今補之**○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官之長也**疏曰序官不以尊卑為先後以緩急為次第故宮正隸天官前內宰於天官後○附臨川王氏曰天官之職惟宮中為至要宮正於王宮禁地內外無一處不管無一人不察百職無一事慢過歲無一時忽與小宰夫相成交聚乃天官第一義所以列百職首**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附按舊說以分職言官正掌自宮府執事于王宮者之長宮伯掌士庶子宿衛于王宮者之長以兼職言則宮正總王宮戒令糾禁宮伯亦隸之今詳小宰宰夫乃大宰貳攷官佐大宰統治六屬舉非分職之官也治屬分職以宮正宮伯為首蓋天官一屬皆掌王一身一家事治王家不外于治宮前小宰掌王宮之政令糾禁乃于統治邦國官府萬民中提出王外內官政之大綱而未下及宮事也此故宮正專為外內宮總司事官故首列之宮正統治在宮官吏人民而守衛王宮之重尤專在宿衛之士庶子若統于宮正治中恐不盡事故又特設宮伯一官專司

其政令為主治宿衛事至于治士庶子外皆不副宮正職事為佐也**○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官之長也**膳之言善也美物曰珍膳食飲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附禮庫曰宮正宮伯下即以膳夫掌飲食官啣之緣此事甚緊利害非惟養人主氣體專是正君之心防君之欲使飲食之共皆得其正君心安有不正周官所供各有定制且一一關涉冢宰古者格君心即在此處○附按膳大掌王飲食職中主贊王飲食之禮不治王飲食之事食官之長以道而不以物也其事屬官庖人以下司之**庖人掌共膳羞之物**庖共交反○庖言苞也裹肉曰苞苴○疏曰庖猶今之廚○附按庖人職文以辨名物為先饗人亨人主調和烹飪之節職文亦皆以辨為言鄭氏云君子欲得其饔必致其辨所以慎天則也可識每事設官之意**內饔掌王及后世子之割亨煎和宗廟祭祀割亨之事**饔於容反○內饔所主在內○疏曰饔和也熟食須調和故曰饔○附按宗廟祭祀以下今補**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及賓客之飧饔饗食**外饔所主在外○附按諸飲食之官非[illegible]王設也王身內為宗廟外為百神賓客之主禮以飲食致事先思孝接下思恭之道故共王飲食諸官皆以共王祭享之物為職庖饔以下皆同惟饗分內外掌之**亨人掌爨亨煮**亨普庚反○主為內外饔煮肉者○附■校魏氏曰今之廚役也古乃以士為之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後士多清談日用之事委諸賤役事道判矣讀周禮者當以此戒米之**○甸師掌耕王藉共齍盛蕭茅果蓏薪蒸共野物官之長也**甸田遍反○附■瞻葉氏曰甸師掌王藉者也而列于食官先王設飲食之官雖供王膳實宗祀事甸師而上有膳庖饔烹之官下有獸獻鱉膳之官一食且祭其先一物不忘其本而況粢盛之奉耶以甸師列于食官不忘孝也**獸人掌罟田獸**以罔搏所當田之獸○附雜說曰無事而田為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充君庖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獸人之職宜以是觀之**𢽜人掌以時𢽜**𢽜音魚○附■浩史氏曰先王設𢽜人官以時著于職蓋魚有孕有時不傷其生也○國語曰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于是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今魚方別孕而行網罟貪無藝也**鼈人掌取互物**互物謂有甲○附諸說互合也殼相交互也介物龜為長以鱉名官主食獻○附浩史氏曰凡其理藏沉滑者難致之物網罟所不能及必以籍取故別設官掌之○與之王氏曰鳥獸魚鱉咸若皆王德懋所致自歎

人以下莫不以時取之共其膳亦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輔相萬物之自然非僅口體之養也○[illegible]迎劉氏曰宰相遂萬物之宜者一動植一蟲魚皆宰相造化中物鱉人漁人安得不屬于大宰

腊人掌乾肉 腊之言夕也○疏曰乾曰腊朝曝于夕乃乾故云夕或作久字久乃乾義亦通○附明齋王氏曰凡畋漁有時方其入山澤則有餘而無用及其設禁則欲用而不足故為腊儲待之所以用之而不費不至于多役亦以盡不忍之心也

○醫師掌醫之政令醫官之長也 附按衛薛氏曰膳夫自庖人至腊人聯事共職盡食醫於諸醫之列亦之有深義則有疾病故慎之也是周人主養之道於天下民不知節陰陽之寇傷其和而疾病者多矣先王不忍厚民忘民也故亢于食醫設醫師掌分治民物之疾病後于食醫而疾醫瘍醫獸醫次第設焉蓋仁出于身而加于民愛于物宜自夫一飲一食間推之○[illegible]校魏氏曰通乎方技者可為醫工不可為醫師醫師通乎道者也不能兼衆醫之技能盡衆醫之長此師道也

食醫掌和王之食飲膳羞 附[illegible]校魏氏曰膳夫所饋食醫調節之○[illegible]汲陳氏曰食醫職專和飲食而不治醫事防于未病之前無所致疾也○文叔黃氏曰秦醫和論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菑禍與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主不能禦吾是以云良臣將死也夫師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

禮家宰兼三公之事也如使燥濕寒暑之不戒飲食起居之不節而疾生焉則何以為師保故食醫調適飲膳奉王之宰屬于冢宰豈苟焉已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 疏曰此主療治疾病而云養者治必須將養也○附東巖[illegible]氏曰療晉醫者審其源而養之以養治疾深于治法也與療別異○明齋王氏曰食醫以王為主大人治于未病而其法通乎下卑者不能備物也小人治于已病而其法通乎上尊者不敢斥言也

瘍醫掌療瘍 瘍音羊 **獸醫掌療獸** 附則中鄭氏曰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用其力而不治其疾何以推愛何以供用自漢有張里馬醫黃憲乃牛醫之子則獸醫為馬牛而設

○酒正掌酒之政令 附文叔黃氏曰官正宮伯之掌王居室之正也膳夫庖人之事王飲食之常也酒醬醯醢聯于膳飲令次第幕聯于宮室乃盡醫師于其間下遂列府藏嬪御之官益以燕味遊觀貨賄聲色皆足以致疾故制典章之節室王情之然是皆大宰所與知也○兆錫姜氏曰酒漿醯醢宜次膳食而繼在食醫後者蓋齊酒籩豆皆以行禮非徒為食以交神明以洽賓客禮之大者為別異之

酒官之長也 附[illegible]衛薛氏曰酒以行禮易以亂德設酒正之官掌政令而為酒為禁者則以奄士女奚主之內不得妄為而外有可稽考事制曲防之意深矣人

酒人掌為酒齊此以下至冪人酒正爲皆奄奴惟凌人用士 奄精氣閉藏者今宦人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以為奚○疏曰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附臨川王氏曰奄人者民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之與饔篨蒙鏤戚施直鎛聾聵司火瞽矇修聲同若以為刑人則國君不近況于王乎若刑無罪之人而任之則先王所不忍也○靈皐方氏曰女酒與奚共庶人之在官給事而受廩餼者注引漢法以為女奴非也為粢盛齊酒籩豆之實以事天地宗廟不宜用罪人秋官司厲惟盜賊之女子隸之奴入于舂槀則女奴不供他職而他職之女奚不得為奴明矣

漿人掌共六飲 共平聲

凌人掌冰 凌力證反○凌冰室也○附與之王氏曰冰是飲食用故次酒正○[illegible]衛薛氏曰酒所以奉陽冰之用所以禦陽也一身之血氣陰陽節宣不至太有不致戾者豈足與天地同流觀凌人之屬于酒漿末則以大宰佐王之道密矣○王氏曰藏冰備暑亦以達陽出冰禦暑亦以助陰陰陽之氣流行于天地一氣不至則閉塞為災一氣或過則乖戾為疾善防患者發弱抗強方陰盛而陽微也鑿冰以達陽方陽隆而陰消也出冰以禦暑如此則無閉塞乖戾之患矣先王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如此凌人一職不貴急乎

籩人掌籩實 附[illegible]衛薛氏曰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則纖悉委曲之誠潔

淨精微之意使在內者各以其事為職

醢人掌豆實 醢呼在反○醢豆實也不謂之豆此主醢豆不盡於醢也○疏曰醢肉醬也有骨為臡無骨為醢掌醢故名醢人○附東巖王氏曰先王祭祀內盡志外盡物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凡○天生地產而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此籩人醢人之所以設

醯人掌凡醯物 醯呼西反○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疏曰醯人所掌豆實與醢人連事○附靈皐方氏曰按凡醯醬所和細切為齏全物若牒為菹菜肉通醢人所共醯物有五齊七菹為醬物也醢人醯人所共齊菹醯物無醯與齏也其職中又有凡醯醬之物則合醯與醬而成之物亦醯人掌之○又曰有籩人無豆人者籩實果穀魚鹽脯醢皆易成故統于一官豆實醯物醯物雜而難成非一官所能共而豆實又不盡于醯醢之物也籩亦籩實而別列一職者共一百事之鹽籩實共耳

鹽人掌鹽之政令 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求者所當得○附剛中鄭氏曰先王設鹽官祇以待祭祀賓客膳羞之用而已周禮理財官甚衆曰鹽無賦自管仲後寖以為富國之計遂至官與民爭利豈先王之制○附按此注所云即斂散收藏之法也

冪人掌共巾冪 冪莫歷反○以巾覆物曰冪○疏曰巾冪所以覆飲食之物故次飲食後○附按飲食之官冪以幷之者致潔以告成全也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寢舍

之長也疏曰修謂掃除之〇附著說飲食所以養身也居處所以安身也飲食關絜王躬尤重既先之次及居處大宰爲人主心術慮內外出入之際寢處次舍之間惟王躬是保者無一不悉此宮人以下諸官相繼而設也

掌舍掌王會同之舍疏曰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次于此〇附按宮舍不同王宮所在重大謹嚴一也尤莫尚于會同之舍所以降殺儀而嚴禁衛文不僅于帷次之爲覲聯中設梐枑以衛車官設車宮以衛壝壝設壇壝宮以衛會同乃爲帷宮以待王止息其規制非他舍次可比此掌舍主之而官在幕人掌次之上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繒爲之四物以綬連繫

掌次掌王次之法次自修止之處法大小丈尺〇疏曰王出宮幕人以帷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張之〇附剛中鄭氏曰居曰舍止曰次舍久謂次書義言造次之所也〇靈皋方氏曰法郎職中所列設張之物與數也〇[redacted]校魏氏曰王以事出張幕爲次蔽可復用事簡而費不及民設法之善也〇[redacted]芬舒氏曰此三官之義不明故後世離宮行殿竭萬家之產以爲一日巡幸之備矣〇附按舊本作次自修止之處此序官注也朱子錄以爲解今依例錄本職誤仍錄注解于下

〇大府下大夫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頒其貨賄治藏之長也附兆錫姜氏曰名大府爵以下大夫者冡宰御國用此爲治藏官之長非諸長比次此者冡宰掌邦治爲大而制國用爲要也〇周禮菁華曰大府總凡貨賄之入頒之諸府以供邦用又以司會總其會司書總其書職內以量入職歲以稽出職幣以振幣餘與夫司裘掌皮皆隸於冡宰以制國用冡宰總百官以道佐人主皆有定式頒之所以防後溢之萌者深密矣

玉府掌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凡王之用凡此皆式貢之餘財所作〇疏曰注按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故也〇附說夫官獸人漁人地官遂師廛人澤虞秋官職金之屬皆以其物入于王府皆此職所謂良賄貨也固不僅餘財所作且本職共王事亦博允不得渠以玩好目之〇李氏曰按王府掌天子器用財賄此祭藏在宮中者周官列于大府下司會司書之政行焉用安得不節財安有不理若以御府禁錢捐之私人省闥之中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傷財害民宰有紀極非先王之法也〇附按共凡王之用句今補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大用朝覲之頒賜〇附按此職所掌正爲式貢式用也以待邦之大用句今補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待邦凡有濟之用布泉也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于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入出謂受之復出之〇附[redacted]校魏氏曰內府掌邦布待邦之大用故備於內帑以致愼外府掌邦布待邦之小用故發於外帑以從便其爲公帑一也〇附按以共百物以下今補

〇司會中大夫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計官之長也會古外反〇附說小宰掌貳以逆治以均財節邦用司會亦掌貳爲之會邦治以會邦用費小宰佐大宰也〇長樂劉氏曰司會執會計而必掌典法則之貳者聖人謂職會計者多惟利是計或傷于仁惟節是求或害于禮非所以存國體故必知典法則之本然後施貢賦办式之法佐貳冡宰以卷舒裁成王道焉則財足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〇[redacted]衛薛氏曰大府爲諸府長財用所自出職不過下大夫而司會職以中大夫掌之又下大夫贊之權任之重亞于小宰司書爲之掌文書職內職歲爲之課出入又職幣爲之錄餘財益事權若均則不足以相臨職守若略則不足以參稽周官理財之法不患府庫無餘財惟患出入無定數此司會之職所以重其屬所以備也

司書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主計會之簿書〇附[redacted]校魏氏曰典法則等大宰所

掌餘則賦之而已司書亦稱掌者掌其簿書以贊冡宰之屬也版圖大司徒所掌此亦掌之者理財必知戶口之登耗與疆域之廣狹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疏曰謂九職九貢九賦之稅入皆掌之獨云賦入者賦是總名

職歲掌邦之賦出主歲計以歲斷〇附明齋王氏曰歲當作出凡出內之出賦作昌稅反與歲音相類宜作出〇[redacted]汲陳氏曰職入者以歲所入考其所出職出者以歲所出證其所入互相稽考以防姦僞也〇附按不解職外而謂職歲者另有取義說見王職之丁篇賦斂財用司會係章

職幣掌式法以斂幣幣謂給公用之餘〇附按幣餘任出入之外別設一官掌之使考核濟收選賓不混于入出數內互抵冒也蓋授財必餘于用者寬之所以任人善事而用財必斂其餘者嚴之所以杜欺斷費掌于一官列爲一職古人于餘財立法如此宜知其義

〇司裘掌爲裘以共王及射侯與邦之皮事附以芬舒氏曰冡宰于王身飲食之節衣服之制皆關心術之徵凡所以輔養交修而使之表裏粹然者也此司裘並後典婦功典毳典枲染人追師屨人諸官之屬在天官有以哉禮庫曰司裘掌皮既有皮毛齒革亦是財賦所屬故屬于太府〇附按以共王三字今補

掌皮掌斂頒皮革附剛中鄭氏曰百工之制一歲所用皮革不勝其多如函人鞾人鮑人韗氏裘

氏互工之所攻無非皮也故立掌皮之官○止齋陳氏曰古之皮幣國家所重其用甚廣故禮貨以皮幣爲主觀本職皮事無所不會可知出入之數極多大較與貨賄相蔽此所以亦屬太府司會爲之長○內宰下大夫掌王內之政令疏曰大宰治外內宰治內天下之大本也大宰不稱外者兼統內也○附伯謙鄭氏曰內宰下大夫凡內小臣以下各奄官五嬪以下各內官典婦功以下各掌內之官皆屬焉而並隸于大宰者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者尤深大臣總之使無敢踰節也皇父作相膳夫內史皆不得人晉侯近女惑疾醫和以爲趙孟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如此○止齋陳氏曰王內后官之事乃以朝廷下大夫統治而宰制之一切宮闈政令皆稟命於朝廷而后不與苟違有司之禁雖天子不得自以爲恩是故私謁不行而內政舉敎陰禮敎婦職陰禮婦人之禮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贊后禮佐后立市從后王後祿后獻則贊之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詔后蠶及生穜稑之種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宮中官之長也附剛中鄭氏曰內宰職于官無所不統而專以輔成后德爲責任內宰之于后猶冢宰之于王有師傅之責以敎示法有相臣之任以贊佐詔襄事只于

后一身上作功夫爲內治之本其他挈領處亦只以立宮敎爲務故自王后而下其次嬪婦下至女御之卑無不受敎習禮治事助成王閫門之化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奄士也疏曰大僕掌出入王之大命小臣侍后與大僕侍王同也○附明齋王氏曰其職掌后命正服位出入前驅與大僕之於王無一爽庶幾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非剛正之士其孰能之是故奄無命爵惟此稱上士○[illegible]觀李氏曰先王之世亦用奄人者蓋其居次或在帷薄之內其職掌或閨牀第之言固不可以屈辱俊又深維男女用奄人是乃制事之宜然義以近褻無得過寵奄稱士止內小臣四人其餘奄皆不命況可以卿大夫乎○雜說曰周官六寢六宮之奄寺內豎其衆不過二十人是爲定制○與之王氏曰此既總於內宰而內宰又屬于大宰上下相統得以進退用舍之則不肖者自不容於其間後世宮中官皆奄人又不屬於宰相所以至縱橫莫制也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閽音昏○附[illegible]衎薛氏曰中門蓋治朝外之門於王內若不相關閽官列閽人于內小臣之後者蓋嚴於內者萬有以防於外彼寺人於此相道內人女宮之出入內豎於此傳達內外之通令孰有不關於閽人乎寺人掌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在宮者○疏曰謂男女沒入爲奴者○附明齋王

氏曰內人指女御故係之于王女宮卽女奚之衆者女酒女漿之類皆擇民間女子有才智而善其事者以供職其次爲女奚用以供役大約如庶人在官者卽內宰云分其人民以居之者舊說以爲女奴非也婦人化罪淫僻常居七八豈可使入禁中雜於內人近於嬪婦秋官司厲明言女子入舂槀禁暴氏云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是奚之與奴名自不同止於舂槀其他職事未嘗得與○附按注寺之言侍以寺人爲侍御之人按其職中並無侍御王與后之事惟事掌內人女宮之戒令相道帥詔其有事而已考寺字本訓司官吏所止治事之處恐不得以侍釋寺義名寺人者謂其止居正內而治內女流之事非爲侍御設也蓋王之侍御在大僕后之侍御在內小臣別無以奄侍左右者乃古制也○又按周官目錄序內官者五內宰乃外朝大夫統治內政主掌后嬪小御敎法禮事之大而不得親與后嬪婦御接也故設奄士爲內小臣亞于內宰而以內宰之禮法規左右於后嬪婦御之側是亦要職以其掌治故名宰以其侍事故名臣而曰小者又遜於外臣之詞也然其所司亦及於后嬪婦御王尊貴近幸之內官而止不下逮也王下而在宮一切內人女役賤賓緊有徒不有男夫使出入者掘內掌帥之勢不可也故又設奄爲寺人專司此一輩人事以其止居宮所故名曰寺以其治賤故名曰人而已○又按王字今補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豎音

樹○豎未冠者之官○附嚴陵方氏曰童稚未有邪犯宮刑者按春秋傳庚宗婦人之子叔孫以爲豎官又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通於伯姬則豎非刑人也其選入及出之於外必有定期蓋爲未冠之稱則將冠而出之可知矣晉侯之豎頭須自稱刑臣蓋周衰禮廢或有自宮以求爲奄豎者而成周之初則必無是耳○附按先王之制王與后總無有用奄人供命令給事者蓋王與后分內外別男女王以男在外居六寢所侍御者僕臣共事役者下士胥徒之類后以女在內居六宮所侍御者小臣共事役者內人女宮之類且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無所爲通令皆無用奄人也惟后嬪在宮有外通于王之言王在寢有內通于后嬪之語是爲內外之通令及王日用尋常事有遞于後宮者此等處所不用奄惟設豎以便役使取其幼無知識不嫌內外且奉令給事唯謹耳其所司甚細微故止用十人備數而已看來古無刑人以爲奄之事只取有天疾者用之此等人甚少難擇考附官內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其餘司服用通天地二官僅四十五人而爵以士者又不過四人亦可見其人甚少而難擇故用之止此數亦非盡覺後世寺宦之禍而思患預防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不列三夫人者猶三公之無職也音頻類○疏曰婦學之法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附[illegible]劉氏曰古者立婦學教四德婦人立身之大本也教化之原未有不始

于家人資九嬪位亞夫人是四德優而不失其禮者故使掌婦學之法○■衛薛氏曰內宰自內豎以上皆所以綱紀王宮之治而九嬪以下所以輔成王內之治者內外一道所以敘次之別如此○止齋陳氏曰自九嬪下至女史皆屬天官使之分職六宮[illegible]屬於冢宰而內宰大夫士春官婦卿皆得以參檢其事其得與至尊深居九重驕蹇自恣莫之能制者鮮矣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附長樂劉氏曰王與后之祭祀賓客喪紀外有日職事帥屬共職非不備物致誠也必使九嬪世婦躬治乃事又以女御從焉蓋俾婦人知所以事上之道以盡其敬也此關雎之后妃召南之夫人立敎于前周官帥而立法于後○柯氏曰天官春宮皆有世婦天官之世婦與九嬪九御爲列天子之嬪妃也若春官世婦專掌后宮之禮上自王后下至內宗外家皆其所敎乃女官設府于內有齒德者爲之所謂女傅是也天官內宰自外而治內春官世婦自內而達外法制乃備觀春官世婦其屬有府史與奚而內外宗亦之其職異于天官世婦可知矣後備介之非也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言掌御敘防上之專妒者於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凡羣妃御見之法卑先尊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當一夕

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挾魏氏曰陽以溥施爲德先王寬舉大數立進御之法而已凡祭祀疾病災異及一月之虛風雨震電一日之虛並遠帷薄也○明齋王氏曰傳云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后與三夫人各媵其姪娣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不言三夫人自世婦以下皆不言其數以例推之六官惟有六卿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則后之六官宿有六嬪而三夫人蓋或攝官如六卿兼三公也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於國不必一時皆備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不拘拘於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兆錫姜氏曰三公而外惟三孤併六卿爲九卿內宮序官序號皆云九嬪則六嬪猶六卿而其上三嬪猶三孤也○附拔李氏云女御不敢專妬則九九之法行矣若幽深宮之中絕進御之路性情感動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能通聖人之意遠矣今詳女御掌御敘不但嬪婦不得專妬且使王不得徇愛憎之私也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要福○附■芬舒氏曰吳氏謂此官合于禮官所當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羣小祀而已合此則淫也祭皆天子主之於外后特供籩豆而豈復於宮自爲之且文帝尚除秘祝先王時不應有此謂先王徹鬼神以別民雖祖祝不廢況除殃報福若鄭氏所謂戶竈者可謂內官無此祀即吳氏議之過矣○明齋王氏曰鬼神之事婦人信之尤隱聖人深識鬼神之情狀因人情所不能已制爲正祀則淫祀不禁而自止矣

女史掌禮職內治之貳

以詔后治內政內治之法本於內宰書而貳之○附剛中鄭氏曰王有史官左記言右記動后與王同體言動不謹則家道不齊無以舉內治故有女史○橫渠張子曰女史八人介執形管在宮中書王后夫人以佐內治官德之善惡及進御之碎之事皆書之於[illegible]中懼而修德○長樂劉氏曰女史所掌之職非有道藝而知禮者不可爲也蓋擇嬪御之賢者任之○■衛薛氏曰人情莫敎于鬼神莫畏于簡書女祝女史之設所以定鬼神之常祀嚴簡書之公法使之知所畏敬杜邪心于幽隱之徵祛私心于記緣之遂其有助于王內治者深哉故上聯嬪御而列于宮官之後

○典婦功掌婦式之法主婦功官之長也婦式婦人事之模範○附止齋陳氏曰典婦功以下諸官多用士人者以此人主奢儉所係國家利害所關非士大夫掌其法不可○明齋王氏曰四方之奢儉勤惰皆起于后宮后夫人佐天子理內治貴而勤富而儉乃以帥先天下周官特設典婦功一職司後宮工事內治所以修舉而無怠荒之禍也

典絲掌絲之入出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疏曰后宮所須自于后宮用之以爲祭服不入典絲其歲當貢之絲若禹貢兗州貢漆絲餘官更無絲入之文亦當入此典絲也

典枲掌布緦縷紵麻草之物枲絲里反○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者曰紵草葛蕡之屬○附剛中鄭氏曰緦布之細者縷者織布緦縷紵皆出于麻草之物布有出于麻者有出于草者然麻之衣被者多故設官只以典枲爲名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外內命婦之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也附剛中鄭氏曰王之服掌于春官后之服掌于天官王出行禮于外春官掌禮故也于后入正體于內天官掌王內之政令故也

縫人掌王宮縫線之事縫扶用反○附■浩史氏曰布帛剪裁必中度立縫人之官使專其事嫺其制長短程度有定于是按以翎縫則布帛不費而衣服具矣○附按內司服與縫人亦皆奄與女御爲之縫人有女工皆有矣

染人掌染絲帛染如豔反○附■浩史氏曰布帛線總先王取其色以配四時之宜以定上下之分皆所以爲禮故特設官掌之○平仲王氏曰染人職細然嫌微間所關甚重書曰五服五章詩云玄黃朱陽爲公子裳蓋名器之尊卑後宮之奢儉與其式濫婬邪首係焉屬之天官宜也○■衛薛氏曰內司服之與縫人皆以奄人士之染人又掌以士蓋縫線當便于內而彩彰待于外也所以命下上

追師掌王后及外內命婦之首服追丁回反○追治玉石之名詩云追琢其

章○疏曰男子首服在夏官弁師者夏時陽盛萬物長大大乃冠婦人以取以服配衣故與衣連類列此○附東巖王氏曰掌后首飾而副之追者以有追衡笄之事而副編次亦有王爲之飾○[redacted]衡薛氏曰服飾譏諸一身上下周官于王之五冕掌之攻典之弁師而王后之服屨上而飾之於首追師有定式下而飾之于足屨人有定制不主于伭人女奚之屬而主于外庭之命士之分屬于攻典禮典之官而領于天官大宰之重風化之本所係固纖悉必謹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辨外內命夫婦之屨屨必速服者若服各有屨也○疏曰首服在上尊故男子女人追師弁師分掌之屨在下卑故屨人同掌之○附靈皐方氏曰追師職曰爲外內命婦之首服此職獨曰辨者辨命屨功屨散屨法式之異授之自爲也

夏采掌大喪之復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疏曰按考工記有鍾氏染羽以爲王后之車飾亦以爲旌旗之緌○附王氏曰其職掌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緌復于四郊而名夏采者復以冕服羽緌備采色也○采色所以事生之道哀素者事死之道復以享其生焉故以采色○文叔黃氏曰夏采掌復無他事也特建一官者生事盡而死事始也人主能保其身至此而冢宰之職盡矣故屬于天官○靈皐方氏曰王之宮寢內外起居飲食無一不關於冢宰必君之身終而後師保之責盡此天官之屬所以終於夏采也○附按凡官與職皆名事同文獨此序官以夏采爲名而序職專以復爲事蓋官爲王變事而設理所當諱故止以其所用復物之色識名借附于染人之列而所掌止于復不兼染觀染羽別屬之鍾氏可知釋官注以染鳥羽釋夏采名物非謂其官掌之也舊本系云掌染鳥羽及大喪之役今飾去四字○附總論朱子曰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設官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于此○又曰冢宰一篇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遠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于此可見其實○耕卿李氏曰冢宰貳王統百官均四海而諸官所掌不越居處服御財賦絲麻之事嗚呼此聖人之議道自已者也周公知百官之得其統四海之得其均其要在王身是故先以宮室安其身焉次以飲食理其體焉總以賦式節其用焉終以內宮佐其德焉析其事則至纖至悉君無闕于政治之要而觀其用意本末兼修內外交防以正君身其至醇乎備者乎一之以大宰之權分之以小宰內宰之任一起居一飲食一貨用一擇抹進御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大臣皆得與聞之而天子不得以自恣女子小人不得以禍惑而司是職者必名德之選是以上知之君就焉而益正中材之主守焉而寡過焉正心誠意之實功而治天下國家之本統也○靈皐方氏曰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必本於修身齊家而其原又在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蓋必如此而後表裏無隱細大畢貫冢宰之屬際[illegible]之若紛羅瑣細而究其所以設官之意則天子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統焉所以爲父師之任而非五官之比也至于格物致知之學則師氏保氏頒教太子時導而養之者有素矣○附按天官部大宰卿一人其屬凡六十二官凡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十二人上士四十六人中士一百一十八人下士一百七十九人朱子從略不錄今以便學者觀覽爲撮職于末○又按衆官之下有府史胥徒乃設以共官用盡其職事者目錄郎于各官下綴其名數以天官計之凡二千六百零九人奄人閽寺內豎等六十四人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冪及女祝女史合女工女奚等共八百九十九人總食祿者三千五百七十二人朱子從略槩不錄今亦附見六屬後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擾亦安也言饒衍之○附與之王氏曰安屬養邊擾屬教邊邦不作兩件擾馴習也因其生而馴擾之使不失所性之天斯訓安擾也說大司徒之職首辨五物之地生使民安土重遷而因五物以施十二教即使之率由恒性其下所列諸法中皆有此意凡皆以安而擾之也○兆錫姜氏曰古司徒主教之官不稱其任土地治財賦也惟是倉廩足而知禮義王道之始在於養生送死無憾是乃因利而導於義故周司徒之職土地財賦之事屬焉只看首制六鄉六遂爲土地財賦所先而設諸鄉官所掌無非敎民之良法可知司徒本職所謂掌邦敎者正在是矣○靈皐方氏曰以地官掌敎者蓋官所敎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於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敎乃能盡天下無一人之不敎古聖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也

大司徒卿一人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辨邦國都鄙之數而制其畿疆社稷**千里曰畿疆猶界也春秋傳曰吾于疆理天下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因此以施十一敎**附靈皐方氏曰會計也九州之域各有五土一山林二川澤三丘陵四墳衍五原隰別其類而總計之謂之土會之法○[redacted]棲魏氏曰五地隨氣異形人物之生復隨形異稟蓋天氣爲父地質爲母聖人仰觀俯察以土會之法通計所生而知其宜乃以敎施之所以因地利而盡人物之性也○明齋王氏曰變化氣質在於修道之敎五地不同而地官之敎十二條目則同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使民不同於五地之風氣也○剛中鄭氏曰施敎正欲移風易俗司徒因五物民之常而施十二敎則所移易者風俗之駁惡所不易者土地之所宜若不因

其所宜而欲移易以教之適所以殺之井設教之意也

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而相民宅 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相占視也○附長樂劉氏曰十二土即十二州也職方凡九州從時王之制以正名而大司徒十二州因上古之法以辨方○東巖王氏曰十二土東西南北異方陰陽之氣不無偏勝形有高下肥瘠之殊性有善惡之別則土之所宜不齊矣因其宜以爲則是爲土宜之法○剛中鄭氏曰民宅於土有利害不同所居利如公劉遷豳民則遷善順宜而無永歎所居害如晉遷新田民則沉溺重膇而有痛疾爲之占陰陽與流泉度原隰皆所以相之使民就利而遠害

辨十二壤而知其種 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則言壤壤和緩貌○疏曰十二壤即十二土上論居人物事此辨種植所宜故變其文○附剛中鄭氏曰壤穀土也然穀種於壤有宜有不宜如兗黑墳青白墳徐赤埴揚荊泥塗豫墳壚梁青黎雍黃壤有宜稻者宜黍者宜五種者宜三種者必辨而知之乃以教民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而制地征 附按五物九等注及諸家之說皆不合說見王制之丁籍賦斂財用章大司徒以土均之法條

以土圭之法建王國制邦國造都鄙 附[redacted]浩史氏曰以土圭建王國者正日景以求地中中於天地者爲中國所以受天地之中氣也以土圭制邦國者測深淺而知肥磽爲五等封疆食土之等差也○靈皋方氏曰以土圭正其地知境內東西南北之高下然後可以定國邑之面勢計穀土之多寡也詩曰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是以土圭定國邑也又曰景山與京是以土圭度四野也○附按土圭日景之詳說見王制之甲篇周制章大司徒條

以荒政十二聚萬民 疏曰聚使不離散也

以保息六養萬民 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 附長樂劉氏曰本謂根本也使俗有本安於其生如木之不可拔

施教灋于邦國都鄙爲比閭族黨州鄉

聯萬民 附潛溪鄭氏曰布法施教首比閭族黨州鄉教自下起也聯而比之協而和之王治近而舉遠者在是矣○靈皋方氏曰六鄉內六使之教及十二職三物八刑獨列於布教於邦國都鄙之後與前諸法異者前所列土會土宜土均之法通立天下地法也土圭之法首制王畿侯國都家也荒政保息本俗之法總統安養萬民也惟十二教主於教而皆教之大綱故與諸大政並列於前此四者教之細目視民之史所奉守者故詳列於鄉施教於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之後也

頒十二職登萬民 疏曰登成也九職大宰既掌之司徒又頒之者大宰總知其事司徒是主民之官親自頒行也○附何氏曰教先以

十二職者有職事而後有德行正德與厚生相因也○靈皋方氏曰前九事即九職所任增其三者國用制於冢宰故九職所任皆財賦所從出也司徒頒教則秀民之學藝巫史皆卜之世事庶人在官之服事者其職事不可缺矣

以鄉三物五禮六樂教萬民以鄉八刑糾萬民 物猶事也○附與之王氏曰三物八刑皆言鄉者教法始於六鄉故也○潛溪鄭氏曰鄉刑書朴作教刑是也并刑也其附刑者歸於士○剛中鄭氏曰教民三物科民止於六行何耶人性有厚薄清濁之異德不可以皆同人材有長短工拙之別藝不可以皆能苟不修其行則暴身敗家亂倫傷治將爲戮民矣故必以刑糾正之○何氏曰六藝之致禮樂在其中矣又重言之者禮樂之爲教九大不僅以藝成盡其事故別列其目○附按朱子錄鄉三物後又言五禮六樂者非朱子於三物內提重禮樂也乃周禮原本以八刑糾萬民之所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朱子則類爲序于前而置刑于後也○又按舊本頒十二職於邦國都鄙今易爲施教灋至登萬民二十五字○又按冢宰而外莫大於司徒雖五官中一職一屬而普天率土之王民無不於司徒卿主之故其事配冢宰天降下民作之君師太宰爲王盡君道主於治司徒爲王盡師道主於教而養教連事並行非養則教無所始教成而養有所終故司徒官準養於教之中而統

以掌教名教養事總在土地人民上徵出土地人民事總在王國邦國都鄙上徵出故大司徒職提舉一官六十屬之綱領首以土地人民爲經以王國邦國都鄙爲緯而設列諸教養大法綱紀於其中會五地之生辨十二土十二壤之宜均五物九等之等皆以爲地法之大綱因生以施教植宜以定宅知宜以教種均制以會征皆以爲民法之大綱所謂經之之事也以土中建王國以地域制邦國以定數造都鄙所謂緯之之事也一經一緯而常法立大綱舉又爲濟變之法以荒政十二爲大綱常變舉生養遂又以保息法扶持生養於不窮本俗法維聚生養於永固此其爲人民安土之計者始終周備無法之不舉也以土各條於容保無疆事內包有教思無窮法不盡養事也然即養以爲教者司徒之始事也故以十二教統舉大綱於養之先成教以全養者司徒之終事也故又以六鄉教十二職三物八刑備舉大目於養之後到得以五禮六樂教之中和則教成而登人民於大化養不足言矣大司徒之職於此乃盡所以與太宰相輔以承極治也與

小司徒中大夫二人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 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九比者九職之人數也○附靈皋方氏曰五言之長佐大宰建五典而致法獨云小司徒建者以主六鄉而親民事猶小宰之建宮刑也○少穎林氏曰九

比之數九職之民比居之數也比輔也相親比之義又比校也國
比之法謂比校其任九職之數也○光錫姜氏曰國中四郊謂六
鄉六遂猶秋官掌國中而各掌其鄉掌四郊而各掌其遂也都鄙
謂都家縣鄙猶秋官掌野而各掌其縣掌都家而各掌其方也不
言邦國者侯國主之下文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矣小司徒稽九
比以孜法猶大司徒之總掌天下也○[redacted]校魏氏曰土地之圖人
民之數皆大司徒所建然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所大而簡
小司徒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細而詳○附按小司徒所以貳大
司徒者也大司徒掌立土地人民法之大綱小司徒則以土地人
民法之大目而小司徒專主以比法稽人民之數又其法月中之
總領也蓋國莫重於民數必歲考其生息多寡增損進退以為授
田地任力役出貢賦之準而諸法以之立而又以驗天下之生蕃
耗消長國家之盛衰強弱此事所
關甚大故以司徒官之貳總掌之
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作田
役比追胥令貢賦會卒伍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欲其恩足相
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為也役功
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疏曰小司徒佐大司徒掌六
鄉六軍之事出自六鄉故須預配卒伍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萬二千五百家一鄉出一軍
會為伍兩卒旅師軍亦萬二千五百人○附按此合下二節御小

司徒所掌土地人民法之三大目也大司徒為人民制法居食養
教制而安之而已若制民而用之則其法一掌之小司徒大司徒
立比居居民之法為紀民數之大綱小司徒即以比法為用法因
比閭族黨州鄉以為伍兩卒旅師軍此法專主制民為軍而設而
凡國內用衆之事皆以之軍旅田役追胥隨其所用事件所用人
數無不以伍兩卒旅師軍會之為法蓋按比居以會卒伍者稱列
之法也簡比居以會卒伍者調發之法也輸比居以會卒伍者更
遷之法也夫師田力役國家用民之大政皆以是為法使有聯合
協共之義而無偏爭能渙之情此小司徒主民數用民之一大要
也其令貢賦亦繫於會卒伍下者蓋征役若繫則貢賦有除也
均土地以知其民數均土地均土地中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既給
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
事而偏知其人數○附按小司徒主人民之數欲會民而用之尤
須先積民而知之惟均土地以周知其數而家取一人以起徒役
以待合用之政令則其所以用之者至周且平矣此又小司徒主
民數用民之一大要也○又按周禮此處言乃均土地以稽其人
民而周知其數為經正文其下言土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以
下共三十七字皆劉歆為王莽而竄入說已見王制之乙篇封土
地之法章大司徒凡造都鄙條則此注係下文而注者皆見矣蓋
所謂均土地者即大司徒所辨之五地於山林川澤邱陵墳衍一

家所授之地與在原隰者數雖不同而其實無不相等所謂均也
又一家有餘夫則授以餘夫之田若生齒又繁多而可為兩家則
各授一夫之田皆所以均土地也故
卽稽其人民而周知其家之人數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制井
用立
五溝五塗之界○附光錫姜氏曰此經地定賦之大綱蓋以川臣
邱甸縣都計數任賦即遂師所謂經牧其田野周錄其數而作之
者是也○附按條上二條用人民必稽人民稽人民在均土地然
欲均之必先經之經之定而後均之明大司徒所掌建土地之法
會地生辨地宜制地征諸大綱而已而土田之聽理制度悉未及
焉於是小司徒定為井牧之制其事治之遂人作之所人而小司
徒主持其法以經之既以其法經土地即以其法任用其人民如
下文所云為井邑邱甸縣都以任地事而合貢賦者蓋人民之數
至衆而莫紀惟紀之於田里里之比居田之井牧皆所以紀民也
從里居紀之者以比閭族黨州鄉會為伍兩卒旅師軍從井山紀
之者以井邑邱甸會為車乘士卒則是小司徒掌經土地而井牧
其田野其以井邑邱甸為令賦亦屬會民而用之事與卒伍制軍
相表裏者也然則小司徒職掌三法會卒伍以用民均土地以稽
民井田野以賦民事雖各出一條實皆相須為用而並為土地人
民之大目焉至三端雖為通立之法而用處又
有異有不異者詳見後遂師職並稍人職中
鄉師下大夫四人

各掌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共
三鄉事相左右也聽謂平察之○附
說大司徒掌邦教雖合則六鄉而職實統天下為教官之長小司
徒副之而所分主者六鄉為多鄉師則專佐小司徒治鄉為鄉官
之長帥師○附按而
聽其治四字今補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公者內與王論道
中參六官之事外與
六鄉之教○附臨川王氏曰鄉老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果以來
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邱氏曰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間大
比與賢能則與焉不列以職在朝坐論於天子而不為偏在鄉親
敘於鄉民而不為莫推道所在上為德而下為民是以司徒首重
之○[redacted]衞蔣氏曰先王內京師外諸夏置六鄉於國城中以及於
郊所以使天下知所鄉方流化自近者始此鄉之名所以立也其
設官也以公卿之尊不行六
鄉之事教化之務莫重焉
鄉大夫每鄉則卿一人萬二千五百
家為鄉凡六鄉鄉大夫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附男齊王氏曰在仍
為六官在國兼為鄉
遂之官及為都鄙之君古者公卿大夫靡不親民以內則為王朝
臣治官府之事以外則為郊野君統邦幾之政此禮統合其情意
流通而無內外上下扞格之弊也其族師而下不必皆王臣即其
民中之望使自推擇因而陟之故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

能入使治之是也○靈皐方氏曰出謂進爲王朝之官入謂退爲鄉遂之吏蓋與其才德之大者而進于王朝則將爲公卿大夫以臨長之與其行能之小者而爲鄉遂之吏則遂治其比閭族黨之民此三王之世所以不患選舉之不公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也○方氏又曰州長黨正皆曰教治政令而鄉大夫則曰政教禁令者鄉大夫六卿也用其體望以統六卿而不與治民之事故曰受教法于司徒頒之於鄉吏使各教其所治又曰令羣吏攷法於司徒各憲之於其所治蓋州長黨正始有民治故鄉大夫職不言治也非惟不治民亦不聽羣吏之治鄉師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是也遂大夫則兼聽治訟以無王朝之事也○■枝魏氏曰鄉大夫六卿也而同受司徒之法蓋在　朝則家宰重在鄉則大司徒重在軍則大司馬重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二千五百家爲州凡三十州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長丁丈反○附何氏曰教治政令之法即所謂三物入刑之屬受于鄉大夫者也讀法者讀此而已○靈皐方氏曰鄉大夫掌政教禁令黨正掌政令教治而州長獨曰掌教治政令之法何也鄉大夫六卿也其於鄉之政教禁令躬爲表儀總帥屬而已其法之詳則州長掌之本經下文所列是也考德行道藝糾戒則有法祭祀禮射喪紀會民治事則有法師田行役戒令賞罰則有法大考州里廢興則有法故鄉大夫職正月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即頒之州長也蓋鄉大夫董其成黨正以下承其事而掌其法者則州長耳○附按之法二字今補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五百家爲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附靈皐方氏曰于州曰治教政令于黨曰政令教治者州長掌讀教法考德行道藝故先教黨正掌讀邦法申戒禁作師田行役故先政也○平仲王氏曰大司徒職施十有二教又以鄉三物教萬民則教法者即此之謂也邦法者鄉八刑及師田行役之法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百家爲族凡七百五十族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附靈皐方氏曰族師所掌無教者雖書孝弟睦婣有學者而教事非所能任也官以師名而曰不足以任教事者凡知其事而相督察皆曰師胥師賈師之類是也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二十五家爲閭凡三千閭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

疏曰徵令即下文歲時以下之事也○附剛中鄭氏曰有所求取于民則曰徵有所役使于民則曰令○彥祥易氏曰如宰夫所謂徒掌官令以徵令是也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五家爲比凡一萬五千比比長各掌其比之治

比毗志反○疏曰比長管五家家數雖少亦有治法○鼐說不言政教者族師以上主之此遵治之而已○靈皐方氏曰廬陵歐陽氏謂周公設官太多王畿千里計十四萬有奇或冗官者擧此以自固不知五官之屬其數無多彼所計者特鄉遂小吏閭胥鄉長之數耳嗚呼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周公所以維斯民於衽席以致刑措者此其基也阡陌既開以後以覩井牧未廢之前治法之污隆人心之淳偽禮俗之善敗所以識然皆驅而不可挽者皆由於此而乃用此為譏議乎其為道也即近以致遠盡小以為大所用之正長即其鄉之民也所布之審合即民之家事也條分而縷析綱舉而維張以施典法如木之有根以課功事如與之有畔千里之內一事之失宜一民之不率舉可知也故治非是則不行教非是則不循禮非是則由之而不安政非是則操之而不習刑非是則放紛而難理事非是則抵冒而無稽秦漢以後大州壯縣鄙固或數百里而掌事者不過數人錢輸獄訟盜賊役事紛然而百出耳目思慮苟有不及吏必隸之以為奸此斯民之所以苦病而無所底告也周公之法治教禮政刑事賚起於二十五家之長財賦之征斂閭胥里宰掌之以聽於閭師遂師公由之[illegible]入[illegible]職之作業不問而可知也而長吏苛斂胥役使牟保正破家之患無自而生矣航撻罰之事閭胥里宰掌之其不事教而有獄訟者鄉師遂師立聽而斷之附于刑而後歸于士而士之治各

有期則莫延久繫無辜失業蕩罪疾死之患無自而生矣五家相保以備溝民既以清盜賊之源而伍兩既定以地遠近相比而追胥則民之守望相助即所以詰邦盜也閭胥里宰以歲時數其衆寡游其施會而又合聯以役閭事則久暫勞逸可以至均夜疾事故可以相代也其用意尤深遠者以修農事則比邑之民可以役用而天期地澤風雨之急救之也時而土無遺利以育賢才則鄉州之選始於家鄰而六德六行六藝之貢觀之也察而士無遊惰典法之施半寓於民間之飲食喪祭冠昏而禮無不達有司所以下及於比戶之女功而致無不行至于近族之與將無非其長伍無非其鄰晝戰目相識夜戰聲相聞其備欣是以相死古之望人所以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此其相糾也歐陽氏所病于設官之多待諸無祿以給之耳嗚呼是未察於古之田祿與後世異而鄉遂舉士之爵與祿又與王朝之士異也蓋古有不命之士有無田之士故司士職曰以功詔祿而久曰以久奠食謂不命之上其長所自辟除者也其在官中則能以久著而差其原其在鄉遂則位以久進而益其田故不得與詔祿同科耳何休之延井法曰在田為廬在邑為里里八十戶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信用漢去周為近休所稱雖或衰而變法而周官鄉遂之制大略如此矣蓋閭胥比長雖曰中士不[illegible]共寶耦耕之民也師田行役常與其曹偕作非息而他無事焉

以其材力稍優故進其等以率其胥卽秦漢以還所賜之民爵是也至於族師則所轄稍衆而其事亦較繁喪紀祭祀則治焉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書焉合耦簡器則掌焉耕耨女功則督焉其身不得卽事於南畝故倍授之田使得傭閒民耕強力以代其耕雖曰上士其爵亦等於諸官未命之士耳至於六遂則其事較簡而其爵亦較卑卽通王畿之內百夫之長皆受倍田不過二萬餘家所占之地不及一同之半而何遽其不給哉況乎鄉遂之吏雖多而無府史胥徒以今直省計之省不下百縣以中縣爲率胥役之受糈於官者從數十人而附胥附役以及里保甲直遍隸平民以贍其妻子者不下千人合百縣而計之與周官畿內中下士數不啻遠苟大府皆賢郡縣之吏皆良而無非分之求以重困之民猶未以此爲苦病也用此鄉之族師以上卽取於民以祿之不患其不給而況乎僅倍其田閭胥比長之屬雖盡益以田取諸提封千里受田六百六十萬井之中不足爲賢監而況乎所自族師以上哉

昔朱子讀地官司徒之篇以爲古者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役只爲一事其所以能聯爲一事者則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也故曰此周公建太平之基本而乃用爲疑不亦悖乎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不足以見作者之意僕將悍言述哉又自注卽秦漢以還所賜之民爵是也下云天官九兩吏謂以治得民者蓋本非官也以治民事得統率其儕伍故名曰

吏又自注使得傭閒民耕強力以代其耕下云徵數推理必百家之長然後可受倍田蓋族師倍田則黨正有加焉計閒民轉秩執事者止足以供此若閭胥以下雖皆其田無從得祿農也當正不大夫族師上士何以知授田之數止此蓋鄉遂之吏尊其爵者俾祿足以統爵薄其田者事簡而員多也使皆如王朝之大夫士則無地以給之矣○附按鄉官序職總以致政治合幾備字爲賑有而輕重大小布之自鄉至比上下相承已細各分自上達下綱舉于上而目張於下由下遂上本立於下而末敷于上大合之爲鄉細分之爲比中閭遞合遞分爲州黨族閭無非遠殘個字旋灘逐用以之祿率纏轉身胥指使血脈流通面成一鄉之勢舉一鄉之治而六鄉建不但王國之根柢古而天下之規模亦其矣看自鄉大夫之職以下諸職中所掌教政治令之科條事作凡所以爲治之道法與舉于中如朱子所云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役只目一項是蓋于一鄉見之■校魏氏云天下之治必從其柢始民制起於此閭族黨兵制起於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起於鄉舉里選苟治無根柢而求天下央平是累居整而弗爲甚也可乎洵如此論那一件不在鄉官職中○又按柯氏云六鄉不過七萬五千家而官則一萬八千餘何以祿之蓋比長卽上農夫閭胥則受二家之田族師則受四家之田皆自伊以給衣食黨正州長以上然後官賦之祿乎又禮與六按鄉官遂

官皆不設局無府史胥徒之屬非官司也後世論或周設官併鄉遂數之遂疑其太多此不攷之故今詳前盡皐方氏謂族師倍田黨正有加者樹酌事理之宜似較柯氏說爲優

○封人掌王社壝及畿封樹

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堳埒也○疏曰壝卽堳埒在壇四面爲之中有壇可知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有封又樹木爲阻固○附剛中鄭氏曰王自爲社曰王社爲民立社曰大社大社與稷配此獨設社壝謂王社也或曰立社則稷從同一壇壝也有天下者以土地爲主故獨舉之

邦國都邑之社稷封域

疏曰天子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剝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附■卿徐氏曰封人在地官爲職首董社稷也乃列于比長之後者蓋民爲貴社稷次之

鼓人敎六鼓四金之音以節聲樂和軍旅正田役

疏曰學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弗和故以節聲樂○附明齋王氏曰大司樂專敎樂舞事乃敎國子弟肄之學官其樂舞爲大若司徒掌邦敎國中鄉遂之民於軍旅田役祭祀之用樂者其事類多故役有鼓人舞師以敎之蓋鼓舞聖人所以動民而興起敎化者司徒爲之設官有以哉

舞師敎兵舞帗舞羽舞皇舞野舞

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繪爲之有秉皆舞者所執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皇析五采羽爲之亦

如帗○疏曰掌敎野人之舞亦是敎官之類國有祭山川等則舞師帥領往舞○附文叔黃氏曰山川之在四郊者蜡則其民得祭之記曰順成之方其祭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祭山川社稷四方則國子舞此州黨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野舞舞師敎之舞師所以列於鄉官者以此○明齋王氏曰按本職四祭切於民事故四舞皆民間通用舞師所敎止此而已若大司樂所以敎國子之舞六皆郊廟之舞樂師所敎國子小舞之爲亦習如之野民兆無與於此故舞師所敎不及也○附仲王氏曰聖人敎民因材而焉而已鄉遂之吏以司徒三物各敎其所治民視能進于德行道藝者使與於賓興之禮其他不能造大成之域無足與於至敎者多矣鼓舞二隨專使倡愚之徒間習聲音以從事於州黨用以融其戾而導之和也其爲敎也溥哉首六鄉官主以敎爲道茲二者所以繼設也

牧人牧祭祀之牲

牧人養牲于野田者○疏曰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亦是地事以故在此

牛人養公牛

主牧公家之牛者公猶官也○附剛中鄭氏曰周制有公家之牛有私家之牛祭祀以爲犧牲及會同軍旅行役共兵車之牛者公牛也馬牛車輦出於鄉遂之民者私牛也○明齋王氏曰牧人兼六牲而官爲丞生其雞人羊人犬人等同爾者職止鄉牧而巳牛人雖主一牲然充宗公牛其爲用大故官爲中士若馬則尤董故校人爲下大夫

人繫祭祀之牲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附彦府易氏曰牧人受牛人所授者務之充人又受牧人所授者而繫之也○王氏詳說曰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祀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兆錫姜氏曰封人之役次以鼓人至充人五職者封疆既定社祀為先也蔡氏釋書洛誥云人主臨鎮新都之治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對明之德放昭四海無所不準乃平天下之要道故周公卜洛成而首以舉稱殷禮祀於新邑者告王也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時徵其賦稅官之長也**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載師者周師縣師遣人均人官之長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附按舊說周制王畿近國之地可為井田者則授之鄉遂之民其自國中外至畺地不可為井田之所量土所宜又有十有一等之田田或多寡地有廣狹因其土之所能任而制為之法使地足以容田田足以出賦其事官曰載師或者因謂任土本大司徒職所謂以土宜之法辨各土名物相其所宜而以任土事者乃通用以制天下之地法也此載師職中止于諸雜色可地而獨以任土之法系之者蓋以溝洫井牧經制正農田外其餘雜色土地廣狹參錯不可以整齊區畫者凡須物土之宜因勢利便任為諸雜色人田以分類制之是其官所專用者此法也故下列所職掌田地而先以是提其

要若以載師任土自國中近郊遠郊至甸稍縣疆盡王畿地俱在其用法中是豈一官一職之所能任耶今詳舊說所謂十有一等之田及或說所謂諸雜色人田者今已去土田賈田官田牛田牧田五項爲皆畝所寬入說見王制之乙篇制土地之法章載師條則並不得謂之十一等及雜色人田矣又按先儒及法謂載師為稅官之長者極確而或說罪以載師所掌為賦者非也說見下縣師條○又按載師職內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亦為劉畝所寬入說見因事之祭篇難章方相氏條則縣師條或謂載師征有輕重之賦者而三農貢九穀皆是卜一並不可以輕重言矣○又按以時徵其賦句今依經文補閭師

掌國中四郊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徵其賦附按或謂上載師所掌地首國中次近郊次遠郊而條列縣國及七項田地歷目錄之獨鄉田遂田不見則所謂國郊者其為制六鄉六遂外之地可知閭師與載師所職在此其所掌國中四郊地亦當同但載師掌任土專主諸雜色田地故通及甸稍縣畺閭師掌任民通主不井之田農并諸雜職人民故總在國中四郊耳從來以國中及四郊或主六鄉或兼六遂言之通按先王制國先以鄉遂為本故其制地按田也甚詳其教官治事也甚備自小司徒以鄉師歷鄉遂諸官所以司其土地民畜物者何一不周且悉矣又豈煩區區一閭師復統攝之所職

遂全是夫家之農井無他職事而閭師掌九職之人民其子農僅一分其為井外餘田之農與他職同在鄉遂夫家外者此等諸項民事安得不設一官專掌之其官名閭師者以有人民即有里居亦各以比閭編次之其名官與閭胥同而實不同也令詳閭師經既言掌國中四郊人民之數以徵其賦則自合四郊而無不掌之矣今觀或說力辨六鄉之田賦已有諸鄉官為司不復煩閭師統攝然則閭師任九職之人民將去六鄉正貢一職而但司其八職可掌不可乎

縣師掌都鄙人民之數徵野之賦貢附剛中鄭氏曰邦國畿外諸侯都鄙畿內小都大都稍大夫家邑甸六遂及公邑郊里自國中以至六鄉其地域至廣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極多其六畜車輦甚眾如使縣師盡得而掌之而辨之稽之非司徒而何要知其所掌者止於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公邑不同于司徒也○呂氏曰天子封建外有間田散在諸侯國各命王官掌之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地域兼天下之間田以總其目○兆錫姜氏曰都鄙稍為邦都邦縣邦削之地甸為邦甸之地郊里為國中四郊之地縣師之縣即羣都縣鄙之縣縣師掌公邑之官甸地乃其專掌而總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者邦國之地有諸侯都稍之地有公卿大夫郊里之地有鄉遂各官而其間各餘地之公邑皆縣師掌之也○鄭氏又曰載師所征者任地之賦閭師所征者國中四郊之

賦縣師所征者公邑之賦貢其地乃公邑閒田故以野別之○附按劉畝既於周禮遂人職寫入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萊百畝下地萊二百畝一段說見王制之乙篇制土地之法章遂人條因于縣師寫入田萊二字以為昭應今詳縣師職未言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則職皆原文應是掌都鄙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今畝既于人民下寫入田萊字因又于都鄙上下寫入邦國及稍甸郊里字而作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以遂後人所謂使學士疑或者也蓋為適護田萊字故朱多其地域不知全經內序法無自邦國而都鄙而稍而甸而郊里反自外來及于王之國中者其為顛倒謬誤不勝其說而諸家方且順文為訓無奈此許多地域何或推出公邑或推出閒田而求知皆畝所妄寫也夫文義顛倒一謬也所言無其事二謬也豈有諸侯邦國內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而王之縣師掌之乎解者因推出一閒田然呂氏謂閒田散在諸侯國各命王官掌之因謂縣師非掌字病度之詞蓋因經有此文遂不得不生此解豈知其文皆為僞妄哉或疑此文亦安見其僞曰于其序次顛倒而即可決也○又按或謂朱子原文掌邦國都鄙人民田萊之數徵野之賦貢則亦有邦國字曰朱子豈以諸侯邦國人民田萊之數而亦掌于縣師乎蓋朱子邦國字只當得國中字猶言國中與野耶今既確知為畝寫故去田萊及邦國字○又按來謂三師職文載師掌任地

閭師掌任民之法縣師掌致吏賦兵之法而皆有以時徵賦二事其所掌地域大率多同按自國中而四郊而甸而稍而縣置郊鄉盡王畿地域其閒由內而外制六鄉六遂造三等采地都邑凡有任地任民單賦稅征等事自皆鄉官遂官都家官掌治之若三師分職之官似不及統領兼轄之也其設官分職必有專事是則載師所掌任地乃國郊甸稍縣畺地域爲宅里圃廛及諸雜色田之地也閭師所掌任民乃國中四郊地域內六鄉餘田投耕之農及圃牧工商衡虞諸雜職事之民也縣師所掌致吏賦兵乃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中有羣吏所治之公邑閒田也以此推之徵賦當亦各徵其職之所掌耳載師所徵卽其所任圃廛及諸雜色田征有輕重之賦也閭師所徵卽其所任農圃至衡虞諸雜職民各貢其有之賦也縣師所徵卽其所致一切公邑閒田之賦也此似各有條項乃其所以設官分職以治其事與先儒治解只據各職首所掌之地通槩目之係爲混混今詳此說謂三師名有所掌不及兼轄似亦近是但細檢之先儒之說不爲無因今此說于閭師先推之而難通矣謂閭師所掌任民乃國中四郊地域內六鄉餘田受耕之民及圃牧諸雜職事之民信如是也將閭師所掌九職之首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俱解作六鄉餘田受耕之民而干文義能安乎不能安則是閭師于六鄉早已兼該其徵賦矣特所任九職較六鄉官又加闊大耳然則掌四郊全賦者先儒之說也確

不可易也至于縣師旣去歆所寘入字則掌都鄙人民之數而徵野之賦貢者亦將全掌之按四郊外卽野是大遂亦在此內蓋于千里王畿之賦而閭師以掌其內縣師以掌其外二師實分掌之故閭師則明言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以徵其賦縣師則明言掌都鄙地域辨夫家人民之數徵野之賦貢焉乃居二官首者又特設一載師雖明言所掌而職未亦言以時徵其賦不限定何賦則是先儒及序官注以載師爲稅官之長者本是而無可議也蓋小司徒職但言令貢賦已耳至于徵者豈已互言而隱寓于各鄉官中然鄉遂皆以教而兼徵也若教非所司而單主徵者則設閭師掌內設縣師掌外又設載師總掌之然後于徵賦一事可以周詳而無如歲矣上閭師條或疑各鄉官司之旣周且悉何必又設閭師曰不但鄉老及六大夫止是在朝者而在鄉爲虛位卽自州長以下至比長所謂大夫士者皆與王朝不同以皆無府史胥徒而非設官局也故又設三師之爲官局者以司之焉蓋六遂之無府史胥徒與六鄉同而其官九較六鄉皆下一等也或又疑六遂何以不另設官曰已分寄于此縣師而總掌于此載師矣○又按或疑閭師以九職任大宰任萬民而此言僅及于四郊若在野則誰任之曰經言閭師掌四郊人民故如是說耳夫縣師與閭師聯職然則在野者應爲縣師任之矣而經不言者殆以聯職爲省文乎詎無在野可不任可不任大宰之理又無任四用者兼及野之槩

以四郊猶小四野闊大也○又按或疑閭師縣師謂分掌徵何也若載師雖居首謂其單徵所掌不總二師似亦無不可曰如閭師九職內有任圃以樹事貢草木矣而載師亦有以場圃任園地而爲圃廛之征閭師有任衡以山事貢其物矣而載師亦有漆林二十而五之征推此等徵同處無可分別乃以本經所言地域爲判閭師言四郊縣師言野故以分掌主之載師自國中近郊遠郊達于甸稍縣畺故以總掌主之○又按或疑經言載師掌任土閭師凡任民是任土任民已載然分二項矣曰若以徵賦言則圃之地此賦也圃之民卽此賦並無兩賦○又按以上三師言此者社稷爲人民之主人民爲社稷之依也王國以六鄉爲本故各鄉官與大小司徒相連獨首序之次乃通及社稷土地民人之官而三師者又以統攝徵賦事而次其後也

遺人掌委積以待施惠遺於季反○謂有所饋遺○附東巖王氏曰掌施惠以振救故以遺人名官○兆錫姜氏曰以此次閭師縣師者亦以見聚散取予其號相表裏也

均人掌均地政地守地職凡力政政讀爲征○附按地征其賦也力征力役也地守地職皆賦役事均法之立蓋爲土地人足賦稅力役之多寡有無以法均之使常平也自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小司徒均土地周知其人民經制一定無有不均惟是天時人事一歲小變三歲大更人民以歲時孳耗而增減

不均矣土地以歲時衰旺而高下不均矣財賦以歲時盈縮而多少不均役事以歲時繁簡而輕重不均矣凡司徒之所均定者有積漸不均之病故設均人一官以掌司徒之均法每歲隨其小變者而小均之三年合其大變者而大均之爲之進退乘除使人與地復和當賦與役復相繼而無有餘不足之弊所以維持司徒均法久久不替也與○又按本職曰三年大比則大均夫均法實與比法相參行比法皆其掌土親民之官各治之校比旣明閒需均齊均人以其均法參于比數之中而均定之布之各官使治其進退乘除推擧于所比人民土地賦稅力役之間蓋其事非素掌土親民者不能熟察而周處之故也均人領其法而不偏其事故所設止於一官一職而況此自諸鄉官歷序至載閭縣等師士地人民征役賦稅備官之後次均人一官以總承之也○又按凡力政三字今補○

師氏中大夫掌以媺詔王附■衡薛氏曰君師之職人主所以承天之寄以善天下之民師保之官特設於教典中尊之中下大夫之爵責之長善救失之任使人主無動不善所以善天下之本

以三德三行教國子附文叔黃氏曰三德六德同此德也三行六行同此行也司徒以教萬民師保以教國子國子成德而後萬民而亦觀望此所以列于教官或曰師氏以道教其□九□爲諸官長□下保氏以諫惡佐教而司諫糾萬民司救救□□調人和萬民□

氏合萬民皆是教之義諸官次子戴師各職之後者養事備而後
教事行也○附楊氏曰師保公孤之位也此師氏保氏乃中下
大夫之職司徒之屬官雖職兼詔王媺諫王惡實以教國子爲甚
○剛中鄭氏曰三代之教世子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此師氏保氏
是也居虎門以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司猶察也察王視朝有善道可行者則以告王
使屬帥四隸以守王門諫教官之長也附孫氏曰王惟有媺無惡則四夷服役守禦師氏以
媺詔王欲王起修省而警怠荒故四之號師焉○附按使屬二字今補保氏下大夫掌諫王惡以六
藝六儀教國子使屬守王闈附王氏曰朱有媺而詔之故曰以詔王有惡而後諫故曰掌諫王惡○
文叔黃氏曰師氏有夷隸故在門外保氏守王闈則廼近矣掌諫王惡其察之也當益詳○附按使屬三字今補司諫糾
萬民之德正其行而強之道藝附剛中鄭氏曰王者處心不在一身而在天下爲民設司諫猶已有
詔媺之師爲民設司救猶已有諫惡之保○與之王氏曰司諫之
職設于教官之屬以德行道藝之教皆自鄉行之興賢興能之事
皆自鄉推之萬一鄉里好惡不一而學術或偏毀譽不公而遴舉
失實先王又以司諫官巡問觀察之將以扶植正學維持公論者

在此觀本職科正辨考之辟便見有檢察核貲之意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附剛
中鄭氏曰司諫既科民之德矣衺惡過失又有司救一官救止于
將然書所謂左在有民師保萬民者乎○■按魏氏曰司隸以勸
善司救以懲惡設官教民本有常職王時遣使巡省民問宣揚教化聖人所以作新民也調人司萬民之難而
諧和之謂和合也難相與爲仇讎諧猶調也○附■適葉氏曰漢唐以來備者多駁和難之說不知難者猶告災之謂也以
調人職繫于司諫司救之後正以消其警忿之風而養其渾厚之
俗歷攷其職下五條無非開導其和而使之不得胥戕胥虐其涵
養風俗亦厚矣故禮記之言復讐子孫之心周禮之言和難國家
之法○兆錫姜氏曰諸和民難本職曰爲五條凡和難節總爲一
條以過誤殺傷已及于難而特以辟法和之此和難之正文也其
上以民成一條蓋先以成而不使爲難者和之也反殺交讐一條
則言爲難而不必和者義殺勿讐一條則言不得爲難無事于和
者鬩怒成之一條以鬩怒與過殺傷相近又止其未及于難而和
之也五條于和民難之義曲盡如此媒氏掌萬民之判分嫁娶媒之言謀也謀合異姓使和成者判半也
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夫婦判合是也○疏曰媒氏在此者
男女取地道生息故也○附李氏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

嫁然後上有以養下有以育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是以聖王設
官主判合之禮○剛中鄭氏曰婚姻合二姓之好當辨氏則族判
別也謂男女之別知其族類所由別則無同姓爲婚之失也○附
按舊說人之至情室家子孫之望無以繫縻其志則爲善之心不
可得而固於是有媒氏掌萬民之判而合之使夫內有室家保守
之安下有子孫長久之望則教可得致矣今詳娶妻爲生子以繼
嗣夫婦一倫正爲生人之本在此也上文設司諫司救調人欲數
爲民者必先使人民繁庶而後教有所施也故以媒氏次之至所
以爲教者則六德六行六藝實斯民天性之事家鄉之職日用之
需而亦皆其所自不容已者也今舊說解作室家子孫之望有以
繫縻其志而後爲善之心堅將聖人合天復性之教轉說成一泒自私自利而爲善種子先絕矣豈不淳哉聽陰訟陰訟
爭中冓之事者○附按媒氏主于嫁娶所以順天理而廣生息之
源終之聽陰訟所以制人情而杜亂亡之本也先王之意寄在設
官矣○司市下大夫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市官之長也疏曰此經
與下文爲總目治即下文云大治小治教即下文以次敘分地等
謂教之處置貨物也政即下文政令禁物靡等刑即下文以刑罰
禁虣量度即下文量度成賈者禁令即下文賈民禁僞是也○附
東巖王氏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懋遷有無阜通貨賄

者莫大于市苟無官以司之則智詐愚勇暴法擾奪誕謾夬性命
之情以爭無所不至矣先王設官司之有治教政刑度量禁令八
者既立防制曲備雖有智勇不能逞奸肆暴矣○景望鄭氏曰致
司市治市之法乃善俗之政也天下之亂積于人心之趨利利之
所聚與其于廛市於此致詳焉是亦所以正人心遏亂源也養之
必有以教之利之必有以防之斯其爲王政與○兆錫姜氏曰市
官次于此者由民及商本末之義司市掌市法之總其胥特尊貨
人屢人乃貳司市以治市者三職皆朝之命官胥師以下六職則
官所錄用猶鄉遂諸屬官其自肆長上至賈師所治皆以倍而加
亦猶鄉遂自比長里長以上皆以五而乘也胥師獨不倍者聽小
治小訟其事煩矣但鄉官皆有爵胥師以下無爵者抑未也○附
按疏撰本職下文所列市法爲治教政刑度量禁令之賈事又當
類推之凡本職中所掌諸法之綱及各市官職所司
諸法之目皆此八字之散見者不獨疏所指條云；質人掌成市
之貨賄之屬質劑書契度量淳制質平也主平物價者成成其平也質劑者爲之劵藏之也書契
取予市物之劵也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
○附霱皐方氏曰平物賈者賈師質人當劑所謂成者兩人
交易人質劑于質人則一成而不可變其相負者後得質訟
治之各有程期民自貿易則曰質劑官取予市則曰書契質劑

掌國之貨賄則官有取于可知矣○剛中鄭氏曰謂賈人市之所由
利也不有以質其信則訟多獄煩故凡貨賄者必使立質人市則
物多用質劑則立見以為證小市則物寡用劑則立文約以所期
之不必立見也說者謂大曰質小曰劑質則所期者遠劑則所期
者近故又有長曰質短曰劑之說○附按經文貨賄下猶有
人民牛馬兵器珍異故今補之屬二字注補人民奴婢也

廛人掌斂市布廛直連反○附說民居及市屋舍通曰廛此所掌廛在
市中者貨物亭儲邸舍也其官掌斂廛五廛之布故名
○兆錫姜氏曰市之五布王氏與之之謂絘布胥師罰在次詐僞者
之布總布謂肆長總斂在肆諸物之布質布質人罰度量犯禁者
之布罰布胥罰有罪者之布廛布則本職稅廛中諸物邸舍之布
也方貨入于市胥師賈師各居其次經市辨物詐僞者罰之故謂布
之絘次為絘者蓋以其樓亭之旌幟名之與貨歸于肆隨物收之故
稅總而計之其數不一故謂之總質以質人所掌從本名絘皆
貨皆罰也故罰布謂之罰者絘質之罰小而廛之罰大所謂大罰
朴罰者故獨名罰也諸布入于泉府以待其出而散也○凌卿章氏
曰孟子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關市譏而不征而周官則
廛二十而一更有市之征布與關市之征先儒謂孟子之說是
周初之政至周官始增其制也夫先王之制征其廛不征其稅
若征廛又征稅則政荒矣○與之王氏曰廛人本斂廛布亦兼斂

諸布者欲使之知取其地稅者不可取其物之稅取其物稅者不
得取其地之稅且五布入于泉府將以斂布之不售貨之滯于民
用者雖取之實予之豈若後世因之以擴利哉○兆錫姜氏曰章
說甚正然攷周官五布之制廛為總為征其絘質罰皆法也以
意運制此即孟子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仁之至而義之盡者徒法
不能自行非制之告也○附按廛人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若絘布
總市質布皆斂所寘入者說見因事之祭篇章方相氏條又按
去此三布而章氏之說乃愈見其正矣氏之說乃去孟子所謂征
而得歸于盡善**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皆
師領羣胥○疏曰序官胥師賈師二十肆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賈音
古○賈師定物賈○附說此職與胥師掌平市物畧同但彼
主于禁聽治故有政令此主于成定價故只貨賄之治**司虣掌憲市之禁令**虣音暴○司虣禁暴亂○附剛中鄭氏曰市者利之所在而日競之藪也十肆立司虣一人專以察強暴
為事憲禁令于市以禁之以安善良保柔弱使市不擾也**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不物者**不物
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附剛中鄭氏曰五肆
則立司稽一人遂之設何而食視之非害察之久何以見其實故

令僞曰稽**胥各掌所治之政**附說胥二十肆則一人所治謂二十肆也**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
長丁丈反○附剛中鄭氏曰肆者所陳貨賄之區貨賄旣陳
每一肆立一長掌之按本職正其名實物不相亂平其貴賤價各
得直肆之政令無出于此**泉府掌以市之入布斂滯貨以待買與賒貸者**疏曰布自
廛人斂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藏之○附楊氏曰泉府之法非以
取利也斂不售所以便商賈使無滯貨不為其賤買之也待不
時買者所以便民使無乏用不為其貴賣之也○止齋陳氏曰君
不理財則權在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民所時有也
肆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大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十百可
矣民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之需則與之物揭而
之使知本價而況餘物以備禮貨本以濟生持所以綏貧寶而抑
兼并古仁政也○附按泉府職言以國服為之息注解作以其于
國服事之稅為息也誤矣說見王制之丁篇賦斂財用章大宰條
以九賦斂財賄節○又按泉府貸民之法後世行此反以擾害民
說見祭物篇祭用總要章泉府條○又按舊本首語作掌斂市之
潛貨今依經文補但靈皐方氏謂絘布質布罰布皆歉所寘入是
無征布矣則泉府任字亦當為歛所寘改故今易作入字○**司門下大夫掌授管鍵以啟閉國**

門幾出入不物者司門主王城十二門管謂籥也鍵謂牡用管以啟用鍵以閉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
不如品式者○附輿之王氏曰門關次于市官之後以關於市
常相聯設官以司之將以禦姦盜禁奇衺也○附按幾似應是譏
司關掌國貨之節聯門市司貨賄出入關界上之門○疏曰王畿千里面五百里界首面置
三關亦十二關○附文叔黃氏曰鄭注謂商所發司市之璽節也
也市無節凡節皆掌節守之璽節付之司關使通貨賄貨入司關
予節乃得入門而達于市貨出即聯中凡所達貨賄司關皆
以節傳出之達之于其所至也○附按聯門市以下今補

掌節掌守邦節以輔王命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疏曰節以達天下故職與門關連次也○附王氏詳說曰邦
節者本職下文所謂玉節角節用之于內外諸侯虎節龍節人節
用之于邦國使者符節璽節旌節用之于司門司關司市及鄉遂
總而言之皆邦節也鄭注以典瑞五圭當之非矣○文叔黃氏曰
掌節在關取于便也本職中有守節有行節節皆邦節必自掌節
出鄭注關市道路之官皆得為節則掌節何以為專職哉○剛中
鄭氏曰凡臣民有守有行無不本于王命而矯誣以作命者或
有之故必用節為之以為信○**遂人中大夫二人掌邦之野經田野造縣鄙之**

地域治溝洫畛涂達於畿以令貢賦師田征役之事六遂都鄙官
之長也
郊外曰野謂甸稍縣都□附文叙貫民曰遂人內六遂爲
名六遂在甸所掌甸地而已而自掌邦之野蓋合稱縣都
鄙法之當行者遂掌之稍縣都鄙居民役田里治溝洫皆野法與
甸同其法悉自遂人出稍爲邑縣鄙爲都則各聽於其主非遂人
之所屬也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隨民衆寡而爲之甸稍縣統
居民稽如此惟甸則合五縣爲遂□爲卑方氏自六遂之賦満以
距王三百里遂人所掌惟造縣鄙形體之法及治溝洫兼何稍賦
都發曰以遂千縣其他政合推掌六遂非數內通爲遂總也□王
氏詳說曰六遂之官與六鄉之官一閭大遂之法與六鄉之法一
以令遂官畢牙稍官一等遂法與鄉法相爲異同耳□與之王以
日送之鄙里鄙鄙縣遂與鄉之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無異言縣鄙
衆中以見上下□附按小司徒掌治六鄉而被掌通法之大者列
於賦中如會卒伍爲制軍之大法均土地稽人民爲任役之大法
此皆通乎說以立法者而不僅于鄉也至于井田野郊役甸爲出
賦大法者則明言都鄙之井田采遂人掌至六遂而亦有畛掌通
法之大者列于職中如造縣鄙爲制遂之朱法矣而治溝洫畛涂
爲溝洫之大法者而亦通乎四郊以立法而不僅于遂也蓋太司
徒掌建天下土地人民之法其職提挈諸大綱所存大條目則任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三十五　王制之戊　周官下 [illegible]　[illegible]
之鄉遂主治之官故其法分見于小司徒與遂人職中舊本于小
司徒序職已條錄之此遂人官下第檢舉所掌遂事簡兵縣教稼
稽爲職而不錄通掌之法似與編小司徒異義令遵前例補之且
以見井爲都鄙官長之謂故乎掌字下補經文邦之野三字又節
去溝樹使各掌其政令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十六字而易以治溝
洫畛涂達午議入字至乎職中辨土地頒田里一段乃上交縣師
條所謂萊田五十畝一百畝二百
畝者也則自不當數入經文內矣
遂師下大夫四人各掌其遂之
政令戒禁以徵財征作役事
財征賦稅之事□疏曰遂師所掌如
鄉師亦二人共主三遂遂人主六遂
而遂師任之猶小司徒鄉師之于鄉也□附彥蘇易氏曰理其財
謂之財征用其力謂之役事二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征不病民
財役不傷民力□鑑舉方氏曰遂人令貢賦而遂師徵財征遂人
起征役而遂師作役事遂人令師田而遂師掌單旅田徵之政令
或舉其綱或詳其目也□附按或謂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
之地征斂財賦一項乃其條目之大者而周官又競競于理財之
出入則稅斂之事通乎王畿宜自鄉法董之令鄉官上自鄉師下
至閭胥並無其職先儒以鄉外官閭師徵賦賞之恐非其事主遂
則自遂師即以徵財征爲職下至里宰以有司之政令徵斂財賦
大小序職其有明文與鄉不同何也按本職徵財征作役事共上

以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立文則是用小司
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之法以井邑邱甸任地而令貢賦稅斂
是也又即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
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之法而起徒役是也然
則遂之軍賦以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率之更遞起一人之徒
役而以井邑邱乘之數共兵車其制軍從鄉之會卒伍以鄉並鄙
鄉縣遂如比閭族黨州鄉爲伍而卒旅師軍之制其出賦從都鄙
之計井甸以遂之井田如縣都之井田爲車乘上卒牛馬之制意
其法內簡于鄉于家起一人之中以下例致之則三家而起二人
也外繫于都鄙于縣都甸出一乘之中以邱乘令之則十六井共
一車也疑稍人職有所謂掌邱乘之合者以此假此推之則遂統
鄉之會卒伍盡用其民者爲賦簡而役輕矣再推古井田溝洫什
一取民無論自賦助公鄉野同一定之例故斂財賦無所容多冢
也惟軍役有不等當與財賦相通融鄉以會卒伍盡用其民人令
貢賦之法則軍賦重而田賦宜輕故推鄉里委積見共于遺人職
內疑他無復輸用備牛馬車營器物家多之資此通鄉官職無徵
斂事也若遂既賦簡役輕於鄉則什一之稅宜輸可知其斂事不
掌於遂親民之官其誰悉之此遂師與里宰適承遂人令貢賦之
法而掌斂斂之事也與今詳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等甸劉
斂既以此窮入于小司徒則凡與此處閭通如此說所引遂師職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三十五　王制之戊　周官下 [illegible]　[illegible]
內言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共十字以與一易再易中地下地
之萊田作照又引遂人職內凡治野下言以下剩致比共五字以
與可任者家二人作照者自皆欲所陸續加窮以作僞說羽翼而
思大亂其真然則如此等者必皆刪除而乃見周禮原本也夫去
此不可據之數說則遂法安得內簡于鄉乎且稍人職言邱乘既
仍作邱甸出車一乘爲都鄙法矣又于遂而作邱出一乘乎況遂
與鄉皆用溝洫法並無井田安得謂有邱甸而謂遂法外繫于都
鄙則亦無據矣大抵鄉爲比閭族黨州鄉遂即爲鄰里酇鄙縣遂
則其爲伍兩卒旅師軍也自應皆同而畢無異衛詳于爲教遂詳
于斂事乃對舉之五文耳若謂鄉無斂事豈遂亦不令教哉況閭
師既明言徵賦則謂通鄉官職無徵斂事者亦屬不令益先儒以
鄉外官閭師徵賦而言者本確當而無可議令四訣食劉畝之毒
遂愈推而愈遂矣□又按小司徒職明言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
無過云者謂只有不起一人之家而必無通計起二人之家乃得
盲無過也有謂甸出一車其令甸人家可調用七坎者此仍是無
過家一人之說耳至于可任者家二人家三人令此說言更遞而
起夫即云更遂而過計則爲家二人家三人是已于無過者而或
小過之或且大過之家僞說之與經文相皆也顯然可見□又按
或謂敎養爲王制兩大端相須並行其政敎立法于鄉遂乃鄉官
職文專載敎事遂官職文專載農事各舉一而互見不復一詞而

師田力役通行之事鄉遂各七萬五千家宜同一法而兩官文獨[illegible][illegible]而不設者意必有不一致處乃各載其事以分見其職掌云以此知當有異可參矣今詳教養者上人治民之事也無此地[illegible]而不教彼地不養單致之理故略之以為互見之義若師田力役上人用民之事也若亦欲互見為法則似各用其一矣若盡載其前而缺于後又似缺文反起人疑故不若兩見之為宜此外恐別無寓意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為遂凡六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教稼穡備稼器修稼政偪猶閭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月令所云修築種植以教道民之類○附之宏孫氏曰周官內六鄉而外六遂教必始于近以六鄉為四方之標準耕必勤于野以六遂為王畿之勸相鄉遂雖互文見義亦各有先務也○靈皐方氏曰讀法興賢詳于鄉經野勸農詳于遂亦互相備○光錫姜氏曰鄉官言政令必言教治而遂官上自遂人下至里宰皆無一言教治惟本職言興甿為教治意故王制移鄉移郊移遂皆如初禮謂如元日朝庠習鄉習射之屬也則六遂未有無庠序之教者鄉詳言教治遂詳言政令蓋互文與○附按鄉官職文列禮教事遂官職文列農由事蓋大司徒掌邦教以擾萬民其所建諸法綱領惟養教兩大端而已立法通畿內外而以鄉遂為植木地政致規模皆于此作則故凡教之科條盡以列之鄉官凡養之科條盡以列之遂官分載其事相望而見說者以為互備是也或者又謂教事盡于鄉而遂必有所不詳養事盡于遂而鄉必有所從略是又因國野異宜人地有遠近秀樸治功有淺深文質分鄉與遂為之重輕繁簡以布之令詳遂略于致則于分必多不盡鄉略于養則人已有受饑者矣鄉遂即分為二恐非聖王平天下之道也論先後養先于教論輕重教又重于養孔孟之論王道只此有耳初無郊遂近地即有宜界宜詳之分信如是也將鄉鄙又當如何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二千五百家為縣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趨其稼事徵徵召也比案比也○附■校魏氏曰遂大夫言政令縣正加以徵比親民故也○文叔黃氏曰徵比徵斂也比而徵之小司徒井邑邱甸令貢賦稅斂之事是也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五百家為鄙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祭祀祭禁也○附文叔黃氏曰遂之祭祀見于此○剛中鄭氏曰鄙師掌祭祀之時當有如蜡正教其禮事者矣○靈皐方氏曰鄙師所掌猶[illegible]虞事者其大綱則遂大夫縣正董之其細目則鄰長里宰治之

鄰長每鄰中士一人百家為鄰鄰長各掌其鄰之政令喪紀祭祀趨耕耨稽女功[illegible]作[illegible]反○女功絲枲之事鄰長親民故趨其耕耨并稽考女功之事○附靈皐方氏曰鄰祭祀而不如黨正及于冠昏飲酒鄰長治其喪紀祭祀而冠昏飲酒并無其文鄉乃公卿大夫賢士所萃故祭喪冠昏飲酒禮義備焉遂則舉甿聚居分卑禮略不敢以煩有司也○附按喪紀以下今補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二十五家為里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六畜兵器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耕耨以有司之政令徵斂其財賦攷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此言兩人相鋤耦而耕也玄謂鋤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月令季冬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附彥祥易氏曰周之井田一為長畝其長百步其廣一步中間為甽不易之地一畝三甽甽廣一尺壟高一尺二人各執其耜而共發之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正合一甽之地於是兩合耦則兩兩相助○明齋王氏曰人力不同苟主其強則弱者怠主其弱則強者惰故不均平不能以作先王于是配合其等使並耕相佐助○叔寶李氏曰周家以農開國教稼穡則有遂人巡稼穡則有遂師簡稼器修稼政則有遂大夫既教之又巡之又簡以修之民宜無不勉矣猶未也鄰長又為趨其耕耨里宰又以歲時合耦于鋤而趨之而縣正又為趨稼

事而誅賞以鼓其不勉也先王設官為農與之周旋無間如此○平仲王氏曰本職徵斂財賦必待有司之政令者恐重科也斂法出于地官司稼其有司受之頒其式于掌斂之官又天官司書三歲大計羣吏而逆其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凡此皆所待之政令也○附按趨耕耨以下今補

鄰長五家一人五家為鄰鄰長掌相糾相受相糾相舉察○附說節相及之意○叔達曹氏曰五家中以之相糾可使有[illegible]而不為非以之相受可使有勸而必為善變化其氣質潛消其邪心皆由此基○靈皐方氏曰鄰長即耦耕之民故所掌無農事

○旅師掌聚野之粟施惠散利春頒秋斂聽新甿之治旅謂羈旅也其職掌用三粟以惠其民而凡為新甿者聽其治以安集之故名其官也○附兆錫姜氏曰考本職首稱聚斂之鋤粟屋粟閒粟以施惠散利職末稱凡新甿之治又即旅民始受田為甿者也此亦如遂人職中所謂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其不得以為掌徵正賦之官明矣注疏乃謂此主縣師所徵野之賦貢者為遂官里宰之師皆牽率謬說也○附按舊本作掌聚野之粟春頒而秋斂之今補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稍所教反○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其職掌以縣師之法令郊甸稍都邦凡乃邑之兵賦而名稍人者稍地居中以兼內外也○附彥祥易氏曰邱甸

四邑爲邱乘即四邱爲甸之所出總名之曰邱甸○叔遠曹氏曰自有一邱之馬而車乘之數以之始自四邱之四馬而車乘之數以之定故曰邱乘○[illegible]衛薛氏曰前乎縣師之作衆庶合車人卒伍既以其係於公邑者而總之此言稍人之令邱乘則以其出於公邑而征之蓋遂地車賦之王法也○兆錫姜氏曰言掌邱乘之政令其地無所專指者本縣師職而言也縣師總掌郊甸稍都邦凡公邑之田賦兵賦而稍人奉其法以令其邱乘則其地可見矣夫邱甸出賦之制通乎中外歷以地官考之在鄉則治以小司徒鄉師達乎州長族師在遂則治以遂人遂師達乎縣正鄙長在郊甸稍都邦諸公邑則縣師及稍人治之以聽於司馬而在采邑則夏官之都家司馬掌其法以聽於國司馬公司馬也各職之分屬如此○叔賓李氏曰按小司徒會萬民卒伍之制而約以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一乘者七十五人之所充也約計兵車一乘則三兩之數四乘則三卒之數七百乘則三師之所合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集至千乘則六軍聚焉是則天子六軍之數適足以充千乘以天子萬乘言之大抵悉畿內以爲軍則足以充萬乘而所謂六軍寓於六鄉者乃天子宿衛之兵爾其餘六遂都邑之兵不與焉此周人居重馭輕之法○彥祥易氏又曰六鄉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爲千乘今以邱乘推之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井八夫計夫五百一十有二共出革車一乘士卒七十五人其制軍與出賦夫家人數不得何也蓋家出一人爲正卒者此徒役之大數甸出士卒七十五人者此出軍調發之數是知每次調發則五百一十二家共出七十五人車一乘約可調發七次陳及之曰備之多以存武備調之少以優民力也○文叔黃氏曰舉術以包甸都鄙鄉法不爲邱乘之制其餘則野法也鄉之軍制寓於比閭族黨州鄉故合卒伍而爲伍兩卒旅師軍蓋常自爲六軍也野皆不會卒伍大抵鄉車人不相須其用在人故會之於卒伍野車人相須其用在車故合之於邱乘六軍爲車千乘以司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共一車約之七萬五千家止得車不足一百五十乘不能充其賦也大抵六鄉皆守兵會同征伐其出甚少故六軍備其人而已車馬之賦不盡出於民則以公車充之校人有馬牛人有牛皆以共公車也井牧田野乃治野之法野爲公田九一之法以出稅稅爲邱乘四一之法以治車馬○黃氏又曰鄉以州黨居民合其卒伍師爲軍賦而車人不相須遂雖以縣鄙居民其軍賦在邱乘而車人相須軍旅田役皆有司馬之法作其衆庶而後會其車人之卒伍野之制軍一甸七十五家耕之共一乘則七家一人自爲軍制○彥祥易氏又曰或云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而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今合諸邱乘而亦有伍兩卒旅師軍者何也曰居鄉則寓兵之制出軍則部伍之數比居既以伍兩卒旅師軍爲萬

二千五百人之聯及其用也亦以諸乘萬二千五百人而統之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使其戰陳行列之際無異平時統率之義此邱乘之正令於是乎出○[illegible]時葉氏曰成周軍賦不可得見獨稍人邱乘之法可得而推之邱十六井一井八家共百二十八家出車一乘馬四匹邱出一乘則甸出四乘縣十六乘都六十四乘共四千八百人二百五十六匹馬此邱乘之政車馬之賦也鄭康成乃以乘字爲甸而改讀之彼徒見司馬法曰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以爲車乘非邱所供也不知司馬法言甸出一乘調兵之數也周禮言邱供十乘畜兵之數也畜之多所以存武備不調之寡所以優民力周禮未詳言兵賦而禮文可見者有此爲據不得盡執司馬法之書讀經也或曰魯作邱甲聖人譏之以其賦役之重也今令邱出車一乘馬四匹得毋甚於邱甲乎蓋成公作邱甲者令一邱之家皆爲甲士盡數調兵也邱乘之法畜之而非盡調也鄭氏亦曰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備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然則邱乘必有遞征之法也○附按軍賦法軍以人言賦以車言制軍以比居起數出賦以明畝起數以萬二千五百家之一鄉爲萬二千五百人之一軍以六十四井之一甸爲七十五人之一車論者以此爲周軍賦之通法統畿內外以爲制則是該國郊甸稍縣置之地爲鄉遂暨諸邑都者無有異同矣稱以爲人與車必相備而後可以用六鄉六軍七萬五千人須備車千乘今以井甸計之六鄉七萬五千家約井九千三百七十五井爲一百四十七甸強出車不足一百五十乘徒多車寡豈足以守衛王京爲根本之重鎮且王畿萬乘合鄉遂不過三百乘其他豈盡出之都邑乎論軍則一家出一人也論賦則七家出一人也今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制爲五百人之一師用共七十五人之一車即如論者所云畜備之多而調發之少然以七萬五千之軍備千乘之人數而調用於一百五十乘之車數是則軍數實而乘數虛將號萬乘之王畿者所有萬乘之士卒而止一千五百乘之車馬乎恐違事實已多矣竊疑小司徒職內會卒伍任人民井田野三條雖皆通立之大法而用之亦應有異如會萬民之卒伍黃氏所謂鄉法是也蓋鄉遂以制軍爲主而出賦從之若井牧其田野則野法經文標井邑邱甸而系以縣都之名則以此爲都邑法是也蓋都邑以出賦爲主而制軍從之六鄉既具六軍即具千乘七十五家共一車士卒七十五人與徒衆列家發以爲守衛王京重兵不行征伐也天子討有罪則徵兵方伯邦國次出畿內都邑有大征討王卿帥師乃發鄉遂然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亦師旅率之而已故鄉軍賦似繁重而不輕用不多用間一用之又有更迭之法其實列居簡出不煩擾也若鄉遂而外都邑在畿內者共地甚多宜乎軍少民多故以井甸制賦五百一十二家共一車七十五人凡七家而出一人爲軍以家一人起徒役更迭用之說者所謂可當七次調發是也一乘

七十五人可作三兩合四乘則作三卒百乘則作二師五百乘則作三軍十以所共車數之人作爲伍兩卒旅師軍之兵縣師職文中所謂合車人之卒伍是也然則井甸出賦之法廣爲都邑立而不盡民爲軍也夫家治軍之法專爲鄉遂立而重備兵於國也兩法通用而有異從來未見剖別故於軍賦兩難得其實也○又按鄉遂一體制無不同論者以六鄉六軍之王六遂則之鄉遂共十五萬人共十二軍以此言之井甸出賦之法亦非遂法矣或者欲取小司徒任人民之法謂上地家任三人中地二家任五人下地家任二人據此以爲六遂軍賦法之差未知此皆劉歆之竄入不足據也夫鄉與遂七萬五千人同而用法判然爲二安得有此理今又詳諸家之說如黃氏釋軍伍以遂法別於鄉法而統於野法中則亦非是蓋鄉與遂同法者鄉遂皆用溝洫與都鄙之皆用井田不同也薛氏釋邱乘以爲遂賦之正法者蓋亦未達此義矣至于柴氏直據經文爲邱乘而不指爲甸乘雖未能推通其說然可用其意以參釋經文迹取易氏李氏諸家說融會之以補考古者遺畧之法有如上條云然則不廢甸乘之說者蓋其法傳之自古而於田賦出兵事義有相宜焉則其爲都邑賦法可無疑矣○又按掌下合字今依經文補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也○附王氏詳說曰芻曰多曰積少曰委積則及於牢米薪

芻委則止於薪芻地官有遺人又有委人取其予之之義則名官曰遺取其聚之之義則名官曰委○[redacted]衛薛氏曰薪芻之所聚曰委蓋地利之王末也以其乃委積之所須所用爲至廣而所聚宜至多故重設官以掌之○[illegible]方氏曰薪芻疏材木材甸於甸稍斂之者居王畿之中而環郊遂便委輸也○附按凡疏材三字今補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均地守地事地貢政斂爲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地貢諸侯之九貢○附校魏氏曰事與均人相關均人止國中及四郊土均蓋天下禹貢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土均其遺法也○附按土地之政邦國都鄙所征於民也與均人所謂地政同但均人所均者在國郊甸之遂及公邑乃王朝治之而征入官府者均人以歲均大均之法均土之極其詳若地之在邦國都鄙其財賦入家國者則自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而頒之邦國都鄙邦國都鄙受而治之至於歲均則皆治之者之事而非王官所及惟是司徒所制而頒之大法不有王官提挈之則專其土者恐有壞法亂制之弊而征之不平者多矣設土均一官掌土均之法於各邦國都鄙歲入計要比要中稽攷之而以均法平其所不平董正之此平天下上地之政之大要也法與均人同而事異矣若地守地事則邦國都鄙爲王朝所守之地所承之事也其分在各之域者亦必以王官總領之隨其歲月險夷之變制易之更爲之均其財用

之[illegible]其力役之服事然後徵發期會可無多少勞佚之懸矣至[illegible]貢皆有常制而猶待於均者物產不齊恐常貢中亦有時異勢變限以常制貢有無取多於寡爲之斟酌損益以均之則地無難貢之物矣○又按兆錫姜氏云均人主國郊鄉遂公邑故地守地職之外尤詳力征地近多役故也此主邦國都鄙通言地守地事地貢而不詳力政地遠少役故也今詳都鄙遠王國邦國在王畿外力役之所不及故職內無之若地貢又邦國都鄙所有而國郊公邑所無故均人不及而此及之蓋均人所均者近而詳土均所均者遠而大詳者其事細目則有職官所司行大者其事總綱則有土君所受治也○又按均地守以下今補

草人掌土化之灋草除草土化之灋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疏曰按職惟有糞種之文無殺草之事蓋殺草然後種之名爲草人明知除草也○附東巖王氏曰稼瘠而肥稼惡而美是之謂土化因形移易之也○長樂劉氏曰職文取獸糞以化其土然後種之非特用其糞且雜草而灰之以和其糞則地有可化之理月令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若欲化之則以水火變之是也○附按糞種注云皆謂煮取汁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與劉氏說不同

稻人掌稼下地附[redacted]衙薛氏曰三農生九穀何獨於稻人命官蓋下地卑水之所鍾水勢不達則稻利不興導其壅滯之勢致其稼穡之利蓋有難爲功者是

又稻人所特設與○校魏氏曰中原地高惟下地近水者可稻聖人兼盡地利防豐凶備旱潦也○兆錫姜氏曰稻宜下地而夏官職方氏所載惟荊揚泥塗獨宜稻雍冀高不宜稻餘則兼之而已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也○附按論者謂三代前江漢以南不通中國無後世東南水田之法后稷所謂誕降嘉種禾役穟穟者皆西北高原之事是也今詳此稻人之稼下地以豬畜止蕩之法用於[illegible]防溝澮之中是即後世南方水田之法聖人制之以得其地之宜者施之正所以盡西北之地利輔高原之所不及但不得如後世東南之可以遍行也從來或欲以南方水田之法盡施於北方或以南方水田之法不可施於北方者皆非通論○又按六遂以外皆野地也旅師稍人委人所掌皆通野之事而與鄉官後閭師縣師遺人等職相左右者也故于遂官以下歷次之前以內主國中四郊及公邑之均人官括之此以外主都鄙邦國之土均括之一也草人稻人則又通畿內治田之一法故系之于末○

土訓掌道地圖詔地事土訓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

誦訓掌道方志詔觀事誦訓能訓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附長樂劉氏曰四方地里山川之物皆有書以識之掌誦其書訓其義○少穎林氏曰土訓之所訓者土地之圖誦訓之所訓者方志之書古左圖右書土訓

圖學誦訓習學○附按遂自草人稍人之官設而治地之事畢矣又設二官之職土訓總言天下之地圖以詔地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志以詔觀事之慝惡官以訓為名乃明辨而敢避之開際而數宜之之謂主於開廣王心俾王昭然知天下古今地治之所以然夫因五物之地生以施教者本大司徒之職所以佐王安擾邦國者則二官之夾侍王以贊司徒也豈可少諸○又按二官本職其事總于道地圖方志其義主於詔王職中又序掌道地慝方慝乃其條目舊本並提二目於職首而末揭出詔王於職中與他序官下檢提序職之總掌而絜明設官之義者似不同今依經文各易下一語以從本例○山虞掌山林之政令而為之厲禁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物為之厲每物有蕃界也謂遮列守之有遮列則厲而難犯也○彥祥易氏曰山虞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林衡亦受法於山虞也○少穎林氏曰厲則別其地以為之限守則命其人以為之守禁則設其法以為之禁○[illegible]及陳氏曰周禮有頒田法而山澤未嘗頒之民則畿內山澤皆官物也特置虞衡之官以掌之卻令山澤之農以時而入得各供其所有以當邦賦但不使自有之則有田不耕趨末者眾林衡掌巡林麓而平其守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附安世項氏曰山虞掌其政令衡巡察之而已巡之則知其守而均平之使各得其

宜川衡掌巡川澤而平其守疏曰川凡瀆者皆是也水鍾曰澤澤與川不同官今川衡兼言澤者澤與川連者則川衡掌之若濟水溢為滎澤則兼掌藪澤也澤虞掌國澤之政令附[illegible]衡薛氏曰山澤天地之藏財用之淵國所資者厚民所賴者衆如括而歸之於上適專利以自私縱而委之於下重衍利以敵戰是以先王為之虞以嚴其法為之衡以平其政使民可資其利而不得盡其利則上之政令有制而下之取用有節○止齋陳氏曰周官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大府掌之以待邦用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疑若專利于上而無遺利在民矣考之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未嘗不與民共之特禁其不時戕賊而已澤虞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則是官為民守之特以其賦入官以此推本先王設官領之之故正不盡利而遺民之意也○附按司徒所掌五地以上田為民生國賦之正地而山林川澤之生財者副之故地官之屬於土田備職之後乃次以虞衡也迹人掌邦田之地政迹之言跡也跡知禽獸處○附信齋楊氏曰邦田之地謂邦內可田之地自天子至諸侯大夫時田之所也○彥祥易氏曰田之義有三大田虞人萊所田之野牧氏職陣今見大司馬一也其次設囿游之禁以時取獸供賓祭之用今見囿人職二也若迹人以其迹知禽獸所萃故謂之迹而邦田之

地皆其所掌三也○兆錫姜氏曰按囿人職自別于夏官大司馬之田考山虞澤虞迹人獸人與大司馬之大田皆合職聯事山澤虞之萊野即大司馬所田之野迹人之守禁即大司馬遂圍之禁非二田也○附按舊作政令今依經文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卝虢猛反○卝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附劉氏曰卝古礦字○金未鎔玉在璞曰礦五金玉石各有產地金有五品舉金錫該之○彥祥易氏曰天地之寶生于山澤金玉錫石之貴先王不以予民設之官為厲禁以守之非私之也上以資邦用下以使斯民之衆末厚本而已○兆錫姜氏曰本職厲禁時然厥掌蓋嚴且其取之也職金受之而入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入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其玉府所掌不過備寶鎮兵器之用冠弁環佩之飾與凡喪祭燕會之供錫予之用而已觀卝人之掌則聖人不事廣搜以為脈縱耳目心志之具可知也角人掌徵齒角骨物於山澤之農當邦賦之政令疏曰言農則皆有夫田出稅近山澤者即以齒角骨物之屬當地稅也此三職以外不言當賦者皆文不具也○附用之陳氏曰齒角骨物玉府絡人等皆用之○叔遠曹氏曰田平地之田使供十一之稅是謂平地之農山澤之利亦各據其土地所產所入而賦之是謂山澤之農其曰以當邦賦盡以山澤所宜有者各倣十一之制以輸於公上亦如平地之農輸粟十一

之租也○[illegible]卑方氏曰山澤間皆有耕者待其田不井因使散處以守財物○附按山澤之農即大宰任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一職而又謂之農者蓋山澤之間有平地可田者但其為數也奇不可以井又不能家百畝惟隨地分數計授其地之民其不足者則令取山澤之數以補之故聽其以所得物輸為田賦為其受田少故留穀粟以足民食取財物以足公用兩善之道九職除百工商賈臣妾閒民四職外無不田之家無不耕之夫此山澤亦以農為本也○又按周官九職任民使各貢所有物以為九賦非地稅外文有雜項之征此是賦斂大關目舊本於虞衡之官後徵山澤諸物職各提所徵物而不及其當賦今補之羽人掌徵羽翮於山澤之農當邦賦翮羽本也○疏曰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于鍾氏染之以為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掌葛掌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草貢之材於澤農當邦賦草貢出澤萌紵之屬可緝績者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染草藍茜象斗之屬○疏曰藍染青茜染絳象斗染黑○臨川王氏曰掌染草不言所徵亦必當邦賦不言者以角人羽人掌葛見之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灰給澣練炭所共多○附王氏曰灰凡石灰蜃灰烟煤之類以供澣練黝堊之用也掌荼掌聚荼徵

野疏材之物茶芧秀也共喪事以著物也既夕禮曰茵著用茶疏材之類因使掌焉徵者徵於山澤人予委人也○茶附
剛中鄭氏曰茶以禦濕非常用之物設官以掌之豈豫凶事哉孝
子所盡心也○兆錫姜氏曰以大宰九職推之疏材蓋臣妾所聚
斂而掌茶與委人諸職掌徵之**掌蜃掌斂互物蜃物**蜃大蛤互物蚌蛤之屬特非梓先塞下以蜃禦溼也鄭司
農曰春秋傳曰使用蜃氏言僕天子也○附□按魏氏曰山澤所
徵惟服食器用未嘗求一異物此謂萬民惟正之供也○彥詳易
氏曰四者徵物而用不可缺故設官以掌之**囿人掌囿游之獸禁**囿今之苑囿游小苑觀處禁其蕃衛也○
附按世項氏曰囿游苑囿游牧之獸○□□氏曰其曰囿游之
獸禁別囿游如芻蕘雉兔之往是也□之禁則不得侵取之非謂
爲囿游以行樂○平仲王氏曰按本職牧百獸以供喪祭賓客則
其不畜珍禽奇獸可知鄭氏注以後世掖庭備畜之事說經不幾
導人主以禽荒也○安世王氏曰獸人所共田獵所得囿人所共
囿游所牧○兆錫姜氏曰設囿人牧獸以供賓祭者非無故也四
仲之田以奉礿祠烝嘗社祊之屬左氏謂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其
他命獸人取獸有不如數則凡祀賓等不時之需於是取之聖人
豈以遊觀設官耶**場人掌國之場圃斂藏**附光遠王氏曰載師以場圃任園地所謂國之場圃專樹果蓏

珍異之物共祀享則屬於公者場人之所掌也所謂民之場圃則
屬於私者閭師之所任也○附按自虞衡以下又大宰九職中藪
牧園圃之屬於地者亦次之○又按舊本自掌染草以下只序
官而不錄序職以職掌即於官名中見之今仍補錄以從凡例
○廩人下大夫掌九穀之數穀官之長也藏米曰廩○附彥詳易氏曰以廩名官所掌者
米而兼掌九穀之數也○嘉會李氏曰數則一歲所入之曰以數而入以數而出正廩人所掌故不曰物而曰數**舍人掌**
平宮中之政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穀者政謂用穀之政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頒之○附說舍猶宮正宮伯
次舍之舍平之言均均稍食均秩之意也**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疏曰月令首種不入
鄭注引舊說首種謂稷也即種粟是五穀之長下文辨九穀此云粟是以粟爲主**司祿**附按司祿所司原本闕序官注曰主
班祿○又按□循薛氏云倉廩官所以爲儲蓄備而以舍人次廩
人以司祿次倉人者舍人主宮中官府之次舍其稍食宜均故
次之若穀祿之制自公卿以至士庶其受田賦祿又非一稍食者
比也故又次之今詳此以祿爲官祿主注班祿之說蓋是次倉人
後者止舍人掌宮中因內及外也○又按兆錫姜氏云考班祿之
制凡五等六等之臣皆祿以地如司徒之制邦國造都鄙及載師

之任土田官田與家邑小都大都之田皆非頒給穀祿之謂也凡
侯邦采邑之祿以地者其徵斂皆不司凶王官其士田官田之屬
凡祿以代耕者皆司祿徵斂而給發之有當然耳今詳鄉遂官與
閭師縣師等掌徵斂而藏之于廩人倉人司祿不掌斂也士田官
田皆斂所實入者不當入于數中且周制班祿除公卿大夫有田
祿之外其爲未授采地之大夫及上士中士下士之祿應皆司祿
掌之不但庶人在官祿以代耕之祿也○又按舊說司祿者司穀
祿不然何以與倉人司稼同列耶舊注誤爲爵祿今詳此說非也
說見下條○又按舊說司祿逸篇弗可考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
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祿爲文昌第六星祿
之言穀也以掌天下穀數者謂之司祿亦猶掌天下民數而秋官
有司民之職司民三年大比則以爲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
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王者以民爲
天民以食爲天知司祿之於穀數當亦然矣今詳此說以司祿等
于司民主九穀言然天府言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
則受而藏之則謂司民司祿者天之二星也言獻穀數則總主通
歲王朝之穀數言乃此司祿單主設官無采地之祿及庶人在官
耳若通主穀數即當在廩人倉人之上豈有次其下而並在舍人
之後者哉則其畢主用穀于一項可知也此司祿不主獻穀即可知也舊說恐誤**司稼掌巡野觀稼以年**

上下出斂法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附朱子曰鄉遂雖用貢法然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校數歲之中
以爲常也○附按司稼序職首以斂稼爲急務末以均食爲補救
其先後於稅斂以惠民者至周且切也朱子獨中擧出斂法一條
以爲其職之專掌誠以從來重征害民者甚劇即定額例取民亦
大不利於民故特提出以重見其義今詳序官目錄廩人倉人所
掌皆取之於斂者舍人司祿所掌皆于之以所斂者取之厚薄之
多懼妄忘所以爲斂也司稼一以不序于次於鄉遂後各職之間而
必列於此四官之後豈非設官之意王屬如是也哉**舂人共米**附文叔黃氏曰舂人饎人槀人皆官中之事以用穀故屬
地官○兆錫姜氏曰以上諸職用奄者猶天官酒漿以下之例也
本職掌共祭祀賓客饗食之米之類而其役女舂奚甚少蓋司厲
職女奴之入於舂槀者多矣其人輕賤已見別職其事振槀不復定其數于本官也**饎人共盛**饎尺志反○饎人主炊官
也爲炊而共之○疏曰祭祀共盛共王及后六食不在天官膳夫
之屬而與舂人連類因地道之成故在此○兆錫姜氏曰本職女
饎奚多於女舂奚者蓋皆民婦爲之而無所入之女奴也**槀人共內外朝冗食者之食**槀苦報反○鄭
司農曰槀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槁○疏曰冗散也外
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冗吏因上直不歸家食槀人共之因名冗食

胥○脩掖舂人饎人稾人皆奄與女爲之皆有奚○附總論止齋
陳氏曰地官掌教以其屬考之幾六十官所謂教官者師保諫救
等職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頓田疇分擘郊里征斂財賦掌管
由淳紀綱市井管鑰門關而已當時謂之教與何也蓋先王教民
自經界始八八爲井五五爲軍市有奠居里有聯比無非習民於
正而寓之於道德之意俾之分定而慮不易事同而心藏生厚而
德優易直而淳龎以服從上令是曰教典○詩述風化之由孟子
言王道之本無非田圃之事即司徒設官義也○邦卿李氏曰家
宰掌邦治舉其要耳其僚屬庶尹皆經理王官之政主於遂生復
性以寵綏斯民者未遑也故設司徒之職舉天王作君作師之任
而致之於民乃順承天萬物資生故曰地官也教始於郊里故自
小司徒至比長專主六鄉而奉社稷成民人之本在縣故封人鼓
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六職次之鄉之政教備矣而事不盡於鄉
官者載師至均人五職又詳其政之事也師氏至媒氏六職又詳
其教之事也于是教養之道畢舉由鄉而施之天下甚易易也市
廛門關之官次于鄉之下遂之上者市雖在國容五百里疆界凡
五十里之市皆在焉門關則連於市以達貨賄者關市有譏用節
爲多故司市至司關十二職爲一類而掌節附焉遂人至里宰等
及田野之制稼穡之緒與六鄉互見爲義旅師之次於遂一如閭
師之次於鄉也稍人一如縣師委人土均一如遺人均人也而鄉

王制之成　則官體斋

有封人載師縣師遂有稍人土均則通公邑都鄙邦國之政皆舉
之矣草人稍人詳積事養民之原也土訓誦訓通土俗教民之本
也四職所掌鄉遂都鄙邦國皆有焉故次於土均之後也若夫山
林川澤賦貢之所出國用賴焉故自山虞至場人十有五職又次
之冢宰所列九賦九貢之目盡於此矣賓祭之所取軍旅喪紀之
所共縣系祿廩凡爲九式用財者將於是乎在故廩人至稾人終
職司徒數教而教職惟鄉官師保等十數人其間所措畢者養民
之事居多先儒疑爲司空之錯簡是不然夫先王之世辨物居方
秀者爲士而樸者爲農下及工商各具常居皆有法守使之父以
教其子兄以教其弟習其耳目而定其心思閑其道藝而世其家
業無非以道率民豈必東膠西序始名教哉孟子曰無恒產而有
恒心者惟士爲能故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此司徒一篇所以
併教養爲一事也○削按地官部大司徒卿一人其屬凡七十七
官凡中大夫五人下大夫十五人上士四十八人中士一百四十
八人下士一百七十二人又門關十二下士各三人門與關四十
八人六鄉三老即三公鄉大夫卿即六鄉三十州州長中大夫三
十人一百五十黨黨正下大夫一百五十人七百五十族族師上
士七百五十人三千閭閭胥中士三千人一萬五千比比長下士
一萬五千人六遂大夫亦中大夫六人三十縣縣正下大夫三十
人一百五十鄙鄙師上士一百五十人七百五十酇酇長中士七

百五一人三千里里宰下士三千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場人皆
中下士數不可考府史胥徒共三千零五十五人奄十二人女舂
抌女饎女稾女奚等共一百一十一人虞衡場人之府史胥
徒及司市之胥徒爲有胥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數不可考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五下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伯主禮官舜命伯夷典三禮曰作秩宗周因名宗伯○疏曰春始生萬物立宗伯掌禮禮以事神爲上所以先天下報本反始也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王之○附靈臯方氏曰天地中和之氣備於春宗伯掌禮教民中掌樂教民和故曰春官○江陵項氏曰治教之施始于禮象天地之化始于春○剛中鄭氏曰宗伯于四時官爲長故以伯稱○東萊呂氏曰和邦國者爲物得其理然後和周官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是也周萃禮樂于一官云和蓋包樂于其間矣○附按邦治邦教繼以邦禮者冢宰領五官兼教禮政刑事以爲治司徒配冢宰而先四官教對治難爲一端而又兼禮政刑事以施教宗伯包散列四官然禮對治數可爲三端者以其于政刑事爲大故冠四端爲首是猶天包地承化育行于四時而春爲元之道也冢宰職事在治而道成于均司徒職事在教而道遂生而連及復性繼之以禮乃全爲此復性事蓋民生本性而有觸而喜怒哀樂發之無節內已有不和之根而外見于動作事物稍不得其和則生亦不遂均何由致惟繼之以禮揭其理于事天事人之際制其法于一名一物之間秩天下于軌物使內得乎性情之至

安外治于事爲之適宜達上下尊卑各如其分順無稍參差乖違而歸于和其道已進于安擾而深之而治道到得協和其教化洽淑者亦優矣此治教繼之以禮爲獨大不同政刑事三端之散列也

大宗伯卿一人掌以吉禮事鬼神示附靈臯方氏曰國家無故上下和睦以事天地宗廟百神乃人事之最吉者故曰吉禮喪疾禍亂則祀事不能舉矣○王氏詳說曰以上下秩之曰神鬼示以內外秩之曰鬼神示以尊卑秩之曰神示鬼○附按邦禮多係莫大于祭以天地鬼神尊于人之上也亦莫重于祭蓋報本返始人道之最先也故吉禮居首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附按道二吉凶禍福而已吉先而凶後祭爲受百福之本故獨名祭爲吉而在賓嘉諸福禮之上凶禮對吉禮爲大喪與祭並重故次之又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仁爲禮之本五禮皆仁貫其中而不忍之發莫切于凶哀較諸親愛嘉樂之情爲尤篤聖王制禮維繫人心而使其本之不忘也故凶禮又列賓嘉諸禮之先

以賓禮親邦國附剛中鄭氏曰天子于諸侯以分則君臣以情則賓主故先王不待以純臣之義而以賓禮親之○附按賓亦吉事也祭之吉出于敬賓之吉出于愛敬以事神愛以親人故以尊卑先後次之凶哀故禮于變故賓親宗禮于安常又以輕重緩急次之

以軍禮同邦國附按朝聘燕饗禮之所以飾喜也鈇鉞干戈禮之所以飾怒也喜連賓嘉怒專軍旅而間列之者軍獨用于邦國嘉統及于萬民故先後次之軍禮下文目五以大師爲主而出役均封亦屬軍者事義相聯也靈臯方氏云大均屬軍禮惟均乃可以作師徒賦馬牛車輦也大役屬軍禮古者城築即屬役之師旅也大封屬軍禮示侵敗王略則六師及之也○又按五者皆所以使邦國整齊其萬民而用之協于一也故不惟師之以衆正者出于同均所以恤之使同也由所以俯之使同也役所以任之使同也封所以合之使同也故統之曰同邦國

以嘉禮親萬民附剛中鄭氏曰吉與嘉皆美善之義祭祀以受福名吉○彥祥易氏曰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賑膳賀慶之禮逆乎諸侯賓射之禮達乎卿大夫士惟飲食昏冠之禮下逮庶人而統曰以親萬民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凡用于朝廷邦國者皆所以使民觀感而親睦也○附按嘉禮最廣通乎上下且禮至嘉禮天理之粲著人事之暢美人心之悅豫皆于是乎至禮之所以和邦國諧萬民者尤莫顯于此也故五禮以是終之又按五禮自古有之至周損益前代重爲之節文定爲禮典立春官使掌之大宗伯一官之長總司禮之大綱禮之綱不出五大端故標舉其名義而提列于職中以爲六十屬官之領專焉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附剛中鄭氏

曰出于人君有貴賤之殊者命也見于文物有隆殺之別者儀也列于表著有高下之等者位也命有貴賤故儀有隆殺儀有隆殺故位有高下○嘉會李氏曰不曰正羣臣之位而曰邦國則諸侯五等之爵孤卿大夫士四等之序舉別之

以六瑞等邦國附鄭氏曰瑞信也諸侯來朝執命圭聯合之爲信玉純陽精備天地全德故用之

以六摯等諸臣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謂自致其誠也○附按大宗伯職下提序五禮列其大綱大目凡邦禮之全體于是盡舉矣而此五禮中所建云切典制爲邦國大經大法者上自王朝下達國家之用此又邦禮之所爲正名定分也亦惟大宗伯提挈之其禮數全綱一繫乎命數五禮中一切隆殺崇卑之制無不準九命以爲等而儀物之大者莫如六瑞六贄尤其等數之最先見者也大宗伯既持九命爲五禮制度之綱并執六瑞六贄以爲九命儀物之首則其下春官一屬六十各職掌有祭祀賓客軍田喪荒射饗等事非五禮之儀即五禮之物皆其條目散系之有司而總不出大宗伯所領禮數中職文于序五禮下繼列其綱凡邦禮之大用又于是盡舉矣

以六器禮天地四方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附嘉會李氏曰六器列于六摯後見得人道盡則天道可求○附按五禮兼乎神人六瑞六摯禮之儀物接乎人者以是爲大若禮之儀物接乎神者則六器莫重焉是

事神人禮中之大綱也故以類舉之序禮以祭神爲先宗而上之也序儀物以禮神爲後放而極之也
以中禮和樂
教萬民事鬼神致百物
附按宗伯一官名爲掌禮實兼掌樂王者治道以禮樂爲隆禮樂二者相備而不相
無禮先而樂後禮始而樂終序宗伯官專在掌邦禮而道成于和
邦國到得和則禮也而樂之化行于中矣蓋禮事有前多條件若
樂只是行于禮中如五禮除凶禮外無不用樂故舉禮可以包樂
也又序大宗伯職單言禮而樂無一條者以春官中有大司樂一
官設羣司樂職凡樂之本末器物皆有司存惟大司樂副大宗伯
而攝之主大宗伯御操其道之大原極功以爲禮樂並掌之長大
原則禮之中樂之和是也極功則諸萬民事鬼神致百物是也其
體用之宏之于是乎主此大宗伯職之道所以爲尤大也○又按或
疑經文次序係事鬼神諸萬民致百物曰經文上一節言以天產
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朱子以中禮和
樂教萬民句是先據上一節說乃及下節事鬼神致百物也
小宗伯中大夫二人
附[illegible]衙薛氏曰禮有大小大者禋小者祀經既立則祀不可以不陳故大宗伯之貳有小宗伯焉是也
掌建國之神位
附彥祥易氏曰別言之天神獨謂之神合言之人鬼地示皆神○附按神位本職下文
云社稷宗廟郊兆是也此等神位皆建于立國之始爲其事屬土

地人民掌于大司徒率屬爲之故雖大禮不掌于大宗伯但其治
制之藏于禮典者則小宗伯領治之是曰掌建也又按大宗伯總
領禮之大綱提挈其大名大物而已五禮其大名也九儀以下其
大物也小宗伯副貳大宗伯于所總領大綱中分領其大目以務
庶職先如大宗伯建五禮以祭禮爲首重事神也小宗伯則肇造
神位爲事神第一事神之馮依于是乎在非凡祭禮之常事也故
特以副貳宗伯者首掌之
掌五禮之禁令
附按祭禮是五禮之一建位是祭禮事之一小宗伯之專掌也若統攝五
禮之全以副貳大宗伯者則以通掌禁令爲事禁令者五禮之大
法也提擬禁令則五禮皆在其管轄中大宗伯建其禮小宗伯持
其法禮非法不行此所以與爲副貳也
辨廟祧之昭穆
附[illegible]衙薛氏曰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
昭則毁昭始死者穆則毁穆昭與昭爲列而不嫌子加于父穆與
穆爲列而不嫌父屈于子○鄭師陸氏曰宗廟有迭毁昭穆則一
成而不可易○剛中鄭氏曰宗廟世遠而無辨則昭或爲穆穆或
爲昭而其序亂矣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常辨之也○附按廟
制昭穆先儒之說其長此處小宗伯辨之者其職掌建神位而宗
廟之神位尤王者易姓受命傳世無疆之上歷代承繼以昭穆爲
序小宗伯掌建之始合下辨明世序一定不易歷後遷毁祔易雖
百世不紊無逆祀亂宗之嫌則以有小宗伯掌辨之也此小宗伯

于通掌神位中文專掌廟位之一大節
辨五服車旗宮室
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疏曰車旗宮室若典
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爲節禁其不得上
借下偪○附剛中鄭氏曰吉服以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一章凶服
五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辨其吉服則章數不敢以少川多尊
卑之序所以明辨其凶服則衰數不得以重從輕親疏之情所以
常○附按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本條下文有曰與其用等盡指
五禮中所用之物輕重隆殺之等言禁令該廣用物又切削爪物
亦該廣其尤大者莫如吉凶五服蓋祭之冕喪之衰其首還也次
則車旗宮室亦禮制之章明較著者皆禁令之所致嚴也故小宗
伯于通掌中文專辨禁之此又小宗伯分掌大宗伯職中總領九儀之命之事也
辨三族之親疏掌其門
子之政令
三族謂父子孫人道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
守之事○疏曰以三爲五者以父而親祖以子而親孫則五也以
五爲九者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則九也○附用之陳氏曰三
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而九族見矣○王氏詳說曰古人
重立適三族之別皆有嫡于曲禮曰孤子當室是以當室名嫡文
王世子曰世室守太廟是以世室名嫡此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亦重嫡之義也○文叔黃氏曰諸子政官掌役守之事宗伯禮官

所掌宗法而已○楚望郝氏曰掌其政令謂治其昭穆辨其嫡庶
不得以尊代宗也○附按上面廟祧祖禰之昭穆下而子孫一以
爲序卽爲九族之親疎蓋昭穆辨而親疎見親疎辨而昭穆嫡明
舉昭舉穆各爲親疎而大宗小宗以分嫡庶者又宗支所由分也
蓋嫡嗣明而宗子正宗法定而族誼益親三者相聯昭穆者其序
也親疎者其情也嫡庶者其分也五者王家一本九族禮之最大
者王者制禮通邦國天下而始其事于一家蓋曰尊祖敬宗斯禮
法乃達乎天下此禮制之本也大宗伯總掌禮典之全該邦國天
下之禮以爲職而禮制本始之地獨提系于小宗伯職中俾爲專
事之司待重之也若其爲大宗伯之貳亦應統攝全禮則隸掌五
禮禁令并辨其中服物又爲執要以該之序職分兩路序出掌建
神位獨領祭禮其專職也掌禁令并提五禮其通職也辨昭穆辨
親疏掌門子從建廟位一路來辨五服車旗宮室之禁從掌禁令一路事來出
毛六牲辨六齍六彝六尊
毛擇毛也○附按禮以祭爲最大祭以宗廟爲最盛故小宗伯副
貳一官專以主領廟禮爲職此廟祭用物皆其職所當先者犧牲
齍盛酒醴是已三者原脈之五官六宮百執畢而擇辨于待肆師
用之前則惟小宗伯先之亦以其職主領宗廟之禮故也
下大夫四人
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附剛中鄭氏曰肆師禮官之故所陳者皆祭祀之

儀物禮官之屬皆取法于是故以下大夫為之以師名之

掌立國祀之禮附東巖王氏曰禮之義微而難知禮之數粗而可陳大宗伯建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得乎微而難知之義肆師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則明于祖而可陳之數又曰神位既定然後國祀之禮可立○附按所立祀禮見本文下云大祀次祀小祀所異用王幣牲之禮也靈皐方氏云此立侯國之祀也王國大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大宗伯建之矣其曰佐者立之者肆師定而頒之者大宗伯也此雖侯國之禮而立之者肆師故首列爲以歲時序其祭祀以下則王朝之祭祀奉宗伯所建之成法而宜布焉耳諸侯不祭天地則無實柴之祀故大祀止于玉帛牲牷若天子則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不得云次祀用牲幣矣

序其祭祀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疏曰當其時以祭之以時序為先後不必先大後小也○附按所序祭祀本文云以歲時也小宗伯掌建神位之後即當立祀禮以亨神序祭時以接神以其獨詳辨于宗廟之事則于通事三神之禮有不及偏乃分其職于所褻事之官掌治之禮官六十屬于祭禮儀物各有司事肆師為屬官之首故序官名肆以示率屬廣陳之義然于下為領事之官于上則為褻事之官故序職事以立祀序祭為職亦以轄小宗伯之所未逮而并以佐大宗伯也

○**鬱人掌祼器和鬱鬯**鬱於物反○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祼器謂彝及舟與瓚和鬱鬯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疏曰鬯人所掌是秬米為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祼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煮鬱金草以和之則謂之鬱鬯鬱人為首祭祀先灌也○附龜山楊氏曰祭以精意為主灌用鬱鬯貴氣臭而已故祭有三事而獻之屬莫重于灌以精意尤在此也○王氏曰祭祀惟宗廟用灌人魂氣歸于天故焫蕭以求諸陽體魄降于地故灌鬯以求諸陰也○附按典瑞所掌祼圭有瓚司尊彝所掌祼用彝舟皆掌祼器也而序職獨以系鬱人者本職和鬱鬯下文先實彝陳之後灌玉陳之蓋臨祼用器時惟鬱人將其器有事也故獨歸于其職之所掌永嘉鄭氏云小宗伯佐職下序掌祭凡五官而大第鬱人為首者建首祭祭首宗廟宗廟祭首灌故也

鬯人共秬鬯鬯勑亮反○鬯釀黍為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秬二米○附東巖王氏曰一秬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曰鬯以言和氣條暢也鬱人所和者乃用以祼鬯人所共秬鬯不和者用之以陳而已鬱鬯之有秬鬯亦猶三酒五齊之有玄酒也反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剛中鄭氏曰鬱與鬯分為二官何耶或謂鬯人共秬鬯專用以祀祭之時表其至和之氣以事神其禮重矣鬱鬯專用以祼文于祭之始表其馨香之德以感神尤其禮之重者故更設鬱人一官以向之分設之義然也

雞人共雞牲夜嘑旦夜夜漏未盡雞鳴時嘑旦以嘂起百官

夙興○疏曰雞屬木在春故列職於此○附■衡薛氏曰雞初陽時人心于此旦晝未交夜氣有存精明純一洞洞屬屬而無間者也祭之日一人行灌事之前百官嚴祀事於下雞人警於嘑旦之時所以使人心震動惕共也是以官職次于此○附按六牲分具于五官各有屬職掌之雞牲救微而其官序在先者以其又有嘑旦告明與起人心以倡禮始之義故獨列眾職之先奉醴奉牲祭禮大飾鬱鬯後即應接尊彝而提雞人在前者其義不僅在共奉可知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灋也言為尊之灋也尊彝六名物見本職下文○疏曰彝盛鬱鬯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為灋故名彝也○附■衡薛氏曰鬱鬯所以實尊彝而陳之則尊彝不可以不備鬱鬯所以泣几筵而灌之則几筵不可以不設此二者各有司存故二職繼之○剛中鄭氏曰祭禮用鬯以灌用齊酒以獻尊以盛五齊三酒彝以盛鬱鬯祼在室而求諸陰獻在堂而求諸陽也○附按陳氏云先儒謂尊實五升彝實三升雖無經見然彝祼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為其實多此尊所以大于彝歟今詳尊為諸禮中酒器之通名郎在廟亦實多而用廣若彝以灌鬯之器特異其名用僅而義重矣名官稱職皆先尊後彝者前舉通用之尊復加以罕重之彝亦序法也後儒擴以尊尊卑彝為說失之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五几玉彫形漆素五席莞繅次蒲能也五几五席名物見本職下文○附王氏詳說曰筵鋪于下席加于上所以為位也又設几以為之憑優尊者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疏曰其職云掌祖廟之守藏大祭祀則出而陳于廟廷故亦列職于此○附彥祥易氏曰王者之業傳之先祖而後受天之命以有天下凡歷代之玉鎮大寶器皆得以有而藏之是天命所在也故設官掌守之以天府名示能守祖物以承天也○附按本職下文藏羣吏治中藏民數藏穀數且司徒登賢之書于天府司寇登獄訟之中于天府說者謂觀其所職以政事為寶以人民為寶以賢能為寶非特寶珠玉而已王者以此道保而不墜然後可以承命守器是洵天府一職之義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瑞符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疏曰玉瑞祭時所執玉器所以禮神雖有餘事以事神為主在此宜也○附剛中鄭氏曰玉器王與諸侯所執之圭璧使者所執之瑞節玉器祀天祭地祼先王致四時之圭璧璋瓚也名物見本職下文瑞器俱玉為之同掌一官特名曰典瑞者蓋器以禮神不憂在下擅改作惟瑞為合符之驗天子以是驗諸侯知從違諸侯以是合天子見臣服非祭器比其典之者尤當致歲故特以瑞名官○附按天府典瑞所掌皆國家寶玉之物天府之藏先王所遺以昭明德

于子孫者典瑞之藏時王所用以昭明信于天下者皆禮典之重物也故官相次焉

典命掌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命

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疏曰諸侯五儀據五等之爵為五有命同而爵或異也諸臣鄭以為諸侯之臣據爵則孤卿大夫士止四等據命而言則通不命為五○附江陵項氏曰萬物制命于天臣制命于王故謂之典命○附按舊說五等之命王臣也世子也大國次國小國之公卿大夫士也今詳言諸臣而并入世子恐不合蓋世子之命已統于上諸侯內矣○又按五儀五等皆以爵數言云諸侯則國君也五儀則公侯伯子男之儀也云諸臣則王臣侯臣也王臣公卿大夫士侯臣孤卿大夫士合公孤卿大夫士為五等也儀亦有等等亦有儀互文也通五儀五等皆稟制于九命五儀則九命七命五命也五等則八命六命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也職文儀與等對舉互見命則通儀若等而言也注解恐不合○又按大宗伯職提九儀之命持綱立法于上又設典命屬官尊司秩目于下所以重命也大宗伯職于九儀之命下列系六瑞六贄六器六瑞所以等五儀之君六贄所以等五等之臣皆命數所在也茲六瑞六器俱掌于典瑞故典瑞官下即次典命以紀之事義相聯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

附附中鄭氏曰五之吉服九自大裘至玄冕冕服六自韋弁至冠弁弁服三總而言之皆吉服自服弁服至弁経是之謂凶服皆見本職下文○附按彥詳易氏曰自王以下皆有吉凶衣服者而禮自王始今詳言衣服之制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故司服職首專言掌王服袞之下通序王服後乃序次臣下服數倫在其所掌中○又按兆錫姜氏云司服掌王及內外臣禮服之官命與服于此者古者祀賓皆于廟而於神也發爵賜服故也雜説云典瑞典命司服及巾車典路車僕司常之屬必皆大夫二傾掌之者以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所以表章尊卑之數皆典禮之大者也今詳瑞服車旗皆以表命數而命圭命服有事于廟又其重大者故官職列序于此車旗較輕列見于後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

外祀謂所祀于四郊者○疏曰鄭小宗伯所云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也○附東嚴王氏曰兆謂之壇兆守謂守其兆域蓋求神于此而不官為之守則人或敢褻神不顧享矣郊壇為外祀廟祧為內祀

守祧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遠廟曰祧遷主藏焉○疏曰按祭法云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鄭云祧之言超也○附東嚴王氏曰親廟為廟遠廟為祧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言祧則廟可知○附按自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以通主天神地示人鬼外內祀壇廟所在領禮官之首下序諸官遂以司祭事居先自鬯鬱尊彝几筵天

府諸官于祭事中又以宗廟內祀為主尤先之至典瑞之瑞器司服之章服乃兼內外祀服物而繼列之于是官職中掌祭禮為職首者備序于前矣因將分守外內祀二官總括之以終小宗伯所建神位之事也○又按守祧奄與奚為之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

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附■按魏氏曰春官世婦羣臣之妻其稱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爵也古者祭祀必夫婦親之卿大夫從王其妻從后所以兼內外之官也先王刑家之化始于後宮又推以及卿大夫士之家王化于是大備矣○嚴陵方氏曰此女官設府于內以掌后宮之禮者上自王后下及內外家皆其所教以外命婦有齒德者為之所謂女傳也內宰自外而治內春官世婦自內而達外必如此法制乃備或以為即天官之世婦誤矣○柯氏曰春官世婦乃后夫人以下之傳母有職者也蓋加以卿大夫士之爵并設女府史與奚為下役而教六宮以禮事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且以婦學之法教九御矣此又詔相王后以下禮事正施內宰之教也內宰之屬皆男子為之不可以入教宮中按內政雖無不掌而嬪御禮職須此詔相之每官卿二人大夫四人士八人合六宮八十有四不惟后大人有傳母有御皆有之矣其人取之或內外家或王族之婦或卿大夫之妻有齒德者則為之附于春官世婦之職可無疑內宰況男女之別而奄官竊柄之禍亦庶免也○平仲王氏曰此官賈疏以為奄人為之然經無正文也夫天官內小臣為上士用奄婦猶云奄稱士異其實也況世婦乃卿爵乎則刑餘之人斷無上躋為卿大夫之理矣

掌女宮宿戒及祭祀

宿戒當給事豫告也○附按經文序職及祭祀三字以下此具而言據此載摘則逆上宿戒為祠直謂其專掌祭祀一事也通按經文自鬱鬯以下其職中皆兼五禮事而系職總以掌祭事標官首蓋五禮尚吉為禮之本乃制禮之精意故即以此為序法見義朱子編禮于各官下節提職文亦只舉掌祭為其綱以該全職而宗經有也故于此不拘經文讀者通玩得之○又按祭祀執事有男有女有夫有嬪所以循內外之官自掌外祀以上序列外官既條矣乃以內官畢之此掌祭官職止于世婦內外宗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箋

內女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于大夫及士者加豆籩加爵之豆籩也○疏曰尸既食后亞獻尸為加此時薦之即醢人箋人加豆加箋之實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后薦豆箋

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疏曰內外宗皆佐王后祭祀之人故列職于此○附剛中鄭氏曰內宗言加則外宗所佐者乃朝踐饋食之節○江陵項氏曰外姓異姓之女疏于內宗故佐薦而已○嚴陵方氏曰九嬪世婦女御為治官之屬內外宗為禮官之屬皆制禮之精意○柯氏曰觀世婦內

宗外宗則知先王治內之政世婦之屬職列于內爵屬于外內奉其法外致其功舉宮中無敢不由禮者教有其帥之效也內宰理庶政則以士大夫爲之世婦教禮法則以婦之有齒德者爲之官府內外皆爲一體奄宦奚隸不過令通教命而已後世所以致后妃與政中官竊柄者由世婦之屬不立故也○附按內宗外宗序官經文謂皆女之有爵者不言何爵故今不入卿大夫士數內

○冢人下大夫掌公墓冢封土爲丘陵象冢而爲之山頂曰冢公君也○附東巖王氏曰先王制爲合族之禮非特施于生者死皆使以類相從此仁厚之至○附按舊說公共也先王已下共族葬于此今詳王氏謂以類相從其說猶若舊說言其族葬于此豈有合族而皆葬于王墓者哉觀本職下文言諸侯及卿大夫士則不葬于此者始因有人而後世則益繁多矣且注訓公爲君猶言公家之墓對下條掌邦墓言本極貼合今易爲共轉覺意而無別也

墓大夫下大夫掌邦墓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凡邦中之墓萬民所葬地令國民族葬各從其親○附梁氏曰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凡王侯卿大夫士以至庶民各令族葬而以類從所以如戚稽盛如近孝敬斯存人心以萃由是道也○靈皐方氏曰公墓王族葬地凡王子孫之爲諸侯卿大夫士者冢人之所掌也外諸侯則自有冢人畿內異姓卿大夫則各有祖宗兆域依昭穆而葬墓大夫

之所掌也本職下文獨言令國民族葬而不及卿大夫者卿大夫之祖宗皆國民也以貴而立廟尚不敢自主其祭而使宗子主之况敢去先人之兆域而別葬哉再玩本職下文正其位掌其度數則兼卿大夫士而非獨庶人可知矣○■芬舒氏曰二官之設亦哀死亡之義也且職文中所謂兆域地域昭穆族葬丘封之度皆有禮儀則其爲宗官而屬宗伯䆠有義矣○■衡薛氏曰先王立禮經世使生有所養死有所藏則禮制盡而人道畢矣設冢人官以治諸侯卿大夫之墓設墓大夫官以治國衆之葬禮之所終莫重于此故以下大夫掌之然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此又職喪之所由設也

職喪掌凡有爵者之喪職主也○附■按魏氏曰孝子荒迷中弗能如禮故特設官相之先王之體羣臣可爲至矣○長樂劉氏曰凶喪有禮苟無官主治之則有過禮而僭上者有不及禮而遺親者故以職喪掌之五服有制尊卑異儀殯斂祔賵襚含贈皆如定違不可過不可不及○附按自士以上皆有喪禮與庶人異也故云凡有爵者之喪又按禮莫崇于吉祭莫重于凶喪故三官序次于典祀之末

○大司樂中大夫大司樂樂官之長○疏曰宗伯主禮樂相將故列職于此○附潛溪鄧氏曰大司樂于春官爲屬者重禮也■天序物得序而後和天陰陽寒暑以時序而後和禮先樂後故樂屬之禮也○兆錫姜氏曰大宗伯至此其於禮明始終之禮義備焉以樂次禮者道相成也

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成均五帝之學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疏曰建立也周人以成均之舊式立國之學政合聚國之子弟以教之○附雜說曰周禮全不言太子惟諸子職說一句其他但言國子○庶子子弟益言者大子入學則以齒論大司樂便是教太子官○剛中鄭氏曰名成均者蓋德不能無斷性不能皆平樂之爲教所以成之均之○東萊呂氏曰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教國之子弟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遊涵養鼓舞動盪深入人心却不是徒設一箇官司也只緣學校大體重非有司簿書期會可領學者可于設官上深思得其意○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于書立于禮而成于樂○呂氏曰樂德以下所謂教之條目○靈皐方氏曰非謂樂有此六德六語樂舞以樂教人所以養其六德以樂教人欲其達此六語也○附按凡六官之屬皆官長建之官屬治之大司樂爲學官之長主于立法而又爲大宗伯禮官之屬親治教事故獨兼治建言之又小戴禮記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當即大司樂四術四教皆學政內事而周官序大司樂職惟以一樂爲教他皆不及蓋大宗伯官下設司樂一屬爲掌樂而設以之立教于學

樂爲教學之成所以收詩書禮之全功夫凡小戴記中所云教學教法俱以國之學政一句括之下惟申序樂教以見其職○又按優柔平中樂之德也以樂中此等義禮氣象教人自成中和祗庸孝友之德矣賦比興風雅頌樂之語也以樂中此等詩歌教人自與道諷誦言語之語矣俯仰詘伸往復綴兆進退行列樂之舞也以樂中此等舞蹈教人自協揖拱退揚周規折矩之節矣所謂以樂教者致如此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和邦國諧萬民作動物附靈皐方氏曰大合樂乃成均習樂之事其用之則可以格鬼神動民物如本職下文所列祭祀饗燕之類是也○兆錫姜氏曰按禮文云合樂者即大胥所謂春合舞秋合聲也合舞合聲即月令所謂季春習舞季秋習吹也而皆不謂之大合樂惟此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謂之大合樂以本職言之上文以樂舞教只即合習舞中事以樂語教亦欲之意只即合習聲吹中事此大合樂乃習樂之大者本此所習以之事神事人則有致鬼神示以下之功用也教國子以上專言其造士作動物以上備言其享神人咸民物盡樂之通用也

禁淫聲樂官之長也附按善惡邪正之道相反而相勝其機徵其力敵樂之入人最深移人最速和樂淫聲其效一也大司樂一官掌樂以教國子感神人動民物道大而功宏和樂之

效也然只教和而不戒淫則邪惡之機得無有潛滋暗長于聲音中而發露于邦國間者此不可不以官法禁絕之也經文大司樂序禁四聲于職末朱子特舉淫聲包下三者本孔子論爲邦終以放鄭聲而斥其爲淫之教以盡周官禮職和邦國之義也○又按大司樂一官通掌學政而專司在樂茲職中禮文說見前學制篇法制名號之畧章與教子弟之法章及樂制篇中其有關設官分職義者附解于此

樂師下大夫掌國學之政 附按兆錫姜氏云樂師者職亞於大司樂掌凡樂官之政令亦猶宗伯之有肆師也今詳國學之政大司樂治建之樂師亦掌之所以爲貳職

教國子小舞 疏曰此言小舞則大司樂教雲門已下爲大舞○附靈臯方氏曰小舞即下文帗舞以下六舞是也分教以一節故謂之小合之即以舞六樂○嘉會李氏曰小舞既習而後六代之舞可習矣

教樂儀 附楚望郝氏曰教國子以容體比于樂也○附按兆錫姜氏云蓋樂德樂語樂舞既屬之大司樂以養之而樂儀即屬之樂師以俯之今詳經文本句通下文言說見樂制篇中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合舞秋合聲 禮記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于大胥佐之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籍待當召聚學舞者按此召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附靈臯方氏曰學士之版合國子及鄉之選俊而言也所致惟諸子者蓋國子或入大學大司樂教之或在虎門師氏保氏教之國子之倅或宿衛于王宮宮伯掌之或修業于鄉學諸子掌之國子之在虎門及其倅之在鄉學者春合舞秋合聲則並入太學與衆學士比較而大胥掌教之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 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爲大合樂習之○附兆錫姜氏曰月令孟春令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命習舞釋菜入學習樂季春乃擇日大合樂季秋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乃命樂師大合吹此大胥蓋兼樂正習合之禮文有詳畧也會亦合也習舞則舞而已習樂則音而已以六樂之音與其舞相會合而因以習正舞位則大司樂之大合者此也此皆造士之事也○附按長樂劉氏云六樂之節舒疾不同夫樂之位遠近不一今詳六舞行綴既遠短舒疾不齊學者合習時更迭舞之異步殊趨必須咸中其音節而旅進旅退遲速不違其位斯善矣是教舞之大法也雖大胥掌之正以佐教舞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 附東巖王氏曰徵則召之使來令則使之有爲比則校敘其多寡之數凡以賛大胥待致之事而已

巡舞列 附剛中鄭氏曰八人爲列左右前後各以其序○用之陳氏曰大胥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illegible]也所以爲綴列則佾也所以爲行

正樂縣之位 樂縣謂鐘磬之

縣于筍簴者○附按樂縣不同下文以官縣軒縣判縣特縣爲王侯卿大夫士樂之別註引春秋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則正其縣樂乃不僭小胥一官惟以徵比巡列賛大胥教其事甚簡故又特使掌此以爲其職之要○又按舊本于二胥序職僅錄其掌版待致諸子徵令而比之文今詳設官名胥義取有才智能相樂官之樂政觀職中以佐教樂舞爲事似其正職因于下補之至正縣位亦樂典大節特見于小胥職者並錄之

大師下大夫掌六律六同教六詩 教教瞽矇也○附[illegible]衡薛氏曰自司樂至小胥所掌皆樂事樂之或奏或歌事有所屬奏歌其樂者瞽矇也相瞽而奏歌者眡瞭也以奏歌而教瞽矇者小師也瞽矇之所取正者則大師也大師之職專在和合樂聲○附按樂之作奏歌舞三者而已古禮畢作樂奏歌用伶工舞用國子學士國子共舞事而不與奏歌故大司樂教有六舞而無六詩伶工共奏歌而無舞事故大師教有六詩而無六舞六詩與六語一也而國子所學者在文謂義理爲辭命專對燕會贈答之用而不用以奏歌故謂之辭而不稱詩伶工所學本職所謂以六律爲之音者爲樂中奏歌之用而不用以言語故謂之詩而不稱語此其所以二之也兩職中皆有六德而大司樂職文列六德于六語之上造國六行先言也大師職文推六德于六詩之中宗樂工技不離道云耳其實大師有教詩之職而無教德之職其爲樂

教瞽矇而不主教國子可知但聲容歌舞備而後云樂則聲音未始非國子所學其總在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之教中主音律細節亦必問學于大師是于教六詩職中該之朱後儒者以教瞽矇教國子互異其說俱未通徹今觀大司樂職教國子以樂舞而佐教舞之事者有樂師大司樂職教國子以樂語而佐教歌之事者有大師此亦職爲兩相副貳之義也○又按道德義理者樂之本也聲音器數者樂之末也本操于官長大司樂掌之故職主學政以教國子學成于樂樂成于舞教始于樂德終于樂舞是道德義理之歸也其職本也末屬于官屬大師等掌之故職主樂事以教樂工樂和于聲聲和于律大師揔律同以合聲小師以下分紘歌音器以佫樂是聲音器數之昭也其職末也大司樂所職道成而上之事也[illegible]所職藝成而下之事也道藝合本末兼而後設樂官分樂職之[illegible]然發音雖爲樂之末而律呂又爲樂之本蓋樂之和全在聲聲之和全在律帝舜命典樂教胄子之官而指歸于律和聲致有和神人彝百獸之效大司樂掌樂教而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爲合樂之大其功用之宏亦至于格神人動民物周官之樂職與虞官之樂理其首一也是大司樂一官揔道德義理聲音律數而統貫于其職此其職之所以大也但樂理之精有可以道造而樂律之精尤難以智窺故吹律合聲必待[illegible]審爲之其法之微妙別有傳焉此大司樂既統律司聲音以

合樂復分其職于大師使特掌律同聲音以爲和樂專司而輔大
司樂所不及故雖伶官之長而必爲下大夫重其副貳之職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教瞽矇也出音曰鼓○附按王氏云鼗塤管簫堂下之樂也絃
歌堂上之樂也柷敔用以爲作止上下之樂節今詳此皆升歌下
管之音器祭饗正樂中所奏歌也小師樂官之副職特掌教之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附東巖王氏曰六樂之作其先後曲直則有節而大小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
和矣國語曰聲應相保曰和又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附按大
師主操六律六同爲樂法摠以節聲音而和之也大師統理于作
樂之先小師專治于樂作之際俾六樂之奏皆中節而偕和乃以
盡大師之用此所以副貳大師而謂之小師正其職之關要也瞽
本未錄今補之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九德六詩之歌矇音蒙○無目
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播謂發揚
其音○疏曰入者皆小師教而瞽矇播也○附按瞽矇職所掌播
之音器與小師職所教之音器無一異所列鼗柷敔塤簫管即下
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之樂也笙屬笙師鏞屬鎛師故職中
不列絃歌即搏拊琴瑟以詠之樂也論樂則歌上管下歌先管後
本職乃序絃歌于鼗柷後者蓋小師掌正樂之全統堂上堂下之

音節以爲教瞽矇掌正歌之備合上絃下管以爲播也然樂貴人
聲在上匏竹在下凡登歌皆瞽工則矇職通掌合管而獨主歌也
故特後序絃歌以見一義若順樂序之當云掌絃歌播鼗柷敔塤簫
管即嫌于兼歌奏而一之矣下復特序掌九德六詩之歌凡九德
六詩皆絃歌也則絃歌爲矇所專業益明九德即大司樂職中九
德之歌韶樂之九歌是也六詩即大師職中所教六詩在風爲工
歌二南三關雎三鵲巢三在小雅爲工歌鹿鳴之三在大雅爲工
歌文王之三在頌爲升歌之清廟皆是也大師以此等詩音律教
瞽矇于作樂時掌歌之

眂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凡樂事相瞽眂音視瞭
音了○瞭目明者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疏曰眂瞭扶工
也亦兼使作樂○附兆錫姜氏曰眂瞭亦播鼗者贊瞽矇也本職
乃磬師笙師所教而不言磬師所教之編鐘笙師所教之笙竽塤
簫以下者義具凡樂事中也鼗播而凡樂器從之矣頌磬笙磬即
磬師所教擊磬獨言之者重之也○■衛薛氏曰磬之應歌者曰
頌磬其應笙曰笙磬○文叔黃氏曰升歌則擊頌磬笙歌則擊笙
磬○附按瞽矇眂瞭皆樂工統屬之小師下而瞭審聽正工也瞭
爲瞭設兼掌作樂副工也眂瞭所掌之播鼗即瞽矇所掌之播鼗
矇主歌以合管而瞭爲之奏也乃堂下之樂先以鼗兆奏畢一播
鼗而餘音器從之文承瞽矇職具見不復悉也觀儀禮中凡用樂

升堂登歌皆瞽工有相笙工奏階下無相可知矇歌于上瞭管于
下也眂瞭爲笙工主庭奏凡階下樂縣亦惟瞭掌其擊事故與瞽
瞭統于小師而教則屬于笙師磬師也笙師教眂瞭下管中之奏
音器序瞭職以掌播一發目之統舉之也磬師教眂瞭上欲下管
中之應鐘磬序瞭職以掌擊二磬目之專稱之也所擊不止磬而
教自磬師磬爲衆音之依編磬尤爲正樂敔笙之應編磬之應和
而入音無不諧矣此專稱擊磬以爲職
之主也○又按凡樂事以下十字今補

典同掌爲樂器附鑿皋方氏曰大師
掌制律以合聲與同掌依律辨聲以爲衆器也○■衛薛氏曰自
大師至眂瞭皆以掌奏歌之節而聲寓于樂器之制攷之于六
律六同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爲樂器名官不以律而以同者
取諸陰陽之合也合則和和則器可制矣樂器中磬爲衆聲之依
鐘鎛爲金奏之大笙又下管之先笙磬遞發鐘鎛交鳴此鼓鐘必
曰笙磬同音詔樂必曰笙鏞以間節奏相承又即典同以下序官
之義也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眂瞭也磬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不編者鐘師擊之○附浚儀王氏曰
商頌曰依我磬聲石有一定之聲而衆聲依焉八音之中惟磬音
至清清最難調故舜之命夔八音無不諧而夔特以擊石拊石言
之○附按磬師本職在磬主教擊磬而兼教擊鐘磬不言編鐘言
編者按諸先儒說官縣有特磬十二特鐘十二皆依其方陳之此

不編之縣也有編鐘編磬各十六共一簴此編縣也編鐘編磬即
笙鐘頌鐘笙磬頌磬也磬之本職在磬師統特縣編縣教之故下
磬不別言編鐘之本職在鐘師特鐘以用于金奏之樂爲大鐘師
掌金奏自擊之即以教工也若編鐘與編磬借用于應歌應笙同
一音節因並掌之磬師教擊
不復屬鐘師矣故別言編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二樂皆教其鐘磬○附按兆錫
姜氏云縵舊注猶樂記操縵之縵謂凡雜弄之縣音非拊表升歌
比也燕猶備言燕私之燕謂凡燕飫之衆樂非祭饗正樂比也今
詳本職首掌教擊磬[illegible]乃正樂中升歌下管發詠應聲之磬鎛
也外縵樂燕樂具有鐘磬音節統在磬師教擊職內別言教之者
所以殊于正樂也二樂說見樂制篇○又按文叔黃氏云自大司
樂而下至眂瞭皆祭祀饗射之樂而磬師鐘師笙師鎛師自爲一
列有祭饗之樂又有縵樂燕[illegible]縵樂司樂不掌當是亦掌燕樂先
王之意嚴矣今詳大司樂掌六樂大師掌教六詩小師掌六樂之
音節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此皆古帝王樂祭饗之王樂也若縵
樂燕樂乃後世雜樂之著者祭饗亦脩用之而設官分職在官之
長貳職中只司古樂正樂而不泛及至時樂雜樂者則掌之磬師
以下一器一職之官此其謹于用樂之義寓于序官序職中矣○
又按舊本自此磬師以下
鎛師皆未錄序職今皆補

主
鐘師掌金奏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疏曰

此即鎛師自擊不編之鐘鎛二者皆不編特縣而已○笙師掌
附說奏樂莫大于金而金又莫大于奏九夏斯稱金奏
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教眡瞭也祴樂祴夏之樂牘應雅教
其舂者謂以築地三器在庭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
之行節○附剛中鄭氏曰笙常繼于間歌之後樂繼人聲爲最貴
故特以名官重笙也儀禮笙入獨與升歌並稱即此之謂○附按
笙師所教音器與小師所教有異同者塤簫管乃下管中之音
器也下管之樂以笙爲主故設笙師掌教之小師以教瞽矇特用
於下管主歌以發其音謂之播笙師以教眡瞭兼用于凡樂主奏
以作其聲謂之龡其塤簫管外所異者有竽籥篴笙皆凡樂中音
器也凡樂者即瞽師以下諸職中所掌有縵燕等樂是也笙師主
教正樂之下管而兼教凡樂眡瞭主奏正樂之下管而兼奏凡樂
故序眡瞭職以掌正樂之播鼗擊磬提職之要而冃凡樂事一節
發端以該之鼗柷敔不同見于笙師者擊擅之器不列于龡其于
牘應雅用舂法中例括之與祴樂亦凡樂也于凡樂之舂者教之
則正樂之擊擅者不煩言矣鎛師掌金奏之鼓鎛音博○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鎛也然則擊鎛者亦眡瞭也
○附嚴陵方氏曰鎛師所掌即鼓人所教而別爲二職何也鼓人
所掌軍旅田役以及祭祀百物之神皆地官之事也鎛師所鼓祭

祀饗食賓射皆春官之事也郊廟朝廷之樂事鼓人不與而鐘鼓
之奏相次故金奏之鼓鎛師兼掌之從所便也○又曰鐘師所掌
者金奏之節鎛師所掌者金奏之鼓節而擊之者則眡瞭眡瞭職
賓射皆奏其鼓鐘鼜愷獻亦如之是也二師無教擊鐘擊鎛之文
者瞽師職曰教擊磬擊編鐘則特縣之鐘鐘師教之特縣之鐘鎛師教之不必言矣韎師教韎樂韎音妹○明堂位曰
韎東夷之樂○附王氏曰韎赤韋也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從其
宜也○楚望郝氏曰周居西土東夷最遠故舞東夷之樂昭王化
之四達也旄人教舞散樂舞夷樂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揮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
歌及舞○疏曰孝經緯曰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
樂曰侏離北夷之樂曰禁○附嚴陵方氏曰散樂方隅土風所成
之樂王朝亦備之以知民風也籥師教國子舞羽龡籥籥舞者所龡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文王世子曰秋冬
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附用之陳氏曰明堂位云土
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名之曰籥以黍籥之濵在是也羽舞皆執籥
以聲音之本在是也○附按國子之舞大司樂樂師掌教之所謂
舞羽者即樂師所教小舞中之羽舞是也羽舞則吹籥樂師只教
舞而不教龡故設籥師官掌教其舞中之吹而賛成樂師羽舞之
教也官掌教國子而不列職于前者益原古人制樂告成于舞羽

而綴相子吹籥之義夫樂至散夷乃舞之極末而樂之盡致也今
以國子之舞反系于散舞夷舞後者由終返始則籥乃伊耆氏之之
音道之本如在是樂盛則流故于終極後用此以識不忘其初之
意此籥師所以列職于斯也觀後文結以籥章之樂即可知其義
籥章掌土鼓豳籥以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籥章吹籥以爲詩章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
以革爲兩面可擊也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
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暑寒迎氣也祈年祈豐年也郊特牲曰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附臨川王氏曰王業之起本于豳而樂之作始于土鼓本于籥逆
暑迎寒祈年皆始民事蜡息老物則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
吹者豳籥其章用豳詩焉○附按嚴陵方氏云豳詩王業之本而
不陳于宗廟何也所言乃田家之事不可與六代之樂並又不可
與散樂燕樂夷樂雜陳用以逆暑迎寒索饗萬物協天時勸民事
其義精而教溥矣今詳樂以昭德象功上陳六代帝王之大樂下
廣之于散燕終極夫下夷散極功德之王盛而乃推功德之所自
始用其詩歌被之管籥爲設一官于衆樂司之外特掌之用以達
天地之氣作民物之功是通天地之德爲祖德合萬民物之功爲
宗功其樂至質至古其用至大至精此所以居大司樂官之終也鞮鞻氏掌夷樂聲歌鞮丁兮反鞻九具反

○鞮鞻革屨四夷舞者所扉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
附彥祥易氏曰名官以鞮鞻使之掌四夷之樂言其際天所覆海
內外凡有足所履無不至○附按兆錫姜氏云樂謂凡所奏也
聲謂吹聲歌謂歌曲即本經下文吹而歌之是也于樂外別言之
者亦貴人聲貴人氣之意與舊說樂即舞按下文明言吹歌而
四夷之舞又自有旄人掌之其說非是今詳正樂分舞歌而二之
國子以舞瞽工以歌夷散樂舞非國子事別設舞人故旄人掌教
舞而四方以舞仕者屬焉是舞人也舞教之於旄人歌掌之鞮鞻
亦分舞歌而二之也○又按聲歌二字今補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庸功也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
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附文叔黃氏曰
庸器伐國所獲之樂器若肩之舞衣密須氏之鼓是也○兆錫姜
氏曰其職掌藏樂器及庸器而官專以庸器名以重者統之也○
附按此以上蓋司樂之官無不備序矣樂始于作而終于藏故以
藏樂器之職卒樂之用也又以樂器中之庸器命名也司干掌舞器
所以示此樂繫祖功宗德所在傳子孫守之無窮也
干舞者所持謂楯也舞器羽籥之屬○疏曰文武二舞之器皆司
干掌之名司干者周尚武故以干爲名其籥師教而不掌○附兆
錫姜氏曰大司樂樂師大小胥旄人及籥師皆掌教舞而司干則
掌舞器是以教舞與授器分職非以文羽籥與武干戈分職也通

有樂師及地官舞人皆教舞十詔世子籥籥師亦兼學戈而司干又統言掌舞器而官專名于者亦統之以重也○附按[illegible]衍薛氏云自韎師旄人鞮鞻氏之設皆以掌夷樂然韎師旄人之後繼之籥師籥章鞮鞻氏之後統之典庸器司干向歎蓋遠人之服由文德以來之執羽吹籥文舞于是乎寓用以象文德也亥德既由于韎旄致鞮鞻氏合四夷之樂以歌之則德化益遠因又重以典庸器表其功也今詳樂器藏庸器乖非當司于一職序于後者蓋王者治定功成而後作樂各周一代治功之成成于大武此以司于識武成之意揔結大司樂以下一十七官之所由設也與

○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三兆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兆者灼龜之象似玉瓦原之璺罅用是名之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原田也有周之兆○寒因近師以玉兆爲夏瓦兆爲殷○附剛中鄭氏曰三兆皆卜背之名也作者不詳儒者相傳玉兆罅文如玉瑕瑜不相掩闢陽瓦兆象故如瓦爲陰原兆交錯如原田陰陽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疏曰夏連山以純艮爲首殷歸藏以純坤爲首周易以純乾爲首按易繫辭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此是揲蓍變易之數三揲成一變三變得三多爲六老陰三少爲九老陽兩多一少爲七少陽兩少一多爲八少陰陰陽老

變而少不變夏殷易以七八不變者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三夢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致夢夏后氏作觭夢殷人作咸陟周人作焉○附諸說致者有所使而至因思慮見聞致者曰致夢觭字從角從奇角出奇異所謂怪夢者曰觭夢感無心曰咸陟升也魄降魂交自然感通升陟者曰咸陟○東嚴王氏曰夢者精神之運也人之精神往來常變與陰陽流通而禍福吉凶皆通于天地應于物類則由其夢以占之三夢皆有占夢之事也○附按三兆之法即具大卜以下至占人諸職中凡命龜作龜占龜諸事類是也三夢之法即見占夢職中其以歲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占夢之術是也惟三易之法未見筮人職中其惟揲蓍求卦觀變玩古筮法見于易傳中者是其存也今錄蘇文見其畧詳見補卜筮篇中

以邦事作八命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國之大事待蓍龜決者有八問龜之辭謂之命大卜作其辭○附諸說征謂征伐象謂災變雲物天垂象見吉凶與合人共事如卜娶女仕君也謀謂爲之事也果決事成否也或作古祼字卜祭也至謂有所往若卜行役守卜田也雨旱卜也瘳問疾也

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觀吉凶詔救政附靈皐方氏曰贊如孔子贊易之贊蓋掌三兆三易三夢者各獻其所占兆卦繇辭而大卜則發揮其所以然之理宣著之○附按蘇之王氏云大卜一官專在詔救政蓋國家之將與亡必有禎祥妖孽既于卜筮前知使人君預爲修省轉移爲國家利大矣今詳贊占觀吉凶詔修救非明于天道人事者不能察其幾微也故惟大卜有道術者掌之此正先王設卜筮官之要義而大卜職之大者也舊本未編今補

卜筮官之長也附按[redacted]衍薛氏云禮運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于禮行而正法則焉然則王之所賴于前後左右者其關于禮樂甚大也卜祝巫史不列于此奚屬哉今詳大宗伯禮官一屬王大司樂下諸職其禮樂之官無一不備矣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之道直通神明之德達萬物之情而幽贊神明以開物成務者莫大乎蓍龜此禮樂官俗之後次之以卜筮之官之精義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者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分爲四部若易之上下二篇書金縢啓籥見書是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附文叔黃氏曰卜師主揚火作龜開龜之四兆正謂灼龜其兆有四也方功義弓璺拆之象龜筴傳首足俛仰開肣蓋其餘法若開占書乃占人之職耳或曰注疏家謂卜用龜腹骨近足者其部高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謂之四兆○附按楚望郝氏云中有直文一道分左右陰陽橫五文分十二段象五氣十二辰首尾兩段尖小不可兆中四段分四兆象四

時初一曰方兆象春生方始爲元次二曰功兆象夏之通爲亨次三曰義兆象秋之宜爲利次四曰弓兆象冬之執固爲貞首曰上尾曰下左爲陽右爲陰左右上下分而四兆可辨今詳舊注自不如後儒說近是然據後來龜筴傳之兆狀爲俛仰開肣者而談又不如直據本經所稱兆體疏家謂爲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何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言之較切按本職下文有揚火作龜之事既灼則有罅折可見而爲兆其形體象似大卜不外四者下文卜師正職在揚火作龜致墨以明其兆故先于職首以開龜之四兆冒之也龜兆分五行中有橫者爲土兆而五行運于四時故此以木火金水包土而言四與○又按或謂龜筴傳中所云首仰首俛足開足肣中外高下等法即疏所稱直邪上下古兆法之變觀其中亦有橫兆同于古體可略見矣

龜人掌辨六龜之屬取之攻之釁之大龜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色與體辨之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是其色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疏曰首向下俯向上仰甲前長前弇後長後弇頭向左睨向右睨○附嘉會李氏曰公羊曰龜青純何休以爲甲順青也千歲之龜青順然則六龜之色視其順○附按王氏云龜人主和龜而藏之以共占龜之用今詳大卜屬下

謂龜皆掌卜龜事而卜之神必假龜之靈非得天地所生之靈龜何以卜乎設龜人一官不掌卜而掌龜必其智術能相龜知龜使之合天地四方所生種類辨視而得其名龜取以待卜用是其事職也

菙氏掌共燋契

菙時髓反○燋契用荊菙之類燋謂灼龜之木也契謂開龜之鑿也詩曰爰契我龜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燃楚焞即契荊楚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附按燋契荊楚之物特設一官共之者重灼龜之器也卜于龜有事者其要處全在灼而以灼者燋契也玩繇文共以待事預慎之之義臨卜即以爇吹佐卜師揚火作龜致燋契之用乃所以重灼也故爲設官

占人掌占龜簭

占書龜之卦兆吉凶○附按占人官屬于大卜序職事言掌古龜朱子兼言簭者因下文言以簭占頌以卦占簭是合龜者術占故連及也其實古者重卜先簭而後卜占簭亦所以占龜故職文以簭卜參占通言而特提占龜爲職掌之首并通用下文占體占色占墨占折在其中矣通玩繇文見古人合兆卦繇辭參決之以著短龜長兩眡從違以斷動靜吉凶之義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

簭音筮○九簭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九巫皆當爲簭字之誤也更謂簭遷都邑也咸猶僉也謂簭衆心歡否也式謂簭制作法式也目謂事目簭其所當用也易謂簭所改易比謂簭與人親比也祠謂簭牲與日也參謂簭御與右也環謂簭可致師否也○附原父劉氏曰此乃前氏通占者九人其遺法可傳者古者占簭之工通謂之巫更咸式目等皆其名也○附按文叔黃氏云九簭占法也如鄭注則與大卜八命何異大卜以八命贊簭兆之占占人以八簭占八頌之占卜不出此八事者大卜通掌之矣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九簭之出于三易其爲簭法無疑今詳九簭應是三代各氏簭法以名傳者三易之法夏殷無考今見于周易者簭法在揲蓍求卦占法在觀變玩占如自漢以來傳易家所用簭法占法至宋朱子始論正之可知自古爲術不同得失頓異非有專官辨而用之必有誤也此古設簭人官以辨九簭爲首職也

占夢掌占六夢

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而自夢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謂覺時有所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謂如覺所見而夢如狐突遇申生之類五曰喜夢喜悅而夢六曰懼夢恐懼而夢○附明齋王氏曰卜筮有象數可知者而又有所謂占夢何也此天地神明與人之精神魂魄交于幽冥怳惚間凡吉凶先見之自然者有官以占之則休咎可知得先事爲備焉與稽疑爲一類而以前民用者故大卜一官而占一夢亦爲其屬也

眡祲掌十煇以觀妖祥

祲子鴆反又且征反○十煇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煇曰光炁也妖祥善惡之徵○隮

曰祲謂陰陽之氣相侵若春秋傳赤黑之祲在日旁是也象謂若宥雲如赤烏夾日以飛之象是也鑴謂氣刺日如童子所佩之鑴也監謂氣臨日旁如冠耳也闇謂日食也瞢謂日光瞢然無光也彌謂白虹彌天貫日也敘謂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隮虹感日而升也想謂雜氣有形似可想也○附明齋王氏曰祲者邪氣干正之名日爲太陽精人君之象有此十煇皆以人君陽剛德虧陰小得以干之謂見于天聖人設官掌其事有兆則詔王修救焉○王氏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天人同流相應不相遠先王于天象設官觀災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此眡祲之所由設也○[redacted]芬舒氏曰自大卜至此八官皆所以交于神明而聖人神道設教之事故爲宗伯典三禮之屬官○

大祝下大夫

附[redacted]崗薛氏曰卜者所以求諸幽決疑于鬼神祝者所以告諸幽爲信于鬼神此序官相爲先後○

掌六祝之辭

附王氏曰王者中心陳信于鬼神示而其誠不可見設祝官用此辭以爲信也○附按祝以辭爲職而六祝之辭九其大者斯大祝首掌之○又按六祝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長樂劉氏云順祝三才協順年祝九穀豐成吉祝五福敷錫化祝以大化溥被瑞祝天地呈祥筴祝龜筮不違鬼神其依也今詳鄭注以小祝祭祀候禳之事解六祝劉氏非之謂大祝所掌大祭祀以祝大事也據本職文稱以事鬼神示祈福以吉禮祝天神祭地示享人鬼正祭時所陳之辭乃因大祭祀而大爲王祈福祥求永貞者其事義合弘宜如劉氏解爲允○又按之辭二字今補

掌六祈

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皆祭名也禬禜告以時有災變攻說則以辭責之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附按諸說若類非時而依其類之祭若類于上帝之屬造非時而已即其所以祭若造于禰之屬禬禜皆禳祭禬若都家宗人職禬國凶荒民札喪之屬禜若春秋傳雪霜風雨之不時禜日月星辰水旱癘疫禜山川之屬攻如救日伐鼓以攻之類說如變置社稷以旱乾水溢責之類或如湯之旱禱以六事自責以說于天亦其一義今詳此皆因事之祭而以其事祈也大祝所掌者國有大事大災以祭告求天地社稷宗廟大鬼神是亦大祭祀之屬其小者則小祝掌之

作六辭

六辭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附諸說祠若伊尹祠于先王而告之是也命若命龜命蓍是也誥若王在新邑烝史逸冊告周公其後是也會者昭然神而要言春秋傳所謂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神明殛之是也禱若子路請禱之類太子禱于文王康叔是也誄若大喪遣之日讀誄以謚王于南郊稱天而誄之是也○平仲王氏曰舊注按本職文稱六辭通上下親疏遠近因以辭屬人事所據鄭氏云上下謂天地神示親疏謂先王由禰至祧疏遠近謂外神

五祀四望之類則六辭主事鬼神示焉合若人事之辭則王者策命掌于內史誓誥掌于士師非大祝職○附按靈皐方氏云六祝之辭典祀所常用也此六辭因事而特告也今詳此亦因事祭類又六祈外時有事奠告神者別共辭爲目列之祈亦有辭辭亦有祭但祈主于設祭以祈重祭不重辭也故以祭名辭主于爲辭以告成辭不成祭也故以辭名六辭有用于六祈而非用于六祝凡祭告辭皆出于大祝故大祝以掌六祝之辭爲職首而又以作六辭別序之

辨六號

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尊其名更爲美稱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示牲號若曲禮曰一元大武之類齍號若黍曰薌合之類幣號若玉曰嘉玉幣曰量幣○附按有所祝則必有所號以告之此祝號之相因也祭通神明號告所以感通大名不可苟也故大祝掌辨之

九祭

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振之擬若祭狀弗奠謂之振祭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而振之爲祭乃嚌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附按中義劉氏云大祝之設所以事鬼神也此九祭當是六享宗廟皇尸祭食禮是以大祝掌之凡賓主行食禮莫用焉天子祭禮不存今惟以諸侯之大夫少牢饋食禮明之今詳九祭中擩振絕繚爲祭食之祭明著禮文則九祭一事類也劉氏以爲廟中尸祭之禮與本條下文以享侑祭言爲合可正舊注之誤但其中五祭無禮文不得不據特牲少牢僅存之篇擬之而劉氏所切指與後人通融其說者多齟未安今爲通按禮篇祭食之節文並諸說之似合者訂之或名義之可通也按少牢禮篇分正祭徹獻兩節命祭當是正祭尸入之初特牲所謂尸坐祝命授祭是也此尸祭所由始故先之尸始擩祭菹旣佐食授黍稷肺尸兼祭黍肺佐食羞鉶尸祭鉶于是尸十一飯間祭牢幹祭魚祭腊祭骼祭肩每振祭嚌飯畢酳長賓羞羊肝尸擩肝振祭嚌凡此乃正祭時尸始卒祭食之祭也通先後言之謂之衍祭衍延也美也不一之詞也益祭多食名衍以該之行正祭禮後徹陳鼎俎薦豆籩復行獻禮尸受主人主婦二獻間又擩祭菹絕祭肺祭鉶到次賓羞羊燔豕燔而饗尸之牢食備至尸擩燔振祭嚌而尸之祭牢食周其間兼祭麷蕡白黑祭糗脩籩豆之實無一不祭于是食無不備而祭無不周故特標炮祭以見之炮卽燔又統前後祭獻兩節稱之周祭以括之與前以衍祭統之者一也益其曰命祭曰衍祭者包前多祭言曰炮祭曰周祭者包後多祭言四義該通其曰擩振絕繚者則祭儀行乎四者之中著于禮文者也八祭之外又曰共祭者姜氏謂不分各節而揔共以祭卽主婦致主人主人共祭糗修祭鉶祭酒是也此共祭二字明文自宜援據尸祭之外獨列此祭者蓋尸祭之終以主人之祭畢尸祭之禮以見尸祭之多儀爲禮之正爲禮之隆也故未及之九祭之條理應如此又按下九拜爲禮拜所通用則九祭當亦禮食所通行擩振絕繚既明見于飲射燕食等篇則所謂命衍周共者或亦凡賓主食禮中所有祭食之節次皆以爲名義未可知也

九𢷎

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九曰肅𢷎稽首拜頭至地多時𢷎也頓首拜頭叩地卽舉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振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齊衰不杖以下喪拜也此殷之凶拜周以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凶拜稽顙而后拜三年喪拜也奇拜一拜也褒讀爲報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類後世揖惟軍中有此拜在婦人爲正拜○附王氏曰九拜通于吉凶軍賓嘉此事以祭祀言者以大祝主鬼神之事也○附按文叔黃氏云九拜專施于祭禮餘禮亦有拜不備九拜九拜各有所施施不失節而後禮可觀爲能事鬼神故大祝辨九拜教敬也今詳九拜有重輕之異祭祀中備用之者益通六小祭奠各禮節言之祭崇者拜從重祭末者拜從輕大祝揔掌祭禮故悉辨之其節文則於禮文無攷矣又九拜中吉凶二拜爲喪拜大祝屬下有喪祝故并統其拜○又按九拜之儀詳見曲禮篇容節章

祝官之長也

附按大祝之職惟六祝禮最大爲大祝特掌六祈六辭之禮則大者掌之大祝小者掌之小祝大祝不盡掌祭告而盡主爲祭告之辭故六辭以作言若六號有尊卑九祭有殺九拜有重輕亦惟視祭告之大小異用神以號爲尊食以祭爲敬禮以拜爲恭其節目詳細而隆殺有義惟大祝總辨之以授各司祝乃成禮而不忒也故特以辨言

小祝掌小祭祀之祝號

本職謂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是也○附東巖王氏曰非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皆祭祀之小者侯候福禳却禍禱先求祠後報言小祭祀將事而繼以候禳禱祠之祝號則小祭祀所奉事者亦祝號也并候禳禱祠言之○靈皐方氏曰周官于侯禳禱祠之事甚詳益人心宜頌惟遇疾病災危窮而返本易警發其善心故聖人以神道設教使恐懼修省以思救政則所益多矣○附按文叔黃氏云小祝所掌皆小祭祀不爲辭掌其祝號而已今詳小祝掌祝號與大祝掌祝辭無異祭陳祝辭以薦信祝稱神號以致辭事相因也但辭皆出之大祝而小祝不爲辭故序職于大祝小祝以掌祝六辭掌祝異文○又按大小祭祀有正祭有因事之祭告大祝掌六祝以事鬼神示者大祭神之正祭也小祝掌小祭祀曰將事者則亦小祭祀之正祭也若侯禳卽若六祈中之禬禜禱祠卽若六辭中之禱祠皆因事之祭告但因大事祭告大鬼神示則掌之大祝之職因小事祭告小鬼神示則掌之小祝之職故序大小祝職中有文同

儀禮經傳通解卷二十五 王制之戊下 周官春官 三五

事類者原以大小異拍舊註每卒合爲解而以無辨失之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勸謂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附按本職下文掌喪祝祭號乃本官正職而序勸防之事爲職首者虞祭行于塟後塟前祝所有事依叙先列下有三御匶因捴以勸防提之也又一義喪啟殯匶朝祖廟而行故設祝助奠遂用以從行任勸防之事爲喪設祝官葢以象王生時告廟出行事爲事死如事生之義也故序其事爲職首或曰按春秋傳祝爲社稷常隸社稷不動祝不出祝無從行事然則王生時出行祝只掌奠告而不掌扈從今祝爲行扈則社稷無主之時也此所以爲喪祝之職又王喪勸防不用僕御諸官而用祝御是鬼神事之也其又之死而不致生之之義與

甸祝掌表貉之祝號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貉讀爲百爾所思之百兵祭也亦或爲禡詩是類是禡爾雅曰師祭也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附王氏曰立表以祭故謂之表貉○陳氏曰古人祭貉于立表之處無壇墠置甲冑弓矢於神坐之側置稍于神坐之後此師祭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詛謂祝之使沮敗也入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于要誓○附彥詳易氏曰歃血以詔明神謂之盟渝盟則詔明神以殛之謂之詛○平仲王氏曰盟詛非聖王所恃也聖人作法通乎上下苟其人未足乎不言之信則

奉神明以佐其不逮以杜天下誕詐之風亦聖人神道設教之意也○附按詛祝官所以爲信于鬼神盟詛恐人心之不信而要信于鬼神非祭告之正義不可以分正祝之精誠爲也特設一祝官掌之所以别之慎之官主盟而以詛名寓使人不敢渝盟之意○又按類造攻說禬禜六祈正禮其祝號自掌于大小祝與盟詛無涉不應詛祝掌之未詳何義易氏云葢盟詛之時用此六祈則掌之今詳六祈禮無爲盟設者何所用之意者邦國有疑王出會同爲盟約祀方明于壇告至于廟此所以盟詛而用類造者又或邦國有災禍王命諸侯會盟以相禬恤因舉攻說禬禜之祭爲之祈禳此似以盟詛而用攻說禬禜者此等祈禮因盟而舉自以主盟之祝掌其祝號未可知也禮文無據耳

○司巫掌群巫之政巫官之長也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以聖人用之○附■衡薛氏曰有祝作言語以質鬼神則夫降與上下之神以驗其昭格之實又司巫之職相與聯事于此○蘊之陳氏曰先王之世特設巫祝一項官正是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相似到漢無此等官淫祠謟祭無所不至遂有巫蠱之禍方知周公意思深長也○附按群巫之政令即本職下文帥巫事及男巫女巫職中所掌等事是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附東巖王氏曰巫以佐祝凡祝所掌之祀巫則掌降其神此所以掌望祀望衍也望祀謂凡祝所祀之神巫則望而降之○王氏曰望衍謂祀神之時巫望而留其神使之留連游衍若屈子之九歌也○兆錫姜氏曰望衍乃望祀之儀謂望而延之如下文號神而以旌旁招之正所爲望延也注疏以望祀望衍率分爲二禮支離解說失經文之義○附按經文男巫女巫皆有所掌舊本以非官職不錄今以編序官屬例無虛員爲節錄補系之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之香薰草藥沐浴○附伯謙鄭氏曰神隨在有之先王隨在祭之故在內則有女祝而男巫女巫又各有别內外不敢互用也○剛中鄭氏曰每歲以時祓除釁浴其宮中之事求神以去凶禍謂之祓除舊以致新謂之除釁以厭妖浴以去惡○之宏孫氏曰祠祀禬禳本于人心不能免聖人旣因之以爲節文鬼神巫覡出于天道不可測聖人亦存之以銷怪妄設大祝小祝用之廟廷至宮闈之地亦有女祝供祭祀之役而領之天官乃以盡奉事之誠習禮法之正凡非鬼之祭不容入矣男巫女巫凡以神仕者皆不限其數錄用于官府而不使散之鄉黨水旱疾疫爲民以祈鬼神盻饗此見先王慮事之周○平仲王氏曰觀國語所稱巫者誠得齋肅中正智聖明聽之人使之和同天人之際詎不重與周公所謂巫者葢如

此故男巫無數女巫無數不立員名亦有其人則備無則闕焉之義也學者但見後世巫覡之陋因疑聖人之制失之矣

○大史下大夫掌建邦之典法則六典入藝入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爲王迎受其治也大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言建六典以處卿之職○附東巖王氏曰建者作而立之也大宰以道揆所建者法之自出大史以法守所建者書之自成○■校魏氏曰典法則大宰掌之小宰司會貳之矣大史復掌之者葢以經世大法爲書成一代不刊之典禮法所宗也其謂之建也宜哉靈皐方氏曰建者廢興損益得與大宰共酌定也○

正歲年以序事

頒告朔于邦國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之事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附剛中鄭氏曰周建子而四時之事有仍用夏正者用建寅謂之歲用建子謂之年大史正歲與年而次序其事○與之王氏曰爾雅云周曰年夏曰歲經所謂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讀法朝會等事用之而歲便于事功有合用時王之正者有合用前王之正者不可不正之以叙其事也豳風七月一詩稱一之日二之日與夫七月入月即此義○靈皐方氏曰不曰頒朔而曰頒告朔者并每月所行之政令布告于臣民也先儒以告于廟爲告朔于侯國言之猶

可于頒朔言之則贊矣春秋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既朝于廟而日不告朔則爲以是月之政令告于臣民審矣○附按正歲年先儒多同舊注解以大史典歷數官自以作曆言也而兼兩正序事或亦周授時之法則亦歷朔中事也並存其說於此其注解詳見歷數篇

史官之長也

附按大史職主掌國家典制禮書凡邦之典法則脩載其中所謂宗廟之典籍也建而立之是爲成憲大宰以之治事大史以之參稽觀其職文一則曰逆治再則曰協事其執禮法以與聞治事者大矣不徒守藏是司也又其職主掌治曆明時爲曆象總領官古云域中有三大曰天曰君曰史此大史二職一以天道治其天一以君道治其君爲職之大綱故首序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奠讀爲定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附王氏曰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本辨昭穆以知其序凡此皆有書小史則定而辨之○剛中鄭氏曰舊注以小史掌邦國之志爲春秋傳所稱周志國語所稱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爲魯春秋晉乘楚檮杌之屬邦國與四方無異矣不然四方之志乃周志鄭志之類若邦國之志乃志諸侯所出之世繫與其廟祧昭穆之志○伯謙鄭氏曰繫世之奠兩屬之春官小史讀禮者也而掌奠繫世則以禮之序瞽矇諷詩者也而掌世奠繫則教以樂之和序故有別則昭穆不亂和故有親則親疎不離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有瞽矇之誦使人知其生之有可樂有小史之奠使人知其本之不可忘先王定繫之深意葢如此不然何以隸之禮官樂官之掌耶○附按靈皐方氏云李耜卿云小史專志天子諸侯所出之繫世葢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皆是也今詳剛中鄭氏駁舊注自當而職文所名邦國之志未見確爲何書按小史之職佐大史掌國禮書者玩下職日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則職首所掌繫世昭穆卽爲所掌之志書可知是其通掌禮書之一又以其大者爲專職鄭解似得經義○又按周禮凡連言邦國者皆據諸侯言而亦有該王邦侯國爲辭者此葢其例所志繫世自兼天子諸侯并天子之卿大夫爲內諸侯者俱在中葢古最重世凡爲天下國家者皆以傳世也不但王者家天下天潢玉牒所繫卜年卜世曆數之永賴于紀叙者甚大凡賜姓開國命氏成家者皆教之世以昭明德而廢幽昏王朝統一天下治其廢興存亡之蹟順逆嫌疑之故以有紀載列眉指掌可按稽也此設小史事任是職之義○又按奠繫世以下六字今補

馮相氏掌歲月辰日星之位

馮音憑相息亮反○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歲日月星辰宿之位謂方位所在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疏曰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馮相氏掌天文之常保章氏掌天文之變常則有次序故馮相氏視天文之次序○附文叔黃氏曰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曆推其數象占其行大史掌曆馮相氏象之日月星辰皆動也雖有常度而或贏或縮其差常在毫釐秒忽間積而漸遠故古人有曆則有象以正之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馮相氏平辨之以合於歲月日星之位而知曆之精粗中否其大法也○附按此節詳說亦見歷數篇

保章氏掌志星辰日月之變

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贏縮圜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虧盈朓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附諸說章同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之章保安也護也職掌占天象以詔救政有此二義○伯謙鄭氏曰馮相保章二職一司其常以辨敘事所以敬授人時一司其變以詔救政所以克謹天戒○附按此節詳說亦見歷數篇

內史中大夫掌八柄以詔王治

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附剛中鄭氏曰大宰所掌者八柄之事權所在也內史所掌者八柄之書法所在也○靈皐方氏曰大宰以詔王所以用此八柄之道也內史以詔王則守成法以待用也○劉氏曰大宰既以詔王馭羣臣內史又以詔王治者以法攷之察其中否也有失其中則弗書其命也協於中然後方策行周設官

執法內外相維以制其失如此○培恕葉氏曰八柄王大權也既有道揆大臣詔之外又有法守近臣詔之內此王所以不得輕用其權而臣子不得擅竊其柄也○文叔黃氏曰內史掌八柄之法與冢宰同地親任重故其爵秩高而置員廣皆先王精意

書王命

附按經文以掌八柄詔王序職首以書王命序職末特異例覆舉內史官名所以見其爲職之要也朱子因提序並編之○又按靈皐方氏云覆舉內史見親其事而非付之屬史也凡王之命史親受而書之且貳之則嬌假爲不信者無敢萌其慮矣今詳職文書之則出以示天下貳之則藏以傳後世史之重載王命如此王命卽王言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安得不重意記所謂右史書言者其卽請是書與○又按大史爲史官之長諸史爲一屬者史皆以掌書爲職也其實所掌之書不同其職亦異諸史不皆大史屬官如內史便與大史分職大史掌國之禮書又掌曆書以治曆爲職內史掌國之法書又掌制書以書命爲職皆一職領兩大端也大史掌禮書考治事體雖大不出文籍参稽若內史掌法書部治關係尤緊在于事權參制此大史只下大夫而內史更爲中大夫以其位高任重足以參預冢宰詔王也與大史不相統轄而大史不在其上又先之者以大史職司天文尊天職也且以法書特國柄之一禮書尤國憲之全故長之鄭節卿云周之史職有二大史下大夫爲小史等官之長內史中大夫爲外史御史之長是

也按大史之下有小史為掌禮書之屬有馮相保章為掌治曆之屬之屬內史之下有外史為掌書命之屬備掌古今之書亦國書之屬有御史掌贊冢宰治令則以法部治之屬常贊書則亦書命令之屬設史官一項其分職條理如此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者○附臨川王氏曰命後世所謂制也故內史書之令後世所謂詔也故外史書之外令國令也外史掌書之而內史職其貳○附按命言二自內出者書之者在褻邇親習之地為王喉舌之司故史曰內官中大夫令則王者有所事為下令宜布于外所謂王播告之修也書之者在大廷廣衆之地為王耳目之司故史曰外官上士或謂按自古論史官于王其緊要處記中有右史書言左史書動之說當是職之最大者何不見周諸史官所掌中疑內史書命即記所謂書言外史書令即記所謂書動蓋令之之事則動也一命一令即一言一動正書既以傳示當時又皆闕寫藏于內史以貽將來是即所謂載在簡策者史筆皆出于此宜設立史官載筆執簡伺王言動而大書特書不一書之謂哉史以內為右以外為左以尊卑分今詳內史書王命外史書外令自是舊解為正記所謂書言書動者與此同而異也同者命亦在言中令亦在動中也異者命外仍有言令外仍有動也蓋凡王欲播告中外臣民者為多令而王事在一身或在一家不及國與天下者有時不煩播告或言不合典動不中禮而亦不欲播告

而令之民知也此多屬後王之事在周公制禮時即未明及于此而後之修內史外史者自應兼及之所謂載筆執簡伺王言動而大書特書者也蓋天位艱難使居其位者有所顧忌而常保帝命于勿替是即伊訓周誥所為諄諄也不與制禮者之深心隱為合乎

四方之志謂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附長樂劉氏曰四方之志謂若地官土訓誦訓夏官訓方氏之所識皆為志以藏之待王之顧問孔安國云九州之志識之九邱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序此書其此之謂與○止齋陳氏曰古者諸侯各有國史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故列國之史多藏之周室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具于魯春秋是也然如孟子所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則諸侯私史亦來周以來有之非西周之制也○伯謙鄭氏曰國史掌書國中之事以達于王故周禮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所謂事書豈非如小行人利害逆順暴亂凶札康樂五書之類乎內史讀四方事書則諸侯國史藏在史官可知矣○附按四方之志當如古九州志所載是也若國史疑當為邦國之志而其掌于小史者在其職佐掌國禮書中又未見其為國事書也然則王國事書其即在內史書命外史書令之貳中備錄載之而侯國事書其即所謂四方之事書者內史錄之亦內史掌之矣疑古所謂史書者不過如此蓋古者號廟禮法之間是非明而紀載實具在簡篇即以傳後到後世諸儒曰滋無直筆無信史故設立史官以修史為職而國史始以成書重矣看周官諸史職掌中不見有此其故可知

三皇五帝之書莛璽王所謂三墳五典○附嘉會李氏曰書斷自皇帝以下凡有書莫不兼掌夏商周所記可知

達書名于四方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附剛中鄭氏曰四方言語不同古今音讀亦異欲天下誦讀無相訛異故達之使皆同也大行人九歲諭書名益外史達之歲久又使行人往諭之○明齋王氏曰書名六書之法達之使書同文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御猶侍也進也治令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附東嚴王氏曰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即所謂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官成以待萬民者也○剛中鄭氏曰出治令者王也推王命令行之者冢宰也掌書治令為冢宰之助者御史也故凡治事者皆于以受法令蓋書寫傳播本之故也○與之王氏曰周之諸史皆是王史獨御史一官無王字所贊者是冢宰所掌者書令大槩是簿書期會之所從出到得後來職親權重至與大臣并列則自戰國歷秦漢事非周官所謂御史也○[redacted]陵魏氏曰大治冢宰則察王之命故內史贊王小治冢宰自令之故御史贊冢事凡令先以法察當否因助冢宰行之○平仲王氏曰冢宰兼總六官其權重御史近臣凡治受法令則一切張施皆得執法以議

其後此所以為贊冢宰也○附按御史之義見于周官諸儒或以後世御史諫諍糾劾之職論之過重于職文無見或繳職文只為宰相贊事書令之官觀之大輕皆未盡先王設官之意通玩諸史官未及御史位僅中下士屬史至百二十人序職特提贊冢宰為首則此史之專為冢宰設明矣蓋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之意凡其本旨而文不為冢宰屬官仍以待進王名與諸史禮法官同列則以王臣執禮法從事于冢宰用以佐相臣所不逮者其補闕彌多矣亦非所以恭制大臣之法也後人輕重議論俱不見周官意思○

巾車下大夫掌公車之政令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公猶官也○附說凡乘車兵車多無蔽蓋王至尊五路有蓋五戎車有蔽后五車皆有容蓋此職掌公車政以巾名○東嚴王氏曰職文中自五路至役車皆典于公非私車也故謂之公車○王氏詳說曰車馬僕右聯事曰馬曰僕曰右皆見夏官五路獨見春官車旗屬于禮馬與僕右屬于兵○附按古之車為器重其制度大其賦用費乘之者至尊以下公廷大小之臣用之者公家之事故其車成造自公取給于公此特設巾車一官統領之其器關乎尊卑上下之分其用總乎出入成毀之數故其官長秩為下大夫○又按宗伯掌邦禮禮之大義在辨名定分而王服車旗皆器名之大者自小宗伯辨車旗之禁掌車旗之實賜與命以命數定諸侯諸臣之節則叙車旗之等備在典瑞

司服之後但既以玉服列于邑尊彝之行車旗雖大不得與剛器司叙因置之至此禮官循職川數于末蓋以禮制明倫天人秩叙文以此識聲名文物之盛制度全而名分昭抱綈宗伯所掌邦禮之意而設官禮職于是終矣

典路掌五路王路所乘車〇疏曰路大也若王所居稱路寢路門之等巾車已上后之五路此又掌之者冬官造車訖以授巾車飾以金玉象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〇附按巾車通掌公車首列五路凡五路之禮制事用一惟巾車是司特欲尊大其車故不與凡公車統擬于政令之長又設一官爲典守辨其名與物各附之與主用出說藏以致尊嚴愼重也疏謂又入典路別掌者是典路之職于巾車也恐未合

車僕掌車路之萃本職文戎路之萃廣車之萃苹車之萃是也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又曰帥斿闕四十乘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上蓋闕〇疏曰此車僕惟掌五戎之萃其五戎之正不言所掌之者非車所云萃路即此戎路雖掌正戎之一其下四戎之正兼掌之〇附文叔黃氏曰以僕名官以其主戎萃古主射之官名僕射〇閩中鄭氏曰戎僕馭戎路此掌戎路之萃萃者副貳之名五路皆

有貳戎國之大事凡危故戎車制貳凡衆是有五戎之萃苹車所多別設車僕掌之〇黃氏又曰萃副也有萃則有元五戎之元典路掌之王所乘王路以戎路即戎其在軍則無常乘也皆放六鄉六軍不能備千乘軍鄉軍出則以公車充之故車僕掌五戎之倅皆以副王爲名居中軍其卒皆鄉軍而乘之者皆官府州鄉之吏射人曰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是也〇附按夏官馭象路戎路木路諸僕官職內有貳車倅車佐車之攻倅爲戎貳佐爲田貳皆馭夫職所馭貳車也路之正車掌于巾車典路貳倅于此自該所掌中不具文可知但四路之貳皆有數惟戎貳爲王兵車其家盛如武王革車三百兩者非車路總掌官所能勝故特設一屬掌戎萃官掌之其他五路之元四路之貳自皆在巾車典路掌內說者又謂戎路之萃有戎路之元并四戎車之萃亦有四戎之元爲兼掌于巾車典路則職中所未見不可謂文不具也今詳戎貳爲數既衆則萃屬宜多倚職之用因事設名而部署之以有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之目同一戎車也皆戎路之貳也蓋巾車職中王所乘革路以即戎者爲戎路之元之正其貳皆戎車爲萃有四項同爲王戎路之萃故序掌車官職者總以戎路之萃爲首而下四車之萃以目之其立文然也然則戎路之萃即四萃爲非別有一列來四戎之元即戎路非各有一元也讀者詳之

司常掌九旗司常主王旗旗〇附東巖王氏曰大常王所建也九旗爲名官主尊者言之〇閩中鄭氏曰行人職建常九斿建常七斿建常五斿旂九斿旟七斿旗五斿兼旂與旗而謂之常豈非常亦通稱乎掌九旗之官特名曰常猶此意也不曰大常而曰司常非指大常言之〇附按九旗本職下文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九者意義儒者通論日月取其明交龍取其變通帛所謂大赤取其純而赫雜帛內幅以絡外飾以白取其文熊虎取其猛鳥隼取其摯龜蛇取其靜而斂以羽謂五采羽全取其渾全析取其精也〇又按車旗聯用旗載于車以其物名象德表位九者其差等設官司之亦所以辨上下定名分不使僭偪也〇又按巾車典路司常特以辨名物等威爲職介廟宗伯禮官獨以車僕一官職掌戎車之萃若於典禮無與令詳戎僕掌倅車之政設于兵事屬夏官若車僕所掌者倅車自與巾車典路等以車官爲屬設于春官且五路分用于五禮玉路以祀用于吉金路以賓象路以朝用于賓戎路以戎木路以田用于軍五喪車用于凶則掌〇戎軍之者隨車官屬于五禮內亦其義例也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祀于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科其戒具〇附彥詳易氏曰楊雄云節莫差于僭僭莫差于祭先王設都家宗人之官所以杜防亂之原也〇平仲王氏曰先王

制禮非僭遏僭而已如祭祀一端疎則遠神適則犯分先王頒祀都家特設宗人掌之于是幽明上下皆底于禮而無忒〇之宏法氏曰天宰以八則治都鄙家宗人即祭祀以馭其神都則即其則以馭其官都家司馬即田役以馭其衆祭家士即刑賞以馭其成記云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內諸侯不襲位不專政也〇附安聚嚴王氏云凡與禮者謂之宗天子有宗伯諸侯有宗人春秋曾夏父弗忌爲宗人稱家內諸侯掌其禮者亦謂之宗人令許宗伯一屬皆王國禮官國統家以爲治王制先內而後外先國而後家國之禮官備于是設掌家禮之官次于後繫其名于都家所以別于國統于掌邦禮官屬家所以同于王國之官而非于都家之官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家謂大夫所食采邑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〇附鹽泉方氏曰皆說都家立有祖王之廟井也諸侯不得祖天子宗人職于家曰祭祀之禮于都曰宗祀者主王子弟而言也

凡以神仕者無數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智者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示之坐坐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也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二者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故聖人用之〇疏曰注言佀句謂神有多少或倨方爲之

或句曲爲之○附長樂劉氏曰神士謂明神理而仕者○王氏曰三辰之法謂日月星辰之次舍其推之有法者也三辰者陰陽之精也鬼神祇雖幽無形然皆麗乎陰陽而由陰陽之精以推之則其居可圖也昔神降于莘內史過云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是亦以三辰之法猶之○靈臯方氏曰此言以神仕都家者蓋都宗人家宗人皆官于王朝以制都家之祀事其私邑必各有巫祝若王朝以神仕者則大祝司巫之屬具矣猶鬼神示之居亦都家之鬼神示也若國之神位則小宗伯建之矣都家之地或爲分星所在則其神也山川陵麓則其示也因國之無主後者則其鬼也其壇兆所宜必圖度而後定所謂猶其居也必掌之三辰然後可以猶鬼神示之居者如春秋傳所載實沈爲參神神降于莘曰其至之日亦其物戊子逢公以登而知妖星爲告邑姜也按王國典禮天神地示人鬼之祭時各地異而本職支稱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則爲都家之祭明矣○附按六府敘官未有無所命名而列于職者特禮官之末有所謂以神士者附于都家宗人之後其爲仕于都家者故不得列名于王官也此職惟方氏切都家解之最明然所引左傳諸證或其爲近古遺法乎但今全玩國語神降于莘之條其所言多不經實令人難信說見因事之祭禱祈禳章下惠王十五年條若此以三辰之法猶鬼神祇之居其法亦即王國史卜官職中所謂占眡之法以天地

歲時日月星辰之會在爲推而已無異術也其爲法以象數通乎理道闇者難明達者易曉雖解之殊非常智而精之不過一術無其人不可以事神非其人又易以誣民故制官設之以無數弃其能也自之以一藝凡其品也且以都家有司之人隸屬于官之下其掄選也優其位置也謹先王于神人間立法有深意于此等職中矣○又按舊本僅列名掌守以下今補○又按序官作士序職作仕義亦兩通故今各仍其舊○附總論彥祥易氏曰春官設屬最有統紀所典之禮五禮爲綱五禮之先吉禮爲本是蓋天秩天叙自然之理觀大宗伯職所掌其用博矣而以天神人鬼地示爲主然後小宗伯爲之建國之神位肆師爲之立國祀之禮而五禮從之自其設屬而言雖五禮之用無不備而莫先于祭祀之禮于是因禮事之緩急而爲職掌之先後祭祀始于祼而告時告備之禮行焉故鬱人先之鬯人次之雞人次之尊彝几筵瑞玉命服之官又次之以至典祀守祧兼內外之祀世婦一職備內外之官祭禮無不備舉而凶禮爲謹終之事此冢墓職喪所以居五禮之末掌祀之職至此詳且備矣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自大司樂以至司干凡二十職皆列于禮官之次樂之爲用皆所以節成乎禮者也禮明樂備交天人通上下貫幽明無乎不至乃以卜筮祝巫遂天人之情文史官統天道人治之書以叙禮事于是禮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者無不該洽包舉雖文爲制度之末而天秩天叙皆

爲其問此以巾車典路司常等職卒之也王者以是典禮和邦國始于宮庭達乎天下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復以宗人官統諸以神主者終焉乃以歸結吉禮爲五禮之本首尾成一義也○邦卿以李氏曰宗伯掌邦禮雖兼治神人而事神爲重故其設官先後皆以神事次之雖其間凶賓軍嘉之禮莫不備舉而無非推仁孝誠敬之心以及于天下默契天親之理以順其秩叙命討之公此天道之至教聖人之至德也○又按春官部大宗伯卿一人其屬凡六十五官凡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四人上士四十八人中士二百五十八人下士一百九十五人婦官卿十二人下大夫二十四人中士四十八人內女凡有爵者外女凡有爵者奄官八人府史胥徒共二千一百一十人工一百有四人女祝十六人女府十二人女史十二人女奚一百二十八人瞽矇三百人眡瞭三百人男巫女巫凡以神仕者無數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象夏所立之官政正也所以正不正也平成也正也○疏曰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附說夏於時爲火於卦爲離蓋非威明之極不能用兵正天下故司馬爲夏官主兵而以馬名者軍政莫重于馬也邦政即六典之政典心國事無非政而獨于司馬言政者張

皇六師然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政行于天下也○劉氏曰先之以治次之以教次之以禮又次之以政者一天下于治教而由于禮也○附按司馬一官所掌云政者專以軍政言也然王者爲政于天下者凡治教禮樂上所設施之事皆政也其掌之司馬者蓋統承治教禮樂之政而一以軍政行之所以正夫不順治不率教不由禮樂之邦國而俾治教禮樂之政之得行于天下也凡邦國不順治則不均不帥教則不安不由禮樂則不和不均不安不和斯偏黨反側形之矣有軍政以正之乃平其偏黨反側之爲害于治教禮樂者而均安和之效皆有所要歸矣此大司馬一官次于大宰司徒宗伯後之義也

大司馬卿一人 掌

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疏曰九灋以施于諸侯爲主故云邦國也○附靈臯方氏曰四官所掌建者皆以邦言蓋王邦之典而侯國兼用之獨九法曰邦國者則專爲侯國而設也按九法中五官之典皆備而以屬司馬何也不能四征不庭則五官之典皆不行于天下書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乃行天下是也○之宏孫氏曰司馬統六師卒邦國則九伐之法莫先焉先王姑後之首建邦國之九法何也蓋九法政之大者九法修明諸侯皆歸極于王道斯平邦國之本也九伐又以待不平而後用之○附按九法下文所列九目是也其中惟制軍一法爲司馬專掌若制畿封國大司徒之法有馬政儐

辨位大宗伯之法有焉建牧立監大宰之法有焉誥禁大司寇之法有焉其他曰進賢興功曰施貢分職曰簡稽鄉民曰均守平則曰比小事大皆分有四官之法在焉大司馬所掌者軍政而職以掌建九法爲首則其爲總掌之所謂政者可見矣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附按九伐下文所列九目是也此九伐之法乃所謂軍政也大司馬之職先之以九法乃總掌之政繼之以九伐乃專掌之政九伐所以輔九法之所不能平者而以兵正之必使平于九法之政中也 **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 籍禮差之書也○附文叔黃氏曰政職司馬政典所當奉行者也○附按九畿下文所列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九服是也政即九畿之事職即邦國所當奉行者九畿地有遠近內外國有大小爵有高卑于法中各有所當承以爲職事者大司馬掌建之載在典籍每歲首布政後據籍分別其職施下之令各以其職奉行也上建邦國之九灋是邦政之大綱此其一綱中之大目也政職舊注只以賦稅解或謂王巡狩征伐大小國所當承之職事疑皆未盡舊本節去職字以施邦國之政爲文今釋經旨補之 **教振旅茇舍治兵大閱** 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人收衆專于農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冬大閱簡軍實○疏曰春以入

兵爲名向農事秋以出兵爲名秋嚴尚威故也○附臨川王氏曰數茇舍教以草宿之法營壘于野所戒在夜○剛中鄭氏曰春教以鐃鼓夏教以號名秋教以旗物至農隙時則合三時所教者大習之故名曰大閱蓋農事至冬畢然後車徒可詳簡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以善爲陳善爲戰者爲大罪而大司馬有教戰之法何也先王制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拔民之生也有兵斯有用兵之法明節制一號令以服習之而一本于仁義是以無敵于天下諸弛兵召侮以爲好仁是烏知所謂仁者哉○文叔黃氏曰以兵寄農以教兵寄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聲音服容無在不相識雖有不測之變趨之戰其與比閭之閒田獵之時無異也孰以爲危事乎○附按四教下文蒐苗獮狩因田之法也此九伐之法中軍法也惟大司馬提挈之以爲軍政之要領 **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附盤皐方氏曰此謂司馬奉王命以征伐也行禁令因伐有罪而明禁于羣侯也○附按此九伐之法中軍事也教戰習之於平時合軍用之于臨事士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是邦政之大綱此二節又其一綱中之大目也合觀大司馬職下以九灋提總掌之邦政以九伐提專掌之邦政以施職提九灋之用法以教戰合軍提九伐之用法兩項分序綱目條設此其爲大司馬首領之職也與 **小司馬中大夫二人** 此職掌字下字脫就札爛文闕○附按小司馬職掌當與小宰小司徒小宗伯相類小宰總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則大宰而專掌王宮之政小司徒總掌邦之教法稽國郊都鄙邦國之比數以貳大司徒而專掌六鄉之法小宗伯總掌五禮之禁令以貳大宗伯而專掌宗祀之禮以此推之則小司馬亦總掌九法之事以貳大司馬而專掌王師之制如凡然遂六軍制軍令賦及都鄙邦國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者皆當在其職中 **軍司馬下大夫四人** 序職闕○附按明齋王氏云按軍司馬者主亞法猶後世都虞侯也凡軍中儀制之與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士卒之功罪靡不司之昔王儀爲司馬昭司馬得言上將之咎良秀實爲白孝德都虞侯得專騎軍之發此所以佐大小司馬者也今詳大小司馬下有軍司馬當如大小宰下有宰夫大小司徒下有鄉師大小宗伯下有肆師合觀三官之政大都皆各掌其官事中之法爲其長而行法治事者則軍司馬掌治軍之法以執法行軍事可知 **輿司馬** 序職闕○附說春秋傳有輿師輿尉受一命之服所謂輿者車也晉作三行中行于輿衆狄戰毀車爲行所謂行者徒也周師田之法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于是設二司馬之屬專掌車與徒之任○文叔黃氏曰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軍司馬兼掌之○明齋王氏曰輿司馬者主一軍之車凡行則爲乘載止則爲營衛戰則爲衛

突掌其出入使無離次不齊也 **行司馬** 序職闕○附明齋王氏曰行司馬者主軍陳凡軍法左右前後各司其局收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掌其行伍及坐作進退之法使有所統攝也○附按小司馬以下四職闕文說者多以爲軍事神秘先王藏其用不欲以兵法示後故沒各文先儒如南軒張氏又以正論非之看來先王無事不有禮法五禮中明有軍禮自有軍法先王之法自是以堂堂正正之法而寓變化神妙之用固不得以後世權謀機詐而疑先王之不作法也惜其文闕而法不盡傳要其散見于諸書中亦有可按而覩者豈其盡不言乎今盡芟旁論只錄王氏說以見粗畧其無文者不可以安擬也 **○軍將命卿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 將去聲○附與之王氏曰命卿謂王朝之卿古者幾兵不出境王朝六卿兼治六鄉即掌六鄉之軍至邦國之軍大國三軍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二軍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一軍二卿一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則是非命卿不使之將欲爲將者皆出于天子所命之卿以見兵制雖備于邦國兵權不屬于私人此是聖人統馭諸侯防患之深意 **師帥中大夫二千五百人爲師** 帥所類反下同 **旅帥下大夫五百人爲旅卒長上士百人爲卒** 長丁丈反 **兩司**

馬中士二十五人爲兩伍長五人爲伍長丁丈反○軍師旅卒兩者皆家名也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師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附[redacted]衡薛氏曰先王于六鄉中設爲六卿於六軍之中設爲六將無事揔萬二千五百家爲之長有事又揔萬二千五百人爲之將凡六軍之將即六鄉之卿非特此也二千五百人之師帥即二千五百家之州長爲中大夫五百人之旅帥即五百家之黨正爲下大夫百人之卒長即百家之族師以上士二十五人之兩司馬即二十五家之閭胥以中上士五人之伍長即五家之比長以下士無不猶是然則惟鄉之政教禁令素行於無事之時一旦起而爲軍而將軍者皆其鄉大夫則平日觀感服從之人可爲臨時死節犯難之事矣鄭氏謂凡軍帥爲六鄉之吏兼官可也何爲又曰置選于六官中豈知周時六鄉六軍無異官也○文叔黃氏曰凡制軍謂有征行之事則制之縣師所謂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是也平日鄉遂各爲一軍而都鄙不與及制軍或取于鄉或取于遂或取于都鄙或徵兵諸侯所謂及師大合軍是也古法凡制軍自軍將以下爵秩與鄉官同諸儒遂謂皆六鄉之吏非也伍兩卒旅師軍于鄉爲比閭族黨州鄉于遂爲鄰里酇鄙縣遂遂之爵秩遞降于鄉一等邦國都鄙其爵秩亦當有高下及在軍皆陞之使與六鄉等大抵軍吏無大小皆主號

令當使其人尊敬之二十五人之長爵中士意可見若五人之長號令狹雖無爵可也○附按自軍將以至伍長周禮序官載之而序職並不一及與其他載而云闕不同者以非常設之官也朱子必序入序職內者又取官職之備也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功勳功也此官主功賞賞地賞田也在遠郊內屬六鄉等以功大小爲差也○疏曰司馬主軍法序官前後不撲尊卑取事急者居前軍以賞爲先故司勳列職在前○附陳氏雜說曰土地之賞本于司徒而以屬司馬何也蓋軍功之賞不可踰時屬之他官恐有壅底也○剛中鄭氏曰本職掌列六功通帥其高下各差其大小之等爲頒地之法○王氏曰其地則載師掌之其法則司勳掌之○附按本職文列六功而以戰功居後抑戰也首設于政屬又爲庶職首先功也○又按之法二字今補○又按此職凡頒掌地參之一食乃劉歆所竄而入于司勳者說見王制之下篇賦斂用章大宰條以九賦斂財賄節又按參之一食下又言惟加田無國正亦是歆爲公封五百里其食者半等處作回護並爲所竄入也

馬質掌質馬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附[redacted]衡薛氏曰賞典所以振士氣故司勳官不可緩馬材所以謹戎備故馬質官不敢後地官廄時積鄉遂都鄙之什馬辨其可任之物馬之在民者無不兒之慮而公馬之備闕則取材于公私之是以有馬質馬質并校

人之屬校人掌王馬之政而兼及六馬固在所當重馬質量三馬之材惟急于戎馬尤在所當先也○兆錫姜氏曰序官不與校人相連而次于前者軍以馬重故本官以中士統之而校人雖下大夫此猶得以有司之義治之也○剛中鄭氏曰地官質人掌市之牛馬民人所質易者也馬質主官府所用而買之于民者也

量人掌建國之法營軍之壘舍量音亮○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附[redacted]衡薛氏曰有司勳以勵戰士有馬質以謹戰備則陳師鞠旅之地所當先嚴也軍旅所聚不可不量地之所容以嚴其規畫于是有量人以量之則節制定而館舍禁有截然不可犯者矣○兆錫姜氏曰量人掌凡所量之事而量軍之營壘爲重故其官亦次于前建國之法通制天下也營軍之壘舍專治軍也○附按量人以營王國造都邑制天下之邦國爲通常之職而序官不與地官封人並列則屬之政官亦前列之者以其有營軍舍事則軍政之所甚重也故提戲夏官以昭其職首本末錄營軍句今補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釁軍器斬牲狗陳小子主祭祀之小事○疏曰在此者以其職有釁軍器師田掌斬牲狗陳之事○附劉氏約牲疏說曰羞進之也羊肆謂朝踐薦腥四段其牲爲豚解也羊殽謂饋食獻熟體骨節折而爛之以醢尸也肉豆以羊肉爲醢屬爲豆實者也○[redacted]衡薛氏曰量人既量地集師

旅將戰必其用命有以申誓之故大司馬曰暨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小子亦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蓋誓羣吏者司馬斬其牲者則小子也斬牲者小子其共其牲者則羊人也是以小子羊人官次于此夫有司勳尚戰功之賞于先即繼小子重不用命之戒於後所以使人樂其賞畏其威斯二官相屬于司馬之義也○剛中鄭氏曰不用命者皆狠而不率之人令小子斬羊以示之羊者毛狠之物宋義曰狠如羊強不可制者皆斬之此類是也○附按小子職首以主羞羊牲爲正掌蓋官爲祭祀設也乃不屬之禮官而屬之政官豈非以其職兼釁軍爲重乎先儒著斬牲一條發明經義似得序官之意首本于釁軍器以下未錄今補○又按敘官于政屬而分職仍以掌祭祀爲主是又先王崇尚禮典以示義而不特著以殺肅軍之意其爲道益大矣

羊人掌羊牲疏曰羊屬南方火司馬火官故在此○附東巖王氏曰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使其奉之而夏官掌共馬與羊羊之用於禮爲多此掌羊牲所以立羊人之官也○附按兆錫姜氏曰六牲分掌于五官如司徒牛宗伯雞司馬馬司寇犬司空豕是也而司徒之屬有牛人宗伯之屬有雞人司寇之屬有犬人皆各以所屬隸之獨司馬奉詔馬牲而其屬有羊人者蓋冢宰總贊牲事無分牲六牲之中餘羊牲無分掌之官而司馬奉詔馬牲其職爲贊故附之司馬與今觧牛羊豕雞犬五畜陸

五行分屬五官獨馬無配喪祭奉馬牲屬之司馬者以其官掌馬故屬之非如他畜之取配義也若羊以火畜義配夏令又與小子聯事故列職于此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 爟古喚反○杜子春云爟爲私火玄謂爟火謂熱火與行猶川也○疏曰民間理爨之火爲私火對陶冶之火爲公火對司烜氏以燧取火於日爲命火司烜取金義故在秋官○附剛中鄭氏曰司烜取火以夫燧用金錫爲之西方物也故屬秋官司爟主國民以時改取木火觀大火之星出沒順出內而用火夏令行于南方盛德在火尤爲主事故屬夏官○明齋王氏曰周官設司爟守四所以裁成火之道其意最大司烜于秋但取火之明以爲用條修火之禁而已故行火之政令獨掌于司爟爲主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而頒其守 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附說掌城郭之固故名其官而爲諸守官之長也○長樂劉氏曰浚溝之土爲城鑿池之土爲郭溝池深于外城郭高于內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植木其上固之設固焉○剛中鄭氏曰修者治壞之事也○王氏曰頒其守則遠近勞逸均而守政成也 更

司險掌知九州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溝塗而樹之以爲阻固皆有守禁 附說掌山谿之險故名其官○■衡薛氏曰先言國中之固及諸野外之險險固可

侍而內外之勢相與倚立矣○明齋王氏曰王畿畎畝中有無形之險遂溝洫澮川通水道也即有沮洳之阬徑畛塗道路便往來也即有曲折之艱涂而樹之林固其土也即有蔽遮之阻是以騎不得長驅車不得並騖故盡東其畝惟子戎馬是利齊人所以責晉也○附按剛中鄭氏云易言山用五陵爲地險險者地勢自然之阻非人力所爲固也九州之地各有險王者制御諸侯不可以不周知也今詳天下各由大用不以封皆有王官守之此司險掌自王圻以至九州也如春秋虎牢函谷皆非鄭晉私戍之地其類是也此通天下天造地設之大險言之與下設溝塗樹林爲固分兩路○又按霍臯方氏云五溝五涂遂人所治也而于司險復曰設者凡井田溝塗之設一以盡地利一以爲阻固故必使遂人與司險共議其形勢之錯連水流之輸委道路之支湊猶邦之六典大宰建之而大史亦與其建也今詳此以畿內人爲之險言之險固二義不同固出人力險因天然故掌固以主城郭爲職司險以主山谿爲職若城郭山谿外非險固之地而爲險固之勢者則莫如溝塗封樹之制事同設險而工在爲固其爲溝塗封樹與爲溝池樹渠一法乃不屬掌固而付司險者以城郭溝池保障于內者固足爲固而溝塗封樹盤阻于外者尤堪爲險也故列于司險中以見其義且以司險所掌天然之險無用人力處故分此爲固之事以任之若并之于掌固與城郭同功恐其職煩勞不逮矣○又

按司險職文分兩條敘列事義明悉今于舊本增入知字國之二字以爲阻固四字以彰明其義

掌疆 序職闕○附說掌封疆之界故以名官也○彥祥易氏曰千里王畿之境謂之疆邦國都鄙亦各有疆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也此職雖闕而以司險推之則掌王國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兆錫姜氏曰司爟之下次此三職于侯人之前者王者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游而軍政本之此三職乃大司馬均守平則之意而侯人三職則制軍詰禁之意也○與之王氏曰掌固以下諸職不列地官而屬司馬且不秩于職方而特之尊一職者蓋司馬統師旅而要害之地皆攻守之大計也險固之地皆有守者而掌疆侯人之屬徒役特多則驅圉無空虛之患古之所以嚴邊備也○南軒張氏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周官設險守國封疆之制甚詳何也蓋先王之爲治也體用兼配本末具舉道固有以得天下之心而法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治所以常久而安固若孟子則推本言之耳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禁令 道治治道也禁令備姦寇也○疏曰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殳亦是武事故在此也○附說有事用以爲斥候傳警無事則待迎送○東巖王氏曰道治道路之治謂出入迎送治其事也○剛中鄭氏曰禁令凡扞衛防閑禁其侵掠之事類○附按禁令二字今補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

附剛中鄭氏曰夏官環人掌軍中循環往來無所不察之事有戰事則置之○王氏曰候人主好待諸侯環人主慝懾諸侯皆守境之事以掌固統環人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附按兆錫姜氏云致師察慝二者其職之綱也下文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皆察之類也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皆致之意也今詳環四方之故謂環同營壘四面不測變故也巡邦國謂行眡在軍從王敵愾之師也搏諜城謂執敵人爲諜者也凡此皆防其爲軍慝之事須何察之訟敵國謂往諭而爭之以理揚軍旅謂宣言而指之以威降圍邑謂使說降而撫安之也凡此皆布其用師之事須往致之致師舊注據左傳致師爲說諸家因之今詳王者之兵無此等急戰事意諸侯無道王命討伐將兵臨境上使人會兵約戰致告架入其阻之義是之謂致師環人如後世軍中使者也從來解本職文入句俱作入事說則職首二端與下平列似朱子提錄無義例故今取美說分綱目者析言之 反

挈壺氏掌挈壺令軍井縣壺序聚欜 世主挈壺水以爲漏者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軍中雜囂號令不能相聞故以其物爲表縣壺以爲漏以次更聚擊欜備守也○附按挈壺氏掌軍中號令耳目聯繫軍政雜嚴故列職于此但官以氏名主司漏刻則其職正掌晝夜之事宜與保章馮相同列若令井聚欜將其兼職也序官列職司馬而並不著正職未詳何義或經有脫簡

乎又緊壺聚㯶猶屬司漏中事挈壺令井又相因事也本職文依日事夜事先後序之舊本只錄職首令井一條今補

○射人下大夫掌公卿大夫將射見王之位以射法治射儀附東巖王氏曰先王因度數而制之以為法因其動容而制之以為儀本職文自王以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三其侯或三或二或一其樂歌則異節以至其容其獲其正皆有多寡之數焉此射之法也以是法而治之則其見于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必審挾矢必正揖遜有序升降有節此射之儀也○兆錫姜氏曰射人主為射設官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乃大司馬制軍詰禁之事故次諸此也然本職先以設儀以辨位之事亦以見禮樂征伐非截然二物故見道者審諸此○附按經本原文掌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朱子用鄭注將射始入見君系之位中明著其為射人職也本職以射設官所掌自為射見之位必系明于職文中者以別于宰夫司士朝士所掌之朝位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教擾之服不服不服之獸者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疏曰象王者伐叛而以柔服服之義故在此也○附文叔黃氏曰射人與司士諸子聯職而以服不氏以下參其間終射義也○附按射所取中者以侯為名原取服不服之侯之義先王不肯明見其意于官也故借獸設官正標之于職首而別以張侯待獲

并寄之于職末皆以隱其義而示之教此服不氏之所以繼射人也且獸亦不以射言而以養教為事斯又禮射服之之道而非以兵射為也至因取獸而連類及取鳥以盡射事者皆以為祭祀賓客王后諸禮事之用則其為禮射而不為兵射益明矣此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所取鳥獸去害之官設于司寇刑屬而射羅鳥獸供禮之官設于司馬政屬皆是精義○又按教擾之三字今補

射鳥氏掌射鳥射食亦反○鳥謂中膳羞者梟鴈鵲鴞之屬○附又叔黃氏曰本職內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各因共類以屬于射事○附按掌射鳥舊本以不煩言而除之今又以各官皆序職仍錄

羅氏掌羅烏鳥能以羅網搏鳥者烏謂卑居鵲之屬

掌畜掌養鳥阜蕃教擾之畜謂斂而養之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鵝鶩之屬○附澗中鄭氏云自服不以下或教猛獸或射飛鳥或羅或畜四職雖微以供鬼神之祭祀君后之膳羞賓客之飱獻是設官以備備物以成禮非冗而不備也今詳司馬之政大行于諸侯而細及于鳥獸而以政成禮無不畢舉其義溥哉○又按阜蕃以下今補

○司士下大夫掌羣臣之版疏曰其職中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與大司馬與賢進功同故列職于此○附劉氏曰司士掌羣臣之版通公孤卿大夫士而總謂之士者始入于版皆士推本名官故曰司士焉○長樂劉氏曰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司士掌羣臣之版詔爵詔祿故司士設于夏官為司馬之屬○附按長樂劉氏又云大宰歲終聽百官府治事而詔王廢置大宰詔之于職事之終也司士詔之于論定之始也今詳版為名籍本職歲登其損益辨其年歲貴賤等數則因每歲之廢置而進退其名數于版可知是不僅論定之始入版之初也蓋周官用人廢置黜陟大宰掌之詔王而事關于司馬司馬之事屬之司士掌其版而又以詔王此大宰之治與司馬之政實共之亦聯事參眾之義也其職事所聚既大故以下大夫為之

正朝儀之位衛官之長也朝位此王日視朝事燕路門外之位也○文叔黃氏曰王日視朝羣臣朝焉燕常朝也司士與射人聯官故其所掌皆法度儀制治朝治軍無二道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故使掌朝儀之位○剛中鄭氏曰宰夫射人朝士自有正位之事司士又掌正朝儀之位者射人所掌射見之位朝士所掌外朝之位宰夫司士皆治朝司士正位而辨其等宰夫則祭其不如儀者也○附按三朝儀位詳見王制之丙王朝章

諸子下大夫掌國子之倅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疏曰諸庶通名俱訓為衆○附文叔黃氏曰國子適庶兼稱倅副貳也庶子副貳適子故

曰國子之倅周官適子為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適子承襲庶子有才則諸子進而爵秩之故與司士聯職而獨掌其倅○嘉會李氏曰諸子與司士聯職司士通掌公卿大夫士庶子之數而諸子專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亦如宮伯所掌不屬之宮正也在此者與司士等皆是辨論官材之事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附原父劉氏曰司右羣屬車之右也○嘉會李氏曰戎右齊右道右天子乘車之右皆中大夫下大夫非司右之屬也司右所掌乃兵車之[illegible][illegible]凡[illegible][illegible]有勇力者屬焉有事則于是乎取之○附按射人司士諸子三職相次皆以禮法為正朝臣之政自卿大夫以及士庶子靡不正焉而切近王躬以司馬軍政治車馬為扈從官者不尤在其所屬正乎扈從備嚴于屬車故司右勇力先及之由屬車而遞闕裏衛斯次以虎賁旅賁節服以下諸職

虎賁氏下大夫掌先後王而趨賁音奔○附[redacted]衛薛氏曰虎言其有力如虎也賁者勇之貌○剛中鄭氏曰虎賁氏帥士八百人分為卒伍而趨于王之前後以為衛也旅賁氏帥像十六人則夾車而趨于王之左右以為防也其職同而異○[redacted]汲陳氏曰虎賁八百人蓋天子親兵六軍之外大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士不出○明齋王氏曰周康王初立大保奭命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時伋以勲戚顯諸侯入攝虎賁之官典親軍司禁旅職隆重任如此而周公之戒成王復奉

拳于綴衣虎賁之屬亦以其近侍至尊得正人與居乃足養成君德也則其官職豈小臣比哉此所以以下大夫爲之**旅賁氏夾王車**附薛氏曰旅言其膂力方剛也○靈皋方氏曰以旅名者言爲心膂也夾王車而趨其地尤近職尤親故皆以命士爲之且世職焉蓋必材武過人思義素厲而後得與此職也**節服氏維王之大常**世爲王節所衣服維持也○禮天子之旌長曳地旒十有二兩兩以縷綴聯旁各三人持之也○附明齋王氏曰春官司服於王吉凶之服詳矣而夏官又設此官何也春官主禮掌其制度與夫收藏供奉是其秩也夏官司輿服法駕主侍御于王復有節服氏一職專掌爲王服用之節凡其應用之服與夫應服之時皆掌于此官也○靈皋方氏曰王祭祀賓容之服大僕正之燕服小臣正之復設節服氏蓋朝夕王所而時視衣服之節適者也○附按大僕小臣正王在朝之服位則此官主正王在車之服位也亦是侍御扈從一項官事故列職于其間按序職本文以掌祭祀朝覲衮冕題首蓋以王乘王路金路出祭祀朝覲衮冕之服位爲最大特提序節服之正職云掌之者即正之而與服連事下遂繼以六人維王之大常乃又以持常備侍從之兼職也但其文未完明致注以從王服說亂之後人多議其不經而又無從論定本文朱子節去職首疑文只錄維常一句爲職蓋恐傳說滋惑也然于節服本職已爲疑闕故今于舊本

不敢妄增焉**方相氏掌時難**附東巖王氏曰方相氏者以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時儺以時而儺月令季春命國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是也○王氏曰凡陰陽之氣成功者退順則爲利留則爲災月令季春國門之儺曰畢春氣恐寒氣留也中秋天子之儺曰達秋氣恐暑氣留也季冬大儺則辟一歲邪慝之氣此于太虛間不過氣之宿留而已留而中物則爲災爲疫有鬼神焉居聲氣之間以主之故儺以毆之使易而不留也○兆錫姜氏曰諸職之後承以此其執戈除慝猶虎賁以下趨執戈盾之事而大喪先導亦平時備扈從以爲衞之意也○附按此職內劉歆竄入之僞文說見因事之祭篇難章方相氏條至難雖古禮而近于戲說見月令篇季冬章命有司大難節○**大僕下大夫**僕侍御于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附王氏曰天下治亂其原在一人之身一身修廢在左右之輔故先王設官尤重侍御之人大僕則下大夫二人爲之所謂侍從僕御罔非正人則王視聽言動無與爲不正正其身以正天下尤建政典者所以探其本也○東萊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恒必由之潛消默奪宜其而不覺穆王用伯冏爲大僕正特作命書而以朝夕承弼望之其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爲吉士則命一伯冏而其僕侍從無待親擇矣此爲治之體也其知本故**掌正王**

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大命王之敎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附王氏曰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正王之位則王之出入起居罔有不臧○文叔黃氏曰此蓋朝服朝位以小臣正王之燕服位推之可知○剛中鄭氏曰大命國治民生之大事王所以指麾羣臣號令四方者**掌諸侯之復逆**附剛中鄭氏曰復者上有詔而反報之也逆者自出所見以告于上也○王氏謂說曰復逆所以通上下也諸侯復逆掌之大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吏民復逆掌之御僕皆以尊卑大也○附汲陳氏曰僕職分掌臣民復逆而宰夫職又掌之何也蓋俾太宰之屬兼掌之則冢宰得與聞其事而人君不得以私意留中矣然皆掌于王之侍御僕從以達于王無所關決則大臣亦不得以持權不進矣○附按掌諸侯以下六字今補**建路鼓待達窮者與遽令僕官之長也**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于王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云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于王○附按[illegible]觀李氏云天子五門外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閽人掌王中門之禁是雉門已有禁路鼓在路門外窮民安得入也今詳此破先鄭之說也平仲王氏云肺石止爲獄訟含冤者設耳故掌之朝士屬之秋官此路鼓所達旣爲窮遽而設掌之

大僕屬之司馬而復立之肺石使朝士又得關其說焉殊非建鼓之意今詳此破後鄭之說也○又按二說所辨注兩意皆未合又文叔黃氏云經之建鼓所待者達窮與遽令而已如御僕直聽路鼓所大僕聞鼓遽逆窮與遽令皆應亟報故不待眡朝擊鼓而奏之又剛中鄭氏云路鼓掌于大僕大僕政官也肺石掌于司寇司寇刑官也坐肺石者乃以達刑之冤枉而擊鼓者殆以達政之不善與今詳路鼓建在大僕職中守在御僕職中意司寇中[illegible]乃朝士所達大僕中窮者乃御僕所達原屬兩事蓋御僕掌羣吏之復萬民之逆其復逆之常者侯王日眡朝達之若復逆中有非常事故或値事勢之窮迫而不可待者即當同遽令報急事類隨時上達至路門擊鼓以奏此守路鼓之御僕即掌復逆之御僕同官連事外內徹通也與遽令亦復逆一類御僕幷受之遽令之急對窮爲兩端皆在所遽達也臨川王氏云先言窮者欲速達甚于遽令也**小臣掌王之小命相王之小灋儀**附說小命小事之命令小灋儀揖讓周旋之節○陳氏祥說曰周公作立政以攜僕列諸常伯三事之下誠以大臣進退有節數奏有常人君又見其望高德厚待之尊嚴不敢褻近而日與王燕者則小臣也苟非有德行道藝之人列于其間其誰與且又承弼厥辟乎故設小臣之官而以上士爲之**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附剛中鄭氏曰諸侯之復逆大僕掌

之爲其入朝則有賓道也三公孤卿白以事聞王以其近也故小臣掌之非有所輕重也

正王之燕服位謂燕居時也玉藻曰王卒食玄端而居○附剛中鄭氏曰王自路寢聽朝而退適小寢則正其燕居之服位大僕正于外小臣正于內此所以無適不正也○附按此二節掌復逆正服位皆羣僕分職之要者舊本只依各職首序文爲主于大僕職提序掌正王服位而在小臣御僕職者遂不錄于下文御僕職提序掌吏民復逆而在大僕小臣職者亦不錄今皆補

祭僕掌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有事于祭祀者○附說稱祭祀有司主攝祭者言下文百官羣有司乃謂凡執事者○文叔黃氏曰僕本燕間之官祭尊燕褻不敢以褻于尊故專設官○剛中鄭氏曰此所眡之祭祀乃王所當躬臨者也王偶有故必命有司攝事故特設祭僕之職使掌祭眡之事受命而臨觀則祭祀嚴無異于王之躬親矣

御僕掌羣吏之逆庶民之復附靈皐方氏曰諸侯之復逆大僕掌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掌之則御僕所掌大夫庶士之復逆也經所稱羣吏惟小司寇外朝之位對羣臣而言謂府史外此皆大夫士也蓋非常之變專訊萬民故府史亦與焉若平時則府史以下從有建白亦各達其長耳周語內公卿至庶人百工皆得達言于王而不及府史胥徒以各有長故也

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燕居時之令○附剛中鄭氏曰燕令非眡朝時所出羣臣不預聞以御僕官掌傳導之而統屬于大僕所以謹之也○臨川王氏曰大僕掌建路鼓令御僕序守以待達窮與遽此所以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靈皐方氏曰周官出入王命及掌諸侯公卿吏民之復逆達窮者與遽令皆以羣僕而又各分其職防壅蔽也凡治皆決于冢宰而耳目喉舌則寄之夏官之屬且分職以徑達于王而其長亦不與焉況可得而抑過乎聖人之慮遠矣○附按掌燕令守路鼓二事舊本未錄今以與大僕掌大命小臣掌小命令同例又以與大僕掌建路鼓逆事補之

隸僕掌五寢埽除糞洒之事此僕日隸以事褻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前日廟後日寢○疏曰以事褻故別官不屬大僕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日廟無日寢祭在廟薦在寢○附臨川王氏曰七廟而五寢者蓋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靈皐方氏曰黃氏謂五當爲王王氏謂守祧掌寢廟修除此當爲王之小寢皆非也宮人掌王六寢之修守祧職曰其廟則有司修除之正謂隸僕耳○附按無七廟而五寢之理五字當是七字之誤說見宗廟篇廟制章隸僕條○又按注惟祧無寢及王氏二祧將毀之說非是夫諸侯之廟不將毀乎又何以無二祧也此皆本祭法二祧之訛說說見祭法篇天下有王條又見宗廟篇廟制章小宗伯條

○弁師掌五冕弁古冠之大稱○疏曰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弁三代皆祭冠則弁亦冕也冕是六冕皆得稱弁○附按其職掌上下冕弁之屬而五冕爲首尊也弁師列職于此義例未詳先儒以冠取象夏時盛壯萬物相見等說俱無意謂故或以爲宜在禮官今列夏官此問與前後官職不類疑其失次或謂與天官夏采錯簡弁師與追師之屬相連而夏采復于太祖四郊又與祭僕隸僕復于小廟小寢以相連也今詳其說似勝但夏采掌復職事列天官未旨有所在以義推弁師夏官序職自射人以下至此諸職射人司士掌儀位以文事詔相王于朝司右虎賁旅賁掌與衞以武備扈從王于道而節服奉王于冕服車旗間亦儀位與衞事也總以大小僕臣正王之朝服位正王之燕服位而奉王于朝奉王于寢合觀濟濟羣工先後左右中有一肅肅穆穆冕弁端委之王臨于其上而弁服涖朝發政尤其大觀也故于諸職後特設一弁師官以見之且下即列甲兵弓矢繕稾諸職又皆兵事也而以弁師冠其上亦先禮儀于威武以見爲政者之有所尚耶以此推之則弁師列官于此似不爲無義焉

○司甲下大夫兵官之長也序職闕○附說此下六職乃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器械之需故次諸此而司甲爵獨尊爲諸官之長者蓋先自保而後攻人之意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附

鄭氏曰五兵擊刺鉤與斬兵二也擊兵曰殳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鋒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戟曰幾二也斬兵長者斧曰戚鉞曰揚三也短者曰刀曰劍四也鉤兵曰酋矛曰夷矛五也五盾祭祀朱干以舞一也小戎詩龍盾之合乘車所建二也又家伐有苑莊稱中干載車所建三也旅賁所執四也皆設藩盾五也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盾常凡兵○附文叔黃氏曰司兵掌五兵五盾戈盾用多故別設官其實司兵之支屬○長樂劉氏曰物者時其修全俾適于用然後須之○彥祥易氏曰頒之本職下文給祭祀軍旅會同之用○附按此序職今補

○司弓矢下大夫掌弓弩矢之法司弓矢之長也法曲直長短之數○附按剛中鄭氏公弓矢之制有事用之于職無事則用之以行禮所以擇士者在是觀德亦在是故設官以掌之爲弓矢之制見于考工記者詳矣其法實事于此今詳司弓矢與司甲并以下大兵各自爲官長者蓋與兵戈盾專兵事之用而弓矢又兼禮事之修故特尚不以相屬也○又按掌弓弩矢之法今補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繕之爲言善也○疏曰司弓矢選擇大善者入繕亦以共王用也○附剛中鄭氏曰詩云繕甲治兵供王射之物尚非修治善矣不可以奉至尊故名官曰繕人○附按矢字今補

槀人掌齊弓矢之工槀古

老反○鄭司農云箭幹謂之稾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疏曰兼主弓弩矢箙等而云稾人者以稾爲主也○附臨川王氏曰木乾曰稾弓一歲莫體再歲受成乾久而後用故謂之稾也○文叔黃氏曰凡工皆屬事官而司馬置官以攷弓矢之工故有齎給饗勞之事○明齋王氏曰天之賦畀不齊有人類必有猛獸毒蟲有中夏必有夷狄有吉人必有凶人奮其爪牙詐力以吞噬虔劉奪攘姦宄于其間使無以自衛及有以勝之則善類不幾澌滅耶故見于天者有天鉞天棓武庫諸星象所以除戎器戒不虞者夫之道也聖人濟秋殺之權以西方之金制爲兵器用以驅猛獸而兼夷狄伐無道誅不義其制作主于冬官若攷工函人廬人之屬而司之者則特屬于夏官以其主九伐之事凡其所用也○附按兆錫姜氏云其職掌受財以齎弓弩矢箙之工稾乃物料乾善之稱而造弓矢尤以乾爲善故以名其官或謂按地官有稾人司農讀爲犒師之犒如犒勞然此稾人職中有書等饗工計功授食之事凡給則與食事屬犒義似與地官稾人同解亦可今詳此職書等饗工計功授食皆列于後首言掌授財于職金以齎其工下又有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稾人似當只以舊解爲正

○戎右中大夫掌戎車右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右○疏曰凡戎車帥居中御居左兵車射者居左御者居中餘車皆尊者居左御居中而其勇力之士執

干戈則皆居右也按巾車五路此不載田路之右以田戎相類故相兼也戎右在前且以中大夫爵獨尊于諸右者夏官主兵事尚威武故也諸右并僕馭皆防衛之官故在此○附文叔黃氏曰戎右將車主戰事羣右莫加焉古人皆臨時卜而置之○止齋陳氏曰諸右自戎右而外諸僕自戎僕而外皆隸于司馬者凡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軍一以師律治之也○兆錫姜氏曰此下九職皆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車乘之備故次諸此也○附按職文原本掌戎車之兵革使蓋戎右職主參乘而并充王軍事之使也舊本節去使字則並兵革可節矣今直以掌戎車言包舉參乘之職

齊右下大夫掌齊車陪乘齊側皆反○充王路金路之右陪乘參乘謂車右也○附臨川王氏曰王路以祭齊以承祭金路以賓亦謂之齊車王敬賓如承祭故并名齊也○附按舊本依職文首節錄前齊車三字今詳職文以前車持馬與陪乘連序乃右者一時相因之事也其實陪乘爲右之重職宜提作正文故易之下道右同

道右掌道車陪乘充象路之右道車象路也○疏曰朝以行道故名道車

○大馭中大夫掌馭玉路馭音御○馭之最尊○疏曰以其馭王路以祀職最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附兆錫姜氏曰諸右以力相尚故戎右獨居諸右之上若諸僕以禮次故退戎僕于後獨進大馭于前也○靈皋方氏曰右以戎兼田以祀兼賓而僕各異者右主捍衛其事可兼賓祀師田車行異節必各有專僕而後事可闕也

戎僕中大夫掌馭戎車馭言僕者此亦侍御于車戎車革路也○附平仲王氏曰戎僕與大馭同爲中大夫者重戎也而不得同稱馭者重祀也○兆錫姜氏曰大馭之外仍首戎僕者亦尚威武之意也

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齊側皆反○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也○疏曰按曲禮注朝覲皆受享于廟是敬宗廟也按覲禮及司儀會同之時設方明于壇上以六玉禮方明之神是敬神明也○附說齊右兼祀賓之事而僕異官大馭已掌玉路以祭故此獨馭金路以賓而名齊僕也

道僕掌馭象路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疏曰朝朝莫夕謂在正朝來往也

田僕掌馭田路田路木路也○附明齋王氏曰馭與右與天子同車至親且近之臣在天文爲王良造父等星非賢而善馭多力者不可以充是選故周禮設官皆以中下大夫上士之爵設有不恪則其刑特重此條狼氏誓車右曰殺誓馭曰車轘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附東巖王氏曰貳車五路之副貳也從車公卿大夫從王之車也使車聽王使者所乘之車也三者皆公車分公馬駕之三等之車既衆非多其員則有所不給故馭夫置中下士六十人

○校人中大夫

校戶教反○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疏曰鄭讀校從曲禮與少儀效馬效羊取效見義養官當者必效見之陸氏音義曰字從木若從手旁是比校之字今人多亂之○附王氏詳說曰自戎右至馭夫凡九職所以掌五路之車自校人至圉人凡七職所以掌五路之馬故列職次之○附按鄭氏云用木相交爲圈檻以制馬之出入者謂之校六廄成校故名校人字從木不從才從才則音教或謂按比其數非也今詳周禮諸本校按錯出不一爲識明之

掌王馬之政馬官之長也月令頒馬政○附按本職下文所列及趣馬以下諸官職中諸大要事皆校人所掌之馬政也○又按諸家有說今參之車曰公車馬曰王馬以別其在民者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其養之于國則鄉遂各有司官以時辨其馬于之物或稽之其用之于軍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十二頭馬四匹此國馬也當時寓兵于農隱武于國如邱甸所出之馬皆是藏之于民不仰給國家駑秣如有事征行調發車馬器械所至必具縣師受法于司馬作而赴之不待給于官臨時徵召而已故六軍之馬皆出于民而設校人官所掌養者則公馬也特給公家之用蓄之官府豫爲儲備益以爲祭祀賓客田獵軍旅諸大用他及使命出入君恩賜予等事上以共王下以頒之卿大夫士之從事者其馬皆不賦于民而有所取給故馬政有在官者有在民者數之

多者在民平時無務秩之費數之少者在官有事無不足之虞此古之法度最爲善制也**趣馬掌贊正良馬**趣七走反○趣馬趣養馬者也贊佐也○附說正質而定之也校人辨六馬之屬而趣馬則佐而質定之良馬將以戒五路謹擇之至也

巫馬掌養疾馬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附按東巖王氏云本職謂養疾馬而乘治之若天官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醫馬以獸醫爲主巫馬并其屬醫四人凡以相醫而已今詳馬疾醫治之事天官獸醫療獸病職也巫馬以祈禱相助之并與其屬醫受養之故其職掌養疾馬

牧師掌牧地附剛中鄭氏曰地官有牧人掌牧六牲則馬亦在牧又有牧師者蓋牧人所牧以共祭祀之牲非以備駕車之用此牧師正掌牧馬之地不與牧人之官相通○止齋陳氏曰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地所謂牧田是也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爲牧地如華山之陽放于坰野皆是○附按或疑載師之牧田今已刪除曰陳氏之証非也本職既言牧地其非牧田可知今觀陳氏所引書言華山之陽詩言在坰之野皆係牧地耳初無牧田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廋所求反○附說舊注謂廋之言數或讀人焉廋哉之廋隱藏義皆不可通或謂廋與廄相似誤文也似是按校人職六廄或校校有左右凡十二廄廄爲一閑此職掌十有

二閑之政故廄名官而每閑二人也與○附按臨川王氏云政以正之教以導之今詳本職下文阜馬以下諸事是也

圉師教圉人養馬圉魚呂反下同○養馬曰圉○附說散于野曰牧息于室曰圉即廄庌也○嘉會李氏曰按校人下自趣馬至廋人秩皆下士圉師圉人止有人數則皆官長辟除而又置官名者蓋不以胥徒爲之其役重也亦不以命士爲之其事褻也列名于官使其上自辟除之職有所統矣○附按圉人二字今補

圉人掌養馬附按本職言芻牧之事節所以養馬者也言以役圉師謂聽圉師使令蓋圉師教之皆當聽之而凡因馬而有使令亦統其中矣

○職方氏下大夫

八人掌天下之圖地辨九州九服之國職主也○附彥詳易氏曰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國夷狄畫爲九畿皆圖而辨之故曰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也○剛中鄭氏曰職方所掌地圖與大司徒天下土地之圖一也然大司徒所掌者中國九州建國分封之地將以辨土宜而施教也職方所掌則兼中國外夷之地要知其土之所有大司馬將以施九畿之政職也必本是圖故不屬于大司徒而屬于大司馬○附按鄭氏云職方掌天下之地圖辨九州之國其職在辨人民男女之所產山川澤藪財利之所生九穀

六畜之所出知其數要任人民府萬物阜財節用使同貢利以裁成輔相左右于無形是王道也辨九服之國其職在畫圻分服以所能制其職以所有制其貢疆理維持安懷于無事是王道也今詳本職辨九州九服事在下文朱子提錄二句舉職文之綱以括之也鄭說所論盡其大義

主四方官之長也附陳氏雜說曰職方氏及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山師川師此一項官與司徒虞衡土訓誦訓頗相關宜屬地官而今乃屬夏官者司馬職主諸侯此以下皆邦國之事也所以不屬司徒○兆錫姜氏曰本職中該大司馬制圻封國建牧設監施職分貢三者之法又兼事大比小之意政典莫備于此故爵尊而員亦多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建邦國都鄙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土地猶言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疏曰土圭致日景測土深景一寸差千里一分則百里封國無過五百里亦取分而已一分百里爲男國亦爲大都二分二百里爲子國若小都五十里則爲小分五分大夫二十五里則爲小分二分半所謂建邦國都鄙也○附剛中鄭氏曰土方氏所掌專建諸侯之國用土圭以度其地之遠近廣狹也此是大司徒職內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一條而土方氏則轄成司徒建國之事○附按嘉會李氏曰建國相君民之所宅在知其風土必陰陽納藏風氣合聚而後可居

也今詳大司徒職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以相民宅土方氏職掌相宅故職中亦有辨土宜之法其職首土圭之法主爲土地而設因以相宅推驗其中耳故連言之舊本節去土地二字今補

懷方氏掌來遠民懷猶來也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附按遠方之民乃下文所謂致方貢致遠物之人也故六服常貢載于大行人四方之使者春入貢見于小行人其逆送達節之事當在行人屬官掌中是所謂受小客之禮也此稱遠方之民乃六服外無常貢之三服註所云九州之外無貢法而至者是也周制九服到夷鎮藩三服便不制貢正以其遠也如此等服內外有慕德感化而來以其方物致貢者則不在行人所待四方貢使內以其非常事特又設官于職方氏主之官言懷職言來如云來者來之其義同來之之來曰致貢致物者以爲道遠極致之意非必如昭德之致之說也其無貢法之服而欲自附于貢法者自致方物其不同于爲貢而但以所貴物獻者曰致遠物此不貢不朝之方而有來享來王之義斯盡乎職方氏之與地而大司馬之政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旅獒肅慎矢越裳雉之來皆在周初盛時故周官特爲此等人設職耶

合方氏掌達道路通財利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附按此官蓋爲遠方阜通財貨者設財貨爲生民利用之大懋遷者非一方患在于不合則阜通之難也先王爲之設官先爲達天下之道路冰

設津梁厚平險阻立通財利之大本使得合而來然後如下文同數器壹度量市法不以遠近之殊而合也除怨惡同好善人情不以遠近之乖而合也耜鄉李氏云此官皆柔遠人之事除其怨惡者禁止著爲孤客患向其好善者彼此地產交相好善則懋遷者利其息故其文承通財利同數器壹度量之後也今詳同數器二句亦總承達道路通財利爲文不然則與賓人之同度量淳制行人之同度量同數器者又無別矣舊解職文者皆六句分六項事爲序職列目之文舊本提達道路向數器爲職首摘自爲綱似未見事義矣竊今本李氏解自職文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訓首二句起例以爲下四語所從來焉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

訓道也主教道四方之民道猶言也爲王說之布告以教天下使世世知所善惡○附按官以訓方爲名則職以訓四方爲義而其所以訓四方者則本職文中有所道所誦所觀爲之達于王而布爲訓也地官有土訓誦訓亦掌詔王四方事物其爲訓官主爲王而設蓋資王耳目心胃而開廣充拓之也此訓官王爲民而設蓋正四方國政人心俗尚而矯革誘化之也舊本依職文首節之錄道四方之政事一句今釋職義提本文中訓四方一語補之其他所道上下之志與所誦所觀只以政事包舉爲例詳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附王氏曰

方氏爲之正其形勢凡以成大司徒之事也○原父劉氏曰大司馬建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若形方氏以其法正之有弗從者然後司馬九伐之法行焉此形方氏之職文不屬于司徒而屬于司馬也○附按舊說制如制衣之制因形裁割使各得其宜也今詳制法顯在下文正其封疆使無析而不絶者爲華絶而不屬者爲離則地域有定大小無爭端矣

山師

疏曰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山川之師以掌之使貢故與職方連類在此○附王氏曰地官山林川澤皆有虞衡所守有厲禁所收有財物則屬之司徒行之王畿而不及于邦國也其山師川師設于夏官者則以司馬掌主諸侯得以制邦國之事○靈皐方氏曰土方氏形方氏及山師川師原師所役乃司徒之事而以屬司馬者示有不稟職方之度而侵敗王略者則九伐隨之也

掌山林名物

山林之名與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

川師掌川澤名物

川澤之名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萑蒲○疏曰淮夷二水○附按陳氏云古者山林之所產川澤之所出其版圖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必使王官莅而頒之使致貢焉然後諸侯乃得取其利避其害而致其珍異之物令詳古封國大小專以穀土爲主所以井牧其田野則壤成賦制軍令賦以爲國者也若山林川澤不在封數內以其生物美惡多寡不可常計故散在侯國而仍屬王朝必待王命有所頒發取貢然後得以取其利而致其貢其在王朝辨之有法頒之有度既不封利以自私亦不竭藏以恣人其在侯國取之有數貢之有節既得貢之以爲財源又不得擅之以爲利藪此古制用山林川澤之大消也

遂師掌四方地名丘陵墳衍遂隰名物

邍音元○邍地之廣平者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疏曰官雖以原爲主除山林川澤四者其邱陵墳衍原隰皆主之○附剛中鄭氏曰四方廣平處邱陵墳衍原隰辨其名有以知其平陂燥濕辨其物有以知其肥瘠美惡則可以爲封建諸侯之所故使遂師掌之經文長辨其丘陵墳衍遂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十七字爲一句○諸樂劉氏曰此謂五等封國之餘地未有邑以管其民者不關則諸侯吞之矣亦以贊司馬正邦國之封疆也○王氏曰大司徒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以制邦國都鄙之畿疆而制封國列職于司馬故原師復掌之以輔成司徒之事也然制畿封國施貢分職簡稽鄉民皆司馬之事故職方諸職掌之特詳○附按舊本節去邱陵墳衍遂隰六字以名物并入四方地名下省文也今仍依職文補入見之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

匡正也主正邦國以灋則灋則八灋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附剛中鄭氏曰灋則者王之所以治官府都鄙也內外有異勢無異法故用其治官府都鄙之法則而正其不正者○靈

皐方氏曰達法則遂以匡邦國者使其國之臣皆稟王朝之法鄙之吏皆守王朝之則所以消彌諸侯專擅自爲犯令陵政之患志而反側不作矣

撢人掌誦王志語天下

撢他南反○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附按陸氏音義撢他南反與探同說者謂掌探上德意與政事以曉諭衆心者故名也靈皐方氏云匡人達法則而邦國之臣皆禀承于王吏撢人道王志而天下之民皆內鄉于京師此先王養諸侯而兵不試之道也○又按[redacted]衛薛氏云職方之屬自合方氏至遂師所以防閑邦國者密矣然邦國之土地人民諸侯世守世治王官之所制者能幾而帖然退聽者亦惟其服天下者有以也匡人達法則以匡諸侯反側之私撢人誦王志以勑邦民面王之意諸侯知有王而不私其國邦民知有王而不私諸侯天下孰不環向而固結哉九伐之法司馬設之而不用矣今詳大司馬施政之官以是職終之爲採本歸源之義○又按舊本提巡邦國三字今易以職文語天下以實更○

都司馬掌都之車馬兵甲

都王子弟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疏曰王自以臣爲司馬遂掌都內○附明齋王氏曰凡其都家車馬兵甲都家司馬素相糾戒率令與事無有違慢及有軍旅之事徵兵于都鄙則率以聽于大司馬故都家之君皆有數百乘之富無不屬之王朝者矣鄭大夫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

其有司有司謂都家司馬也此周公歎都家之法也○人衞薛氏
曰王制掌都家之官見于宗伯都家宗人矣然禮之或僭其事猶
有漸而政之或弛其勢一決而隳都家環于王畿者授之以地域
分之以人民予之以財賦其體尊而勢重矣使王朝不制其兵柄
于上將誰馭之先王爲設都家司馬官掌之且以聽于國司馬正
于公司馬蓋使其權莫不有歸也夫莫大于四方之邦國而都家
爲小莫遠于四方之邦國而都家爲近王政自近以及遠由
小以制大規畫蓋自此始也此都家司馬所以爲政典之終

家司馬掌亦如之 家卿大夫采地○附王氏曰家司馬掌家邑亦如都司馬之事○附按舊本官下無職今依例補錄○附

愬諭明齋三氏曰夏官一職廣延未有專官中古設夏官掌政專務
統六師然觀職方險固等職皆主于控制海內以不抵于亂爲務
兵甲等司必先于自衞凡諸子司士射人之屬皆以辨論官材太
僕等官凡侍御僕從皆主于格王正厥事則伐無道誅不義以方
夏又安與賢進功爲貴先正君而後可以正天下也聖人制兵之
始如此夫豈勇夫悍卒可與議周禮夏官之旨哉○邦鄉李氏曰
大司馬掌邦政統六師故凡兵車馬之政隸僕御從之官九州
邦國之形勢阨塞要害皆屬焉軍無賞出不往故首司勳軍行以
馬故馬質次之軍舍有壘故量人次之師行以嚴爲武以順爲義
故小子釁羊牲徇陳次之羊人共羊牲又次之繼以司爟官田有

火事兵有火象順時出入之要也設險守國制勝于未形故掌固
司險掌疆候人次之譏察非常銷爍姦慝故環人之察巡挈壺之
序棣又次之射以習戰兵事所急故射人次之服不射鳥羅氏掌
畜四職皆因射而及之也司馬辨論官材司士佐之六官之師旅
得其人則六軍之將帥得其任諸子之治國子司右之治戎右皆
此義也自是以下至圉人數十職則詳衞王之政虎賁旅賁夾衞
王車節服氏以衞王車而及之方相氏以衞王室而連類及之
也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王之出入或贊乘或先後皆武衞之
官又次之王車有五路乘車之冕弁各有宜故弁師次之車中
兵戈盾弓矢具故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次之戎右
齊右道右爲車右者所謂勇士也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
御車者所謂僕夫也馬所以駕車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
圉人皆馬官也不次于馬質之後者馬質所給者軍馬此所共者
王馬也職方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以及山師川師原師匡人
撢人皆所以柔遠人懷諸侯且秉天下之上地形勢山川林澤原
埜之險易而遏其脩奢施訓道匡正之法以釋其悖心所以銷兵
于未形止亂于未萌也都家司馬以國法掌取衆以聽于國司馬
故以是終焉○附按夏官卿大司馬卿一人其屬凡六十九官凡
中大夫十四人下大夫三十人上士六十七人中士百五十八
人下士二百四十三人校人屬內趣馬皁一人校共二百一十六

皁又廋人例二人校共十二閑計二十四人合算下士共四百八
十三人外府共七十四人史一百八十三人廋人官內閑二人共
二十四人合算史共二百零七人胥二百四十五人徒三千七百
五十人趣馬官內皁四人共八百六十四人廋人官內閑二十八人
共二百四十人合算徒共三千八百五十四人工四人賈八人
二人方相氏狂夫四人至于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
人駑馬麗一人及都家司馬上
中下士府史胥徒皆數不可攷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

附周禮黃華曰大宰建六典一曰刑典小宰官秋官掌邦刑此序
官別言掌邦禁何也先王立法止于禁過而已先言禁而後言刑
邦國所以著禁于未然刑以濟其所不及之義也○附按說者曰
天地之氣春生秋殺刑官之設主詰奸慝刑暴亂以除民害如秋
氣之肅殺是也今詳此說固是然不又謂春生秋成乎立司寇官
于四官後去其害治者乃以成其治也兼殺與成言之乃盡象秋
之義○又按王者之治天下首立治官包教禮政刑以爲治教禮
以導善也政刑以止惡也治道所兩分也政猶半導善半止惡刑
則全乎止惡故又後焉到得治教禮政備從而敎刑乃以罪不從
治不率教不服禮不奉政之人而禁革之使由吾教禮政而歸于

治又治道所合序也故五官序職治教禮政下各以均安和平一
字爲功獨司寇特于刑中言禁而已蓋以刑不從治之人而凌亂
者禁無有害于均刑不率教之人而暴棄者禁無有害于安刑不
服禮之人而乖爭者禁無有害于和刑不奉政之人而頗僻者禁
無有害于平是刑以輔治教禮政之不及而禁以要其均安和平之
必至也此卽刑期無刑之意則禁之爲功亦大矣此其義例當與
掌邦刑以佐王刑邦國同而序文錯其辭者又以寓
寧禁于刑先不欲禁于刑後之意觀其官之情也

大司寇卿一人掌建三典以詰四方 三典下文刑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是也典法也○附東巖王氏曰

三典卽所謂刑典也別而用之有三等故稱三典○少頴林氏曰
輕典以柔克之義也中典正直之義也重典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
五刑以成三德○鄭氏曰時輕重權制耳而名典何也時輕重所
以制中也○附按序職本文以刑邦國詰四方而兩言之靈臯方氏
云刑邦國卽下文用三典于三等之國是也今旣曰刑邦國又曰詰
四方蓋詰四方邦國之用刑而不乖三典者今雖以典有之輕重中
之分當各視其方國之異用刑焉四方之邦國不同而所用之刑各
當其國斯不悖于王典而刑罰中矣故又須詰之此特爲三典官
也朱子獨錄詰四方亦斯義與○又按此三典乃因時而用刑典
之法蓋刑典以刑之大常無異者爲典所謂邦有常刑也然常刑

無異而所以用常刑者不能無異則以天下邦國時之不同也若執常刑條用之不以時輕重其間則寬猛倒置剛柔反易無權執一之害爲法滋弊甚矣故特建三典于刑典之中又以無常爲常乃以善其用刑之法也此因時制宜而刑典之通行于天下者也

以五刑糾萬民 五刑下文野刑糾力軍刑糾守鄉刑糾孝官刑糾職國刑糾暴是也刑亦灋也○疏曰此五刑與墨劓等正刑別○附按此以五等正刑用于五塘而分爲五法也故亦謂之五刑○又按此五刑乃因地而用刑典之法蓋國有常刑不以地異施但地不同而凡人事之分在五地者因亦不同有在所從重從輕者有在所從緩從急者用法惟觀其重且急者執常刑以糾之使盡如吾法其他可輕且緩者不以常刑迫切之則衆爲法嚴于所當務而不以多端權刑矣此又于常刑中別爲不一之常法亦以善其用刑之法也所謂因地制宜而刑典之利用于王畿者也此義讀者分按下文釋之

以圜土教罷民 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于罷已有過失者置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疏曰此罷民比入于五刑者爲輕比坐嘉石者爲重○附按王者六典治民教典最先刑典最後司寇專掌刑典乃于五刑未用之先首以教罷民立法此教字仍繼教典而來罷民之名亦緣教後起也觀地官中鄉遂官教民之條甚詳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作興

之者深又重之以司諫司救官糾勸誅讓振動之者切而民猶有以豪惡過失作罪者聖人以其昏愚柔惰作之不興振之不動如痿廢然因立其名曰罷民以顯暴其自棄于教之罪然終不忍其棄于教而入于刑也于是以始刑之法行終教之義設爲圜土嘉石之法以治之開其遷善改過使仍爲不絕于教典之民而已故特立法于刑而仍系名于教觀二法以司寇之刑并見于司徒官中司救所謂過失而歸于圜土衺惡而恥諸嘉石者可知此以司徒之教復著于司寇職中者其事實相關爲義矣經旨不有在哉

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 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疏曰鄭小宰註云獄訟之要辭曰契劑謂券書者卽契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附東萊王氏曰書言無簡不聽簡兩劑之類也劑判書也兩劑彼此各具其獄辭之書也○附按靈臯方氏云造者作事之端兩造者各陳其致爭之由也書兩造具備則不可以訓王明矣劑有約劑可爲左證者以此二者曰禁民訟禁民獄蓋或事端微細或券書顯然則立使解散而不復致于朝也今詳常解兩造兩劑皆以聽訟獄者如方氏說乃于禁字有義蓋于始起訟獄而使之不成訟獄也此消弭訟獄之善道故先之以此按下文入矢入金然後聽之則禁之不可乃爲聽之之法難之慎之也

以嘉石平罷民 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

○疏曰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自悛悔○附說嘉善也猶刑曰祥刑圜土曰福地也○清溪李氏曰過大內于圜土過小坐諸嘉石刑戮之事爲類王多大司寇獨舉此二者蓋辟以止辟莫善于此也○附按圜土嘉石同一罷民皆有過罪而爲害者但有已麗法未麗法之分故立二法視其罪惡之重輕而平施其變革之用也圜土之法主于遷善而設故曰教其法寬之事之收三年而視其之蓋其惡已成而罪重者取于盡化其惡必至變而後已也嘉石之法主于正罪而設故曰平其法坐之役之卒歲而任昝之蓋其惡未成而罪輕者取于明正其罪示能懲而卽已也兩法並行而夾持罷民于入刑未入刑之間使終不致于麗法附刑而卒爲生全無罪之民也此于諸用刑立法之義尤爲要領故大司寇職獨提之而屬其事于司圜朝士官掌之二條職文當連列獨提圜土在前者重目教也餘義詳見後王制之癸刑辟篇中

以肺石達窮民 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附剛中鄭氏曰人之氣由肺而通石之形似肺而色赤者使窮而無告之民立于其上冤抑之氣由此而通○附按此節爲冤獄枉刑而設觀大司寇一官自貳以至屬司職中凡所以治刑獄者法詳意密罔不盡心豈有不明且允而猶冤抑其民者哉聖王惟恐有法外之情意外之事爲吏所不盡達者必使民有以自達而後無不伸也況五疵病獄亦當爲後世立法防壅蔽之害此肺石之設

之不可少職○又按大司寇刑官之長總掌獄訟刑罰凡治獄訟用刑罰之事皆當在所統領內今觀其序職列七大條首二條乃用法之法總天下王畿用法之綱紀而不及于獄訟刑罰也次五條以禁訟獄斜聽訟獄之法而不及于獄訟也以治過罪爲止刑罰之法而不及于刑罰也終以伸冤抑防失刑之法而更反訟獄刑罰之不中者也大約凡爲獄訟刑罰立法者皆以消弭挽回補救爲義其一切治獄訟用刑罰之法皆不總總焉領以爲職而悉列于屬官此其所以爲大司寇職之義也與

小司寇中大夫二人掌外朝之政以詔萬民 附鄭氏曰司寇刑官也首掌外朝詢民之政何也重國事也重民聽也必小司寇何也大司寇之職先之則後邦禁後之則緩國事輕民聽故小司寇首舉之則義無加焉○附按此節詳見王制之丙篇王朝章

以五刑聽獄訟 附東萊王氏曰五刑司刑所謂墨劓宮刖殺也○剛中鄭氏曰刑止于五獄訟不一聽之不出五刑之外比其罪之所麗附于某等之刑刑當其罪如着于物而帖然也○附按文叔黃氏云此聽于朝鄉士以下所謂司寇聽之者也今詳司刑職亦云若司寇斷獄蔽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是也○又按大司寇總掌獄訟刑罰而不治其事一屬之副貳之小司寇故凡治獄訟用刑罰之大法皆提綱于其職中五刑典法所以裁制一切獄訟獄訟成無不歸于五刑故示

五刑之法以爲聽獄訟之集此其粘例也職文首列
此節爲行法之通領乃下諸條之目舊本未錄今補
以五聽求民情
五聽下文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是也出言不直則煩顏色
不直則赧氣息不直則喘聽聆不直則惑眸子不直則眊○附
臨川王氏曰以訊鞫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情偽○何氏
曰人情難察然心不可揜以是五者聽之可得無微之情○附按
凡獄訟以得情爲至此一節乃常法中之精
法爲一切聽獄之本領之小司寇以提其要
以八議附刑罰
八議下文
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是也○疏曰八議不在
刑書議得其罪乃麗邦法而附于刑罰也○附文叔黃氏曰以其
本罪附于邦法而議之重者從行輕者從赦著于嘗施之刑罰非
常法也○附按剛中鄭氏云先王制刑一定不易而犯刑之人或
有不可加以刑如茲八者與衆議之以示至公議定乃附之于刑
罰是謂無一定之制也今詳此附刑罰乃由上刑附下刑由刑附
罰定于所議者○又按此節乃變法中之權法蓋不得于法中
盡情當于法外全恩又行法之一大義領之小司寇以立其教
以三訊斷獄訟
三訊下文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是也○附按上五
聽八議皆司寇官事至此三訊則王親行之小司寇
特領其法是蓋于聽議後加致公致愼推乎常變法中之盡法又
行法之一王仁也領之小司寇以用其極○又按此致臣吏民而

大同訊之正與外朝三詢之政等其在聽獄則下經羣士職內所
謂王欲免之則命三公六卿會期戴記王制所謂大司寇以獄成
告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者是也詳見後司刺職中○又按大司寇
職主持用刑之義小司寇職主持用刑之法所列四條皆用刑之
法之綱凡刑官一切治獄訟用刑罰之事皆不外數法中○又按
朱子于上條不用五聲而用五聽故今依例改舊本八辟爲八議
又改三刺爲三訊
士師下大夫四人
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附剛中鄭氏曰自古名刑官爲士貢其能察也
故此刑官之屬多稱士士師又爲羣士之師法放各曰師
掌以五禁左右刑罰
五禁下文宮禁官禁國禁野禁
軍禁是也左右助也○疏曰刑期無刑故豫施禁禁民使知而不
犯故禁者刑之助也○附剛中鄭氏曰刑罰施于已爲之後禁法
止于未爲之先人身有一足左以佐之右以佑之則身無爲矣五
禁左右刑罰義務如是○附按大司寇五刑有鄉刑無宮刑此五
禁有宮禁無鄉禁者剛中鄭氏云外刑不施于宮闈王宮之事天
官掌之故小宰掌邦之宮刑非司寇所得預也今詳又以刑官之
屬掌其禁者以其法亦建于刑典中爲大司寇之職掌故亦以司
寇之法肅之使知警于刑也乃聯事大持之意兆錫姜氏云鄉禁
統于國中觀鄉士掌國中而各掌其鄉可知
以五戒先後刑罰
五戒下文誓軍旅誥會同禁田役糾國中憲都

鄙是也先後猶左右也○附剛中鄭氏曰禁則揭諸書而示之以
文戒則刑諸市而告之以言○東巖王氏曰禁止于未事之前戒
勑于臨事之際先之使民無進麗
于刑也後之使民無退麗于刑也
掌官中之政令
政令即下文察獄訟詔司寇斷
弊致邦令是也官中八司寇之官府中也○疏曰鄉士遂士縣士
方士各主當司之獄訟致于士師士師審察以告大司寇從而斷
弊訖合于邦令則各致于本官也○附鑿皐方氏曰諸官之獄惟
士師掌司寇官中之政令者獄訟之上察其辭以詔司寇獄訟之
成致其令以付羣士凡官中之政令無不待之以定由之以達者
故特文以著之○附按此節士師通掌之職事也凡獄訟分聽于
羣士者必有所統屬以致上羣成于司寇者亦必有所總屬以致
下惟士師上下其閒爲察獄成獄櫃要以此參佐司寇領諸士官
無獄訟不由之此其職之最要者也
本職文例敍諸條中舊本未錄今補
掌士之八成
八成下文邦汋邦賊邦諜犯邦
令撟邦令爲邦盜爲邦朋爲邦誣是也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
八篇若今時決事比○疏曰八者皆是獄官斷事成品式○附說
成獄成不可易者大罪也○東巖王氏曰先王患姦人爲國禍本
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有則直致其罪治之蓋制治保
邦所以防其芽櫱者至矣○附按曰成者當是通言獄官斷事之
成法何得專以八者爲凡例其書定有八篇八者乃其每篇標首

之條而即因以爲名目與又按如舊解只據本文八者爲成則是
罪大惡極不可以常法論者特立此八類以極典寘之獨稱曰成
謂一成而不可易如所云刑茲無赦也獨系之于士者凡獄之成
聽之于羣士察之于士師嚴斷之于司寇甚至加以八議重以三
訊幾經讞決而後成獄若此八者亡君害國大亂無道之罪人只
事端發覺一經士官鞫得其實即以成獄行法不復如常法之讞
決也特異其法付士使爲士者得據成法專執之此非常之一法
故亦特文以著之與○又按大小司爲職相立法者也士師官爲
司寇行法者也官主行法而以禁戒司寇首亦承大司寇以無刑
立法之義而行其法之先務其他而用之中所立法例槩以官中
政令行之惟行非常之法則據國成而獨而不以司寇所立之常
法論故其法不著于大小司寇職中而獨系于行刑之士師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獄訟
主國中獄也六鄉之獄在國中○國中謂距王城百里內也掌國中
附■衡薛氏曰內自國中之鄉達于四郊之遂達于公邑之縣達
于四方之都家以訂于四方之邦國地各置官官各名曰士先內
外之獄訟者非地治所可專一歸之王國之士○鑿皐方氏曰遂
士縣士方士皆別設官而鄉士即用司寇之屬士者所受國中之
獄訟其治在國中也國中之獄訟鄉士自受之鄉之獄訟鄉師聽
之而後達于鄉士遂之獄訟遂大夫遂師聽之而後達于遂士公

邑都家之獄訟守士者聽之而後達于縣士方士其獄辭已定上達則士師察其辭小司寇附其法大司寇斷而行其令註卿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各主三鄉恐未安且二人主國中而六人各主一鄉中士則四人主國中而十二人分主六鄉與○又按黃氏曰百官之獄亦聽于此○附按掌其獄訟者下文所謂聽察辨異而後職聽于朝是也遂士以下皆然方氏云凡爭訟之附于刑者歸于士其不附于刑者鄉師遂大夫之屬已聽斷使解散之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獄訟遂士主六遂之獄者其地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分主一遂○附靈皐方氏曰遂士掌遂之獄而治所則在四郊也○附按載師任近郊之地遠郊之地舊注謂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此百里內國城外制七萬五千家溝洫田爲六鄉餘則爲載師所任二等之田及公邑閒師所掌四郊九職之人民既有田地人民即有獄訟鄉近國鄉士主掌鄉獄而通掌國中矣遂在二百里地近于郊遂士主掌遂獄而并使通掌四郊內外連各以便分職也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獄訟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至四百里曰縣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附靈皐方氏曰縣士通

掌五百里內公邑而言掌野包內外而言之也○附按王氏詳說云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則知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矣推六鄉無公邑之田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田在是矣縣士三十有二是以八人主一等公邑四方治公邑之獄設官之數可知諸獄所居之地以近者爲主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是鄉之獄近于王城遂之獄近于鄉縣之獄近于遂近者爲主可知或者謂六鄉在郊郊田除制六鄉外即爲載師所任七等之田故此說謂無公邑今詳載師所任除畝寬入五等則只有二等又應有公邑之田下條姜氏之說是○又按兆錫姜氏云注第以鄉遂縣各百里差之鄉在百里內遂在二百里內而縣宜在二百里外矣余按公邑之地徹于王畿以甸地爲主甸地在二百里以內六遂之餘皆爲公邑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其郊地百里爲六鄉而稍地三百里爲家邑縣地四百里爲小都畺地五百里爲大都共間皆有公邑地官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是也郊地之六鄉七萬五千家其餘當爲六鄉餘地之公邑甸地之六遂其溝洫之田如六鄉餘當爲六遂餘地之公邑自郊地至畿地皆有公邑而載師獨稱以公邑任甸地者六鄉在百里內餘地少稱縣都之三等采邑多餘地亦約惟六遂在二百里內餘地多故獨去之也今詳姜氏說是也但四郊既無載師田之七等而除上多半自宜有公邑不因縣師之經文而爲據也縣師亦有爲歎所窮者說見地官一截縣師條蓋縣士掌公邑之獄訟自與縣師所掌不同也○又按或疑今謂郊有公邑則三十二縣士宜如何分掌曰六鄉六遂六官既皆以六爲名則每一百內之公邑治以六人五六三十餘二人又總治之似亦未始不可○又按鄉士主鄉獄而職首系國中者凡國之獄乃有所歸也遂士主遂獄而職首系四郊者凡郊之獄乃有所歸也縣士爲主公邑獄而職先系野者方氏謂包內外而言則凡公邑之獄乃有所歸也舊獄提綠鄉遂縣而節去掌國中掌四郊掌野字今補全

方士掌都家之獄訟方士掌四方都家之獄者○疏曰三等采地之獄方士遙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于方士耳○附兆錫姜氏曰其獄署非一界以掌都家推之則家之獄在稍以上小都之獄在縣以上大都之獄在都以上明矣或本職文其上獄亦不以一何爲差而以三月爲差也○附按靈皐方氏云都家各有士掌獄訟必與其主君成議附法而後上于方士按方士職文第聽其獄訟之辭辨而上于國司寇聽其成議成之書其成以與其都士家士疑都家之獄訟質其成而犯者不與之凡方士所掌皆不復親聽其獄訟也今詳此以本職文異于鄉遂縣士之職文者參見之益王官設有都士家士主都家刑獄而又總之以方士上下于其間以都家地大民衆加于鄉遂公邑獄訟尤繁見聞益遠故又分方設官加司察

以治其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四方諸侯之獄訟○疏曰其職掌四方獄訟兼迎賓客以獄訟爲主○附文叔黃氏曰訝士獄官職內有送逆賓客事鄭註以爲迎逆之逆與掌訝同然稱訝士者本爲迎受四方之獄云○附按訝士掌侯國獄訟諸下文所謂論刑殺爲其大旨及受疑獄成既獄則邦國非常之獄訟也益諸侯專一國刑殺不以王官治其事故士官掌其獄訟者與鄉遂縣方四職義迥不同

朝士掌外朝之法朝直遙反○疏曰以朝上爲詢衆庶議疑獄故屬秋官○附平仲王氏曰外朝之設詢衆庶也凡國危國遷立君疑獄之類皆詢之朝士掌其法而所以屬秋官者見外朝詢大事之外而獄爲民命所關先王所欲詢謀僉同者無過于獄訟也○附按官以士名者皆在司寇屬以士務獄設也自士師爲士官長下設鄉遂縣方訝羣士通王畿內外達天下邦國各有察獄之官矣而凡此羣士之獄所上一皆聽斷議成于朝此朝爲衆獄之所歸其在大獄王親會期參聽行三刺訊之法設大詢衆庶之朝羣臣羣吏焉民咸在位多人衆不可不有法以紀之法立乃位正儀肅臣民上下心志齊一耳目視聽無所惑民以之議獄斷訟庶乎不差故特設朝士官專掌其法不主察獄而士察朝以列職于群士之役也但國家故外朝行大詢之政不專爲詢獄設在小司寇職掌外朝之政特提國三大事爲綱故此序朝士官職亦以通掌外朝之法

為職首而下文復以治獄諸條例列于職中以見其官之主察獄設也外朝法詳見王制之丙篇王朝章○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司民主民數登上也○附王氏詳說曰司民所書生齒即大小司徒所謂人民夫家之數鄉師以時稽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衆寡者乃屬于秋官聖人用刑本于好生也○閩裳舒氏曰按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司寇有謂也蓋以刑之繫簡民之息耗繫焉使司寇者知民數之重其于決獄也咸然動念不忍傷天心勦國命是固周公之深意與○附陂閩衙薛氏云五刑皆戕民者也知所以愛其民則知所以謹其刑此司民所以列于司刑之上今詳司寇屬下先置諸掌獄官於前後列諸司掌刑罰囚獄各職于後特以司民一官參其中列欽其以獄生民而不以刑罰囚獄死民也義辦然矣○司刑掌五刑之灋五刑之法下文墨劓宮刖殺五者罪各五百是也○附剛中鄭氏曰名曰司刑者使掌五刑之皆刑當與罪相應掌其刑書于此因其罪而附麗之也○閩紹杜氏曰按虞舜立法曰象以典刑又按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懸于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日而斂漢鄭昌疏云聖王立法明刑令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後之論者即云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夫三皇無為之代俗淳事簡人犯者少何必先定刑名所以因事立制叔向之言可矣自五帝以降法教益繁刑章輕重亦以素設周

官與法懸諸象魏皆先防禁格令遊罪辜並斯信定明其義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三刺下文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三宥下文不識過失遺忘三赦下文幼弱老旄惷愚也剌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宥寬也赦舍也○疏曰所剌不必是殺餘刑亦當三剌也○附長樂劉氏曰三剌三訊也以司寇已成之獄訟問于衆人○文叔黃氏曰其罪已正臣吏民皆以為當殺則殺之故謂之三剌猶言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也○東嚴王氏曰剌者採問廉察之意官由諭察而行赦宥故以剌名昔說剌殺非也○閩迎劉氏曰名官司剌而掌三剌三宥三赦剌蓋剌舉之剌也剌史以掌剌舉謂之剌此曰訊又曰剌訊其果無罪則剌舉出之而行赦宥也○附按司寇司剌作職下皆有明文直以三剌為三訊則剌者訊也司剌三剌不刑以三宥三赦蓋主以剌訊而行宥赦之法可知是蓋司寇聽已成獄麗法附刑俱在刑殺之辠以獄成上于王者有司執法之五也王視其中為有情可矜辠可原疑在所宥赦可免者于是設曰剌之法盡三訊之事求得其宥赦之情而免之王好生之仁也三訊之臣吏民中其剌舉之有可宥可赦者即從三宥三赦之法用行寬辯免其刑殺可也必否或皆以殺得其罪當無可宥赦然後從司寇議如其所擬之法所附之刑使就刑殺焉是不得已也故小司寇以三剌斷獄訟聽民之所剌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靈皐方氏解之曰三剌

並用要以民辭民所探取乃其情之實也民之所剌以為可宥者聽而免之可也其不可宥者則依其罪之輕重而施上服下服之刑司剌以三法求情斷中施上服下服之刑然後刑殺靈皐方氏解之曰三剌所以求民情也求其情而不在三宥三赦之列然後罪無可原而中可斷刑可施今詳重者服上刑從殺輕者服下刑從刑蓋三剌之法司剌之官皆本以正行宥赦而設而卒歸於刑殺者所以明王者之仁極盡而後司寇之法乃伸也此與羣士職中司寇聽獄成協日刑殺之文相備而發明之舊註見剌法之下有刑殺因訊為剌殺之剌綠文辭而設其意義之誤也○司約掌邦國萬民之約劑約於妙反○約言語之約束劑謂券書也○疏曰約盟亦是禁戒事故在此○附閩衙薛氏曰或以司約司盟非盛世事因疑周官之書夫人心風俗非淳古久矣使天下相為私約私盟以紛紛于下孰若設官于上以司之使不向逾乎盟約不渝則獄訟可息刑法可措并次于此○司盟掌盟載之灋盟以約辭告神明若其信也載盟辭也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理之謂之載書○附陳氏曰先王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辭而盟約之法亦不弛于天下使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何德而無離心則盟約之輔于教也亦不可少○王氏曰約人所以結信也及盟焉臨之以鬼神則有以畏敬

而不敢欺先王因其畏敬鬼神之心而欲以久要其誠信因以覆詛盟為大戮則司盟彌亂息爭豈小補哉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職主也青空青也○疏曰掌受金罰貨罰亦是刑獄之事故在此此金玉數者同出于山地官草人掌之此又掌之者欲主取此主受也○附文叔黃氏曰職金屬司寇金行殺戮也職金以主皆聽斷其下則施刑○剛中鄭氏曰金玉石錫皆國家用物而用金為尤多五金皆金也故官雖掌金玉錫石而以金名職○附按疏兼山虞澤虞等當邦賦之租稅官按澤人職以時入于玉府恐非職金掌受或曰入征謂卝人入其征也掌受士之金罰貨罰貨泉具也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疏曰既言金罰又官貨罰者出罰之家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附江陵項氏曰金罰貨罰皆士官掌之士入于職金職金入于司兵○明齋王氏曰貨罰士師職獄則有應入官者并入于司兵以罪累之物故不以入經用與司厲職以盜賊之任器貨賄入于司兵者同義若司市所舉之貨則入于泉府門關所舉之貨則以養孤老各有所歸也○文叔黃氏曰金罰即民入鈞金而理曲遂罰之鄭說非舜有贖刑于經無所見其後穆王始訓夏贖刑舜穆王贖刑不同舜贖輕刑穆王贖重刑此關世變○附按職金列于刑官之屬者以掌受罰之金貨故也乃以通掌受金玉錫石等物者

專職序爲職首以掌受罰金罰貨爲兼職序于下蓋毅不重罰金
以不設專官示意舊本只錄職首所掌今于受其入征以下十二
字補之至罰金說詳見王制之癸篇古制刑獄之法章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奴男女犯政爲惡
日厲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賊物也入于司兵
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入于皐隸女入于舂槀○附剛中鄭氏
曰古者父子罪不相及然罪之大者則有孥戮之法既服刑矣其
從坐之人不以刑者則沒入官爲奴○蠡皐方氏曰古者罪人不
奴謂凡有罪者盜賊極惡罪及其男女所以○犬人掌犬牲疏曰
重累其心且懲其未也○附按奴男女今補
寄故爲秋官逆類在此○附文叔黃氏曰犬逐盜故以犬人次司
爲六牲之官皆以義類相從如春官雞人掌雞牲而以元旦序于
鬯之後或曰犬牲主守列司厲及掌囚問者亦取守禦○
内界之意也○剛中鄭氏曰司寇祭祀奉犬牲犬人則掌其之
司圜掌收教罷民鄭曰農云圜謂圜土也罷民謂惡人不化爲百
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立謂圜土所收教
言過失害人已麗于法者○附王氏曰天文貫索主賤人之牢九
星見圜故以取象又圜還也收教者明其往而能反也○劉辟
氏曰乾爲圜圜者天道之所以仁也○長樂劉氏曰嘉石平罷民
其罪輕不入于圜土也圜土教罷民其罪重其役之日月深伸其

改而後爸之爲教大矣故曰收教焉法詳見
王制之癸篇古制刑獄之法章大司寇條掌囚掌守盜賊凡囚
者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
也○疏曰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圜土使身居三木掌
囚守之○附按凡掌戮掌殺戮附按古戮字皆合刑輕重稱之本日
四者三字今補殺戮主殺言也曰刑戮通五刑言
也又曰戮辱并兒隸言也本職首掌斬殺刻言膊焚辜跡皆殺戮
也職中凡罪之麗于法者職末列墨則官刖皆刑戮也最末乃
又在五刑外文叔黃氏謂全其體而辱之爲戮也今詳本職掌
而官以戮名者該之也朱子節用職首掌斬殺爲殺戮惹兼用
中戮字以該餘刑司隸掌五隸之役者五隸謂罪隸之四
至刑未通提其職隸雀之隸也○附兆錫姜氏曰隸之
言附也屬也罪隸籍隸皆屬籍于官供奴役及摶執守衛之事而
司隸掌之故名也大于此者奴隸乃減罪以全法而其摶執守衛
又防奸以輔法者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守王宮厲禁盜賊
與刑相表裏也
之家爲奴者○疏曰此中國之隸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子
緣坐入于罪隸○附說以下五隸非官職比而用之各有其事故
無官而列職統于司隸下殺有官府者若司隸職文中積任器因
執入是也役凡有守者若搏盜賊是也○附按罪隸亦守王宮厲

界攝不敢告也一擾獄注謂擾猶卻也將治其獄其人卻不受疏
罰官有追攝不肯受也一過訟遏阻人訟冤禁不得行也○嘉會
李氏曰禁殺戮之官爲怙惡逃法者設也或其人財勢盤結而冤
枉不伸有如下四者皆告于上而誅之○附按剛中鄭氏云司察職
者四事也特以殺戮名官蓋四者之罪莫大于擅一殺故也今詳蠡皐
文列四條而首斬殺戮者謂朱子從名官意特錄之爲一職之凡也
方氏云掌司斬殺戮者謂何察行刑者使不爲奸惡以取利也役
世傑殺絞縊行刑者能遲速其死以要賄主梏朴者亦能輕重其
傷聖人知周萬物必慮及此矣若吏民相殺不得云斬戮今詳
其事于經無聞而于職文得此解乃有比附且可以周事變也禁
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附按禁暴氏掌禁者該職三者而言一亂
暴謂逆理害治恃強虐物者也一而言一譎
矯誣欺人誣罔陷人者也一作言語謂造訛僞煽惑衆心者也三
者凶頑險奸之徒爲非法出常禁皆足以敗常亂俗播惡于衆者
特爲設官掌禁之而亂暴尤顯故官以禁暴爲名職亦以禁暴
爲首朱子特錄之亦本其義也○又按刑官自司刑以下至司隸
凡刑中常法之官備矣先王于刑尤加之慮又于常法外設官行
法故五官布令皆無布憲設布憲非常之官兢兢于刑法禁此卽
外意也而猶恐天下有非常之惡憲禁亦不是以防之又設禁殺
戮禁暴氏非常之官嚴非常之禁更及法外事也其禁中皆非常

惡犯法者卽先王時未必有此等人而立野廬氏掌達道路客賓
法設官極盡防惡之意正所以銷其萌也野廬氏掌達道路
道所合達謂巡行通之○疏曰掌凡道禁亦是禁戒事故在此也
○附劉氏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侯館
皆以待賓客師役之屬其飲食委積事地官遺人既掌之矣野廬
氏則職往來道路而備其守衛者也故以野廬氏名其官○附按
職文達道路乃野廬氏職之一條與下文通列爲目者但通行道
中之職皆治道路事件亦無非達行旅往來使無道路之阻也故
朱子節錄特以爲一職之目○又按以上設官至禁暴氏其刑
官之法禁至嚴且備于是民人奉法罔野廬消修刑者遂下及其道
路飲戒之事使法禁詳達無不到之處則刑之蜡氏掌除骴蜡預反清
消洞者周矣此野廬氏諸官所由設也歟
○疏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骴此官之職也○疏曰
月令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骴凡人物皆是○附剛中鄭氏曰王
政行于天下生有養死有歸安有枯骨遺棄尚不設官以除之哉然
其死于道而無主後者亦未必無也有是事而不爲收掩則傷君
之仁無是事而懸是官則仁于枯骨之意亦形于天下矣○蠡皐
方氏曰蜡祭以息老物掩骼埋骴又死者之終也或取義於此○
兆錫姜氏曰月令理骴言其仁也周官除骴言其事也除則及不之
二者蓋並行不悖而義則各有取與○附按本以事除骴則理之

禁舊說隹四隸者非也說見王制之丙篇王宮寢衛小宰之糾禁職條司隸節故今補之又與凡有守者五字亦依經文補

掌役校人守王宮厲禁征南夷所獲○疏曰爲校人役養馬○附臨之陳氏曰在國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闕其使四翟之隸者以著王之守在四夷也○附按司隸職文中雜以掌帥四翟之隸守宮與舍爲正職而共實五隸也此序五隸職又各以所掌役爲先者槩衆隸事言也下乃以在王宮者特序之爲其隸職之大者舊本只錄各職首役事今皆補

閩隸掌役畜養鳥守王宮厲禁閩莫巾反○閩南蠻之別○附王氏曰役于掌畜而爲之養鳥也○附按明齊王氏以罪隸職文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夷之事二句謂當移入本職下非是說見王制之丙篇王宮寢章同隸節

夷隸掌役牧人守王宮厲禁征東夷所獲○疏曰爲牧人所役使牧牛牲

貉隸掌役服不氏守王宮厲禁貉孟百反○征東北夷所獲○疏曰服不氏掌養猛獸此爲之役○附按先輩王氏以守王宮野舍不及罪隸謂免死之人不可使守禁密地也則四隸之守宮舍者其非俘獲可知今詳罪隸亦守禁密地說已見上文至四隸者隸于刑官與罪隸同列而所役與罪隸不同自是裔虜不習中國人事惟知養馬畜鳥獸故既因所習能者使之即假養禽獸者養之此正待執

訊馘虜之道也夫槩虜既賊脅從罔治中固有悔罪投誠材力堪用之輩故每隸選百有二十人注謂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是也既爲選員故特以守宮禁取使之此更聖人華夷一體化異域爲腹心之誠也細爲条之皆可達矣

布憲掌憲刑禁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縣其書于象魏布憲於是以旌節出四方宣布之令縣于門閭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于寧焉○附按諸說令參之按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縣刑象益通邦國都鄙以明法也小司寇正歲令羣士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士師主成師屬憲禁令于國及郊野益皆以佐大司寇明法于王國中也故司鄕遂縣方都士讞各布憲之而已復設此布憲一官于正爲之吉執節宣布四方憲刑禁則又以輔大司寇明法于天下也五官和布之外俱不見縣布之官益以文書傳布之非獨刑官有布憲者刑尤司民之命也先王明罰勑法必諄復曉示詔之不厭其詳務使一知而不犯故特設一官以任其職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司猶察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疏日此官恒在民間私覘惡事而告于上故注以司爲察也知是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以下條傷人云不以告則斬殺戮盜是不以告明是吏民私相斬殺戮也○附說司之言察該賦四者而言一斬殺戮注帮吏民私相斬殺戮也一傷人不以告謂里閭

糾之事而首序除骴爲職重死也清溪李氏云分說除骴二字爲兩提下事之文以下令除不蠲一節爲掌其除事令理死禁骴時節爲掌其骴事是不以除骴如掩骼埋骴之說者來此所謂骴而職中所稱死于道路者是或異方負販及隸役輩人以時中災者疾疫暴死于行路者則有之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聖人惟恐人秉心之忍以塗人棄之爲特設官令官禁必其收埋而氏不幸有此等死無主者背有歸矣聖人仁王義盡此是禁戒不義之虞處故設于刑官中若但作掩埋行仁一路上看則周官政教立兼設不修六行之刑豈容死無葬所遺骸暴露其仁先有不周而須是仁補全之也哉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壅於勇反○壅謂隄防止水者也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附剛中鄭氏曰溝瀆澮以行水池以止水皆有禁行者不得擅塞止者不得擅行也○靈皐方氏曰凡旱而壅水以漑潦則築隄自固皆害于人之稼故禁之○東巖王氏曰溝瀆澮池有禁然後其害去其利均亦所以息爭止訟也

萍氏掌水禁幾酒謹酒萍草無根而子取名于不沉溺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鼈不時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也○附長樂劉氏曰神農書言萍能勝酒其爲物不溺沉用以制之也或曰萍氏掌水宗而及酒者酒之溺人猶水也○靈皐方氏曰周制鄉飲蜡酺皆有司及時

量造所謂公酒是也則民間祭祀冠昏必及時量造可知矣老疾則官給之所謂秩酒及頒賜之酒是也幾酒謂苛察無事作酒及市沽者謹酒謂戒慾其因事而多作者○附按雍氏所掌之禁禁水之害于稼者收其灌漑之利也萍氏所掌之禁禁水之害于人者除其濡溺之禍也此則川澤之水有險惡能罹陷處與夫非時非地入水貪取財利者一切設法禁之乃所以爲仁政之周

司寤氏掌夜時夜禁夜時謂夜晚早○附東巖王氏曰寐覺謂之寤使掌夜晚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早晚哉所以名官司寤氏○附按主夜時者馮相之屬在春官爲占天而設司寤氏在秋官爲禁夜而設故夜禁乃司寤之專職舊本未錄今補

司烜氏掌取明水火修火禁烜音毀○烜火也蘓如衛侯燬之燬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附王氏曰燋與烜皆火司爟掌出入火南方之屬司烜共明水火司寇所奉故列司爟于夏而司烜在秋官也○彥祈易氏曰掌明水火而其官謂之司烜者月遡日之光其本皆出于日故也火陽氣水陰氣日陽精月陰精水火以氣而升降日月之精薄之則夫遂可以召陽而爲火鑒可以召陰而爲水謂之明水火言取于日月所以爲明之至也○靈皐方氏自南方火位也故司爟通掌四時改火出納火之令職主于布火之利而不掌火禁火禁妨用火之地救火之法以及夏無燒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因

刑官之屬掌之使民不敢犯也○附按舊說以取明水火爲祭祀之事非刑官所宜與今詳王之大祭祀五官具在書言典獄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豈刑不足以昭假耶舜命臯陶作士曰惟明克允是明乃司刑者之第一義也司烜掌明水火之奉而設官于司寇益有深意矣

條狼氏掌執鞭趨辟誓命條音滌○杜子春云條當爲滌玄謂滌除也狼扈道主趨辟謂王出入夷道趨而辟行人也誓命謂出軍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附剛中鄭氏曰狼爲物貪且狼故世不率法度之人謂之狼戾條狼氏執鞭以禦不率者如逐豺狼也○彥辭易氏曰弗率之人雜擯道路如摯狼然官以治之使之整整有條故曰條狼氏此執鞭以趨辟重主威也下執鞭以趨命重軍政也皆王誓肅之義○附按本職下無分其事條惟掌執鞭司屈王誓軍兩事其誓命皆主用刑罰亦正司寇事未義令軍日凡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以條狼名官亦合此意是當爲其官之正職也首末缺誓命字今補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櫝者閭謂里門國中城中也宿謂宿衛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櫝謂行夜擊櫝○附東巖王氏曰里有門所以通往來扞制內外立官以修治其事故名修閭氏○剛中鄭氏曰毎閭各有互櫝以防寇盜修閭氏掌比按夜士之守宿者使先後相代王政之周于守禦也

冥氏掌攻猛獸冥以繩際取禽獸之名○疏曰冥然使不覺之意也○附剛中鄭氏曰冥氏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欲其不知而陷人其中故有取于暝冥無所見之義○陳氏雜說曰自冥氏至庭氏十二官皆順天時肅殺以去民物之害故皆屬秋官○附衍薛氏曰自修閭氏而上逮於布憲之官凡十有一皆先王之所以盡乎人也自冥氏以下至于庭氏之官凡十有二又先王之所以盡乎物也人事之害既除而物之爲人害者亦消則先王之用刑通乎天地之心矣

庶氏掌除毒蠱庶音煮○庶讀爲藥煮之煮驅除毒蠱之言毒蠱毒物而病害人者○疏曰俗以藥渚去病去毒蠱亦然故讀從之也○附按剛中鄭氏云南中爲蠱者合衆毒蟲于一器使自相啗其一獨存則爲蠱官以庶名豈義取于此與今詳爲蠱之術先王時未必有果有其人必有國法誅除之周官中不聞也此毒蠱即毒蟲其不曰蟲而曰蠱者蠱之大惡者能食衆惡蟲以爲生故其毒甚利害中之能殺人如永之異蛇潮之蟫魚之類或即從衆衆毒爲蠱取庶名義其亦在此鄭氏又云左氏曰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皆謂其腐壞也毒能腐壞人心腹故曰毒蠱

穴氏掌攻蟄獸穴搏蟄獸所藏者熊羆之屬○附王氏曰蟄獸穴居如蟄非冬藏之蟄也○文叔黃氏曰冥氏攻出穴氏攻蟄皆爲其能害物也

翨氏掌攻猛鳥翨音翅失豉反○翨鳥翮也猛鳥鷹隼之屬○附剛中鄭氏曰鳥有鷙者而已安得有猛鷹隼之屬不過搏擊小禽何乃設官專攻之此必其性之鷙而甚猛能爲人害者故曰掌攻猛鳥見其與獸同也○嚴方氏曰蟄獸猛鳥各設官以攻之者非獨慮其害于人亦所以安鳥獸而使之生息蕃滋也

柞氏掌攻草木柞側百反○柞除木之名○附臨川王氏曰先王之于林麓欲用其材則爲之厲禁以發之欲用其地以居民興稽則刊剝而攻之此虞衡柞氏之職所以並設也○附芬舒氏曰草字行文或曰草之與木蔓生者并除之

薙氏掌殺草薙他計反○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翦草也月令曰燒薙行水利以殺草○附文叔黃氏曰鳥獸草木之害人者皆務去之此與制刑之意一也設官之意與稱人不同○陳氏曰柞氏攻木薙氏攻草皆主苑囿之官公家之地若畿內林木及場圃田疇之草皆教民爲之本職文掌其政令是也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硩音摘蔟倉獨反○硩讀爲摘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也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鵩○附剛中鄭氏曰硩與微同蔟者鳥之爲巢蔟衆木爲之○長樂劉氏曰夭鳥者陰陽邪氣之所生不祥于人間夜則飛騰所至爲害若鬼車之類皆是唐子西云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衣服遭之輒成疾歐陽永叔鬼車詩言其血汚人家其家必破然則聖人設官以驅夭鴞豈可謂之不急之務與○東巖王氏曰人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凡凶者皆在所去○平仲王氏曰月令無覆巢聖王育物之仁司寇官硩蔟聖王誅邪之義○兆錫姜氏曰聖王之世以順召順而五行不相沴四靈以爲畜者此體信達順之驗也若或干陰陽以害夫和則務除而去之亦以政刑輔德禮之義也故有周官冥氏以下諸官而後有禮運麟畜而獸不狘鳳畜而鳥不獝之效二者畜並行而不悖與

翦氏掌除蠹物翦斷滅之言也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

赤犮氏掌除牆屋犮音跋○赤犮猶言捇拔也除牆屋除蟲豸藏逃其中者○疏曰捇拔除去之也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附剛中鄭氏曰蟲豸藏埋于牆屋之隈除去爲難當用物以捇拔而去之故名曰赤犮○長樂劉氏曰屋隙蟲豸有螫人而毒者蠼螋蝎蠆蜘蛛蚣之類皆是○鄭氏又曰此設官殆爲王居也至尊所處固當致嚴牆屋之下人捇穿室苟藏有致害之物不可不去也

蟈氏掌去鼃黽蟈古獲反○齊魯間謂鼃爲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附剛中鄭氏曰疑此所去者亦爲王宮耳王庭肅清固所不容況有齋戒時凡物之可以聵王志者皆去之豈容此物聒聒其側耶○長樂劉氏曰宗廟朝廷學校嚴閟之地祭祀齋戒會同燕饗凡禮樂未作以肅靜爲敬則宜鳴不可不禁也故設官掌去之之法

壺涿氏掌除水蟲涿陟角反○壺謂瓦鼓涿擊之也水

蟲狐蜮之屬○疏曰蜮卽短狐南方水中有之含沙射人則死○
附剛中鄭氏曰瓦鼓本職炮上之鼓其狀如壺可以泳擊擊瓦鼓
以敺水蟲故名官謂之壺涿氏○長樂劉氏曰土之性沈而
克水炮而爲鼓擊水上雖淵深莫不達入水而應于土故也
庭氏
掌射國中之夭鳥
庭氏主射夭鳥令國中潔淸如庭者也○附東
巖王氏曰夭鳥謂呼鳴爲怪者○剛中鄭氏曰
言國中之夭鳥則舊所無有偶自遠而至此也如鴝鵒來巢春秋
書其異○附按王氏詳說云先王以善政生天下之民其興利也
務其除害也悉周官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小小利害必爲民興
之除之凡興利則地官主之除害則秋官主之今詳兩官所掌鳥
獸草木職事極好一一對待看地官皆長養助天地生之所不足
秋官皆消除補天地化之所不及以左右民生似官凡事細而實
閫子大道也○又按明齋王氏云周禮六官皆有育萬物之責天
官獸人𩻛人鱉人之屬掌以時田獵不暴天物也地官掌山林川
澤之政全以長養鳥獸草木也春官宗伯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
物之產大司樂六變而致羽嬴鱗毛介象之物致中和以作動物
也夏官正邦國討負固而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屬則鳥獸之不服
者幷馴矣秋官詰奸慝刑暴亂而有冥氏以下十二官凡猛鷙毒
惡與夫怪異而爲害者悉藏矣分之則生殺異用合之則其曲成
之意一也非聖人其孰與于斯今詳上條說闊大此條說精密○

又按國中之
三字今補
銜枚氏掌司囂
銜枚止言語囂讙者也枚狀如箸橫
銜之爲之繣結於項司囂察囂讙者
爲其聒亂在朝之言語○附楚望邪氏曰秋政森嚴至于銜枚氏
則朝市無讙譁者太平之象著矣○附按職首司囂專以朝言下
文分系祭祀軍田二事惟軍田銜枚法尤重也故官獨舉以爲名
職末兼及國中而通一官所掌總以禁囂也故朱子獨錄司囂以
該序之○又按舊
今注疏本作囂
伊耆氏掌共杖
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
咸此職主齒杖後王識伊耆氏
之舊德而以名官與○附剛中鄭氏曰先王主齒養老之禮設爲賜
杖之制以優之取伊耆息老之義以名官且取耆艾之義○文叔
黃氏曰刑官終于伊耆氏道德之威中外肅穆而人各得生全安
老登于仁壽也○兆錫姜氏曰秋官之職至肅清及于庶物而義
彌嚴矣此所以朝野寧靜人物老安至于中外咸賓罔有慝志也
冥氏以下十二職次于修閭氏之後銜枚伊耆二職又次之而大
行人以下諸職乃於是終也有以哉○附按職文首序祭祀共杖
咸次序軍旅授杖後序共齒杖條列其全職也舊本省略只節錄
共杖咸一事今幷節去咸字提共杖爲職後
三條之凡朝則上借司寇屬官通職之義也
○大行人中大夫
附朱
子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親禮諸侯行禮既
畢則降而肉袒請刑于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

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
寇○唐氏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周官行人之官以屬司寇此古
者禮刑相表裏之意○附按刑不上大夫何由及國君凡司寇一
官掌邦刑所云刑邦國詰邦國者皆以施于邦國之民者言也若
諸侯則九伐是正非五刑所及卽如諸儒說示懷德畏威之義行
人等職不屬于宗伯亦當屬于司馬今乃屬司寇後者蓋以刑官
一屬已終而用刑典終非王者之得已豈若禮典行而刑措于不
用哉因以賓親邦國之禮官列職之事于刑官後蓋欲邦國考禮一
德正刑于天子爲王整齊萬民訓方成俗述職報功致萬邦于刑
措之化而王者賓禮諸侯斯以極禮儀之隆不容已也此以行人
一官殿諸刑官
之終之意也夫
掌大賓大客之禮儀以親諸侯
此以下皆主賓客之官
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疏曰此經與下爲目
大賓言禮亦有儀大客言儀亦有禮要服以外爲小賓大夫
士爲小客此略據尊者該言之○附按賓客禮儀其事目則下文
所列朝覲宗遇會同賓之禮事也末及邦交之相朝亦屬之聘頫
問存省客之禮事也末及邦交之相問相聘亦屬之其禮目則下
文所列五等諸侯入爲賓之禮節四等諸臣入爲客之禮節及司
儀掌客兩職中五等諸君相爲賓之禮節四等諸臣相爲國客之
禮節皆是也凡此者乃大宗伯職中所爲賓禮也在大宗伯建禮

典掌其大則其禮中一切儀文器物節目皆掌之大小行人以佐
成大宗伯五禮中一大禮之全故其官與小宗伯肆師等同爲中
下大夫
小行人掌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者諸
侯之臣使來者也○附長
樂劉氏曰禮籍所以載五等諸侯及四等諸臣爲賓客之禮隨其
爵命爲之降殺大行人用之以同邦國之禮者皆書于此籍也通
掌其禮籍而所待獨使者蓋大行人以待大賓大客之來朝聘者
小行人以待四方使者乃下文各國使來人貢獻功者也職之相
承如此
適四方協九儀
適之也協合也○疏曰自此已下皆小行人
使適四方之事○附按大行人職以九儀之
禮同邦國待賓客是有常典矣此又慮邦國于其禮或不協又使
小行人之四方先協而合之使彼深知而習之有素行之有常庶
臨事一符于大行人之所同者無差也○又按官以行人名以與
邦國往來也而大行人掌行之禮不親行之事設小行人專主行
事故適四方乃其通職而協九儀又其適四方職
之大者下諸事之綱也舊本于此節末錄今補
達六節
六節下
文山國
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是也此
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皆齎法式以齊等之○附注陵
項氏曰達節齊六節之法往四方齊等之使皆有定式可以通天
下而無不用也○附按行必以節節所以輔行者小行人主往來

行事于諸侯故以達天下節爲先

成六瑞

六瑞下文王鎮圭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是也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疏曰諸侯國無鎮圭因言之耳六瑞上人所造掌之典瑞諸侯受命已得之小行人乎知得失而已○附靈皐方氏曰此適四方之事而並舉王用之鎮圭者典瑞職鎮圭以徵守則亦應使邦國知其形制也○附按以合驗言之謂之瑞適四方平之知其形制無參差可用以合驗所以成信也

合六幣

六幣下文圭馬璋皮璧帛琮錦琥繡璜黼是也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附剛中鄭氏曰幣所以將其禮玉所以彰其德用玉此所尊者之德用物示在我者之誠兩相配合各有義存○文叔黃氏曰行禮必有物以將之而皆有常過則僭不及則陋故司儀曰凡諸侯之邦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爲禮是也小行人合之以定其則○附按六瑞乃九儀賓客相見禮器之大者六幣乃九儀賓客相享禮物之盛者此亦小行人協九儀中事以其爲禮器物名數之大節特列爲職目以著見之是亦宗伯職舉九儀之命而下列六瑞六摯之義也

大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詔王○附按大行人以九儀之禮待賓客五等諸君爲賓四等諸臣爲客是謂九儀之賓客賓客之禮皆由擯相以行主詔禮中之儀也所謂儀者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皆是司儀一官主入王朝之賓客主與行禮則司儀爲擯相而主于詔王儀本職下文王合諸侯乃大會同禮之一也凡大行人職中朝宗覲遇聘頫九儀入爲賓入爲客之禮皆在其所掌擯相詔告職中王邦交之朝聘問相爲賓相爲客之禮非王朝司儀擯相部告所及而其儀節一皆王朝司儀官掌其典法故并詳具于職下而職首亦統言之舊本序職作掌九儀以詔賓客擯相儀容辭令揖讓之節以覺攺易故今仍原文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

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附剛中鄭氏曰小行人使適四方使之大者也行夫不用擯介疾傳遽而達其小事使之小者也○附按小事下文媺惡而無禮者謂福慶災禍之小者既爲禮籍所不載則無由備禮而使行人也被行夫乘傳而往慰遽以祝其事意周而事備先王此官之設何其盡哉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環猶圜也主爲之守衛○附靈皐方氏云逆賓于疆及宿令據歸送亦如之掌訝之職也而又設環人所以待過賓于王畿而之列國者故曰通賓客曰環人環四境而待過賓以達之于四方也觀本職下文曰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曰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則非止而有事者明矣今詳注及諸說皆以常事往來賓客解本職事故舊本節錄掌送逆賓客五字爲文今以方氏說細得經義故補照原文此於入國常賓客外又及過國賓客設官次之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傳王言而諭說入賓協其禮與辭

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國使謂蕃國之使來聘者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爲賓者○附東巖王氏曰獨舉象互見四夷周化自西而南以其所故者遠言也○剛中鄭氏曰傳王言諭說者以王之恩意曉諭其心使知也○明齋王氏曰自彼言曰來王自此言曰入賓亦不臣之意蕃國之人其拜揖進退與夫言語辭命皆不同于中國使象胥爲之和協其禮與辭使得少進于中國之禮也大行人九歲屬象胥諭言語協儐命先導之于素成斯又達之于臨事乃能華夷通也上承行人職見之○某氏曰國使謂主命使于蕃國也其職掌於蕃以爲使小行人掌使四方以和諸侯象胥掌使四塞以親諸蕃中外分備也○附按終王來賓九四夷事中國禮之大者象胥官通掌夷事而入賓協其禮與辭爲其重職也舊本未錄今補○又按此又于中國賓客外備及外國賓客設官次之

掌客掌四方賓客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

附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此等數亦各以名位而差之也○彥祥易氏曰牢禮即凡用牢之禮餼謂餼九牢之類獻謂禽獻之類飲食謂饗燕膳食之類皆主國所以待賓客者○附按

大行人職中提以九儀辨命之禮待賓客下列敘王朝賓客之禮數見之禮中有儀有物其儀分司之司儀官其物分掌之掌客官司儀職首提儀容辭令揖讓之節以明儀也通凡爲賓客之禮儀該之掌客職首提牢禮餼獻飲食之數以明物也通凡爲賓客之禮物該之故兩職下文皆待舉王合諸侯禮之綱詳著侯國相爲賓客禮之臣與大行人職中提列者互相備也觀兩職異事同序可知並設爲行人分司也及司儀統于行人屬中而掌客置後則禮貴儀而不貴物也故退于散秩列序以終行人屬事○又按舊本此下五官序官而不序職今依經有職文者補之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

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等九儀之差數○附東巖王氏曰所以訝賓客者必以其籍之差數爲隆殺之節異于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文叔黃氏曰朝節之疏數聘使之貴賤介從之衆少皆有等籍不以其籍掌訝不以人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

主交通結諸侯之好節以爲行信幣以見諸侯也○附按靈皐方氏云列職八入而能徧巡邦國者各主其方而不限以程期也今詳此以掌察序官下系四方推之可見蓋交察二官義爲並設其事當類○又按設行人一屬之官王之所以交諸侯者至矣官備禮周之後文設掌交一官何哉蓋行人之所爲交者主于禮也禮盡則業而易敵禮盡則極而易虛先王猶恐禮之不足獨恃

也又于禮交之中重爲心交之法設掌交一官于行人外分以節幣巡邦國按下職文全主宣達上下志意爲職使天下以王之心爲心王亦以天下之心爲心此謂上下交而其志同用以補行人禮意之所不到其義深矣且更以五官典法所施于邦國者總于一巡中爲申命之誥又大周于行人使事之外其道益宏矣非先王意慮邦國之極其周詳何于行人使適四方外復設此然邦國之掌交哉

掌察

序職闕○疏曰掌督察邦國之事○附按此職既闕不可聽說但以與掌交適序推之交以結好爲義察以防惡爲義是亦于行人外所設巡邦國之官主詰隱慝乖違並不率由典常者輔行人法之所不逮者與上掌交猶夏官之有擇人此掌察猶夏官之有匡人一並設于政典屬職方後一節設于刑典屬行人後皆以極盡圖維邦國之道

掌貨賄

序職闕○疏曰學邦國所致貨則○附按如疏說此則天官內府所受四方幣獻之良貨財也乃朝聘時之享獻者按行人官內王之所以待九儀賓客之禮厚矣王之待侯者厚則侯之奉王者豈容薄畢獻方物寧井所以享上之誠哉然王者恩禮諸侯而不要其利于修寶客禮後而設掌貨財之官則必納之有常品入之有定式上不得以貪取下不得以媚供設此官之意其節中庸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之義也夫且于掌交掌察官巡邦國道王好惡後而以是終之其又大學平天下在于同好惡而不私財貨之旨也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

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治國而命之朝大夫云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于朝者○附王氏曰都家有治于王國則朝大夫掌之或曰序官云每國上士二人下士二人則國治即都家之治也○[redacted]衡薛氏曰以王朝之官分主都家之國則綱領一中于上權柄不敢以自有威福其故以自專乎大之以都則其守都家之則也終之以都士家士則都家之刑辟審矣

都則

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疏曰此序職闕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故知主都家之八則也○所者祥易氏曰八則都家所同守也然謂之都則而不言家則何也王之大夫四命雖馭之以八則而未與賜則之數也故只以都爲主或曰設官以都統家也或曰以都家宗人司馬士例之都則之下亦當有家則而闕文也

都士

序職闕

家士

序職闕

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附按五官例當各以都家之官終刑官後置都家士乃先之以朝大夫之之以都則官何也五典惟刑王者之不得已也用之于邦國欲其以禮以刑故置賓禮之官于刑官後而示懷天下于無刑也用之于都鄙欲其以治先刑故置掌治之官于士官前而示靖邦家于無刑也使都家率王朝之治典而奉守八則法紀焉則士之理于刑者自淸矣此因邦國而及都家相承置官而以禮治先後刑罰之意也否則序官豈參雜無緒哉○又按五典都家之官當各置于本官

後設春官後有都家宗人夏官後有都家司馬秋官後有都家士而天地二官內不見者蓋家宰布治典施八則于都鄙此朝大夫都則所掌都家之治之則正承天官職事者至地官所掌都家土地人民賦役等事皆在司徒屬官統理都鄙之內而通合都鄙乘財用出入攷成者又歸之于家宰諸治官職此其不煩置官而總之于朝大夫分之于都則以于刑官內見之以示士地人尸政事皆非其所自有而操八則以治都鄙者尤歸于刑賞以馭其威庶大都大家爲王之內諸侯者終無兩政耦國之禍也其設言寓意之深長也歟○附總論淸溪李氏曰秋官一屬主刑設官而禁副之大司寇總掌刑禁之典法小司寇佐理刑而爲刑罰獄訟之總司士師佐用禁而爲羣獄訟之總司獄官先刑官而設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爲羣獄訟之分司皆士師屬以地次之羣地之獄訟皆斷弊于朝故朝士後之獄訟既弊次以司民者見民者天之所司王之所敬刑罰不可下中也獄成不可易有五刑以麗其罪故次司刑有刺宥以附于刑故次司刺五刑之作民覆詛盟故次司約司盟正之盟約失而獄訟與刑罰滋多于是罪輕而寶刑者則職金受其人罪重而孚戮者則司屬執其法稍重而未麗于法者則司圜主收教之已在刑者則因而刑殺故掌囚掌戮又次之因賤從坐者免刑任役故司隸又次之而所俘矍隸亦以罪類屬焉凡此闕囚隸賤之人官爲防守之司故置大人官于其間以大主守示義類也自此以上刑官具矣雖然刑非得已也肯用禁故下皆以禁官次之禁其大凡則布憲通禁于天下禁其非常則禁殺戮禁暴氏嚴禁于國中刑尚寬禁尚密刑有所不及禁無所不至自野廬氏至修閭氏八職外而道路內而里閭靡事不有禁設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于中閭所以使行者無亡死者有主陸足者無險幽水浮者不沒溺時其宵書行止節防其焚災除其不蠲禁行至此可謂大細不捐禁官具矣自冥氏至庭氏十二職草木鳥獸爲民害者驅而除之義之盡也是刑官之餘也繼以銜枚氏司蠱者無端歎哭雜氣妖聲不祥也彌而消之仁之盡也是禁官之餘也于是刑禁舉大以伊耆氏者民安物阜收秋養之成也此以上皆士官行法于王國中者也其天下邦國則大司寇以所建之三典頒布使施行之而邦國諸侯奉法守紀惟恐于王刑典之誅故于朝覲會同日肉祖請刑而王者亦因其無事與之修賓客之禮于是大行人小行人司儀之官從之而設而行夫掌小事環人掌通送逆象胥掌四夷使以類屬焉其掌客之飲食掌訝之迎待皆以盡賓客之禮而掌交掌察掌貨賄又掌賓客之禮而廣其用甲其義于邦國也末因邦國而及都家故次以朝大夫都則而卒之以都士家士終刑官之用○又按秋官都大司寇卿一人其屬凡六十五官凡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上士二十人象胥每翟一人四翟計四人朝大夫每國二人無計中士

一百五十七人象胥每翟二人四翟計八人下士二百一十三人象胥每翟八人計三十二人朝大夫每國四人無計外府一七十五人朝大夫每國一人無計史一百六十九人朝大夫每國二人無計胥一百七十三人徒二千二百五十八人象胥每翟二十人四翟計八十人朝大夫每國二十人無計賈四人庶子朝大夫每國八人無計都則每都四人無計五人隸每隸一百二十人計十一人

冬官司空

大宰建邦之六典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附按此冬官一官之綱目與五官以統見於大宰職者也其分篇序官序職當同五官一例今篇既亡惟此則於周禮者文可以見其本義因於舊本冬官司空下作注補錄微之○疏曰鄭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室家使民無空也○附靈皋方氏曰司空名冬官者四時之有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度地居民立城邑治溝洫川澤於農事既畢為宜司空者蓋土於空虛不用之時而使民有與事任力之資用也冬日之閉束也不固則不夏之長草木也不茂此天道之以虛為窒也事典不行則三時之利不能盡而民之業無所基此聖人之以虛為實也故官以空名而其職則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工周衰諸侯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遂亡○附說周禮厄經秦火在漢得之闕冬官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其闕自劉歆序列出之漢唐諸儒歷解其本以傳至宋有俞氏庭椿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中裒多益寡別立一官總王氏與之吳氏澄皆宗其說徐常吉則以周禮官職分布聯屬靡不精密有義譏其任意割補今五官俱闕舒氏芬於所擬置者加辨駁之以此論者終以為妄○附按此二說或謂逸於五官外或謂雜於五官中大都據周書司空掌邦土為言今詳司空事果為邦土別具五官外則司徒一屬掌土之官經土之法頗悉豈能別有司空一官之職且司空事果為邦土即在五官中則司徒一官尤多若釐而屬之司空其為教典者能幾又何以成司徒一官之職兩端俱有難協竊覩周禮五官典職與周書皆同如治教禮政刑灼然無異辭也獨司空一官在周書為邦土在周禮為事典事職而司徒職在周書者掌邦教擾兆民事日以數典明倫而土地人民之掌轉弊司空至周禮以土地人民盡屬司徒凡居民地利事在其中並不專以敷典為教也而司空又別名事典然則二書異文其不可合為一事相提並論也明矣蓋從古設官之制司徒掌教司空掌土自唐虞至周不異此周書在成王董正百官時仍然皆制六卿分職明文列敘也惟周公營洛後自作周官一書將俾成王來服於土中為將中又者則又以尚後帝王制度斟酌進退以為治道與先於君與急于民故以告德

領之家宰即以民事統之司徒而民事不外厚生正德而大端既富方穀必遂生乃能復性二者相須並行若以教前屬司徒以末末屬司空殊違事理乃以司空邦土之事并歸司徒而司徒之職遂兼生成以為教所掌不專在敷典矣至于國家百務率作興事慎憲考成古所謂歲用民力三日任老事食壯食者豈可無官以董其役乎古有共工一官治百工事古所謂命工師按度程、程巧考工稱事者又豈可無官以監其肆乎此或以土功力作在三時之畢或以取材制器在百物之成而凡冬月令所有事所謂平在朝易者義皆歸之於冬官而不以陰虛無用之時渝治道於無用亦所以濟司空也○又按周官一書于治法無不備具其當有與五官聯事而不見其職者如土地人民掌之司徒而田地老壯之歸授大家衆寡之稅從于輕重繁簡之征必平準以均輸之法其他財用總於大府而關市和約之則有在錢幣分于外府泉府而採金鼓火之政有司禮樂器掌于宗伯屬兵戎器掌于司馬屬皆第司其用不司其制至于謹蓋藏戒放佚固封疆築囹圄行于冬以義司寇者梁未有文其在冬官司空無疑矣然則司空一官別有事典事職其屬六十始足備具豈皆邦土之為事乎事典一設事職皆舉庶務興百用備有司樂事勸功而民生在勤財用不賢則所以為富任生之道不果出于此哉六官具天地四時之義冬官于四德為貞為事之幹名之司空而實以事典順天時地利之歸藏收人官物曲之結裹為萬物成終而成始也此周公立事典于冬官之道也矣○附靈皋方氏曰司空之篇亡自漢以後無異議而晚宋元明諸儒乃分割五官以為事典自宋以後儒者好為異說以乖經義者多矣而此則號為通經者實階嗚呼是之謂不知而作也夫五官之事皆基於事典故洪範之述官政首司空而後及其餘而是經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正司空之職也尚書周官所謂居四民時地利則體國經野之實用也即是以求之則事典之本體昭昭然可見而羣儒之述不足辨也矣蓋惟司徒司馬與司空聯事而事各異方雖若有連而不相及也鄉師之職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致司空之辟蓋任役事者地官之民徒而興事任力則有司空之辟焉今其所謂辟者安在哉大司馬之職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蓋聚大衆故以司馬之法治植要以習軍中之壕壘然司馬日與慮事則主其事者非司空而誰哉川澮溝洫之積數遂人掌之量人量之司險設之而規五溝五涂之深廣相因山通川之地勢要縮道路以立關梁將式險易以傳衆力溝或以水激防或以水淫則司空之法也王哉侯國之封疆都鄙之室數大司徒制之大司馬正之量人量之職方氏辨之土方氏相之形方氏正共華離遂師辨其名物而鄉遂郊關以封域而別其遠近農土工商以作業而異其遊居城郭溝洛以鄉山避水而審其面勢測土深以求衆

順地防以行水春築堤防冬穡城郭則司空之法也其在他陝則事史無聯焉者社稷宗廟之位四郊四望四類以及山川邱陵皆行之兆小宗伯授之會同之壇司儀令之而正方攻位量功命事小宗伯司儀不與也王內之宮寢宮中之官府次舍司空作焉而後內宰書其版圖之數宮正宮伯比其官史人民士庶子之居刑市既成而後小司寇朝士大僕掌其政司市布其令倉府庾廩既成而後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倉人廩人按人度人儆其守市其兵甲既成而後巾車典路司常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辨其用其他禮樂貨之祭之器守藏服御之物莫不皆然惟天官之染人追屨人夏官之槀人疑可為事官之屬然王后世子之飲食衣服皆隸天官而聽于冢宰聖人有深慮焉染人以類從則所掌特宮中之染事耳兵器之用惟弓矢為多而易毀折故司馬之屬特設槀人以試之然日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則造之者方弓人矢人可知矣用此觀之五官之屬皆確乎其不可易冬官雖亡而以五官按之其職其事可班而列也又況鄉師所治之匠師儀禮大射之工人士梓人親禮之齋夫不屬於司空而焉屬哉昔朱子於謂詩序宜遊者終不與言蓋淺其道聽塗說不足辭而闕也故余推本司空之職事及與諸職聯事而不相及者使後世有以考而羣篇所分所繫之無考則存而不論焉○附按靈皐方氏所辨為至雍矣或疑尚書周官精註言周禮書未成而公亡又言冬官亦缺其說非與日九峰蔡氏謂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者不言此是去籍而亡自屬千載卓識若靈皐方氏實據聯事以有者而度其無蓋作時是如此未作時亦是如此但以止駁後人為撰之非耳亦非必謂周公之已作也則是二說自不相得矣

考工之屬

漢武帝時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以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可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略○疏曰考工記不知其作何人何日要在秦前故遺秦焚書韋氏袤氏等鉄也○希逸林氏曰冬官司空掌百工之事並之五官其屬亦六十此記只三十官名考工者以考試百工之事而記之也○又曰周禮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考工記又自一體其書贊出闕略不全不止華氏裘氏段氏等官而已但文字簡古聱牙必先秦書非漢文字之比也○廣鄉李氏曰考工記雖言治器相迹而每有盡性至命之文○附按記中三十屬或以人稱或以氏稱與五官序言異其為工官可知上官不見五官其在司空亦可知則以考工之屬為司空之屬理或有然也但記中官下序職則與五官文迥異其所言者皆各工治器之法今按其文精確詞義深奧非材智士所能力造疑仰古神明作述之人為之以立法藏于故府掌之司空則闕此考工之記本屬司空之籍未可知也若司空序官序職與五官並列者自應別有篇其篇既缺此記蓋較疏傳至獻王求冬官而應者

亦係是為冬官之書獻之王亦因其為冬官之書續之此又事之有然者然則以考工之記為即司空一官之文不可也以考工之記為絕非司空一官之文亦不可也此朱子記周設官之制乃以考工繼司空之缺而同五官一例提綱與

凡攻木之工七輪輿車廬匠弓梓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括摩之工五玉楖雕磬矢摶埴之工二陶旊

事官之屬六十此識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世名官者也盧矛戟秘也鄭司農云輪輿車廬匠弓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鮑書或鞄韗讀為運幰讀為芑楖讀如櫛摶之言拍也埴黏土也旊讀如放○附東巖王氏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水火金木土是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為八材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水火之材則運用此六者成之而已故不言工也○希逸林氏曰古者百工之事各命官以主之所謂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謙皆此等人也大抵古人制作皆有意義豈匠者能之蓋粗而器物自有道德性命之理不離乎日用之間主此官者皆通明義理有藏之士也○附按此節乃本記總記各工之文有類于五官序官也舊本節省未餘今以既另

屬考工記述補以提之為序三十工官之總目○又按注疏原本攻木之工作輪輿弓廬匠車梓括摩之工作玉楖雕矢磬今從下文朱子原本文序故并收記文與注焉○又按下文列目處車人之後又多一輈人

攻木之工輪人為輪

附王氏曰本記上文總序云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又云察車自輪始此古所以獨立輪人之官而記考工者以為首也○附按用之陳氏云總而言之謂之輪別而言之則輪之體有三轂也輻也牙也合三者而成名者也今詳本記下文皆言輪與制詳具為牙為輻為轂之法採木周內其外者為牙關中直指寮成者為輻菑輻中盧利轉者為轂以成一輪之工盡一輪之善而為輻共總目也

為蓋

疏只輪輻三十蓋弓二十有八器類相以故因合輪人為蓋○附希逸林氏曰輪人之職掌為輪者也又使為蓋者以蓋亦同體故亦為之○兆錫姜氏曰輪人為取之下與其上與人為車之中輪人為車之前與其內蓋亦各以其類為工也○附按下文皆言蓋之制詳共為蓋部為弓為達常為程之法蓋部上斗曰部即今織頸也弓蓋橑交入于部保曲如弓上胃以衣俗謂之傘骨也達常中柄曰達常上貫部下入桯者也程下杜曰程上舍達常者也以成一蓋之工並蓋之善而為蓋其總目也○又按此本記歷序工事之文有類五官之序職也舊本各條工首事論為職今依前列詳及之又輪人為輪之事記類首

其爲蓋有類五官專職之外有兼職會本亦單銖爲蓋二字今并詳及之

輿人爲車

附剛中鄭氏曰察車之道自輪始而作車實自輿始輿居中以載人有輿則一車之體成故輿人作輿而謂爲車○東巖王氏曰車制凡三當車中而載人者輿也次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持車前以抱馬者輈也輈在前以引輿猶手也輪在下以承輿猶足也輿在上而居中猶體也車以輪轅爲用以輿爲體所主在體故輿人正名爲車○附按下衡薛氏云造車始于輿衍以車制始于輿廣故詩人以權輿爲始輿兼隧式較軫軹轛以爲一體其數小大廣狹崇卑皆以輿廣起度此輿人專爲輿而衆材從之今詳下文皆言一輿之制自輿廣爲隧深詳具式較軹轛軫之度數及爲之之法隧輿之縱長者是也式前輿兩旁爲輢横輢間當輿前以馮者爲式也較輢上出式横設者是也軹較下直者横者是也輢軾下植者横者是也軫輿後横木是也以成與之工謡輿之謂而爲車其總目也蓋合式較軫軹轂以成輿故兼諸制皆在輿人職中合輪輿較以成車本職主爲輿輪人分爲輪輈人分爲輈共成一車而本職文又以輪崇車廣衡長參稱見全車之法故以爲輿該爲車言之○又按靈臯方氏云兩輈者較式之所托也不宜詳言輿制而備遺輈又不宜較間之本與轂末同谷疑軛字即輈字剩蝕而誤也疏謂較式之下別有植木横木末知何據較式宜貫于輈或陷置輈間不宜別有植木較式之下亦不宜別有横木也疑轛即輢之末上出于較而相對者今詳此兩疑極有理

車人爲車

附彥清毛氏曰凡車有駕馬者有駕牛者駕馬者二轅而兩馬君子所乘所謂五路是也駕牛者兩轅而一牛所以載物大車柏車羊車是也行澤者爲大車行山者爲柏車在平地者爲羊車三者異等鄭注以人車爲平地之車誤也○附按下文分言三車而詳其轂輻牙輪轅爲之異制各以長短大小之數準合行山澤平地之宜皆以盡爲車之法而爲車其總目也○又按既有輪人輿人輈人諸職又有車人言諸職乃乘車兵車田車駕馬者之制此職乃大車柏車羊車駕牛者之制按牛車職中所爲輪輻牙轂轂鬲與馬車職中所爲輪輻牙較輈衡其大小長短不可相併則制之各有度數此所以命之車人而別爲一工與但馬車有乘車兵車田車三等而輪輻牙轂轅衛之屬皆從同乃分三職爲之此牛車有大車柏車羊車三等轂輻牙輪轂鬲之屬皆各異乃總一職爲之又何也蓋乘車田車兵車皆有文物聲名所尚其制造自須精緻工巧非分工不足以器其按若大車柏車羊車皆用以載物者但取制度合宜完固任用而已其制自在容易故統于一工已足以任其事此車人所以獨敵也

爲耒

耒謂耕耒○附東巖王氏曰易曰揉木爲耒耒之爲物其體曲其用利象車之轅亦體曲而用以利耕器殊事類此車人所以爲耒也○附按下文先言曲直以制耒之體後言耜

句以制庇之用乃以利地事中地宜以盡爲耒之善法曲謂上首也直謂中身也庇讀爲剌耒下前面接耜者也○此序攻木之工車人之職而并序其兼職焉

輈人爲輈

輈張留反○輈車轅也○疏曰三十工無輈人之官以車事爲難故車官別主此職也○附剛中鄭氏曰自其可以左右挾而進則謂之轅自其能載任以覆爲戒則謂之輈輈猶舟所戒者覆也記列攻木之工七而輈人不與焉莅作車自輿始察車自輪始故輿輪之職特建而並列于七工輈于車制爲難而上承輿下接輪合成一車非關始事第別立一職而不分列爲三○附按下文皆言一輈之制合頸踵兔而通爲一輈之體頸自輿軓任正前穹曲而上至頸端持衡任兔至踵下在輿下踵後承軫兔下當軸通一輈之頸踵兔身與輪之軸與之軫軓正衡逆合而成頸者輈頸也踵者輈足也兔者輈身也其伏者爲伏兔軓式前也任正者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衡任頸下横木也軫輿後横木也軸轂間横通載者也故本職中詳其諸凡之制度及爲之之法以成一輈之工盡輈之善而爲輈其總目也此則序攻木之工輪輿車之職而讀人輈之職也

廬人爲廬器

附按汲陳氏曰鄭氏讀廬爲纑廬器謂柲也柲猶柄也○楚望郝氏曰廬籚通攢竹爲兵柄也○附按下文詳言戈殳戟矛各柄之異制一柄首晉鐏刺各分之異數準長短大小強弱之宜以中句刺擊之用以成一柄之善而總目之爲廬器

也首前上鐏也晉謂下鐏插地處也殺把中手把執處也刺刀前也

匠人

附剛中鄭氏曰梓匠輪輿皆工之巧而梓人與輪輿生能爲器爲車而已至于爲一工而從事斧斤者匠也其能事又大特此一工官主之

建國

附按此即周官所謂推王建國辨方正位也又按下文以水地之法審高下以眡景之法審東西南北皆建國之事綱也

營國

附東巖王氏曰作而立之謂之建言其始也周圍而治之而興造焉謂之營言其衆也○附按此即周官所謂體國也按下文詳言國城朝廟宮室門涂之制立崇尚之規模表等設之異數皆營國之事目也

爲溝洫

附按溝澮氏曰匠人攻木之工兼爲溝洫蓋匠人主造宮室凡道涂皆屬之而五溝五涂俱是制造地事一類故兼爲之統于一工官中○附按此即周官所謂經野也按下文詳言井出遂溝洫澮川之制及凡爲濟行水爲防止水之法皆爲溝洫之事目也

弓人爲弓

附希逸林氏曰古弓之爲器甚大兼文德武功之用者工三十官中獨記弓爲甚詳而序工亦先之○附按下文前詳言治弓材後詳言治弓體治材在和均幹角筋膠絲漆之得法治微任制敝簫眡柎敝之得宜簫謂弓末也隈謂在柎上下弓之淵深處也附弣弓梃管也敝謂握持手敝處也以成一弓安危强弱之善斯盡爲弓之職○又按本記原本前序攻木之工爲輪輿弓廬匠車梓後自弓人以下五工錯簡任搏埴之工旊人下且次第與前

木序亦亂今盡依朱子原本次序編之

梓人爲侯

附彥清毛氏曰侯以布爲之以皮飾之梓人攻木之工而爲侯者以侯待木而張故也○附按下文先詳言爲侯之制度定中躬兩舌兩網崇方廣狹上下之數後詳言爲侯之名物別皮布鵠正之用皆所以立爲侯之法中謂當中間設的地也躬謂上下夾中者也兩舌謂左右个夾躬者也兩網謂兩植木上下繫侯者也皮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侯者也布謂采侯布畫五采爲飾獸侯布山獸爲飾者也鵠謂以皮爲鵠形棲于皮侯中爲的者也正謂畫布爲正形畫于采侯獸侯中爲的者也○又按原本先筍虡次飲器次侯朱子提侯于前者蓋射以觀德德爲樂器禮器之本也

爲筍虡

樂器所縣横曰筍植曰虡○附東嚴王氏曰桲材之美可以爲禮樂之器故工能治材以爲器者謂之梓人○剛中鄭氏曰梓人爲禮樂之器不一此言其筍虡之法耳筍虡者鍾磬之縣也其横者爲之筍以其圓飾如竹筍之文樂之飾亦由此始故池其植者爲之虡以其中之虛而樂之聲所由以達故也○附按下文詳寫彫琢筍虡之工形容物象之神用能感發宏大清陽之和樂以蕭爲筍虡之導法焉

爲飲器

附剛中鄭氏曰非酒無以爲禮非器無以飲酒飲酒之器大小有度則命梓人爲之○匡氏曰梓人爲筍虡爲樂器也爲飲器爲禮器也○附按下文既言勺爵觚之容數以爲制器之度未及試器之法以示爲飲器之義

○攻金之工築氏爲削

今之書刀○疏曰秦時蒙恬造筆漢時蔡倫造紙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至漢猶兼用刀筆是古之遺法○附剛中鄭氏曰古凡所謂書者皆非筆也蓋爲刀而刻于上耳書刀名曰削作室言築築者欲其堅而已爲削以刻字非假鍊之堅其刀何以供用故名官爲築氏○附按下文言一刃長博假曲之體新敝可久之用以見爲削之善法

爲殺矢

殺矢田獵之矢○附說殺矢司弓矢所謂用諸近射田獵者也本記矢人矢凡有五夏官司弓矢矢凡有八而止言爲殺矢者近射田獵殺物深猛與其重而餘稍之○附按注言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工似脫誤在此也注說似有理○又按賈鄉李氏曰木工治氏爲三字當移置下文戈廣二寸戈字上殺矢刃長寸圍寸挺十之重三垸共十三字當在築氏爲削一條下玩築氏下文按云欲新而無窮正謂殺矢也矢不常用刃常新而不纏雖則利而能入敝盡而無惡乃謂削也削用多鋒敝盡而無惡敗則其用可久○靈皐方氏云削時砥淬無弊以常新言矢刃又不宜以敝盡言李氏此說不可易也則是爲殺矢雖當屬築氏矢○又按本記上文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金有六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依此則冶氏爲戈戟正其所執之上齊而殺矢與削同下齊宜屬築氏舊本但依記原文屬冶氏今從諸說改之

冶氏爲

戈戟

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戟今三鋒戟也○疏曰雞鳴擁頸以其胡曲似之○附說戈戟刺兵亦何兵也戈二刃子其胡也有枝旁出微邪者若子形然進則用其鋒以刺退則用其鉤勢以鉤戟三刃左右有枝鋒并直前戈小而戟大○附按下文言戈與戟通刃援胡內之數及其倨句長短之度以中勾刺之用乃爲戈戟之法也援謂刃直向上者也胡謂鋒之旁出者也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據爲殺矢當序築氏職內則爲戈戟乃冶氏之正職宜序入本工下矣舊本未錄今補

鳧氏爲鍾

附彥祥易氏曰鍾音尚羽鳧羽物也輕莫尚焉故爲鍾名鳧氏取其聲之輕也○剛中鄭氏曰此鳧氏爲大鍾之制所謂鏞也先王之制鍾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而生其行在西方其音尚羽積象樂器之宗也○附按下文言一鍾之制詳具鍾口欒銑鍾體于鼓鉦舞鍾柄甬衡鍾縣旋幹通體之名目詳其體之修廣銑柄之長圍縣之上下之度數論其厚薄侈弇之形以協鍾音清濁疾舒之宜皆以盡爲鍾之善法也銑謂鍾口不圜兩角名也于謂兩角間鍾脣上也鼓謂于上可擊處也鉦謂鼓上鍾腰也舞謂鉦上鍾頂也甬謂柄通直也衡謂甬上平也旋謂繫鍾柄孔以縣者也

㮚氏爲量

㮚古栗字○附東嚴王氏曰㮚有堅栗意爲量使四方萬世守以爲法而無易渝故名官謂之㮚氏○希逸林氏曰凡官名不可強說說者以桃辟不祥遂爲劍栗

堅也遂爲量皆強生意義說之染羽鳧之爲鍾如何可解○附按下文詳言煎鑄之精權準之常成一量身鬴臀豆耳升之制度脗合鍾律之元數乃以盡爲量之法也身鬴鬴謂六斗四升也臀豆臀謂量底者豆謂四升也耳升耳謂旁可舉者也

段氏

段丁亂反○闕○附按本職此工闕職舊本以爲鎛系其下未詳何據○彥祥易氏云段氏爲鎛器以序工知之凡農器耕以錢鎛以鎛獲以銍臣工詩曰庤乃錢鎛庤具也良耜詩曰其鎛斯趙刺也周家以農開國而後世以此告其成功宜記以考鎛爲首而段氏專其職今辨此據記前序工鑄盧弓車并言謂其磨歟車見攻木工職則鑄爲攻金工在段氏闕文中可知然于記未對見爲何工也故今仍記本文闕之○又按希逸林氏云段音鍛必鑄金之工今詳前㮚氏文似結于其銘詞垂永啟厥後茲器維則而止下有凡鑄金之狀一節無屬或即段氏中遺文亦未可知林氏說當據此也

桃氏爲劍

附按下文適言一劍中劍下而劍柄劍首劍身之形制度數而身莖長重之數分劍上中下之制以稍服劍者材力之宜以詳其劍之用乃所以爲劍之法也劍面謂一面兩刃名臘面有脊中分兩旁名兩從也劍把謂人握處爲莖莖下設鐔爲後如今刀劍末鐵圈也劍首謂劍把接刃處有盤形圓也劍身謂首以前也○又按本記在冶氏下今依朱子及前序編此

○攻皮之工函人爲甲

人附

溥趙氏曰函取包含之義甲能包裹人身物不能傷所以名函而官亦稱函人也○附按下文詳言甲屬札葉相續謂之屬多少之定數稱容制革上下同輩周闔合一之制及鍛鍊之精製作之善悉其利病以盡爲甲之法也容謂服者修短豐瘠之容也制革謂札之廣袤也上下謂上衣下裳也同重謂無偏重之患也周闔合一謂縱橫足身也

鮑人

附[redacted]汲陳氏曰說文鮑柔革之工○剛中鄭氏曰鮑人治革則字從革爲近當依故書作鞄○茅坐郝氏曰鞄以火揉革之名○[redacted]溥趙氏曰甲用生皮鞄人乃熟皮當是爲韋弁韠爲鞁約矢箙之類必柔白皮乃可用○附按下文詳言爲革揉治精之善如所云茶白柔滑無遬諸類有堅需之利無綏急之病乃以盡爲革之法也需讀爲懦

韗人爲皐陶

韗音運○鄭司農云韗書或爲鞠皐陶鼓木也玄謂鞠者以皐陶名官也鞠則陶字從革○附按楚望郝氏云皐與高通鼓長曰皐古者爲土鼓瓦匡故名陶後世合木板規之今詳皐鼓以革其質以木先鄭但言鼓木覺于攻皮無與後鄭不訓木而訓革從工事也皐陶鼓名皐有高義陶有穴中虛之狀義本上鼓解當然也○附按下文詳言鼓身長腹穹面徑中圍之數冒革調急之宜○參大小長短之制和疾舒近遠之聲乃以盡爲鼓之法也

韋氏

闕○附按此序攻皮之四韋氏之職也彥祥易氏云皮之生者爲革熟之則爲韋韋如韋弁服之韋上經鮑人之事治革而柔之矣

或者韋氏掌其用于弁服之類云耳

裘氏

闕○附按此序攻皮之五裘氏之職也彥祥易氏云大官有司裘掌皮之官此復有裘氏亦猶春官有典瑞此復有玉人也蓋裘氏掌制裘之皮○而掌皮總斂事以供國用司裘則掌爲裘獻裘專司王事也

設色之工畫繢

此序設色工之一之二畫人繢人之職也○疏曰畫并言者畫是總語以其繢繡皆須畫也下文謂之繡者亦須畫乃刺之○附東巖王氏曰模成物體則謂之畫分布五色而會聚之則謂之繢也下文所謂青白赤黑相次之謂繢也所謂山火龍鳥之類謂之畫也故司几筵有繢純之別○附按此言繢即虞書所謂作繪也下文言五采備謂之繡純即虞書所謂絺繡也書所謂以五采章施于五色者莫大于十二章之衣裳本職下又備詳五色之用與諸物象之取以爲其畫繢之事者其亦以章服爲首而統見于車旗宮室器械者言之與○又按記所序工總名設色之工五而分畫繢爲二鄭則爲畫人繢人二工可知此合二工爲一事下乃詳其畫繢之色與象而并不見所謂畫繢之物與法視他序工事殊不備也地錫美氏云二工職井闕記文畫繢之事云云但存發端之詞猶攻木攻金諸工之有總序也

鍾氏染羽

疏曰染人染帛在天官染人此惟染鳥羽而已夏采注云染鳥羽謂之夏采即此鍾氏所染也○附彥祥易氏曰鍾重羽輭染羽色欲其重也○陳氏曰鍾聚也染羽取五色之聚也○附按希逸林氏云官名出古人在當時必有說今既失傳豈可揣摩牽强解之今詳此論甚正○又按剛中鄭氏云禹貢羽畎夏翟徐州貢之其時尚質未文雖用或徵家至周制尚文凡旌旗車服之飾多用之其物雖輕而用重貢或不給此所以有染羽之法而特爲立官與今詳此齊時以立言爲合○又按下文詳其物料事功之用浸治色道之差以爲染之法也

筐人

筐音匡○闕○附按此序設色工之四筐人之職也或曰筐謂解匡以貯績者蓋掌麻績之屬與今詳下制掌湅絲若帛此掌湅績若布義似當然也

㡛氏湅絲帛

㡛莫黃反○附東巖王氏曰治絲帛而熟之謂之㡛其字從荒言治之使熟也從巾熟用爲設飾之服也○彥清毛氏曰染人掌染絲帛而㡛氏掌湅絲帛二官聯事以㡛氏之湅待染人之染先素功而後采色此㡛氏所以預設色之工○附按下文列言漚暴湅渥沃淺深詳略事功之用所以爲湅絲湅帛之法漚謂水漸也暴謂日乾也渥謂沃釋也湅謂湅白也涚謂澄出晞之也○又按舊本單錄首飾湅絲今補帛字

○刮摩之工玉人

附王氏詳說曰玉人一職與典瑞同但典瑞言其名以及其用玉人言其名而及其制蓋玉人爲之典瑞掌之也○附按[redacted]溥趙氏云鄭司農以刮摩之工謂玉工而不必專指玉矢人爲矢鏃磬人爲石磬亦是刮摩而上刮摩特施于玉者工爲多耳今詳此職工莫精于玉器莫尊于

玉故首之○又按下文詳具天子王后五等諸侯所用以祀巡守朝聘享聘女及致日土地治兵起度等事凡爲圭琮璧等器之名數及其目首邸英瑑牙之制度以紀之玉人之事所以備爲玉器之法也

楖人

側筆反○闕○附按此序刮摩工之二雕人之職也或曰掌爲楖之屬亦刮摩之事也今詳玉漆楖之用楖楖冠禮實楖于簞此器物小而用貴其器之用木而功在刮摩故設官于此工內爲之與

雕人

闕○附按此序刮摩工之三雕人之職也或曰當以雕琢玉爲職詩追琢其章是也玉人既掌爲圭璧之屬此其掌爲凡玉器者與或曰禮玉之器黼在玉人職中其玉人總掌名物之制雕人專掌雕刻之事如圭璧中所爲首邸英瑑須經瑑磨成者皆其工爲之分玉人之工事者與

磬氏爲磬

附按磬以石之側玉者爲之其制作中度全在摩上用工本職云摩其旁摩其耑是也故與玉人同在刮摩之工下文言磬體倨句之形股鼓博厚之數治上下之羨協清濁之宜乃以善爲磬之法也倨謂下一直也句謂上一曲也股即句在上謂外而者也鼓即倨在下曰內面者當繫處也上謂磬太上也下謂磬太下也

矢人爲矢

附東巖王氏曰夏官有槀人司弓矢此又有矢人者蓋槀人掌以財齎弓矢之幹結矢人之用者也司弓矢掌弓矢之法藏矢人之成者也○附按[redacted]溥趙氏云矢鏃乃金工所制是冶人爲之矢人特以其成鏃刮摩而用爲矢所以

列矢人于刮摩之工今詳爲矢矢鏃當在金工矢笴當在木工玩本職爲矢之法總在鏃笴分數均稱乃得盡善其或所爲笴鏃之分數微不相當非可施錘鍛斧斤惟用刮摩之工夫以如式成之此矢人不屬木金二工而屬刮摩之工也與○附按下文詳言一矢之制在鏃笴羽三者相合輕重長短之數無强弱殺之差乃所以盡爲矢之法○又按本記列磬氏後與前序不同朱子依此

○搏埴之工附

陶人爲甗盆甑鬲庾 搏音團一音傅埴時職反○甗無底甑○附諸記甗必有物爲底如今甑以竹箄之類陶人所爲五器燒土爲之甗甑以蒸盆以盛鬲以煑庾以量鬲如錡鍋盛水甗加其上火炊以熟物物熟盛于盆傾穀入甗甑用庾量多寡五者相須爲用皆人所用炊以爲食者也○附按下文列言其大小厚薄之數以見爲之之法○又按舊本單錄爲甗二字今依記文補

旅人爲簋豆 旅甬往反○以上七大職周禮六官○附剛中鄭氏曰泥之在鈞惟瓬者之所爲甄人合土而爲器即旅人也旅人能爲瓦器之方以工而成之陶人則以火而熟之簋盛黍稷器也簋有以木爲之者有土爲之者旅人爲土簋○賈氏曰豆盛醢實器也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附按下文言其大小崇厚之數升及圜底之度以見爲簋豆之法○又按旅人所爲器二記以列序爲文例本單錄爲簋今依記文補

右周官第三章 凡四條○又章下一條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言技謂此七者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 欲專其事亦爲不德 出鄉不與士齒 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 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亦賤○王制○附用之陳氏曰士以德技以藝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王嚴其分守如此欲人遠恥遷善也然古者教人必以六藝蓋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可也乃若無道德與仁惟藝是從君子所以賤之文王世子謂之郊人遠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禮運臣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此仕于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于家者非技也於此言之者因其類也○附按古人重道而輕技尚德而後藝故此不使之弁用防人臬本不修德行而賤稱技能之美也然此節特爲止以技鳴者立法耳若技不離道藝本于德亦豈不貴之尊之周官凡祝史射御醫卜之官皆士大夫爲之考工三十工亦官也士也先王立制上者躋之于大夫士之列下者退之不與士齒正兩盡之法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五終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六

東雍梁萬方廣逵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王制之己第五十六 建侯○凡六章

王朝禮十 建侯立國則有王朝制邦國之禮今取周禮諸官所掌及諸經傳記之言爲邦國法制禮樂賞罰征伐之事者集爲此篇○附按此篇舊本六節無名目今皆補其名焉又第五章司服典瑞巾車三條舊本在掌建邦國之九法一條後今以類序而次于典命條之後又取舊本第五節傳末賜樂貢士二條改從經例補入周禮大司樂禁聲禮記王制命教二條并接專征條下傳中尚書左國共七條更序次之又第六節孝經論語三條舊本居中今拔于前而以國語左傳次之

集補經

凡建邦國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今按見王制之甲篇王制內其與周禮不同者鄭氏巳言之矣○周禮地官○附按原注及辨記并詳見王制之甲篇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修

土方氏以土地相其宅 相息亮反○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量人以建國之法量其城郭宮室市朝道巷門渠 量音亮朝直遥反○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以上周禮夏官○附按量人匠人皆王官職中掌營王國事也而量人掌建國之法該天下分國則侯國制度皆在其所掌量法中而其法式亦具于匠人營王國者準之如城隅七雉經涂七軌有明文爲其一也

大宗伯大祝先告后土用牲幣 后土社神也○周禮春官○附剛中鄭氏曰大宗伯掌其禮大祝則掌告也

封人設其社稷之壝而封其四壝 壝維癸反○疏曰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

土立以白茅是封諸侯立社之法也○
周禮地官○附按此以周禮三官合編

右建侯國第一章章下凡五條

○匠人營國方九里考工記○附閒中鄭氏曰
匠人營王國據天子中城言先儒謂天子之城十二里也
上公外城比天子之中城以九里為節○附按此條詳見王
制之乙篇建國之儀章

○鄭氏曰公之城方九里宮廣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廣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廣五百步周禮春官典命注○附按原注作宮方九百步廣字皆朱子易之

○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疏曰三郊
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
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征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
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
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為遂遂人職云以歲
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
正遂為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
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
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
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
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
故以郊言之○尚書周書

○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為宮遂郊之門執禁以譏異服譏異言城或疑焉匠人云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天子
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此推說小國大都之城
方百步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三步三分之一非
也然則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為近可也或者
天子實十二里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尚
書大傳○附按此傳所言侯國城宮里數與鄭注里步之數
俱不合或謂其鄉遂里數恐亦有未然大抵作傳者誤以百
七十里五十里三等分土之說以差其為郊為遂為城為宮
之數約畧說倚制度如此而未究其實也今詳作傳者據百
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為說猶差近其實若更據周禮公封
五百里其食者半等為說則愈謬矣詳見王制之甲篇周制

章大司徒條

○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門曰皋門次曰應門次曰路門應應對之應○鄭氏曰有庫雉無皋應○附按此周官朝士注先鄭說注鄭氏後鄭也詳見王制之丙篇王朝章

其皋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

記曰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附按此記玉藻文

鄭氏曰天子諸侯皆三朝此內朝者路門外之正朝猶天子之治朝也路寢則猶天子之內朝而中門之外又自有外朝也朝直遙反○附按此玉藻注疏說取注疏者以諸侯門
朝經傳無文也周禮注禮記注疏合編○又按天子三
朝曰外朝曰治朝曰內朝亦詳見王制之丙篇王朝章此條
前言外朝在皋門內後言在中門外前言內朝在應門內後
言在路門外其義一也但皋當改為庫應當改為雉而天子
五門雉為其中諸侯三門雉亦為其中也○又按此章首言
侯國封疆社稷國野城郭宮門
朝之制統建侯開國之大規

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黼音甫依於豈反鄉音嚮莞音官純章允反繅音早○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其制
如屏風然於依前為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
為豳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緣也繅讀
為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為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
公等被冕服憑玉几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
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疏曰爾雅牖戶之間曰扆於扆處設黼白黑文為斧形以大版為
邸謂此斧版于扆即以黼扆為總名斧文近刃白近銎黑取金斧
制斷義凡數席法初在地者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附用之
陳氏曰爾雅郭注云西人呼蒲為莞莞小蒲也次席比次桃枝之
竹為之即書顧命之筵席也几所憑以安也王朝覲會同立而不
坐曲禮天子當扆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
而立是也然必設几筵者鄭注大宰職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苟
卿謂周公負扆而坐異
矣○附按此司几筵文

宗伯儐儐必刃反○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
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
此其畧也諸侯爵祿其在則於祭焉○附按王命諸侯則當入廟

伯內史策命之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
文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其文曰王謂叔父
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附按凡命諸侯及
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內史文周禮春官三職合編
右策侯封第二章一章下條○衛子魚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
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蕃方元反相息亮反○尹正也
於周爲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
姓諸侯車也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音黃○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父音
甫○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
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索素各反勺示灼反輯音集○醜衆也
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
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步回反○陪增也

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疏曰服虔云備物
國之職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纖扇之屬典策謂史官書策之法若傳所云發凡之類賜之使依法書時事
也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疏曰彝器蓋蹲罍俎豆之屬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
也與四國流言或逆散在魯皆命即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詩照反
皞胡老反虛起居反○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今按下文康
誥唐誥則伯禽亦書名分康叔以大路康叔衛之祖少帛綪茷旃旌少詩照反綪七
見反茷步貝反旃章然反○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疏曰周禮司常文通帛爲旜雜
帛爲物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爾雅郭注云蒨草可以染絳茷即旆也大呂
鐘名也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
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繁步河反錡魚豈反畛之忍反父音甫竟音境○畛

途所徑也略界也我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其王職共音恭○有閻衛所
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相息亮反○爲湯沐邑王東巡
守以助祭泰山○疏曰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相土之東若鄭祊田也會王東蒐則王巡狩亦因田獵以教習士聃
季授土聃乃甘反○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
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啟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
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唐叔晉之祖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
鞏鞏九勇反○甲名沽洗洗息典反○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
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疏曰杜云五官之長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
士司寇此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劉炫云此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使五官領此九
宗族於懷姓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也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

大原晉陽也啟以夏政亦以夏風俗開明其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
戎法定公四年春秋左氏傳○今按策命晉文公乃爲侯伯非封國也伯禽唐誥之篇今亦亡逸而康誥又非策命雖微
子蔡仲之命乃封國策命之辭也○附按此章正言命侯之制朱子錄傳備見分名器分寶器分民分土皆封國之始事
冢宰施六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
輔監古陷反參七南反傳音附○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
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謂家上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周禮天官
今按監疑謂天子大夫爲三監者蓋謂之邦國則固已有君矣但建牧立監以總之設卿大夫士吏以輔之耳○附禮記檀弓疏曰
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有五少卿爲大夫司徒之下立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事省立小司馬
兼宗伯事司空之下立小司寇小司空○嚴陵方氏曰牧公侯伯子男守土以牧民者監方伯連帥相附者五大夫貳三卿者各一
其二則小宗人小司寇也見子春秋傳者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宗人則夏父弗忌彙夏嘗爲之司寇則臧孫紇

宥爲之其不言小胥也冢宰職尊任重當以上卿兼攝而不別設
大夫故魯人謂季氏爲冢卿鄭備六卿有冢宰胥也○附按朱子
謂諸之邦國則固已有君矣從上文邦國字貫下尋
其文義則謂但建設立監以總之者爲確不可易
右設侯官第二章一章下條○牧誓曰司徒司馬司空左氏曰曾
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內則曰后王命冢宰
降德於衆兆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
焉○附按說具下今按中霤本未錄原註今補之文詳見內則篇事親事長章左氏又曰宋華元爲
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
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
華胡化反向所亮反少詩照反尚書禮記春秋傳合編二个
按牧誓所言蓋未克商時侯國之官故內則以冢宰敎而
鄭氏以爲諸侯并六卿爲三故以司徒兼冢宰皆諸侯三卿
之證也唯宋得備六官說者以爲二王之後得用天子制度

理或然也○附永嘉徐氏曰春秋列國宜制蓋無復先王之
舊宋制官之制置左右二師以擬三公而又有六卿無等甚
矣○附按命侯之後莫先于設
官有君有臣開諸治道之始
冢宰以九貢致其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
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詳見王制之一篇賦斂財用章
以九兩繫其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
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
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長丁丈反藪素口反○兩道籍
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
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敎民者儒
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敎民者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鄭司農云主
清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
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作者
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敎亦有廣掌其政令爲之屬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於
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富謂藪中材物○疏曰王者於邦國中立法
使諸侯以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解散也○周禮天官○附王
氏曰先王建諸侯五國屬有長十國連有帥三十國卒有正二百
一十國州有牧九州九牧之屬各有分地故云以地得民獨言牧
者舉尊以見卑也○靈皐方氏曰長者一官之尹[illegible]師[illegible]
位得自辟屬吏故曰以貴得民○文叔黃氏曰師[illegible]敎[illegible]
士也傳道授業者○與之王氏曰師以德行表率故得[illegible]
以義理敎詔故得民以道○橫渠張氏曰管攝天下之[illegible]
忘本須是明世族與宗法宗法立則人皆知統繫來處[illegible]
國家之本豈得不固○陳氏雜說曰先王綴民以族所[illegible]
如商之七族封康叔懷姓九宗封唐叔蓋以強宗大族[illegible]
齊家好尚足以率俗正有國者之所以爲治也○東萊[illegible]
云君之宗之言公劉整屬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illegible]
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如此如武王分般餘民懷姓九[illegible]
春秋翼九宗五正逆晉侯可見故家猶在晉執瞽子畀[illegible]
制邑立宗以誘其遺民當典型垂盡猶須立宗前此可[illegible]
大家係國重輕固結人心故有千乘之國有百乘之家[illegible]
維持相親如一體○方氏又曰主者卿大夫之家有采[illegible]
隸者地非所專食其毛利故曰以利得民鄉邑之吏如[illegible]

邑宰當官行法則民受其約束故曰以治得民友者四[illegible]
任卽任恤之任彼此相依則各以類從故曰以任得民[illegible]
皆有民獨舉藪者材物衆而聚民多也○臨川王氏曰[illegible]
皆有所兩則民心繫屬而不散故多寡死生出入移從[illegible]
治後世九兩廢人各自爲莫之統一民既散矣情離勢[illegible]
罔儕背泛然如萍之相値無不爲也○附按天下萬民[illegible]
非實繫屬之使有不可解之故何以安然聚守向領一[illegible]
在合之而已合之之法名爲兩兩者所以合也凡物之[illegible]
相須并持而不可離君之于民正當如是也太宰以八[illegible]
取義于馭馭者以車車以兩名治民者有道驅之行所[illegible]
有法持之立所以繫之以繫法名兩者與馭相因起義[illegible]
民之法建自王畿施之邦國而王畿萬民王所親治猶[illegible]
國則盡天下情勢愈分合之尤難繫之尤事故以其法[illegible]
中彌太焉建國封侯莫先立君五侯九伯之君皆以養[illegible]
牧有其地者也有封疆以域民有田里以授民民安土[illegible]
送死皆繫於其地而無他適之王矣凡建邦國既立君[illegible]
官長之書所謂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是也長有[illegible]
辨上下所以定民志民知貴貴之義皆爲名分所繫而[illegible]
心矣土地以聚之解位以統之可以得民矣而不明禮[illegible]
則民性不興民心不固也建國使之立學有掌教之師[illegible]

傳則秀民知道㮮民慕義中心說服而性命依之矣有國必有家
諸侯之大夫亦有家者也使之立宗奠世系畫宗子與合族之禮
則人深木本水源之思有不忍背去者矣大夫內有家外有邑世
祿之地即在井田之中其民通力合作以食其上其上世饗其邑
食毛利養與民共之祿一日不絕邑一日不敗而食祿邑者無不
有故主之恩矣民之在家邑者食邑之主繫之民之在鄉邑者治
地之吏繫之吏掌戒令政教馴習其民惟所命奉法守紀而無
敢越思矣凡此皆上之繫于民者也更有使民自相繫之法士爲
之同學農爲之同井工爲之同肆商爲之同市使各以類爲友則
羣萃州處少長肆業互相倚任有一日去其儕耦而不適者矣入
者王者統天下之民而分繫于邦國由國而邑而家而民伍自上
而下繫之者愈分愈細而愈密由民伍而家而邑而國而統于一
王自下而上繫之者愈合愈大而愈固此正小大相維之法也至
于在邦國中而不屬邦國者名山大澤不以封是財利之藪也則
設王官以掌之如虞衡之法與民公利而治以政令其生財之富
足使其地之民資以生聚而世守之此亦其繫之之所也此九者
王者通爲邦國立法使諸侯以此得有其民又即率其民以
奉王者與爲盤結不動斯得所謂久安長治之道也已矣○大
祝頒祭號于邦國都鄙祭號六號○疏曰邦國畿外諸侯都鄙畿中內三等采地大祝主祭號故頒之六號

兼有天地諸侯不得祭天地鄭據本經上成文而言也○附王氏詳說曰頒其所得用之祭號○大史頒告朔于
其國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曰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
以上周禮春官

右命侯典第四章凡三條○又章下一條

○記曰諸侯皮弁以聽朔于
大廟疏曰每月以朔告祖謂之告朔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聽朔又謂之視朔告朔又謂之告月諸侯行
此禮于大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司尊彝所云朝享春秋所云朝廟祭法所云月祭皆是也○春秋魯文公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朝直遙反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
朔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餼許氣反
傳曰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
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
朔愼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
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于朔
者感月始生而朝也朝朝上如字下直遙反莫音暮渫息列反○禮記玉藻春秋論語公羊傳注合
編○此章以奉王安民事神配天四大制爲侯國之命典在諸凡禮法之上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典命掌其五儀曰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
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
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亦如之以上詳見王制之戊篇周官章○司服辨其服曰公之服自袞冕
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
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詳見王制之庚篇冕弁冠服章○典瑞掌其瑞曰公執桓圭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詳見王制之辛篇圭璋琮璧章○巾車
掌其車曰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
封蕃國詳見王制之辛篇車旂弓矢章○附按此上先以諸侯儀命之制分邦國之等爲下諸禮法之所統屬○大
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平成也正也制畿封國以正邦
國封謂立封於疆爲界○附剛中鄭氏曰制畿即本職下文所謂侯畿甸畿男畿以下九畿是也封國即職方氏所謂封公方五
百里侯方四百里以下五等是也○附按封國即尚書所謂分土維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也職方氏文之妄說見王制之畢
篇周制章大司徒條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辨別也別尊卑之位○疏曰鄭注大行人云

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此設儀中惟有諸侯諸臣無天子之臣大宗伯九儀之命中兼有王臣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興猶舉也作起也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惰廢○附剛中鄭氏曰進賢謂諸侯有德皆加命爲牧伯興功謂諸侯有功者加地進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監古陷反○牧州牧也監監一國謂君也維猶聯結也○附剛中鄭氏曰牧八州之牧監卒正連帥以下相監臨者○附按言邦國則已有君矣上下文八句皆就君之已有國言無從中忽以一句言立君之理監者仍是前朱子所謂天子之大夫爲監之監蓋總統以牧分佐以監皆所以維持之也維亦爲維持注說監字維字皆誤矣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詰猶窮治也糾猶正也○疏曰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附剛中鄭氏曰禁如齊桓公葵丘五禁大都皆先王所立禁法用以詰諸侯者○附按此爲邦國制軍使爲奉辭伐罪之師用以詰犯王禁之邦國而糾之也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職謂賦稅也任猶事也事以其力之所堪○附東巖王氏曰施貢各以其所有所以任其財分職各以其所能所以任其力○靈皐方氏曰分職謂王巡狩征伐大小之國各有當承之職事春秋傳所謂各修舊職是也簡稽鄉民以用邦國簡謂比數也稽猶計也○附東巖王氏曰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簡謂選其強弱稽謂考其多寡然後其衆可用○文叔黃氏曰邦國民籍皆在司徒軍籍皆在司馬鄉民其精兵也簡其籍稽而用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則法也○附王氏詳說曰要害之地量其遠近均而守之與夫器械財用人民守之之法務得其平此掌固司險之事也○附按此名山大澤不以封之地其疆界或跨州越國爲大小邦所共承守者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比毗志反○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大司馬）又使其屬合方氏者達其道路津梁相湊不得陷絕通其財利茂遷其有無同其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壹其度量量音亮○尺丈釜鐘不得有大小除其怨惡惡烏路反○怨惡邦國相侵虐同其好善好呼報反○所好所善謂風俗所高尚○（合方氏）○附剛中鄭氏曰王者之心欲四海無異俗九州皆共貫惟恐其道路隔絕財利不通器用不齊人各私其所好而異其所惡故命官曰合方氏以合其不合者焉舉天下而皆同之以爲大一統之治也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撢吐南反語魚據反○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事諭說諸侯使不迷惑使萬民和說

之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附靈皐方氏曰犯令陵政則叛上之迹已著杜之者使鄰國不得交通環而攻之也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悖人倫內外無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附靈皐方氏曰殘止于誅身滅則并其宗祀盡翦亂人之類其或先世有元德顯功則建置族可矣○附按建侯先罷以法繼進于禮法立禮彰而輔法禮以御侯非威權不行兵者王者威權之柄也故九伐繼九法五禮而並列爲三大端○又按此條舊本言註見軍禮篇今以九伐所以正邦國爲制侯法非側軍法也移註于此并詳之○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附肇芳楊氏曰治功奮起謂之明治功猥瑣不煥發者便謂之幽○附按此唐虞所立百工考功賞罰之常法在周官即三年大計吏治而誅賞之法也書傳專以施于邦國諸侯者言之故茲篇錄爲建侯之法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鈇方于反鉞音越○附禮記疏曰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宗伯註云伯侯有功德者加命

得專征伐賜鈇鉞則謂上公九命者然後得專討○彥醇馬氏曰征與殺王者所以致天討弓矢鈇鉞皆王者所以致天討之器諸侯臣無有作威所用惟君之賜而已以征對殺則殺重以弓矢對鈇鉞則鈇鉞重諸侯之出討有罪未賜鈇鉞則有所不敢殺亦征之而已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瓚才旦反鬯敕亮反○附禮記疏曰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鬯者釀秬黍爲酒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春秋傳曰魯賦八百邾賦六百以屬於晉由是也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子之國資取也○附彥醇馬氏曰記曰獻熟重于祼是鬯爲禮之至天子未賜圭瓚諸侯不敢爲也○希聖周氏曰資鬯于天子者示其所以事神明者不足于已而有待于上也○又曰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孼伐其宗雖有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孼魚列反○孼支子也宗適子也征伐也○附按孼伐宗如晉曲沃伐翼侯之類有請有字疑作不諸侯之有不率正者天子絀之絀音出○率循也正政也一絀少絀以爵謂三年時也言少絀明以

原缺第十一、十二葉

瓛也再繅少繅以地謂六年時也三繅而地畢以上尚書大傳○附按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是有加賜弓矢賜鈇鉞賜圭瓚皆以待夫非常之功也與九伐之法用以待夫非常之罪同凡不以時舉者同為大法至于考績黜陟有賞罰之常法則三繅其常罰也又如來朝則賜以車服有功德加地進律其常賞也皆具王朝禮篇中茲不復錄

○天子賜諸侯之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柷昌六反○將執以致命柷敔皆所以節樂○疏曰柷之節樂節一曲之終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本龍○龍注東萊陳氏云柷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鼗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謂惰慢不恭○周禮春官○附剛中鄭氏曰諸侯禦一國之風不謹于聲樂之際鼓淫放蕩流入邪淫國亦因以亡矣始建國必禁焉防于未然之前○嘉會李氏曰四者之聲于新封禁之樂感人深淡肌膚淪立國之初當尚中正善民心于始也○王氏曰淫聲不正過聲不中謂高躁之聲凶聲不善謂殺伐之聲慢聲不肅謂流散之聲○附按賜樂與禁聲其義相表裏其法相維持孔子于為邦立法樂尚韶舞之後即繼以放鄭聲先王之意也此條舊本未輯今補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曰頖宮本篇○附臨川王氏曰學不可一日無于天下然教必命之天子所以一道德也立諸侯未有不命之教而不得立學者立國必資禮于天子即所以命之教也○附按命教乃建侯立國一大禮也與賜征賜祭賜樂並列舊本以入學制于此未錄今補小學在公宮南之左以下詳見學制篇法制名號之略章○又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者御侯之柄大也錄賜樂命教並見之

○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好呼報反○尚書大傳○附按三適者進爵益地三不適者黜爵削地此亦考績賞罰中之一法為侯國進賢大典並錄備之

右御侯禮法第五章凡十四條○又章下凡八條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甘誓曰王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扈音戶勦子小反○尚書夏書○補注九峯蔡氏傳云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縣汨五行而殛死況于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附按此天子親征也

○大禹謨曰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蠢春允反○尚書虞書○補注九峯蔡氏傳云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

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氏昏迷不敬侮慢于人妄自尊大反棄正道敗壞常德故我以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于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附按此天子命朝臣征討也

○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肇音兆胤引證反○尚書夏書○補注九峯蔡氏傳云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

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羲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于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剪羿羽翼而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簒夏豈待至其子相而後敢耶胤后者諸侯入爲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蓋甞反弗集房之時羲和爲曆象之官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形而已哉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覇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而其義迂也○附按此天子命諸侯爲王帥者出征討也

○文侯之命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秬音巨鬯敕亮反卣由手反彤徒冬反○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自中鬱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赤盧黑也馬四匹日乘○尚書周書○附九峯蔡氏傳曰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于東鎬平王以文侯爲方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附

按此以下天子命諸侯征討也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音祚○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旂音祈旒音流○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路鉤樊纓九就龍旂畫交龍於縿也正幅爲縿旁屬爲旒鉤婁頷之鉤樊馬大帶纓當胸削革爲之皆以五采罽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國語齊語

○僖公二十有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侯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侯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人濮音卜乘去聲○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父音甫○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輅音路○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疏曰周禮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凡兵事韋弁服金輅祭祀所乘其大輅之服當謂鷩冕之服戎輅之服當謂韋弁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玈音盧○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矢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賁音奔逖敕力反慝吐得反○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重直龍反稽音啓○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春秋左氏傳○附按舊本先文侯之命次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即次以僖公二十有八年又次以大禹謨曰乃次以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又次以胤征今細繹其文意以天子親征與所命之不同而次第其序有如此

○諸侯朝正於王朝直遥反○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樂音洛湛直減反○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

千以覺報宴愾苦愛反○敵猶當也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文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夷狄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遺維季反○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莊公三十一年春秋左氏傳

孔子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孝經○附按此首示侯保國之德○又按舊本載詩詞今從朱子孝經刊誤去之

○又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音導乘去聲○附朱子集註曰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

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故愛民必先于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論語○附按此示侯行政之本○又曰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爭音諍○孝經○附按此示侯置諫言之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箴音針長丁丈反耄莫報反舍音捨在朝於朝之朝直遥反道音導○言謗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賁音奔○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宁直呂反○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

誦訓之諫誦謂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附按西山真氏云誦訓主誦書之官今詳見周官有士訓誦訓訓方等官名可證居寢有暬御之箴暬音薛○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道音導○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大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矇音蒙○御進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毛詩敘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附按朱子詩集傳曰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又曰董氏云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叡悅歲反○國語楚語○附按此示侯能求諫誦而必為有道之君○又按朱子錄此條于抑詩集傳叡作睿○衛獻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

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貳卿佐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皂在早反暱女乙反○側室支子之官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為詩以風刺○疏曰采得民詩使瞽者歌以風刺非自為詩也國語瞽陳樂曲獻于工是言瞽為詩事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疏曰箴諫之辭或有非詩者如虞箴之類詩必播之于樂箴或直誦其言歌誦小別故工瞽異文也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疏曰庶人卑賤不得諫諍得外誹謗之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諫之類也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

所貴尚○疏曰此非欲諫君但觀所陳則貴尚可見在上審察其過足以自改故亦為諫類則齊驕之比是也○附按商旅亦庶人也商人貨于市旅人行過于市故承上文庶人謗字而言于市謂謗于市也國策曰有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故此謗與庶人同而于市則為所專也注解似迂濶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附按自王以下謂王及公侯伯子男也父兄子弟先就家人最親者言史瞽工又就小臣之卑近君者言至于大夫士庶人則統有位無位者而皆盡矣乃猶必及於商旅百工蓋合一國中無人不有愛君之心即無人不有諫君之責言路至此開闢極矣其君之明哲聖神也宜哉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在由反鐸徒各反徇以俊反○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遒人徇路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夫音扶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去起呂反○附按困民之主謂困民之君也與上民望相左匱神之祀與上神主相左百姓絕望承困民句社稷無主承匱神句又以絕望無主言其害

無用而當去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從于用反○肆放也○襄公十四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此示侯若違諫輔而即爲失國之主○又按天之愛民甚矣以下五語又將神民串說側重民上言神亦爲此民也豈有使之肆然于民上以虐民之理淫即上之過度棄性即上文之失性與上文作一反照而決其必不然言民之出之即可知天之先欲出之也見此出爲君之自取以終或者其君實甚之意○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諗音審適音嫡○閔公二年春秋左氏傳○附按此示侯以亂國之本當痛戒之

右謹侯度第六章凡六條○又章下一條

○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

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强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君見弒其子得立何以尊君防篡弒也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不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兩食之何附按盛德人人字疑當作入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附按此引王制四語以答得兩食之義下文又因食采而旁及之天子太子食采者儲君嗣主也當有上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與諸侯封同故禮曰公仕大夫子

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知百里也附按公仕大夫子未詳此屬何禮篇內語且五字亦大費解又與上下文義難通疑此句有脫誤公卿大夫皆食采者示與民同有無也世子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土者天子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父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此條未詳何書附按錄此爲侯國嗣位繼世之義例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七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王制之庚第五十七 名器上 凡四章

王朝禮十一 王者所以立制者名與器二柄而已傳載孔子之言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甚言其重也其文其物散見於各禮制中今捃而裒之取周禮諸官小戴禮諸篇言王侯卿大夫士后夫人妻妾之稱名及朝祭冕弁冠服以至裘褐深衣之制集為名器上篇○附按此篇舊本二節無名目今訂為四章而補其名焉

集補經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朝直遙反○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疏曰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為天所命子養下民此尊稱也予一人者王自謙損也臣下謂之一人者所以尊王也○附藍田呂氏曰名者人治之大不可以不正也一人之身而名有異內外尊卑人神死生之際名之所由別也此章以下記自天子以至士諸凡名之所別正名之義於是著矣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阼存故反○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附按注言祭之郊內以云外也不敢以外之天地社稷同於內之宗廟卽尊遠不同親之義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畛之刃反○畛致也祝告致于鬼神辭也曰有天王某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畛或為祗○附嚴陵方氏曰望秩之禮必於野外故以畛言之畛田間道也祭於畛而謂之畛猶祭於郊而謂之郊也天子適諸侯非其常蓋有時矣故於此時言有○附按呂氏謂有司致祭不敢名居而告神又不可無稱也疏云甫者大夫美稱鄭謂為且字者未斥其人且以美稱配成其事假借此字也

崩曰天王崩 史書策辭

復曰天子復矣 始死時呼魄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

告喪曰天王登假 假音遐○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附藍田呂氏曰假至也猶易謂假廟詩謂來假莊子亦云登假於道是也體魄則降魂氣在上詩云三后在天書云殷先王在天言其精神升王于天也先儒以假為遐音恐未必然○草廬吳氏曰登猶言升陟假與遐同尊之弗敢言死但言其升陟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附按陳氏云遐乃遠貌之義登遐言所其升高遠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謂其往而不反也○又按漢稱大行皇帝大行字平去二聲分解所謂一往不反者義屬平聲若去聲則又大行受大名之說矣舊來兩混陳註槩引為說亦誤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措七故反○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附藍田呂氏曰考之禮經未有以帝名者史記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遠據世本當有所考至周有謚始不名帝與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 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附按詩書所載予小子不必未除喪之稱而天子未除喪不自稱予一人者則亦以此自稱是一義也其若康王在喪亦稱予一人釗則又以在喪而名為義

生名之死亦名之 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附按陸氏云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不稱天王而稱子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非稱小子王之謂小子王者天子在喪之稱號其得謂之名乎蓋皐方氏云記多據春秋所書以為典法此卽據王猛生卒皆稱名而與成君異也○附按自君天下曰天子至此言天子稱謂之官

五官之長曰伯 長丁丈反○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

是職方 職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或為氏○附藍田呂氏曰唐虞內有百揆四岳聽百官府之治者謂之百揆考諸侯之治者謂之四岳四岳雖主治諸侯而亦處于內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謂之二伯卽唐虞之四岳也此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者舊說殷制伯卽四岳二伯之任也五官卽周六卿也五官之長卽周三公也周官立三公於六卿之上卽五官之長也二伯者天下諸侯之長也職方者如周公左召公右各主治其方也○附按記上文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註云殷時制故呂氏舊說為殷制

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 擯必刃反○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附按此擯當如

周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王命諸侯則儐之擯謂爲天子擯禮時也如注疏說則是擯介傳辭稱此二伯之呼三公二伯皆在朝者無與王爲賓主禮時從何有擯介傳辭事邪嚴陵方氏援尚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爲二伯職方擯於天子之解當如其類償時爲天子治事或有所稱告則以天子之吏云耳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內○附按此內外諸侯異伯叔之稱重內也覲禮於外諸侯又以大小國分伯叔之稱者尊大也義分兩係○又按陳氏謂於君公皆爲自稱伯今詳經傳無自稱爲君公者則自稱二字似祇言本何類下文於外曰侯無自稱字可見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

長丁丈反○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

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倂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之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爲牧○附游氏曰九州之長即八伯兼王畿而言故謂之九也九牧之職各治其州之諸侯二伯之職分治九州之牧書曰以倡九牧是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乎子是以同名曰子

於內自稱曰不穀

與臣民言之辭稱穀善也

於外自稱曰王老

咸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附藍田呂氏曰不稱寡人辟中國諸侯也於外所統四夷之中自稱王老嫌其遠於王化故以王明之亦榮於中國之合以鎮四夷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疏曰小侯四夷之君非爲長者也入王國自稱曰某人君卑人介人是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見賢遍反○謂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主請覲○疏曰某侯者國名某者人名註嗇夫出覲禮文嗇夫蓋爲末擯承命於侯氏末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也

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

謙也於臣亦然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

適音的○凶服亦謂未除喪○疏曰適子孤者擯者告賓之辭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稱國者遠辟天子○附藍田呂氏曰天子繼天而王故於郊祀百神稱嗣諸侯不敢言繼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故稱曾孫明已之有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也

死曰薨

亦史書策辭

復曰某甫復矣

某甫且字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

見賢遍反○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

言諡曰類

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諡者序其行及諡所宜其禮亡○疏曰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境故得見也若未葬未正君臣雖人子巡守亦不見也言諡謂將葬前使人請於天子王薦云請諡必以其實爲諡類於生平之行也今按鄭旨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此類聘問之禮而行也○附用之陳氏曰諸侯既葬見天子變禮也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天之常禮曰類於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於社稷宗廟則嗣子之朝王大夫之言諱非朝聘之常禮謂之類宜也○藍田呂氏曰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類先君之善而稱之不誄請諡於天子故亦曰類○附按自五官之長至此言內外伯牧諸侯凡稱謂之名舊本首進記文五官致貢曰享一句錄編按五官無貢享禮歷來解此文者皆未安今以不在稱名義例內刪之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使於使者之使色吏反○繫於君以爲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

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爲士曰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

自稱曰陪臣某

陪步回反○陪重也○疏曰陪臣者其君爲王臣已又爲君之臣故曰重臣也

於外曰子

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附嚴陵方氏曰此據春秋書而云然其實諸侯之大夫無於外稱子之禮春秋書齊高子仍魯史之誤而未及正也

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疏曰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附藍田呂氏曰臣子於異邦稱其君曰寡君故大夫自稱於異邦則曰寡君之老此云於其國者蒙於外之辭亦謂異邦也曲禮○此係朱子截取纂合○附按自諸侯使人至此言卿大夫爲使稱謂之名○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

謙自別於人而已○疏曰此云自稱曲禮註云擯者辭則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附按注言謙自別於人者其得禮之意陳云一者無對之稱恐非

伯曰天子之力臣

伯上公九命分陝者○疏曰此伯自稱於諸侯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守手又反○疏曰此諸侯對天子自稱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亦當然也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曲禮所云

諸侯之于天子曰臣其侯某是也 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 邊邑謂九州之外○疏曰此九州之外自稱於天子也若使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曲禮夷狄戎蠻雖大曰子是也

其於適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附按小國之君曰孤卽曲禮云庶方小侯自稱曰孤也曰寡人句承上文諸侯言曰孤句承上文邊邑言以寡孤別義擯者亦曰孤者亦稱已君爲孤與注云大國君自稱寡人擯者曰寡君一也疑亦曰孤君亦與鄰國接見擯者稱已君之辭若疏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告天子恐無此禮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 適音的○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疏曰此上下大夫世子在已國及出使往他國稱謂之異上大夫卿也自於已君前稱下臣臣名稱下臣某也若出使他國在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賓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云寡君之老雖以擯爲文其實謂介擯介之通稱也下大夫對已所稱名而已不敢稱下臣卑遠于卿也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

世子對已國君稱名擯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也

公子曰臣孽 孽依註五葛反○孽當作櫱聲之誤○疏曰櫱是樹生之餘物若木之有孽謂對已君也○補注陳氏曰適而傳世者謂之世子餘則但稱公子而已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臣 傳陟戀反遽其庶反○傳遽以車馬給使者士臣于大夫者曰私人○疏曰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已對君言也大夫家人稱私此士不與大夫爲用故對大夫稱曰外私○附嚴陵方氏曰士仕于家者則稱私人仕於朝者則稱外私以其外于私而從公故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其聘也若魯成公時齊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疏曰謂以已之屬爲擯相無問上大夫下大夫擯者皆稱名蓋以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賓必及反○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爲賓謂作介也往之也○疏曰此謂正聘之時則公家之士爲擯不用私人之稱○玉藻○附按目凡自○國君稱以下至此言天子以下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名

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姪大結反娣大計反

相息亮反長丁丈反○雖貴于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疏曰世婦謂兩媵也次于夫人而貴于諸妾姪娣從妻來爲妾也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爲娣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 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土地者○疏曰大夫有地雖同田君而子在喪不敢同天子稱也○附按東涯陳氏云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避嗣天子之稱又按呂氏云君大夫之稱未之聞則此或分目兩項人與

不敢與世子同名 辟僭倣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世或爲大○疏曰穀梁傳云衛齊惡衛侯惡何爲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嬪音頻○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于王之燕寢妾賤者○疏曰周禮嬪在世婦上又無妾之文今此所陳與周禮不次者或記雜夏殷言之

公侯有大夫有世婦有妻有妾 貶于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疏曰敵體一人正者爲夫人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其數二人妻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妾者謂九女之外則有其妾如上文云天子八十御妻之外更有妾不入百二十數也○附用之陳氏曰天子之后王妾凡六

等諸侯之夫人至妾凡四等降殺以兩也

天子之妃曰后 后之言後也

諸侯曰夫人 夫之言扶也○

大夫曰孺人 孺之言屬也

士曰婦人 婦之言服也

庶人曰妻 妻之言齊也○疏曰妃配也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尊卑通稱也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 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疏曰畿外諸侯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時事見謂衣見獻陳之屬○補注陳氏云不老稱不足以任事不以婦稱非所以事人故稱老婦應氏曰年高者固可稱老婦其始嫁者宜加何稱則亦曰婦而配以卑小之名耳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 謂饗來朝諸侯之時○疏曰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知前有夫人享法也◎附藍田呂氏曰寡小君臣下稱也諸異邦之辭稱其君爲寡君也○嚴陵方氏曰自字衍助祭夫者夫人獻尸不過薦璋致敬大饗薦其籩豆酒醴無與賓客通言道也況寡小君乃臣下所施于君夫人非夫人所得自稱如夫人弔于諸臣也視世子而踊古者男女有別雖禮之必不可廢者不過以禮相示無稱接語言者此可知矣

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于其君稱以接見體敵嫌其

ㄱ以上三條曲禮ㄱ此條朱子纂合次第ㄱ附按
自天子有后至此言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名

右稱名第一章 凡五條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旒力求反邃雖醉反卷音袞ㄱ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疑畫輔龍故謂之卷ㄱ疏曰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天子之冕前後各十有二旒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一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冕以板爲之延用三十升布染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天子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故云前後邃延也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朝直遙反闔胡臘反扉音非ㄱ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者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

以文王武王ㄱ附元輔陸氏曰案國語云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哉冕云大采謂袞冕小采謂黼冕韋昭從鄭以大采爲玄冕於心宋則無以言之矣ㄱ彥醇馬氏曰周之朝日王搢大圭執鎮圭之藻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田方其璪贅紫某牲幣尚赤其樂黃鐘大呂舞雲門禮典祀天神上帝者大槩同矣服不以袞冕而以祀羣小祀之玄冕豈所謂稱也天子大采朝日虞氏以太采服冕其說是也記稱朝日玄端蓋非以禮鄭氏易端以冕而素周禮亦誤也ㄱ用之陳氏曰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既冠服玄冠玄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特牲禮主人冠玄端公西華曰端章甫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以至晉侯端委入武宮晏平仲端委立虎門此施於冠者也ㄱ附按鄭文冕服有玄冕之名無玄端之名至冠服乃以玄冠稱之玄冕弁服之下其謂之端者注家所謂衣袂制與袂廣袤等取其正之義也冠服用布古布幅二尺二寸用爲衣制之方而因以端名用之至冕服用帛五服皆玄衣上四服有章數繢於衣上各以其章名判玄冕一章惟刺于裳而衣無繢故獨以玄衣而名玄冕也却無玄端之名凡古衣所謂端冕者疑通指五冕之衣而言古人禮服未有不制爲方正者古布帛廣狹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幅之度二尺二寸冠服取之爲方布幅之廣無文舊說爲二尺四寸則冕服之爲玄衣者亦取之爲方義有然矣此端冕之所由稱耶然冕冠皆端服而以玄端名者則在冠而不在其冕非有首著冕而身著玄端布衣之服也鄭注以此玄端易從玄冕自析說者以此玄端即爲玄冕恐反有未詳也ㄱ疏曰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扶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耳於尊常則居燕寢也ㄱ附按嚴陵方氏曰諸侯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大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天子亦當爾處路寢門中特聽政于路寢居食與宿仍在燕寢也以禮文側之古人必齊喪之期治宿于路寢文王世子篇公族以刑死者君爲之變素服居外此類即宿路寢也王六寢路寢一以治事小寢五以休息若平時以人君聽治之所而日食宿一燕休焉非所安矣今按此閏月之禮與周大史史詔王居門終月一禮連事也此以閏月聽朔于明堂門言彼以閏月聽政于路寢門音平月聽一政聽一朔皆于路門之內堂上以閏非常月故變易其處於門者取一闔一闢往來不窮猶閏月變通順時成歲之義也門有兩扉所以出入君在門中無膚出入故闔左立右以右爲主位故也以月朔聽朔日立以日聽政言故曰居聽朔一日禮大故立而不居聽政終月禮常故居而不立言各有所在也閏月禮文之可據者常如此其他明堂之居制則見月

令篇路寢之制則見文王篇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 朝直遙反餕音俊少詩照反大音泰ㄱ餕食朝之餘也奏樂也ㄱ疏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朝食䟽因敖羞身體故著朝服至日中而餕之食還著皮弁詳見後

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ㄱ馳以支反ㄱ上水求反

爲上餘之其次之

卒食玄端而居 天子服玄端燕居也ㄱ附彥醇馬氏曰玄所以體道端所以正德天子燕居亦服之也者先王之體入虛如有人燕居如有神此所以不愧屋漏也ㄱ附按本篇採錄諸傳記文以爲名器服物之徵今于舊本錄注外凡疏文及諸家說有闕名器義理制度者採之其他釋凡文者悉不錄入若此制論閏月一條則文禮文中大端自來舊說多未安因詳之識之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其言春秋尙書俱存者

御瞽幾聲之上下 瞽音古ㄱ瞽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ㄱ補注陳氏云ㄱ諸御古侍卿之樂工也祭樂聲之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ㄱ

玄端以祭 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國也惟魯與天子同ㄱ疏曰按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階ㄱ附此謂祭文王周公廟得用天子禮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也ㄱ附按彥醇馬氏曰天子冕而祭皮弁而視朝諸侯裨冕而祭之亦稱

貢以朔祭統曰君純冕立於阼階又曰君衮冕立於阼階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祭統所謂純冕者絲衣而冕五冕服皆然豈如玄冕所謂衮冕者亦豈獨魯冕乎諸侯之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之其相見亦用朝王之圭籍豈祭不以朝王之禪冕特降之從冕可乎殆不然矣今按禮文國君衮冕以祭自爵命極上禮盛者言之如二王後及魯是也其次諸侯註家總據玄冕而不用禪冕者其亦大夫冕而祭公弁而祭已士弁而祭公冠而祭已義例蓋不敢以祭已廟之服同於助祭君廟之服故也若例以廟祭之服從尸之所服則諸侯之祭先公當各以爵命禪冕之服亦其義也馬氏說亦有因矣

用禪冕以朝 朝直遙反下同○朝天子也禪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疏曰按覲禮云侯氏禪冕鄭注禪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埤是以總云禪冕○附彥醇馬氏曰謂之禪冕者公之服卑於大裘侯伯而下又卑焉故也

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皮弁下天子也○補注方氏云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殿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疏曰朝服冠玄端素裳者玄端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若士以玄以黃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附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緇帶黑繒帶也素韠白韋韠也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朝服以日視朝凡染黑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疏曰素裳者經不言裳裳與韠同色素韠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衣不言色者禮之通例衣冠同色其色異者經即別言之爵弁服純衣是也引天子諸侯視朝之服者以在朝君臣同服證此玄冠朝服是諸侯之士也○冠者既冠以玄冠玄端爵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註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皆爵韋爲韠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疏曰以其正幅故得端名朝服之衣易其裳彼素裳而此易以三等之裳也所引玉藻之文彼注以爲玄端之韠韠同裳色士裳三等爵亦雜色故同用之若然則大夫之玄端素韠當爲素裳乃與朝服不異禮窮則同也○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玄疏曰冠端玄謂玄冠玄端也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不玄端則朝服是玄冠一冠冠兩服也○附三山楊氏曰朝服十五升緇布衣而素裳但六入爲玄七入爲緇大判言之○用之陳氏曰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主人朝服冠者服玄端雜記公襲朝服玄端一襚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則朝服玄端異矣鄭氏釋儀禮謂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釋玉藻曰朝服冠

玄端素裳其說皆無據○附按朝服玄端之制無從考註家據經互牽爲同服異裳之說而以韠裳同色證朝服之爲素裳玄端之爲朱玄雜裳其實於玄端不無素裳大夫素韠是也於朝服不無緇裳特牲記朝服玄冠緇帶緇韠是也是其說已有難周矣宜後儒議其非是但無復辨明則其援引解釋之詳自不可沒也爲之具錄原說並附後之異論俟好學者考焉○補注陳云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大夫以上皆侈袂三尺三寸

朝辨色始入 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

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 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

夕深衣祭牢肉 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附農師陸氏曰諸侯言夕深衣舉輕天子言卒食玄端而居舉重互相挾則天子夕亦深衣諸侯卒食亦玄端而居深衣叔祭牢肉之上則夕亦以此食矣天子言卒食玄端以居所謂朝玄端若夕深衣如此文燕居之時也天子亦深衣易曰君子以嚮晦入燕息若端朝事也

朔月少牢五俎四簋 簋音軌○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粲稍各一盆而已

子卯稷食菜羹 食音嗣○忌日貶也 **夫人與君同庖** 庖步交反○不特殺也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故謂祭祀之屬 **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遠于萬反○踐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以上玉藻○附按陳氏云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天子之大夫有故得殺牛此無故不得殺羊謂諸侯之大夫也故謂祭祀及賓客饗食之禮祭禮有射牲之文此言弗身踐亦謂尋常也

○**弁師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 紐女九反○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縱其舊象與○疏曰古者積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於冕之上下延即是上玄者紐綴於冕兩旁垂之與武旁孔相當以笄貫之使得牢固也凡冕制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按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玄下朱覆之前低一寸二分得冕名冕則俛也以低爲號也○附春秋正義曰冕俛也後高前低有俯俛之形蓋以在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之意○用之陳氏曰司服之服六而弁師之冕五者大裘衮衣同冕猶后首服同副也按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家語曰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服裘以臨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則王之配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故同冕○黄與馬氏曰鄭氏謂大裘之冕無旒如此則是以大裘為一服無旒者為一冕是有六服亦有六冕然冕之無旒者乃一命之服蓋子男之大夫服之其等至卑以天子祀天之服而下同之可乎其義不得矣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繅音藻笄古兮反紘音宏○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絢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旒閒蓋一寸朱紘以朱為組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為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疏曰言五采繅十有二者此據衮冕而言謂藻繩十二道為十二旒也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玉有五色於一旒上以五色玉貫之每至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玉之五冕繅旒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每旒皆十二也紘屬兩端於武者以一條繩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相笄上繞之垂餘以為飾法據並貫武故以屬於武言之其實在笄○附按文叔黄氏云康成以繅不言皆有不言者非也又以十二句絕就字下屬亦非五采繅十有二就衮上玄冕朱裏延紐皆字十有二就下又有皆字謂每就十有二玉也祭則天子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繅旒十二就就皆十二玉王笄朱紘是則一冕耳而曰五冕者正以著其同也今按舊說以就為旒上結此則就即指旒言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斿音留瑉亡貧反瑱吐練反侯當為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五百六十二玉瑱塞耳者鄭司農云繅當為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疏曰上言繅玉別文則繅有差降玉無差降此諸公繅玉同文則惟有一冕而已故鄭計一冕為九旒旒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鷩冕已下以其一冕而已冠五服故也已下諸侯伯子男亦皆以冕冠數服也則王不言玉瑱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為義○附按一冕冠五服則王之毳冕七旒公之毳冕九旒王之希冕五旒公之希冕反九旒七旒不順為嫌恐有未確○附剛中鄭氏曰一說凡冕天子皆十二旒諸侯皆九旒故記曰天子十有二旒諸侯九而弁師云諸侯九就諸侯皆通稱自公而推之以九以七以五皆可見矣經不言玉之數則每旒之數皆十二與王同亦可知也其異於士者殺其旒與其采而已不如是殺王彌寡其垂有不可及目者詎足以示儆明之義哉○盖卑方氏曰既曰繅旒九就又曰繅斿皆就者上所陳獨諸公繅斿之數故復出此文明侯伯子男以下繅之列斿之絲皆各以命數為就也○明齋王氏曰繅旒皆就四字無意義疑之衍文也○用之陳氏曰瑱以充耳紞以垂瑱詩言玉之瑱也言充耳琇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尚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其制蓋皆玄紞以垂之瓊玉以承之人君雖纊充耳用黃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 會古外反璂音其邸丁禮反○舊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為膾璂讀如綦車轂綦之綦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為之○疏曰詩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邸者謂于弁內頂上以象骨為柢○附覆皁方氏曰王之吉服其弁三視朝以皮弁兵事以韋弁田獵以冠弁此特言皮弁之制王日視朝其用尤數也可服有韋弁冠弁服弁而此職不言者此職所言弁之飾也韋弁冠弁之飾與皮弁同服弁則無飾不必言也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 經徒結反○弁經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經環經者大如緦之麻經纏而不糾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經服○疏曰按曾子問曰麻弁經者鄭云麻弁經者布弁而環加經也此不言麻者皆素為之也素冠詩云庶見素冠兮詩祥冠與此異異却同 是布為之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 各以其等繅旒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以二采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之藻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而為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乘服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疏曰侯伯子男之冕亦據一冕如上公矣繅玉皆三采者約聘禮記及三采朱白蒼而言二采朱綠亦據聘禮記聘臣藻皆二采朱綠而言也此弁經之弁以其弔服非吉無飾故辟積有就也一命之大夫冕無旒者此無文鄭以一命若有止一旒一玉而已非所以為文飾又一命衣無章故知直服無旒之冕矣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為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

[illegible]亦前低一寸餘故得冕名前後平則稱弁也○周禮夏官○[illegible]齋王氏曰冕旒之制愚據經文云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則冕之制同也五采繅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繅其數無不同也又云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五冕之玉皆一百四十四矣舊說所差有門非也夫五服之章有九七五三二之不同而冕則一此失之一也諸公之繅旒九就瑱玉三采所異者此耳繼之云其[illegible]如王之事則每旒玉十有二垂無九玉之說蓋冠玉之間寸十有二五為尺有二寸故能垂之繅目少知則不足以繅目矣此正如樂無之數以其每佾八人故佾之字從八乃謂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士之因人豈足以成樂舞乎故侯伯之繅七就其餘如公之事子別繅旒五就其餘如侯之事皆每旒玉十有二孤有四就卿三就大夫再就小國之卿再就其每旒亦皆十有二惟其采以典瑞之例推之子男而下當為二采此失之二也夫旒為目而設後之有旒果何所為故經文叙王之冕止於繅十有二就而不言二十四諸侯繅旒九就而不言十有八據經覲之止有前旒禮記家語竝云冕而前旒是亦一證雖延則有前後玉藻之文可見此失之三也衣止二章冕止二旒以再命始受服也蓋黼黻相麗去一則不足以為文二旒相竝去一則不足以為蔽故再命始得受服一命者不服冕惟弁服而已先儒拘於陽數之說謂玄衣一章玄冕無旒尙足以為冕服乎且有一章之冕服是一命受服矣此失之四

也攷禮者當玩遺經可乎○附按天子諸侯冕繅旒玉之數舊注據經文以等差推之亦云詳明有序但比辭釋義殊於經文扭今未安此所以起黃氏王氏諸家異論今細玩王氏持論推本立制之意文圖聚以據其有文旁證以察其無庶為精細確當無可議者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鷩必滅反毳昌銳反希本又作絺陟里反○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

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袞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罽衣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華蟲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為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鷩畫以雉[illegible]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疏曰古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人所仰龍取能變化華蟲取文理衣是陽畫亦輕浮故衣績宗彝是宗廟彝尊以虎蜼畫於上因以為號虎取猛蜼取有智藻水草取潔火取明粉米取〻人黼斧文取斷蔽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之義希為黹黹紩也謂刺絺為繡裳主陰刺亦沉深故裳刺周冕服九章法皆以蟲獸為章首登龍於山九章首得名袞龍宗彝則毳也登火於宗彝得以黼為五章首言九章初一曰龍至凡五也此無正文鄭以意解之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希冕三章在裳者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然則毳之粉米亦刺也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故仍以玄為名焉知冕服玄衣纁裳者見易辭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亦與黃卽是纁色故以纁為名也○附說山取鎮安黻取判已玆而有分辨○[illegible]陳氏曰希冕謂之希以其章少故也或謂畫粉米形希散畫陽事在衣繡陰功在裳希衣之粉米固亦畫矣繡而不[illegible]則與餘之在衣者不類鄭氏以希為絺以絺為刺謂希刺粉米無畫非也○附司裘註鄭司農云大裘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質

疏云按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用之陳氏曰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正而裘又服之本故取其質而言之而裘之大者未嘗無衣也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神宗問陸佃大裘佃對以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克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襲可知又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則天數也故大裘襲袞可知袞冕藻十有二旒亦可知神宗稱善蓋先王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素車越席陶匏稾秸之數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也執鎮圭而用樂采旂龍章而設日月以變之育四圭之邸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藻以致其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三山楊氏曰先後鄭皆云大裘之上又有玄衣何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羔裘豹裘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裘之上未嘗無衣裘而無衣則近於褻矣凡衣必象裘色大裘者黑羔裘也上用玄衣取其同色也先儒謂大裘之上有玄衣玄衣之上有十二章鄭乃云大裘之上有玄衣無文采非是又曰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各因其類以象天地之性者不容不異也冕服者王所服以事昊天上帝后土地祇不容不同也但夏至不用大裘稱屨人曰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夫屨猶辨四時之宜則冕服可知矣○嵩皋

之氏曰先儒多誤禮記謂郊亦服衮非也祀天尚質不宜服衮衮□□形相規被衮以象天蓋裘字之謨大裘黑象天之色也又曰先王以衮冕則祀天地之服備十二章可知不敢以日月星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敢以衮祀先公其義一也○長樂劉氏曰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鄭氏謂服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而冕服止九章非也交龍為旂周之衣不去龍龍虎為旂周之宜不去虎蜼何獨日月為常而去衣首之日月星辰乎按周禮典命上公九命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則其衣裳九章惟而上之天子衮冕十有二章明矣所謂登龍於山者上公之服也日月之合千有二朔而歲歲天之道也天子代天施德生物故衣衮旂常皆十有二為數公侯而下其章數降殺以兩天子之德猶天之覆物是以日月星辰二章高遂在上非人臣之可及也○三山蜼氏又曰群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處作服十三章屑亦十二章熊黻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衮而下象冕七章衮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于之服十士章可知享先王則衮冕繪衮龍於服而冕也享先公則鷩冕繪華畫於服而冕也祀昇天上帝之服備寸三尊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其不曰三辰而冕而日大衮而冕者登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交則以衮孫當冕之又明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袞之贊明之與牲用損席用藻精器用附鷩之意同所以尊天也服毀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三十七　十五

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可見矣若公自衮冕而下王文自衮冕而下君臣冕服無分別必無是理天子仰則天黻路十二孰常十二旂馬十二開圭十有二寸緣十二親而冕服之章當莫不然鄭氏以意解經并古制而失之甚○附按諸經記傳組不見有月王十二章服之文周禮司服惟有衮冕至立冕此鄭氏所以據之立辨也而諸先儒議論於義則為甚優雖於文無考當特存之

凡兵事韋弁服

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疏曰韎是舊祭亦色也左傳殊韋之跗注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襚而屬於對鄭雜開志則以跗為幅注亦為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遠屬以為衣而素裳與此注有同有異按聘禮云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韎韋之弁蓋韎而布衣而裘裳與此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韎如兵服故殺用韎布為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服也天子諸侯白易大大士白履皆施於皮弁故也○附齊川王氏曰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正謂兵服亦色兵事弁用韋則皮之韎者其性柔順師衆以順為武兵如火烈故以赤為色也○從幾王氏曰詩六月四牡黎黎戒是常服義示文冠之裳服韋弁服也禾邑服其命服朱常弘徒事云天子之服韋亦服朱衣裳也韋弁服蓋天子卿大夫逆之兵服○用之陳氏周禮有韋弁無皆弁書二人弁弁武有服弁無韋弁三

之服止於爵弁而衛卿曰上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仰韋弁耳弁象芇文形則其制上爵如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助禮主娴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為微韎色赤爵色亦赤卿一物耳○三山楊氏曰按司服兵事韋弁服陳祥道云韋弁仰爵弁皆軍國並用之與司服注以韎韋為衣裳聘禮釋謂□布以為衣而素賓既以韎韋為衣又日韎布為衣既曰朝韋為裳又曰素裳或者軍國之容不同故也○附士冠禮爵弁服純裳緅衣緇帶韎韐注此與君祭之服爵弁者冠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色純衣絲衣也條衣皆用不帷冕與爵弁服用緇耳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疏曰得弁制與冕大同惟為爵色而無疏又前後乎故不得為冕○附按下文疏曰列天子吉服以其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子與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不言之據注疏爵弁韋弁分二弁形制既殊衣服亦與而周禮列上下諸冕弁各數有韋弁而無爵弁說者合爵韋為一弁兩用之解而又未能得其形制衣服之同與何如而卒徵其說也今仍錄注疏原釋并後儒說附見於此

眡朝則皮弁服

眡音視○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附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皮弁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素積以素為裳也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三十七　十六

積其要中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疏曰知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者按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也○附則中鄭氏曰皮弁用白鹿皮上古未有布帛衣其羽皮服用白布素裳色曰皆以存太古之質說者諸緇衣素衰朝服之衣羔裘玄冠不以再朝服之冠皮弁素積又為視朝之服何也諸儒之說皮弁素積者天子視朝之服如鄉冪云必朝服而朝東首加朝服朝服立阼階者非皮弁也既夕禮云乘車載皮弁道車載朝服王藻云天子皮弁視則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蓋諸侯朝服以朝羣臣羣臣亦朝服以朝之是皆緇衣玄冠之朝服若天子皮弁視朝之服以白布其後大夫僭之故王藻云朝服之以緇自季康子如然天子之皮弁與朝服對言之則日皮弁若通而言之亦謂之朝服可也

凡甸冠弁服

甸音田○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謂主服此以田王卒食而居則玄端○疏日鄭云冠弁委貌者士冠禮郊特侍皆云委貌廟冠者以色言則日玄以冠言也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韠同色也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者王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是也引詩國風者證鄭伯是諸侯服緇衣為朝服之義王卒食以君則玄緣者因朝服而說玄端以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其玄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為端則同但易其裳耳按玉藻韠君

大夫素士爵韠鄭注云韠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
裳士韠爵色不純玄裳黃裳雜裳也〇附剛中鄭氏曰不言韋不
言皮但曰冠蓋承皮弁之下以皮爲冠也皮弁白布衣冠弁緇布
衣此其別也陸佃謂冠弁服者亦玄弁也左傳衛獻公射鴻於囿
孫子甯惠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又云皮冠以招虞人說者
以爲皮冠乃冠弁也〇嘉會李氏曰角亦兵事也不服韋而服
冠弁者弁則高廣冠則低小便於擊射也〇附按弁服之下當刻
冠服故註以爲玄冠之服也但不曰冠服而曰冠弁服據諸家之
論似如按弁而從冠制衣同玄冠之服者是亦冠服之一豈以其
近弁故叙王冠服以之爲首乎至其朝服玄端之說則詳前記下

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凡弔事弁絰服絰徒結反〇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
環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絰大如緦之絰其服錫衰緦衰疑
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
錫衰則變其冠耳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
人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
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〇疏曰鄭
云弁絰如爵弁而素者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
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爲弁絰之服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爲之

〇公之服自袞冕

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
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
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
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鷩必滅反毳昌銳反
希陟里反齊側皆反〇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
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
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
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玄冠與
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
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加之又加緦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爲
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禓裳者
爲端玄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
等也其祛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
一則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〇禓音偈〇疏曰上具列天子之
服此文以上公自袞冕以下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
言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上列天子

之者服以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
非常故不言之特言皮弁此以服次輯相如王玄故以皮弁爲首
鄭按玉藻諸侯玄端而祭當是玄冕諸侯自祭於已也除孤用爵
弁外卿大夫皆用玄冠與士同少牢禮是上大夫祭用玄冠朝服
特牲是士禮用玄冠玄端是也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
亦以爵弁自祭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卿諸侯
自相朝皆皮弁者見聘禮王君及賓皆皮弁附諸侯朝亦皮弁可
知且曾子問云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諸侯相朝朝服而出視
朝明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即用皮弁可知本經上文云札荒素
服已是齊服此別云玄端素端爲士設文以大夫以上侈袂惟注
不得侈袂以端爲之明異制也〇以上周禮春官〇附剛中鄭氏
曰上公九命服袞其章九王亦被袞何爲公與王同經文謂自袞
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袞冕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
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則其上不服日
月星辰可知矣〇東嚴王氏曰公之孤四命其服三章公侯之卿
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其服六章而已公侯伯
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而已
推之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其服當同一章之玄冕下士一命
亦服皮弁〇剛中鄭氏又曰諸侯之孤四命服三章益其冕四旒
纓四就則從其命數也天子之孤卿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次

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三章玄冕下有爵弁又有皮弁主之止生
玄冕中士爵弁下士皮弁諸侯之士自皮弁爲首下更有玄冠服
與大夫同〇東嚴王氏又曰玄端衣領袖袪袪皆正方故以端名
此自天子以至出壬也玄端則玄冠素端則素冠君禮致齊皆玄
端而凶禮皆素端酉用之陳氏曰士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
繼之以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則非特士之齊服而已謂之曰端則
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玉之拼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
也大夫之袂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深衣之袪圓長衣之袪長
弔祭服之袂後則玄
絅之袂端可知也

〇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
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追丁回反笄古兮反嬪音頻〇鄭司農云追冠
名士冠禮記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追
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
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
綖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
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
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
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
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髮髲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任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衣移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綃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移袂禒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純音緇○疏曰副是副貳之副轉從覆爲蓋義編列髮爲之鄭以意解若今步繇假紒皆鄭據自驗以曉古至今亦不知其狀也次所謂髲鬄少牢主婦髲鬄即此次也彼註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以爲飾王祭服六首服告見后祭服三首服皆副可知服以見王有二一以禮朝見於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實纚也一接御於王褖衣與次也惟祭服有衡則衡笄惟施於翟衣自鞠衣以下無衡雖無衡亦有紞以縣瑱翟衣者紞用五采瑱用玉鞠衣以下紞則三采瑱用石大夫妻服襢衣首服編士妻纚褖衣首服次引少牢特牲是大夫士妻自於其家衣則降之證也侯夫人無助后之事故自於本國衣服得與王后同○周禮天官○附與之王氏曰按婦人之副比男子之冕婦人之編次比男子之弁婦人纚笄比男子之玄冠○附按剛中鄭氏云自其冠言之則用衡自其髮言之則用笄衡所以維持冠笄則以約束髮二物皆用玉必追以爲之今詳衡在婦人首飾爲所以固副者當是以王爲若笄笄副兩旁而貫於髮如後世婦人紒簪之用也上當耳處卽於此衡安紞垂下懸瑱靈臯方氏云據此則詩曰副笄六珈記曰夫人副褘皆周禮之末失也豈二王之後用之而其後列國皆僭與言外內命婦者旣舉九嬪則內命婦世婦以下也不可以先公卿之妻益追師之設本以其后夫人九嬪之首服而因及于外內命婦故別言之○附漢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釋名曰皇后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也○用之陳氏曰莊子曰禿而施髢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以爲呂姜髢説文曰髲益髮也蓋髢所以益髮而鬄髮者不屑髢詩曰被之僮僮則被之不特髲鬄少牢曰主婦被錫衣侈袂被錫者非髲鬄也鄭氏皆以爲髲鬄未見果然○附按漢志言南山豐大特按史記秦文公時伐南山大梓樹有一青牛從樹中出走入豐水中漢因於武都郡立怒特祠圖大牛是大特牛神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素沙鄭司農云褘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襢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褘音暉揄音遙展張彥反褖或作褖同吐亂反屈音闕襢張彥反亶丹但反玼音此瑳倉我反稅吐亂反縳音絹○疏曰王之吉服有九章弁以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以下三服同但王祭服有六后祭服惟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鞠塵者麴塵古字通用男子褖衣黑緣無文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云爵弁服皮弁服褖衣褖衣當玄端處玄端衣裳別及死襲府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玄端亦名褖衣男子褖衣旣黑則是婦人褖衣亦黑可知六服之色無文推次其色以鞠衣象麴塵其色黃褖衣與男子褖衣同其色黑二者爲本以五行色從下向上推之水色黑褖衣象之水生於金金色白展衣象之金生於土土色黃鞠衣象之土生於火火色赤闕狄象之火生於木木色青揄狄象之天色玄褘衣最在上象之婦人衣非袍而云袍制者取衣覆不畢與袍制同○附王氏曰取雉者象德也交有府別有倫其性戒介則正直見乎內身前五色則文明見乎外○剛中鄭氏曰闕狄與禮記屈狄之屈同闕狄謂之屈其制屈於揄褘狄而已陳祥道云三翟蓋皆刻之於衣如王冕服鄭注闕而不畫其說無據○史氏曰緣衣純黑太質無華以纁緣之○剛中鄭氏又曰天子六服備物而尚文故日月山龍而下有黼有黻其物十二王后三服守一而尚質故用狄而已以王服之章十有二則后服亦刻十有二以爲飾惟翟愚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上公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雖數如命數于理或然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紗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疏曰上言王后六服此言外內命

婦不得有六服惟得鞠衣以下三服尊卑差次服之而已鄭以內命婦無過三夫人已下外命婦無過三公夫人已下但經云鞠衣已下則三夫人三公夫人同皆得闕狄已下故內命婦從九嬪爲首也九嬪下有世婦女御三等配鞠衣已下服亦三等外命[illegible]已下妻其服無文約司服孤希冕卿大夫司玄冕士皮弁三[illegible]之故以鞠衣已下三等之服配三等臣之妻也但司服孤卿人大士皆據諸侯之臣而言則諸侯之臣妻亦以次受此服其天子之臣服無文亦得與諸侯之臣服同是以此外命婦亦得與諸侯臣妻服同也婦人之服有六從下向上差之內命婦三夫人當服闕狄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闕狄從上而下差之三夫人則當揄狄是以玉藻云王后禕衣夫人揄狄若三公執璧與子男執璧同則三公亦玄冕玉藻君命屈狄據子男夫人則三公之妻當闕狄此服無正文故鄭總以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疑之也以玉藻君命闕狄既當子男夫人以上差之侯伯夫人自然當揄狄二王後夫人當禕衣矣○周禮天官○附用之陳氏曰鄭謂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誤也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二夫人揄狄可知明堂位祭統言夫人副褘則上公出封得用衮冕者夫人禕衣可知也○農師陸氏曰禕衣當衮冕揄狄當鷩冕闕狄當毳冕鞠衣當希冕展衣當玄冕爵弁褖衣當皮弁宵衣當朝服玄端○三山楊氏禮圖二王後夫

人首服副用禕衣三夫人及公之妻侯伯之夫人首服副用揄狄子男之夫人首服副用闕狄又三夫人及公之妻同王之九嬪王之孤卿妻公之孤侯之卿妻皆首服編用鞠衣王之世婦王之大夫公之卿大夫侯之大夫妻皆首服編用展衣王之士公侯之士妻皆首服次用禒衣○附按三山楊氏禮圖所云在周官亦無明文得據禮記明堂位玉藻文及周官註疏而條列之如此今詳周官王侯內外尊卑男婦衣服之制俱領之王官設弁師司服之官掌王之冕弁冠服而五等之君四等之臣之服統敘於下以外之云侯伯子男第及孤卿大夫士而包見內公卿大夫士於文中可知設追師內司服之官掌王后之首服衣服而外內命婦之首服衣服統敘於下追師以九嬪爲內命婦之首包世婦女御并外命婦爲孤卿大夫士之婦可知司服以三衣爲內外命婦之服而別於三翟并編次爲外內命婦之首飾而別於三副可知九嬪上有三夫人孤卿上有公之妻不在外內命婦三衣內包見於王后三翟服下可知王后副狄三服內包外諸侯女君爲翟服亦可知經無明文後之禮記明堂祭統稱之夫人副禕玉藻稱之夫人揄狄君命屈狄亦其據也凡此具含文中可按而悉此鄭氏註釋及先儒推說皆云文會意而爲之條析列出亦既明矣但又考之禮經服依命數禮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其服皆從男子禮也今按外諸侯君臣之服一以命數爲準內公卿大夫士之服因以爲創其外諸侯婦之服從乎外諸侯之命數其於禮經所言無異也以此義例地內公卿大夫士之婦各從其夫之命服則公命三公鷩冕者雜記夫人揄狄亦無異六命孤卿毳冕者妻當服闕狄據周官則服鞠衣四命大夫絺冕者妻當服鞠衣據周官則服展衣三命元士再命中士玄冕者妻當服展衣二命下士皮弁者妻褖衣據周官皆服褖衣其內命婦之服三夫人當三公據記其服翟亦無異九嬪當孤卿應服闕翟據周官其服鞠衣世婦當大夫應服鞠衣據周官其服展衣女御當元士應服展衣據周官亦服褖衣王臣與侯國臣夫命縣殊而婦服一致此其立法悉異於禮經常度折何故也注疏及諸說家一循其文而不詳其義之何居則其文之明沒偏見相參而出所謂可知者亦矣以見其果然服今以其義釋之蓋禮經所定服依命數婦人從男子之服通義也而周官所立又以內外別婦爲異制義也外以君道遠尊而伸內以臣道近尊而屈故內公卿大夫之服降於外諸侯一等矣男以臣道近尊而屈者婦以臣道近尊而愈屈故內公卿大夫婦之服以從后佐祭又降於其夫之服三等婦人六服三翟有君道三衣皆臣道此外命婦止有臣道之三衣而無君道之三翟也至內命婦從后道王愈近則愈微亦正以臣道服三衣而無君道之三翟也此皆不得如外諸侯之妻雖亦命婦而無人助祭之禮故遠至尊而得自仰其君夫人之尊於國有三翟之服也惟九嬪士有三夫人不

繫在命婦內與外官三公同坐論之職爲王不以臣道待之者故服不以三衣而在三翟其三公在孤卿上其妻之服亦在翟衣內自王后禕衣下差之則爲揄狄自命婦鞠衣上差之則爲闕狄不外是已若侯國之臣與王臣命數懸遠其男服既以降殺表臣道於國而國君不等於至尊其臣婦服不必再降得亦以三衣伸其從夫之服也因此繹之周官立法又於禮經通義中析其義之精而盡其制之諸家如此得此義則其具於文中者果可知而與禮經之言庶乎無有參差齟齬之病也與○又按周官以內司服司服而猶追師之於弁師也皆本敘追師首服不及內司服衣服或梓者脫落聊雖下有玉藻猶當以內司服列於前也故今補之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禕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刻繒而畫之著於衣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命服也○疏曰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故君爲女君謂后也命子男之妻故云君命○附朱氏曰君命注謂女君之命未當○靈皐方氏曰注謂受王后之命非也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則外諸侯夫人皆命於天子可知獻繭者先以示君然後獻於夫人天子之世婦獻繭禮亦宜然蓋仍天子命文○附按君疑爲王字之誤婦人六服五命

以上三翟也五命以下三衣也言五命屈狄則夫人揄狄之爲七命可知而九命副褘之同於王后者不在常服內亦可知五命以下公之孤四命侯伯之卿三命其妻服鞠衣大夫再命其妻服襢衣士一命其妻服褖衣此以爵依命數爲等可不必言惟此節下文子男之卿以再命妻亦服鞠衣大夫以一命妻亦服襢衣士不命亦服褖衣此以爵爲等不依命數故文於鞠衣止以再命包三命四命者言於襢衣止以一命包再命者言於褖衣以不命包一命者言此亦敘欠之法也○又按孔命所狄備本連下節今從陳本移之

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襢章參反褖吐亂反○褘當爲鞠字之誤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繭古典反○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妻得服其服○疏曰三夫人九嬪其位既尊不須獻繭自然得命世婦已下位卑○因獻繭乃得命○附按世婦王之世婦內命婦也其他則公卿大夫之妻外命婦也內外命婦皆功獻事有獻繭之禮內命婦待有獻功乃得命視其勸獻充位否也若

外命婦則貴從夫之爵故無侯此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 組總五反繢戶內反緌耳佳反○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疏曰文承本記上文始冠之下故知此玄冠是天子始冠也按郊特牲及士冠記云其緌也吾未之聞此云諸侯有緌故知齊者飾也○附用之陳氏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所以異於士大夫者繢緌耳天子始冠不以緇布而以玄冠言朱組纓則緌可知也言繢緌則緌可知也朱以著正陽之色繢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純純其飾所以異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齊側皆反綦音其○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疏曰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附用之陳氏曰諸侯與士齊同故皆玄冠以一其誠分異故組纓殊色以辨其等○附按彥醇馬氏云周官齊服有玄端素端記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又曰齊玄而養又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荀子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益天子齊則玄冕而玄端所謂絻而乘路者也諸侯而下則玄冠玄端而已所謂丹綦組纓是也今按天子玄冕而玄端亦是冕服之純衣并用官斷布之玄

端衣也說見前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縞古老反○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疏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雜凶冠卷異色也○附希聖周氏曰冠之有卷猶足之有跡故迹謂之武而卷亦謂之武也○嚴陵方氏曰冠在上武在下爲祖亡而縞以示凶尊尊於上也爲父在而玄以示吉親親於下也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紕婢支反○紕緣邊也紕謂如埤益之畢既祥之冠也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疏曰以縞冠素紕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於縞也○附嚴陵方氏曰既祥之冠不以布而以縞者以吉事之先見也紕不以采而以素者有禫餘哀故也於冠言縞則知素之爲布於紕言素則知縞之非采○農師陸氏曰縞冠玄武孫爲祖既祥之服縞冠素紕子爲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子姓適孫也期而小祥孫爲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以有承重之端焉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 緌耳佳反○惰遊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祥○疏曰以文承上故知亦縞冠素紕惰遊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也○附農

師陸氏曰游言士非能民明矣○于容應氏曰垂緌五寸挽而長非法服也特惰游之士耳

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所於不帥教者○附東匯陳氏曰不齒卽王制所謂不齒教而屏棄之者使之玄冠縞武亦以恥辱之○附按周禮圓土收教罷民之法弗使冠飾而加明刑雖出三年不齒則緌冠非其所罰矣此法蓋爲士冠衣冠禮法所以待士故於惰業好伏游之士設爲長緌之冠使設以彰其行所以恥之其終不帥致游之不齒者又使常服縞武服冠以示其爲內人近死爽也二者之校之罰所以待不肖士者之以衣冠之教教之此與縞冠玄武另曰一義不必連有

若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屬章欲反○居冠屬武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也燕無事者去飾○疏曰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也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則臨者乃合之有儀飾故也○附用之陳氏曰古者施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之則武之所設所以約冠之也○東匯陳氏曰服之冠則臨著乃合其武若燕居之冠則冠與武相連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故曰白天子下達○希聖周氏曰齊與燕皆用玄冠居冠屬卷去緌若齊冠不屬卷而加緌則齊與燕服異也○附按玄冠一也有居冠禮冠之分則二冠也屬卷無緌之冠用以燕居若行禮事則有則卷加緌之冠爲禮冠矣朱氏云按緌則不屬武蓋冠已加武則以

纓繫武結於禮下而垂其餘緌削
餘之垂也為武不用纓蕤故不緌**大帛不緌**帛當為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
緌凶服去飾○以王玉藻○附按記原文此句上有五十不散送
親沒不髦三句○疏云不關冠之義紀者雜記舊本誤錄在內今
以本篇下原注名器
士三字應刪遂刪之○**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蕤耳佳反○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
衞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
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疏曰玄縞二冠既先別有冠卷後乃加蕤
○附用之陳氏曰武亦訓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委於
下故曰委○附按彥醇馬氏云大白不蕤矣而郊特牲曰大古冠
布齊則緇之其緌也緇布不蕤矣而玉藻曰緇布冠纓緌諸侯之
冠也若是則有時而緌飾可以蕤雜記所言特喪冠耳今詳此大
白緇布皆指喪時所冠言玄縞則[illegible]冠玄武之冠也謂以委武之
主加於冠之縞此等喪冠在子姓既祥後乃得蕤飾與大白緇布
所類別言之如注疏以玄縞為二冠以冠別有卷乃可蕤則是喪
居冠屬武不加緌者
對言矣恐非其義**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
公冠而祭於已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
而祭於已唯孤爾○疏曰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

弁爵弁也助祭為尊故服絺冕自祭為卑故服爵弁士以爵弁為
上故用助祭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儀禮少牢上大夫
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已故知是孤知非
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士弁而親迎然則**
士弁而祭於已可也攝之涉反○緣頻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之
事攝盛服附非常也○雜記○疏曰作記之
人以士既爵弁親迎則用爵弁自祭於禮可屈是緣事許之親迎
配偶一時之攝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禮須依其班序○附彥醇
馬氏曰昏省已事祭於家亦已非弁可用於昏則亦可用於祭此
祀禮者之所疑也然皆者介二姓之好為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
禮行於一時可以攝其盛服而用弁焉至若祭則虔時所用於家
為常禮苟不與祭於公者有辨安在其為禮哉故士之弁而祭於
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
也弁而祭於已則不可也

右冕弁冠服綏纓第二章凡十條○又章下凡三條

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綏耳佳反○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綏當用緇○王藻附按嚴陵方氏曰玄冠之綏不宜用紫色為其非正
色也鄭氏謂僭宋王之後其說無據**○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

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
縞古老反朝直遙反○朝服以縞僭宋禮也孔子惡指斥康
子但言諸侯之禮而已而諸侯皮弁以告朔卒然後朝服以
視朝朝服明不用縞○家語**○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僭宋王者之後○補
注陳氏云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
絹後人因之故記者原其所自凡古禮之亡皆由於變**孔**
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朝皮弁服○疏曰朝服而朝者
朝服緇衣素裳而朝謂每日朝卒朔謂告朔之時服皮弁禮
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附按諸侯日與羣臣服朝服
視朝禮也是時康子日與其臣朝服視家朝僭也故孔子以
皮弁告朔者而後可以朝服視朝言之則康子以大夫僭諸
侯之禮可此責其僭禮之大者未違論其變禮之非也按
朝服十五升緇布衣皮弁十五升白布衣冕爵弁則絲衣縞
生白絹也既僭皮弁以變其色又僭冕爵
以變其質此又其變禮之由亦生於僭也**曰國家未道則不**
充其服焉謂若衛文公者未道亦未合於道○玉藻○補注陳
氏云曰字承上文亦六子之言也○附按季康子

之變僭朝服意充盛其服以為儀也而是時魯之國家失
道多矣故子復言此以譏之如解又一義不以類屬
君羔幦虎犆幦音覓○幦覆笭也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謂
緣也此君齊車之飾○注曰笭即式也車式以笭為
之有賢者有橫者此云幦覆笭詩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齊車
也又周禮巾車作被括守三者同也諸以下大夫士皆云
故知此為君齊車也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也○補注陳氏云
者覆軾之皮君齊之車以羔皮覆軾而緣以虎皮○附彥醇荀子
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此天子之幦也然則羔幦虎錯欲諸直
曰周禮以金路祭祀會同賓客謂之齊車而其幦無所經見侯之
禮與**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齊側皆反朝車與
反○臣之朝但征
齊車同飾○疏曰據此注言之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王虎
文以言之○附用陳氏曰齊與朝其為禮與齊故諸侯覲君
後之言則羔幦虎飾而已大夫齊車朝申皆鹿幦豹飾屈於氏
士之齊車鹿幦豹飾則朝車之幦與飾不以鹿幦豹○陸師幦虎
鹿氏曰犆一也而大夫士異言之其大小鹿有不同瑪○幦
吳氏曰朝車大夫之朝車也棠上大夫字謂大夫之齊車用鹿言齊
為幦豹皮為飾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亦皆是鹿幦豹飾也之朝
申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

卑與大夫異飾也故重出鹿并豹飾四字而不殺其文云〇**以帛裏布非禮也**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〇疏曰三衣用麻則十五升布也〇附按東滙陳氏釋素爲絣綃此註中衣之素是也又按注中衣用布布即麻十五升之布耳周時何無今之棉花

士不衣織衣於既反織音志〇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綃也〇疏曰織者前染絲後織此服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之〇附嚴陵方氏曰織謂錦綺之爲文以織而成故謂之織士不衣織德不足以稱也

無君者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〇疏曰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升之後則服玄端玄裳采色之中玄爲貴是有采色但不貳爾〇附嚴陵方氏曰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不貳采可知所謂貳采非重采也謂服素而不以采貳爾

衣正色裳間色間間則之間〇謂冕服玄上纁下〇疏曰玄是天色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色〇附按山陰陸氏云此言衣裳之分宜如此非舉弁冕而言之也今詳此論衣裳之大凡謂衣必當用正色裳則可用間色耳非限裳以間色也至於衣必當用何色裳必當用何色則典禮之服不在此數內者也

非列采不入公門列采正服〇附東滙陳氏曰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則是褻服

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振之忍反絺勅之反綌去逆反〇振讀爲袗袗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〇疏曰鄭註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外可鄙褻二者上加表衣乃出也

襲裘不入公門衣裘必當裼也〇附嚴陵方氏曰襲裘與曾子襲裘而弔所言同不入公門惡其似凶也〇東滙陳氏曰裘上必有裼云表裘是無裼衣而裘在外也襲裘謂揜其襲衣而不露裼衣也與襲皆爲不敬〇朱氏曰振絺綌與表裘俱謂著於外爲不敬也襲謂不露裼衣與不列采俱爲不文事君之道貴敬而文故四者之服不入公門

纊爲繭縕爲袍纊音曠繭古典反縕於粉反袍步羔反衣有著之異名也〇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

禪爲絅禪音丹絅古迥反〇有衣裳而無裏

帛爲褶褶音牒〇有表裏而無著〇附講義曰縕謂舊絮子路衣敝縕袍是也詩曰衣錦尚絅絅謂禪衣也褶即今之袷衣〇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音甫〇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爲獮獮秋獵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〇疏曰君諸侯也禮推言諸侯服黼裘以誓軍冢田獵耳不得用大裘當時得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爲之故言

唯君及非古以識之〇附用之陳氏曰誓則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是也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夫禮常嚴於未然之前義常肅於行禮之際則黼裘以誓省宜矣家語合大裘黼裘爲一則曰大裘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爲獮則曰黼以誓獮田然亦裘純色無黑白之交偶用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誤矣〇附按或謂黼其裘領也昏禮曰被纁黼綵領黼於領上絲以黼黼裘於裘上緣以黼然則天子之服寒則黼裘後則繡黼丹朱中衣所謂各以其宜服之據家語大裘以黼之則後世踵服大裘或黼其領故曰大裘非古也今詳黼裘大裘若只是一簡則雜記不應如是立文矣解者但牽其意而不細味原文恐非是〇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衣於既反裼思歷反下同〇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〇疏曰知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者以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亦白三者相偕皆爲白也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〇附用之陳氏曰狐白所以象德之成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狐白裘天下之難得者也士不衣狐白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亦不敢以賤服貴與古者所貴不過狐白裘而已〇附按秦詩以錦衣狐裘配黼衣繡裳言則是諸侯裨冕求朝天子之服其在天子則亦袞冕服諸侯之衣與注疏言以色曰皮弁服配之恐不類也

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

士不衣狐白辟君之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褎音袖綃音宵〇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〇疏曰註云蓋玄衣之裘者熊氏云六冕皆有裘而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〇補注陳氏云褎袖同〇附嚴陵方氏曰言綃則錦衣以降裼皆用絅可知

麑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麑音迷犴音岸絞戶交反〇犴胡犬也絞蒼黃色孔子素衣麑裘〇疏曰諸侯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卿大夫士亦然故論語註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禮公裼降左註引玉藻此文云麑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飾猶褎也孔子緇衣羔裘〇附嚴陵方氏曰麑裘所以爲聽朔之服羔裘所以爲視朝之服麑鹿子也羔羊子也於犴言褎則知豹之爲飾亦褎褎其禮飾宜其用〇希

黃氏曰詩曰錦衣狐裘又曰黻衣繡裳狐裘錦文之上加以敝衣繡裳諸侯之顯服惟見天子與助祭則服之也狐青裘者玄冠而祭於己者也狐白錦裘亦息民之祭者也蓋裘豹飾朝服也麛裘青犴褎為服也狐白錦衣之上復有衣是玄綃衣之上皆有衣也衣之色雖以相稱為貴然不必一色故狐青裘加以玄綃衣白麛裘加以蒼黃之狹衣是裼衣尚不一色則裼衣之外者又可知也故冕服雖玄衣不害其加於狐白裘與狐青裘之上皮弁雖曰布衣亦不害其加於黑羔裘之上矣○狐裘黃衣以裼之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黃衣狐裘○疏曰按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又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為臘先祖之服○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犬羊之裘不裼皆亦庶人無文飾○附按陳云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為飾也今詳上文天子之大裘亦屬羔裘蓋自古貴羔而賤羊也不文飾也不裼主於有文飾之事○疏曰如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而不裼裘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是也○附按此句起下論裼襲之文與士不屬或以上註庶人無文飾即以此不文飾句連釋上句附裼說也裘之裼也見美也見賢遍反○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疏曰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附按疏解恐誤裘之裼也古裘之有裼衣也裼衣掩裘不盡所以見裘之美蓋惟不盡掩乃名為裼衣今疏謂加他服於裼衣上何他服之加乎且他服既加又何以為開露乎恐所言皆于情事未合而不細體原文也惟儀禮言襲者應是裼衣上加襲衣仰服之裘也充美也既曰充美文無開露以見裼衣之理弔則襲不盡飾也衣非所以見美君在則裼盡飾也臣於君所○疏曰凡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附按此裼衣說已見上文又見下文服之襲也充美也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疏曰此謂加上衣揜襲裼衣覆裼衣之美也○附按用之陳氏云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則祖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曰襲又子容應氏云交錯而相易曰裼層疊而揜覆曰襲裼之義雖近於祖亦惟祖露其裘以見其美非盡祖其衣而露見也又靈皋方氏云裼襲或言裘或言服者於見美則盡其裘於充則舉外之服也今詳祖而見裘曰裼及亦惟裼露其裘以見其美及乎見則舉內之裘此三說者皆係以見美為裘非抑疏開露為衣見裼衣之美之說則疏說之誤而不細體原文已多証矣乃說者又謂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則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揜以襲為

謂之襲爾今詳其言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四語若果襲衣在上而又露裼衣安得謂之襲哉服之襲也充美也見不惟掩裼衣將並與裘背而掩裘乃合取名為襲之義至疏謂襲衣之上有正服者更屬可疑夫儀禮當聘時而言裼則裼即正服言襲則襲即正服豈得復有所謂正服乎即朝衣可謂正服矣然其內衣中衣深衣足矣不聞有加于裼襲之上也說者所言謂裼露見也所謂襲全覆也未嘗無襲但襲不盡裼人見所見裼故曰裼未嘗無裼但裼隱於襲人不見裼惟見襲故謂襲亦與襲之分在見美不見美也美屬裼亦屬裘意古人加衣於裘上亦如今人衣裘微露邊袖及領但不縫合耳襲衣有二一較裼短狹而領曲領故裼之邊與領皆露即露裘矣故曰見美一較裼長廣而曲領則裼全覆而不露故曰不盡飾今詳此襲不盡裼人見之襲亦見裼故曰裼之說與上一說本同乃因此又推出襲衣有二之語似更曲從疏說而欲伸疏矣將所云襲衣較裼衣而短狹者見從何一經典內見有襲衣既在上裼衣既在下而襲衣又不盡襲裼衣者乎若無所據而臆想之安得為經況此說於古人名上意已乖似亦不顧名而思義矣○又按服之襲也充美也句與上裘之裼也見美也句相對立文分言裼襲之義不單承上君在則裼而此以君不在言也是故尸襲尸尊○疏曰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疏曰如

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及卜執龜則襲也若裼裘執琮璧享時賓之物執之亦裼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謂已致龜玉也○以上五條玉藻

右雜服第三節凡五條

深衣三袪袪起魚反○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疏曰袪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袪縫齊倍要縫音逢齊音咨要一遙反○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疏曰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按深衣云十有二幅計之布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狹頭向上要中十二幅故為七尺二寸濶頭向下下齊十二幅故為一丈四尺四寸○附按注疏據三袪之文定要齊之數後人宗之無異說但要齊下裳義無與上衣袪相準為數且袪尺二寸者袂特為袪言也又圍之為二尺四寸乃三之為七尺二寸豈非牽合深衣要齊之數因端衣之裳正幅如帷用布七幅而為一丈四尺四寸之數要有襞積旁無殺縫若深衣不必止幅要可裁殺故省去布一幅用布六幅交解裁為十二幅如疏

中所計尺寸云云自然相爲倍半而得七尺二寸一丈四尺四寸之數原未嘗取準於袪爲之記文所謂縫齊倍要與深衣篇要縫半下二語互文見意亦第言倍半而濶狹之數自見其中并不推原於袪言之也然則記文深衣三袪者意爲深衣之長數言也通按禮記深衣之制無長短尺寸明文說者俱以二尺二寸爲度甚本儀禮喪服記推之深衣亦然耳竊以深衣乃燕服不以端爲名義則不拘布幅方正無取二尺二寸爲長又衣與裳連不如端服更殺衣要連帶下尺爲二尺二寸此三袪爲三尺六寸長於端服取其深長被體故名深衣其長過要而裳與衣縫合在要際衣與裳連而仍下殺之亦天包地承之義也故深衣三袪縫齊倍要以上句爲衣身之長言衣下句爲要齊之度言裳分兩條看爲本旨自來沿註疏連文解義遂不見深衣長數竟擬喪服端衣二尺二寸爲說者誤也

衽當旁衽而審反○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附儀禮喪服記衽二尺有五寸注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賈疏掩裳兩廂下際不合處也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不破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爲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兩條共用布三尺五寸也然後兩旁皆綴于衣垂之向下掩裳際先儒申說以兩正方一尺處爲上左右相脊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掩裳旁際○附按禮記深衣有衽而未見衽於衣爲何物此註即據喪服衽者解之深衣衽屬裳故云裳幅也所謂交裂者即以一幅布交解裁之說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正交裂裁法先儒所謂用布一幅上下各從一頭斜殺裁去分爲二片是也注以此深衣之衽與喪服之衽同一裁注形製故云凡衽也又在喪服則屬衣垂下以掩裳際在深衣則屬裳縫旁以合裳際爲不同玩注語所以解本文衽者其意如此是注並未詳計深衣之裳與喪服之裳其殊遂開合大不同而槩以衽爲掩裳際之物則在衣下裳旁者亦等因執彼釋此而不知其大誤也小要名棺衽爲物兩頭廣中央小注以衽上下相殺而裁正是兩頭闊中間狹因以取證然此以裁衽注言若既裁則以兩闊頭相脊在上兩狹頭垂下如燕尾狀亦非小要形矣在棺小要取名爲衽義本與此別註已誤說疏又直以衽形似小要愈謬說見下文○疏曰衽謂裳之交接處當身之畔注言裳幅所交裂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闊上交裂一幅而爲之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註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但此等無文言之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朝祭之衽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衽上下相變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居前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附按此疏未見儀禮注喪服衽之解誤認本注中裳幅交裂一語即謂深衣裳幅之交解裁而混裳與衽而一之遂令注語悉晦而疏言亦不可自別白矣因誤解注中凡衽或殺下或殺上即爲衽之形制又牽合於續衽鉤邊之若曲裾者遂意以爲深衣兩對之衽有然也後之本注疏說彷彿爲深衣之衽曲裾者皆自此遺誤也說詳下文

袂可以回肘袂面世反肘竹丑反○二尺二寸之節○疏曰袂之上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附按深衣袂尺寸數記無明文疏以註言二尺二寸者據儀禮衣二尺有二寸袂屬幅亦二尺二寸準彼知此也然以端衰衣通身袂計之古布幅二尺二寸衣身一幅袂一幅屬身縱廣二尺二寸橫廣四尺四寸夫以縱廣二尺二寸之袂則寬大何止回一尺二寸之肘而僅可以運肘乎疏以袂之回肘與袼之運肘同解恐非經義此之回肘當與反詘及肘同注所云之節即肘上下各尺二寸當臂中爲節之節也袂回及肘處正一尺二寸之節玩深衣文注証此自明本注二尺之二當爲一字之誤也疏不察正仍循二尺二寸布幅解之并失注旨

長中繼揜尺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疏曰長衣中衣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故揜餘一尺也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附用之陳氏曰聘禮遺君夫人世子之奠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云長衣素純布衣也小記大夫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注云深衣之純以素者也疏云長衣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爲異然則聘禮不以凶服接吉而筮不以吉服卜凶是長衣所施趨於凶而非純凶也○農氏陸氏曰繼袖也其衡長蓋揜尺是之謂修袂○附按深衣吉凶皆用而燕服取於適體便事故袂與手齊爲宜短若中衣著在裘朝服或祭服之內與端衣相爲表裏表端衣袂屬幅者長故裏中衣亦以長袖稱也若長衣則代吉凶禮服之在外者故云同深衣而袖如端袂以之爲禮非以之作事也

袷二寸袷音劫○曲領也○疏曰廣二寸○附嚴陵方氏曰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附按說詳見下文

袪尺二寸袂口也○疏曰深衣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附按儀禮喪服記文袪尺二寸彼疏云與深衣之袪同三山楊氏說喪服袪尺二寸者謂袂二尺二寸縱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爲袖口也今詳在端服尚正不可裁減其于二尺二寸之袂留一尺二寸不縫爲袪者信當然也若在深衣可以圜殺從腋下漸漸裁狹以手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是即深衣篇所謂袂圜以應規也與端衰服文同而實異記文着此一語亦特爲深衣制不同於端服者著之而註疏亦未明晰也

縁廣寸半緣余絹反廣古曠反

○飾邊也○疏曰謂深衣邊以緣飾之廣寸半也○玉藻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章允反繢音會○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疏曰純袂緣其袂口也緣讀為緆既夕禮云緣綼緆鄭注云在邊曰綼在下曰緆此則深衣之下純也純邊者深衣之旁側也深衣外衿之邊有緣裳外邊曲裾掩處亦有純也○深衣○附罷卑方氏曰純即緣也緣字疑衍曰純邊則包裳下○附按陳氏云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也各廣一寸半今詳純袂緣純邊五字之文勢陳氏以第一純字頂上三純字作純衣言似是但袂緣純邊四字齟齬不合耳似不若注以純袂純邊二純字停對中以一緣字作純衣裳之正面乃由上之袖而及其正由正而及其邊次第以數上文所純之處而總該以廣各寸半為廟也上文既總舉衣字則衣即該裳故本飾注皆合裳言乃盡又如是解則緣即本字不須如注疏說讀為緆也○又按注以袷僅二寸緣不得與衣裳同廣表裏共三寸者故云唯袷廣二寸是亦以表裏言之

右深衣第四章凡二條○又章下一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應於證反○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附藍田呂氏曰此篇純記深衣之制度而已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惟深衣之制衣連裳而不殊蓋燕私之服爾如冠之法冠武殊制至於居冠則屬武而不殊皆所以尚簡便孔雖有簡便不可以無法故有五法之緣○東匯陳氏曰朝庶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為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但大夫以上助祭用冕服自祭用爵弁服則以素為中衣士祭用朝服則以布為中衣也皆謂天子之大夫與士也喪服亦有中衣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是也但不得縫掩尺耳

短毋見膚毋音無見賢遍反○衣取蔽形○附按蓋鼻方氏云豈袂之短長反誚之及肘即所謂短無見膚與今詳衣無從有見膚之處惟深衣袂短于端衣取與手齊而已但不以反誚及肘為節而或過焉則伸之必露手袖外惟此處有見膚之嫌此解得之

長毋被土為汁辱也○附按深衣裳制只有要齊廣數而無長數此文蓋為裳長約言之也亦服短於端裳之辭謂離地也以便走趨若縱臂則行

者足跼蹜如有循矣

續衽鉤邊衽而審反鉤古侯反○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附按注即以玉藻衽當旁解此謂衽續屬于裳之旁縫連之不殊裳之前後者即以掩合裳之前與後開際也其在裳旁有若後世裳制曲裾之形鉤曲於邊是為鉤邊解矣此則仍以喪服之裳前後制不相連而用衽以掩際者釋深衣之裳衽故前注即以曲裾燕尾之制釋明為衽之法也○疏曰衽為深衣之裳以下續上狹謂之為衽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即今之制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為條衽悉當旁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者若喪服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着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若今曲裾者後漢之將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之○附按疏以裳十二幅皆為衽盡由誤解前注裳幅交裂殺下殺上之說而然也又特以所續之衽為身旁之一衽則機轉汨沒卒亦不見此裳幅與衽幅是一是二也其以喪服裳前後不相連與深衣裳連者有異此言于注誤似有見矣而又以深衣一旁連者為續衽一旁不連者有曲裾掩之為鉤邊是又兩岐牽

稍且與前疏中謂上下相對為衽如曲裾宜兩邊有者自相矛盾殊甚遂就而無一合其言料紛莫詰讀者須先曉然于疏之亂注再致辨于注之淆經然後經記本文乃可得而析也○又按漢書云江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今詳此則漢人之衣有此式傳為深衣之襟衽鉤邊鄭注以燕尾裁法解喪服之衣衽以裕釋深衣之衽大抵皆本此處後司馬溫公作曲裾之制為深衣衽亦因襲此注說為之○又按古衽之制未見經傳曲裾之名非即古衽古人于衣與裳殊之服有掩裳際之衽綴于衣下而邊覆之其形為垂旁見後而古式既亡後代衣服變制猶存遺意緣為飾觀轉成燕尾裁製曲裾交輸之樣因流傳為古衽之遺而又不計古衣裳之有異制遂即指為深衣之續衽鉤邊也殊不知在喪服端衣如注法為衽符合衣裳體制用為古式可也而推之深衣則有不可者蓋端服裳與衣殊裳前三幅一片後四幅一片兩旁之前後俱開故以燕尾衽綴於衣下垂兩旁當裳開處掩之自合若深衣裳與衣連以十二幅分屬于衣前後四幅衣身旁合中開則裳亦與衣成旁合中開之勢而裳際不復得在兩旁矣乃注猶訓衽屬裳旁合裳之前後疏又謂裳一旁連一旁開以衽當身

之一旁掩之先儒沿其說亦以曲裾綴裳之右旁掩不相連之處何其相徇而未察也且如註說狀如燕尾其形製循正若如疏綴于裳之一旁以掩其一開之處又何庸此制度爲也豈非皆牽掣于宿說而不問其宜耶○附司馬溫公曰按漢書曲裾之制爲是深衣續衽鉤邊然則別有鉤邊不在十二幅之數亦邪割使一端闊一端狹以闊者在上狹者在下交映垂之如燕尾綴于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朱子家禮深衣曲裾注說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合如魚腹末如鳥喙向內而緝之相沓綴于裳上之右旁以掩裳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illegible]淵蔡氏曰先生病司馬公續衽鉤邊之制不得古意謂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爲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裳旁也○三山楊氏曰先生晚歲所服深衣去家禮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復因又按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也鉤有交互之義邊者裳幅之側謂其相掩而交鉤也○附按此在當時門人學者輩皆以朱子疑曲裾非古制而別定爲續衽鉤邊之說者也蓋已見夫深衣之制裳與衣連則兩旁縫合無前後幅之殊法所必然矣然如楊氏說似又以裳旁縫合即指爲續衽鉤邊而無復別用布幅裁爲之衽恐

仍蹈疏以衽爲裳本幅混裳衽于不分之弊且裳兩旁既合則其開際在中使別無所謂衽者又似以對衿比甲之衣連兩開不掩之裳而何以成法服度朱子之所爲深衣不如是矣○附慈湖楊氏曰古之衽今之襟也深衣屬裳則當續衣之衽長與裳齊也古志四夷左衽大喪記斂衣左衽咸謂襟也左傳結衽若訟者結此衽古棺有衽是謂小要以鉤邊如衽也古曰衽席席左欲右斂如衽詳考衽制可無不通○藍田呂氏曰衽衣裳之旁幅也玉藻所謂衽當旁是也衣之旁幅下殺裳之旁幅上殺上下之衽相續也○朱氏曰說文曰衿註交衽曰襟正義云深衣外衿之邊有緣則深衣有衽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闊內連衣爲六幅下屬于裳玉藻深衣衽當旁王氏謂袷下施衿趙氏謂上六幅皆是也○附按此又後來諸儒察見先儒之說多有未安據古記傳衽爲襟之解別用以發明者庶幾得之詳玩諸家本說中有合有離亦未能獲析貫通茲採其言足爲的解者合發其大端而爲之盡其說焉今按古之衣裳皆以正幅製其全體而衣裳俱有交際處必有以掩之因以布幅分裁爲正幅之餘而用以掩覆在衣在裳同爲掩際而設故皆名衽古記傳所言衽或以在衣者言如云左衽右衽交衿是也或以在裳者言如云扱衽執衽結衽是也蓋同稱而各有所指耳其在

反爲衣衿形制當如後儒之說以布一幅斜裁爲二上狹下廣綴于衣正幅之旁以承領古所謂袷下施衿是也上狹者承領斜向腋下下廣者二尺二寸與衣身正幅合而與衣齊也一以爲上衿一以爲下衿在上者爲外衽在下者爲內衽此其衣之襟在端衣與深衣當同有然者其在喪服可據註原有綴衰於外衿上之入既曰有外衿則必有內衿決其如是其在深衣可據家禮本註原有兩衿交會其領自方之交決其亦如是也至于衣衿左右交至腋下裳衽左右分垂兩旁皆不可無繫束者其必加任際之物使合而不開即所謂小要者是也考棺衽爲物名小要兩頭廣中央小或云以末爲之古者棺不釘但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合固棺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此則棺衽爲物與衣裳奚似而必以衽名者以衣裳衽邊有連固其合處制之使不得開如後世所用結紐之類小要與之相似故取名也若如注疏說則俱不可曉至其在裳爲裳衽又有其不同在喪服者形制當如注疏之說以布一幅裁爲二上廣下狹上廣者與衣身正幅合綴于衣下下狹者兩開向旁掩裳兩際也在衣後垂之有燕尾形若在深衣者衣與裳連而裳旁合中開則必亦有如衣之交衿乃得掩其中際意此深衣之裳爲衽必用布一幅長與裳等亦如衣衽交解斜裁爲

二片用其一片廣頭向上狹頭向下即以上廣者連接于衣內襟下廣處謂之續衽綴于裳前右正幅之旁而掩于裳前左幅內至邊以如小要者內連之又一片其上下廣狹悉如之則以續於衣外襟下綴于裳前左正幅之旁而掩于裳前右副外于邊以如小要者外連之以其交絆裳之末謂之鉤邊如此裳亦兩衽與衣衽配合中外完整掩覆之際外者在上內者在下有事之時解其外衽故又得謂之扱上衽也通論衣裳之爲衽當如此在儀禮記喪服只有二尺有五寸之裳衽而不及衣衽以衽爲衣之旁幅既長與衣等其數統見於衣二尺有二寸之中不必另著即裳衽亦與裳齊惟喪服爲防辟踊之故獨短其制不得不著明其數故獨指言之在禮記記深衣亦只是言裳衽而不及衣衽以衣衽在深衣者與在端衣同亦不煩言惟裳衽在端衣則在衣下在深衣則當裳旁故玉藻文言衽于裳縫齊倍要之下以見裳旁之有衽也在端衣裳之衽在衣而下與裳殊在深衣裳之衽在裳而上與衣連故又曰續衽以見之即鉤邊亦猶以裳下言也凡此皆專以深衣衽之有異于端衣者特著明之而同者不具載也學者須于經記有文無文處悉悟得之否則牽混差說恐終未合其本制矣

要縫半下

要一遥反縫扶用反○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疏曰要道之

縫尺寸廣狹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注據裳之一幅分爲二幅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爲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爲六寸減上六寸以益于下是下二幅有二尺四寸上二幅有一尺二寸故云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

袼音各○肘不能不出入袼衣袂當掖之縫也○疏曰袂中高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附按此注并未著尺寸而只以肘出入爲言且經不云袂而云袼注指當掖縫處皆非以二尺二寸之袂通言之也謂二尺二寸之袂當掖處其高下寬廣之數卒足任肘出人爲度以自此前則裁殺縫之也疏以袂圓肘之注二尺二寸之節解此殊誤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詘邱勿反○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疏曰袂長二尺二寸并縫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尺一寸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于肘也○附按注于此言袂并不及二尺二寸之數而只以肘上下各尺二寸爲節明著袂于肘以前尺二寸則袂之與手齊昭然矣疏猶以二尺二寸屬幅之衣袂約計其數爲反詘及肘解者悉誤也司馬溫公云袂即今之袖屈之及肘謂袖之長短適與手齊則反屈及肩自然及肘此說正是注義注于袂可以圓肘言一尺二寸之節于此著明臂中爲節上下各尺二寸兩處相望言之可知也又按肘不能不出入故袼必以運肘計若袂何以圓肘及肘言蓋古深衣乃平常用事服即行禮有事時亦必脫去正服以深衣從事如袒割牲袒射及盟插血等必將衣袒自手反圓屈之至肘間乃便作事即袒露臂之謂此例須然也故制袂者必計之○又按疏以注釋深衣袂之廣長運肘及肘者皆以二尺二寸析之蓋據喪服衣袂爲定數推言也殊不知古喪服即端衣制服取方正故不與衣俱用整幅二尺二寸廣長如一于體甚寬腋下濶大不僅以運肘惟深衣著運肘之文者常服取適體則袂不必與衣等只以當腋可以運動其肘出人爲度即所謂從腋下漸裁殺之至袪以爲一尺二寸者是也端衣袂皆以布通幅爲正二幅四尺被人身脊肩臂達手其袂當長出若干寸覆手端拱以致恭敬所以爲禮服若深衣常服取適體手宜便作事不肅袂長故不拘正幅可裁殺之惟以袂與手齊反屈及肘爲度無事足信手運掌有事可屈袂用肘無復拘礙之嫌楊氏云按深衣被

之長短反屈及肘則未嘗一幅拘是也大約記深衣制度之文皆以其別於禮服者著之而注疏家反以禮服見經之制比合引證豈非從來一大誤耶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厭於甲反髀步戢反脅許劫反○當骨緩急難爲中也○疏曰此深衣帶下于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而下也四尺五寸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應於證反下同○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疏曰每幅交解爲二是十有二也○附馮氏考證曰此一句似通一衣而言也若專以爲裳不應列于袂袷之上以下文先袂次袷次負繩而後及于齊自有次第可見○君善敖氏曰衣六幅裳六幅適十二幅○草盧吳氏曰裳以六幅裁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幅而不言衣幅尤不可蓋衣裳各六幅衆十二月之六陰六陽也○附按以十二幅通衣裳言其義甚當叅朱氏說衣身用布二幅袂用二幅別用一幅裁領又用一幅交解爲兩襟爲衣六幅接裁領不得爲一幅意以裳之六幅十二片分屬於衣之四幅而衣加二襟裳亦加二衽續於衣襟下四片用布二幅合衣身袂四幅總爲六幅亦符其數

衣袂圜以應規

謂胡下也○附司馬溫公曰牛領下謂之胡謂從袖至腋下裁合其勢圜如牛胡也○附按端衰衣之袂竟幅廣二尺二寸只於袖口縫合一尺留一尺二寸不縫則自腋下至袖口俱不裁動乃端服取方正爲義深衣取適體便事故殺裁之合狹爲圓形以應規之義也

曲袷如矩以應方

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疏曰方折之也○附春秋傳曰衣有袷杜註袷領會也曲禮曰視不上于袷辨注袷交領也司馬溫公據之云然則領之交會處自方即謂袷○漢書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曰頭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朱子家禮著深衣方領注云兩襟相掩衽在服下則兩領之會自方家禮補說舊制無衿故領直而不方今以領之兩端各殺于內外襟上穿脅之際右襟之末斜交于左脅左襟之末斜交于右脅自然兩頭交會方如矩矣○附按此正所謂頸下施衿領正方之製也○附儀禮喪服記適博四寸注適辟領也博廣也辟領廣四寸與濶中八寸也兩之爲一尺六寸疏辟領橫廣總一尺六寸○附按王氏曰辟領向外謂之適左右各廣四寸反摺向外卽今之開肩裔餘布不適于領中而著之於外也辟領左右各四寸則當中濶八寸矣○君善敖氏曰凡爲衣必先開當項凡吉衣皆方剪之所謂方領是也此凶服亦方領其異者則但剪其上下而不殊其左右之布使連于衣而各出于肩上之

兩旁以爲適也○附按適卽辟領其開領之法在其中矣詎
此則當項方剪爲濶中凡以爲安項之故吉衣將所裁布政
縫於內或殊去之據此始見古開方領之法深衣當如之○
附三山楊氏曰衣合前後爲二尺二寸者四從一角當領處
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故曰辟領反摺向外加兩
肩上爲左右適故曰適辟領四寸旣反摺向外故後之左右
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並謂之濶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
虛處當胷而相對亦謂之濶中乃疏所謂濶中是也此則衣
身所用之布與裁之之法也注又云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
者謂別用布一尺六寸橫濶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
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
之濶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闕當脊相並處此所謂
加辟領八寸是也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
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于前之濶中與前裁斷
當胷相對處相接以爲左右領也夫下一半用布八寸上一
半爲一尺六寸所謂而又倍之者也此則衣領所用之布與
裁之之法也○附按古衣辟領之法得此乃全玩別以一尺
六寸之布加於濶中其下半留八寸塞後濶中者當背脊上
無餘其上半連一尺六寸向前垂下塞前濶中者正當人項
上楊氏所謂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者謂當一尺

六寸中剪分破開爲安項地其左右各出之四寸不裁去者
將來對摺合在中間分開之各四寸疊爲一片塞前濶中卽
氏所謂將上條分中斜摺兩頭者謂于中間各分之四寸又
橫中裁入二寸分開將所裁開者斜分四角反摺各向裏貼
其四角相對中空處卽以安項項後一角上出與項下一角
相對項左右兩角亦相對遂成折角方領之形此于辟領之
中爲加領之法也以喪服推之吉服吉服有袷袷卽久領也
當與此同又按喪服當項摺疊爲領者上下左右相去俱四
寸是爲四寸之衣領與二寸之袷不合要知衰服以辟之
布爲適則濶中不得不寬吉服不爲適則濶中倠以安項辟
領不用八寸亦不須一尺六寸橫濶八寸之布爲加領約以
四寸爲濶中以八寸橫濶之布一如其法裁製入于濶中而
當項摺角爲領者計二寸正與深衣袷二寸之文符而曲袷
如知抱方之意亦合歷考深衣開領加袷之法先儒未經講
明此於古衣有徵
可援據以爲制矣**負繩及踝以應直**踝胡瓦反○繩謂裂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
也○疏曰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曰
負繩○附按深衣衣不殊裳裳木無明法據負繩及踝之文則
負背之衣與及踝之裳上下如一繩之相貫其衣裳爲連合
一片可知朱子家禮又著明衣每幅屬裳三幅裳每三幅屬

衣一幅蓋以上下相當體製自應然也**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音咨○齊緝○補註陳氏云下齊
裳末緝處也欲其齊如衡之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行舉手謂揖讓**負繩抱方者**
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深衣之直方
應易之文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仰則心有
異志者與**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言非法不服**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
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貴此衣也**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
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擯必忍反相息亮反完音
丸○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
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
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深衣○附靈皐方氏曰深衣蓋著于
朝祭戎服之內者故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擯相則禮服治
軍旅則戎服無著深衣以蒞之之禮也○附按疏云玉藻朝
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

服祭服喪服之下意中衣深衣制度皆同推中衣侈袂爲異
或凡行禮其禮中無事者俱禮服內着中衣若于禮中有事
者則以深衣爲中衣以便臨事脫去上禮服而以深衣從事
此方氏之解爲能通貫○附用之陳氏曰先王嚴分守一道
德常見于形名度數之間寓於服飾器械之際若作服而無
其法則不足以爲法服故深衣或圜或直一以天制或方或
曲一以地制而崇之爲三才卑之爲三極莫不并與其情之徵
之意以示之此深衣之所爲作也所謂深衣不特以彼體之
深邃異常稱之深亦以其義之深名之爾○彥醇馬氏曰規
矩繩權衡五物以其極至而可以爲法于天下也故聖人之
作深衣必應之謂被于一身之間而可以爲萬事之則故視
其服者知其道觀其容者知其德輕重曲直方圜有所取法
而非安作矣此篇之制度所以善也○附按古衣服之制太
上冕服冕服之下有弁服弁服之下有朝服有玄端玄端之
下乃有深衣冕弁端服皆禮服之重深衣乃燕服之常常服
自不同于禮服之深嚴矣但古人被服在躬雖常不苟亦必
有義理爲之制度此記禮者有深衣篇致其詳焉後之儒者
以世不獲見古先聖之禮服而卽以深衣爲先王法服之遺
而導其遺文以存制作其奉爲高曾矩矱于家脩學道間者
意至隆也豈容講述不明制度不信義禮不當而流傳滋誤

哉考注疏及諸先儒之說輾相沿迷殊多
舛錯故今採集羣言詳加研辨乃如此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八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闇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王制之辛第五十八 名器下○凡三章

王朝禮十二 又取周禮諸官小戴諸篇之文先圭璋繅采及笏佩組綬韍帶韠屨舄終車旗弓矢符節等制爲名器下篇○附按此篇舊本二節無名目今訂爲三章而補其名焉又將經中荀子聘人以珪條人于章下

作傳

集補經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等猶齊等也 王執鎮圭 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附說王祭時所執玉諸侯朝天子執鎮圭以臨之 公執桓圭 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圭長九寸○疏曰桓若屋之桓楹○附說象取柱石王柄也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蠡得耳欲其愼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附剛中鄭氏曰鄭說信圭瑑人身之伸爲飾躬圭瑑人身之曲爲飾陸農師云圭形直者爲信曲者爲躬圭不作人屈伸之狀○推望郝氏曰侯覜伯尊其道伸伯覜侯卑其道屈也或曰信圭象取直身而不回也躬圭象取鞠躬而不亢也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附剛中鄭氏曰圭之制下方上圓取體象天地而銳其上以象運用之無不利自王至伯皆君道體用全具故所執皆圭若璧其形圓象有體無用子男有君體而用未足故所執皆璧○附按圭璧形制詳玉人職中見下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疏曰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鄭注大司樂云先奏

是祭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祼同節
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附剛中鄭氏曰能通三靈交之者莫
如陽精之純故禮神有玉祀神又有玉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
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黃○此禮
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
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
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
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
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
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
見○疏曰此禮天地以二至及迎氣于四郊禮五帝也小宗伯云
兆五帝于四郊鄭注云黃帝亦于南郊是也○附聶氏崇義圖說云
璧好三寸圜徑九寸肉倍好謂之璧兩邊肉各三寸與三寸之好
共九寸也蒼璧九寸厚寸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
長八寸厚寸青圭亦九寸厚寸博三寸剡上各寸半圭爲璋琥
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半璧爲璜○剛中鄭氏曰
天圜而運乎上故璧圜以象其體璧蒼以象其色地方而奠乎下
故琮方以象其體琮黃以象其色大宗伯禮神之玉所謂植璧也

典瑞所云祀神之玉所謂乘圭也○彥祥易氏曰圭銳而首出其
色以青象地出乎震而物生東方之義也琮明也其色以赤象物
之相見乎離南方之義也琥威也其色以白象秋之肅傷西方之
義也璜藏也其色以玄象物之歸藏北方之義也○剛中鄭
氏又曰夏至陽方用事而陰已生禮以半圭陰與陽分也冬至陰
方用事而陽已生禮以半璧陽與陰分也熊氏以爲中央黃帝亦
用赤璋孔氏以爲當用黃琮然以類求神中央土色宜用黃○靈
皐方氏曰不曰四郊而曰四方疑五嶽四鎮四瀆禮神之玉及牲
幣皆然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放方往反○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典瑞王晉
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繅音藻藉在夜反朝直遙反○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
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
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鄭司農云
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玉人職曰大圭
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爲
藻率之藻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附浚儀王氏曰左傳袞冕
黻珽注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珽一名大圭大圭
天子之笏也制詳玉藻覍下○三山楊氏曰太圭不琢象天道之
質鎮圭琢四鎮山象地道之安日爲衆陽宗上有以參天地之神

故用大圭執鎮圭以朝日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信音申○三采朱白
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
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附靈皐方氏曰於王衆朝日則祀天地宗廟
不必言矣於諸侯衆朝覲宗遇會同則祭祀不必言矣○王氏詳
說曰邦國之君或圭或璧特始朝則執以爲合符而已後亦止於用贄不常執圭也
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
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
覜聘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疏曰本君親自朝所執者上文桓圭
已下是也若遣臣聘不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璧之文直瑑之
而已註言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者欲見此經遣臣聘法有聘
天子并有自相聘二者俱見不言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
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以言天子諸侯可知也衆來曰覜即
殷覜曰視也寡來曰聘即時聘曰問也○疏又曰熊氏云五采五
就者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五就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

故三就也二采一就者以臣下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別
一行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一匝名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
或一匝二行爲二就二就即等也聘禮記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
云以三色再就謂三色色爲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即六等雜記
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爲再行行爲一等是
一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
附用之陳氏曰采以象德之成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
存乎內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王五采五就
王備五德色不過五公侯伯德不足於王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
子男大夫皆二采禮窮則同而又以再就一就別之見藻織絲爲
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爲之無據也繅可垂可屈
則廣于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圭繅皆有組以
繫之聘禮所謂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璧繅亦然春秋傳所謂
楚平王再拜皆歷璧紐是也○附按繅藉采就并詳前聘禮篇中
又按本篇編輯爲古名器而設今于註疏暨諸家說有闕切名器
制度意義者雖已見前卷篇中仍節錄于此以備詳覽餘不復出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邸丁禮反○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
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
邸讀爲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

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疏曰謂用一大玉四面各琢出一圭中央爲璧形厚寸其璧爲邸○附長樂劉氏曰天以一氣爲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主宰也四圭有邸象四時本出於一氣五帝而本自於一天也○東巖王氏曰祀天謂員邱之祀大神也旅上帝則五帝在焉以其及衆神故謂之旅○[redacted]溥趙氏曰據註疏則四圭是就璧平出不是植立起者邸則於璧中琢成寓穴然邸言宿邸歸着處也此圭乃植在神坐前欲天神降而依憑託宿於其中如人有旅邸相似此是禮神之玉非事神所執之玉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僢昌絹反○疏曰按王制注僢則僢彼僢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僢言之○附[redacted]溥趙氏曰用玉琢成方琮邸於琮兩邊琢出兩圭相對天以璧爲邸地以琮爲邸邸者取其託宿此亦植在神坐前欲地示降而依凭存宿於中非所執之玉也○東巖王氏曰祀地謂方澤之祭大示也旅四望則五岳四瀆在焉○[redacted]汲陳氏曰宗伯所謂蒼璧黃琮典瑞所謂四圭兩圭也凡夏正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員丘祀天皆用四圭之蒼璧祭地則夏至方澤用兩圭之黃琮是安有天帝之別崑崙神州之異哉鄭氏以緯書之言別生異說皆非也○江都集禮徐乾議曰周禮蒼璧禮天文云四圭有

邸以祀天兩玉不同是有二圭可知徐邈曰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三山楊氏曰或者又謂璧圓色蒼所以象天體天有四時四圭有邸亦所以象天用非王所執之圭也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祭而兩用也○清溪李氏曰大宗伯六器與六瑞六摯相次則蒼璧黃琮或初致其神奠玉而禮之如執贄以見者故曰禮天禮地此四圭有邸兩圭有邸與祼圭有瓚爲類則邸當亦瓚屬表記曰秬鬯以祀上帝則邸疑或注秬鬯者雖不以祼而奠以享神故曰祀天祀地推之下文圭璧者是于圭頭爲器如璧璋邸射者是於璋頭爲器如邸而射皆把鬯爵也鄭氏見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此官無之而別云四圭有邸兩圭有邸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圓丘之祀四圭則夏正郊天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祭兩圭則神州之神又合而一之曰蒼璧爲邸四圭託焉黃琮爲邸兩圭託焉更無他據今且闕之○附按祼圭以圭璋爲柄也柄一而已此四圭兩圭矣爲乎疑非一類之器但此圭槩曰祀天祀地而不知於祀事何用屬之盛鬯乃見其用然則以圭爲柄而四之兩之者所以不奠而不執以灌之意耶柄以秉爲義書所謂秉圭或即指此但秉以奠之而已非所以執也若執圭則如天子朝日所執之鎮圭者是蓋天子薦瑞以行見天之禮者不得混於禮神祀神之圭言矣古器制用多不可考而羣解殊義今特覽以存之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祼古亂反瓚才但反○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邮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祼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疏曰祼圭即玉人所謂尺有二寸者也以祭先王則宗伯所謂六享皆是也以祼賓客則大行人云上公再祼侯伯一祼之等是也鄭云於圭頭爲器器即瓚是也漢禮瓚者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按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似少也○附剛中鄭氏曰祭既祼然後解牲體今名祼爲肆非其序也肆陳也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皆謂肆爲陳圭瓚陳於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也○王氏詳說曰舊圖以瓚下有盤口徑一尺本鄭氏說瓚盤之制出於漢儀六經所載無此陸氏謂瓚形如盤徑四寸鼻上寸爲龍形圭璋爲柄是也○附按今詩大雅旱麓之篇鄭作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疏曰上文四圭兩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皆以邸爲璧此圭云璧不言邸故鄭還以邸解璧也又玉人疏云此圭璧謂以璧爲邸旁有一圭按上文四圭以祀天此日月星辰爲天之佐故一圭殺於上帝也按兩圭有邸以祀地璋邸射以祀山川亦取殺於

地也○附彥詳易氏曰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璧圓所以象天日月星辰麗乎天其用不一而其體同託於天故以一圭而邸璧○[redacted]溥趙氏曰日月星辰皆麗乎天故以璧爲邸以象其託體於天之意然亦欲日月星辰之神降而依凭於邸也非祭禮所執之玉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射食亦反造七到反○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玉人注云邸射剡而出也疏云剡上謂之出半圭曰璋首皆邪鄕之今從下白邸鄕上總之邪鄕之名爲剡而出也○疏曰造贈賓客謂致稍餼時造館贈之使還贈賄亦執以將命○附剛中鄭氏曰半圭之璋邸於琮琮方所以象地璋以象陰之盛事又從而邪殺之如矢之射見通貫之義○王氏詳說曰日月星辰麗于天皆陽類故禮之以圭璧山川麗于地皆陰類故祀以璋邸射邸必象射之貫以山川通氣故也○[redacted]溥趙氏曰圭象用之利夫以生物無不周故祀以四圭地不及天故以兩圭日月星辰不及天故祀以一圭之璧山川麗地不及地之大亦不及日月星辰之麗天故祀以半圭之璋璋邸者就方琮上琢出一璋琮方象地之體以琮爲依託之邸象山川之麗於地也與圭璧之意同亦欲山川之神降而依存於璋邸中亦植在神坐前非手所執之玉○剛中鄭氏又曰山川爲國阻固賓客爲王守之以爲捍蔽屏藩故以祀山川之器贈賓客宜也

土圭以致四時日

月封國則以土地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詳見曆數並王制之乙之巳制國建侯等篇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守手又反○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閔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附剛中鄭氏曰考玉人之職不言珍圭杜氏謂珍爲鎮然按鎮圭者人君守之以鎮安天下之圭安可付之使者執以出使乎而諸侯守土王欲徵之凶荒之際王欲恤之遣使以往詎可無所執此所以作珍圭雖其尺寸不傳今無所考而非鎮圭斷可知矣○清溪李氏曰掌節之節守國行道之用也典瑞之瑞作事之信也先儒或謂瑞卽節謬矣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附[illegible]溥趙氏曰牙有噬齧搏擊之威如爪牙然以牙爲象取其能制人而人畏之詩以司馬祈父爲王之爪

牙與此義同璧羨以起度羨音賤○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玄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疏曰璧本徑九寸傍減一寸以益上下故高一尺橫徑八寸○附彥詳易氏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此璧一縱一橫皆可以爲度○剛中鄭氏曰先王慮後世度之不存則制作無所考故廣爲之制以存之有黃鐘之長以爲之度則其廣起於九寸有璧羨之長以爲之度則其度起於一尺自九寸而積之所謂律呂以作樂者有所考月一尺而廣之所謂器用以行禮者有所考九者陽數樂由陽來也十者陰數禮由陰作也○附按注袤字莫侯反東西曰廣南北曰袤謂璧之上下也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駔音祖斂力驗反○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駔疾之駔疏讀爲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爲加之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疏曰大斂以六玉與王爲飾在衣裳之外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讀號發加組之組也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肩瑑故

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也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宗伯璧禮天琮禮地背爲陽腹爲陰故上琮下璧疏之通於天地也○附臨川王氏曰六物皆爲渠眉璧琮又疏焉○長樂劉氏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故其斂也以禮天地四方之玉器爲之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讐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焉○疏曰兩諸侯相與爲怨仇王使人和之故執善圭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圭也○附[illegible]溥趙氏曰和難聘女一則通彼此之情而歸之善一則諧夫婦之禮而有嗣續所以二事皆用穀圭以穀見天地至和之氣所鍾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於阮反好呼報反○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治德以結好○附剛中鄭氏曰琬猶員也圭之形皆銳其上以表其用之利此則員之凡物尖則逆員則順故不銳而員者所以見柔順之意故使之修德結和欲其仁柔婉順也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琰以冉反行下孟反慝吐得反○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

此圭責讓喻告之也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覜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覜以除邦國之慝○以上周禮春官○附[illegible]溥趙氏曰琰之爲言剡也○希逸林氏曰琬圭圓而宛之仁也故以治德結好琰圭剡而有鋒義也故以易行除慝[illegible]

○玉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恒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舊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附王氏詳說伯守之下缺二句○附按舊本摘此用小字附錄于大宗伯以玉作六瑞條下今以本篇首輯宗伯典瑞玉人職文著見諸玉器名物皆互相備也六圭名見宗伯數見玉人不嫌重出故移冠玉人首依本記文正錄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附按王氏詳說此下有錯簡在後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尨尨謂雜色玄謂全純玉也瓚讀爲餍饡之饡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尨作日反○疏曰此經因天子以下執玉述說尊卑之玉善惡不同鄭云瓚讀餍饡之饡饡不[illegible]職有義食漢時

有齊優言取雜意公侯四玉一石以下按禮緯云也○附剛中鄭氏曰鄭注以全爲純玉是矣乃謂龍瓚將爲雜名其說無稽○王氏詳說曰此四句疑在宗祀以前馬之下○兆錫姜氏曰此節本當在祼圭節條之後緣錯簡于此文無所屬故舊說牽爲之詞王

繼子男執皮帛疏曰上不言子男而此云繼子男者以子男與伯同用三玉二石故空其文見子男與伯等○附王氏詳說曰此上有闕文○剛中鄭氏曰此文獨立上無所承意其斷簡失次也○兆錫姜氏曰此係本無與于玉人之事乃約諸臣之六摯以繼邦國之六瑞故牽連及之而命圭節既不及子男穀璧蒲璧之制此句錯簡於此而文又不全故王氏辨其爲脫誤

天子圭中必附按王氏詳說此節上有脫文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附王氏詳說曰四圭兩圭圭璧璋邸射當連文不容間斷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附按王氏詳說此條屬上天子圭內連文錯簡在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附按王氏詳說此條係後節文錯簡在前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附按王氏詳說此下有大璋中璋九寸一節連文錯簡在後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附按王氏詳說此節下有瑑圭

璋璧琮八寸牙璋中璋七寸二條錯簡在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附按王氏詳說此節下有駔琮七寸駔琮五寸二條錯簡在後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附按王氏詳說此與四圭兩圭連文亦錯簡也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附王氏詳說曰天子下缺二字此下有瑑琮八寸一條錯簡在後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附按此下有大璋亦如之一條錯簡在下節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附按王氏詳說此與前祼圭條連文大璋亦如之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之也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疏曰鄭以其與上大璋同名明以大璋之文飾之也又以天子穀圭七寸以聘女諸侯不可過天子爲九寸此文承邊璋之下而言亦如之也○附用之陳氏曰以文考之當繼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如穀圭之七寸也蓋聘女天子以圭諸侯以璋以是爲降殺之等若以繼邊璋之後則邊璋有勺用酌以灌以加于聘女之束帛何義哉瑑圭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附按王氏詳說二條與琬圭琰圭連文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附按王氏詳說此條在駔琮七寸條下與上璧羨度尺一節連文皆錯簡也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鎭宗后守之附按王氏詳說此條于篇首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下連文錯簡在此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天子以爲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附按王氏詳說此在四圭尺有二寸條下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附按王氏詳說此在璧琮九寸條下皆錯簡也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附王氏詳說曰中有缺字以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附按王氏詳說此與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連文錯簡在末○考工記○附王氏詳說曰記多戰國間故事惟玉人一職與典瑞同典瑞言其名與用玉人言其名與制玉人爲之典瑞掌之此周制也然今考之典瑞之文爲有倫理自王晉大圭以下列爲各節而五禮之用備矣若王人所載固詳于典瑞而其文糅桼火非闕則錯何多乎言公侯伯之圭而不言子男之璧言繼子男而不言孤言案十二以勞諸侯而不言后凡皆闕文也言天子圭中必當在

天子服之之下不容間于皮帛之後天子用全節當在宗祀以前馬之下不容間于以朝諸侯之後瑑琮以享夫人當在璧琮以享天子之下不容間於旅四望之後大璋諸侯以聘女當在穀圭天子以聘女之之下不容間于宗祀以前馬之後宗后以爲權當在天子以爲權之後不容間于牙璋以治兵守之後璧羨以爲度當在組琮以爲權之下不容間於琰圭以易行之後宗后守之當在天子守之之下不容間於宗后以爲權之後以至四圭兩圭圭璋邸射當連文琬圭琰圭瑑圭璋璧琮亦當連各不容間凡皆錯文也鄭氏雖知不言子男之璧爲闕他無一言及者此其所以多失也今改其文讀之

○玉人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爲內鎭宗后守之射食亦反○如王之鎭圭也射其外鉏牙○疏曰十有二寸者并角徑爲尺二寸射四寸者據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言內鎭者對天子執鎭圭爲內據八角鋒故云鉏牙○附東巖王氏曰琮方以象地故大琮后以爲所守之玉則以守內治者莫大于此也十有二寸與鎭圭之數同○剛中鄭氏曰琮本八寸其兩旁各射二寸是爲四寸四寸之射八寸之琮此所以十有二寸○靈阜方氏曰天子繼世故尊無與并若后則有尊有卑惟祭祀賓客夫婦親之必時工之后若宮中內治王之母若祖母在焉則卑者不敢專也故內

瑱必宗后守之而駔琮以爲權亦稱宗后焉○附按射者剡出之義琮以方體爲八稜角所爲兩相各射二寸者乃以玉方十二寸爲底四面琢出八角爲八方形每剡處削殺二寸剡出角形每兩角相對爲四寸琮中本得八寸合爲十有二寸八角每兩相對處皆然也

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璧五寸謂之穀璧子守之命璧五寸謂之蒲璧男守之

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附剛中鄭氏曰居則守此圭以保其國不可以不知守之道也天子能守此圭可以君天下而朝萬國諸侯能守之然後可以保其國○附按照註補命圭五寸二句

孤繼子男執皮帛

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贄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此說玉及皮帛者迭言之見天子之用贄○附剛中鄭氏曰大宗伯孤執皮帛謂王之孤也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則邦國之孤也二者皆執皮帛但王之孤以虎皮公之孤以豹皮耳王之孤不當繼子男之後故註獨謂公之孤也然典命諸侯之適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則此蓋兼諸侯之適子而不止公之孤矣○附按照註補孤字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朝直遙反○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疏曰按書傳古者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註云君恩覆之臣乃敢進是其冒覆也又孔註顧命云冒玉邪刻之方四寸用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也義得兩合○附蔡氏溥曰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僞也○[redacted]溥趙氏曰以四寸者或謂象德冒四方或謂取其方正以率下也或謂示以小爲貴而卑以接下也○剛中鄭氏曰天子有鎮圭有冒圭有大圭鎮圭冒圭其用有時執鎮圭服大圭者朝日之禮也執冒圭服大圭者見諸侯之禮也然執冒圭以騐諸侯之瑞其用也暫而已大宗伯小行人鎮圭皆繼以公侯伯子男所執之玉明朝見諸侯皆用鎮圭之意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杼古呂反○主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照○疏曰以其長故得大圭之稱言服之者以其搢于衣帶之間齊人謂椎爲終葵故云終葵椎也珽玉六寸者謂於三尺圭上除六寸之下兩畔殺去之使已上爲椎頭言六寸據上不殺者而言引證大圭首爲終葵六寸以下杼之也○附[redacted]溥趙氏曰杼如輪人行澤者欲杼同謂大圭三尺長上頭謂之首今於首處餘六寸令方正如椎頭自六寸下兩畔殺些子已下依舊方正○附按杼削殺

也凡圭頭尖銳皆削殺之如博三寸之圭左右各剡寸半者是其剡處即此所謂杼也凡圭杼上而止惟大圭杼之上又爲椎形乎首方正六寸挺然也椎有終葵名是謂杼上終葵首所謂杼上者指圭頭所剡以上言非自下漸殺其上之說

天子圭中必

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疏曰按聘禮記五等圭璋皆有繅藉及絇組絇組所以約圭中央即此中必之類此不言諸侯舉上以明下讀如鹿車縪之縪者此縪約組一也○附霊皐方氏曰諸侯舉下執圭以將事而天子端拱於上疑于天子之不必然天子且用縪則執以將事者不必言矣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職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疏曰此圭典瑞直言所用禮神不言尺寸故此言之天子以十二爲節於璧四面各琢出一圭皆長尺二寸與鎮圭等其璧爲邸蓋徑六寸總三尺又與大圭長三尺同○附按崇義聶氏圖說或六寸璧爲邸四面各琢出一圭皆長三寸以同鎮圭尺有二寸之制今詳疏以四圭尺有二寸之數準之以爲三尺同于大圭之制蓋禮以大爲貴之義也但大圭係搢圭不嫌與天下三尺同以植神前疑于過長禮又有以小爲貴者祀天帝不必同于王禮也聶氏別爲一圭三寸之說似較優且詳玩其義祀天而用四圭即四時之數也每圭三寸即三月之數也合之得數十二即一歲之數也祀天而即用歲一周天之數恐當以聶氏之說爲確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邸丁禮反○邸謂之柢有邸僢共本也○疏曰亦一玉俱成兩圭相對爲僢也○附按崇義聶氏圖說此兩圭五寸亦宜于六寸璧兩邊各琢出一圭俱長二寸半博厚與四圭同今詳兩圭五寸如以四圭尺二寸之一說準之當爲一尺六寸其數無所等同故疏不言聶氏分爲一圭二寸半之說承上三寸殺之地降于天三寸二寸半皆以小爲貴之禮也又按陰爲偶數故祀地用兩圭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禮其神也圭其邸爲璧取殺于上帝○附按崇義聶氏圖說此圭宜于六寸璧上琢出一圭五寸也彥詳易氏謂其制五寸者殺于祀天之璧今詳上節兩圭五寸者地上五行之數也此節一圭五寸者天上五氣之數也因說天上故用一圭迭有四圭兩圭一圭之不同○又按疏說錄前典瑞條中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稍所敎反餼許旣反○邸射而出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鄭司農云素功無琢飾也○附按疏說錄前典瑞條中又按祀日月星辰之圭璧明言五寸此祀山川之璋邸不越五寸可知三璋射四寸其下半文飾之此璋獨云射者蓋通直殺削之義無復文飾所以別于因巡守有事于山川之祼璋也故特言素功以明之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祼之言灌也或

作澡或作果祼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曰鄭注小宰云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故此惟云以祀廟瓚如盤者鄭注典瑞引漢禮瓚盤也言有流前注者按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前注者以尸執之向外祭乃注之○附剛中鄭氏曰圭瓚以祼前有龍中有瓚後有圭以爲柄此言祼圭尺有二寸而又曰有瓚不兼瓚以言尺寸蓋其圭之長如此也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射食亦反勺上灼反衡音橫守手又反○射琰出者也杜子春云勺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三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疏曰此經說王巡守出行過山川禮敬之事三璋據爲勺柄黃金勺以下據爲勺頭射琰出者向上謂之出謂琰半已上其半已下爲文飾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圭瓚之形前註已引漢禮但彼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所容亦小但形狀相似耳

圭瓚灌宗廟明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於大山川已下至半文飾皆無正文鄭以意解之○附■溥趙氏曰三璋之勺形制並與圭瓚同是有事山川用此盛酒以灌神之器但圭瓚以圭爲柄故謂之圭瓚此以璋爲柄故謂之璋瓚言大璋中璋則知邊璋爲小不言小而言邊以特飾其邊如邊之有邊縢邊脣也飾其邊計其分寸得大璋之半注所以言半飾之謂雕琢成文也射四寸謂就璋上剡出一半已上至首令削得尖細以貫勺勺即瓚也其半以下不剡處則爲文飾是大璋中璋邊璋寸數雖不同而射處皆尖四寸射如射之貫不射則貫勺不得厚寸則三璋皆如此厚也○剛中鄭氏曰祼圭之盤謂之瓚璋之盤則謂之勺見其所容者少也勺以黃金爲內青金爲外鼻寸者圭瓚之龍所以前注勺之鼻則瓚之龍也以一寸爲度朱中謂鼻內通流處以朱漆飾之也衡橫也勺如盤然橫于中央故謂之衡蓋勺身橫徑四寸也有繅者用之時當以繅藉爲飾○王氏詳說曰以勺爲尊中之勺者杜氏之說也蓋勺之名物一而其制有二明堂位曰夏后氏龍勺商之疏勺周之蒲勺謂尊中之勺也此曰黃金勺者謂圭瓚之勺也杜氏鄭氏分爲二說而鄭氏爲優○崇義聶氏圖說鄭解三璋加文飾都不言文飾之物按易文言雲從龍又聘義說玉十德其一曰氣如白虹天也然則璋瓚既以勺鼻爲龍頭其璋半以下皆宜琢雲氣以爲飾祼圭勺已下亦宜如之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附圖說曰此皆指祼器而言也祼器有能有瓚有將將柄也詩言祼將于京之將惟天子全用玉上公止以玉爲龍首侯止玉爲瓚伯止玉爲將餘皆以石之次王者也○剛中鄭氏曰以器言之龍處其首瓚處其中將處其後以德言之公居其上侯居其中伯居其後此用玉次第之意也不言子男所用者子男不瑒瓚不用祼器也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致日夏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附按此節說詳見歷數及王制制國建侯等篇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

繅音藻○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以致命焉繅藉也○疏曰典瑞云治德據使者而言此言象德據圭體而說○附■溥趙氏曰繅藉文采在上錫命是文事故以繅象燦然相按之文○東巖王氏曰象德言圭之制治德言圭之用玉人言其制與瑞言其用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疏曰知此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者以其言判判半也又云規明半以上琰至首規半以下爲瑑飾可知○附■溥趙氏曰此上剡一半半則圜焉判言半也規言圓也半其圓而剡之故曰判

規琰圭是規圓上出頭尖銳者○附按贊行人言圭制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琰圭爲判一則止剡半邊其半邊不剡則圓而象規也若琬圭兩邊皆不剡圭頭全宛而圓也註疏以半上琰半下爲瑑飾恐誤解也諸家說亦未明斷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

瑑文飾也頫視也聘問也衆來曰頫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疏曰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頫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附剛中鄭氏曰據先儒所釋則瑑之圭聘天子而以璧享之琮璋聘以王后而以琮享之八寸之制特言上公之臣而已不知五等諸侯以信躬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瑑之而已其制既有降殺則公侯伯之臣亦無嫌于用圭璋子男之臣亦無嫌于用璧琮也○附■溥趙氏曰上公以九爲節而曰八寸者蓋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此諸侯之臣不得用本君玉故等而降之爲八寸也以此知五等諸侯之臣惟上公臣執八寸其餘則殺不言舉尊以見卑也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射食亦反○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疏曰典瑞無中璋以其大小等有牙故不見也二璋蓋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牙璋文飾多故得才名而先言也○附■溥趙氏曰中璋是牙璋之中樣者七寸其

長也射二寸則邪剡二寸爲矛其下有五寸爲體不剡也

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〇疏曰按小行人二王後享天子及后用圭璋則此璧琮九寸據上公九命者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寸引聘禮者欲見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此不言后統于尊也〇附剛中鄭氏曰廟中將幣之時用以享獻于天子〇東嚴王氏曰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琮以錦盡侯伯之享禮也由此推之則二王後之享用圭璋子男之享用琥璜玉人不言以小行言見之也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〇疏曰言享夫人是諸侯自相朝所用致享皆不言瑑璧以享君文略可知此八一據上公二王後自相享侯伯當六寸子男退用琥璜降用四寸經言諸侯是朝註兼云聘者其臣聘瑑圭璋璧琮亦寸數同也〇附[redacted]薄趙氏曰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則享夫人以瑑琮宜矣上文璧琮九寸以享天子則后在其中至夫人則殺耳降用八寸宜矣〇用之陳氏曰觀夫人有致飲于賓客之禮則諸侯之于后夫人其有享也宜矣琮以享后從于享天子文下則瑑琮享天人降從于后亦宜也先儒泥夫人之文謂諸侯自相朝用享者豈必其然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納徵加于束帛〇疏曰自士以上皆用玄纁束帛但天子加以穀圭

諸侯加以大璋也〇附剛中鄭氏曰七寸者少陽之數天子而用七寸男下女之義〇王氏曰以穀不失信生生而不窮故以傳女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好呼報反〇鄭司農云羨徑也好璧孔也爾雅曰內倍好謂之璧好倍內謂之瑗內好若一謂之環玄謂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〇疏曰璧好三寸兩畔內各三寸共六寸此璧應圓徑九寸今減廣一寸旁谷損半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

組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鄭司農云以爲權故有鼻也〇附[redacted]薄毛氏曰后之權用之宮王之權用之國先王欲法度之不壞不幸其一倘存可資之則也于天子言鼻則后可知言寸有半則后一寸可知〇剛中鄭氏曰權不用璧而用琮者蓋莫高於天長短之所由生莫厚于地輕重之所由積所以審輕重者宜乎用法地之器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鄭司農云以爲稱錘以起量〇疏曰此后所用故五寸降于天子七寸也以爲稱錘而云起量者對文量衡異散文衡亦得爲量以其量輕重故也〇附[redacted]薄趙氏曰以玉爲琮方而以組繫其鼻故名爲駔琮五寸其濶五寸也權謂王后以此稱錘以稱物之輕重〇剛中鄭氏曰權者銖兩斤鈞所由生〇宗后以組琮爲權用之于內也然則獻尊稱絲之用其以此與[redacted]薄毛氏曰玉堅剛之物用以爲器底不

[illegible]圓之而麗其法則法亦與傳而無窮故先王即璧以爲度而琮以爲權〇彥祥易氏曰駔琮以爲權與璧羨起度之意同蓋璧體圓而象天琮體方而象地萬物之數莫不始于天地此權度所以取乎璧琮也知璧羨起度而度不以璧則知組琮爲權而權不以琮是組琮所以爲權之本而非以爲權之用也〇用之陳氏曰謂之宗后其繼天子理內治爲天下所宗故也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后夫人以勞諸侯

㮚古栗字勞力報反〇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玄謂案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于夫人也玉案十二以爲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實棗烝栗擇執之以進〇疏曰案十有二者謂玉案十有二枚言棗栗十有二列案案皆有棗栗爲列十有二者還據案十有二爲數不謂一案之上十有二也〇附剛中鄭氏曰以王飾案其廣十有二寸〇嚴陵方氏曰十有二寸高廣之數也棗栗十有二列總該果實之類每列用一案非一案之上具十二列亦非十二案皆列棗栗也〇東嚴王氏曰夫人佐后內治王于賓客致酒后致飲而夫人亦致飲王于賓客有膳與饗食之禮而夫人亦致饗食與膳故王勞

賓客而夫人亦勞賓客〇趙氏曰勞諸侯以王后爲主言夫人則王后在其中舉卑以見尊也或曰后夫人同預于賓客之事此無后者缺文也〇附按今補一后字〇又按舊本編集此條一照記原本今因錯簡多端將原本一錄前存其舊以註疏緣文証解并後儒辨正之說錄于下又分載王氏詳說俾學者先致辨焉今復附依王氏改定本別錄爲條取原本註及疏與諸儒正解無誤者各之庶幾便于觀覽云爾

〇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剡以冉反〇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〇疏曰此經列公侯伯子男總云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謂圭也今總包子男則子男亦執圭故鄭云作此贊失之〇雜記〇附按此直言公侯伯之圭制也若天子之圭博厚無文據天子執冒四寸註云四寸者方則天子執圭博四寸可知據天子搢珽六寸方正則天子搢圭博六寸亦可知若厚則王氏所謂例以宗后內鎮之琮可知其厚一寸是也〇又按陳氏注云贊大行古禮書篇名也與注同意能令讀者一見豁然又按陳云博三寸圭也厚半寸圭也璧各厚半寸也剡上殺削其上也今詳上文考工記其于圭並不一言其博而玉大璋牙璋大琮三言厚

寸然則所未言者其皆厚半寸與○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
士竹本象可也須音班○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疏曰按爾雅西北崑
崙虛有璆琳琅玕註云璆琳美玉此球與璆同魚須文竹叟氏謂
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附用
之陳氏曰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大夫以近尊而勢屈士以遠尊
而禮伸此飾之所以異也○子容應氏曰役世人臣之佩用魚亦
大夫魚須文竹之意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故也
○嚴陵方氏曰魚勞在須大夫夙夜在公取之○草廬吳氏曰魚
須以文其竹竹以本其象文者其飾也本者其質也但飾竹也互
言之耳大夫竹質而魚須爲之飾士象飾而竹爲之質也○附按
陳氏云陸氏音須爲班而疏引庾氏說以鮫魚班飾竹以成文與應氏說相近宜讀如字見於天子與射無說
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所見賢遍反說音脫下同○言凡吉事無所說笏也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
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音問○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既
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搢音薦盥音管朝直遙反○搢笏輒盥爲必執事○補註陳氏云笏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illegible] 末

之所用蓋諸侯之朝天子則執命圭而搢荼大夫之聘則執聘圭
而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所謂見于天子無說
笏者此也射以觀德則禮固在所隆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
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方氏云大廟之內惟君當事
則說笏所以逸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之簡矣雖有執事於朝弗盥者爲已盥故也凡有指畫於君前用
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畫胡麥反造七到反○畢盡也○補
注陳氏云因事而有所指畫用手則失容故用笏也造受命諸君
所而受命也畢用者每事皆用之也因飾焉謂因而文飾之以爲
上下之等殺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色界反去起
呂反○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
其下首廣二寸半○疏曰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
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天子諸侯
從中以上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
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附按希
聖周氏云此言笏度二尺有六寸蓋考工記兼其杼上終葵首言
之笏有三尺相玉書指其終葵首言之此去其杼上而言之若天
子無所屈則杼上四寸而終葵首諸侯前屈則杼上四寸而圜其
首大夫前屈後屈則不特杼其上圜其首而又杼其下圜其末三
等之制雖殊而其中皆博三寸其殺皆六分去一而止於二寸有
五分今詳此一從註疏之說但其所分計尺寸之數終有不合故
用之陳氏云天子笏長三尺以六寸爲分椎首而計之則于二尺六
寸爲有餘去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爲不足疑此所言非天
子之笏又臨川王氏云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天子
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乃以考玉記大圭之例以
爲笏未見其可也記但言笏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中博不
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
六分去一則便于搢插其上六分去一則上下便于操執而搢之也又
安見天子諸侯或殺上終葵首或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殺其下首乎今詳此以笏非天子大圭乃天子以下通用之笏制天子
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搢音薦珽他頂反○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
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
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照○附用之陳氏曰天子之朝日
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贄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
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
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天子之笏曰珽諸侯之笏曰荼大
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附按註疏以大圭珽

儀禮經傳通解卷三十八 [illegible] 七

笏一物而異名于諸記文所言制度曲爲變通不無強貫諸儒多
疑其不合矯爲三物分說而二尺六寸之爲笏三尺之爲大圭六
寸之爲珽各不相蒙是又于一服帶間多設搢物不知何容不知
何用恐皆失古制今詳古之制器所執所搢者圭與笏二者而已
圭爲瑞執以行禮笏爲器搢以備用圭重笏輕圭惟正禮見時執
之凡常見則執笏又搢之以爲用也天子尊不執事用笏時少惟
有執笏故其笏亦以玉亦稱圭圭則謂之大圭笏則謂之珽是
也其制三尺上有葵首六寸方正因又有珽名大圭卽珽搢
之亦卽天子之笏也天子以下皆臣道有事不稱圭而稱笏大圭
三尺珽六寸圭制也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其殺六分去一笏度
也天子所搢曰珽方正無屈指大圭之葵首言也諸侯所搢曰荼
前詘後直大夫士所搢無異名爲笏可知前後詘皆指笏之殺去
言也此所以一物而有異名形制尺寸諸書記各有所主言之不
盡同註合之而未知有所分諸家分之而又未知有所合恐皆不
免有乖今爲參合而剖分之如此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詘丘勿反○荼讀爲舒遲之舒
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
讓也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玉藻合參○天子佩白玉而玄組

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組音祖綬音受瑜羊朱反綦音其瓀而兖反玟武巾反縕音溫○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縕赤黃○疏曰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附嚴陵方氏曰綬色以純者君也色以雜者臣也諸侯有君道對天子則為臣故綬以朱之純而山玄則雜之世子亦有君道以父在為臣故玉以瑜之純而綬以綦則雜之若天子玉純以自異乎公侯雜之以山玄也綬綼以玄異乎世子雜之以綦也此其隆殺之辨○**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未有能也結結其綬不使鳴也○疏曰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示無德也左結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非謂全去也鄭云結其綬不使鳴賀云事佩佩綬自不鳴今云結綬不使鳴則猶有佩玉也右設佩者謂設事佩木燧大觿之屬也知謂世子者以下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臣之去朝君備儀盡飾當佩

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彥醇馬氏曰君佩尊左右皆以玉臣佩卑左以德右以事○子容應氏曰佩玉自天子以下至士所同而禮有所敬則屈而不伸故君在則不佩玉非盡去之特結其左耳人臣將朝習容觀玉聲佩未嘗不設乎身及其見君起敬則微結束而收斂之先儒疑臣之朝君未嘗去佩以遂以此為世子之事然攷上下文意皆無世子之文○附按應氏以上下文意無世子之文遂欲泛就人臣說者恐非是即就人臣將朝習容觀玉聲言若見君時而又結佩何用于將朝而有此習也正為于此等處皆推不通先儒乃貼世子說則謂人臣不結佩者自于諸經傳皆通達無礙義既各當何待顯有世子之文而始可信哉○又按疏意于註中結左若于事未能句非以事言亦謂德耳下文註又云朝于君亦結左其以左為德佩益見**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朝直遙反○朝于君亦結左○附按陳氏注云居謂退而燕居則佩玉如常朝則結佩申言上意此皆謂世子也今詳此與下一句言居則朝則齊則文法一例而文勢一氣貫下若士世子則三句皆當主世子言下以凡帶另起謂為說乃可官**齊則綪結佩而爵鞸**齊側皆反綪側耕反鞸音必○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鞸者齊服玄端○附用之陳氏曰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徵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俟禮之陳服飾有

以有靜順則直靜則屈鄭氏曰綪讀為靜屈也○東滙陳氏曰爵鞸爵色之韋為鞸士之服也但齊則雖諸侯大夫亦服之○附按或疑本節專言佩玉鞸類別見則此處似應節之曰此亦可但今下章單言士爵鞸而不及此齊制亦無陳氏註之詳明今欲存此竊恐不若仍原文之為備他章亦間有溢出者有所取則無傷**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謂喪與災眚○附按此條朱子去佩玉有衡牙及君子於玉比德焉二句○又按或疑節去二句似無義意今當仍記原文錄入而曰必先知朱子去之之意何在而今又添似覺更勝乃可收前賢而添人若並未達去者是何用意而冒加于既已去後能免獲罪前賢之譏乎則無寧不加為愈也○**古之君子必佩玉**比德焉君子士以上**右徵角左宮羽**徵側里反○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疏曰按角為民徵為事右是動作之方而佩徵角事煩也宜作成民供役使故勞而在右宮為君羽為物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逸焉物宜積聚故逸而在左也○附嚴陵方氏曰五聲之中獨以商者與周祭祀樂不用商調同義孔子謂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義生育之氣商于四時為秋秋之氣肅肅非溫也於五行為金金之性剛剛非柔也故象德之佩享神之樂不用惟射樂偃旆以商

者以習武故尚義也○附按佩玉之聲何以分左右配宮羽角徵蓋聲以細大清濁為五音玉以厚薄輕重為五聲意佩下衡牙雙璜之玉微分厚薄異輕重玉之厚而重者觸之其聲大而濁玉之薄而輕者觸之其聲細而清以牙璜之最厚最薄者設於左其聲中宮中羽以牙璜之厚薄中及次薄者設於右其聲中角中徵尊者左右皆佩玉有四璜故中四聲行趨則玉聲齊鳴其清濁大小似與樂聲之宮角徵羽和應汭然樂必備五音有無商調無無商聲佩玉非如樂器拊協音飾固不妨缺商聲也此所以為右徵角左宮羽耶先儒解以俱未分曉○又按嚴陵方氏云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今詳時止則止從行而止陰根陽也故在左者似宮羽時行則行從止而行陽根陰也故在右者佩徵角此應方氏之意並為詳之**趨以采齊**齊依註疾私反○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為楚薺之薺○疏曰路寢門之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薺為節**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疏曰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周旋中規**中丁仲反下同○反行也宜圓○疏曰反行謂倒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向北也**折還中矩**折之設反還音旋○曲行也宜方○疏曰曲行謂屈曲而行假

令從衡南行曲折而東衡西衡也○附朱子曰周旋是直去卻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鏘七羊反○揖之謂小俯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疏曰進俯則佩衡前垂而見之退仰則佩衡後垂而見之也
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辟音僻○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以上三條玉藻○補注陳氏云鸞和鈴也常所乘之車鸞在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鸞在馬鑣也方氏云心內也而言人何哉蓋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故得以入言

右圭璋琮璧笏佩第一章凡九條○又章下凡二條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碈亡貧反為于僞反下同與音餘○碈石似玉
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夫音扶○色柔溫潤似仁也

縝密以栗知也縝音軫知音智○縝緻也栗堅貌○疏曰玉理密緻而堅剛故似知
廉而不劌義也劌九衛反○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疏曰玉體有廉稜而不傷割物故似義
垂之如隊禮也隊直立反○禮尚謙卑
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詘其勿反○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也樂記曰止如槀木○疏曰玉以物扣擊其聲清冷發越以長遠其擊之終竟則詘然而止不如鐘聲擊罷猶有餘音也凡樂之始終初作聲而發揚樂罷則止如槀木玉體亦然故似樂○附藍田呂氏曰凡聲滯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也始洪而終殺者金也始終若一者玉也此玉之聲所以與金石異也樂自始作至于以成歌者止于槀木其合止皆無衰殺之漸此玉之聲其終詘然者之為貴也
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音遐揜音掩瑜羊朱反○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甘善惡不相揜似忠也○附藍田呂氏曰玉之明洞照于內外瑕瑜不能相揜如君子之忠衷無隱情善惡盡露而無所蓋故曰忠
孚尹旁達信也孚讀為浮尹讀為竹筍之筍浮筍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翳於計反○附藍田呂氏曰孚尹未詳或曰信發于忠訓之孚信也尹或曰當作允亦信也玉之明徹蘊于內而達于外由君子之信由中出也舊註改其文與音訓為采色于義無據恐未然也○附按陳氏注引陸氏說謂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又引應氏說謂尹當作允孚允皆信也今詳呂氏所謂或曰者即應氏尹當作允之說也但此處文法下句始指出玉之信若如應氏將上句即明就信字說則上下文凡十項無一項類此者所解非其本義已顯然可見矣○又按或謂諸說就字義解猶可通注說似更牽強無據曰上下十項既無此文法則諸解之不合原文已斷然可信翻覺注說為可味蓋浮作孚字之訛而缺其旁也筍作尹亦字之訛而略可蹤跡旨也三禮經記如此之訛者不少今于諸說既確知不合而註說于義能達又與上下文一例此即可從矣借曰無據凡經中之難通而謂某訛某者皆有據乎哉
氣如白虹天也虹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也玉在山川之中
精神見於山川地也虹音紅見賢遍反○精神亦謂精氣也虹天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疏曰精氣徹見于外與地氣含藏于中而發于外同
圭璋特達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疏曰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同人之有德不假他物而成也

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者人無不由之○疏曰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附按記謂天下莫不貴玉者以玉寶有可貴人人貴之是即玉之道耳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言我也○聘義○附按秦風小戎篇言念君子二句上有駕我騏馵之我下有辭我心曲之我本句承上說下即隱有一我字則言念言字祇是語詞故朱子詩傳並不解此二字今注訓言為我似剩恐不可從
○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瑗為眷反玦音訣○聘人以珪謂使人聘他國以圭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遺之也衛侯使使尹襲問子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曰瑗者大孔之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歟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絕舊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荀子大略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辟婢支反下同○謂大帶也○䟽曰天子以素爲帶用朱爲裏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裨故曰終辟○補注陳氏云此辟字如本記前章縞冠素紕之紕緣也天子以素爲帶素熟絹也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率音律縞古老反○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幓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䟽曰諸侯惟不以朱爲裏亦用朱綠終裨大夫不終裨但以玄黃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用熟帛練爲帶用單帛兩邊繂而已繂謂緶緝也下裨者帶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裨之士則用繒唯裨向下一垂者也居士用錦爲帶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爲帶尚質也○附東滙陳氏曰而下缺諸侯字大夫辟垂惟裨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士下辟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嚴陵方氏曰凡帶緣于要者爲鞶垂于前者爲紳天子諸侯終辟則自鞶至紳皆辟也大夫垂則辟其紳而已於鞶則否也士下辟則紳之下端而已於上則否也○附按古之居士有成材而未仕者如鄉飲之賓介鄉射之君子鄭氏註謂處士者是也又按鄭氏

尚有一說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幼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于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鄭氏釋之云居士錦帶則又以此記所謂居士即命民也後儒原論多據此謂居上中有守貞不仕如逸民一種人今詳此說恐不然命民之名不見經記書傳之言未可據古帝王治道在野無遺賢不應有學成德尊不屑仕者鄭氏註此特以道藝處士目之謂即鄉三物中州黨所書之人也最爲有義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并必政反紐女九反組音祖韠音必○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䟽曰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處以物穿紐約結其帶天子以下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三寸者紐約之組闊三寸也其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于帶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紳帶韠蔽膝結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附長陵方氏曰紐帶之交結也谷并其紐用組以約則束而不解紲長制士三尺自要以下三尺爲稱故也言士舉卑以見尊而已有司府吏之屬欲便于奔走之役故特去其五寸○附按并紐約用組五字舊本連上節今從陳本移之

大夫大帶四寸

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繚音了箴音針○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禪之士雖繂帶禪亦用箴功凡帶不禪下於士也○䟽曰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要亦四寸凡帶有繂但繂襌之而已無別裨飾之箴功○附靈臯方氏曰雜帶自君及士皆二寸其實則四寸而復縫之也大帶糾以爲觀也雜帶狹取其便恐不堅緻故再繚舊說再繞要一匝非所以爲儀且于義難通○附按鄭之內子爲大帶則大帶乃祭祀冕服之帶此云大夫大帶四寸則包上文言之也雜帶與雜服同農師陸氏謂爲弁服朝服玄端服等服之帶而朱綠玄華緇則其異色也士緇何辟何云辟者該上三項謂皆如大帶辟之二寸再繚四寸則其異于大帶者凡帶有率者自兼士有司言之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讀爲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勤謂執勞辱之事也○䟽曰肆束及帶謂約束帶

之餘組及帶之垂者○附用之陳氏曰肆伸之也束組紐也伸束及帶所以爲容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所以便事○附按陳氏解肆一字與注異應不固今詳文勢陳說爲是蓋下二句二則字與上一句已另爲指點也○又按收謂以手收斂之而持于帶擁謂抱之于懷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緣餘絹反○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䟽曰用緇布爲衣尚質故也用錦爲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并以錦爲總而束髮皆用朱色之錦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也○玉藻合纂○附按以上皆記紳帶制其文一依鄭註檢明原記亂脫改定宜承各節次以爲編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衣采者不麻謂弁經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雜記○補注陳氏云執玉不麻謂者喪經者不得執玉行禮也䟽云按聘禮已國君薨至于主國衰而出注云可以凶服將事蓋受主君小禮得以因服若聘享大事則必吉服也○附按或疑此條無關紳帶之制似宜從刪曰此雖不就紳帶言制而亦用紳帶不用紳帶之制也故朱子取之而附于其後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玄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

玄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惟士玄裳黃裳雜裳也若皮弁服則皆素韠○疏曰按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玄端之韠此云士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韠也知此非祭服韠者若祭服則玄衣纁裳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且祭服之韠大夫以上謂之韍士爵弁謂之韎韐不得稱韠也按士冠禮皮弁服素韠則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也

圜殺直殺色界反○目韠制○疏曰經云圜下文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圜也經云殺下文公侯前後方則殺也經云直下文天子直是也

天子直四角直無圜殺

公侯前後方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疏曰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于天子也註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按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註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如鄭此言卽上以方寸是領也以爵韋爲領故云領之所用與紕同下云所去五寸純以素故鄭註雜記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惟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緣下餘邊也其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緇以五采韠制大略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悉識今依附記文而

爲此說以俟後賢○附按記文先標韠圜殺直之目下列直方鍘角正之分而形制無所詳見註據本文以剡角爲圜剡以殺角爲方四角無圜殺爲直但物形方者亦無殺殺則不方是必殺之文從方之故註云使之方而疏明其意爲以物補飾之也本記于補飾無文而註據雜記韠會去上五寸紕不至下五寸聽去字有與殺同義因以所殺之四角爲殺去上下各五寸則是以所殺去之角卽上會下純其上會五寸下純五寸用爵韋與素爲之者卽于所殺去五寸處補飾之物所以謂使之方者此也故疏盡援雜記註文以申其意今詳若然韠本上下無殺爲方以欲變上天子之直故于上畔下畔內殺去四角各五寸許以示降殺之義而于其所殺之角復以爵韋與素爲會之純補飾之仍使之方但令與餘不殺處有所別異以見其爲殺也所以如此者以其變于天子之韠制故備註疏之說曲折依附如此而註言渾侖疏語糾紛辭意俱難別自後人無論之者至吳氏始別有說并錄于後

大夫前方後挫角挫作卧反○闕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疏曰挫後角謂挫土角使圜不令方也

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疏曰正不衺也直而不衺謂之正方而不衺亦謂之正○附草廬吳氏曰韠之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之左右角廣三尺處

盡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上之左右角正裁一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處亦廣二尺又就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五寸之上亦二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大夫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此廣處左右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廣一尺處盡其上端之左右又左右之兩邊各剡一寸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剡其兩角而已故圜士之下端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廣二尺亦就止處斜裁至上端廣一尺處盡如大夫但不剡圜二角然後直而前方故曰前後正上端用爵韋橫紕表裏各五寸中間長二尺亦用爵韋紕其左右二邊表裏各廣三寸其下端用生帛橫緣表裏各五寸其四角領紕邊紕下緣相接處用五采之紃斜襯其兩緣之交會處○朱氏曰按韠之制惟吳論最當然于殺之義尚有未盡愚意上下五寸方中二尺斜則從上之兩角至斜裁二尺之末方與斜之間沿有凹處必用物補飾之此所謂殺也○附按本記言圜殺直雜記言會紕純蓋于韠制各有所主言也兩文原不相蒙註家以殺方之制莫解而牽合于殺去二字之義乃以通凡韠制之會純紕飾獨捨于爲殺爲方之中支綴逗湊以成其說未見其有一安也故吳氏不宗惟據本記韠制上下廣長之制論其直方圜正之法而別雜記之文另爲一端言之較舊說多分明蓋以韠制

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則其自上至下長三尺之中必用相向斜裁乃成上狹下闊之勢凡韠法皆然也惟天子之直者盡上盡下止用此法以其無他屈摺斯謂之直若變直爲方惟于上端下端各用正裁五寸不斜則上爲方首下爲方底卽成前後方形變于天子之直至變方爲圜祇于方中剡其角卽圜變圜爲正又祇于圜中直其角卽正更無庸註疏殺補之爲多涉迂鑿也吳說然矣又卽其說按記文叶之其論直方圜正韠之四制甚悉惟殺紕明指按殺者減削之謂凡斜裁法皆謂之殺則殺者卽其說中所指斜裁是也直方圜正者皆無殺殺則不爲直方圜正自然之形勢也吳說于方圜正中以斜裁正裁爲分所以別殺于方圜正是也而直中則以盡用斜裁之爲直恐斜與直不相當未有名直而實斜殺者是未可以爲合也又本記言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處有廣數無長數不見其爲五寸也惟雜記有上五寸下五寸之文乃以會純而言今以上會下純之五寸度知上廣下廣之五寸而用作正裁爲方之韠其直圜正三韠中之斜裁者都不見有所爲五寸止處是又未可以爲合也今先將其說之不盡合者附論于此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廣主曠反長直亮反頸吉井反○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玉藻○附靈皐方氏曰

韠之有頸所以綴於要也韠以韋爲之頸太廣則不能順貼故止用五寸又恐其左右偏則故于兩肩各爲革帶以綴于要而革帶之博則二寸也○附按如此則韠自有帶亦以革爲之乃繫于要之革帶者與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會古外反紕婢支反純章允反紃音巡○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疏曰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上總會之處故謂之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謂會縫之下韠之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韠之兩邊不至韠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謂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上下亦闊五寸也紃條也與五采之條施之于諸縫之中也會之所用無文紕既爵韋故知與紕同也純之上畔去韠之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韠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也○雜記○附按本記註疏釋本文之會紕純皆韠之緣而非韠本也所謂會去上之去與紕不至下之不至字相對爲文猶言向上云爾無所謂殺也其會上五寸純下五寸皆以兩端全畔而言無所謂四角也此于玉藻文下韠

說不相關通則彼爲牵合明矣吳說畢主韠綖言之爲是但韠本以韋爲之所謂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者皆韋質也爲復以爵韋上緣五寸旁紕六寸下素純五寸若然韋上加韋四相皆緣何用于上下狹直方圜正不齊之形體而一齊加五寸六寸之緣飾乎是又未可以爲盡合矣○又按韠說尚有未合今通按韠上廣一尺下廣二尺者直方圜正之通制蓋韠上繫于要下蔽其膝貼要不宜濶貼要不宜窄此上狹下濶宜然也上廣處即會上五寸也亦即其頭五寸也會如衣之襘謂領也領即頭也韠無論直方圜正上廣一尺高五寸爲領會如身之有頸然頸下有肩兩邊各出五寸即爲下廣二尺韠之身自此以下長二尺五寸皆二尺之廣也通身長餘于廣其形直是謂直韠之制此以全韋爲之尊者用物純全爲尚更無所用紕也自天子以下當以降殺爲義此諸侯之韠自領會下角即殺斜裁至末端五寸如吳說之爲法是韠制之所謂殺也韠必殺此者所以明降而韠身不可不全乃以爵韋依其斜裁處旁紕之補其空缺如疏所云以物補飾之使方朱氏所云方與斜之間有凹處用物補之蓋如是也此紕自領下旁出五寸爲肩處補之適縫福一寸許則以六寸也六寸以下其補漸窄不言數者從重也其紕補止于斜裁空缺處其正裁處無用補故紕不至下五寸也計此殺補處廣二尺長二尺則成方形此諸侯之方異于天子之直也蓋直者無所殺以全韋爲之而邊幅皆直也方者殺其上下旁以別韋合之而邊幅皆方也此韠韠又用韋紕之故若上會則韠韋本質豈復待紕用爵韋爲緣乎即紕所不至之下五寸亦皆韋韠本質特邊末稍用素緣之耳何有五寸疏比同記文而不各切記文誤爲之說而吳氏亦因之耳公侯既殺以下無不殺者大夫如諸侯之殺而紕之于下皆同但于後肩微剡其角成圜形以別于諸侯之方士益卑亦如大夫之殺而又過之自會下斜裁適至韠末而止如吳氏之說所謂直者後不挫角別于大夫之圜前蕫至下別于諸侯之方謂之曰正宜也天子韠無紕士韠多紕皆當于紕不至下五寸有文中推求其無文處可也古制既不可考註疏及後人說文有不合今一據記文參用其言惟以求通貫無牴而當乎物制義法者與爲許明爲○又按或疑如此說士則于紕不至下五寸不合矣曰此句惟說諸侯及大夫耳夫子與士皆在此外

○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縕音溫韍音弗○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縕赤黃色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疏曰此玄冕爵弁服之韠言與上玄端服之韠不同○玉藻○附用之陳氏曰韍可以爲祭服亦可以爲朝服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蒼葱衡見于方

叔赤芾朱舄見于會東之諸侯蓋朝會之服也先儒謂三命以上皆服葱衡

○屨人王及后之服屨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

繶於力反句音劬○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于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俗易語反與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爲下緣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純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礫其下玄謂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惟祭服有舄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句當爲絇聲之誤也絇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疏曰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

謂底複重底重底者名爲舄禪底者名屨也言繶是牙底相接之縫
綴絛于其中言絇謂屨頭以絛爲鼻純謂以絛爲口緣經不言純
者文略也經先言赤舄是舄中之上是六冕之舄也下有白舄黑
舄者白舄配韋弁皮弁黑舄配冠弁服王舄有三等王后舄亦有三等
但冕服有六其裳同故以一舄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
故三翟三等之舄配之玄舄配褘衣則青舄配揄翟赤舄配闕翟
可知三翟既以三舄配之故知鞠衣以下皆屨也凡舄之飾如繢
次屨之飾如繡次者無正文亦約士冠禮皮弁白屨黑絇繶純白與
黑西北順方爲繡次爵弁纁屨黑絇繶純黑與纁南北對方尊祭
服爲繢次也素屨大祥時所服無絇繶純葛屨夏則用葛爲之冬
則用皮列素屨下者見素屨亦用葛與皮也○附剛中鄭氏曰王
之舄赤爲上赤者盛陽之色表陽明之義后之舄以玄爲上玄者
正陰之色表幽陰之義王冕服則舄后褘衣則舄王赤舄之下有
白黑二舄后玄舄之下有赤青二舄此言赤舄黑舄特主其尊者
耳又嘗攷之天子吉事皆舄上公服冕則舄周公衮衣而詩云公
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諸侯服冕亦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
是也其他則皆屨而已○附按此節但言舄屨之制而絇繶純則
皆舄屨之飾耳又按註及疏舄屨之分祇在重底與禪底而餘亦
無不同矣

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散素但反○命夫之命屨繶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

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
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
散屨亦謂去飾○疏曰大夫以上玄冕則有命舄無命屨士之命
服爵弁則命屨纁屨而已外命婦孤妻以下內命婦九嬪以下不
得服舄皆自鞠衣以下故云黃屨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
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士妻女御皆緣衣黑屨按司服孤希冕
卿大夫玄冕皆以赤舄爲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屨冠弁黑屨故
云次命屨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次命舄也九嬪孤妻
內子既以黃屨爲命屨功屨之中有展衣白屨緣衣黑屨故云亦
然世婦命婦以白屨爲命屨其功屨爲黑屨也女御士妻惟黑屨
爲命屨而已散屨據臣言散即上之素皆是無飾互言也鄭志趙
商問司服王后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袞衣鷩衣毳
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
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玄端褘衣玄舄首服
副從王見先王揄狄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
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襢衣白屨首服編以禮
見王緣衣黑屨首服次以御于王后服三翟則著三舄玄青赤服
鞠衣以下則著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
周禮天官○附臺皐方氏曰自大夫以上有命舄有命屨者舉
下以包上也○[redacted]浩史氏曰功屨人功細緻若掌裘之功裘是也

散屨不加功飾則所常服用及喪屨也○兆釗義氏曰對之屨舄
各名散之舄亦名屨故舄屨通言服屨而官亦名屨人也舄皆禮
服屨則不皆禮服舄皆命舄屨則不皆命屨素猶素功之素屨不
加飾曰素散猶散綏之散屨不致功曰散二屨之服吉凶[illegible]偕服
之有深衣與異名之者在君爲素屨在臣爲散屨也二屨註謂爲
有凶去飾之屨考儀禮喪服初無此屨名據疏謂大祥所服亦無
明文檜風言既祥之服云庶見素冠素衣素韠則素屨禮亦可通
然又不得以吉屨無絇當之也況散屨更無明文乎○附按后及
命婦皆有燕服之屨王豈獨無則此素功不飾之屨當如深衣之
例爲吉凶相參通服之屨而素亦祇爲質素之義非必如凶服縞
素與吉屨有矛盾
之反也讀者詳之

右紳帶韠屨第二章凡六條

巾車主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
祀鍚音陽樊步干反斿音留○王在焉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鍚
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
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
當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玄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

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
爲縿斿則屬焉○罽音記○疏曰路大也王之所在以大爲名路
以玉金象爲飾者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眉上曰鍚故當盧
額詩言鏤鍚故知刻金爲之先鄭謂纓當胸後鄭明纓夾馬頸
是鞅也按爾雅氂罽也毛氂所以爲罽是罽染毛爲之一采市爲
一就○附剛中鄭氏曰鍚以昭其聲樊纓十有再就以昭其文大
常象天之明斿十有二合天之數祀天則乘所以極其尊也○農
師陸氏曰按禮文祭天有兩車旗此巾車乘玉路建大常者蓋郊
道之車其日駛以適郊者也郊特牲乘素車建大旂龍章者蓋郊
事之車其時駛以赴壇者也祭天者禮之至物不以文故適郊與
赴壇異儀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金
路無鍚有鉤亦以金爲之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
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
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
親疏食采畿內而已○疏曰詩云鉤膺鏤鍚言鉤在膺前知是馬
婁頷也玉路云鍚金路云鉤知金路有鉤無鍚上得
兼下玉路直言鍚兼有鉤可知鉤亦刻金爲飾也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朝直遙反○象路以象飾諸末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

○采周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錫乃
○疏曰下文革路云龍勒知此朱同爲飾勒也按司常云道車建
旌鄭註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乘此象路則建旜若在
朝廷則大赤也其車同○附按說不言勒者闕文□椅林氏云五
路行人建常樊纓有公侯伯子男之別而巾車止有同姓異姓之
分者乃封國時分器然耳今詳諸侯命車士公以九爲節乘上路
侯伯以七爲節乘象路子男以五爲節乘革路與此禮不符蓋以
命數爲節者禮之常典命所言在國車旗之數也此在始封時所
賜之車文特以示親疎遠近之寵不以爵論是又一
義諸侯服乘用命車其封車則國藏之爲守器也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絛依註他刀反○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絛讀爲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疏曰玉金象皆有革鞔但有金玉象爲飾則各得其名此路止用革鞔無飾則名爲革路也○附說此言纓不言樊脫字也上玉金象言樊纓不言飾省文也○蠶皋方氏曰司馬職仲秋治兵王載大常與此異者田獵爲祭祀故建祭祀之旗物以表敬非即戎比也○附按注鞔之以革鞔音瞞即鞔鼓之

戎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鵠戶毒反麾許危反○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疏曰前讀爲緇翦者從既夕文也彼文加茵用疏布緇翦鄭云淺也此前亦取淺義讀從之○附蠶皋方氏曰田所建與司馬職異者蓋出入在途及列陳皆載大常而圍禁則建大麾與○明齋王氏曰五路樊纓有就數之異五旗不言斿數者蓋與大常之制皆十有二故皆貫之以大猶王五服之章雖異而見皆十二旒也○剛中鄭氏曰玉路一曰大路金路一曰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於諸路之後故曰綴路中車王路樊纓十有二就金路九象路七革路五木路三不言以上四路推知之此其以多爲貴者也郊特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綴路九就不言亦以上四路推知之此其以少爲貴者也○止齋陳氏曰郊特牲商制也所謂大路即素車而周官所謂木路也商以木路爲大其樊纓自一推至於五則爲殺之殺尊其僕貴其質而已○附按路馬之飾皆著於馬勒以別等殺勒遝也以革絡馬首者有銜曰勒無銜曰羈錫鉤皆鏤金爲之作飾諸錫著於勒上當額處鉤繫於勒下當頸處玉路備飾金路行句無錫象路都無錫鉤以朱色染韋爲全勒作飾革路不用純朱又以雜色染韋爲全勒作飾至木路并勒不以色但以色革爲樊纓作飾而已并樊纓亦不以采罽絲條飾之成就也此五路馬飾之別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

重直龍反厭於涉反繢戶對反鷖烏兮反○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故書朱總作繐鷖或作緊鄭司農云錫馬面錫總當爲總書亦或爲總鷖讀爲鳧鷖之鷖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幢容立謂朱總繢總其施之如鷖總車衡轄亦宜有焉繢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疏曰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爲兩旁之蔽重翟者二重厭翟者相次以厭其本凡言總者謂以總爲車馬之飾若婦人之總既繫其本又垂爲飾故謂之總上言勒者馬之轡飾皆是亦不在面此言勒面則在面婦人不立乘王后五乘皆是坐乘獨此名安車者以他車有翟爲名此無

飾可稱也容與幨及裳幃皆一物○附蠶皋方氏曰翟爲車前蔽也容帷施於旁者有蓋在上故知翟爲前蔽也○附按此翟應設車前後朱子註詩曰婦人之車前後設蔽而註疏謂爲兩旁之蔽飾車之側未詳何說後世禮圖畫翟雉於幃裳似亦非古制○又按王以玉金象飾路爲貴后亦以翟飾車同尊猶翬衣配章服義也王之馬飾在勒后之馬飾亦在勒以降於王不全勒爲之而只著勒之當馬面處故皆以面言錫面設鏤錫者於首當馬面也勒面以龍采色飾勒韋當馬面也彫面畫一色飾勒韋當馬面也或曰刻革爲飾不設色重翟最上故設錫等於王馬當面之飾厭翟次之則以等於王之龍勒而止於勒面別於王之全勒也上得兼下錫面者亦畫色施采於勒面而又設錫下不得兼上龍勒者以色不以翟則無錫也彫面者畫文不繪采則不龍也王車馬飾又有樊纓采就而后路無之則變其飾在總總據註在馬則著馬勒直兩耳處是勒兩邊繫纓處與兩鑣是馬口外銜鐵處在車則衡轄木頭處此等處在重翟以純朱色繒纓之以爲飾曰朱總在厭翟以五色繢飾之曰繢總在安車以青黑色繒飾之曰鷖總車有容蓋凡蓋所以表尊亦以禦雨男婦車皆有之即輪人爲蓋之蓋婦車又有幃裳容以其幃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故人或謂之幃裳或謂之幢容○又按今詩作翟茀以朝茀音弗朱傳曰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則注引爲翟蔽以朝者

而字與貝異耳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組音祖握一作幄○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附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握則此無蓋耳如今輧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疏曰上言朱總繢總皆以繒爲之組總則以組條爲之車蓋所以禦雨無幄乃施之今既有幄故知無蓋漢法輧車無蓋故乘以况之○附按安車乘以朝王不出宮中故不設蔽蓋出入則有蔽故又用翟也但不重厭以示卑耳貝水蟲有文翟車又不能不彫則無綃畫之功惟以貝文著於勒面以爲飾也組總以織組爲總五色絲條爲之并不以繒也有幄者謂之帷裳以爲帷幄則無容蓋今詳此與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襜者同有

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輓音晚翣所甲反○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爲輦輓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疏曰不言翟又不言面總之等是不設飾也按雜記註引許氏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則人輓行者皆是輇輪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六尺六寸則此當三尺三寸○附按輦車行宮中亦無翟蔽人挽之行不用馬駕并無面總以組爲輓惟於輓索用采組爲飾也宮中不外出不兩行無容無幄以翣代帷以羽爲蓋以避風日而已此后車最小而卑者故少飾而省其制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𧝝尾櫜疏飾小服皆疏

乘繩證反𧝝莫歷反櫜音羔○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謂臝蘭車以蒲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𧝝以犬皮爲覆笭蒔書疏作揩杜子春讀揩爲沙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爲覆笭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弢鞶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爲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爲備焉○疏曰上文木路漆之而已據吉時言耳此木路對禫始有漆則不漆飾指本體而言也漢時有蔽長蘭車車不善之車也覆笭車軾上皮覆之白犬皮者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喪服凡言疏者皆據大功布而言此以八升布爲二物之緣也按既夕記貳車白狗幦攝服註云攝猶緣也小服即既夕記云士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大服鄭彼註云弩箙兵服以犬皮爲之是也此喪車五乘與喪同乘雜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附文叔黃氏曰康成尾櫜小服之說恐未必然或尾末也車之大木末皆布韜之以爲飾小木則皆布之疏家引禮喪車無等亦恐未諦此言王之喪車五等則非諸臣之制○北錫姜氏曰喪車無等此五乘者按士喪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幦其車楔素祖惡王之始喪卒哭二車略如之是喪車無等也至於卒哭以後漸趨於吉而王侯以上固自各有等矣

素車棼蔽犬𧝝素飾小服皆素

棼扶云反○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爲薠薠麻以爲蔽其𧝝服以素繒

爲緣此卒哭所乘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疏曰木車漆車之中有駹櫜素三等非漆非木皆以所飾爲名則素是白土飾之也○附文叔黃氏曰素車素飾不言尾櫜因上文語具言小服皆素則尾櫜可知漢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其制至漢猶在藻以下不言小服則如常車施革駹車反漸漆矣

藻車藻蔽鹿淺𧝝革飾

故書藻作䕑杜子春讀䕑爲華藻之藻但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鹿淺𧝝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緣所乘○疏曰夏時鹿毛新生爲淺色○附明齋王氏曰按下駹車始以葦爲蔽若用麻布與蒼繒則反精矣蓋以蒼麻木草編之以爲蔽耳

駹車萑蔽然𧝝髤飾

駹莫江反萑音丸髤香求反○故書駹作龍髤作軟杜子春云龍讀爲駹軟讀爲桼垸之桼但謂髤桼也玄謂駹車邊側有漆飾也萑細葦席也以爲蔽者下文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疏曰下文漆車全有漆此時未全爲漆故駹是邊側少有漆也果然獸名

漆車藩蔽豻𧝝雀飾

豻音岸○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豻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疏曰藩漆席以爲之其席即上文萑上註云漆則成藩是也○附蠹皐方氏曰舊說下文大夫乘墨車卽漆車然喪車無等不應士庶人在喪轉得乘大夫之車或車雖漆而與大夫之漆車異制或墨車別有謂而非漆之謂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五乘之乘繩證反篆直轉反縵莫干反棧仕板反○服車服事者之車舊書夏篆作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綠色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瑑轂有約也玄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疏曰孤卿以下皆是輔佐之臣服事於上故以服車名之官棧車欲弁恐有坼壞是不革鞔者也此役車亦名棧車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註云棧車役車是也后之車別見而孤卿以下不見婦人車者與夫同也○附剛中鄭氏曰三公不言乘車坐而論道不可以服事言孤卿大夫雖貴亦當作而行事乃自孤卿所乘者言之庶人則指府史胥徒在官者非在官之庶人亦徒行耳○王氏詳說曰周制外而五等諸侯其車服有常制內而五等諸臣其車服無常制蓋以諸臣近王所以別嫌使八命六命四命皆從其所命之車服得無嫌乎故司服無三公之服者服下同於孤巾車無三公之車者車下同於孤也○長樂劉氏曰孤卿大夫士其貳車則各從其命數天子之孤貳車六乘大夫四上士三中士二下士一乘所建旗旂如其貳車之數○附按王氏所言三公之車服似較鄭氏爲覈也○又按子濟李氏曰夏音假凡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給遊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

沽○疏曰此良車散車二者皆不在服車五乘之等列作之有精麤故有良散之名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精作爲功則曰良麤作爲沽則曰散也○附東嚴王氏曰良車與良裘之良同謂其質之甚善也散車與散樂之散□謂其非法度之所用○平仲王氏曰良散雖無常不過稍低昂於規制之內而已非得爲淫巧濫惡也○司常日月爲

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

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旜之然反隼息允反旟音餘旐音兆旞音遂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疏曰鄭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者按夏采注云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以染鳥羽象而用之所謂注旄於干首者據爾雅注旄首曰旌則旌非直有羽又有旄也故夏采職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亦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干上九旗之帛皆用絳者以刻絢亦故爾雅云纁帛縿也按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鄭據象有者而言或解以爲旞旌之下亦有縿旒而用絳帛也○附爾

雅釋旗旂文素錦綢杠纁帛縿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郭注云以白地錦韜旗之竿纁帛絳也縿衆旒所著練絳練也用綦組飾旒以之邊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考工記交龍旂九斿以象大火註云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故九斿鳥旟七斿以象鶉火註云鶉火朱雀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故七斿熊旗六斿以象伐註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故六斿龜蛇四斿以象營室註云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故四斿弧旌枉矢以象弧註云弧以張縿之幅又畫枉矢於上象弧之有矢也枉矢妖星蛇行有尾○又爾雅文注旄首曰旌郭註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斿廣雅云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天子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至軫卿大夫七斿至軹士三斿至肩○附按九旗之制據爾雅以絳帛爲正幅名縿以絳練爲旒綴於縿縿上縣於杠杠高以仞爲數據考工以弧張縿幅以竹爲之其形似弓凡此旗制大畧皆同○又按九旗之制據司常天子之旗名大常畫日月據左傳三辰旂旗畫日月星據郊特牲龍章設日月兼畫龍爾雅素附龍於縿畫龍上向聶氏圖升降龍於常恐無別於旂似非據司常諸侯之旗名旂畫交龍此二旗爲君道而設畫以畫飾章德也畫者亦絳帛爲地而畫以章之故其名義以畫不以帛若孤卿之旗名旜直以帛爲縿大夫士之旗名物但用帛爲縿此二旗爲臣道而設不畫無飾明分也因帛爲章故其名義即

以帛爾雅云因章曰旂是也此四旗所以辨名定分昭等威爲禮儀之制者也祭祀朝會命官封國等禮悉以之若師田力役治大衆之際立爲章識而寄指目之用則別爲象以章之軍陳以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爲法旗制本之通交龍之旂并畫熊虎之旗鳥隼之旟龜蛇之旐以象四方之七宿此四旗乃爲用衆而設所以昭武功也凡軍禮皆以之武事則昭武功非武事則昭文德武取義於鳥獸之威力文取義於羽毛之采色相因互變也故別爲析羽之旌全羽之旞以章之凡平常非禮事之行出入乘載悉以之所以勤昭文德也凡此九旗之所由設也○又按九旗斿杠之制據禮經有明文者天子大常十有二斿諸侯龍旂九斿如旜雅之所著孤卿之旜當七斿大夫士之物當五斿三斿比爲儀制之旗以辨分爲數者也據考工龍旂九斿虎旗七斿鳥旟六斿龜旐四斿此爲用事之旗以取象爲數者也儀制辨分之旗其斿之多少以人異數而不以旗用事取象之旗其斿數多少以旗異數而不以人據巾車王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斿乃天子日月之章若金路建大旂則諸侯交龍之旂也象路建大赤則孤卿通帛之旜也革路建大白則大夫士雜帛之物也而皆統於大常十二斿同稱大以此差之諸侯龍旂九斿而用旜物皆九斿孤卿帛旜七斿而用物亦七斿可知此旗上得兼下下不得用上而一以斿數爲辨斯以人異數而不以旗異數也據司常大司馬師都軍吏建

旗州里百官建旟縣鄙郊野建旐此旗有孤卿有大夫有士以事上下通用之而一以旗象爲辨用虎旗象皆七斿用鳥隼象皆六斿用龜旐象皆四斿可知斯以旗異數而不以人異數也至斿數又有長短杠制亦有高下其爲儀制之旗者如廣雅之等列其爲用事之旗者如聶氏說主者所建其斿與杠長短亦如大常若臣下則各依命數此等皆於經無明文義類推之然也餘旞旌二旗之旐無闕按九旗自常之下字皆從㫃物字亦本作㫃說文云㫃者旗偃蹇之貌旟旗亦皆有旂可見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道革斿車皆行車也則旐旗皆行旗也凡有位者出行必有旌自天子至於士同用則亦尊卑儀制之旗也其旗之多少異數當如之矣○又按九旗之制大常以旂旗旐五旗皆畫帛爲縿斿旜物因帛爲章以帛爲縿斿旞旌以羽爲文即以羽爲縿斿旒以全羽析羽直有羽無帛近是若註言九旗之帛皆用絳則是旞旌特繫羽於其上如注旄於干首其下乃有縿旒亦用絳帛矣此於經文分別九旗名物五旗以畫象爲別四旗以帛羽爲別者何所考辨耶詳注說盖本夏采職有乘車建綏因以綏爲車旗上系旄屬夏采當是繫羽爲之又合之爾雅注旄于首之文遂爲羽旄并系爲綏之證於凡經記中所言旌旗之屬皆以此注之今通按經記云綏未見其爲羽與旄也據爾雅尊以旄注干首曰旌與旄無章尊羽國敘惟旌旄爲羽旗而獨有旄注上者然也意夏采所掌乘車建綏正

此司常道車斿車出入乘之所載旞旌之緌也緌即注干首之旄本有虞氏之緌觀上古教舞始執旄牛尾後世祖之作樂舞在虞階已有羽舞青州又制翟貢其爲禮樂車旗之用可知是不但旄緌而羽旌造端疑亦有之故旄緌而屬之夏采者則以注旄之旞旌皆采羽之所爲故也行役事但建緌去羽而存其名耳鄭拘文牽釋并以全羽析羽亦爲繫羽共上而同於注旄干首則非矣聶氏不圖旞旌但載註說而以貫疏無帛並左傳孔疏有帛之說兩存之蓋疑之也及圖翿旌則直用雜羽爲旌幅之形是何不以類擬之耶覩左傳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晉人假羽旌於鄭注以爲王者斿車所載之旌疏云必其制作巧異故借覩之以此見凡旗以絳帛爲之加畫象者無他異作惟以羽爲者必有製造范假齊旌弗歸愛其精緻可知若徒繫爲緌又何異乎後來釋旌旄者多祖鄭氏成說而凡旌旗之制言注旄羽於竿首恐非經記有文之古法也

大閱則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疏曰鄉遂民衆所聚謂之師都主鄉遂鄉大夫合建旟物以其領衆在軍爲將故同建熊虎之旗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互言者遂之里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旗鄉之閭亦得與遂之縣同建旐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旐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旗也言約者紂之族上從黨同建旗比上從閭同建旐遂之鄰上從鄙同建旐鄰上從里同建旟也但族師並鄙師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仞數則短當三仞已下熊虎龜蛇皆二物相對則鳥隼亦別物鄭以勇解隼是鷹隼勇也以捷解鳥亦謂鳥捷疾者也龜有甲能捍難蛇見人避之是避害也按巾車云衆路建大赤以朝象路爲道車但朝則建大赤燕出入則建旜也巾車云木路以田是游衆之所故游車是木路但大田獵建大麾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旌九旗總爲大閱而言其道車斿車非爲軍事也○附剛中鄭氏曰此旗物司常與大司馬或須之或耕之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大常與旜至於旗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上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建之矣軍吏又載之旗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旗則縣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何也遊車吏

[illegible]歸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其實則皆孤卿而[illegible]行事則爲軍將在朝爲孤卿食采則在師都故所[illegible]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旜也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illegible]不同名考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illegible]之則日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illegible]壆其一以名之其實則鄉遂也鄉遂州里之官皆[illegible]故所互建者物也旟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旟也故[illegible]者不同名考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illegible]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閭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illegible]治言之名曰縣鄙故所互建者旟也所迭載者亦[illegible]司馬下○王氏詳說曰凡無所將者則無所書通[illegible]閱之時主朝孤卿大夫士與六鄉六遂三等采地[illegible]都將三等采邑之兵州里縣鄙將六鄉六遂凡公[illegible]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旟縣鄙所以有龜蛇之旐孤卿大夫士則從三者耳所以載旜物也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其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杜子春云畫當爲書玄謂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疏曰上云旌旗之大此言旌旗之細者鄭云事名號徽識者大傳[illegible]米廚人漢曰楊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詩云織文[illegible]識是名識也此經爲軍事而言而云題別衆臣者[illegible]言故引覲禮爲雖即此經象類也三者旌旗之細[illegible]爲旌旗之大者也引銘旌之制明在朝表朝位及[illegible]亦如此制也徽識書云某某之事者官府天官在[illegible]下某甲之事地官當云大司徒之下某甲之事某[illegible]里而言六鄉則言某鄉之下某甲之名六遂則云[illegible]之名也某某之號者據都家而言某家之下某甲[illegible]某甲之號此三者偏微內矣此在軍之旌綴於身[illegible]在朝者爲之畫雲氣按鄉射記凡畫射侯之等皆[illegible]明此經所云畫也視禮及銘旌皆不云畫以其在[illegible]軍畫之故云軍事之飾文也○以上周禮春官○[illegible]注云三者旌旗之細文云徽識之皆則云某某之[illegible]某之號非也蓋官府各有事州里各有名家各有[illegible]之上耳所謂象者即旌旗也如孤卿同建旜大夫[illegible]書則別之曰某司徒之旜某司空之旜某大夫士[illegible]

各象其事也州里之吏同建旟則書某州之旟其里之旟所謂州里各象其名也如魯三家同建旗則書季氏之旗孟氏之旗所謂家各象其號也各象其事各書其事於象也名號亦然古文箴與多如此觀司馬職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於號焉則此經之義顯然矣州里鄉遂也於鄉舉大於遂舉細也縣鄙公邑也知然者司馬職中夏教茇舍曰縣鄙各以其名而又曰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則縣鄙爲公邑明矣此不言縣鄙者各象其名如州里無疑也〇兆錫姜氏曰書訛爲畫合從杜氏定當爲書而註疏謬釋爲畫雲氣之畫在司馬敎治兵則云各書其事與其號事即本職之事也號即本職之名與號也欲表著其事名號故書之書字二職相符其畫字乃誤文無疑

〇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射食亦反椹張林反夾古洽反庾或讀庾豻音岸使所吏反〇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

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舊書作鞎鄭司農云椹字或作鞎非是圉師職曰射則充椹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椹質之弓矢言射椹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比觀之言鞎質者非〇疏曰王弧直往體寡夾庾曲往體多〇附考工記弓人職文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用之陳氏曰往來云者據張弛而言之也弛之則弓體往張之則弓體來■溥趙氏曰王弧材堅往體寡其形直而不曲其弓健而有力夾庾材弱者其木性曲隨曲勢向外故往體多唐大材强弱中較夾庾直比王弧又較曲此疏所言曲直多寡專據往體一面言也反之來體不具言可知〇又弓人職文寒奠體註疏云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六弓往來體之多寡是也〇又職文寒奠體則不流疏云體既定則後用時張弛不流移不失往來之體也〇又職文維體防之引之中參註云維體者內之於檠中定其體也防謂深淺所止所以維持之也引之中參者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疏云防之深淺所止若王弧之弓往體寡來體多弛之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夾庾之弓往體多來體寡者弛之一尺五寸張之五寸唐大弓往來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註言張居一尺引之又二尺者據唐大中者而言徐四者弛之張之推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其矢長三

參[illegible]故也〇附按凡弓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其[illegible]勢然也弓體外弛而往者從其性也內張而來者矯其力也從其性往體之多寡由於木之勁紉木質勁者形必直其體往而曲爲勢恒少若紉者必枉其體往而曲爲勢自多此木材之本性然也若張而用之必矯拔屈之使來以致其力而來體之多寡須與往體之多寡相爲敵反其強直而往體寡者必大矯之使[illegible]乃有以用其勁力斯來體多若柔曲而往體多者則小矯之使來屈之不甚使柔而有力乃所以用其力斯來體少若强弱中者矯往使來合其分數正相當即可以用其力故往來體若一也凡此等弓體往來之數必於爲弓時定之使一成不易其後用之或弛或張乃如當度無少羸乏之乘而適於用故弓人爲弓以定體爲最要順其性揉之使往約其數或五寸或一尺或一尺五寸以爲弛之定體覩其力矯之使來約其數或一尺五寸或一尺或五寸以爲張之定體檠而防之使堅牢無復移動而後强弱之弓皆可適於引弓發矢之用矣其往體僅五寸者其材强也故矯之使來至一尺五寸以弦張之使人引之止一尺五寸則人力不爲弓力弱而弓力之强亦藉人力施也其往體至一尺五寸者其材弱也故矯之使來僅五寸以弦張之使人引之至二尺五寸則人力不爲弓力强而弓力之弱者亦由人力出也其往體一尺者其材强弱中也故矯之使來亦一尺以弦張之使人引之至二尺則人力與弓

力相稱而弓力亦與人力俱至也凡強弱之弓所以各成其制而適於用者全在弓體往來多寡上定之此註釋本職剡等之弓而必引弓人職異體之說以見其端也但文不詳具讀者惘焉今又附考工本文并註疏及發明以便考註語云爾〇附考工記文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註云體往來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圓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疏云此皆據角弓反張不被弦而合之天子之弓王弧也以其往體寡故合九成規諸侯之弓則唐大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則夾庾以其往體多故合五成規也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句曲合三成規但句之至極無過合三經雖別言句者通指合三者而言耳按天子諸侯三侯士與大夫同射近侯今以上與大夫次尊卑皆以合三者記之於士其賓無合三之弓也〇剛中鄭氏曰於其弓弛而未張則合以取圓天子王弧長而且直數至於九合之乃圓此則射大侯之九十步也諸侯之弓唐大長短得中曲直適正數至於七合之乃圓此則射麋侯之七十步也士之弓與大夫當俱合五而圓同射豻侯五十步也若合三而圓之弓至句曲矣何以射故先儒云賓無合三之弓也〇東巖王氏曰句者曲之甚也弓以强爲上以弱爲下故直者善而曲者惡〇嘉谷李氏曰天子不當勢屈故弓體直諸侯不得不屈故弓體俛大夫士

[illegible]則倍屈而俛宜也○附按彥祥易氏云弓之強弱因人[illegible]志慮血氣不可以尊卑言記言設此以明分而已六弓之[illegible]係乎分而其用質係乎力今詳易氏之說最是故此在本職[illegible]上三係連列而朱子不取今但欲學者洞悉其是非故亦不

[illegible]補入文云 其矢箙皆從其弓 箙音服○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疏曰凡弓用則服弦不用則弛惟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云常服弦也王弧最強久不弛則就弦弱使矢不疾故不用也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枉紆往反絜戶結反鍭音侯矰音增茀音弗弋以隻反恒胡登反庳方二反散素旦反○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

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鳧與鴈恒矢安居之矢也庳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庳矢讀爲人罷短之罷玄謂庳讀如痹病之痹痹之言倫比○疏曰鄭云枉矢取名變星者按孝經緯及天文志枉矢射歷精狀如流星蛇行有光是妖變之星此枉矢所取名也漢時名此矢爲飛矛凡矢之制枉矢之屬至四在後者皆按矢人職文也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者按既夕記志矢一乘軒輖中是也○周禮夏官○附考工記矢人職文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註云參停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茀當爲殺彥祥易氏曰三分其稾之三尺則一尺在前二尺在後以後二尺之重與前一尺相等則稾前之鐵爲極重矣故其發遲而近射用焉今詳此即本註所謂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者也前尤重者因乎枉矢絜矢前於重者而言之謂較其前爲尤重也○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註云鐵差短小也彥祥易氏曰五分其稾之三尺則尺有二寸在前尺有八寸在後也以後尺有八寸之重而與前尺有二寸相等則稾前之鐵比殺矢差短而小矣故其發遠而火射用焉今詳此即本註所謂前於重

[illegible]疾者也言前於重者猶言前在重處也此以前後分輕[illegible]又云後微輕○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註云鐵又差短小此[illegible]當分服彥祥易氏曰七分其稾之三尺則在前者尺有二寸七分寸之六在後者尺有七寸七分寸之一也以後七分之四與前七分之三相等則稾前之鐵比兵矢又短而小矣故其發高而弋射用焉今詳此即本註所謂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者也○又微輕者亦因乎枉矢絜矢前於重者而言之謂較其前重者爲微輕也比微輕仍以前言○彥祥易氏曰禮云志矢一乘軒輖中志矢習射之矢志於中也所謂恒矢庳矢用諸散射是也其鐵以骨按無鐵而軒輖均也則恒庳鐵雖不用鐵以有骨宜九分四在前五在後今詳此註所謂前後訂其行平者也恒矢之爲軒輖中所謂志者是也訂音亭輖音舟說文重也軒輕也猶言軒輕○附按弓以強弱論矢以輕重論弓之強弱在弓體往來分數上見矢之輕重在矢稾前後分數上見故註兩引考工弓人矢人職文以明之今并本文註說附錄以備讀者考焉○又按王氏詳說云上經四弩用於攻守與戰此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則二矢用之四弩明矣其餘六矢當六弓之用上經曰王弧以射甲革椹質軍射也此曰殺矢鍭矢用於田獵車射田射一事也故考工記兵矢田矢亦同其制則此二矢以當王弧明矣上經曰夾庾以射豻侯鳥獸此曰矰矢茀矢用諸弋射則以當夾庾明矣上經曰唐大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即散射也此曰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則以當唐大明矣今詳此以強弓重矢弱弓輕矢強弱中輕重均之弓矢相配爲用較舊註以八矢分屬四弩六弓異說殊有意義可通

○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王節之制以玉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聞○疏曰本經上文王有命有飾以輔之其天下玉節以大小爲數瑑圭琰圭俱九寸穀圭牙璋俱七寸邦國玉節之制如王亦皆以玉爲之以諸侯國內亦有徵守和難也軍旅之等故知與王同知以命數爲小大者以命圭之等依命數故知亦以九以七以五爲飾也邦國之玉節可以約王之玉節都鄙之角節無可依約故云其制未聞○附按王氏詳說云掌飾所掌邦飾節以下所列諸節也鄭氏以典瑞之珍圭牙璋穀圭瑑圭琰圭當之非矣圭璋之用典瑞典之此職所掌者飾也焉可以珍圭牙璋之類而爲節乎今詳玉氏謂邦節節以下所列諸飾者恐不然上一段言玉節角節文段言皆金節末段符節三項文各別原文之非以邦飾冒下自見○又按剛中鄭氏云命爲諸侯使守邦國者用玉節以輔之玉所以比德也命爲君長使守都鄙者用角節以輔之角所以繅儀也鄭註謂諸侯卿大夫有命於其國邑亦有飾以輔之似失之今詳典瑞天子有守圭諸侯有命圭爲守圭掌飾矣

守節惟守邦國都鄙者皆有節則有地者有守節以為事信然亦非與守圭等也舊註似以玉節用玉謂其制遂同於王圭恐誤又按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於司城致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按司馬牛邑珪且頒誥為守邑之信符牛邑即都鄙也宜本用角節而稱珪者疑是後世僭邦內用王而目珪稱名制褻誤已久故解禮經者迷并圭節為一物耳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色史反○使節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附剛中鄭氏曰王者遣使行天下必以節為信於所至之國前言玉節角節則王命之守此言虎節人節龍節則使者執行以為信所往之國有平地山澤之不同視其所執之節可明其所往之邦無復僭誣疑致者此亦王命之所輔以行也○東巖王氏曰掌節所掌謂之邦節此輔王命所謂邦國之使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則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主官所掌而式法亦自掌節出掌節不言都鄙之使節則使畿內都鄙者無節以旌節行之而已○附按靈臺方氏云英蕩為函器則不得言輔別本作簜于寶云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書所事以助使節之信今詳刻書稱英是取文明之義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也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附說剖竹為符曰符節全竹不剖曰管節加璽於符曰璽節析羽共上曰旌節按小行人皆竹為之不言者省文也○文叔黃氏曰鄭言關市道路之官皆得為節非也蓋邦節皆自掌節出符節付之門關之官璽節付司關旌節付之道路之官使隨事用之王使旌節掌節予民徙及百徵令者鄉遂之大夫予由都鄙者都鄙予由甸稍者甸稍予有期反節不獨民與旅門關道路之官亦有期而反之反而復予弊則更為邦國都

儀禮經傳通解[redacted]卷三十八

反必有時守節易世而反反則復予此皆掌節專行之職靈臯方氏曰疑符節璽節行者自執之旌節則道路之官使人伴之以送行者非朝聘及賫貢賦無所用之、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為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附[redacted]衡薛氏曰言凡則六節皆輔之以傳矣但以金為者輔以英蕩又以傳以竹為者將以傳也○附按注說所齎操謂細說所齎所操者何物也及所適謂並詳所往之地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國土內之○周禮地官

右車旂弓矢符節第三章凡四條○又章下凡二條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也○補注陳氏云鬼國名易曰高宗伐鬼方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相息亮反朝直遙反量音亮○踐猶履也頒讀為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區烏侯反筐音匡筥紀呂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附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于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敘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中九峰蔡氏之排可謂深切著明○東滙陳氏注曰王荊公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乘繩證反○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附按七百里之說原與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致政於成王同一有害於道而可疑而注乃曲為傳會之今說陳氏

此亦云周禮封疆方五百里之制當時設法未行不可以據此爲卓識又今既考據而知周禮五百里之說確爲劉歆之所竄改說見王制之甲篇周制章大司徒條夫五百里已爲虛冒況言七百里乎蓋惟說者欲張大其事故率意侈言之即如此條末言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亦與今尚書所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其數絶不合蓋此乃漢儒一時張大想像之言皆不足爲信者也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疏曰自此以下皆魯家用天子之禮兼四代服器○附石梁王氏曰只以詩書證之即知周公但居冢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周公相成王而治文王世子此篇爲是詩引魯頌豈盡伯禽時事哉○附按明堂位一篇皆記魯用天子禮之事其言多夸先儒疑之或以爲周初之過賜或以爲魯季之僭用或以爲記者之夸辭論說多端在玆錄人之意以其中依物爲古名器制度所存自附爲傳以備考其他非所取也故今於凡繫儀物名器具載詳疏兼採諸家說有折正者錄之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

弧音胡韣音獨旂其衣反旒力

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求反○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也昊天上帝魯不祭○疏曰下云季夏六月禘禮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故鄭知建子之月也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白牡車乘殷大路也后稷唯配蒼帝不配昊天上帝故知魯不祭○附按朱子謂周郊爲建子之月魯郊爲夏正孟春建寅之月詳見歷數篇之傳於是閏三月條及天神篇又五帝與天只一天也注疏分之非是說亦見天神篇○又按舊本注蒼帝下有靈威仰三字當去今去之說見天神篇昊天章大宰祀五帝條○又按郊特牲家語云天子之郊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農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路建大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載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車旗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取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取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巾車王之玉路凡王之祭祀以之祭天者禮之至也而用泛祭之車常以物則非求以志則非敬殊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故有所乘旗也今詳經記言禮之文不一致者無由一一究其異同之實此亦可存以備一解然則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本分兩旂凡王之大常唯畫日月獨至祀天旂又加龍爲飾以從其文是又別名大旂也載龍與被衮同義乘素與服大裘同義是或一道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

禘大計反大廟之大音泰犧素何反罍音雷瓚才但反篹息緩反琖側限反散先旦反梡苦管反嶡居衛反○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鬱尊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爲之距○疏曰此一節明魯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儀尊敬周公亦用巳代之牲故用白牡殷牲犧象山罍用天子之尊也犧讀如沙沙鳳凰也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作獻字齊人之聲誤耳此犧尊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尊以象骨飾之此象

尊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夏后氏之尊周禮山尊天子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鬱謂鬱鬯酒黃目黃彝也周禮嘗烝祼所用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大圭爲瓚柄也薦謂祭時朝踐饋食及加所薦豆實籩實之周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豆是也雕篹與豆連亦故知籩以竹爲之雕鏤其柄註云直謂柄也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爵形而爲之飾故曰仍雕也加謂凡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亦爲之獻君酳竟而夫人酌盎齊再酳又名爲加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此時夫人用璧角璧亦是王名角是爵所受名凡一升曰爵二升曰角五升曰散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此注散璧角即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是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總稱加先故後角但文也梡嶡兩代俎也虞俎名梡夏俎名嶡直有腳名梡加腳橫木中央曰嶡○附按疏據周官司尊彝文所言祭飾以明此文所列尊彝彝瓚豆籩爵角散俎諸祭器之用蓋于侯祭禮篇亡先儒因諸禮經之有見者約其節略爲四節九獻之大目始祼爲一節用鬯盛秬鬯酒用瓚酌灌王與后君與夫人祼獻各一爲一獻

二獻次朝踐爲一節用尊盛醴齊用豆籩薦豆實籩實用俎薦腥用爵酌醴齊獻王后君夫人各一爲三獻四獻次饋獻又曰饋食爲一節用尊盛盎齊用豆籩盛豆實籩實用爵酌盎齊獻王后君夫人各一爲五獻六獻又次酳食爲一節酳王公用爵酌朝踐尊醴齊酳尸后夫人用爵酌饋獻尊盎齊酳尸又食後獻稱加爵加用爵角是爲七獻八獻于時內宗薦加豆籩后夫人加爵後諸臣賓長用散爵亦以酳饋食尊盎齊獻尸卽加以斝散是爲九獻凡此九獻四節並王公祭禮之所同行也其中所用祭器如罍尊彝豆籩俎角簠簋之類亦王公祭中之所同具也但天子諸侯禮器異其名制必有不同諸侯禮樂之器宜一用時王制度而不敢用前王之物惟王者得兼有前王故物以昭法戒犧尊象尊周尊也而周官又有著尊壺尊大尊山尊其太山著則虞夏殷三代之尊也著則周彝也而周官又有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其雞彝則夏殷周代之彝也獻豆周豆也而周官又名玉豆則本殷豆也周曰爵而玉琖則本夏爵也周曰房俎而梡嶡則本虞夏二代俎也此王者兼前代法器以爲備物而制祭也若諸侯之國未賜此天子之禮樂者尊用犧象而已而爵則亦有虞之山罍賜于天子而已而爵則有黃彝未嘗豆用獻豆俎用房俎而已而爵則亦有殷之玉豆虞夏之梡

俎獻俎爵用梓器而已梓人爲飲器爵一升刻木爲之漆赤中形如玉爵而爵則亦有夏之玉琖不但用竹籩而有雕飾則亦天子之飾籩也不能用角散而有璧角璧散則亦天子之孫爵也凡此皆以諸侯之祭備前代之器與天子等此乃所以爲魯用王者之禮也記文先以此陳其器下又指列三代之名物以見之其文有無互見以相備爾○又按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詳魯禘爲論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今記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者非是蓋前矣論禘者未分明漢儒之想像而誤者也○又按裼如字不詳求何反說見下文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裼星曆反

昧音妹任而林反○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疏曰升升堂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清廟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也安

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此知非文王樂必以爲大武武王樂者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也冕而舞大武者王者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皆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所服裼冕美也大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氏之樂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是也鄭引周禮昧師以證之說執樂文引小雅鼓鐘之詩以證南蠻之樂任卽南也周公德廣非惟用四代之樂亦爲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附杜氏通典祭行九獻獻將樂作始祼王與后相次酌鬱鬯獻尸灌神其時乃奏黃鐘宮大呂角大簇徵應鐘羽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樂九變以降神既祼始行朝事之禮王與后相次酌泛齊醴齊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其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鐘之調奏大武之歌此卽謂管象據注疏說象謂武詩於是堂下樂皆繼獻后祼尸時則歌悉文謂升歌也樂同降神亦用韶舞獻先王先公則歌天作樂則大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獻文王以歌清廟獻武王以歌執競樂同先王先公繼行饋食之禮王與后相次酌盎齊醍齊獻尸謂之再獻作樂加初獻尸乃食卒食王又與后相次酌朝踐饋食尊之齊以酳尸于是諸臣爲賓者酌沈齊獻尸

備卒九獻既九獻王乃冕而總干率羣臣舞大武樂皇尸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此正祭時所作樂也王加爵旅酬後歌雍以徹及祭前後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不在祭樂內○用之陳氏曰維清奏象而言文王之典肇禋季札見舞象而言猶有憾則象爲文王之詩明矣鄭氏以爲武王之詩誤矣○元輔陸氏曰按清廟周頌祭文王之詩象是文王之舞維清亦祭文王之詩卽象舞之樂歌也武則大武之樂歌武言勝殷遏劉維清不言征伐則象決非武舞矣詩傳嚴氏說足以正註疏之失○附按歌清廟管象舞大武大夏此天子所用之大樂也此樂見諸禮記者其在文王世子篇歌清廟管象舞大武天子養老之樂也以用本朝先王文武之樂爲大而不及列王之大樂也其在孔子燕居篇歌清廟管象武夏籥序興天子大饗之樂也以用本代先王文武之樂兼用前代之文樂爲大也又加隆焉其在明堂位與祭統篇則天子祭廟之樂也更有莫盛者先以工登歌清廟下管象用本朝文樂之太以昭德基後以天子親執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用本朝武樂之大以昭成功又弁而率八佾舞大夏用前代文樂之太以昭治化其義又大於養老饗賓矣然此皆天子之樂也必非諸侯所得用覲燕禮登歌鹿鳴則避清廟下管新宮則避象若舞則勺則

或不舞若舞亦止及歌而止以燕雅縱似當如穆叔所言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歌文王而不可清廟也燕居謂爲兩君者先儒以爲二王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諸侯祭祀樂異於天子者無間以義考之登歌清廟下管象冕而總干舞大武用本朝之樂上祀先君以昭先王德功之降於義宜有然也若上兼用前王之樂下兼用外夷之樂且干以朱戚以玉加設錫陳八佾則天子之樂而諸侯不得同矣此魯有之所以爲僭者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卷古本反褘音揮袒音誕○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后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罪也○疏曰此祀時也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人立于東房中迎牲于門謂祼鬯之後尸入牲入之時迎于門也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熟并酳尸之時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人謂爲豆籩及祭祀之屬○附按君夫人立

作立房迎牲爲豆籩男婦贊祭此亦諸侯祭應有之禮節也而以卷副褘之服臨之則同於王后服之盛矣故以屬於魯用天子之禮內卷副褘詳本篇衣服章○又按注疏本尚有天而天下大服五字與上文複出應是朱子刪之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礿音藥蜡仕嫁反○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祠爲禴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出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疏曰此魯得祭之事魯在東方朝常以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巡守在二月不于正月祭者皇氏云諸侯預待於竟故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司馬職文祊當爲方四方勾芒之時○附元禘陸氏曰周家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王非歲歲東巡守圭於儀宗魯侯亦非歲歲朝於鎬洛也安得春祀常闕嘗爲定典乎且王制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故云爾古制未必然先儒講義云四時之祭不可闕不言春祠有脫文爾○嚴陵方氏曰社與省春秋皆有之春社以祈秋社以報春省以耕秋省以斂此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蜡言遂者蓋秋省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百物可報故也此人祭

皆諸侯之所同特魯行之禮有所隆爾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皐之言高也詩云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疏曰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附按■觀李氏曰舊說周之大廟亦如明堂此魯之大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大廟如周之大廟也何不曰大廟天子大廟而云明堂乎蓋魯行天子禮樂襲帝告朔省放於周而未敢立天子郊外之明堂故於周公廟擬爲明堂以行其禮非周之大廟有如明堂而魯因之也今詳註疏綠此等處禮文遂爲大廟路寢明堂一制之說互相牽訓如李氏論可見其本非然也然在此篇以大廟明堂類言已是周末古廟堂失制之後儒者妄夸魯禮牽援疑似之文則本來魯用天子禮恐未必果有此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鐸大各反朝直遙反○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附就如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以正歲率官屬觀灋于象魏徇以木鐸之類此天子振木鐸於朝以發政之事也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

屏天子之廟飾也梲專悅反復音福重直龍反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亮反坫丁念反○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疏曰註欂盧今之斗栱也侏儒柱梁上短柱也復廟上下重屋也重檐就外檐之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承壁材也刮楹以密石摩柱達鄉謂牖戶通達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皆相對通達也坫築土爲之人君飲酒既獻反爵於坫上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亢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爲雲氣蟲獸也註桴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云桴思也此皆天子廟飾反坫崇坫亦在廟故合言之也○附用之陳氏曰復廟重檐承嚴塞密於內以爲神人祭祀居處之所詩所謂復廟奕奕是也刮其極有深意齊戒以事鬼神之義也達其鄉有明意神而明之之意也○嚴陵方氏曰康圭者圭以坫而康也凡物措之得所則無危墜之失故爲高坫以措之曰康圭康讀如字

○附按逢鄉莊疏稱四戶八窓蓋本月令明堂十二室之制言之非古法也考古宮室之制皆爲前堂後室室有戶有牖房有戶無牖大夫士堂後東房西室天子諸侯東房西房中室凡房無牖不通明是不達鄉也意惟天子大廟兩房夾戶各有窓如牖通明以昭南鄉咎昭之義是即所謂達鄉耶後儒緣之遂妄生十二室四戶八窓之說耳蔡家不察反據以釋禮文皆謬誤也玩此節所言制度必古者尊卑皆節不山梲不藻廬不復檐不重檻不刮鄉不達獨至天子之廟飾乃有此制而王者明堂天子路寢亦如之此又大廟明堂路寢一制之說所由傳也後世緣此以後之遂爲秦漢明堂之說矣又按古燕禮賓主獻酢無反爵坫上之禮聘禮覲禮受圭堂上無奠圭坫上之禮疑是饗禮朝禮中有此儀物今篇亡不可見注直因文而說非有所徵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鉤古侯反○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疏曰鉤曲也輿則車床曲輿謂曲前闌也○附嚴陵方氏曰鸞取其聲之美車之設鸞自虞氏始也故虞車以鸞名鉤取其形之曲車之爲曲自夏后氏始也故夏車以鉤名殷尚質以木爲車無飾重素而于道爲大故名曰大路周尚文以玉飾車最貴而爲尊者所乘故名曰乘路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疏曰有虞氏之綏但注旄竿首未有縿旒夏后氏之旂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縿旒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駱音洛鬣力輒反蕃音煩騂息營反○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駱殷黑首爲純白凶也騂剛赤色○疏曰夏尚黑故用黑鬣駱白黑相間也殷尚白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三代俱以鬣爲尚蕃赤也周尚赤黃近赤也剛牡也騂言剛白言牡互文也夏尚黑者可知○附嚴陵方氏曰馬以毛物爲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皆以鬣言之○附按車旗一類言四代名物之異而未見其所以異制也如車有鸞和爲曲輿爲木路皆備於周車中而乘路特以玉飾加上耳旗有綏旒有旂章有赤帛皆備於周旗中而大赤特以純色爲正耳其實用周車而三代之車具用周旗而三代之旗具何以別其爲前代之物何以別其爲當代之物而謂魯兼有四代器用同于王者備前王之法物乎意必四車旗各有其制而特主一物以爲名耳按周官道車用鸞車與象人爲偶則是以上古遺簡質不備制之車爲從葬之用如明器之類不可以供生事者也是即有虞氏之鸞車周傳其制者魯得兼有異代之物者亦如此卽鸞車一名物推之其他車旗服器當以此義通之若牲馬名色則皆備有通用之物特隨事各取所尚以爲尊耳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著直略反○泰用瓦著著地無足○疏曰此記明魯用器物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故知泰用瓦罍猶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著無足而底著地殷尊無足泰罍犧並有足也犧象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附嚴陵方氏曰山罍卽山尊也禮器謂之罍尊者非司尊彝所酢之罍也○元輔陸氏曰胡翰曰禮有犧尊卽獻尊也司尊彝云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爲犧又音犧爲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爲尊一而已犧尊與象尊用類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

羽象尊飾以象骨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皆周尊也王肅註禮器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未劉杳云人言古者犧尊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考魏大和間魯相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牛形而背負尊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或者古之遺制也荀以爲刻木安能久苫地中不壞乎以杳之言證虞之說蓋二尊皆範金爲之又取牛象而得名犧尊爲犧形象尊爲象形則犧當讀爲羲獻當讀如字各如本音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爲器之一也○朋來熊氏曰古字沙莎同音故莎沙等字諧聲於沙此毛鄭傳註莎飾之所以音莎也犧之爲莎亦如皮之爲婆儀之爲莪詩犧尊將將之上文享以騂犧協降福孔多騂犧尚月音莎則犧尊之犧當非異其音也說文引賈侍中云犧非古字古者犧通爲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爲獻以其字文之相近故集韻以犧獻戲三字互見二韻或爲戲本虛宜反切騂犧協虛何而犧尊爲桑何反切是猶得三代之舊音然則知犧尊所以音娑則鳳羽娑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爲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附按熊氏謂犧音娑者從協音而來本虛宜反則犧從陸氏讀爲莪最是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斝古雅反○琖盞禾稼也

詩曰洗爵奠斝○附用之陳氏曰考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
晉元典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
早而淺矣夏爵命之以璲盞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
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曰尾命之以爵盞其形
若雀然也璲象棧爵象雀而斝有耳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
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瓘斝則二者之飾可知
矣○嚴陵方氏曰夏殷棧斝未聞以爵而亦通謂之爵者自
周始然耳不然或周以前有爵之名至周乃爲爵之形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
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附司尊彝註雞彝鳥彝曰
盛鬯也謂刻畫雞鳳凰之形著於尊上斝彝盛明水斝爲
謂畫禾稼於尊黃彝盛鬯也謂黃目以黃金爲目也郊特牲上
曰黃目鬱器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
於中而清明於外也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勺市灼反○龍
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illegible]曰蒲刻勺爲鳧
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其末微開也○附嚴陵方氏曰疏
與疏布之疏同而與疏屏之疏異無他飾也○附按殷尚質
疏當從疏疏爲義疏刻其木爲之不用交飾也周尚文用刻

畫水草爲飾蒲草在水中不溺勺以酌酒取此與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蕢苦
對反桴音浮葦于鬼反○蕢當爲出聲之誤也籥如笛三孔
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附按周
官有籥章之官掌土鼓豳籥以祈年祭蜡蓋周以農事開基
故特作此樂吹此詩以示返始報本不忘祖先之義著於春
官一職意惟王國用之若諸侯亦用此樂爲祈報之祭是褻
王之祭義也則僭矣魯樂有此所以亦爲用天子之禮樂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音甫搏音博
揩居八反○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敔
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附嚴陵方氏曰拊
搏揩擊言所以作器也與書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
義玉磬琴瑟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齊言之琴言中瑟言
小亦互備也○農師陸氏曰書言搏拊言戛擊此言拊搏
揩擊取聲深拊取聲淺戛取聲深揩取聲淺○朱氏曰宮
作揩擊玉磬搏拊大琴云云文錯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
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疏曰按成六年立武宮

公羊左氏并譏之不宜立也此記所云蓋成王褒崇魯國而
已因武公廟不毀遂連文美之非實辭也○附臨川王氏曰
周公爲魯大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魯即
用周廟制得有世室此亦可援文王爲比也若夫武公乃伯
禽玄孫春秋之時毀廟復立季氏爲之也世代既遠
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武王之世室亦甚乖矣米廩有
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廩力
甚反頖音判○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瞽
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
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
祖於此祭之頖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附按周立四代
之學爲天子辟雍若諸侯國立昭代學爲泮宮是也魯亦以
得用天子禮亦倣周制爲之耳四學名義詳見學制篇崇
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璜音黃父音甫○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
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越棘大弓天子之戎
器也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附嚴陵方氏曰凡此即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是也○王氏

曰大寶鎮寶皆寶器也非以道勝淫不能伐而併之非以德
服天下不能受其獻也故爲之先者以能得其傳爲榮之
後者以能守其傳爲善是皆天子之事○左氏曰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
父之繁弱繁弱即大弓此魯得有天子之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縣音玄○
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殷頌曰植我鞉鼓周頌曰應朄縣鼓垂之和鐘叔之
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有
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
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
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
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
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

氏之綱綵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明堂位○附東滙陳氏曰此篇主於誇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知此則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而奚益大之有哉○附按魯王禮也下注疏本尚有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三語而鄭注譏其誣故朱子刪之○又按自垂之和鐘以下朱子並盡刪其注者得勿以注解周有聽說而原本如虞夏之官其數與尚書周官皆不合至言樂而垂叔以外更及女媧謂能免荒唐之笑乎則亦姑存之而已矣○又按或疑篇中雜陳本無則白似仍當例存原註以備解曰朱子平時例存原註者至此條而忽刪之又前註告存畢於條末數行盡從刪此豈得無意今未能察出而又欲冒補則是與朱子岐出也後學又烏乎敢○又按明堂位一篇周之過賜魯之僭用後儒之夸說皆有之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世世祭於周公廟報之而已其必儀有定制物有定數非當年槩以天子侯物俾魯君承祭者備有之也尤非槩以天子之禮樂賜魯俾魯得用王者之制也然細玩程子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之說則此即是周之過賜者也因有是賜於是天子禮樂之器制諸侯國無之而惟魯有到得周衰諸侯僭越魯君公因舊有賜名遂於非所賜者而亦僭爲說此則魯之僭用者也後世無識之儒不知魯用天子之禮爲非方且極推其盛於文字間而耀其聞見之廣[illegible]篇有非魯制所有者而亦攙列之此又儒者之夸辭也今[illegible]篇中亦不知何者是賜何者是僭何者是夸意者大祭周公大廟所陳禮樂器物是所賜者乎魯君門制朝政車旗服物是所僭者乎至於明堂世室學名等器備古今制兼帝王爲所夸者乎朱子存其文於禮編亦惟取備古王者名器典物耳原非有取於此舊而於顯爲誕妄者荒唐者又安得不寓其意乎

○昭公將攻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攻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昭公二十五年春秋公羊傳○附按傳中所言

數項皆已載前篇內後輯傳文於後者明諸侯之僭所以見錄前一篇之意爲是天子之證故採而備之王制名器中其在記本文則爲僭制非所取也○又按兩觀等魯亦承訛而用者久矣宜昭公不自知其僭也然其原在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乃知程子皆非之斷其義固甚嚴又詳明大禮後世知遵即所以杜如季氏者之流弊也與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三十九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孫甫 校正

王制之王第五十九 師田○凡八章

王朝禮十三 禮制王者德教事也德教備而兵刑輔其用其兵刑所以立法無非德教中義則兵刑亦禮制也今取周禮諸官所掌軍政田事並集他記傳諸子書之言用兵講武近於古禮者合爲師田一篇並以役事附焉○附按此篇舊本六十八條未分節無名目今訂前五十三條爲六節言師禮後十五條爲三節言田禮而各補其名焉又悉依經傳例以爲之別

集補經

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 同謂威其不協僭差音軍禮之別有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 用其義勇 大均之禮恤衆也 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 大田之禮簡衆也 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 大役之禮任衆也 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强弱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周禮春官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 附按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司馬篇內無之後按乃序官內文也 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 比毗志反○用謂使民事之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補注胥伺捕盜賊也疏云以起軍旅謂征伐也以作田役謂田獵及役事也 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此一節詳見王制之乙篇制土地之法章○周禮夏官 ○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比毗志反聯音連○相共猶相救相賙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鐸徒各反○亦於軍因爲卒長○周禮地官○附按上條屬小司徒文朱子合大司馬言之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將子亮反帥所類反長丁丈反○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

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附按此條自凡制軍至伍皆有長皆大司馬序官內文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 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言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 馮弱犯寡則眚之 馮皮冰反眚所景反○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 賊賢害民則伐之 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竟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 暴內陵外則壇之 壇音善○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墠之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鄭司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墠玄謂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 野荒民散則削之 荒蕪也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有 負固不服則侵之 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固者也不服不事大也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賊殺其親則正之 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坐殺其弟叔武 放弒其君則殘之 放逐也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 犯令陵政則杜之 令猶

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行下孟反○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附按此九伐之中其最重者有三焉賊殺其親則忍而害仁故須正討正其罪而殺之也放弒其君則亂而害義故須殘殺卽殺謂於賊義之殘亦殘之也外內亂鳥獸行淫慝而害智故須滅謂其滅絕人道則亦滅之滅卽殺也此邦君之昏惑而三綱倒亂者也若其最輕者則有二負固不服之侵但兵加其境蓋加其境而服卽舍之矣犯令陵政則杜者謂杜絕其犯陵耳蓋亦兵加其境使之自悔改行而已王霸記乃謂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似于義爲迂而又有增伐削告之四項蓋暴內陵外則出其君以無君人之體也然此猶言大咎者賊賢害民是其暴已大者故必聲罪以伐爲于王者置侯之意大背也或者僅野荒民散是又國大而不能盡治故須削之使小以稱其才又或者恃其不弱不寡以凌小國故王者必告之使瘦此亦治馮犯之妙術也蓋伐雖有九而等則爲四正殘滅不有其身也次則身存而不有其國壇伐是也次則有國而地減削告是也次則僅爲侵杜而地亦仍其舊矣但九伐之中惟賊賢害民獨言伐可知王者建國伐國惟此民爲重而賢者愛民亦民所重爲依倚者也（）中春教振旅司

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中音仲下同陳直覲反○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補注振收也旅衆也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鐸徒各反鐲直各反鐃女交反賁扶云反帥所類反提從兮反鼙蒲兮反○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鄭司農云辨鼓鐸鐲鐃之用謂鉦鐸之屬鐲讀如濁其源之濁鐃讀如讙曉之曉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玄謂王不執賁鼓何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甲同其號○附按鞞字書云騎上鼓也然周時車戰何無單騎則鞞當爲車上鼓也又按鼓人注云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疏云此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對金鈴木舌者爲木鐸也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數音朔○習戰法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蒐所留反貉莫駕反○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著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肩於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附按注云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然則何以圍之應是守禽之厲禁各有方域也又按疏云此社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之祭社（）又按中春教振旅振旅之名言收兵而歸無事乎武矣乃又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者蓋王者于四時之田先之以講武則此乃四時所同故中夏中秋皆言其他如振旅至中冬大閱始詳言之而此所謂節者卽大閱之所詳言是也況旣爲軍事則卽振旅而歸亦必整齊嚴肅其象固與出而治兵仍同也○又按祭社及後享礿祀祊享烝皆以田所獲者爲祭故其名各異若此貉祭爲行師以田而祭其神在未田之先故四時皆同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馬上祭曰禡故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軷故字從車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

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茇蒲末反撰息轉反○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未盡聞也鄉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於民不爲軍將或爲諸帥是以闕焉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與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礿餘略反○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

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禴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附按鄭解茇舍謂軍有草止之法者蓋凡軍之行必依水草而止宿故今象其止宿撿點師旅諸名色辨及軍之夜事也又按注言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固也再詳春夏為陽而春以陽時始田即先祀其土神繼以夏乃祀宗廟秋冬為陰而秋以陰時始田亦先祀其土神繼以冬乃祀宗廟且也或土神或宗廟皆各專此四事之祭而無波及者乃知制禮聖人其竭誠于祭已見乎制度則其臨祭而有孚顒若奏假無言也信哉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旜之然反旐音兆旟音餘○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書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疏曰教治兵者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為名秋嚴尚威故也

遂

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

祊音方○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疏曰秋田主用羅羅止田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又曰祊當為方者以祊乃是廟門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及明日繹祭乃為祊祭今既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附按中秋教治兵凡出而治兵則旌旗排列光燠嚴肅故于中秋細辨所載也言祀祊者祭秋時四方成萬物之神亦上神也

中冬教大閱

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

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

羣吏鄉師以下

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鄭司農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詩曰田卒汙萊玄謂萊芟除可陳之處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致之司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附按注二百字觀下文乃自一表至二表為一百步自二表至三表為二百步也○又按質明弊旗則旗之仆倒以質明為節限也弊旗之後而始至則為後至者若未弊旗而皆至則無後至者矣不然衆雖爭先必有一後軍法即宜嚴而無罪被誅豈不以人命為草菅哉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中冬為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摝音鹿○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與三而各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鄭司農云摝讀如弄玄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為摝摝者止

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閬鼙聲不過閬鐸聲不過琅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驟士救反○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

闋苦穴反○鼓戒戒攻敵鼓壹闋車壹轉徒壹刺三而止象服敵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卻起略反○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為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附按中冬教大閱簡軍實而云大者乃兼上之三時謂于春所辨鼓鐸夏所辨號名秋所辨旗物而至冬則兼舉而盡教之也但旗物與秋不同秋用大司馬職內所建出軍之制冬則用下文司常職內所建此為平時尊卑之制也注言空辟實者冬乃教戰非實出軍故以此空辟彼實而又寄實于秋者以秋教治兵即象出軍故耳夫既分見於三時故經文于此但言大閱而不煩復舉然則自前期以下至此坐作如初文皆上三時之所同者也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

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狩手又反分扶問反易以豉反○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謂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前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驅起具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巡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由僕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羣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進行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于公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玄謂慎讀爲麎爾雅曰豕生三日豵豕牝曰豝麋牝曰麎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駴胡楷反譟素報反

⊙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玄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駴譟讙也書曰前師乃鼓鼖譟亦謂喜也○鼖音符○附按自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至此上三時田法其規模大略皆同但春言圍而夏秋大概言同春俱應與此進攻略有異且春用火秋用羅卽夏用車亦與此車徒其進退之法應各隨其所用亦有不同耳○又按經文及所弊並司農注所字皆屬處乃就此弊處按之以指言其地也惟後鄭田所所字爲實所方所也田所當於止言此爲田之方所卽當於此而止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饁余輒反○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附按此當云致禽以享烝乃多饁獸于郊入獻禽七字皆蓋此爲詳言仍與三時之各一祭同猶上文講武田獵三時言之皆略而至中冬則獨詳也注謂于郊祭神不應冬時獨多一祭卽所引月令祭禽四方乃季秋事與此祀祊仍同恐不得爲冬田證據也蓋此言致禽饁獸于郊者疑祇是盡取于郊載而歸之之義致禽者合致於所表之處饁獸者分散于各車之中而與甸祝條之饁獸所指自不同也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師所謂王巡狩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成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釁許慎反○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比毗志反○比或作庀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庀具也玄謂致鄉師致民於司馬也比校次之也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眡音視○事謂戰功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鉞音越○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於社獻功於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於涉反○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于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以上周禮夏官○附按王者有征伐王不親行則命將而平時無將可知故四時講武皆王者之事也經于春曰王執路鼓于秋曰王建大常而于夏不言者以所云讀

書契辨號名者皆帥名以下之事而于王無與也冬亦無正文然以旗旐等之建雖不同秋而王則秋冬皆建大常卽知仍爲王主其事也至于後之言師言大師注仍皆就王言爲是○司常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上詳見王制之辛篇車旂弓矢章○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馭音御○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循行都鄙掌佐車之政佐亦副設驅逆之車驅起御反○驅驅禽使前趨獲逆衙還之使不出圍○衙五嫁反令獲者植旌以告獲也植樹也及獻比禽比毗志反○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故不扣○周禮夏官○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甸音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周禮春官○附按疏云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然則甸卽田也○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

守之田之地今苑也若凡田獵者受令焉令謂時與處也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麛音迷卵方管反○爲其天物且害必多也麛麋鹿子○周禮地官○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甸音田○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甸祝掌四時之甸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屬音燭饁于輒反舍音釋祝之秀反○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人腊人也○以上周禮春官○附按四時之甸甸字撿注疏原本作田今朱子作甸者豈欲如其師甸甸祝字抑或另一本與又按上文大司馬職四時之田或祭土神或祭宗廟各有其時而不同則安得郊與祖禰並舉也意者經文所謂舍奠在師甸前已有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二語謂是告出告反之禮告出尙未田告反亦不以所獲者爲祭而經欲言至郊與舍奠之後乃斂禽故連數之也且上文祭宗廟明言祊烝祊秋祭烝冬祭則是卽以爲秋冬二時之爲享其不用此告反也亦明矣又按注以郊爲薦于四方羣兆今詳郊對下宗廟祇是野祭應指祭社祀祊撿疏

云田獵在四郊外還國必過羣兆故將此禽獸薦之按祭社祀祊爲在其地其時而有田事卽以田所獲者爲薦禮也若羣兆則何與焉毛疏言爲過郊而祭更誤解及字及字對乃字取意也然則郊仍是祭社祀祊雖未言及享祊享烝而已可以例推矣○又按禰牲禂馬杜子春解爲禱鄭不從讀侏而朱子盍刪去者豈非以杜云爲田禱多獲王者固無食而求多之意如鄭云爲牲求肥充爲馬求肥健則夫一二日間又烏能然與蓋爲師甸言及二祭自告田事今按詩既伯既禱朱子謂伯爲馬祖乃天駟房星之神然則因用馬祭馬祖因取牲祭牲神皆禮也詩則用馬于庚午而祭禱于皮辰若牲既同曰禂應亦相類則是均非用田之所獲者以爲祭矣○又按社祊祊烝既用田所獲者以祭則亦可日牲而禱祭則何意亦日牲足供用馬無敗事耳○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詳見王制之辛篇圭璋琮璧璜○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

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並音泰造七報反○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則前祝大祝自前祝也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大師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上大音泰下大如字○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鄭司農說以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大史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史與大師之大音泰○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以上四條周禮春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凡軍旅夜鼓鼜鼖扶云反鼛音羔鼜千歷

反○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呴軍動則鼓其衆動白行田役亦如之周禮地官○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縣音玄欜音託○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以序聚欜以次更聚擊欜備守也玄謂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周禮夏官○衘枚氏軍旅令衘枚爲其言語以相譁○周禮秋官○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察軍慝慝吐得反○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爲慝者則執之環四方之故者所爲折衝禦侮卻其以事謀來侵伐巡邦國搏諜賊搏音博諜音牒○諜賊反間爲國賊訟敵國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揚軍旅爲之威武以觀敵詩云維師尙父時維鷹揚降圍邑降戶江反○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秋傳曰齊人降鄣○周禮夏官○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周禮秋官○補注涖臨

原缺第十一葉

鄉之師帥之一帥之帥並所類反○五鄉每一軍爲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獀色牛反○春田曰獀振整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獀田也秋以獮治兵獮息典反○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也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少詩照反○致死以相救也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樂音洛○方猶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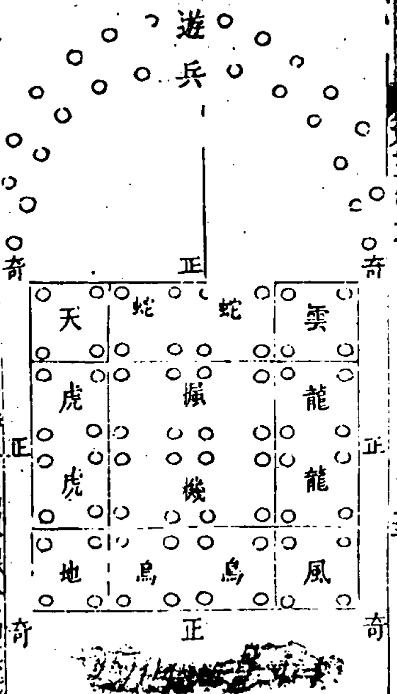
○附按居則無事而可樂矣而同執同里者則同樂焉行則有事而宜和矣而同執同里者則同和焉戰則或死而可哀

矣而同執同里者則同哀焉凡人之相接能無爭無忌而和以濟事則最善故有取於同和總言此世同居少同游者之極其相親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蕃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禦當也○國語齊語

兵車不式尚威武不崇敬武車綏旌綏耳隹反○盡飾也綏謂垂舒之也武車亦兵車德車結旌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也德車乘車史載筆士載言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會同盟要之辭○疏曰兵車武車皆謂革路取建戈刀即云兵取尚威猛即云武也旌車上旌旛尚威武故舒散若垂綏然玉金象木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纏結其旗于竿也○附方氏曰載筆將以書未然之事載言欲以閱已然之事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載音戴埃烏來反鳶悅專反貔婢支反貅許求反○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補注東滙陳氏云行軍旅之出也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以爲旗章其旗數皆放之龍旗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旒龜蛇則四旒也招搖北斗第七星也居四方宿之中軍行法之作此舉之于上以指正四方使戎陣堅肅也當讀爲勁今從呂氏說讀如字其怒士卒之怒也呂氏云急迫之也繕言作而致其怒進退有度度謂伐與步數左右有局各有其局局部分也○曲禮○疏曰進退有度者牧誓云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爲一伐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而齊正行列也左右有局者軍之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也

戰陳圖

後漢志云立秋之日斬牲貙劉肄孫吳六十四陳今按諸葛亮魚復平沙石積八陳如左



附按此陣圖原本祇有圖式今因子潛李氏以線分隔其域且有天地風雲虎蛇龍鳥奇正握機遊兵字以醒觀者遂從之○又按朱子前題戰陳圖詞肄孫吳六十四陳而握機文內並不言及此數至後文朱子今按內始詳六十四陳之名又按此圖天地風雲等各色雖與握機同而位置則全別豈握機原爲諸陳之祖而此則另爲諸葛武侯之八陳與然觀

後文朱子謂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則又與此圖同然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則與此圖同者復有異豈此圖之勿勒加注有未當抑朱子所言者別爲握機之陳法而與此圖無涉與○又按朱子于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之下總結之曰所謂八陳豈一陳各以一爲主而一陳更變爲八八〻而爲六十四陳與則與其前所碎列六十四陳之數不得每項八陳者既畧不相符且如是以言八陳則斯圖者不惟非六十四陳之全而亦僅八陳中之一陳與

天陳地陳風陳雲陳虎翼陳蛇蟠陳飛龍陳鳥翔陳八陳四爲正四爲奇奇居宜反蟠蒲官反○公孫洪曰世有八卦陳法其中既不用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餘奇爲握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有圓重直龍反軸單列各二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

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陳陳訖遊軍從後躡敵躡尼輒反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麾吁爲反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爲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金鼓旌旗數角音二初警衆末收衆革音五一持兵二結陳三行四趨走五急鬬金音五一緩鬬二止鬬三退四背五急皆應法五一玄二黃三白四青五赤旗法八一天玄二地黃三風青赤一作四雲白五天前上玄下赤六天後上玄下白七地前上黃下赤八地後上黃下青二革二金爲天三革三金爲地二革三金爲

風三革二金爲雲四革三革爲龍三革四金爲虎四革五金爲鳥五革四金爲蛇此八陳各用金鼓之制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桃音不止者行伍不整桃徒刀反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三十二隊天衝八隊天前衝八隊天後衝十六隊風二十四隊地軸十二隊地前衝十二隊地後衝十六隊雲以天地前衝爲虎翼天地後衝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鳥翔天地以下八頭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掎舉綺反○公孫洪曰傳項氏陳法依此而前列先進以次之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

觸類而長長丁丈反天或圓布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公孫洪曰此爲靜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公孫洪曰此爲動爲從天陳變爲地陳或即張形布執被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爲動也縱布天一天二次之縱布地四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縱子容反○公孫洪曰人多傳韓信詩釋天或圓布以下與此微有差異而池蘇樂穀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隊或三或五或三十或五十以下云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悉口訣以相傳授予今於難解之處增字以發明之○以上風后握機文○今按此法六十四陳天衝十六陳居兩端地軸十二陳居中間天前衝四陳居右後衝四陳居左地前衝六陳居前後衝六陳居後風八陳附天雲八陳附地合爲八陳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陳合風八陳爲三十二陽地軸并前後衝二十四陳合

雲八陳爲三十二陰遊軍二十四陳在六十四陳之後凡行軍結陳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陳也每以二陳相從一陳之中又有兩陳一戰一守故又有三十二隊天衝二十四隊地軸等數也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輕重之權剛柔之節者家計也以實擊虛以先奪後者合變也我易而敵常險我簡而敵常繁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其機要也○附按此二條以橫畫分判其將次者依子潛李氏本也○又按朱子謂一陳之中又有兩陳一戰一守故又有三十二隊天衝二十四隊地軸等數今盡取而中分之三十二隊天衝故朱子謂天衝十六陳八隊前天衝故朱子謂天前衝四陳八隊天後衝故謂後衝四陳十六隊風故謂風八陳二十四隊地軸等皆然然則朱子所明指爲六十四陳數目者即從握機次條內所言衆隊而得之也竊疑古人不明指爲六十四陳者以與○又按古人以守壘不動者爲實壘以欲出而戰鬬者爲虛壘故曰虛實二壘

右軍陣法第二章凡三條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造七報反禰乃禮反禡馬伯反○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補注東匯陳氏云類宜造皆祭名）受命於祖（告禰也○補注東匯陳氏云受命于祖卜于廟也）受成于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馘古伯反○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本篇○補注東匯陳氏云訊謂其魁首當訊問者告謂告其多寡之數）○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弭彌婢反）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狩手又反省悉井反）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背布內反徧音遍）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告都皓反祇巡稷反冢知隴反）乃造于先王（造七報反）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燔音煩）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畜許六反械戶戒反）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司馬法仁本）○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於朝（帥所類反朝直遙反）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將子亮反）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搢音爲○以等級授其撲扑）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誓于祖廟（大音泰）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

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舍音釋○成謂師律已成定）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齊側皆反下同○言以大司馬奉所遷廟社之主）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禰乃禮反）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言廟社行主及皮圭幣帛之主命每所至之地則先舍奠而後就館示有尊也舍當作釋音與釋同○附按後世子問言每舍奠而后就舍以二舍字爲呼應則此舍祗是館舍每舍二字連注音釋者恐非）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

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巳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禡馬伯反○禡師祭名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書稱用命賞于祖弗用命則戮于社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舍音赦齋側皆反禰乃禮反○設奠反其主於廟於社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言埋玉則幣帛焚之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舍奠之舍音釋馘古獲反舍爵之舍音捨○以上四條孔叢子問軍禮

右天子親征第三章凡六條○又章下凡五條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側皆反齊車金路○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祫音洽○補注東滙陳氏云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也崩薨而聚主皆聚祖廟象生者爲凶事而聚集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補注東滙陳氏云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而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必告設奠以上曾子問○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不以刃鄉國也○補注陳云先刃刃向前也軍尚左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卒尚右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也○少儀○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朝直遥反○附按國中軍中軍門交刃地雖不同而誓則同也至夏后氏正其德矣殷言義則亦德中之義也周之言力亦就盡用兵之刃言耳假使周而無德何以爲一代之王哉況下明言三王彰其德一也即夏貴善而殷威不善亦但就所重言非謂夏不戮而殷不賞也啓之征有扈即日不用命戮於社而湯誓亦曰予其大賚汝○戎車夏

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以上司馬法天子之義

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將子亮反絜音潔齊側皆反○詔告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稽音啟○受所命○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鉞音越○謂受所賜節鉞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東向西面謂尊南面自東遂西面而揖弗御謂既揖巳則不御坐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蜃時軫反○左傳云戎有受脤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補注宜祭社之祭名南而授

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 頒音班 其出不類其克不禡 禡馬怕反 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 朝直遙反○孔叢子問軍禮

○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于適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 從其方之數則北方七人南方九人東方十一人西方十三人○附按注北方七者乃河圖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南方九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也東方十一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也西方十三者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也 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大廟曰 大音泰 其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偕皆同心比力死而守 比毗志反 將帥稽首再拜受命 將子亮反帥所類反下同稽音啟 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 陳去聲 君立大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應於證反○孔叢子儒服篇○附按此爲諸侯應敵之禮則此條凡三言君皆指諸侯也而命勇謀之將及受命待命詔將帥皆指諸侯之詔命可知但此以祈勝之禮與篇似詳言祈克之儀節以爲互文究非也蓋諸侯則命將先行祈克之禮于壇乃告社稷宗廟君親誓衆于大廟將勒士卒陳廟右君立廟庭士卒習射擊刺告廟乃出師此皆諸侯禮也若天子則先冀祖廟大將先入軍吏畢從以受命而受節鉞頒社蜃至戰之所在然後禱克于五帝而大將則自行焉雖其事亦不相遠而其爲制則全別蓋因君雖尊而天子尤爲獨尊故制禮者必各有其分位情意乎

右命將出征應敵第四章 凡二條○又章下凡三條

○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 脤時忍反○脤宜社之肉盛以蜃器 ○將帥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 將子亮反帥率類反稽音啟○附按此條與前天子命將出征條事同而句字略異朱子兼取者以前就天子命將言禮此則就將帥受命言禮所主自不同耳

○將居軍中之禮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馹騎赴告不載櫜韔 將子亮反胄直又反馹音日櫜音羔韔丑亮反○大雅曰載櫜弓矢櫜韜也韔弓衣 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 軍敗三日哭將亡城失則七日哭差輕重之差 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 帥所類反○以上三條孔叢子○附按天子之哭在使使迎于軍之先者以軍中之捷與敗皆先使人速報之

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卒卒伍列行列言動皆有備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 邪于嗟反○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尖反潰壞散也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 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摧徂回反○圜居方正謂不動時也則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 ○王者之軍制將死鼓 將子亮反○死謂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也 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 轡音秘行戶江反○軍之令所重在順命故有功次之 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 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之不退而退其罪同也 不殺老弱不獵禾稼 獵與躐同踐也 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 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奔命謂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爲囚俘也 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 扞其賊謂爲賊之扞蔽也 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 順刃謂不戰偝之而走者蘇讀爲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鬪者貢謂來

命者戮於上將也○附按王者之軍制仁義之師也而以順命
爲貴先言將御百吏士大夫各有所死者此皆順命之至者也因
就進退言而以順命爲上雖行功亦次之可知功之有無在所較
而惟此順命爲急乃所謂仁義之師也蓋王師之一進一退莫不
體乎仁義假使不順此命則雖進無攻焉故以令不進而進三譜
中明之以見順命爲上也夫戰鬪之命則在進退若老弱未秾亦
有命在正須順之且戰鬪之閒其所當順尤有不禽不舍不獲之
命而王者必紛紛出此命者何也蓋凡誅非誅其爲百姓是以不
殺老弱不臘禾稼服者不禽犇命者不獲若百姓而扞賊則與亂
百姓者問爲賊矣是以格者不舍也下言順刃者卽猶服者蘇刃
者卽前格者犇命者卽前犇命者但前就命說爲我軍約束故佯
言不禽不舍不獲此承上非誅百姓誅賊來故就彼軍論隊前言
及其生其死其負則較上皆進一步耳○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蓋徒
不加所以敵人不服故不攻于也且恐傷我之士卒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猶欲慶賀肯侵
代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其不潛軍不留衆○不久留暴露於外也補注不潛軍謂不
潛以行師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名樂

洛○取征西怨之比○以上三條○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
祈还○補注其上謂亂國之君上
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號令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宣公二年春秋左氏傳
右行軍法第五章凡四條○又章下凡四條○宋人弑昭公趙宣子請師
於靈公以伐宋發令於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大音泰○正長也軍吏主
師旅樂正主鐘鼓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
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也憚畏襲侵之事
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侵陵以大陵小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以聲其罪載
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錞音純○錞于形如碓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者謂鉦也儆戒也唐何書云
錞于鉦也非也錞與錞同各異物襲侵密聲爲蹔事也蹔音暫○蹔其無備也今宋人
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

也鐵爲明君道僞反○爲乃使旁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
于宋國語晉語○吳使陳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師
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
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嚭
普鄙反使色吏反盍胡臘反○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
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
○補注東萊陳氏云是夫猶言
此人指嚭也多言猶能言也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
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之二毛謂髮斑白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
謂之殺厲之師與與音餘下同○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止言殺厲重人曰反爾地
歸爾子則謂之何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
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illegible]乙○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

及之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
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韓陳弃疾謂工尹商陽
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食亦反下同○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
之射之斃一人韔弓斃音弊下同韔丑亮反○不忍復射斃仆也韔韜也又及謂之又
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
亦足以反命矣朝直遙反與音預○朝燕於寢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
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疏曰往前射在左御中戈
盾在右此是泛常戰士若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
盾亦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若非兵車則尊者在左孔子曰殺人
之中又有禮焉善之○補注東萊陳氏云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忿欲
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行非謂事君之禮止于是特取其善于追敗耳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

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禮記檀弓家語曲禮○附按此條自脩至又有□□朱子皆從禮記本家語數字以下則禮記本所無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鮐音台喪去息浪反與音餘○利已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附按注忠字疑是忠字之誤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之教也有君教則臣無討○家語曲禮〇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知有闕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補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移動也旌聲章過數則有變有變則敵人許

慎反○釁隙也軍法進退旌鼓有數過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巳也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以下享貳上可以侵陵小國難以征大國○此條未詳何書○附按注享字疑誤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備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附按至德至教至威俱就上人言則德衰亦指周上人不得獨移于下而謂民之德衰也蓋言若欲推尊隆古不得不于至德之下而言至教至教之下而言至威而又下焉遂不得不言德衰矣不知有虞氏固何已若三王之德自一耳周兼用賞罰賞罰原相資爲用即二代亦無偏用其一之理何得謂夏殷至教至威而周獨德衰乎想言者胸中之所見如是故上第三章章下亦于夏言德于殷言義而于周則言力也殷皆非確論况如其言則下文賞不踰時罰不遷列亦兼用賞罰而加以迅速不且更下于德哉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補注賞罰必速此乃得賞罰之意列謂民所立之處不遷列謂立此處有罪不待離此處而即罰之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巳上苟以不善在巳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巳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遠下重反○補注此又推出一不賞不罰之例歸之于大捷大敗皆深合人心而得先王制禮之意也但上承四代亦不指定爲何代大抵渾舉古昔以爲後世法也亡與無同無等謂無與上人齊等之心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司馬法天子之義○補注戍兵防邊之兵典籍也謂列名于籍而役之三年不典謂戍兵之歸三年內役事皆不及也愷旋軍之樂偃伯靈臺謂偃息霸功于靈臺之下休休息也謂與民休息不復用兵也〇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

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說音悅○附按權稱錘也謂較其輕重之宜而從其重也權出於戰謂不得不戰仍出于王者好生之心故謂此心非中人所有也殺人以安人攻國以愛民皆王者用權之事以戰止戰即所謂權出于戰也故仁義智勇信皆見人之歸之方向慕也信見信下信字謂共諒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補注不歷民病謂疾病之民不列籍而歷數之不加喪謂不加兵于有喪之國不因凶謂不因人有天災而乘之○附按言愛吾民又言愛夫其民此是兼愛民自總承吾民彼民言也但原文作兼愛其民今詳有其字反與上其民混故朱子特去之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

蒐狩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蒐所留反　獮息典反）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以是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以是明其仁也成列而鼓以是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以是明其義也又能舍服以是明其勇也知終知始以是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舍音捨○司馬法仁本○附按六以是舊本俱作是以今詳作以是爲順殺謂不戰而退軍也不能鬪敗兵傷病謂殘卒也合教謂合三軍而教紀極也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也自古之政謂自古而然今之所不能易也若解自爲此則與上古者二字之意複矣）○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長丁丈反）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附按教民者必立貴賤之倫序經制

使之各安其分各止其位人人不相陵而教之事畢矣但貴賤之倫經雖立而其不服此貴賤而自高者以有德義也材技也且涉之視此貴賤而肆行者以有勇力也而古者則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其志向相同而意念協和也倘何相陵之有哉方向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附按此申明上德義不相踰三語也國容國中之容尚禮讓軍容軍中之容尚威武不入軍不入國者各有所宜不以此而貶彼以其皆德義也然則軍中之德義貴賤各有所宜不以己而貶人亦視諸此矣故曰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以其爲上人之器者適用之具言其爲上人之適用而大利其國家也蓋不伐則何求無求則何爭無求無爭將以求其明聽而其聽必得情得宜無一所枉之才故曰材技不相掩從命以爲士上之人賞之犯命以爲士上之人戮之士皆體賞戮辟有勇力各自愛矣故曰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

材修則百姓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附按既以貴賤之倫經由盡其教民之道然後謹選而使之使即用也遂言民之大可用惟教事極修則人才衆事事有能者而百官給矣惟教事極省則民志專而不擾之良勃然興起矣惟教事極久至於習貫成則民情順而至美之俗貫與爲體矣民之大可用如此倘非教化之至而能如此哉體俗謂與美俗爲一體言能久而不變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附按此言平日之教此則引進軍之事而言臨時之教就不遠不及言則是禮也仁也就難誘難陷言則是固也勝也其所爲固與勝者仍在乎仁禮故既勝之後平日之教可以復教非若一時教民以詐力者既勝而民心已壞不可復以平時之仁禮教之是以君子貴之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朝直遙反）

（易以豉反）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以上司馬法天子之義　附按在國在朝二句先對言之下修己以待人乃承在國言乃但修其在己者而在人者則待之所謂不求人知也遜與不名不至等爲一類不名不至二語又承在朝言至于難進易退雙承二項在國則難進于朝在朝則易退于國也危事不齒謂遇危事則當先之不以齒爲序禮與法表裏者表裏爲一物而須分內外也文與武左右者左右爲兩也而不可廢偏也）

右軍道總綱第六章（凡四條）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附按疏謂注夏殷禮夏不田者本春秋緯文則其不足據可知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則即下乾豆賓客充庖是也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已　取其下也又分别殺之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過於右肩髃爲上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illegible]）

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內已
惡故以爲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股髀而達過
於右脅髃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惡尤君之庖也凡射獸
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髃獨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腢
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髃也不言自左覭下殺之射
左髀可推而知也○附按此非鄭注也朱子合殺梁傳與詩傳爲
之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天子不
合圍諸侯不掩羣爲盡物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耳隹反
○綏當爲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
驅逆之車○補注東滙陳氏云合圍四面圍也掩羣掩襲而舉羣
取之殺獲也獲所驅之禽獸也下僵仆之也注弊字乃用火弊車
弊之弊止也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序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
卵一生乳之時重傷其類○附按此節曲禮文朱子序入於此也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
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

未蟄不以火田罻音尉○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
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麛音迷卵力管反殀於表反夭烏老反○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不覆
巢覆敗也○補注東滙陳氏云月令仲春鷹化爲鳩此言鳩化爲鷹必仲秋也與疏子之通稱此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
廣仁也義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芟音衫○言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擬殺圍之處
或舍其中舍音赦○或殺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發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其防之廣狹無文褐纏
旃以爲門旃諸延反○旣爲防限當設周衞而立門焉乃以褐纏旃毛爲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爲
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褻纏質以爲槸槸魚列反○又以褻纏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各容
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其門之廣枚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
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寫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工也左
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

神其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教職旣畢士卒出和乃分地爲屯旣陳車驅卒奔驅禽內
之於防然後焚燒此防草在其中而射之○補注之往也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
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抗苦浪反綏耳隹反○發謂發
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綏爲表天子諸侯殺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抗綏謂旣射舉之
因置虞旗於其中致禽而致禽焉受禽獵止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殺禽已訖田止
而弊綏也各舉始終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戰不出所期之頃田小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箭車攻箋有甫草補注疏○附按此條朱子以
鄭注爲正文印以疏爲注○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補注如往也棠地名臧僖伯諫曰凡
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謚也
大事祀與戎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

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
行所以敗也度徒各反亟欺冀反○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獮息淺反狩手又反○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
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農隙謂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數色
主反少詩照反長丁丈反○雖自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日治兵始治其事入日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飲
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文章車服旌旗等列行伍也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鳥獸之肉不登
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俎祭宗廟器不登於器謂不以飾法
度之器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
守非君所及也射食亦反夫音扶皁才早反○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

右田法第七章（章凡三條〇又章下凡六條）〇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〇（鮮音仙〇取禽嘗祭）秋取嘗何以也習鬭也習鬭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鬭不可不習故於搜狩閑之也（附按戰鬭不可不習下一元字疑僞義又應去之乃與上無而字及下故字句皆順）閑之者貫之也貫之也者習之也巳祭取餘獲陳于澤（搜所留反狩手又反〇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中丁仲反〇補注命中謂今在澤宮而中者雖前日不中取也命不中傚此）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嚮之取於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於澤揖讓之取也（此條未詳何書）〇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蒐所留反下同）苗者謂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夫禽不麛不卵不殺孕重者（麛音迷下同卵力管反孕以證反下同）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詭古委反）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長丁丈反攫俱縛反鷙音至搏音博蝮芳六反蠆丑邁反螫音釋）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應於陵反）是以古者必有豢牲

（音患）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畋音田）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去起呂反）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附按賈子言夏不田然夏日苗而首又有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等語何故）〇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遠于萬反）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射食亦反涸下各反）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豺音柴獺他達反罟音古）鷹隼不鷙眭而不逮不出頽羅（隼息允反鷙音至眭音奚或作睢）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蟄直立反）不麛不卵不刳胎不夭（刳空乎反夭烏老反）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〇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離麗）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罟（蛛音朱蝥莫侯反）今之人循序（序緒同）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音憂）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翯詩作鶴戶各反）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於音烏牣音刃）言德至也（至下同）聖王所以在魚鼈禽獸猶得其心況於人民乎（附按在字應連魚鼈禽獸四字爲義所以三字貫至人民句）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暘則天清澈地富煴物時熟民心不[illegible]氣脈淳化

攫鷙搏擊之獸鮮毒蠚猛虭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滋兮鍥乎大仁之化也遲乙角反澈直列反蠚於文反攫俶縛反鰌魚結反傳音博蠚丑略反虭丁宵反蕃音煩鍥式灼反○以上三條賈誼新書禮篇

○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大音泰箴音針○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畫胡麥反○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啟九道謂啟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於原獸羿五計反○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麀音憂○言但念獵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恢枯回反○重猶數也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襄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宣王料民於大原大音泰○料數也大原地名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

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父音甫夫音扶○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和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于王也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司徒協旅司徒掌合師旅之衆也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珍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力錦反○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藉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藉藉藉田也蒐於農隙蒐所留反○春田曰蒐蒐擇也禽獸懷妊未孕者擇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間也耨獲亦於藉耨奴遘反獲戶郭反○言王亦至於藉考課之○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圍守而取之畢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習簡習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惡烏路反下同○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無以賦令也國語周語

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見賢遍反下同○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栽才代反○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莊公二十九年春秋左氏傳○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彌牟莫侯反○計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揣初委反○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待洛反仞而慎反洫況域反○度深曰仞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材用書餱糧餱音侯○知用幾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屬之欲反○賦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帥帥所類反○帥諸侯之大

夫而效諸劉子效戶孝反○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易昭公三十二年春秋左氏傳○楚蔿艾獵城沂蔿于委反沂魚依反○艾獵孫叔敖也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板榦榦楨也稱畚築畚音本○畚盛土器程土物爲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趾音止○趾城足略行也具餱糧餱乾食也度有司度待洛反○謀監主事三旬而成十日爲旬不愆於素愆起虔反○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宣公十一年春秋左氏傳

右役法第八章凡三條○又章下凡三條

○襄公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樂喜子罕也爲正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爲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徹直列反○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挶具綆缶

…反綆古杏反缶方九反○…揭土壠綆汲索缶汲器 備水器盆甕之屬 量輕重計人力所任 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蓄勅六反潦音老守手又反○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補注蓄水潦謂蓄水為潦積土塗謂積土于塗蓋水能滅火土亦能覆火也潦謂道上之水 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趨標表之 使華臣具正徒華戶化反○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音遂○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役隨火所起往救之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閱音悅庀芳婢反○華閱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 向戌討左亦如之向式亮反○向戌左師 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遄市專反○樂遄司寇刑器刑書 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鄖音云校戶教反守手又反下同○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 使西鉏吾庀府守鉏仕魚反吾音魚○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 令司宮巷伯儆

宮儆音景○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墉音容○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春秋左氏○附按此條言司城之火政注謂知將有災豫為戒備其言陳言具言備言畜言積言討言庀皆豫為先事之詞司宮巷伯火起而後儆之故上但言使而此言令也至火熾後二師又令敬享而祝宗則祀墉祀盤庚也然前于隧正亦言令者蓋納郊保奔火所惟火起始然不煩豫備則此令繫于隧正而下至後乃發故亦曰令下皇鄖之命亦然故皇鄖雖同言使而下仍有此命字傳之書事極細也蓋皇鄖之先事而備甲兵庀武守與各官同故同言使因臨事必命校正工正故又獨有一命字且出馬出車甲兵武守以為次第故文之先後如此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傳 司鐸火鐸徒各反○司鐸官名 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 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要財 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書 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附按朱子注論語云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今撿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亦無南宮閱則閱字雖原本亦然恐屬訛誤 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匹婢反女音汝○庀具也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共音恭○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待命待求之命 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戶教反乘繩證反下同轄戶瞎反○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四相從為駕之易○附按自此以下皆承上命字言 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變難故慎為備 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為濟 蒙葺公屋葺七入反○以冒覆公屋 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大音泰悛七全反○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 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附按助所不給謂前之人有所不及則在後者助之欲其盡心于救也又按敬叔言死景伯言無赦皆以嚴為令 公父文伯至命校

人駕乘車父音甫下同○乘車公車 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 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附按傷人則止謂救之而火勢若能傷人則須止而不救以財可為也謂財雖毀去而可復來此非所甚重也以起下象魏之當藏按桓子又以寬為令 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尺審反○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 於是乎去表之槀去起呂反槀古老反○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 道還公宮 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春秋左氏傳○附按左氏此條用五至字言其匆忙迫切之象雖所救不同而御書禮書大廟彝廟象魏則皆重大者也富父去表槀還公宮使火無所染不得連而大勢將自熄此乃不為拾瀋哉○鄭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 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出新客謂新來聘者禁舊客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 使子寬子上

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大音泰○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
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
祏音石○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
儆音景○儆備火也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寘之豉反○商
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焮許
斳反○司馬司寇列火道備非常也焮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城備姦也○附按商
成公及司馬司寇與城下之人俱以使府人庫人一使字貲下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
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閭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
玄冥回祿為祭處於國北北者就大陰禳火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墉墉音容○墉城也城積土
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補注與之材木以

使其作室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昭公十八年春秋左氏傳
○附按此又見子產之救火次第從容而無不周備也

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

東莞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攸武安甫 校正

王制之癸第六十 刑辟○凡四章

王朝禮十四取尚書周禮制刑治獄之法又集左氏內外傳家語孔叢子之言古刑獄義者合為刑辟一篇○前按此篇舊本二十九條未分節目今訂為四章補其名又以後三章皆家語孔叢子之文言多冗蔓其要者又原出於經今補取尚書中典誥制度之言各冠章首以尊經義又家語冉有問於孔子三條今以首條所言三皇五帝不用五刑者近老莊之意遂削之章下又遵例將應屬傳者皆入章下○謹按此書依經傳例徵為改

緇者曰冠義昏義及學制學義曲禮保傳踐阼聘義歷改樂制樂記自王制之乙丙丁戊己及辛壬癸共一十九
又弟子職臣禮諸侯相朝禮月令王制之庚亦或移或出庶幾于子朱子命勉齋黄先生更定之意恪遵之而無秩
挑矣
乎

集補經

舜典曰帝曰帝舜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陶音遙猾戶八反宄音軌○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于里之外惟明克允附蔡氏傳曰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于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

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瘵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
而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
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
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
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舜典曰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
法○附朱子曰此言正法象如象魏之象或謂畫爲五刑狀亦可流宥五刑宥音又○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鞭作官刑官府之刑以鞭爲治扑作教刑扑普卜反○扑夏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附禮記學記註曰夏稻
也楚荊也爾雅注云稻今之山楸金作贖刑贖古欲反○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疏曰古之金銀銅鐵總號
爲金此傳黃金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所景反怙音戶○眚過災害肆緩賊殺
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使敬之憂欲
得中○以上尚書虞書○附蔡氏傳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
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
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
者流遣之使遠去如本經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

夫罪之稍輕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
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
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
罪之極輕雖入于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
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
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賊
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
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
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
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
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
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
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
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
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
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附按蔡氏之解流宥
五刑于情可矜法可疑下文猶有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
二語乃接則以此而寬之也今詳議親議貴議功見于周禮而時
而唐虞尚無是也故孟子謂執之而已矣訓解須緊切其時故將
二語例之○又按或謂議法雖立于周而以用刑事理推之亦可

當然即如虞四凶皆有可殺罪而舜以流宥代之豈非亦爲親貴
功勞之故乎似不應拘周禮而削蔡傳曰謹按朱子舜典象刑說
言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
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
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然則謂四凶皆有可殺
罪者非屬臆說乎又朱子謂至周添了許多貴貴底儀節則是周
時原大不同于唐虞況孟子于瞽瞍殺人之問謂皋陶執之而已
矣若唐虞時即有議親之典焉可寬則孟子此言已有罅漏而說
不去後世學者以孔孟同稱而孟子自謂願學孔子夫皋陶惟有
之而已是並無他說若此言爲至當毫無可議則蔡氏議親之
說亦有空隙矣且質之于朱子至周添了許多貴貴儀節之言而
合雖蔡氏于書傳至爲精密然微有疏即不妨指出前賢固
不欲後人曲護也○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
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婣音因○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訛言或衆亂民亂
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鄭司農云任謂朋友相任恤謂相憂○周禮地官○附□浩史氏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故

八刑之設以不孝爲首而以其餘次序之若夫造言亂民之罪又
害教之大者人心風俗所關係故特設之刑端○附按鄉八刑教
善懲惡于根本之地用刑自此始治其原也教之不得施乃以刑
正之將列司寇一切刑條而先之以大司徒之鄉刑所以見教之
終而可爲刑之始也○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詰起吉反
○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
爲其民未習於教○附鄭氏曰新國或乘衰亂之後廢故而立新或當封徙之初新立君以懷輯其民皆是也二曰刑
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附汲陳氏曰國之常法惟中而已是中典者一定而不□
可易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附按亂國紀綱敗壞倫理悖亂
風尚乖異皆是也其民頑梗不率訓典操切嚴峻以御之處之常法之外非必伐滅之也○本條義詳見王制之戊設官篇秋官大
司寇職下以五刑糾萬民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力勤力二
曰軍刑上命糾守守手又反○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本德也善父

毋爲孝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能能其事也職職事修理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愿慤也暴橫也

暴當爲恭字之誤也○附兆錫姜氏曰此分言糾民刑也野刑施于六遂者對以勸功爲上而糾其力作軍刑施于六軍者以用命爲上而糾其守律鄉刑施于六鄉者鄉以成德爲上而糾其孝官刑施于官府者官以賢能爲上而糾其任職國刑施于國中者國以愿慤爲上而糾其馴良五者之序自野而鄉而國蓋自外以及內也軍旅本於鄉遂官府率乎朝野故二者錯居其間與○靈臯方氏曰野曰鄉曰國非以地別之以事別之也水土力役之事野刑也故曰上功糾力不孝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恤鄉刑也故曰上德糾孝吏之作奸民之爲暴勢家之滅義國刑也故曰上愿糾暴雖國中野外之人所犯鄉刑則以鄉刑弊之易地皆然○附按姜氏分言之說盡五刑之宜也方氏別事之說通五刑之用也可五相備然分屬通用而又以所主爲重如野皆農政故上功糾力爲主而教德督仁卽次之鄉民近士重教而藎役卽次之國中則雜流人居防作奸僞爲害故上愿糾暴爲亟至于墮業荒行又豈盡不刑推之在軍在官者亦然此則設五刑分糾一條之謂也義詳見同上

以圜土聚教罷民罷音皮○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以其無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疏曰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比入五刑者爲輕比坐嘉石者爲重○附剛中鄭氏曰民有過失者其害人之罪雖非故爲然其罪已著夜寘于圜土以囚之晝施職事以役之明書其所犯之罪以恥之使之猶有人之心有不變惡爲善者亦是乃以不教教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附彥祈易氏曰鄉里謂之中國者對以圜土代五流之法有絕于中國之義反于中國三年不齒爲其雖可與爲善未能保其必善當是時也州長屬民而讀法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序所以深懲之不忘視其久而負化也○靈臯方氏曰反其鄉里而曰中國者使終不改則當屏之遠方也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出謂逃去○附[redacted]觀李氏曰先王之時雖用肉刑然人之麗刑者實未嘗盡刑之故司寇以圜土教罷民其害人也實法所當誅而情有可憫洲且以開其改過自新之路其不能改乃誅之先王用刑其委曲如此○附按治罷民二法註據嘉石有未麗于法明文解圜土爲

麗法者討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小司寇以五刑萬民之獄訟附于刑又曰麗邪法附刑罰則既麗法者卽附刑是已辨之獄訟而在所刑殺之內者其不用刑何邪此罷民獄大司寇司圜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司救凡民有過失者歸于圜士作害人故已麗法惟過失故不卽刑註所以謂爲有過失麗于法而又爲無故犯法者也自古論罪入繫分故與過兩端故有心過者無心有心是用意爲不善非出于偶動之惡無心止是不合者意爲之凡作惡于一時一事者皆是此過失非遂爲輕者其義何在耶凡罪爲故卽刑虞書所謂刑故無小康誥所謂人有小罪自作不典式爾乃不可不殺是也凡罪爲過卽有虞書所謂宥過無大康誥所謂乃有大罪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是也小司寇以三剌斷獄訟聽民之所剌宥司剌掌三剌三宥三赦之法三宥中一曰過失是卽從古所謂宥過者而能民之罪指曰之曰過失當非別有一種其卽三宥中過失之罪民可知前所謂不迂之實義安在益古流者五刑以流爲宥法周官以流之法專用于過殺傷人者入于辟讐一條所爲辟諸海外千里之外不同國者與五流三宅之四裔九州千里外同也其殺人傷人之次皆爲害人凡過而害人者其宥法無見當又是聖人不忍棄從流法實之荒遠無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則人道遂絕故變古流法而差此圜土之法以代之觀其立法視嘉石特重既拘囚之又勞若之又暴愧之收之三年反之不齒又一年不改而出卽至于殺足以非其罪過已重特寬免刑殺而宥之令而始教之必其改而後可生可爲人之義乎得此則司剌所有之民乃始有所附之法而司圜所收之民乃實有所得之罪諸家論此謂是有罪過而未麗法之民爲懲惡教善之法乃聖王用教止刑之至意說雖美善而實迂論無所指歸也不若就註疏之言而切究之與諸刑條參互之其各項立法可彼此相因而見而于經義亦似得之矣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造七報反朝直遙反○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劑子隨反朝直遙反○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附王氏曰金矢如執贄然矢取其直金取其貨不而不實則殺入於官以罰之直而貨者還之也必三日而後聽者亟致民于獄待其中悔也○[redacted]迪劉氏曰令銅鐵屬金矢入于木聽之前若令先立罪賞以信共辭不敢輕犯○與之王氏曰井田之民財入有限備非理直辭堅必不肯輕訟

日爭此所以爲禁民訟獄也○附按餘義詳見王制之戍設官管大司寇職下

以嘉石平罷民罷音皮○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桎音質梏古毒反朞音基宥音又舍音捨○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附蔡阜方氏曰此曰未麗於法則圜土之罷民爲已麗于法者可知矣圜土之罷民曰害人是實有被其害之人此曰害于州里則灋斷酌肆爲州里所患苦耳○彥祥易氏曰上經罷民害人而麗于法者此則未麗于法而不可以法加者也雖其罪不至入圜土而不可以不治于是治之以嘉石之法○王氏曰任保任之也必州里任之乃宥舍之則無任者不舍焉不使其爲害於州里也○附按兩罷民經文同目之有罪過而爲害于人者在地官司救亦以二罪民並列而且曰嘉石之民爲衺惡則其人非猶有愈焉可知但司寇立法亦與圜土殊治之教輕故特言其未麗于法以見其罪之異等也蓋民之設心造行有明有惡端可指目而其事實無大成跡是不得以司刑所掌五刑之法麗其罪也而其罪過又實足爲害不可以不治于是又爲此未入刑之法以治之其法寬而嚴蓋繫之聊辱之勞苦之其懲創之者亦至矣其曰宥舍之亦似同于宥過一例然未麗法則不在司剌有過之中司剌之宥者與赦分在宥後有寘圜土之法者而不赦也此之宥有與舍同在宥先行坐嘉石之法宥而即舍也故焉下司

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附迎劉氏曰肺者氣之府而外達于皮毛心于氣窮不通也不通則疾病生焉故用之達窮民有取于是○附按秋官朝士云左嘉石右肺石則肺石在外朝門右

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惸其營反長丁丈反○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若今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附剛中鄭氏曰君門爲罪不有肺石之達則無告之民無由知不俟三日之久則非誠實無告者或妄得以瀆朝廷故其立法如是也肺石掌于司寇刑官也立肺石者乃以刑之冤枉也窮民立肺石朝士達之

○附按餘義詳見王制之戍設官篇大司寇職下又見夏官大僕掌路鼓職中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附剛中鄭氏曰人心險于山川獄訟之際詎肯吐其情乎聽以五聲茲乃求其情之術凡五者皆以辭爲主故皆曰聽○江陵項氏曰心者刑之君辭者心之聲聲發于中不能掩于外其辭信則色定氣舒耳目不亂其辭僞則色變氣索耳目皆惑五者雖異要皆因辭而後見○文叔黃氏曰康成所言五種是其一端也强性柔狠明闇赧狡五者之動皆足以知之皆謂之聽猶以發於聲者參之也此在事狀之外能言與不能言其辭發見與隱伏皆于是求之非有司之事也故司寇聽之于朝○附按此義并詳見王制之戍設官篇小司寇職下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辟法也杜子春讀麗爲羅玄謂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舊書附作付附猶著也○附按辟亦例訓灋此異其文爲辟者所以別議法于邦灋也蓋邦灋乃立法刑書議灋乃用法權制按諸刑官職于凡獄訟弊罪皆以麗法附刑爲義例是常法也此乃其人有罪犯法而不可以常法常刑加者于是特設議法以論之而議法亦不離乎常法蓋執邦法而不權以議法則傷于廹切不洪行議法而不準以邦法則又防寬縱失制此條以議法爲主而亦以邦法麗之邦刑附之所以爲議而不失法也然以議法而麗邦法附刑則與稍刑條非有議辟而惟麗法附刑是問者自將不同矣

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知也○附按注舊本何有鄭司農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朱子刪之蓋論語所謂不遺者非此說也**三曰議賢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者也玄謂賢有德行者○附蔡阜方氏曰賢而罹于法者如儀軍衆色之類或施于事勢而非其罪也**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勞立功者**六曰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以事國**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附按小司寇原文列五刑五聲八辟三刺四條爲刑法之大目朱子于此編入五聲八辟二條而以五刑三刺分見下司刑司刺二官蓋以貳職與屬職兩相備爲編非于小司寇文行去取也與他編節錄者不同例

○士師掌五禁以左右刑罰

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
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左音佐右音佑鐸大各反朝直遙反縣音玄○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
也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
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嚻讙夜行之
禁其猶可言者○疏曰今宮門以下衆漢法以況之離載下帷謂
在車離耦耦載而下帷恐是姦非故禁之猶可言猶畧可言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
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
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附靈臯方氏曰
誓用于軍旅者賞罪用命不用命必出矣言使知必行也誥用于
會同者宣諭以禮義也禁用于田役者使衆守法而不敢踰也國
中用糾者其民衆可合致而申警之也都鄙用憲者其地遠必分布而表懸之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汋上灼反○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汋者斟汋盜取國之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
二曰邦賊爲逆亂者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 八

三曰邦諜諜音牒○爲異國反間
四曰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冒音墨
五曰撟邦令撟音矯○稱詐以有爲者
六曰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
七曰爲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備鄭司農云備讀爲朋友之朋
八曰爲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附靈臯方氏曰邦諜異國人來反間者如衛禮至
仕邢晉殺秦諜之類三代盛時列國分土君臣同體無所謂刺探
國事者爾雅并一有水一無水曰瀱汋集韻汋挹水也其諸累餼
掊克之臣浚民之生以斲邦本者與故列于邦賊邦諜之上也○
附按以上士師一職所掌五禁五戒八成三項詳見王制之戊設
官犒士師職下○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
聽其獄訟察其辭察審也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
而職聽于朝要一遙反朝直遙反下同○辨異謂殊其文書也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十日乃以職事治之
於外朝容其自反覆○疏曰異其死刑之罪者死與四刑輕重不
同文書亦異雖得要實之辭罪定仍至十日乃復以斷刑之職聽
斷于外朝恐因虛承其罪十日不辭即是其實○附剛中鄭氏曰
罪之要辭補之要書曰丕蔽要囚皆謂罪人所犯之定論也入聽

之旬必待一旬則在已所思者欲審容囚者亦得以反覆也○司
文叔黃氏曰職聽謂典其獄者典獄移而聽于朝司寇親鞫之
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
麗附也各附致其法以成議也○疏曰弊亦斷也異言耳羣士司
刑皆在者呂刑所謂師聽五辭是也恐專有濫故衆獄官共聽之
○附剛中鄭氏曰使各出所見引法以爲證以其人所犯之罪附麗于法共論議之使罪與法相應也
獄訟成士師
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
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協日刑殺協合也
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
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
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涖之尸之三日乃反也○疏曰肆
之三日者據死者而言其四刑行訖即釋不須陳之肆陳也殺訖
陳尸証云三日乃反者謂收取其尸也○附剛中鄭氏曰成者議
已定而不殺也中者所斷之得中無過不及也○彥祥易氏曰書
謂之中呂刑所謂咸中有慶小司寇所謂登中于天府蓋獄訟至
于中則無不當焉○東巖王氏曰士師受中謂受其事實之書○
靈臯方氏曰古者司寇行戮君爲不舉故必累犯法者同日而刑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 九

殺也○附按此以上自聽訟以至成獄用刑節次甚明聽辨于士
官參夾于羣士司刑斷弊于司寇受中于士師于是而止凡此皆
于朝掌刑之官也刑官職在恤王法故據罪論法據法定罪務使
罪與法相麗而附刑罔差即以成上之王以待天討是蓋法中
之刑殺有司之所得專也若法外之生全非有司之所得專也此
文于成獄後即繼刑殺蓋大司寇以其成獄上之王王覆按其中
獄辭獄情皆情眞罪當[redacted]刑殺必施之內絕無宥赦可援之迹是
求其生全不可得者惟司寇之法是行而已此乃不復設三詢之
朝行三刺之法王不與三公六卿參聽之獄也[redacted]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免猶放也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
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附按免之謂免其刑殺
也會其期謂會同有衆期至時日即所謂以三刺之法行三刺之
事王親涖外朝與公卿大夫士庶民公聽僉詢將欲得宥赦而生
全之者也蓋可宥赦之罪亦其罪麗于法而當附五刑者但其犯
罪之情在可宥可赦之中有司執法並以其獄成之上于王王者
盡情乃復以其獄參驗之求得其當于三宥三赦之法而施法外
之仁焉此蓋于司寇聽斷議成殺王又另期以與公卿會聽者
罰即司寇聽日王會之方其聽日其獄尚未議成上王王何從
欲免之耶○遂士掌四郊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就郊而刑殺各

其遂肆之三日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涖之如鄉士爲之矣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疏曰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旬容其反覆也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令猶命也王欲赦之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縣士掌野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亦謂縣士○疏曰去王城又遠故加至三旬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今按其餘經文遂士縣士並如鄉士今不複出○附按王親聽獄則三公六卿皆在焉其以王與三公六卿分敘于鄉遂縣者相備互言之文也不得別爲三項看鄉遂縣雖有遠近之差其獄皆聽于朝王設外朝與公卿參決之則一耳疏謂以其差遠不使三公者恐非是○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劓魚器反刖音月○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足也周改髕作刖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

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曰臏本苗民虐刑咎繇改臏作腓至周又改腓作刖書傳云臏者舉本名也又曰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按呂刑腓辟五百宮辟三百今云臏辟三百宮辟五百者乃傳寫之誤耳又曰按文帝本紀十三年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從繫長安無男有五女小曰緹縈遂詣上書上赦肉刑所赦者惟墨劓與則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附[illegible]級陳氏曰司刑五刑之屬凡二千五百非周公之舊典班孟堅謂司刑之屬二千五百爲中典呂刑之屬三千爲重典以下典爲成周之制以重典爲穆王之刑非矣周公之制安有刑書其殺罪至五百安在其爲中典也使周公果有刑書叔向不應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世清則刑輕世亂則刑重自漢後及今皆然豈有周公之際輕刑少而重刑多穆王之際輕刑多而重刑少耶漢儒所言皆未達也○附按陳氏謂周公之制安有刑書則謂墨罪五百以下五句盡爲歆之竄入與方先生所言他處竄入者同更覺洗剔訛謬爽快○又按注不詳之辭詳似是祥字之誤○司剌掌三剌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

聽獄訟剌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寬也赦舍也○附按此義詳見王制之成殺官府小司寇司剌二職中壹剌曰訊羣臣再剌曰訊羣吏三剌曰訊萬民訊言○附按中鄭氏曰先王之於用刑也大抵以有赦爲心三剌一則先訊羣臣詢諸公卿之尊者也則訊羣吏詢諸府史之中者也以爲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爲未足信一則訊萬民萬民以爲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忘音妄○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玄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附按自古有法爲宥過也宥過無人非入五刑大凡非故惡者皆從宥故古以五流三宥代之益因其爲過惡自寬宥之使免于刑殺也此三宥法中一一過失宥古所謂有過之過即是過惡非過誤也如此詩中所云皆以過誤而殺傷人者周官以辟讎之例辟諸遠方代古流宥其他殺傷人外凡過惡而從宥法者不流不辟當是寘之圜土法中彷彿流放之意以寬宥而加變七之法也以此見三宥中過失匪輕不盡如註中所云矣其不識遺忘兩項亦必非僅愚無所識與偶有所忘之謂意其曰不識乃食昧昏惑動于情欲罔知顧忌而作罪惡者曰

遺忘乃蠢疎躁率行其氣性忘所利害而作罪惡者此兩種一從昏犯法一從暴犯法皆非輕失但以其適備作罪非由有意不是故惡故皆得從宥過例免其刑殺予之生全收入圜土而聚教之斯所以與過失分列而爲三也與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旄亡報反惷勑江反○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以上八條周禮秋官○附東巖王氏曰幼弱則幼而又弱也記所謂七年曰悼是也老耄則老而又耄也記所謂八十九十曰耄是也愚而又惷則癡騃也傳所謂不辨菽麥是也○附按古之赦法曰眚災肆赦而已眚謂過誤災謂不幸二者含事多端足蔽可赦之情盡宜赦之義惟書康誥曰人有大罪非終惟災眚時乃不可殺以此見周之用法亦以眚災爲赦可知此文獨以老幼愚三項人立赦條因疑三者非所謂眚災而眚災不必在三項人中豈災眚而尚刻三者爲赦自未詳其法何義

右古制刑獄之法第一章凡十一條○又章下凡二條○

○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辟婢亦反鍰戶關反閱音悅○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

二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劓魚器反○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剕扶謂反○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疏曰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尚書呂刑○附蔡氏傳曰閱視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此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按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剕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蔡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于鞭扑入于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端臨馬氏曰唐虞之時刑清律簡疑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扑而五刑無贖法至于周而律之繁極矣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機觸罟者矣是以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姑以大辟一條言之夫所犯者死罪而聽其贖金以免誅不可以訓也然大辟之屬二百則豈無疑數而在可議之列者有如殺人反逆之類則是不可不殺雖萬鍰亦難貸免而二百之屬其罪不皆至此也以經傳考之其在周則王制之析言破律行偽學非酒誥之羣飲其在漢則列侯坐酎金不徵將師出師失期之類於律皆死罪也而其情則可矜其法則可議此則死罪之疑赦者也意周所以斷斯獄必在其罰千鍰之科而漢制則不過或除其國或贖爲庶人亦其道宜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行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殺一法也虞書所謂罪疑惟輕此書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是也罰贖一法也虞書所謂金作贖刑此書所謂五刑之贖是也固並行而不悖也○附按馬氏之說非是呂刑所言既不合于唐虞亦與周官不合而馬氏謂周斷斯獄必在其罰千鍰之科者何據乎即所云漢制贖爲庶人亦非贖以千鍰也今詳周官刑官諸職所掌皆刑法非無罰法惟職金有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一條圜土法有言刑人不虧體罰人不虧財則單屬圜土而與諸刑官無涉可知且是所以細微五乃言不斷財而並無其科條已可想見矣今馬氏以呂刑五刑之贖與虞書金作贖刑之贖並言而謂與罪疑惟輕並行不悖者不亦所言太失其義乎○又按或謂民以罪過在五刑之宥者入圜土其非民而爲入議中人以罪過在五刑之宥者不可與齊民同入圜土以其既無流放又不入圜土則罰金贖刑以宥之曰經既無明文安可臆想及此即以此爲周官一條而據以斷古今用刑之宜○附蔡氏傳詁呂刑篇下日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然詳其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殺贖罪之法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

○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謂犯也大刑用甲兵賈侍中云謂諸夏不式王命以六師移之昭謂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其次用斧鉞鉞音越○斧鉞軍戮也書曰後至者斬中刑用刀鋸鋸音據○割劓用刀斷截用鋸亦有大辟故周語曰兵在其頸其次用鑽笮鑽子端反笮疾各反○鑽臏刑也笮黥刑也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扑普卜反○鞭官刑也扑教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斧鉞也小者致之市朝朝直遙反○刀鋸以下也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也次處也三處朝野市也婦人無刑無黥劓之刑雖有刑不在市朝朝直遙反○朝犯死刑者猶不尸○國語魯語

大禹謨帝曰皐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尚書虞書○附氏傳曰干犯正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

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于治其始雖不免于用刑而實所以期至于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于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附按舊本篇首載尚書帝命皐陶之法繼列周官司寇諸刑法所以備識古帝王之刑辟也下集家語國語孔叢子左傳諸條爲一篇今既分爲四章遂于後三章內前二章首載尚書各一條後一章首載尚書二條共補四條以遵子朱子之尊經義例云○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附按或疑此條可刪曰凡一條重見于一域者乃可刪耳今于朱子于家語取此條令讀者悚然起敬心所謂君子懷刑未嘗非弼刑獄之道也經刪之烏乎敢○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

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飾整齊也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別彼列反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罷音皮勝音升○言其下官不稱於其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媿耻之爲于僞反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譴詰戰反○造[illegible]讓也發[illegible]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則刑殺之也捽昨沒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以上家語五刑解

右論弼刑獄之道第一章凡三條○又章下一條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民之所以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

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解戶買反養以尚反○言孝子於親喪祭之祀不敢懈與生時饋養之道同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別彼列反下同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長丁丈反下同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朝直遙反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鬭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遺忘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變鬭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

婦失義婚姻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輙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也穽疾正反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夫音扶好惡並去聲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尙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尙猶也申令也固其教也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量音亮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朝直遙反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

家語五刑解○附按孔子删書斷自唐虞蓋以前此所稱三皇三帝必有荒邈疏略不足以爲萬世法程者然後從而删之也今冉有乃問及于古三皇五帝不用五刑夫三皇三帝已删者不可復見若虞書則具在其言象以典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者何也又言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又言流放竄殛四罪而天下服是皐陶能明刑並非能廢刑帝亦惟言恤刑並非置刑于不用也惟後世習黃老之學以清静爲高謂太上貴德欲減棄聖人之禮樂刑政而單以德化民遂謂五刑可以不用蓋其心原爲刑爲幾忽事耳然盡思虞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則是五刑乃人君與公共大夫上奉帝天之令以懲戒有罪亦莫非本仁愛而發者也今即就此條所對者言當民之姦邪不孝等五者各有其源議權論矣但徒飭既犯而後飭度飭禮似爲已晚况帝王所重在躬行若謂徒飭度飭禮即能使民無不化則是不須導之以德而民皆有恥且格有是理有是事乎疑此非孔子之言○又按或言有稽首則語似近老莊之意通篇答論恐又皆不然再下文國語言元惡雖直而不可赦者是謂直在臣也若此段言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夫人臣既弑君而亦但飭朝覲之禮乎然則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者反疑論語所記非真孔子之行乎孔子之行如彼則孔子之

言可知謂此言不出自孔子已確然可信况所謂三皇三帝者其時安得皆有朝覲禮又有觀禮且係末總及所謂化民者就此項言是化天下之民皆不弑君乎是化弑君者再不弑君乎恐只是後人以老莊之見據後世之事迹而撰爲此言以假托之孔子則其言之不合乎道也尙待問哉

大禹謨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尙書虞書○附蔡氏傳曰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疏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于非辜不殺恐失于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無所壅遏而得行于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附按此條亦今所補說見前第二章首

○仲弓問於孔子曰雖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敎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言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補注刑不刑也言用刑之心其初非卽欲用刑也將此一句頓住以起下文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卽天倫卽就也就天倫謂合天意○補注顓五刑對下行刑罰言猶言斷五刑也陳氏云天倫天理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言禮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赦

作觸○疏曰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 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

君子盡心焉 例音刑更古行反○附按疏以例爲形體之形謂容說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云不可變更今詳其訓爲不可更者甚是但旣以成貼形體於○則須于壹成下添入刑之二字爲斷之死之而不可更者乃於時不可續與生恐原文句中壹字不可字緊相呼吸中間並不能也今此義似亦未安今按例字從人從刑卽以此字爲受刑之人亦于六書之義未爲不合刑例也謂刑之則爲受刑之人形例成也謂斷則成其爲斷死則成其爲死也壹成而不可更卽以斷不可續死不可生貼之並壹字更字似都見實落

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 尤過也麗附也必以事相當而不與其心惟過人罰之 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訟必三訊焉 量音亮別彼列反辟婢亦反○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也○附東滙陳氏曰父爲子隱子

爲父隱而直在其中者以有父子之親也刑亂國用重典以無君臣之義也推類可以通其餘所以權之何如耳所犯雖同而有輕重淺深之殊者不可槩議故別之所謂權也明視聽而察於詞色之間忠愛惻怛而體于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附按五刑以弼五教故聽訟必本五倫之意以爲天理之權衡乃大經而此則舉父子君臣倫之大者以爲例也以訟獄所犯者言輕重其事也淺深其情也外論其事內測其情意論猶言思議也思而議之則論不疏可以不失其序輕重之等悉也愼而測之則測不僭可以不踰其量淺深之分際也此等論測全在聽訟者用心非聰明睿誠求有所不中非忠愛雖明察有所不周悉聽明致忠愛明誠並至庶乎可得矣權之有進退推移之意別之有剖析精細之意盡之有求致其極之意如是恐猶有不得之疑獄故大司寇用三訊之法合衆聰明忠愛以論之測之也若文不可得則其事其情必有不然者而爲疑獄故下文直言赦之此一段詳言聽訟之法最爲精至 有指無簡則不聽也 簡誠也有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也○附東滙陳氏曰有發竊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難以聽斷矣○廬陵方氏曰簡書所謂五刑不簡之簡同所以背獄辭也○南康胡氏曰古者辟書于簡所謂簡書是也書于簡則有實迹呂刑云五辭簡孚實也○廬陵胡氏曰聽訟無簡當可據與無可書之實狀皆不

附從輕赦從重 附人之罪以輕爲比赦人之罪以重爲比○附按罪無正項乃從比例比則已無恰合者矣故附罪以輕爲比恐失入也赦罪以重爲比恐失出也 疑獄則汎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大小之比成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汝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屛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 比毗志反朝直遙反○補注疑則赦之疑謂衆疑也公家不畜刑人以下逐句俱執刑人言弗及與政謂雖下至四民之窮亦與之政而有常餼此刑人弗及與政者則是弗欲生之也 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 吏獄官吏正獄官長 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 參七南反○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 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 王者

猶寬宥罪雖已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者也○附按此三宥謂三次宥之陳注引周禮壹宥曰不識之三宥者恐誤 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 巧言破律謂巧賣法令者也遁名改作謂變言與物名也左道亂也○疏曰地道尊右右爲尙故正道爲右邪道爲左○附按遁名改作注解似晦卽上句右爲倚巧賣法令單指執法之吏亦覺臨矣發此破律者律卽上句所解爲依法律之政破之謂以妄言破律以人見其不美使國政上人所發行此非巧之言不能遁不謂巧言破一也又有一種遁名改作者滯而不行此非巧之言不能遁不告另撰出律之制如隱方而遁名改作國隱白而將在上行政之名隱遁另撰出一政下句是奸險直另造出一政改作黑上句是者悍欲沮抑上人之左道與道背馳也此最見惡故居四誅之首 作淫聲造異服設奇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 淫逸也惑亂人之聲異服非所常見奇伎奇器雜異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蕩動也○疏曰鄭子臧好聚鷸冠楚子玉爲瓊弁玉纓皆異服也見左傳公輸般請機窆見檀弓○附東滙陳氏曰奇技奇器如偃師舞木之類書云紂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殺 ○行下孟反詐僞

□之堅也澤謂順其非而滑澤○附石林葉氏曰行堅也而于僞言辯也而疑于道學非也而疑于智順非也而疑于仁卽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之謂疏云順從非違之事而能文飾光澤是也皆足以惑世亂俗此所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君子力排之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雞龜本之下○附用之陳氏曰古者天子有守龜諸侯有守筮大夫有守古則請卜於君而已是在下者無卜筮之禮也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粥音育下同○粥賣也圭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旌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璋音章琮才宗反旍子盈反犧許宜反秬音巨鬯勑亮反中丁仲反下同量音亮○賣成衣服非儀必僞敝禁之禁賣熟食所以厲恥也○附靈臯方氏曰我器不粥者春秋傳鄭人授兵于太宮楚人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子產授兵登陴盜我器公家所藏有事然後以授粥校故不粥於市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附[redacted]鄭李氏曰命服命車珪璋璧琮宗廟之器兵車犧牲戎器粥於市則慢禮用器不中度布帛不中數姦色粥於市則亂政文錦珠玉衣服飲食粥於市則靡俗果不時五木不中伐鳥獸魚鼈不中殺粥於市則傷物○東滙陳氏曰命服命車以下六項禁民之不敬用器不中度以下三項禁民之不法文錦珠玉以下二項禁民之不儉菓實不時以下三項禁民之不仁○附按此皆民日用所有事聽其自爲相售則害治道之大者故立常法以禁之古者衣服飲食貴賤皆有常度有定品冕弁冠服貴者自製庶人而下皆衣其夫祭祀賓客養老飲食有豊亦貴者事以官法爲之庶人五雞二彘之外何有于飲食此所以無市賣也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家語刑政○附按家語在前戴記在後是王制所載卽錄于家語者也然朱子取別條音不依家語者以更善于原本耳若此則王制去其問答頭緒紛然不若原本之序成一片也故篇名從王制而朱子則特取家語○又按或疑自巧言破律以下宜

試入上章古刑禁內曰朱子既迦引之矣今在此章卽上此爲古用刑聽獄者所執之科條末皆不可何必多移

右古用刑聽獄之法第三章章凡二條○又章下凡三條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家語作同獄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別彼列反舍音捨○老大夫之尊稱家語是老也作司寇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曩乃黨反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慨苦代反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其民而聽其訟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犴音岸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夫音扶徵斂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順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荀子作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荀子作若不可廢不能以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錯七故反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煩而盜不勝也勝音升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夫音扶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附按家語文止此詩曰周道如砥砥音紙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眷音卷潸所姦

原缺第二十二葉

人刑殺刑一物也○綱振王氏曰凡禮教與刑相表裏故司徒教亦必有刑以弼之伯夷降典以辨上下之分有不從者則以刑折之使其勢不得不入于禮也○綱振王氏曰伯夷典禮宜言禮不言刑而乃曰折民惟刑可見伯夷之刑即是齊之以禮皋陶明刑宜言刑不言德而乃曰以教祇德又見皋陶之刑即是道之以德德禮刑原是一物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附蔡氏傳曰命皋陶爲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祇德也○■楊王氏曰制乃裁斷之義刑之中言輕重得其當也○石林葉氏曰古者獄已定而不失其實曰中故小司寇以三刺斷民獄訟之中司刺亦以三法求民情斷民中獄訟成士師受之曰受中小司寇登之于天子曰登中此所謂中即其義也○瓊山邱氏曰禮典之降而折以刑所以過其邪妄之念而止刑辟于未然刑中之制而教以德所以啟其祇敬之心而銷刑辟于已然禮教刑辟之相爲用如此帝世之治所以本末兼舉而民協于中自不犯于有司也歟

以教祇德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附蔡氏傳曰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新安王氏曰刑當輕而輕以成柔德而柔不至于縱弛當重而重以成剛德而剛不至于苛暴介輕重之間以成正直而正直不至于偏倚皆敬以主宰之也○■經陳氏曰時乎用中典則止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德成時乎用輕典則柔德成○附按

此條與下條皆今所補說見前第二章首此錄呂刑所述唐虞之刑以備禮教下錄康誥之言慎罰者以盡獄訟云

〇康誥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附蔡氏傳曰此下慎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爲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子瞻蘇氏曰此設爲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謂小罪爲可殺也如甲乙皆有死罪而甲之罪小於乙非謂其罪不至死也○定宇陳氏曰小罪怙終刑之可也殺之無乃過乎蓋敗常[illegible]其罪雖小其情乃[illegible]之原爲害鄉甚大曰有者謂小罪中有如此者非謂凡有小罪而怙終者皆殺之也此又當於作不典觀之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附蔡氏傳曰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勑戒勑也民其戒勑而勉于

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楊王氏曰明者聰之以得情而處之當於法也惟民其勑懋和是人無不服處若有疾以是于明服中分開兩端而言視民之不善如疾之在已攻砭無非所以爲生以此心待民民自知惡不可爲而畢舍其咎夫民之已陷于惡者既以去疾之心去之民之未陷于惡者當以保赤子之心保之陷阱在前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保護愛惜防其未見之邪導之遠害之端與之作主以此心治民民自慕于善而無不安治矣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附蔡氏傳曰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刑殺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附蔡氏傳曰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爲準限之義言汝于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法之有倫者用之爾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附蔡氏傳曰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大猷陳氏曰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異其死罪也刑而要之之要同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時行申氏曰服念矜恤之義丕蔽明斷之義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以上尚書周書○附蔡氏傳曰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狥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有未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尚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忿懥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折之設反○書呂刑之文言堯命伯夷下禮典以教民而斷折以法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夫音扶

〇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文子衛卿名彌牟

問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父音甫○公父氏魯大夫季氏）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夫音扶）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當丁浪反）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補注既答恥字矣又解釋懼字意而言刑以止刑則懼者非獨父刑之民）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勝音升）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轡音秘）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捨轡而用策則馬失道去禮而任刑則民忘生）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組音祖驂七南反○鄭風太叔于田篇言驂服和諧中節如組織之爲）是以先王盛於禮

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尙刑故民彌暴（附按文子仍拘於刑以懼民故孔子言此以見刑不足恃也先王惟是尊禮而刑薄而民從治矣今人于禮直廢之特尙此刑而民反彌長其暴懼民而民愈不懼通弊者不亦舛乎）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夫音扶別彼列反勝音升並下同）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附按文子聞無禮亦治則轉以禮爲贅疣矣故孔子特辨夫刑重反不勝與刑輕反能勝者由于禮之有無所以深徹之也禮自君公卿大夫以下服各分等級此由別男女而推見中國事事皆有禮故民篤于禮而守法因之鮮或犯法上人施刑亦輕而已能勝焉則禮之爲關不可無可曉然矣）○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饑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惡烏路反）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夫音扶）況爲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先息（上盜猶大盜）書曰茲殷罰有倫（周書康誥之文言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亦當兼用之○附按此承上文言赤子知慕父母者由父母之能審也于其飢則食之于其寒則衣之保赤者何須審而況爲政者尤欲與賢廢不賢將以二者化其民使皆去惡行以從善而化民者可不審乎能審于二者即知教爲化民之本以敎化民則上人之盜已先息而下之盜者自化矣蓋人臣以不賢而竊位猶之盜也盜息而上既賢將爲有司者皆爲此有倫之法而亦賢故引書以明之注謂上盜爲大盜又謂殷家刑罰當兼用者恐皆于上文文義未能合）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遠謂能止其源以禮教先之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

有罪其於怨寡矣（既不先禮復不以情惟法爲得）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濫盧暫反）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矣（書呂刑之文言敎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附按孔子言有倫者不失其理之謂也但諸侯異法遂無倫惟其意所向而知法爲難張又于知法中問古今之異孔子言古人之知法者其識高遠于獄蓋其防深能治乎本若今人信不夫有罪則于怨道亦寡而因近乎濫夫不失有罪未始非刑所貴今乃謂之怨寡近濫者始又嫌夫有罪之衆多而于本究無與也書言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必斯人而始能治其本故果能治本則刑者敎之輔刑即所以爲德而深體乎敎之之意與上文之欲先敎其民者事雖異而情則同也已○書曰非從惟從（周書呂刑云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言察囚辭當其差錯不可從其僞辭必當從所本之意）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有不語則已語則無不聽在審其眞僞）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夫音扶）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斷丁亂反）○曾子問聽訟獄之術孔子

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太寬則失慢慢則姦偽生焉故明之

以察○附按寬爲三大法之一單寬無察則慢是與察寬對非與大寬對也注太字恐不合說見本條後察之之術歸

於義夫察甚則或過乎暴故以義爲質○附按注解雖亦是說歸於之意但併義字于察字中非所謂三大法中之義也說亦見

本條後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夫聽太亟則失於詳故事之易作失爲○附按聽太亟則不能詳注作失亂

於二字疑傳寫之誤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中丁仲反○私謂刑失其正若

私曲然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夫善聽者得辭

則審斷之以情得情則斷之以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比毗志反○周書呂刑之文言上下比方其罪

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附按大法有三者寬察義也寬就辭言察就情言義就斷言寬以盡其辭爲聽獄之始察以得其情爲聽

獄之中義以宜其斷爲聽獄之終故以爲三大法也治必以寬三語正言之聽而不寬六語反言之皆層遞而串下也治必以寬者

言舍寬別無治法寬歸于察察歸于義者言寬正以爲察地察正以爲義地故于寬與察皆言術焉又以寬之矣摠重乎察察之矣

摠重乎義故言究歸于察與義焉不然者聽而不寬則民辭不盡

事之首尾曲折不詳必不就序是亂也寬而不察則民辭各以爲

是紛然陳列是慢也而不得其情實矣察而不中義則民情即爲

我得處之不公是私也而所斷非其事之宜矣私則民怨推此之

故異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而辭則必不越情情則必不越義辭情

義三者固一層縮一層但上與下之相接先見乎辭故以首一句

雖字拗起而下二句轉合耳益逐聽者不須秘訪其人即能確斷

其獄者以題有其辭在此所謂不越辭也然辭不越情必其有情

之辭乃爲實辭情不越義必其有義之情乃爲至情不然則是其

有理之辭皆虛而已矣不然則下之人雖以其情爲義而上必不

義之蓋別有所據之義以爲其斷矣惟如此故以爲善聽者也然

而能得其情者仍須察能合乎義者由無私耳引書上下比罰者

此卽得其情而斷以義也無僭亂辭者所謂辭之無情而不當據者也○書曰哀敬折獄周書呂刑之文言當

哀人之所犯而敬斷其獄○附蔡氏傳曰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

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

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鰥古頑反屬之欲反○屬續也若老而刑

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悖必內反○皐陶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是則過雖大可宥焉此云不赦過爲逆是逆於道矣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枳音紙一作伇○枳猶傷也夫宥則

宜宥若率以爲小罪亦傷乎義焉況爲之大罪耶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

也書曰大辟疑赦辟婢亦反○周書呂刑之文言大辟死刑疑則亦赦○書曰若保赤子周書

康誥之文言愛民若安嬰孩赤子然不使失其欲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

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惡烏路反下同○非惡其人但疾其意之有險害求所

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

是所謂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

古之道也益以害怒愛惡而爲之刑非反古而何○以上七條孔叢子

右論用刑聽獄之道第四章凡九條○文章下凡三條○楚聲子曰善爲

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

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濫力暫反殄徒典反瘁在醉反

○詩大雅瞻卬之篇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

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

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爲下國

所命爲天子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樂行賞而憚用刑賞以

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

知其勸賞也爲于僞反下同飫於據反○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將刑爲之

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不舉盛饌夙興夜寐朝夕臨

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昭公二十六年春秋左氏傳〇鄭
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産書曰詒以之反〇詒遺也始
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虞度也言始吾以子産爲己法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
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辟婢亦反下同爭音諍下同
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
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斷丁亂反下同〇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息勇反行下孟反〇聳
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施之於事爲涖斷
之以剛義斷恩〇附按誨之以忠以下俱承懼其未也作進步語分開說前後亦皆善皆上人所當爲而所謂
進步意則何在今詳傳文乃以下七句逐句爲第綱項其上文則是閑民以義猶就名分言誨民以忠則已及其心地矣

蓋必誨以忠然後義可閑也必教以務用力然後禮可行也必使之以和令民和以處衆然後信可守也必臨之以敬令
民敬以處己然後仁可奉也言臨者欲其仰而從之也涖民以彊則所以勸其從者至矣斷民以剛則所以威其淫者至
矣彊則有力而不倦剛則一定而難犯然則糾之以政糾民之過也所謂道之以政也聳之以行猶大動也行躬行
心得所謂道之以德也言化上者大動其民而躬行以率之然後其政可糾也注解聳爲懼解糾爲舉者似于文義俱非
而注又解斷爲義斷恩者恐亦不合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長丁丈反〇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〇附
按上字對卿大夫之官言則是五等諸侯也以猶求者乃先王求之也注言公王王字似誤民知有辟則
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
徵占蕘反〇因危文以生爭徼幸以成其巧僞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

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
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相息亮反洫況域反參七南反〇附按儀式刑文王之德二語
在詩周頌我將篇今詩作典儀刑文王二語在詩大雅文王篇集傳曰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倣法于文王則萬邦作
而信之矣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爲徵錐刀之末將盡
爭之錐音隹爭如字〇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
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肸呼乙反肸黑乙反〇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
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
命敢忘大惠僑音喬〇昭公六年春秋左氏傳〇子産有疾謂子大叔曰我
死子必爲政雅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

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大音泰夫音扶鮮息淺反懦乃亂反翫音玩〇狎輕也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
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
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萑音丸苻音蒲糾居黝反下同〇糾猶攝也詩曰民亦
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
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
是遒和之至也汔許乙反從子用反詭九委反遏於葛反慘七感反絿音求遒在由反〇附按民亦勞止

以下三引詩皆在大雅民勞篇第一章而孔子分言之也集傳曰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亦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又按不競不絿四語詩商頌長發篇集傳曰競彊絿急也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

三十一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一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喪服義第六十一（凡十一章）

儀禮一（鄭目錄曰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別錄第十一今接前編爲喪服第六十一篇其服目析本記文並取小戴諸篇之言服制者及周官司服春秋傳數條入各目下○疏曰按喪服之制作成服後則宜在士喪始死之下篇以其總包尊卑上下不專據士是以在此易繫辭云古者喪期無數在黃帝九事章中是黃帝以前心喪終身不變也虞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是唐虞之日心喪三年亦未有服制也唐虞已上吉凶同服唯有白布衣白布冠而已喪服記鄭氏注云大古冠布衣布後世聖人易之因以爲喪服則謂夏禹以下三王之世用唐虞白布冠白布衣爲喪服矣死者既喪生人制服服之皆貌以表心服以表貌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哀有淺深故貌有不同而布亦有精麤也○又曰按喪服十有一章從斬至緦麻升數有異者斬有一有正有義爲父以三升爲正爲君以三升半爲義其冠同六升三年齊衰唯有正服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是以暑其節有正而已杖期齊衰亦然父在爲母爲妻同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不杖齊衰期章有正有義二等正則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章皆義服故齊衰六升冠九升曾祖之母計是正服但正服合以小功以尊其祖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殤大功有降有義爲夫之昆弟之子長殤是義餘皆降服降服衰七升冠十升衰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章有降有正有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爲夫之族類爲義自餘皆正衰冠如上所降也緦衰唯有義服四升半皆冠七升而已以諸侯大夫爲天子

故同義服也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爲夫之族類是所謂皆降服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小功亦有降有正有義如前釋緦麻亦有降有正有義皆如上陳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自斬至緦麻皆以升數升數少者在前升數多者在後要不得以升數爲敘者一則正義及降升數不得同在一章又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鄭注云在小功之上者欲皆者縷之精麤苦然喪服章次雖以升數多少爲前後要取縷之精麤爲次第也○附按自此至終編皆爲勉齋黃先生續本

經十一 附按續編喪祭二禮每篇分節數名目其補經則總取禮記周禮爲編凡見之它書者間採一二條列於其中大槩附爲傳即禮記中雜條亦多從傳下不以列經其義例嚴明大抵宗朱子禮經前篇之法而不似向後之混同也其喪禮止喪服補一篇有經無傳所採諸書數條當從傳例者亦繫經內因其爲禮書所無故以補爲正文其在他篇並見於祭禮諸篇列爲補經者通不過十數條而祭禮所取尤爲繫要觀三山楊氏序內朱子謂其規模甚善欲取已所編禮悉用其規模更定之夫勉齋所編之禮乃遵朱子之意其義例規模一本朱子而朱子又欲用爲更定者何在乎此言必有所謂今雖已不可知然取二書參觀惟續編分節目經傳之例視前編爲嚴則所欲更定者毋乃即在此乎據此因于前編參訂分明亦仍朱子之遺意遺命云爾

子夏傳 疏曰傳者不知誰人所作或云孔子弟子卜子夏所爲又或云公羊高所爲高于夏弟子按公羊傳有云者何何以曷爲孰謂之等此傳亦有之謂爲高之師子夏所作可也其傳內更云傳者子夏引他舊傳證已義也儀禮見在十七篇獨喪服作傳者以總包天子已下五服差降精麤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殤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爲傳解

喪服 今按此乃古禮篇目前題喪服者爲後世編禮者所加既加新題復存古目者重古不敢輕變之意後放此○附按黃先生原本皆單按字所以尊朱子而別于前編也今以既通爲朱子全編故皆加今字且以別于疏文及諸書之單言按者也

右篇目下係一○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 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周禮春官

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 衰七回反苴七餘反絰大結反絞戶交反一如字菅古顏反屨九具反○者者明爲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缺去蘂反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疏曰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以爲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縣子云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謂衰有淺深也苴絰杖絞帶者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爲首絰要絰又以苴竹爲杖苴麻爲絞帶小記云苴杖竹也冠繩纓者以六升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衰用布三升冠六升冠既加飾且下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枲麻也菅草也詩云白華菅兮鄭云白華已漚爲菅濡刃中用也巳下諸章並見年月獨斬章不言者以喪之痛極莫甚於斬又下衆齊衰三年則此斬衰亦三年可知然經文必先此者以先斬炎作炎乃爲齊故斬衰在先且斬文並在衰裳之上絰杖絞帶俱蒙於苴故苴又在前唯絰有二事仍以首絰爲主故絰文在上杖者各齊其心故在絞帶之前冠纓雖加於首以其不蒙苴故退文在下屨乃服中之賤最後爲宜此聖人作文倫次也注云明爲下出者明其爲下文父諸侯爲天子等而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兼解五服按下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然云亦總號爲衰故諸言衰皆與衰相對至于弔服三者亦謂之爲衰也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鄭云緇布冠冠之無弁者著頍

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喪服法吉服爲之吉時有二帶凶時有二絰以要絰象大帶則首絰象缺項可知彼緇布冠無笄故用頍項以固之喪亦無笄其首絰與冠繩纓別材而不相綴亦言象之者直取絰法之象頍項也玉藻有天子以下大帶之圖又有革帶大帶中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今於要絰之外別有絞帶則絞帶象革帶可知按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注云婦人亦有首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若斬衰婦人亦有丕苴絰與絞帶以備喪禮齊衰以下用布者即下齊衰章云削杖布帶是也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

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綷七入反昔扶云反揤音

革去起呂反齊如字劑才計反擔市豔反○盈手曰搤搤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為主也非主謂衆子也○疏曰此對下疏衰裳齊齊是稱此則不稱也麻之有蕡者按爾雅釋草云蕡枲實孫氏注云蕡麻子也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蕡下言牡者對蕡為名言枲者對苴生稱也是以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若然枲是雄麻蕡是子麻爾雅乃云蕡枲實者亦舉額而言下傳云牡麻者枲麻也不通言絰此苴通言絰者欲見苴絰與苴杖別故下文別云苴杖後傳惟麻無他物之嫌獨有絰故不須通言也苴絰大搤左本在下士喪禮文大搤先據首絰而言雷氏以搤搤不言寸數各從其人大小為搤據鄭注無問人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為正若中人之跡尺二寸也本謂麻根按士喪禮鄭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以父是陽左亦陽言下是內故云重服統於內以痛從心內發故也此對為母右本在上輕服統於外而本餘也去五分一以為帶者以首絰圍九寸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即寸寸為五分總二十分應去四分餘十六分先取十五分以五分為寸得三寸添前四寸為七寸於餘一分總七寸五分寸之一也齊衰之絰斬衰之帶者以其大小同故疊兩同之取齊衰以下故此推之但斬衰之絰圍必九寸者首是陽故象陽數極於九自齊衰以下惟取降殺之義無所注象地經雖云苴杖不出杖體所用故言苴杖者竹也下直但云削杖亦不辨木名故云削杖者桐也然為父所以杖竹者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外內有節象子為父亦有外內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為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特用竹也為母杖桐者桐之言同內心同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為之齊衰絰時而有變又削之使方者取母象地故也此雖不言杖之斷細按喪服小記云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鄭注云如要絰也以杖從心已下與要絰同處耳杖各齊其心者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皆下本者本根也按士喪禮下本注云順其性也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為父母致病深故許以杖扶病雖無爵然係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以為喪主衆子雖非主子為父母致病是為輔病也童子不杖此庶童子也按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又云童子不杖

不非則但有臭菼絰帶而已婦人不杖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又按喪服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子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是童女為喪主則亦杖矣雷氏乃以為婦人皆不杖小記婦人為主而杖者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為主者皆不杖按雷說非也

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屬音燭升並如字縫扶弄反鍛丁亂反○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疏曰以絞麻為繩作帶故云絞帶也王肅以為絞帶如要絰焉鄭不言當依王義但絰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按公士衆臣為君服布帶又齊衰以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雷氏以為絞帶在要絰之下言之則要絰五分去一為絞帶冠繩纓條屬者喪用繩為纓著之冠垂之為纓也外畢者前後兩畢之末向外攝之也鍛而勿灰者以冠為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故大功章鄭注云大功布者其鍛之功麤沽之則七升已上皆用灰也衰三升者不言裳裳與衰同故舉衰以見裳為君義服衰三升半不言者以縷如三升半成布三升故衆正以也義也周公時謂之繶子夏時謂之菲外納者按士喪禮屨外納鄭注云納故條也王肅正向外編之○疏又曰按禮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若然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是以鄭云通屈一條繩為武謂將一條繩從額上約之主項後交過兩廂各垂耳於武綴之各垂於頤下結之也著之冠者武纓皆上屬著冠也布八十縷為升者此無正文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維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稍布登義雖於升也引雜記者謂條屬是喪冠者吉冠則纓武異材三年之練冠亦條屬者欲見條屬以至大祥除喪杖大祥除喪之除朝服縞冠當纓武異材從吉法也右縫小功以下左縫者按大戴禮云大功已上雖雖小功已下額額然孝子胡久哭位阼階之下西面弔賓從外入門北面見之大功已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右為之從陰陰雖雖然順小功緦麻哀懸共冠亦三辟積鄉左為之從陽弔賓入門北鄉望之須頹然逆鄉賓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冠前後屈

出縫於武者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按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鄭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若吉冠則辟積無數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但鄉內反屈而縫則不得厭伏之名

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倚於綺反廬力居反苫失占反枕之鴆反塊苦對反本又作凷說文云塊俗凷字歠昌悅反粥之六反溢如字劉音實鄭云二十兩曰溢射慈同王肅劉逵袁準孔晁葛洪皆云滿手曰溢柱丁主反楣亡悲反疏食音嗣飯扶晚反食音寺○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墍所謂堊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闇烏南反壘力委反又力水反墼古狄反劉薄歷反墍劉其既反○疏曰居倚廬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故既夕記云居倚廬鄭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又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前於隱者為廬注云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若然適子則廬於其北顯處為之以適子當應接弔賓故不於隱者按喪大記云婦人不居廬此經專據男子生文也寢苫枕塊亦既夕文彼注云苫編藁塊堛也在中門外者哀親之在外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故也哭晝夜無時者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若卒哭之後未練之前則唯有朝夕哭而已孝子遭父母之喪喪大記云水漿不入口三日之後乃始食聖人制法不以死傷生恐至滅性故禮許之食雖食猶節之使朝夕名一溢米而已也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依算法百二十斤曰石則是一斛若十二斤為一斗取十斤分之每升得一斤餘二斤斤為十六兩二斤為三十二兩先取三十兩十升每升得三兩添前一斤得十六兩共為十九兩餘二兩兩為二十四銖二兩為四十八銖先取四十銖十升每升得四銖餘八銖一銖為十絫共八十絫十升每升得八絫合兩數則是每一升共得有九兩四銖八絫然於二十兩之溢猶少十九銖二絫當別取一升仍此十九兩四銖八絫之數分為二十

四分每分得十九銖二絫合之為二十兩故鄭云二十兩曰溢即是為米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寢不脫絰帶者亦既夕文鄭注云哀戚不在於安既虞翦屏柱楣者按士虞禮既葬反日中而虞鄭注士喪三虞三虞之後乃改舊廬內鄉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寢有席者按閒傳云芐翦不納鄭云芐今之蒲萃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苫上也疏食水飲者未虞以前朝一溢米夕一溢米而為粥今既虞之後用麤疏米為飯而食之明不北如前朝一溢夕一溢而已當以足為度飲水者恐虞後飲漿酪等也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唯有朝夕於阼階下有時之哭而已既練舍外寢者謂練布為冠著繩屨止舍外寢之中不復居廬也始食菜果飯素食云復平生時食者食亦據米飯而言以古者名飯為食也哭無時者謂練後堊室之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楣謂之梁所謂梁闇者按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鄭注云諒古作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舍外寢於中門之外者今主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為屋但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有中門大夫士唯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而云中門外者揔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唯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出按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內位中非謂在外門內門之中為中門也屋下壘墼為之者東壁之所傳本無屋而云屋下為之者以兩下為屋謂之屋下對廬偏加東壁非兩下謂之廬也不塗塈者謂翦屏而已不泥塗塈飾也所謂堊室者削傳云期而小祥居堊室彼練後居堊室即此外寢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凡喪服所以表哀哀有盛時殺時服隨哀以降殺故初服麤漸細加飾是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然葬後有受服有不受服按下齊衰三月章及殤大功章皆云無受此大功章即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今斬衰章及齊衰章應言受月而不言故鄭君特解之按雜記云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是天子已下虞卒哭異數然尊卑皆葬既反日中而虞但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虞訖即受服士三虞待卒哭乃受服以大夫已上卒哭在後月與在前月日已多是以虞即受服士葬月卒哭與虞同月故受服待卒哭後也今不言受月者若言七月唯據天子若言五月唯據諸侯故周公沒去受服之文以見此長服合上下而該括之也○附按王肅等滿手曰溢之說為

是注疏以爲米一升有零曰溢似多豈一人一朝所能食乎詳見喪服義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疏曰旁親降在大功者本當期喪還著人功之服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爲服也正統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天子爲后服期以后卒必徙九年然後娶所以達其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亦也此亦爲三年也注云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熊氏云此對天子諸侯故云期之喪達乎大夫其實大夫爲大功之喪得降小功小功之喪得降緦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熊氏又云天子爲正統之喪適婦大功適孫之婦小功義或然但無正文耳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所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巾箱○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本章爲人後者齊衰三年章父卒爲母齊衰杖期章父在爲母通用○今按凡經傳文後附人傳記者其例有三其一有諸書出者但載其一有大同小異者則其同載其異有同異相雜不可削者並存之其二所載傳記全文已見別篇則並注疏皆已詳載今於全文或全文內節取重錄者即云詳見某篇某章載者當於詳見處考之其三所附傳記之文有本經只一事而傳記旁及數事者雖與經文不相關然亦須先載傳記全文至他處重錄只節其與本文相關者仍注云詳見某篇某章

父疏曰周公設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即此父以下皆是爲所人服上文之服者也先陳父者此章恩義並設義由恩出故也

傳曰爲父者何以斬衰父至尊也爲于僞反凡經傳記爲服之例放此求之○疏曰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極故爲之斬也○喪父三年詳見喪服義篇○事親有隱而無犯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就養無方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爲制○疏曰言服勤者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以居喪禮猶言五十不致毀也

事君有犯而無隱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晉叔向言之○疏曰齊晏子事見左傳昭三年○附按有犯而無隱似與諫事君言犯者犯乎君也隱者隱於我也有犯無隱乃一意互相足之辭上有隱無犯故此又事親左右就養無方方者定所也無方者謂或左或右皆當就養不限定一處也則下文事師亦此何者乃可通注解似悔左右就養有方不可侵官○疏曰此謂平常小事若有危難當致死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疏曰方比方也謂比方父喪禮以喪君注資取也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制○疏曰凡親有冥造之功又有生育之事故懷哀戚之痛同君衰服之限君則徒有榮身顯親之事而無冥造生育之功故唯服麤衰表盡哀戚師則既無之冥造又無君之榮顯故無服然恩愛成已有同於親故不爲制服而戚容如喪父也有親恩君義故云以恩義之間爲制○檀弓○致喪三年本章爲人後者齊衰三年章父卒爲母通用○附按事師惟心喪不爲立服之義說見喪服補篇心喪三年章孔子沒條○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見本章斬衰條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皆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疏曰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不以大夫之服服父母兄弟是嫌踰之也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故知此士是庶子以至卑不敢服尊者之服也麤衰斬者麤即齊也此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間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間縷之麤如三升半而計縷惟三升故云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鄭約晏嬰麤衰斬以下之事明之也既約士之父服縷約降一等記文有

母及兄弟故又約母與兄弟之服也喪服爲母四升此云爲母五升縷誤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爲兄弟五升此云爲兄弟六升縷亦放前說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雖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者以兼天子諸侯能備儀服無降殺也士以下不然者以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今爲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是卑屈也勉人爲高行者居喪之禮以服重爲卑服輕爲屈今大夫爲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服士服是勉勵其父母兄弟使爲高行作大夫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服士服亦是勉勵士身使爲高行作大夫也按聖證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平仲之言唯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則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也馬昭答王肅引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鄭與言禮者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融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喪車無

等者端正也正爲衰之制度上下無等其服精麤卿與大夫有異也又曾子云齊斬之情據其情爲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若王肅之意大夫以上弁絰士唯素冠此亦得施於父母此記云爲昆弟豈亦弁絰素冠之異乎此是肅之不通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適丁狄反○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疏曰明大夫適子未仕官及爲士皆得服大夫之服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疏曰此庶子雖爲大夫其年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爲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適子之下是不可不宗適也○雜記○今按父母之服自天子達於士一也而記禮者之言乃如此當以王肅之言爲正○以上二條本章爲人後者齊衰三年章父卒爲母齊衰杖期章父在爲母通用○附靈臯方氏曰按此條在禮端衰喪車無等齊疏之服自天子至於庶人三代共之大夫之喪服之異於士也其諸朝服以縞之類與自注云周官儀禮於貴賤服制詳矣而未有及衰裳之異者殆儒見周人貴貴以爲喪服必有貴賤之殊又見周官弁師掌王之弁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絰各以其等爲之遂附會而爲此說不知所謂弁絰弔服非喪服也弁而加環絰其弁服本有貴賤之殊故貴賤各如其冕繅之旒所謂以其等也環絰爲弔而加者則已貴賤如一矣況喪之正服乎王肅謂大夫斂時弁絰士素委貌爲有異非也此未變服時所著既成服則去之矣弁絰葛而葬既卒哭○大夫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皆因事而變非喪之常服也

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疏曰大夫降其庶子故於其庶子不爲大夫者服大功也而喪服條例云父之不服子亦不敢服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爲母大功也今嫡既降其子亦不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衆庶子之子不降其父謂爲三年也○喪服小記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以苴爲絰及帶杖竹杖也禮記云苴杖竹也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鬻之六反一音羊六反謂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倚於綺反苫傷廉反編草也枕草于僉云夏枕凷冬枕草凷苦對反○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草亦非喪服之正文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解音蟹

曰唯卿爲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疏曰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曾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服父母尊卑皆同無人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是正禮也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己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己以斥時之失禮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家語雖未必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故王肅與杜皆爲此說鄭玄以雜記之文士爲父母兄弟之服不得與大夫同皆縷細降一等其縷數與大夫同但雜記之文記當時之制以當時大夫與士有異故爲此解非杜義也○襄公十七年春秋左氏傳○附按麤縗斬之解與先王所制父母喪之正禮其說皆已見上

諸侯爲天子疏曰此文在父下君上者以此天子不兼諸侯君中最尊故特著文於中也

傳曰天子至尊也疏曰天子至尊同於父也○方喪三年見本章父條○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外宗君外親之

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疏曰君謂列國諸侯之君外宗其夫既是君之外姓其婦即是外宗也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其夫皆爲諸侯服斬爲夫人服期二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三也內宗有二按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世子不爲天子服者此明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爲天子服也○服問○附霊皐方氏曰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爲天子服世子贄于天子而不爲天子服何也古者繼世以象賢故君薨子承嗣三年之喪畢類見於天子天子錫之命而後其位定今父在承嗣與定位不可知故其服不可得而制也古者諸侯親於天子既事廟祖禰刑世子不爲天子服皆所以使自戒懼而不忘其事守也然則無變乎喪之禮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則既爲之變矣自往天子錫之命而後其位定云未類見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　疏曰凡喪者諸侯諸臣皆爲天王斬衰○周禮春官

君　疏曰臣爲之服此君內兼有諸侯及大夫故其文在天子下

傳曰君至尊也　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疏曰按周禮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縣任縣地大夫任疆地是天子卿大夫有地者若魯國季孫氏有費邑叔孫氏有郈邑孟孫氏有郕邑晉國三家亦皆有韓魏趙之邑是諸侯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以有地則有臣故也不言公與孤者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則大夫中含之也但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稱故僕隸等爲其長弔服加麻不服斬也○附按朱子詩傳云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然則六卿即所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而三公在大夫之外而居其上明矣今疏謂三公則大夫中含之者恐誤○又按列侯惟五公侯伯子男而皆可謂之君則列國之公已統于君字內矣若居于王朝而爲三公三孤者春秋雖序宰周公于列國之上亦不過與此君等而盡該之何待另爲言及哉

○方喪三年　見本章文條

○喪君三年　詳見喪服義篇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謂君所命者也若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曰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若遭君喪則備服衰杖不遠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爲國君則是不達者也若其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丁服斬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云近臣閽寺之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爲大夫之君服斬與杖但衆臣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檀弓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疏曰熊氏以爲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此說似倂膐記云與諸侯爲兄弟服斬注恐誤認彼此俱作諸侯故云卿大夫以下若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兄弟或服本親之服故明之又經不云君而云諸侯故知容在異國也大抵與諸侯爲兄弟會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或仕爲卿大夫皆得爲舊君服斬也○喪服小記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疏曰大夫適子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也○服問○附霊皐方氏曰諸侯之世子不爲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何也世子之位不定則未知其所終也大夫之適子人於學舍不帥教而屏之遠方解不爲士者國之大喪士庶子有著位焉故使從士服以卽事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若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疏曰以經云爲君夫人則是國人所稱號故知嫁於國中若國外當云諸侯也按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故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內宗外宗皆據有爵者言注推言無服而嫁於諸臣與庶人者總謂外宗內宗之女皆然也此等內宗外宗熊氏云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也今依用之君貿循譙周之等云在巳國則得爲君服斬及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今並存焉此外宗與尙章外宗爲君有別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外親之婦此外宗雖據君之宗言也○雜記○不杖期章爲夫之君齊衰三月章庶人爲國君通用

父爲長子長丁丈反後長子長殤皆同○不言適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疏曰言長子通上下者若適子之號唯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若言大子則亦不通上下注言立嫡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此但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疏曰以其父祖適適相承於上已又是適承之於後故云正體於上又將傳重者爲宗廟主是有此二事乃得爲長子三年也然注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不同者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要適子死後始立適孫是必服長子者之父已死乃得爲長子三年是注爲父後者之意也兄爲父後者是適子其弟則是庶子是爲父後者之弟不得爲長子三年也此長子鄭據將代已而言蓋繼祖繼父爲二世身三世長子四世四世皆長子乃得三年也庶子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者是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也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下之士祖禰共廟則此據官師而言不言禰直言祖舉尊而言也凡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也二則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三則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是也四則正而不體立適孫爲後是也又按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鄭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與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婦既小功不大功則夫死亦不三年期可知也○附按傳謂不繼祖者言祖則禰該禰是與言禰者同也今注謂容祖禰同廟疏遂引官師一廟謂此是據官師言欲切指其義而反專爲士之一廟者言矣恐非傳本意○庶子不得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詳見五宗篇立宗章下○附按舊本此下猶有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一條係大傳文今因兩條既同義又已經朱子并成一條遂刪之且本條庶子不字下舊無得字今添之以從朱子改本

爲人後者疏曰此出後大宗其情本疏故文次于長子之下也雷氏去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然闕此五字者以所後之父或早卒則今所後其人不定故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謂爲所後者之親如親子○疏曰同宗則可爲之後者以其大宗子當收聚族人非同宗則不可也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謂之同宗若別宗同姓亦不可以其收族故也支子可者以他家適子自爲小宗小宗當收斂五服之內亦不可闕則適子不得後他故取支子支子乃第二已下子也不言庶子者庶子妾子之稱言妾子得後人則是適妻第二已下子不得後人是以變庶言支也死者祖父母乃爲後者之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設則爲後者之母也妻之父母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於爲後者爲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爲之著服也若然傳不言爲所後之父母者舉疏以見親言外以包內則皆至親如親子可知○爲人後者爲之子詳見長適雜篇主後章下○斬衰條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父條致喪三年大夫爲其父母並爲此條通用當互考○附按勉齋黃先生于前後之闕通舊有三條有僅注通用者有並注當互考者又間有單注當考者初亦未解如何分別今既詳閱十數條知僅注通用者言此爲彼通用以此爲據故不言考彼矣若至彼處則必需乎此故言當互考也然亦間有前不言通用而後言當互考者則是以兼考彼處卽爲互義非謂彼此當交互考也今皆仍舊且後于緦麻三月章見將出母則爲繼母之黨服一條三引之一注當互考兩注當考可知並無當考一例故今盡加互字以使畫一耳至後又有兩言通用者仍于先言某某爲此通用下注當互考而後言此爲某某通用亦僅通用而止則仍是前二例合之爲一非再有一第三例也明矣○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言爲後者據承之也非爲子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曰爲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也以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絕今來爲後殤者之人與殤同輩乃後殤者之父故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注言據承之者據已承其處爲言也○喪服小記○附按此條注既未詳明而疏更晦今于注補非爲子也四字盡刪疏之支離而圖其說所謂以其服服之者詳見下條疏內○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

庶而已代之者主其禮○疏曰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爲之後又曰庶子旣不爲後宗子禮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輩者故以兄弟之服服宗子之殤鄭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喪服記云宗子孤爲殤而死者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云親則月算如邦人此是族人以其倫代之者故以本服服之○曾子問

妻爲夫

傳曰夫至尊也　疏曰自此以下論婦人也婦人卑於男子故次之妻者齊也言與夫齊也妻爲夫者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爲夫斬衰也夫至尊者雖體敵齊等而夫猶是妻之尊敬以其在家天父出則天夫是男尊女卑之義故同之於君父也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　姑不厭婦○喪服小記

妾爲君

傳曰君至尊也　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疏曰妾賤於妻故次妻後按內則云聘

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云妾之言接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旣名爲妾故不得名請爲夫加其尊名而爲君也雖士亦然者士身不合名君至於妾之尊夫與臣無異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　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言在室者關已許嫁○疏曰此論女子子爲父制服又與男子不同也關通也通已許嫁者女子子十五許嫁而笄與丈夫二十而冠同則同成人矣成人亦得爲父服斬也雖許嫁卽爲成人然至二十皆嫁時也○附按女子子三字注解未明斷說見內則婦女之別章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總子孔反

笄音雞髽側瓜反○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旣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蓋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但衰下無帶下又無衽○篠素了反紒音計著下畧反幓七消反冠古亂反○疏曰上文不言布不言三年者止以哀極至此須言之也上文經至練有除者此經三者旣與男子有殊並終三年乃始除之按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彼謂婦人期服者帶與笄終喪此斬衰帶亦練而除笄亦終三年凡經之體例皆

上陳服下陳人此又別者欲見與男子同日如前與男子異者如後上文冠絰纓非女子所服此布總笄髽等亦非男子所服也布總者只爲出紒後垂爲飾者而言以布總六升與男子冠六升紐紒故也禹貢云篠簜旣敷孔注云篠竹箭是箭笄篠爲之也按士喪禮云婦人髽于室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士至笄猶髽髽之異於括髮者旣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illegible]也其而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是婦人髽之制也然髽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髽即士喪禮所云者是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是成服之後露紒之髽即此經注是也按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而婦人髽用麻用布無文鄭以二者同在小斂之飾故明用物與制度亦應不殊但男子陽以外物爲名名爲括髮婦人陰以內物爲稱稱爲髽爲異耳按士喪禮鄭注云象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亦引小記括髮及廣幓頭爲說則括髮及免與髽三者雖用麻布不閒皆如著幓頭不別至成服以後斬衰至緦麻皆冠如著幓頭婦人亦皆露紒而髽也按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不別見裳則此喪服亦連裳於衣衰亦綴於衣故也衰也衰如男子衰者婦人衰亦如下記所云凡衰外削幅以下之制也下如深衣者如深衣六幅破爲十二闊頭鄉下狹頭鄉上縫

齊倍要也衰無帶下者按小記云衰帶下尺注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今此裳旣縫著衰不見裳衣故不須掩也又無衽者按下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彼據男子衰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露裏云是以須衽屬衣兩旁以掩交際之處此旣下如深衣縫之以合前後兩邊不開故不須衽也按深衣云績衽鉤邊彼吉服深衣須有曲裾之衽此婦人凶服雖如深衣亦無深衣之衽也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　長直亮反○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疏曰上文云男子冠六升此女子子總用布當男子冠用布之處以皆首飾故同六升也據總之束本入所不見何寸數之有故鄭以六寸據垂言之此斬衰六寸檀弓南宮縚妻爲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同八寸總麻小功曰一尺吉總當尺二寸與吉笄同也箭笄長尺者此斬之笄用箭下記云女子子適人爲父母婦爲舅姑用惡笄鄭謂榛木爲笄則南宮縚之妻其姑之喪云蓋榛以爲笄是也吉笄大夫士與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今於喪中雖有此箭笄及榛二者若有寸吉凶不過二等以南宮縚之妻爲姑榛以爲笄下云一

則大功以下不得更差降鄭注云笄所以卷髮既同卷髮五服遂皆用一尺是以女子子爲父母用榛笄卒哭之後折吉笄之首歸於夫家以此外無差降故用吉笄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若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疏曰此論婦人杖之節凡姑在爲夫杖者鄭義雖謂出嫁婦人禮也若成人婦人在家爲父母雖不爲主亦杖若在夫家雖爲主乃杖故爲夫與長子雖不爲主亦杖若其餘非爲主則不杖但婦人重夫如天固雖不爲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恐姑既爲主亦厭婦明今姑雖爲主不厭也又喪大記云士之喪三日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也故喪服傳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爲鄭學者皆謂童子婦人不能爲父母杖也而難鄭者云鄭以婦人不杖雖謂童子婦人然童女未嫁何以得稱婦人且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又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知婦人非童子也故賀循等以爲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雖姑在爲夫杖耳然鄭必以爲童子婦人乃不杖者鄭以記云女子子在

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既云女子子在室是童女可知若主喪者杖則不言此童女今由士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鄭據此文故知婦人謂童子之婦人也若是成人出嫁婦人爲主皆杖故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傳妻爲夫杖小記云母爲長子杖是成人婦人皆杖也至童女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殤之適得稱婦人未婦而稱婦人者以其將有適人之端故也○喪服小記○齊衰三年章父卒爲母齊衰杖期章父在爲母通用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謂遭喪後而出者其始服原齊衰期若出而虞則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疏曰始服原齊衰期者以遭父喪時未出則不杖期章女子子嫁爲父母是也若未虞而被出是出而乃虞虞後受服與在家兄弟同受斬衰斬衰初死三升衰裳六升冠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被出之女亦受衰裳六升總七升與在室之女同若虞後乃被出至小祥練祭在室之女受衰七升總八升此被出之女與之同也若既小祥而出者以嫁女爲父母期至小祥已除矣乃被出不復爲父更著服也但天子之女

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出嫁爲夫斬仍爲父母不降知[illegible]其外宗內宗反與諸侯爲兄弟者皆斬也然下傳云婦人不[illegible]猶自不二天今乃爲夫斬又爲父斬此則尊君宜斬不可以輕服服之不得以彼決此○時按嫁與適似俱通稱若如鄭解嫁字將七庶人不服此服乎恐制禮者不如是又按疏謂及與諸侯爲兄弟者皆斬今詳喪服小記此言並非說婦人疏爲誤

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

既練而反則遂之

疏曰女出嫁爲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而被夫遣歸值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已絕夫族故其情仍隆於父母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欲反本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後無服變之節故女卽止也未練而反謂先有父母之喪時爲夫所出今未小祥而夫命已反還夫家則至小祥而除只依期服也若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始命已反還夫家則遂服之三年乃除爲既隨兄弟故也○喪服小記○齊衰三年章父卒爲母通用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

屨若貴臣得伸不奪其正○厭一葉反○疏曰士卿士者以其在公之下大夫之上當卿之位也典命大國立孤一人諸侯無公以孤爲公卿燕禮云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鄭注云諸公者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是以孤爲公言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二事其餘服杖冠絰則如常也其布帶則與齊衰同繩屨[illegible]與大功等也貴臣得伸依上文絞帶菅屨也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

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繩菲今時不借也○相息亮反閽音昏守門人也○疏曰公卿大夫或有地或無地衆臣爲之皆有杖但無地公卿大夫其君卑衆臣皆杖得與嗣君同卽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有地公卿大夫其君尊衆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卽阼階下朝夕哭位下君故也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晉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郕宰之類也陽貨冉有子路等爲季氏家宰亦名家相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但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也近臣閽寺之屬者是與衆臣不同無所降其服又得與

貴臣等不嫌相逼也繩菲者周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入時謂之不借者此凶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

右斬衰三年第一章　服制一條經凡十條○傳凡十條傳下凡二十四條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　牡茂后反○疏猶麤也○疏曰麤衰者按上斬衰章中為君三升半麤衰鄭注雜記云微細焉則屬於麤是三升正服斬下得麤名三升半成布四升微細則得麤稱為上文在三升斬內以斬為正故沒義服之麤至此四升始見麤也若然為父哀極宜見深痛之斬至於義服斬衰乃見麤稱大功小功更見人功之顯總麻極輕又表細密之事皆為哀有深淺故其文不同也斬衰絰不言麻者彼有杖杖亦苴故不言麻此絰文不兼杖故得言麻也斬衰冠繩纓退在絞帶之下使不蒙苴齊冠布纓無此義故進之使與絰周處此布纓亦如上繩纓以一條為武垂下為纓也削杖布帶並不取蒙苴之義故在常處斬衰杖不言竹使蒙苴此既不取蒙苴亦不言桐者欲見母比父削殺之義也布帶者亦象革帶以七升布為之節下章帶緣各視其冠是也齊斬不言布此纓帶言布者以對斬衰纓帶用繩故此須言之

也疏屨者疏取用草之義即爾雅云疏不熟之疏今注云疏猶麤者但釋絰衣疏衰不釋疏屨之疏斬衰章言菅屨者以其重故見草體舉其惡貌此稍輕故舉草之總稱自此以下各舉差降之宜故不杖章齊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同繩屨小功總麻輕又沒其屨號言三年者以為母稍輕故表其年月若然父在為厭降至期今既父卒直申三年之衰猶不申斬者以天無二日家無二尊是以父雖卒後仍以餘尊厭也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枲思似反沽音古後同藨皮表反劉扶表反蒯古怪反○沽猶麤也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疏曰緝則今人謂之為緶也上章傳先云斬者何不緝也此章齊對斬故亦先言齊者何緝也此枲對上章苴苴是惡色則枲是好色故間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上章為父左本在下者陽統於內則此為母陰統於外故右本在上也藨是草名按玉藻云屨蒯席則蒯亦草類冠尊加其麤者鄭雖據齊衰三年而言而冠加服皆同是以衰裳升數恒少冠之升數恒多冠在首尊故加其飾也麤功大功者斬冠六升不言功六升雖是齊之末未得沽稱故不見人功此三年齊冠七升初入大功之境故言沽功始見人功沽麤之義麤功謂人功麤大不精也○

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削杖桐也　以上見上

斬衰章○斬衰章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為此章通用當互考

父卒則為母　尊得伸也○疏曰但云父卒為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而母死乃得伸三年故云則以差其義也必知義如此者按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注云故謂父母之喪言二十三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并云父母喪也若前遭母喪後遭父喪自然為母期為父三年二十三而嫁可知若前遭父式服未闋即得為母三年則是有故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知者假令女年二十二月嫁娶之月將嫁正月而遭父喪并後年正月為十三月小祥又至後年正月大祥女年二十二欲以二月將嫁又遭母喪至後年正月十三月小祥女是二十三而嫁此是父服將除遭母喪猶不得為伸三年是父服未除不得為母三年之驗一也又服問注云為母既葬衰八升亦據父卒為母與父在為母同五升齊衰裳八升冠既葬以其冠為之受衰八升是父卒為母未得伸三年之驗二也問傳云為母既虞卒哭衰七升者是父服

除後乃為母伸三年初死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之受衰七升與此經同是父服除後為母乃伸三年之驗三也諸解者全不思此義妄解則文說多塗皆為謬也○斬衰章父母之喪無貴嘰一也父條哉喪三年夬夫為其父母為人後者條為所後者之妻若子女子子在室為父條為父母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女嫁反在父之室條未練而出則三年帶並為此條通用當互考○附嚴陵方氏曰父殺為母齊衰三年何也不二斬者原母之情而不敢並于父也加以再期原子之情所著其本不異于父也杖之削也絰之右本也取諸天地陰陽以為象焉耳非謂恩義之有而輕也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不曰斬妻之喪如斬者表之喪如剝也然則父在為母期所以達父之情而非子之情有所殺懷必之事而于子之事無所變也夾矣○附按疏說非是彼三引證皆曲為之說至云二十三而嫁內則雖指三年之喪非必謂父母二喪也雜記三年之喪既顯其練祥皆行如母喪未期而父喪既顧母之練祥亦皆行也至于則字猶亂也父卒即得為母三年○又按疏云若前遭母喪後遭父喪自然為母期為父三年今詳祥為母之期殺除服則已除者不復續矣若未除服仍當三年何者父卒則為母三年今父卒矣自當從此條喪服小記不云乎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與此同意也然則疏謂前遭母喪自然為母期者心猶未弄盡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
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
章下○齊衰杖期章父在爲母通用
繼母如母疏曰繼母本非骨肉故次于親母後謂已母早[illegible]或被出之後續已母喪之如親母故云如母下期章不言者
此舉父沒後則父在如母可知慈母之義亦然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
也因猶親也○疏曰繼母配父即是牉合之義故孝子不敢殊異之○牉音判
慈母如母疏曰慈母非父牉合故次于後也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
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

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女音汝○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
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者之服也
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
皆得伸也○疏曰傳又別舉傳者是子夏引舊傳以證已義
也妾無子者謂舊有子而今無者失子之妾有恩慈深則能
養他子以爲已子若未經有子恩慈淺則不得立後而養他
子生養終其身者唯據終慈母之身而已明三年之後不復
如是以小記云慈母不世祭亦見輕之義也貴父命者一非
骨肉之屬二非配父之尊唯貴父之命故也注別非天子諸
侯之妾與妾子者按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
除之父沒乃大功明天子庶子亦然何有命爲母子爲之三
年者乎按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注云大夫及公
子之適妻子備三母有師母慈母保母皆服之是爲庶母慈
已者服小功也然大夫之適妻子不命爲母子以慈已加服
小功若妾子爲父之妾慈已加服小功可知大功章云大夫
之庶子爲其母大功期章云父在爲母故鄭于注據此兩處
而言之也鄭知者推究其理大夫妾子厭降爲母大功士無
厭降期如衆人服期也父卒得伸者士父在已伸矣
但大夫妾子父在大功父卒則與士皆得伸三年也○爲慈

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即庶子爲後此皆子也
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緣爲慈母後之義
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爲後○疏曰記者見喪服既
有妾子爲慈母之例將欲觸類言之則妾子亦可爲庶母後
也爲庶母後者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
命他妾之子爲無子之妾立後與爲慈母後同也故二爲庶
母後可也又觸類言之此既可爲庶母後則亦可爲祖庶母
之後祖庶母者謂已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也父妾既
無子故命已之妾子與父妾爲後故呼已父之妾爲祖庶母
既爲後亦服之三年如已母矣必知妾經有子者於無子則
不得立後故也又曰庾氏云注明庶子爲適母後者即庶子
爲後謂爲適母後此皆子者此庶子皆適母之子今命之爲
後但命之傳重而已母道舊定不須假父命之與適妻使爲
母子也又曰注不云命後已妾以不言自顯但以
已子後父妾於文難明故特言之也○喪服小記○子游問
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
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

教子也何服之有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
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爲其善國君之妾子
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慼容是不少
孤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今也
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
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
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
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疏曰鄭注喪服大夫妾子父
在爲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則父在爲慈母亦當與
已母同也上注言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者按丨文傳云慈
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
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
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故此云君命所

使何服之有國君之子向不服庶母則國君可知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巳者服小功者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巳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巳加也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緦耳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巳者雖父在亦服緦故鄭注喪服云其不慈巳則緦可也喪服注又云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慈巳此云大夫士者因大夫連言士耳皇氏云有士大也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巳亦爲之小功知者以士爲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巳加小功也凡諸侯之子適庶皆三母故内則云必求其寛裕慈惠恭敬謹而寡言者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内則據諸侯也其大夫及公子適妻子亦三母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巳者是也然言大夫及公子適妻子爲慈母小功則大夫公子之庶子無三母但有慈母如母也又日前指國君之子此引魯昭公故云據國君也是國君與其子同也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者以喪服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親母何不服庶母不服可知若父卒得爲巳母大功也按襄公三十二年襄公薨左傳云昭公十九猶有童心是郎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感容時年三十非少孤也按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今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

足也〇曾子問

母爲長子 疏曰長子單故在母下母爲長子齊衰者以子爲母服齊衰母爲之不得過於子爲巳也若然長子與衆子爲母當父在則期若父在而爲長子豈亦不得過於子爲巳服之期乎而母爲長子不問夫之在否皆三年者子爲母有降屈之義父母爲長子本爲先禰之正體無厭降之義故不得以父在而屈也〇附按斬衰章父爲長子言係四世長子文在服長子者之父既死之後乃服斬衰三年則此母爲長子亦必三義同前乃爲之服非一檝爲長子服齊衰三年也一檝爲長子服齊衰三年則當父之服期巳除時而母猶服是文與父在爲母條相祀制禮者自不爲也然則毋爲之服三年者父先爲之服三年夫婦同服益知下亡父在爲母期者因父服期而除服則子亦當除服制禮者是順孝子事父之心而其寓意顯然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不敢降者不敢以巳尊降祖禰之正體〇疏曰斬章云何以三年答云正體於上將所傳重不降故於母亦云不敢降當云夫之不敢降妻亦不敢降而云父母者各據爲子而言也

〇母爲長子削杖 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故爲長子服不可重於子

爲巳也

〇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〇疏曰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爲女君之長子三年〇以上喪服小記〇附按記言與女君同則亦係四世長子乃有此服

〇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疏曰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爲長子亦三年但爲情輕故與婦事舅姑齊衰同惡笄有首布總也〇本經記〇

〇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猶爲子期妾於義絶無施服〇疏曰從而出謂姪娣也〇喪服小記

右齊衰三年第二章 服制一條經凡四條〇傳凡四條傳下凡九修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 疏曰此章疏衰巳下與前章不殊而還其列之者以此一期與前三年懸絕恐服制乃不同故須重列七服也但此章雖止一期而禫杖其有按下雜記云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爲父在爲母即是此章者也母之與父恩愛本同爲父所厭屈而至期是以雖屈猶伸禫杖也妻

雖義合妻乃天夫爲夫斬齊爲妻報以禮杖但以夫尊妻卑故齊斬有異也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緣以絹反注同〇問之者見斬衰有三其冠同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緣如深衣之緣今文無冠布纓〇疏曰此還子夏之問答而言問者因者子夏欲起發人使之開悟故假問巳之言也齊衰大功冠其受者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服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以其初死冠升皆與既葬衰升數同故云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者以其降服小功衰十升止服小功衰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十二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冠皆與衰升數同故云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者帶謂布帶象革帶者緣謂喪服之內中衣用布緣之二者之布升數多少視猶比也各比擬其冠也

然本問齊衰之冠因答大功與緦麻小功幷答帶緣者子夏欲因問而博陳其義也注緣如深衣之緣者按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此既在衰服之內則是中衣矣而云深衣以中衣與深衣同是連衣裳其制大同故就深衣有篇目者言之按玉藻云其爲長中繼揜尺注云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若然中衣與長衣袂皆手外長一尺此初喪之中衣緣則狹短不得如玉藻中衣繼袂揜一尺者也但吉時麤裳即凶時麤裳吉時中衣深衣目錄云大夫以上用素士中衣用布緣皆用采况喪中緣用布明中衣亦用布也鄭注儀禮從經今文者注內疊出古文若從古文者注內疊出今文此注既出今文明從經古文有冠布纓爲正也

父在爲母附靈皐方氏曰父在爲母齊衰期何也所以達父之情而便其事也期之外父居復寢樂作矣而子纍然哭泣於其旁是使父不自克也若父之喪則母與子同戚憂故不慮其由戚動也古者大夫有出驅之政則祭必攝期之外祭當攝而廢焉是使父不得伸敬於祖父也然則父歿爲母三年何以不慮祭之廢子以哀而不得伸敬於祖父情也以子之哀而使父不得伸敬於祖父是傷父之志也然則後世加以三年易以斬衰而衆安焉何也古之爲喪也責其實後世之爲喪也俟其文古者服有壓

降而居處飲食一如其常期是文雖屈而不害其實之伸也若實之亡而徒以三年爲隆是相率而爲僞也父母何別焉又况斬齊宜削彖於外以爲文者乎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曰家無二尊故於母屈而爲期不直言尊而言私尊者其父非但於子爲至尊夫於妻亦至尊母則於子爲尊夫不尊之故言私尊也子於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期而除然必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故也左氏傳晉叔向云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據大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也

○**父在爲母齊衰期**詳見喪服義篇○斬衰章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父條大夫爲其父母爲人後者條爲所後者之妻若子女子子在室爲父條爲父母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爲妻三年章穆公之母卒並爲此條通用當五考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縓七絹反緣以絹反○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

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爲妻縓冠葛絰帶妻輕○疏曰以練布爲冠以麻爲絰帶又云麻衣者謂白布深衣縓緣者以絹爲縓色與深衣爲領緣既葬除之者與緦麻所除同也公子君之庶子者則君之適夫人第二子已下及公妾子皆名庶子其或爲母謂妾子者以適夫人所生第二已下爲母自與正子同故知爲母妾子也知如緦之麻者以緦麻亦言麻也知麻衣如小功布深衣者按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諸侯妾子父在小功是其差次也爲不制衰裳變者以其爲深衣不與喪服同詩云麻衣如雪者彼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與此小功布異引之者證麻衣之名同也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注云練衣練中衣據重服三年變服後爲中衣之飾也諸侯尊絕朞已下無服公子被厭不合爲母服不奪其母子之恩故五服外權爲制此服必服麻衣縓緣者麻衣大祥受服縓緣練之受飾雖抑猶容有三年之哀故也妻輕者以縓冠對母用鍛冠以葛絰帶對母用麻皆是輕也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

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所爲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疏曰公子以厭降亦不敢私服母與妻此公子亦不敢服者謂君之正統也諸侯之妾以下大戴禮云妾貴者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左右媵各有姪娣二媵與夫人之娣三人爲貴餘五者爲賤妾○本經記○王

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詳見喪服義篇

妻附靈皐方氏曰爲妻齊衰期何也古之爲夫婦者嚴於始而厚於終故三月而後反焉徵不當於舅姑而遂出焉其能成婦順則父母得其養兄弟姑姊妹得其親三黨得其和于姓得其式夫何亡常以死責之其擔負至矣而後弛故於其喪服以期而非過也然則亦同於母乎妻則期之外寢可復樂可作矣母則居處飲食猶三年也何以知其然也諸侯絕期而公族有死罪素服母外不舉不聽樂如其倫之喪況所生之痛如斬者乎大夫之適子向不降其妻也舅姑爲之大功則亦期近矣也之宜爲而旁也宜

自注母則居處飲食猶三年也云漢戴德喪服變除天子諸侯庶昆弟大夫庶子爲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

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父在子爲妻以杖卽位謂庶子○疏曰妻卑於母故次之爲妻年月禫杖亦與母同故同章以其出嫁大夫爲夫斬故夫爲之亦與父在爲母同傳意以妻擬母母是天屬得期妻惟義合亦期故發何以之傳也答言至親者妻旣移天齊體與巳同奉宗廟爲萬世主故云至親也

○爲妻父母在不杖詳見喪通禮篇拜拱章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見下不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爲妻條

○公子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旣葬除之見本章父在爲母條下

出妻之子爲母出猶去也○疏曰此謂母犯七出去謂去夫氏或適它族或之本家子從而爲之服者也七出者無子一也淫泆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盜竊五也妬忌六也惡疾七也天子諸侯之妻無子不出唯有六出雷氏云子無出母

之義故繼夫而言出妻之子也○附靈臯方氏曰出妻之子爲母與父在爲母同何也父之匹敵身之所自出也雖去父之室服不可降於期然自是而終矣其無別於父之存歿何也爲父後者無服則祭可攝矣義旣絕於父雖子之哀而不慮其相感動也其爲外祖父母無服何也從服也母出則無所從矣轉而服繼母之黨矣別記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用此見婦而不婦不惟自絕於舅姑且絕其子於巳之父母不惟自遠其子且絕其子於娣姪雖終於父母之家而終身作焉所以重懲婦行之放佚而使不敢犯也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施以豉反○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絕道○疏曰再言傳曰義見前章絕族者嫁來承奉宗廟與族相連綴今出則與族絕以母爲族絕卽無傍及之服也親者屬者解母被出猶爲之服也注旁及曰施者詩云施條枚施松上皆是旁而及之義屬猶續也對父與母義合有絕道故云母子至親無絕道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疏曰舊傳釋爲父後者謂父沒適子承重不合爲出母服此傳自是子夏傳也事宗廟祭祀者不欲聞見內人故雖記云有死於宮中三月不祭況有服可得祭乎是以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巳與母無親子獨親之故云私親○附按舊本此下尙有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一條今以其義與上傳文爲重出遂去之

○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詳見喪服義篇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爲于僞反○疏曰父卒繼母嫁者欲見此母爲父巳服斬衰三年恩意之極故子爲之一期得伸禫杖但以不生巳父卒改嫁故降於巳母雖父卒後不伸三年一期而巳從爲之服者亦謂本是路人暫時與父牉合父卒還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從爲之文也報者喪服上下幷記云報者十有二無降殺之義感恩者皆稱報若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服母以子恩不可降殺卽生報文餘皆放此○附靈臯方氏曰繼母嫁從爲之服期何也此以權制使背死而棄孤者無所逃其罪也夫無大功之親相養以生守死義也而孤無與立矣嫁而以從於死者猶有挽焉故母子之恩不可絕也古者同財相養何以不及小功之兄弟聖人不以衆人之所難人蓋導其貴於所親也因母嫁而從者無文何以知也其服同也何以

知其同無可加也○附按疏文解從字誤○又按報者言若以子死從繼母亦爲之服期取兩相爲報之義卽疏解下文從祖祖父母報從母丈夫婦人報之意也今疏解作子念母恩母亦念子恩乎或謂三綱而外孰非報服乃多不言報何也曰其不言報者文皆兩見故于僅一見者注報子取簡便耳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今按通典宋崔凱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玄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也王肅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凱以爲出妻之子爲母及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皆爲庶子耳爲父後者皆不服也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與尊之謂王氏順經文鄭氏附傳說王說卽情易安於傳亦無礙繼母嫁則與宗廟絕爲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

右齊衰杖期第三章服制廿條經凡四條○傳凡五條傳下凡七條

不杖麻屨者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疏曰此不杖章輕於上禫杖故次之此章與上章雖杖與不杖不同其正服齊衰皆五升[illegible]升則不異也

期之喪達乎大夫 見上斬衰章父條

祖父母 疏曰戎服條例皆親而尊者在先此先祖也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服之本制若爲父期祖合大功爲父母加隆至三年祖亦加隆至期也○附盍皐方氏曰庶子之子爲父之母服不見經何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母大功父歿遂則其子從服而每降焉可知也不嫌于以之配祖而卑其禰與庶子父歿爲母三年不嫌于以之配父而卑其父也先王制禮恩與義並行而不相悖別記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則君夫人在既以正其姑之名而服以婦之服矣庶子得服母之黨庶子之子乃不得從父而服父之母乎妾母不世祭服以期而廢其祭何也祭者義之可裁者也服者恩之難絶者也士庶人之祭止於禰而服極於高曾服與廢祭亦並行而不相悖也自注妾母不世祭云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疏曰祖爲孫止大功孫爲祖何以期也祖至尊故爲孫降至大功似父母於子降至期也

◎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見本章爲君之祖父母條○祖父

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疏曰適孫承重之服謂若適孫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則事事得備如父卒爲母三年也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爲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沒祖母亡亦爲祖母三年也○喪服小記

世父母叔父母 疏曰世叔既卑於祖故次之伯言世者欲見繼世也爲昆弟之子亦期今不言報者以昆弟之子猶子若言報爲疏故下文另言昆弟之子也○附盍皐方氏曰父在爲母期而世母叔母亦期母爲衆子期而夫之昆弟之子亦期何也恩之所以雜屬也故重其義以雜之幼失父母舍是無依也孤而獨舍是無歸也故非其母也而母之所以責母之義也非其子也而子之所以責子之義也自注云記曰緣母世母疏衰踊不絶地又曰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故知責以義爲多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旁劉薄浪反胖普半反辟音避○宗者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也資取也爲姑在室亦如之○疏此義與尊者一體明與父爲一體故加期也然昆弟之子無此義何以亦期云旁尊者凡得降者皆由己尊世叔非正尊故不降而生報也父子一體以下傳又解明一體之義父子一體者謂子與父骨血同爲體因父與祖爲一體又見世叔與父祖亦爲一體也夫妻一體者見世叔母與世叔父爲一體也昆弟一體者又見世叔與父爲一體也昆弟之義無分者以手足四體本在一身不可分別然而分者則辟子之私故使昆弟之子各自私朝其父也按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亦有隔別爲四方之宮也世母叔母是路人以來配世叔父則生母名故云以名服也喪服小記云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今宗子在期章之內明非大宗子是世父爲小宗典宗事也爲姑在室亦如之者大功章云爲姑姊妹大功明未嫁在此期章

○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昆弟 見上斬衰章爲人後者條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古謂殷時也不降遠下不降卑○疏曰瑣縣子名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不以己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蔚云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

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疏曰滕伯文爲孟虎者齊衰之服虎是滕伯文之叔父也爲孟皮者齊衰之服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檀弓

大夫之適子爲妻 適丁狄反本又作嫡○疏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在此不杖章則上杖章爲妻者是庶子爲妻父沒後適子亦爲妻杖亦在彼章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

在則爲妻不杖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曰父之所不降者大功章有適婦注云適子之妻是父不降適婦也子亦不敢降者謂不敢降至大功與庶子同也父在爲妻不杖者以父爲適子之婦爲喪主故子不敢伸而杖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是大夫爲適婦喪主也若然此適子爲妻通貴賤今不云長子通上下而云適子唯據大夫者以五十始爵爲降服之始嫌降適婦其子亦降其妻故明雖大夫不降天子諸侯雖尊不降可知注云降有四品者總解喪服上下降服之義君大夫以尊降者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即大夫爲衆子大功之等是也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者此非身自尊受父之厭屈以降無尊之妻下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父卒乃大功是也大夫之子即小功章云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在小功皆是也公之昆弟以旁尊降者此亦非己尊旁及昆弟故亦降其諸親即小功章云公之昆弟爲從父母昆弟是也按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若然公之

昆弟有兩義旣以旁尊又爲餘尊厭也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者此章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又下文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爲父後者此二者是出也大夫之服例在正服後今在昆弟上者以其妻本在杖期但以父爲主故降入不杖章是以進之在昆弟上也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爲妻故親之也爲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彼服之成文也本所以曰父在爲妻不杖於大夫之適子貴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爲適婦爲主○疏曰上文稱大夫適子爲妻此注云本者主謂服本文也若舉世子爲妻嫌大夫以下有降者舉士爲妻士旣職卑本無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爲適婦而降故特顯之○喪服小記

昆弟昆兄也爲姊妹在室亦如之○疏曰昆弟卑於世叔故次之昆明也以其次長故以明爲稱弟以其小故以次弟爲爲姊妹在室亦期同上章姑在室也

大夫爲其兄弟之未爲大夫者士爲其兄弟之爲大夫者如

士服見上斬衰章父條○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昆弟之子見上斬衰章爲人後者條○附按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昆弟之子即從父昆弟也當服大功○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成本或作郕音成蠶七南反蟹戶買反緌耳隹反○唯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其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爲蟬喙長在腹下○疏曰成孟氏所食采地也子皋孔子弟子子皋性孝此不服兄衰之人聞其來爲成宰必當治之故懼而制服也蠶則績絲作繭蟹背殼似匡蜂頭上有物似冠也緌訓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也以譬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皋方爲制服服是子皋爲之非爲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

爲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內則曰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別彼列反○疏曰衆子卑於昆弟故次之士謂之衆子

大夫之子皆云庶子天子國君絕旁親故不服也引內則者證言庶子別於適長者也

大夫降其庶子見上斬衰章父條

昆弟之子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疏曰昆弟子疏於親子故次之世叔父爲之此兩相爲服不言報者引同已子與親子同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詳見喪服義篇○

古者不降滕伯文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見本章世父母叔父母條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疏曰此大夫之妾子故言庶若適妻所生第二已下當直云昆弟不言庶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

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疏曰父之所不降者即斬章父爲長子是也此注云適子爲庶昆弟已下

鄭氏明大夫與適子所降者以大夫適子得行大夫禮故父子俱降庶庶又自相降也如大夫爲之亦大功也○附按疏解父之所不降爲斬章父爲長子今詳斬章爲四世長子此大夫之適子其非卽爲四世長子也明矣然則其非四世而適者父之加隆于衆子應爲杖期亦是大夫之所不降卽爲與庶子有別乎

孫

疏曰孫卑於昆弟故次之此謂適子死其適孫承重者祖爲之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疏曰周道者以殷道適子死弟乃當先立與此不同也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者按喪服小記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然長子爲父斬父亦爲斬適孫承重爲祖斬祖爲之期不報之斬者父子一體本有三年之情故特爲祖斬祖爲孫本非一體但以報期故不得斬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疏曰此謂其子既後人而爲本生父母服者欲其厚於所後薄於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後也若然既爲本生不降斬至禫杖章者亦是深抑而厚於大宗也言報者既深抑之使同本疏往來相報之法故也○附按言報者謂其父母爲之服亦同此不杖期也凡經文言報者皆于此人卽見彼服不煩再言亦省文耳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後如字又音候算素管反劉音選大祖音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太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大傳曰繼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疏曰問者本生父母應三年今乃不杖期故問比例也不貳斬者此答專據父而言按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謂若魯桓公適夫人文姜生太子同後爲君次子慶父叔牙季友此三子謂之別子別子者自以臣道事君無兄弟相宗之法與太子有別又與後世爲始也大宗有一小宗有四大宗一者別子之子適者爲諸弟來宗謂之大宗自此以下適適相承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五服之內親者月算如邦人五服之外皆來宗之齊衰三月章爲宗子之母妻是也小宗有四者謂大宗之後生者別子之弟小記[illegible]云別子之世長子兄弟宗之弟二已下長者親弟來宗之是繼禰小宗更一世長者非但有親昆弟又從父昆弟來宗之爲繼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但有親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從祖昆弟來宗之爲繼曾祖小宗更一世長者非但有親昆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從曾祖昆弟來宗之爲繼高祖小宗也更一世絕服不復來事以彼自事五服內繼高祖已下者也四者皆是小宗則家家皆有兄弟事長者之小宗嫌家家盡有小宗仍世事繼高祖已下之小宗也是以上傳云有餘則歸之宗亦謂當家之長爲小宗者也後大宗者按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故知後大宗也降其小宗者此則繼爲人後爲父母父母尚降明條皆降大功章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類世大宗尊之統者明宗于尊統領族人有族食族燕齒序之事是以須後不可絕也禽獸已下者因上尊宗子遂廣申尊祖以及宗子之事也禽獸所生唯知隨母不知隨父國外野人稍遠政化不知分別父母尊卑也都邑之士謂在朝并城郊之士民知義理者大夫及學士則謂鄉序庠及國大學小學之學士雖未有官爵以其習四術開六藝知祖義父仁之環故敬父遂尊祖得與大夫之貫同也諸侯及大祖天子及始祖皆是爵尊者其德所及遠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者以其自當主家事并承重祭配之事故也注云大祖始封者不舉其廟若魯之周公齊之太公衛之康叔鄭之桓公之類也始祖感神靈而生若后稷契及始祖所自出謂祭天者按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后稷咸東方青帝感靈仰所生契感祀方黑帝汁光紀所生王者建寅之月祀所感帝於南郊還以感生祖配周以后稷殷以契配之也上猶遠下猶近者天子始祖諸侯及大祖並於親廟外祭之是尊統達太夫三廟適士二廟中下士一廟是卑者尊統近也若然此論大宗子而言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者

欲見大宗子統領百世而不遷又上祭大祖而不易亦是尊統遠小宗子雖統五服之內是尊統近故傳言尊統遠近而云大宗者尊之統也又言收族是大宗統遠之事也○附按王者祭始祖之所自出祭名為禘而傳及之朱子註論語禘自漢而往尊以趙伯循之說為是而禘之義始明前此則郊與禘不分故鄭注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是已誤矣又謂始祖感神靈而生夫必感神靈而生始為傳之所謂始祖耶疏尤謂稷感東方青帝契感北方黑帝按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云殷帝武敏歆夫玄鳥與大人拇迹其于青帝黑帝何涉不嫁妄為附會耶況青帝名靈威仰黑帝名汁光紀出自春秋緯怪誕不經之說何足據耶疏又云祀所感帝于南郊還以感生祖配周以后稷殷以契配之按朱子註詩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是以稷配天者尊稷也若謂以感生祖配則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靈文王亦為上帝所感而生耶或謂萬物本乎天況至靈至貴之人耶曰若以此為咸生則又無人不本天而生矣豈得傳以此言稷契諸人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以不二隆○疏曰說云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服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為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

而親又生不及祖之從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喪服小記○先師朱子親書稾本下云今按熊氏則云夫為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它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邪者義非是○附按舊本作先師朱文公今俱改作朱子說見喪服圖式篇已為本宗服圖後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疏曰女子卑於男子故次男子後

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服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為小宗各

如之親之服○疏曰經非言父在傳特問父者家無二尊本於為人後者不云丈夫不貳斬至此女子子云婦人不貳斬者則丈夫容有一斬故有為長子而斬至於女子子在家為父出嫁為夫惟一斬此若然按雜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是婦人為夫并為君得二斬然則此婦人不貳斬在家為父斬出嫁為夫斬此其平常彼為君不可以將服服有并常之事不得次此也婦人有三從所從即為之斬夫死從子不為子斬者子為母齊衰母為子不得過齊衰也小宗故服期者從見大宗子自世不遷婦人所歸雖不歸大宗小宗兄弟父之適長者為之婦人之所歸宗者歸此小宗遂為之期與大宗別也○附按傳言婦人不貳斬者就已嫁之婦人為父期言故應為夫斬者不復為父斬也若女子子在家先為父斬出嫁又為夫斬是已貳斬矣凡禮推說則活而疏云人夫容有二斬女子子唯一無二者不已滯乎且疏引雜記與諸侯為兄弟者推說按彼注云謂卿大夫以下則免弟單主男子其婦人即本章為夫之君期服也今疏亦以斬言則疏而說矣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折之設反○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疏曰此二者皆期服但

婦人以飾事人是以鄭[illegible]喪內不可頓去修容故使惡笄而有首至卒哭女子子哀殺歸于夫氏故折吉笄之首而著布總也按疏衰章吉笄尺二寸斬衰以箭笄長尺檀弓齊衰笄亦云尺則齊衰已下皆與斬同一尺不可更變故振吉笄首而已其總斬衰六升長六寸鄭注總六升象冠數則齊衰總亦象冠數正服齊衰冠八升則正齊衰總亦八升是以總長八寸笄總與斬衰長短為差但笄不可更變折其首總可更變宜從大功總十升之布總也髽有著笄者舊有人作非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時無笄則髽亦無笄矣但免髽白相對不得以婦人與男子有笄無笄相對故鄭以經云惡笄有首以髽髽笄連言則髽有著笄明矣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櫛莊乙反○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為其大飾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榛莊巾反鏤劉音陋摘他狄反大音泰劉唐餓反○疏曰按玉藻云沐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鄭云樿白

理木爲櫛櫛即梳也以自理木爲梳櫛也彼櫛木與象櫛相對此櫛笄與象笄相對榛笄者按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彼爲姑用榛木爲笄此亦姑人爲姑但此用櫛木彼用櫛木不同耳蓋二木俱用故鄭而存之也傳明吉時之笄以象骨爲之據大夫士而言按師天子諸侯笄皆玉也若今刻鏤摘頭者鄭特摘之以物刻鏤爲之此笄亦在頭而去首爲大飾明首亦刻鏤故云漢法況之也出適女子子在家婦俱著惡笄婦不言卒哭折吉笄首女子子卽言者明女子子有所爲耳以女子外成既以哀殺事人可以加吉故著吉笄仍爲大飾折去其首故以歸于夫家解之然喪大記云女子既練而歸者彼是正法此容有故可以權許之耳終子道於父母之恩者子對父母生稱婦對夫姑立名出適應稱婦故雖出適猶稱子終初未出適之恩也○本經記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疏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者賀瑒云雖是從服而猶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以攝女君差尊故也○稱記○後凡女君之黨通用

繼父同居者疏曰繼父本非骨肉故須在女子之下按郊特牲云夫死不嫁終身不改許其美自誓不許再歸此得有婦人將子嫁而有繼父者彼不嫁者自是貞女守志而有嫁者鄉不如不嫁而聖人許之○附釋皇方氏曰繼父同居者服期何也所以存孤而使人不獨子其子也則之喪其收雄者常護其子而卒莫能容其其族也能卵而冀之有父道焉故正其名重報以教民厚也古者大宗收族而禮文後具此何也人事或有所躬也自注云如單後轉從之類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適人施隻反稚直吏反○妻稚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絕矣人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疏曰子家無大功之內親繼父家亦無大功之內親繼父以財貨此子築宮廟使此子四時祭祀不絕三者皆具即爲同居子爲之期恩深故也三者若闕一事則爲異居假令前三事皆具後或繼父有子即是繼父有大功內親則爲異居矣如此則爲之齊衰三月而已若初與母往繼父家時或繼父有大功內親或已有大功內親或繼父不爲己築宮廟三者一事闕雖同在繼父家亦名不同居繼父不服之矣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以其中門外有己宗廟則知此在大門外築之也隨母嫁得有廟者非必正勿但是鬼神所居曰廟若祭法云庶人祭於寢也

○繼父不同居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舊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服齊衰三月○疏曰既云皆無主後爲同居是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喪服小記

爲夫之君疏曰此以從服故次繼父下但臣之妻皆稟命於君之夫人不從服小君者欲明夫人命亦由君故臣妻於夫人無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曰從服者以夫爲君斬故妻從之服期也○斬衰章君條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爲此條通用當互考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疏曰此等親出適已降在大功雖矜之服期不絕於夫氏故次義服之下女子子閒在上不言報者女子子出適大功其爲父母本期不須言報也姑對姪姊妹對兄弟出適爲姪與兄弟大功姑與兄弟爲之降至大功今還相爲期故須言報也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疏曰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傳不言喪主喪有無後無無主者今無主者謂無祭主注云人之所哀憐者謂行路之人見此無夫復無子而不嫁猶生哀愍況姪與兄弟及父母故不忍降之也不言嫁而云適人者適人謂士也若言嫁乃嫁於大夫於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疏曰此亦從服輕於夫之君及姑姊妹女子子無主故次之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redacted]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
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
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
○疏曰父母長子君服斬者欲見臣從君服期若之母當齊
衰而言斬者以母亦有三年之服故并言之妻則小君者欲
見臣爲小君期是常非從服之例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者傳解經臣爲君之祖父母服期若父在則爲君祖父母從
服期始封之君非繼體容有祖父不爲君而死若爲之斬臣
亦從服期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合立爲君廢疾不立已當
立是受國於曾祖若今君受國於祖祖薨則今臣爲之斬何得
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若然則曾祖爲君薨羣臣
自當服斬若君之在薨君爲之服斬則臣從服期也趙商問
巳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
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
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
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
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彼志與此注相兼○
乃具也○附按注父爲君之孫此君字指今君之曾祖言

司服凡喪爲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侯爲之不杖期○疏曰諸侯諸臣皆爲天王斬衰王后齊
衰故言凡喪以廣之鄭云小君者解經臣爲王后著齊衰之
意又按不杖章云爲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然諸
臣亦爲王斬衰爲后期而鄭但言諸侯者以喪服斬衰章云
臣爲君諸侯爲天子及至不杖章但云爲君之母妻不則見
諸侯爲后之文故鄭即本不見諸侯爲后者而於此闡言諸
侯也其卿大夫適子爲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無服
當從庶人禮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爲天子服注云遠嫌也
與畿外之民同服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
士服注云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
服斬注從服期天子卿大夫適子亦當然故云如士服也○
周禮春官○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外宗爲夫人
猶內宗也以上見上斬衰章君條○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
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
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服問

妾爲女君此曰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也以妻既與夫敵敵妻不得體夫故名妾妾接也接事適妻故妾謂適
妻爲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
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疏曰婦之事舅姑亦期故云等
以並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雖或姪娣使如子之事與婦
事舅姑同也諸經傳無女君服妾之文故無服若返報以期
無尊卑降殺則大重若降之大功小功則有舅姑爲適婦庶
婦之嫌故使女君爲妾無服也○妾爲女君惡笄有首布總見上齊衰章母爲長子條
婦爲舅姑疏曰文在此者欲抑妾事女君使如事舅姑故婦事舅姑在下欲使妾情先於婦也○附靈皐方氏曰婦爲舅
姑齊衰期何也稱情以立文其情之適至是而止也婦之痛其舅
姑信及子之半可以稱矣其義之重比于孫之喪其祖不可謂
非隆矣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謂可以舍杖而仍爲是作
僞于其親也婦爲舅姑後世易以斬衰三年將責以誠乎抑任其
僞乎此以知禮非
聖人不能作也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曰本是路人與子胖合得體其子爲親故重服其舅姑也○婦
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見本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條○婦當
喪而出則除之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疏曰恩情既離故出即除服也○喪服小記○
叔仲皮學子柳學戶教反也○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疏曰叔仲氏也皮是
名
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衣音谷繆讀曰樛音居虯反○衣當爲齊
壞字也繆讀爲木樛垂之樛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
其於禮勝學○鈍徒困反文作頓○疏曰其妻子柳之妻衰
服婦爲舅姑當齊衰無衣衰之文蓋齊字壞濫而有衣在也總
經謂絞麻[illegible]繆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弔服環
經不繆耳士妻爲舅姑之服若以子柳則非卿大夫也其實大夫妻爲舅姑亦齊衰叔仲衍以告[illegible]
○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疏曰衍是皮之弟子
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曰汝妻何以著非
之服乎
請總衰而環絰總音歲○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

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故子游請使得
爲舅服之○疏曰知緦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
文環絰弔服之絰者約弁絰有如爵弁而素
加環絰又注雜記云環絰亦一股所謂纏絰也纏而不糾
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喪如字夫莫曷反○衍答子柳也姑姊妹
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末
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
退使其妻緦衰而環絰以諸侯之大
夫爲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疏曰退子柳退也妻
子柳妻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據喪服謂緦衰也弔服
之絰謂環絰
也○檀弓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見本章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詳見喪服義篇○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
條
妾爲君之
庶子條
夫之昆弟之子男女皆是○疏曰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進同已子故二母爲之亦如已子服期也
男女皆是者據女在室與出嫁於二母相爲服同期與大功
故子中兼男女但以義服情輕同姊事舅姑故次在下也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疏曰報之者二母與子本是路人爲配一父而有母名爲之服期故二母
報子還服期君然上也叔之下不言報者二父本是父之一
體又引同已子不得言報至此本疏故言報也○妾服見大
功章大夫之妾
爲君之庶子條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疏曰二妾不降重出爲其子應降而此文故次之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
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
子同也○疏曰妾不得體君者諸侯絕旁期爲衆子無服大
夫降一等爲衆子大功其妻體君皆從夫而降之至於二
妾賤皆不得體君然君不厭故自爲其子得伸而服期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疏曰章首已言爲祖父母即兼男女彼女據成人之女此言女子子謂十五許嫁者以重出其
文故次
在此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疏曰祖父母
正期也已嫁之女可降旁親祖父母正期故不敢降也經傳
云女子子無嫁文故似在室傳言不敢則是雖嫁而不敢降
祖故似已嫁經傳互言之
欲見在室與出嫁同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
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
妻矣此所爲者凡六命夫六命婦○疏曰此言大夫之子爲此六
命大夫命婦服期不降之事其中雖有子女重出其文其餘並是
旁降而不降故次在女子子爲祖下但大夫尊降旁親一等此男女
皆命降至大功爲作大夫與已尊同故不降還服期若姑姊妹女
子子既出嫁大功適士又降至小功今姊大夫雖降至大功爲無
祭主哀憐之不忍一降還服期也注云命爵加等者大宗伯及典命
文六命夫謂世父一也叔父二也子三也昆四也弟五也昆弟之
子六也六命婦者世母一也叔母二也姑三也姊四也妹五也女
子子六也○附按唯子不報者餘皆報也蓋子於大夫之子仍是
舊子孫言不報者不亦以期服爲報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至於
女子子而爲子者其適人則爲其父本期與姑姊妹
之適人者不同故子此無主之服亦不得言報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
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
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
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不
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曷爲
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大功其適士者
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於朝與已同妻貴於室從夫爵
也○疏曰經六命婦中有世母叔母故鄭辨之以世母叔母
無主有主皆爲之期故卿唯據姑姊妹女子子而言其有祭
主者自爲大功矣男女同不報者以男女俱爲父母三年父
母唯爲長子斬其餘降何得言報故知子中兼男女而傳大夫
之矣按曲禮云四十強而仕五十艾服官政爲大夫何得大
夫子又爲大夫又何得爲弟之子爲大夫者五十命爲大夫
自是常法大夫之子有德行茂盛者豈待五十乃命之乎是

以殤小功有大夫為其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為兄弟殤明是幼為大夫舉此一隅亦不得以常法相難也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疏曰祖與孫為士卑故次在此也○附按前適孫條傳謂有適子者無適孫蓋必適子死孫承重乃稱適孫乃為之服期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不敢降其祖與適則可降其旁親也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疏曰以出嫁為其父母亦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云公謂五等諸侯皆有八妾士謂一妻一妾中間猶有孤卿大夫妾不言之者舉其極尊卑其中猶包妾為父母可知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疏曰問者以公子為君厭為已母不在五服又為已母黨無服答云公妾既不得體君君不厭故妾為父母得伸而服期也鄭欲破傳義故據傳所云然則女[illegible]君者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與猶不正執之辭也春秋之

義者桓九年傳文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者雜記文也鄭既以傳為誤故自解之一則以女君不可降其父母二則經文兼有卿大夫士何得專據公子以決父母乎是以以傳為誤也

右齊衰不杖期第四章服制一條經凡二十二條○傳凡三十一條傳下凡二十六條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小記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疏曰此齊衰三月章以其義服日月次少故在不杖章下此及下傳大功皆不言冠帶者以其輕略之至正大功言冠見其正猶不言帶緦麻又但言緦麻餘皆略之禮記云齊衰居堊室者據期故譙周亦云齊衰三月不居堊室注云不以輕服受之者凡變除皆因葬練祥乃行此服至葬即除無受服之理也天子諸侯葬異月者此章以三月為主經中有寄公為所寓又有舊君兼天子諸侯又有庶人為國君鄭云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天子七月葬諸侯五月葬為之齊衰者皆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是以不得言少以包多亦不得言多以包少也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疏曰齊衰為尊大功為卑然大功

以上同名並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為屨也○冠服不記

寄公為所寓○寓音遇○寓亦寄也為所寄之國君服疏曰此章論義服故以疏者為首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

言與民同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疏曰謂若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失地之君為衛侯服齊衰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葬訖乃除也與民同者以客在主國得主君之恩故報主君與民同則民亦服之三月藏服至葬又服葬訖乃除

大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疏曰此與大宗同宗親如寄公為所寓故次在此謂與大宗別高祖之人皆三月也言丈夫婦人者謂同宗男子女子皆為大宗子并母妻齊衰三月按斬章女子子在室及女子反在父室者又不杖章中歸宗婦人為當家小宗親者期為大宗疏者三月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

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疏曰祖謂別子為祖百世不遷之祖當祭之日同宗皆來陪位及助祭故云尊祖也尊祖故敬宗者是百世不遷之宗大宗者尊之統故同宗敬之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者謂宗子父已卒宗子主其祭王制云八十齊衰之事不與則母七十亦不與今宗子母在未年七十母自與祭母死宗人為之服必宗子母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與祭宗人乃為宗子妻服也必為宗妻服者以宗子妻燕食族人於堂其母妻亦燕食族人之婦於房皆序以昭穆故族人為之服也○宗子孤為

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不為殤服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孤為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算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

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也○疏曰孤爲殤者謂無父未冠而死者大功衰小功衰者以其成人齊衰故長殤中殤皆在大功衰下殤在小功衰也皆三月者以衰降月其三月法上三一時不可更服故還依本三月也親則月算如邦人者謂上月是絕屬者若在五屬之內月數當依本親爲限如邦人也不孤則族人不爲殤服服之者以父在猶如問之道有適子無適孫父現爲適子則不爲適孫與庶孫同則此無服亦不爲之服殤也與宗子有期之親者謂宗子親昆弟姑姊妹在室之等皆同也自大功親以下盡小功親以上成人月數雖依本服而皆服齊衰者以絕屬猶齊衰三月明親者無問大功小功緦麻皆服齊衰三月既葬受服乃始受以大功小功衰也主於小功親已下者以成人小功五月殤則入三月是以與絕屬者同也有緦麻之親者以絕屬者爲宗子齊衰三月緦麻親亦三月是以成人及殤皆與絕屬同也○本齊衰記○附按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此殤服也與成人之齊衰三月其齊衰與大功小功衰布之粗細有別耳其爲人三月何別焉又大功衰猶言長殤中殤小功衰猶言下殤蓋與宗子有期親與大功親者其子長殤中殤始用大功衰下殤始用小功衰而月數則俱多耳今絕屬者之于宗子月數僅三月而衰亦準之于彼者既以別于成人之齊衰且以見宗子而長殤中殤則大功衰僅三月宗子而下殤則小功衰僅三月者此絕屬之殊者然也故下云親則月算如邦人

爲舊君君之母妻 疏曰舊君曾業恩深以對於父今雖退歸田野不忘舊德故次在宗子之下也但爲舊君有一則致仕二則待放未去此則致仕者也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疏曰此經上下臣爲舊君有二此發問仕焉而已者傳意以下爲舊君是待放之臣此爲致仕之臣也何以服齊衰三月者怪其舊君是斬衰今服三月也與民同者以本義合今義已斷故抑之使與民同也下文庶人爲國君無小君此爲小君是恩深於民也

庶人爲國君 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疏曰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經言庶人兼在官者而言天子畿內之民亦如之者以畿外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已下其民皆服君三月畿內千里專屬天子亦如諸侯之境內也○斬衰章君條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爲此條通用當互考○附按注疏解庶人爲天子亦與庶人爲國君相等似非禮意說見下總衰章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又按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甚可疑說見王制之甲篇周制章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在外待放已去者○疏曰此大夫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者按敵若所仕敵乃反服舊君服則此大夫已去他國不言服者以其君尊卑或不敵也是以但言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春秋傳日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疏曰妻本從夫服君期今夫已絕妻不合服長子本爲君斬者亦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從父而服之今父已絕於君亦當不服矣而皆服齊衰三月故發問也君臣有合離之義謂諫諍而從是有義則合三諫不從是無義則離子既隨父故去可以無服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共吾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疏曰去諸侯謂不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已本是諸侯臣如去仕大夫舊君死則此臣不反服謂今仕卑君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已本是大夫臣今去住諸侯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故亦不反服舊君也○雜記

● **仕而未有祿者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以其恩輕也違去也○疏曰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者敵故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以恩輕故也○檀弓

●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 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 **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言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衆官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禮不反服○雜記

繼父不同居者 嘗同居今不同○疏曰此則期章云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者也但章首有傳惟庶人爲國君及此

經文不傳者以庶人已於寄公上下舊君繼父已於期章釋訖是以皆不言也

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

爲異居◐有主後者爲異居以上見上不杖期章繼父同居條

曾祖父母疏曰曾高本合小功加至齊衰故次繼父之下經但云曾祖不言高祖按下緦麻章鄭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是以此注亦兼曾高而說也經不言者見其同服故也○附靈皐方氏曰喪服不及高祖何也與曾祖同也何以知其同無可殺也何以知其非無服也未有旁服以見屬而反遺于正體者也服之有差所以責其誠以義則高曾等重而恩亦未見其有差也後世易曾祖爲五月高祖三月而例以小功緦麻之月數未達于先王稱情以立文之義也○又曰夫承高曾之重則妻何服凡祭必夫婦親之父卒爲祖父後者斬則妻從服如舅姑可知也高曾視此矣然則母在宜何服原祖之情不忍以孫之亡而遠其婦繇婦之義不敢以夫之亡而遠其祖則服如舅姑可也然則婦姑同服可乎義之重均則高曾之服同齊衰三月恩之輕均則從祖父母諸父昆弟同小功安在婦姑不可以同服也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疏曰服之數盡於五者自斬至緦也三年問云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是本爲父期則爲祖宜大功曾祖宜小功高祖宜緦麻爲父加隆三年則爲祖宜期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此鄭總釋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其中含有高曾二祖而言也又云曾孫玄孫爲之服同者曾玄孫既兼有高祖是曾孫玄孫名爲之齊衰三月也既不可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故云亦其衰麻謂義服六升衰九升冠此尊尊者也減五月爲三月者恩殺故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

若子見上斬衰章爲人後者條

大夫爲宗子疏曰大夫尊降旁親皆一等尊祖故敬宗是以大夫雖尊不降宗子宗子既不降母妻不降可知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舊君大夫待放未去者○疏曰舊君以重出故次在此也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疏曰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此者謂之以道去君若有罪放逐爲非道去君大夫去君歸其宗廟猶爲舊君服若君不使歸其宗廟是得玦而去則不服矣妻子自若民者此鄭約上文大夫在外其妻子爲舊國君也不言士者此主待放未絕大夫有此法上雖有三諫不從出國之時按曲禮踰竟素服乘髦馬不蚤鬋不御婦人三月而後即向他國無待放之法是出國即不服舊君矣則此舊君雖有大夫也不言公卿及孤者詩云三事大夫則三公亦號大夫矣○附按疏謂不言公卿及孤今詳卿上大夫也大夫如是則公孤在大夫上者可知疏引詩三事大夫猶是舊解未確說見斬衰章君條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疏曰經不言大夫傳爲大夫解之者以其言曾祖爲士者故知對大夫爲之服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疏曰此亦重出故次在男子曾孫下也但未嫁者同於前爲曾祖父母今并言者女子子有嫁逆降之理故因已嫁并言未嫁○附按疏逆降二字駭人于理未安此因下大功章注疏誤言逆降而並誤及于此也今詳此處本不須言逆降二字說見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條下傳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言嫁於大夫者明雖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著不降明有所降○疏曰雖尊猶不降則適士者不降可知也成人者二十已笄以醴禮之若十五許嫁亦笄爲成人但鄭據二十笄者言之按上章爲祖父母又有女子子爲祖父母傳不言不敢降至此乃言者謂曾祖輕尚不降況

祖父母重者不降可知是舉輕以見重也此若不降明有所降者按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父母如此類是有所降也○妾爲女君之黨服見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傳○附按上章女子子爲祖父母傳即言不敢降此疏云傳不言者誤

右齊衰三月第五章 服制一條經凡十一條○傳凡九條傳下凡八條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疏曰章次此者以其本服齊衰期爲殤死降在大功故在正大功之上義齊衰之下也不云月數者下文有纓絰無纓絰言七月九月故於此畧之無受者不以輕服受之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者斬衰皆不言布與功以其哀痛極未可言至此輕可以見之斬衰章傳云冠六升不加灰則此七升言鍛治可以加灰矣但麤沽而已言大功者用功麤大故沽疏其言小者對大功是用功細小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殤謂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者女子子許嫁不爲殤也○疏曰子女子子在章首者以父母於子哀痛情深故在前兄弟之子亦同此而不別言者兄弟之子猶子也且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殤有三等而制服唯二

等者欲使大功下殤有服故也若三等則大功下殤無服矣聖人之意然也○附嚴陵方氏曰古之詳于殤服何也先王之制喪禮一以哀死一以衛生也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水漿糜粥盡而後納恐其有所濡蘊也哭泣莫告所以致其思慕也盡必傳其禮而後達其情而後哀可節焉人之愛其子也於所親爲甚服可除其情不可抑而絕也故子婦之愚戇者乃過時哭泣以傷長老其敬順者或攝臨以傷其生用此知古之道所以達人情之實而不可易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縟音辱樛居虯反○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數音朔散悉但反○疏曰成人皆期以其未成人故降至大功其成人至葬後皆以輕服受之今喪未成人即無受三等殤皆以四年爲差取法四時殺物變易故也又八歲以上爲有服七歲以下爲無服者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八月生齒八歲齔齒也傳必以三造名始哭者以三月一時天氣變有所識眄人所加憐故據名爲限也未名則不哭者不以日易月而哭初死亦當有哭耳注云變除之節者成人之喪既卒哭以輕服受之男子除於首婦人除於帶是有變除之節也今於殤喪象物不成則無此變除之節數月滿則除之不絞帶之垂者凡喪至小斂皆服未成服之麻麻帶大功以上散帶之垂至成服乃絞之小功已下初而絞之今殤大功亦於小斂服麻散垂至成服後亦散不絞以示未成人故與成人異也生一月者哭之一日若至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此則惟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凡言子可以兼男女者謂若期章云子又云昆弟之子也殊之以子關適庶者關適也爲子中適有長適若成人爲之斬衰今殤死與衆子同者以殤不成人如殺物未熟故同殤大功也別言子者見斯義也王肅馬融以爲日易月者

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期親則以旬有三日哭緦麻之親則以三日爲制若然哭緦麻三月與七歲同又此傳承父母子之下而哭緦麻孩子疏失之甚也○今按此章傳文通言爲殤之義不專爲子女子子而言也今以其舊文在此不敢輒易凡傳記言殤者悉附於下○附按以日易月止宜照減喪以日易月說如父母服期者十三日而已傳以子生之月固不合王馬推及緦麻之親亦不合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 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喪服小記〕

○僖公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春秋公羊傳〕○又文公十六年子叔姬卒傳同

○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許嫁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春秋穀梁傳〕

○戰于郎 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 禺音遇又音務○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門人

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疏曰按左氏傳云務人郎公爲也故云昭公子此作禺人者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

曰使之雖病也謂時繇役任之雖重也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發其言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汪烏黃反踦[illegible]綺反○奔敵死齊[illegible]鄰[illegible]重也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春秋傳曰童汪踦魯人欲勿殤重汪踦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爲葬斂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疏曰言其可不爲殤也○檀弓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條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疏曰自叔父至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皆是成人齊衰期長殤中殤降一等在大功故於此總見之又皆尊卑爲前後次第作文也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皆是正統成人斬衰今爲殤死不得著代故入大功特言適子者天子諸侯於庶子則絕而無服大夫於庶子降一等故於此不言唯言適子也若然二適在下者亦爲重出其文故也注云公君者直言公恐是公士之公及三公與孤皆號公故訓爲君見是五等之君天子亦如之者以天子與諸侯同絕宗故也○附嚴陵方氏曰國君絕期而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功何也痛先祖正體之摧也用此見父爲長子三年通乎上下小功之親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何也以事之變而生其恩故不得服其常服也別記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恃之所不屬不可作而致故并其服而去之所以責服其服者之誠也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絰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絰有纓以一條繩爲之小功已下絰無纓也○疏曰絰之有纓所以固絰猶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也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殤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經云九月纓絰七月不纓絰故知絰有纓爲其情重故也自大功已上絰有纓此鄭廣解五服有纓無纓之事但諸文唯有冠纓不見絰有纓之文鄭撿此經長殤有纓法則知成人大功已上絰有纓明矣鄭知一條繩爲之者見斬衰冠繩纓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則此絰之纓亦通屈一條屬之絰垂下爲纓可知小功已下絰無纓者亦以此經中殤七月絰無纓明小功五月已下絰無纓可知

右殤大功九月七月第六章服制前後二條經凡九條○傳一條傳下凡四條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受猶承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非內喪也○疏曰此成人大功章轉於前殤章前既略於此具言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虞而受服經正言三月者以天子諸侯絕期無此大功喪大夫士三月而葬大夫除死月數亦得爲三月也非內喪者彼國自以五月葬後服此諸侯爲之自以三月受服與此同故云主於大夫士也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受之下也以發傳者明受盡於此也又受麻絰以葛絰間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疏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者此章有降有正有義降則衰七升冠十升正則衰八升冠亦十升義則衰九升冠十一升十升者降小功十一升者正小功傳不言降大功與正大功正言義大功之受者鄭云此受之下也據受之下發傳者明受盡於此服大功以小功至葬唯有變麻服葛因故衰無受服之法故傳據義大功而言也引間傳者證經大功既葬其麻絰受以小功葛者變麻爲葛五分去一大小與小功初死同即間傳所云大功之葛小功之麻也○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

凶服亦如之衰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
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疏曰天子諸侯旁
期以下皆絕而不爲服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謂本服此服者
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服緦若本服之緦則降而無服士亦如
之者亦如大夫有大功小功但士無降服則有緦服故鄭增
之也注云天子諸侯齊斬而已者欲見大夫言大功小功天
子諸侯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此云齊者據后夫
人而言若然天子於適子承重亦期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
若無適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曾孫亦期及至適玄
孫皆然也既爲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於適孫已下
之婦承重者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
周禮春官○有問司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自卿大夫而
乚皆無此何也朱子曰此中庸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
乃古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檀弓又云
古者不降上
下各以其親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疏曰此等並是本朞出降大功故次在此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出必降之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疏曰其夫自爲之禪杖期故此從予

薄爲之大功○補注出謂出而適人卽經文適字 ○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詳見喪服義篇

從父昆弟 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疏曰昆弟親爲之期此從父昆弟降一等故次姑姊妹之下謂之從父昆弟世叔父與祖爲一體又與己父爲一體緣親以致服故云從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疏曰在此者以小宗之後大宗欲使厚於大宗之親故抑之在從父昆弟之下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疏曰按下記云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故大功也若然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疏曰謂支子爲大宗後反來爲族親兄弟之類以其出降本親又宗子尊重恐本親有不敢降服之嫌故言報是兩相爲服者也○本経記

庶孫 男女皆是下殤小功章曰爲姪庶孫丈夫婦人同○疏曰卑於昆弟故次之庶孫從父而服祖期故祖從子而服其孫大功降一等男女皆是者女孫在室與男孫同

適婦 適婦適子之妻○疏曰疏於孫故次之其婦從夫而服其舅姑期其舅姑從子而服其婦大功降一等者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婦言適者從夫名○疏曰父母有爲適長三年今爲適婦是不降一等服期者長子本爲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適子之妻無正體之義故但加於庶婦一等大功而已○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謂夫有廢疾若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疏曰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爲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爲後者也○喪服小記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也○疏曰前云姑姊妹女子子適人在章首者情重故至此言女子子爲衆昆弟者抑之欲使厚於夫氏故次在此也爲本親降一等是其常言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者不杖章所云是也○妾服見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條

姪丈夫婦人報 爲姪男女服同○疏曰姪卑於昆弟故次之不言男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者姑與姪在室出嫁同以姪女言婦人見嫁出因謂姪男爲丈夫亦見長大之稱是以鄭還以男女解之○附按此一報字疑爲衍文蓋本章第一條言姑此言爲姪爲姊妹上條言女子子爲衆昆弟凡經文二服皆明言者下卽無報字上條可証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疏曰姑之名唯對姪生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也○附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耶顏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之於姑舅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所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生然謂我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而我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雷次宗云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于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事殊伯叔故獨制姪名而字偏從女如舅與從母爲親不異而言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亦偏自男而制也名從于舅字亦從男故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

○姪服見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條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疏曰以其義服故次在此記云傳之兄弟降一等此皆大之期故此之大功也○附灋阜方氏曰婦人爲庶婦小功而夫之兄弟之子婦大功何也報服也姑之於婦則不可以言報也夫之兄弟之子婦服不見經何也以婦服夫之世母叔母知其報也何以知其報也大夫之子於不降期惟子不報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嫂本又作嫂同蘇早反治直吏反○道猶行也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

不愼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疏曰從服者從夫而服故大功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已下總論兄弟之妻不爲夫之兄弟服夫之兄弟不爲兄弟妻服之事也若以弟妻爲婦卽以兄妻爲母而以母服服兄妻又以婦服服弟妻又使弟妻以舅服服夫之兄又使兄妻以子服服夫之弟則兄弟反爲父子亂昭穆之次故聖人深塞亂源使兄弟之妻本無母婦之名不相爲服引大傳之同姓從宗合族屬者謂大宗子同是正姓姊妹類以屬聚也合族以於宗子之家在堂上行食燕之禮節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是也又云異姓主名治會者主名謂母與婦之名治正也際接也以母婦正接之聚則宗下之妻食燕族人之婦於房是也名著男女有別者謂母婦之名明者則男女各有分別而無淫亂也○行胡剛反傳弟曰反○先師朱子親書葉本下云今按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爲婦兄妻不得爲母故反言以詰之曰若謂弟妻爲婦則是兄妻亦可謂之母矣而可乎言其不可爾非謂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注疏皆誤故今論如此而顏刊定其遂云○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條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illegible]之子爲士者子謂庶子○疏曰大夫爲此六

本期今以爲士故降至大功亦爲重出此文故次在此也子謂庶子者長子在斬章故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尊同謂[illegible]親服爲大夫[illegible]期

○大夫降其庶子見上斬衰章父條○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兄弟猶言族親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疏曰此三人所以降者大夫以尊降昆弟以旁尊降大夫之子以厭降是以總云降一等經中但言此今又言者恐猶不盡記人總結之是以鄭云凡不見者則此求也下云小功以下爲兄弟恐此兄弟亦據小功已下得降故注云猶族親也則此兄弟及爲人後者爲兄弟皆非專[illegible]兄弟猶族親所容廣也○附灋阜方氏曰大夫之子何以從而降也爲攝祭也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其爵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辭以是知有出疆之政則祭必攝也無子然後攝以兄弟大夫之祭內喪齊衰大功皆廢期雖降祭仍不可得而攝也期降而大功再然後大功降而小功也匪是則祭之得行者僅矣務之期云降而小功亦此義也自注以是知有出疆之政則祭必攝以春秋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雖與曾子問不合足徵以公事出疆

祭必攝又自注無子然後攝以兄弟云祭禮嗣舉奠喪服大夫之子爲君夫人世子如士服故知無子然後攝以兄弟又自注然後大功可降而小功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不降則條皆降而小功可知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之君○疏曰天子諸侯絕今言爲一兄弟服明是公士大夫之君於旁親降一等者室老家相降一等不言士士邑宰遠臣不從服若然室老似止君行臣故從君所服也

○以上本經記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疏曰此並受厭降卑於自降故次在自降人之下若云公子是父在今繼兄而言昆弟故知父卒也若公子父在爲母妻在五服之外今父卒故服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以其繼父而言又大夫卒子爲母妻得伸其本服今但大功故知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者以爲妻昆弟其禮並同又君大夫於適妻自不降其子皆得伸今在大功則妾子自爲己母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

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言從子大
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
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
也○疏曰公之庶昆弟以父在爲母妻厭在五服外公卒猶
爲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其大夫之子亦父在有厭從於
大夫降一等大夫若卒
則得伸無餘尊之厭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
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
亦如之○疏曰此文承上文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之下則是
上二人也以此從父昆弟爲大夫故二人不降而服大功依本服
也鄭云互相爲服者以彼此相爲同是從父昆弟故也注云其爲
士者降在小功者降一等故也適子爲之亦如之者雖適不降同
等故也○相爲于僞反○附按皆字之解疏謂承上二人者甚順
注解于語句似有欠闕而未務至其爲義則此爲彼者既明而彼
已不言
可知矣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
者因出見恩疏○疏曰此亦重出

故次從父昆弟亦此謂世叔母爲之服在家期出嫁大功女爲在
室之名是親也婦者事人之稱是見疏也○妾服見大功章大夫
之妾爲君之庶子條○附按此條舊本在上條之下隔一圈以
附之今詳上條言爲其爲大夫者此非其類既不相蒙故另提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
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
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疏曰妾爲
君之庶子輕於爲夫之昆弟之女故次之引傳者傳爲此經作也
在下者鄭云文爛在下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者妾從女君服
得與女君同又云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者以女君從夫降其庶
子大功夫不厭妾故自服其子期也士妾
爲君之衆子亦期謂亦得與女君同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
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
服也○疏曰此是女子子逆降旁親又是重出故次之於此知逆
降者此經云嫁者爲世父已下出降大功曰是常法更言未嫁者
亦爲世父已下非未嫁逆降而何言舊讀者此馬
融之輩舊讀如此鄭以此爲非故于下注破之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

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
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
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
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
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
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
也○疏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此傳當
在上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爛脫在此但下言二字及者
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着又非舊
讀者自妾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
後以注破之也此不辭者謂此分別文句不是解義言辭也
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者此鄭欲就舊讀
破之按不杖期章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
後者又云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自爲其親皆言其以明
之今此不言其明非妾爲私親也又引齊衰三月章者謂妹
與未嫁爲曾祖是正尊雖出嫁亦不降此則爲旁親雖未嫁
亦逆降聖人作文是同足以明之明是二人爲此七人不得
以嫁者未嫁者上同君之庶子又以下文爲世父以下爲女
自服私親也言傳所云文爛在下者此傳爲君之庶子而發

應在女君承子之上君之庶子之下以簡札韋編爛斷後人錯
置於下是以舊讀遂誤也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謂女子十
五已後許嫁笄爲成人有出嫁之道是以雖未出即逆降世
父已下旁親也及將出者明當及時者謂女子子年十九後年
二月冠子娶妻之月其女當嫁今年遭此世父已下之喪若
依本服期者過後年二月不得及時逆降在大功之喪未
可以嫁于則踰仁月得及時而嫁也○先師朱子親書稾本
云傳先解嫁者未嫁者而後通以上文君之庶子並以妾與
女君同釋之乃云下言爲世父母以下而以自服私親釋之
文勢似不誤也或疑此云此二條皆補正得傳意但於經例不之
合鄭注與經例合但所改傳文以亦牽強又未見妾爲已之
私親本當服期者合着何服疏言十一字是鄭所指今詳此
十一字唯包爲世至姊妹十字若無上下文即無所屬未詳
其說可更攷之又有問大夫之妾條者朱子云此段自鄭注
時已疑傳文之誤今考女子適人者爲父母及兄弟之爲父
後者已見於齊衰期章爲衆兄弟又見於此大功章唯伯叔
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但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
矣○此條內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凡夫黨服皆通用
○附按朱子合前齊衰期及大功本章以見唯伯叔父母姑
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于此則其從鄭說者已至當矣然猶

以爲贓內逆降二字駁人謂未嫁而先爲此降恐字義未安因疑未嫁者三字爲衍文或曰注明引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言與此同曰此例大不同也彼之嫁已應降矣應降者不降故逆及未嫁是原與同也若此條嫁而服即降矣降則與未嫁已全異何得又逆及未嫁此疏所以生逆降之文而賈疏以強圓之然終駁人恐非禮意似不若于此章將此三字從衍文而亦無礙也○又按〃子謂女子適人者唯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厠見於此則此條適女子子適人者言不專主妾也明矣或曰即以未嫁者三字爲衍文而傳解嫁爲嫁于大夫恐亦非通言女子子傳雖有此解然經文嫁字恐與適字仍無別如杖期章言繼母嫁從爲之服豈謂繼母單是嫁于大夫乎○又按上文繼

二條原本相連今仍之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見上斬衰章母爲長子條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疏曰此等姑姊已下應降而不降又兼重出其文故

次在此也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降旁親姑姊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當小功然嫁於大夫尊同無嫌降有出降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于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爲大夫妻文降在緦麻假令姑姊妹亦爲命婦惟小功耳今得在大功科中者此謂命婦爲本親姑姊妹內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須別見也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國君絕期已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依嫁服大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已下祭其祖禰則世世祖是人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疏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者諸侯之子適適相承而旁支庶已下並爲諸侯所絕不得稱諸侯子變名公子適既立廟支庶子孫不立廟是自卑別於尊者也公子之子孫或爲天子臣出封爲五等諸侯後世將此始封之君世世祖之不復祀別子是自尊別於卑者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者以其初升爲君諸父是祖之一體又是父之一體其昆弟既是父之一體又是已之一體故不臣此二者仍爲之著服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以其諸父尊故未得臣仍爲之服昆弟卑故臣之不爲之服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者繼世至孫漸爲貴重故盡臣之君之所爲服者謂君之所不臣者君之所不服者謂君所臣之者也注云不得立其廟而祭者以其禰已在適子爲君者立之旁支庶不得立也卿大夫已下祭其祖禰者欲見公子公孫若爲卿大夫得立三廟上士得立二廟中士得立一廟並得祭其祖禰既不得祖禰先君當立別子以下以公子公孫並是別者皆桓公生世子名同者後爲君慶父叔牙季友等謂之公

子公子並爲別子不得禰先君桓公之廟慶父等雖爲卿大夫未有廟至子孫已後乃得立別子爲太祖不毀廟已下二廟祖禰之外太第遷之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者此禰始封君得立五廟謂太祖與高祖以下也今始封君後世不不毀其廟爲太祖則始封君未有太祖廟唯有高祖已下四廟故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得在四廟數中始封君死其子立卽以父爲禰廟前高祖者爲高祖之父當遷之又至四世之後始封君爲高祖父當遷之時轉爲太祖通四廟爲五廟定祀也公子若在高廟以下則在始封君之前遇遷則遷遷毀則毀故云後世遷之乃毀其廟也○先師朱子親書莫本云今按疏義似未明者爲辭始封之君所以不臣詩父昆弟者以始封君之父未當臣之故始封之君不敢臣也封君之于所以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以封君之子所謂諸父者即始封君謂之昆弟而未嘗臣之者也故封君之子亦不敢臣之封君之子所謂臣弟者即始封君之子始封臣之者也故今爲封君之子者亦臣之封君之孫所謂昆弟者即封君之子所臣之昆弟及其子也故封君之臣之爲以下文絕之以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右大功正服九月第七章服制一條經凡十六條傳凡十條傳下凡八條

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繐音歲○疏曰此繐衰是諸侯之臣在大功下小功上者以入于七月葬既葬除故在大功九月下小功五月上又縷雖如小功升數又小故在其上也此雖不言帶屨以傳云小功之繐也則帶屨亦同可知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疏曰以諸侯大夫是諸侯臣於天子爲陪臣陪臣卑輕諸侯爲天子服至尊義服斬縗如三升半陪臣降君改服至尊加一升四升半也鄧繐者漢時南陽郡鄧氏造布有名繐者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疏曰此經直云大夫則大夫中有孤卿以小聘使下大夫大聘或使孤或使卿也故大行人云諸侯之孤以皮帛繼子男故知大夫中兼孤卿

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見賢遍反○接[illegible]會

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疏曰周禮宗伯云時聘曰問殷頫曰視鄭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遣大夫之聘又注云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此並是以時會見天子天子待之以禮饗食燕賜加恩既深故諸侯大夫報而服之也士庶民不服者上文去庶人爲國君注云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則畿外之民不服可知大夫不接見天子者無服明士不接見亦無服可知其士與卿大夫聘時作介者雖亦得禮介本副使不得天子接見亦不服可知○附經云諸侯之大夫爲天子者以大夫者諸侯之大臣也諸侯義服斬由諸侯推之諸侯大臣自應從服繐衰蓋以義起者也今傳推其意于以時接見乎天子但以情言其爲義已[illegible]而或非經本意矣乃疏又加帶直云大夫不接見天子者無服則是顯然與經文爲戾所謂欲屈經以從傳者也恐爲大說○又按注言士庶民不服疏謂畿外之民不服按上齊衰三月章庶人爲國君條鄭注及疏但以爲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之例今詳斬衰章有君又有諸侯爲天子者何也君服如是君爲君服亦如是所以爲至尊也乃但有庶人爲國君而無庶人爲天子豈非謂爲國君且如是則其爲天子向而待言哉蓋諸侯各治一國而天子撫有四海迭侍而陳[illegible]貢者非爲庶人耶于侯有與有襄者非爲庶人耶如注疏之解庶人爲國君直使天子亦下同于侯國而天下若非其所統轄恐制禮者之意必不如是也蓋諸侯合一國之庶人以爲國君服則天子自合天下之庶人以爲天子服且其服同爲齊衰三月故不煩另出也○又按天子既合天下之庶人同以爲服則諸侯之大夫服繐衰諸侯之士亦與庶人同服可知如是乃見合天下而爲天子服之義益覺傳與注接見天子之說主臨至輕而非所以言至尊矣

右繐衰既葬除之第八章服制一條經一條○傳凡二條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澡音早○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之○去起呂反報音數○疏曰殤小功章在此者本齊衰大功之親爲殤降入小功故在成人小功之上小功者用功細小精密者也上章皆帶在絰下今在絰上者以大功已上經帶有本小功已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絰上倒文以見重也且上文多直見一經以包二此則言帶者亦欲見帶不絕本與絰不同也又殤大功直言無受不言月數此直言月不言無受者欲互見爲義又下章言即葛此不言亦是兼見無受之義也且不言布帶與冠文略也不言

屨者當與下章同言屨無約也澡者治去莩垢謂以枲麻治之使之滑淨引小記者欲見下殤小功中有原是齊衰之殤故特言下殤若大功下殤則入緦麻與屈而反以報之者謂先以一股麻不絕本者爲一條綑報合也以一頭屈而反向上合之乃絞垂必屈而反以合者見其重故也注引之者證此帶亦不絕本也若然此章亦有大功長殤在小功者未知帶得與斬衰下殤小功同不絕本不按服問云小功無變也又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玄云小功無變據成人小功無變三年之葛有本得變之則知大功殤長中在小功者輕帶無本也以此而言絰注學據齊衰下殤小功連者而言其中無有大功之殤在小功帶麻絕本者似與斬衰章承有義服傳直言衰三升冠六升不言義服衰三升半者同也若然姑姊妹出適降在小功者以其成人帶與大功之殤同亦無本也○一殤大功章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一條爲此條通用當互考

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疏曰自叔父已下至女子子之下八人皆是成人期長殤中殤大功已在上大功章此下殤小功故在此章也仍以尊者在前卑者居後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疏曰此二者以本大功今長殤中殤小功故在此□從父昆弟情本輕故有出降昆弟後也

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疏曰緦麻章見從父昆弟之下殤此亦見從父昆弟之長殤唯中殤不見故問之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者以緦麻章傳又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據此二傳言之禮無殤在齊衰則齊衰之殤與大功之殤據成人明此大功與小功之殤亦據服其成人之大功小功可知也齊衰之殤

亦中從上者大功重者中從上齊衰重於大功亦從上可知又云此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者鄭以緦麻章云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與此相反故鄭以彼謂婦人爲夫之族類此則丈夫爲殤者服之以此傳發在從父昆弟大夫下下文從傳在婦人爲夫之親下也凡不見者以此求者略舉以明義也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不見中殤者中從下也○疏曰夫之叔父服故實在此成人大功故長殤降一等在小功不見中殤中從下者下緦麻章末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下此婦人爲夫之黨類也○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條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疏曰此皆成人爲之齊衰期長中殤在大功故下殤在此小功也○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條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疏曰謂姑爲姪成人大功長殤在此不言中殤中從上庶孫者祖爲之本功長殤中殤亦在此皆不言男子女子而言丈夫婦人是見恩疏之義也○附按此亦婦人爲姪又言中從上者蓋婦人子爲夫之

蓋始中從下耳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闕適子亦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疏曰謂此三人爲此六種人成人以尊降至大功故長殤在小功中殤亦從上此一經亦尊卑爲次序也注云爲士者凡爲昆弟長殤在大功若昆弟亦爲大夫同等則不降今言降在小功明是爲士若不仕者也知爲大夫無殤服者已爲大夫則冠矣冠而不爲殤也大夫二十而冠猶有兄妹之殤者已與兄姊同十九兄姊於年終死已至明年初二十因從而冠是以冠成人而有兄姊殤也且五十乃爵命今未二十得爲大夫者五十是當法或有大夫之盛德不必拘也曲禮云四十強而仕則四十然後爲士今云殤死者爲士若不仕亦是未二十得爲士者公之昆弟不言庶者經文多兼言庶以適母適庶之子皆同服妾子爲母則厭不申今此經不爲母服爲昆弟已下故不言庶也關適子者閒通也通適子亦然也○附按君善敖氏云大夫無見殤而此經乃併昆弟姊妹宜連文且本文不專主于大夫故也今詳此說得之注疏誤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君之庶子○疏曰妾爲君之庶子成人在大功章今長殤降一等故在此云君之庶子者若適長則成人隨女君三年長殤在大功也

右殤小功五月第九章服制一條經凡十一條○傳一條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者卽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絰帶而五月也閒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絢也○疏曰是成人小功章輕於殤小功故次之此章有三等正降義其衰之制縷絰等與前同故略也卽葛五月者以此成人文縟故變從葛但以日月爲足故不變衰也不列冠屨承上大功文略小又輕故不言也言日月者成人文詳故具言也引閒傳欲見小有變麻服葛注既葬大小同故其變爲葛同也按周禮屨人職自屨舄頭有飾爲行戒吉時有行戒故有絢喪中無行戒故無絢

司服卿大夫凶服加以大功小功見上大功章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祖父之昆弟之親〇疏曰此亦從尊向卑從祖祖父母是曾祖之子祖之兄弟
從祖父母者是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之親故鄭并言祖父之昆弟之親言報者恩輕欲見兩相爲服也〇附嚴陵方氏曰
世父叔父期則從祖宜大功而服小功何也大功之親皆屬乎祖與父者也從祖則屬於曾祖者也其恩不可強而同且服止於五
而窮於緦若從祖大功則三從之緦施於六世矣自注云朱子語類所載乃門人之問非朱子之答也
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〇疏曰此是從祖父之子故鄭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也已之再從兄弟以上三者爲三小功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偕來
謂行仕出遊若辟仇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〇疏曰在他邦
加一等者二人共在他國一死一不死相愍不得辭於親眷
故也與兄弟居者謂各有父母或一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共
居而死亦當愍其孤幼相育特加一等注云父母早卒者或
遺腹子或幼小未有識而父母死者也〇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

以下爲兄弟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
同財矣〇疏曰上經及記已有兄弟皆是降等雖此兄弟
加一等故怪而致問引舊傳者以有此成文嫌大功已上
矣又加之故於小功發兄弟傳者也注云親自親矣者謂不
復加也同財者既親重則財食是同雖無父母恩自隆重不
須加也〇以上本經記
從父姊妹父之昆弟之女〇疏曰此謂從父姊妹在家大功出適小功不言出適與在室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報之
故不辨在室及出嫁也〇附按從父姊妹當逆下孫適人者讀蓋專就適人者而言也疏說非是
孫適人者孫者子之子女孫在室亦大功也〇疏曰以女孫在室與男孫同大功故出適小功也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〇疏曰姑尊而不親姊妹親而不尊故不言姑而卑姊妹也
爲外祖父母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疏曰外親之服不過緦今乃小功故發問以尊加者以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〇爲所後者妻之父母若子見上斬衰章爲人後者條〇庶子爲
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疏曰以其與尊者爲
一體既不得服所生母是以母黨皆不服之〇本經記〇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之母
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〇疏曰此論不責恩所不及之事君母謂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爲輕故徒從也已
母若在母爲之服則服之已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〇喪服小記〇傳曰母出則爲繼母
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
之黨服雖外親亦無二統〇疏曰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事異於上故異其傳曰也服問〇此條本章
從母緦章舅舅之子通用〇出妻之子爲外祖父母無服見上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
條〇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恩不相及〇疏曰慈母者父雖爲母子而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命

從母丈夫婦人報母之姊妹〇疏曰母之姊妹與母一體從於已母而有此名故曰從母丈夫婦人者異姓
無出入降是皆成人長大爲號也母之姊妹之男女與從母兩相
爲服故曰報〇附嚴陵方氏曰母之姊妹之服乃隆于母之兄弟
何也女子子在父之室于姊妹爲尤昵故親其姊妹之子常過于
舅之親其甥故稱其情而爲之服也〇朱子曰姊妹于兄弟未嫁
期既嫁則降爲大功姊妹之身却不降也故姨母重于舅也〇附
按凡舅之子與姑之子壻與妻之父母等皆彼此異名惟從母則
彼此之稱一而已故從母丈夫婦人報者謂從母與
從母者之丈夫婦人其服相報也與前後文法俱不同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
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〇疏曰以名加者以其母名故加
至小功外親本非骨肉故聖人制禮無過緦也〇本章爲外
祖父母條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爲此條通用當互考〇庶子爲後者爲其從母無服
不爲後如邦人見本章爲外祖父母條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略從降○疏曰夫之姑姊妹夫爲之期妻降一等出嫁應小功因恩疏略從降故在室及嫁同小功若此釋恐謂夫[illegible][illegible]以文不爲娣姒設蓋娣姒婦兩見更相爲服自明何待言[illegible]也既報字不爲娣姒其報於娣姒士者又以於夫之兄弟欲遠[illegible]故無名使不相爲服然要娣姒婦相爲服亦因夫而有故於娣姒婦下云報使娣姒上蒙夫字以冠之也○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條

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疏曰長婦謂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曰姒兄妻年小稱之曰娣見以左氏傳穆姜是宣公夫人大婦也聲伯之母是宣公弟叔肸之妻小婦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云吾不以妾爲姒爲據二婦年大小爲娣姒不據夫年爲小大也○附按女子於親屬記篇言從夫之爵坐以夫齒則是弟婦爲娣兄婦爲姒婦矣疏及左傳說皆非是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

者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疏曰從父昆弟庶孫本大功此三等以尊降入小功姑姊妹女子子本期此三等出降入大功若適士又降一等入小功也此等以互出其文姑姊妹又以兩降故在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見上大功章大夫爲昆弟爲士者條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疏曰此適人者謂士是以本在室大功出降故小功鄭云嫁於大夫大功者但有出降無尊降故也

庶婦夫將不受重者○疏曰經云於支庶舅姑爲其婦小功鄭云夫將不受重則若喪服小記注云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舅姑皆爲其婦小功則亦兼此婦也

適婦不爲舅後者姑爲之小功見上大功章適婦條

君母之父母從母君母父之適妻也從母君母之姊妹○疏曰此亦謂妾子爲父適妻之父母及姊妹與適妻子爲之同也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不敢不服者恩實輕也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疏曰不敢不從服者言畏敬也君母不在者或出或死注云如適子者如適妻之子君母在既爲君母父母其已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伸矣○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疏曰爲君母後者謂無適立庶爲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爲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喪服小記○附按既爲君母後則君母卒不爲其黨服者似可議說見喪服圖式篇已爲母黨服圖之後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疏曰禮之通例云君子與貴人皆據大夫已上公子尊卑比大夫故鄭據而言又國君之子爲慈母無服士又不得稱君子亦復自養子無三母其故知此二人而已必知適妻子者妾子賤亦不合有三母故也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

也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疏曰以言子繼於父故云父在且大夫公子不繼世身死則無餘尊之厭如凡人又無三母慈己之義故知父在也父沒則不服者以無餘尊雖不服小功仍服庶母緦麻知士禮內則已下鄭彼注云爲君養子之禮今所引證大夫公子養子之法以大夫公子適妻子亦得立三母故也又云大夫之子有食母者彼注云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按下章云乳母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者若然大夫三母之內慈母有他故使賤者代慈母養子謂之乳母死則服之三月與慈母服異注引之者證三母內又有此母也君與士皆無此事鄭所引內則惟據大夫與公子養子法更見國君養子之禮但國君之子三母其如前說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然皆無服也按曾子問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右小功正服五月第十六 服制一條經凡十三條○傳凡一條傳下凡十三條

緦麻三月者 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也不言衰絰略輕服省文○疏曰此章五服之內輕之極者故以緦如絲者爲衰裳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爲絰帶故曰緦麻也三月者凡喪服變除皆法天道故此服之輕者法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除之也注云緦麻布衰裳者則絲也古緦絲字通用上殤小功章云麻紵帶况緦服輕明亦澡麻既吉絰帶則成人小功與此緦麻但有紵帶可知也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雜記曰緦冠繰纓○抽敕留反後放此○疏曰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粗細如朝服數則半之可謂緦而疏服最輕故也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按下記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傳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鄭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若然則二衰皆同升數但錫衰重故治布不治縷哀在內故也此緦麻衰治縷不治布哀在外故也注云治其縷細如絲者以縷細與朝服十五升同也鄭以義破或解朝服謂諸侯緇布衣及天子朝服皮弁服白布衣皆用布至於喪何得反用絲乎故不可也引雜記緦冠繰纓者以其冠衰同用緦布纓重於冠齊衰已下則纓冠等上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則此云緦冠者以其冠與衰同用緦布疏其緦縷者以縷治布爲緦以其輕故特異於上也○附按十五升抽其半乃十四升半也疏解非是就見喪服制度精衰裳制章衰三升三升省

○童子唯當室緦 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爲家主於族人爲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疏曰當室者同禮謂之半條門子與宗室往來故爲族人有緦服一九已下非當室則無緦服也注云有往來者族人與族人爲禮於門子敎行孝弟故云恩不至又爲四緦麻以來皆是也以童子未能章者若在緦章則不及外親此則族人爲緦故服之也不在緦爲與族人爲禮不及外親也

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此傳恐當室與不當室同故明之○宋本無記○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爲幼少不皆同故明之○宋本無記

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疏曰無緦服者童子雖不當室與族人爲禮服緦耳若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也然當室則免深衣無絰以往給使役○按問喪及鄭注之意皆以童子不當室則無免而此注又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成服之後也注但謂未著服時初喪童子雖不當室猶免者○附按不冠者之服耳未成服同知免者以問喪云免者不冠者之所服也故疏據此知童子未服時著免也玉藻者○附按疏則免然則免既爲著免之服時童子雖不當室初者免然反則不著免爲不冠者之服矣童子未成服時猶不當室之既成服而然則不當免者何也童子豈將以爲冠之服又不當室則無免解此之言爲服者甚之今不詳所云童子服不冠者則乎疏未發也雖當室之爲也若今詳前所云童子未成服時而服之則不麻猶未冠也者恐誤○應準此記言童子凡不當室者無緦服則不免麻耳注言免者恐盖下句接記言童子無緦服皆不自不麻而童子亦不在其中今注乃單就童子推開言無麻事者皆不麻而復言誤入於其免耳今注詳乃免凡此言聽事者無麻者遂將童子若童子無緦服則凡爲而不當室者其聽事者固然不便於聽事故也深衣以給事乃俱無爲不不麻凡聽事者固不麻並不免惟麻固無分於成服時與未成服時事不○童子不緦唯當室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詳見喪服義篇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 族曾祖父者曾祖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疏曰此即禮記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族曾祖父母者已之曾祖親兄弟也族祖父母者已之祖從父昆弟也族父母者已之父從祖昆弟也族昆弟者已之三從兄弟皆名爲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以其親盡恐相疏故以族言之耳此四緦麻與已同出高祖已上至高祖爲四世旁亦四世旁既有服於高祖有服明矣鄭以爲三月章直見曾祖父母不言高祖以無服故及之

庶孫之婦 疏曰以適子之婦大功庶子之婦小功適孫之婦小功庶孫之婦緦是其差也

庶孫之中殤 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疏曰注云其殤中從上者則長殤中殤皆入小功章故云此當爲下殤中從上下者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殤中皆連上下也○附按諸言中殤者此經單言故知誤也○附按小功章末

言中殤者此經單言故知誤也○附按小功章末章首至此凡六條爲第一段說見小功章末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疏曰此本服小功是以降一等在緦麻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中從下○疏曰此本服小功以長殤降一等在緦麻中從下者此小功之殤中從下故也其云從祖父長殤謂叔父者也○附按此後當次以下文從祖昆弟之子一條說見章末

外孫女子子之子○疏曰以女外適而生故云外孫○附按以上三條並當依次八者凡四條爲第二段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疏曰從父昆弟成人大功長中殤在小功故下殤在此章也姪者謂姑爲姪服出降大功長中殤小功故下殤在此○附按此後當次以下文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一條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言中殤者中從下○疏曰夫之叔父成人大功長殤在小功故中下殤在此以下傳言之婦人爲夫之族類大功之殤中從下故鄭據而言之也○妾服見大功章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條

從母之長殤報疏曰從母者母之姊妹成人小功故長殤在此中下之殤則無服按小功章已見從母報服此又云報者以前章見兩俱成人相報此章見從母與姊妹子俱在殤死相爲報也○附按此後當次以下文君母之昆弟一條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疏曰此爲無家適惟有妾子父死庶子承後爲其母緦也

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疏曰一體者父子一體也私親者妾母不得體君不得爲正親有死宮中者縱是臣僕亦三月不舉祭故庶子因是爲母服緦也有死則廢祭者不欲聞凶人故也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者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是也以先君在公子爲母在五服外記所云是也先君卒則是令君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者以父在大功父卒無餘尊所厭故伸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者士卑無厭故也鄭并言者欲見不承後者如此服若承後則皆緦也然則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也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也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惟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曾子問所云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

設從其庶子爲得伸故鄭云伸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若然天子諸侯禮同與大夫士禮有異也○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君之母非夫人羣臣無服爲此條通用當互考

士爲庶母疏曰傳云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則爲庶母是士可知而經云者大夫以上不服庶母庶人又無庶母服者惟士而已故言士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疏曰以名服者以有母名大夫以上無服者以其降故也

貴臣貴妾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疏曰爲此服者是公卿大夫之君得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也注云貴臣室老士者上斬章鄭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貴妾姪娣者按曲禮云大夫不名家相長妾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姪娣不具媵大夫有姪娣爲長妾可知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者以絕期以下故也有子則爲之緦工語小記文

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疏曰以非南面故簡貴者服之也○悼公之母死母哀公之妾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爲之緦耳○疏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惟大夫貴妾緦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言國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檀弓

乳母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疏曰按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彼注亦引此云喪服所謂乳母以天子諸侯其子有三母皆不爲之服士又自養其子若然自外惟大夫之子有此食母爲乳母其子爲之緦也養子者有他故者謂三母之內慈母有疾病或死則使此賤者代之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曰以名服者有母名即爲之緦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爲之服○疏曰從祖昆弟之子者據已於彼爲再從兄弟之子族父母爲之服者據彼來呼已爲族父母爲之服緦也○附按此條爲錯簡當在上第二段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一條之後

孫之子○疏曰據曾祖爲之緦不言玄孫者此如齊衰三月章直見曾祖不言高祖以曾高同曾玄孫亦同故二章皆略不言高祖玄孫也○附按以上八條並當依炎入者二條凡十條爲第三段

父之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疏曰按爾雅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謂姪之子爲歸孫是以鄭據而言焉

從母昆弟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曰以名服者因從母有母名而服其子也○小功章爲外祖父母條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爲此條通用當互考

甥姊妹之子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疏曰報之者甥既服舅以緦舅亦爲甥以緦也

壻女子子之夫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疏曰報之者壻既從妻而服妻之父母妻之父母遂報之也

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妻而服之○疏曰舅甥本親不相報故上條不即言舅而後乃言之此壻本疏恐不是從服故下即言妻之父母也○附按上條不即言舅者自有其天然次第說見章末昆弟之孫之長殤條今疏但謂甥舅壻與妻之父母相較遂主分別親疏謂恐不見從服故不即言妻之父母果如其解則傳于甥與壻與姑之子皆言報於妻之父母與舅與舅之子皆言從服則是六人之爲六人服報則皆言報也從則皆言從也·一似毫無分辨宗而疏何反據此爲別乎○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詳見喪服義篇○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見上齊衰杖期章妻條○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詳見喪服義篇

姑之子外兄弟也

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疏曰外兄弟者姑是內人以出外而故曰外兄弟姑舅之子兩相爲報故云報也

舅母之昆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於母而服之○疏曰不言報者既是母之懷抱之親不得言報也○爲外祖父母條內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爲此條通用當互考○爲所後者之妻之昆弟若子見上斬衰章爲人後者條○庶子爲後者爲其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見上小功章爲外祖父母條

舅之子內兄弟也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疏曰內兄弟者對姑之子而言舅之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從服者亦是從母而服之不言報者爲舅既言從服其子相施亦不得言報也○爲外祖父母條內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爲此條通

用當互考○附按上條注言外兄弟之名是而此條注言內兄弟者恐其名不得立也蓋外兄弟者原別于父黨之兄弟則父黨之兄弟不言內而已專內之名矣何得又有一名內兄弟者或曰姑之子爲外兄弟者父之子爲內兄弟以姑嫁于外而得名也若舅之子者又係母之親母理陰教于內父理陽教于外以母對父言又當以母家所生者爲內兄弟而父家所生對姑爲內者而對母又爲外矣只信如此言則父之父當爲外祖而母之父當爲內祖矣而可乎蓋祖父母者其正也由父而推母則爲外祖父母然則兄弟其正也由父而推母則亦當爲外兄弟不以母與姑而有異者也況異姓而疎者兄之名互稱若此至戚則各道其實將內兄外弟或外兄內弟內外既殊又何以爲兄弟乎如是拗捩何若同一外稱之爲至順也○又按或疑疏解舅之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此說何如曰此對姑言雖得通然已無以處父黨正言之兄弟矣蓋兄弟二字從父黨來不爲舅與姑而立也單別舅姑而忘其本于理何能安今世俗姑舅互名爲表兄弟表者外之異名此甚是不知鄭何所據或亦當時妄有此名乎○爲所後者妻之昆弟之子

若子見上斬衰章爲人後者條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疏曰夫之姑姊妹成人婦爲之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麻也○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條

夫之諸祖父母報 諸祖父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疏曰夫之所爲小功者妻降一等故緦麻以其本疏兩相爲服則生報名或人解諸祖之中兼有夫之曾祖父母鄭破以凡言報者兩相爲服曾祖爲曾孫之婦無服何得云報乎又言若不爲曾祖齊衰三月而依差降服小功其妻降一等則緦麻今旣齊衰三月明爲曾孫妻無服○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條

君母之昆弟 附按此條爲錯簡當在上第三段內從母之長殤報一條之後

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從於君母而服緦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疏曰徒從故從亡則已也○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條君母卒不爲君母之黨服爲此條通用當互考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附按此條爲錯簡當在上第三段內從父昆弟姪之下殤一條之後

昆弟之孫之長殤 附按以上十一條並下文宜次在此前者凡十二條爲第四段○又按疏於上數章多細注其次第而此章猶不一言者以此章似難亂無章故也然細味之此章所舉之人高下親疏凡有四等故經分爲四截逐截用結束逐條具次第而特有三四條之錯簡者也蓋第一截爲族曾祖父母而凡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則皆以類而序子族曾祖父母下者也凡四者爲一截故以庶孫之婦結之不言庶孫者庶孫在大功章故也因以庶孫之下殤附之凡六條第二截爲從祖之親未以從祖姑姊妹適人者此成人而降服者也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則降服之殤也故次之下文從祖昆弟之子又宜次之今在下文者脫簡耳此三者爲一截故以外孫結之外孫者孫之在外咸者也故次止庶孫之婦凡四條至第三截則爲從父之親及妾服妾雖孫妻然就庶子爲父後者言則其母也就士言則庶母也母則與母黨之服宜有差別宗故先之而次於第三截內從父昆弟姪之下殤者謂從從父而來則疑昆弟可居首也言姪者以下殤而類從也下文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宜次於此舊文亦脫間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者因係爲夫之親故雖叔父即從父而但次于此從母之長殤者又母黨服也故又次之以母黨言應入下襁然以殤育則當類從于此此下遂言妾服家則下文君母之昆弟宜先之而亦脫簡也故即以庶子爲父後[illegible]爲其母次之士爲

庶母非其母也故次之貴臣貴妾者貴妾亦庶之類也故次之乳母者亦母之類也故又次之此九者爲一截故又以曾孫爲結曾孫者服前外孫而降一等者也故次于此凡十條若第四截則爲父與母之親首言父之姑而即止者以父之親惟此在緦麻章條則皆見于上數章故也母黨之服以從母昆弟爲首者取從母故也不言從母者以已在小功章此雖有從母之長殤而類從於前故此處以此條居先又次以甥者欲見舅爲之服也次舅於從母者從母小功舅緦麻也言母黨之從母與舅而不及母之父母者亦以在小功章之故然已之父於已之外祖父母則壻也故又舉父之親言及外祖父母之爲服遂以壻次之以我爲壻者妻之父母也故又次之此下先以姑之子者欲見舅之子爲之服亦猶前先甥意也然後以舅次之以舅之子次之而母黨之服已畢矣下文又附以爲夫之親服者三條首夫之姑姊妹之長殤者降服故也夫之諸祖父母故次之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故又次之此十一者爲一截亦畢而結以昆弟之孫之長殤今則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及在下者亦錯簡耳蓋較前曾孫雖長一輩而曾孫自宜居先昆弟之孫之長殤自宜居後凡十二條而自首至尾固皆有天然次第者也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疏曰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此二人本皆小功故長殤在緦麻中殤從下殤無服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同堂娣姒降於親娣姒故緦麻也○妾服見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條○附按此條當在上一條之前亦錯簡也

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疏曰以本路人夫又不服之今相爲服故間之以大功有同室同財之義故云相與同室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以下是婦人爲夫之族類殤服法雖文承上男子爲殤之下妻爲下婦人而發也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據下齊衰中殤從上在大功也下殤降二等者亦是齊衰下殤在小功者也言同室者但是舍同未必如言居者之安坐以上文小功章親娣姒言居室而此云同室輕重不等也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者以無殤在齊衰之服明據成人齊衰則大功亦是成人可知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者是嫌上以明下殤大功注云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

衰之錫亦中從上彼注繐下以明上皆是省文上文
功小功以其重故據男子爲殤服而言此不言小功上取
衰對大功以其輕故知婦人義服爲夫之親而發也凡不
見者謂婦人爲夫之親從夫服降一等而經傳不見者也

右緦麻三月第十一章 服制一條經三十二條○傳凡十四條傳下凡十條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二

東陽梁萬方廣齋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𦍒甫　校正

士喪禮上第六十二 凡三十七章

喪禮二之士 鄭目錄曰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大戴第四小戴第十三別錄第十二今竝其事目析本記文竝取小戴諸篇之言始死斂殯及治葬事諸禮節者又他記傳文數條分載各目之下○疏曰謂從始死至未葬之前皆錄於此上篇拔天子諸侯之下皆有士此當爲諸侯之士以下文云君若有賜不言王又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云此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且此大斂陳衣與

喪大記不同鄭亦云彼天子士此諸侯之士也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一命與不命皆分爲三等各有上中下及行喪禮則其節物同但銘旌有異故下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謂公侯之士一命已上生時得建旌旗亡謂子男之士生時無旌旗之物者唯此異耳

經十二

士喪禮

右篇目 下凡二條 ○黨正凡其黨之喪紀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周禮地官○附喪家十二禁呂氏曰喪家十二禁如禮之家不可不守也一作佛事二用殃狀三信風水四滿客行祭設席太豐五迓殃斂除六作樂闇喪七治村謝客八遠送孝帛作謝九請客黙士十除明器外無用紙劄太多十一棺椁小微身人棺大美十二門戶朔夕不謹男女混雜不防○陸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加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今之俗屢變矣將以何者爲國之故予曰六經之所陳旨是其故者也二帝三王建極而施下

時周公孔子修明而筆之書是真可為國之故矣君子行[illegible]有不得于心者按籍而求之夾擇其故與非故而後從事焉此風敎之頹也近俗之失其故者不一事其在喪葬者有一奢儉陵侈之飾不與焉一者始死■哭諸鬼神之廟邑則从臣村落則惟其所置男女被髮徒跣提楷棒惜聚哭于其所名曰送榮木又日設浴日三三日而止其俗不知始[illegible]何時何人也爲其說者曰人始死揣而之廟為之請乃得扶貴以宜遊不然則為揣者所苦浴巫妖尼遍相恐嫌委巷細氏怖而聽之至于縮紳士人雖心知其非亦焉于婦備之曰而不能自夾也鳴呼聖人雖不言鬼神其制為喪禮于鬼神木者不章明較著也有升屋而復矣有故奠而依矣又頌而立之重葬而為之主矣並不及誰攝而往誰斯而請也當有之而周公孔子不知耶周公孔子不知而今之巫輿尼頒[illegible]之鄉一者柩出門而喪主事碎器于東亦不知其始于何時何人也妻人以為人子重事支庶不得而代柩方升車其人振命于首惡而擗地聲震翣柳鳴呼此何時也非終天永欵之時可人子方攀戀號慕而無從乃神陶器作屬醫以當其前欲何為乎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善之曰其往也如墓其沒也如疑將行而碎器以岌儀之蘇親者固如是乎此二事于禮則乖乎儀則所竊恐伊川被髮之祭不甚于此矣謂周公

孔子之故俗有是耶又一者受弔之位主人伏哭于柩東將入門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為定位祭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于主人避而賓又王又將何所伏而待乎其升降進退之間必不能無忽于儀矣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哭歸之飾先王制禮必不如是之闕齒不合矣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于牀東奠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外閒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于西階東南面拜亡哭即不待賓于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俯壙唯朝夕■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攝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因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即位于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則今人哭泣之位亦非周公孔子之故矣周公孔子之故固未斂以前以柩東為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于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雜適而不當矣前二事之失流俗之所淆哭位之失則者古之未審在吾焉力反之耳力反之者如何明乎前奠依神之為故則知野哭之非其故明乎道奠仲哀之為救則知然器之非其故明乎未斂既斂之位各有其故則亦各如其故而無可疑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敎孺悲國人乃復書而行之○雜記○附健菴徐氏曰記曰君子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何謂也曰君子之于禮無弗學也及既祭[illegible]事而復習其文者追遠慎終將致其誠信而勿之行悔焉非至此而始讀之也今親始死悲焉憑焉如弗欲生俛而著禮不已既乎君子之讀禮也以致其知也非將預擬其親而備以為之用也禮喪其君子恥其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然而有歲制時制月制日制是時此雖父毋之終事亦有所不諱也死也者人之必有也而諱之可免乎夫預凶事非禮也至于禮則固有吉凶矣何可廢也唐顯慶之制禮也大臣諱避去國恤焉其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夫寺人宮妾之所為嬖也非君子之所以事君父也或曰溫公之喪也伊川先生董喪事焉子瞻周親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大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志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夫志完之言何如曰殆已獨未若以吾之言答之也

死于適室幠用斂衾

適丁狄反幠火吳反斂力豔反後皆同首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轉衾北牖下死而遷之南牖下有牀衽幠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疏曰適室正寢之室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卿大夫士謂之適室亦謂之適寢總而言之皆謂之正寢是以莊三十一年秋八月公薨于路寢公羊穀梁傳云路寢正寢也言正寢者對燕寢與側室非正於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歸於正處也若然天子崩亦於路寢是以顧命成王崩延康王於翼室翼室則路寢也非正寢則失其所疾者齊故于正寢焉以其齊須在適寢正情性也大斂所并用之衾者按喪大記君大夫士皆小斂一衾大斂二衾今始死小斂之衾當陳故不用以其大斂未至且用大斂一衾以覆尸及至大斂之時兩衾俱用一衾承焉於下一衾以覆尸也引喪大記者欲之加斂衾以覆尸乃去死衣鄭彼注云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是也○今按復而後行死事則幠用斂衾當在復章之後然復楔齒綴足設飾帷堂並作則亦初無先後之別今依經文及凡傳記言始死之事雖在復後者皆列於此章之下○附以山邱氏曰正寢即全人家所居正寢疾病遷居正寢者惟家長為祭餘則遷都所居

之室中○高安朱氏曰按隱是隱事非寢之謂隱與堂無室寢有
室古人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正寢燕寢則正寢之旁室也士喪
禮死于適室疏云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卿大夫士謂之適室亦謂
適寢總謂之正寢必死于是者欲其終于正也然有無牖泥者病
劇則不可遷不劇又無遷埋且今士人所居不必
皆有堂寢但卒于所居之室所寢之牀亦屬無礙

右始死第一章今按始死之前有有疾疾病等事經文不具今附見于下○章下凡二十條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首手又反墉音庸○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曰適寢與適室一也
若不疾則在燕寢將有疾乃寢臥于適室故變室爲寢也東
首者鄉生氣之所墉下者墉謂之墻喪大記謂之北牖下也此
在北墉下亦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故也有疾疾者齊齊側皆反本又作齋○正情性也適寢不
不齊不居其室○疏曰既有疾當齊戒正情性故也不齊不
居其室者按鄉黨孔子齊居必遷坐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
於外皆在適寢但散齊得鄉外故云於外耳養者皆齊養于亮反○疏曰男女養疾皆齊戒正情性也○附
高安朱氏曰養疾之說見于記呂叔僩先生部分條晰至數
千言吾以一語括之曰必誠必信蓋養疾者事生之終送死

之始也苟有人心能毋慎諸況養得其道或疾平而生即萬
無生理人子不可不存此心也或曰家貧乏醫藥之資奈何
曰鄉鄰可乞也身可傭于可竊也患夫割股食親雖非理之
正然則是推之凡可養其親者亦何所不至哉曰有父母俱
疾者有祖父母父母俱疾者甚而妻若子俱疾者其孤影
別無期功之親顧此則失彼奈何曰祖父母父母一也一
時俱疾即一時俱發予彼于此端其力之所能爲若妻與了
只應付之天命不得以分其心焉曰有父母疾身亦疾者奈
何曰身疾未甚則力而致養焉否則厚其父母而使親屬及外
親養之而時告其親以疾愈狀藥餌新禱則先親而後身凡
比委曲周詳皆本惻怛之至性非他人所得而壽藥服乎人
子之自致也抑子閒徐綿婉娩躬親湯藥康衷情兄不畏癘
疫不獨父母當養己也人有疾病行道之人猶憐之況骨肉之親乎徹琴瑟去樂○去起呂反○疏曰君子無大
故琴瑟不離其側今以父母有疾心不在于樂故去之按喪
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今按去樂以病者齊
故去之非爲子去也疏文可疑疾病外內皆埽埽素到反○爲有賓客來問也疾甚曰病徹褻衣
加新衣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疏曰此文承疾病者及養病者則徹褻衣牀死者而言則生者亦去故衣服

新衣矣徹褻衣謂故玄端已有垢汙加新衣者謂更加新衣
服朝服言新則褻衣是故玄端言褻朝服是潔不褻矣各據
一邊而言明皆有兼也必知褻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按
司服士之齊服服玄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玄端衿
弓士始死焦褻玄冠者易之而已焦褻玄冠則朝服故加臨
死所著新衣則朝服也故鄭云終於正也○附高安朱氏曰
按君子重終必得正而斃焉曾子之易簀子路之結纓是也
疾者正養疾者亦不敢不正故各齊爲內外埽除致潔也徹
褻衣加新衣汚不可使衣汙褻之衣以死也注謂爲有賓客
[illegible][illegible]惡之非是然疾劇易衣慮爲風邪所中且待革之頃亦
前鄭力疾以易論語加朝服拖紳加者加于衣上耳非必徹去舊衣也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爲不
能自轉側御者今時待從之人○疏曰按喪大記云體一人
注云爲其不能自伸屈也若然四體各一人亦爲不能自轉
側詩云輾轉反側據身不能自屈伸據于足二文相兼乃其士雖無臣亦有侍鄭僕從近人終於其手也男女改
服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庶人深衣屬纊以俟絕氣屬音燭纊音曠○爲其氣微難節也纊新絮○
疏曰按喪大記注云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亦二注相兼乃其男子不絕於婦人

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備褻○疏曰按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爲其相褻疾時使御者
持體并死于其手若婦人則內御者持體遷死于其手僖三
十三年冬公薨於小寢左氏傳曰即安也服注云小寢夫人
寢也聽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今僖公薨於小寢譏其近女室也乃行禱于五祀盡孝子之情五祀博
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疏曰死期已至必不可求生但盡
孝子之情故行禱五祀望祐助病者使之不死也士二祀曰
門曰行者祭法文諸侯五祀今之禱是廣博言之望時之者
衆○本經記○附按用之陳氏云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
中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并人所資以養者也此所以祀而
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于季夏竈火之所用事故祀
于立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于立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
于立春門在外而偏陰也故祀于立秋○漢魏晉之立五祀
并皆與焉今詳陳氏所言者平時之祀五祀此日行禱則一時而皆禱之矣○疾病廢牀御者持
體體一人今按喪大記全文與本經記大同小異今不重出取其異者錄于此○附按廣牀寢地之不宜說見
喪大記上篇始死章○士疾君一問之以上詳見喪大記篇始死章○乃卒卒終也○疏曰

曲禮與爾雅皆云大夫曰卒士曰不祿今士云卒美言之使與大夫同稱也主人啼兄弟哭哀有甚有否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疏曰啼即泣也檀弓高柴泣血三年注云言泣無聲如血出則啼是哀之甚發聲則氣竭而息之聲不委曲若往而不反對齊哀以下直哭無啼是其否也引檀弓者證以深衣易去朝服之事也○本經記

○婦人哭踊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詳見喪大記篇始死章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附高安朱氏曰喪事去飾披髮徒跣不飾之至也況始死呼搶擗踊有不散髮者乎哀至故髮披非故披髮也然則何為制為披髮之禮曰以教哀也若謂必如是而後為盡哀耳毛西河痛詆披髮之非亦未嘗深研禮意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始死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始死三日不怠以上三條詳見喪通禮篇哀戚章

○三日而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以上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士之妻皆死于寢詳見喪大記上篇始死章

○衾死而後制見下陳小斂衣章下

○孔子蚤作作起也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本又作逍遙欲人之怪已○歌曰泰山其頹乎泰山眾山所仰梁木其壞乎梁木眾木所放○放方兩反哲人其萎乎哲人亦眾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

既歌而入當戶而坐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殆幾也○附子潛李氏曰鶴林玉露云一本云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阼才故反楹音盈○以三王之禮占已夢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illegible]食也言奠者以為凶象[illegible]猶前也夫明王

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

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疏曰杖以扶身恒在前而用今乃反手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示不能以禮自持皆是特異尋常陵且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已又曰眾木榱桷之屬依放榱梁乃存立放則依也君子常不自當戶今坐不在隱處是急欲見人夏與周並言猶者以既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死者待之猶阼階以為主猶西階以為賓也殷人不云猶者禮賓主敵者授受於兩楹之間又是南面辟朝之處故也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耳鄭注考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堂上窄狹今得容齊脊以路寢廣大其上圖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檀弓○今拔孰能宗予但言無人尊已之道注謂尊為人君既失之曳其消搖鄭注又以為欲人怪已孔疏亦以為放蕩寬縱皆非所以言聖人曳杖消搖蓋其閒適之際德容如是猶所謂遷顏色申申夭夭之類初非覺縱之謂若謂將死而不以禮自持則是反不若曾子之以正而斃甚非所以示訓也○補注

蓋者解上文之辭謂夫子之言如彼者以其事如是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未言啟○朱子集註曰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觀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朱子集註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

色莊也辭言語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以上論語○曾子疾病疾困曰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華元曾之子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大戴禮○曾子寢疾病疏曰此一條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樂正子春坐於堂下子春曾子弟子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坐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睆華版反明貌孫炎云睆滐也○華畫也簀謂牀第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疏曰凡繪畫五色必有光華也爾雅云簀謂之第睆者謂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也○第側吏反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未之能易以病故也○疏曰病時氣力虛羸故時復一時未能改易聞童子之言而驚駭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革紀力反徐又音極急也○言夫子者曾子親歿之後齊魯聘以爲卿而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成已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疏曰言君子愛人必以善事成已之德細小人之愛人也不顧道理且相寧息耳吾今更何求焉惟求正道易換其簀而卽仆焉斯已矣○附按德字對姑息言姑息者謂姑且安息而不顧其失德也則德字應貼成人之德言注疏謂成已之德者恐非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言病雖困猶勤於禮○予

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朱子集註曰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附按言病雖困猶不失禮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何戶我反○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爲之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疏曰言服者一人者諸侯之士一命與不命並皆一人按雜記云復西上者鄭註云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若然按典命諸侯卿大夫三命再命一命天子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皆依命數九人以下則天子宜十二爲節當有十二人也云復者有司者按喪大記復者小臣則士家不得同僚爲之則有司府史之等也不言所着衣服者按喪大記小臣朝服下記亦云復者朝服則尊卑皆朝服可知必著朝服者喪大記云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復者庶其生氣復既不蘇方始爲死事耳愚謂朝服生平所服冀精神識之而來反衣以其事死如事生故復者皆服也若然天子崩復者皮弁服

也云招魂復魄也者出入之氣謂之魂耳目之聰明謂之魄死者魂神去離於魄今欲招取魂來復歸於魄故云招魂復魄也云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者按周禮天官夏采職云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鄭註云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路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又夏官祭僕職云大喪復於小廟鄭註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又隸僕云大喪復於小寢鄭註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此不言大寢以其隸僕與祭僕同僕官之屬中兼之按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鄭註云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是諸侯復法言庫門據管作說若凡平諸侯則皋門舉外門而言三門俱復則天子五門及四郊皆復不言者文不具卿大夫以下復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婦人無外事自王后以下所復處亦自門以內廟及寢而已云諸侯則小臣爲之者喪大記文也云爵弁服純衣纁裳也者按士冠禮云陳服於房中西牖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是也士用爵弁者按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是士服爵弁助祭於君元冠自祭於家廟士復用助祭之服則諸侯以冕皆用助祭之服可知故雜記云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鄭註云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伯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則衮冕之類若然而冕服者有六除大裘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上公衮冕

下侯伯鷩冕而下子男毳冕而下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玄冕亦皆加爵弁而爵弁而已王后以下按雜記云復夫人稅衣揄狄鄭鞠衣展衣褖衣至揄狄見侯伯夫人按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王后及上公夫人二王後及魯之夫人皆用褘衣下至褖衣侯伯夫人與王之三夫人同揄狄以下至褖衣子男夫人與三公夫人自闕狄以下至褖衣孤之妻與九嬪鞠衣展衣褖衣卿大夫妻與王之世婦展衣褖衣士妻與女御褖衣而已禮以冠名服者按士冠禮皮弁爵弁並列於階下執之而空陳服於房云皮弁服爵弁服鄭言此者欲見復時唯用緇衣纁裳而經言爵弁服是禮以冠名服也簪連者常時衣裳各別今招魂取其便故連裳於衣○附子潛李氏曰東衣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而加賜之衣裳猶進也衣冕之類

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 中如字劉下仲反○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疏曰按喪大記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鄭云階所乘以升屋者階梯也簨簴之類復聲必三者禮成於三死者必歸幽暗之方故北面招之稱名稱字按喪小記云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是也

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 篋方鬼反本或作篋苦協反衣於既反○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云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疏曰降衣者前受而升自阼階以知是受之於堂下在庭可知服惟一領知招者受者各一人也自再命以上受者亦各依命數人君則司服受之者按喪大記云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以大夫士無司服之官明據君也喪大記又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謂此復衣浴而去之不用襲斂此云覆之直取魂魄反而已

復者降自後西榮 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屏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自是行死事○屏扶味反本或作屏音非○疏曰凡復者緣孝子之心望得魂氣復反復而不蘇則爲虛反今降自後是不欲虛反也按喪大記將沐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屏薪用爨之[illegible]不見徹屏之文故知復者降將徹西北屏也西北名爲屏者扶特牲□饌之後改饌於西北隅以爲陽厭而云屏用筵鄭云屏者隱故以西北隅爲屏也自是行死事者下文禊齒綴足之等是也○附彥醇馬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禮而欲其不死欲請之復自君至于士自夫人至于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投之庶乎神之依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卷衣投于前而降焉蓋不可以復生矣則自小斂

以至于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

右復第二章 九條

凡○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 朝直遙反要一遙反○衣朝服服未可以變○衣於既反○疏曰招而左者以左手執領還以左手以領招之招魂所以求生左陽陽主生故用左復者士之有司著朝服左執領衛爵弁服注云服未可變者謂始死未可變凶服以復所以求生也○本經起

○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以上六條詳見喪大記上篇復章

○郗斐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 郗音詠斐力俱反或如字

陘音形○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疏曰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然招魂唯據死者而鄭兼云傷者以其因兵而死身首斷絕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者則用矢招之

○復楔齒綴足設飾帷堂 並作悉栝飾反飯煩晚反○設飾謂遷尸及加新衣○疏曰招魂之後用角柶柱于人之齒令閉使含時不閉復用燕几綴于人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俟含也設飾者謂襲斂遷尸之時及加新衣也帷堂者謂小斂時並作者自復以下諸事並起以帷堂○以上檀弓

楔齒用角柶 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含戶暗反本亦作唅○疏曰此角柶其形與扱醴角柶制別故屈之如軛中央入口兩末向上取事便以出入易也

綴足用燕几 綴丁劣反劉張歲反○綴猶拘也爲將屨恐其辟戾也今文綴爲對○辟音壁戾力計反○疏曰按喪大記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又按周禮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則自天子已下至於士其禮同言燕几者燕安也當在燕寢之內常憑之以安體也○附高安朱氏曰四禮疑云楔齒以含

死欲安氣散魄分之時親心何似而楔以困之安用含為此波
禮之過而近于忍心者也當親氣欲絕之時魂魄離合親身必有
數言之苦而又楔其齒使不得合于親口便乎且一楔之後雖含
以物而口亦不復有合時矣若夫天暑飯壞發汗生蟲尤為不宜
按只先生此論甚當但古人制為此禮以不盧口為義今竟罰不
用于心亦有未安帶存王氏謂當以小珠或玉屑為飯敢[illegible]舌鄉
用金鈕屑少許似亦無稍惟楔齒斷斷勿宜口附按高安朱氏云
至綴足用燕几廢發其不宜尤甚斷不可從今詳制禮者原以愛
親而後之欲不從者先屬非死如生順仁人孝子
之心而伸其所以愛親者也則古禮果不必泥矣

右楔齒綴足第三章 今按後與楔齒綴足之間有遷尸一節 經文不具今附見于下○章下凡四條

○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 第側凡反衽而甚反○病 卒之間廢牀至是設之市
相褻衽卧席○疏曰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
是其始死亦田在地無牀復而不蘇乃設牀於南牖下有枕
席是生死 事相變也 遷尸 徙於牖下也於是幠 用斂衾○本經記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
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詳見大記上篇遷 日私楔綴足雖上章○楔貌如軛上兩末 軛於革反○事便 也○疏曰如軛謂
如烏軛馬頸亦上兩末今以屈 奠入足取出時易故云事便也 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
坐持之 校[illegible]反[illegible]○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 南以拘[illegible]則不[illegible]矣○[illegible]亦反○疏曰古者
凡兩頭各有兩足今[illegible]南首一足鄉北故以几
腳南以夾足[illegible]御者一人坐持夾之
使足不[illegible]以 者屨也○本經記 ○檀弓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
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霤力救反○明不復有事於 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
宗躐行者毀宗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云中學
於孔子者行之儆殷禮○疏曰此每一事兼二義中霤室中
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
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毀竈以綴足者一則
死而毀竈示死無復有飲食之事二則恐死人冷彊足辟戾
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可著屨也又曰周
人浴不中霤者用盤承浴汁也是以喪大記沐用瓦盤也然
周家亦不毀竈綴足而鄭注不云者以周綴足用燕几其文

可見耳毀宗躐行亦兼二義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
西邊墻而出于大門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二則行神之
位在廟門西邊若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
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禰毀宗處出仍得躐此所
壇如生時之出也殷道者上三付皆是殷禮也又曰周殯於
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行神之位在廟門之
外首以其毀宗故
云躐行也○檀弓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 鬼神無象設奠以馮依之○疏 曰按檀弓曾子云始死之奠其
餘閣也與鄭注云不容改新也則此奠是閣之餘食為之故下小
斂一豆一籩大斂兩豆兩籩此始死俱言亦無過一豆一籩而已
此醴酒雖俱言亦不並用以其小 斂酒醴具有此則未具是其差 帷堂 者以未襲也○疏曰事小 斂必帷之者鬼
神肖與閣故也○附高安朱氏日人之生也自無而有其死也自
有而無藏之厚土猶母腹也化則歸于無矣在腹頭上將生轉而
下化尸柩南首朝祖而葬乃托首生浴兒故死浴尸胎含血故死
不虛口胎有包故死而斂目形貌成于胎離腹有聲已乃吮已乃
聽乃思將死神昏而思絕已乃無聞已乃無見氣息絕而貌如故
也眼合手握亦胎形也故吾謂握手是二非一以帛裹手則帛搽

牽中故曰握手若行
手[illegible]綴文何能握乎

右始死奠帷堂第四章 章下凡二條 ○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
醴若酒無巾柶 腢五口反劉丑侯反○腢肩頭也用吉器 器未變也或卒無醴用新酒○卒七忽反○疏
曰即牀也謂就尸牀而設之尸南首則在牀東當尸肩頭也
注云器未變者謂未忍異於生至小斂奠則變籩豆之等為
變也若有醴則不更用酒以 始死不備故也○本經記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
與不容改新閣庋藏食物○庋九委反又居偽反○疏曰始
死之奠者鬼神依於飲食故於此附閣之餘奠若
及病飲食不離寢故近置室裏閣上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若
不容改新也○檀弓○附王神堂守殯庭禮之別日晉武帝
衷畢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宮羣臣詔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
得終苴絰之禮以為沉痛況食稻衣錦乎可試省孔子答宰
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崩帝居杜太后喪同
忌有司奏改服詔不從素服如舊[illegible]宗謝閣中召諸王食
馬齒乘不敢[illegible]酪[illegible]有[illegible]見之不悅曰
如禮乃加敬焉後魏孝文帝居[illegible]太后喪[illegible]飯不入口者豆

日哀毀過禮後周高祖居叱叱奴太后之喪處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卒終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漢王哀父死爐慕扳伯號泣樹為之枯晉氾毓濟父終廬墓三十餘載唐蕭敬偘喪親廬墓十八年南北朝張昭與弟乾居父母喪不衣帛不食鹽酪日食麥屑粥每一感動必致嘔血孃植之少遭父憂食米二十三載邱傑喪母以熟菜有味止啖生菜歲餘致疾夢母謂曰靈牀下有藥一丸傑取服之下蚪蚪數升遂愈劉覽母喪廬墓再期不食鹽酪惟食麥粥降冬只著單衣家人夜以火爇牀下知之號慟嘔血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時語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荀匠居父憂并兄服四年不出廬戶目括髮不復沐髮皆脫落不哭泣目皆爛形骸枯顇雖家人不復識殷不佞母卒遭亂不得奔赴四載號泣居處盡禮及迎喪歸葬又服喪三年負土植松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王盧之居父母喪二十五年與酪不入口庭中楊梅冬實墓土橘樹一冬再實宋李玭母卒不食肉衣帛負土築墳廬墓三年姜兼葬母循居墓下躬自懸揲一衰麻寒暑不易陳道周母歿廬墓陶磚為墳歷四年高三丈墓成而遣周卒此守制盡禮見美于書也宋處陵數王義與居武帝遣使左右進魚肉珍羞于齋內劉湛正色曰公不宜行此設湖南楚王馬希聲葬父日猶食雞臛潘起譏

之舊阮籍居喪無禮何曾面斥于帝座曰卿敗俗之人以重哀而後飲酒食肉宜擯四域無令汙染華夏此守制廢禮見譏子人也漢昌邑王奔昭帝喪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畢稚富除父服先期請客奏伎與周覬等三十餘人同會司直劉隗奏請免官削侯爵覬等宜奪俸一月從之唐陳傳交與弟慎餘居父喪衣華服過市飲酒食肉諸谷決四十旗孫循州傳交逝歸本貫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丞頓以不能訓子削階此宗制廢禮罷棄伏辜者也王坤堂云居喪忘哀而徒事飾欲觀矣不能凍止而反共飲者笞流此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疏曰死當有恩是以亦有弔及賻襚之事也按曾子問云父兄命赴者鄭注云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是尊卑禮異也有賓則拜之賓僚友羣士也其位猶朝夕哭矣○疏曰此謂因命赴者有賓則拜之不因命赴者則不出是以下云唯君命出鄭云始襲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是也同官為僚同志為友羣士即僚友也以如死唯赴君此僚友先知未赴即來明是僚友之士非之

則經稱大夫是以下文因君襚即云有大夫則特拜之是也其位猶朝夕哭者謂賓弔位猶如朝夕哭位在主人之位則哭於朝夕而在西階東南面而拜之拜訖西階下東面下經所云拜大夫之位是也

右命赴拜賓第五章章下凡三條

○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長丁丈反○赴走告也今文赴作訃○疏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上名下某是母妻長子假令長子則云長子某若母妻則婦人不以名行直云母與妻也赴走告者言赴取急疾之意也赴作訃者雜記作訃義取以言語相通亦一塗也○本經記

○士赴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詳見喪大記上篇命赴章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赴告於君也貫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疏曰此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記云祖廟未

毀謂同高祖若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今云五廟故注云容顯考為始封子是高祖為四世也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為五廟也○文王世子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俠古洽反○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疏曰此謂主人以下哭位人坐者謂上文主人拜賓訖入坐于牀東其衆主人直言在其後不言坐則立可知婦人雖不言坐按喪大記婦人皆坐無立法俠牀者男子牀東婦人牀西以近而言也按喪大記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此除主人之外不坐者此據命士彼據不命之士按喪大記大夫之喪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是也下云親者在室其中有姊妹故此注直言妻妾子姓也○適丁狄反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疏曰大功以上有同則之義相親昵之理下有衆婦人戶外據小功以下疏者父謂諸父兄謂諸兄從父昆弟姑謂主人之姑姊妹從父姊妹子姓謂主人之孫於死者為曾孫玄孫曾孫為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當在大功親之內故云子姓有此者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疏曰按喪服記云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傳曰小功以下大

則婦人在戶外是小功以下可知若然同是小功以下而男子又在堂下者以婦人有事自堂入房不合在下故耳○附按傳言小功以下為兄弟者解皆在他邦應加一等之兄弟耳非謂凡稱衆兄弟者俱指小功以下也疏引傳以證此注衆兄弟小功以下恐但據其語之同而反使兩處之義皆牽滯而難明也但經文以衆婦人衆兄弟與上親者為別則注謂小功以下者自確

右室中位第六章二章下凡二條

○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別尊卑也○別彼列反○疏曰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者若無命夫命婦則皆立可知此士喪禮故鄭云別尊卑也尊謂命夫命婦按大記君之喪主人主婦坐以外皆立若大夫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以外皆立也士之喪主人父兄主婦姑姊妹皆坐鄭云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此命夫命婦之外立而不坐者此謂有命夫命婦來兄弟為士者則立若無命夫命婦則同宗皆坐也○(本經記)○今按疏文前後類括未詳

○既正尸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詳見喪大記上篇哭位章○今按士禮坐位有室中戶外堂下之分今喪大記但云東西蓋亦舉其大略當以經文為正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門也徹帷扆之事畢則下之[illegible]閉也○疏曰使人必以其爵者君使人弔是以[illegible]見諸侯弔○法若天子則不以其爵各以其官[illegible]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illegible]大夫之弔勞以御僕[illegible]弔事掌其戒介與[illegible]故知此寢門內門也徹帷[illegible]也者謂褰帷而上非謂全徹去知事畢則下者按下[illegible]君使人[illegible]又徹帷也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illegible]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疏曰上云主人迎于寢門外此主弔者入亦謂寢門以其死在適寢大夫之喪其子得升堂受命按喪大記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言升于下明受命之時得升堂以此言之主

受君命不得升堂以其賤也致命曰以下鄭知有此辭者按雜記諸侯使人弔鄰國之君喪而云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彼據鄰國之君故稱寡此使士弔己國之士故直云君也主人哭拜稽顙成踊稽顙頭觸地成踊三者三○者[illegible]息[illegible]反○疏曰按曾子問君薨世子生三日告殯云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凡九踊也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附高安朱氏曰按禮自始死而斂殯而尸哭皆有弔哭之儀今世喪家限定弔期先具報帖白其日開弔其日止弔推其意以賓至必哭必服哀不如合并數日畢即可不哭不服也噫必哉又按溫公有入弔執友之母之妻之文呂叔簡謂禮遠別情近親君子[illegible]又曰婦人之喪非五服不入奠奠于靈戶外拜于階下非尊者也男女之別死生無二竊謂既與為朋友矣即其母在尚為非禮至登堂而拜之況于死耶但弔成服而後入奠靈座未為非禮至執友之妻當從呂說未奠外奠帖稱于其夫子曰致奠于大夫人夫人云云可也○附按梁書梁武帝上春日祠二廟既出宮聞左將軍馮道根卒問中書舍人朱異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弔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朱子語類問溫公卒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朱子曰這也可疑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

不哭若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其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緦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道所在以哀觀之也是伊川有悲過喪成者乃撕按哭日不歌餘哀未忘也凡情之至者莫不有餘獨家也與哉以斯陶斯詠鼓舞不能自已之情而欲易歌為泣作而致之心勿許也哀之無有弔不亦虛乎祭之敬猶喪之哀也禮云明祭不麻饗而致之文從而思之祭之明日且然曾謂祭祔而報弔乎致齊敢齊優見偷閒亦已竭誠無餘矣能勝哀哭乎求人未起議體即未至謙公郤少敢意賀循故事揣公之弔亦不過來便食樂盡人事之常耳貸與弔淅失之矣使程子而同聲附和例以為程子文公所謂早作樂暮聞緦麻之戚是孟子鈞金與羽寸木岑樓之說也五屬之戚何齊總切即方作樂猶甚痛奔之兄弟作蘇閣耶同官之哀雖功何手如五為之不可姑待乎禮生于情情親其所自致此等殺之所以若猶雖然後世人心洿薄保無執併用之說而演觀親屬之喪者乎曾叔之間朱子之答皆有為也今詳朱子所據者緦麻之戚耳按後服孔朋友麻是其服亦未皆然況溫公為國之大老致治之功臣而程子與之為執友其分之尊情之切又為何如乃僅以同官之義畢之哉似亦言之未確矣鈞金輿羽寸木岑樓之謂歟于義俱有未安

右君使人弔第七章二章下凡二條

○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

不二主○疏曰總而云主人唯君命出不言衆主人故記人辨之衆主人不出在戶東耳○宋經記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詳見喪大記上篇受弔章以下君使人襚凡主人出條並通用

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襚音遂○衣服曰襚要一遙反後放此○襚之言遺也衣被曰襚致命曰君使某襚○遺唯季反○疏曰上人如初者如上弔時迎於寢門外以下之事也襚之言遺者左傳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是也致命曰君使某襚者亦約雜記文此君襚雖在襲前主人襲與小斂俱不用故下文大斂之節言君襚不倒注云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是也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也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也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疏曰主人拜如初者亦如上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成踊襚者入衣尸出者按既夕記襚者委衣于牀不坐此襚者左執領右執要以衣尸亦不坐大夫雖不辭入者謂主人小斂後君命致襚辭云如何不淑乃復位出戶大夫以初死大夫雖不辭入者不辭主人升入室也未忍在主人位踊今以始就東階下西南面主人位也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者總後不爲之踊及雖不辭而入二事

右君使人襚第八章一章下一條○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詳見喪大記上篇受弔章○以下凡大夫弔並通用五考

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人也即陳陳在房中○疏曰大功以上謂并異門齊衰故云以上下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云如襚以適房故知此陳陳在房中也

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庶兄弟即衆兄弟也變衆言庶同姓耳將命曰某使某襚拜于位室中位也○疏曰同姓絕服者有襚法喪服不杖麻屨章有衆子者大夫庶子言庶者容同姓但庶子取服之衆子未能遠別也是庶者使某襚之稱故以大功以上小功總麻之親容有不在堂下位者故家以升君命不出故也○附按注解庶兄弟爲包同姓司位者爲疏遠者是謂異姓總麻之兄弟而包容同姓中庶內也故疏云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以親文言于其二項人言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別於君襚也○疏道分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襚也○疏日上親文君襚之時主人哭拜稽顙成踊此朋友襚時君使人徒哭不踊故士踊○別彼反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上文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疏執如彼謂此徹衣者亦然故云如襚也按以文君襚之時襚者左執領在諸襚者之下故注云凡襚出則徹衣

右親友襚第九章下附之條○按右有士於大夫親弔使人襚二舊本今以其字並○章下一條

重士文刪之○襚者委衣于牀不坐者牀高由便○疏曰由便者出禮云授立不跪坐不立此牀高亦如其義也

授立不坐之前戶在室中戶西故于此致命若奉尸侇于堂則中庭北而致命○本經記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亡無也無旗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爲柩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疏曰此經雜記云士旗三刃大夫五刃天子九刃此諸侯七刃則旗之杠長三刃士辨等也○疏曰記云大夫五刃其杠七刃公諸侯士旗以其物者雜帛爲物見之也以其旗長九刃明旗不命之士雖者不命死者以下旗雜帛以爲物不命之物雖無旗故以緇長半幅赭末長終幅是以文字者無旗廣二寸則旌則是廣三寸總之士者神之帛總之幅縿以緇布長終幅則三尺者謂之一子男之缓以布者故云長終幅二尺不可言者半幅一尺終幅二尺也云長終幅長二尺則是除二寸也凡書銘之法於士以上按今云長除二寸一尺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云今按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鄭注云此謂殷禮也

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是以此云某氏某之柩在柩爲作此禮文以銘旌表柩不表姓也○補注赬赤色也

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杠音江杠銘橦也宇梠也○橦丈江反梠音呂○疏曰此始造銘訖且置于宇下西階上待爲重訖以銘置於重下文卒塗始置於肂也宇梠者按爾雅釋宮云檐謂之樀樀郭云屋梠謂當檐下也

右爲銘第十章章下一條○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見上復章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垼于西牆下東鄉甸大練反掘其勿反又其月反垼音役鄉許亮反○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垼塊竈西牆中庭之西○疏曰按既夕記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下文沐浴餘潘及巾柶等棄埋於此坎也周禮甸師是掌田野士雖無此官亦有掌田野之人謂之甸人既夕記云垼用塊是以塊爲竈名爲垼用以煮沐浴者之潘水知在中庭西者經直云于西牆下不繼階字也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

西階下敦劉音對又都愛反重直容反鬲音歷濯丈角反造七報反○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盆以盛水槃承渜濯瓶以汲水也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於重者也濯滌漑也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遽○渜奴亂反縣音玄○疏曰按祝淅米時所用槃盛于尸牀下盛餘潘水名爲渜濯知以此槃盛者下文云士有冰用夷槃彼又是褻尸之槃也瓶者皆人汲所用知廢敦無足者下文徹朔奠云敦啟會面足是有足直名敦若士虞禮云主人洗廢爵注云爵無足是也下文簋餘飯乃絛於重此時先用煮潘沐故云將沐重也喪事遽者以此不言饌造是造次之故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縝縝續縡側庚反○襲事謂衣服也縝讀爲縡縡屏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索爲縡○疏曰自此至下文繼陳不用論陳襲所用之事襲事謂衣服者此爲先陳至下文商祝襲時乃用之但用者三稱而已其中庶襚之等雖不用亦陳以多爲貴故下小斂大斂先陳先用後陳後用此襲事以初死先成則先陳備之而已故不依次也上陳而下不屈者所陳之法房戶之內於戶東西領南上以衣裳少從南至北則盡不須縡屏也

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爲圭潔也○疏曰下記云明衣裳用幕布則此爲帷幕之布下祢記先設明衣故知親身也

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鬠劉音括又戶活反纋音憂一音何侯反○桑之爲言喪也用爲笄取其名也四寸不冠故也纋笄之中央以安髮○疏曰以桑爲笄義取以喪會聚之意凡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即此笄是也一是冠笄皮弁笄爵弁笄唯男子有而婦人無也此二笄皆長今此笄四寸者僅取入髻而已以男子不冠下記云其母之喪鬠無笄注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者家語王肅之增改不可依用纋笄之中央以安髮者兩頭闊中央狹也

布巾環幅不鑿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之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惡○廣古曠反袤音茂爲于僞反下同惡烏路反○疏曰此爲飯含而設所以發死者面布幅二尺二寸鄭計布廣狹側除邊幅二寸則此廣袤等亦二尺也雜記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鄭云記上失禮所出始也士親飯含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臣爲賓貧爲飯含則有鑿巾嫌有惡故鑿之也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劉首奄析西歷反○掩裹首也析其末爲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裹音果○疏曰掩若今人幞頭但死者以後二腳於頤下結之與生人爲異也

瑱用白纊瑱他見反纊音曠劉古曠反瑱充耳纊新綿○疏曰充耳充即塞也生時人君用玉臣用象又著詩云充耳以黃之等注云所以懸瑱則生時亦不縣今死者直用纊塞耳異於生也禹貢縈州貢絲纊故知纊新綿對縕是舊絮也

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幎於營反劉烏名反又武遍反又音縈繫戶計反○幎目用覆面者也幎讀若詩云葛藟縈之之縈䞓赤也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爲可結也○疏曰組繫爲可結者以四角有繫於後結之也

握手用玄纁裹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疏曰名此衣爲握以在手故言握手不謂以手握之給云廣五寸牢中旁寸者則中央廣三寸廣三寸之在中央其長容四指指一寸爲四寸四寸之外更有八寸則皆廣五寸也讀從樓者義取樓斂挾少之意削約者謂削之使約少也○附按握手廣五寸今樓削其中央爲廣三寸以三寸居五寸之中則上下皆缺一寸故牢中言則曰旁寸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也釋音澤○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佽正善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用纊又二則不用也世俗謂王棘所扁○挈若結反劉本作契苦計反死劉音死○疏曰挾弓以橫執弦者方持弓矢曰挾未射時已然至射時還依此法以闓弦引詩者證決是闓弦之物王棘釋棘㳄用其一生者以朱韋而三者大射所云朱極三是也彼但爲君

故文從士禮則尊卑生時俱三用朱崇死者同二用纁也**冒緇質長與手齊殺掩足**冒亡報反齊如字又才計反殺所界反劉色例反○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經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而上士掌反○疏曰按此經以冒爲總目下別云質與殺自相對則知上曰質質正者以在上故以正爲名喪大記君大夫士皆以冒對殺不云質則冒既總名亦得對殺爲在上之稱皆殺旁者以冒無帶又無紐一定不動故知質殺相接處使相連齊卑降殺而已質長與手齊殺長三尺人有短者質下覆殺故後韜質也**爵弁服純衣**純莊其反○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所衣於既反○疏曰此上之常服以助祭者也**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疏曰知白布衣素裳者上冠禮注衣與冠同色裳與屨同色以皮弁白而白屨故士冠禮云素積白屨是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則皮弁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十五升布也**褖衣**之褖他亂反○黑衣裳赤緣之謂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喪大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古文褖爲緣禪音丹稱尺證反○疏曰知是黑衣裳者以士冠禮陳三服玄端

皮弁爵弁有玄端無褖衣此士喪襲亦陳三服與彼同故知此褖衣則玄端者也玄端有三等裳禮質略同玄裳而已但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變名褖衣也連衣裳者以用以表袍禪連衣裳故也是以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曾子曰不襲婦服彼曾子譏用纁袡不譏稅衣是稅衣以表袍故連衣裳而名褖衣雜記云繭衣大記云袍不同者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云衣有著之異名也其實連衣裳一也亦緣謂之褖者爾雅文彼釋婦人嫁時褖衣此褖衣雖不赤緣褖衣之名同也○褖字或作稅**緇帶**黑繒之帶○疏曰按玉藻云士練帶緇辟是黑繒之帶據裏者而言也但生時著服不重各設帶此襲時三服共一帶爲異也**韎韐**韎音妹又武百反劉又武八反韐古答反又古洽反○一命縕韍○縕音溫劉烏本反韍音弗○疏曰韎者據色而言以韎色染之取其赤韐者合韋爲之一命名縕韍者玉藻文但祭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士一命名爲韎韐亦名縕韍不得直名韍也士冠禮玄端爵韠皮弁素韠爵弁服韍韐今亦三服共設此者以其亞服亦如帶矣**竹笏**笏所以書思對命者玉藻曰笏天子以璆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木象可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疏曰笏所以書思對命者亦玉藻文引玉藻者證

天子以下笏之用物不同及長短廣狹有異按彼鄭注云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大夫奉君命出入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前後皆詘故云無所不讓彼不言士士與大夫同**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繶於力反純諸允反劉之閏反綦音其一音其記反踵諸勇反○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此皮弁之屨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柎方于反○疏曰夏言葛冬當用皮冬言白明夏亦用白又士冠禮云爵弁纁屨素積白屨玄端黑屨以三服各自用屨從裳色今死者重用其服屨唯一故須見色若然三服用參帶用玄端屨用皮弁韎韐用爵弁各用其一以當三服而已引纁絇繶純者欲見士冠禮繶絇純同用緇此經繶雖在緇上明亦用緇可知繶謂條在牙底相接之縫中絇在屨鼻純謂緣口皆以條爲之但絇則對方爲繶次爲異耳綦繫于腳係者經云繫于踵則綦當屬于跟後以兩端向前與絇相連於腳跗踵足之上合絆之也讀如馬絆綦之綦者蓋俗讀馬有絆名爲綦拘止馬使不得浪去此屨綦亦拘止屨使不得從誕也**庶襚繼陳不用**庶衆也不用不用襲也多陳之爲榮少納

之爲貴○疏曰云庶襚繼陳上襚親者襚庶兄弟襚朋友襚皆是繼陳謂繼襲衣之下陳之不用襲至小斂則陳而用之推若襚大斂乃用也多陳爲榮者庶襚皆陳是也少納爲貴者襲時唯用三稱是也**貝三實于笄**笄音煩○貝水物古者以貝爲貨江水出焉笄竹器名○疏曰自此盡[illegible]可也論陳飯含沐浴[illegible]物之事此云貝三下云稻米則士飯含用米貝但士飯用[illegible]米不言兼有珠玉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鄭注云此蓋夏時禮也與[illegible]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彼據諸侯而[illegible]於大夫含無文哀十一年左氏傳云公會吳子伐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示必死者春秋時非正法若趙簡子云不設屬辟之類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何休云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貝水物者按書傳云紂囚文王散宜生等於江淮之間取大貝如車渠以獻于紂遂放文王是貝出江水也漢書食貨志云有大貝壯貝之等以爲貨用是古者以爲貨也婚禮婦見舅姑執笄以盛棗栗此雖盛貝蓋竹器也**稻米一豆實于筐**○豆四升筐丘方反**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笄**綌去逆反○巾所以拭污垢○疏曰士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上下同用綌按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彼據大夫已上也**櫛於簞**櫛莊乙反簞音丹○簞葦笥○疏曰按曲禮云

几以弓錫苞苴簞笥同人者注云圓曰簞方曰笥則是簞笥別此注簞笥者舉其類

浴衣於篋 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爲之其制如今通裁○裁在代反衣音才○疏曰下經云浴用巾挋用浴衣是浴所著之衣以晞身卽布單衣以其無殺故漢時名爲通裁

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皆者皆具以下東西墻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堂○疏曰謂從序半以北陳之東西墻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中以南謂之堂者謂於序中半以南乃得堂稱以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卽言戶東戶西若近房卽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若近楹卽言東楹西楹若近序卽言東序下西序下若近階卽言東階西階若自半以南無所繫屬者以堂言之卽下文淅米于堂是也其實戶外房外皆是堂故論語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是室外皆名堂也

右陳沐浴襲飯含之具第十一章 章下凡九條

○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 掘其勿反又其月反○南順統於堂輪從也○疏曰經直云甸人掘坎于階間不辨大小故記人明之

垼用塊 塊堛也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 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疏曰周禮幕人云掌帷幕幄帟綬鄭云帷幕皆以布爲之幄帟皆以繒爲之升數未聞者以不云疏布直云幕布故也側削者削幅二尺二寸凡布帛皆側去邊幅旁一寸爲二尺之削此不削謂縷使相著以袂二尺二寸長下膝者謂此衣長至膝下凡爲衣以其有裳故不至膝下此不然故於蔽下體深也云

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 辟必亦反劉又薄歷反轂苦角反又戶角反○不辟積也轂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疏曰凡男子裳不連衣者前三幅後四幅辟積其要閒亦文今此亦前三後四不辟積者以一服不動不假上下寬也深衣云短無見膚長無被土此裳及轂至足則亦是不被土也

縓綼緆 縓七絹反范會鼠反綼婢支反劉音卑緆他歷反劉羊鼓反○一染謂之縓今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疏曰一染謂之縓者爾雅文謂一入赤汁染之卽漢時紅故舉以爲況也按深衣云純袂緣純邊注云純謂緣之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說在幅亦衣裳之側緣法如彼也

緇純 純許允反劉之閏反○七入爲緇緇黑色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本經記

○掘中霤而浴殷道也 見上檀弓綴足章

○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

三尺 詳見喪大記上篇陳沐浴襲飯含之具章 ○冒死而後制 見下陳小斂衣章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𦄂帶士二采○士飯三貝○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以上五條詳見喪大記上篇陳沐浴襲飯含之具章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 管如字劉又音官說土活反劉他括反繘均必反劉俱必反○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繘將以就祝濯米屈縈也○疏曰此論沐浴及遷尸之事不說繘屈之者以喪事遽則知吉事安舒汲宜說之矣士旣無臣所行事者皆府史故知管人是有司也聘禮記云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此爲死者故亦使之汲水也下文云祝淅米明管人汲就堂授祝可知

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 淅西歷反○祝夏祝也淅汏也○疏曰下記云夏祝淅米差盛之是也

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 潘芳元反重直龍反○盡階三等之上喪大記曰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疏曰用重鬲者以先煮潘後煮米爲鬻懸于重故煮潘用重鬲也○補注鬲音力釋名云鬲塞也管上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又重鬲見喪大記沐浴章

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 盛音成○復於筐處也○慮呂慮反○疏曰敦卽上廢敦也所復於筐處者向未淅實于筐今淅訖盛于敦所置之處還於筐所以擬飯之所用也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 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夷槃承尸之槃喪大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襢第有枕○造七到反襢之善反第壯矣反○疏曰喪大記云士無冰用水此云有冰明據士得賜者也夷槃承尸之槃者按喪大記注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是也按彼注造猶內也夷槃小爲之第爲簀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特設冰之寒氣若然凌人云大喪共夷槃冰則天子有夷槃鄭注凌人云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深二尺漆赤中諸侯稱大槃辟天子其大夫言夷槃此士喪又用夷槃卑不嫌也小耳故鄭云夷槃小焉

外御受沐入 外御小臣侍從者沐管人所煮潘也○疏曰外御對內御爲名故下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是此外御乃士之侍御僕從者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 象平生沐浴倮裎子孫不在旁士人出向

袒第○傈力果反程直貞反○疏曰第得也袒簀去席盝水便是也乃沐櫛挋用巾挋之慎反劉居吝反○挋晞也
耑也○疏曰挋謂拭也而云晞云清者以櫛訖又以內栻髮乾使清淨無潘櫛拭訖仍未作紒下文待蚤揃訖乃髻用組是其次第
也浴用巾挋用浴衣用巾用拭之也喪大記曰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枓音主○疏曰枓斛水器
受五升方有柄今用水匏不方用挋盆中水以沃尸渜濯棄于坎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棄之○疏曰潘水既經
溫煮名之為渜已取沐浴謂之為濯沐浴訖餘潘水棄于坎卻巾櫛浴云亦棄者以巳經尸用恐人褻之若棄杖棄于隱者云蚤
揃如他日揃于前反○蚤讀為爪斷爪揃鬚也人君則小臣為之他日平生時○疏曰鄭讀蚤從爪者此蚤乃詩云其蚤
獻羔祭韭古早字鄭讀從手爪之爪喪大記云小臣爪足注云斷足爪是也髻用組乃笄設明衣裳用組
束髮也古文髻皆為括○疏曰髻紒乃可設明衣以蔽體是其次也○附高安朱氏曰按士喪禮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
面沐浴設明衣乃入即位注云衆平生沐浴裸裎子孫不在旁巳設明衣可以入也足沐浴必平時役使親近之內御方可然今士
人御者無裳而沐而浴而抗衾而髻髮蚤揃豈一二人所能共事且抗衾解帶而浴浴畢遷牀始去死衣非必如生時裸浴也內則

云五日燂湯請浴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又進盥長者奉
盤少者奉巾未聞沐盥蚤揃而子孫遠避也今但令御者一人易
下體衣主人以下稍退尸後其他則大功以下子弟皆可執事內
喪則用族姓婦女主人主婦亦無庸避惟男尸女出女尸男出可
也至卒襲二斂尤非侍者之所能在士喪禮襲斂用商祝喪大記
七與執事則斂凡斂者六人注云與死者平生共事之人則不至
褻惡死者故斂卒必哭一不食其陳切也今士大夫家當以族子
弟之習禮者執其事臨之以殯喪相禮親友親斂者聽其自來孝
子當事止哭必詳必慎
勿之有悔焉則得矣

右沐浴第十二章 章下凡三條

○夏祝淅米差盛之淅西歷反差七何反又初
佳反劉藏何反盛音成○差擇之○疏曰經直云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不言夏與盛之故記人復言御者四
人抗衾而浴襢笫抗古浪反劉育剛襢之轉反○抗衾為其裸裎蔽之也襢袒也袒簀去席盝水便○
襢音但○補注笫音子牀簀也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鬠古外反○內御女御也
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疏曰婦人稱內故以女御為內御婦人不死男子之手故知為女御也設明衣婦

人則設中帶中帶若今之褌襂○褌音昆襂音杉○疏曰經直云設明衣不辨男子與婦人故此記云設明
衣者男子其婦人則設中帶鄭云若今褌襂者舉目驗而言雖名中帶亦號明衣取其圭潔也○本經記○管人
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
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
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
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
粱甸人為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授沐乃煮之甸人
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
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詳見喪大記上篇沐浴章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爨七亂反○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疏曰按

上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曾子達
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為故云
矯之也士喪禮死於適室甸人掘坎于階間為垼于西牆下
新盆盤瓶造于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於爨室為謙無甸人
掘坎為垼之事是儉也○檀弓○附按曾子固無遺語浴于
爨室之事觀其一簣不苟可知卽曾元亦安有不依禮而反
欲矯之以謙儉者乎檀弓一篇
有令人極不可信者此其類與
主人入即位已設明衣可以入也○疏曰自此至下文反位論布襲衣裳并飯含之事商祝襲祭服褖
衣次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
送終之禮也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喪大記曰含一
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疏曰祝習商禮者同是周祝仰習
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表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
事神尊而不親故知殷人教以敬是以使襲於接神宜此篇及既
夕以夏人教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月薦新祖奠大遣奠皆夏
祝為之其間雖不言祝名亦夏祝可知其為徹者則周祝徹之也
殷人教以敬但是接神皆用商祝其間行事若祝取銘之類不言
祝名者亦周祝可知唯既夕[illegible]時以周祝徹饌而堂下二事不

可並使周祝取銘置于重按周禮有大祝小祝喪祝詛祝甸祝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皆當喪祝者也襲布衣牀上者謂先布衽此衣于牀也爵弁從君助祭宗廟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是也皮弁從君聽朔之服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引鄭特牲大蜡之禮者證皮弁之服有二種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積素以為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朔之服二者皮弁時衣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此士之襲及上冠所用聽朔者不用此大蜡素服引喪大記者喪事所以即遠故知襲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者如初含時也

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

扱初洽反從劉才用反○俱入戶西鄉也○疏曰面前也謂袒左袖扱於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也洗貝者洗訖還於笲內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者亦於廢敦之內建之鄭知俱入戶西鄉者以下經始云主人與宰牀西東面也

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

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為飯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為飯上如偽反下扶晚反首手又反○疏曰受貝者就尸東主人邊受取笲貝從尸南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含也鄭云當牖北面值尸南者既夕記設

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尸於上是尸當牖今言當牖北面故知值尸南舊有解云遷尸於南牖時北首則祝當在北而南鄉以徹枕設巾須在尸首今商祝既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已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云葬于北方北首者從鬼神尚幽闇鬼道事之故也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也

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

不敢從首前也祝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疏曰前文祝入當牖北面是由尸首故受主人貝奠之并受米奠于尸西以其口實不可由足恐褻之故也

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

米在貝北便扱者也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疏曰祝先奠貝于尸西今又受米從首過西奠于貝南便矣乃今奠于貝北故云便主人之扱也宰在主人之右者此不敢取部辭自右之義直以米在主人右宰亦在右故云當佐飯事也

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

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疏曰尸南首云右謂口東邊也左右及中各三扱米更云實米唯盈則九扱恐不滿是以重云唯盈也○補注扱音插取也左扱米謂以左手取米

主人襲反位

襲復衣也位在尸東○疏曰鄉袒則露形今云襲是復著衣知位在尸東者以鄉者在尸西今還于尸東西面位也

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絇

跗方于反絇其于反○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幎目乃還結項也跗足上也絇屨飾如刀衣鼻在屨頭上以餘組連之止足坼也○坼丑格反○疏曰自此至下文埋于坎論襲尸之事經先言掩後言瑱與幎目鄭知後結項者以掩有四脚後二脚先結頤下無所妨若即以前二脚向後結于項則掩耳及面瑱與幎目無所施故待蔽瑱塞耳并施幎目乃結項後也跗足上謂足背也疏以漢時刀衣鼻況絇在屨頭上為皆有孔得穿繫于中而過者也若無絇則謂之韠屨見周禮韠鞻氏注又云以餘組連之者以屨綦既結有餘組穿連兩屨之絇使不相離故云止足坼也

乃襲三稱

稱尺證反杜預云衣褌複具曰稱○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牖無大異○衣於既反○疏曰上文已布衣於含東牀上而未襲今飯含訖遷尸即以衣著故云遷尸於襲上而衣之也喪大記云大斂小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注云衽鄉左反生時也大斂小斂布衣訖皆言遷尸者以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其處有異此襲牀與含牀並在南牖下小別而已故不言設牀與遷尸也按雜記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經女九反

明衣不在算

算數也不在數明衣禪衣不成稱也○數所主反○疏曰喪大記云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其祿衣雖禪與袍為表故云稱明衣禪而無裏不成稱故不數也

設韐帶搢笏

韐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者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搢插也插於帶之右旁○見賢遍反○疏曰按上陳服之時有韎韐有緇帶故云韎韐緇帶也韐自有帶者韎韐用革帶也以生時緇帶以東衣革帶以佩韍玉之等生時有二帶死亦備此二帶是以雜記云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注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是也按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又按雜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注云此謂襲尸之大帶也以此而言生時君大夫二色今死則加以五采士生時一色死更加二色是異於生若然又雜記朱綠帶注云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此帶是束衣之帶非大帶諸侯禮則士大夫亦宜有之此不言文不具也但人君衣帶用朱綠與大帶同此則大夫士飾與大帶同也插於帶之右旁者以右手取之便故也○附按上文陳服時無此革帶則襲時安得有此或上文文不具與則此處亦應有鈌文似難以韐帶二字言三項也

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

掔烏亂反○麗施也掔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為藉有彄彄內端為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環大擘本也

因沓其𢎞以橫帶貫紐結於擘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爲于僞反𢎞若侯反擐音忠挽烏亂反○疏曰以𢎞末當大擘本鄉掌爲內端屬紐于鄉手表爲外端屬橫帶也鄭云設之以紐擐大擘本者鄭以大指短其著之先以紐擐大擘本因沓其𢎞於指乃以橫帶繞手一二貫紐反向手表結之鄭雖云結于擘之表且內於帶閒末先結此橫帶卽上徂緊是也設握者按上云握手長尺二寸裹手一端繞於手表必直宜於上掩者屬一繫於下角乃以繫繞手一而當手表中指向上鉤中指又反而上繞取繫鄉下與決之帶餘連結之此謂右手者以右手有決今言與決同結也下記所云設握者謂左手鄭云手無決者也

設冒橐之幠用衾

橐古刀反劉古道反○橐韜盛物者取事名焉衾者始死時斂衾○疏曰橐是韜盛之名今以冒橐盛尸故名橐篇首始死云幠用斂衾注云大斂之衾今雖襲訖仍用之以襲時無衾小斂之衾陳之與前未襲同

巾柶鬊蚤埋于坎

鬊音舜劉又音旬亂髮也○坎至此築之也將襲辟奠既則反之○辟婢亦反○疏曰上文直云渜濯棄于坎必至此乃築者以事遽無假卽埋又慮更有須埋者故至復尸訖乃埋之將襲辟奠既則反之者始死殷于尸東方襲必當辟之襲訖仍反于尸東以其不可空有以俟故也按下記云小斂辟奠不出室則此辟襲奠亦不出室然仍不言

處大斂時辟小斂奠于序西南則此宜室西南隅以此奠在襲後因名襲奠故下鄭注云將小斂則辟襲奠○附高安朱氏曰按士喪禮陳襲事一明衣裳明衣卽家禮汗衫以親身者長下膝不制幅一爵弁笄以總髮生時笄而加冠死不冠但攝髮安之耳一布巾一掩一瑱一幎目幎目覆面者面覆以布巾又加幎目一握削一決一冒一爵弁純衣爵弁所衣之純衣緇服也一皮弁服皮弁所衣之素積朝服也一祿衣黑衣裳赤祿之故曰祿所以表袍者卽玄端服也純衣素積玄端所謂三稱也一緇帶一韎韐一竹笏一屨夏葛屨冬白屨此襲事之陳于房中者也已見上陳襲之具章既沐浴蚤揃組綦乃笄設明衣主人入卽位飯含畢主人襲反位祝掩瑱設幎目屨綦結于對乃襲衣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設決設冒橐之幠用衾此襲之次第自上章而及于本章者也家禮陳襲衣下注云幅巾一充耳二幎目以覆面握手以褰手深衣一大帶一履二袍襖汗衫襌襪勒帛裹肚之類隨所用之多少幅巾卽幧布冠無梁以代掩最當蓋不冠不可用時冠又不便于斂也汗衫卽明衣長下膝裹肚袍襖加于汗衫上隨所用之多少禮所謂不在算也古者爵弁皮弁玄端之服俱有中衣中衣卽深衣也襲用深衣以一兼三也韐笏不用從有也不用冒者卽氏謂有斂衾冒之省愚謂卽欲用冒亦必于入棺時未斂尚望復生孝子時欲見親之面忍遽冒哉今一遵家禮襲深衣大帶其明衣之上深衣之內多用新布衣可耳○帶存王氏曰送死之事附身爲大人子盡心惟襲與斂襲所以衣尸衣厚則水氣不易入故襲衣宜多既襲之後雖有多衣手不入袖止是鋪而裹之其皆見大家襲乃有用絲綿旁指細纏後將五指合纏者以手指皆節易于脫落也足趾亦必包以絲綿然後用布帛邪幅對[illegible]自下而上履用軟底其面底俱不用布設凡可纏處俱用軟帛[illegible]定而後襲又儀禮設握手設決當施決于右手之大指設握後兩手交[illegible]其決連于左擘也稿以爲帶兩下于胸前不如使手下垂貼身兩旁于親禮安適日便十徹也○附按高安朱氏辨經文亦非謂兩于交胸說見本章下設握裹親膚條

右襲飯含第十三章

今按既襲後有爲燎一節經文不具今附見于下○章下凡八條

○飯於牖下

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卒洗貝反于笄實貝柱右顚左顚

笄音煩柱丁主反顚丁千反○象齒堅○疏曰經直云貝貝於尸左右及中不言遠近故記人辨之云右齒左齒謂牙兩旁最長者象生時齒堅也

夏祝徹餘飯

徹去驚○疏曰經不言夏祝徹故記人言之

瑱塞耳

瑱他殿反○塞充窒○疏曰瑱用白纊以掩之若不云塞耳恐同生人纊于耳旁故記人言之也

○設握裹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

握如字中如字○掔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繞掔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疏曰手無決者以經已云設握麗于掔與決連結挾右手有決者不言左手無決者故記之按上文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今襲親膚挾從手內置之長尺二寸中掩之手纁相對也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擘一市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鄉上鉤中指反與繞擘者結於掌後節中○附高安朱氏曰按士喪禮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是其制爲樓外玄內纁所謂裹親膚也牢中旁寸四字不可解注謂牢爲樓樓樓也削約也按此解則是握長尺二寸其中央四寸容指處殺其兩旁各一寸止存三寸其兩頭乃各廣五寸也但取裹手則中決似當寬不應反容于兩頭著組繫謂于四角安繩子以爲繫也又曰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纊極二決卽決拾之決正善也王棘擇棘不知何物蓋用此二物之善者爲決也組繫安組于決以爲結也極亦韜指者以纊爲之曰二者食指將指俱用韜也又曰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注謂擘手後節中也鄭氏謂擘大擘之別名似較確飯字之意未詳注謂大指本也麗擁也持謂繞而固之蓋設決于大指而以其組繫自指本貫紐中繞而固持之及設握乃以握之繫與擘之決

竹栝絟則堅貞握相連而不開又記云設握裏親膚繫于中
指結于掔此文本無離解鄭注手無決者云云不知何據上
裹握手一端言握手制並未指爲右手二段言決決推右手
有之處不待言三段言決與握連亦言右手記補經文未詳
並非謂右手設帳連于左手也思意握手長一尺二寸約十
中指環裹右手四指所以固之而勿使脫落其大指必另設
決合握而繫之者象其生時所有事亦猶竹笏之設云耳然
取固指之義不若連五指包之爲是其左手亦必設握但不
用決耳是握手明有二也若謂兩手交胸以一握連之是栝
之也古人制禮必不如是之謬家禮陳襲衣下注云帨巾一
人帶一深衣一履二充耳二握手不言是二是一第云所以
裹手手用裹必包而繫之握手長一尺二寸必不能兩手巾
裹其爲二不待言矣始死綴足用燕几恐辟戾也手獨不患
辟戾乎若果襲時兩手交胸則禮文必有結手之法如燕几
之類 甸人築坅坎 坅○實土其中坚之等坎之名一曰隷人涅
矣
厠 涅乃結反塞也○隷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涅窒也
爲人役往褻之又亦鬼神不用○役拔又反○疏曰按周
禮司隷職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隷者則中國罪人對夷隷蠻
隷貉隷之等是征四夷所得也故鄭擧漢法今之徒役作者

也爲人役往褻之者古者非直不共偏浴亦
不共厠故得云死者不同也○以上本經記 ○鬊爪士埋之
詳見喪大記 上篇飯含章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
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賁音奔人名汰本又作太音泰○叔氏子游別字○
疏曰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牀牀當牖失禮與
在地故司士賁告子游知襲在牀牖是故請之縣亦皆
之曰汰哉汰自矜大也言凡有絵覆者以答今子
游專輒許諾似以己之禮許人故譏子游之謂當言禮然許
諾非禮也 ○檀弓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
夫以至賓爲飯焉則有鑿巾○疏曰大夫以上賓爲飯故使賓爲
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而當口鑿穿之令
含得入口也公羊賈是士自含其親而用
鑿巾則是自恢穢其親故爲失禮○雜記 ○既襲宵爲燎于
中庭 宵夜○疏曰士之喪死日而襲厥明而不云中庭設燎故記明之○不經記 ○士堂上一燭下
一燭 詳見喪大記上篇設燎章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 重直容反○刊削也
治鑿之爲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疏曰以木之縣於下相
重累故得重名下云繫用靲用靲爲此孔中鬲音若冠之笄使前
連屬於物此簪亦連屬於木之名也士重三尺則大夫以上各有
等當約絡旌之杠士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據此之
者橫者宜半之鄭不言大夫以上無正文故也 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 鬻之六反又作
爲扶晚反○夏祝祝習夏禮者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 鬻餘飯
其尸餘米爲鬻也重主道也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
簋同差○養羊亮反○疏曰西牆下有竈即上文甸人爲垼是也
按禮記表記云夏道近人而忠故此飲食使夏祝思者養宜也前
商祝奠米飯米夏祝徹之今乃鬻之而盛於鬲是以下記云夏祝
徹餘飯注云徹去鬻是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虞祭之後以
木主替重處故重是木主之道也按特牲用二敦少牢用四敦同
姓之大夫士用簋故皆以簋言之明堂位云周之八簋詩云陳饋
八簋皆天子禮自上降殺以兩可知也
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
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 冪本作冪亡狄反靲劉擧琴反○久讀爲灸謂以蓋塞鬲口也靲竹篾也

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賀加也○篾音
蔑辟音壁○疏曰灸塞義謂用麤布蓋鬲口爲塞也靲竹篾者
命云敷重篾席即此靲篾一也謂竹之青可以爲繫者以席覆重
者據人北面以席先於重北面南掩之於後以東端爲下向西西
端爲上向東是爲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也 祝習周禮者也○疏
後爲左衽然後以篾加束之結於後也 祝取銘置于重
日以銘未用待殯訖乃置於肂今且置於重者重於主皆是錄神
之物故也○附高安朱氏曰呂叔簡云銘旌代主也禮在殯不設
主故喪家自爲旌有旌而親友贈旌資也多者十數幅贅亡贅也
近者士大夫之旌孝子設筵懇求去古愈遠矣今拔銘者名也所
以表柩非代主也旌者析羽之謂銘懸于干又析羽爲于飾此旌
命士以上得用之不命之士以及庶人則銘而不旌故士喪禮止
稱銘而不言旌今人乞銘旌于
親友甚謬記旌爲旌表之旌也

右設重置銘第十四章 一章下一條 ○重主道 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績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 絞戶交反
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以布爲之縮從也橫者三幅
從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亦可容

反○疏曰對昨日始死之日爲厥明此陳衣將陳并取以斂皆用篋是以喪大記云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是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喪大記云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此絞但言縮橫幅數不言長短者人有短長不定取足而已引喪大記證絞爲三析之事

緇衾赬裏無紞赬丑貞反赤也紞丁敢反○紞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凡衾制同皆五幅也○識申志反○疏曰按下文云祭服不倒則餘服有倒者皆有領可記也被不無首尾生時有紞爲記識前後恐五損氣者一定不須別其前後也喪大記云紟五幅無紞衾是紟之類故知亦五幅

祭服次爵弁服皮弁服○疏曰凡陳斂衣先陳絞紟於上次陳祭服於下故云祭服次至大斂陳衣亦先陳絞紟衾次陳君襚祭服所以然者以絞紟爲裹束衣故皆絞紟爲先但小斂美者在內大斂美者在外故小斂先布散衣後布祭服大斂則先布祭服後布散衣也襲時美者在外是三者相變也

散衣次散息但反○褖衣以下袍繭之屬○疏曰袍繭有著之號名同入散衣之屬

凡十有九稱祭服與散衣○疏曰士之服唯有爵弁皮弁褖衣而已云十九稱當垂之使充十九必十九者法天地之終數也天地之初數天一地二終數天九地十人在天地之間而終故取終數爲斂衣稱數尊卑其爲一節也

陳衣繼之不必盡用盡津忍反○陳衣謂庶襚也不盡用謂取備而已不務多○疏曰襲時陳衣說乃云庶襚繼陳不用此亦陳衣訖乃云陳衣繼之明亦是庶襚但襲時言庶襚繼陳則全不用此陳衣繼之下云不必盡用則亦兼用之以小斂用衣多主人或自盡不足也取稱而已不務多者衣服雖多不得過十九耳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饌劉狀轉反一音士眷反○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坫○坫丁念反○疏曰按喪服傳大功章云大功布衰裳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治之也既夕記云設棜于序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若然凡設物於東西堂下者皆南與坫齊向北陳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

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爲奠設盥也喪事略故無洗也○疏曰下云夏祝及執事盥即盥於此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苴七如反鬲音革又作搹同絰大結反○苴絰斬衰之絰也苴麻者其貌苴以爲絰服重者尚麤惡絰之言實也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圍九寸絰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要絰小焉五分去一牡麻絰者齊衰以

之絰也牡麻絰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右本在上輕服本陰而統於外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饌于東方東坫之南苴絰爲上○宜差初賣反○疏曰此陳絰帶者以小斂訖當服之成服之麻也亦散帶垂者不言尺寸亦與苴絰同垂三尺間傳云斬衰貌若苴彼據人之形貌若苴麻明麻之形貌亦苴故此指麻之貌苴者以爲絰服重者尚麤惡對齊衰已下服輕不尚麤惡故間傳云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也檀弓云絰也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與服相稱不虛服此服也爲是搤物之稱故據中人一搤而言又據大拇指與大巨指爲搤故言大爲斬衰親於內以解本在下而本陽以解在左對齊衰之絰右本在上輕服本於陰而統外統內統外者據衰在內外而言本陽本陰者據父者子之天爲陽母者子之地爲陰而言也要絰小焉五分去一者亦據喪服傳而言首絰圍九寸五分之五寸正去一寸得四寸所餘四寸每寸爲五分四寸爲二十分去四分得十六分取十五分爲三寸餘一分在總得七寸五分寸之一彼因云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以其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又去五分一以爲帶七寸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所餘二寸一寸爲二十五分二寸爲五十分又前五分寸之一爲五分合前爲五十五分總去十一分餘有四十四分二十五分爲一寸添前四寸爲五寸仍有十九分在是齊衰之帶總有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彼又云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以其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又去五分一以爲帶五寸去一寸得四寸餘二十五分寸之十九者一分爲五分十分爲五十分又九分爲四十五分合前五十總爲九十五分去一者五十去十四十五去九總得七十六據整寸破之而言此四寸百三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以爲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以下仍有小功之帶但小功之帶以小功之絰又五分去一下至緦麻之帶皆以五倍破寸計之可知也按喪服齊衰大功皆言牡麻絰小功又言澡麻傳云牡麻者枲麻也對苴絰則此雖麻色好者是以鄭云服輕者宜差好也小斂絰有散麻帶垂之至三日成服絞之對婦人陰質初而絞之與小功以下男子同知饌于東方東坫之南者以對下牀笫夷衾之等在西坫南也然絰直言東方知不在東堂下者以小斂陳饌皆在東堂下若此亦然當言陳于饌東饌北何須言東方乎[illegible]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疏曰知婦人亦有苴絰者下經男子婦人俱陳亦有苴絰今此絰不言者謂男子帶有散麻婦人則結本是其異者耳且男子小功緦麻小斂有帶則絞之亦結本婦人帶結本可以兼之矣齊衰婦人者以牡麻宜言齊衰以下斬衰婦人亦苴絰者此據帶而言喪服云苴絰杖鄭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彼絰既兼男女則婦人有苴麻爲首絰可知絰不言者省文也此帶牡麻兼男子小功以下陳之則

別處以男子陳于坫南此經云在房也

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第簀也夷衾覆尸之衾喪大記曰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殺色界反○疏曰小斂訖奉尸夷于堂幠用夷衾故陳之於西坫南此夷衾小斂以往用之覆尸柩今但言覆尸者鄭據小斂未入棺而言又喪大記云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則夷衾本爲覆尸覆柩不用入棺矣見以了斉續覆棺亦用之按上文云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注夷衾亦如此上以緇下以赬連之乃用此色與形制大同而連與不連則異也

西方盥如東方爲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俟於西堂下○疏曰爲將舉尸者則下經士盥二人是也東方盥在東堂下則此西方亦在西堂下可知

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

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

覆匕東柄鬄託歷反蹄大皮反胉音博劉音百又音魄脅也扃古營反○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略去蹄去其甲爲不絜清也胉脅也素俎喪尚質既饌將小斂則辟襲奠○辟步歷反又必爾反髀婢亦反○疏曰此亦爲小斂奠陳之鼏用茅爲編首西末則茅在東方凡牲體之法有二其一四解而已此經直云四鬄即云去蹄明知殊肩髀爲四段按士冠禮云若殺則特

豚載合升注云合左右胖此下文大斂亦云豚合升則吉凶之禮豚皆合升而鄭云喪事略者喪奠雖用成牲亦四解故也若禘祀大祭雖吉祭亦先有豚解後爲體解是以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腥謂豚解而腥之孰謂體解而爛之此經云四鬄幷兩胉脊與脊總爲七體若豚解之則皆然也始死之奠襲後收爲襲奠以妨小斂事故知辟襲奠辟之當於室之西南隅若奠在室外經宿者則辟之於序西南小斂奠與祖奠是也○附案晉載徐氏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晉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說成徒隸各念休返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變服深淺事貴難言如覘覘戒爽存沒遠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可不緩其告斂之辰申廿望生之冀○高安朱氏曰按子家比鄰有張姓者貧而孤既死族人買棺盛之已臨穴聞棺中呻吟聲開棺則生矣可即死而復生非必無之事也吾鄉惡俗貧家死者既絕即斂即葬其說有二一謂速葬可不擇日前緩則卜吉無期二謂死以歸土爲安一日不葬即暴露一日三謂人子不忍見親柩掩之宜速凡此皆巧爲辭詭以飾其人死斯惡之意全無冀望復生之心此與吳越停喪惡俗均罪也○附按此章首言厥明乃小斂之日家禮亦謂死之明日至下條二十一章言厥明大斂而殯乃死之第三日也[illegible]三日而後斂者以于儀禮亦不合然三日而後大斂入棺而[illegible]即是望其復生之意徐氏特言之未詳耳

右陳小斂衣絰帶奠第十五章章下凡十二條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士以葦席詳見喪大記上篇陳小斂衣奠章

○厥明滅燎陳衣知出○疏曰記節者爲小斂陳衣當奠之明旦滅燎時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凡小斂大斂也倫比也○疏曰唯小斂大斂行絞大斂又有紟故知凡中有大小斂也類如朝服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是也○采經記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士緇衾一衣十有九稱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詳見喪大記上篇陳小斂衣奠章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詳見喪大記上篇小斂章

○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詳見喪大記上篇陳小斂衣奠章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詳見喪大記上篇陳沐浴襲飯含之具章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詳見喪大記上篇陳小斂衣奠章

○絞紟衾冒死而後制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王制○大斂章通用

○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棜於庶反齊如字劉才細反坫丁念反勺上灼反○棜今之轝也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爲夕進醴酒兼饌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豆籩二以併則是大斂饌也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疏曰大小斂之奠皆有醴酒醴一觶又用一柶酒用一觶但用二觶一柶矣而併有四觶有二者酒醴及器別設不同器朝夕二觶與各併共器也小斂一豆一籩大斂乃有二豆二籩故知二觶大斂饌也大斂饌不在小斂節內陳之而此陳者以籩豆之外皆與小斂同故省文也凡籩豆實

具設皆巾之籩豆偶而爲具具則於饌巾之巾之加飾也明小斂一豆一籩不巾○疏曰東堂實之於奠設
之因二處故云皆巾之鄭解小斂奠一豆一籩堂東陳時一不巾然小斂奠設于牀東巾之爲有堂經久設塵埃加故雖一
豆一籩亦巾檢乃云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
之枋彼命反錯七故反○時朝夕也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疏曰記人恐俟時已酌於觶故云俟時也引檀弓
者謂時是朝夕之時必日出日未沒者欲得父母之神隨陽而來故也○今經記○大斂章通用○附按疏云隨陽而來
似未合朝奠則然矣夕奠又何說似當是取陰陽交接之時乃與神明可通也○喪服先散麻詳見喪禮
義備斂續章○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枇音匕本亦作朼長直亮反下同○枇所以載
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枇用棘○疏曰載牲體者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以用桑故知喪祭也吉祭
用棘者特牲記云枇用棘心是也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
削也○疏曰主人舉肉之時則以畢助主人舉肉刊其柄與末謂畢末頭刊削之枇亦當然若吉時畢亦用棘○雜記○

大斂及凡喪祭陳鼎者通用○奠以素器詳見喪禮義備言喪禮章○後凡奠通用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立俟舉尸也○疏曰舉尸謂小斂從襲牀遷尸於戶內服上節
下文士舉遷尸反位是也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有司布斂席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
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斂者趨方或顛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既後布
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顛本又作顛倒丁老
反○疏曰襲時衣裳少不倒小斂十九稱取其要方除祭服之外
或倒或否士之助祭服則爵弁服皮弁服并家祭服玄端皆不倒
也斂衣半在尸下半在尸上今於先布者在下則後布者在中可
知祭服亦在散衣下即是後布祭服則是善者復云善者在
中則祭服中更有善者以總十九稱之善者非一稱也○補注在
中猶言在內也○附高安朱氏曰按禮襲衣三稱小斂十九稱大
斂三十稱今不拘稱數以多爲貴小斂鋪絞衾于牀遂鋪死者舊
衣次鋪新衣及朝衣祭服裯彩之類所謂美在中也大斂反是其新舊衣上下鋪之取平勻也惟朝衣裯彩順鋪不倒士舉
遷尸反位遷尸於服上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衽寢臥之席也亦下莞上

簟○疏曰曲禮云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鄭云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是衽爲臥席詩斯干宜王寢席言下莞上簟是寢席無問貴
賤皆然卒斂徹帷尸已飾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
馮音憑後皆同○馮服膺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髻音括劉音活免音問後放此○始死將
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髻髮去笄纚而紒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
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
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于房于室釋髻髮宜於隱者今文免皆作絻古文髻作括○雞斯所買反劉霜綺反下作纚同紒音計著丁
略反幓七消反絻音問○疏曰按禮記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
鄭注云雞斯當爲笄纚以成服乃斬衰是始死未斬衰故云將斬
衰者雞斯也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冠笄相對問喪親始
死男子去笄纚明齊衰男子素冠可知今至小斂變者謂服麻之
節也喪服小記云斬衰髻髮以麻爲母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是
雖齊衰初亦髻髮與斬衰同故云去笄纚而紒紒上著髻髮也衆
主人免者亦小斂節與斬衰[illegible]髮同時此皆據男子若婦人斬衰
以麻爲齊衰以布[illegible]髻髮皆以麻布自項而前交於

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免亦然但以布廣一寸爲異也于房于
室并下又婦人髽于室兼言之○附三山楊氏曰小斂變服斬衰
晉袒括髮今人無袒括髮一節何也緣世俗以奠爲小斂故失此
髮服一節在禮聞喪奔入門詣柩前再拜哭盡哀乃就東方去冠
及上服後髮徒跣如始喪之儀詣殯東而坐哭盡哀乃就東方袒
括髮又哭盡哀如小斂之儀明日後日朝夕哭猶袒括髮[illegible]第四
日乃成服夫奔喪禮之變也猶雖其序而處禮之常可欠小斂
一節又無袒括髮乎此則孝子知禮者所當謹而不可忽也○高
安朱氏曰按袒者捲起衣袂而露其臂以使下治事事畢即襲而
掩之孝子未成服衣深衣成服衣衰袂皆二尺二寸不袒則幼子
治事也袒襲有節含尸袒含飯襲小斂訖袒奉尸侇下室襲將
斂袒斂于棺卒塗襲將葬啓殯袒朝于禰襲載柩袒卒束襲將
祖既袒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屬引袒
空訖襲大抵治事則袒哀甚則袒也婦人髽于室髽側瓜反○始死婦人將
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
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
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
日爾毋縱縱爾爾毋匹匹爾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縚他
反毋音無縱範音總到又在紅[illegible]音戶○疏曰喪服小記
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冠笄相對[illegible]男子既去冠而著笄纚

凡將斬衰亦去笄而纚可知又上引男子齊衰始死素冠則
婦人將齊衰骨笄而纚也今言髽者謂今至小斂節亦如上將
斬衰男子去笄纚而髽髮則此將斬衰婦人亦去纚而麻髽齊衰
婦人去骨笄與纚而布髽矣然鄭不云去纚而云去笄纚者專據
齊衰婦人而言也鄭所以云而紒卽髽也故喪服注亦云髽露
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者謂從小斂著未成服之服注至成服之
笄猶髽不改至大斂殯後乃著成服之髽代之也古者男子婦人
吉時皆有笄纚有喪至小斂則男子去笄纚婦人去纚而
著髽髽形先以髮爲大紒紒上斬衰婦人以麻齊衰婦人以布其
著之如男子髻髮與免故鄭云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而其名
又異者以男子陽外物爲名而謂髻髮婦人陰內物爲稱而謂之
髽也但經云婦人髽于室男子髻髮與免在東房若相對婦人宜
于西房以大夫士無西房故於室內戶西皆是隱處爲之○附
安朱夫日括髮者因始死被髮散垂至是始以麻括其髮以爲
髻布纚頭以爲免婦人亦撮髻以爲髽也此括髮之麻皆先設于
別室故此時括髮免髽于別室也士喪禮主人衆主人髻髮袒免
于房婦人髽于室疏謂于房于室者括髮髽俱
宜于隱處家禮所謂別室兼東房與室言之

右小斂髽髮第十六章 附按黃先生原本有髽髻髮字○夏
今皆依之○章下凡十六條

后氏尙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尙黑大事斂用昏斂力驗反下皆曰○昏時亦黑此大事謂
喪事也殷人尙白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大事斂用日中日中時亦白周人
尙赤以建子之丹爲正物萌色赤○疏曰按上商尙白之下注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
子云萌建丑云牙若散而言之萌卽牙也故書傳略說云周
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故建子
始動建寅乃出至如薺麥以秋而生月令仲冬荔挺生不在此例也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檀弓
○大斂章通用○小斂於戶內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小斂辟奠不出室
辟婢亦反劉芳益反注辟襲奠同○未忍神遠之也辟襲奠
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畢事而去之○遠于萬
反辟音避○疏曰奠小斂生事之不忍卽奉爲鬼神故于尙
不出室若將大斂則辟小斂奠於序西南亦不出于室事畢
而去者斂事畢奉尸夷於堂乃去○小斂而徹帷詳見喪禮義篇斂
而設[redacted]斂奠于尸東○木繹記
章○無踊節其哀未可節也○疏曰自死至此爲節賓主於
踊有三者三而云無算節者除三者三三之外其

間踊皆無節卽上文踊無算是也 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音髻
括○衆主人齊衰以下○疏曰小斂于戶內訖主人袒髻髮
散帶垂絰不云絞帶及齊衰以下布帶事故記者言之按喪
服絰之外又有絞帶鄭注云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
帶齊衰以下用布齊衰無等皆是布帶也知衆主人衆子
者以衆子皆斬衰絞帶○本經記 ○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
○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脫髦括髮以麻婦
人髽帶麻于房中○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士之喪胥爲侍
士是斂○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斂者旣
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
人○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
紟踊○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

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
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
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以上九條詳見喪大記上篇小斂章○嫂不
撫叔叔不撫嫂遠別也○君不撫僕妾以上雜記○凡斂者用以下至此大斂章通用
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侇音夷○侇之言尸○疏曰
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笫也今文侇作夷○疏曰
侇之言尸者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夷牀并此經侇尸不作移
字者侇人旁作之故鄭注喪大記皆是依尸爲言也初死幠用大
斂之衾以小斂之衾當陳今小斂後大斂之衾當陳大斂故用覆
柩之夷衾以覆尸也 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卽位婦人阼階上西
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拜賓鄉賓位拜
之也卽位踊東方位襲絰于序東東夾前○鄉許亮反夾古洽反
到古協反○疏曰衆主人東卽位者當從主人降自西階主人拜

閫之時衆主人遂東卽位於阼階下主人位南西面也於時阼階上空故婦人得向阼階上西面也經云主人降自西階卽云主人拜賓明不鄉位而先拜賓是主人鄉賓位拜之可知拜訖卽尙東方阼階下西面位踊訖襲絰也于序東謂鄉堂東東西當序牆之東人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復位者復阼階下西面○補注出于足謂主人之出由于尸之足卽十三章主人由足閒之意

右奉尸于堂拜賓襲絰第十七章 章下凡九條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于堂上 詳見喪大記上篇奉尸夷于堂拜賓章 ○主人卽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卽位而免 詳見喪大記上篇襲帶絰小斂章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詳見喪大記上篇奉尸夷于堂拜賓章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檀弓○大斂章通用 ○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以上詳見喪大記上篇受弔章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 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 於士旣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疏曰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當袒大夫至者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當大小斂時主人不出也此云絕踊而拜之故知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時則出也乃襲謂更成踊訖乃襲初袒之哀於此來弔則襲衆乃拜之○雜記 ○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 喪服小記 ○小斂大斂

啓皆辯拜 辯音遍○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殯皆拜○疏曰禮凡當大斂小斂及殯之時雖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賓客至不止事事竟乃卽堂下位拜故云皆辯拜也○雜記○大夫弔當事而至以下大斂章通用

乃奠 祝與執事爲之○附高安朱氏曰按開元禮小斂畢斂者舉尸牀男女從奉之遷于堂仍襲以夷衾哭位如室中贊者出于奉饌至階升奠于尸東政和禮亦然俱無祝贊焚拜之儀從由儀阼盡以先設靈座卽置奠桌于座前故有焚香跪拜之文今從開元禮下人斂後設靈座小斂仍奠于尸東祝贊焚香而奠跪拜可省 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組横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組北面 錯七故反下同○舉者盥出門舉鼎者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組因其便也攝持也西面錯錯鼎於此宜西面組北面組宜西順之○便婢面反○疏曰鄉北人內東方爲右西方爲左鄭云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組各用內手爲右外手執匕組故云便也錯鼎於此宜西面者對在門外時北面鼎鄉內爲宜也○補注按鄉射言郤手謂仰一也則此卻去逆反亦仰也錯與措同 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 抽扃取鼏加扃於鼏上皆右手今文扃爲鉉○疏曰抽扃取鼏加扃於鼏上皆右手者以經云左執匕卽云抽扃予左手兼執之不言用右手故鄭明之若左執則用右手祭脯祭薦同取便也○附按上文右人以右手執匕者其左手舉鼎正有事故也鼎執錯故此節右人遂左執匕移匕于左手又以右手抽扃予左手予猶與也謂自右手授于左手兼執之乃好以右手取鼏委于鼎北又以左手之扃予右手而加扃于鼏上焉凡抽扃取鼏加扃皆用右手者以右手較左手有力且抽取位當單用而能順利總以右人始終左執匕故也扃與鉉通鼏鼎蓋也 乃杙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脅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 杙必李反柢丁計反後同○乃杙以杙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組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爲進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爲髀必齒反又批支反爲脛剉音帝○疏曰前左右肩臂臑屬焉後左右髀膊胳屬焉并左右脊通脊爲七體也按下文大斂豚合升則髀亦升之矣凡言合升多言并髀升非髀喪禮若髀解升者皆髀不升鄭云近竅賤也諸進體皆不言髀此言者由無尸而不食也公食大夫亦進本是生人法今以始死故不異於生也 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組

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從劉才用反○注事者諸執奠事者巾功布也執者不升已不設祝既錯醴將受之○疏曰甸人徹鼎巾者以其空無事故徹按公食大夫云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謂當門也執者不升唯據執巾者故鄭云祝既錯醴將受之當以設酒醴故下云祝受巾是也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尊也立而俟後錯要成也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巾巾並如字劉下居覲反重直龍反○巾之為塵也東東丈夫踊反其位○疏曰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上文奠者升丈夫踊此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為踊之節也重主道神所憑依不知神之所為故由重南過是以士人文踊也注云東反其位者其位蓋在盆盥之東南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廟門外也○疏曰廟門者士死于適室以鬼神所在曰廟故名適寢為廟也乃代哭不以官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為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挈苦結反縣音玄○疏曰

按喪大記云君喪縣壺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注云自以親疏哭也此注不言大夫大夫人君與士其大夫有大記可參也禮有三無時之哭始死未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殯後葬前朝夕入於廟阼階下哭又於廬中思憶則哭是二無時既練之後在殯宮之中或十日或五日一哭是三無時若練前葬後有朝夕在阼階下哭唯此有時無無時之哭也引挈壺氏者證人君有縣壺為漏刻分更代哭法大夫士則無之○附按代哭之義說見喪大記上篇代哭章

右小斂奠第十八章今按小斂奠當在既斂之後經文已具今以上文陳小斂奠本經記注疏考之觶四柶勺各二為朝夕各進醴酒而設與大小斂奠之夕又有別進醴酒一章經文不具當方也○章下凡二條( )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末世失禮之為○疏曰知曾子所言非者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今曾子言西方非也按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注云堂者後人轉寫之誤○檀弓○士代哭不以官詳見喪大記上篇代哭章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喪禮略於威儀既少斂擯者乃用辭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疏曰按上文始死云有襚則拜之君使人弔特不云擯者出請入告之事至此乃云是喪禮略於威儀也出請之辭此約雜記諸侯使人弔鄰國諸侯之喪嗣君在阼階之下使擯者出請云孤某使某請事此亦宜然擯者出告須以賓入須亦待也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疏曰孤某須者此約雜記辭為證也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背主人○疏曰朋友親襚如初儀者謂初死時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朋友襚親以進是也云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者按前初死朋友襚親以進退哭不踊注云主人徒哭不踊以為朋友不哭故主人徒哭者前文朋友君命俱來君之使者不哭朋友亦不哭故主人退哭此朋友特來無君命故哭與彼異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褶音牒劉待獵反○帛為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以東藏以待事也○複方服反禪音丹○疏曰按喪大記云小斂君大夫複衣複衾大斂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若然則士小斂大斂皆用複而衾用褶者褶所以襚主人未必用之襚耳雖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乃為一稱以絮褻故須表此記有表裏為褶衣裳別則裳又無絮非褻故云不須表也按喪大記有衣必有裳乃成稱褖禪衣祭服等而言此褶雖複與禪同亦得裳乃成稱也藏以待事者以待大斂事而陳之

右有襚者第十九章

宵為燎于中庭燎力召反或力弔反○宵夜也燎大燭○燋劉約反又祖堯反又一音哉益反一本作燭○疏曰按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注云未爇曰燋古者以荊燋為燭故云燎大燭也或解庭燎與手執為燭別故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夫士無文大燭或云以布纏葦以蠟灌之謂之庭燎則此云庭燎亦如之言大者對手執者為大也

右設燎第二十章章下一條○士堂上一燭下一燭詳見喪大記上篇設燎章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

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紟其鴆反劉居鴆反下皆同盡津忍反○紟單被也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喪大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復扶又反○疏曰君襚祭服散衣者士祭服有助祭爵弁服自家祭玄端服散衣非祭服朝服之等庶襚者謂朋友兄弟等來襚者也按喪大記紟五幅無紞鄭云今之單被也以其不成稱故不在數內不必盡用者按周禮守祧職云其遺衣服藏焉鄭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注云始死斂衾今又復制者此大斂之衾二始死無用斂衾以小斂之衾當陳之故用大斂衾小斂已後用夷衾覆尸故知更制一衾乃得二也按喪大記君大夫小斂已下同十九稱則天子亦十九稱大斂則異按此文士喪大斂三十稱喪大記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不依命數是亦喪數略則士下之大夫及五等諸侯各同一節天子宜百二十稱此鄭雖不言襲之衣數按雜記注云士襲三稱大夫五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

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甒亡甫反況苦瞎反劉若

剴反蠃力禾反縢大登反脡大頂反○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饒白也齊人或名全菹為芋縢緣也詩云竹柲緄縢布巾箋巾也熱豆具而有巾冪之也特牲饋食禮有籩巾今文蠃為蝸○緣倪面反裡古本反劉古魂反○疏曰按上小斂之饌于東堂下此直言東方則亦東堂下按鄭於周禮醢人注云細切為齏全物若腜為菹凡菹者全物不得芋名此云齊人名全菹為芋菹法爵豆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則葵長者自然切之乃為菹但喪中之菹葵雖長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為芋之解也引詩者欲見縢為緣蓑籩豆具而有巾者小斂一豆一籩不具故無巾然箋有巾豆無巾者以豆籩菹醢濕物不嫌無巾故不言其實有巾矣按此注引特牲記籩巾鄭彼注云優有巾者果實之物多彼以優尊者此言盛之不同而引之者以為為尸尸食故云優尊者此為神神不食故云盛之其取以證有巾覆之則同

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疏曰小斂奠無巾大斂奠有巾已是神之今又有席是彌神之也

掘肂見掘其月反肂音四見賢遍反衽而甚反○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又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要一遙反欑側論反音在官反暨其器反○疏曰肂訓陳謂陳尸於坎鄭即以肂為埋棺之坎也知於西階上首隨檀弓孔子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士亦然此殯時於不言南首南首可知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則知未葬已前不忍異於生時皆南首雖朝廟時北首故既夕云正柩于兩楹之間用夷牀云時柩北首必北首者朝事當不背父母以首鄉之故也引而大者以士殯見衽塗上即此經掘肂而見其小要於上衽之要之者鬼神尚幽闇君大夫士皆同也又古者棺不釘用小故也葢每一遂三道小要每道為一條皮束之大夫士降于君反二二束引之者證與社之義也

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軸大輁反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輁九勇反輓音晚本又作挽曰按既夕云遷于祖用軸注云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是也○附按疏內桯音汝牀前几也

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熬五刀反○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旁也為蟻者設盆盥於西○蚍音毗蜉音浮○疏曰喪大記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注云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二筐首足各一筐其餘設於左右也或者設盆盥於西者以小斂既云設盆盥于饌東明大斂亦用西方之盆盥矣以前先陳盥後陳鼎故於鼎上言之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鱄市轉反劉音專鮒音附胖音判○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七組之陳如小斂時合升四鬄亦相互耳○疏曰如初者謂豚七體之等一依前小斂時也小斂云四鬄四解為七體亦左右體合升今升左右體亦四解故云相互也○附高安朱氏曰斂何以再日衣欲多也小斂十九稱大斂三十稱不如是不足以析皆也然則并二斂為一可乎曰不可問設言之悉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非三日不成親戚之遠者亦必待三日而至若猶未也如之何而可斂不寧雖是孝子悲哀志懣綢繆而哭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若小斂之必于明日則又有人死皮肉辟戾三日則辟戾之至有難于斂者矣况事以有去之詳一日可為之事兩日為之則審度慎卑無貽後悔以口以衣并于一日又復旋縈旋殯無論孝子悲哀欲絕不入口而後起精力必不能聯即蔑跣執事之人倉皇急遽務必苟且貫慎終之謂何而若是乎

右陳大斂衣奠及殯具第二十一章 章下凡九條 ○生與來日死

與往日與或爲于○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
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
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面禮○附按此條或疑士喪禮之四日成服
者即能指爲喪大記之三日然士喪禮之三日者何取于喪大記之二日乎曰此非注意也注以爲三日而殯三月
而葬者士禮也則有取于士喪禮之言實三日所謂死與往日也三日成服亦定例也則有取于喪大記之實四日而言
三日所謂生與來日也且喪大記言三日成服者實四日則言二日殯者自是實三日與士喪禮所言又雖異而實同矣
○大斂於阼士以葦席詳見喪大記上篇陳小斂衣奠章○大斂布絞縮者
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
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大
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士

棺六寸裏棺不綠以上三條詳見喪大記上篇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章○士蓋不用
漆二衽二束詳見喪大記上篇殯章○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
不可不深長思也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易以豉反○此孝子之事非所託○疏曰孝子既深思後故買棺之時當令精好喻制外內使之平易云后木既述縣子
之言以語其子文云我身若死則亦當然往云此孝子所爲之事非父母豫所囑託識后木也○有虞氏瓦
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疏曰按易下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易之
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今虞氏既造瓦棺故云始不用薪夏后氏堲周堲子栗反又音段○火熟曰堲燒土
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疏曰弟子職云折燭之炎燼名之曰堲故知堲是火熟者燒
土冶以周於棺者謂堲土爲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也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於園義由是也殷人棺椁棺音
官○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上椁○疏曰椁聲與寬廓相近故云大於棺周人牆置翣豬花

長反翣所甲反○牆柳衣也是此言後王之制文○疏曰拾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之內木材爲柳其貨
帷荒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爲椁替堲周周人棺椁
又更於牆旁置柳置翣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
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長丁
丈反殤式羊反○暑未成人○以上檀弓○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爲養生
送死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聚土以起墳
不樹不樹松柏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方故西方諸侯皆法則○
家語相魯○始死奠章奠用吉器陳小斂衣章禭必有表凡陳衣取衣衾死而後制設掀酒醴籩豆俎畢用桑奠以素
器凡六條並爲陳大斂衣奠章所通同當互者
燭俟于饌東燭燋也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疏曰前小斂陳衣於房無燭者近

戶徐明此大斂奠於室之奧故有燭以待之郊特牲云庭燎之百詩云庭燎之光皆在地曰燎此及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皆人之
手執燭也○附按下猶有大斂章殯章主于大斂奠草始云乃奠燭升自阼階則此燭俟于饌東者在階下東方饌之東而俟也又
堂雖明室猶闇此注似就初明之時言但此章徹小斂奠于室內不言用燭下文大斂與殯雖不在室內然爲時已久必不至殯後
奠饌時尚以室之闇而須燭也盡言燭者以奧爲室內之闕處欲陳設時明亮整齊故須用燭而此先備之耳祝徹盥于
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之奠者小斂設盥于饌東有巾大斂設盥下門外燭
有威儀○疏曰直云祝徹盥于門外者不知何明設此接上小斂陳饌訖即言設盥則陳大斂饌訖亦設盥于門外祝徹巾
授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於戶東使先待於阼階下爲大斂奠又將巾之祝還徹醴也○疏曰前小斂奠升自阼階
于戶東祝受巾於阼階下而升今大斂奠亦升自阼階設于奧知祝授巾於執巾者使先待於阼階下也又知祝還徹醴者下
文徹饌先取醴故也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北面立待俱降相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
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爲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

奠無所憑依也堂謂戶東也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疏曰堂謂戶東者謂如戶東堂上陳設之次第凡奠謂小斂奠大斂奠遷柩奠祖奠皆將設後奠則徹先奠於序西南待後奠事畢則去之故小斂奠移設於此不巾以不久設故也

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如初者如其醴酒北面西上也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疏曰前設小斂奠于戶東時醴酒先升北面西上若執豆俎者則立於俎北西上至此事訖向東爲便故豆北東上變位以執醴者尊仍西上是不得爲便事變位也

乃適餕東方之新餕○疏曰以其將設大斂新餕於室故知是新餕也○補注適往也謂祝及執事者徹舊餕畢而往于新餕也此餕字即章首餕東餕字

帷堂徹事畢

右徹小斂奠帷堂第二十二章

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袒大斂變也不言髽免髺髮小斂以來自若矣○疏曰前將小斂袒今言袒下即行大斂事故知爲大斂變也小斂袒男有髺髮免婦人有髽今不言者自小斂以來至成服乃改若如也自如常有也

士盥位如初亦既盥並立西階下○疏曰言亦者亦如小斂時士盥二

人並立西階下以待遷尸

布席如初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楹間爲少南○鋪普吳反又音孚○疏曰楹間少南近阼階也

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至此乃用君襚主人先自盡○疏曰始死君使人襚小斂不陳不以斂主人先自盡也

有大夫則告後來者則告以方斂非斂時則皆降拜之○疏曰按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喪大記云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注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上文有君命則出迎于門外是始死唯君命出若小斂後則爲大夫出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若士來則成踊乃拜之也

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

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疏曰士舉遷尸謂從戶外夷牀上遷已於斂上○補注此復位言遷尸者復上立西階下之位即前小斂章之反位○附環山邱氏曰家禮小斂條厥明陳小斂衣衾其注下備舊布絞縱橫之數又于設奠其麻之後設小斂牀布絞衾衣其注下又備背布絞先後之序豆于大斂條止皆陳大斂衣衾而注無布絞之斂推云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所謂云者即乃大斂條下卷以塞空缺者也所謂衾者即[illegible]作條下垂其喬于外者也告非用以斂者也民此後並無設大斂紟絞衣衾之文而乃大斂條下注云掩首結絞者蓋以小斂時未掩其而未結其絞至是始掩而結之所謂結絞者謂結小斂之絞耳所謂收衾亦謂收向置于棺內其裔之外垂者也由是觀之家禮無大斂之絞明矣惟卷首有大斂圖其布絞之數亦與附注所引高氏說不同蓋非家禮本文也竊意家禮本書依合兩斂以爲一小斂雖布絞而未結至將入棺乃結之似是以入棺即爲大斂生溫公非不知古人大小斂之制蓋欲從簡以便無力者丁然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有力者自當如禮大斂絞數用縱三橫五而斂之于牀斂訖舉以入棺別用衣塞其空處而以衾之有絹者裹之斯得禮意矣若夫無力者不得已如家禮只一小斂亦可○尚安朱氏曰按斂收也約也收藏而約束之使細小堅實也故斂必以絞小斂縱一橫三大斂縮三橫五不如是則斂不實衣不厚也然則何不亦大斂衣衾于小斂而必分而二之先王制禮之意一以孝子望親復生不忍遽如同斂一以慎終大故必次第屬詳乃免後悔況士庶貧家衣衾未能卒具即親友附襚小斂未必遽至惟分爲二斂則畧于前者可補于後此所以小斂衣少而大斂衣多也若就棺中大斂則絞無所施雖有多衣將安用之士喪禮斂于棺斂殯也非斂衣之謂至卷衣塞空取滿棺不動搖也雖收衾後尤當于衾外撤而殯之不得以是遂當大斂書儀家禮不言大斂絞紟自是殊畧

右大斂第二十三章

章下凡三條

○大斂于阼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疏曰經大斂阼直云布席如初不言其處故記云于阼阼是主人位故鄭云未忍便離也斂訖即奉尸斂于棺檀弓云周人殯于西階則猶賓之是也○本經記○附家禮置靈座謂柩前設衣架架上復以帕架前置椅椅上設茵褥褥上置遺衣衣上置魂帛椅前設桌桌上設香櫝香合酒盞酒注茶既果盤菜楪之類侍者朝夕設櫛類奉養之具皆如生時○商安朱氏曰按開元政和禮俱大斂後設靈座于下室庶人設室殯東家禮及明會典則卒襲設靈床魂帛銘旌未言所設之處思意木斂奠于尸東當肩無別設靈座之理况始死設帷帷外又設靈座恐室中亦不能容書儀大斂畢復設靈座于故處可知家禮云云乃豫設于室中舉棺斂殯則移置他處殯畢仍設故處邱氏謂設于室中戶前誤也然與其設而遷不如俟大斂後設爲安故移于此○又附家禮設魂帛謂魂帛以白絹爲之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垂其兩足○瓊山邱氏曰魂帛之制本注引楊公說謂用束帛依神而朱子本文則又謂潔白絹爲之考古束帛之制用絹一匹捲兩端相向而束之結之制無可考近世行禮之家有摺帛爲長條而交互穿結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

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爲兩足有首人形以此依神似亦可取雖然用帛代形本非古禮用束用結二者俱可○高安朱氏曰鄭氏以天子諸侯有木主大夫士無木主故引曾子問主命之說疑以爲可用脩許慎乃有束帛依神結帛爲披予之論不知有廟卽有主大夫士既得立廟寧禁其不立主乎立作于既葬之後未葬則止設重溫公以魂帛易重亦取鄭許束帛依神之義然彼所謂神帛以代主非溫公代重之魂帛也今既葬作主不用神帛未葬當從溫公以魂帛代重魂帛或結或束各從所便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詳見

喪大記上篇大斂章

○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視斂○疏曰以其文承大斂下故知大夫升爲視斂也

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中庭西面位○疏曰朝夕哭云主人入堂下直東序西面卿大夫在其南卿大夫與主人同西面向殯故知大夫位在中庭西面也○宋本經記○小斂章夏后氏尙黑一條及凡斂者袒至若不撫僕妾又奉尸夷堂章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並爲大斂章所適用當互考○補注逆降下君視斂章注云後升者先降也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於客位○疏曰奉尸謂從阼階斂上遷尸鄉西階斂於棺中乃加蓋於棺上也棺在肂中斂尸者欲見先以棺入肂中乃奉尸入之以尸入棺上名斂亦名殯也○附高安朱氏曰按棺中勿置寶玩貴重之物恐生盜賊覬覦昔人言之詳矣衣衾無論新舊洗曝務令乾淨恐汗汚同潤膠粉生蛀也杭用布裹燈草縫作鞋楦形高小許近杭墊衣使平塞空用綿絲最宜無力者將舊衣扯作寒片卷束塞之亦可塞滿然後收衾竝于衾外細按凡有可加處卽塞之溫公謂殯斂之際人子當較哭臨視務令安固不可但哭已也○附按注內肂音四埋棺之坎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北面於阼階東○疏曰小斂後主人降位阼階下今殯後升大夫後至者拜訖不忍卽阼階因拜大夫卽於西階東邊北面視肂而哭也○附按上文小斂後尸在室內以當卽位于阼階下拜賓之後遂卽位踊今殯後柩在堂故拜大夫後亦爲當卽之位階之時而不卽卽位者以親殯之在堂有觸于目不忍卽之故先北面視肂而號哭也

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阼階上下之位○疏曰衆主人亦婦人於賓無事故殯後卽向東阼階上下之位也

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筭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

卒塗祝取

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襲爲銘設柎樹之肂東○爲于僞反柎方于反○疏曰始死則作銘訖置于重今殯訖取置于肂上銘所以表柩故也肂東有以不使當建於東可也○附語類問殯禮可行否朱子曰此不須問人當自覩其宜今以了漆不灰之棺而欲驟土圍之可乎○叔簡呂氏曰西階之殯人情所不忍也中野之葬能幾何時乃中堂斯須亦不欲宜當在目前耶

右殯第二十四章章下凡六條

○死三日而殯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卒哭章之首

○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王制

○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詳見喪大記上篇殯章

○熬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詳見喪大記上篇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章

○君於士有賜帟帟音亦○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疏曰賜恩賜也士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帟○檀弓

○既殯主人說髦說吐活反劉詳悅反髦音毛○既殯置銘于肂復位時也見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

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鬌丁果反又徒禍反○疏曰喪大記云小斂卒斂主人馮之主人袒說髦注云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此是尊卑同也必三日者按禮記問喪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以髦是子事父母之飾父母既不生故去之見生三月四語內則文引以證髦象幼將鬌之義故云長大猶爲飾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是以舜年五十不失孺子之心也○本經記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從才用反奧一報反○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於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疏曰以設席于奧當先照之爲明也自是不復奠於尸者自始死已來襲奠小斂奠皆在尸東今大斂奠不在西階上就柩所故於室內設之自此已下朝夕奠朔月薦新奠皆不於尸所知執燭南面者以燭先入室南面照之便也以巾爲神故知委於席右也

祝反降及執事執饌東方之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鬐巨之反○如初如小斂舉鼎執匕俎扃鼏朼載之儀魚左首設而在南鬐脊也左首進鬐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

死也○疏曰按公食右首進醬此左首而云未異於生者下文淡皆統於執設者統於席彼公食言右首據席而言此左首不壞載首於於執若設於席前則亦右首也檀弓云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今進魚不異於生故引以爲證○補注祇損也又厎也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如初祝升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亦如初○疏曰以小斂之醴酒先升北面西上此經亦言北面明與小斂同經不言如初文略也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右菹菹在醢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醴當栗南酒當脯南○疏曰凡設醢自然在左是以鄭云右菹菹在醢南也鄭以上文魚言左首據籍者統於執及設則右首此言設豆右菹據設者統於席前若執來即左菹也陳僎要成尊者後設故先設栗脯於北乃於南設醴酒酒在東故醴在栗南酒在脯南也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闔戶廞反○爲神馮依之也○爲于僞反○疏曰重主道爲神馮依之故丈夫取以爲踊節也賓出

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小功已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疏曰按喪大記云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注云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此哭不言杖者文略也大功容有同門有同財以異門疏至此亦可以歸故云亦存焉既殯雖歸至朝夕朔奠之日逆者亦入哭限也若至葬時皆就柩所故既久反哭云兄弟出主人拜送注云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是也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附爲安朱氏曰士喪禮始死奠脯醢酒醴注云一豆一籩而已記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注用吉器器未變也至小斂則既豆爲變矣敖氏曰無巾者非盛饌無柶者異于大斂以殺之奠也襲奠即始死奠而更其名小斂陳所斂之衣而奠之仍設于室中尸東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實于鼎也蓋解也四謂兩肩兩髀各去蹄甲胉脊也兩胉與脊肺四爲七體共實一鼎肺周人所俐亦實于鼎大斂奠如小斂設于室有巾有席禮疏大斂奠有巾已是神之有席足觶神之也朝夕奠止脯醢酒醴朔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有籩有豆啓殯朝祖祖奠俱如朝夕奠遣奠謂大奠加于常一等士用少牢大夫以上用太牢禮書所載大祖如是温公書儀古者小斂奠用牲今人所難辦但如賓客之食品味稍多于始死奠可也家禮直至虞祭始用牲謂未葬尚以人道事之不以神事之也愚謂奠之義安置也停久也奠饌不徹奠酒不酬烏用牲牢爲從家禮爲當

右大斂奠第二十五章章下凡二條

○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巾奠而室事已○疏曰上直云乃奠燭升自阼階無執燭降由主人之北故記人言之巾奠而室事已者既奠訖是室事已故執燭者出也○〔本經記〕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怪以重服而人執事○補註不以以字與已通用孔子曰非此之謂也非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疏曰孔子所論據所服言之曾子又不解孔子之旨更問云不已輕己衰服而重爲他人乎故孔子非之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爲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齊衰者奠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

○疏曰大夫之喪子服斬衰者不親奠注云服斬衰謂大夫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也子及屬既皆斬衰今服齊衰唯兄弟耳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疏曰殷奠謂月朔之奠以有牲牢黍稷用人多也殷盛也月朔盛於常奠以士月半不殷奠故也天子斬衰者與夫用齊衰士則應先收大功今先朋友者以天子諸侯皆臣爲奠大夫辟正君故遠兄弟士位卑不嫌敵君故遺傳禮則朋友也按士庶禮親免深爲然帶鄭云治葛以爲前經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侑爲也及麻則朋友也○曾子問○朔月奠等皆通用○附嚴陵方氏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皆異姓也同姓不與焉衆主人是也大夫齊衰者奠其臣斬衰者不足然後取焉上則朋友奠不足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不使親者執事以間其哀士下所同也士取於疏者而大夫則取於親者何也並事者皆斬衰而以輕服問焉不稱也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明父之行不與也自注其臣斬衰者不足然後取焉云本記下文天子諸侯之喪奠不斬衰者不與大夫齊衰者與故知其臣斬衰者不足然後取焉○附按記云不足則反之謂若

大功以下者不足則仍取于朋友蓋大功以下不能假[illegible]借朋友則可通融就士之家人至小者究其極言之[redacted]

主人揖就次 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堊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可也○堊於各反○疏曰凡言次者廬堊室以下總名是賓客所在亦名次也故引禮記間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凷不說絰帶齊衰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既居堊室故大功已下有帷帳也○附高安朱氏曰按儀禮喪服斬衰居倚廬寢苫枕凷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既練舍外寢疏居倚廬者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翦屏者三虞之後改舊廬西向開戶舍外寢者練後不居倚廬還于廬處為屋又云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有中門大夫士惟有大門內門兩門而已無中門鄭氏云中門外者按士喪禮及既夕外位在寢門外其東壁有廬堊室若然則以寢門為中門之內外皆有哭位其門在外東內位中故為中門非謂在外門內門中為中門也今按後寢在前堂中為門故謂中門即士喪禮所云殯門也呂叔簡曰中門之外遠于殯矣了心安乎不知殯在西堦近寢門故于殯東為廬不必門外即外亦非鍵門隔絕殯宮也儀禮不言倚廬設于何地鄭注謂中門之外者蓋以五廟人家門內既不能容且正對殯宮乃朝夕哭位故知倚廬不于門內而于門外也若門內寬廠又無斯功之親者又何必不于門內乎惟是始

而倚木為廬倚木者兩木相倚上合下開夾草為障蔽就地後有障前北向不為戶既葬去倚廬傍東廂為披屋開戶西向有楣柱剪屏塗泥以終三年可也乃既練更為屋而堊其牆黝其地黝者屋之節也衮廬而堊黝毋寧歸寢今既不塗殯安柩中[illegible]子自應苫由柩旁既葬而居別室可耳又問喪成壙而歸居于倚廬哀親之在外也殺苫枕塊哀親之在上也若然則未葬將不居廬未斂將不苫塊乎至喪服傳既虞寢有席間傳又謂小祥寢[illegible]此皆禮文之參差未可盡信所當詳加折衷者也○附按舊本[illegible]作揖打也於義不合檢注疏本作指乃字畫闕也今改正之

右喪次第二十六章 章下一條

○居倚廬 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疏曰初死居倚廬東方者以中門內殯宮之哭位在阼階下西面鄉殯則廬在中門外亦東方鄉殯北戶者以倚東壁為廬一頭在北明北戶鄉陰至既虞之後柱楣剪屏乃西鄉開之

寢苫枕塊 苫失占反枕之鴆反○苫編藁塊堛也○疏曰孝子寢臥之時寢於苫以塊枕頭必寢苫者哀親之在草枕塊者哀親之在土

不說絰帶 哀戚不在於安○疏曰冠衰自然不說以絰帶在冠衰之上故寢而言也

哭晝夜無時 哀至則哭非必朝夕○疏曰此謂殯後在廬[illegible]朝夕入哭於[illegible]中思憶則哭無時節

[illegible]事不言 不忘所以為親○疏曰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喪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illegible]士是臣降於君言而事行故非喪事不言也曲禮云居[illegible]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事而言亦非此也

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 歠[illegible]六反又音育溢音逸劉音寔○不在於飽與滋味粥糜也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疏曰按周禮廩人中歲人食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為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今日食米二溢二升有餘是不在於飽食貨志臣瓚以為在地曰蓏在樹曰果此用其義果棗栗之屬蓏瓜瓠之屬○本經記○今按喪次居處之節亦非一事姑存本經記於此凡它記所見者別見喪通禮篇居處章○喪服傳斬衰條與此大同小異今各從其處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 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疏曰按雜記云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注引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

為之改始新之此經上下不言改新者文不具也按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不言君者以彼是弔異國之臣法則君弔士未成服之前可服皮弁襲裘之文出檀弓子游弔小斂後襲裘帶絰而入此亦宜然也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亦約服問君弔卿大夫之法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彼謂凡平之士此士於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同也○補注賜即指視斂言君若欲加恩焉則視其斂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 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

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 小臣掌王君之法儀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復阼階北面凡宮有鬼神曰廟○茢音列又音例○疏曰小臣臨行則在前後者非直為弔喪凡平行皆有以其與君為儀衛者君升則俠阼階按顧命云二人雀弁夾階是其類也凡宮有鬼神曰廟者以謂適寢為廟

君釋采入門主人辟 采六代反○釋采者祝為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君升

祈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祝南面房中東鄉君墉謂之墉主人中庭進益北○疏曰按喪大記云君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故須鄉君也前主人先人門右中庭之南今云中庭明益北而至庭也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出不敢必君之卒斂事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大斂事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命主人使之升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公大國之孤四命也春秋傳曰吾公在壑谷○壑火各反○疏曰按典命云公之孤四命故云大國之孤四命也引春秋者襄三十年左氏傳文鄭爲伯爵不合立孤但良霄鄭之公族大夫貴重之極以比大國之孤故臣子尊其君亦號爲公引之者證經公是公之孤也以天子有三孤副貳三公大國無公唯有孤亦號爲公是以燕禮亦謂之爲公也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逆降者後升者先降位如朝夕哭弔之位○疏曰卒謂卒斂也主人降出者亦是不敢久留君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撫手案之凡馮尸興必踊○疏曰凡馮尸興必踊者我大記文此經直云君坐撫當心主人直踊又不言馮尸而鄭云者欲見撫即馮之類興亦踊故得與主人拾踊也君

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辟婢亦反○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疏曰君反之復初位即中庭位以文承中庭故也以君將降者下文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則當在阼階下西面命之故衆主人辟君東壁南面則西頭爲首者當堂角之坫故云當坫之東也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孝子盡其情○注君所據前君坐撫尸君踊之所主入不敢即在此地而踊巾必避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肂在西階上入門左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亦復中庭位○疏曰經云人門右注復中庭位謂在門右南北當中庭也乃奠升自西階以君在阼○疏曰以凡奠皆升自阼階是爲君在阼故辟之而升西階也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疏曰按上云大斂奠升阼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但有君與主人丈夫踊節也卒奠主人出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

譁○貼奠也○譁火官反許騎反貼古活反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辟婢亦反○逡遁辟位也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曲禮曰立視五嶲式視馬尾○逡七旬反遁音旬辟音避乘繩證反俛音免○疏曰君入臣家至廟門乃下車則貳車亦不入大門下云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者明出大門矣按曲禮云君出就車左右攘辟則此云辟亦是主人攘辟故云逡遁辟位也生乘則不得式而小俛故云古者立乘知式是禮主人者曲禮云式宗廟付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尹必式是凡式皆是禮前物爲式也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貳車副車其數各也覲其命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君弔蓋乘象路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疏曰按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故知視命數也禮坊記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彼謂與君同在一車爲御與車右者也此經云貳車畢乘明亦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可知按周禮巾車職王有五路玉金象革木諸侯則同姓金路已下異姓象路已下四衛革路已下蕃國唯有木路若然唯王與同姓異姓得弔乘象路今云蓋乘象路者以諸侯言之言蓋上公與侯伯於王有親者得用象路弔臨其臣以巾車又云象路以朝釋曰王以朝及燕出入雖不言弔臨亦是出入之事故云蓋以疑之若四

衛諸侯侯伯已下與王無親者亦各乘已所賜之車革路木路之等今鄭於貳車之飾皆與正車同故於此言侯之乘車也引曲禮乘君之乘車者以與君爲副貳即是君之乘車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後至布衣而後來者○疏曰知布衣而後來者若未布衣時來即入前卿大夫從君因今承上君大夫之下別言拜大夫之後至者明布衣後始來賓出主人拜送自貳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疏曰上文君在之時卿大夫士從君者不往曲工人爲禮君出後有賓來即得別與主人爲禮故云如君不在之儀也○附按士文君出門主人拜送于大門外與前出迎于外門外者同若此節賓出主人但拜送于殯宮門外耳說見下朝夕奠章

右君視斂第二十七章凡三條章下

○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詳見喪大記士篇殯後受弔章○君視斂君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爲有他故及詳忌也○疏曰既布衣至奠乃出不辨不得終視斂之事故記人明之○本經記○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喪大記上篇
殯後受弔章

三日成服杖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曲禮曰生與來日○歠昌悅反粥之六反劉音育○疏曰上厭則減燎者是三日之朝行大斂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也成服日乃食粥按喪大記云三日不[illegible]謂通死日數孝經三日而食者是除死日數也○附君善敖氏曰云成服者鄉已經帶矣今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高安朱氏曰按五服不同居及有服外姻俱應自製服若盡由主人散給族屬絫衍者或至百餘人無論力不能給且三日安得成百餘服乎鄉里親朋散麻散縞殊無取義將欲人爲我服邪人不受也叔前謂無服故裂帛贈之既無服矣贈之何爲今俗衣帛送帛既帛答帛多者數十束又皆文繡綺非可服以帛者此更無謂禮喪者不遺人以孝子哀痛不知有人事也非禮傷財其惑甚矣

右成服第二十八章二條章下凡

○生與來日見上陳大斂章下

○三日絞垂成服日絞要經之散垂者○散悉但反○疏曰以經小斂日要經大功以上散帶垂不言何時絞故記人言之成服日者經云三日成服即此絞垂之日也小功緦麻初即絞矣

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縪音必劉又扶結反屬音燭厭一涉反○縪謂縫著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厭伏也○著直略反○疏曰冠六升者據斬衰而言古者吉凶皆冠之武謂冠卷以冠前後皆縫著於武若吉冠則從武上鄉內縫之縪餘在內謂之內縪凶冠從武下鄉外縫之謂之外縪故云外其餘也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以一繩從前額上以兩頭向項後交過至耳名纓之於武鄉下纓結之屬之冠者先爲纓武訖乃以冠綴著武也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縫著冠因在下故云厭也五服之冠皆厭但此又上下據斬衰而言也衰三升衣與裳也○疏曰經單云衰鄭兼言裳者以衰裳升數同但首對身首爲尊故冠六升衰三升裳亦三升也吉時朝服十五升至於麻冕鄭亦以爲三十升布與此同加一倍解之屨外納納收餘也○疏曰菅屨也外納者謂收餘末鄉外爲之取醜惡不事飾也杖下本竹桐一也順其性也○疏曰按喪服記爲父斬衰以苴杖竹爲母齊衰以削杖桐竹皆下本本謂根本鄭云順其性者謂下其根本順本之性但爲父杖竹者義取父者子之天竹圓象天爲母杖桐者義取桐者同也同之於父則爲母削桐方象地也○本經記

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疏曰明日必往拜謝者按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注云拜君命是也

右拜君命及衆賓第二十九章二條章下凡

○主人乘惡車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疏曰引雜記者證喪車上下同以貴賤雖異於親一也此惡車王喪之木車者按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發首云木車蒲蔽是王始喪所乘無飾者也白狗幦幦亡狄反○未成豪狗幦覆苓也以狗皮爲之取其臑也白於喪飾宜○苓力丁反劉音領本或作軨臑乃管反○疏曰按玉藻云士齊車鹿幦此喪車無飾故用白狗幦以覆苓未成豪狗者爾雅釋畜文蒲蔽蔽藩○疏曰車兩邊禦風爲藩蔽以蒲草亦無飾也御以蒲菆菆側留反劉作倗反○不在於驅馳蒲菆牡蒲莖也○疏曰士乘惡車之時御車用蒲菆以策馬喪中示不在於驅馳牡蒲莖者裝宦十二年卯莊子每射抽矢菆納諸廄武子之房杜注云菆好箭則蒲菆非直得策馬亦爲矢幹犬服苓間兵服以犬皮爲之取堅也亦白○疏曰凡兵器建於車上苓間喪家乘車亦有兵器自衛以白犬皮爲服故云以犬皮爲之

木館館音管○取少聲○疏曰其車館常用金喪用木是取少聲也約綏約轡約繩綏所以引升車○疏曰按哀十一年左傳云人執約吳髮短杜注云約繩也故知此約亦謂繩也平常綏轡用索爲之今喪中取其無飾故皆用繩木鑣鑣彼苗反○亦取少聲○疏曰平常用馬鑣以金爲之今則用木也馬不齊髦齊如字又子淺反○齊剪也今文髦爲毛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繐車駹車漆車與○繐音歲駹步江反與音余○疏曰此注解文不於未者亦以釋不齊髦託別記釋車義故也按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始死所乘素車卒哭所乘繐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既禫所乘此士之喪車亦當五乘主人乘惡車齊衰乘素車與卒哭同大功乘繐車與既練同小功乘駹車與大祥同總麻乘漆車與既禫同主人至卒哭已後哀殺齊衰以下飾級約與主人同故鄭爲此義也若然士尋常乘棧車不革輓而漆之今既禫亦與王以下同乘漆車者禮窮則同也

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裧尺占反○裧者車裳幃於蓋弓垂之○疏曰疏布裧在亦如之之下見不與男子同車裳幃者按衡詩云漸車幃裳注云幃裳童容又按巾車古之翟車有容蓋

容則童容也然則褑與幨裳及容一也故注者互相曉也於蓋弓垂之者按中車云皆有容蓋容蓋相將其蓋有弓明於蓋弓垂之也貳車白狗攝服貳副也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緣悅緝反差初實反○疏曰依正禮大夫以上有貳車士卑無貳車但以在喪可有副貳之車非常法則有兵服服又加白狗皮緣之謂之攝服差飾者對士人服無緣此則有緣也其他皆如乘車如所乘惡車○疏曰言唯白狗攝服爲異餘則白狗幦以下不齊髦以上皆同主人惡車也○本經記○端衰喪車皆無等詳見喪服制度篇衰裳制章

朝夕哭不辟子卯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疏曰殯後昨階下朝夕哭廬中思憶則哭不代哭者未殯以前大夫以上以官代哭士以親疏代哭不絕聲子卯桀紂亡日者左傳云乙卯昆吾稔之日見晉與夏桀同時誅則桀以乙卯亡按尚書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伐紂之日是紂以甲子日死玉者以爲忌日凶事不辟者即此經是也吉事闕者檀弓云子卯不樂也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

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辟婢亦反○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疏曰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則此外位皆有哭今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按下注云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即位乃哭是也外兄弟異姓有服者謂若舅之子姑姊妹從母之子也凡廟門有事則開謂朝夕哭及設奠之時無此等事則閉之鬼神尚幽闇故也婦人拊心不哭拊芳甫反○方有事止讙囂○疏曰方有事者謂下經徹大斂奠設朔奠也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疏曰知先西面後東面者以經云旁三右還入門之故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有音值下直西面○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即位乃哭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於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疏曰經既云如外位今

又按外位主人之南有外兄弟其南乃有賓此內位主人之南即有卿大夫不言兄弟者外兄弟雖在主人之南以少退故卿大夫繼主人而言也諸公門東少進者謂門東有士故少進於士然此內位不言士之屬吏者按大夫家臣位在門右則士之屬吏亦在門右又在賓之後也大功已上親無門外內位但主人哭則亦哭矣小功緦麻疏故入即進前於士之列也主人是士明異爵是卿大夫經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小進亦當前於士之位也就其位持拜者一一拜諸其位

右朝夕哭第三十章章下凡二條

○朝夕哭不帷帷位悲反○緣孝子心欲見殯肆也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疏曰孝子欲見殯故當朝夕入廟門內哭泣之時除去殯宮帷也注既出則施其屋者屋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仍施下之○雜記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大夫敬姜穆伯妻也禮朝夕哭不帷○疏曰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褰徹其帷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不復徹帷故本記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檀弓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徹者徹大斂之宿奠祝取醴北面

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序次也○疏曰序次者次第其人祝執醴在先次酒次豆籩次俎也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適饌適新饌將復奠

右徹大斂奠第三十一章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入入於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不巾無菹無栗也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疏曰大斂有俎籩豆又多今言如初設直籩豆酒醴見用者先後次第耳大斂奠兼有菹栗則巾之是以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大斂皆有俎有祭肉故巾之也若然朝廟之奠亦是宿奠無菹栗有巾者爲在堂而久設塵埃故也○附劉氏曰凡奠用脯醢者蓋古人家常有之如無別具饌數器亦可朝夕奠者謂陰陽交接之時思

其親也朝奠將至然後徹夕奠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名用脯醢于若暑月恐臭敗則設饌如食頃去之止留茶酒果屬仍罩之今

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疏曰出戶時祝闔戶在後故須云祝先降也哭止乃奠者謂朝夕哭止拜賓乃奠奠則禮畢矣是以檀弓云朝奠日出也衆主人出婦人踊

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附按上節言賓出主人拜送者拜送于門外猶小斂奠章也彼注云廟門外疏謂鬼神所在曰廟乃適寢門之外今詳中門外有主人喪次之處又云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西階則是殯宮之門即所謂中門又即所謂適寢門也主人居廬進殯宮門而朝夕奠今賓出主人雖送于殯宮門外猶在其廬次故云主人拜送也但上節既言賓出拜送此節又言送賓者何與蓋上節之賓外客也其賓尊故先出此節之賓內戚也其賓親故後出小斂奠一言賓出者尚無尊者之賓耳大斂奠應有尊賓而亦一言賓出者與此章爲互文耳異門大功之兄弟乃同姓而異門者也皆不在賓之例矣至于上節言祝闔戶者奠室之戶此言闔門者殯宮之門亦與大斂奠章

盡同也但闔門後此章多拜送賓一項以主人與衆主人及賓皆出殯宮門欲宮內奠事已畢而送賓之處次又在殯宮門外故闔門也乃經文變主人拜送之文言主人卒拜送賓者謂主人之拜至此已終而送賓之主人已在殯宮門外喪間除君來無有送至大門外之禮故惟言送賓也○又按大斂章言衆主人出門哭止則此章出門哭止者亦是衆主人之哭以出門爲節彼又言皆西面于東方即是此章皆復位下乃皆言闔門至此章主人送賓後又揖衆主人者謂賓既盡去而欲衆主人各就次猶言請之招之也乃就次者謂衆主人各就次而主人乃就次此即所謂倚廬耳

右朝夕奠第三十二章章下一條○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逮音代或大計反○陰陽之交庶幾遇之○儺豆○附按日出逮日之義說見上陳小斂衣絰帶奠章設掀于東堂條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朔月月朔日也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如初者謂大斂時○疏曰下經云月半不殷奠士不者大夫已上則有之故知其又有月半奠也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黍稷併於甒北也於是始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

以時祭焉○併蒲頂反又必性反○疏曰始死以來奠不言黍稷至此乃言故云始有黍稷也猶平常之朝夕者謂猶生時朝夕常所食也按本經記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若然彼謂下室中不異於生持須宮中則無黍稷今至朔月月半乃有之既夕記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云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是也士虞禮祔月吉祭猶未配是大祥之後得四時祭若虞祭之後卒哭之等雖不四時亦有黍稷是其常也主人拜送

如朝夕哭卒徹徹宿奠也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朼釋七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鼎可以出其序升入之次○疏曰按下文設時豆錯俎錯黍稷後設則俎宜在黍稷前今在上文黍稷後而言俎行者欲見俎雖前設而執之在後以與鼎之出爲節也升入之次者謂如經文醴已下次第○補注朼見上下小奠章謂朼以出牲體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會古外反○當籩位俎南黍黍東稷會蓋也○疏曰知俎南黍黍東稷者依特牲所設爲之祝與執豆者巾乃出共爲之也

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設奠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有薦新如朔奠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疏曰按月令仲春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云薦鮪于寢廟孟夏云以彘嘗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皆是薦新如朔奠者牲牢籩豆一如上朔奠也○附高安朱氏曰按檀弓薦新如朔奠家禮如朝夕奠恩謂孝子刻不忘親根時物之變怵惕悽愴有不能自已之情凡新物俱不忍不薦瓜蔬粟栗非常食者即于朝奠陳之其穀麥常食之物須特薦奠哭之儀或倣朝奠或從朔奠無不可者又人食物各有嗜好忌戒親存所不食之物不必奠凡祖宗在日所嗜何物俱應書册並遺言藏之廟中或附刻家譜以示子孫

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會古外反○啓會徹時不復蓋也面足執之令足間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疏曰前設時卻不蓋至徹亦不蓋今經云敦啓會注嫌先蓋至徹重啓之故云不復蓋也○附按設時敦啓會則升時會在敦上可知注謂今徹時仍如設時不復如前升時之蓋其設于外如於室外序西南

右朔月奠薦新第三十三章章下凡二條○朔月童子執帚卻之

左手奉之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執用左手御之小末用○疏曰按曲禮埽地者箕帚俱執此但執帚不執箕者下文埽室聚諸突故也左傳云士有隸子弟注云士卑自其子弟爲僕隸蘇不足以及宗也示末用者用之則用右手也○附按御仰也仰之謂帚之末向上蓋童子以右手執帚使帚末向上兼用左手奉之因帚所以埽與室倘末用則仰其上示至潔淨故敬而奉之以進也此御之以下文垂末反對蓋埽畢則帚已不用故奠之以右手垂手執帚則帚末亦垂矣然猶言內鬣者鬣如拚席不以鬣之鬣卽言帚也謂必使帚之不潔處內而向已而人乃不得見此事生人尊者之禮卽以之爲事神之禮也從徹者而入童子不專禮事○疏曰按論語童子將命注引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皆不專禮事故從徹者而入也以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突布席如初

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比必二反注同窔一弔反又音杳鬣音獵又以接反○比猶先也室東南隅謂之窔○先悉見反○疏曰按上文入則燭在先也徹者在後此出則徹者在先執燭者在後童子常在成人之後故出入所從不同也室中東南隅謂之窔者爾雅釋宮文燕養饋羞湯沐

之饌如他日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供九用反洗悉禮反劉本作淬七對反○疏曰燕養者謂在燕寢之中平生時所有供養之事則饋羞湯沐之饌是也如他日者今以死不忍異於生平之日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言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聘禮有膳羞俶獻聘義云時賜鄭云時賜四時珍異故知此羞亦四時珍異也知下室日設者下經云朔月不饋食於下室明非朔月則有以燕養在燕寢中設之可知進徹之時如其頃頃者象生時一食之頃也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朝直遙反○疏曰大小斂奠朝夕奠等皆無黍稷朔月則有之故鄭注云於是始有黍稷下室若生而無黍稷今已殷奠亦不復饋食於下室也若然大夫已上又有月半奠亦不復饋食可知下室旣爲燕寢故鄭舉漢法內堂況之正寢聽朝事者天子諸侯路寢以聽政燕寢以燕息按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聽私朝亦在正寢也○本經記○有薦新如朔奠重新物爲之殷奠○疏曰朔禮視大斂士則特

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周禮地官○墓地不請受於公民不得私也請求也○疏曰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王制

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還劉戶中反○巳也匠人爲椁刋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反位拜位也踊之則往施之竈中矣主人還椁亦以既殯朝哭矣○竈則到反○疏曰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注云木工宜乾腊則此云井椁及明器之材布之巳久豈今始獻材也但至此時將用故主人親看視既哭之則往施之竈中也匠人主木工之事以匠人爲椁刋治其材有功故主人拜之也下文獻材於殯門外則此亦在殯門外

右井椁第三十五章章下凡四條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材椁材也○疏曰既殯旬謂殯後十日班布告下覓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腊故豫須暴之也○檀弓○士雜木椁椁之間容甒不虞筐詳見喪大記上篇井椁章○有

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問喪或作聞喪悉浪反下皆同○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爲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靡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

原缺第六十七、六十八葉

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
天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
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之作制
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冠昔者夫子失魯司冠將之荆蓋先之以
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將之荆將應聘於楚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
祿○疏曰按孔子世家失司冠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公六
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冠之後衞宋不關楚而云失魯司
冠將之荆者謂失魯司冠之後將往之荆聘哀公六年之荆
亦是失司冠之後非謂失司冠之年即之荆也○饒氏○附
正學方氏曰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椁
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贈且速焉以求利于蠻夷之
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旣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〇
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荅傳之者誤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徒行也朱子集註曰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
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
豈誠心與直道哉○論語
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
之徧音遍○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左還形法定爲素飾治畢
爲成○疏曰明器之材先獻之驗其材善否也言素是未加飾之
名形法始定言成是就之名飾治已畢此明器須好故有獻法上
椁材旣多故不須獻直遍觀之而已○補注綪音爭屈也言西面
北上至南不能容又
北面東上而西也
右獻明器第三十六章章下凡三條○旣殯旬而布材與明器見上
井椁章○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

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簴○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
周人兼用之以上詳見喪禮義篇明器章
卜日旣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
于燋在龜東焞存悶反劉吐敦反又徒敦反又音純燋劉哉約反又祖堯反一作哉益反○楚荆也荆焞所以鑽灼龜
者燋炬也所以燃火者也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
明火爇燋遂灼其焌契以授卜師遂以役之○鑽子官反一本作
灼炬也音巨菙時髓反掌共音恭挈本又作絜苦計反劉若結反
爇之悅反焌劉音俊又存悶反又子悶反○疏曰荆木是草名以
與荆楚之荆名同故或言楚也古法鑽龜用荆謂之荆焞也燋炬
者謂存火者爲炬亦用荆爲之故云所以燃火者也周禮菙氏杜
子春注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將此明火以燒燋使然又將
此焌契以柱爲燋火吹之使熾以授卜師用作龜也焌讀爲戈鐏
之鐏者取其銳頭爲之灼龜也
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
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長丁丈反涖音利又音類○族長有司掌

族人親疏者也涖臨也吉服服玄端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
兆者也在塾西者南面東上○疏曰言族長故知掌族人親疏也宗
宗人但云吉服不言服名則祭服服爲吉服士之祭服玄端而已宗
人掌禮之官吉者玄端並史亦服練冠長衣雜記所云是求吉故
簭者不純凶也按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注云兆者灼龜發於火
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
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
之兆原兆有周之兆此三兆者當代之別名及占之又有體色璺
坼之等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體兆
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
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
體王其無害凡小體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是卜尊據此三兆
也在塾西南面東上者以取堂南行事明不得
背之而北故知南面取近爲尊故知東上也
闔東扉主婦立于
其內扉門也席于闑西閾外闑魚列反閾音域劉呼逼反○爲卜者也○附按上文言卜人先奠龜于西塾
上有席又言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是席已在西塾上矣下又言卜
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則席執之席另是一席可知因此席欲布
于後而爲灼龜用故名爲燋席非燋與席並執之蓋燋火之燋已
置于西塾上也故此節席于闑西閾外者即布前所執之席耳

[illegible]門[illegible]閾爲門限布此席于門外西扉中者以上文言闑東[illegible]是東[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全閉而主婦立其內也或疑門側之堂曰塾故[illegible]塾有西[illegible]既明言西塾且塾在門之內則次節言在塾西者又安得或于西塾之西乎曰此節之席布于門簷之下若上言涖卜等所立之位則皆在門簷下之外者也涖卜宗人立于門西者東西當門之西占者三人在其南者東西亦與上同惟卜人舉執席者又在涖卜宗人之後故曰在塾西蓋塾當門之西此入當塾之兩故也因欲爲東西之限遂據塾言之其實塾在門內此在門外南北並不相值也或又疑此二人何故立于涖卜宗人之後曰卜人不應立于占者三人之下而執席者至本節布席後已屬無事且筮卜至下文又即位于門東西面將卜人之東面者前已無人而[illegible]與涖卜成東西對面矣況卜人之位得高出三人之上其序列[illegible]此爲最[illegible]

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涖卜族長也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疏曰涖卜族長故卿西面族長非直親高兼行命龜之事故云當代主人命卜也

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既奠燋又執龜以待之○疏曰抱龜燋者謂從塾上抱卿闑外待也先奠龜于席上乃復奠燋在龜北注云既奠燋又執龜待之者謂先奠龜乃奠燋既奠燋又取龜執之以待待者下經授與宗人宗人受之是也

宗人受卜人龜示高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疏曰凡卜法按禮記云禎祥見乎龜之四體鄭注云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今云腹甲高者謂就龜之四體腹下之甲高起之處鑽之以示涖卜也○附按朱子解中庸動乎四體不從鄭注另就人之四體言以鄭指爲龜之四體者原未免于穿鑿而疏引而據之均非確義且禮記于動乎四體上言見乎蓍龜有四體鄭遂承而言之豈蓍亦有四體乎可見中庸之本旨其脈絡原不如是言

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受涖卜命授龜宜近受命宜鄉也○附按上文宗人以龜之高起當灼處示涖卜則卜人先以此示宗人可知必使涖卜受視者蓋此時不先見未灼之龜如何則下文雖見其已灼亦不知與未灼時所不同者何在故必受而細視乃反之但仰上節注云龜腹甲高起處知周公作儀禮所謂示高者止此耳鄭乃解中庸四體爲龜之四體分春夏秋冬而占前後左右者不益見其爲臆說乎

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近附近之近○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者乎○疏曰某甫者亦上孔甫之類且字也魂神上下者總指一切神祇所謂指咎悔者亦謂冢墓有崩壞也○附按疏內偏字[illegible]是偏字之誤

許諾不述

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負東扉俟龜之兆也○疏曰少牢述命此不述命故云士禮略凡卜者言凡非一則大夫以上皆有述命述命與命龜異故知此不述而有即席西面命龜若大夫已上有述命者自與西面命龜異可知龜重威儀多對筮時述命命筮同筮輕威儀少俟龜之兆者下文告于主婦主婦哭是也○附按不述[illegible]者[illegible]人不述命以告卜人也命龜者宗人仍述命以告龜也而從[illegible][illegible]簡文以命龜二字包之說見祭統篇時日卜筮章下凡卜筮日[illegible]○又按或疑注疏言述命命龜異者果異乎曰其詞未嘗異也述以告人與述以告龜筮其詞皆同但告龜筮多假爾泰某有常一句耳故少牢筮日至命筮時亦云遂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云

卜人坐作龜興作猶灼也周禮卜人凡卜事示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興起也○疏曰周禮卜師凡卜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此據小事故不使大卜眂高作龜

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不釋龜復執之也○附按宗人[illegible]東面者復于前位也乃旅占者旅衆也謂前占者三人在其南[illegible]至此皆進于龜前而旅占之

察其所謂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卒旅占卒也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者依上文例應仍是宗人蓋卒下當有復位字不釋龜上當有宗人字而經略之亦爲不言可知也

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不執龜者下主人也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衆賓僚友不來者也○疏曰上云既朝哭皆復外位外位中有異爵卿大夫等故就位告之既言使人告明不在此故鄭云不來者也

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絰入哭如初

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附按若不從對上占曰某日從言也卜擇如初儀者謂與第一次卜擇之儀盡同今詳當另改日卜擇以龜之兆已見此叙而不能駁氐其述也○附高安朱氏曰按三月而葬葬以三月爲度[illegible]月之前若後無不可者古人擇日以卜筮今卜法不傳筮可耳[illegible]隨俗按曆日擇之亦得又按家禮于擇地之可葬者下按云擇日開塋域祠后土擇日爲句謂擇葬日也開塋域祠后土另爲一條書儀準儀禮既開域乃筮卜得吉祠后土不吉則另卜竊謂卜未定何得先開塋域且卜亦不應就塋域也又云主人開域歸殯前北面哭下筮葬日于三月之初若墓遠則卜筮于三月之前主人先與賓議定可葬日三日筮于殯門外得吉主人哭使人告于婦亦哭主人與衆入至殯前哭遂使人告于[illegible]友之應會葬者甚書

儀家禮俱擇地定方擇日惟開域然後莅卜書儀不如家禮之簡便順當也瓊山將擇日字連下讀誤認爲開域之日故將祠后土另列一條又于擇日前補告啓期何不知儀禮所謂啓者啓塗殯也今既不塗殯夫何啓焉又于告啓期下引書儀筮得吉之後主人使人告親友之應會葬者是又誤認啓期爲葬期一若已定葬期告之親友矣又擇開域之日是謬甚矣

右卜葬日第三十七章 章下凡五條

〇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 王制

〇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〇 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卒哭章附按舊本此下有士三月而葬一條今以與上王制所言複刪之

〇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詳見祭統篇時日卜筮章下

〇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祝之六反稱昌升反〇疏曰謂卜葬擇日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而云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幷言虞也子孫曰哀者若子卜葬父則祝辭稱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若孫卜葬祖則稱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若夫卜葬其妻則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其弟爲兄則云某卜葬兄伯子某若兄爲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〇雜記

〇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 事畢〇疏曰正經直云闔東扉主婦哭不云主婦升堂哭者皆止之事故記明之言告從于主婦主婦哭時堂上婦人皆哭主婦升婦哭皆止〇本經記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三

東雍梁萬方廣推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攸武安甫 校正

士喪禮下第六十三 凡二十一章

喪禮二之下 鄭目錄曰既夕禮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啟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大戴第五小戴第十四別錄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今按此篇名既夕禮鄭目錄云別錄名士喪禮下篇周禮注所引亦皆稱士喪禮下故今復士喪禮以從舊名釐其事目析本記文並取小戴諸篇之言葬禮者及他書一二條以分載各章自下〇疏曰以於士葬時而總記之故名士喪禮下篇也經云既夕哭請啟期告于賓爲一日明旦夙興開殯即遷于祖又厥明即葬故知是葬前二日與葬間一日也中間容朝廟一日故云必容焉鄭又云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者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中間容二日也若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大子七廟者葬前八日差次可知

經十三

既夕哭 既已也謂出門哭止復外位時〇疏曰此論既夕哭將請啟殯之時主人出寢門復外位也鄭見上篇卜日云既朝哭皆復外位知朝夕之哭其禮並同然此不丁既朝哭者謂明日之朝始啟殯又不可隔夕哭故也復外位之時必有賓來亦在外位故請期因告賓 請啟期告于賓 請舊七井反〇將葬當遷柩于祖有司于是乃請啟肂之期于主人以告賓賓宜知其時也〇肂以二反劉音肆

右請啟期第一章

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〇疏曰夙興之謂夕哭請期訖明旦早起徐設盆盥擬奠之人盥手按小斂設盆盥在東堂下大斂設于門外約亦在門外東方此下陳鼎如大斂奠則此設盥應亦同祭法云曰王考廟此云王父出于彼又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官師中士下士此經所朝專據一廟者言下記則據二廟言之

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皆三鼎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〇疏曰按上文殯後大斂奠之陳三鼎之有豚魚腊在廟門外西面北上此陳鼎亦如之彼大斂時云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觶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粟不擇脯四脡故今云東方之饌亦如之大斂于阼階前移下柩而奠之殯訖乃于室中設大斂之奠故云如大斂既殯之奠也

侇牀饌于階間侇音夷本亦作夷饌劉士轉反〇侇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〇朝直遙反〇疏曰遷尸于堂亦言夷尸盤衾皆依尸而言故云侇之言尸柩至禰廟兩楹之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故名夷牀也〇補注饌謂陳具設之也

右陳朝祖奠具第二章章下一條

〇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明階間者位近西也夷牀饌于祖廟輁軸饌于殯宮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焉〇疏曰夷牀在祖廟輁軸在殯宮以其西階東是

同故併言之正經但云階間恐正當兩階之間故記人明之其二廟者於禰亦饌輁軸者以先朝禰故至禰廟移柩升堂明旦乃移柩于輁軸上載以朝祖廟下柩訖明日用蜃車輁軸不復用不傾之

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啓祖尊禰卑也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〇疏曰此論上士二廟先朝禰奠設及位次之事先朝禰後朝祖故先于禰廟饌至朝之禰也如小斂奠者則亦門外特豚一鼎東上兩甒醴酒一豆一籩之等也祖尊禰卑者欲見上文朝祖時如大斂奠此朝禰如小斂奠多少不同之意〇本經記〇陳小斂奠章枇畢用桑大斂奠章

大功與饋奠並爲此章通用當互考

二燭俟于殯門外早闇以爲明也燭用蒸〇蒸之承反薪也〇疏曰照徹與啓肂于此須備之按周禮甸師氏云以新蒸役外內饗注云大曰薪小曰蒸又按少儀云主者執燭抱燋鄭云未爇曰燋爇即蒸也

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髽側瓜反散悉但反〇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初朝夕哭門外位〇免音問〇疏曰凡男子免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髽皆當小斂之節今于殯[illegible]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也髽既是婦人之變則免是男子之變今丈夫見其人不見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髽不見人則婦人當髽矣故云互文以相見耳引喪服小記者證未成服已前男子免而婦人髽既成服已後男子冠婦人笄若然小斂之時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男子免[illegible]不言括髮者欲見啓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知者喪服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注云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爲人君變既于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注但言不散麻[illegible]于既啓之後則啓後主人著免可知後至卒哭其服應同以反哭之時更無變服之文也婦人髽及婦人笄者若未成服之時婦人髽無笄故笄云髽成服之後婦人髽即有笄故喪服斬衰婦人云箭笄檀弓云南宮絰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謂之髽蓋榛以爲笄是成服有笄明矣散帶垂者小斂節大功以上男子皆然若小功以下及婦人無間輕重皆初而絞之下文始云主人拜賓入即位袒明此未入門在門外如朝夕哭位也〇附按注疏言互文凡經傳並無此交互文法似當爲書寫之脫耳丈夫下當添婦人免三字則爲丈夫婦人免髽散帶垂

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袒音但〇此不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也不哭者將有事止讙囂也〇讙火官反囂許驕反劉五高反〇疏曰注云此不蒙如初者按上篇朝夕哭云主人即位闢門婦人撫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此主人

入門不哭婦人不哭不踊故不得如初也將有事謂將有敬殯之事也家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三悤暫反〇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仿也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〇拂芳味反仿芳文反噫於其反扰文於喜反也〇疏曰拂仿猶言拂拭下文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仿者謂拂去凶邪之氣也按曾子問亦云祝聲三〇鄭云警神也即此存神之意鄭注曾子問云聲噫歆亦是舊說

燭入照徹與啓肂者〇疏曰一燭于室中照徹與一燭于堂照開殯肂也

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夏戶雅反祝之六反後皆放此重直龍反後放此〇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illegible]相接也夏祝[illegible]宿置于重爲啓肂遷之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〇疏曰此祝[illegible]兩夏則周祝也燭既入室時周祝從而入室徹宿奠降時[illegible]祝自下升取銘降階于重宿奠謂昨暮所設夕奠經宿故也此[illegible]鄭廟所用即下云重先奠從者是也此奠所徹所置之處雖不[illegible]按上篇大斂還小斂奠于序西南此亦序西南可也吉事交相[illegible]者鄉射大射皆云降與射者交于階下相左是也凶事交相右[illegible]凶事反下吉周祝降階時當近東可祝升[illegible]宿近西

踊無算主人也〇疏月下文云兩

祝拂柩則踊無筭當知開棺柩之時以其踊爲哀號之已甚故知主人也

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 幠火吾反○拂去塵也幠覆之爲其形露○先起呂反○疏曰開柩已出時是棺南首夷衾本擬覆柩故斂時不用今得覆棺於後朝廟及入壙雖不言用夷衾文無徹文以覆棺言之當隨柩入壙矣

右啓第三章 二條 章下凡

○啓之昕外內不哭 昕音欣○將有事爲其讙囂既啓命哭○疏曰將啓殯唯言婦人不哭不云男子故記以明之○本經記○補注昕旦將出也

○啓辯拜 見上篇奉尸于堂拜賓襲經章下

遷于祖用軸 遷徙也徙于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轔音鄰軹音紙程音汀牀前几著丁略反輴勑倫反○疏曰謂朝廟之時從殯宮遷移之祖廟朝時用輁軸載之引檀弓者殷人先朝廟訖乃殯至葬時不復朝周人殯于路寢至葬時乃朝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曲禮云出必告是也漢時名轉軸爲轉轔轔輪也軸頭爲軹刻軸

使兩頭細穿入輁之兩髀前後二者皆然此輁既長如牀則有先後兩髀之木狀如牀髀之序大兩畔爲孔著金釧于中前後兩畔皆然然後關軸於其中言程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故名此木爲程也大夫殯葬雖不用輴士朝廟用輁軸則大夫朝廟當用輴諸侯天子殯葬朝廟皆用輴但天子畫轅爲龍謂之龍輴檀弓諸侯云輴天子云菆塗龍輴是也此輴皆有四周爲輴故名

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 從才用反後以意求之○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疏曰此論發殯宮鄉祖廟之次第柩之前後皆有燭者以柩車爲隔恐闇故各有燭以照道若至廟燭在前者升照正柩在後者在階下照升柩故下記云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是也經但云主人從者以主人爲首故鄭總舉男子婦人并五服而言內則云道路男子由右女人由左此雖凶禮亦依之也昭親則在先昭疏則在後就同昭穆之中又以年之大小爲先後男從主人後女從主婦後男賓女賓謂無服者亦各從五服男子婦人爲序

升自西階 柩也猶用子道不由阼也○疏曰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以柩朝祖故用子道

奠俟于下東面北上 俟正柩也○疏曰既升階下文正之于夷牀之上北□□□見

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眾人東即位 東方之位○疏曰主人主婦從柩而升與婦東面則主人西面可知故下文云主人西面也眾人東即位者唯主人主婦升自眾主人以下從柩至西階下遂鄉東階下即西面位

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 兩楹間象鄉戶牖也是時柩北首○鄉許亮反○疏曰戶牖之間賓客之位亦是人君受臣子朝事之處父母神之所在故于此北面鄉之若言鄉戶牖則在兩楹間而近西矣故云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鄉夷牀俟正柩而言西階東則正柩于兩楹間近西可知安柩北首者既言朝祖不可以足鄉之又自上以來設奠皆升自阼階今下文設奠升降皆自西階下鄭注云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則此時柩北首明矣○附按記云夷牀饌于西階東乃先設此處以待用至用時則正柩于兩楹間而夷牀必先移于兩楹間可知此與大斂時饌先設于東方後乃奠于室中者同意似不可備記言而証正柩之不在兩楹間反與經文有違且與人君受臣子朝事之處其象不合而亦非名爲朝朝字之意也

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 如殯宮時也○疏曰主人主婦從柩升即當西面東面不鄉柩主婦上又即言東面至此乃言主人西面者以主婦東面位不改故從柩升因言東面男子先隨柩在柩西爲東面既改西面位故待正柩訖乃言西面也依上文序從之時重先不先置者以待正柩訖如初者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

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 巾如字○席設于柩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于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巾之者爲禦當風塵○疏曰此論設宿奠知當西階者以柩當戶牖之南席北謂之自然當西階之上殯宮朝夕奠設于室中從柩而來此還是彼夕奠脯醢醴酒據室中東面設之于席前也不統于柩謂不近柩設奠爲神不西面故不近東面設于柩知神不西面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則天子諸侯可知東非神位者亦據在奧而言也若然小斂奠設于戶東者以始死未忍異于生大斂以後奠皆設于室中亦不統于柩此東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者之處故也朝夕奠在室不巾此雖無祭肉爲在堂風塵故巾之○

主人踊無筭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西南面奠畢乃得東也親者西面堂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疏曰賓謂在殯宮看主人開殯者朝祖之賓主人從殯宮中降拜賓入即位祖至此降拜賓乃襲襲者先踊踊訖乃襲經于序東按下記云將啟柩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則此設時婦人辟之亦戶西南面不即由柩之足鄉柩東西面者以主人在柩東待奠訖主人降拜賓婦人乃得東也若然親者西面則大功以上相設

陛小功以下不得立堂上爲追伏自然在房中西面矣○附慶山邱氏曰奉柩朝祖象其人平生出必辭尊者也固不可廢但今人家多狹隘難于遷轉今擬舉魂帛以代柩雖非古禮但主于必行猶愈于不行者爾○禮疏曰啟日朝祖又明日乃葬與始死日襲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而殯同主人主婦變服亦同以小斂主人散帶主婦髽自啟至葬主人主婦亦同于未殯也○高安朱氏曰自啟殯至反哭與初終至成服同今既無啟殯之祖前一日因夕奠徹帷爲位而哭盡哀厥明朝祖如小斂厥明葬如大斂反哭如成服其變同祖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庶人不立廟先禰後祖之禮爲適士以上言之今人家無廟惟祠堂合祖考祀之故書儀但朝于影堂家禮惟朝于祖又按喪事即遠既出朝祖矣又返于聽事于義未協邱氏奉魂帛朝祖之論最當

薦車直東榮北輈輈竹求反○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疏曰按生時將行陳駕今死者明日葬亦豫陳車象之也以神靈在焉故謂之魂車輈轅者周禮考工記有輈人爲輈輈亦謂之轅此車非載柩之車即下記云薦乘車道車槀車以次言之則先陳乘車次道車次槀車知西上者下云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故知三者西上也乘車既當東榮則三者不當中庭而云中庭者據南北言也下文云薦馬入門三分庭一在南馬右還出爲馬者當車南在庭近南明車近北當中庭矣

質明滅燭質正也○疏曰自啟殯至此時在殯宮在道及祖廟皆有二燭爲明以尚早故也今至正明故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徹者辟新奠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爲褻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爲遷祖奠也奠升不由阼階柩北首辟其足○疏曰爲遷祖奠者謂遷柩朝祖之奠也如初者亦于柩西當階之上東面席前其饌則異以其上三鼎及東方之饌皆同大斂之奠也前大斂小斂及朝夕奠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今升不由阼故云辟足以來往不可由首又飲食之事不可褻之由足故升自西階然則徹時由足者奠畢去之無嫌也○主人要節而踊節升降○疏曰節升降者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主人踊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

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駕車之馬每車二疋纓今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著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者爲其踐汙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疏曰薦馬并薦纓者纓爲馬設故與馬同薦之按下記云薦乘車又云纓轡貝勒縣于衡此薦馬得有纓者以薦車之時縣于衡至薦馬又取而用之故兩見也薦車馬者西人文薦車之馬每車二疋者下經云公賵兩馬注云兩馬士制故知此車有三乘馬則六疋矣下士薦馬纓三就不依命數則大夫亦同三色謂如聘禮記三色朱白蒼也條絲者謂以絲爲條鄭注巾車云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一就其下金路九就象路七就注皆云五色罽飾之此三采則絲爲條以飾但著之則同故云其著之如罽然也金路以下與諸飾與王同諸侯之臣既同三色明天子大夫以上亦五采與諸侯同也王革路不用罽而用條絲爲纓與此纓三色者同故引爲證周禮校人職云乘馬一師四圉是圉人養馬故使之薦在右曰夾者每馬二人交轡牽之前薦車在奠上今薦馬在奠後者欲其既薦即出恐踐汙廟中故也凡庭分爲三分一分在北則纁堂而言一分在南則纁門而言北既纁門故云三分庭一在南又不言門左門右則當門之北矣

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于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于薦馬○疏曰車得馬而成故前薦車時主人不哭踊至薦馬乃哭也主人哭踊訖馬則右還而出右者亦取便耳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附家禮于朝祖後有遂遷于聽事一節謂今人家未必有廳又有堂共停柩之處即是廳事畧移動可也若有兩處者自合依禮遷之○高安朱氏曰按寢外爲堂堂外爲廳事堂寬于寢廳事又寬于堂故遷柩就擇必于聽非且朝祖亦必由廳事而出返而安之從便也今既無聽事又不奉柩

朝祖不移動亦可○附按家禮于此後文有乃代哭一節謂如未斂之前以至發引

右朝祖薦車設奠薦馬第四章下凡五條○今安本經記有朝禰一節禮只乃適祖今經文但言朝祖注云上士祖禰異廟下士祖禰共廟尊言祖者共廟則舉祖以包禰兼言禰者異廟則先禰而後祖經言下士記言上士文有詳畧蓋互見耳今以記文附見于下

○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重不入者主于朝祖而行若過之矣門西東面待之便也○疏曰此是上士二廟先朝禰之事衆主人東即位者柩未升之時在西階下東面北上柩升主人從衆人已下乃即阼階下西面位婦人從升不云主婦者以婦人指升故總言之禰廟在東柩入禰廟明旦出門東鄉朝祖重于柩車先一廟故便也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面

階東北面在下照正柩者先柩者後後柩者適祖時燭亦然互記於此○先先柩上如字下西見反後
後柩上如字下戸豆反○疏曰此燭本是殯宮中照闇殯者
在道時二在柩前一在柩後今又一升堂一在堂下故鄭云
先柩後柩上適祖時但有朝廟在道柩前後之燭至廟但云
質明滅燭不見燭之升堂不升堂此文又不見在道燭故云
互記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如升降拜賓至于要節而
踊不薦車不從此行○疏曰按上經云朝祖時既正柩設從
奠訖主人降拜賓至于要節而踊故此記云如之上祖禰共
廟者朝廟已即薦車此二廟明日於祖廟薦車馬以其從祖廟行故也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
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此謂朔禰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祝執醴先酒脯醢俎從之巾席
爲從既正柩席升設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凡喪自卒至殯
自啟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矣序從主人以
下○疏曰此謂朝禰明日者以下文朝祖之時序從如初中
有燭若同日則朝祖之時已自明矣何須更有燭朝祖與朝
禰別日可知故鄭云舉奠適祖之序也知祝受巾巾之者以
上篇設小斂奠訖祝受巾巾之此與小斂奠同主人常在喪

位不出唯君命乃出迎及送其襚柎則此日數亦同以此篇
啟日朝禰又明日朝祖又明日乃葬與始死日襲明日小斂
又明日大斂而殯亦同日主人主婦變服亦同以其小斂
人散帶主婦髽自啟至葬主人主婦亦同于未殯也序從者
按上注云主人與男子居右婦人居左以服與昭穆爲位是也○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
階間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
或作搏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
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
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蜃市軫反之團作輇作搏
並音市專反○疏曰正經不云納柩車時節故記人明之周
禮有遂人匠人天子之官士雖無匠亦有遂人匠人主其葬
事按周禮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
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又鄉師職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
御柩而治役又此遂人與匠人同納車于階間即匠人上載
窆與遂人職相左右也納車正爲載柩若乘車道車之等則
當東榮不在階間按遂師職注云蜃車柩路四輪迫地而行
有似于輴因取名焉舉上有四周者此亦與輴車同下則前
後有軸以輇爲輪者此則與輴異以輴無輪直有轉轄此有
輇輪引許說者證此輇無輻也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
轡貝勒縣于衡乘繩證反後皆同靾息列反旜之然反縣音玄下注同○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幦覆
笭玉藻曰士齊車鹿幦豹犆干盾也笮矢箙也靾韁也旜旌
旗之屬通帛爲旜孤卿之所建亦攝焉皮弁服者視朔之服
貝勒貝飾勒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夏毛戸[illegible]反
齊側皆反犆音直韁居良反劉本作繮音獲○疏曰此并下
車三乘謂葬之魂車士乘棧車巾車之文幦覆笭謂車前式
豎者笭于以鹿夏皮淺毛者爲幦以覆式是以詩[illegible]鞹
鞃淺幭傳云淺虎皮淺毛也幭覆軾也引玉藻者彼注云犆
謂緣也欲證此鹿幦亦以豹皮爲緣飾按司常云孤卿建旜
大夫士建物此士而用旜故云攝焉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
朔于大廟鄉黨孔子云素衣麑裘亦是視朔之服君臣同服
是以此士亦載皮弁視朔之服也貝水物故以貝飾勒干與
戈戟兵器及箙與弓矢皆相須乃用今明死者不用故闕之
道車載朝服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疏曰士乘棧車更無別車而上云
乘車下云稾車此云道車雖祇棧車所用各異故有此三名
朝夕者士家朝朝暮夕當私朝之車又云及燕出入者謂士

家游燕出入之車按周禮司常云道車載旞鄭注云王以朝
夕燕出入則士乘棧車與王乘象路同名道士之道車而用
朝君之服不用私朝玄端服者乘車既載孤卿之旜故道車
亦載朝君之服攝盛也玄衣素裳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
服緇帶素韠注云不云衣衣象冠色則不云裳裳象韠色可知稾車載蓑笠稾古老反劉朝到反蓑素禾日
○稾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蓑笠備雨服今文稾爲潦
凡道車稾車之纓轡及勒亦縣于衡也○散悉但反○疏曰
按司常云斿車載旌注云斿車木路也主以田以鄙謂王行
小小田獵巡行縣鄙此散車亦謂從王以田以鄙之戶王[illegible]
獵自用冠弁服乘棧車今文稾爲潦者按周禮輪[illegible]
云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今鄭云蓑笠備雨服則彼注此文
爲潦車者義亦通矣乘車云纓轡貝勒縣于衡即此三者皆縣于衡可知○以上本經記○祥車曠左空神
位也祥車葬之乘車○疏曰祥猶吉也吉車爲平生所乘葬時因爲魂車曠空也車士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若
大小一祥主人所乘之車無空左之法○曲禮○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
棺用功布詳見喪大記下篇柩行章○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

及乘人專道而行燎力召反乘繩證反○乘人謂使人執引也二道人辟之○疏曰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也終夜燎一也乘人二也專道而行三也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人引車不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辟人也三事為重故云與天子同○雜記

有司請祖期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每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疏曰此賓即上來弔主人旣殯者朝廟事畢而出主人送之上既夕哭訖因外位請啟期故云亦也篇首云請啟期此云請祖期下文請葬期皆因出在外位請之故云每事也按詩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是將行飲酒曰祖此死者將行亦曰祖也○附按生人出行則有祖道之祭而親友餞之此柩將行當已載飾柩陳明器還車之後將此奠之名為祖似是象生時之出則祖以為義祇字乃有着落今疏引詩韓侯出祖為說極合而又以解鄭之將行飲酒曰祖夫將行飲酒曰餞可也似于祖字尚隔一層不及鄭司農說說見喪大記祖奠章又見下祖奠薦馬章○又按此奠象生人之祖則遣奠象生人之餞以親一往不反故遣奠盛其禮鼎五籩豆皆四為前奠後虞所無有者所以伸人子之哀而盡其心也然則生人餞于道死者餞于家生人祖與餞在一時死者祖于日昃餞于日朝而皆在

遷車之後車未動之前其事雖已不同而意則同焉耳

曰日側側跌也謂將過中之時○疏曰有司請主人祖期主人荅之曰日側者與是傍側取差跌之義過中之時者尚書無逸云文王至于日中昃昃即側也

右請祖期第五章

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算卒束襲祖為載變也乘柩郤下而載之束束棺于柩車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閒謂此車○疏曰主人先祖乃載故云為載變也郤猶卻也鄉柩在堂北首今郤下以足鄉前下堂載于車喪大記云君蓋用漆二衽三束檀弓云棺束縮二橫三彼是棺束此經先云載下乃云卒束則束非棺束是載柩訖乃以物束棺使與柩車相持不動也

降奠當前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牖也亦在柩車西束有前後也○疏曰卒束乃云降奠則未束以前其奠使人執之待束訖乃降奠之當束也下記云卽牀而奠當牖彼在尸東此在柩車西當束束亦當牖也經記言前束則有後束可知

右載第六章章下凡二條

○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

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將於柩西當前束設之○疏曰經載柩時不云去奠設席之事故記人明之要須設席乃設奠故云將于柩西當前束設之正經云降奠當前束是也○本經記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主人拜踊于賓位不敢迎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將也若反之使奠○疏曰謂君來弔臣之葬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君既弔位于東東故主人在東西之而拜門謂祖廟門右西邊也將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中山家故右西孝子拜君竟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為禮也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者君入臨弔事竟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反而后奠者反謂君未去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柩知之也或云此謂在廟載柩車時也奠謂設祖奠○雜記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赬後緇齊三采無貝紐女九反赬丑貞反齊如字○飾柩為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為之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一池縣于柳前士不揄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為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以三采繒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

上有貝○牆力又反笭力丁反衣於既反縣音玄揄音遙絞戶交反蕤汝誰反○疏曰飾柩為設牆柳者即加帷荒是也巾奠乃牆下記文引者證但云飾柩不言設牆時節故記人辨之按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鄭注云布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此注牆柳別按喪大記注又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則帷荒總名為柳者對而言之則帷為牆象宮室有牆壁荒為柳以其荒有黼黻及齊三采諸色所聚故得柳名總而言之皆得為牆檀弓云周人牆置翣牆中兼柳翣人云翣擁之材柳中兼牆矣池者生人屋宇以木為承霤仰之以承霤水死者無水可承故用竹而覆之但取象平生有而已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者此鄭依漢禮而言士不揄絞者爾雅釋鳥云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絞者倉黃之色人君於絞黃色絞上又畫鷂雉之形縣于池下大夫則閑之故云大夫則不揄絞揄絞一名振容故喪大記云大夫不振容但大夫池下仍有銅魚縣之士不但不揄又無銅魚上柩車左右以有帷分兩相各為前後故云前蕤後綏若今小車蓋上蕤者漢時小車蓋上有蕤在蓋之中央故舉以為說按聘禮記云三采朱白蒼此為齊用二采亦當然也著以絮者既云齊當人所覩見故知以絮著之使高按喪大記云士齊二采一貝鄭注云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緣貝落其上及旁是彼士為天子元士此諸侯之士故

無貝設披披從義反劉方寄反下同○披輅柳棺上貫結于戴人居旁牢之以備傾虧喪大記曰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疏曰喪大記注云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此注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以此而言則戴兩頭皆結于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于戴餘披出之于外使人持之一畔有二爲前後披故下記云執披者旁四人注云前後左右各二人是也人君則三披各三人持之備傾虧也引喪大記者證披連戴而施之也二披用纁者與戴所用異大夫與人君則戴與披用物同故喪大記云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也○附按疏言二披用纁者與戴所用異今詳喪大記者士戴前纁後緇則疏所謂與戴異者是謂後二披不用緇矣然謂仍用纁是士反爲純色不合禮意若前後另用何色不應記不明言則是士祇有二披不得與大夫同四披也明矣說見喪大記綿飾棺章○又按此篇下文祖奠薦馬章記云執披者旁四人若謂兩旁四人則每一披二人也若謂一旁四人則是每一披四人總祇有二披耳彼注解前後左右各二人者非是屬引屬音燭注同著也引音胤注同後屬引皆放此○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著直略反○疏曰引謂紼紼屬著於柩車在軸輴曰紼者士朝廟時用軸大夫已上用輴故兼言之言紼見紼

紼言引見用力故鄭注周禮亦云在車曰紼行道曰引雜記乘人專道而行又云諸侯五百大夫三百皆是引人也言古者人引對漢以來不使人引也引春秋者按定公九年左氏傳云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死之齊侯與之犀軒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此鄭注略引者證古者人引也

右飾柩第七章章下凡五條

○巾奠乃牆牆飾柩也○疏曰正經但云降奠當前束商祝飾棺不云巾奠故記人言巾奠訖而祝乃飾棺牆即帷荒與棺爲飾故變飾棺云牆也○不經記

○池視重霤重直容反○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以木爲之承于屋霤入此木中而霤于地故謂此木爲重霤天子四注四面爲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生時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于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籠名之爲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衡弓

○飾棺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黼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詳見喪大記下篇飾棺章○附按前注言士不揄絞此又言揄絞者喪大記疏云揄絞在池上則是池下仍無揄絞也

○周人牆置翣見上猶陳殯貝章下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志亦謂章識褚幕丹質褚張呂反幕音莫○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蟻結于四隅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殷士也學于孔子傚殷禮○疏曰此論孔子弟子送葬車飾學孔子行殷禮之事褚謂覆棺之物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爲褚不得之爲幄但以幕形以丹質布而爲之蟻結者蟻蚍蜉也又于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夫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之故葬兼三代大夫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祇用殷法不牆不翣唯特加褚幕而已○檀弓

陳明器於乘車之西乘繩證反○明器藏器也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異于生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陳器于乘車之西則重北也○味武葛反○疏曰下云器西南

上精又茵注云陳器次而北則自苞筲以下總曰藏器以其俱入壙也引檀弓者按彼注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籩無縢味當作沫沫靧也橫曰簨植曰簴陳器乘車之西則重北者無正文上薦車云直東榮緣廟屋而言上注云中庭不得云近北明車近不在重今東陳于乘車之西明重北可知○附高安朱氏曰檀弓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夏后氏用明器鬼器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云云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前明會典明器公侯九十事三四品七十事五品五十事六七品三十事八九品二十事庶人一事指功布今按明器之制刻木爲人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又爲牀帳茵席之類似生時又苞三筲五甖二以盛奠醢五穀酒醢葬日于穴旁穿便房實之朱子謂此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廞敗生蟲尤爲非便雖不用可也邱氏謂毋種各置少許庶幾存古似亦無害穢褻穴旁置物久之地必陷雨水侵入風亦乘之縱有灰隔亦恐易毀況五穀脯醢雖少許亦生蟲蟻斷不可用

折橫覆之折之設反○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爲苞筲以下縛于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庪九委反窆彼驗反○疏曰折橫覆之者鄭云蓋如牀則加于壙上時南北長東西短縛側耕反見貿遍反今經云備明知其長者東西陳之言覆之見

善面則折加于壙時擬鄉上看之爲面故善者鄉下令陳之所以
下看之故覆之而善面鄉上也折猶㡵者以窆畢加之于壙上所
以承抗席若㡵栽物然也經云橫覆之明有縱對之既爲縱橫即
知有長短廣狹以承抗席故爲如牀解之又約茵與抗木但于壙
卩承抗席則折宜大于茵與抗木故知縮三橫五也縮三橫五
卜當贊處故無贊折橫則東西長是以苞筲陳之于北便也抗
木橫三縮二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疏曰
壙口大小雖無文但明器等皆由羨道入諸侯以上
又有輴車亦由羨道入壙口唯以下棺則
大小容棺而已今抗木亦足掩壙口也加抗席三抗古良反○
席所以禦壍
○疏曰既陳抗木于折札又加此抗席三領于抗木之上抗木不
言加明別陳于折札抗木之下而云加加木上可知抗席之下加
茵則又加于席上此三者後陳者先用故先抗木次抗席後茵是
以下文及葬時茵先入壙窆事說加折壙上則先用抗席後用抗
木是其次也若折于抗席前用而不加于席上者以長人故別陳
于南其茵同爲葬具故與抗木同陳也但抗席茵重陳者以入壙
時相當又皆是縱橫重累之物也抗木在
上故云禦土抗席在下隔抗木故云禦壍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
亦縮二橫三茵音因○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之亦者亦抗
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

人藏其中焉今文翦作淺○疏曰加茵者謂以茵加于抗席之上
此說陳器之時疏布謂大功疏麤之布七入黑汁爲緇翦謂染爲
淺緇之色有幅者按下記云茵著用茶實綏澤焉用一幅布爲之
縫合兩邊幅爲袋不去邊幅用之以盛著也下葬時茵先入屬引之
乃窆則茵與棺爲藉故先入在棺之下也鄭云幅緣之者蓋縫合
既說乃更以物緣此兩邊幅縫合處使之牢固不折壞因爲飾也
上抗木先云橫三後云縮二此茵先云縮二後云橫三並據此陳
列之時鄭據入壙而言故云木三在上茵二在下各舉一邊而言
其實皆有二三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渾天言之地之上下
外內周匝皆有天木與茵皆有天三合地二人尸柩藏其中器
西南上綪綪側耕反○器目言之也陳明器以西
行南端爲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茵茵在抗木上
陳器次而北上
也○疏曰茵非明器以陳器從
此茵鄉北爲次第故亦言之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疏曰
下文既遣奠而云苞牲取下
體故知苞二所
以裹奠肉也筲三黍稷麥筲舂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穀也
○舂音本穀音斛○疏曰按下記云
菅筲三則筲以菅草爲之筲三各盛一種黍稷麥也筲說云舂器
所以盛種此筲與舂盛種同類按考工記旅人爲簋實一觳昭三
年晏子云四升曰豆記又云豆甕三醯醢屑幂用疏布甕烏貢反
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幂亡狄反

本又作幂○甒瓦器其容亦蓋一觳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
與薑幂覆也○疏曰聘禮致饔餼云甕斗二升則此甕約同之
甒二醴酒幂用功布甒亡甫反○甒亦瓦器○疏
曰甕甒三而陳之言亦瓦器皆木桁久之
桁戶庚反○桁所以庋苞筲甕甒也久當爲灸灸謂以蓋塞其口
每器異桁○疏曰自苞筲以下皆塞之當于木桁也既皆久塞而
甕甒獨云幂者以苞筲之等爲燥物甕
甒濕物非但久塞其口又加幂覆之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
敦音對杅音于本又作盂音同匜音移○
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
流匜口也○盛音成○疏曰謂常用之器
耜農器敦杅食器槃匜沐浴之器也弓矢兵器也無祭器
器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疏曰檀弓云宋襄公葬其夫
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禮略不實明
祭器有明器而實之大夫以上尊者備故兩有則實祭器不實明
器宋襄公并實之故曾子非之有燕樂器可也
之故曾子非之言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疏曰
用樂之器者升歌有琴瑟庭中有特縣磬也役器甲冑干笮
瑟庭中有特縣磬也笮側白反○此皆師役之器甲鎧冑兜鍪干楯笮矢

箙○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音矛楯常允反○疏曰此役器中有
干笮無弓矢示不用故不具上用器是常用之器故具陳之甲冑
古者用皮故名甲冑後代用金故名鎧兜鍪隨世爲名故也凡上
下役用之器皆麤沽爲之故下記云弓矢之新沽功則餘雖不言
皆沽可知但于笮是明器之某若記云薦乘車鹿淺幦于笮革靾
者是魂車之所載與此別也○附按用器中有弓矢則役器中有
可無矢難生前可通用也况笮爲矢箙安見無矢至薦乘車亦有笮
豈皆有箙而無矢乎是經亦大概言之耳今疏乃以用不用析之
夫死者而倚有用燕器杖笠翣
與不用之別與笠音立翣所甲反○燕居安體之
者所以扶身笠者所以禦暑翣者所以招涼故云
燕居安體之器竹箬蓋者箬竹青之皮以爲之
右陳器第八章一章下○抗木刊
條剝削之○疏曰刊削也而云有皮
者剝乃削之刊剝者削木之無皮者直削之
故兼言剝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茶大加反○茶茅秀也綏
香是御濕○御魚呂反○疏曰茵內非但用茅
秀兼實綏澤取其香知御濕者以其在棺下
一編用便易也○疏曰葦草既長
取三尺一道編之其用便易葦苞長三尺
菅筲三其實皆瀹瀹古顏反

所炎反淪餘若反○米麥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爲敬○湛子廉反○疏曰經直云筲三黍稷麥不也之所用及黍稷生熟故記人明之言筲用菅草黍稷皆湛之以鬼神幽暗生者不見故淹而不熟以不知神之

弓矢之新沽功 沽音古注同○設之宜新沽示不用○疏曰自此盡篇未論死者用器弓矢[illegible]之事以正經但云用器弓矢不辨弓矢善惡及弓矢之名記人明之設之宜新者爲死者宜用新物沽示不用者沽[illegible]爲之

有弭飾焉 弭面耳反○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爲飾○緣以絹反○疏曰按爾雅云弓有緣謂之弓無緣謂之弭孫氏云緣繁約而漆之無緣不以繁約骨飾兩頭是此弭也詩云象弭魚服是用象骨弓弭既用角明兩頭亦得用故鄭總云骨角爲飾○附按此恐沽功太麤畧故言弓之飾骨角處亦有此飾耳疏說似晦

亦可張也 亦使可張

有柲 柲弓檠弛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柲緄縢○檠音景弛式氏反緄古本反縢大登反○疏曰冬官弓人弓成納之檠中以定往來體此弓檠謂弛弓之時以竹狀如弓縛之于弓裏使不傾僞引詩者緄繩也縢約也謂以竹爲柲以繩約之此經之柲雖[illegible]畧用亦如此

設依撻焉 撻他達反○依纆紘也撻附側矢道也皆以韋爲之○疏曰依者謂以韋依纆其弦即今時弓彄是也撻弣側矢道者所以撻矢令出依與撻皆以韋爲之與于生者也

有韣 韣音獨○韣弓衣也以緇布爲之

猴矢一乘骨鏃短衛 猴音侯鏃子木反○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云不用也生時猴矢金鏃凡爲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射食亦反笴古老反○疏曰候物而射之者按司弓矢注云可以何候反射敵之近者及禽獸鄭君兩注詩異義同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此言短羽即翦羽也按周禮矢人上陳五矢下乃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鄭彼注云矢笴長三尺五分羽一則六寸也謂之羽者指體而言謂之衛者以其無羽則不平正羽所以防衛其矢故名羽爲衛○附按矢五分而羽其一所謂翦羽也記言短衛謂尙不及五分之一故注云不用

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 輖音周字林云重也○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輖摯也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凡爲矢前重後輕也○摯音至○疏曰凡射志有所準擬故云志猶擬也按司弓矢鄭注云恒矢之屬軒輖中則此恒矢也在八矢之下知是習射矢者以其矢中特輕于習射宜也引尙書盤庚者證志爲準擬之事上文猴矢言骨鏃此不云鏃故知無鏃示不

用也若然猴矢生時用金鏃死用骨鏃志[illegible]則分去之按司弓矢鄭注云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illegible]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若然前重[illegible]矢枉矢絜矢矰矢茀矢而言引之者證此[illegible]前重後輕之義但周禮有八矢唯用此二[illegible]最重恒矢居後最輕既不盡用故取其首尾者也○本經記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 巾席俟於西方祖奠將用焉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illegible]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爲神憑依之久也○疏[illegible]將還遷車更設祖奠下文云祖還車還車說布[illegible]巾席故巾席俟祖奠在西方也按上篇徹小啟[illegible]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今奠在庭無升[illegible]故云來象升丈夫踊出象降婦人踊但此鄉甫[illegible]婦人亦踊者以下文徹祖奠時云徹者入丈夫[illegible]踊也凡奠于堂室者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illegible]東方來陳由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東象升[illegible]也但設奠于柩車西而東面則徹奠出奠東而[illegible]

祖奠且始設日側徹之未經宿故不設于序西南

祖 爲將祖變○疏日祖卽變也

商[illegible]

柩車爲節○

乃祖 還柩鄉外爲行始○疏曰商[illegible]乃還柩車使轅鄉外也祖者[illegible]

[illegible]按生人將行而祖道此亦象生[illegible][illegible]以始爲義則當連行字爲乃始[illegible]始二字爲文如世俗所謂歇後語也

踊襲少南當前束 主人也柩[illegible]疏日前祖[illegible]

[illegible]

婦人降即位于階間 爲柩將去有時也位[illegible]降者以柩還鄉外階[illegible]

上降在階間爲柩將去有時者卽明旦遣而行[illegible]人在阼階西面統于堂下男子令柩東南還男[illegible]人降亦東上統于男子也婦人不纏車

祖還車[illegible]

[illegible]祖奠故辟之在車後[illegible]已南上○疏曰祖還車者爲載[illegible][illegible]還器名鄭云器之陳自已南上[illegible][illegible]器次而北是也○附按上文乃[illegible][illegible]不還器而指明其事非有兩次[illegible][illegible]于此移銘加于茵上○疏曰初[illegible][illegible]置于重祖廟又置于重今將行[illegible]

遷于廟門左茵是入壙之物銘亦然故移銘加于茵上也士無廞旌唯有乘車所建攝盛之旜并此銘旌而已大夫以上有獸旌則皆備三旌也二人還重左還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疏曰車馬至中庭之東以右還鄉門為便重在門內面鄉北人在其南以左還鄉門為便二者雖相反各由其便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車已祖可以為之奠也是之謂祖尊○疏曰祖奠既與遷祖奠同車西又皆從車而來則此要節而踊一與遷祖奠同奠本為柩設今車已還名之曰祖可以為奠也薦馬如初柩動車還宜新之也○疏曰上已薦馬今又薦馬者以柩車動而鄉南為行始宜所之故如初賓出主人送

右祖奠薦馬第九章章下凡二條○祖於庭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祖還車不易位還音患○為鄉外耳未行○疏曰按正經乃祖還乘車道車稾車不辨還之遠近故記人明之未還車車在階間婦人在堂上還車去階間婦人降堂下然則是還車易位而云不易位者以三分其庭為三位車雖去階間猶不離一在北之位像大邦而言不易也執披者旁四人前後左右各二人○疏曰謂前之左右後

之左右則一旁四人兩旁則入人上鄭注云備傾虧也○附按注謂前後左右各二人者非是說見上飾柩章○祝餞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言餞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則既祖祝乃餞○疏曰正經但云祖還車乃奠如初不云餞處故記人明之未祖以前柩居鄉北輅在主人之北今云餞于主人之南明知既祖還乃餞之○以上本經記

有司請葬期亦日在外位時○疏曰上啟期祖期事畢在外位故此亦因事畢出在外位時請葬期也入復位主人也自死至于殯自啟至于葬主人及兄弟恒在內位○疏曰自死至于殯在內位據殯宮中自啟至于葬在內位據在祖廟中處雖不同在內不與故總言之始死未小斂已前位在尸東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若自啟之後在廟位亦在阼階下也

右請葬期第十章

公賵玄纁束馬兩賵芳鳳反○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春秋傳曰宋景曹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繁乎○疏曰此論國君賵法之事公及大夫皆有臣臣皆尊其君呼之曰公故左氏傳伯有之臣曰吾公在堅谷今此云公則國君非大夫君也以下云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與喪大記如此迎送者皆據國君言車馬曰賵施于生及送死者下注云賵奠于死生兩施是也兩馬士制謂士在家常乘之法若出使及征伐則乘駟馬其大夫以上則常乘駟馬引春秋者諸公有賵馬助人之事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眾主人祖尊君命○眾主人自若西面○疏曰尊君命者謂釋杖迎入故下文賓賵擯者出告須注云不迎眾主人亦祖亦是尊君命主人一人迎賓入門門東而右其餘眾主人不迎賓明自若常位柩東西面可知馬入設設于庭在重南○疏曰以馬是庭實故云設于庭知在重南者以庭實法皆三分庭一在南設之又重北陳明器不得設馬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輅音路○賓使者幣玄纁也輅轅縛所以屬引由馬西則亦當前輅之西于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柩車在階間少前三分庭之北輅有前後○疏曰按此使者即士也士喪禮君使人弔注使人士也禮使人各以其爵故知是士也經云當前輅不云東西及前後鄭以義言之以馬在重南當門柩車在階間少南亦當門賓一馬西北行當前輅致命明當輅西可知賓當輅西經不云北面致命明當奠柩之南北面是得鄉柩與奠也中庭陳明器不得在中

庭故知三分庭在北分之北此解賓致命之處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奠如字棧士板反○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疏曰主人以賓致命訖遂哭拜也成踊者三者三凡九踊奠幣于棧者明此棧車柩車即蜃車四輪迫地無漆飾故言棧也按聘禮宰授使者圭時云同面使者在左宰由右而授其右也此車南鄉以東為左尸在車上以東為右故授左服容授尸之右也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柩東主人位以東藏之○疏曰柩東主人位者解經由主人之北以幣在車東主人在車東故宰由主人位北為鄉左服上取幣以北東藏之于內也但此時主人仍在門東北面此位雖無主人既有定位故宰由位北而取幣不得履主人之位故也士受馬以出此士謂胥徒之長也言勇力者受馬聘禮曰皮馬相間可也○疏曰受幣者宜尊受馬者宜卑故知受馬是胥徒之長若然者禮記云士受皮注云士謂中士下士不為胥徒者彼主人親受贄明受皮非胥徒是正士也引聘禮者欲見此用皮亦可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疏曰主人既送賓還入廟門東復位杖也

右公賵第十一章

賓賵者將命賓卿大夫士也○疏曰上云君下有兄弟則此賓是國中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可知言將命者身不來遣使者將命告主人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不迎告曰孤某須○疏曰按雜記諸侯使卿弔鄰國諸侯主人使擯者告賓云孤某須矣故引之爲義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初公使者主人拜于位不踊柩車東位也既啟之後與在室同○疏曰按上篇始死時云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此主人亦拜于位俱是不爲賓出故云與在室同至于有君命亦出迎也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賓出在外請之爲其復有事○疏曰賓既行賵訖出更請之爲其復有事若無事賓報事畢送去也若奠賓致可以奠也○疏曰謂賓不辭此稱所致之物或可以爲奠于祭祀者也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士亦謂胥徒之長又復也○疏曰受羊與馬同是畜類故知亦胥徒之類若賻賻音附○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出者賻主施于主人○疏曰下云知生者賻是施于主人也按春秋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譏一人兼二事此賓所以兼事者彼譏一人獨行不與介各行若雜記云上客弔即其介各行含襚賵則不譏是卿大夫士禮一人行數事可也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坐委之明主人哀戚志不在受人物反位反主人之後位○疏曰鄭知反主人之後位者以主人在門東西面而云宰由主人之北鄉賓奠幣之處舉幣明宰位在主人之後故得由主人之北西行若無器則捂受之捂五故反○謂對相授不委地○疏曰堂上授有捂受法今在門外若有器盛之則坐委于地若無器則對面相授受故云捂受之捂即逆也對面相逢受也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贈送也擯者出請納賓如初如其入告出告須賓奠幣如初亦於棧左服若就器則坐奠于陳陳如字○就猶著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陳明器之陳○疏曰知贈無常者按下記云凡贈幣無常注云玩好曰贈謂生時玩好之具與死者相知皆可以贈死者陳明器之陳者以廟中所陳者唯明器即陳于車之西以外或言薦或言設無言陳者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兄弟賵奠可也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于死生兩施○疏曰既言兄弟明有服親者也所知許其賵不許其奠

兄弟許其賵并奠上文亦賓而有賵有奠有賻三者彼亦不使並行三禮之中有則任行其一故總見之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注云各主于所知此賵奠不偏言所主于明生死兩施也所知則賵而不奠所知通問相知也降于兄弟奠施于死者爲多故不奠○疏曰通問相知者是朋友言降于兄弟許賵不許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各主于所知○疏曰贈是玩好施于死者故知死者行之賻是補主人不足施于生者故知生者行之是各施于所知也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于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行並戶郎反○疏曰以賓客所致有賻有賵有奠直云書賵者舉首而言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不同書遣於策遣棄戰反注及下遣并注同○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茵以下○疏曰編連爲策不編爲簡故春秋左氏傳云南史氏執簡以往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以賓客贈物名字少故書于方則盡遣送死者明器之等并贈死者玩好之物名字多故書之于策書明器之物應在上文而於此言者遣中并有賵物故也乃代哭如初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也初謂既小斂時○疏曰按喪大記大夫以上官代哭士無官以親疏代哭初謂小斂時者喪大記小斂之後乃代哭初死主人哭不絕聲士二日小斂宵爲

燎于門內之右燎力召反○爲哭者爲明○疏曰燎大燭必于門內之右門東者奠于柩車西鬼神尚幽闇不須明柩車東有主人階間有婦人故于門右照之爲明而哭也○附溫公司馬氏曰古有含襚賵賻贈之禮貝玉曰含衣被曰襚錢帛曰賻車馬曰賵含襚以送死賵賻以佐生皆所以矜恤喪家助其斂葬也今人皆送紙錢焚爲灰燼何益喪家不若復賻襚之禮既不用珠玉則含禮可廢又今人亦無以車馬助喪者則賵禮亦不必存也凡金帛錢穀之類皆可謂之貨財其多少之數則無定準視其家之有無貧富親之遠近情之厚薄自片衣尺帛百錢斗粟以上皆可行之勝于無也孔子遇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蓋君子行禮情與物必相副前漢王丹友人喪親河南太守陳遵爲護喪賻贈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于主人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然則物豐而誠不副君子不爲也記曰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此之謂也○高安朱氏曰按儀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若饋奠則從主人未聞弔客有供奠饋之禮家禮奠周香燭酒果已是隨俗今人贈賻之義不請反後陳奠物牲牢餚醴而外羅列餚餌果蔬或二三十席翰綵爲車馬人物將以頭樂諠塡震[illegible]生者滋擾死者不寧是何禮哉又古者有誄詞無祭文朱子家禮祭大式第云某以庶羞致祭于某之柩讀畢焚之今則駢詞儷語誇張[illegible]無情實而製錦裝

黼繪紘綖煌煌如綿屏壽愽仁人孝子忍為此哉

右親賓賵奠賻贈第十二章 章下凡三條

○凡賵幣無常 賓之贈也玩好曰賵在所有○疏曰正經云公賵用玄纁束是賵有常矣上又云賓賵奠幣如初不云物色與多小故記人明之以賓客非一故云凡賵幣無常○本經記○今按他記賻賵事得失不同並詳見弔禮篇賻喪章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以上詳見喪通禮篇財用章下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 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如初如大斂奠時○疏曰此謂葬日之明陳大遣奠于廟門外之事士特牲饋食禮陳三鼎今大遣奠與大夫常祭用少牢同是盛此葬奠故加一等也如初如大斂在廟門外及東方之饌也雖如大斂鼎數仍不同以大斂三鼎此則五鼎然大小斂時無黍稷朔月則

有黍稷此奠又無黍稷者以始死至殯自啟至葬其禮同故無黍稷亦同也凡牢鼎數或多或少不同若用特豚者或一鼎或三鼎若士冠禮醮子及婚禮盥饋并士小斂之奠與朝禰之奠皆一鼎也三鼎者婚禮同牢士喪大斂朔月遷祖及祖奠皆三鼎而以魚腊配之是也其用少牢者或三鼎或五鼎三鼎者則有司徹云陳三鼎如初以其繹祭殺之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五鼎者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此葬奠士攝之奠用少牢亦五鼎聘禮致饔衆介皆少牢亦五鼎玉藻諸侯朔月少牢亦五鼎其用大牢或七或九或十或十二其云七鼎九鼎者公食大夫下大夫大牢鼎七上大夫鼎九是也鼎十與十二者聘禮致饔於賓飪一牢鼎九羞鼎三是十二也又云上介飪一牢鼎七羞鼎三是其十若然按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鼎有十與十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各別數則仍為奇數

其實羊左胖 胖音判○反吉祭也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疏曰反吉祭者以特牲少牢吉祭皆升右胖此用左胖既言左胖則左邊共為一段故云體不殊骨雖然下云髀不升則除髀以下膊胳仍升之與上肩脊脅別升是左胖仍為三段矣而云體不殊骨據脊以上膊胳已下共為一亦得為體不殊骨也

髀不升 髀步禮反○周貴肩賤髀古文髀作脾○疏曰髀不升者則膊已上去之取膊胳已下按祭統云殷人貴髀周人貴肩故云髀不升

腸五胃五 亦盛之也○疏曰以不用特牲而用少牢是盛葬奠按少牢用腸三胃三今加至五亦是盛此奠也

離肺 ○挎苦圭反○疏曰此非但升腸胃又升離肺者按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云提猶絕也捲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此為食而舉亦名舉肺也

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 如之如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豚解解之如解羊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無腸胃者君子不食溷腴○肫劉音純又之春反溷音患腴音臾○疏曰鄭云如羊左胖謂豕與羊同者左胖雖同仍與羊異以羊則體不殊骨上下共為二段此豕之左胖則為四段矣故別云豚解豚解總有七段今取左胖前肩後肫脊脅者鄭欲為四段與羊異也君子不食溷腴者禮記少儀文彼鄭注文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腴有似於人穢引之者證不取腸胃之義

魚腊鮮獸皆如初 鮮新殺者士腊用兔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解略之○疏曰士腊用兔者謂此腊是其乾者鮮新殺者二者皆用兔知士腊皆用兔者雖無正文按少牢禮大夫腊用麋鄭云大夫用麋士用兔與此亦云士腊用兔士腊宜小故宜用兔也葬奠用少牢攝盛則當有膚與少牢同以豕既豚解四段喪事略則無膚者亦略之而已

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 脾劉音毗注同一音婢支反析思狄反蜱皮佳反蠃力禾反○脾讀為雞脾肶之脾脾析

百葉也蜱蜯也○肶尺之反蜱步講反○疏曰陳鼎既訖又陳東方之饌于主人之南前輅之東其豆有四脾析一蜱醢二葵菹三蠃醢四按周禮鄭注醢人云細切為齏全物若牒為菹又云蠃醢之稱菜肉通又經不云菹者類皆是齏則此絕脾析者即齏也脾讀為雜脾肶之脾者此脾雖與脾胃之脾同正為百葉名為脾析故讀音從雜脾肶之脾時俗有此語讀從之也按醢人注云脾析牛百葉也此不云牛者彼天子禮有牛此用少牢無牛當是羊百葉蜱蜯者即蛤也知者以周禮醢人云蜃醢注云蜃蛤也此注云蜱蜯也以蜱蜃蛤是也一物故知蜱蜯即蜃蛤也

四籩棗糗栗脯 糗去九反○糗以豆糗粉餌○餌而志反○疏曰籩人云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者此本一物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餈言粉擣之亦糗之不言互文而云互相足者凡言互文是二物各舉一邊而文省此糗與粉非一物分為二文語皆不足故云互相足也又按籩人羞有二籩糗餌及粉餈此經但言糗則舉糗以見餌而無餈故鄭云糗以豆糗粉餌也

醴酒 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疏曰按記云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即是遷柩鄉外乃饌之于主人之南自還柩車至此柩車未動則此葬奠東方之饌當與前同處故注云輿

奠同在主人之南但祖奠與大斂同二豆二籩此葬奠四豆四籩遷豆雖不同而同耳北上者益兩甒在北次南饌四豆豆南饌四籩

陳器

明器也夜斂藏之○疏曰朝祖之日已陳明器由朝祖夜斂藏之至此厥明更陳也

滅燎執燭俠輅北面

照徹與葬奠也○疏曰昨日朝祖日至夕云宵爲燎于門內之右至此滅燎既滅二人執燭俠輅北面一人在輅東一人在輅西者炤徹祖奠輅東者炤葬奠之饌故注云炤徹與葬奠也

賓入者拜之

明自啟至此主人無出禮○疏曰此時有弔葬之賓主人皆不出迎但在位拜之所以不出迎者啟之後既覩尸柩不可離位以迎賓雖有君命乃出

右陳遷奠明器第十三章 章下一條

○凡糗不煎

以膏煎之則褻非敬○疏曰正經葬奠但云四籩棗糗栗脯不云糗之煎不故記人明之凡糗空糗而已不用脂膏煎和之此篇唯葬奠有糗而云凡者通記大夫以上○本經記○陳小斂奠葬枇畢用桑大斂奠章大功與饋奠以下並爲此章通用當互考

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

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疏曰將設葬奠先徹祖奠故云徹者入入謂祝與執事徹祖奠

徹者東

車北東適葬奠之饌○疏曰以徹者當設葬奠故徹者出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取而設于柩車西知由柩車北者以徹者復設于柩車之西北也

鼎入

舉入陳之也陳之蓋于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疏曰以徹者既東當設葬奠故五鼎皆入陳也上篇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奠遷祖奠皆在阼階下西面北上今但云鼎入不言如初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既疑而又知者以前之奠祭在室其掌設者皆係如是

乃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

籩蠃醢南辟醴酒也○辟音避○疏曰如上所饌則先饌脾析於西南次北蜱醢次東葵蒸次南蠃醢陳設要方則四籩豆亦設於脾析已南綪之爲次今不於脾析已南爲次而于蠃醢已南爲次故知辟醴酒醴酒設在脾析之南可知

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

成猶併也不綪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併步頂反○疏曰知俎二以併不綪者若綪則宜北設羊于西南次北設豕次東設魚次南設而今于西南設羊次北不以魚設于羊東設腊于魚北遷從南爲始是不綪此其鮮獸在北北無偶故云特

醴酒在籩西北

統於豆也○疏曰豆即脾析也北上二甒醴酒綰豆言北上故云統於豆上

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亦以往來爲節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疏曰自上以來堂下設奠或奠皆云主人要節而踊注皆云往來爲節此奠饌

在輅之東言由重北者亦是由車前明器之北鄉柩車西設之設訖由柩車重南而東者禮之常也

右遷奠第十四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

倚於綺反○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于[illegible]出入道左主人位今時有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於道側由此○闑魚列反○疏曰論將葬重及車馬等以次出之事道左倚之者當倚于門東北壁重既虞將埋之者雜記文彼注云就所倚處埋之但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五虞士三虞未虞以前以重主其神虞所以安神雖未作主初虞其神即安於寢不假重爲神主文士大夫無木主明亦初虞即埋之也道左主人位者檀弓云重主道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則重主主死者故于主人之位埋之也鄭云今時以下者引漢法證重倚道左之事

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

便其行也行者乘車在前道槀序從○槀古老反○疏曰謂於門外之時南上葬于國北在路則南上上者常在前故云便其行也按記云取車載旌道車載朝服槀車載蓑笠是序從也

徹者入踊如初徹

巾苞牲取下體

苞[illegible]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illegible]始也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亦得俎釋三个[illegible]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脛戶定反劉故孟反个古賀反[illegible]乃到反骼對音格一音各○疏曰[illegible]下體者父母特行[illegible]因[illegible]前[illegible]錄脛下體行者以送之故云象行也又俎實之終[illegible]者[illegible]宋[illegible]俎云肩臂臑膊骼在兩端則肩臂臑在俎上端[illegible]始[illegible]爲將今取此兩端脛骨包以歸父母也士苞三个者个精所[illegible]之故雜記曰遣車視牢身彼注云言車多少各如所苞道[illegible]牲[illegible]之數然則遣車載所苞遣奠而藏之者與士[illegible]道車則所包者不藏于車直持之而已士有一苞而云苞三个[illegible]又五个謂凡包遣[illegible]則士一苞之中有三个牲體故云前脛折取臂[illegible]後脛折取[illegible]亦得俎釋三个者羊俎前脛折取臂臑其肩仍者胖爲一段後脛折取骼仍有脆一節在則羊俎有兩段在俎豕則左胖豚解爲四段今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仍有四段在俎若然羊俎有二段豕俎有四段相通則二俎俎有三段在故得爲俎釋三个按特牲注云爲改饌于西北隅遣之則此奠雖不敗爲餼西北腢留之亦爲分禱五祀也引雜記者按彼注云言父母家之夫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證此包牲歸父母亦是賓客父母之事

不以魚腊

非正牲也○疏曰正牲謂上三特故不以魚腊○附按注正牲謂上羊與

豕既不用乾兎之腊自不用兎之鮮獸疏謂正牲爲行器目明器在行
上三牲者似誤益正牲之三其一爲牛而上文無之行器明器
道之次○疏曰包牲訖明器當行鄉壙故云行器目葬行明器者卽下云茵苞已下是也茵苞器序從如其陳之先後
○疏曰序從卽上文車從次器○疏曰上陳明器訖次列車以從
器西南上茵苞巳下明器故云次器也○附按本章言馬出
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是行茵苞器序從之後而車乃從之疏似誤則徹者出踊如初於是
廟中當行者唯柩車○疏曰徹者謂苞牲訖當徹去所釋者出廟
門分薦五祀者徹者出時主人踊于是唯有柩車在廟未出耳

右重出車馬奠器從第十五章一章下係○載粻有子曰非禮也

粻涉良反○粻米糧也喪奠脯醢而已醢音海○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疏曰遣車載牲
有子譏其爲失也然藏器筲三有黍稷麥但遣奠之牲無黍
稷故遣車之奠不合載粻又云死者不食糧故遣奠不用黍
稷而牲體是脯醢之義也○雜記○附按有子此譏專就
奠有脯醢而無黍稷言故以爲非禮乃注疏又推出死者不
食糧之意似反滯而難通果爾筲三又有黍稷麥
者何與又豈初死不食糧久而食糧與恐俱碍理

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
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毋音無○史北面請旣而與執算西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算燭在
右南面炤書便也○疏曰鄭知史北面請者以主人於車東北面
所請者請于主人明史北面問之又知在主人之前讀之對面當
柩故知在主人之前西鄉柩也請訖乃西面請時及入時書在前
算在後則史西面之時算在史南西面今炤在史北近史炤書爲
便若在左則隔算不便也○附按注但言史北面西面而主人巳
不言可知今疏謂主人于車東北面者是主人則當讀書之時轉向
柩車若侍立于讀者之側而聽之也至其先時則當西面益時府
無事先侍立于車東史乃得北面請之不然主人已北面矣史安
得又北面而請乎疏于主人單云北面似誤讀書釋算則坐必釋算者衆其多○疏曰讀書者立讀之敬也○釋算
者坐爲釋之便也卒命哭滅燭書與算執之以逆出卒巳也○疏曰言逆出則入時長在前出
時長在後燭言滅不言出者以其燭巳滅不得言出其人亦出
可知○附按制禮者以天將明時言之故上言滅燎又言執燭俠
輅北面而其燭不言滅則是大棚有燭柩之也若此燭惟公史自
爲讀書釋算而設故事畢而卽滅之下節公史之燭亦然

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君之典禮
書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則諸
○疏曰以其言公史故知君史按周禮大史小史皆掌禮事故以
侯史亦掌典禮可知死葬之以禮是死者得禮之終
君史讀而成之知燭俠輅者上陳設葬奠云執燭俠輅北面

右讀賵第十六章一章下係○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芳賵
鳳反○曾子言喪禮祖面讀賵賓致命將
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錄之○檀弓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
士執披八人○仰五郞反○疏曰執功布者謂執大功之布鑿者
也葬時乘人有柩車前引柩者及在傍執披者皆御治之故云御
柩執披也抑揚左右之節者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知下坂道有
仰則揚擧其布使知上坂東轍下則下其布向東西邊執披者持
之西轍下則下其布向西東邊執披者持之執披者知其左右引
者知其上下也記云執披者旁四人注云前後左右各二人是士
執披者八人○附按疏言葬時乘人或疑鄭注似是謂葬者乘車
此云乘人今時皆乘人但觀疏內役言上下御柩柩車東西轍等

字則前乘人人字似是車字之訛曰本章章下言士喪有與天子
同者乘人則乘人是也但今之乘人無車而古之乘人仍有車益
柩在車上繫之堅固而人引之不用馬故謂柩爲乘人謂一人爲引
者也言乘人者以人爲乘據衆引者言又據與一人之乘一人爲馬不
同而言故不讀乎聲而讀○去聲主人祖乃行踊無算祖爲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遷
於祖之序○疏曰上遷於祖時注云主人從者又夫由右婦人由
左以服之親疏爲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此從柩
何如一遷于祖之序出宮踊襲哀次○疏曰出言大門外有賓客次舍之處父母生時接賓之所故主人至此感而
哀是以有踊踊訖卽襲襲訖而行也檀弓云哀次亦如之
注云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孝子至此而哀是也

右柩行第十七章四章下係凡○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乘人專道
而行見上朝祖章下○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孔子行之
見上遣奠章下○孔子在衞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
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於其反也如疑識式志反○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疏曰慕者謂親喪在前孝子在後恐不逮及如嬰兒之慕疑者謂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不欲還然問喪云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速疾也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檀弓○曾子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且如字堩古鄧反○堩道也變謂異禮○疏曰曾子以葬引至塗值日食則變常禮而停在乎且不變而遂行乎不審其事而問孔子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從才用反既明反絕句○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疏曰老聃稱日禮也按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此既柩行而交相左者以遭日食之變止哭停柩而不行凶禮故從吉禮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南過行人為交相左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讀為速○疏曰不知日食休已之遲速設若遲晚遂至于夜則豈如行哉言當疾行以至于墓赴其吉辰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朝直遥反使色吏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蚤音早莫音暮舍奠將舍奠行主○侵晨夜則近姦寇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為無日而慝作止也○慝他得反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痁始占反○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疏曰言不可使人之親病于危亡之患也若日食而務速葬即慮有患害以見遂停柩待明反而行禮也吾聞諸老聃云曾子問

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邦門城門也贈送也○疏曰按檀弓云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此邦門者國城北門也贈用玄纁束帛者即是至壙窆訖主人贈于死者以君物為車數用之送終主人去[redacted]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去起呂反○柩車前輅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疏曰此謂宰夫將致命主人乃去杖不哭由柩車前輅之左右鄭知者以在廟時賓在柩車右主人在柩車左也止柩車者下記云唯君命止柩於堩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升柩車之前實其幣于棺蓋之柩中若親授之然復位反柩車後○疏曰賓既致命主人乃哭拜賓乃升車實幣于棺之蓋中載以之壙上文在廟所贈之幣皆奠于左服此實于蓋中者彼贈幣生死兩施此贈專為死者也上在廟位在柩車東此行道故在柩車後

右公使人贈第十八章一章下一條

○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不敢留神也堩道也○曾子問曰葬既引至於堩○疏曰正經但云柩至邦門君使宰夫贈不云止柩之事故記人明之○

本經

記

至於壙陳器於道東西北上統於壙○疏曰統於壙者對廟中南上此則北上茵先入當藉柩也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疏曰茵入乃屬引下棺于其上以須藉柩故茵先入元士謂天子之士葬時先以輁軸由羨道入

乃加茵於其上乃下棺於中知元士葬用輁軸者檀弓云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以此言之天子諸侯殯葬皆用輴朝廟用輴何知大夫雖殯葬不用輴朝廟亦用輴故上旺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是也士殯葬不用輴朝廟得用之上文遷於祖用軸是也諸侯之大夫有三命再命一命殯葬不得用輴天子之元士亦三命再命一命葬得用[illegible]者春秋之義王人雖微猶在諸侯之上明天子之士尊得用[illegible]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之為元元者善之長故得[illegible]耳○說吐活反緘古咸反○疏曰說載者柩車至壙解說[illegible]及引之等除飾者解去帷荒池紐之等更屬引于緘者按[illegible]大記云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鄭注云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illegible]橫貫[illegible]耳居旁持而平之今舟人謂棺束為緘緘則棺束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有前後于束末皆為緘耳以繞貫結之而下棺人君又于橫木之上以屬紼也、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俠羨道為位○疏曰主人袒者為下棺變婦人不言北上亦如男子可知不哭者為已至壙時方陳器屬引主人應審衆主人與婦人亦可暫休息也羨道謂入壙之道上無負土為羨道○天子曰隧上有負土為隧僖二十五年晉文公請隧弗許是也○附家禮于墓前言賓客拜辭而歸○文莊邱氏曰今俗送往之日親友咸會為主人燕客于墓此何禮

○高安朱氏曰按禮弔之日不飲酒不食肉請終弔之日也未
弔齋戒致潔既弔餘哀未忘也豈當弔時而可飲酒食肉乎程子
葬父周恭叔主客客欲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于惡今俗
喪家燕客飲食若流而親友又醵錢為主人代設豈徒陷人亦自
陷已

右至壙第十九章章下凡三條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左墓道東先
至者在東○疏曰正經但云陳器于道東西北上統于壙以入壙[illegible]也不云三等車面位之事故記人明之以此不入壙
故南上不然于壙據墓南面為正故知道左是墓道東當是陳器之南先至在東者以乘車道車稾車三者次第為先後

柩至于壙斂服載之斂收斂之斂○柩車至壙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稾車之服載之不空之
以[illegible]而往迎精而反亦禮之宜○說吐活反○疏曰正經但云[illegible]至于壙屬引乃窆不云柩車斂服故記人明之送
形而往迎精而反者禮記問喪文引之雖此不空歸之義○本經記

○衛司徒敬子之喪孔子
相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殷道也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國昭

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齊大夫子張
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相息亮反○鄉許亮反○夾
羨道為位夫子孔子也
曰噫毋噫於其反○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
曰我喪也斯沾斯音
賜沾讀勑廉反○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為
爾專之
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專猶同也時子張相
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也○疏曰噫
毋者止子張也昭子不悟禮意乃止子張又自言我居喪也既是齊之大家人盡來覘覘于我當更為別禮豈得依舊爾
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若婦女之賓為賓位焉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之主為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于是昭子家
婦人同男子皆西鄉同在主位賓之男子及婦人皆東鄉記言其非禮也○檀弓

乃窆主人哭踊無算窆之下棺也今文窆為封○疏曰主人哭踊不言處還于壙東西面也窆之下棺者春秋謂之塴皆是下棺之名

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

○疏曰丈八尺曰制者朝貢禮及巡狩禮皆有此文昏禮幣用三
丈取成數凡禮幣皆用制者取以儉為節聘禮云釋幣制玄纁束
注云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此注云二制合之束
十制五合者則每一端丈八尺二端為一匹五匹合為十制也○
附高安朱氏曰金賚亨云葬禮主人贈注云元六纁四各長丈八
尺蓋即士喪禮所謂制幣元纁束也禮云柩至郭門公使宰夫贈
元纁束及窆主人襲贈用制幣元纁束此君施于士之禮今廣之以
窆乘君賜也乃今孝子自為元纁以贈其親于義何居今扳子
無賵親之文而況于葬邪此與今俗灰纁衣裳者何異或曰士喪
禮以遺其牲禮納贏中冒于此之太賽歸組賓館日父母而賓客
之所以致哀也元纁之贈亦賓客父母之意與隨意以其牲實苞
從便也賓客之備乃後備穿暨之備非其曾子語況今男器苞筲
俱不復用元纁之贈是亦不可以已乎

卒祖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拾其業反

戮其輒反後倣此○主婦拜賓拜女賓也即位反位也○疏曰卒
爾賻卒更祖拜賓反位者各反羨道東西位其男賓在東主人之
南女賓在主婦之南

賓出則拜送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去皆拜之此舉中焉○疏曰按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
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
而退注云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

喪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以
此而言此記既葬而退是相見之屬在事中以見上下五者去
皆拜送可知

藏器於旁加見見[illegible]○[illegible]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謂之[illegible]此則棺柩不復見矣先言藏
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之於事終不自逸也
櫝弓曰用人[illegible]○疏曰用器即上弓矢耒耜之等役器即上
甲冑干笮之[illegible]此器中亦有[illegible]器不言者省文知者以下測云苞
背之等則所藏者是此[illegible]也見[illegible]荒更謂之見者加
此則惟見此帷荒故名[illegible]也[illegible]見是[illegible]不復見也用器役器近身
陳之是不自逸也引檀弓者見帷荒在柩外周人名為牆其外又
直耎為飾

藏苞筲於旁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illegible]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喪大記曰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
壺士容甒○柷尺六反○疏曰[illegible]見乃云藏苞筲故知見外也陳
器之法後陳者先用先用[illegible]用苞筲也筲藏明器[illegible]先藏可
知苞筲居一旁器緘居一旁故云兩兩而居也引喪大記者欲見
椁內帷外相去寬狹得容器物[illegible]○[illegible]按朱子謂賓非有用之
物贈不用可也說見上陳器章陳明器於乘車之西句下

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宜次也○
疏曰宜謂折上陳之美面鄉上今用[illegible]面鄉下抗席又覆之又
折宜承席席宜承木皆是其宜○補注御仰也與上折橫覆之相

反

實土三主人拜鄉人謝其勤勞之○疏曰按雜記云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注云非鄉人則少者長皆反以此而言今主人未反哭鄉人並在故至實土三徧主人拜謝其勤勞勤勞者謂在道助執紼在壙助下棺及實之也○

位踊襲如初哀親之在斯○疏曰謂既拜鄉人乃於羨道東即位踊無算如初也以親之在斯故哀號甚踊無算○附家禮作灰隔法曰穿壙既畢先布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黃土各一分篩拌令勻以淡酒遍灑之築實厚二三寸別用薄板爲灰隔內以瀝青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槨高于槨四寸許置于灰上乃于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築之及墻之平而止○附按家禮于穿壙時言作灰隔如此下蓋僅言底與四旁之五面而闕上一面也後于主人贈下又言加灰隔內外蓋曰先度灰隔大小制薄板一片旁距四墻取令吻合至是加于柩上更以油灰彌之然後旋旋少灌瀝青于其上令其凝結不透板約已厚三寸許乃加外蓋又言實以灰曰三物拌勻者居下炭末居上各倍于底及四旁之厚以酒灑而躡實之恐震動柩中故未敢築但多用之以俟其實又言既實乃加土而漸築之曰下土每尺許即輕手築之勿令震動擣此三段及前出知古人所言之壙皆自上而下與後世之作窆形而自前面入者不

同也○又按高安朱氏解灰隔法極詳明其言曰按井椁而葬古人何等慎重蓋表附身附棺孝子之心惟恐土親膚故無論貴賤有棺有椁一也或曰家禮以灰隔易椁不知灰隔即椁之法吾鄉開壙畢用[illegible]底灰末[illegible]灰隔之法不用[illegible]先[illegible]厚[illegible]布石灰細沙黃土上旋拌勻者于其上灰三分沙土各一分先[illegible]三物[illegible]以椁[illegible]四旁下四物貼土吊炭末貼椁[illegible]三[illegible]以最薄[illegible]之乃合[illegible]寸即畢板提起漸築漸提[illegible]以最薄灰[illegible]平[illegible]又椁[illegible]其蓋以油灰彌之旋瀝青即松油之厚[illegible]寸[illegible]乃加外[illegible]又用三物[illegible]其上厚二三尺外加炭末後而實之灰隔法也不言椁而言灰隔者以板薄不似常用之椁所以用薄板者重在厚加灰耳

右窆第二十章章下凡二十一條

○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朱子章句曰周公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中庸

○並有喪葬先輕而後重詳見喪禮篇並有喪

喪服○大司徒施教遷於邦國都鄙四閭爲族使之相葬疏曰百家立一上士爲族師百家之內有葬者使之相助益故云相葬○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以相葬埋以上周禮地官○喪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以上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廣古曠反長直亮反幅方服反○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帛○疏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今魯人雖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甕於貢反甒音武筲所交反衡作桁戶剛反除戶庚反折之設反○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爲桁所以庋甕甒之屬聲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疏曰言此醴是稻米所爲醴者盛醴醯者盛醯酒筲者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爲桁置於地所以庋舉甕甒之屬而后折入者折謂椁上承席實物椁內既畢然後以此承席加於椁上此是士禮略實明器耳大夫以上則兼有人器明器也人器實明

器虛○以上雜記○附家禮于窆將畢言下誌石其前言刻誌石曰用石二片其一爲蓋刻云某朝某官某公之墓無官書其字曰某君某甫其一爲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任某處某官某年月日終葬于某鄉某里年若干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某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存有官則蓋云某官某人某封某氏之墓無封則云某人之妻夫亡則云某[illegible]某公某封某氏無官則云某君某甫妻某氏底云年若干適某氏因夫子致封號無則否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之埋于壙前近地面三四尺○高安朱氏曰按禮經無墓誌惟衛靈公卜葬沙邱掘數仞得石洗觀有銘漢夏侯嬰送葬東都門外掘地得石椁有銘或云古壙中誌石也然渝桑燮易安知非即墓左碑耶漢以窆石爲勒銘之具蔡邕作郭林宗碑文趙岐勒石墓側自志平生此碑文所自始也形家謂墓之東南爲神道出入之地故墓左之碑又名神道朱人文集有墓志墓表表表而著之也欲示不忘則志不如表至墓前立碣自孔子題延陵之墓始今無論貴賤鐫石曰其之墓旁注生卒葬年月日并子孫名諱之墓前數傳字跡模糊則重鐫之愈于銘表遠矣○附按家禮于窆畢言墳高四尺立小石碑于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是家禮之誌石與

小碑兼用也就二者衡之見于地上者猶有破壞滅沒藏于地中者斷無移去朽腐之理是能歷久而垂不朽者誌石移勝于小碑當以朱子之兼用爲盡善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爲于偽反○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疏曰庶人之喪賤無碑繂窆謂下棺縣繂下棺故云縣窆威儀既少日又促遂衹葬之時不爲雨而止庶人既卑不須顯異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士雖無碑猶有二紼今庶人無紼唯以綳縣棺也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周禮冢人文彼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按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王制〕○附嚴陵方氏曰庶人葬不爲雨止何也縣棺而封雖雨事可集且其財力不能更舉也貴者則不可以苟而已春秋書雨不克葬譏不更卜日而即用所卜之次日爾

○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見上篇喃大斂衣奠及殯具章下

○易墓

非古也易以豉反○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疏曰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言易墓非古也則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檀弓〕

○墳墓不培詳見喪服義篇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詳見喪禮篇葬禮章〔檀弓〕

○舜葬於蒼梧之野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蒼梧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蓋三妃未之從也古者不合葬

○季武子曰周公蓋附附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疏曰舜南巡守因征有苗而死以古代不合葬且天下爲家故遂葬於蒼梧之野從循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錄記之人傳云舜時如此未知審悉故云蓋記者既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蓋始附葬附即合也○附按孟子云舜卒於鳴條尚書謂五十載陟方乃死陟方亦非巡守之謂也則史記謂舜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者誤矣蓋堯老而舜攝今尚書即記舜代堯巡守則舜老而禹攝禹亦必代舜巡守而乃得爲舜老也若舜猶巡守則禹之攝者攝何事也亦與舜之于堯[illegible]不然則舜安得有在禹攝十七年之內而猶自巡守之事乎不自巡守安得有巡守而崩之事甚矣傳聞之訛謬而史記不察而冒記之也又書言堯釐降二女于嬀汭嬪於虞而此言三妃疑皆漢儒之傳聞傅會而於經典不合者也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祔音附○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

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合音閤夫音扶○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疏曰魯衛既弟應同周法故並之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人之祔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父音甫下同衢求於反○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巳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聊曼父之鄰也○附按殯於五父之衢方正學先生以爲誣孔子甚矣說見下條

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見柩行於路者其慎也蓋殯也慎讀羊刃反○慎當作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輴七見反

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

得合葬於防聊側留反曼音萬○曼父之母與孔子之母徵在爲鄰相善○疏曰孔子母既死遂問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而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又告時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而諸者註說爲異說恐非經記之旨按家語云梁紇生子三歲而後卒是孔子少孤引飾棺以輴者按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其輴有裧緇布裳帷輴爲赤色大夫以下雖無輴取諸侯輴同名故飾棺以輴○附東滙陳氏曰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于衢路必無室廬而死于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此類譏之辭世俗不勝其異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illegible]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乎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辨○附按檀弓所記實屬傳聞之誤如孟子人言伊尹割烹百里奚自鬻之類耳學士之不信也固宜疏乃

謂講者詎謯競爲異說而強爲之圓曰謂不委曲適加墓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信如其言出辭入告總望本處而拜將並不知墓在此內地之何處而但在此地望北方而拜乎其拜或哉乎墓上亦未敢自必其無也況周禮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者謂至周而高下皆有度數耳非謂周以前並不封也又周代至孔子已歷數百年而下條偽托孔子之言者猶云古也墓而不墳乎此是何時之古而孔子墓之乎假令孔子非東西南北之人遂不封乎遂不遵用之士制崇四尺乎且若前次之葬今果爲彌望茂草而日此處有墓將彼曼父之母者亦當以孔父之葬已久而恍惚莫能確指其在何所也凡欲傳奇者不難担造一事見聖人雖至不知父墓而有殯猶以知之妙法豈知其事細推之于情理皆不得通而後人安肯妄信之又安可肯信之乎

○孔子既得合葬於[redacted]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墓謂兆域今之封也古謂殷時士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識式志反○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疏曰天子之墓一丈諸

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引周禮冢人云高四尺蓋周之士制者其父梁紇雖爲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周之士制者謂天子之士也孔子先反當修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後待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言所以遲者修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三三息暫反○三言之以孔子不聞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泫胡犬反涕音體○修治也○疏曰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孔子自傷修墓違古致令今崩弟子重修故流涕也○附正學方氏曰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又母之棺襍然暴於人而不修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乎五父之衢亦然○附按正學先生謂誣孔子甚者以古不修墓即爲禮而因葬崩而修之朱禮以義起也正聖人因時處中者之隨地而盡其道也何至隷固于古不修墓而泫然流涕一似豫見墓有將壞之機但以守此古不修墓之間而貽此悔者則于聖人因時處中隨地盡道之大閑已踰越之而但守錙銖之小節矣僞造者欲畫出一全體聖人而反得瑣屑不堪故正學先生曰誣孔子甚矣○又按高安先生亦深非之其言曰按孝子愼終豈

有聖人葬親而墓速崩者果崩矣門人不知如何殆切夫子不知如何哀痛豈待問而後告乎又豈弟泣然流涕已乎程子謂孔子先返修虞事使弟子治葬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無諭孔門弟子無奉其師命而不誠敬者即聖人至仁至孝豈肯以從窮大事委之不慎之弟子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是墓而不墳上古事也以爲殷制已屬禮家之誤況孔子生周從周假而非東西南北人也隨墓而不封乎封以固墓寧徒爲識已乎程子又謂不修墓者爲墓必堅不使後日壞而更修孔子云此以責弟子也然當泣然流涕之頃方自責不暇而暇責弟子乎吾恐天下後世有忍見丘墓之墟而漠不動念者未必非此語開之檀弓云云乃漢儒杜撰非眞孔子之事之言也○又附古不修墓譏高安朱氏曰甚矣邱墓之不可不慎也不慎而待修不慎而待遂與舉而委墊何異雖然高陵深谷有時變遷人事物理常出意外假而灌木叢蔚可不芟乎狐兕是穴可不驅乎日入樹根近義可無掘除乎有盜一抔之土者可不培覆乎水滴石崩可任暴露乎城郭道路之必不免可聽之乎又有家貧子劾或移他故而藁葬者可毋改圖乎章子母櫬馬棧君命啟葬而不從以無父命也吾謂章子知有父不知有母不可謂能孝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

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燕烏田反○與及也○疏曰燕國人聞葬聖人疑有異禮故從燕來魯觀之舍於子夏氏舍住也子夏謂燕人云若聖人葬人及人葬聖人皆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觀乎王肅云與屬上句言若聖人葬人與人則人[illegible]有異聞今是人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焉又述昔[illegible]夫子見四封之異者是許燕人學之故備陳其教以赴遠觀之意○附按王肅說較注似有味今當從之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矣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馬鬣封之謂也鬣力輒反○俗間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上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illegible]以[illegible]尚[illegible]也○疏曰此歷述孔子之言者欲以此語[illegible]人爲法封謂墳之也若如也堂基四方而高坊

之堤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覆夏屋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惟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如斧其刃嚮上長而高也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馬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今一日者謂今作孔子墳儉約不假多時於一日之中而三斬板者謂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所安板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合立後復內土於板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版繩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徧如此其墳已成故鄭注板廣二尺疊側三板應高六尺而云四尺者形旁袤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版取高四尺以合周制也孫毓難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上於三板記似誤者俱孫毓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元葬墳同無足怪也

○季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葬徐不浪反又如字合如字後合葬同○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寢欲文過○疏曰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按晏子春秋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盆成适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居音姬○記此善其不奪人之恩○疏曰聽之將喪而入葬是許其大而不許其細哭是細也居語辭既許其大不許其細是何道理故云何居○以上六條檀弓○附正學方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於人之階下二子皆不足爲知禮其辨之也矣當然則知禮者宜何居且無已則卜野而遷諸猶爲善乎是○附墓祭程子伊川曰嘉禮不野合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家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南軒張氏曰墓祭非古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于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于上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于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于悖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亦精矣○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于時祭今人時節隨俗宴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祖宗乎○又曰改葬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啟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奉當行後更不必

出主祭告時却出主下殯○又曰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著力處也○又曰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於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俗用是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又嘗書戒子曰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爲先公兆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復可與墓前一樣菜果鮮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事親神之意勿令其有降殺則氏瑱云周元陽祭錄曰唐開元勅許寒食上墓同拜掃禮若拜掃非祭食則先期卜日古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祭增以時祭祀節今之寒食上墓義有憑祗不卜日耳今或羈宦寓于他邦不及此時拜掃松檟則異食在家亦可祠祭○又曰夫人死之後葬形乎原野之中與世隔絕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篤時思之敬今寒食之墓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寢以成俗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逮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路士女備滿皂隸傭丐之徒皆得以登父母邱壟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其子孫追養凡祭祀品味亦稱人家貧富不貴豐腆貴在修潔罄極誠慤而已事亡如事存祭祀之禮此心致敬常在乎祖宗而祖宗洋洋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誠而歆我之祀乎○端節黃氏曰南軒張氏次司馬公張子程子

三家之書爲冠昏祭禮五卷家禮蓋參三家之說酌古今之宜而大意隱然以宗法爲主不可以弗講也然禮家之備有儀禮經傳集解亦朱子所輯次云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士周塈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牀也以縄絙其中央又以縄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今人斂下殤于宮中而葬于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人也賢猶有所不知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棺古患反○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史佚曰吾敢乎哉長知禮也召公言於周公爲史佚問周公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史佚行之失指以爲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謂斂於

杦○疏曰曾子既見時所行與古禮異故舉事而問也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下殤去成人遠不可葬於成人之墓故用土周而葬于園中也輿猶抗也機者以本爲之狀如牀無脚及軝簀也先用一繩直於中央繫著兩頭之楇又別取一繩係一邊材横鈎中央直繩報還鈎材往還取一巾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於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斂時當堲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鈎之繩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落入於堲周中故曰輿機而往也按檀弓云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故知土周是堲周也檀弓所云據士及庶人若諸侯長中殤適者車三乘下殤車一乘既有遺車即不得堲周輿機而葬也諸侯庶長殤中殤車一乘則宗子亦不用堲周輿機而葬其下殤則輿機其大夫之適長殤中殤遺車一乘亦不輿機下殤無遺則輿機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遺車亦不輿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遺車則中下殤並皆輿機故熊氏云若無遺車中從下殤其長殤雖無遺車年則長大不可與下殤同蓋棺斂於宮中載棺而往之墓從成人也○〔曾子問〕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

高可隱也詳見喪禮義篇葬禮章○附溫公司馬氏曰世人有遊宦沒于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葬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于羌俗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于嬴博閒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所在可也不猶愈于焚之哉○又附葬次朱子語類陳淳問于朱子曰某欲改葬前妣祔于先考以前妣與先父合爲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間數步別爲一封士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于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何也曰昭穆但分世數不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爲穆王季武王爲昭此可考也○堯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亡室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吳卿云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反哭者於其祖廟不於阼階西面西方神位○疏曰此反哭者拜鄉人記反送家哭於廟入升自西階東面哭檀弓云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注云親所行禮之處是也反哭於其祖廟者謂下士祖禰共廟故下文賓出主人送於門外遂適於殯宮適士二廟者自殯宮先朝禰後朝祖今反哭則先於祖後於禰遂適殯宮也特牲少牢主人行事升降皆由阼階今不於阼階故決之以西方神位知者特牲少牢皆布席於奧殯又在西階是西方神位主人非行事直哭而已故就神位

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辟主人也○疏曰反哭之禮主人男子等先入主婦婦人等後入故婦人入丈夫在位者皆踊婦人不升西階者由主人在西階故鄭云辟主人

主婦入於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出即位堂上西面也拾更也○更音庚○疏曰按檀弓云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鄭注云親所饋食之處哭也但主人既在西[illegible]親所行禮之處以婦人無外事故於饋食之處哭也自小斂奉侇於堂已後主婦等位皆在阼階上西面是以知出即位者堂上西面也凡成踊而拾皆主人踊主婦踊賓乃踊故云更也

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弔者衆賓之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故弔之弔者北面主人拜於位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疏曰弔賓皆在堂下今升堂稱辭故知賓中爲首者賓之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于是爲甚者檀弓文引之證周人反哭而弔哀之

甚也經云賓弔若升自西階即云曰如之何不見弔者改面之文明升堂北面可知主人拜于位者以上文主人升自西階東面故知仍在此位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皆於賓東主人位特牲少牢助祭之賓主人皆拜送於西階東面故于東面不移以其亦主人位也○補注如之何謂奈此何猶言于今無可奈何也蓋哀其反而亡焉之甚戚慘而以無可奈何弔之也

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啓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即中庭之位○疏曰按士喪禮朝夕哭位云婦人即位于堂南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一殯時云主人位如初又云主人入即位則此如啓位婦人亦即位于堂東西面主人即位于堂下直東序西面在東序西面即注所謂中庭位

兄弟出主人拜送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疏曰知小功以下者此兄弟等始死之時皆來臨喪殯訖各歸其家朝夕哭則就殯所至葬開殯而來喪所此反哭亦各歸其家至虞卒哭祭還來預焉故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也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爲異門則恩輕故可歸也

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次倚廬也○疏曰衆主人出門則主人拜送兄弟在殯宮門外闔門者鬼神尚幽闇未虞以前仍依于初東壁下倚木爲廬齊衰居堊室大功

張嵲喪服傳云既虞柱楣翦屏此直云倚廬據主人斬衰者而言

猶朝夕哭不奠是日也以虞奠○疏曰自啓殯以來常奠今反哭至殯宮猶朝夕哭如前不奠耳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故小奠也○附高安朱氏曰按反哭于廟乃適殯宮禮也今從家禮哭于聽事亦無礙

右反哭第二十一章章下凡六條

○卒窆而歸不驅孝子往如慕反如疑爲親之在彼○疏曰此言解上斂服載之下棺訖實上三孝子從柩車而歸不驅馳而疾者疑父母之精魂在彼未歸○本記

○既封而歸殷道也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無柩者不帷[illegible]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雜記

○反哭升堂主婦入於室詳見[illegible]義爲備[illegible]喪禮

○升自客階受弔於客位此條未詳何據

○其反也如疑[illegible]

章下○附朱子曰喪禮太繁今只存大概使人知其意義[illegible]不可盡行如始喪一節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矣哀若是遂之際何有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邪古有細碎孝子爲之況依今世俗之禮亦未爲大但使哀[illegible]

成之情得盡耳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堲周必無周人之繁文也古人狗中器物其多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凡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厭漆如此堲審猶有蟻子能入何況不用釘漆乎孔子從先進已厭周之文矣聖賢者作不必盡守古禮必義酌從今之宜而爲之也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禮射禮之嚴今何處可行存其大概使人知周之盛時禮之全體皆備不可有纖毫之差今世皆不得見掇於于殘編斷簡之餘如何必欲盡做古禮或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其何意也曰聖人之言固非一端蓋聖人生于周世周之一代禮文皆備誠爲整齊如何不從但是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耳用之謂自爲那○問喪禮制度節目朱子曰恐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時事向可未殯以前安得一一如此仔細含做一節教人從那裏轉那裏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是有相者方得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厭周文之煩矣聖人復起亦但隨今風俗立一限制須從寬簡今若考得仔細一一如古固好如考不得亦只隨俗不碍理者行之○又曰今入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禮時爲大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況隨時[illegible]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泰複使之簡易[illegible]

[illegible]行又須是朝廷整頓理會始得○又曰喪事古人原有活[illegible]如身執事面垢而已是也○又曰古禮難行爲古人行做未到處古者以皮束棺豈能固設黍稷于棺傍以惑蚍蜉可見少智今棺用漆要三日便殯亦難○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做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爲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四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士虞禮第六十四（凡十八章）

喪禮三 鄭目錄曰虞安也士旣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于殯宮以安之虞于五禮屬凶大戴第六小戴第八別錄第十四合爨其事目析本記文出其言卒哭後禮者人補篇一條悉分載各目下又取小戴諸篇之言虞祭者數條周禮一條間附之○疏曰按此經云側亨於廟門外之右又記云陳牲于廟門外皆言廟而鄭言祭之殯宮者殯宮亦名廟也故鄭注士喪禮凡宮有鬼神曰廟以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而鄭注喪服小記云虞于寢祔於祖廟是也

經十四

士虞禮

右篇目（下凡十六條）○士三虞（詳見喪大記下篇虞祭章）○治虞用柔日再虞如初三虞卒哭他用剛日（見本篇餞神章）○旣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旣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附高安朱氏曰按日中而虞者虞必于葬日內不拘早暮但葬畢卽虞非大事用日中之謂觀下文繫接葬日云云可見葬不擇時必以朝未有朝葬而暮不畢者卽不畢亦當虞于葬處其有路經數舍者初虞再虞于所館行禮三虞待反哭乃行）○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其事也祔于祖廟尊者宜主焉○疏曰虞與卒哭在于寢故其夫或子則得主之祔是祔于祖廟事旣重故舅主之婦所祔者則舅之母也○喪服）○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喪事虞祔乃平○疏曰疏謂小功緦麻雖服緦小功之疏彼旣無主亦爲之主虞祔之祭但朋次相爲亦虞祔也故熊氏云主喪者于死者無服則祖免以外之兄弟此云虞而注連言祔者以祔與虞則相近○雜記）○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詳見喪大記篇虞祭章下）○虞沐浴不櫛（櫛莊乙反○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于飾也雖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本經記）○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疏曰凡居喪之禮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故不有此數餘祭事則不沐浴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然各在其服限如此耳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虞祭之時但有沐浴故士虞禮云沐浴不櫛又上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搔翦注云彌自飾此雖士禮明大夫以上亦然○搔首爪○雜記）○自天子達于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詳見喪大記上篇總目章）○父爲

大夫子爲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祭以大夫（詳見士喪禮篇之章）

下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旣葬卽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疏曰此論不得依常葬之禮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卽葬不得待三月也急虞謂葬竟而急設虞三月而後卒哭者雖卽虞不卽卒哭以卒哭是奪于哀痛故不忍急而待哀殺也○喪服○附按此條所言雖有此情有此理然與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及本篇餞祔章本經記所言俱無涉而解者皆誤引也急葬者旣爲貧或爲事故則其禮卽應止此二句而已設中間更有儀文彼作記者何不言之）○竝有喪虞先重而後輕（詳見喪禮變篇並有喪章）○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詳見喪服變除篇並有喪服章○附三山楊氏曰父在祔妣則父爲主乃是夫祔妻于祖妣三年喪畢未遷仍祔于祖妣待父他日喪畢同遷○高安朱氏曰按祖有妻三人不但當並祔卽妻之有子者亦得配食但不與妻並列耳禮妾祔于妾祖姑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高祖妾至元孫而享祭也不配食于高祖而于何乎○

按祔之詳說見下饗神章下及卒哭祔練祥禫記篇祔章婦祔于祖姑條○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練章○朋友虞祔而已詳見喪通禮篇主後章○朋友虞祔而退○記見弔禮篇會葬章○附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于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于吉也○高安朱氏曰按禮注骨肉歸于土魂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傍徨三祭以安之此語非精于禮者不能道蓋葬矣亡矣魂氣之傍徨不可見以孝子之心之傍徨想見死者魂氣之傍徨此時悲愴瞀眩莫知所據先王知其然爲制卒葬之祭而名之曰虞虞者疑也危也于彼乎于此乎無不之而無之也危也虞之者安之也何以安之立之主而主之也主之斯安之矣非必神之果主于是而孝子之精誠則死者之魂氣亦遂主之矣虞祭之設所以致孝子之精誠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葬矣亡矣得如生時之依依膝下乎而謂不忍離乎離之象恍

今惚兮若遠也若近也離矣不可即矣虞所以即之也離而即之危而安之此其情爲何如而能一日已乎虞爲祭之始自此而祔而遷而祥禫而蒸嘗禴祠凡所爲君蒿悽愴僾見僾聞者皆虞之意也敖氏謂柔日用其非葬日矣亂云凡與夜處與葬日不同明矣此不惟不識孝子皇皇汲汲之深情亦并不解禮意凡祭俱用柔日所不待言此云柔日者以別于三虞之用剛耳葬日即柔日也夙興夜處謂孝子之心刻不即安所謂傍徨是也豈越日之謂與日中虞者虞必于葬日內非大事用日中之謂今未有朝葬而暮不畢者若待盈坎成墳一日未能卒事向當虞于葬處禮反哭而虞亦就葬日言之若出家經宿以上必待返哭古人有廬于墓者豈竟不虞乎則周公太公葬于周必返齊魯而虞耶愚謂路遠初虞再虞于所館行禮儀節不妨少省三虞待返哭可耳孔子善衛人之葬曰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乎孔子之言速反之非第曰小子識之蓋如疑者迫欲反而如疑也以迫欲反虞之情當窀穸未卒之頃若或驅之又若或縶之此孝子之所爲踧踖躊路也藉非迫欲反虞則亦可以從容眡竁孰視成墳何如疑之有

虞特豕饋食饋其位反○饋猶歸也○疏曰左氏傳云卜日曰牲是以特牲云牲大夫以上稱牲亦稱牢故云少牢此虞爲[illegible]又葬日虞故畧無卜牲之禮故以豕體而言大夫以上亦當然又此下記陳牲于廟門外檀弓云與有司視虞牲記人之言不依常例故也然少牢云司馬封羊士擊豕又非牲者指事而言儀猶歸謂以物與神及人皆言饋是以此虞及特牲少牢皆然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生死皆言饋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亨普庚反○側亨亨一胖也于爨用爨不于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胖音判鑊戶郭反○疏曰按吉禮全左右胖皆亨此云側亨明亨一胖而已必一胖者以虞不致爵自獻賓以後則無主人主婦及賓已下之俎故唯亨一胖也若然特牲亦云側殺者彼雖亨左右胖少牢二特牲一故以一牲爲側各有所對故也按少牢有羊鑊故亨在鑊特牲吉禮鼎鑊皆在門東此右是門之西也以虞易奠謂立尸而虞以易奠也卒哭即是吉祭而鄭此注云祔爲吉祭者卒哭對虞爲吉祭比祔則爲喪祭故記云卒哭乃餞注云在門之左又少南則鼎鑊亦在門左以此知卒哭對虞爲吉祭也又云明日以其班祔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其他如饋食是祔乃與特牲吉祭同也廟與寢別今以既葬迎魂而反神還在寢故以寢爲廟魚腊爨亞之北上爨竈○疏曰上豕爨在門右東面此魚腊各別鑊言北上則次在豕鼎之北而云爨竈者周公經爲爨至孔子時爲竈故

王孫賈問孔子曰寧媚于竈是前後異名故鄭舉後決前也○附按魚腊爨言亞又言北上則次當在豕鼎之南疏云北似誤饎爨在東壁西面饎尺志反○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于屋宇于虞有亨饎之爨彌吉○疏曰以三鑊在西方反吉按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宗婦主之在西方今在東亦反吉也少牢廩爨爨同在門外東方也周禮饎人云掌凡祭祀共盛即黍稷也按特牲記云饎爨在西壁鄭注云西壁堂之西墻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彼此東西皆言壁彼云屋梠此云屋宇故知此亦齊屋也小斂大斂未有黍稷朔月薦新之等始有黍稷向吉至此又有亨饎之爨故云彌吉設洗於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疏曰上文設爨反吉此亦反吉吉時設洗皆當東榮南北以堂深今在西階西南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可知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冪亡狄反○酒在東上醴也絺布葛屬○疏曰吉禮玄酒在酒上今以喪祭禮無玄酒則醴代玄酒在上也絺綌以葛爲之布則以麻爲之今絺布並言則此麻葛雜故有兩號是以鄭云葛屬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几始鬼神也○疏曰經几席具有注唯云几者以大斂奠時已有席至虞祭乃有

几故也然天子諸侯始死則几筵具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　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　苴子徐反劉子都反下及記同刌七本反○苴猶藉也○藉在夜反後皆同○疏曰此苴而云藉祭故易云藉用白茅無咎　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　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菹右取醢便其設之○便婢面反後倣此○疏曰此饌繼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為主向東陳之一鉶亞之者菹以東也尸在奧為東面設者當西面設于尸前令菹在南醢在北今于西楹東饌之菹在東醢在西是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至尸前西面仍左菹右醢故云便也　從獻豆兩亞之西邊亞之北上　豆從主人獻祝邊從主婦獻尸祝北上菹與棗不東陳別于正○別必列反○疏曰此從獻豆邊雖文承一鉶亞之下而別云北上是不從鉶東為次宜于鉶東北以北為上向南陳之因在鉶以東去楹漸遠故云亞不謂亞鉶以東也據此陳次東北菹為首次南醢醢東栗栗北棗棗東棗棗南栗栗此以東面取之而入北匜設之祝前得右菹左醢其邊亦然先陳者先設後陳者後設在左亦得其設故鄭云北上菹與棗也上文尸前正豆已設訖以棗為陰厭不名為從此二豆主人先獻祝酒後乃薦豆故言從四邊二邊從主婦獻尸二邊從主婦獻祝亦是從也

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　敦音對劉又都艾反後倣此○藉猶薦也○疏曰謂先陳席乃陳黍稷于上是所陳席藉為黍稷也　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布在其東　匜音移錯音七故反後同簞音丹○流匜吐水口也　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　門外之右門西也○疏曰此扃雖先云設扃在後知者按士喪禮小斂云右人左執匕抽扃子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則扃在鼏上故先抽扃後去鼏則鼏先設可知扃鼏雖在三鼎之下總言其實陳一鼎訖即設之　匕俎在西塾之西　不饌於塾上統于鼎也塾有西者是室南鄉○鄉許亮反○疏曰不饌於塾上統于鼎者決下文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又云賓降反俎于西塾至主婦亞獻訖直云賓燔從如初明尸受燔訖賓亦反俎于西塾上是互見義也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燔音煩○南順于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附瑣山邵氏曰家禮是據禮陳設耳若夫倉卒之際即用世俗所設桌面似亦簡便況乃死者平生所用似亦得事死如事生之意

右陳饌具第一章　章下凡四條

○虞而立尸有几筵　疏曰有几筵者未葬之前殯宮雖有醴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為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今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之時已有至虞祭更立几與筵相配○櫝弓有　○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　言牲腊在其中西上變吉寢有看當升左胖也腊用楸櫝弓曰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疏曰士虞惟有一豕而云西上明知兼兔腊也按少牢二東上今西上是變吉也特牲腊在東置于楸東首牲在西尚右今虞禮反吉故寢右升左胖知腊用楸者按特牲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楸在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是也　日中而行事　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疏曰辰正者謂朝夕日中也以朝有葬事故云日中而行虞事再虞三虞以朝無葬事故皆質明而行　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　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為喪事略也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于鼎也○疏曰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今虞為喪事故主人不視殺是為其略解體下文七體是也　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于上鼎　飪而甚反臑乃

報反肫音純骼音格膉音益○肉謂之羹飪熟也脊脅正脊正脅也喪祭略七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刌膉脰肉也古文曰左股上字從肉從殳殳矛之殳聲○殳矛上音殊下莫侯反○疏曰特牲云不貶正脊不奪正也然則此為喪祭體數雖略亦不奪正故知脊脅正脊正脅也又特牲尸俎右肩臂臑肫骼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注云士之正祭禮九體貶于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體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然則此所升唯七體故云喪祭略耳又特牲注云離猶捝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是也引少牢饋食禮者證離肺舉肺之與又少牢云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注云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按下注今以脰肉貶于純吉則此用膉為貶于純吉之事也　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　鱄市專反鮒音附○差減之○疏曰特牲魚十有五今為喪祭略而用九故云差減　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　髀步禮反○腊亦七體牲之類○疏曰上文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是牲之七體今升腊左胖亦然特牲記云腊如牲骨是也　皆設扃鼏陳之　嫌既陳乃設扃鼏也今文扃作鉉古文鼏作密○疏曰經于陳三鼎後言設扃鼏故記人辨之皆先扃鼏而後陳

○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苴有柶○薇音微苴音丸○苦若荼也苴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苴○荼音徒堇音謹○疏曰按公食記三牲之芼牛藿羊苦豕薇各用其一若一牲者容兼用其三此及特牲一豕皆云鉶芼苦薇是科用其一也內則云堇苴枌榆同為滑物故知苦堇類也以其冬用故知乾則滑于堇夏與秋同有生葵春初未生故經明舉夏以兼秋舉冬以兼春豆實葵菹菹以西羸醢籩棗烝栗擇羸力禾反○棗烝栗擇則菹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楬籩有縢也○楬苦瞎反豆以木為之不飾○疏曰按士喪禮大斂云毼豆兩其實葵菹芋如羸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自大斂後皆云如初則葬奠四豆脾析葵菹亦長矣四籩棗糗栗脯亦不擇也至此乃云棗烝栗擇則菹亦切矣豆籩有飾可知○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不升于鼎賤也統于敦則神惠也祭以離肺下尸○下戶稼反○疏曰不升于鼎賤者對上尸俎羹飪升于鼎為貴者也按上文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是神之黍稷今陳祝饌于神饌之東統于神物明惠由神也尸祭用封肺祝用離肺故云下尸○以上三條本經記○陳小斂奠章枇畢用

桑大斂奠章小功與饋奠以下並為此章所通用當互考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臨力蔭反下同○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髽側爪反散悉旦反○疏曰丈夫髽散帶垂者始虞與葬服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卒去無時之哭則依其喪服乃變麻服葛也虞為喪祭主人未執事故云賓客來執事也按特牲賓中有公有司鄭注云士之屬命于其君者又曾子問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又云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鄭云祭謂虞卒哭時以此而言則公有司執事雖屬官亦為朋友耳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免音問澡音早○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至于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右几于席近南也○為其于偽反長丁丈反近附近之近後倣此○疏曰喪服小記云緦麻小功虞卒哭則免今祝是執事屬吏之等皆無免注乃與緦以上同者免嫌其大重故云祭祀之禮祝所親而可以受服也

右門外位第二章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臨朝夕哭○疏曰朝夕哭時門外送賓說入門以子婦人共哭也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既夕曰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異于朝定○疏曰此明賓將與祭主人及兄弟等即位之事祝入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疏曰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皆是執事之時故以入門左為祝不與同位宗人西階前北面當詔主人及賓之事○疏曰此宗人在堂下是主人在堂時若主人在室宗人即升堂是以下記云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注云當詔主人室事是也

右門內位第三章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縮所

六反○縮從也○從子容反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倚于綺反○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于室○疏曰此論設饌于神杖不入門之事也按此陰厭時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下記云尸入祝從尸注云祝在主人前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也主人前自西入向東在階下未得倚杖于西序今主人在西階將入室故倚之贊薦菹醢醢在北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疏曰按特牲士婦盥于房中薦兩豆此主婦不薦故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則齊斬不執事可知然亦唯此時卒尸入之後亦執事兩籩棗栗設于會南主于祔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知者下記云其宅如饋食按特牲云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是也若大夫以上尊不執事故少牢云主人出迎鼎注云道之也是不執事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舉舉鼎也長在左在西方位也凡事宗人詔之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載猶載于俎佐食載則亦在右矣卒朼者逆退復位復賓位也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亞次也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簋實尊黍

也○疏曰西黍東稷以西上故云尊黍也經云敦注言盛者扶
牲云佐食分簋鉶注云分簋者分敦黍于會為有對也敦有虞氏
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
耳然則此注變敦言簋者亦謂同姓之士得用簋故也設一鉶于
豆南鉶芼羹也○疏曰此對黍是涪羹
佐食出立于戶西饌已也○疏曰無事不可空立故出立于戶西
贊者徹鼎反于門外祝酌醴命佐食啟會佐食許諾啟會卻于敦南復
位會古外反後倣此○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立于戶西○疏曰特牲少牢言酌奠不言酌醴者以彼但有酒故不言此酒醴
兩有故須言醴也此兩有者以其同小斂大斂朔月遷祖祖奠大遣奠等皆酒醴並有與于吉祭也祝奠觶于鉶南
復位復主人之左○疏曰上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故復主人左也
右設饌第四章章下三條凡○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哀益
衰敬彌多也虞于寢祔于祖廟○疏曰此論哀殺去杖之節○喪服○載猶進柢魚進鬐鬐渠之反
○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柢本也鬐脊也○疏曰鬐柢二者皆變于吉少牢云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皆進下注云

變于食生也又曰腊一純而俎亦進下又曰魚用鮒十有五
而俎緇載右首進腴注云亦變于食生也今與此皆反矣是
為變于吉與吉反則明與生人同士喪禮小斂云皆覆進柢
注云柢本也進本者未異于生也至大斂載魚左首進鬐腊
進柢鄭注云亦未異于生也又葬奠云如初時未異於
生故記人言猶是以鄉飲酒鄉射記皆云右體進腠也○主
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當詔主人室事○疏曰經唯言宗人告有司具及詔主人踊皆
堂下之事今主人入室宗人當升戶外詔主人室中之事故升堂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
面○依于豈反○室中尊不空立戶牖之間謂之依○疏曰此爾雅文謂戶西南面○以上本經記
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饗告神饗也此祭祭于苴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
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相息亮反下文不相同○
疏曰下云祝祝卒注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辭又下文迎尸後尸墮
祭云祝主人拜如初此三祝者皆有辭此饗神引記者是陰厭饗
神辭下文迎尸上釋孝子辭者經記無文按少牢迎尸祝孝子辭
云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
妃配某氏尚饗此是釋孝子辭此迎尸上釋孝子辭宜與彼同但

稱哀為異其迎尸後祝辭者即下記饗辭云哀子某圭為而哀薦
之饗鄭注云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凡吉祭饗尸曰孝子是以特牲
迎尸後云祝饗注云饗勸強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
孝孫某圭為而孝薦之饗下二虞卒哭記皆有辭至彼別釋佐食
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
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鉤袒如今擐衣也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
于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
無可乎○擐音患○疏曰鉤袒若漢時人擐衣以露臂故云如今
擐衣也按上文祝取苴降洗設于几東為此祭于苴下文及延尸
是孝子迎尸之前用苴以將納尸以事親為神疑于其位故設苴
以定之也或曰苴主道也似重然鄭破之云若苴為主道特牲少
牢吉祭亦當有主象宜設苴今而無苴是苴非主道也若然此據
文有尸而言然按下記無及尸者亦有苴又特牲少牢吉祭無苴
但按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葙館以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故雖吉祭
有苴而凶祭有苴可知○附
按經文盎字疑是傾字之訛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下祝之又反○祝祝者釋孝子祭辭

右饗神謂陰厭第五章章下三條凡○喪祝掌喪祭祝號○喪祭虞也周禮春
官○始虞用柔日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取其靜○疏曰葬日葬之日日中者上文云日中行事是
也葬用丁亥是柔日葬日始虞用日中故云始虞用柔日巳也
附按初虞行于葬之日道雖至遠亦于所館行之則是不
能盡以日中為限矣至于日之剛柔葬本無拘惟卜是從
初虞似難以柔日拘也但再虞則必用柔日而三虞卒哭但
用剛日此皆為一定不易者耳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相息亮反○曰辭也
祝祝之辭也喪祭稱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
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不寧悲思不安○思息似反敢用
絜牲剛鬣敢昧冒之辭豕曰剛鬣○昧冒上云北反下亡報反○疏曰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觸尊不自明之意
豕曰剛鬣曲禮文香合不又作薌音同○黍也大夫士于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耳
黍又不得在薦上○疏曰按曲禮云黍曰香合粢曰香萁稷
日明粢是也曲禮所云黍稷別號者是人君法特牲少牢黍
稷合言普淖此別號黍為香合下特號稷為普淖故知記欲
也又依設薦法先設苴醢次設俎後設黍稷今黍在嘉薦之

上此亦誤故鄭非之也若然俎在後今絜牲在菹醢上者祭以牲爲主故先言非設在前也 **嘉薦普淖** 淖如孝反劉徒較反○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 **明齊溲酒** 齊才計反溲所求反醴同○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涗齊貴新也或曰當爲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疏曰鄭以溲水邊爲之縮宇義異謂以新水清麴乃溲醲此酒又引郊特牲明水涗齊貴新者彼注云涗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涗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據彼注明水則周禮司烜氏所取月中之水與此明齊雖異但取新義同故引爲證非謂一物也若以明齊當明視應在上爲次今文又爲稷解上已云普淖黍稷何用又重見 **哀薦祫事** 祫音合○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疏曰按公羊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于大廟故鄭亦以祫爲合但三虞卒哭後乃有祔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言祫者鄭以與先祖合爲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也 **適爾皇祖某甫** 爾安也女死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言尼甫○女音汝 **饗** 勸強之也○附雜記大夫附于士士不附于大夫附于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存亦然公子附于公子疏從其昭穆謂祔于高祖爲士者若高祖爲大夫則祔于高祖昆弟爲士者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祔于王父王父現在無可祔亦如是祔于高祖也公子祔于公子不故成習也○萬氏曰祔于大夫之昆弟則是從孫而祔于從祖矣從孫恐無配食之禮若果有之將其子如何行事且從祔他日不有已之孫來祔乎一廟之中而孫祔之從孫又祔之恐無此雜亂之禮也倘使其士而本宗子則固當祀于宗子之家今祔于從祖則是宗子而入支庶之廟矣士祔于大夫爲失貴賤之倫宗子祔于支庶不幾亂本支之義乎凡雜記所言多論貴貴而不論親親大約未世之禮而非不先王之禮也見喪小記言士祔于大夫則易牲是士固有上祔大夫之禮矣胡爲而祔于從祖乎又曰公子諸侯之子也死則自得立廟所謂別子爲祖也何須祔于他人此之所云或殤與無後者耳不然或卒哭而行祔祭暫祔于諸祔之爲公子者至喪畢而始立已廟乎○朱子語類答陛子壽者先王制禮本於人情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而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而以節生之禮事之卒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于經傳省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于此無兢矣

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邪至于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于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以事生之禮接得鄙意恐如此非唯未嘗深考古人吉凶之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 ○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疏曰若始葬用丁日隔戊日故知再虞用已日一言者一字也謂數一虞云祫再虞云虞三虞云成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當祔于祖廟爲神安于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報芳付反下同令力呈反離力智反○疏曰鄭云當祔于祖廟爲神安于此者却解初虞再虞稱祫稱虞之意今三虞改用剛日將祔于祖取其動義故也以已日爲再虞後改用剛日故取庚日爲三虞卒哭亦用剛日故舉辛日取壬日也他謂不及時而葬者有故及家貧不及三月因殯日即葬于國北引喪服小記者彼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虞所以安神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故疾虞卒哭待哀殺故至三月待葬常葬後乃爲卒哭祭也虞卒哭祔祥皆有名此則無名故謂之他此他祭既在卒哭上今退在卒哭下者以其非常又非祭故也引檀弓者證卒哭辭稱成事之義○本經記 ○ **喪稱哀子哀孫** 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卒哭章○附朱子家禮虞祭祝文稱孤子卒哭以後祭稱孝子○朱子語類問世間孤哀子之稱如何朱子曰溫公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也從之亦無害○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于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峯稱妾母爲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峯思是木此○又曰姊妹呼兄弟之子爲姪兄弟相呼其子爲從子禮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以爲已之子與爲兄弟之子其喪服一也爲已之子期兄弟之子亦期也今人呼兄弟之子

為猶子非是也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奉芳勇反篚芳鬼反本亦作篚從才用反○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封彼驗反○疏曰主人哭出復位祝從尸之理又云衰絰且非疏違故知是主人兄弟也引檀弓者證祝隨主人葬先反宿虞尸故得有祝迎尸之事○附按尸字之義舊說尚有謀處說見祭統篇尸章君子抱孫不抱子條又按制尸之精意說見祭統篇尸章爲人子者條○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疏曰主人在西序東面衆兄弟西階下亦東面婦人堂上當東序西面故主人與兄弟見尸先踊婦人後見尸故後踊是有先後特牲少牢尸入主人皆降立于阼階東敬尸故此不降爲主哀

淳尸盥宗人授巾淳章純反○淳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疏曰此直言盥不言面位按特牲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上陳器時陳水等在西階之東合在門內則以器就特牲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上文賓與主人皆在執事之中既宗人授巾明沃盥亦賓執事

尸及階祝延尸延進也告之以升○疏曰按特牲注云延進也

在後詔侑曰延又按少牢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然則延者皆在後也但記云尸謖祝前鄉尸又曰降階還及門如出戶注云降階如升時以此言之降在尸前云以升者直取與尸升同不取後意故禮器詔侑無方是也

尸升宗人詔踊如初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疏曰上文無宗人詔踊之事此宗人詔踊云如初明前踊並下文踊皆宗人詔之故鄭云凡

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哭止尊尸婦人入於房辟執事者○辟音避○疏曰以婦人在堂上東序執事者

由堂東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妥他果反劉湯回反○妥安坐也○疏曰按特牲注云尸卽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此亦然妥安坐也爾雅文○附按此主人及祝拜尸與尸拜雖卑言拜然上承前章再拜字則俱是再拜可知下章尸拜主人拜及祝佐食等拜字皆倣此

右迎尸第六章章下凡二條

○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皆弁服爲上者祭于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疏曰經見主人服不見尸服故記人明之按特牲筮日云主人冠玄端至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是士之正祭服玄端卽是卒者生時所著之祭服故尸還服之按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爲君尸或弁者先祀或有爲大夫士者謂彼君之先祖爲士尸服爵弁不服玄冕此士虞既男女別尸故鄭並云士之妻按特牲正祭主婦著纚笄宵衣明女尸亦宵衣可知

男男尸女女

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適丁狄反○疏曰虞卒哭之祭男女別尸故別言之也男無異姓之禮知必使異姓據與婦人爲尸者也不使同姓孫與婦人爲尸者孫與祖爲尸孫婦還與夫之祖姑爲尸故不得使同姓女爲尸也男尸先使適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卽不得使庶孫妾以是賤之極者若然庶孫妻亦容用之而鄭云必使適者據記不使賤有適孫妻則先用適也知用庶孫者曾子問言無孫則取于同姓彼不言適是容無適而用庶此經男女別尸據祭而言至卒哭已後禪已前喪中之祭皆男女別尸知者按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注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少牢吉祭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篇末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明禪月不當四時祭月則不某妃配配則共尸可知

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曰

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疏曰上經陰厭時主人先祝入戶至此迎尸祝在主人前先後有異故記人明之尸神象是以云既接神祝當詔侑尸卽祝命佐食邇敦舉黍稷及祝酌授尸及祝出告利成祝入尸謖等是也

尸坐不說屨說他活反○侍神不敢燕惰也○疏曰按鄉飲酒燕禮等凡坐降說屨乃升堂今不說屨者爲侍神故也

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槃以盛棄水爲淺汙人也執巾不授巾卑也○淺音箭○疏曰上經直云淳尸盥宗人授巾不云執槃與執匜執巾及宗人授巾等面位故記人明之○本經記

○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義由此也○疏曰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曾子問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北席北也○疏曰此虞禮篚象特牲肵俎置于席北明此篚亦在席北以擬盛尸之餕也

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

祭擩人悅反劉則玄反墮許志反○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
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為墮○疏曰左執之者以右手將墮故也凡祭皆手舉之向下祭之故云下祭曰墮按左傳云子路將墮
三都以三都大高故墮下之取墮為下祭之義故讀從之今文墮為綏又特牲少牢或為羞此二字皆非墮下之義是鄭從墮不從
綏與羞之意○補注擩以肝肺菹擩醢中以祭也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
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佐食舉肺脊授尸尸
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嚌才計反○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疏曰按特牲祝命邇敦佐
食邇黍稷于席上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彼舉肺脊在邇敦後此在前者彼吉祭吉凶相變故也右手將有事者為下文祭
鉶嘗鉶是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者解經無奠文知不執以卒食者按下文云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若在尸手當云尸
授肺脊又知在豆者特牲云尸實舉于菹豆是也按特牲尸乃食食舉注云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此舉祭不言食舉亦食舉
可知是以特牲注云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道食通氣也按下文注云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則亦不食庶
羞矣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邇近也尸祭鉶嘗鉶右手也少牢曰
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疏曰上文左手執之鄭云右手將有事即指此祭與嘗也引少牢者證此經嘗祭之時亦用柶
按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有柶是用柶祭之義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
左湆去及反胾側吏反○博異味也湆肉汁也胾切肉也○疏曰設于鉶南者以泰羹湆前未設故繼鉶而言之其實解北留空
處以待泰羹胾四豆設于左者按特牲四豆設于左南上云左者亦豆之左博異味者以有湆有胾尸飯播餘于篚
飯扶晚反注及下并同○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播餘于會○疏曰按曲禮云毋摶飯又云毋放飯飯黍毋以箸故知古者飯
用手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飯閒啗肉安食氣○啗大敢反○疏曰以胳脊
骨體連肉又在三飯之間故云飯間啗肉安食氣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
篚胳音格又音各○尸不受魚腊以喪不備味○疏曰佐食舉魚腊不云尸受嚌之明尸不受魚腊可知按特牲三舉魚腊尸皆
振祭嚌之故云喪不備味又三飯舉肩祭如初按舉肩者貴要成也○疏曰祭統云周人貴肩故云貴者要成

要成者據後食卽飽也舉魚腊俎俎釋三个个古賀反○釋猶遺也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
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個古賀反○疏曰此舉魚腊俎啓于篚俎釋三个亦言盛牲體者按
記云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七體此佐食初舉脊次舉幹又舉骼終舉肩總舉四體唯有臂臑肫三者佐食卽嘗俎釋三个故
但舉魚腊而已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此曲禮文又按特牲釋三个注云謂改饌于西北隅遺之與此注不同者此汎亦有
改饌之義又兼有此不盡歡忠之禮按記牲有七體此腊亦不適于牲體故云如其牲又按特牲吉祭十一體與此不同者吉體異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九飯而已士禮也篚猶吉祭之有所俎○所音祈後同○疏曰按上設黍稷在俎南西黍東稷次上文佐食舉黍錯于席上此尸卒食故反黍于本處如初設少牢十一飯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故九飯士禮也按特牲少牢尸舉牲體振祭嚌之皆加于所俎此尸舉牲體振祭嚌之皆實于篚故云篚猶吉祭之有所俎

右獻尸第七章章下一條○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辭饗
勸強尸之辭也圭潔也詩曰吉圭為饎凡吉祭饗尸曰孝子○疏曰按特牲禮迎尸入室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
執奠祝饗鄭云饗勸強之也其辭引此士虞記謂宜云孝孫某圭為而孝薦之饗當在此時今注合二虞卒哭勸尸辭言若
及練祥吉祭其辭雖用此但已改哀為孝耳故鄭云凡以該之○本經記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酳以
刃反劉侯各反○爵無足曰廢爵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凡異者皆變吉○疏曰自此至升堂復位論主人初獻尸并
獻祝及獻佐食之事按下文主婦洗足爵鄭云爵有足輕者飾也則主人喪重爵無足可知凡言廢者皆無足廢敦之類是也按特
牲少牢尸拜受主人西面拜送此北面與相反故云變吉特牲但有主人拜送雖不見主人面位約與少牢同西面也按特牲云主
人拜送此云主人答拜特牲云尸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此不云送爵特牲嚌肝說加于菹豆此脩肝說加于俎皆是異于吉時故
云凡異皆變吉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長丁丈反下賓長皆同○縮從也從實肝炙于俎也
進柢右鹽于俎近北便尸取之也縮執俎言右鹽則肝言併也○炙之夜反柢丁計反併與頂反○疏曰按記云胾猶進柢柢本也

謂肝之本頭進之向尸。縮執俎，一頭向尸。據執俎之人亢畔有肝，右畔有鹽。西面向尸，尸東面以右手取肝于俎右畔，擩鹽于左畔，是爲便。尸取之，俎既縮，執則狹，肝鹽不容相遠，是執俎人右畔有鹽，左畔有肝，故云併也。

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取肝右手也。加于俎，從其牲體也。以喪不志于味。○疏曰：復位者，謂賓長也。尸既振肝訖，復西階前衆兄弟之南東面位。特牲少牢尸嚌肝訖，加菹豆，以近身。此虞禮尸嚌肝訖，不加于菹豆而遠加于俎，以同牲體者，以喪志不在于味也。若然，特牲少牢祝不敢與尸同，加于菹豆，嚌肝訖加于俎，與此尸同者，祝無不在味之嫌，禮窮則同故也。

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不相爵，喪祭于禮略。相爵者，特牲曰送爵皇尸卒爵。

右主人酳尸第八章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醋，才各反，本亦作酢。○醋，報。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

右尸醋主人第九章

筵祝，南面。祝接神，尊也。筵用萑席。○疏曰：上文尸用葦席，其祝席經記雖不言，以尸用在喪，故不用萑，今祝宜與平常同，故用萑也。祝接神尊者，解得先獻之事。

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獻祝因反西面位。○疏曰：少牢云主人受酢時，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特牲云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鄭不言西面，彼注云退者進受爵反位，則西面也。是告祭時主人西面，故上注云北面以酳酢變吉也。今至酳酢及獻祝訖，明因反西面位可知。

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今文無擩鹽。○疏曰：此直言薦菹醢設俎者，不見薦徹之人。按下文云祝薦席徹入于房，注云徹薦席者執事者，則此設者亦執事可知矣。

右主人獻祝第十章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乃東面立。○疏曰：篚在庭者，此雖無文，約同薦俎設遷奠之等也。上文哭時主人升堂西序東面。又上文云主人倚杖入，今升堂復位，不復入室，以其事已，因得取杖復東面位也。

右主人獻佐食第十一章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爵有足，輕者飾也。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直音值。○疏曰：如主人儀者，即上主人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之等，今主婦亞獻亦然也。主婦，主人之婦，爲舅姑齊衰，是輕于主人，故爵有足爲飾也。引昏禮者，證經洗爵于房中，不言設洗處，宜與昏禮同。

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尚棗，棗美。○疏曰：按特牲宗婦執兩籩，主婦受，設于敦南。此主婦自反兩籩，不使宗婦者，以喪尚[illegible][illegible]反吉故然。上主人獻使特爲菹醢，注云齊斬之服不執事者，彼爲主人獻，故薦不使主婦，此亞獻已所有事，故自薦。

尸祭籩，

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附朱子曰：祭禮主人作初獻，未有主婦，則弟得爲亞獻，弟婦爲終獻。○三山楊氏曰：按亞獻如初儀，湖州所刊家禮云進不祭酒于茅，潮本所云不祭酒于茅是乎？曰：所謂祭酒于茅者，爲神祭也。古者飲食必祭，及祭祖考，祭外神，亦爲神祭。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尸，尸祭酒而後啐酒卒爵；主婦亞獻尸，尸祭酒而後卒爵；賓長三獻尸，尸祭酒而後卒爵。士虞特牲禮亦然。凡三獻尸，皆祭酒，爲神祭也。鄉射大射獲者獻侯，先右个，次中，次左个，皆祭酒，爲侯祭也。以此觀之，三獻皆當祭酒于茅。潮本蓋或者以意改之，故與他本不同，失之矣。

右主婦亞獻第十二章

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初，主人儀。○疏曰：此自獻祝已下，有籩燔從一節，與主人獻祝賓長以肝從同文。自獻佐食已下，並如主人儀，故皆云如初。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第十三章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繶，於力反。○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篆，大轉反。○疏曰：按檿

人總是屨之牙底之間縫中之飾則此冒云繶者亦是縫口婦人地之間有飾可知彌飾以主婦有足已有飾今又加飾也

復位 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疏曰自此至拜稽顙論祭訖送尸及改饌為陽厭之事上云主人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以下更不見別有婦人位明復位者還此位可知又按士喪禮凡臨位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即西面位也當哭踊者以哭送此喪祭故踊特牲吉祭不哭踊故亦無復位之事

右賓長三獻第十四章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 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于尸間嫌○養予亮反下同○疏曰以主人東面故祝西面對而告之嫌者若言養禮畢于尸間嫌諷去之 皆哭 丈夫婦人于主人哭斯哭矣

右祝告利成第十五章

祝入尸謖 謖所六反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遭尊者之道也 從者奉篚哭如初 初哭從尸

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道音導下前道道尸同○疏曰按上文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故鄭云三者之節悲哀同

右尸謖降第十六章 章下一條

○尸謖祝前鄉尸 鄉許亮反下同○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為之節○疏曰此記尸謖之時祝前尸之儀也 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 尸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蹴踖之敬○蹴子六反踖子亦反○疏曰以出戶降階及門皆指物言主人既在西階上今欲見主人見尸有蹴踖之敬故沒去階名而云主人 降階還及門如出戶 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向尸也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辟音避○疏曰記自階已前皆不言及從階到門言及者以其中道遠故特言及門殊之是以鄭云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謂無鄉尸之節也記但云及門如出戶而鄭約出門以明降階也皆還鄉尸者欲見還者皆先鄉尸謂鄉尸乃前道也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者辟退即逡巡謙讓之容儀禮一部所云前尸之禮儀在此記為具悉故鄭云○本經記○附按鄉尸者與尸對面也鄉尸則不能前道矣故每鄉尸後必有一還字還者乃轉鄉尸之身而弗之鄉焉故注言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但其為象上節皆易見惟此節降階下言還及門似有不合者然此節乃是重述上節因上節降階下已有鄉尸二字矣故此節即接上降階言還及門並非不承鄉尸而冐言還也但文法則上三節同而此句獨異故注另作一節解之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 厞劉音非○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為厭飫也几在南變古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厞隱也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厭一豔反飫於庶反○疏曰祝反入謂送尸出門而反入徹神前之饌改設于西北隅也如其設者謂次第一如奧中東面設几在南變古文者上文陰厭時設几席于室中東面右几今几在南明具同必變文者按少牢大夫禮陽厭時南面亦几在右若言右几嫌與大夫同南面而右几故變文云几在南與前在奧同故云明東面也不南面漸者因以特牲東面右几今虞為喪祭示向吉有漸故設几與吉祭

同于厞隱之處從其幽闇者謂以席為障使之隱也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徹薦席者執事者祝薦席則初自房來○疏曰祝之薦席設與徹不言其人知使執事者以主人之事不言官者皆為之故也上文神席在西序下此祝席在于經記俱不言公食大夫記云筵出自房昏禮士冠席皆在房故知此祝席亦自房來今還于房可知 贊闔牖戶 鬼神尚居幽闇或者遠人乎贊佐食者○疏曰或者遠人乎禮記郊特牲文自上以來行事唯有祝與佐食以祝自執其俎出故知闔牖戶者是佐食

右陽厭第十七章 章下一條

○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 疏曰謂祝既送尸出反入門復上文祝入門左北面位 然後宗人詔降 疏曰謂祝復位宗人乃詔主人降以其無事故也○本經記

主人降賓出 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 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 門外未入位○疏曰知是門外位者以經云出門乃更云皆復位明門外未入位可知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送拜者明于大門外也賓執事者皆去即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疏曰上文云復位是殯門外未出大門此云送拜是出大門拜可知賓即執事而云賓出則室中無執事之人唯有兄弟故即徹室中之饌者兄弟可知也○附按注意謂賓執事者皆出其人即徹室中之饌者兄弟耳盖上章之于薦席已徹矣此章乃言賓出疏解誤○又按家禮于初虞畢有祝埋魂帛一節謂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于屏處潔地若路遠于所館行禮必須三虞後至家埋之○又按帶存王氏云今世俗多以魂帛同銘旌鋪柩上未經題主覺埋太早但庶人之家安所得潔地而埋之愚意題主之後即將以魂帛埋于壙旁亦可今詳家禮于成主後祝焚香斟酒祝云形歸窀穸神返室堂故至家虞祭後乃埋魂帛此禮之次第也若下氏為庶人無潔地者計則埋魂帛于人旁應即從奉遷主埋于墓側之意而類推之也不亦可乎

右事畢第十八章 章下凡二條○今按經言立尸之禮于有無尸之文經載其常記述其變故附見于下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 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殤亦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疏曰自此至詔降如初論喪祭無尸之事無孫列可使者禮記云無孫則取同姓之適謂有孫列可使復無同姓之適是無孫列可使者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明殤死無尸可知曾子問又云宗子直有陰厭庶殤直有陽厭是無尸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者雖無尸主人亦如葬所服即位于西序及升降與有尸相似

既饗祭于苴祝祝卒 記異者之節○疏曰饗者謂祝釋饗神辭告之使令祔之安之釋饗說佐食取黍後祭于苴記異者謂記無尸者之異于有尸有尸祝釋孝子辭釋辭訖為祝祝卒別有迎尸已後之事今無尸者祝祝卒饗神訖無迎尸已後之事故下文云不綏祭之等是記異者之節也

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 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始于綏祭終于從獻綏當為墮○疏曰此四事皆為尸是以上文有尸者云迎尸而入祝命佐食墮祭又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又尸食之後主人獻賓長以肵從主婦亞獻賓長以燔從賓長獻亦如之無尸闕此四事日蘘以下三事皆家無字解之綏當為墮者周禮守祧職云既祭藏其墮字為正取減為義○附按注綏當為墮者上獻尸章是墮祭乃此記之所對言者也彼取墮下之義與此減義不同

主人哭出復位 於祝祝卒○疏曰謂祝祝卒無尸可迎既無上四事主人遂即哭出復戶外東面位

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 門西

北面位○疏曰鄭此及下注皆云復門西北面位者據上文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也

男女拾踊三 拾其業反○拾更也三更踊○更音庚○疏曰凡言更踊者主人踊主婦踊賓乃踊三者三為拾也

如食間 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疏曰隱之者謂闔牖戶九飯之頃時節也

祝升止哭聲三啟戶 聲者噫歆也將啟戶驚覺神也○疏曰若曲禮云將上堂聲必揚故云將啟戶驚覺神○附按祝闔牖戶如食間聲三啟戶說見士喪禮下篇啟章商祝免祖節

主人入 親之○疏曰親之者啟牖鄉是親之事主人無事而入者是主人親至神所恭敬之事也

祝從啟牖鄉如初 鄉許亮反○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鄉牖一名也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疏曰詩云塞鄉墐戶注云鄉北出牖也與此注詁異義同

主人哭出復位 堂上位也○疏曰按下文宗人詔降如初注云詔主人降之乃降堂明此復位者復堂上東面位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 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也○重當為平聲○疏曰經云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佐食即賓也故知復西方位經言祝入門左北面注不與執事同位接神尊也明復門西北面位

可知經有尸者有陰厭有陽厭無闔牖戶之事今無尸者陰厭時闔牖戶若更設饌于西北隅復闔牖戶為褻瀆故不為也

宗人詔降如初 初贊闔牖戶宗人詔主人降之○疏曰降謂禮畢降堂也經云贊闔牖戶主人降賓出彼謂降堂故知此云如初亦如上詔降○本經記

⊙重既虞而埋之 重直龍反埋亡皆反○就所倚處埋之○疏曰按既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人明日隨至祖廟廷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適在主人位此注就所倚之處埋之謂于祖廟門外之東○雜記○附家禮于初虞後有罷朝夕奠一節高安朱氏曰按以虞易奠者謂至甚始可祭卉謂祭後更不奠也或止用朝奠夕時焚香拜揖不奠可耳○附按朱子謂鄭氏說凡祔已復于寢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徹几筵說子于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說見卒哭祔練祔禘記篇祔章明日祔于祖父條則兹初虞後言罷朝夕奠明與此說背戾矣疑家禮此條是木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之說注云謂不復無食于下室而鬼神祭之然此注之非說亦見上刪日條又按朱子謂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縱故主復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令

以神事之也據此以事生之禮事之之說則朝奠多奠並宜行之而家禮言罷者非朱子之定論不當從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五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敬後甫參訂
金陵翁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喪大記上第六十五 凡三十八章

喪禮四之上 今按喪大記本小戴篇目孔氏疏按鄭目錄云記人君以下始死至殯葬之事今儀禮正經喪既夕虞三篇所載惟士禮國之大喪以及諸侯大夫之禮皆闕禮經既闕而身處棊貫者尤詳言因其長雖崩薨大變臣子至痛而浴襲鄙陋反民庶之不若今以小戴篇名及本篇所進附以周禮禮記諸篇所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補為此篇並輯尚書大傳春秋三傳家語而下諸書所載分附各目下列士之禮正經之後其先後次第之大略並依士喪禮士喪禮有天子諸侯大夫所通所名不復重出讀者所當互攷也但陳寶器一節惟大喪湯沐之為篇中補目

補

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 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 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爲上擯大喪王后及世子也○疏曰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通言之出入皆稱擯卿爲上擯據大宗伯是卿故指而言大喪王后及世子者以與王爲上相明是王后及世子亦見大喪所相或副王則大喪中應兼王喪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肆師之職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

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疏曰此據儀禮之內見在者而言其餘則亡者但儀禮本事義三千條其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喪與既夕及虞卒哭與祔小祥大祥禫皆有遭暴秦而亡漢興惟得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即今儀禮是也事謂小斂大斂葬者舉大事而言其間仍有襲事以掌之○以上四條周禮春官○附嚴陵方氏曰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皆同至其伏散于事物則有聖人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隨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類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偽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為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于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秦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參與歆所竄入者賢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真偽反之于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于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為不可盡信亦折之

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于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于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赦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窮間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為忘也夫○附按嚴陵方氏有周官辨惑十篇而此篇為其總序今附于此君禮篇總目章諸周官條之後蓋其十篇內凡為條辨劉歆之竄入而古本出細辨鄭氏之妄解而大義嚴又有辨及舉備所詁辭而千古之疑可擇辨言周官當善學而萬姓之擇乃長皆此書所急當載者故今十其一附王制之丁篇賦斂財用章太宰條其二附王制之丙篇王飲食章膳夫條其三附祭物篇庶羞章澤虞條其四附因事之祭篇雜章方相氏條其五附喪服制度篇錫衰緦衰疑衰之制章司服條其六附祭統篇戒具章條須氏條其七附因學之祭篇天子出征章大司馬條其八附王制之戊篇周官章地官司徒條此長飾下其九附祭物篇祭用總要章泉府條其十附王制之成篇周官章冬官司空亡句下總記于此使學者得聚觀于一時而詳玩其義焉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詳見宗廟篇祭主章○附朱子曰自天子達於庶人者君喪之禮也送死之禮貴賤不同以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附于士禮殊不相入自合別為一篇世俗拘忌不敢別立其名因喪大記包舉王侯士庶之禮而做儀禮次第分其章段則凡言禮之法而似經者依經例其記事實有議論者依記例虞禮以下如天子九月卒哭及九虞七虞等語當別為下篇依士禮次第編集于見編卒哭等禮篇內刪出三傳作主等語附入而王侯大夫制度皆入此篇若禮論語所說諒陰制度及左傳所記天子諸侯喪事亦皆依記例隨事附于章目之後如諒陰及后世子皆為三年之類即附祔禫章後譏華元樂舉及仲幾對宋公稱柎稱幹評之屬即附棺椁之葬等章楚恭王能知其過之類即人誄諡章○又曰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雖與常人一般行喪禮

右總目第一章凡五條

疾病外內皆埽埽悉報反○為賓客將來問病也疾困曰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縣音玄去起呂反○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疏曰宮縣四面象宮室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縣於東方或階間鄭云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注云不命之士謂子男之士寢東首於北牖下首手又反牖音酉○謂君來視之時也病

者恆居北牖下或為北牖下○疏曰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此云東首故知是君來視之時以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氣士喪下篇云東首於北牖下是恆在北牖下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恆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所說今謂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牀士良反本或作床字褻息列反○人始生在地廢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附高安朱氏曰按古者廢牀寢地之義冀其受氣而生也不知寢之于地果能令親生乎無論疾病垂死之身奄奄一息方保護之不暇而舉而委之于地地氣侵況是為其病而速之死也即既絕矣亦斷無藉地氣而復生之理仁人君子忍舉親尸而置之地邪男女改服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屬纊以俟絕氣屬音燭纊音曠○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為其相褻○本舊○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服位者君衰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疏曰

知卜當爲僕者以卜人無正君之事按周禮太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檀弓○遷尸本尸夷于堂大小斂殯章通用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後見下殯受弔章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一問之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筭謂遣使也○雜記○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曰貴賤死不同也君謂諸侯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大夫妻亦卒於適寢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異諸侯也大夫死適寢其妻既別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今既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於君次寢之上也內子卿妻也若未爲夫人所命則死於下室士小斂後遷尸乃復還其正寢士妻皆死於寢者亦各死其正室夫妻俱然故云皆也按士喪禮云死於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通也其尊者所不燕者謂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焉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者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爲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與皇氏異雖卒夫寢皆婦人供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按服虔注左傳義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此君路寢爲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知死正寢者按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於小寢譏即安謂就夫人寢也隱公薨不書地失其所文公薨於臺不與公薨於楚宮定公薨於高寢皆非禮也按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按周禮掌王之六寢之脩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踴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者哀慕若欲擧持○以上本篇

右始死第二章凡六條○又章下凡九條○今按喪大記正以備天子以下喪禮大喪之禮莫重於嗣君卽位故附見于下

舜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凡壽一百一十七歲

百姓如喪考妣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尚書虞書○附按九峯蔡氏傳云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言堯盛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于如此也今詳注解百姓爲百官者非是○

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懌音亦○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彼冕服憑玉几洮音逃頮音悔○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奭音釋芮如銳反彤徒冬反○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衞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衞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疏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皆被召也○補注九峯蔡氏傳云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幾音機○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

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變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重直龍反○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附按九峯蔡氏傳云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于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今詳如蔡傳說乃細貼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同○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

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斤昌亦反○補注九峯蔡氏傳云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迓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迹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音昭○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渡於艱難勤德政○補注九峯蔡氏傳云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補注九峯蔡氏傳云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之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冒亡報反貢如字○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汝無以釗冒進於非危之事○疏曰汝羣臣等思夫人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謹威儀也汝無以釗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爲惡也○附按九峯蔡氏傳云

亂治也威儀者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于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于不善而陷于惡矣威儀舉其著于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于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于一念之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于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于周公者亦深矣今詳蔡傳會精微覺注疏所言尚有差違也蘇氏云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于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茲既受命還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尺遂反綴丁衛反○出幄帳于庭王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越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伋居及反○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

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疏曰經言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于戈傳言使毛桓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反乎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執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下傳言是實也經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又曰釋言云翼明也延太子入室必延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尚書周書○今按嗣君即位之禮以傳記考之其別有四有正嗣子之位始死是也有正繼體之位殯後是也有正改元之位踰年是也有正踐阼之位三年之喪畢是也今成王初崩迎子釗入翼室恤宅宗正嗣子之位也其餘並見陳寶器章而記其大略於此○附按九峯蔡氏傳云伋太公望子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權級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歷

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閽寺執國命易主于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今詳蔡傳于執二干戈及翼室俱謹依經文不從注疏者甚當

○隱公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不地不書路寢之比隱之不忍地也隱猶痛也

○莊公三十二年秋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絜也○以上春秋穀梁傳

○僖公三十有三年公薨于小寢公如齊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春秋左氏傳

○小寢非正也非路寢也

○文公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

○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楚宮別宮名非路寢

○定公十有五年

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也高寢非正也以上四條

春秋穀梁傳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疏曰氣絕而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也復而猶望生若復而不生故得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本篇○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乘繩證反綏而誰反○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路於太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以綏出國門此行道也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天子之禮也大祖始祖廟也故書綏爲禭杜子春云當爲綏禭非也玄謂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彼注云綏當爲緌則旌旂有是緌也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太常今以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緌者士冠禮及玉藻冠緌之字故書亦多作緌者今禮家定作蕤○蕤音維○疏曰復者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復於太祖之廟當升自東霤北面履危西上云皋天子復如是者三乃卷衣投於前有司以篋受之升自阼階

入衣於尸復而不蘇乃行死事也復於四郊者以冕服不出宮旌旗之綏又是行道之物故於乘玉路之乘車建綏而復也必於大祖與四郊者欲死者復蘇故於平生有事之處皆復之天子七廟此經直云大祖大祖則后稷廟也餘六廟按祭僕云大喪復于小廟隸僕職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唯二祧無復文者按祭法親廟四與大祖皆用祭二祧享嘗乃止無月祭則不復也乘車玉路者按巾車云玉路以祀祭天於郊用玉路四郊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有虞氏空綏未有在下旗旒故云徒綏今禮家定作蕤者謂今說禮之家定作蕤賓之蕤蕤賓在午月一陰方生陰氣委蕤于下故旌旗之綏亦定作蕤○周禮天官○祭僕大喪復于小廟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疏曰王生時所用之處皆復○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高祖以下廟稱小始祖廟稱大故寢亦隨廟爲稱也○以上周禮夏官○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疏曰此論人君禮備復處又多自小寢以下明招魂虛所也君王侯也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者所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大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廟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廟其小廟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四郊則夏采復之此天子之事也其諸侯復則小臣故喪大記云小臣復按周禮內小臣上士四人按雜記云復西上注各如其命數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則小臣不足明更有餘官又復人雖依命數復慮既多當於此復予更轉向他處○檀弓○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麓音鹿○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以乘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簴之類○疏曰封內若有林麓則所主林麓虞人設階梯而升屋無林麓者謂官職卑小不舍有林麓無虞人可使狄人是家之樂吏之賤者掌設簨簴簨簴階梯之類故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赬勑貞反襢知彥反稅他亂反榮如字號戶高反捲居免反○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弁者以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褘衣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

夫人乃用屈狄矣赬亦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上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疏曰小臣既是君之親近冀君魂神來依之則大夫士以下皆用近臣也君以卷者謂上公以袞冕而下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大夫以玄赬者玄纁也言用玄冕玄衣纁裳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襢衣言世婦者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者士亦用助祭上服六冕則以衣名冠爵弁服以冠名衣今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士妻以稅衣者稅衣六衣之下士妻得服之故死則皆用以招魂升自東榮者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四注爲屋而大夫以下但南北二注而爲直頭頭即屋翼復者升東翼而上也中屋者當屋東西之中央履危者踐履屋棟上高危之處北面三號者復者北面求陰之義鬼神所處也三號號呼之聲三徧號輒云皋某復矣鄭注士喪禮云皋長聲也三招既竟歛所復之衣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服以篋待衣于堂前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故衣從生處求降自西北榮[illegible]復者投衣畢而同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陰幽而下[illegible]西北者因取西北厞爲便必徹西北厞者亦用陰殺之所[illegible]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一舉上以見下一舉下以見上故[illegible]

鄉飲酒鄉射是大夫士之禮云設洗當東榮
此云東榮故知是卿大夫士禮○以上本篇

○復西上北面而西上陽長左
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疏曰以招魂冀生氣之求生氣
爲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故言陽長左○雜記○

王府大喪共復衣裳疏曰司服所掌是尋常衣服王府所掌皆王之美物復衣掌用死者上服故王府共之○

周禮天官**○司服大喪共其復衣服皆掌其陳序**疏曰大喪王喪也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
魄之服按雜記云復者升屋其人皆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諸侯
九人七人五人大夫士亦依命數人執一領天子袞冕以下上公
亦皆用助祭之服○周禮春官**○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
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疏曰復諸侯
以褒衣者謂復時以始命褒賜之衣冕服爵弁服者諸侯既用褒
衣又以此而復也鄭注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故爲五侯伯自
鷩冕而下故爲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爲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
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
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
滿五其褒衣君所特褒賜則宜在命數之外故王制云三公一命
袞若有加則賜是褒衣不入命數也此褒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紗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稅素紗言皆以白紗縠爲裏○疏曰婦人衣
有六也夫人復用稅衣上至揄狄謂侯伯夫人也狄稅
素紗者言從揄狄以下至於稅衣皆用素紗白縠爲裏**內子以鞠**
衣褒衣素紗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趙衰逆叔隗
於狄以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襢周禮作
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
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
稅衣而已素紗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
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褒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
之妻則亦用稅衣○疏曰此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內子謂
卿妻復以鞠衣褒衣者始命爲內子尚所褒賜之衣復時亦用此
衣褒衣與稅衣同也但上命時褒賜故曰褒衣矣素紗者言此稅
衣褒衣亦以素紗爲裏下大夫者對卿妻爲下故以襢衣周禮
作展六服皆袍制不禪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裏繒爲之古
之服皆以素紗爲裏似此袿袍襈之裏繒故注云如今也其餘如
士者謂鞠衣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
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雜記○今按周禮內司服掌王
后之六服褘衣揄狄屈狄鞠衣展衣褖衣素紗注云屈者音與闕

狄似褖與展相似狄當爲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
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
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狄畫搖者闕狄刻
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
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展字當爲襢褖衣雜記曰夫人服稅衣喪大
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稅稅褖揄狄展聲相近稅字
之誤也**○婦人復不以袡**袡而廉反○袡婦人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招魂也緣襈衣下曰袡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衣尸之衣於旣反斂力驗反○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其以
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以上本篇**○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
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疏曰書銘
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太常諸侯以下書於旌旗
其辭一者謂士與天子同也男子稱名者此並殷禮周世則尚文
臣不名君天子復曰皋天子復矣諸侯復曰皋某復矣復則婦人
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而伯仲隨其
次也此亦殷禮也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凡復男子**
不知姓則書氏者如孟孫三家之屬○喪服小記

稱名婦人稱字疏曰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而婦人並稱字
○本篇**○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如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疏曰精氣爲魂身形爲魄
人若命至終必是精氣已離形而臣子猶望應生故招呼死者之
魂命還復身中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卽知呼
已而返也以例言則王后死亦呼王后復**○諸侯復曰某甫復矣**疏曰言某甫諸侯稱字是也○以上曲禮

右復第三章凡十七條

司士作士掌事疏曰始死則有奠○周禮夏官○今按司士所掌不但始死奠凡喪事皆掌之已列其職於戒臣民
章內始死奠他無所載故復見於此若其他所掌則不復重出

右始死奠第四章

鼓人大喪則詔大僕鼓始崩及窆時也○周禮地官**○大僕大喪始崩戒鼓傳**
達于四方戒鼓擊鼓以警衆也○疏曰傳達于四方以鼓聲相傳聞而達之○周禮夏官**○小宰以官府**

之六聯合邦治三曰喪荒之聯事太宰贊贈玉含玉司徒率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爲上相
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周禮天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
如之見上總目章○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或嗣王○
疏曰大喪是先后及王世子故言前王注言或嗣王者蓋又包王喪于內○周禮秋官○師氏喪紀王舉則
從舉猶行也舊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喪紀之事○疏曰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
故也○周禮地官○世婦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主謂拜拜謝之也喪大記曰夫
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疏曰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
拜者爲大喪而拜故引喪大記爲證但喪大記所云者是諸侯之
喪主人拜寄公於門西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以寄公與主
人體敵故也明天子之喪世子亦拜二王後夫人於堂中后亦拜二王
後夫人於堂上可知是以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云宋公過鄭鄭
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
焉○周禮春官○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平者正其職與其位○疏曰司馬之屬有司士主羣吏令王喪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始死至戒臣民 廿

不使司士故司馬平之○司士大夫喪作士掌事事謂奠斂之屬○疏曰如死則有奠及至小斂大斂朔月
月半薦新祖奠大遣等皆是未葬以前無尸不忍異於主皆稱奠○以上周禮夏官○宰夫大喪小喪掌小
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
○小宰以法掌賓客之戒具喪亦如之戒官有事所當共法謂有舊法施行○以上周禮天
官○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嘑火吳反本又作呼嘂古弔反○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
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喪紀亦如之周禮春官○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
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旅冢宰下士○疏曰
三公六卿喪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其於喪家官有司而治之謂共辦之大夫之喪卑宰夫不自爲使其旅三十有二人帥有事
於喪家之有司而治之治之亦謂共辦也○周禮天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
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見上總目章○虎賁氏白

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非常之難要在門○疏曰大故謂兵災大喪謂王喪非常之難須警
備故云要在門○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衰七
雷反盾常準反○葛葛絰武士尚輕○疏曰臣爲王貴賤皆斬衰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卽服葛故云武士尚輕○以上
周禮夏官○大司徒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
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寇兵○周禮地官○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
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塞要害之道備姦寇也○疏曰喪謂王喪○周禮夏官
○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疏曰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廣人憂慼無復
求覓財利若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檀弓

右戒臣民第五章凡十九條

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四十五 喪大記上遷尸 廿

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疏曰大僕
掌內朝射人掌正朝掌事是同周禮又更無僕人職故知是大僕
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又云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
斂訖遷尸於戶外又遷尸大斂於阼階大斂訖又遷尸於西階上
入棺是遷尸于堂也○周禮夏官○始死章有卜人右射人左爲此條通用當互考○玉府大喪共角枕角
柶角枕以枕尸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曰楔齒用角柶令可飯含○疏曰按既夕禮楔貌如軛上兩末狀如枇杷拔屈中央
齒○周禮天官○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
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幠荒胡反去起呂反○牀謂所設牀笫當牖者也○疏曰尸初在地冀生氣復
而既不生故更遷尸于牀而離初死處以近南戶當牖卽所謂既正
尸也幠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以既遷尸在牀而用斂衾
覆之既覆之故除去死時所加新衣及復衣爲尸將浴故也楔柱
也柶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曲屈爲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
柶拄張尸齒令開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
之令直也又云初發牀時牀在北壁當戶至復魄還之在牀而當
牖南首所以必當牖南首者以爲平生寢臥之處○本篇○附朱
子語類問尸南首之說朱子曰士喪禮飯含章鄭注云南首遷插

于祀注云此時柩北首祖祭注云旋柩向外足知古人尸柩皆南首惟朝祖之時北首非濕公劉爲南首之說也君臨臣喪升自阼階西向撫尸當心則尸之南首本不爲君南面弔而然也○附按楔齒綴足說見士喪禮上篇楔齒綴足章○幕人大喪且帷幕帟綬見下陳殯具章○委人喪紀共其木材木材給張事○周禮地官○此條陳殯具章通用

右遷尸楔齒綴足帷堂第六章凡五條

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疏曰赴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也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雖代命猶稱孝子名○檀弓○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曲禮○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訃音赴○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疏曰此以下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赴於鄰國稱謂之差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長丁丈反○疏曰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君訃

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音泰適丁歷反○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疏曰以謙故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雖復壽考仍以短折言之故云不祿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夫人大子皆當云敢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適讀敵下同實讀至下同○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疏曰大夫不屬他國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曰某死訃於適者謂大夫死訃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以是別國私有恩好故曰外私辭得申故云某不祿以身計告故云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疏曰士賤訃大夫及士與訃他國之君及大夫士等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雜記

右命赴第七章凡三條○又章下凡三條

○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附按尹氏左傳作君氏舊本從之今改從經文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寢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今聲子三禮皆闕○隱公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以上春秋左氏傳○隱公八年秋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從臣子辭稱公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赴謂赴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葬則不告天子○春秋公羊傳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疏曰此言朝覲爵同同位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但同姓之中先爵尊耳○檀弓○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序使相次秩○疏曰按本經下注六卿以出及朝廷卿大夫妻皆爲外命婦其內命婦卽下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已下至女御也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則內命婦爲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內宗大喪序哭者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序次外內宗及命婦哭王○以上周禮春官○九殯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衆之次序者乃哭○疏曰外內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後爲前後列哭之故須帥導使有次序也○周禮天官

〇唯天子之喪別姓而哭肆師序哭內宗序哭九嬪御敘哭皆朝夕哭章所通用〇司士凡士之有守者命哭無去守疏曰此文承大喪之下則大夫士有使役守當雖同為天子斬衰不可廢事空官故命哭不得去守〇周禮夏官

〇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〇疏曰人君初喪哭位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于東方謂室內尸東士喪禮云主人入坐于牀東是也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禮言當在室內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遞繼主人之後有司庶士以其卑故在堂下北面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士禮略但言俠牀人君則當以帷鄣之也內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

婦外宗等疏於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又鄭注云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者內命婦與外命婦相當故知內命婦是世婦又周禮命及於士士妻與女御相對俱稱夫則君之女御內命婦中兼之也姑姊妹必嫁於外族其女是異姓所生故稱外宗按周禮外宗外女之有爵者則為外命婦此別云外宗容無爵者周禮有內宗內女之有爵者此不言者則前文姑姊妹是也但姑姊妹已嫁國中則為命婦此容在室女未嫁及嫁於他國或雖嫁國中從本親之位故別云姑姊妹也不云甥之女及從母之女者外宗中兼之略也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

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〇疏曰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按左氏傳士踰月外姻至今大夫初喪止尸無容即有異姓故知是同宗之親來哭者知非異姓鄉大夫來弔者以其與主人等並列哭位且弔者當立哭不得坐也此大夫之喪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可知也凡此哭者皇氏云凡謂君與大夫其哭皆若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夫皆立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此云尊卑非謂對死者為尊卑也若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士賤同宗尊卑皆坐〇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〇本篇

右哭位第八章凡六條

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〇周禮天官

右受含襚幣玉第九章

司常大喪共銘旌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〇疏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此蓋其制也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刃天子九尺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其旌身亦以尺易刃也〇周禮春官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見上復章

右為銘第十章凡二條

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斗音主〇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為徽〇疏曰按肆師云大喪築鬻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釁讀為徽者以鬯釁尸故以徽為莊飾之義〇補注渳音泯沐尸曰渳〇鬱人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〇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鬻音煮〇築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也〇疏曰上小宗伯大喪以鬯渳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酒以浴尸使之香也〇以上三條周禮春官〇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纊音曠〇以給線縷著盱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〇著直略反下同盱香于反綦音其握烏學反〇疏曰此鄭並據士喪禮而言以給線縷者謂所義縫皆用絲纊釋經絲也著盱口綦握之屬者釋經纊組按士喪禮握手玄纁裏組繫按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是用纊組之事也青與赤謂之文繢人職文繡之屬亦用絲故連言〇內司服后之喪共其

原缺第十八葉

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按雜記云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斂則必與正服不用褻衣故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注云將以斂
敬姜曰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以上本篇〇率帶諸侯大
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箴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
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疏曰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攝帛邊而殺之不加箴功以五采飾異於生也然此士天子之士
也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告時大帶唯有朱綠之無五采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殺不可加帶故知爲襲尸之大帶也
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者鄭以襲衣與生同唯帶與生異○雜記〇復衣不以衣尸見上復章〇凌
人大喪共夷槃冰凌字從冰力升反○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凡度長短曰長直亮
反度淺深曰深尸鴆反度廣狹曰廣光曠反度高下曰高古到反相承用此音或皆依字讀○疏曰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
多得古之周制故鄭君依而用之周謂之夷槃漢謂之大槃○周禮天官〇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
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襢之善反○造猶內也襢第袒簀也謂無

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于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
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疏曰造冰
者謂造內其冰於盤中也設牀襢第者猶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襢露第簀謂無席如浴時牀者浴時無席爲漏水也設冰無席爲
通寒氣也人君仲春則用冰若命夫命婦則火出之後而用冰故昭四年左傳云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謂仲春也又云火出而畢
賦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而得用冰也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在襲斂之前也周禮天子
夷盤者天子夷盤即此大盤也依尸而言則曰夷盤此云夷盤者據大夫所用對君大盤則爲小○本篇〇典瑞大喪
共飯玉含玉飯扶晩反含戶暗反○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顚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
形而小耳○疏曰鄭以玉與米同內於口故知碎之與米同按士喪禮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引雜記者諸
侯使鄰國遣大夫來弔并行含禭賵之禮諸侯用璧天子雖用玉其形無文故取諸侯法以況天子按玉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
言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周禮春官〇玉府大喪共含玉疏曰玉者含玉璧形而小以爲

口實○周禮天官〇舍人喪紀共飯米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梁皆四升實者唯盈
○疏曰君用梁三語此喪大記文彼據沐時所用今引以證飯○周禮地官〇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
夫五士三飯扶晩反○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疏曰按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碧
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商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二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
皆是大夫而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雜記〇含一牀襲一牀遷
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疏曰言此三節各自有牀皆有枕席唯含一時
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商祝徹枕設巾是也含襲及堂皆有席故鄭注士喪禮言衽如初衽寢臥之席亦下莞上簟是也君大夫
士一者貴賤同○本篇
右陳沐浴襲飯含之具第十一章凡十七條○又章下一條〇申豐曰古
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

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詳見百神篇司寒章下
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渳亡婢反杜音泯○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渳爲泯以秬鬯浴
尸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疏曰肆訓爲陳爲伸故也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大祝職云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小祝又云大喪贊
渳彼二官已掌之此言者察其不如儀也〇大祝大喪以肆鬯渳尸肆鬯所設鬯爲陳尸也〇小
祝大喪贊渳舊讀渳爲瀰杜子春云當爲渳渳謂浴尸○以上三條周禮春官〇女御大喪掌沐
浴王及后之喪○疏曰王及后喪沐用潘浴用湯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喪亦使女御浴者按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
使婦人今王喪婦人或亦供給湯物亦得謂之掌○周禮天官〇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
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
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
之喪則內浴者抗衾而浴管如字汲音急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抗苦浪反盆蒲奔反沃烏谷反枓音主絺

[illegible]其反一本作浴去逆反抿音泯它音他○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抿拭也爪足淅足爪也○疏曰鄭注士喪禮管人有司主館舍者汲謂汲水繘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此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盡階不升堂者水從西階而升以士喪禮云爲垼于西牆下也沃水用枓者用枓酌盆水沃尸熊氏云用盤于牀下承浴水浴用絺布者絺是細葛除垢爲易也大夫上絺下綌士上下同用綌詳見士喪禮注挋用浴衣者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也賈氏云以布作之生時有此也小臣爪足者尸浴竟而小臣翦尸足爪爪也浴餘汁棄之於坎中坎者是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爲竈之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內外宜別故用西御舉衾也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差七何反沐音木甸田遍反○垼音[illegible]役陶音桃重直龍反鬲音歷煮諸許反厞扶味反爨七亂反○[illegible]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

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疏曰差謂淅米取其潘汁也沐粱沐稷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爲垼于西牆下具此垼竈以煮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者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爲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靲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煮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階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牆於垼竈鬲中煮之也爨然也甸人爲竈竟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煮沐汁也然舊云厞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厞謂西北隅厞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厞隱處新義亦通也管人授御者沐者煮汁孰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受汁入爲尸沐也士喪禮注云挋晞也清也如它日者事事亦如平生也小臣沐竟而翦手爪又云須象平生也皇氏云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于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於坎按喪大記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差是差摩故云淅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淅米也沐與浴俱有枓俱有盤浴云用枓沐云用盤是文相變也按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于黍稷就稻粱之內粱貴而稻賤稻是人所常食粱是穀中之美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故諸侯之士用稻天子之士用粱黍稷相對稷雖爲重其味短故大夫用之黍則味美而貴故特牲少牢衛黍子庸詩頌云其饟伊黍鄭注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是黍貴也故天子用之無正文故疑而云與也○本篇○附挋如它日者疏言事如平生今詳祇是單承挋用巾何言晞之浴之雖于死者猶如生前此處易備路故也若爲登牀簀與生前安得云如他日者晞謂拭之而燥也清謂拂之而順也上節如它日句亦僅承浴用絺巾挋用浴衣二語言濯之必潔拭之必乾也

右沐浴第十二章凡五條

大祝大喪相飯疏曰浴訖卽飯含故言相飯也不言相含者太宰云大喪贊贈王含玉○周禮春官○大宰

大喪贊含玉助王爲之也○疏曰助王謂助嗣王也○周禮天官

右飯含襲第十三章凡二條○又章下凡三條○今按飯含後有襲設冒一節故以其事附見於下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詳見士喪禮篇襲飯含章○子羔之襲也

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

子曰不襲婦服繭衣裳者若今大纊也纊爲繭縕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

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惟婦人纁袡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之玄冕或爲玄冠或爲玄端○禓音蠲○疏曰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繭衣裳者纊爲繭謂衣裳相連而綿纊著之也與稅衣者稅謂黑衣若玄端而連衣裳也以玄端多種今衣裳連謂玄端玄裳也纁絳也袡裳下緣襈也以絳爲緣故云稅衣纁袡繭衣既襲以稅衣表之而合爲一稱故云爲一也素端一者此第二稱以服既不襲並服復別一衣表之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皮弁一者第三稱十五升白布爲衣積素爲裳也爵弁一者第四稱玄衣纁裳也玄冕一者第五稱大夫之上服也曾子曰不襲婦服者纁袡是婦人之服而子羔用以襲故曾子譏之鄭注此襲其服非襲其冠者鄭以記云皮弁爵弁似但云冠恐不知是以冠名服故云然子羔爲大夫無文故注云未聞子羔曷爲襲之○雜記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踈稻米也禮記曰稻曰嘉蔬

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

徑五寸而綨組綬綨巨冀反組則古反○綨雜色組綬所以繫象環○家語終記解

寄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閾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疏曰此明君大夫士等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大夫也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是也或至門者謂大夫於君命故下文云大夫於君命迎於門寢外是也以此[illegible]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君與大夫云未小斂[illegible]未斂之前去小斂遠士云不當斂謂夫小斂近大夫至與士小斂相侶也士於大夫雖與小斂相侶尚為出若未小斂之前為出可知按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云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彼亦謂小斂之事與此同斂訖大夫至即拜之故雜記云當祖大夫至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是也此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士為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謂送君使而拜非謂特出迎賓也此此云不當斂則出迎賓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與此逆者皇氏云若正當斂時則不出若斂後而有大夫至則絕踊而拜之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閾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疏曰主人降自西階者不忍當主位寄公謂失地之君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遇主國君之喪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于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注云此時寄公國賓者熊氏云寄公有賓[illegible]在賓位故知在門西國賓雖為君命使或本是吉使而遭主國喪行私弔禮從主人之位故知在門東若小斂之後熊氏云主人位於阼階下西面寄公漸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斂後轉就門西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故士喪禮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是也大夫與士俱來皆東面故主人即位西階在大夫之北俱東面而哭若大夫獨來不與士相隨則大夫北面知者以凡特弔皆北面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是也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後尸西東面○疏曰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拜於堂上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也注云此時命婦位在堂上北面皆以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知寄公夫人亦然者以士喪禮他國異爵者門西北面與已國夫人同也若小斂之後則遷尸于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戶西東面也○〔本篇〕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疏曰不受弔者謂不為主人也適子[illegible]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殺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檀弓○此條奉尸侇于堂之後凡受弔皆通用又奉尸侇于堂章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一條續後受弔章有君弔見尸柩而後踊皆為此章通用當互考

右受弔第十四章凡二條○又章下一條

○宋成公如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膰符袁反○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

之○疏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答拜以其為事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據弔及士人敵禮以上若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僖公二十四年春秋左氏傳○小斂後續後受弔皆通用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葦于鬼反○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疏曰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簟也知下皆有莞者按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經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斂席也大斂云布席如初士尚有莞則君及大夫皆可知但此大夫斂君上席以蒲若吉禮祭祀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則異○〔本篇〕○附按經言簟席葦席名既不同矣法解簟為細葦席則賓亦未嘗無別焉今疏謂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簟者士卑不嫌之說固不合禮說見他處而此亦何嘗同用一物混而無別乎○司服大喪共其斂衣服掌其陳序疏曰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斂衣服者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周禮春官○此二條陳大斂衣章通用又陳襲衣

章內典絲共絲纊內司服共衣服並爲此條所通用當互考〇小斂布紟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戶交反縮所六反稱尺證反紟其鴆反○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具之也故曰縮者二○疏曰布絞者以布爲絞從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者也大夫士等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衣十有九稱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裏又屈衾裏之然後以絞束之君東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者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數房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法天地之終數者按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也人既終故云以天地終數斂衣之也上衣下裳相對爲成稱絞紟非衣故云不成稱經云不在列鄭云不連數謂不連爲十九稱之列其實亦布陳也小斂無紟者今經但云布絞故也○附按疏言每幅之末折爲三片者誤矣說見下陳大斂衣章

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無襚者不陳不以斂○疏曰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宜用已衣不得陳用他人見襚送責大夫士降於君小斂則先畢盡已正服後乃用賓客之襚盧云畢盡也欲以美之故言祭服也若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即陳列士喪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襚之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君無襚者如皇氏之意臣有致襚於君之禮故少儀云臣致襚於君但君不陳不以斂熊氏云君無襚大夫士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雖有社襚不陳不以斂至大斂則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時云君襚祭服不倒其義俱通故兩存焉○附按君無襚何前說就臣襚君言後說就君襚臣言二義雖俱可通但以君無襚大夫士爲句則下文畢士人之祭服合下二句讀之文法不及前說之從容主腦之清晰似當以前說爲正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篋苦協反○取猶受也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詘丘勿反紵直呂反○不詘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疏曰列采謂五方正色之采非列采

謂雜色也不入陳之也絺是細葛綌是麤葛紵是紵布此褻衣故不入陳也注謂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如熊氏之意此謂大夫以下若公則襲亦不用袍○以上三條本篇○陳大斂衣章通用○復衣不以斂見上復章○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疏曰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牢○牛人喪事共其奠牛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疏曰喪自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故謂之爲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附有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但牛亦有馬牲故鄭注云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圉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以上三條周禮地官○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𢿱人喪紀共其魚之鱻薧𢿱音魚本又作魚鱻音鮮薧音考○補注鱻新也薧乾魚也○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以上四條周禮天官○以上七官並爲陳大斂奠朝祖奠祖奠遣奠四者通用

右陳小斂衣奠第十五章凡十三條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疏曰以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戶東今小斂當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本篇○上始死章卜人右射人左遷尸章射人僕人遷尸並爲此條通用當互考○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涖小斂大斂帥異族而佐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疏曰大祝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涖之謂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爲之也異族據姓而言○大祝大喪贊斂多官主斂事大祝贊之○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疏曰言掌事者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兼主斂事故總云掌事而斂飾棺焉○以上三條周禮春官○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掌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疏曰君之喪大祝是接神者故使執斂事也是猶執也眾祝喪祝也眾祝賤

故嗣佐於大祝也大胥侍之者君尊故大祝親執斂大夫卑故大
祝臨之士之喪胥爲侍胥亦喪祝也士卑故祝臨之士是斂者士
之朋友來助斂士喪禮云士舉遷尸是也
商祝者士喪禮注云商祝習商禮者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袒者於事便也○疏曰凡斂謂執大小斂事也事多故袒爲
便也遷尸者襲謂大斂於地乃遷尸入棺之屬事少故襲也　○士
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　與音預○斂者必使所與執事
者不欲妄人褻之○疏曰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者也
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惡之意不
使斂也斂焉則爲之壹不食者生經有恩今又爲之　○小斂之衣
斂也凡斂者六人者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
祭服不倒　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疏曰小斂十九稱不悉遺之但用褻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皆
祭服不倒不著散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紐女九反
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疏曰皆左衽大斂小斂同也衽衣襟也生鄉右
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
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
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猶冒也　疏曰往猶後也小斂前有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
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士喪禮云幠用夷衾覆尸柩之
衾也裁猶冒也言夷衾所用上齊于手下三尺所用緇色及長短
制度如冒之上爲質下爲殺但不復爲囊及旁聯也熊氏分質字
屬上殺字屬下爲句其義非也然始死幠用斂衾是大斂之衾小
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用之小斂斂訖
別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停而不
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今按士喪禮濕
用斂衾疏云大斂之時兩衾俱用一衾承薦于下一衾以
覆尸則始死所用之衾至大斂即以承薦非停而不用也　○鋪絞
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目孝子踊節　○
斂者既斂必哭　疏曰斂者即大祝衆祝之屬斂竟必皆哭也以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手爲執事專心則滑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　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疏曰
大夫貴故自撫之撫內命婦則不撫賤者可知也大夫
以室老爲貴臣以姪娣爲貴妾死則爲之服故並撫之　○君大夫馮
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
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　自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服膺○疏曰君及大夫雖尊不
而自主此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妻子而并云馮通言耳不
馮庶子者賤也士賤故所馮及庶子庶子若有子則父母亦不馮
是前所馮之庶子無子者然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亦不馮也
凡馮尸者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　○君
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
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　奉芳勇反拘音俱一古侯反○此恩之深淺尊
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疏曰君尊但以手撫按尸心身不服
膺也父母於子執之者盧云執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者謂
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奉之者盧云尊故捧當心上衣也舅姑於
婦撫之者亦手按尸心與君爲臣同妻於夫拘之者盧云拘輕於
馮重於執庾云微引心上衣也賀云拘其衣衾領之交也夫於妻
於昆弟執之者盧無別釋而賀云夫於妻執其心上衣於兄弟亦
然馮者爲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卑者則執撫執
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注
云馮之類必當心者士喪禮　君馮尸不當君所　不敢與尊者所馮
坐撫當心則奉執等皆然矣　同處○疏曰所猶

處也假令君馮心則餘人馮者不敢當君所馮之處宜少辟之　凡馮尸興必踊　悲哀之至馮尸必坐○疏曰凡者貴
賤同然也馮尸竟則起馮必哀痛故起必踊泄之○自上九條本篇　○君不撫僕妾　略於賤也○雜記○自小宗伯
至此十三條大斂章通用　○君於大夫世婦爲之賜則小斂焉夫人於世婦爲
之賜小斂焉　見下頃後受弔章　○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
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馮皮冰反袒天旱反說本作稅同他活反髽側爪反○士
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
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疏曰主人袒者向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
巳竟而云髻髮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髦幼時翦髮
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恆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
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
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括髮以麻者人君小斂說髦竟而男子括
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婦人髽亦用麻對男子
括髮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
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注云於死者俱三

日者謂數往日也按士禮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又云婦人髽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于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說髦括髮於東房故知婦人髽及帶麻于西房有左右房者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於中房在室之東西○本篇

右小斂第十六章凡十六條○今按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斂則恐若併死日而數二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今言三日而斂則恐指大斂而不及小斂惟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此乃小斂日數雖引以爲在禮有之然無所考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故載其詳於喪禮義而記其略於此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奉芳勇反夷如字本或作侇同音移○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而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疏曰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至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也此士禮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夾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扶捧之至堂以極孝敬之心也降拜者既陳於堂則適子下堂拜賓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疏曰小斂畢戶出堂嗣君下堂拜賓也拜寄公及國賓並就於其位鄉而拜之大夫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大夫士既是先君之臣皆同有斬衰之服而小斂說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拜卿大夫於位者此更申明拜卿大夫士之異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於士旁三拜者旁猶面也士賤不人人拜也士有三等故三拜之或云衆士共三拜也婦人無下堂故夫人拜寄公妻於堂上夫人內子士妻者夫人亦拜之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欲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者此更申明拜命婦與士妻之異特猶獨也氾拜衆賓者謂不特拜亦旁三拜此經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喪拜賓者文不具也按上注云寄公夫人命婦小斂之後戶西東面其嗣君夫人本位在西房當在西房之外南面拜女賓也若士妻於阼階上西而拜賓以無西房故也以上皆是皇氏說熊氏以爲大夫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大夫士家自遣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自遣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此卽君大夫士之喪小斂後拜賓且與士文未小斂時文類其義

踊於皇氏矣○今按皇氏君拜大夫士之說非是始死室有小人

右射人左遷尸章有射人與大僕遷尸並爲此條通用當互者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鄉許亮反○由外來者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疏曰此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也主人之位猶在尸東婦人之位亦猶在尸西如室中也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以阼階有事故升自西階乃就西方又一云欲見與子在家者也若未小斂而奔者則在東方故奔喪注云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是也諸婦主婦以下在家者若無奔喪者則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以鄉南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拜所

首拜賓于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疏曰此明小斂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者敵者不下堂若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迎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以下明喪無主而使人攝者禮也男拜女賓于門內少遠諸下而猶不出門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鄉云女有下堂卽謂此也爲後者不在謂主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則有爵者辭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若不在之上無官爵則攝主之人而爲主拜賓也在竟內則俟之者若主行近在國竟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喪有無後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子幼衰抱之義無後則已自絕嗣無聞於人若無主則對賓有闕故雖四鄰里尹亦主之○以上本篇○此條殯後迎賓拜賓通用其婦人迎送不下堂一節本小斂受弔亦通用

右奉尸夷于堂拜賓第十七章凡二條

大祝大喪徹奠疏曰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爲始死之奠小斂大斂奠並大祝徹之○周禮春官

右徹始死奠第十八章

主人卽位襲帶經踊卽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疏曰主人拜賓後稍近北卽阼階下位襲帶經踊者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經於序東復位乃踊也上注云未小斂主人卽位西階下東面位恐此亦然故云阼階之下知者以士喪禮小斂後衆主人東卽位又云主人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也按士喪禮先踊乃襲經士爲卑此據人君諸侯爲尊故云尊卑相變母之喪卽位而免免音問○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爲母重初亦括髮旣小斂則免○疏曰爲父喪拜賓竟而卽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經猶括髮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卽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經至大斂乃成服所以異於父也乃奠小斂奠也○疏曰拜賓襲經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拾其劫反○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旣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卷起權反○疏曰小斂之後來弔者掩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掩襲裘上裼衣加武者賀氏云

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旣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帶經者帶謂要帶經謂首經總之經帶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經若無此恩則無帶唯經而已拾更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也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以四代袒免親及朋友皆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引檀弓曰以下者證小斂之前裼裘小斂之後襲裘也賀氏以爲加素弁於吉冠之武解經文似便與鄭注不改冠其義相妨熊氏云加武帶經謂有朋友之恩以至加於武連言帶耳熊氏以武上加經與帶文相妨其義未善兩家之說未知孰是故備存焉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則徹帷○疏曰士小斂竟而徹帷此至小斂竟下階拜賓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注云士卒斂卽徹帷者士喪禮文○本篇○未小斂受弔章有庶子不受弔未成公如鄭有二條奉尸夷于堂章有婦人迎送不下堂一條又殯後受弔章有君弔見尸柩而後踊皆爲此章通用當互考

右襲帶經小斂奠第十九章

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挈苦結反○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疏曰禮未大斂代哭者未殯已前無問尊卑皆哭不絕聲大斂之後乃更代而哭亦使哭不絕聲大夫以官士以親疏代哭人君尊又以壺爲漏分更相代○周禮夏官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旣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亨飪故出鼎所以用鼎及水者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遲遲更無準則故取鼎煖水用寘人木爨鼎煮之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之時節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是也○附按疏用鼎及水木字應是木字之誤則鼎漏壺以鼎字疑亦是壺字之誤大夫官代哭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疏曰相代而哭使聲不絕也○本篇

右代哭第二十章凡二條

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薪蒸給炊及燎木材給喪事○周禮地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疏曰大事謂若大喪紀大賓客之時也庭燎在大寢之庭○周禮秋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疏曰有喪則于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本篇

右設燎第二十一章凡三條

大斂於阼見上陳小斂衣章○陳小斂章內有君以簟席并司服共斂衣服及陳襲衣章內典絲共絲纊內司服共衣服皆爲此條通用當互考○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

辟紟五幅無紞幅方服反辟補夌反又音壁徐扶移反紞丁覽反○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士陳衣與大夫又同亦蓋天子之士○疏曰布絞縮者三者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三片卽共一幅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者又取布二幅分裂〃六片而用五片橫之于縮下也布紟者皇氏云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今按經云紟在絞後紟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且君衣百稱又通小斂與襲之衣非置紟所能舉又孝經云衾不云紟皇氏之說未善也二衾者小斂君大夫上各一衾今於大斂又各加一衾爲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司伯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注云大斂所并用之衾一是大斂則復制又注士喪禮衾二者謂始死斂衾今又復制士既然則大夫以上亦爾君陳衣于庭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顯按鄭注雜記篇以爲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言餘可知也或大斂襲五等同百稱也北領者謂尸在堂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與於小斂北上者小斂衣少統於尸大斂衣多取之便也三不辟者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爲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但古字假借讀辟爲擘也紞謂縧飾爲識以組類綴其領爲被頭側爲被旁綴此組類於領及側如被之記識邊今無識異於生也注謂以爲堅之急者小斂衣少用全幅布爲絞欲得堅束力強也以爲堅之強者大斂一幅分爲三片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也○附按記于布絞言小斂則縮者一橫者三大斂則縮者三橫者五又于此大斂言絞一幅爲三不辟而前小斂則無此句今詳絞一幅爲三者卽解上文之縮者三也不辟者析其兩頭而不析其中央此則縮者三之制也然則小斂之縮者一乃並不析其兩頭也明矣蓋同一全幅而小斂不析則爲一大斂析之則爲三也今注與疏分別小斂爲堅之強大斂爲堅之急者甚明但注又謂小斂析其末者似誤也信如其言更何強與急之可分哉疏于前後俱的確但中段解絞一幅爲三不辟者亦謂小斂析其末爲三且謂大斂之絞既小不復劈裂其末者似更誤○又按此疏云橫者五者取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于縮下則前小斂言橫者三者亦應取布二幅分裂作四片而用三片橫之于縮下也但所謂用五片者亦應于一幅析爲三片仍析其兩頭而不折其中央餘二片亦然小斂之三片亦做此乃所謂橫者五與橫者三之實也○大斂君

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褶音牒○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疏曰祭服謂死者所得用祭服以上也算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注謂君多去其著者記云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袷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是也○以士本篇○陳小斂衣章凡陳衣者實之篋以下爲此條通用當互考○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駔音祖○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疏曰以六玉與王爲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大斂後也駔讀爲組詩有執轡如組聲之誤爲駔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如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爲按覲禮設方明上圭下璧非上璧下琮彼注上下之神非天地至貴故不用璧琮此言象方明者但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之義又按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爲陽腹爲陰隨尸置之故上琮下璧也天地爲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周禮春官○君卽位而爲椑歲壹漆之藏焉椑蒲歷反○椑謂柂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一漆之若未成然藏謂虛之不令○疏曰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椑柂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卽位而造爲此棺也古者天子椑內又有水兕而諸侯無但用柂在內以親尸也歲每年也唯云漆椑則知不漆柂棺外屬等藏者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虛之不令言若虛空便爲不善故藏物於其中一本謂虛之不合謂不以蓋合覆其上不欲令人見故藏焉○附按藏者爲其不用而藏之也故每歲之漆僅一焉令詳注謂虛之不令疏謂一本作虛之不合乃以不合字更見虛之之義且于方漆椑之後而藏椑情字皆協似較不令之說爲長○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疏曰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重故爲一重也又柂爲第二重也又屬爲第三重也又大棺爲第四重也四重凡五物也以大而差之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柂屬大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柂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柂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寸餘兕柂屬大棺則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牛三寸餘合一尺八寸也列國上卿又去椑四寸餘合一尺四寸也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

凡士則不重但大棺六寸耳故庶人四寸矣而天子卿大夫文不見有通者喪質不得依吉時祭服若吉時祭服則天子臣與諸侯同春秋時多僭趙簡子言罰乃不設屬椑非也**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疏曰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濕故最在裏近尸○能乃代反**杝棺一**疏曰杝棺一者椵也材亦能濕故次皮也諸侯無革則杝親尸君即位為椑是也杝即椵木爾雅曰椵杝一物二名○椵徒亂反**梓棺二**疏曰杝棺之外又有屬杝屬棺之外又有大棺並用梓故云二**四者皆周**疏云四四重也周市也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匝也唯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衡亦當為橫○疏曰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縱也縱束二行橫束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竪束之處則竪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為小要也○以上檀弓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疏曰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師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按大夫禮無椑趙簡子所云罰始無椑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是時僭也**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鐕子南反○鐕所以琢著裏○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繒琢朱繒貼著於棺也鐕釘也舊說云用金鐕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隱義云朱綠皆繒也雜金鐕尚書曰貢金三品黃白青色大夫四面玄四角綠用牛骨鐕者不用牙金也士不綠者悉用玄也亦同大夫用牛骨鐕不言可知○(本篇)○**舍人喪紀共熬穀**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疏曰殯時設之將熬穀以惑蚍蜉又有魚腊香蚍蜉欲向棺值此惑之也○(周禮地官)**○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熬者煎穀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

餘設於左右○疏曰加魚腊者魚腊謂乾腊按郊特牲士腊用兎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為惑蚍蜉○(本篇)**○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武傳反○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疏曰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唯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疏曰掌次云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此云三公不云諸侯與孤掌次又不云三公者三公即是諸侯再重此不云孤孤與卿大夫同不重**○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重直龍反○張帟柩上承塵○疏曰喪言凡者以王以下至孤卿大夫兼有后及三夫人巳下故言凡以廣之也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再重九嬪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一而已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帟有賜乃得帟也○(以上周禮天官)○愚尸帷堂章委人共木材為此條通用堂互考以上二條柩行通用**○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柏鄭音椁劉依司農音迫○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藏才浪反○疏曰士喪禮始死之奠小斂之奠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又有遷祖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故鄭云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詩云萑葦淠淠同類之物但麤細為異耳先鄭以柏席為迫地或為載黍稷其言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也椁席藏中神坐之席者謂於下帳中坐設之敦讀燾者謂若覆燾持載者也棺在殯則椁燾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是也既窆則加見者既夕禮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棺不復見唯見帷荒也皆謂覆之者此解經敦字以覆二處皆當覆故云敦也禮記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偕鄭云同月死同時在殯也皆異几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按禮記祭統云敷筵設同几鄭云同之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以其精氣合故也**凡凶事仍几**舊書仍為乃鄭司農云吉事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為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玄謂吉事主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疏曰先鄭云變更其質謂有飾[illegible]士腊用兎

相因不得為几體故不從也顧命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西序東
嚮文貝仍几東序西嚮彤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時
几有飾而先鄭引云者意但取仍因之義也凶事謂凡奠者卽上
文凡喪事右素几是也此見凡奠相因不易之意按檀弓云虞而
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按士喪禮大斂卽有席而云虞始
有筵者以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卽有也天
子諸侯禮大初死凡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凡
几之長短阮諶言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
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也○周禮春官○陳小斂奠章內有封
人飾牛牲牛人共奠牛囿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獻人共為羞
醢人共為羞豆實皆為此章通用當互考此
條大斂奠朔夕奠朔月奠以後凡奠並通用

右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第二十二章 凡十二條章下凡九條○又○宋

文公卒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 見下篇之章下○

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 檟古雅反○ 以自為櫬與頌琴 櫬初覲反○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疏曰親身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櫬為名焉禮記喪大記云君大

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如彼記云諸侯之棺三重親身之棺
名之為椑椑卽櫬是也其椑用根為之屬與大棺乃用梓耳
此以梓為櫬者名之曰櫬其內必無椑也擇檟為櫬其櫬必用梓也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
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襄公二年春秋左氏傳○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 櫬親身棺季氏以定姒本賤旣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過古禾反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
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 匠慶魯大匠不成謂如季孫所識則為夫人禮不成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君長誰受其咎 長丁丈反○言襄公長將責季孫 初季孫為已樹
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 季文子欲自為櫬 匠慶請木 為定姒作櫬 季孫
曰略 不以道取為略 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 御魚呂反○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疏曰

不以道取為略今律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於他木也請木不順其意然慶此請令略木為之慶又恐季孫非無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檟其意言遣我略人我止略女季孫既令為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破略不得止之季孫此議是無禮也破匠慶略木是自及也○襄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昭公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一
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將如晉且召六卿曰寡人
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 父兄謂華向 若以羣子之靈獲
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 楄蒲田反柎步口反○楄柎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笭力丁反 仲幾對曰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
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
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巳亥卒于曲棘葬宋元公如先
君禮也 春秋左氏傳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於是乎有以袞斂 詳見喪變禮道有喪章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
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 歷級遽登階不聚足
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
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
陷君 兆姦為姦之兆 乃止 家語子貢問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
桐棺四寸柏棺五寸 家語終記 ○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樂
正子入見平公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
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
也貧富不同也 以上詳見喪禮義篇葬禮章○附按此章為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故將孟子二條舊本

亟錄者今但斂取其緊要

大祝大喪徹奠見上徹始死奠章

右徹小斂奠第二十三章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疏曰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也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羣臣列于基上東楹之西也按隱義云堂廉即堂上近南霤爲廉也北面東上者子在東尸在阼階故在基者以東爲上也堂下謂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鄉北以東爲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輕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爲上今

謂尸在阼大夫命婦在尸西此外宗等當在東房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於堂南北爲少南商祝亦是周禮喪祝其鋪絞紟衾衣等致於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士亦喪祝之屬周禮上士二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是將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雜記云士盥于盤北是也斂上即斂處也子馮之踊者孝子待大宰告乃馮尸而起踊夫人東面亦馮尸而踊爲者夫人命婦俱東鄉於尸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竟乃斂於棺注云未成服者成服則著喪冠也此雖以大斂爲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又云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本篇]○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雜記○今按雜記自外宗房中南面而下至夫人東面文並與本篇同但夫人東面之下有坐馮之興踊五字別雜記注云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故今略其同畢記其異○始死章有卜人扶右射人扶左遷尸章有射人僕人遷尸小斂章自小宗伯涖斂以下十三條皆爲大斂通用當互考○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先入門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疏曰此明大夫大斂節也主人適子也適子聞君至而出迎門右東邊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而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士喪禮注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君臨臣喪巫祝桃茢以辟邪氣此以禮敬主人不用故止巫於門外士喪禮云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祝先入升堂者先君入門升自阼階以祝接鬼神者也君後升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士喪禮云君升自阼階西鄉主人房外南面者先在門右君升則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向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今列位卑故舉尸于鋪衣上也宰告主人道斂畢主人降西階堂下而鄉北立待君也君撫之者君臣情垂方爲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撫按尸與之別也主人在堂下鄉北見君撫尸故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撫尸舉而下堂命主人升還馮尸主人升降皆西階也士喪禮云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君降西鄉馮尸不當君所命主婦馮之者亦君命也注云大夫之子尊

得升視斂者以士喪禮其子不得升也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疏曰謂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本篇]○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疏曰臣大喪斂君未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紟衾閒君將來則徹去之君至升堂而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也所以然者重榮君來爲新之亦示事由君也○[雜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於士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見下殯後受弔章

右大斂第二十四章凡三條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尊者舒卑者速○疏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多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少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王制]○始死章有卜人右射人左射人僕人遷尸並爲此條通用當互考○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鬊音舜○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鬊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綠或爲簍○

疏曰士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注綠當爲角者本記上文綠爲色以飾棺裹非藏之處以綠與角聲相近故讀爲角

〇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用漆者塗合牡牝之中也衽小要也〇疏曰蓋棺上蓋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大夫亦漆衽合縫處大夫士横二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也士蓋不用漆士畢若二衽二束則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者據君言若大夫士横帷二束則此文是也故鄭注司士云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皇氏不見鄭此注以爲此釋大夫士二衽二束者據披從束而言其横皆爲三束其義非也〇以上本篇

〇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菆才官反輴勅倫反〇菆木以周龍輴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〇疏曰菆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〇疏曰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取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闕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天子之禮也檀弓

〇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欑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士不欑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〇本篇

〇甸師喪事代王受眚烖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蠲使鬼神不逞于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烖弭後殃〇疏曰言喪事者謂王喪甸師氏於大祝取禱辭禱藉田之神眚過也代王受過災止後殃故為此禱也在既殯後有見大祝職云授甸人禱辭在大斂後大斂則殯〇周禮天官

〇太祝大喪言甸人讀禱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烖大祝爲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〇疏曰大祝掌六辭五曰禱故於三既殯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焉

〇小祝設熬置銘疏曰熬謂熬穀在堂時設于柩旁所以惑蚍蜉銘謂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盡於西階上所以表柩〇以上周禮春官

右殯第二十五章凡八條〇又章下凡三條

〇布幕衛也縿幕魯也詳見喪禮義篇傳言喪禮章

〇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䵣吐孫反〇孺子䵣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輴殯車也畫轅爲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〇疏曰輴之形狀卑下而寬廣無似龍形唯轅與龍爲形相類故知畫轅也菆塗龍輴以椁者輴外邊從累其木上與椁齊乃菆木爲題湊爲四阿椁制而塗之〇附按此注云所謂菆塗龍輴以椁上文天子之殯係注此語云如椁而塗之則非真有椁也謂菆木以周龍輴有似于椁耳蓋下第三十六章始爲井椁則椁乃葬時所用而殯則無椁也今疏云從累其木上與椁齊則似真有一椁矣恐椁字是棺字之誤諸侯輴而設幬輴不畫龍〇疏曰此直云輴故云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湊爲榆沈故設撥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止其學非禮也撥出也紼繫於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〇疏曰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紼也又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大夫有輴也此云用輴與禮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紼殯時則唯用輁軸此文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者是喪大記文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故以其正禮而言

〇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大夫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〇疏曰本記下文云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朝夕哭不帷是雜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褰徹其帷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不復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按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聲已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恐恨穆伯不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人之殯故帷殯按張逸答陳鑠云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亦避嫌表夫之遠色也〇以上檀弓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詳見士喪禮篇大斂奠章下

右大斂奠第二十六章

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以上周禮春官○大僕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詔告也○周禮夏官○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疏曰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已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追丁回反一日雕○追治玉石之名○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僚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玄謂士妻亦為命婦○疏曰凡有喪事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正其服之精麤位之前後也以外內命婦卑故使其屬之上士治之內命婦不言三夫人者三夫人從后不在治限也先鄭見禮記玉藻云君命屈狄是子男之夫人彼是后命之明王朝之臣亦王命其夫后命其婦可知夏殷之禮

爵命不及於士周之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夫尊于朝婦榮于室則士妻亦為命婦可知然喪服命夫命婦皆據大夫不含士者彼據降服不降服為說故不及士也○以上三條周禮天官○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疏曰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為王斬衰與父同故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周禮夏官○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外命男六卿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疏曰外內命男女為王雖有齊斬不同其衰服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授之杖者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為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為王齊衰無杖故經云且者見不定之詞也喪服為夫之君見不杖章內命女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為斬衰而杖也升數者諸臣妻為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為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衰三升也其冠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以下也司農所云授杖之日仍是四制之文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周禮春官○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病○疏曰祝大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然云祝服則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疏曰亦服杖○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疏曰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疏曰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衰既葬而除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檀弓○附按三月天下服承上句七日國中男女服言則庶人皆在其中乃所謂天下服也鄭注因誤看喪服庶人為國君條故于此注亦牽連而誤也說見喪服篇齊衰三月章庶人為國君條又見總衰章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又按三月者總括其極遠者言之以見至三月而無

不服者乃盡其所舉天下二字濶大之意蓋亦各隨計之到日而有三日五日七日之分仍與上所言同也○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疏曰熊氏云子杖通女子子在室者若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為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疏曰死後三日既殯之後乃杖應杖者三日悉杖也○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士二日而殯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日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者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疏曰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辟適子也○以上四條本篇○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曰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詞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賤不被命不服斬但齊衰三月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為國君此亦是也○檀弓

右成服第三十七章 凡十四條

君於大夫世婦大歛焉為之賜則小歛焉為之賜謂有恩惠也○疏曰此以下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及主人迎送之節此節論君於大夫世婦之禮此世婦謂內命婦大歛為常為之恩賜則小歛而往按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卿也卿則小歛焉為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是卿未襲而往按鄭注非卿衛君即弔急弔賢也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臣之妻略也○疏曰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歛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歛焉夫人於世婦大歛焉為之賜小歛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歛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疏曰此明君及夫人於大夫士及妻恩賜之差於諸妻為之賜大歛焉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為之賜大歛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歛焉為之賜小歛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者謂夫人也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疏曰負墉南面者墉壁也祝先升自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皆負壁而向南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已○疏曰此明君來弔此與大夫其禮不同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大夫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為此奠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于門外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士乃反入故奠奠畢主人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然君出去主人於門外送之而拜也附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答拜之理今者君出孝子雖拜君無答理而云拜迎則為君之答已者以尊常禮敵孝子雖拜賓無答理今君來臨臣臣既拜迎之尊卑禮隔意恐君之答已故不敢拜迎○附按注謂拜迎則為君之答已者似為曲說而疏又推至于尊卑禮隔恐君答已夫尊卑既禮隔矣何煩有此恐不且見制禮者不達人情耶況送而又拜者偏不恐耶今詳主人俟于門外者重君之特來也然又見馬首先入門右者蓋以巳之入表君之將至門首而為親榮君為親告也故巫止而祝先入者亦為祝接鬼神故也且君之此來非與生者為禮則不煩主人視自迎君故因不迎遂不拜並非在既躬迎而又不拜之列何得沾沾以迎不拜為解也○又按不迎矣而必送者蓋君即位于阼而有禮焉主人巳拜稽顙則必先俟于門外而拜送君客禮尊凡弔者不必拜送于門外則此乃所以尊君○又按見馬首遙見之也遙見而即入門乃可以先入門也不然君將至門主人安可先君而入然則主人雖俟于門外乃未與君接而先入此豈得謂之迎君耶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所以致殷勤也君弔則復殯服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始來弔也復或為

服○疏曰謂臣喪大歛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巳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反殯時未成服之服以新君之事其服則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注云為人君變貶於大歛之前既啟之後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為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視從君也○疏曰此明夫人弔臣禮先入門右大門也備孝子迎君妻之禮亦如迎君也夫人入升堂即位者亦升阼階西鄉如君也主婦臣妻也既夫人來弔故婦人為主人當夫人升堂即位時而主婦從而階而不拜稽顙于堂下如男主也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祝道君也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賓而設奠事如君弔禮者若士則於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也門寢門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而拜送不拜迎而拜送義與君同主人送于大門之外者亦如送君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巳拜○附靈臯方氏曰夫人弔于人

夫士何也君之蹵親也服可除喪紀不可得而廢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況大夫士乎然則君與夫人之弔禮何以止于大夫士蓋下至庶人尊卑之體懸其力不足以周其事親與之爲禮則受者以爲難故聞其喪爲之變亡其賻承含而弔非況爲附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位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升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疏曰不迎於門外者既於正君謂大夫下位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大夫君入寢門不得升堂乃即阼階下位而西鄉也主人適子也其君既即阼階下位故適子辟之位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位在堂其君既來故婦人位於東房中此非止大夫之君亦總正君來禮如此也又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不言辟者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既殯後哀殺故辟也若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則此大夫君皆代主人拜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君雖代爲主而猶不敢同于國君專代爲主故以主人陪還君之後在君後而拜謂君先拜主人後拜也○附按注言不俱拜者主人無二謂主人雖在君後矣若與君前後一時拜賓便是有二主人故君拜賓後而主人始拜所謂其君後主人而拜者言君之拜以主人爲後也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

塗之後雖往不踊也○疏曰君弔臣見尸柩乃踊者若不見則不踊按前文既殯君往視而踊者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也故鄭此注云塗之後雖往不踊○此二語未小斂既小斂受弔通用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榮君之來○疏曰君不先戒故臣不得具殷奠君退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

本篇○未小斂受弔章有庶子不受弔宋成公如鄭又奔尸夷于堂章迎客送客皆爲此章通用當互考

右殯後受弔第二十八章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顧命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亦如之

說書銳反○亦出路當陳之書顧命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以上周禮春官

右陳寶器第二十九章

凡二條○又章下凡九條○今按即位之別有四正嗣子之位已見始死章下顧命有王麻冕黼裳道揚末命及康王之誥有注于一人釗報誥之語乃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之禮故附見于此若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元年書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有未殯而踰年者矣故踰年正繼體之位之禮遂無所附喪大記補經亦止于虞禮則三年之禮亦無所附今併列此章之下其義則見於下文春秋傳注疏與喪禮人君喪禮章內白虎通之說皆所當考也

○顧命曰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册度

三日命史爲册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相息亮反○邪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疏曰須待也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

椁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附九峯蔡氏傳曰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疏曰經於四坐之上言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補注九峯蔡氏傳云祭統曰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黼許亮反篾眠結反純之尹反下同○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補注九峯蔡氏傳云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底之履反馬云青蒲也○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

豐莞彩色爲畫彫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夾工洽反筍悉允反○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補注九峯蔡氏傳云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

其三廟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越玉五重陳寶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重直容反○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琬紆晚反琰以冉反○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削音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夷玉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玗琪天球音求馬云玉磬○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歷代傳寶之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鼖扶云反○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附九峯蔡氏傳曰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

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塾音孰○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附九峯蔡氏傳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而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

之內弁皮彥反徐扶變反○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疏曰鄭玄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綦音其戺音俟○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上所立處○廉力占反稜也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鉞音越說文云大斧也○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于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戣音逵瞿其俱反○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以稅反○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疏曰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一人復共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附九峯蔡氏傳曰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上刃刃外嚮也銳當作鈗說文曰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

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褻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隮子西反○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蟻魚綺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附九峯蔡氏傳曰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保上宗即上宗伯也○附按注太保保字疑是宗字言此節太宗即下節上宗又即周禮所謂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瑁莫報反○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

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瑁諸侯圭以齊儐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大史秉書由賓階
隮御王册命太史持册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疏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卽上所云作法度也邦君卽
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于服之下卽言升階從省文又曰王麻冕者蓋袞冕也禮無蟻裳今
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蚍蜉蟲色黑故知蟻裳色玄形亦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爲纁玉人云鎮圭尺有
二寸爲是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
受者以同瑁并在王手故不得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
是酒爵之名○附九峯蔡氏傳曰太保受遺太史奉册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太保太宗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
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所以册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曰皇后憑
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大君成王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疏曰以訓爲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下皮彥反徐扶變反○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燮

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意○補注
九峯蔡氏傳云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
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君臨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
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
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
○補注九峯蔡氏傳云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祖父治四方以敬忌天
威乎謙辭退託于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于是致意焉○附按經文其
字上承眇眇予末小子而翻言能故注與蔡傳皆加一乎字以傳其神但乎者不定之詞是從迫求其能中而又恐不能
則雖謙辭而其挺然自任之意卽于此可見敬忌猶言敬畏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咤陟嫁反○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疏曰實三爵于王當是實三爵而積送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
○補注九峯蔡氏傳云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
饗告也太保受同降受王所饗同下堂反于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酢才各反○太
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王答
拜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供音恭○疏曰
太保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
也○附按九峯蔡氏傳云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
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今詳燕禮臣拜君無不答拜者太保既白
已傳顧命而拜尸則康王新承顧命卽代尸而答拜蔡說甚當若注謂尊所受命將上文之受顧命王既再拜矣不爲複
予注又于下文太保之拜言白成王以事畢授中間儐隔一受同祭嚌而一白再白且所白者無二事不仍複予蓋燕禮

飲酒後必拜既爵度此亦爲既祭受福而拜也王拜者總以此時新承顧命猶如成王之生前故仍代尸答拜耳又按前
既有王再拜則後之太保拜與王答應皆保再拜太保受同祭嚌嚌才細反○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
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祭太保言嚌互相儐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宅如字○太保居其
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疏曰宅居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附九峯蔡氏傳
曰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
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太保降收太保下堂立王下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
○徹丑列反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齊之所處故曰廟皆待王後命○康
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附
按此三語今尚書本無之乃書序也又舊本此下尚有康王之誥四字今以與上句複節之王出在應門
之內出畢門立應門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疏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
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此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皆布乘黃朱乘音繩證反○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
爲庭實○疏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
一也爲藩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
德答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疏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
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答
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附按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爲西伯率
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
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爲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爲王之賓其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
爲藩衛者敢執上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爲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也康王先爲太子以義嗣先
人明德不以在喪爲嫌答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爲主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
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
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
恤西土羑羊久反馬云道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
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戡音堪遺唯季反○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
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
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壞音怪○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正義曰太保
召公與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顧而揖乃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紂惟周
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然賞罰之來其

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
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向成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
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于立政亦懇懇言之後抵際先王
之業忘祖父之讐上下苟安甚至于口不言兵亦異乎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今詳蔡傳解經文高祖寡命四字與注疏
不同而蔡傳爲深綱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不言羣臣以外
見內○補注九峯蔡氏傳云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
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于美不務咎惡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底之履反○致行至
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于上天天
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附九峯蔡氏傳曰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
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
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
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于天下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來勸羣臣諸
侯之意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所施命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
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
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鞠居六反○當
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附按九峯蔡氏傳云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藩屏者
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
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今詳注將經文顧字截斷粘貼文武則與下于先王爲復又解用奉恤厥

若亦爲慎擇與心在王室之脈絡隔俱不及蔡傳之得其神然○又按先王命建侯者實以表有功封有德繼先代之帝王使列侯分疆而治乃一人不能獨理之意所謂公天下而毫無私者也今康王以樹屏二字與之對立言在我後之人雖于先王公天下之本心未能表著然君子貴其實而親其親則後王于先王貢享建侯樹屏之旌乃又其事勢之自然而爲康王道之者也且康王方急求一二伯父乃心王室體共先人之臣服以懷我先王故合三項人于一事追念其始而如是言之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以上尚書周書○或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禮之失何如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或問居喪朝服朱子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以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爲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蒞事耳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補注九峯蔡氏傳云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附按黃先生引尚書經文後載朱子答或之問二條今檢九峯蔡氏傳載蘇氏全文作讀之例所言極有理即蘇氏亦自以爲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及細讀此編前二條又或人明有個蘇氏以爲禮之失之問而朱子之答並不以蘇說爲然乃知義理無窮千載而下獨朱子洞此等處其說能平易中正融通貫徹沖和純粹而無以復加眞後世之一孔子雖片語微言俱當奉爲典型故今後全錄蘇氏者非與朱子爲敵也欲讀者先知蘇氏說已是至有朱子是中之尤是而蘇氏之是者尚屬一偏非其全體之至極正以兩義相形而補者始出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千日不可廢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大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

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喪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王者之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又按蘇氏所重謂喪服必不可易爲嘉服故朱子有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之說見商世之新喪已易凶服而祗見厥祖也則蘇氏之說誠有滲漏然好學深思者得勿又有疑乎謂蘇氏欲行受顧命之禮于喪次則非在廟中明矣又按玉之三朝路門內曰內朝蓋路門之外已屬應門之內而路門外之朝亦名內朝欲將二朝分別又以路門外爲治朝又名路門內爲燕朝今據經言見諸侯于應門內者是在治朝無疑矣若經言諸侯出廟門俟據鄭蔡皆爲路寢門以殯在此故曰廟則是受冊于燕朝矣即喪次矣然朱子云舊說以廟門爲殯宮之門不知是否是在廟在朝尚無確主又據經文門有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二語但解路寢門一名畢門者亦係鄭注也其信然與若果受冊于朝則與在廟異將朱子所謂當易凶服而入廟者既不足以敬蘇氏而蘇氏所謂喪服而行于喪次者豈不已爲丕論哉但今詳味朱子之言即行此受冊之禮于朝不變服仍不是也蓋朱子已明言之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蘇氏引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蓋冠子者僅一家之事也故其父得于喪主之未此受冊者乃以王大子而受命于先君以爲大子而孟子曰夫有所受之也言舜受此法于帝堯即爲受此法于皇天而天子之位曰天位者也夫以君父之命冊立人主之位可因先王沒而以喪服冊立之若以君父之命冊立人主之位者乃即冊立此皇天命先王之位則並先王亦爲皇天之子而恥乎小矣何敢以先王之沒而遂喪服以受天位也哉此與喪服不入廟者尊天尊祖祗是一意蘇氏特未之細察耳故今申明朱子言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之義蘊如此○又按受冊命固必嘉服矣或疑見諸侯則嗣王可自爲主先釋冕反喪服乃見諸侯豈不更善曰受冊命于上而見諸侯于下二事相因祗一事也以康王斬焉在衰絰中尚不當見諸侯則是並不當受冊命然以事勢言又必不可不先冊立故制禮者遂釋喪服而以嘉服行事既同一事自當同一服君又反喪服以見諸侯則是叔向所謂受弔也非見新天子之禮也故朱子言後

世人主不免刑弒總攻甚酌自[illegible]哉迫以為可若此則天子新嗣立而見諸侯自與後久常[illegible]不問恐祗當仍康王之古禮乃為是○又按或疑周禮一數[illegible]無[illegible]喪服而以嘉服受冊命見諸侯之禮蘇氏乃疑之豈可[illegible]之出于制禮者哉曰今饗禮僅存十七篇者其散逸者多矣如朝宗覲遇不應從西時之後半單言一覲禮是也天子易世而受冊命見諸侯此大禮也周禮不言者儀禮應已詳言之當成康時去周公至近儀禮應全存故其君臣依禮行之而毫無疑然則蘇氏謂使周公在必不為此者亦未一細審當年之情事矣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大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伊尹作伊訓附按此三語亦書序**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疏曰傳解祠先主奠殯而告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故也又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尚書商書○附九峯蔡氏傳曰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于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于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太甲即位改元伊尹于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取于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于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illegible]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鄭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秦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illegible]亦書日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日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為湯[illegible]異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于殯側何待于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于仲壬之極前方居憂于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于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于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附按蔡傳始言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今詳朱子于上條言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則是朱子以為朔日也况蔡傳于後又云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自當從其後說矣蓋太甲中篇復政言朔者重其事也此祠告羣廟以祇見厥祖其事更重大故並書其日干支曰乙丑既鄭重書曰乙丑則朔日自不煩言初非以其非朔而不言朔也

○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踰年未君㨿崩在八年踰年即位**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

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
忍當也不忍當父位○春秋公羊傳○今按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注云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
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
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疏曰天子踰年即位無文
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內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稱使
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又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
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
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
之位今此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即位白虎通
云父沒稱子某屆于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
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踰年即位係臣民之心也○文公元年春
王正月公即位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疏曰諸侯之禮既葬成君先君雖未葬既踰年而
君即位不可曠年無君故也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
儀以國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杜引顧命康王
之事以譬此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取其暫服吉
服事相似耳○附按或疑據春秋七大証則經文是夏時夏

月矣蔡傳于商書伊訓注又言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夫諸侯
即位大事也若謂周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亦當如商書伊
訓書爲元年冬十有一月公即位而桓文宣成襄昭哀七公
皆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者則不能無疑曰朱子于魯頌閟宮
注明謂魯郊爲夏正孟春而今春秋書魯郊即在正月則是
此正月者自爲夏正孟春先斷然無可疑矣而書公即位又
與商書異者當別有其義而未易窺也意者周公制禮之以
天子諸侯爲別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樂舞天子八諸侯六
堂階天子九諸侯七凡冕之旒服之章一切儀節亦何一不
爲差等者則夫周天子即位史自應書云元年冬十有一月
王即位而魯侯也即位而別以元年春正月書也得毋即此
降殺以兩之禮意乎則是並非有取于建寅而特書也其禮
固應在正月也或曰典籍散亡諸侯即位于何月春秋外無
一言及者設列侯即位又不在寅月則其義云何曰周禮既
未明言而魯春秋之前亦未知羣公以何月即位既皆無可
考矣但就今春秋所書則列侯皆在寅月而同于魯國應爲
其常也然就列侯設或即位于子月而言則魯獨在寅月者
亦未始爲不可何者周郊以子月而魯郊以寅月所以上從
成王之命而又以尊周室也魯遂以此另郊于寅月者即即
位于寅月蓋既郊不同時而同郊矣而即位因必與顯別則
亦所以尊周而不敢上同于天子當時或屬以此爲禮也但
魯之郊祚既皆賜于周公已殁之後則此禮若有非周公制
之也可知矣若列侯皆在寅月則更不煩有此議而太史氏
因事而書其書自無不順故羣公獨定公即位于未月而史
即書曰夏六月戊辰公即位也○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公喪至五日殯于宮定公乃即位○疏曰公羊穀梁
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按正棺兩楹之間即禮所
謂喪於堂者也喪大記君薨之禮云既小斂男女奉尸夷於
堂鄭玄云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戊辰去癸
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爲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
死歸至于廟門遂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
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夷之于此因殯焉殯必于兩
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鄭
取二傳之說言死從外來者殯在兩楹之間若謂殯爲正棺
則與杜言合矣○以上春秋○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
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春秋公羊傳○沈子曰

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
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
即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
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以經喻重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背音佩周人有喪魯人
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
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
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春秋穀梁傳○舜典曰月正元
日舜格于文祖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文祖者堯文德之祖
廟○尚書虞書○附九峯蔡氏傳曰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
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

葬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遺喪之明年正月即位于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〇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詳見〔喪服變除篇〕禫易服章下

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〇疏曰此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墻下倚木爲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按既夕禮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〇本篇〇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〇疏曰倚廬者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舍對廬爲堊室堊室者兩下爲之與廬異也親謂大功已上貴謂大夫以上者居倚廬疏謂小功緦麻賤謂士二者居堊室又引雜記者彼是諸侯之臣其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彼注士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〇〔周禮天官〕

右居廬第三十章凡二條〇又章下凡二條

〇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

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痛也字或爲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尚書大傳〕〇今按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爲凶廬論語作諒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字義各不同又見喪服義篇〇附按諒陰之義說見〔喪服變除篇〕禫易服章下〇滕定公薨世子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詳見〔喪服義篇〕

外宗大喪則敍外內朝莫哭者內外宗及外命婦〇疏曰經但云外內不云內外宗內外命婦者意欲見內是內宗舉內以見外其外中則不得兼外以見內以內命婦九嬪敍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敍哭者注云后哭衆乃哭故鄭亦不言內命婦〇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苛譴也〇疏曰大喪謂王喪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已下以尊卑爲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〇〔以上周禮春官〕〇哭位章內有天子之喪別姓而哭〇肆師令序哭內宗序哭九嬪帥敍哭並爲此條通用當互考

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〇〔雜記〕〇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〇疏曰此論君喪群臣朝夕哭踊之事嗣君孝子雖朝夕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乃俱踊者也士卑最後故畢士入爲畢孝子哀深故前入也踊須相視爲節故俟齊也〇〔檀弓〕

右朝夕哭第三十一章凡四條

大祝徹奠見〔上〕徹始死奠章

右徹大斂奠第三十二章

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〇疏曰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

時出而陳於坐上則此奠衣服也〇〔周禮春官〕〇陳小斂奠章內有封人飾牛牲等七官陳大斂章內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皆爲此章所通用當互考此條又後凡奠章通用

右朝夕奠第三十三章

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謂殷奠時〇疏曰殷猶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也〇〔周禮天官〕〇今按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注云士月半不復如朔月盛奠下尊者疏云下尊者以下大夫以上有月半奠故士禮月半不殷奠而此殷奠有月半也〇陳小斂奠章內有封人等七官陳大斂章內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朝夕奠章內有司服共奠衣服皆爲此條通用當互考此條與下二條又後凡奠通用〇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見〔上〕大斂章下〇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疏曰小喪紀謂夫人以下之喪陳其鼎俎謂殷奠及虞祔之祭皆有鼎俎〇〔周禮天官〕

右朔月月半殷奠第三十四章凡三條

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兆墓塋域甫始也鄭讀竁為穿杜讀竁為毳謂葬穿壙也○疏曰如上獻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在壙所亦與在殯所哭相似故云亦如之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疏曰言公則諸侯之通稱言君則上通天子此既王之墓域故訓為君也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豫圖出丘壟之處既圖而藏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文王居豐葬于畢卽是造塋者子孫皆就而葬之卽以文王居中則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卽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然兄死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弟已為臣臣子一列如父子故列昭穆置塋以一昭穆夾處與置廟同也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併蒲冷反○疏曰言凡者非一以王之子孫皆適為天子庶為諸侯先王子孫為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云各以其族互相適也

注言以尊卑處其前後者尊謂諸侯卑謂卿大夫士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疏曰曲禮云死寇曰兵注云當饗祿其後卽下文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此是戰敗故投之塋外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疏曰不問諸侯與卿大夫士但是有功則得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此則曲禮云死寇曰兵兼餘功若司勳王功事功國功之等皆是也昭居左穆居右今云居昭穆之中央謂正當王冢前由其有功故特居中顯異也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別彼列反○疏曰雖云度與樹數天子已下無差次之文注云別尊卑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者此無正文爾雅云土之高曰丘高丘曰阜是自然之物故屬王公聚土曰封人所造故屬諸臣鄭因周禮無文以漢法況之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度待洛反○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為尸者成葬為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疏曰大喪謂王喪有日謂葬日天子七月而葬葬川[redacted]旬甫竁謂冢人請于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也遂為尸者因事功遂初請量度至葬訖祭墓冢人遂為尸也先鄭以始穿時祭墓地冢人為之尸後鄭不從者據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則初穿無祭墓之事然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及竁以度為丘隧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去起呂反咸文作緘同古咸反○疏曰上已言甫竁此復云及竁者蓋本初欲竁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廣狹長短故文重耳按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文公請隧不許蓋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負土謂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羨道則無負土而葬三隧羨道者對則異散則通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疏曰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總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卽授之耳○以上周禮春官

○葬於北方北首疏曰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檀弓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疏曰喪謂卜葬宅及日皆奉龜往卜

匠

○大卜凡喪事命龜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凡大事大卜陳龜貞龜命龜眡高其他以差降焉○疏曰天子卜葬日與士同其宅亦卜之與士異孝經云卜其宅兆亦據大夫已上若士則筮宅也據大卜所

掌皆是大事故大卜或陳龜或貞龜或視高其他以差降者更有臨卜已下至作龜官之尊卑以次為之是也○以上周禮春官○有附按注言士喪禮筮宅卜日疏言天子卜宅與士異若士則筮宅下節疏亦言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似皆因一處沾滯未通遂舉連而均誤也說見士喪禮篇筮宅章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疏曰大夫卜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布衰謂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寸廣四寸緶於深衣前當心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為帶因喪屨謂因喪之繩屨不蕤以緇布為冠不加緌也麻衣白布深衣十五升是古布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蕤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然緇布冠古法不蕤今特云者以後代有蕤此以凶事故又不蕤為別上麻衣緇布冠雜有吉禮此皮弁是純吉尤者照下朔服之純吉而言尤也卜求吉其服彌吉者解用皮弁之意大夫士朔服皮弁者於諸侯是視朔之服於天子是視朝之服也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朔服朔直遙反○筮者筮宅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

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疏曰如筮者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也卜時緇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凶之服如筮則練冠長衣以筮輕故用純凶服也卜事故占者皮弁筮輕故占者朝服注云純以素者長衣深衣其制同凶時深衣純以布上麻衣深衣亦純以布此長衣則布衣純之以素也練冠是小祥以後以練爲冠都無吉象故云純凶服朝服謂緇衣素裳諸侯每日視朝之服按士喪禮云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注云吉服玄端也後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玄端此涖諸禮故占者朝服按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爲其長弔服加麻此記文合大夫其臣爲大夫以布帶繩屬於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附設記于上節言大夫卜宅與葬日既明云大夫矣則此節承上言如筮如字作一轉初不另指明爲何人自是說大夫如筮耳蓋卜與筮皆可而以聽大夫所使也今注便主下大夫與士者仍從設看士禮而來恐失記本意矣然則疏之後半言此記文含大夫者非含也原是但言大夫耳○又按雜記于此畢言大夫用卜用遂二者皆可則餘已可賴推矣即知士喪禮上篇言筮宅者用筮加是用卜亦可非謂士不知卜宅也蓋凡限以制度者即各有數有名上得蓍下下不得僭上若此定吉凶者皆聖人之所以啟隔斯人則其用何別焉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而已矣如謂士必不可

卜宅是謂限于分不得卜也而士何以又卜葬日乎蓋制士禮者

于葬畢言卜于宅畢言筮自屬互文則是宅亦可卜而葬亦可筮也注疏于士之筮宅卜日先沾滯未活故多執之而碍埋○又按此疏言長衣深衣其制同凶時深衣純以布上節麻衣深衣亦純以布此長衣則布衣純之以素然則上麻衣者與凶時深衣同純以布何得反謂是吉布而此節長衣者與凶時所純經不同何得反謂之純凶服哉且以深衣之純以素與小祥之練冠反指爲祇凶服而以深衣著始成服之衰與負服爲至凶者僅以緇布之而反指爲凶吉之半况緇布冠言不爲亦是與吉服別又深衣爲麻衣在上節爲十五升之吉布深衣爲長衣在此節遂非十五升之吉布乎何乃又言純凶哉是疏但隨注作解而不及細言以龔其賓也往往有如此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相悉亮反○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命龜告以所問事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疏曰大夫謂卿也明卿喪用人及卜之法也大宗謂大宗伯也相佐威儀小宗謂小宗伯也命龜謂告龜道所卜之旅卜人亦有司皇氏云大小二宗皆並是其君之職求爲喪事如司徒旅跡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以上雜記○

龜人大卜以下凡四事皆卜葬日章通用

右卜宅第三十五章凡七條○又章下凡四條○周公在豐老致政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尚書大傳○今按尚書大傳日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葬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詳見喪禮義篇葬禮章○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觀其意革急也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不墾耕○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以上檀弓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刎粉反徐忘粉反○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疏曰謂王崩後奉也百祀者於畿內諸臣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也○附靈皐方氏曰致百祀之木者今守者咎以材告然後擇可用者斬之陳氏集說悉斬畿內百縣祀木非也又曰不致之罪在人不應廢神祀且人之罪亦不至死恐記者之誤

柏椁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疏曰柏椁者謂爲椁用柏也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注云以端者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內也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按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椁之厚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侯嶲也言木頭相嶲而作四阿也乃得椁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爲壘椁材從下即題湊椁六尺與椁全不相應其義非也○檀弓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八

之槨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棺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疏曰此明所用椁木不同君松椁者君諸侯用松爲椁材也盧云以松黃腸爲椁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椁者以柏爲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士雜木椁者士又卑也庶人之椁每𠞿厚薄廣狹五寸也端頭也謂材頭之方天子長六尺謂尊者用大材庶人方五寸是卑者用小材抗木之厚與椁方齊者以椁繞四旁抗木在上俱在於外故疑厚薄齊等天子五重以下者據抗木之數言之禮器天子五重八翣是也每一重縮二在下橫三在上既夕注云象天三合地二也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柷昌六反○可以藏物因以爲飾○疏曰柷如漆筩是諸侯棺椁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凡筵云柏席用萑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槨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椁間亦容席故司凡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本篇

右井椁第三十六章 凡二條○又章下凡四條

○顧命曰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見上陳寶器章下

○宋文公卒椁有四阿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 見下篇窆章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城成周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去其柏椁示貶之○定公元年春秋左氏傳

○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詳見士喪禮篇井椁章下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涖葬獻器遂哭之 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疏曰檀弓云旣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哭之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將葬獻明器之材者見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其事也士喪禮主人親哭以其無官今王不親哭以其有官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周禮春官○下篇陳明器一章並爲此條通用當五考

右獻明器第三十七章

天子崩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 禮器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尊卑恩之差也○疏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即卒哭○雜記○卜宅章內有龜人大卜以下四事並爲此條通用當五考

右卜葬日第三十八章 凡二條○又章下凡二條

○隱公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 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 過時而日隱之也 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 當時而不日正也 當丁浪反○六月葬陳惠公是也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春秋公羊傳

○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見下篇窆章下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六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　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　牧武安甫　校正

喪大記下第六十六凡十五章

喪禮四之下 此依士喪禮下分爲一篇其節次亦如之惟諡誄一節士禮無諡則爲篇中所補

補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齍盛 概古愛反○概拭也爲猶差擇○拭音式○疏曰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及大遣奠時也 ○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 從世婦於廟者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疏曰此謂喪朝廟爲祖奠遣奠時皆爲內人蹕止行人也內人卑不專行事故從世婦而濯概及爲粢盛○以上周禮天官○陳小斂奠章內有封人等七官陳大斂奠章內有司几筵設葦席朝夕奠章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章內有籩人共薦籩羞籩外饔實鼎劍天子諸侯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皆爲此章通用當互考又此兩條祖奠遣奠通用

右陳朝祖奠第一章凡二條

喪祝及辟令啓 鄭司農云辟謂除菆塗椁也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加斧于椁上畢塗屋○疏曰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椁菆塗其棺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 小喪亦如之 小喪王后世子已下之喪○

周禮春官

右啓第二章

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疏曰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對手燭言故云地燭也小宗伯云左宗廟○周禮天官○設燎章內有委人共薪蒸司烜氏共墳燭庭燎君堂上二燭三條並爲此條通用當互考 ○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爲蹕也○周禮秋官 ○內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 喪遷者將葬朝于廟○疏曰將葬而往朝七廟亦使內豎在車前蹕止行人也○周禮天官 ○大司寇前王大喪亦如之 大喪所前或嗣王○疏曰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爲正也○附按經文亦如之謂仍是大司寇前王也注對司寇言故云或嗣王若敵則似非是且前啓章內小喪亦如之注謂小喪王后世子以下之喪則先后及王世子亦非大喪明矣 ○小司寇前王而辟 鄭司農云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疏曰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時王出入亦爲王而辟也○以上周禮秋官 ○閭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 疏曰

王家喪紀閭胥爲之聚衆庶以待畢使也 ○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疏曰王喪至七月而葬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取一千人屬其六引挽柩鄉壙而治其政令者大司徒則檢校挽柩之事但大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也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 屬音燭紼音弗○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竁也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窆昌絹反說始銳反○疏曰注云墓上謂說載下棺之等竁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者略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役離主六鄉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紼舉棺系者在棺則曰紼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據在棺而[illegible]紼也陳役謂下棺之時千人執紼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也蓋[illegible]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爲始若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車[illegible]屬六紼是六遂爲終也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爲始至壙[illegible]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爲終以遠者與近者兩番爲終始故[illegible]即還相終始也 ○小

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喪役正棺引窆復土○疏曰正棺謂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壙天子六綍四碑背碑挽引而下復土者壙坎之時土向外下棺後反此土以爲丘陵也○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疏曰大喪用役謂若喪時輓六引之等鄉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監察督責其事○以上五條周禮地官○以上五條柩行通用其內遂人小司徒二條并窆通用

○喪祝及朝御匶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廟而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疏曰及猶至也使夜啟殯昧爽朝廟故云及朝御柩者發殯宮輴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也按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周禮異未通答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小喪亦如之周禮春官○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

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枚音梅鐸大洛反葆音保引以慎反茅亡交反○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于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綍○疏曰柩升廟之西階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是也執綍之人口皆御枚止喧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以指揮柩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按周禮注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綍經云執綍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非辨鄉遂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雜記○喪祝乃奠玄謂乃奠朝廟奠○疏曰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彼奠乃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小喪亦如之○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疏曰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小祝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爲之執燭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王及后喪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朝中日側爲祖奠及厥明將去爲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以上周禮春官

○遂師大喪共蜃車之役蜃音腎○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

○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疏曰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事司徒地官卿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也此經舉天子既夕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大夫柩路皆從遂人來可知○以上周禮地官○巾車小喪共匶路疏曰凡言大喪據王今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喪中可以兼之載柩車即蜃車○周禮春官○補注路大車亦作輅○祥車曠左詳見士喪禮篇祖薦車章下○以上四條柩行通用又至壙章內陳車窆之章下喪不以制爲此條通用當互考○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喪紀之馬啟後所薦馬○疏曰雖同牽馬入陳而賓客與喪紀所陳有異據賓客則在館天子使人就館而陳之若

喪紀則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馬纓三就天子朝廟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廄馬亦如之廄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疏曰此遣車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遣奠以入壙皆人捧之牽而入陳謂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與馬各使人別捧故本經上文注云行則解脫之是也○周禮夏官○柩行通用內廄馬一條陳明器通用○補注廄與也廄馬象似馬形而假作者以人爲之輿起也○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詳見士喪禮篇朝祖章下

右朝祖奠薦車馬第三章凡二十條○又章下凡二條

○昭公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或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

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勳功也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遂使以葬春秋左氏傳○鄭公孫蠆卒赴於晉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路○襄公十九年春秋左氏傳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祖爲行始其序載而後飾○疏曰按既夕禮遂匠納車於背間却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天子之禮亦然鄭見經先飾棺後乃載於文倒故依既夕禮言之小喪亦如之周禮春官

右載第四章

縫人喪縫棺飾焉縫扶用反○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

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云云○疏曰按既夕禮曰側遂匠納車於階間卻柩而下載之於蜃車之上乃加帷荒飾棺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設祖奠明日旦乃更徹祖奠設遣奠苞牲取下體乃引向壙故云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也幕人共帷幕帟綬是存飾居于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親故也衣柳翣之材衣於既反○必先纓衣其材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疏曰翣即方扇是也柳即帷荒是也二者皆有材縫人先以采繒衣纏之乃張飾於其上○出禮天官○附按下飾棺條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則此疏云柳即帷荒者非也蓋柳如今之四面圍繞及在上覆棺之器名爲棺罩者與○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揄音遙紐女九反齊如字才細反翣所甲反戴丁代反緇側其反披彼義反○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大夫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爪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値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値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作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疏曰此明葬時尊卑棺飾也諸侯柳車邊障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象人君之德也池謂織竹爲龍衣以青皮挂著於柳上荒邊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以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

柳降一池闕後之一故三尺也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黼荒者柳之上覆謂鼈甲緣荒邊爲白黑斧文也火三列列行也於鼈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黻三列又畫爲兩己相背亦三行也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爲屋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即褚是也帷是邊牆荒是上蓋故內褚覆而加帷荒於褚外上蓋以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爲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也齊謂鼈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翣形似扇以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畫爲黼爲黻爲雲氣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注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戴圭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玉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雉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注解戴爲値謂用纁白繫棺紐著柳骨使棺値柳而堅也橫束有三兩邊各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今每紐穿纁以戴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謂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適下則引後以防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畫帷者不得爲龍畫爲雲氣二池庾云兩邊而已賀云前

後谷一不振容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有之畫荒不爲分而爲雲氣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者與君同也紐不得六故用四以連四旁木并一色故二纁二玄也齊三采者絳黃黑三貝亦降二也翣又降兩畫皆戴綏翣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緌也魚喙拂池無絞雉而有懸銅魚也戴前纁後玄降人君故不縿用繐其數亦四披如之謂色及數也士布帷布荒者皆白布爲之而不畫一池唯在前也揄絞在池上明士亦不振容於池下紐又降用縮稱也猶用四連四池齊三采者與大夫同一貝但一行絡之耳畫翣二皆戴綏者又路二徹也池上翣悉綏故云皆也士戴前纁後緇者戴當褚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頭二戴用緇通兩邊爲四戴棺一邊即兩戴也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注云紐所以結連帷荒者荒在上帷在旁屬紐以結之與束棺屬披之紐別也池以竹爲之者鄭以漢之制度而知如小車笭者以小巾之箱必猶狄長也爪端謂荒之材出外若人之指爪而縣池於此其池若宮室之承霤揄揄翟青質五色者爾雅釋鳥文經云揄絞故知畫揄於絞繒也齊象車蓋蕤者凡車蓋四面有垂下蕤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蕤形如爪分者言齊形既圓上下縫合雜采豎有限攝如爪內之子以穢爲分限也○本篇○附按士禮皆戴綏何有二翣即可言皆疏謂池二翣悉綏故云皆夫上文諸侯大夫不闕池上有翣

矣而士反有之耶又于二披用纁句說成四披謂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果爾將彼一邊又用何色耶如同戴用緇不應不指明且戴之纁緇以前與後別而披又以左與右別已爲紕錯無所取義若亦用纁則直是純色反爲高出大夫之上矣蓋二披者其數已降也而用纁者但用同于大夫之纁不用異于大夫之纁應于其戴之前二纁而各用一纁披之與○又按聖人制禮可減乃減之紐所以聯帷荒戴所以固棺柳大夫可減爲四士不可更減爲二故從其同然纁緇與纁玄其色亦未嘗無別矣豈于披者將以爲借助人力非棺之所全賴故士可減而用二或疑二披用纁是又用純色矣曰君用純六大夫二纁二玄是士之二纁乃再降並不得用大夫之全耳自與君之純色不同也○又按高安朱氏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後世聖人制爲棺椁棺閟也所以藏尸也椁廓也廓土使無親棺也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塈周殷人棺椁至周而其制繁矣棺有椑若水兕革若杝若屬統謂之棺棺翣爲朱爲元爲綠錯以金以骨以有差而棺外之飾抑又務焉有褚有帷有荒有池有齊有紐有戴有披有翣褚若素錦若布不飾帷之飾龍雲荒飾黼飾火飾黻齊色采綏貝池有振容拂魚揄絞紐若纁若織戴纁若元披纁翣飾雲黼黻君各二戴圭大夫士注羽爲綏大夫綏黼士無黼黻大夫有拂魚無振容士揄絞君池三大夫二士一十二披二戴大夫各四君六紐如之褚降車襄毗

荒覆之荒頂緣之繢采斑然相間如爪分施具將是謂齊亦謂柳柳聚也荒帷之總紐連之戴值也內繫棺外繫柳使相值焉披其于戴以牽車池狀小車笭挂荒之爪端如承霤懸魚垂采綏行則魚拂揄采振颺若水藻猶紛而錦縿遊泳其間也揄翟也畫雉于絞其輿于振容者施之池上耳翣木爲之似扇在路障車脫車障柩車旁有引曰紼又曰綍前有御君輴車四綍四碑御用葆羽大夫二綍御茅士御功布有乘車鹿淺幦乾韇載皮服貝勒懸于衡有道車載朝服稾車載簑笠有旐有旌有抗木有茵有明器苞二筲二甕二甒二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笠翣弓矢之制必新有弭飾有秘設依撻有韣有琴有瑟有笲竽簫磬行奠席若豆若籩若酒醴若牲牷有方相魁頭有祝史御者若而人執紼執披者若而人哭而送者若而人陳器陳抗陳茵陳翣之陳碑陳主陳旌陳旐陳奠者數十百人惡車幾乘遣車幾乘送車幾乘元纁幾束綏幢幾帟幾婦帷形而閒祖而奠者又不凡幾人人易矣是殆周文之敝非眞先王之禮○劉氏謂飾棺以華道必人之惡之陋矣孝子哀痛迫切暇爲飾觀計乎考古者其排之今詳高安朱氏之說是也朱子嘗云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厭周文之煩矣又云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塈周必無周人之縟文也或亦有感于此等而言之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

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燭脫○疏曰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故不得用其池上則用揄絞也○雜記

○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

○重直龍反○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疏曰古者爲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抗於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載於上引士喪禮下篇陳器者以士禮一重證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茵者藉棺外下緇用淺色緇布爲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爲囊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褥也而縮二橫三每爲一重也夫抗木上橫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象地地數耦故下二也茵則上縮二下橫三茵既在下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在中央也凡儀禮之例席有兩則形重與棺之言重曰別○禮器○附按皇氏言每將一幅輒合縫

爲翣似菌之縮二橫三者前後排橫三爲一扃又並排縮二爲一
扃共二扃爲一重也果如是則亦與重席言重之義同矣抗木之
橫三縮二亦倣此皇氏又言有折謂縮者三橫者五而上加抗木
是在椁上矣乃先云加折于壙上又似在椁下且此折也但一用
與抑每重而有之與似俱未說得分明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
之璧翣 綏耳佳反綢吐刀反○綏旌旗之緌也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旌殷又刻繒爲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
命恬以牙爲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
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
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
喪公西赤爲志焉亦用此爲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
龍於縿練旒九○從才用反遺乘戰反縿所銜反○疏曰此明旌
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也綏謂注旄竿首也以練爲之旒謂既綢
杠以練又以練爲旒也木經前云夏后氏以崇牙爲飾此旌旗又
飾以崇牙故注云恒也周人尚文更以他物飾之引周禮大喪葬
御僕持翣者明葬有旌旗亦翣之取義天 ○喪祝凡卿大夫之喪
子八翣皆戴璧即此璧翣也○明堂位
掌事而飾棺焉 見上篇小斂章

右飾棺翣披旌旗第五章 附按翣披旌旗原注也今依之○凡六條○又章下一條 ○孔子之
喪公西赤爲志焉 公西赤孔子弟子志謂章識 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
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牆置翣謂牆柳
衣翣以布衣木如攝與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
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
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疏曰公西赤以飾棺
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
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
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
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
禮也又曰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釋天文引以
證經中設旐也按鄭注明堂位云有虞氏但注旄竿首未有
縿帛故云綏夏家漸文故有素錦綢杠又垂八尺之旒故云
旂周則文物大備旂有九等垂之以縿縿之以旂又有交龍
之旂與此之旐與夏不同夏雖八尺之旐更無餘飾也又曰
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爲僭者
用其大夫之禮耳○檀弓

司服大喪共其廞衣服 廞許金反○鄭司農云廞陳也玄謂廞衣服所藏於椁中○疏曰此則明器之衣服
亦沽而小者也○以下全章並廞明器通用又柩行通用 ○司常大喪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
之 葬云建之則行廞車解說之○疏曰此謂在廟陳時也建以廞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謂入壙時夫陳時云建葬時亦建推有廞
車在道去之使人各執是行廞車則解說也 ○車僕大喪廞革車 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皆有焉
○疏曰經不云戎路而云革車者爲五戎之總名故戎路而外廣
闕苹輕之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有此五乘加以金玉象
木四者焉 ○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 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而如墓也遣
車一曰鸞車○疏曰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言飾者遣
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麤小耳按上條車僕云大喪廞革
車彼廞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廞之且對下文行
之故以陳駕解廞也行之謂朝廟時於始祖廟陳器之明日大遣
奠之後使人以次抗舉文各執其一以如墓也按冢人云及
葬言鸞車象人是遣車亦名鸞車○以上四條周禮春官 ○司
裘大喪廞裘飾皮車 皮車遣車之革路舊書廞作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玄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

作之凡爲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疏曰飾皮車者亦謂明器
之車以皮飾之按冬官考工記飾車欲侈棧車欲弇除棧車之外
皆用革輓即知皮車非革路而鄭云者此司裘所飾唯此而已
周禮稱廞者多舊書皆作淫先鄭皆訓陳後鄭皆訓興興謂興象
生時之物而作之禮記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
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器非取陳設之義故注不從
先鄭也沽而小謂麤惡而小耳○周禮天官 ○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言埋之則
是馬塗車之芻靈○疏曰檀弓孔子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爲備
者不仁古者以泥塗爲車芻靈謂以芻草爲人馬神靈至周塗車
仍存但刻木爲人馬替古者芻靈今鄭云塗車之芻靈與檀弓違
者鄭但舉芻靈况周耳非謂周家仍用芻靈也○周禮夏官○柩
行章內有冢人鸞車象人爲此條通用當互考 ○圉人凡喪紀廞馬 見上朝祖奠章 ○遣車視牢
具 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箇諸侯亦大牢包七箇大夫
亦大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疏曰遣車
從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
箇爲一具取一車以載之故云視牢具注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
約之知大夫以上皆大牢包九箇者檀弓云國君七箇也○雜記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皆不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疏曰此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但貴賤不同也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死則有遣車之送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則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所明並是殤未成人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之亦得與子也王九乘若適子成人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下殤三乘也若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既自得七乘其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中殤三乘故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也若下殤則一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者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若成人乃三乘今爲長殤故經云車一乘也中殤亦從上下殤則無經又云大夫之適長殤亦車一乘者大夫自得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二故一乘中殤亦車一乘下殤及庶殤並不得也上文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則遣車一乘當包一箇士無遣車而既夕禮乃云包三箇者亦是豐小殺大禮之義若服虔之意言視牢具者視饔餼牢具故襄二十五年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注云上公饔餼九牢遣車九乘與此異也引喪服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證此遣車亦中從上也○檀弓上

○司兵大喪廞五兵廞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笮○疏曰按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有甲冑干笮彼雖不具五兵而此言之明五者所皆有故鄭引以爲證○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疏曰明器中有用器用器中有弓矢故鄭引之○以上周禮夏官○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曰其官云干盾及羽籥及其所廞干盾而已其羽籥籥師廞之○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帥樂官往陳之○疏曰大喪小喪皆有明器之樂器故言凡以該之樂官謂笙師鎛師之屬廞樂藏之者也注云往陳之謂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至壙通用○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與謂作之也○疏曰按笙鎛師皆云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司下亦云大喪廞舞器籥師亦云大喪廞樂器而注不言者卽屬字中兼之也此臨藏樂器還是笙師鎛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眡瞭大喪廞樂器疏曰謂明器也故檀弓云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沽而小耳臨時乃造之○笙師大喪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奉猶送也○鎛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官所廞謂作晉鼓鼖鼓○籥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疏曰此所廞作惟羽籥而已不作餘器○典庸器大喪廞筍簴疏曰按檀弓有鐘磬而無筍簴鄭注云不縣之鄭見此文有筍簴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略故也○以上八條周禮春官○附按若果不縣何用作此筍簴注似不得經意况馬必駕車旌必建車經已有明文矣或檀弓爲異聞而此經正不必以不縣解也

右陳明器第六章凡十九條○又章下凡二條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言禮者敬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言其太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旣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疏曰晏子故爲儉以矯齊之失有子聞曾子說晏子知禮故舉晏子不知禮之事以拒曾子也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

五乘其葬父惟用一乘按士既夕禮乃窆卒祖拜賓主婦亦拜賓賓出則拜送今晏子既窆之賵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注云不留賓客有事皆是失禮也个謂所包牲體臂臑折爲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今晏子略不從禮數是不知也又注云太儉解三十年一狐裘并及墓而反偪下解一乘也下謂其子及反在已下者大夫五乘適子三乘今其父自用一乘則其子便無是偪下也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時齊方奢矯之是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疏曰按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則空鬼而實人故鄭云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若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以上檀弓

喪祝及祖飾棺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故云事死如事生禮也檀弓曰飯於牖下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遂御之喪祝爲祖車御也玄謂祖爲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者執纛居前卻行爲節度○疏曰及至也初朝祖次朝二祧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按既夕禮請祖期曰日側是至祖廟之中而行祖祖始也爲行始飾棺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附按祭道神曰祖謂之祖者似是象生時之出則祖當以司農說爲勝 小斂亦如之○周禮春官 陳小斂奠章內有封人等七官陳大斂奠章內有司凡廷設葦席朔月奠章內有司服共尊衣服朔月月半奠章內有籩人共爲籩羞籩外饔貫鼎俎天子諸侯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陳朝祖奠章內有世婦濯概爲齍盛內豎爲內人蹕皆爲祖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祖奠第七章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 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疏曰大喪中當兼王后雖婦從夫謚亦須論行乃謚之帥瞽者帥瞽矇歌王治功之詩廞作柩謚古字通用興喻王治功之詩作謚是以下文瞽矇職云諷誦詩也注引先鄭從漢爲隨者以無正文亦得備一義○瞽矇諷誦

詩世奠繫鼓琴瑟 主謂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疏曰謂於王喪將葬時使瞽矇諷王治功之詩觀其行以作謚葬後當呼之也奠定也謂辨其昭穆以世之序而定其繫繫即帝繫世本是也此時雖不歌誦猶鼓琴瑟而合以美之○小師大喪與廞 從大師○疏曰大師廞作匶謚故小師從之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 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故大祝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 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疏曰人之道終於此者以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葬後即稱謚故累生時之行而讀之也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耳 凡喪事考焉 爲有得失 小喪賜謚 小喪卿大夫也○疏曰大史雖賜之謚不讀誄故下文小史職云賜謚讀誄凡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爲之制謚謚成使大史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爲讀之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謚曰貞惠文子是其事也知王禮亦當然若諸侯按曲禮言謚曰類以象聘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史賜謚小史不往讀以諸侯自有史此直言小喪賜謚則三公諸侯亦在焉 ○小史大喪佐大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事相成○疏曰賜謚大史之事但小史於大史賜謚之時須誄列生時行迹而讀之謚法依誄爲之故云事相成○以上六條周禮春官 ○惟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法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 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爲稱也 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名是謚號 壹民無爲曰神 以至無爲神道設教 一德不懈曰簡 一不委曲 靖民則法曰皇 靖安也 平易不訾曰簡 不信訾毀 德象天地曰帝 同於天地 尊賢貴義曰恭 尊事賢人寵貴義士 仁義歸往曰王 民往歸之 敬事供上曰供 供奉也 立志及衆曰公 志無私也 尊賢敬讓

曰恭 敬有德讓有功 執應八方曰侯 所執行八方應之 既過能改曰恭 言自知也 賞慶刑威曰君 能行四者 執事堅固曰恭 守正不移 平正不阿曰君 民從之 愛民長悌曰恭 順長接下 揚善賦簡曰聖 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 執禮御賓曰恭 迎待賓也 敬祀享禮曰聖 既敬於祀能通神道 芘親之闕曰恭 修德以蓋之 照臨四方曰明 以明察之 尊賢讓善曰恭 不尊己善推之於人 譖訴不行曰明 逆知之故不行 威儀悉備曰欽 成則可長儀則可象○附按注言威儀則經文德字疑是儀字之訛但今詳悉備二字德字較勝文恐注是德字訛寫作儀 經緯天地曰文 成其道 大慮慈民曰定 思樹德 道德博聞曰文 無不知 純行不差曰定 行一不傷 學勤好問曰文 不恥下問○附按論語朱子集註作勤學好問 安民大慮曰定 以慮安民 慈惠愛民曰文 惠以成文 安民法古曰定 不失舊意 愍民惠禮曰文 惠而有禮 闢土有德曰襄 取之以義 賜民爵位曰文 與同升○附按論語朱子集註

作錫民爵位甲胄有勞曰襄亟征伐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柔安土以事小心畏忌曰僖知難而退諫虞不威曰德不以威距諫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剛彊直理曰武剛無欲彊無撓直正直理忠恕賢淵受諫曰僖深故能受威彊直德曰武與有德者敵溫柔賢善曰懿性能純善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故能定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也聰明叡哲曰獻有過知之聽夸志多窮曰武大之兵行多所窮○附按大之兵行何似有誤字之字或是志字智質有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民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慈惠愛親曰孝周愛親族溫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勤民事協時肇享曰孝協和肇始常如初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執心克壯曰齊能有嚴布德執義曰穆舜典四門穆穆輕輔供就曰齊輔有所成輕而供

中情見貌曰穆性心露也甄心動懼曰頃謂甄情也容儀供美曰昭有儀可象行供可美敏以敬慎曰頃疾於所敬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柔德安眾曰靜成眾使安聖善周聞曰宣通於善道聲教宣聞供已解言曰靖恭已正平少言而中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威德剛武曰圉禦亂患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彌年壽考曰胡久其年忠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保民耆艾曰胡六十耆七十艾耆意大慮曰景耆強也驅毅果敢曰剛釐於義致志固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追補前過曰剛勸善以補過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屏曰貞附按後諡誄直下公叔文子條疏內有外內用情曰貞今叢文無之豈舊本錄時偶遺與彊毅執正曰威闢土服遠曰桓以武方行四夷治典不殺曰祈秉常不衰克敬勤民曰桓敬以使之大慮行節曰考言成

其節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啟土治民克盡曰使克盡恩惠能思辯眾曰元元之別使名有大好和不爭曰安生在少斷行義說先曰元民說其義道德純一曰思大道而德一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侈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附按舊本此句下有聖善周聞曰宣與上文重出而別注云宣謂所聞善事今側之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兵革亟作曰壯以數征為嚴行見中外曰愨表裏如一其國克服曰壯禁國敵人能使服之狀古述今曰譽勝敵克亂曰壯勝敵故能克亂昭功寧民曰商商度事宜所以安民死於原野曰壯非嚴何以死難屢征殺伐曰壯以嚴整之安民好靜曰夷武而不遂曰壯武功不成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柔質慈民曰惠賑孤惸加施惠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夙夜敬戒曰敬敬身思戒夙興恭事曰敬敬以莅事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象方益平曰敬法常

而知秉德遵業曰烈業以通德為而能尊令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剛克為伐曰翼伐功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不敬使為終○附按此美諡也而注語不可曉疑必有誤字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不任亂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後約始一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賢思齊死而志成曰靈上志不恢命愛民好治曰戴愛養其民天不戴郊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為厲典禮不倦曰戴也僭過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性○附按經文疑有誤字所以當名隱者注亦未明極知鬼事曰靈其智能聰徹之見美堅長曰隱美過其令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柔質受諫曰慧受諫以為慧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名察名實不爽曰質名實內外相應不差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施勤無私曰類慈和徧服曰順思慮果敢曰趮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思慮不爽曰原不差所思而得克威順禮曰魏雖威不逆

教誨不倦曰長肇敏行成曰直彰義揜過曰堅亡治○附按注疑有誤字內外賓服曰正好廉自克曰節廉儉不傷財不害民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法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除殘去虐曰湯治而無眚曰平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述義不克曰丁欲立志義而弗能成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未娶亂治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短折不成曰殤幼稚而夭傷好祭鬼交曰靈請鬼神不致遠○附按舊本偶有忽換者字皆並無取義應是日字之誤今改正不顯尸國曰隱以王國○附按王字疑是主字解經文之尸爲主也年中蚤夭曰悼年不稱者蚤孤短折曰哀蚤未知人事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災在國逢難曰愍兵寇之事蚤孤銷位曰幽銷位卽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嗇於賜與曰愛滿志多窮曰戈自足者必不足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疏遠繼位曰

遠華言無實曰夸克殺秉正曰夷秉政任賢不遂事不弟曰丁不孫第殺戮無辜曰厲愎狠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狠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脩德也不思忘愛曰刺謂忌甚凶年無穀曰糠不務稼穡好變動民曰躁好改舊以涉動民外內從亂曰荒家不治官不治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雍遏不通曰幽權臣擅命故令不達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使民悲傷曰愍妨政賊害好內遠禮曰煬淫於家不奉禮好內怠政曰煬內則淫朋外則荒政怠政外交曰攜不自明而傍外交遠禮遠衆曰煬逆天虐民曰抗所尊大而逆好更改舊曰易變故改常名與實爽曰繆亂而不損曰靈貪亂宜神靈○附按注語疑有誤字舊本曰作爲按後楚子疾內引此諡作曰今從之隱哀之力也景武之力也施爲文除武也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發柔克

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私爲宣雲行雨施日月無私鄉惠無內德爲獻無內德謂惠不成也由義而濟爲景失志無輔則以其明餘皆象也以其明所及爲諡象其事也○諡法○附按經文失志無輔以下十二字內疑有缺文誤字○又按舊本諡法一條美惡閒有雜混今刪正上而中而下皆爲次第○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諡當由尊者成○疏曰凡諡表其實行當由尊者若使幼賤者爲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爲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諡於南郊若受之於天然○疏曰天下更無尊於天子者故推爲天子作諡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專也又按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於南郊稱天以諡者爲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諸侯相誄非禮也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太史賜之諡○疏曰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亦爲不可按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爲共王作諡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又按白虎通云君薨請諡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唯遣大夫會葬而諡之○曾子問○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詳見少儀篇差等章

○古者五十而后爵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詳見冠義篇之傳

右諡誄第八章凡十條○今按人臣之喪有錫命附見于下○又章下凡七條

○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衞襄之比○疏曰杜於追命衞襄之下注云如今之哀策夫魏晉以來唯天子崩乃有哀策將葬於遣奠讀之陳大行功德敘臣子哀情杜原非指此類若長臣既卒或贈以官褒德敘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家以告柩如今哀策蓋此謂也○春秋

○昭公七年秋八月戊辰衞侯惡卒衞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衞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恪苦各反○命如今之哀冊叔父謂襄公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余敢忘高圉亞圉圉魚呂反○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釋於左氏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

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爲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
爲大夫憂其弘多矣鄢音偃○亡師于鄢在成十六年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
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
者請爲靈若厲窀張倫反穸音夕○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從先君謂從先君代爲禰廟靈厲欲受惡謚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附按春秋以窀穸之事不定爲春爲秋故合言春秋也祭祀意在從先君于禰廟句以葬時如有謚而稱之于祭祀等事故及之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
若之何毁之共音恭下同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
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夏戶雅反請謚之共大夫從
之傳言子囊之善○襄公十三年春秋左氏傳○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

父御卜國爲右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爲之○疏曰乘丘魯地也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馬驚敗績驚奔失列公隊佐車授綏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疏曰按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爲文有異若散而言之則田獵兵戎俱是武事故同稱佐車少儀注戎獵之則曰佐是也公曰末之
卜也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附嚴陵方氏曰馬驚敗車御者之過不應讓卜國且不名而姓非稱也古者軍事御與右皆卜吉然後用今賁父敗績是卜不應故云末之卜也古末莫通魯論末之也已記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縣
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遂
死之二人赴敵而死○疏曰知二人者以卜國被責縣賁父之職掌馬事自稱無勇既序兩人於上即言遂死於下明俱死也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疏曰以股裏白故謂之白肉非謂肉色白也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誄之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

士之有誄自此始也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謚也○疏曰按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飧饔餼以其等爲牢禮之陳數凡介行人皆爲士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又此言士之有誄自此始故知周士無謚也
○公叔文子卒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
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疏曰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誄行爲謚以代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
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
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疏曰左傳云齊豹作亂用戈擊公孟縶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載寶以出又云公如死鳥注云死鳥衛地夫子聽衛
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
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疏曰按謚法愛民好與曰

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文足以兼貞惠也○魯哀公誄孔丘
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誄其行以爲謚也○疏曰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嗚呼哀哉傷痛之辭尼父注謂尼爲謚也父即甫字丈夫之美稱○以上三條檀弓
○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
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律法
子贛曰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
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疏曰鄭禮記注云累其行以爲謚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己傷悼之情爾鄭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妄爲此解○哀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周禮夏官○司

設奠大喪存奠彝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又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鬯也雖祖廟厥明將向壙爲大遣奠時有之及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於大遣亦朝設之夕乃徹注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自朝至夕存省之意也○鬯人大喪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疏曰葬時不見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葬器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設大遣奠有此祼器也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按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爲主命行反貍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貍於階間也此奠已前設奠食象生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以神事之謂之祭故云明奠終於此○補注貍經典借用爲埋○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也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疏日謂將葬設大遣奠遣送死者故謂之送道之奠按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是也分牲體以祭五祀謂包牲而取下體下禮之外分之爲五處祭按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此並是人出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出入亦宜告之按祭法王七祀之中有司命大厲此經云五祀月令不祭司命及大

厲此可知矣○以上三條周禮春官○陳小斂奠章內有封人等七官陳大斂奠章內有司几筵設葦席朝夕奠章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章內有饔人共饔外饔實鼎俎天子諸侯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陳朝祖奠章有世婦灌凝爲齍盛內豎爲內人蹕皆爲遣奠通用當互考

右大遣奠第九章凡四條

量人掌喪祭奠竁之俎實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筲於旁○疏曰此喪祭次遣奠竁竁是壙內故鄭以喪祭爲大遣奠解之又按冢人云請度甫竁竁穿壙之名此言奠竁則奠入於壙是以云所包遣奠也注云苞謂苞牲取下體筲即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周禮夏官）○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嫌大夫與士異故記之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疏曰此明大夫將葬啟殯朝廟之後欲出之時也既薦馬者士喪禮下篇云薦馬之節凡有三時柩初出祖廟設奠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三並此云既薦馬謂第三薦馬之時以下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也薦馬者哭踊薦進也謂主人見進馬至遂哭踊也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馬進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出謂馬出包奠謂取遣奠牲下體包之以送行然馬出在包奠之前而必云者明此包奠以出爲節也書謂凡送亡者賵入椁之物書讀之者省錄之也○雜記

右包奠讀賵第十章凡二條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先所以爲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疏曰大喪王喪也以幄帟先者謂使大宰官帥其屬以幄帟先行至壙也道野役者謂司徒車引野中之役以出國城至壙也按大宰之屬幕人共帷幕幄帟綬故大宰帥之司徒主衆庶故令野役也先張神坐大幕王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神坐之所故知大也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帳以之內而有帟之承塵以先張于神坐內○周禮地官○陳殯具章以幕人掌次爲此條通用又朝祖章內言皆衆衆庶大司徒帥之帥屬六引遂人屬六綍小司徒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帥其民而至又薦車馬及陳明器兩章並爲此章通用當互考又此條至壙通用○附按下文君葬用輴一條疏云

言天子去蜃車載以龍輴將此政言柩則在地者似并是又注疏言神坐者應是暫停靈柩之所○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以下○疏曰大喪紀當葬有所經鄉道並過六鄉路故鄉士各掌其鄉之禁令各帥其屬夾道而蹕也鄉士是上士故云屬中士以下（周禮秋官）○方相氏大喪先匶先去聲○葬使之道（周禮夏官）○附按此劉歆竄入者說見因事之祭篇難章○喪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疏曰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祝於前御行御柩車此時二人共御出宮而乃代也按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小喪亦如之（周禮春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匠師冬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匠人執羽葆御柩以御柩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挽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行戶剛反○疏曰纛羽葆幢也以鄉師執纛卻行在柩車之前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役人也注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者地官之考稱鄉師春官之考稱肆師秋官之考稱士師唯有天官之考稱宰夫夏官之考稱軍司馬自外皆稱師此經鄉師既是司徒考明匠師亦

應是司空考按天官注冬官亡未聞其考而此云者彼據冬官亡故云未聞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而云然也○周禮地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披方寄反○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二四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疏曰六軍之士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也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披結於紐故引喪大記君纁披六已下其屋車柳材與中央棺束之數等人君三大夫士二記云君纁披六大夫披四者皆是禮文故圍數兩旁言六言四也士禮小無文故據一旁而言二若然大夫亦圍數兩旁言四但云人君者據尊者而言之也○周禮夏官○附按六披四披二披皆據兩旁而言注謂人君禮文者似已誤矣故疏強圓之而六貴辭說見上飾棺章飾棺條○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疏曰勸謂執纛居柩路前却行以倡帥前引者防則以左右車脚有高下即以纛詔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小喪亦如之○大史大喪執纛以涖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

紼○補注涖臨也上文喪祝掌勸防之事而此大史又執法以臨勸防也○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從才用反○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所有也所執銘旌○疏曰持旌在柩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巾車因言持旌耳非謂持旌亦從車也注云隨柩路者欲以經車為蜃車解之今蜃車既設帷荒不得設蓋是以執而隨之雖無用但象生時所有也銘旌謂將葬之旌上有二旌大夫已上皆有三旌既夕是士禮而有乘車所建旃是攝盛故用孤卿所建通帛之旃也卿已上尊矣無攝盛以尊卑所建之旌王則大常孤卿建旃大夫亦應攝盛用旃是一旌也又有廞旌又有銘旌○以上三條周禮春官○附按士無廞旌故疏謂士祇二旌○御僕大喪持翣疏曰依喪大記注引漢禮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謂之畫翣畫黼謂之黼翣之類是也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在路夾柩車兩旁八翣則樹之四旁○周禮夏官○女御后之喪持翣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疏曰禮器云天子八翣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也○周禮天官○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巾車所飾遺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玄謂言猶語也語之者告

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疏曰云鸞車巾車所飾遺車也者巾車職云大喪飾遺車則明器遣送死者之車也云亦設鸞旗者以其鸞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旂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旂故鄭言之以其旌旗在車所建故知有車亦有旗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云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此後鄭亦不從以其臨葬不得始問其不如法度元謂語之者當告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者遣車之數依檀弓云諸侯七乘大夫五乘鄭云天子九乘遣車所載所苞大遣奠大夫苞五个諸侯七个天子當九个今向壙巾車抱之而行也云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哉此檀弓文彼鄭云俑偶人也謂以為木人與生人相對偶有似於人此則不仁又云非作象人不殆於用生乎哉是記人釋孔子語殆近也言用象人不近於生人乎是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也鄭引此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惟改芻靈為象人○隸僕大喪廞革車廞許金反又五飲反○言與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闊革輕皆有焉○疏曰經不云戎路革路而云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闊革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

四者則九乘矣○司常大喪共銘旌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以上三條周禮春官○虎賁氏大喪及葬從遣車而哭從才用反○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疏曰遣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遣送者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馮依遣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按雜記云遣車視牢具鄭註云多少各如所苞遣奠牲體之數按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鄭云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士無遣車大夫五乘諸侯七乘天子宜九乘故鄭註雜記云天子大牢苞九个遣車九乘苞肉皆取大遣奠之牲體天子大牢外更周馬牲皆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胳苞肉各九个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挍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反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疏曰言遣車則雜記註天子九乘苞大遣奠牲體乘別大牢苞九个入壙藏之於椁內椁外者云塗車之芻靈者按檀弓孔子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謂為俑者不仁俑謂偶人所作孔子善古而非周則古以泥塗為車芻靈謂以芻草為人馬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為人馬替古者芻靈今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違者至周貴用俑者但鄭舉古之芻靈況周耳非謂周家仍用芻靈也○以上周禮夏官○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廞

原缺第二十五、二十六葉

車惟謙乘車道車槀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拊有貳
車十二乘然則此車非止一車而已鄭但云貳車者舉士喪禮不
見者而言耳○周禮春官○柩行章內遂師以幄帟先明器章○補
內樂師陳樂器為此條通用當互考又此條朝祖薦車通用○補
注嘑與呼同 ○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方良上音罔下音兩
戶濩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
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疏曰必毆方良罔兩者入壙無取
於方良之義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者欲見有罔兩之
義故引漢法為證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柏椁則亦取
柏之心黃腸為裏○周禮夏官○附按此劉歎竄入于周禮者說見因事之祭篇綠章 ○喪祝及壙說載除
飾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翣之屬令可舉移安
錯之玄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翣○翣所甲反亦作
翣○疏曰說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
荒還入壙張之於棺帷荒于柩為郭若牆然故謂之牆翣入壙置
於椁傍故云置也 小喪亦如之小喪王后以下之喪○周禮春官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
互戶故反○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
以共闉壙之蜃塞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引春秋傳曰始用蜃炭

言借天子也○疏曰按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
哭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椁材先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
已施蜃炭於下以擬禦濕也按春秋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用
蜃炭雖二王之後不得純用蜃故被譏引以證天子之宜也 ○
稻人喪紀共其葦事葦以闉壙禦濕之物○疏曰春秋左氏傳有井闉闉塞也 ○澤虞喪紀共
其葦蒲之事葦以闉蒲以為席○疏曰蒲以為席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苹翦不納者是也 ○掌茶掌
以時聚茶以共喪事疏曰按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茶柩未入壙之時
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以上四
條周禮地官○附按前飾棺章內天子七月條疏引皇氏說而謂
茵則上直二下橫三以天三合地二而人在中央者與此疏不同
疑前說為是因疑所謂井椁者言椁形如井無底無蓋與棺不同
故於棺之下仍用茵又于棺之
上仍用抗木以代底與蓋也與

右至壙第十二章凡七條

家人共喪之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周禮春官○朝祖章內小司
徒帥邦役遂人及窆陳役並為此條通用當互

考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
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疏曰封當為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綍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
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
故云凡封用綍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者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
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
頓也咸謂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綍直繫棺束之緘也又君下棺時
命令衆人無譁以擊鼓為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綍大夫
卑不得擊鼓但命人使無哭耳士又卑不得施令直以哭音自
相止也又曰諸侯四綍二碑前後二綍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
餘兩綍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若天子則六綍四碑故以前
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綍前後共用四綍其餘兩綍繫於兩
旁之碑○本篇○柩行章內君葬四綍二碑為此條通用當互考
○補注咸當作緘 ○鼓人詔大僕鼓○大僕大喪始崩戒鼓自鼓人至此見上始崩戒臣
民窆亦如之窆彼驗反注封音同○司爟云窆謂葬下棺也君執傳所謂日中而堋禮記謂之封皆下棺也○補注紼
反○周禮夏官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

復載以龍輴役謂執綍者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
遂師以名行校之○說此活反適音的○疏曰邱籠王曰邱謂共
為邱之籠器以盛土也蓋下棺之後以壙上土而為邱壟須籠器
以盛之適歷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綍之上其分布稀疏因名
之為適歷也遂人及窆陳役遂師又抱持版之 ○鄉師及窆執斧
名逆行而校錄之以知在不故云抱磨也
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涖謂臨也○疏曰匠師主豐碑之事者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
家視桓楹鄭注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千人分
置於六綍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而匠師主之也使戒
其事恐匠師有不戒慎故鄉師執斧助之○以上周禮地官 ○冢人及窆執斧以涖疏曰按鄉師云執斧
以涖匠師則此亦是涖匠師
兩官俱臨者葬事大之故 遂入藏凶器凶器明器○疏曰因上文窆下棺訖即入壙藏
明器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位謂邱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塋限○疏曰墓位即本經上文昭穆為左右須
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
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注云塋限謂墓外塋之限○周禮春官
○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見上陳明器章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

師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亦帥之○疏曰按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注云王將葬獻明
器之材又獻素獻成告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獻材時此文承本條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
壙及入壙之時也○周禮春官○大司樂涖藏樂器○笙師廞樂器及葬奉而藏
之○鎛師廞樂器奉而藏之○籥師廞樂器奉而藏之○司干廞
舞器奉而藏之○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以上六條見上明器章○典
瑞大喪共賵玉賵玉蓋璧也賵有束帛六幣璧以帛○疏曰賵玉者按既夕禮葬時柩人坎賵用玄纁束帛即知天
子加以玉是賵先王之物也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賵必用帛而以璧配之鄭恐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此也○周
禮春官○大宰大喪贊賵玉疏曰大喪既是王喪注又云助王謂助王為之也賵玉既窆所以送先王○
王也按既夕士禮主人賵用玄纁王喪雖無文應更有加于玄纁也○周禮天官○小宗伯成葬而祭墓
為位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托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

竁遂為之尸○疏曰按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而本經
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是虞祭又不待奠墓者注云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本經
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冢人為尸以祭后土○冢人凡祭墓為尸祭墓為尸或禱
所焉鄭司農云為尸冢人為尸○疏曰本經上文遂為尸是墓之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故後鄭謂禱祈也又引先鄭云為尸冢人
為尸者本經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附按先鄭言冢人為尸是就經文為
尸而指明其人乃經文所自有者未見與後鄭另屬一義疏似有誤○冢人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
者為之蹕均其禁以上三條周禮春官○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
葬之以不任大夫也○疏曰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也若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王制
右宅第十三章凡二十一條○又章下凡十三條○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
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卜葬

先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故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
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
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鄭云雖雨猶葬禮儀少
也○春秋左氏傳○附按以下四條皆言雨不克葬左氏雨
言禮也穀梁雨言喪不以制直相反矣今詳孔子書法言雨
則非前日之所及料也言不克葬若葬而不克非于人事有
咎也應無貶辭經文下又書庚寅日中而克葬則是從公羊
時葬起至日中而克葬焉仍有克字亦無貶意下書定公雨
不克葬與上同後書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為目下昃而言乃
者是雨之止時與敬嬴不同也而言克亦同細味聖意似左
氏是而穀梁非也胡氏于敬嬴謂雨不克葬者皆徹焉而于
定公則無傳然此猶言其所葬也若于葬之者乃取穀梁之
說謂潦車載蓑笠為士喪禮然則有國家者所載當何具而
所謂制者見于何經乎夫以人主之力大為備而必欲葬非
不患不能但與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之義相違還當如何鄭亦
又云喪事即遠有進無退然離殯宮而至塋域停而後葬亦
未嘗退且使為人子者因遇天雨而得再伸一日依柩之孫
號哭哀痛于禮亦有何嫌而傳乃以遂葬為愈以雨具不備
為儉其親乎夫葬偶而遇雨而葬之變也先王制禮遇變即別
有處變之禮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然則超乎庶人而為

國君者其葬當為雨止也明矣○又按或引舊說春秋是譏
不另卜日者何如曰細玩經文似無此意或曰書庚寅者非
即嫌不另卜日與且聖人無譏意時將不書庚寅乎與己丑
日日中而克葬者何別不譏亦書自不得以書為譏也況聖
心若果有嫌當但書云庚寅葬以見其葬之遲久今于不克
葬後而承言克葬若幸其葬之已克成者易曰聖人之情見
乎辭今據經兩次書辭可以隱窺聖情矣○又按或謂另卜
日則人子重此葬事似得禮意自聖人既無譏則此即禮也
蓋此卜己丑葬者前日卜畢已告于親曰己丑葬矣今柩車
在道遇雨而稍停于塋域雨停即接續前事以成其葬則皆
所以為順時也不然將致怨于天之雨而爽其前日之告矣
且古人卜日不卜時與今人言葬不同又有故而稍遲其期
非人子之敢慢事將順時而葬于庚寅庶乎猶是告葬于己
丑之意耳況禮以義起設過十日霖雨至己亥而葬亦曰猶
之葬于己丑乎自須另卜若然本日次日一如祭畢用祭之
明日繹而賓尸以其實為至近則庚寅之葬此即禮也而春
秋又何譏焉○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
豫備矣禮先遠于廟其明旅來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

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〇春秋穀梁傳〇朝祖薦車通用 〇定公十有五年
秋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
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〇春秋左氏傳 〇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
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稷昃也下昃謂晡時乃急辭也不足
乎日之辭也春秋穀梁傳 〇孔子爲中都宰先時季氏葬昭公於
墓道之南王肅注云季平子逐昭公死於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令近先公也孔子溝而合
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桓子平子之子今合之
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家語相魯 〇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郟古洽反〇郟
洛邑王城之地王勞之以地辭辭不受也請隧焉隧徐醉反〇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
曰隧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亦唯是先王之服物采

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采章采色文章也輕重布之貴賤各
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〇附按王何異之有承上文言服物采章而外王與諸侯皆同也則是所不同者惟有上
此服物采章耳注解恐非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有地而隧自制
以爲隧也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還音旋〇國語周語〇今按左氏傳又曰晉侯朝王請隧
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事見僖公二十五年 〇許穆公卒于師葬
之以侯禮也詳見喪變禮篇道有喪章 〇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
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很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加命服之等〇隱公五年春秋左氏傳 〇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
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蜃市忍反翰戶旦反檜古外反〇燒蛤爲炭以瘞壙
多埋車馬用人從葬四阿四注槨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〇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云阿棟也四角設柱

也是爲四注槨也士喪禮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槨之上設
此木則士之槨其上平今此槨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
禮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榦
牆所立兩木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榦在牆旁則知此榦
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故以
爲棺之旁飾上飾也言椁有棺有則是本不當有蜃炭言用
本不當用也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
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
於惡也何臣之爲成公二年春秋左氏傳 〇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
小斂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尚幼未知禮般請以機封般音班封彼驗反〇封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
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巧公肩假曰不可
夫魯有初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
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緷繞天子六緷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下天

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緷二碑碑如桓
矣〇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王制云天子之三
公視公侯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儀禮廟庭有碑此云斲
碑故知斲大木爲碑也穿中於間爲鹿盧謂鑿去碑中之木
令空於此空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也按春秋天子有隧以
羨道下棺此又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爲方壙漢書謂之方
中方中之內先累椁在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
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紘從上
而下棺入於椁中於此時用碑繂也注如大楹者以言桓
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耳然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
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按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
立表木爲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以兩柱爲一
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般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已字言寧有
强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音無〇毋無也言
無以嘗巧而於女有病苦也止之噫不寤之聲弗果從附按噫者不平而歎息也蓋先以言曉之復以歎息
之聲驚之所以止之者至矣故于般而能弗果從言皆公肩假之力 〇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

而命其子尊巳曰如我死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挾音
干闔之王反夾古洽反○婢子妻也○疏曰尊巳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陳乾昔死其子
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巳不陷父於不義○陳子
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大夫定而后陳子
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音剛又苦浪反○子亢子車之弟
孔子弟子下地下○疏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附按或疑有疾而養是生前事則下字如足下膝下
之類若如注解作地下豈人是死而猶待養乎曰就思人語中言其意中解作地下未始不有況尚書周公言予仁若考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周公可事公三王子車之妻與宰悉不可予子車乎擠殉葬則禮經所無謂俗之謬歟非生人而
適帝命予此耳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
妻與宰得巳則吾欲巳不得巳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

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巳猶止也於是弗果用果決也○以上三條檀弓○秦伯任好
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車音居行戶明反鍼
其廉反殉以俊反○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
黃鳥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
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
也文公六年春秋左氏傳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尊卑恩之差也自天子至士葬即反虞○疏曰葬即反虞以其不忍一日未道所歸○
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下雜記○今按檀弓葬日虞疏曰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
巳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巳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二
虞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畢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此疏可以補注

文之闕故備錄於此○附按疏所言士虞祭是前三虞俱用柔惟最後一虞用剛也若所言大夫諸侯天子皆自士第三虞用剛日
數起故每多二虞即加四日但葬日之剛柔不定則初虞亦無定矣若葬日或用剛則又士三日大夫七日諸侯十一日天子十五
日也○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
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疏曰鄭以此文于本經在卜葬之下成葬之十知此時之禮唯有虞祔而巳故作
是解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爲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奠也又中自相對虞爲喪祭卒哭即爲吉祭以卒去無時哭哀殺故檀弓
以爲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月復平常爲言祭則禫祭巳前皆爲喪祭故鄭引檀弓所言吉祭之祔以注喪祭○職喪掌
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
鄭司農云號謂謚號玄謂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之○疏曰禫巳前皆是喪祭故言凡以該之而鄭遂不言喪祭爲虞也治其
禮若按大宗伯亦云治其禮鄭注謂簡習其事則此當亦然也先鄭云謚號後鄭不從者小宗伯云小喪賜謚讀誄不在此例注言
牲號齍號謂若特牲少牢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者是祝辭故云當以祝之也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

之趣其事令令其當供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曰言因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賜之
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疏曰此謂諸官當供給喪家者不待王命職喪依式令之使相供也注由其君所來解辦圖之籍
君則王也居其官曰公者謂不須王命自居其官之職往供則曰公公諸官之常職也○附按疏解公字巳侵下句不煩職喪之令
矣恐非是公有司者猶言公家之有司也○司巫祭祀則共菹館菹子鉏反○館所以承菹謂苴今之苻也
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篚饌于西坫上○以上三條周禮春官○甸師祭祀共蕭茅甸田遍反鄭大夫云
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
祭○疏曰茅以共祭之苴者士虞禮束茅長五寸謂之苴者是也○周禮天官○鄉師大祭祀共茅菹玄謂
菹士虞禮所謂苴刌茅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
云既祭藏其隋是與○刌音忖去羞呂反祧他彫反隋吁恚反與音餘○周禮地官○庖人共喪紀之庶羞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曰凡喪未二巳前無問明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去今音共喪紀者謂虞祔之祭月有之又日哭

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于祖廟今但云虞祔者舉前後則卒哭在中共庶羞可知〇周禮天官〇圍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魚人共魚鱻醢人共豆實見上篇陳小斂章〇籩人共籩見上篇朔月半殷奠章〇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饔鄭於容反〇謂喪事之奠祭〇疏曰小喪紀謂夫人已下之喪陳鼎俎謂殷奠及虞祔之祭皆有鼎俎也〇周禮天官〇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犆音特〇卒哭成事祔言皆則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與〇疏曰上大夫平常吉祭其禮少牢虞依平常禮故用少牢也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祔謂祔廟也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下大夫虞祭降一等用犆牲故卒哭成事祔皆少牢不云遣奠加者略可知也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見此經云士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遂于此破先儒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〇雜記〇附按卒哭之祭曰哀薦成事蓋前承虞祭謂已成其虞祭安親之事也今疏解成事爲成吉事恐未確〇又按或疑士虞記內于三虞卒哭總曰哀薦成

事則三虞之祭又作何解曰此義詳見于後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喪禮哀戚條卒哭曰成事句〇喪祝掌喪祭祝號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〇周禮春官

右虞祭第十四章凡十二條〇又章下一條

〇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祭謂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〇補注不以字卽已字二字通用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疏曰以孔子云諸侯之喪祭也故知此祭謂虞卒哭時又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此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練祥時猶斬衰而與祭也〇曾子問〇祔章十五月而禫通用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〇疏曰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也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若文帝武帝之類也又曰凡君卒哭而祔隨其昭穆從祖父食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虞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惟據人君言之故云凡君然鄭又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崔靈恩亦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及小祥而入廟至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今左傳云祔而作主則二傳不同按說公羊者又謂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於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注以爲人君之禮唯立尸未作主也〇曲禮〇附高安朱氏曰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方慤云重設于始死之時主立于既葬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縣于廟不忍棄之也周則作主而徹重不敢瀆之也〇按重與主皆所以依神有柩又設重故謂重有廟而立之主故謂主鄭氏以天子諸侯有木主大夫士無木主故引曾子問主命之

說疑以爲可用幣許慎乃有束帛依神結茅爲菆之論不知有廟卽有主大夫士既得立廟寧禁其不立主乎主作于既葬之後未葬則止設重溫公以魂帛易重亦取鄭許束帛依神之義然彼所謂神帛以代主非溫公代重之魂帛也今既葬作主不用神帛未葬皆從溫公以魂帛代重魂帛或結或束各從所便主從程子式貴賤皆可用卽不勒領爲昭中第書其而亦無害道又後世有影有祠板祠板猶之主也影則藏于廟中祭而縣之以示子孫非可以代主也溫公謂婦女使人執筆爲像非禮程子以一毫髮不當卽是別人愚謂繪像之非不寧惟是幽明隔絕可思也不可卽可格也不可狎也向令死者忽幻其形聲以與人居處笑語雖其子孫有不怪而去之乎子曰敬鬼神而遠之祖考亦鬼神也祭義云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思之至而僾乎見愾乎聞聞見不以耳目而以孝子之心故曰愛至存慤至著也今縣像于室曰夕相對久而習焉相與忘之矣暑目中有象而意中無象似雖記日行于道路見似目睹請夫作見而驚也假而習見則亦何程之有況以陟降在天之靈而使遠近親疎之人皆得狎而見之亦褻之甚矣彼浮屠設像百怪千奇以惑愚昧有心世道者方闢而閃之況可尤而效乎〇附按朱子家禮既沒設魂帛至葬之日題旁題主祓主以歸虞祭之埋魂帛謂之虞者虞安也以親之魂作雖帛而依乎木主恐其不安遂三虞以安之然則虞祭以安主而得

名則虞之必有主也明矣且主一而已以主而易䰟帛者䰟帛猶以人道事之至木主則以神道事之矣既已以神道事之似不必復以主而易主故家禮止有一主由天子諸侯大夫而士分雖有尊卑主則不必有加增也皆可知已○又按下文文公二年作僖公主疏引左傳言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于此者其說甚有理

右作主第十五章 章下凡五條

○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文公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疏曰主所用木終無正文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為宗廟主者然按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栖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為杜所依用但劉炫以此而規杜過未為得也○春秋左氏傳

○作主非禮也 元年四月葬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 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 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皆同於吉○疏曰始免喪與葬不相遠共在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衰麻除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以後惟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哭全不復哭也○僖公三十三年春秋左氏傳○今按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議見晉書本傳故今於左傳注遂有既葬反虞則免喪之說司馬公嘗言其失矣但其言乃曰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哀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又謂杜預辨則辨矣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愚謂衰麻之制乃古先聖人沿孝子之情為之制服蓋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豈專為庸人而設以勉其哀戚哉杜預違經悖禮淪斁綱常當為萬世罪人坐以不孝莫大之法而特言其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非所以明世教也朱子曰左氏所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者不合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服之說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 練主用栗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廹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别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觕未暇别也○附按以松栢栗為三代之廟主前疏已辨其誤矣今杜又通于三正似更穿鑿 用栗者藏主也 藏于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 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十五月也書丁卯日者重失禮鬼神○文公二年春秋公羊傳

○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 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 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檐以占反○禮規過高麗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疏曰按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為吉禘今乃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日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為吉此吉者比之虞主為吉也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者以其事相繼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同時故此傳云於練焉壞廟於傳文雖順於舊說不合故不從之直記異文耳○春秋穀梁傳○附神主稱高安朱氏曰曲禮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尤鋑引詩書公羊以證其非然記有明文俗復相沿無容矯異又考曰皇考妣曰皇妣皇大也美號也然婚于君稱韓魏公祭式易皇為顯于義為協毛稚黃云男稱公與府君婦人稱孺人似不得加于小輩若本有封爵又當别論呂叔簡云府君孺人爵也生為庶人死而爵之可乎愚謂今人稱呼假借為多相習已久從之亦無礙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七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卒哭祔練祥禫記第六十七 吉祭忌日附○凡七章

喪禮五 今按喪禮但至虞禮而止卒哭祔練祥禫之禮經無文乃取其散見於傳記者裒集成編以補喪禮之闕喪大記補篇亦但止於虞禮若卒哭以後之禮亦此篇通載故列於喪大記之後自爲一篇

補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 謂士也雜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

卒哭此記更從死起與人之間其義或殊○疏曰遂卒哭不言三虞者是記者略言之注以本篇是士虞故知三日三月據士而言又引雜記見大夫以上與士異者以王制大夫士同有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之文乃葬月同而卒哭之月不同者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謂士禮也若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然則士云三日三月葬皆通死日死月數大夫以上殯葬皆除死日死月數是以士之卒哭在葬之三月內大夫三月葬已除死月矣通死月則爲四月再加大夫之五虞卒哭故在五月諸侯已上其義可知本從上文已論虞卒哭此記更從始死記之明非上記者也是與人之間其辭或殊其實義亦不異前記耳○士虞記○附按注謂其義或殊者疑其或殊耳疏明其義之不殊而決言之若相問答與其他解注俱不同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詳見喪大記卜葬日章○今按檀弓卒哭曰成事疏引攷而云約此則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 ○卒哭他用剛日 詳見士虞禮篇饗神章下 ○將旦而祔則薦 薦謂卒哭之祭○疏曰祔則薦記者見卒哭之祭爲祔而設故文云將于來日旦而祔則爲卒哭之祭也○士虞記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 卒哭吉祭　檀弓

○婦之喪卒哭夫若子主之 詳見士虞禮篇目下 ○祭成喪者必有尸○男男尸女女尸 以上詳見士虞禮篇迎尸章下○以上兩條祔練祥禫通用 ○用嗣尸 虞祔尚質未暇筮尸○疏曰言用嗣尸則從虞以至祔祭唯用一尸而已以哀未殺故云尚質未暇筮尸若然練祥則筮尸矣故小記云練筮日筮尸大祥可知是以本經士文注云餞尸且將姑祔于皇祖是用一尸○士虞記○祔通用 ○庖人其喪紀之庶羞 詳見喪大記篇虞祭章 圉人獸人其獸腊人其乾肉魚人其鱻薧醢人其豆 詳見喪大記篇陳小斂章 籩人其籩 詳見喪大記篇朔月月半殷奠章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祭從生者○子爲士祭以士子爲大夫祭以大夫 以上詳見士虞禮篇篇目下○以上三條祔練祥禫通用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 詳見喪大記下篇虞祭章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名以其義稱○疏曰祭吉祭謂自卒哭以後之祭也吉則申孝子心故祝辭云孝或子或孫隨其人

也喪稱哀子哀孫者謂自虞以前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是以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雜記○祔練祥禫通用 ○卒哭曰成事 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曰哀薦成事 詳見士虞禮篇饗神章下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 卒辭卒哭之祝辭隮升也尚庶幾也不稱饌明主爲告祔也○疏曰卒哭之祝辭者謂迎尸之前祝釋孝子辭云爾但卒哭之祭實有牲饌而不稱者以其祭主爲告神將祔於祖而設也 女子曰皇祖妣某氏 女孫祔於祖母○疏曰此女子謂女未嫁而死或出而歸或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家既葬祔於祖母 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 不言爾而曰孫婦婦差疏也○差所賈反○疏曰對上文孫云祔于爾皇祖某甫此孫婦不云爾皇祖姑者以婦差疏也若然上女子亦無爾者文承爾字之下云爾可知但言其皇祖妣異者耳 其他辭一也 來日某隮祔尚饗○疏曰來日某隮祔尚饗者所謂他辭則女子及孫婦皆同也其祔女子云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妣某氏尚饗其孫婦云來日某隮祔孫婦於皇祖姑某氏尚饗○士虞記 ○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 詳見士虞禮篇獻尸章下○今按卒哭之祭是以吉祭易喪祭則合稱孝

子孫乃尚稱哀者皆孝子不忍忘其哀漸至祔而禫之乃稱孝〇附按卒哭言吉祭易喪祭者從極凶而漸趨于吉言也尚稱哀者按卒哭謂卒去廬中無時之哭惟有朝夕于阼階下有時之哭而已然則自此而往每日向朝一哭夕一哭宜其稱哀也若祔祭則行于廟中且祔于亡者之祖考是主祭者爲曾孫雖與卒哭之祭既接亦當變哀子而爲孝曾孫矣

〇獻畢未徹乃餞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尸旦將始祔于皇祖是以餞送之〇疏曰自此至後不脫帶論卒哭之祭未徹餞尸於寢門外之事按本文但云獻畢而鄭知是卒哭之祭者以三虞無餞尸之事明旦祔於祖入廟乃有此禮也若然三虞不餞尸者以三虞與卒哭同在寢祔則在廟以易處鄉尊所故特有之知旦將始祔於皇祖者本記下文云明日以其班祔也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少南將有事于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西尚凶也言水者喪質無鼏不久陳〇疏曰少南將有事於北者正謂下文云尸出門右南面已下是也虞祭用醴酒無玄酒至卒哭云如初今至餞尸用玄酒且云水尊在酒是酒則尋常祭祀之酒已非醴故言卽吉也又吉祭祭尊在房戶之間虞祭尊在室是凶今卒哭餞尸尊在門西不在門東是向凶而變於吉也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

篚在西在門之左又少南饌籩豆脯四脡脡徒頂反酒宜脯也〇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烏翅矣折以爲俎實優尸也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〇從子容反〇疏曰涼州烏翅者經云乾肉折俎則漢時乾脯似之故鄭以今曉古尸出執几從席從祝入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几席素几葦席也以几席從執事也〇疏曰尸雖爲餞行飲酒而出但尸將祔之時祝亦如虞祭告云利成尸乃起以前尸也經文初虞云素几葦席在西序再虞三虞及卒哭皆如初不見更設之文明是卒哭几席也〇附按餞尸乃與以前尸向內疑有脫誤尸出門右南面俟設席也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尸將入臨其位士喪禮賓繼兄弟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出卽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卽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重餞尸〇疏曰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寢門之外故云重餞尸也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朐其俱反〇朐脯及

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於吉〇疏曰主人拜送者按經文云主人答拜特牲亦云拜送則拜時吉日同也按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鄭云屈中曰朐則吉時屈者在左今尸東面而云朐在南是屈者在右末頭在左故云變於吉也〇補注廢爵謂爵之無足者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授乾肉之祭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尸奠爵禮有終〇疏曰此云佐食授嚌此尸嚌訖而云反之明反與佐食佐食乃反于俎也本經經文云三獻尸皆有酢今餞尸三獻皆不酢而奠之是爲禮有終謂若主人拜送賓不答拜亦是禮有終也〇附按士虞禮但于初獻尸酢主人此疏云三獻尸皆有酢者未詳所據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〇疏曰鄉約上文男子在南婦人在北南左北右因從此位便故知所由左右也在廟以廟爲限在寢門外以大門爲限正祭

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餞尸在寢門外則大門外亦無事尸之禮故鄉衆正祭以光之〇補注足爵爵之有足者視廢爵已有飾繶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加飾矣尸謖謂尸起也尸出門哭者止以餞於外大門猶廟門〇疏曰餞於寢門以大門爲限如事尸在廟廟門爲限也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賓拜于大門外〇疏曰上從尸者有事尸之限者送賓於大門外自是常禮但禮有終賓無答拜之禮也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〇疏曰不言出送以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闈故也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況闈門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爲祔期〇疏曰喪服鄭注云大夫以上虞而受服士卒哭而受服約此文而言也應明旦變[illegible]將而夕時言者鄭云爲祔期使賓知受節故也入徹主人不與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皆在其中〇疏曰上文但言丈夫說絰不[illegible]親疏下文婦人脫首絰亦不說帶斬此云人徹據大功以下則入徹主人不與之中丈夫婦人衆有可知以平常祭時請宰君婦廢徹不遲今凶祭丈夫婦人亦入但齊斬不與徹耳婦人說首絰不說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

小功者易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至祔猶帶以卽位檀弓曰婦人不爲帶○疏曰按喪服小記云齊衰帶惡笄以終喪鄭云有除無變舉齊衰則斬衰帶不變可知齊衰帶不變則大功以下變亦可知而云婦人少變者以男子於旣葬首絰腰帶俱變婦人則但變首絰不變帶也又對男子陽重首在上婦人陰重腰是下體以重下故帶不變也按大功章小功章皆男女並陳明婦皆變爲葛帶可知但變是文不變是質不可以大功已下輕服之文變主婦重服之質故此記但見主婦不見大功已下也至祔爲帶必卽位者鄭解大功以下雖久時未變之麻服葛至祔且亦當爲帶卽位也引此檀弓者證婦人不葛帶之事

○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以餞尸者本爲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疏曰自此至賓出論卒哭祭無尸可餞之事雖無尸送神不與故云几席設如初是以鄭云餞尸者本爲送神也又以記云出几席設如初卽云拾踊三明在門外有尸行禮之處卽知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也注言亦者亦餞尸之時○補注拾極葉反更也拾踊稍更爲此踊也更踊而至三則爲踊之節哭止告事畢賓出以上士虞記

○脯曰尹祭曲禮

○祔通用

○父母之喪旣虞卒哭疏食水飮不食菜果杜橋郭屏笄麴

不納詳見喪通解飮食居處二章○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者也○疏曰此言凶事而云祭者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集於祖而似生人也卒哭則祔之前而鄭必云先祔者以期日祔祭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生故卒哭後先反廟也○曾子問

○卒哭而諱辟其名○辟音避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illegible]祭之已[illegible]鬼神也○附[illegible]朝夕奠此後几筵不徹仍[illegible]朔月[illegible]新于注[illegible]其朝夕奠則止者已以鬼神事之矣卽此記與注之意也旣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位曰庫門天子皐門○疏曰卒哭而諱者謂神名至卒哭乃有神諱也注下室謂內寢生時飮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設黍稷饌陳祭用吉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其文承卒哭之下是卒哭乃不復饋食於下室也以爲虞則不復饋於殯有疑又巨

注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於死者爲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主小祧乃遷毀也鄭引易說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侯文○檀弓○附按自注所記文故易說者謂高祖之父爲六世當遷者疏又謂是孝子高祖之父夫已身至高祖之父爲六世于注六世王之說合矣然旣爲已祖之雖六世之遠豈有命名犯諱之理蓋命名者已之父也或更爲已之祖其于太世王爲元孫或更爲曾孫安有犯高祖曾祖之諱而以名其子孫之王者此易緯之妄言也且鄭所謂當遷者夫子七廟左右皆三三廟之遠時無論爲昭爲穆總是死者之祖與高祖及高祖之祖其三廟也則所當祧者尚是死者高祖之祖而鄭與疏說似皆應解而未合矣○又按諱疏謂神諱者是也蓋舍故謂合常爲諱主者之諱天子之嗣王于祧主應爲八世則諱也新自爲祔故謂新祔之者也然新祔者之在生久已諱矣而廟諱自始且對入於故言是以特謂之新但今詳宰夫執木鐸以命于此門至對於廟門則是以此告宮中吾祭所謂宮者以諱者不得自爲此兼一以爲所犯蓋並嫌名而諱者也然朝延世代最多者命及七廟而止不得觸犯將未世之名而宮宮亦不許其開口矣故但及七廟而一以止此所以有舍故之文豈謂爲之子孫者命名可直犯其祖諱而以是爲合故拔○又拔論語曰予小子履履字在予小子下敢用玄牡上自是以名易緯何所據而謂湯名是帝乙且易緯始于戰國而六衆之御業自周公公言帝乙歸妹者湯與帝乙皆在周前也緣又何由而知易之帝乙非卽書中帝乙乎証易之帝乙爲湯猶可卽此見魯之帝乙而犯其祖諱則重違典禮而太甚古人矣恐易緯已不免妄作而注反迷而祖據之亦未細察其眞僞耳○又按記云自寢門至于庫門乃自注其上文命于宮之字也今注詔百官所在者似非記意蓋百官未知君諱又不諱嫌名則廟之諱有加無已並無舍故一禮安得以舍故諱新而告百官哉卽國之庶人亦無諱嫌名之故不言命于朝不言命于國而但云執木鐸以命于宮

○卒哭而諱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母之子爲其孫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於宮中不言妻之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之讐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已在其中於父所輕不爲諱與母妻之黨同名祖則諱之○疏曰記文皆據父而言則王父母者於己爲曾祖父母兄弟於己爲伯叔世父叔父於己是從祖祖父姑於己爲祖姑姊妹於已爲姑注云子不敢不從諱者謂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姊妹於

[illegible]以下不合諱似父爲之諱故子不敢不從諱其父之兄
然及姊妹則巳爲合諱而鄭並據不合諱者而言也注謂士者擒
[illegible]也以父身是士故許王父母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
許王父母也但云王父母以下見矣復云之親諱者以父之母世父
叔父與姑等皆是王父所生也記云宮中諱者謂母之爲其親諱
其子於一宮之中不言妻之諸親之諱其夫亦不得稱擧於妻側
然於宮中遠處即得言也又母與妻之諱與已從祖昆弟名同則
不但宮中旁側其旁餘處皆諱之又曰注云于可盡曾祖之親者
父爲王父諱於子則爲曾祖父其親伯叔及姑皆是曾祖之親故云
可盡之也從祖昆弟同是曾祖之親故注云在其中然從祖昆弟
於父言之爲父之同堂兄弟于父服小功是父所輕不諱已不得
從父而諱若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重重累謂諱與名相重
累則不但爲母妻而諱若從祖昆弟身死亦爲諱輕檢注意是爲
從祖昆弟諱而生交也○雜記○附按疏姑於已爲祖姑注句原文
是從祖姑以檢圖不合如爲衍字失之
○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大夫有名惡者君臣同名
同名春秋不非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爲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
單擧一字也不偏諱謂若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

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
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附按生謂恩不至于祖
名于義未安靈皐方氏曰此卽子與父同諱之禮蓋諱王父母所
諱也王父之諸父兄弟王母之父母兄弟皆父母所諱而巳所不
必諱也故子父母之前亦不敢擧其名若王父母則恩隆義重豈
以父母之存殁閒哉大功小功不諱則旁期皆諱矣況王父母乎
又曰大功小功不諱以同等言如外祖父母之小功則諱矣從祖
從伯叔父雖小功恐亦無直擧其名之義○又按凡不諱者應皆
以同等言若尊長雖不在諱列皆應諱之此童蒙訓表晁氏以道
中戒子弟皆有法度也尊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
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父黨交游必曰某
姓幾丈皆未嘗敢呼
字爲深得禮意也
君所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
大夫之所有公諱辟君諱也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爲其失事之正
廟中不諱爲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也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
補注夫人謂君夫人夫人之諱謂夫人諱其親之諱
婦諱不出門婦諱遠於宮中言諱之
大功小功不

諱疏曰卒哭乃諱者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俟服巳受變神鑑遷廟敬鬼神之名故諱之諱避也生
則相避名名以名實故言之不諱死則貫藏者之則感動孝子故
諱之也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者謂及事父母則諱祖也蓋孝子
聞名心懼祖是父之所諱則子不敢言既巳常不言若父母巳亡
而巳言便心懼憶父母故諱之也○曲禮○附按檀弓雜記有卒
哭[illegible][illegible]曲禮言卒哭乃諱三記之辭同矣但檀弓下文專言君則
[illegible][illegible]卒哭而諱者即單生君言雜記下文專言上且言在生之諱
[illegible][illegible]府主士之卒哭言而曲禮則雜擧士與卿大夫亦言君之廟
[illegible][illegible]曲禮首句即應統諸人而泛言也士亦言卒哭而諱者謂自
此[illegible]鬼神事之神諱亦從此始與國君禮與而意同也乃注疏于
[illegible]禮條稱謂古人在生不諱今詳名謂之諱者即取諱避之義禮
君前臣名雖子稱父亦名之不諱然則非君前其子無不諱父也
明矣記文大夫之所有公諱注謂辟君諱者非即大夫現事之君
乎是謂古人在生不諱者即于本條已難貫通孰在生而諱爲生
人諱也禮之大典也卒哭而諱爲死者諱也禮之精義也生而諱
則人知親親死而諱則人知尊尊此固無分于天子諸侯大夫
士者也故惟弓雜記言而者因其時而爲之順利之辭也曲禮言
乃者至此時乃當然鄭重之辭也順
利與鄭重辭雖異義則一而巳矣○大夫士諸父兄弟之喪既

卒哭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以上詳見喪通禮篇居處章○小
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詳見冠義篇之傳大功之末條○喪
者不遊於人遊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言斬衰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雜記○期之喪卒哭而從政○君既卒哭而服王
事大夫士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以上詳見喪通禮篇動作章○附朱子語
類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不如期爲此權制至公而下皆
以百日爲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
日數但今人事方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
哭未滿一月則又不當葬也○又曰以百日爲卒哭是開元之禮
制非正體也

右卒哭第一章凡三十二條○又章下凡二條○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
終將諱之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

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桓公六年春秋左氏傳○附按諱者謂言别事而不犯此字也今注謂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豈高祖而上遂斥言之乎恐語病不小人

○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詳見喪禮義篇反哭虞卒哭祔練祖章一

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疏曰引喪服小記者彼解云中猶閒也孫祔祖為正若無祖則祔于高祖以祔必以昭穆孫與祖昭穆同故閒一以上亦取高祖之昭穆者若婦則祔于夫之所祔之妃無妃亦閒一以上若妾祔亦祔于夫之所祔之妾無則易牲祔女君也○按曾子問云天子諸侯既祫祭主各反其廟今祔于廟若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者主反于寢故注引以為證也按文二年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注引以證練乃遷廟祔猶未遷若然雖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主反于寢若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士虞記○明日祔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月也接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卒○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朔望之禮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見三年喪終乃可祔也○高氏喪禮曰按禮既虞卒哭明日祔于祖父此周制也若殷人則以既練祭之明日祔故孔子曰周已戚吾從殷蓋期而神之人之情也若卒哭而遽祔于廟亦大早矣然唐開元禮則既禫而祔夫孝子哀奉几筵至大祔而既徹之矣豈可復俟禘祭乃始祔乎唐禮祥祭與禫祭隔兩月此又失之於緩故今於大祥徹靈座之後則明日祔于廟緣孝子之心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朱子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為世不可易矣尚復何況凡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凡惆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祔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温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為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雖孔子言亦有所不敢從者矣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復于疑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于主之文則是古人之附則非遂除几筵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

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人祔徹靈座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為無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温公之說亦序節文亦自曲有情意如檀弓諸說可見○附按朱子據鄭氏左氏說謂古人之祔因非遂徹几筵恐程子考之未詳或因疑上卒哭章生事畢而鬼事始句注云不復饋食于下室者非是矣曰朱子謂非遂徹几筵者只是有特祀于主之文若每日之朝奠夕奠則不復然矣蓋虞祭用祔已以神道事之若猶饋于下室是仍以人道事之失其漸次之義矣饋于下室即朝奠之謂矣○小宗伯既葬詔相喪祭之禮詳見喪大記下祭章○大祝付練祥掌國事付當為祔○疏曰付謂虞卒哭後祔祭於祖廟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此三者皆以兩事故大祝掌之○周禮春官○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喪事虞祔乃祔○疏曰經云虞而注速言祔者以祔與虞相近故也○婦之喪祔則舅主之以上詳見士虞禮篇篇目下○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祔自為之者以祭于祖廟○疏曰妾既卑賤今得主之者鄭氏云謂女君死而攝女君者也則是有攝者以攝祭於小然祔祖之故妾合祔于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祔于女君可也以雖攝女君猶不正適庶尊卑祭不得在正室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為壇祭之而鄭云於廟者崔氏云於廟中為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為壇為壇不在祖廟中而于自主之也○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詳見喪通禮婦主後章○沐浴櫛搔翦自飾也搔當為爪○疏曰本經上文虞沐浴不櫛注云自潔清不櫛未在于飾然沐浴為少飾今祔時又櫛是彌自飾也○上虞記○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詳見士虞禮篇篇目下○祔杖不升於堂哀益衰敬彌多也○喪服小記○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詳見喪大記篇作主章下○卒哭京內必有戶三條為此條通用當瓦考○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專猶厚也折俎謂主以下如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而以脰膉服于純吉今文作折俎而說以為所俎亦甚疑矣古人脰膉為頸益也○陸音益○疏曰鄭知折俎是主

以下俎者特牲記云主婦俎觳折佐今以穀折少牢云主婦俎臑折是也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所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疏曰士虞饋食禮虞不致爵則夫婦無俎矣上文有俎則祔時夫婦致爵以祔時變麻服葛其辭稱孝夫婦致爵與特牲同故云祔時如特牲饋食之事也當鄭君時有人解云虞祭與祔祭特其用一牲各用一胖左虞右祔故鄭破之云今記云如饋食謂如特牲之十食尸俎用右胖解之主人俎左臂若左胖之臂先為于虞祭而主人豈得復用之乎明不然矣○士虞記

○外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詳見喪大記篇虞祭章○卒哭章內有庖人以下三條二此章通用當互考

○上大夫祔太牢下大夫祔少牢見上卒哭章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昭常遙反○附皆讀為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其祖也士不祔于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附者祔于先死者○疏曰先祖為士孫為大夫死可以祔祭於祖也若先祖為大夫孫為士則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倘又無昆弟則

必從其昭穆者謂祔于高祖而為士者也若高祖為大夫則祔於高祖兄弟之為士者耳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祔於王父若王父見在無可祔亦如是之祔於高祖也父為昭則子為殤注云王猶閒也自祖以上閒一世各從其昭穆祔之謂閒去合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閒一世附高祖之祔故云祖又祔而已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疏曰無妃謂無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謂亦閒一以上祔于高祖之妃則高祖無妃則亦祔於高祖之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理偕同者則亦祔之○附嚴陵方氏曰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從其昭穆之妾考仲子之宮春秋志之然猶別宮以祀也豈宜成以後所創行而傳者未能辨與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惟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疏曰按少牢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某妻也某氏若言妻氏子氏也此是言配若特牲云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子則不云以某妃配特牲雖是當

祭容是禮月吉祭

○公子附於公子不敢戚君○疏曰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附之祔于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以上四條雜記○附嚴陵方氏曰公子有宗道以收族而尊公子死其子各立廟而祭之以為小宗謂宜祔於祖之兄弟妾也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為士大夫者不得祔于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閒也○疏曰禮孫死祔祖今祖為諸侯孫為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謂祖貴宜自卑遠之也諸祖祖之兄弟既不得祔祖當祔祖之兄弟亦為大夫士者也夫既不得祔祖故妻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以祔於諸祖姑若祖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不為諸侯者耳然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也亡無也夫祖無妾則當閒曾祖而祔高祖之妾然本經下文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是為壇祔之耳○附嚴陵方氏曰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祔廟者告新主之將入也祔而各立廟於其家則安用告若奉主以入諸祖父之廟是無故而祧人之祖也其孫之當祔者又將安祔乎○

附按記言祔于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非禮意也方先生駁之甚是或因疑其人將何祔曰大夫三廟大夫既不得祖諸侯亦則是諸侯之子始封為大夫者其人歿卽應為始祖而居祖廟更無可祔自不行此祔祭矣再世猶然王三世為大夫而始有祖之可祔此皆言諸侯之子為大夫者也若異姓為大夫則已有始祖與祖廟而祔禮自與當禮同但以昭廟穆廟言天子七廟則昭穆各三諸侯五廟則昭穆各二皆祔時在祖廟其後入廟時而祧者另為一祔若大夫則昭穆各一將祔于祖廟而異時入廟卽祧此廟王凡禮到此窮處必有不同者此類是也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人莫敢卑其祖也○疏曰祖雖賤而孫雖貴祔之不嫌若不祔是自尊而卑其祖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所生○疏曰祖姑三人謂舅之母有三人親者謂其生舅者言婦祔於姑則祔於生舅之姑也○張子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當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總績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筵几但管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三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

〇或問頃看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所生母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倘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朱子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為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〇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夫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則亦言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疑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其亦可矣〇今按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三人皆得入於廟則其中已二人是再娶者知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未詳耳朱子所辨正合禮經也〇附按朱子言當並祔合祭而喪服小記則云祔於親者或遂疑其已不並祔矣今詳小記之禮意是欲祔推其祔於所生非謂于祖姑三人而並不當合祭也且此在不祭王父之例若係孫祔于祖則三祖妣自是並祔合祭于義乃安而禮在他處亦未聞有祇配一姑之說況程子論凡配張子別繼室〇與是說盡凡祭不躐指祔說乃知朱子之言確不可易者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

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妻為大夫夫為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〇疏曰此夫為大夫時而妻死妻死後夫或黜不復為大夫而死而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黜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之牲也若妻死時夫猶未為大夫妻死後夫為大夫今之祔祭其妻則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大夫既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今夫死祔於其妻故注知是始來仕無廟者又若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則亦祔於其祖矣〇士祔於大夫則易牲不敢以卑牲祭尊大夫少牢也〇疏曰祭殤與無後者不云易牲而此云者本經前文是宗子家為祭不得同宗子之禮故殤及無後者依下人之貴賤禮從之此是士卑許進用大夫太牲但賤不祔貴而此祔者謂無士可祔則不得不祔於大夫猶下文云妾無妾祖姑者之易牲也〇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〇疏曰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當祔於高祖妾祖姑故云亡則中一以上今又無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也注云下女君一等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特牲妾則特豚〇以上六條喪服小記〇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未練祥據未祫以序於昭穆爾然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猶當為山川用也附當作祔〇疏曰禮孫死祔祖今明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祔於祖也禮祔在練前但云未練足矣而兼言祥者按文二年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則練時以先祖入於太廟之前其祔入高祖廟而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是祥後祫也故云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但祖祔祭之後即得祔新死之孫耳然王父雖祔未練無廟而孫得祔於祖者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〇雜記〇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其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得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〇疏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者解所以不自祭之義也已不得祭父祖而此諸親各從其祖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不得自祭也〇喪服小記〇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詳見喪變禮篇因吉而凶等〇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此兄

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其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〇疏曰明有父母之喪既練之後得祔兄弟小功之殤也凡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者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若成人合服大功其長殤則小功若成人小功其長殤則緦麻皆得着此三年練冠為之祔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祔在祖廟若小功兄弟之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當附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身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為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皇氏云小功兄弟為士從祖為大夫士不可祔於大夫當賤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為士故祔小功兄弟長殤於已祖廟故亦得通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宗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奧則曰陰童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為之立字必造字者以神道事之不可無名故也〇雜記〇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吉祭〇疏曰對虞時稱哀言疾檀弓虛為喪祭卒哭為吉祭祔在卒哭後故鄭以吉祭言之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尹祭脯也六夫士祭

無云鬺肯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記之者誤矣普薦鬺羹不稱牲記其異者今文洩爲醙○疏曰鄭知尹祭是脯者曲禮云脯曰尹祭也但彼是天子諸侯禮用脯號而特牲少牢但云用脯者雖前章饋尸有脯此又非饋尸故言記者之誤也前虞云敢用潔牲剛鬣注所謂牲號也按士虞禮及特牲皆云祝酌奠于鉶南則鉶在酒前而設此亦普薦在酒上故知是鉶羹但虞禮一鉶此云饋食則與特牲同二鉶故云普薦也不稱牲記其異者對祖廟等稱牲言此但記其異雖不說牲號有號可知也若然則記其異者嘉薦普淖溲酒與本記前文不異記之以普薦與前異欲言普薦在普淖後溲酒前故并言其次矣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欲其祔合兩告之○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疏曰注兩告之謂告死者日適爾皇祖某甫告皇祖日隮祔爾孫某甫也曾子問云無遷主將行以幣帛爲主命故言此大夫士或用幣以依神而告乎○士虞記○卒哭章內有祭稱孝子孝孫脯日尹祭兩條爲此條通用當五考○今按卒哭有饗辭此祔禮既有尸則勸尸亦合有饗詞按卒哭饗辭注云祔及練祥皆同但改哀爲孝耳則其詞宜云孝子某圭爲而薦之饗附所見于此練祥禫同○父母之喪

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詳見喪服變除篇並有喪服章○練章內父母之喪將祭一條爲此條通用當五考○祔練曰告此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與膳也○疏日以祭胙告君子使知已祔祥而已○少儀○朋友虞祔而已詳見喪通禮篇主後章○朋友虞祔而退詳見弔禮篇會葬章

右祔第二章凡三十四條○又章下凡二條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期而神之人情○檀弓○殷練而祔練通用○尹氏卒不祔于姑詳見喪大記上篇命赴章下

期而小祥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疏曰祔後至十三月爲小祥引檀弓以證小祥是祭故有肉○士虞記○期而練○十三月而練以上詳見喪服義篇○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爲母也○雜記○凡卜筮日喪事先遠日詳見士喪禮篇卜筮章○大祥通用○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詳見喪服變除篇練筮日筮尸變服章○大祝練筭國事見上祔章○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詳見喪通禮篇主後章○大祥通用○主妾之喪則練使其子主之見上祔章○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練則告詳見士喪禮篇命赴章下○凡喪小功以上非練無沐浴見上祔章○練而慨然詳見喪通禮篇哀戚章○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詳見喪服變除篇練受服除服章○練主用栗○吉主於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以上三條詳見喪大記下篇作主章下○今按作主之說已見喪大記又按張子曰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者之主而告以將遷于此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此至子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于

其廟按橫渠之說如此鄭注亦然既因練而遷則必易檐改塗而後遷疏乃謂壞廟在三年則夫之矣但練雖遷主於廟祭訖復反主于寢詳見祔章明日以其班祔注文當考○卒哭章內祭成喪者必有尸以下二條又庶人以下主祭以大夫父祭稱孝子孝孫並爲此條通用當五考○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期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疏曰以虞祔之祭非常今一期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故祝辭異也斯而祭禮也喪服小記文注云此謂練祭○士虞記○祔章饗辭爲此條通用詳見祔禮注當五考○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疏曰小祥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嚌之衆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啐之以其差輕故也若大祥則主人受賓酢之時啐之至衆賓兄弟皆可飲也知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今大祥祭何得唯啐之而已蓋受尸酢神惠爲重雖在喪亦卒爵也鄭注曾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故知大祥之祭旅酬之前皆爲之也○雜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

哭於宗室○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以上三條詳見喪通禮篇居處章○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詳見喪服篇斬衰章○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詳見喪通禮篇居處動作二章○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詳見喪通禮篇居處章○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以上詳見喪變禮篇弔章○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詳見喪服變除篇並有喪服章○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散等栗階為新喪略威儀○疏曰不待死葬後者兄弟輕故始殯後便可行吉祭然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以吉凶不相干

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下吉尸柩至凶故不相干其虞祔則得為之矣若喪柩之即去者則亦祭不待三月可知也祭猶謂二祥祭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祥祭宜涉級於時為有兄弟之喪故小成儀而執事助祭者亦栗階也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之虞祔而行父母二祥祭與執事者同散等○雜記○此條祔後大祥皆通用○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詳見喪變禮篇並有喪章○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再祭練祥也○詳見喪服變除篇久不葬服章○殷祭以下二條大祥通用○祔練曰告見上祔章

右練第三章祔章下有殷練而祔為此章通用當互考○凡三十一條○又章下一條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疏曰主人練祭謂小祥祭也旅謂旅酬故奠無尸奠不致爵至小祥須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也此皆謂喪事簡略於禮未備故也按奠所以無尸者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上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按士虞禮賓三獻尸尸卒爵祝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特牲云尸止爵之後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又主人降洗爵致爵于主婦所謂致爵也注云但得致爵于賓者謂主人降阼階升酌西階上獻賓及衆賓又主人洗觶于西階前北面酬賓也按主人獻畢賓乃坐取主人所酬之觶於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受觶於西階前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小祥不旅酬者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觶不行旅酬之事也若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觶各于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算爵也大祥無無算爵者大祥僅得行旅酬以其漸漸備禮故云禰吉仍未絕吉也昔者魯昭公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爵而行旅酬故曰非禮也大祥須吉應行旅酬今孝公不然故亦曰非禮○曾子問

又期而大祥又復也○疏曰此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故云復期也○壬虞記○父母之喪三年而祥○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以上詳見喪服義篇○附靈臯方氏曰親喪外除中月而禫則其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何也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以二十五月之始禫以是月之終是謂中月而禫是謂二十五月而畢兩○期之喪十三月而祥雜記○練章內有喪事先遠日一條為此條通用當互考○大祝祥掌國事見上祔章○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祥則吉詳見上喪禮篇命赴章下○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祥使其子主之練章內有大功者主人之喪為之再祭為此條通用當互考○非祥無沐浴以上見上祔章○卒哭章內有祭成喪者必有尸二條庶人圉人遺人及祭從生者三條祭稱孝子孝孫一條皆為大祥通用當互考○曰薦此祥事變吉祥事亦是常事也○壬虞記○祔章資辭為此條通用詳見祔禮注當互考○自諸侯達諸士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見上練章○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詳見喪服變除篇並有喪

服章○練章內有父母之喪將祭又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又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二條皆爲大祥通用當互考 ○祥而廓然 詳見喪通禮篇哀戚章 ○既祥黝堊 詳見喪通禮篇居處章 ○又期而大祥有醯醬居復寢素縞麻衣 詳見喪通禮篇飲食居處二章及喪服變除篇大祥除服章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疏曰祥大祥也外中門外即寢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內中門內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故門內不復哭也○喪大記 ○祥之日鼓素琴 詳見喪服義篇 ○喪復常讀樂章 疏曰謂大祥除服之後樂章樂書之篇章謂詩也○雜記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 詳見喪通禮篇勤[illegible]章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詳見喪變禮篇因凶而吉章○附朱子語類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于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右大祥第四章 凡十九條○又章下凡五條

○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見上練章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 哀未忘也 十日而成笙歌 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疏曰此笙歌之聲音曲諧和也先彈琴後笙歌者由彈以手手是形而在外故曰除由外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 見於孔子 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樂由人心 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作起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雖情異善其俱順禮 ○疏曰按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者當以家語及詩傳爲正以子夏喪親無異聞未必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云孝哉閔子騫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 笑其爲樂速 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 爲當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故抑子路以善彼 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又復也○疏曰祥謂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按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 饋遺也 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彈琴以散哀也○以上四條檀弓

中月而禫 禫大感反○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間間廁之間下同○疏曰鄭以與大祥間一月故云二十七月徙月樂二十八月復平常正作樂也禫月得無所不佩又於禫月將鄉吉祭得樂懸故云澹澹然平安意也但至後月乃是即吉之正○士虞記○疏曰檀弓云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其下文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閒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

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而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謂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豈亦不伸而祥禫異月乎假令月而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按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中年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祥而縞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于是祥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言是月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又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樂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若八音之樂爲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朝祥莫歌雖非樂歌而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爲樂速也至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而言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原非謂喪之正也且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

朞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祿喪之大祥斷也又廟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又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月中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必云二十七月也按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似禫後卽許作樂者然大記謂禫後方將作樂以釋內無哭者之意原非謂卽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蓋間傳所云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若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是禫月値四時而吉祭之外乃爲之其祝辭猶不稱以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今按疏文所辨禫祭月日正讀禮者所當考原繫於孟獻子縣而不樂之下今移於此庶學者易於檢尋也○附鬵鼎方氏曰祥而縞是月禫從月樂二十四月期盡以二十五月之初舉大祥之祭是月之末舉禫祭過是月而樂作如此則與二十五月而畢及中月而禫皆不相背晉人既祥而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踰月可歌則亦可樂矣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蓋禫而樂者禮之常故孟獻子縣而不樂孔子以爲加于人一等也○附按勉齋黃先生于後喪服圖式篇禫服圖裁朱子說三條問中月而禫朱子曰中月而禫猶曰中一以上而祔漢書亦云間不一歲卽鄭注虞禮爲

是故杜佑亦從此說但檀弓云是月禫從月樂爲不同耳今既定以二十七月卽此等不須瑣細如此尋討枉費心力但于其開自致其哀足矣又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從月樂之說爲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爲當又曰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從月樂今詳疏引論語子於是日哭謂是月禫與之同者其解非是蓋論語是日哭文雖無所承然是祿對下句不歌言卽是指定其不歌之日也既屬起下則與承上者亦體異而意同但此惟無上文可承其神乃是指定下文若記文是月禫之上緊接祥而縞何則是月卽爲祥之月明矣豈有既緊承上文用是字而又謂其意在下句與上各自爲義者乎且下句又言從月已非上文是月所能包舉疏亦未免強解矣故朱子之解是月與之適別

○爲父母妻長子禫

目所爲禫者也○疏曰目所爲禫者謂此一人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文有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爲慈母亦不禫故不言之妻爲夫亦禫也但記文不其○附按記文不言庶子則此條原非庶子之禰不言爲慈母爲夫者只是大與舉出數頃耳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妾子父在厭也

○宗子母在爲妻禫

宗子之妻尊也○疏曰此論宗子妻尊得爲妻伸禫之事宗子爲百世不遷之宗賀瑒云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

禫若父沒母存則爲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雖長[illegible][illegible]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章尊常之禫謂杖章之內居廬必禫若別而言之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按小記竊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其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爲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爲妻以杖卽位鄭云庶子爲妻然父在爲妻猶有其杖則父沒母存有杖可知此是杖有不禫者也小記又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爲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亦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爲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特明得禫也○以上三條喪服小記○附按疏引賀循之說前謂庶子父在爲妻杖後又謂母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爲妻杖似自矛盾矣今詳父在適子爲妻不杖則父不在而杖可知設若母在不杖則當兼母言而云父母在爲妻不杖矣輙玩此節之義似如賀瑒之說乃俱可通而注與賀循及後之疏說皆非也○又按喪通禮拜洪章雖有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之文而疏謂不杖屬父在不稽顙爲母作則不杖仍單就父言

○期之喪十五月而禫

見上練章○虞祭章下有天子諸侯之喪

不斬衰者不與祭一條卒哭章內有祭成喪者必有尸二條庖人固人籩人及祭從生者三條祭稱孝子孝孫一條文祔章饗辭皆爲此條通用當互考

○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御厚味

○禫而牀

以上閒傳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疏曰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値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不然則踰月吉祭乃復寢也按閒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而義別故注云不復宿殯宮○喪大記○附鬵鼎方氏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何謂也喪記言寢者三既練舍外寢謂堊室也又期而大祥始復寢平日之外寢齊與小喪之所次也惟吉祭而復寢乃燕私之寢耳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大祥復外寢則婦人可從而與執事矣而未吉祭不忍復其燕私之居孟獻子禫此御而不人未吉祭故也寢則未復而使婦人與執事何也廢心必以久而平常之道必以漸而復先王知孝子之情不可使脫衰而御內而邪惡之民欲動情勝而不能自止也故檏其節會制以文理而使自循省焉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亦此義焉爾自注云鄭氏謂從御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皆非也大祥居外寢

齊衰所夫無御婦人之道既卒哭諸侯服王事大夫服國事○禫既練諸侯謀國事大夫謀家事豈待既禫始從政御職事哉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見上祥章）○是月禫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疏曰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又言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爲也必既禫始得備樂而在心猶未忘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檀弓○附健菴徐氏曰期喪有禫謂父在爲母及夫爲妻也其祭之儀節不與三年之禫同乎異乎然禮言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既備此三者之節則必做三年之禮行之矣是禮也自周至梁陳皆守而不變逮隋牛弘始廢十一月之練而祥禫猶如故至唐高宗世易母之期服以三年於是母喪無期服因無期服之祥禫而妻喪之祥禫亦廢矣古人之論妻服也謂彼以父服服我我故以母服報之誠哉是言也後世妻服無祥禫之制則妻喪竟等於諸期喪而與古禮大異矣○附按注疏于是月字未能解明則徙月亦游移而無定時矣朱子之解已見章首中月而禫條）

右禫第五章（凡十一條○章下一條）○又○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疏曰此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于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不然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檀弓）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辭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妃音配非反○疏曰謂禫月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于廟行四時之祭而猶未得以某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言猶者如祥祭以前不以妃配也按禮記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則大祥之祭仍從喪事先用遠日下旬爲之又按此禫言澹澹平安得行四時之祭則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爲之若然二十七月上旬行禫祭於寢當祭月即從四時祭於廟亦用上旬爲之故經于是月而言吉祭也引少牢禮者證禫月吉祭未配則後月吉祭如少牢配可知○士虞記○附按是月吉祭與是月不吉祭對言非謂其必吉祭也且所謂喪事先遠日者乃就卜言若卜遠日而不從則由遠而漸近似亦難決定是下旬爲之）○吉祭而復寢（見上禫章）

右吉祭第六章（凡二條○又章下凡六條）○又○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有疑于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殺音試○春秋）○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不殯于廟謂將葬不以殯過廟據經有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爲不得致也○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之禘以審昭穆也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于大廟故詳書以示譏○闋苦穴反○春秋）○夏吉禘于莊公速也（春秋左氏傳）○其言吉何（據平時禘于大廟不書吉）言吉者未可以吉也（都未可以吉祭經于莊公而衆重者也不書禘莊公于大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今言禘于莊公且加吉則于莊公不當亦明大廟皆不當）曷爲

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數所主反祫音洽）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莊公薨于三十二年八月至閔二年五月已涉歷三年矣然實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至再期恩倍實數已入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而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則可不譏○附按上章首條朱子言喪禮只二十五月此則注言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者其斡旋皆失傳文之本旨並使實以實字不得明曉矣）其言于莊公何（據不書莊宮言）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與託始同義○疏曰注云經于莊公舉重者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有善惡者乃錄而美刺之今既舉重待書莊公又不書於大廟者嫌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則大廟便可禘矣故曾不當禘言故如是立文然莊公卑於始祖而言舉重者謂在三

年之內最不宜吉非謂莊公尊于始祖也○春秋公羊傳○附按此全條注詞意有未達者畧爲通徹之○吉禘于莊公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疏曰言禘於莊公即是爲莊公立宮而不擇宮者莊公廟雖立訖而公服未除故也然文二年亦喪服未終而大事于大廟不言吉者其譏已明也言大事者秋祫而物成其祀太故傳云大是事也者祫當是也又按范畧例云宗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怨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廟五也文著祫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今知此必於大廟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也其禘祀之月主廟杜預之徒皆以二十五月除喪即得行禘祭鄭玄則以二十八月始服吉嘗即祫于大廟明年春始禘於羣廟今范云三年喪畢禘于大廟必不得與鄭明年春禘于羣廟同其除喪之月或與鄭合故何休注公羊亦以除喪在二十七月之後也注云方者始至之辭此實二十二月而云方者未盡其喪月也○春秋穀梁傳

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疏曰告王當避此二事○周禮春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詳見練章○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詳見喪禮義篇忌日章○禮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右忌日第七章凡四條○又章下一條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詳見喪禮義篇忌日章

李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八

東琊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喪服補第六十八凡十二章

喪五服禮制儀禮本經所其諸條外有未盡事例喪禮六今依經中服目采集其未是者各若子條編爲一篇所采有五有見本經傳記者如父卒而後爲祖後者服斬之類是也有見它記者如祖父卒爲祖母後者三年是也又也有見註疏者如天子諸侯父在爲祖斬衰無期是也又有心喪有弔服悉類而分之以補經文之闕○附按此篇舊名君服今改爲喪服補者以前既有喪服篇且與後篇之喪服變除喪服制度喪服義皆一例也○又按此篇既

皆爲前喪服篇經文內所無則所謂五例者心喪與弔服二例固在最後三章矣若前三例一爲本經之傳一爲本經傳之註疏外此則皆見于他書今欲細別故雖詳見某某者乃載書名與別篇不同且逐條詳載不用以上例亦與常例有異也

補

父卒爲祖後者服斬詳見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傳○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喪服小記○詳見斬衰章君條下○女爲父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既練而反則遂之喪服小記○詳見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條下○又按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疏云天子諸侯父在爲祖皆斬[illegible]無期○疏又云爲曾祖後者服斬衰○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illegible]云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仍爲父不降斬衰三年○又斬衰章諸侯爲天子條下爲天王斬衰疏云諸侯諸臣[illegible]爲王斬衰○又斬衰章君條下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疏云[illegible][illegible]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謂誠民之傳不可以本親輕服[illegible]之

○又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下爲王后齊衰○疏云士爲國君斬衰○疏又云大夫之適子爲君如士服斬衰○疏又云天子卿大夫適子爲天子服如士服斬衰○已上八條經傳之文不具今據疏附見於此以補斬衰之缺下補齊衰三年至補總並同○附按上引斬衰章疏云諸侯諸臣皆爲王斬衰一條今詳諸臣但言天子圻內之諸臣也若諸侯之大夫爲王服云爲天子總衰實乃七月耳不在此斬衰之例可知

右補斬衰第一章凡三條

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喪服小記○詳見不杖期章祖父母條

○爲所後者之妻若子詳見斬衰章爲人後者傳

○女爲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既練而反則遂之見上補斬衰章○又按不杖期章祖父母條下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疏云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沒祖母亡亦爲祖母三年○總衰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注云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注又云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疏云天子之女嫁于諸侯諸侯之女嫁于大夫仍爲母齊衰三年○已上見於注疏者凡四條

右補齊衰三年第二章凡三條

爲所後者之妻若子詳見斬衰章爲人後者傳○又按不杖期章祖父條下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反者三年注云祖父在適孫爲祖母服如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注又云不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爲妻注云大夫之庶子爲妻杖期○又云大夫之適子父沒後爲妻杖期○已上見於注者凡三條○附按爲所後者之妻若子已見上章矣此複出者謂父在爲母服也

右補齊衰杖期第三章

司服凡喪爲王后齊衰周禮春官○詳見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下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服問○詳見斬衰章諸侯爲天子條下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雜記○詳見斬衰章君條下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服問○詳見斬衰章君條下

○女未練而反則期喪服小記○詳見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爲三年條下

○世子爲妻與大夫之適子同喪服小記○詳見不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爲妻條下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服問○詳見喪服義篇○又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傳注及昆弟注並云爲姑姊妹在室亦如之爲衆子注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按姑姊妹女子子服經無明文見于注疏者有此三條蓋姪之爲姑兄弟之爲姊妹父母之爲女子子其服如此則在室姑之爲姪在室姊妹之爲兄弟在室女子子之爲父母及其餘親其服並當與男子同○齊衰杖期章妻傳注云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王爲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皆齊衰出周禮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注本注云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疏云服弁于上下交不類者以是喪服故變其文也天子諸侯絶傍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妻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爲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者以其正服齊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爲適子斬衰其爲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玄謂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又按喪服傳

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不之與濮高皆庶人起爲天子蓋亦不臣諸父見弟而有服也○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條下爲王后齊衰疏云諸侯諸臣皆爲王后齊衰○疏又云士爲小君期○疏又云太子君服斬臣從服期○疏又云大夫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期○疏又云天子卿大夫適子爲王后大子如士服期○斬衰章君條下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疏云兄弟俱作諸侯則各依本服不杖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了注云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又大功章適婦條下適婦不爲舅後者注云凡父母於子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不杖期○已上見於注疏者凡十二條

右補齊衰不杖期第四章凡七條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詳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條下記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若子詳見斬衰章爲人後者傳○又按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疏云高祖齊衰三月○斬衰章君條下外宗爲君之人猶內宗也注云內宗五屬之女嫁於庶人從爲國君齊

三月○齊衰三月章庶人爲國君注云天子畿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又繐衰章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疏云圻內爲天子齊衰三月則圻外之民不服可知○已上見於注疏者凡三條○附按圻外之民有服疏所據齊衰三月章庶人爲國君之注未達制禮者之意也說見繐衰章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

右補齊衰三月第五章凡二條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喪服不杖期章○詳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條下○公

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叔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子游曰其大功乎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疏曰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而鄭意以爲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蓋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則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按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焉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母出則爲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遂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焉昭難王肅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爲從繼父而服非也

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檀弓○今按魏明帝景初中尚書祠部問同母異父昆弟服幾月太常博士據子游鄭注大功九月高堂崇云聖人制禮外親正服不過緦殊異外內以明理也外祖父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緦服而已外兄弟異族無屬疏於外家遠矣故於禮序不得有服若以同居從同爨服無緦章云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此實先賢之過也○附蓋方氏曰絕族無移服故出妻之子於外祖父母無服況異父之兄弟乎公叔木狄儀之問諸夏二子之答乃記者之失其傳爾○附按今按中[illegible][illegible]章[illegible][illegible]疑是夏字之誤○齊穀王姬之喪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妻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疏曰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爲之主者卒之也穀梁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天子無服者以尊卑不敵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按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若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寧之理故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但大功耳熊氏以爲服期非也按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檀弓○又按不杖期章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注云大夫適子爲庶昆弟大功○注又云庶昆弟相爲亦大功○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注云君之庶女子在室大功嫁於大夫亦大功○大功章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注云適子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大功○又大功章庶孫疏云女孫在室大功○又司服疏云天子諸侯爲適子之婦大功○已上見於注疏者凡六條

右補大功第六章凡三條

適婦不爲父後者則姑爲之小功喪服小記○詳見大功章適婦條下○爲所後者之妻之父母若子詳見斬衰章爲人後者傳○又按大功章適婦條下適婦不爲舅後者注云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如庶婦小功○又周禮司服疏云天子諸侯爲適孫之婦小功○已上見於注疏者凡二條

右補小功第七章凡二條

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服問○詳見喪服義補○爲所後者之妻之昆弟若子詳見斬衰章爲人後者傳○爲所後者之妻之昆弟之子若子詳見斬衰章爲人後者傳○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從才用反二夫人音扶爲于僞反○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疏曰以下文云同爨緦故知同居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甥居舅氏之家見此事而非之也或曰同爨緦爨七亂反○以同居生緦之親可○疏曰甥既謂非禮或人以爲於禮可許既同居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此皆據緦麻之正者非指弔服凡弔服不得稱服記云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則友有弔服而稱無服故知此相爲服非弔服也○疏見○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疏曰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賤故大夫爲貴妾緦是別貴賤也士妾賤無子則不服也○喪服小記○改葬緦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言改

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歛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疏曰按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云如大歛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大歛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牲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大牢可知又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輁軸大夫已上用輴不用蜃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惟據極重而言餘無服也不言妾爲君以不得體君差輕故也不言女子子嫁人外成在家又非常若諸侯爲天子諸侯在畿外差遠改葬不來故亦不言也君親死已多時哀殺已久可以無服但親見君父尸柩故制服以致哀而皆服緦也葬時服之及其除也亦法天道一時故三月也若然鄭言三緦衆痛極者而言父爲長子子爲母亦與此同也○喪服記○今按通典漢戴德云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親王肅云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肅又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免葬而除不待有三月之服也非父母則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

○莊公三年夏五月葬桓王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緬亡善反遠也

○疏曰緦者五服最下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徐邈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也○春秋穀梁傳○又按喪服小記以五爲九疏從父昆弟之孫緦麻○疏又云兄弟之曾孫緦麻○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注云夫之從祖祖父母報緦麻○注又云夫之外祖父母報緦麻○又按凡言報者皆兩相爲服以上文注夫之外祖父母報推之則外祖父母爲女子子之子之妻緦麻○又以上文注夫之從祖祖父母報推之則兄弟之孫婦緦麻○已上見于注疏者凡六條○附按疏解葬桓王條言改葬之禮緦而天子諸侯則不緦也故言平時猶易服而葬況於改葬之緬者

右補緦第八章凡七條

五世祖免大傳○詳見喪服義篇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文王世子○詳見弔禮篇弔章

右補五世祖免第九章凡二條

事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檀弓○詳見斬衰章父條下○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學記○詳見學記篇鼓無當於五聲條○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疏曰禮喪師無服門人絰者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故特加喪禮注加麻謂絰與帶皆以麻爲之又喪服記云朋友麻鄭云朋友相爲服緦之絰帶是也但[redacted]論云爲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凡弔服唯有弁絰皆無帶也周禮司服及服問亦但云弁絰不云帶其朋友之服諸侯及大夫等則皆宜喪故鄭注喪服云朋友之相爲服則士弔服也既待云士弔服明諸侯及大夫等皆用之上弔服唯此加緦之絰帶爲異耳然鄭於朋友麻既往云服緦之絰帶又本記下文子游襲裘帶絰而入鄭注云所弔者朋友是朋友之相爲加帶凡朋友相爲者雖不當事亦弁絰故下文云羣居則絰是也○檀弓○今按朋友服疏云三衰絰帶同有當互考○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爲師也出謂有所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居則絰出則否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檀弓○今按家語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附按注是先將羣字對孔子言乃以居則絰出則否六字對上文言家語即同此說

○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任平聲○朱子集註曰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孟子○程氏遺書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附嚴陵方氏曰師之服不見於禮經何也古者自閭以達於國皆有師以課術業稽勤惰曰師曰弟子有乃有司之事守爾雖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道之足以稱此者鮮矣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蓋前此未之聞也記曰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蓋以孔氏之門人若喪父而無服耳周官調人之職曰師長之讎視兄弟交嚴如父或齊於長而比之兄弟以義爲衛可以自擇矣自凡乃有苟之事守句下云其○時有久近業有大小教有精粗誼有疎密故其服不可得而制

孔子葬於魯城北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此條未詳何書○今按齊衰杖期章

父在爲母傳疏云父在爲母杖期心喪三年○已上見于疏者一條

右補心喪三年第十章 凡六條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疏曰哭嫂與叔爲位并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麻是緦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加弔服之麻不爲之袒免故云無服者麻也麻謂緦之經逸奔喪禮爲其男子謂族姑姊妹爲族姪族兄弟服其婦人謂族姪族兄弟服其族姑及姊妹皆至既降而無服然女之子男男之子女皆無服而加麻○奔喪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而無慎乎 喪服傳○詳見大功章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條傳 ○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檀弓○詳見喪服義篇○程氏遺書曰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之屬也叔母伯母之服與兄弟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之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附嚴陵方氏曰嫂叔無服何也先王制禮使人知自別於禽獸故當以禽獸之道閑之嫂叔不通問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大爲之防而亂之生比由於此此亦知聖人憂世之深也○附按記言推而遠之方氏專不通問以及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蓋先王制禮其于男女之別誠防之至矣但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兄弟未嘗無服似當以程子之發明喪服傳說者其義爲正

○朋友麻 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檀弓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弁經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經[redacted]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者侯也朋友之相爲[redacted]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庶人不爵弁則其冠素委貌○疏曰據下文朋友皆在他國加袒免今在國相爲弔服麻經帶而已緦是五服之輕爲朋友之經帶約與之等故云緦之經帶也服弔服者以其不在五服故引周禮弔服之事證此朋友麻實爲疑衰按周禮司服錫衰緦衰疑衰其首服皆弁經文按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是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也當事則弁經者以天子常弁經故諸侯及卿大夫當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經非此時則皮弁辟天子也又士卑無降服嘗以緦爲喪服不得復將緦爲弔服故向下取疑衰爲弔服也舊說及或曰者以士弔服無文故有二解然鄭引論語破之何朝服之有乎朝服亦不合首加素委貌且布上來下近天子之朝服又不言者所加故注總破二者而云此服實疑衰也又諸侯者皮弁以辟天子此諸侯之士不著疑衰而用素裳又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即士弔服疑衰而素裳是鄭正解士之弔服至庶人不言其服則白布深衣也以此爲庶人常服又未成服以前尊卑皆服之故庶人得爲弔服也凡弔服但云素弁環經不言帶按此注明言服緦之經帶則三衰經帶同有可知至弔服之除按雜記云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知未吉則凡弔服亦當依其節並與緦麻同三月除之爲士雖比殯不舉樂亦當既葬而除矣○喪服記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謂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疏曰朋友或共遊學皆在他國而死者每至可袒之節則爲之袒而免與宗族五世袒免同鄭云無親者以其有親入五服今言朋友故知是義合之輕無親者也統孤在外明爲之作主可知凡喪至小斂節主人素冠環經以[illegible]斂[illegible]訖投冠括髮將括髮先祖乃括髮括髮據主人齊衰已下皆以免代冠以冠不居肉袒之禮故也又以在外爲無主與之爲主今[illegible]主若幼不能爲主則朋友猶爲之未止大功爲主者爲之再祭謂練祥朋友輕爲之虞祔而已以其又無大功已下之親此朋友自外來及在家皆得爲主虞祔乃去○喪服記○今按注云無親謂在宅邦無骨肉之親故朋友爲之主非謂朋友是義合之輕無親者也疏說非是○又按斬衰章君傳疏云士無臣故侯隸等爲之弔服如麻○已上見于疏者一條

右補弔服加麻第十一章 凡五條

問服 凡弔事弁經服 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經大如緦之經其服錫衰緦衰疑

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外則變其冠耳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弁而加環經卽弁經服○疏曰以弔事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也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爲弁經之弁其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爲之故云如爵弁而素又凡五服之經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經卽與絞經有異矣謂以麻爲體又以一股麻爲體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經加於素弁之上故言加環經也弔服環經大小無文但五服之經緦經最小弔服之經約亦不過之故云經大如緦之經也其服錫衰緦衰疑衰者據後文陳三等弔服錫衰以下而說也變其冠者不言君言諸侯則是弔異國之臣法不著弁經而著皮弁耳國君於其臣弁經者服問云當事則弁經是也他國之臣則皮弁者喪服小記文也凡弔服天子之服後文具矣其諸侯弔服亦應三衰俱有但所用據文唯有服問云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其用緦衰疑衰則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以於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也按士喪禮注云君弔必錫衰者蓋士有朋友之恩者加之與大夫同用錫衰耳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緦麻則不得以緦衰爲弔緦衰既不弔明疑衰亦不可故以錫衰爲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凡弔服皆既葬除之其大夫妻亦與大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服問云稱其妻出則不服與大夫小異耳○周禮春官○庶人弔服見上朋友麻疏

○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周禮夏官○詳見喪服制度篇弁經之制章

○凡弁經其衰侈袂雜記○詳見喪服制度篇錫衰緦衰疑衰之制章

○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周禮春官○詳見喪服制度篇錫衰緦衰疑衰之制章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紂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聞著弁經聞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也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錫思歷反○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疏曰此明君爲卿大夫之衰

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而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君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啟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大夫當爲亦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經是也大夫於士雖當事亦皮弁也若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但不恒若以居而餘事之出則不服也其當殯斂之事亦是弁經○服問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必免者尊人君爲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疏曰皮弁錫衰者此有二種一云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自弔已臣則素弁環經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皮弁一云此亦爲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爲重服爲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啟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爲免以尊重人君之來故也然必免謂大功以上小功以下則否未成服謂未括髮未散麻帶經之屬士喪禮既殯三日成服○喪服小記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疏曰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於此時遭兄弟之輕喪緦麻亦著弔服弁經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經也兄弟之緦麻大夫降一等雖不服然以骨肉之親不可以妻子未服而往哭之○雜記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疏曰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身著錫衰首加弁經若未成服與殯亦加弁經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身亦皮弁服而弁經至主人未小斂則吉服而往並不弁經也○雜記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治其縷哀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哀在外也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疏曰但言麻者以麻表布之縷也又云錫十五升抽其半者以其縷之多少與緦同錫謂不治其縷治其布以哀在內若緦則治縷不治布哀在外以王爲三公六卿重於諸侯故也君及卿大夫弔士士輕無服弁經之禮有事無事皆皮弁若然文王世子注諸侯爲異姓之士

疑衰同姓之士緦衰今言士與大夫文同錫衰則與士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婦人弔之首服無文本記下文女子子爲父母卒哭折吉笄之首此弔服如用吉笄無首又男子冠婦人笄相對婦人喪服又笄總相對上注男子弔用素冠故知婦人弔亦素總也○喪服記○附按十五升抽其半五字衍爲四字之誤說見喪服制度篇錫衰緦衰疑衰章弔服條〇羔裘玄冠不以弔朱子集註曰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〇論語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家語子貢問〇今按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注云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檀弓注據養疾者言之今家語所載孔子答子游之言蓋弔者言之文同而意則異〇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夫夫上音扶下如字〇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

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〇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按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是也〇檀弓〇衛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疏曰主人既小斂出絰反哭與子游前裼裘弔朋友同也此雖不云帶然凡單云絰則知有帶猶喪服云苴絰檀弓云爲師二三子皆絰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絰皆是包帶之文〇檀弓〇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以季氏無禮故已亦不成禮〇附按以已之禮而正人之無禮者聖人也今注謂以季氏無禮故已亦不成禮者恐非所以言聖人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家語曲禮子貢問〇今按春秋左氏傳云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〇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髽側瓜反臺駘上音胡下音臺〇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玄纓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〇纚所買反黑縮韜紒〇疏曰士妻弔服無文上弔服疑衰素裳故以士妻弔服爲疑衰知弔服夫妻同者以喪服大夫命婦俱以錫衰弔故也吉笄無首素總大戴礼文〇檀弓〇纂詳見喪服制度篇婦人笄總髽制章

右補弔服第十二章凡十六條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四十九

東甌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啓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喪服變除第六十九凡二十七章

喪禮七　喪服大目具於本經詳於本記其服制重輕大凡累裝所有節目繁細難以悉收條附於下今依喪禮始終之節爲經以五服常變之制爲緯取各經傳之散見者條貫錄之該以喪服變除名篇

補

疾病男女改服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喪大記○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

主其喪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爲之主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疏曰謂已先有喪服養疾之時則不著也養者若於病者無親疾時雖養死不得爲主今爲主故知於死者有親也如素無喪服謂身雖先有服養時去之今疾者身死已既爲主即當依服不服已先有之服也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爲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爲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疏曰若本有喪服今來爲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所以然者已是死者親屬當病時不得來爲養未經變服故今之來不易已之喪服也然已身既與死者有親則或先有服或無服皆至三日成服而服其服也若先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爲一成服而易前服若新死重則亦服新服也或身本吉而來爲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附按記文人之喪三字連與下已之喪對舉主字頓斷作活字用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尊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疏曰易服謂易已之喪服○喪服小記

右疾病改服第一章凡二條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詳見喪禮義篇備吉喪禮章○附按此篇自此條以下舊本多已錄注疏而又言詳見者間有重錄注疏又未言詳見者今將注疏一概刪除以從先生之常例說見喪服制度篇弁絰之制章○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音亦○疏曰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檀弓○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詳見喪變禮篇因吉而凶章○巾車王之喪車木車蒲蔽犬䄙尾櫜疏飾小服皆疏詳見喪服制度篇喪車之制章

右始死變服第二章凡四條○今按喪服小記疏崔氏變除云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是也其婦人則去纚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知不徒跣不扱衽者問喪文知去纚者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纚知著白布深衣者曾子問云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其齊衰以下男子婦人皆吉屨無絇其服皆白布深衣知者鄭注喪服變除文又曰始死以

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又按崔氏云始死婦人去纚而紒鄭注士喪禮爲證今考鄭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並無去纚之說乃知崔氏所得儀禮注本偏却笄而纚至骨笄而十字遂誤有是說當改正○又按崔氏云始死以後小斂之前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按喪服小記云將小斂去笄纚著素冠視斂二說不同恐當以小記去笄纚著素冠視斂之言爲正○又按通典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衰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孫爲祖父後者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爲父同父爲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笄纚不徒跣不食粥餘與子爲父同妻爲夫妾爲君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齊衰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父卒爲繼母君母慈母孫爲祖後者父卒爲祖母以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祖母以下妻以上與父卒爲母同母爲長子妻爲君之長子皆不笄纚徒跣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爲母始死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爲母同也○齊衰杖期者父在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爲出母慈母繼母君母自天子達於士父卒爲繼母嫁及繼母報繼子以上並與父在爲母同夫爲妻始死素冠深衣不笄纚不徒

既女子子在室爲母不徒跣不扱上衽○齊衰不杖期者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哭踊無數餘應服者並同○齊衰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其餘應服者同女子子適人者爲曾祖父母素總餘與男子同○大功親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成人九月從父昆弟之喪與殤同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其餘與士同從父昆弟相爲服同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哭泣飲食思慕以上並猶期也天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王後者諸侯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卿大夫者與士之爲姑姊妹適人者服同天子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者爲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始死素總○小功五月無受服者始有叔父下殤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白布屨無絇天子諸侯大夫爲適子適孫玄孫以上並下殤不爲次飲食術爾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子昆弟之子夫昆弟之子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夫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爲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

母爲孫以上並長殤與叔父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爲昆弟姪之殤與從父昆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母之喪與下殤小功服同餘應服者並同○緦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絇婦爲夫曾祖父母異於男子者以素總也○鄭玄云子爲父斬衰始死笄纚如故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不徒跣爲次於內臣爲君不笄纚不徒跣餘與爲父同女子子嫁及在父室者及妻爲夫妾爲君不徒跣不扱上衽發胸拊心哭泣無數髽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爲長子齊衰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退在室父卒爲母與母爲長子同齊衰杖期者父在爲母不徒跣哭踊無數爲曾祖父母始死哭泣三日爲舊君之母妻與爲曾祖父母同

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詳見士喪禮篇襲飯含章

右飯含變服第三章今按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衰三年之服尸既襲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屨之飾如刀衣鼻繩連以爲行戒喪無飾速速故無絇妻爲夫妾爲君尸既襲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屨餘與男子同○齊衰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尸既襲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女子子在室父卒爲母尸既襲素總○齊衰杖期尸既襲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齊衰不杖期者始有祖父母之喪尸既襲無變○鄭玄云子爲父斬衰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散帶○股音古還直連反○疏曰環絰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貫賤悉得加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絰是周遍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也又鄭注弁師云環絰者纏而不糾大夫以上素爵弁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則其子弁絰明矣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絰○雜記○今按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出戶袒乃投其冠括髮子游嗤其不知禮疏云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於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失哀節故子游嗤之以此推之則小斂之時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加環絰可知及至大斂子亦弁絰○又按鄭注環絰之末有散帶二字既馮尸主人絞帶條下孔疏亦云小斂於戶內訖主人袒髻髮散帶垂今以記文考之小斂但言婦

人帶麻主人絞帶不言主人帶絰至奉尸夷於堂方言帶絰而注說則以小斂之時散帶疏說又以爲既小斂之後散帶其說不同皆不足爲據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小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於房中以上詳見喪大記上篇小斂章○卒斂馮尸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詳見士喪禮篇小斂章○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詳見士喪禮篇小斂章下○動尸舉柩袒而踊婦人不宜袒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

右小斂變服第四章凡六條○今按崔氏變除云士則死月襲明日小斂故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若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髮故鄭注喪服變除云尸襲去纚括髮在二日小斂之前是據大夫也然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俱二日故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笄纚括髮通明大夫士也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故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是素冠也以其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

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絰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故鄭注士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括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以括髮因而壞損更正其括髮故士喪禮既殯說髦喪大記云小斂說髦括髮是正其故括髮也非更有之但士之既殯諸侯小斂于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其齊衰以下男子于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故士喪禮小斂主人括髮衆主人免是也而喪服變除不杖齊衰條云襲尸之時云括髮者誤也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髽故士喪禮云主人括髮婦人髽于室其齊衰者于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爲髽故此經云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髽也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于括髮之上○又卒下一條

○叔孫武叔之母死武叔名州仇毀孔子者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

節冠素委貌子游曰知禮嗤之○嗤目之反○疏曰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下云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髻髮以麻下云奉尸侇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云失哀節也冠素委貌者按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若然按士喪禮主人括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者去笄纚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今按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爲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按士喪禮小斂括髮而鄭注喪服變除云襲而括髮者彼據大夫以上之禮死之明日而襲與士小斂同日俱是死後二日也又鄭注士喪禮一括髮之後此之大斂自若所以大記云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是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崔氏云謂說去其髦更正括髮非重爲括髮也○〔檀弓〕○附按疏謂無小斂之前爲括髮者既以崔氏之言爲非矣乃後又謂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引崔氏說云是更正括髮非重爲括髮則是小斂之前已括髮矣恐其說自爲矛盾不得分曉

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賓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詳見喪大記上篇奉尸夷于堂拜賓及襲帶絰小斂奠之二章○動尸舉柩袒而踊見上小斂變服章○大功以上散帶小功緦麻初而絞之○疏曰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于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雜記〕○士舉男女奉尸侇於堂主人拜賓即位襲絰於序東乃奠詳見士喪禮篇奉尸於堂章

右奉尸侇於堂變服第五章凡四條○今按崔氏變除云士死後二日襲帶絰故士喪禮小斂之前陳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亦散垂斂訖主人拜賓乃襲絰于序東既久禮三日絞垂鄭注云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是主人及衆主人皆絞散垂此襲帶絰絞垂日數皆士之禮也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絰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詳見喪大記上篇大斂章○主人及親者袒卒塗主人復位襲乃奠詳見士喪禮篇大斂及殯二章○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動尸舉柩袒而踊以上見上小斂變服章○君若視斂主人及衆主人袒卒塗卒奠君出門主人拜送襲入即位衆主人襲詳見士喪禮篇君視斂章○既殯主人說髦詳見士喪禮篇殯章

右大斂變服第六章凡六條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詳見喪大記上篇成服章○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疏曰按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同主爲其親也今云五日七日故知爲君○〔喪服四制〕○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

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illegible]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
以上三條詳見喪大記上篇成服章○三日成服杖詳見士喪禮篇成服章○三日絞垂詳見士喪禮篇成服章卜

右成服第七章凡七條○今按崔氏變除云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詳見喪大記上篇卜宅章○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卒筮主人絰詳見士喪禮篇筮宅章○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見下雜記喪服之變章

右筮宅卜日變服第八章凡三條

丈夫髽散帶垂詳見士喪禮篇啟章○主人祖啟遷于祖正柩主人襲詳見士喪

禮篇啟及朝祖二章○主人祖乃載卒束襲詳見士喪禮篇載章○祖商祝御柩乃祖襲詳見士喪禮篇祖奠薦馬章○公賵主人及衆主人祖賓出主人送於門外襲詳見士喪禮篇公賵章○主人祖乃行出宮襲詳見士喪禮篇柩行章○動尸舉柩祖而踊見上小斂變服章○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免音問堩古鄧反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無飾堩道路也○疏曰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唯送葬從柩去及葬竟還反哭時於道得免而行非此則否也但此謂葬近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道則若冠至郊乃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是也○〔雜記〕

右啟殯朝祖柩行變服第九章凡八條○今按崔氏變除云大夫及上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既夕禮云大夫髽散帶垂是也

廟引主人祖乃窆主人襲贈用制幣玄纁卒祖拜賓襲詳見士喪禮篇至贈及窆二章○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見下虞變服章○賓出主人拜鄉人襲如初詳見士喪禮篇窆章○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見上啟殯朝祖變服章○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比必利反○疏在四郊之外○疏曰遠葬者謂葬在四郊外遠處既葬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竟欲反哭之時乃皆著冠至郊而後去冠著免反哭于廟○〔喪服小記〕○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見下虞變服章

右葬及反哭變服第十章凡六條○今按崔氏變除云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故下檀弓云弁絰葛而葬鄭注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是王侯與卿大夫士異也○又章下凡五條

○弁絰葛而葬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以凶服從戎故墨之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僖公三十三年春秋

左氏傳○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儀弱之至○弒音試遏於葛反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猶麻絰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與音預○疏曰此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絰葛絰也諸侯弁絰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臯門也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故葬竟除凶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以至庫門而去絰絰既不入衰可知也絰于此云麻不入上云絰不入故注云麻猶絰其實君絰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絰用麻也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喪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麻不入者亦謂不入庫門按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時尚亂遂從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不復受服而總除○〔檀弓〕○襄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彪彼虬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春秋左氏傳〕○王大子壽

卒穆后崩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
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
貴遂服禮也詳見喪通禮篇衰成章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
中主人倚杖入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詳見上虞禮篇門外位及設饌及迎
尸之三章○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詳見士虞禮篇設饌章下○緦小功虞
卒哭則免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既葬而不報虞則
免者是既殯先啟之間雖有事不免
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報音赴冠如字○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
緦麻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
虞則除之小功以下○疏曰緦小功虞卒哭則免者言緦小功之喪棺柩在肆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喪服變除 虞變服　九
久然亦著免也又記云虞卒哭則免似未虞之前不免然虞前有
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啟著免可知又記云及虞則皆免承上
文緦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有事于尸則去杖見下雜記喪
緦麻皆免也○喪服小記服之變章
右虞變服第十一章凡四條
卒哭獻畢乃餞賓出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婦人說首絰不說帶
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卒哭章○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
疏曰斬衰三升者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幷明練後除脫之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
縷既麤疏未爲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間傳○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
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詳見喪服篇衰裳制章制度○去麻服葛葛帶三
重音直龍反○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婦人葛絰不葛帶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
云一股則小于小功之絰似非也○去起呂反糾居黝反股音古○疏曰葛帶三重者謂既虞卒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于前以
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
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也此但云葛帶三重則首絰
雖葛不三重猶兩股糾之喪服傳云五服絰帶相差皆五分去一
故知受服之時亦葛代麻亦五分去一唯既有四分
見在分爲四股而糾之也又男子重首而輕帶既變麻用葛四股
糾之以爲飾則知男子首絰婦人要帶皆不三重按少儀云婦人
葛絰而麻帶士虞禮曰婦人說首絰不說帶注云不說帶齊斬婦
人帶不變則知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故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
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是男女共爲也舊說所云謂至
練之時又于此葛帶三重去一股以爲練帶而云似非者斬衰既
葬與齊衰之麻同斬衰既練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帶與小功
首絰同皆謂五分去一今乃三分斬衰既葬三重之葛帶去其一
股爲練帶則是三年練帶小于小功首絰非五服之差次也○間
傳○附按注四糾何以解記之三重蓋惟一股作主以三股重此
一股而糾之乃爲三重耳又引舊說三糾之者亦謂于先時之帶
五分去一但以三股三糾爲三重與此四股四糾爲三重者不同
耳○婦人不葛帶疏曰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但變絰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
變爲葛與男子同○檀弓○婦人葛絰而麻帶疏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絰以葛易麻故云葛絰婦人尙質
儀禮經傳通解■卷四十九喪服變除 既虞卒哭受服　十
所貴在要帶則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曰麻帶○少儀○斬衰絞
○補注此單就齊斬婦人言耳若大功以下則不然
帶傳曰絞帶者繩帶也詳見喪服篇斬衰章之傳○布總箭笄髽衰三年見下練受
服除服章○今按喪服小記云箭笄終喪三年注云于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疏衰四升受以成布
七升冠八升間傳○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詳見
喪服制度篇衰裳制章○齊衰帶惡笄以終喪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婦人質于喪所以自卷持者有
除無變○喪服小記○疏衰杖期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帶緣各視其冠
詳見喪服篇杖期章之傳○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
總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
首而不言婦終之也詳見喪服篇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條下之記傳○疏衰無受詳見喪服
篇齊衰三月章○大功無受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

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詳見喪服篇殤大功章傳）○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詳見喪服篇大功章之傳）○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詳見喪服制度篇衰裳制章）○小功卽葛五月（詳見喪服篇小功章○今按此章名既虞卒哭受服下章又名卒哭變服是黃先生遵朱子家禮以卒哭爲第三虞後間一日之剛日乃有既字及單言卒哭也舊說第三虞與卒哭爲一日而無分者恐未是說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喪者哀戚之至條）

右既虞卒哭受服第十二章（凡十八條○今按崔氏變除云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故云鄭注喪服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絰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絰不易腰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爲葛雖受變麻爲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故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絰不說帶鄭云不說帶齊斬婦人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于主婦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卽位按文但云婦人不辨輕重故鄭爲此解）

緦小功卒哭則免報虞卒哭則免（見上虞變服章）○大夫士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詳見喪通禮篇動作章）○巾車主之喪車素車棼蔽大複素飾小服皆素（詳見喪服制度篇喪車之制章）

右卒哭變服第十三章（凡三條）

緦衰既葬除之（詳見喪服篇緦衰章）○公子爲其母麻衣爲其妻麻衣皆既葬除之（詳見喪服篇齊衰杖期章父在爲母條之傳記）○既葬各以其服除（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疏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故云各以其服除也○檀弓）

右既葬除服第十四章（凡三條○今按喪服記朋友麻疏曰凡服弔服亦當依其節並與緦麻同三月除之爲士雖比殯不舉樂其服亦當既葬而除矣○又按疏云三月無受者緦麻三月者至三月數滿葬竟各自除當附此章然天子諸侯大夫士葬月不同其三月除服者今入下各以月數除服章）

不杖麻屨○疏衰無受（此齊衰三月）○大功無受傳曰其長殤皆九月其中殤皆七月○大功卽葛九月○小功五月（此殤小功）○小功卽葛五月○緦麻三月（今按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衰既稱免則衰服俟卒哭始除可知○以上七條各詳見喪服篇之本章）○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殤無變文不縟玄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朝直遙反○疏曰謂除長殤中殤下殤之喪也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于成人之喪殤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以文不縟意在于質也若成人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卽從禫服是文不縟也又以經云必玄故知玄冠玄端若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故知黃裳知不玄裳者若玄裳卽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文非釋禫服也）○除成

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疏曰成人之喪其祥祭也衣朝服而縞冠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以上喪服小記）○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雖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疏曰言此諸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故云當也反喪服者謂既服除服而除竟則反先服也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蓋始末在重喪中則其除自在重喪之葬後本記上文爲父祥尙待母葬後乃除則輕親可知雖在大喪之中得爲輕服除者輕服是骨肉恩親之故然按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爲小功緦麻除服也但服問又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以上服之中必爲殤長中著服而又爲之除服也○雜記）○兄弟之喪內除（見下大祥除服章）

右不杖以下各以月數除服第十五章（凡十一條○又章下一條）○袁公

五年冬閏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據是子卒不書日喪以閏數數所主反○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之○疏曰鄭志趙商問曰文六年經日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于禮所之何㔶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爲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春秋公羊傳

祔杖不升於堂詳見士虞禮下篇數儀章○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祔章

右祔變服第十六章凡二條○今按士虞記卒哭婦人說首絰不說帶注云大功小功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于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濯太角反○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溉古代反○疏曰練小祥也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絰唯有要絰而病尙深故猶有杖屨是未服又變爲繩麻也將小祥豫筮占小祥之日亦占小祥之尸及視濯器則著小祥之服以臨三事以三事悉是爲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謂執事者鄉者變服猶杖今執事人告三事辨具將臨事故孝子去杖亦敬賓故也筮日與尸皆有賓今執事人告筮事已畢則孝子執杖以拜送乎賓矣若視濯則輕而無賓故不言○喪服小記

右練筮日筮尸變服第十七章

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冠喪服四制○期之喪十一月而練此謂父在爲母也○在雜記○今按喪服疏云爲妻亦申餘○期而練大戴禮○練練衣黃親從玉十三月而除之不練服也裏縓緣縓七絹反後赤色今之紅也緣悅絹反○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于纁縓纁之類明外除○纁許云反○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爲中衣黃爲中衣裏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縓爲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褏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又曰纁是赤色也其色華美黃雖正色卑賤于纁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故言纁類也

葛要絰要一遙反○疏曰此亦小祥後事也小祥男子去首絰唯餘要葛也繩屨無絇絇其俱反○疏曰繩屨者謂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絇屨頭飾也吉有喪無角瑱瑱吐練反○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疏曰角瑱者人君平常吉用玉爲之以掩耳在初喪亦無至小祥徵飾以角爲之又曰按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以記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謂人君言遂云人君有瑱故知人凶時無瑱鹿裘衡長袪袪起魚反一音邱據反○衡當爲橫字之誤也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褏本又作袖音徐秀反袂面世反○疏曰鹿裘者亦小祥後也爲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鹿色近白與喪相宜也衡橫也袪褎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大長者又爲袪謂新造之加此三法也注爲裘爲猶作也袪裼之可也裼音昔○

裼裘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麛音迷本又作麑同鹿子也豻音岸胡地野犬絞戶交反○疏曰裼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以後既凶質雖有裘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橫長又有袪爲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按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又引玉藻者以此記鹿裘但云裼之可不知裼用何衣大曰鹿小曰麛同類之物麛裘既用絞爲裼則鹿裘亦用絞乎然則麛裘既用青豻爲褎則鹿裘亦用青豻也○褎已○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爲帶猶五分去一耳○疏曰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者父沒爲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練爲中衣以縓爲領緣婦人斬衰不變帶以其重要故也婦人既重要恐要帶與首絰麤細相同故云其爲帶猶須五分首絰去一分耳○間傳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詳見喪服制度冠制章內之度

二條〇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疏曰言三年者此數者並終三年乃始除之矣按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彼謂婦人期服者帶與笄終喪此斬衰帶亦練而除笄則終三年矣故以三年言之○（喪服）〇疏衰三年詳見喪服篇齊衰章〇齊衰帶惡笄以終喪見上旣虞卒哭受服章〇疏衰杖期疏曰雜記云十一月而練父在爲母也爲妻亦申○（喪服）〇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詳見喪服義篇〇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古老反○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爲于僞反卷起權反○疏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卷用玄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殊如鄭此言則燕時冠卷共材○（玉藻）〇巾車王之喪車藻車藻蔽鹿淺䄠革飾詳見喪服制度篇喪車之制章

右練受服除服第十八章凡十三條○今按崔氏變除云其斬衰至十三月練而除首絰練冠

素纓中衣黄裏縓爲領袖緣布帶繩屨無絇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如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其服變除與父沒爲母同○又按小祥後有受服經傳本無文惟喪服斬衰章賈氏疏論斬衰不書受月之說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又按通典亦云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爲衰裳七升布爲冠十三月小祥而練除首絰受以七升布爲衰裳當考○又章下凡三條〇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無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家語曲禮子貢問）〇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詳見喪禮篇祔祭練祥章〇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重奪孝子之心也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所謂皮弁爵弁服金革謂以兵事使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閔子騫以孝聞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旣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汙君卽近也退而致仕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仕于君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宣公元年春秋公羊傳）

大祥吉服而筮尸也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卽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縞古老反○疏曰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大祥服其服以臨祭日及筮尸視濯乃不言日及濯者從小祥可知也大祥則去絰杖繩屨故不云筮尸在祥祭前著吉服不以凶臨吉也引閒傳者以大祥後則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明非祥後之服○（喪服外記）

右大祥筮尸變服第十九章

父母之喪三年而祥（喪服四制）〇期之喪十三月而祥此謂父在爲母也○（雜記）○今按喪服疏云爲妻亦申餘親期則除之已見上練章〇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朝直遙反○爲期爲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

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黄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黄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禫大感反綅息廉反黑經白緯曰綅○疏曰祥謂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于夕爲期者謂于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祥祭之期于此時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以前居喪今將除服故云始卽吉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故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純吉則朝服玄冠今著縞冠故云未純吉又大祥素縞麻衣閒傳文以祥祭奪情故朝服縞冠祥祭雖訖而哀情未忘其服稍重故著縞冠素紕麻衣又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之故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玄端而居者謂既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時也從祥至吉其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黄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雜記）〇祥而縞縞冠素紕也○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故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檀弓）○附按疏及下條之疏則縞冠是祥祭之冠若縞冠素紕則另爲一冠而爲祥祭後之所服也注謂此縞卽爲素紕者以

非是〇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音埤○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既祥之冠也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日大祥素縞麻衣○疏日紕緣邊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喪服小記注云縞冠未純吉祭服上文雜記日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爲期朝服鄭云祭猶縞冠未純吉據此皆云祥祭縞冠若祥祭之後微中孝子哀情加以素紕以素重于縞故此文云既祥之冠○玉藻〇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疏日按雜記篇云朝服十五升此大祥之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當與朝服同故知十五升布深衣也若有采飾則謂之深衣深衣篇所云者是也若緣以素則日長衣聘禮長衣是也若緣之以布則日麻衣此云麻衣是也○間傳〇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棄本亦作古弃字斷丁管反○杖以喪至尊爲人得而褻之○疏日杖是喪至尊之服雖大祥弃之猶恐人褻慢斷之使不堪他用棄于幽隱之處使不猥汙○喪大記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詳見喪服義篇〇親喪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疏日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服已外隨日月漸除而心哀未忘

兄弟之喪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疏日兄弟謂期服以下及小功緦也內心也服制未釋而心哀先殺也○今按注說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若日月未竟而哀先殺則是不能終其喪也外除內除皆言日月巳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不惟外除而內亦除也注說失之〇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疏日未沒喪者謂父喪在小祥後大祥前未竟之時也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以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以上雜記〇曾子問日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日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日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日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詳見喪變禮篇並有喪章○中

車笠之喪車驢車藿蔽然複髮飾詳見喪服制度篇喪車之制章

右大祥除服第二十章凡十二條○今按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杖期之喪十三月除之○又按崔氏變除云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父在爲母十三月而大祥其間變除與父沒爲母同○又章下凡二條

〇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詩日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欒力端反慱徒端反○朱子集傳日賦也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日縞緣邊日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韠音畢蘊于粉反○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

餘日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于同歸矣○毛詩檜風〇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屨音句○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絇其俱反○疏日此絲屨組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譏其早也既祥白屨無絇戴德喪服變除禮縞冠素紕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爲纓未用組今用組故譏之按玉藻云玄冠綦組纓若綦組爲纓當以玄色爲冠然使既祥而玄冠則失禮之甚不應但譏組纓也按士冠禮云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爲飾絇繶純之屬士冠禮云白屨緇絇繶純纁屨黑絇繶純鄭注屨人云絇屨頭飾繶是縫中紃純緣也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爲飾也○檀弓

中月而禫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士虞記○附按中月而禫說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禫章〇期之喪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爲母也○雜記〇禫而纖無所不佩纖息廉反○黑經白緯日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綅○緯音謂紛芬芸反帨始銳反綅息廉反又音侵○疏日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云黑經白緯日纖戴德變除禮文以無正文故以舊說言之禫祭[illegible]至吉祭以

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未得如是以禫後尚纖冠玄端黃裳故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故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閒傳○附按前大祥除服章祥主人之除條疏言禫祭玄冠黃裳禫訖朝服綅冠與此禫祭玄冠朝服不同且禫訖此言纖冠謂即前綅冠也而此疏于後幅言玄端黃裳乃前幅又言素端黃裳果有誤字耶抑素與玄竟可通用耶當再詳

○巾車王之喪車潻車藩蔽豻禨雀飾 詳見喪服制度篇喪車之制章

右祭易服第二十一章 凡四條○又章下凡二條

○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一月朔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疏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爲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期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息也知喪服息即吉服○附九峯蔡氏傳曰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蓋袞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附按伊訓篇言伊尹祠于先王蔡傳云太甲繼淨土之後服仲王之喪則此注言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者蓋臆度而誤矣且殷以夏時十二月建丑爲正月則伊訓所謂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即另嗣王改元之年非仲王甍而未終之年也疏說亦誤

○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 高宗居憂信默三年不言 既免喪其惟弗言 除喪猶不言政○以上尚書商書○附九峯蔡氏傳曰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宅◦亮陰言宅憂于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則于亮陰三年不言爲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家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于禮也故成諫之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純諸允反緣也○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早喪息浪反適丁歷反○疏曰孤子謂二十九以下而無父者適子既少孤故雖除服猶自素然深衣但云孤子今特云當室崔靈恩云不當室則純采以當室之孤內理烝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傷心故特純素示哀也而深衣不云當室者文略耳又曰三十以外道○喪者除服後即得純采今所言是除喪未三十者也○而禮

孤子衣純以素 疏曰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者謂打洗鍛濯用灰治理使和熟也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深衣

右既孤易服第二十二章 凡二條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塗音徒○封當爲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扱初洽反衽而審反○疏曰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笄纚者若尋常時是吉忽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則與尋常吉不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曾子問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偕音皆○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于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殯音賓○疏曰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

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爲後事謂葬父葬母竟不即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服斬衰者言父母俱喪而單服斬者從其重雖葬母亦服斬衰以父未葬而不得變服也又其葬服斬衰但以葬爲文明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卒事之日反服父喪故云卒事反服重○喪服小記

○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易服謂爲後喪而變也○爲于僞反○疏曰以身先有前喪重今更遭後喪輕服欲變易前喪故云爲後喪而變也○卜按此易輕者三字即下文服重者則易輕者之說也今注疏解一爲變去前喪服恐未合說見下節○又按自此以下凡六節應爲一條舊本既練節齊衰之喪節兼服之節上皆誤以圖[illegible]今並改之後于喪服義篇重見果祇一條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此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輕者可施于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于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于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疏曰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矣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喪服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

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若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附靈臯方氏曰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其服之有兼也兼其輕者不兼其重者蓋輕者可包而重者不可二也易其輕者不易其重者可易者以其痛之新不易者以其義之重也麻有可變葛者其恩本重也有不可以變葛者其恩本輕也麻以易葛而麻絰仍反前喪之葛皆所以衡時義而達人情之實也○附按以下三節俱單就男子言注疏惟于前二節兼婦人故此節言輕者在乎男子之帶婦人之絰重者在乎男子之絰婦人之帶失之支離而于輕者重者二句之實義去之遠也今據後條尾載張子說謂是重服之葛遭新喪之麻則麻與葛同服而知本節注疏承上節變易前喪將包字已解爲有麻而無葛又將重者特之有葛無麻亦解在目前者皆屬誤說矣故張子曰舊注不可用○又按或疑此節正義是如何曰輕者包一句與下二節同意謂齊衰輕喪之麻可包于斬衰之葛此是言麻葛同服若至齊衰既葬亦應服葛矣既同一葛何用服兩葛乎則單服其重者故曰特此即是下文服重者則易輕者之意○又按或疑此因爲張子之意但已解成兩時矣曰輕者重者二句對立應是說二時當其先爲麻葛同服之時齊衰新喪之麻輕者也何爲包于斬衰之葛而並服則以斬衰爲重者之故當其後爲同服一葛之時斬衰之葛重者也服重者即

可不服輕者亦以斬衰爲重者之故既全重斬衰必分二時乃能清楚且特是獨葛則包字之對立自應爲麻葛兼服如張子說始得記文條理耳○又按或疑此節已另立文可也若下二節同言大功之喪而一日麻葛重一日麻葛兼服之又何居曰此亦微有分別麻葛重者單據男子之要絰言也斬衰既練則要絰之葛與大功要絰之麻同故同服之而曰重至于斬衰此時首絰已除自應單服齊衰之麻而不在言下若齊衰之卒哭則首絰要絰皆葛又加大功首絰要絰之麻則要爲麻葛者首亦爲麻葛故前言其僅有重處而此則爲麻與葛之兼服也○又按或疑注疏解第一節未合者其詳何在曰除服者先重者即指練時男子除首婦人除帶但全條不言除服而此句不過借爲引起也若易服者易輕者句凡冠與衰之減重而受以輕亦皆是但此義仍與本條無涉蓋此句是將其輕者變而不存之意即條末所言服重者則易輕者之說故易輕者三字文全同可知中間重者特一句即是此意而條末遂詳言之也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絰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絰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絰期之葛絰婦人絰其故葛絰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疏曰謂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絰期之葛絰者以男子練時首絰既除今絰大功既葬其首則絰大功之葛絰今云期之葛絰以大功葛絰既與練之葛帶麤相似非上下之差故大功葛絰但麤細與期之絰同故云絰期之葛絰其實大功葛絰也婦人大功既葬之後大功首絰輕于練之葛絰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絰帶謂婦人練後要帶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大功葛帶也謂之期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帶也○附按麻葛重注解爲重麻重葛似已支離而疏之解注亦未明曉當以張子之說爲確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絰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絰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疏曰麻葛兼服之者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而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又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又曰以卑者可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于斬衰重服而言包特兼者不取其義但云絰帶麻葛兼有故于男子齊衰輕服言之也又鄭以此文承麻葛重下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

練之後男子除首絰是或無絰也婦人除要帶是或無帶也于先既單今首絰皆有故須稱重也若齊衰期服之喪虞卒哭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絰帶婦人亦然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也○附按注疏于兼服解爲與包特之意同則益紛擾不清矣蓋既是與包字同義耳若特字則與兼義顯然相左烏能同乎亦當以張子之說爲確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

此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惟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爲于僞反長丁丈反○疏曰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者與後兼前服也麻同則兼服之者以後之麻與前服之葛麤細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按服問篇小功緦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殤在要中服問已釋○附按此節注疏亦似不合今詳麻同則兼服之句應是總頂本節之四麻同也上文斬衰之喪一節即是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也故言輕者包者即是兼服之義即練一節又是斬衰之葛再減一等而與大功之麻同故言麻葛重者亦是兼服之義齊衰

之喪一飾正是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也故言麻葛兼服此飾兼服字面亦同此二例三項爲士文所已有則俱無可疑大功小功之葛二例雖本條所未及然已可以例推矣而服問所言又與此相反則注疏之于此求通者其或然與

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疏曰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則易輕者也謂男子婦人則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又曰以前文麻葛兼服之但施于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于要婦人則易于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又遭後喪服初喪男子婦人雖易前喪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絰○間傳○橫渠張子曰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衰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絰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帶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于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衰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衰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附按

張子此說將所謂麻葛重者與麻葛兼服之祇是一意覺注疏解成兩樣均未善耳且張子是將斬衰之葛一節既上解士文所以麻葛重之意又起得下節服重易輕之義自能令一本條文義一一貫通而清爽也○又按服重者則易輕者文勢本一串說今注與疏皆分作兩截故張子譏之且重與兼服之義解得俱費力恐不若張子自然之妙○又按上節麻同則兼服之麻葛同服是合一舊喪一新喪而言也此節又就兼服上推出一單服葛來言既兼服之則至後皆宜服葛時服重喪之葛者何用再服輕喪之葛足爲服重者則易輕者也蓋指新喪以全虞卒哭後言卽上文所謂重者特又卽前所謂易服者易輕者也○又按或因疑重者特之義其詳何如曰前第二節斬衰既卒哭其葛絰葛帶與齊衰新喪麻絰麻帶分量皆同故兼服之若齊衰新喪亦卒哭上三月耳其時斬衰者仍同齊衰而爲葛絰帶而齊衰者之葛絰帶則下同于大功是此時重者特之獨存者據斬衰絰帶之重于齊衰而言也更至其後爲斬衰之既練要絰亦應爲大功而與齊衰者同則此時之重者特又據斬衰之重而言也其所重者不必同總一重者特而已矣○又按張子首帶皆葛句今詳斬衰既練則已無首絰首字似訛但細玩上下文又見非誤蓋就斬衰既練二節大概言之覩下祇言齊衰之首絰則非謂斬衰既練之猶有首絰明矣斬衰言輕齊首言重就男子重首輕帶言又斬葛大于大功之麻

句上一大字應是同字之訛○又按舊本此條之下有除喪者二句一條又有斬衰之葛二句齊衰之葛二句麻同皆兼服之一條雖另係喪服小記文却與間傳蓋同遂刪之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上時掌反澡音早斷下管反○疏曰謂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小功以下其絰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筭音蒜悉亂反重直勇反徐治龍反○謂大功之親爲殤在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縟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緦麻○疏曰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終殤之月筭謂者此殤喪服之麻終竟殤之月筭數還反服三年之葛也服殤長中之麻不改是非重此麻以殤服質略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其文不縟故也下殤則

否者以大功以下殤謂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既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質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又曰大功之親其殤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大功是正親親故重殤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雜記篇云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齊衰變既虞卒哭者間傳篇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也又成人以上則禮繁數故變麻服葛今殤是未成人無文飾之繁數故不變麻服葛也○以上服問○附按三年之葛重服也則殤長中之得變首應指期親之殤而服爲大功者也蓋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故得變且記文明言下殤則否矣以下殤之服已爲小功今注與疏俱以緦小功言之恐非○又按記文變字以上條張子之說詳之仍是麻葛兼服之謂也蓋三年之葛原自如矣忽以大功之麻與之同處則殊異其常故各爲變若將變字解爲有麻而無葛則斬衰當卒哭之後其葛與齊衰之麻同安得以大功之麻而竟去此同于齊衰之麻之葛也于義未安終當以張子之言爲正○又按或疑記文反字又作何解曰至此則麻上而三年之葛復得獨處而自如矣未嘗不是此反字

○大夫有

私喪之葛則于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詳見喪服補篇弔服章○附按舊本此條之下又有既練三語今以其重出删之○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要一遥反重直龍反○疏曰此明先有三年練冠之節今遭大功之麻易之先儒解此凡有二義按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賀瑒之意以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練衰其三等大功衰雖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于三年之練衰以其新喪之重故皆易之皇氏云或不易庾氏之說唯謂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練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今依庾說此六功者特據降服大功也故本記下文云而附兄弟之殤雖論小功之兄弟而云降服則知此大功之麻易據殤也有三年之練冠者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之冠以首絰已除故特云冠易之者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大功無杖無可改易三年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故杖屨不易又曰斬衰既練要絰與大功初死要絰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云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

麻謂絰帶大功言絰帶明三年練亦有絰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以大功冠與絰帶而易三年冠及絰帶故云互言之○絰記○附按上條麻葛之輕重雖同而一麻一葛乃爲兼服至同一葛即單服其重者然則衰亦同一麻自應無服葛衰之側且衰與屨並不能如絰帶之兼服而衰之粗細同固不煩易即粗細不同亦服其重服而不肯易而輕也斷然矣則此條注及疏所引賀瑒與庾氏並謂易衰者似俱未詳勘不若皇氏不易之說爲確也又前開傳之言麻葛重單指要帶未及其首此言練則與前既淶同又言練冠正是既練時之冠無絰可言矣將所謂以大功之麻易之者單指首絰而恰補其缺也至大功則猶前之大功今疏乃謂是殤服者似亦支離○又按此易字即上條變三年之葛變字亦謂冠與麻同服也蓋于練冠之上加以大功麻絰以大功新喪之重而三年之喪之尤重故存練冠以示意也若注疏則直謂易去其練冠是以大功而減三年矣于張子所謂輕者包重者特之旨安在恐大失制禮者之意○又按以要絰言此時正前條所謂麻葛重因注疏前俱誤解爲麻重故于此反云不如○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免音問下及注不免者皆同○練無首絰于有事則免絰如其倫免無不絰絰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疏曰此明斬衰既

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絰也于免絰之者以練無首絰既免去絰者謂小功以下之喪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絰也每可以絰必絰者當其節必爲之加麻既絰則去者謂不應絰時則自若練服也又曰注云倫謂倫類免無不絰者解記于免絰之衆主人必加絰也絰有不免者解記每可以絰必絰謂既葬之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絰不有免以服成故也○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爲稅上如字下吐外反○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之練冠其期之喪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絰以前喪練冠首絰已除故也上云小功不易明緦不易而下云小功之絰兼言緦者恐免絰不及緦也下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爲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爲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故于彼言故此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爲帶也又緦與小功輕喪之麻本服既輕故不變前重喪之葛以有本爲稅

者唯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附按記文易字與前變字同則上條所謂以大功之麻易之者仍是練冠與麻絰同服而本條言不易者乃常以練冠爲主而暫時麻絰所謂紓緦小功之絰者其詳已見上條于免絰之四語也蓋男子重絰而輕帶故于絰有暫時之伸而帶則全風以三年之喪與小功之服大不倫故如是立制截然與大功以上不同耳然小功既不變三年之葛矣將由此而推小功以下皆不變小功不變大功緦麻不變小功亦應是絰有時暫伸而帶無時不屈以其麻之無本故也至而葛帶言初者下條故葛帶以向日與期之麻帶同處一且去麻而單存葛遂日故若本條葛帶則自避小功之喪並無新故可言故日初且于此初葛帶毫無變易故惟日因耳○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期音基○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絰期之葛絰三年既練首絰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疏曰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嘗期喪既葬之節也故葛帶謂三年練之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又三年練後首絰既除故絰期之葛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絰其故葛絰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

功衰謂服父之練之功衰也又曰三年既練要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期之既葬其帶亦然故云相似但父帶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經期之葛經此文主于男子閒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知既練衰七升也母既葬此言八升者誤當云七升閒傳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也父練母葬衰皆七升其齊衰仍有八升九升故更言之八升者是正服齊衰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服其功衰功卽麤也謂七升父之衰也記不云服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衰則父爲長子及父卒爲母皆是三年今期喪既葬反服其服言功衰則總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也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既葬齊衰同以母服爲重亦服母之齊衰也○附按此卽張子所解服重者則易輕者之說也亦與前之重者特同意期喪既葬應服葛帶以其同一葛也遂單服三年之葛帶卽此可知前次麻葛不同之時必麻葛而兼服之張子之言益信○又按或云期之經帶與齊衰同注疏以三年爲斬衰則既練固與期之既葬同但三年之喪亦有齊衰將既練備同于小功而期之既葬其帶等大功反合大功而服同于小功之葛帶乎曰記明言故葛帶矣則此三年之喪應主斬衰言蓋期之既葬而受服與三年齊衰之既葬受一服同故或期或齊衰可任意舉也此條單舉期前除服者先重者一條單舉齊衰前明言齊衰此增言三年而其實所指則一也又按帶其故葛帶明是重者特之意經期之經則練冠之不去亦可知至服其功衰謂大功之衰而云其功衰者乃是斬衰至既練之衰則與上其故葛帶二其字一例皆是以斬衰爲主而重服之衰之無可易也益明矣○又按一服其功衰句自當以子爲父服爲主且記文是與期之衰分別則一其字已明何煩言服父衰乎疏因謂是統言恐非是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于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疏曰此明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也上云期之喪既葬則此大功之喪亦既葬不言者從上省文也亦如之者言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又曰大功既葬葛帶以次差之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以次差之則四寸有餘是大功既葬葛帶小于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者首經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而首服此經既麤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一爲帶之差是以首經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故云經期之經是差次之宜也此注亦主于男子其婦人之服于閒傳篇具釋也又大功初喪首經五寸餘要帶四寸餘是大功初死之麻與期喪既葬之葛大小同耳服其功衰謂服父之練衰也閒傳篇云斬衰既練遭大功之喪既重麻則知此灼然重麻矣故云經帶皆麻此熊氏皇氏之說檢勘鄭意其義然

也崔氏云此大功之喪承前文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故大功既葬之後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於此記文其義得通然于閒傳之文義不合閒傳云既練遭大功之喪則彼記文大功唯據三年練之後不言期喪既葬也乃鄭于彼注云男子經期之葛經婦人帶期之葛帶其誤在期經期帶謂宜大功之經大功之帶然于鄭注其義稍乖也當以熊皇爲正○附按此注反覆讀之總麗雖曉因疑期既葬之葛帶期字應是若字之誤其[illegible]乃通○又按疏謂亦如之者是言大功之喪其既葬亦如之[illegible]是于遭大功之新喪其麻經麻帶與三年而練之葛帶期既葬之[illegible]于必兼服之已皆包其內矣注疏因于前條誤解麻葛重句故于此又有皆累重麻之說○又按疏以熊皇爲正今詳崔氏應爲正崔氏之意具此記所謂大功既葬上承期喪既葬故言經期之經若前文閒傳所云并無此期喪自應經大功之經而鄭注不顧其上文乃據此亦言經期之經者誤也今既取崔說則前條于大功既葬畢服[illegible]既練之葛帶是在服重易輕之例既合張子所說而大功葬後之首經自以其時斬衰首經已除而應獨存今乃奉于經[illegible]重帶之說似皆熊皇與疏強爲注圓而未得夫禮之實也蓋並有喪服與常時原不同今以三年而練之葛帶服于要而以大功既葬之葛經服于首雖經帶皆四寸有餘不合常制然使兩服之[illegible]期因可並見而亦何嫌之有豈得過拘一服經帶之制雖至升大功以爲期亂此五服定限而亦悍然不顧也哉

小功無變也

無所變于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累劣彼反○疏曰謂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于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以上三條服問

○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

穎日迥反○言今之喪既服穎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穎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穎○疏曰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穎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爲葛無葛之鄉則用穎也後喪既穎之後其前喪須練祥祭皆舉行之又曰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又喪父母者庾氏及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當云今又喪母不得並稱父也庾氏又云後喪既穎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未知然否且依錄之又記云既穎不云未沒喪既穎是既虞受服之時未沒喪於既練之後稱言未沒是將沒之文故知練後也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或先有母喪而後父卒皆然○雜記○附靈皋方氏曰如三年之喪同既穎其練祥皆行何謂也前後喪皆三年然後祭可補也祭與除服事聯而義不相蒙小記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故合行者其常也遭舉則廢舉各以義起有君喪服則私喪不

當除而練祥可追舉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是也並私服則服皆得除而祭惟重喪可追舉此記是也自注前後喪皆三年然後祭可補云餘喪有主者則彼自及時而行練祥卽此人爲主既顇後亦不得追舉知然者上言除服兼諸父昆弟而此獨舉三年之喪以別之也又自注而練祥可追舉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是也云詳見曾子問又自注而祭惟重喪可追舉此記是也云祥主人之祭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是祭之前夕已除前服故知除服與祭各爲一事也注既顇虞後山陰陸氏以爲禫後皆不安禫則後喪大祥俱畢然後補前喪練祭則過後虞後則後喪吉三月餘而殷福衣朝服可乎禮文殘闕未知以顇代虞何據然以義推之當爲練後蓋既練則後喪大祥亦近矣雖暫服前喪大祥之服無害也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附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篇祔章○附按舊本則練冠附下尙有傷殤二字今以前卒哭祔練祥禫記篇載全條二字連下句讀遂刪之

右並有喪服第二十三章凡十二條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疏曰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祥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說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得爲喪主四者悉不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長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也除喪則已者謂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服故本記下文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雖緦亦藏服以未葬虛日其下子孫皆不除以主喪爲正耳按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此似在不除之例然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絰也○喪服小記○今按司徒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葬則其服何服子思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爲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孔叢子○附嚴陵方氏曰古者過期而不葬則主喪者服不除故葬必服其初服也後世葬無期釋服而從吉久矣而葬乃返其初服非卽遠而輕之義也周官之法不樹者無椁不績者不衰所以使內痛於心而外作於人也免喪而後葬者著之令無敢於常服有故焉使得從改葬之服可也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再祭練祥也閒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葬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已祥則除不禫○疏曰以記但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爲思念情深不忍頓除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喪服小記

右久不葬服第二十四章凡二條

君弔則復殯服詳見喪大記上篇殯後受弔章○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爲人君變于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曰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而不散麻帶主人既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況已君來弔乎注云自若絞垂者如也大斂畢後絞其垂○喪服小記○附按著免之時大功以上必散麻今著免而不散麻者著免所以敬君不散麻以見不當免而免益所以彰其敬君也注言貶者但誠其事蹟言耳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詳見士喪禮篇奉尸于堂拜賓章下

○諸侯弔雖已葬主人必免必免者尊人君爲之變也○喪服小

記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疏曰謂喪服猶有餘日未滿其禮已殺若有人始來弔當爲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雜記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親質不崇敬也○疏曰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爲之免崇敬欲新其事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爲之免也嫌親始奔亦應崇敬如君故明之○喪服小記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于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疏曰既祥謂大祥之後有人以喪事來弔雖不當縞者謂來弔者既曉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而主人必縞也然後反服者主人必須反著此祥服其先未來今始弔者雖禪祭除喪之後猶練冠而受弔則衛將軍文子之子是也練重于縞明此是先已來今重至故主文著縞冠輕于練冠也鄭引衛將軍文子者證後至同而事不同文子之子是除喪服後始來弔此則據先已來弔後始來贈賵也鄭恐反服文吉服之服此謂禫祭之前故知反服素縞麻衣○雜記○附按注引始弔者相形而謂此是重來因賻賵言也疏于後

卒言此意亦極明乃前又以來
弔贈記文豈弔亦有二次乎
右受弔變服第二十五章凡七條○又章下凡三條
○昭公十年秋七月戊子晉侯彪卒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
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
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
皆無辭以見春秋左氏傳○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
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
廟受弔不迎賓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
之禮也其動也中中丁仲反○中禮之變○疏曰既除喪大
祥祭之後身著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也首
著練冠謂未祥之練冠也又曰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
曾來弔祥後爲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之

日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記文本爲重來者故縞冠今于衛將軍之子則始來者故練
冠但雜記注引此文者證祥後來弔一邊耳推此而言祥後
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禫服其吉
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
秋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是也○檀弓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稅他外反○謂子生于外者也父以他故
居異邦而生己己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于喪服年月已
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己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于人所不能也當
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
疏曰謂父先于本國有此諸親後或隨官出遊居他國更取而生
子此子生則不及歸與本國祖父以下諸親相識故云不及歸見
也而父稅喪者若諸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聞父則稅
之謂追服也父雖追服而此子則否若時年未竟則稅服其全服
然已在他國後生而得有弟者謂父或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
也○喪服小記○附靈皋方氏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
稅喪已則否何謂也文脫而傳者承其誤也降而在緦小功者猶
稅之而況正體至親之期乎從祖父母及所出之諸父兄弟於父
爲期爲大功而已皆小功也小功不稅謂此焉爾○附按或疑方

氏云小功不稅謂此焉爾是言禮云小功不稅即從此條而誤乎
曰細玩方氏之意謂小功不稅者係從祖父母之旁親以見正體
至親之期亦言不稅者爲訛誤而無疑也至于小功不稅
其禮可疑曾子言之見本章之末條方氏于此尚未之及○問遠
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小功緦麻不稅者也
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疏曰此論小功以下之喪既除喪之後而始聞喪之節雖不
稅而初聞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以本是五服之親爲之變也于時
有賓來弔拜賓之時尚其左手謂左手在尚從吉拜也○奔喪○
附按遠兄弟爲緦小功之服其服輕故拜賓尚左手然免袒成踊
則已附于重矣且奔喪本文並無不稅字而注疏亦俱言不稅者
是所謂襲舊辭而誤者也○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謂正親在齊衰大功降而在緦小功者正親緦
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疏曰
此句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耳
若本大功以上降在緦小功者則爲稅之以本情重之故○附按
舊本此條在爲君之父母妻長子一節之下注謂宜承父稅喪已
則否今詳其文義似不恰好故另作一條序于此○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

聞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疏曰
臣出聘而君有諸親喪臣至後方聞或君未除則從
爲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以恩輕故也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謂君
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閽寺之屬也其餘羣介行人宰
史也○疏曰前明臣獨行不稅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在外或遇
險阻不時反國比反而君之諸親喪君自稅之臣之卑近者則從
君而服非稅義也其餘爲臣之貴者羣介行人宰史之屬若君於
限未除而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
若限已竟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從服者所
從雖在外自若服也○疏曰此謂君出而臣不隨君遇君之本國
內喪君雖未知而在國之臣即服之嫌君猶未服故明得先服也
注云若如也謂自如尋常依限著服
凡屬從服者悉然○以上喪服小記○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
兄弟終無服也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
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終無服言相
離遠者聞之恒
晚○土時等反而可乎以已恩怪之○疏曰此論曾子依禮小功
不著稅服之事曾子以爲依禮小功之喪
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庶兄弟聞喪恒晚終無服而可
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爲薄然此據正服小功

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按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如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限滿即止假令限內祇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即除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理王義非也○檀弓

右稅服第二十六章凡五條

廟蓋垂素不入公門 垂直龍反○廟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轄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垂素衣裳皆素也○疏曰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之車比擬爲殯宜停外也垂素衣裳皆以素謂遣喪之服亦不宜著入公門也注引雜記證廟蓋是喪車謂喪車遣猶也言廟蓋謂士耳舉士爲例卿大夫喪車亦不得入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苞白表反扱初洽反衽而審反厭于涉反○此皆凶服也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疏曰謂藨蒯之草爲齊衰喪屨扱衽者親始死孝子徒跣扱上衽也厭冠者喪冠也厭帖無梁襵爲五服喪所著不得著入公門也苞謂杖齊衰之屨故喪服杖齊衰章云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此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衰注云不杖齊衰也于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死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

入公門冠絰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絰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凡喪屨按喪服斬衰用菅屨杖齊衰用苞不杖齊衰用麻大功用繩故小記云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其小功以下鄭引舊說云小功以下吉屨無絇○附按不入公門者爲是凶服也然則疏引熊氏謂父之喪冠絰衰屨皆得入及言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者皆失其義矣恐不中乎禮○又按苞屨杖期服也扱衽爲父母等齊斬衰三年及杖期也厭冠與其輕者則絰更可加皆是舉一以例餘又上冠中衣下屨大概舉之而人之一身亦盡矣

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方板也士喪禮下篇曰書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疏曰此諸臣有死于公宮應須凶具此下諸物並宜告而後入者也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方板也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衰者孝子喪服也不言冠苞屨何不入衰告乃入者熊氏云上不入謂公宮庫雉路之門今此不入公門者國城之門謂卿大夫之喪從外來恐非也蓋公門非一或是公之外門及百官治事之處君許其在內殯及將葬之禮故須告乃入也○曲禮

○三年之喪以衰裳入朝非禮也是謂君

與臣同國 臣有喪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是謂君臣同國○疏曰君之喪而在國臣有喪而不歸家是君與臣共國也○禮運○附按君與臣同國言此臣毫無忌諱與國君等故謂國雖君之所有而臣卑亦與君共有之蓋臣之有家原無忌諱于家也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 詳見喪服義篇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 蟜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見賢遍反○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爲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檀弓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紳音申○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絰也紳大帶也衰以要絰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采者不麻謂弁絰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疏曰吉著要絰者不得復著大帶也故在喪以絰代紳平常手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衮紳麻已圍君喪至于主國哀而出執玉得服衰絰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者行聘大事則吉服故鄭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又弁絰之麻不得加于玄衣纁裳之采○雜記

○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 免音問○疏曰

悲哀哭踊之時不在于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玉藻

○君之喪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輯側立反去起呂反○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于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小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于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拄知主反○疏曰子謂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子與大夫庶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至寢門也寢門之內斂之不拄地殯柩在門內神所在故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若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次謂婦人居喪之地若即位堂上以有殯則不復自執而使人以杖隨自不拄地子亦謂世子世子若有天子之命對之則不敢杖故去之以重王命若鄰國之君使人來弔雖爲敵國而世子自卑未敢比成君故自斂杖以敬彼君命也有事于尸謂

虞及卒哭祔祭事尸時也敬卜及尸故去杖君即謂世子若大夫與之俱來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若不與俱來而諸大夫在門外位旣無相敬下故並得杖拄地也注云寢門外位以記云寢門之外杖故知之若寢門內位則君亦輯之大夫當去杖

○大夫之喪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爲于僞反○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以通貴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疏曰嗣子而云大夫通大夫有父母之喪者也大夫及嗣子有君命則去杖以敬若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以自卑下若兩大夫自相對則不輯杖敵無所下也內子卿妻若對大夫妻有夫及長子喪若夫人有命弔已者皆爲大夫之命去杖若君之世婦命弔內子苟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世婦卑於夫人隨而不去也記云大夫之喪不擧命婦而來內子卿妻者文相互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附按婦人授人杖旣男子輯杖之禮蓋婦人執則杖之不執之而又輯故使人代執以隨若去杖一禮則又男婦皆同耳

○士之喪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疏曰謂士之子於君命其妻于夫人之命皆去杖也又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則輯杖

其妻於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子皆杖不以即位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疏曰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不以杖即位辟適子也下有大夫士適子哭殯哭柩此知之然鄭注謂凡庶子凡于貴賤則庶子是也熊氏云此文承上君大夫士之喪下則此爲君大夫士之庶子故注云凡庶子義亦近又鄭恐大疑庶子雖不得以杖即位猶得輯之入門故言與去杖同也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哭殯則杖者既攢塗之後於父父也其尊備近故哭殯可以杖哭柩則輯杖者謂將葬既啟之後對柩爲尊則斂去其杖知非未殯前哭柩者大夫士未殯則未杖也天子諸侯其尊應遠入廟門則去杖廟門謂殯宮門柩之所在故云廟○以上四條喪大記○附按皇氏謂大夫士之庶子者爲是蓋大夫士之適子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是杖得入殯宮門也故惟庶子不以杖即位若不以即位句並承君之庶子言之則君之適子應得以杖即位矣而注何又言天子諸侯之子杖不入廟門是注與熊氏解子爲凡庶子者未審其與下注有礙恐屬誤說○又按注尊近尊遠之說是以本條大夫士之子另與天子諸侯之子作分別今疏以看成以尊近解哭殯遂以尊遠貼哭柩故說之而

𣪠反瞑蓋殯則攢塗之後已不見柩矣故杖若旣啟之時則復見柩如忽遇所尊故敬之而輯杖○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辟音避處昌慮反○父在不杖謂爲母喪也尊者在不杖避尊者之處不杖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問喪○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詳見喪服篇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之傳○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辟尊者○辟音避○疏曰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也○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詳見喪通禮篇拜拱章○庶子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舅不主妻之喪子得伸也○疏曰此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子不以杖即位者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處而去之也父于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之子不得以杖即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之子則得以杖即位父皆厭子故舅

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妾子亦厭而降服以服其母至於祖雖尊貴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其孫不降其父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者父不主其妻故庶子得爲妻以杖即位也喪服注云爲其妻以杖即位謂庶子也舅主嫡婦則嫡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可以杖即位謂父主妻喪故主嫡婦所以嫡子不杖也明主嫡婦由於主妻故也父旣不主妻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庶子得杖由於父不主妻故也○喪服小記○附按注舅不主妻之喪句恐有誤○女未廟見而死婿不杖不菲不次詳見喪變禮篇因吉而凶章○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詳見喪服篇斬衰章之傳○童子不杖不菲詳見喪通禮篇哭踊章○婦人童子不杖○童子當室則免而杖以上詳見喪服義篇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轂工木反輠胡罪反○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人○仇音求○疏曰關穿也輠廻也謂穿車轂中而廻轉其輪○雜記○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七十致政惟衰麻爲喪（以上王制）○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詳見喪通禮篇飲食章）○五十不散送（散悉但反○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疏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絰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啟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玉藻）○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喪大記）○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詳見喪服篇緦麻三月章總條下）○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詳見喪服義篇）○婦人不宜袒（問喪）○禿者不髽傴者不袒（禿吐木反傴紆主反袒徒旱反○疏曰禿者不髽故男子禿亦不免也傴者不袒袒者露膊傴者可憎故不露也○喪服四制）○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跛補禍反錮音故○傴背曲也跛足廢也○問喪）

右雜記喪服之變第二十七章（凡三十一條）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卷第五十

東雍梁萬方廣菴甫考訂
男開宗啟後甫參訂
金陵翁　荃止園甫
古絳李世牧武安甫　校正

喪服制度第七十（凡十四章）

喪禮八（今按喪服各有制度設官掌之不如度者禁之朝廷之制既然則鄉黨亦自有制以故衣服不貳而風俗同後世浸無法度是以異政殊俗此知禮者所深歎也故掇取三禮經記本文中所言喪服之制分目條列補爲此篇）

補

小宗伯王崩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縣音玄衰七雷反○制色宜齊同○疏曰式謂制及色按禮記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齊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中兼有色也○周禮春官）○大僕縣喪首服之瀍于宮門（首服之瀍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周禮夏官）○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瀍者且授之杖（不中瀍謂升數與裁制者）○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疏曰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有異同也○以上周禮春官）○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疏曰此通於五服而初發斬衰也衰喪服也當猶應也物謂升縷乃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麤不應廣狹乖法不當物便爲失禮故云寧無衰謂雖有不如無也○檀弓○以上凡五條）

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周禮春官○此一條總言服制）○斬衰冠六

升受冠七升義服正服其冠皆同○疏曰斬章有正義故其冠同六升也受冠七升者據至虞變麻服葛時更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爲衰更以七升布爲冠齊衰冠七升受冠八升齊音咨○疏曰此據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言也正服冠八升義服冠九升○喪服記詳見喪服篇杖期章之傳○繐衰冠八升繐音歲○喪服記○此以上三條言冠之升數○斬衰冠鍛而勿灰詳見喪服篇斬衰章之傳○附按舊本自此以下多畧注疏又言詳見今一併刪削以從常例說見本篇升經之載制章○齊衰冠傳曰冠者沽功也詳見喪服篇齊衰章之傳○公子爲其母練冠爲其妻縓冠詳見喪服篇杖期章父在爲母條下○此以上三條言冠制人功之異

○斬衰冠右縫外縪詳見喪服篇斬衰章之傳○冠六升外縪詳見士喪禮篇成服章下○三年之練冠亦右縫小功以下左左辟象吉輕也○辟必亦反○疏曰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禮左也○雜記○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所六反○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爲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從子容反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疏曰古者自殷以上也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辟積襵少故也今周衡横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多作襵而并横縫之此爲周吉冠若周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故云喪冠之反吉而時人因謂古時亦然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昪司世如此耳○檀弓○此以上四條論冠縫之制

○斬衰冠繩纓疏曰以六升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疏衰冠布纓以上各詳見喪服篇之本章○緦冠繰纓繰音早○繰當爲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爲纓○疏曰緦衰冠治縷不治布又用澡治緦布爲纓以輕故也又曰經繰字從系旁非澡治之義故讀從喪服小記下殤澡麻帶絰之澡緦麻既有事其縷就上澡之是又治其布故云有事其布謂纓布俱治○雜記○冠繩纓條屬詳見喪服篇斬衰章之傳○纓條屬厭詳見士喪禮篇成服章下○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別徐彼列反○別吉凶者古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畧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疏曰此言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也吉凶既異故云別吉凶三年練冠小祥之冠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纓武異材者玉

原缺第三、四葉

右弁絰之制第三章凡二條○婦人相弔首服附見本章○今按弁絰葛而非則以葛爲環絰袒免澡葛絰帶亦是治葛以爲之詳見喪服變除籍葬反哭變服及虞變服之二章

親始死雞斯雞斯當爲笄纚詳見喪禮義篇備言喪禮章○此一條論笄纚○小斂卒斂主人括髮以麻詳見喪大記篇小斂章○卒斂馮尸主人髻髮袒詳見士喪禮篇小斂章○此以上兩條論括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疏曰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髽免相對之節吉時男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是明男女首飾之異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若遭齊衰之喪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髽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者鄭注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幓頭矣又曰髽者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形雖有異同謂之髽也今辨男女何時應著此免髽之服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唯一種婦人之髽則有三其麻髽之形與括髮如一男子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于時髽亦用麻也又知有布髽者按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髽男免既用布則髽不容用麻是男子爲母免則婦人布髽也知有露紒髽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明此服並以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免則婦人亦不布髽故知恒露紒是以鄭注喪服云髽露紒也且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未成服麻布二髽既言髽衰三年益知恒髽是露紒也又齊衰輕期髽亦無麻布按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總總扈扈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故知露紒悉名髽也又按奔喪鄭云去纚大紒曰髽不言布麻當知期以下無麻布也然露紒恒居之髽則有笄以對冠則在喪恒冠婦則恒笄故喪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兼此經注文知恒居笄而露紒髽也此三髽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爲止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是斬衰之髽用麻鄭注以爲露紒明齊衰用布亦謂之露紒髽也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者獨以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今按襄公四年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注髽麻髽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疏曰髽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爲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於顙上鄭玄以爲去纚而紒按檀弓記稱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得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云

纚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為父髽衰三年若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其文而謂之髽衰也然婦人逆喪皆髽但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為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髽半也於時婦師大敗逆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傳言髽於是始髽者自此以後遂以髽為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也○此一條論笄免髽言髽則髽髮○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在其內○附子潛李氏曰括廢如字

髮以麻免而以布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疏曰括髮以麻者自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為母初喪至小斂後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謂為母與父異者也男女奉尸侇于堂訖主人拜賓即位若為父此時猶括髮若為母於此時以免代括髮故云為母又哭而免○以上喪服小記○卒斂眾主人免于房詳見士喪禮篇小斂章○此以上兩條論括髮免○卒斂主人說髦詳見喪大記上篇小斂章○既殯主人說髦詳見士喪禮篇殯章下○此兩條論髦

右笄纚髽髮免髦之制第四章凡八條

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詳見喪服變除篇始死變服章○布總箭笄髽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詳見喪服斬衰章女子子在室為父條傳○齊衰帶惡笄以終喪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笄似兔反○疏曰惡笄者櫛木為笄也○箭笄終喪三年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疏曰前云惡笄以終喪是女子子為母也此云箭笄終喪三年謂女子在室為父也○以上喪服小記○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詳見喪服篇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條下之記傳○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詳見喪服篇齊衰章母為長子條下○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縚吐刀反南宮縚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毋音無從從音總扈音戶○誨教也上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下爾語助○女音汝大音泰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榛側中反木名長直亮反○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疏曰夫子誨之作髽法言期之髽稍輕女造髽時無得大高無得大廣又教以笄總之法笄用木無定故榛木為笄其長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八寸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以二寸為差以下亦當然特無文以言之喪服吉笄長尺一寸是榛笄長尺斬衰齊衰笄一尺降於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笄而夫子誨蓋以疑之○檀弓○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見上笄纚髽髮免髦章

右婦人笄總髽制第五章凡八條○婦人首亦直絰詳見士喪禮篇陳小斂衣絰帶章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其服斬衰齊衰○見上冠制章○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升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疏曰三升半謂縷如三升半成布還三升故其冠同六升也受冠七升者據至虞變麻絰服葛時又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為今受衰衰既易遂又以七升布為今受冠冠

亦易焉以葬後衰殺衰冠當隨而變輕故也衰斬衰者總二衰皆在斬衰章內斬章有正有義子為父父為長子妻為夫之等是正斬諸侯為天子臣為君之等是義斬此三升半是義服但無正文故引或人所解為證也齊衰之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以六升是義服故注云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者下注云重者輕之之意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者以父與君尊等恩情則別故恩深者三升恩淺者三升半成布還三升也○附按疏言成布還三升者恐未然若果三升應不言三升有半矣縷不同即布不同也而冠則同六升者與受冠之同七升一意總為是服至尊宜與他服少為差別也蓋他服衰不同者冠即不同故注言以此優至尊而疏單解君父之恩深淺有別此則三升與三升有半之義與服至尊宜少差意無涉又總歸于成布還三升愈使注意不得通曉也○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此謂為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為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疏曰此據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而言也若父在為母則在正服齊衰受以大功之上者以其降服大功衰七升正服大功衰八升一斬言三升主於父此言四升主於母正服已下輕故不言○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此謂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繐衰

也所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疏曰據升數合在杖期上以升數雖少而縷精麤與小功同故云在小功之上也又據縷如小功小功已下乃是兄弟故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謂必四升有半也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

其文相值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爲受也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卽葛及緦麻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疏曰以小功大功俱有三等此唯各言二等故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以此二小功衰受二大功之冠爲衰二大功初死冠還用二小功之衰故轉相受也七升是殤大功殤大功章云無受此主於受故不言七升也正大功衰八升冠十升與降服小功衰十升同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其冠十一升與正服小功衰同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初死冠皆與小功衰相當故云文相值是冠衰之文相值耳降服既無受而注亦言者欲見大功正服與降服冠同升數之意必冠同者以自一斬及四齊衰與降大功冠皆校衰三等及至正大功衰八升冠十一升冠與降大功同上校二等者若不進正大功冠與降同則冠宜十一升義大功衰九升者冠宜十二升則小功冠衰同降小功衰冠當十二升正服小功冠衰當十三升義服小功冠衰當十四升緦麻冠衰當十五升十五升卽與朝服十五升同與吉無別矣故聖人之意進正大功與降大功同則緦麻乃不至十五升也然使于正服大功並不進之而于義服小功至十四升于此緦麻十五升抽其半豈不得爲緦乎但義服小功十四升又與疑衰同非五服之差故也聖人之意重者恐至滅性故抑之斬衰既葬受以衰六升同于義服齊衰六升是也輕者從禮者正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衰十升受以降服小功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衰十一升受以正服小功二等大功皆不受以義服小功是從禮也則聖人有此抑揚之義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四語文出小功緦麻章以小功因故衰唯變麻服葛爲異也其降服小功已下升數文出間傳鄭注云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鄭于彼注顧此文校多少而言彼云服主於受據此文不言降服大功小功緦麻之受以其無受又此文不言正服義服齊衰者二者雖有受齊斬之受主于父母故亦不言若然此言十升十一升小功者爲大功之受而言非謂小功有受也○喪服記○附按疏將降服大功衰七升正服大功衰八升衰不同而冠則同十升者誠言冠亦不同推其層次至小功義服爲十四升矣

蓋並小功皆以受服言之今小功降正義三等之服皆無受故小功義服盡至十二升而止也則十三升爲缺而不用十四升爲疑衰因疑緦麻所謂十五升而抽其半者乃抽一升之半謂其升爲十四升半如斬衰之有三升半繐衰之爲四升半因皆以半爲制也惟言者別用一文法謂十五升而抽其半解者遂誤解云十五升一千二百縷也去其半六百縷也今詳喪服惟以升數別若云十五升之半則爲七升半是其服之粗而重更在八升之上矣而況其下猶有九升十升十一升十二升而此緦麻者何得謂爲至輕之服哉蓋十四升之半者乃一千一百六十縷去一千二百縷之吉布爲至近故謂緦麻爲至輕服也因是又知疑衰之十四升者爲一千一百二十縷則已過乎緦麻而去十三升半爲至近以擬因衰放謂之疑衰若舊解爲擬吉者仍因先於緦麻誤解遂以爲並輕于緦麻而獨爲吉則亦屬其誤者矣○又按古人不言十四升半而云十五升而抽其半者蓋舉十五升則準以吉服矣是抽其一升之半而與之甚近非抽其全體之半而與之甚遠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去起呂反縷力主反○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衣服之差也○差初佳反○疏曰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緦故云緦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事謂鍛治其布鑢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按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故云多二等也按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以喪服所記主於受服大功之殤無受服故不列大功七升記以父母爲主故略齊衰五升六升而不言也喪服既略故記者於是極列衣服之差而多二等多一等也○閒傳

◐斬衰裳 疏曰謂斬三升布以爲衰裳 傳曰衰三升 疏曰爲君義服三升半○詳見喪服篇本章及傳 ◐疏衰裳齊三年 疏曰至此四升始見縿也 ◐疏衰裳齊期○不杖者◐疏衰裳齊無受者◐大功布衰裳無受者 疏曰斬衰章傳云冠六升不加灰則此七升言鍛治可以加灰矣但麤沽而已 ◐大功布衰裳 此成人大功章○以 上六條各詳見喪服篇之本章 ◐繐衰裳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 治其縷如小功 而成布四升半○詳見喪服篇本章及傳 ◐小功布衰裳五月者◐小功布衰裳 此成人小

功章○以上各詳見喪服篇之本章 ◑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
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詳見喪服篇本章及傳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
灰錫也朝直遙反去起呂反○緦精粗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疏曰取緦以爲布又加
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記云去其半而緦始云加灰錫明此緦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縗記○此以上十五條論衣裳升
數之異○附按此條疑有闕文說見下錫衰緦衰之制章○又按注解去其半爲六百縷亦誤說已見上條 ◑公子爲
其母麻衣爲其妻麻衣詳見喪服篇杖期章父在爲母條下 ◑斬衰裳傳曰斬者何
不緝也○疏衰裳齊傳曰齊者緝也以上各詳見喪服篇本章之傳 ◑凡衰外削
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袧劉音鉤○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
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殺色界反大音
泰便婢面反辟音璧○疏曰緦五服言故云凡以該之衰外削幅謂縫之邊幅向外裳內削幅謂縫之邊幅向內幅三袧者據裳而

言爲裳之法前三幅後四幅幅皆三辟攝之以其七幅布幅二尺
二寸幅皆兩畔各去一寸爲削幅則二七十四丈四尺若不辟其
腰中必束身不得就故須辟積也腰中廣狹在人麤細故袧之辟
攝亦不言寸數多少但每幅以三爲限耳按郊特牲云大古冠布
齊則緇之鄭注云唐虞以上曰大古是大古冠布衣布也禮運云
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謂黃帝始有布帛是時先知爲上
後知爲下便體者邊幅向外於體便有飾者邊幅向內觀之善也
又按唐虞已下冠衣皆白布吉凶同齊則緇之鬼神尚幽闇三代
改制者更制牟追章甫委貌爲行道朝服之冠緇布冠三代爲始
冠之冠白布冠質三代爲喪冠按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鄭云屈中曰朐則此言袧亦是屈中之稱一幅凡三處屈之辟兩
邊相著自然中央空矣幅皆然也朝服謂諸侯與其臣以玄冠服
天子與其臣以皮弁服祭服者衮冕與爵弁不云玄端亦是士家
祭服中兼之凡服唯深衣長衣等六服破爲十二幅狹頭向上不
須辟積其它腰間已外皆辟積無數似喪冠三辟積吉冠辟積無
數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者前爲陽後爲陰故前三後四象陰陽
也唯深衣等連衣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附按注先知爲上後
知爲下謂古人先知便體故先則外削幅後知有飾故後則內削
幅又以便體對有飾言故以先時之知爲上別以有飾對便體言
故以後時之知爲下若後世聖人制禮則兼用二者于喪服于衰

外削幅而于裳內削幅袧亦用其上知于上用其下知于下盡喪服所以報本故卽于衣裳之本而亦不敢忘也 若齊裳
內衰外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疏曰據齊斬五章有一斬四齊此據四齊而不言
一斬者上文已論五服衰裳縫之外內斬衰裳亦在其中此但撮
衰裳之下緝者斬衰不齊無針功故不言也若者不定辭以其上
有斬下之不齊故云若也裳內衰外並順上外內而緝而此先言
裳者齊據下緝裳在下故也展之者若今亦先展訖乃行針功
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疏曰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垂
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負名適辟領卽下文適也橫廣總尺六寸今
負出於辟領外旁左右各一寸總尺八寸也○附按疏謂一方布
則負之長亦應尺八寸 適博四寸出於衰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出於衰者
旁出衰外不著寸數者可知也○疏曰此辟領廣四寸據兩相而
言出於衰者謂此胸前衰而言出也博是寬稱上下兩旁俱名爲
博若言廣則惟據橫闊而言今此適四寸據橫故注解博爲廣見
此義旁辟領負四寸者據項之兩相向外各廣四寸與闊中八寸
者謂兩身當縫中央總闊八寸一邊有四寸也以一邊之四寸并
辟領四寸亦爲八寸故兩之總一尺六寸衰廣四寸辟領橫廣總

尺六寸除中央四寸當衰衰外兩旁各出衰六寸○附按領中闊
處方闊八寸另名闊中則所謂適卽所謂辟領者其在左邊乃卽
闊中左半邊所剪闊之長八寸寬四寸者一摺而向外故得負四
寸而適剪中爲入寸右半邊亦然所以勉齋黃先生于後男子成
[illegible]旁適闊言辟而摺之垂於兩旁而下節注亦言左右有辟領也
○又按適之長八寸以方四寸者向前肩故此節記云適博四寸
[illegible]下衰又以方四寸者向後肩故上節記云負廣出於適寸○又
[illegible]適音石者往也音的者導主也此應取導主之義故下注云前
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故是左右有適也蓋前後同言其可
哀亦猶恐左右而爲或他往卽以導主之義名之使其專心致志
於親喪也夫適之于制雖于衰衣之之體剪爲闊中始有此適但
就既爲適言則其出衰布毫無夾雜者是至純一也服無增加者
是率天其也且也皆見乎外無如在中本聯合而無間者右所謂專主之義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袤當心也前
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疏曰袤長也
據上下而言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衰之吉推孝子有哀
推之志人則共悲哀在背適者以哀戚之情指適綴於父母不兼
念餘事○慮皆有悲痛是爲無所不在也○附按疏指適二字之
衰外不可曉疑有闕文 衣帶下尺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疏曰謂衣腰也衣者卽衰也但衰是當

心黃四寸者又取其哀摧在於偪臆故衣亦名衰今此云衣據在上曰衣舉其實稱帶者此謂衣帶之帶非大帶革帶也衣帶下尺據上下言若橫則不著尺寸者人有褊闊取足爲限也案無此腰則衣與裳交際之間露見與衣有則不露故云掩裳上際

衽二尺有五寸

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疏曰對上腰而言此施裳兩廂下際不合處也按玉藻士已上大帶垂之皆三尺又云有司二尺有五寸謂府史紳即大帶此但垂二尺五寸故云與有司紳齊也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正方不破一尺之下從左畔旁入六寸乃邪向下一畔剪一尺五寸去右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爲正如是則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共用布三尺五寸也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掩裳際此謂男子即婦人則無以婦人之服連衣裳故鄭于上斬衰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

袂屬幅

屬音燭○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疏曰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爲衣物皆去邊幅一寸爲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邊幅取整幅以爲袂必不削者欲取與下文衣二尺二寸同縱橫皆二尺二寸而爲正方者也故深衣云袂中可以運肘二尺二寸亦足以運肘也

衣二尺有二寸

此謂兩袂之中間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領至腰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肱古弘反○疏曰上云袂據從身向袪而言此衣據從上向掖下而言袂連衣爲之衣即身也兩旁袂與中央身總三事下與畔皆等變袂言衣欲見袂與衣齊三也故云與身參齊鄭欲計衣之用布多少之數自領至腰皆二尺二寸總前外計之故云倍之爲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者闊中謂闊去中央安項處前後據長而言則一相各長八寸通前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倍之者更以一相五尺二寸升計之凡衣用布一尺四寸此唯計衣身言也○附按此條所言及後篇衰分制圖皆是領開處爲闊中一相前領後領爲八寸故注加闊中八寸于二尺二寸外計得布一丈四寸但今詳王制之度縞深衣章下劉氏云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又此上節疏亦云縱橫皆二尺二寸而爲正方夫縱則布爲有餘而橫則二尺二寸已限以制且記之本文云衣二尺有二寸是注之另加闊中於二尺二寸外者恐誤矣蓋剪開八寸之寬闊者恰在四尺四寸之當中此即闊中之所由名而凡衣身用布祇爲八尺八寸也亦已可見○又按注與身參齊是指兩袂各或疑深衣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謂袂長短皆各隨其人難限以尺寸耳曰若注言與布參齊則是有尺寸矣今以身爲度則兩臂之長必當身闊三倍者人人而然也仍是一各當其人之活語

袪尺二寸

袪魚起反○袪

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併步頂反拱九勇反○疏曰袪袖口者則袂末接袪者也尺二寸者據複攝而言圍之則二尺四寸與深衣之袪同也袪與深衣尺二寸俱據橫而言不言緣之深淺尺寸者亦與深衣同寸半可知○喪服記○此以上四條論裁造衣裳之制

○端衰喪車皆無等

衰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喪車惡車也○疏曰端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縕六寸之衰於心前故亦曰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而喪衣亦如之用衰縕心前故曰端衰也等等差也言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雜記

○苴衰不補

疏曰言苴麻之衰雖破不補○喪服四制○此以上兩條通論衰裳之制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綌去逆反繐音歲○非時尚輕涼慢禮○疏曰綌葛也繐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記當時失禮多尚輕細有喪者不服繐衰但服葛爲衰繐布爲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之時○檀弓○此一條論衰裳非古

○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詳見喪服變除積練受服除服章○此一條論練衣裳之制

右衰裳制第六章 凡二十三條

女子子在室爲父衰三年

詳見喪服篇斬衰章女子子在室爲父條

右婦人衰制第七章

斬衰苴絰傳曰苴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

詳見喪服篇斬衰章之傳

○疏衰牡麻絰

今按斬衰疏曰苴絰者謂苴麻爲首絰要絰此牡麻絰亦謂牡麻爲首絰要絰

○小功澡麻帶絰

此爲小功章○以上各詳見喪服篇本章

○絰殺五分而去一

疏曰絰殺者按喪服傳云苴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是首尊而腰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喪服小記

○公子爲其母麻爲其妻葛絰

麻者緦麻之絰帶也爲妻葛絰帶妻輕○詳見喪服

爲杖期章父在爲母條下。此以上五條論腰經所用之材及大小之制〇苴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詳見士喪禮篇陳小斂衣經帶章〇大功牡麻經傳曰殤之經不樛垂蓋未成人也詳見喪服篇殤大功章〇大功以上散帶詳見喪服變除篇尸侇于堂變服章〇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澡音早詘丘勿反。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率治麻爲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率所律反又音律糾居黝反散先旦反。疏曰澡率治麻者謂憂率其麻使之潔白也其帶本垂今乃屈所垂散麻上至于要然後中分麻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備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者謂本服大功以下者而殤其殤既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也。喪服小記。此以上四條論腰經制造之異〇斬衰苴絞帶傳曰絞帶者繩帶也詳見喪服篇本章之傳〇疏衰布帶疏曰布帶者亦象革帶。詳見喪服篇本章〇疏衰期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疏曰帶謂布帶象革帶者。詳見喪服篇杖期章之傳〇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疏曰其布帶則與齊衰同。詳見喪服篇斬衰章本條。此以上四條論絞帶之制〇斬衰疏衰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詳見喪服變除篇既虞卒哭受服章〇緦葛要經詳見喪服變除篇練受服除服章。此兩條論葛帶之制

右要經帶制第八章凡十五條。今按本朝淳化五年賛善大夫胡旦奏議曰小記篇有經帶差降之數斬衰葛帶與齊衰初死麻之經同故云經俱七寸五分寸之一所以然者就苴經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分之去一分故云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就葛經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又五分去一故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經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經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十之十九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一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大功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小功初死麻經同俱四寸一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其帶五分首經又五分去一就四寸一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之中五分去其一分得三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九小功既虞變葛之時又降初喪一等與緦麻初死麻經同其帶五分首經去其一就三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九之中又五分去其一分故其餘有二寸三千一百二十五分寸之二千九百六十六分是緦麻以上變麻服葛之數也語五服差降宜依所奏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詳見士喪禮篇陳小斂衣經帶章。此一條論婦人腰經之制〇婦人葛經而麻帶詳見喪服變除篇既虞卒哭受服章。此一條論婦人虞卒哭腰經之制

右婦人要經帶制第九章凡二條。斬衰婦人苴麻經已見上文婦人之帶牡麻結本注疏

司服主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君爲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玄謂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〇易以豉反去起呂反〇疏曰天子臣多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緦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君爲臣服弔服者欲見臣爲君斬君爲臣無服但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注喪服破升皆爲登布八十縷爲登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也有事其縷及有事其布者皆謂以水濯治其去垢者也凡弔皆不見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也〇周禮春官〇此一條論錫衰緦衰疑衰之等〇附按疏僻主半爲六百縷之誤說已見前衰裳制章衰三升條〇又按注引司農云疑衰十四升今于前衰裳制章既表緦麻爲十四升半矣信如司農解錫衰緦衰爲十四升半不應王之爲三公六卿爲諸侯反下了大夫士也然試又以其言錫衰緦衰者爲是則服制已盡其下更無一疑衰可言轉恐司農之以疑衰爲十四升者或非無所見然則錫衰即與緦衰等而緦衰既命名爲衰自與緦麻之十四升半應不同其升數也明矣況今詳玩服制之升數自三升起十四升二升凡十等無等不有服制見其中乃忽焉以十四升半爲服未誠哉近于吉而未矣但中閒獨空此十三升十四升者又何說與司農以十四升爲疑衰稱以爲十三升半者應即周禮司總所謂王之錫衰緦衰也蓋下文傳言錫者十五升抽其半今疑十五升五字爲四字之誤即與十三升半合矣然前衰裳制章雜記云皆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此又與錫之爲十三升半者不合因疑其有闕文焉抑戴氏但述所聞而于周禮之通乎儀禮爲升數無缺之實或亦未及闕也或曰傳文五字若與四字誠十三

升半矣但何取于半焉曰爲君服多係半若以較他服不同耳斬
衰內有三升半總衰裳又是四升半若偏取乎半者惟庶人爲君
齊衰三月衰六升耳今君之爲臣服即不必皆用半柰何反以半
爲據于錫衰總衰治布治縷仍依舊說但以二衰爲半十三升半而
疑衰爲十四升則于五服升數之密通排布而此君服適補其缺
豈不爲制服者之上準天理以次第之哉或曰若此三君服任總麻
後而更輕則誠合矣疏亦云君爲臣無服但弔服既葬除一而已
今皆止總麻上恐非制服者之意曰此似臣無正制服者之意蓋臣
于君而服斬不異子于父妻于夫矣而父爲子期夫爲妻亦期獨臣
君于臣不定爲期制者以一君而臣無算且高下不同安得逐人
而明之哉然即就疏所云既葬除服言則是王于三公諸侯亦一服
五月於大夫亦服三月此豈與之庶人爲君王于三月者而同一服
不言報耶則升數若不在總麻三月上恐與王于諸臣持爲服五
月而三月之制爲不稱故制禮者務次第于此以見天理人事之準
則而三綱中君于大臣必如是而乃爲不薄也○又按如是說則
錫衰者其質則滑著王衰之體總衰者其縷如絲著王衰之形降
而爲疑衰者乃疑上二衰易以十四升而仍治縷則是其治
縷不及錫衰其十四升不及總衰此所以宜于大夫士與（）凡
弁絰其衰侈袂
侈昌氏反袂鶉世反○侈猶大也弁絰服者弔服
也其衰錫也總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

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疏曰此謂弔服也其首著弁絰身
著錫衰總衰疑衰侈大也若士則其衰不侈故周禮司服有玄端
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已上侈之（）錫者何也
明士不侈故稱端○雜記○此一係論弔服之制
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詳見
喪服補篇弔服章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傳○此一係論錫衰之制
○附按十五升抽其半五字疑爲四字之誤說已見上司服條

右錫衰總衰疑衰之制第十章 凡三條○婦人弔服婦與大同附見本章疏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曰女改服布深
衣縞總以趨喪○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疏曰始死則易去朝
服著深衣○以上詳見喪服變除篇始死變服章○此以上兩條
論始死深衣之服○附按深衣制說見王制之庚篇深衣之章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緣如深衣
之緣○疏曰緣如深衣之緣者按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
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此既在喪服之內則是中
衣矣而云深衣以其中衣與深衣同是連衣裳其制大同故就深
衣有篇目者而言之○詳見喪服篇杖期章之傳○此一係論齊
衰大功小功總麻
初喪中衣之制
○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其妻麻衣縓緣麻大者如
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疏曰縓緣者以
縉爲縓色與深衣爲領緣詩云麻衣如雪及禮記檀弓云子游麻
衣并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皆云十五升布深衣與此小功布
深衣異引之者證麻衣之名同取升數則異凡禮之通例布衣與
深衣制同但以布緣之則曰麻衣以采緣之則曰深衣以素緣之
袖長在外則曰長衣又以采緣之袖長在衣內則曰中衣此三者
之衣皆用朝服十五升布六幅分爲十二幅而連衣裳袖與純緣
則異深衣連衣裳而純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以此
言之則長衣中衣皆用素純○詳見喪服篇杖期章父在爲母條
下○此一條論公子爲母妻麻衣之制而深衣長衣中衣之制亦
俱見于此疏
○大祥素縞麻衣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詳見喪服變除篇大祥
除服章○此一條
論大祥麻衣之制

右深衣麻衣長衣中衣之制第十一章 凡五條

斬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疏曰經唯云苴杖不出杖體所用故言苴杖者竹也下章
但云削杖亦不辨木名故因釋之云削杖者桐也
○疏衰削杖以上各詳見喪服篇之本章
（）母爲長子削杖兼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爲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爲已○喪服小記
○杖下本竹桐一也其斷
性也○疏曰謂下其根本順木之性○王
喪記○此以上四條論杖體所用之制
○杖各齊其心皆下本疏曰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
心爲斷也皆下本者本根也○喪服斬衰章
○絰殺五分而去一
杖大如絰如要經也○要一遙反○疏曰杖大如經者謂如要經也以同爲在下之物故也○喪服小記○此兩條論杖
體高下大小之制

右杖制第十二章 凡六條

斬衰菅屨傳曰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屨九具反○疏曰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按士喪
禮屨外納○喪服本章
○屨外納疏曰此則菅屨也外納者謂收餘末鄉外爲之取醜惡不飾故也○士喪記（）喪

疏衰疏屨三年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藨皮表反蒯古怪反○疏曰藨是草名按玉藻云屨蒯席則蒯亦草類

○疏衰疏屨期○不杖麻屨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以上三條喪服各本章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疏曰大功以上同名重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爲屨○喪服小記

○小功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絇也○疏曰按周禮屨人職屨舄皆有絇繶純純者於屨口緣繶者牙底接處縫中有條絇者屨鼻頭有飾爲行戒吉時有行戒故有絇喪中無行戒故無絇以小功輕故從吉屨爲大飾故無絇也○喪服本章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繩屨者繩菲也繩非今時不借也○喪服斬衰章之本條傳○此以上八條論屨制輕重之別

○練繩屨無絇絇其俱反○疏曰繩屨者謂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絇者絇屨頭飾吉有喪無○檀弓○此一條論練屨之制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素屨葛屨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葛屨則有用皮時○疏曰素屨者大祥時所服也葛屨者自赤舄以下夏則用葛爲之若冬則用皮爲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亦用

葛與皮也下注云散屨與此素屨同大祥除衰杖後身服素縞麻衣而著素屨故云非純吉言去飾者經素屨不云絇繶純也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散屨散素但反○散屨亦謂去飾○疏曰上明王及后等尊者舄屨訖此明卑妻及嬪以下之屨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祭祀而有素屨散屨者唯大祥時○疏曰唯大祥時者此據外內命夫命婦爲王斬衰而言初死著菅屨卒哭與齊衰初死同疏屨既練與大功初死同繩屨大祥與小功初死同吉屨無絇是以上注云非純吉此云唯大祥時也但上據卑則云散屨與素一也○周禮天官○此一條論大祥素屨散屨之制○附按屨視衣裳一微物耳而此疏所分析直與五服同其差惟緦麻至輕而屨無可減故與小功同然則其四服之大者衣服有別而屨卽有辨非制禮者雖小而亦不敢忽之與

○不屨繐屨繐屨喪屨也屨不厭治曰繐○疏曰按喪服記云繐衰四升有半明繐屨亦是喪屨屨不厭治曰繐者斬衰冠六升傳云鍛而勿厭則繐衰四升半不厭治可知言此者欲見大功未可以冠子恐人以冠子故於屨末因禁之○士冠禮○此一條因冠禮見繐屨之制○附按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若大功而尚須屨繐屨則是大功猶未末也故疏言大功未可以冠子○又按繐屨之名喪服篇未見而注于繐衰裳言帶屨亦同可知按繐衰裳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而服然則此不屨繐屨者言服天子之喪雖冠子之禮亦未可行非泛言大功之喪也

右屨制第十三章凡十一條

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䙢尾櫜疏飾小服皆疏乘繩證反䙢莫歷反櫜沈音羔○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謂臝蘭車以蒲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䙢以犬皮爲覆笭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爲覆笭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弢臝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爲菔小菔乃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爲備焉○臝魯火反笭力丁反弢吐刀反緣悅絹反○疏曰木車不漆者喪中無飾後至禫乃漆之此明木車及下素車等皆以未漆也先鄭云臝蘭車者此舉漢時有臝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說之也以犬皮爲覆笭者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軾上取皮覆之故云犬䙢本經上文重翟厭翟等爲蔽皆是禦風塵故知此蔽亦然也白犬皮者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䙢與幦共用犬幦卽狡也按喪服齊衰已下皆稱疏疏布者據大功布言則是以八升布爲之緣也若攝服者既夕記云貳車白狗攝服注云攝猶緣也小菔刀劍短兵之衣者此小菔卽士喪記云犬服鄭彼注云笭

閒兵服以犬皮爲之是也始遭喪所乘者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是以士喪禮主人乘惡車鄭注引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按士喪有犬服則小服亦其常今言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者以戈戟人君乃有之爲尾櫜而言也引書曰者顧命文證人君有戈戟亦是備姦臣

素車棼蔽犬䙢素飾小服皆素棼扶云反○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爲蘋蘋麻以爲蔽其䙢服以素繒爲緣此卒哭所乘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堊烏路反蘋扶文反○疏曰爾雅釋宮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堊謂以白土爲飾則此素車亦用白土可知其䙢服以素繒爲緣者禮之通例素有二種有色飾者爲白土義又有以繒爲飾者故鄭于第二素則以白繒釋之也按士虞禮卒哭變服卽應易車喪服大功章注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此鄭云卒哭據士而言也爲君之道已著者以經不云尾櫜故爲此解

藻車藻蔽鹿淺䙢革飾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鹿淺䙢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疏曰若色者藻之水草見爲蒼艾色也夏時鹿毛新生爲淺毛故鄭云鹿夏皮爲覆笭也王喪十三月練是變除之節故知此卽既練所乘

駹車雚蔽然䙢髤飾雚音丸髤香求反○駹車邊側有漆飾者也雚細葦席也以爲蔽者漆則成藩卽吉也然

2072412
S
Z121.5
16

果然也㮣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疏曰以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知號是邊側少有漆者也下文藩蔽者因此舊蔽而漆之則藩以此爲本故云漆則成藩也果然獸名賈氏亦云然狀名也下注雀黑多赤少故知此㮣是赤多黑少者二十五月爲大祥除服之飾故知此車是時所乘也

漆車藩蔽豻禖雀飾 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豻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禖所乘○豻五但反禖直滅反○疏曰知漆是黑者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墨車及篆緣之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胡犬謂胡地之野犬鄭以自然雀頭黑多赤少雀卽緅也二十七月爲禫之飾素縞麻衣而服禫服朝服綅冠故知當爲禫所乘按本經下文大夫乘墨車言珠棧車皆吉時所乘之車旣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禫亦得乘漆車乃與其士吉時同者禮窮則同也○周禮春官○附按王之喪車五乘而鄭氏別爲五時此何據耶蓋車以所飾不同而因有五車之名王爲人子之哀由極哀而漸趨于減則車之飾亦由無飾而漸趨于飾始與衣裳之由極凶而漸趨于吉者同一準乎天道順乎人情之意耳

○主人乘惡車 詳見士喪禮篇拜君命及賓章下

○端衰喪車皆無等 見上衰家制章

右喪車之制第十四章 凡三條

Z1101000400992